您下载的该电子书来自:TXT 书库
欢迎访问:　www.txtsk.com

来自春秋时期的行业

祖师奶和祖师爷（一）

扮酷祖师奶：褒姒

洗脚祖师爷：祭足

忍者祖师爷：郑庄公

妓女祖师爷：管仲

盐贩子祖师爷：管仲

职业教育的祖师爷：管仲

厨师祖师爷：易牙

饭馆的祖师爷：鲍叔牙

侠客祖师爷：曹沫

选秀的祖师爷：郑庄公

暗箭伤人的祖师爷：公孙子都

贪官的祖师爷：申侯

文山会海的祖师爷：齐桓公

一国两制的祖师爷：斗伯比

一、 天仙妹妹

歌中唱道：爱江山，更爱美人。

西方人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

中国人说：每一个丢掉江山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

而真理是：女人并不改变历史，只是历史常常因为女人而改变。

想亡国吗？如果想，去找一个合适的女人。

——天仙妹妹

时间回到前781年，周朝。

世上很多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美女。

注意，第一个男演员出场了。褒洪德，男，二十四岁，褒城大夫褒顼的独生儿子。

褒城在今天的陕西省勉县，褒城大夫也就是勉县县长，相当于县团级。

这一天，褒洪德无所事事，于是出城到野外闲逛。当他来到河边时，遇上了本书的第一个女主角。女主角什么样？

一个美女，看上去十五六岁，头戴花巾，穿一身土布缝的花衣服，衣服略有点肥。背上背着个大箩筐，箩筐里装满了蘑菇，头上还插着一朵野花。这么说吧，闭上眼睛，想像一下十五岁时候的宋祖英。

极纯，极漂亮，还有一点辣辣的感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妞，褒洪德忍不住要泡，谁见了，谁都想泡！

美女听见有人念情诗，抬头看见一个年轻英俊的贵族公子正在向自己抛媚眼，不禁绯红了脸。她微微一笑，送了一缕秋波过来。

就是这一笑，勾魂的一笑，让褒洪德神魂颠倒。就是这一笑，历史因此而改变了。

在中国“独尊儒术”之前，男女之间的爱情是相当开放的，这一点有《诗经》可以作证。所以，在周朝，自由恋爱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个小美女和褒洪德一见钟情了。

两人开始对起情歌来，具体唱什么已经无从考证，无非是美女唱“妹妹找哥泪花流”或者“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而褒洪德唱些“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或者“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啊”。

两个人很快就认识了，接着开始聊了起来。

美女实际年龄只有十四岁，比看上去小一点，或者说稍微早熟一点。家就住在褒城附近的山里，父亲是卖桑木弓的，就姓了桑，叫桑叔；母亲是编簸箕的，但不姓簸箕。

“我爹我娘叫我天仙妹妹，因为我不是他们生的，是他们在河边捡的，他们就说我是老天爷送给他们的礼物，是天仙。”哇噻，原来是天仙妹妹，怪不得这么迷人。

“天仙妹妹，我叫褒洪德，家里人都叫我褒子。”褒洪德也自我介绍。

“我就叫你褒子哥哥。”越说越近乎。

基本上，到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私订终身了。

到现在，一出中国古代版的灰姑娘正在上演。

但是，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比西方复杂得多。

当两人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大地为之颤动。

难道爱情刚刚开始，就惊天动地了？夸张了点吧？一点不夸张，因为地震了。

“不好了，地震了。”这一对男女惊慌失措，之后各自向自己的家中狂奔而去。

——岐山地震

周朝，周幽王二年，也就是前781年。

中国发生了里氏七点八级地震，震中在岐山，史称岐山地震。岐山在哪里？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境内是也。

岐山地震的后果是什么？《史记》记载：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哪三川？泾、河、洛。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不必形容了，基本相当于汶川地震，而岐山与汶川属于同一地质断裂带。三川为什么断流？堰塞湖。

整个周朝为之震恐，为什么？因为岐山是周朝发

家的福地，用后来的话说，那就是周朝的龙脉。龙脉崩了，那不是要倒霉了？

太史伯阳父第一时间唱衰周朝，太史主要是掌管史籍的，那时候地位很高，相当于今天的国家社科院院长。

“国家要完蛋了，老百姓靠土地和水生活，没水了，那不是要完蛋了？”伯阳父的话很不注意社会影响，他还举了例证：“当年伊、洛断流，夏朝完蛋；黄河断流，商朝完蛋。如今，唉。”

“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史记?周本纪》）伯阳父连时间都给预测了，十年亡国。果然如此吗？往下看。

周朝的伟大首都镐京在今天的西安，与岐山的距离大致相当于成都与汶川的距离。镐京也有强烈震感，好在破坏不大。

周朝太师（相当于人大委员长）周公和太保（相当于政协主席）召公连忙组织军民，前往歧山抗震抢险救人。半个月后，抗震救灾胜利结束，周公召公从岐山回来，怒气冲冲去找周幽王。

周幽王是谁？就是周朝天子，那个年头还不叫皇帝，叫王。幽王，一个很糟糕的名字是吗？是的，因为他的事迹很糟糕，后人就叫他幽王。记住一个原则，古时的王或者皇帝的称号都是后人给的，幽王活着的时候并不叫幽王，他也不知道自己死后会被称为幽王。

我们常常在电影电视上，看见皇帝被直突突地称为“唐太宗”、“商纣王”之类，那只能说明编剧不懂历史。

周公召公为什么要怒气冲冲去找周幽王？因为他们要骂他。

“大王，你看你，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劳民伤财，修建宫室，大兴土木，惹怒了上天，这才用地震来惩戒我们。”周公毫不客气，上来就是一通训斥。

“哎，周叔，可不能这么说，修宫室说明咱国家富裕啊。再者说，多亏重修宫室了，原来那个，说不定这次就塌了。”周幽王可不吃这套。

“大王，你选美女的事情也放放吧，关心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吧。”召公说话了，稍微客气一点。

“哎，召叔。你说这地震，这属于天灾啊，这干我什么事？”幽王更不服气了。登基之后就开始选美女，全天下海选啊，跟超女选秀一样，可是就这么选了一年多，也没选个中意的，正烦着呢。

说起来，周幽王是选秀的祖师爷。

为什么周幽王对周公和召公这么忍耐？因为两位都是德高望重，极有势力，而且从辈分上论，都是他的叔叔。所以，周幽王尽管不爱听，也只能听着。

周公召公走了，周幽王一肚子闷气正无处发，太宰虢石父来了。太宰是什么？总理。

“老虢，你也来鸟我？”周幽王瞪着眼问，要拿虢石父出气。

“大王，您说哪儿去了？我是来祝贺大王的。”虢石父笑嘻嘻地说。

“祝贺？祝贺什么？”

“我们大周朝在大王的领导下，取得了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难道不该祝贺？”

周幽王一听，心情好了许多。

虢石父见幽王的脸色见好，继续发挥：“大王，咱们这次抗震救灾那是及时全面，不遗余力，救出来无数的灾民。现在，灾民们对大王感恩戴德，齐声歌颂。这不，歌颂大王的民歌都出来了。”

“什么民歌？”周幽王一听，来了兴趣。

“我给你唱唱。” 虢石父清了清嗓子，开始唱起来：“天灾临兮死何诉，周公唤兮召公呼，天子疼兮诸侯哭，纵做鬼兮也幸福。烈马战车兮救雏犊，左一

锹兮右一锄，感恩大王兮齐欢呼，再死一次兮心也足。”

周幽王听完，咧开嘴笑了。

“纵做鬼兮也幸福。真的？做我的臣民，冤死了也幸福？”

“那还用说，这不，再死一次心也足啊。”

“好好，传唱下去。”周幽王高兴，决定把这个搞成流行歌曲，给周公召公们看看。

虢石父十分得意，这个马屁算是拍对了，正要继续，幽王突然对着他大笑起来。幽王边笑边说：“老虢啊，你要是出门就被车撞死的话，寡人一定去亲自呼你唤你，让你也死得幸福，哈哈哈哈，你真是太有才了。”

幽王不是傻瓜，他知道这是虢石父自己编来拍马屁的。不过，他喜欢这首民歌，也喜欢虢石父。

——褒城大夫

褒城离震中较近，房屋受损比较严重。

一连十多天，褒洪德跟着父亲在城里抗震救灾，一时顾不上去跟天仙妹妹约会。

忙得差不多了，褒顼决定去趟伟大首都，一方面报告褒城的情况，一方面给周幽王问安，同时也准备了几首歌颂周幽王的民歌。

走在路上，褒顼就听说了周公、召公训斥周幽王的事情，百姓们交口称赞周召二公。

褒顼念头一转，心说周公召公进谏都没有事，那我也说几句，还有好名声。

就这样，到了镐京，褒顼洗了把脸，扶正了帽子，匆匆忙忙来进谏言。

自古以来，拍马屁也好，进谏也好，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人家的眉眼高低。

“大王啊，地震了吧，天灾都是人祸引起的啊？

万恶淫为首啊，您就别选秀了。”褒顼上来就是一句。

“什么？你的意思，这地震是我弄的？”幽王没好气，心说老周老召仗着老脸来说说也就罢了，你是个什么东西？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那，那怎么会。” 褒顼一愣，发觉今天苗头有点不对。

“既然不是我干的，你来说我干什么？”

“这个，这个。” 褒顼被幽王问懵了。

幽王一拍桌子，也没客气：“来人，关起来。”

就这么着，褒顼给关起来了，也没罪名，也不知道关多久。最惨的是，精心准备的那几首民歌根本就没有机会唱出来。

——救救老爹

幽王在无意中作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一年多来超女选秀总是选不到称心如意的？因为大家没有

动力，或者说大家都在抵触，事情自然做不好。

要让大家把事情做好，靠觉悟是不行的。只能有两个方法，要么悬重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要么把他爹抓到牢里，看他卖不卖力，这种办法可以简称为绑架。从管理学的角度说，后者的效果更好。褒顼入狱了，他的老婆孩子急了。

褒洪德第一时间揣着银子和土特产去了首都。自古以来，走后门托门路跟今天一样。

首都是什么地方？首善之都，那是王公贵族聚集的所在啊。随便在大街上拍个肩膀，那不是王子就是公子。褒顼在褒城算个土地主，在首都那什么也不算。

褒洪德揣着金子银子到了首都，这才发现什么叫做“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银子送出去不少，眼看着老爹在狱里就要周年庆了，还是没有一点进展。

母子二人都傻眼了，要是老爷死在牢里了，自己家的这块领地那肯定是保不住的，那就要全家下岗了。怎么办？

关键时刻，褒母眼前一亮，突然明白了什么。

“儿啊，其实说来说去，天子就是要找美女，只要我们找到美女献给天子，何愁你爹不出来？”褒母说，褒洪德也觉得对。

可是，说起来好说，做起来没那么简单。幽王全国选秀都没选到好的，你怎么就能找到呢？

“要不，把你妹妹送进去吧。”褒母咬咬牙，准备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不行，就凭她那罗圈腿，顶多做个宫女。”褒洪德立马反对。

母子二人商量半天，结果是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褒洪德眼前一亮。

每个人都有眼前一亮的时候，就如每个人都有眼前一黑的时候。

褒洪德想起来天仙妹妹，如果把天仙妹妹献给幽

王，他一定喜欢。

褒洪德带着聘礼去了天仙妹妹的家里，桑叔很高兴，家里房裂缝了，正愁呢。这下好了，又有银子得，女儿又有了好归宿，怎么不高兴？

就这样，天仙妹妹去了褒家，她很高兴，从此吃香的喝辣的跻身上流社会了。虽然她知道根据门当户对的原理，她是不能作为正式夫人入门的，只能算是妾，也就是二奶。可是二奶有什么不好？整好了，也有机会混成大奶的。

可是，天仙妹妹的美梦第一时间被打破了。

褒子哥哥把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天仙妹妹详细说了一遍，又给她讲了一些舍己救人舍生取义的英雄故事。那时候还没有孟母花木兰阿庆嫂等等，不过那时有那时的故事。最后，褒子哥哥把用她去换爹的计划告诉了天仙妹妹。

天仙妹妹哭了，褒子哥哥也哭了。之后褒母也来凑热闹，并跪求天仙妹妹救他们一家。

“我爱褒子哥哥，就应该为他做出牺牲。”善良的天仙妹妹最终这样想，于是她同意了。

褒子哥哥感动得鼻涕眼泪一起流，他也舍不得天仙妹妹，可是在亲爹和二奶之间选择，他只能选择亲爹。

自古以来，忠孝常常不能两全。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还有准备工作要作。

首先，天仙妹妹要改身份，否则她的卑微身份根本不可能送进王宫去。好在全城的户口本都在褒子哥哥家里，造个假户口不费吹灰之力。于是，天仙妹妹现在不是天仙妹妹了，也不姓桑了，她现在姓褒，叫褒姒，正式身份是褒洪德的堂妹，贵族。

伪造了户口之后，开始培训。什么培训？就类似超女运动中，所有入围超女都要经过推广公司培训一

样，穿着、礼仪、说话口气、走路姿势等等都要量身定做，争取将最好的形象呈现给大家。天仙妹妹的培训课程大致也就是这些内容，培训的目标就是让人一看就觉得她真是出身贵族，而不是赵本山这样穿上城里人西装的土包子。

培训是很成功的，充分说明天仙妹妹天生就具备贵族潜质。从现在开始，天仙妹妹蒸发了，褒姒诞生了。

——褒姒的第一次

一切准备就绪，褒母亲自令人备好了车，等待第二天一早让儿子送褒姒进京。

晚上，褒子哥哥忍不住来到褒姒的房间，进行最后的道别。

“唉，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褒子哥哥拽起楚辞来了。

昏暗灯光下，一对伤心人。

俗话说：情到深处难自已。很自然，两人抱在了一起。很自然，褒姒说：“哥哥，你就要了我吧。”

这个时候，只要是人，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都无法拒绝。实际上，褒子哥哥这么晚来，也有这个意思。于是，灯影闪动，呻吟声起。

这个时候，谁还会去管后果？谁还会去想生死？

史书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明明就是这样的，因为后面发生的故事印证了这段描述。

第二天，褒子哥哥和褒姒满脸倦容地上路了，褒母以为他们是哭的，却不知道他们不止哭过。

褒城离首都并不是太远，早上出发，晚上就到了。

褒洪德没有花太多的钱就获得了进献褒姒的机会，毕竟给大王献美女是件好事，又收银子又两边讨好的顺水人情，还是有人愿意做的。

——面试成功

基本上，幽王选秀的程序是：首先由选秀委员会的大臣们进行初选，之后由幽王在朝廷进行面试。朝廷是什么地方？就是幽王议政的地方，类似大会堂。

选秀委员会收了褒洪德的银子，之后向幽王提出面试请求。幽王立即批复：明天上午面试。通常情况下，选秀的面试请求比任何奏折得到的答复都要快。

登基三年来，幽王在这里进行过数不清的面试，除了大周的超女，还有来自西域的西戎美女，可是没有一个能够让他心动。他时常感慨“天下无美女，天子很没劲”。

面试的时间到了，幽王懒洋洋地坐在宝座上，他心里并不抱多大希望。

褒洪德上殿，他要先做选手介绍，因为这个超女是他选送的。

“大王，我爹是褒顼，我是我爹的儿子褒洪德。我爹老糊涂了，脑子进水了，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

冒犯了大王。如今为了给我爹赎罪，我特地寻访到一个绝世美女进献大王。”褒洪德说罢，看幽王什么反应。

“嗯，带上来看看。”幽王淡淡地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音乐声中，褒姒上殿了。

褒洪德回头看褒姒，款款走来，如同仙女下凡一般。整个朝庭里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角落顿时充满了迷人的香气。褒洪德好不容易收住心神，再回头看幽王，就在那一刻，他知道：爹要出狱了。

幽王已经呆住了，口水在嘴唇边上留连，在宫庭的微明中闪烁着湿润的光泽。在那一刻，幽王知道自己苦苦追寻三年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从此就属于这个女人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江山也要从此拜托这个女人。

幽王没有让口水流出来，而是咽了下去。流口水的人通常是因为他得不到，可是幽王是可以得到的。

幽王下旨：美人留下，褒珝可以走了，官复原职之外，作为国家补偿，还要重重犒赏。

爹得救了，赏银比花费的还要多，也就是说小赚了一笔。可是天仙妹妹没有了。褒洪德的眼里饱含热泪，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或者高兴而且伤心。

褒姒随着宫人走向后宫，她忍不住回头看了褒洪德一眼。她不知道，从那一刻起，她将会成为中国历史名人，并且改变中国历史。

从天仙妹妹到芙蓉姐姐，成为名人的方法有很多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二、后宫风暴

选秀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的，幽王时代的“超女冠军”就这样产生了。

幽王当即宣布退朝，回到后宫，抱着褒姒是左看

右看上看下看，穿着衣服看脱了衣服看，怎么看怎么觉得美不胜收，比当年的妲己怕是还要美艳三分。

看够了摸足了，幽王决定颁奖了。

天子给女臣民的最大奖赏是什么？临幸。说白了，就是抱上床去做爱。

有人会提出疑问：幽王难道没有发现这个“超女冠军”已经不是处女了吗？

答案很简单：那年头，中国人还没有处女情结呢。换句话说，讲究处女那是封建思想，周朝还没进入封建社会，怎么会有封建思想？

——后宫的编制问题

这里要说说周朝时候后宫的编制，也就是天子究竟有多少个女人。

据《礼记》中介绍，天子的后宫归王后领导，王后以下，是三个夫人、九个嫔、二十七个世妇、八十

一个御妻。算起来，一共一百二十一个女人，一个加强连的编制。这个数字恰好是十一的平方，也就是说，每排十一个人，能够排十一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每个人能摊上三天，万一摊上你那天正好来月经，那算你倒霉，天子也正好休息一天。所以说，天子也不容易。

这一百二十一个女人中，王后和三个夫人规定了都必须是诸侯或者公卿的女儿。

幽王登基第一年，就把后宫的编制给用完了。尽管有大臣也提出来后宫要缩编，可是越缩规模越大，后来干脆没人再提这个问题。

可见，从古以来，编制就是个问题，缩编就是越缩人越多。你还别说政府部门，就是后宫都是这样。

现在，褒姒来了，可是没有编制了，怎么办？

先干上，编制问题以后再说。幽王这样想。

——幽王的年龄问题

幽王一连十天不肯上朝，只肯上床，与褒姒翻天覆地，没黑没夜。褒姒有些受不了，她觉得采蘑菇也没有这么累过，但是她只能忍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天下淫民的最高领导，幽王不仅经验丰富，营养也丰富，再加上没别的事干，综合以上因素，他的床上功夫是远远胜过褒洪德的。

关于幽王的年龄需要特别说明，因为有人说他已经是个老年人，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比较合理的推断是，幽王这个时候应该是四十岁到四十八岁之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推断的出处。

幽王的爷爷叫厉王，《史记》里说：好利，暴虐侈傲。也就是说他不仅贪财，而且很黄很暴力，结果弄得国人怨声载道。

“收敛一点吧，你看大家都在骂你。”周公来劝他，那时候是有言论自由的。

“你放心，我让大家闭嘴。”厉王决心破坏掉祖

宗留下来的规矩，他派出特务，谁敢说他的坏话，就杀了谁。

于是，没人敢说他了。

“周叔啊，还有人骂我吗？”厉王很得意。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请记住，这句名人名言出自这里。周公说这句话，意思是老百姓的嘴就像河水一样，如果你要堵，那就成了堰塞湖，最终就是决堤，淹死你。

厉王不信，三年之后，国人暴动，高唱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喊着“打死厉王，言论自由”的口号，来杀厉王。

厉王跑了，跑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彘就是猪，因这地方人少野猪多而得名。厉王一直不敢回来，吃了十六年野猪肉，死在野猪林里。

厉王去吃绿色猪肉了，国人还不罢休，要杀他的太子姬静，这叫做父债子还。太子跑到了召公家里，国人就把召公家给围了，不交出太子，就放火烧。召

公没办法了，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了，冒充太子。大伙也没客气，锄头斧子一块上，召公的儿子就这么冤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那时候还是个小孩。

在没有天子的十六年里，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国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十六年后，厉王死了，召公这时候才敢说太子没死，就养在自己家里。于是，太子登基，就是宣王。在召公家里冒充召公儿子的那段时间，太子是不可能结婚的。因此，宣王在登基之后才成亲，也才有了幽王。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死的时候，幽王的岁数自然应当是四十出头。

所以，在得到褒姒的时候，幽王正处于男人的“微软”阶段，与褒姒的年龄差距为三十岁上下。

——审美不疲劳

宫里又来新人了。

褒姒进宫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后宫，大家都没当回事，不就是一个超女吗？

按照惯例，幽王对于超女的审美疲劳期在一到三天，也就是说，顶多三天，就会对新人失去兴趣。一旦失去兴趣，就会被分配去做宫女。

可是这一次，人们错了。三天之后，褒姒还在幽王身边。十三天之后，幽王依然陪着褒姒。三十天之后，宫里炸了锅了。每个人都意识到，麻烦了，出事故了，幽王给高度套牢了。

歌中唱道：雨露滋润禾苗壮。这一百多个正式编制的姐妹们本来一年就得不了几回雨露滋润，这下可好，褒姒来了，整天就她那块云彩下雨，滋润得不得了，姐妹们的庄稼地都成黄土高坡了。

为什么？为什么幽王的审美疲劳到了褒姒这里就成了审美不疲劳？这个十四岁的采蘑菇的小姑娘有什么特别的魔力吗？

十四岁，放在如今也就是初中二年级的年纪。

褒姒在这个年龄就已经要做成年人的事情了，虽说发育得比平常人早一些，褒姒还是感到很懵懂和茫然。宫里没有桑木弓和簸箕，也没有蘑菇可以采，整天干什么？褒姒不知道。

褒姒想念褒子哥哥，她并不喜欢眼前这个老男人，因此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奇怪的是，老男人对她很好，而且越来越好。甚至看上去，老男人在讨好她。

为什么这样？褒姒自己也不知道。

原因有两个，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

——越野性越可爱

俗话说：家花不如野花香。

越野性，越可爱。

幽王那些正式编制的女人们不是不优秀，而是太

优秀。她们不是大家闺秀，就是小家碧玉，她们懂得礼仪，知道进退，琴棋书画，各有所长。说句大白话，那都是高素质的知性美女，都是吴晓莉和徐静蕾那样的。

可是，幽王不喜欢。从小到大，他见到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从奶奶到他妈以及他一百多个姨妈以及自己的一百多个女人，个个都是这样，个个温柔贤惠，谈吐得体。可是，这样的女人们对他来说就是温吞水，没性格，千人一面。简单说，腻了，审美极度疲劳了。

可是褒姒不一样，她天真烂漫，口直心快，大惊小怪，有的时候还要骂脏话，急了连幽王都要骂。除此之外，她喜欢光着脚丫子到处跑，喜欢在花园里追蝴蝶，还喜欢随地吐痰。这么说吧，整个就是《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

物以稀为贵。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坏，男人也不爱。

所以，尽管褒姒只有十四岁，尽管她平时的营养

不太好，身体的发育并没有到女人的极致，对于四十多岁的幽王来说，仅仅从性的角度来说，他不应该被一个还未发育完全的十四岁的女孩子所征服。

但是，幽王确实是被征服了，虽然他不会唱那首《就这样被你征服》。

——王后急了

领.导不高兴了。

从理论上说，后宫的领.导不是天子，而是王后。《礼记》上就这么说的。

王后姓申，是申侯的女儿。但是也可以说她姓姜，因为申侯原本姓姜。所以，史书上说她是申姜、申后或者姜后，三种说法都算正确答案。

在这里，我们统称她为申后。

申后不是超女，因为她不是选秀的成果。通常，周朝天子为 tai 子娶妻的原则有两个：第一，要是诸

侯的女儿；第二，要是异姓，也就是说不能是姓姬的。而申国是侯爵，又是姓姜，而且申国离镐京也近。就这样，宣王给 tai 子幽王娶了申侯的女儿做老婆，也就是 tai 子妃，后来顺理成章成为王后。

王后当然不同于超女，那是国 mu 啊。

“这个小妮子太猖獗了，要给她点儿颜色看看。”申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贵为国 mu，她也三十多天没见过幽王了。

可是，理论常常是脆弱的，现实才更能说明问题。理论上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和幽王对抗的，因为幽王有能力让这个理论随时作废。

所以，申后也只能干瞪眼，躲在屋里骂几句。

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来了，tai 子宜臼。

宜臼刚从姥姥家回来，进门看见娘一脸愁容，问：“娘，谁欺负你了？是爹吗？”

若是放在平时，这句话就是十足的屁话废话，除

了幽王，谁还敢欺负申后？可是今天，这句话就戳到了申后的痛处。

申后将褒姒的事情讲了一遍，然后忧心忡忡地对宜臼说：“这个褒姒十分狐媚，哄得你爹茶饭不思，白昼宣淫，这迟早给你生出个弟弟来。我老了，这王后的位置不保也就算了，我担心儿子你这 tai 子也当不了多久了。唉。”

说到这里，申后叹了一口气。

“我打烂她的脸，看爹还宠爱她不。”tai 子想到的办法就是毁容，很 huang 很暴力。

“孩子，别，你爹会杀了你的。”

tai 子下定了决心，他准备行动。在这里，这个行动简称“后宫风暴”。

——后宫风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tai 子就是这个有准备的人。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简单说吧，阳光明媚。

幽王上朝了。最近偶尔他会上朝露个面，以便大家知道他还健在。

“后宫风暴”行动开始了。

褒姒在屋里很百无聊赖，一个老宫女给她讲鬼故事，外面传来了吵闹声。让褒姒奇怪的是，吵闹声里竟然还有男人的声音。

很快，有宫女进来报告，说是 tai 子带了一帮申后的宫女来这边拔花。由于未得准许，可以定性为采花大盗。就为了这个，双方在外面吵起来了。

褒姒决定出去看看，不就采个花吗？这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人民内部矛盾啊。

来到外面一看，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玉树临风一般站在那里，正指挥众人在那里乱拔花草。不用

问了，这少年就是 tai 子了。

“哥哥，采花就采花，别连根拔啊。”褒妃一紧张，开口叫哥哥，把辈分搞错了。

按照“后宫风暴”计划，tai 子只要看见褒姒，二话不说就上去抓脸，直接毁容。之所以用这么原始的办法，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硫酸。可是，当他真的看见褒姒的时候，他惊得呆住了，走不动路了，“后宫风暴”早已经忘到了脑后。

“吃了吗？”tai 子本能地要上去搭讪。还好，在他开口之前，宫女们向那女子施礼：“娘娘万安。”

tai 子这个时候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就是褒姒，怪不得爹迷倒在她身上，换了自己怕也不能幸免。

如此一个娇嫩的美女，怎么忍心打她？怎么忍心破她的相？

“后宫风暴”行动临时改为“后宫微风”行动，tai 子在褒姒的香肩上揉两揉，算是交差。

——幽王很生气

幽王飞奔而回，这辈子第一次跑这么快，甚至还跨了十个栏。

可是他还是来晚了，当他气喘吁吁回到后宫的时候，他看见褒姒正坐在地上哭。

“褒、褒、褒姒，怎么回事？”幽王来到，宫女们急忙闪开。

“呜呜呜呜。”看见幽王来，褒姒哭得更伤心。

“这是怎么回事？”幽王对着周围的宫女们怒吼。

宫女们吓坏了，一个个跪在地上发抖，历来都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最后，还是讲鬼故事的那个老宫女哆哆嗦嗦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这个小兔崽子，反了他了，来人，将 tai 子捉回来。”幽王大怒，自己一向是说一不二的，如今竟

然有人要在自己的头上动土，管他是谁，砍了再说。

内侍领命，去捉拿 tai 子。

“亲爱的，不要害怕，寡人替你做主。”幽王安慰褒姒。

“大王，算了吧。你放我回家吧，我家里虽然穷，爹娘虽然低贱，但是他们视我为掌上明珠，从来没有打我骂我。我宁愿回去过苦日子，大王，你就让我走吧。” 褒姒哭着说，她是真的想回去，回去之后就可以和褒子哥哥团聚了。

“不行，你不能离开我。”

“大王，求你了，让我走吧，我什么都不要，就把自己的衣服穿走就行了。” 褒姒又说，下定了决心要走，她越是这样说，幽王就越是恼火。

“不行，谁都可以走，你不能走。亲爱的，只要我幽王还是大周天子一天，你就不能走。”幽王说得斩钉截铁，不容辩驳。

褒姒不说话了，只是哭。

不久，内侍回报，tai 子畏罪潜逃。其实，tai 子并没有逃走，而是内侍们放他跑的。为什么？这里有个学问，若是把 tai 子捉回来了，幽王一生气，把 tai 子砍了，过两天想儿子了，后悔了，捉 tai 子来的内侍基本上就必死无疑了；若是幽王只是把 tai 子臭骂一顿，tai 子还是 tai 子，而且会记仇，一旦登基了，捉他的内侍也没什么好下场。所以，与其捉人，不如偷偷放人，还落个人情。

幽王想想，跑了就跑了吧，真要捉来，也挺难办。不过今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想了想，有了办法。

第二天，幽王宣布，tai 子宜臼举止失当，令他前往申国插队，接受姥爷的再教育，没有允许，不得擅自回京。此外，褒姒在试用期内表现优秀，特由临聘转为正式编制，职位是夫人，从此改称褒妃。

编制不是都满了吗？

满了怎么样？

三、琼瑶的故事

第一次交锋的结果显然不理想，不仅儿子被赶到了姥姥家，还让幽王趁机封褒姒做了褒妃，从“超女冠军”成了“国家一级演员”。申后很不爽，按理说，这样的大事是需要征求她的意见的，可是幽王竟然就这么决定了，显然幽王认为太子的“后宫风暴”行动是受了申后指使的。

申后很发愁，她也没有什么后宫斗争经验，历年来这里都是论资排辈的，从来还没有出过褒姒这样一个一炮走红的。

怎么办？申后感受到了威胁，她知道，莽撞行事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是该想个技术含量高一些的办法了。

可是，申后左思右想，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好想。

——继续斗争

转眼间，褒妃进宫已经三个月了，幽王还是天天和她腻在一起。

据说，褒妃怀孕了。对于前几年天天都有清宫戏可看的群众来说，后宫的人怀孕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申后郁闷啊，整天愁眉不展。

终于，有人帮她出主意了。历史要发展下去，肯定会有人挺身而出的。

“王后，不知为什么愁眉苦脸？当心愁坏了身子。”一个叫琼瑶的老宫女问道。琼瑶已经五十多岁，从前是姜太后的宫女，太后驾崩后，就跟了申后。因为琼瑶为人机警体贴，又会讲故事，太后十分喜爱她，申后也有些敬重她，平素说话都要随便一些。

“唉。”申后见是琼瑶，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

烦恼说了出来。

“主人有事，奴婢服其劳。不瞒王后，这些日子琼瑶见王后郁闷，我也急啊。我就在暗中托人调查了褒妃的来历。王后，如今我倒有个好办法，不知王后想不想听。”琼瑶望望四周，轻声说道。

“你们都下去。”申后知道琼瑶的意思，当下令身边的侍女都走开，只剩下琼瑶一个人。

琼瑶给申后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令申后兴奋的故事。

一个什么故事？

——来说是非者

自从幽王赶走了宜臼，宫里风平浪静了，褒妃也进了编制，成了正式的后宫人员。最近，又发现褒妃怀了孕，幽王很高兴。

那一天，褒妃正和幽王吃着新下的水果，看着西

方歌舞。所谓西方歌舞，就是西面胡人的歌舞。申后急匆匆地来了，身后还跟着老宫女琼瑶。

“大王，出大事了，还在这里歌舞升平。”申后开口就说，众人都吃了一惊。

“犬戎打过来了？”幽王也是一愣，急忙问。

“比犬戎打过来还要可怕呢。”

“那是什么？快说。”幽王有些急了。

“让他们都退下。”申后神神秘秘的样子。

幽王挥挥手，除了褒妃，所有人都退下了。

“这，褒妃也要回避。”申后犹犹豫豫。

褒妃就要起身，被幽王一把拉住：“不用，你不用走。”

“这。”申后似乎有些为难。

“这什么这？快说吧。”幽王有些不耐烦起来，这个申后历来喜欢装神弄鬼，默默唧唧。

申后见幽王下令，没办法，对琼瑶说：“开始吧。”

幽王有些奇怪，什么大事，竟然要一个老宫女来讲。看在琼瑶是个辈分极高的宫女的分上，幽王点点头，让她说下去。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琼瑶开始讲故事了。

——琼瑶的故事

以下的故事尽管荒诞，但是绝不是笔者的杜撰。这段故事在太史公的《史记》里有详细的描述。而且，你很难说太史公也是在杜撰，因为那时候周朝的史官正是太史公的祖先。

还是来听琼瑶讲故事吧。

十四年前，那时的周王还是宣王。

突然有一天，宫里出了怪事。

什么怪事？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宫女木桃突然生了一个女婴。大家都很奇怪，别人五十多岁都绝经了，

她还能生孩子，牛啊；再说，五十多岁还能被天子临幸，这天子的性取向是不是有问题？早有人去向姜后汇报，姜后大惊之后大怒，将木桃捉来审问，心说你这个老东西比我还老，怎么天子能看上你？

“说吧，把你的野汉子招出来。”姜后一拍桌子，喝问。

出乎众人的意料，木桃并不害怕，说道：“王后娘娘，我冤枉啊。我要是真的偷了腥，这辈子也值了，死我也认了。可是我是真没有偷男人啊。”

“没有？难道你自己会生？”姜后气得乐了，心说你还会单性繁殖了。

“娘娘，说来话长，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木桃也有故事，她开始说起自己的故事来。

——木桃的故事

木桃的故事在四十年前，那时候宣王还是 tai 子，

那时的周王还是幽王的爷爷厉王。

有一天厉王没事在库房里转悠，突然看见了一个罐子上满是灰尘，连蜘蛛也有了，就问库官这个罐子是干什么用的。库官急忙说："大王，这个罐子别看是个罐子，可不是个寻常的罐子，是文物古迹啊。说起来，有这罐子的时候，大王您还没有呢。"

"我还没有？你这么说，难道这罐子是商朝的？"厉王有些生气，心说这分明是你懒惰，不肯经常擦拭，却说成这个罐子年代久远。按着厉王的性格，就准备杀人了。

"大王，何止是商朝？这是夏朝的。想当年夏桀的时候，王宫里突然来了两条龙，夏桀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太史就告诉他准备一个罐子，把龙的口水接下来。于是夏桀叫人准备了罐子，那两条龙流了些口水就走了，这罐子就是装龙口水的。从夏到商再到周，都没人敢开。传说中，谁开谁亡国。"

"你编的吧？"厉王当然不信，前文说了，封建

迷信的东西在那时候还没有。

“大王，有文字记载啊，您不信，我给您找出来看。”库管就要去图书馆找史料，记载这个史料的就是太史公的祖先。

“算了算了，罐子给我看看。”厉王才懒得去看什么历史记载，心说你说没人敢开，老子就偏要开。

库官连忙找了抹布把罐子擦干净，放在一个盘子里递给厉王。厉王假装去接，故意一松手，盘子摔在地上，连罐子摔得粉碎，一大滩水从里面流了出来。不用说，这就是龙口水了，看来还真不少，罐子密封得还不错——这也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在四千多年前就掌握了先进的密封技术。龙口水有些发黄，而且有点混浊，奇臭无比。想想看，放了七百多年，什么能不臭？

“还真有。”厉王倒有些意外，掩着鼻子摆摆手：“擦了吧。”

库官连忙叫人来擦，奇怪的是，那龙口水大概掺

了不少龙鼻涕，粘糊糊地怎么擦也擦不掉。这时候厉王把太史找来想办法，太史说了：“大王，龙这东西属于至阳，只能至阴来克。大王快找几个宫女来，光着屁股大声喊叫，这龙口水就没了。”

厉王心说别的咱没有，光屁股宫女大把。于是一口气找来三十六个宫女，一个个脱得精光，将龙口水围成三圈，好像足球宝贝似的大呼小叫。说来奇怪，这龙口水还真怕了光屁股宫女，化身成乌龟，缩着龟头，落荒而逃，三十六个光屁股宫女在后面紧追不放，看看赶上，前面遇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宫女，那乌龟跑到小宫女身后，就不见了。

——妖女去了哪里？

木桃讲到这里，姜后有些听不下去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她怀孕生孩子有什么关系？

“讲完了吗？乱七八糟的，龙口水跟你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姜后不耐烦了。

“娘娘啊，那个小宫女就是我啊。你说怪不怪，

自从我遇上了那个乌龟，第二天肚子就大了，这不，一直大了四十多年，今天生下来了。”按着木桃的说法，她生的竟然是个龙女，至少也是个龟女。

“这么说来，你生的还是个龙女啊？我这娘娘的位置是不是该让给你了？”姜后十分生气，眼里露出凶光来。

木桃知道事情不妙，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女儿的性命了，急忙说道：“娘娘，不是龙女，是、是个妖女。”

“既然是妖女，来人，把妖女扔河里去。”姜后见老宫女说得云里雾里，也懒得去管她是不是在瞎编了，把她女儿淹死也就算了。

木桃哪里敢说话，眼看着宫里侍者把女儿抢了，用草席包着，抱出宫外，扔到河里去了。

——妖女是谁？

“后来呢？”褒妃听得入神，听到这里，忍不住问。

“后来，据说那个妖女没有死，被人救了。过世的太史公曾经说过，这个女孩子将来会断送大周的江山的。”琼瑶小心翼翼地说。

“她现在在哪里呢？”褒妃松了一口气，想要知道答案。

琼瑶见褒妃盯着她，不敢看褒妃，接着说下去。

“据说，这个妖女被一家卖桑木弓的救了，后来就到了褒城，算起来，现在就快十五岁了。”琼瑶接着说，一边说，一边瞟了褒姒一眼。

褒妃禁不住有些高兴，这个女孩子总算没有死。最奇的是，这个女孩子竟然也在褒城，会不会自己见过她？

到这个时候，幽王已经知道琼瑶的故事是要做什么了。他看褒妃高兴的样子，纯得无法形容。这样单纯善良的女人会断送了大周的江山？这不是瞎扯吗？

“你可知道这个妖女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幽王故意问。

“大王，有句话琼瑶不敢说。”

“说。”幽王喝道。

“据琼瑶知道，褒妃正是褒城人，她爹娘不是她的亲爹娘，正是卖桑木弓的，原本是镐京人氏。褒妃的年纪也与那妖女相符。恕琼瑶大胆，只怕褒妃就是那个妖女。”琼瑶壮着胆子一口气说出来，她知道，这番话一出来，要么飞黄腾达，要么就是脑袋不保。

褒妃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说来说去，申后和琼瑶不是来讲故事的，是来要自己命的。琼瑶的故事她当然不信，但是她信不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幽王信不信。

“你编的吧？”幽王说，很显然他不信。

“我要是编的，天打五雷轰。”琼瑶赶紧发誓。

“那好，把木桃给我找来。”幽王说，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可是，木桃已经死了。不仅木桃死了，所有知道

这件事情的人都死了，除了琼瑶。

什么叫做死无对证？

幽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而且越来越难看。

——打赌

自古以来，有一个保命的秘诀，那就是：打赌。

“琼瑶，显然是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来人，推出去喂狗。”幽王愤怒极了，他就知道琼瑶是来害褒妃的，从她开始讲故事，幽王就知道。

申后有些慌了，她急忙求情。

可是，这个时候求情有用吗？特别是申后求情会有用吗？幽王想：你也是同案犯。

就连褒妃也替琼瑶求情，乡下人，心肠软。

褒妃求情有用吗？幽王想：你这么善良，陷害你的人更应该喂狗。

关键时刻，要靠自己。

“大王，我和你打个赌。褒妃已经有身孕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若是生下来是个好孩子，我甘愿喂狗；若是个妖怪，请大王为我平反昭雪。”琼瑶镇定地说。

这是一个幽王不能拒绝的建议，否则就显得他太心虚。

于是，琼瑶被关押起来，申后没趣地回去了。

——褒妃生了

褒妃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终于有一天太医告诉幽王“你们不能再干那个事了”。幽王说他早就不干了，但是他要守在褒妃身边。

也许是幽王爱褒妃爱到足以克制自己性欲的地步，也许是他担心自己不在身边褒妃就可能被人害死。总之，即使在褒妃已经不能满足他之后，他依然不肯去临幸别的女人。于是，整个后宫弥漫着绝望的气氛。

直到有一天，王宫里传出“哇”的哭声，褒妃的孩子落地了。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个孩子，是男孩子还

是女孩子，是人还是妖，褒妃则更多一点关心：像褒子哥哥还是像幽王。

结果是这样的：男孩子，是人，长得有点像幽王，也有点像褒妃。换句话说，就是谁也不像。其实，像褒子哥哥。

幽王很高兴，他又多了一个儿子。

申后很沮丧，她知道，琼瑶这下要喂狗了。可是，这一次她猜错了。

“放了琼瑶吧。”褒妃对幽王说。

“为什么？”

“我们生了孩子，是大喜，何必要杀人？况且，她也是不得已。在宫里混，都不容易。”褒妃说。

幽王放了琼瑶，整个后宫的人都开始称颂褒妃，包括那些原本嫉恨她的人。

以德报怨，以柔克刚。或许褒妃不是蓄意这样，但是这却是她在与申后的斗争中获胜的不二法宝。

现在，是时候说说幽王宠爱褒妃的第二个理由了。

——酷，一酷到底

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具有恒久魅力的女人？这个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女人，特别是困扰着美女。绝大多数的美女对男人是具有魅力的，但是她们往往发现，用不了多长时间，男人就会对她们失去兴趣，她们就失去了魅力。为什么会这样？男人固然是喜新厌旧的，但是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令男人始终对她们保持兴趣吗？

其实，褒妃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早在将近三千年前，褒妃就给出了正确答案，可是，人们没有注意。现在，让我们来解读这一案例。

褒妃从进宫开始到幽王被杀，时间跨度为八年，八年中，褒妃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经历了怀孕和生孩子的过程。从天真少女到成熟少妇，从窈窕身材到大肚婆再到略显丰满，幽王对她始终恩爱如一，忠贞

不渝。这期间，还时不时有人献上新的超女，但没人能撼动她的地位。

褒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字：酷。所有如今扮酷的男男女女们，他们的祖师奶就是褒妃。

首先说褒妃为什么酷。

褒妃是不情愿进宫的，她的心里装着的褒子哥哥。

初进宫，面对陌生环境，她很紧张，特别是跟幽王上床的时候。过了不久，紧张感消失了，但是她发现了另一件要命的事情——她怀孕了。

算算日子，褒妃发现肚子里的孩子很可能不是幽王的，而是褒子哥哥的。如果一定要算概率的话，基本上八成该是褒子哥哥的。再想想，幽王的生育能力似乎不是太强，近期临幸过的超女也不少，可是没有一个开花结果的。

褒妃开始担心，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担心自己。

如果以上两条还不够的话，那么还有第三条，就是她时刻要提防申后的陷害。

当以上三条同时成立的时候，褒妃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她不是不想笑，从前采蘑菇的时候她也常笑，可是现在她实在笑不出来；她不是想酷，可是不由得她不酷。

褒妃不笑，她从来不笑。

而男人天生就是犯贱的，女人越是讨好他们，他们就越看不上女人。反过来，女人越是对他们不搭不理，他们就越是觉得这样的女人好。

天下第一贱男毫无疑问是天子了，因为天下女人都要讨好他。可是，当一个女人在她面前扮酷的时候，他傻眼了。他充当惯了征服者，所以他很向往被征服的感觉。于是反过来，他要讨好这个扮酷的女人了。

褒妃就是一个很酷的人，而且她不是扮酷，而是真得很酷。幽王所见过的女人都是对他堆满笑容的，如此酷的女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幽王完全被褒妃吸引

了，被她征服了，再加上褒妃的善良和率直，幽王确实是无法从褒妃这里脱身了。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对他酷。

电影上常常有女人在交流经验说：“对男人，别给他好脸色看。”别以为这是废话，这是真理。

四、烽火戏诸侯

幽王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伯服，他很喜欢这个儿子，甚至愿意给儿子端屎端尿。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当爹的快乐是什么。

可是，褒妃还是那么酷，还是不肯笑一笑。事实上，幽王的记忆中，褒妃从来就没有笑过。

“亲爱的，为什么你从来不笑？难道在宫里的生活不如意？难道有什么心事？”幽王问褒妃。

“怎么会呢？我在宫里深得大王的宠爱，吃的是

山珍海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听的是靡靡之音，看的是翩翩之舞，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怎么会不如意？”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笑？”

“大王，我出身贫寒，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从小就总是发愁，总是担忧，没有什么让我开心的事情，我几乎就不知道笑是怎么回事。后来到了宫里，不愁吃不愁穿，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还是高兴不起来？”

“大王宠爱我，我知道宫里那么多后妃们都很嫉妒，恨不得我死，恨不得伯服死。如今大王健康，我们母子还能好好活下去，可是哪一天大王千秋了，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们靠谁去？到时候我一狠心一跺脚，追随大王去了，可是伯服怎么办？宜臼能放过他吗？申后能放过他吗？每每想到这些，我怎能笑得出来。”

说到这里，褒妃哭了。

幽王搂着褒妃的肩膀，没有说话。他从来没有想

过这些，可是既然褒妃说出来了，他猛然发觉这确实是个问题。他知道，只要自己头天死，第二天申后和宜臼一定会把褒妃母子剁成肉酱的。

“孩子，过来。”伯服在一旁看见母亲哭泣，不知为了什么，瞪着眼睛在那里看，幽王一把将他也搂了过来，抱在怀里。

俗话说：天子也有烦心事。

——褒妃成为褒后

幽王很快下定了决心，他知道什么叫做长痛不如短痛，什么叫一劳永逸。

于是，他召开了公卿会议，三公六卿一共是九个人，大致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简单介绍一下周朝的中央政府组成，西周的最高官职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之下设六卿：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

其中，三公基本上是荣誉职位，真正管事的是六卿。到了春秋时期，太宰改称正卿，行使总理权力。六卿的分工是这样的：太宰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太史管起草文书、编写史书、策命诸侯、卿大夫等，太祝是最大的祭祀官，太卜是管卜筮的，太士也是神职官吏。

六卿之下还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分别掌管土地、军赋、工程，群臣爵禄、刑罚等。

“我准备废了申后，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幽王说。在周朝，其实很有民主气氛。

所谓的“民主”，就是天子先给出结论，然后大家想办法去论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的决议将会是什么了，有的人假装沉思，因为他们反对但是又不敢说。从当时的道理上说，申后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废掉她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这个时候，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总理虢石父站了出来。

“天子英明啊，真的是太英明了。申后要品德没品德，要能力没能力，废掉她是大周官民的共同心声啊。”虢总理的发言热情洋溢，直奔主题。

虢总理开了头，常委们随后纷纷表态，基本上就算是全体一致通过了废除申后的提案。

“那么，谁适合担任王后呢？”幽王还要问问。

这一回虢总理没有发言，太祝尹球发言了：“大王啊，全天下都知道褒妃有才有德，早就该当王后了。大王，您要是不让褒妃当王后，对不起，我第一个辞职不干了。”

尹球说得慷慨激昂啊，好像是在逼幽王就范。

“你们呢？”幽王问大家。

“老尹说得对，您就听我们的吧。”大家都这么说，好像这真是群众的呼声。

幽王笑了，这帮王八蛋，醒目。

王后的事情妥了，下来自然是太子的问题。这回好，没等幽王发话，主动有人说了。领导说的，咱们要赞成；领导没说的，咱们也要主动替领导说出来。

这次说话的是位列三公的太傅（相当于顾问委员会主任）祭公，祭公这样说：“宜臼这孩子，好好的孩子，愣被申后给惯坏了。说起来，我也有责任。不过事到如今，我这当老师的也不能护着他，他真是不能再当太子了。我看，就让他在申国插队落户吧，别回来了。”

好家伙，批评和自我批评都用上了，结论就一句话：废了太子宜臼。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废了宜臼，谁合适啊？”幽王问，明知故问，大家都在演戏。

大家一合计，也别说是谁了，大家各写一个纸条，看看谁是最佳人选吧。于是每人发了一张空白选票，写完了，望上一交，幽王打开一看，乐了。

——说什么也不笑

伯服五岁的时候，幽王给了他一份大礼——tai子。而褒妃也同时得到一份大礼——wang后。

从采蘑菇的小姑娘到超女到超女冠军到国家一级演员再到guo母，褒妃——这个时候应该叫褒后了，褒后走过了一条成功的人生之路。

“亲爱的，这下可以放心了吧？”幽王高兴了，这下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放心了。”褒后说，可是没有笑。

褒姒不笑，褒妃不笑，褒后还是没有笑。

“你为什么还不笑？”

“我笑不出来。”

“为什么还笑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大概这件事情在我的意料之中吧。”

幽王有些失望，这样的事情褒后都笑不出来，什

么能让她笑出来呢？

其实，褒后不是不想笑，她是真的笑不出来。她发现，伯服越是长大，就越是不像自己，也不像幽王，而是像褒子哥哥。一方面，她担心会东窗事发；另一方面，幽王老了，五十多了，干什么都力不从心了，因此褒后更加地想念褒子哥哥。

——千金难买美人笑

褒后的一酷到底令幽王彻底倾倒，就如歌中所唱的“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幽王决定把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在“博褒后一笑”上。

许多人可能以为幽王很无聊，其实不然。作为天子，幽王其实很苦闷，因为他从来不懂得给别人带来快乐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而褒后恰恰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他能够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和成就感。

如果他爱人民能够像爱褒后一样，那他不是一个

伟大的天子吗？

“包子，包子。”褒后在梦中喊道，幽王被惊醒了。包子？褒后一定是在梦中想吃包子了。

幽王轻轻地起身，他要给褒后一个惊喜。

早上，褒后醒来的时候，还没有睁开眼，就闻到一股香味。睁开眼看，她惊呆了，床边竟然摆了十几笼包子，猪肉的、茴香的、蘑菇的等等，一应俱全，而幽王正用得意的眼光看着她。

“放包子在这里做什么？”褒后问。

“你做梦直喊包子，我知道你想吃包子了。”幽王说。

褒妃笑了，苦笑，还不如不笑。不错，她是梦见了包子，可是不是吃的包子，而是褒子哥哥。看着眼前的包子，褒妃的忧思只能更深。

幽王并不气馁，他知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

很快，一个宫女报告说两年前她不小心撕裂了自己身上的绸衣，那个声音很怪，褒后当时笑过。

幽王大喜，立即让人去库房取来成捆的绸缎，让几个力气大的宫女趁着褒后不注意的时候撕裂。一捆绸缎撕得粉碎了，褒后还是不笑，后来不仅不笑，一听到那声音就皱眉头。

《史记》记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看见没有，幽王想了成千上万的主意，褒姒就是不笑。有钱、有权、知道疼人，还百折不挠地逗老婆开心，多好的老公啊，这样的大款，今天多少人想傍啊。

幽王实在无能为力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最后一个办法。

——群众路线出成果

幽王想到了群众路线，具体表现方式就是悬赏。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悬赏和绑架是最好的管理方法。靠绑架，幽王得到了美人，现在，我们看看悬赏的力量。

幽王告示宫内外，若是有人有办法让褒后笑，重赏千金。

群众路线一向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这一点一再经过检验。

终于，一个人想出一条妙计。这个人是谁？虢总理。

“大王，我有办法。”虢石父是个很聪明的人，幽王已经有想法要把他提拔到三公的位置上。

“你有什么办法？速速讲来。”幽王问。

“大王，我这计策虽好，可是兴师动众，不知大王可认为值得否。” 虢石父先卖个关子。

“少废话，当一个男人真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做

什么他都愿意。若是能让褒后开口一笑，别说兴师动众，就是送半个江山出去，也不在话下。”

虢总理笑了，没想到幽王还真是个情种。

“大王，当年先王为了防备西戎入侵，因此在骊山之上建了烽火台，每隔二十里一座，直达诸侯国，但有贼寇入侵，立马点火，附近诸侯见到烽火，星夜起兵来援。如今天下太平，烽火好久不用了。大王可以和褒后去骊山游玩，夜举烽火，诸侯必然急忙忙来救，来了却没有贼寇，一个个都得傻眼，褒后见了，必然开心大笑，哈哈哈哈。” 虢总理想象那个场景，忍不住自己笑了。

“好主意。”幽王大喜，当下赏赐五百两银子给虢石父，约定事成之后再给剩下的五百两。

后人都说幽王坏，说句公道话，若是没有虢石父这样的“总理”，幽王能坏到哪里去？

——烽火戏诸侯

三天之后，月朗星稀，万里无云。虢总理特意挑了一个好日子，以便保证烽火能够传递出去。

一切准备妥当，幽王起驾，带着褒后，从镐京出发直奔临潼。来到骊山脚下，有轿子接着，上到山上。山上有座骊宫，虢总理早已经备好宴席，并有胡姬歌舞。

看看天色黑下来，这边开宴，那边点火。烽火台上，火焰腾腾，慢说二十里，就是五十里外也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二十里外的烽火台也连忙举火，一一传递，就像火炬传递一样，一直传到了东西南北各路诸侯那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首都有难，中央有难，天子有难。四面的诸侯看到烽火起来，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正在吃饭的扔下饭碗，正在大便的提起裤子，有的诸侯国国君亲自带队，有的派出最精锐的战车，大家奔向同一个目标：镐京。

将近三千年前，没有柏油马路，没有带轮胎的车

轮，从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南部的汉中奔向镐京，那绝对不是轻松的旅途。

午夜狂奔，星星引路，诸侯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保卫祖国，保卫中央，保卫周幽王。在数百里的范围内，烟尘四起，车马辚辚，人喧马嘶，旌旗摇动。军队一动，后勤保障及民兵预备役系统随之而动，国家安全预案全面启动，那一天有多少人度过了难眠之夜，多少爷娘提心吊胆，此处不必细表。

天亮时分，秦军第一个来到。他们先到了镐京，发现没有敌人，听说幽王在骊山，于是马不停蹄直奔骊山。

骊山脚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山上烽火在燃烧。敌人去了哪里？秦军气喘吁吁，来回乱窜。正在此时，东面一支军队杀到，郑国军队来到。两支军队相会，你问我，我问你，大家都是干瞪眼。

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北面一支军队杀到，郑军和秦军正准备迎战，仔细一看，自己人，是晋国军队。

三支军队会合，傻乎乎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骊山脚下乱成一团。

“哐哐哐，咣咣咣。”骊山上锣鼓齐鸣，火光之中闪出一个人来。谁？虢总理。

“喂，没你们事，你们回去吧。天子没事，点烽火玩玩。”虢总理的嗓门不小，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山下乱了营了，跑了一晚上的诸侯军队个个傻眼，大眼瞪小眼，像被耍的猴子一样垂头丧气，继而骂骂咧咧，呼兄唤弟，气急败坏地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褒后笑了，终于笑了。

那一天褒妃笑了好几回，因为断断续续还有卫国、宋国、陈国、虢国等十多个诸侯国军队前来保卫首都。

幽王非常高兴，立即兑现了剩下的五百两金子，千金买笑由此而来。

从那之后，幽王不断地点火，驰援的诸侯军队越来越少，逐渐地不肯来了。

用《史记》的话说：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申侯妙计

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转眼间，到了幽王十一年（前771年）。

太子宜臼被废之后，就在姥爷家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八年过去了！八年哪，人生有几个八年？宜臼很郁闷。

姥爷申侯同样郁闷，女儿进了冷宫，外孙又在自己这里待业，原本两个绩优潜力股，如今都被 ST 了。其实，自己的女儿那也是个大美女，年轻的时候那也是一朵花，就因为这个,宣王才来为自己儿子求婚的。如今倒好，人到中年风韵犹存的时候，打进冷宫了。

尽管郁闷，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怎么办？忍吧。

终于，机会来了。什么机会？第一，由于动不动

就点把火玩弄大家的感情，诸侯都已经很讨厌幽王了；第二，犬戎国主派人来了，说想做点易货贸易。

犬戎生活在大周的西面，那时候是少数民族，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后来成了哪个民族的祖先或者是直接融合到了汉族。总之，那时候他们就是外国人、野蛮人、鬼子。犬戎是游牧民族，生活要素简单，但是对于周朝的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十分羡慕，而且非常需要。通常情况，他们想跟周朝做易货贸易，但是周朝一般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换不到怎么办？抢。犬戎是马上的民族，骠悍而且骑术高超，因此他们常常到边境来抢劫。但是，由于人数上和战术上的落后，犬戎也不敢太过深入，往往是抢一点儿就跑。

申国与犬戎交界，打打和和，倒有些说不清楚的交情。

申侯搞了一个策划，他自己觉得这是个万无一失的策划。

具体的策划内容是这样的：联合犬戎进攻镐京。

为什么要联合犬戎？因为周朝的诸侯没人会进攻镐京。那么，合作双方的利益怎么体现呢？犬戎的利益是他们可以在镐京随意抢劫。申侯自己的好处在哪里？自己的好处在于可以杀死褒后母子和虢石父等奸臣，这样宜臼就可以当回太子，申后也就可以当回王后。

有什么风险呢？申侯根本就没有去想风险，跟新股民一样，而且是一个深度套牢的新股民。为了解套，什么都豁出去了。

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策划，可是，申侯忽略了一点：犬戎的信用等级很低，常常不按合同执行。

所以，不论干什么，合作伙伴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申侯派了使臣给犬戎国主传了个口信，口信的大致内容就是那个策划的内容。当然，还带了些礼物。

犬戎国主很高兴，就像财主的儿子来请强盗一起

抢财主，强盗能不高兴？犬戎国主心说你不来请我们还想去呢，如今来请，还有礼物，傻瓜才不去。

犬戎国主立马发兵一万五千人，都是能征善战的战士，国主亲自领军，浩浩荡荡来到申国。申侯大喜，当即款待犬戎，起战车两百乘，也是亲自领军，与犬戎军队一同向镐京进发。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族入侵就这样发生了。申侯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奸，准确地说，应该叫周奸。

——引狼入室

申戎联军来到了镐京，早有哨探发觉，急忙报知幽王。幽王大惊，于是立即召开御前紧急会议。那时候，周朝已经N年没有打仗了，现在是鬼子进村，汉奸领路，堪称黄金搭档，怎么办？

“点点点点火吧。”虢总理只有这个主意。

快马上骊山，立即点火。

那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还吹着淡淡的西风，骊山烽火狼烟一起，一百里之外都能看见。

申戎联军并没有立即攻城，他们也在看烽火。他们担心，如果现在攻城，就算攻进去，诸侯援军一到，自己就被反包围了，到时候想跑都来不及。所以，申戎联军是围而不打，万一诸侯援军到了，立马就跑。

三天过去，诸侯未发一兵，申侯笑了："女婿啊，叫你玩邪的，傻逼了吧？"

城里乱了套，救兵不到，怎么办？

"虢总理，当初烽火戏诸侯的主意是你出的，如今诸侯都不来了，你看着办吧。"所有人都这样对虢石父说，没办法，虢总理硬着头皮，凑了一百乘战车出城应战。

虢石父根本就没有打过仗，战战兢兢上战场，一个回合下来，脑袋就不知去向了，一百多乘战车全军覆没。

“老虢，老虢。”城头上，周幽王在呼唤虢石父。按照虢石父早前的民歌，他死得很幸福，就算再活过来被犬戎再砍一次头，他也很知足。

可爱的虢总理，就这么幸福死了。

攻城集结号吹响——羊角号。

犬戎军开始攻城的时候，申侯正在大便，大便完站起来，城头已经换成了犬戎国旗。

狼入羊群会怎样？放羊为生的犬戎最知道。现在，他们自己就是狼入羊群。犬戎军生在荒蛮之地，何时见过大周国都的繁华，进了京城，看什么都是稀世珍宝，看什么都是高科技，看什么都是奢侈品，什么都抢，见人就杀。申侯军队随后进城，这时候申侯发现麻烦了，原来这帮孙子如此野蛮。申侯急忙劝阻，这时候谁听他的？

五．春秋开始了

幽王其实可以不死，他只是犯了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没有人非杀他不可，犬戎只想抢东西，申侯只想杀褒后母子。

幽王的身边只有郑侯姬友，他是幽王的亲叔叔。大难当头，还是亲叔叔靠得住。

“大王，如今犬戎军四面都是，硬闯不行。把你的行头给我，我去引开敌人，你混在平民中逃走。”姬友建议，这一招叫做替身法，斯大林后来常用。

“不，我堂堂周朝天子，丢不起这个人。”幽王虽说昏庸，挺有骨气。

“那大王选两匹快马，我保护你杀出去。” 姬友可不是吃干饭的，武艺十分高强。

“不，叔叔，我不能只顾自己，要走，褒后和伯服也要一起走；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幽王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能扔下老婆孩子。至于申后，他已经忘了。

“大王，社稷为重啊，这个时候了，还要儿女情

长？” 姬友有些愤怒了，他恨不得给幽王一记耳光。

“不，没有了褒后，要社稷还有什么用？备车，我要带着他们一起走。”幽王说得坚决，让姬友竟然也有些感动起来。

姬友令人备了车，幽王一家三口上车，姬友上了战车，率着剩下的二三十个卫士，亲自执戟保护，往东门杀去。

姬友是个骁勇善战的猛将，再加上戎兵猝不及防，竟然给他保着幽王杀出东门去了。犬戎国主原本也不想追了，偏偏申侯口口声声一定要杀了褒姒，于是犬戎军一路追下去。

马快车慢，若是幽王骑马，也就跑了。如今坐车，如何跑得过犬戎的骑兵？姬友勇猛，拼着命保护幽王到了骊山脚下，姬友力尽战死。

“不要欺负妇女儿童，要杀先杀我。”幽王此时挺身而出，倒也像个男人。犬戎兵原本不想杀他，看他自己求死，管他妈三七二十一，一拥而上，将他砍

做肉泥，又把伯服一刀剁了，只把个吓得发呆的褒后活捉回去。

幽王十一年，镐京被破，幽王被杀，距岐山地震恰好十年。还记得伯阳父当初的预测吗？

——申侯傻了

鬼子进村了。

犬戎兵在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犬戎国主占了王宫，也潇洒一回。申侯敢怒不敢言，他知道真要是翻了脸，自己的那几个兵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

申侯傻了，彻底傻了。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杀了。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两件，头一件保护自己的女儿，第二件就是派人悄悄出城，前往最近的诸侯国求援。

直到这个时候，诸侯才知道这一回的烽火可不是军事演习了，那是动真格的。其实，诸侯还是爱国的，还是爱首都的，还是爱天子的。于是，离首都最近的四路诸侯起兵，分别是秦、晋、卫、郑，都是国君亲

自领队，分别是卫武侯姬和、郑世子姬掘突、晋文侯姬仇和秦襄公。各起大军，急奔镐京。

在这里要插一句，什么是世子？王的继承人叫TAI子，诸侯的继承人就叫世子。

犬戎军见四路诸侯来到，尤其是其中的秦晋两国军队十分生猛，因此不敢迎战，趁夜色逃离镐京，诸侯军追赶不上。

褒后被犬戎军带走，后来不知所终，说法不一。有说自尽身亡，有说成了犬戎国主的老婆，换个地方做她的GUO母去了，有说褒洪德后来出赎金将褒后赎回，两人破镜重圆，白头偕老。

解放军来的时候，就算是汉奸也要把自己打扮成地下党。

诸侯大军准备进入镐京的时候，申侯的军队打开了城门，这也算是里应外合。其实，没什么可以应的。申侯充愣装傻，亲自出迎，然后跟四国国君血泪控诉了犬戎的种种罪行，说若不是自己全力保护，城里的

公卿们非都给灭了门不可。顺带着，也轻描淡写地批评自己好心办坏事，瞎了眼相信了这些草原上的白眼狼。

奇怪的是，没有人追究申候，倒不是因为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好，而是他的手上有一张牌，一张每个人都不得不正视的牌——废TAI子宜臼。

幽王死了，伯服也死了，算来算去，能够继承王位的只有宜臼了。

——周平王

由包括申侯在内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一致同意，由太子宜臼接任周朝天子，即日上任。

周平王，现在，宜臼叫周平王。

平王登基，第一件事便是拜母亲申后为太后，第二件事便是晋爵外公申侯为申公。说到这里，要先说说周朝的诸侯爵位。

周朝诸侯爵位分为五等，依次为公、侯、伯、子、

男，公为第一等。当初周武王灭商纣，下车伊始开始分封诸侯，一共封了七十二国诸侯，除了武王众多弟弟和叔伯兄弟之外，还封了许多异姓诸侯。能够封到公爵的只有周太王长子仲雍之后得章为虞公、周武王叔叔虢仲为虢公、商王后裔微子启为宋公。由此可看，当初但凡能封到公爵的，不仅血统高贵、辈分尊崇，而且德高望重。

“不行不行不行，我罪孽深重，不敢当不敢当。”申侯坚决拒绝晋爵，还算有自知之明。

平王见申侯如此，想想也是，不再勉强。之后，卫武侯晋爵卫武公，就留在周朝作大司徒；晋文侯没有晋爵，但是将河内之地给了晋国。这个河内不是越南那个河内；郑世子掘突继任父亲的侯爵，再割给郑国良田千亩，留在周朝为正卿；秦襄公原本是周朝附庸，没有爵位，此时加封伯爵，列为诸侯。

申侯见掘突十分英毅，仪表非凡，大是喜欢，恰好家中还有个小女儿，如今就托卫武公说合，招掘突

为女婿。申侯的小女儿是太后的妹妹、天子的亲姨，掘突怎会不愿意？两家一拍即合，从此做了亲戚。

申侯害死了幽王，却立幽王儿子为平王；害死了姬友，却把女儿嫁给姬友的儿子。害死爹，然后把人情做给儿子，申侯可说是春秋第一个大神人了。

——迁都

周平王感觉很不爽，并不是每个当了天子的人都会感觉爽。不爽的原因有两个，慢慢说来。

首先是国库空了，给犬戎搬空了，鬼子搬运能力超强。不仅国库空了，宫殿城墙也给破坏得厉害，鬼子随地大小便，稍不留神就踩上一摊屎，臭烘烘地还带着羊骚味。

其次呢，是现实的问题，自从犬戎尝到甜头之后，就不肯罢休了，时常前来骚扰掳掠，几个月工夫，竟然将周朝西面的岐、丰一带全都占领，镐京失去屏障，危在旦夕。

平王没有想到当了天子还要整天提心吊胆，怎么

办？俗话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此时平王想起来，除了分封诸侯的土地，老祖宗还在东面留了一块自留地，何不搬过去？

第二天，平王召集公卿前来议事，主题两个字：迁都。

原来，当初周成王体恤天下诸侯到京城进贡路途遥远，因此在天下的中央营造洛邑，每当朝会的时候，天子不辞劳苦，前往洛邑，接见诸侯。洛邑的宫室制度都按着镐京一样规模建造，简单说就是带全套装修和家私，搬过去就能住。而且，两百多年过去，那里成都成市，比镐京还要繁华。

谁不愿意去？谁不愿意睡安稳觉？公卿大会一致通过，搬家。

洛邑是哪里？今天的洛阳。

镐京在西，洛邑在东。从西安迁洛阳，从此以后，西周就变成了东周。

天子搬家，秦襄公亲率三百乘战车护送。平王一

高兴，对秦襄公说：“刚刚迁都，没什么好打赏的。如今犬戎夺走了我们的岐、丰之地，你回去整军备战，如果能驱逐犬戎，那块地方就都归你了。”

秦襄公谢恩而回，牢记着平王的教导，兴兵对抗犬戎。不到数年，犬戎男壮死伤大半，老婆孩子被秦军收编，秦国不仅夺了岐、丰一带，又占了犬戎的地盘，于是扩地千里，成了大国。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周平王登基仅仅八个月，周朝首都东迁。

为什么周平王一直忍了八个月才搬家？有原因。

按周朝的礼仪，人活着的时候是不能预先准备凶事的。所有的寿衣、棺椁、陵墓的安排和施工都只能在人死之后进行。而社会地位不同，下葬的时间也不同。天子死了，停丧七天，然后建陵墓，通知各国诸侯，等诸侯和卿大夫都到齐了才下葬。所以，按着周礼，天子死后，七个月才下葬；诸侯死后，停丧五天，

五个月后下葬；大夫死了，停丧三天，三个月后下葬；士人和百姓死了，停丧两天，两个月后下葬。乞丐死了多久下葬呢？那要看野狗什么时候来了。

不仅下葬的时间不同，棺椁也有严格规定。普及一下知识，棺和椁的区别是什么？古人下葬，通常用两层棺材，里面一层是棺，外面一层是椁。按着《周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你要是哪天挖地基挖出棺材来了，一数竟然有五层，那你发财了。如果有七层，那你就准备逃亡吧，肯定有人追杀你，因为你身家立马就能过亿。

所以，周平王只能等到七个月后把周幽王埋了，才能搬家上路。

为什么秦朝以前的墓地都相对简单？因为没多少时间建造。后来到了秦朝，皇帝一上任就开始建坟墓，把坟墓建得比后宫还宏大，劳民伤财。

说起来，还是周朝的规矩比较好。

春秋大幕从此拉开，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大戏开

始上演了。

—精彩春秋

三个人——情痴周幽王、聪明的蠢货虢石父和缺心眼的莽夫申侯，合作导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大蠢事——“烽火戏诸侯”和“引狼入室”，从而葬送了西周，从根本上动摇了周朝江山的根基。

当西周因为两大蠢事而结束之后，充满智慧、才华、气壮山河的春秋战国揭开了序幕。看上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历史往往就在不可思议中前行。不可思议并不是没有道理，在开始春秋的故事之前，我们来看看这其中的必然合理性。

周朝的衰落导致了周礼的败坏，更重要的是导致了诸侯对于中央政府的藐视。在中央强权的时代，诸侯国的思维和行为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甚至他们是非常自觉地按照中央政府的条条框框来要求自己的，这就抹杀了个性，抹煞了因地制宜，抹煞了想象力和进

取心，社会就会停滞。

在中央政府衰落之后，地方诸侯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了，野心家、阴谋家应运而生，各种禁锢被渐次打烂，改革了，开放了，搞活了。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到精神，春秋时期无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在中央政府已经无法维护世界秩序之后，旧的平衡打乱了，新的平衡需要建立，于是战争开始了。你来我往，分分和和，整个春秋就是一部战争史。

后人说：春秋无义战。问题是，这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古今中外，战争都是为了利益，杀人游戏与“义”字原本就没有任何关联，什么战争是义战？从来没有过，从前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有战争，就需要生存；要生存，就必须发展。

这是一个英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下面，我们来看看春秋第一个英雄，他的名字叫做姬寤生，也就是郑庄公。关于郑庄公，历史上的评

价并不一致，但是看看他的事迹，我们会对他有公正的评价的。

——深谋远虑者

郑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的国家，或者说，是深谋远虑的国家。

宣王的小弟弟名叫姬友，英武聪明，吃苦耐劳。没办法，他是厉王在野猪林生的，从小在野猪林长大，想不吃苦耐劳也不行。

宣王时代，姬友担任司徒，也就是国土资源部部长，掌管国家土地，地位仅次于三公六卿。

宣王将姬友封在郑，侯爵。那时的郑不在今天的河南郑州一带，而在陕西，紧挨着西戎，地盘不大。

到了幽王时代，西戎逐渐强大，幽王又不务正业，情况有些危险。尽管是高干，姬友还是很担心，因为他看到周朝必将走向衰落。这个时候，他知道要为自

已找寻退路了。什么是英雄？知进退，识荣辱。

他在私下找到了太史伯阳父，周朝最聪明的人。几杯小酒落肚，话进正题。

“国家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国语》里这样记载，换成今天的话，就是“国家乱套了，我怕连累自己，到哪里再去弄块地儿才能保住命啊？”。

多么直截了当，多么聪明。实在救不了国家，就先救自己。

可是，周朝的地盘都已经分得差不多了，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姬友要请教伯阳父了。

“兄弟，既然你问起来，我就告诉你吧。” 伯阳父也早就看出来这个国家要完蛋，也看出来姬友不是个寻常人物，因此毫不保留地向姬友传授经验。

伯阳父全面地分析国家的情况，简洁地说，西面有西戎鬼子，来去如风的，很难缠；南面是南蛮楚国，干不过；北面是晋国，那不仅干不过，而且爵位高辈

分高惹不起；东面呢，齐国鲁国都是大国，也惹不起。只有中部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东虢，一个叫郐，两个国家爵位低，一个是子爵一个是男爵，两个国家的君主又都很黄很暴力，百姓都不喜欢他们。我看，想办法在那一带弄块地，然后找机会办了他们，不就成了大国？

姬友恍然大悟，立即照办。首先用重金贿赂东虢、郐两国国君，然后以国土资源部的名义要求他们贡献一点土地出来。果然，两个国家一来收了好处，二来也想巴结中央高级领导，于是各自献出十座城来。这一边姬友告诉幽王自己弄了一块地，想把国家搬走。幽王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当即批准。于是，郑国国民整个搬到了今天的河南。

郑国就是这么来的，姬友就是郑桓公，也是郑姓、段姓、游姓、濮阳姓以及一部分司姓、俞姓的始祖。

姬友安排好了郑国的事情，他个人却没有躲过预言中的灾难。幽王遇难之前，他勇敢地尽到了一个臣

子的义务。后来姬友战死，儿子掘突继位为郑武公，果然灭了东虢、郐两国，郑国成了大国，一切都在伯阳父当初意料之中。

不过这里提前要说的是，就如炒股分为短线、中线和长线一样，伯阳父的主意属于中线。虽然郑国顺利搬迁并且成了强国，但是身处秦晋齐楚之间，常年面临投靠谁的难题，常年被讨伐，谁不高兴了都来骚扰你一把，在你身上找点安慰，那活得是真累。

需要提醒的是，在此之前，天下是有秩序的。正是郑国，打开了诸侯国之间兼并的口子。

——第一位男主角出场

春秋的第一个男主角就要出场了。

通常，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们都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场，譬如他妈怀孕的时候梦见龙入怀或者生的时

候满地红光等等。

但是，这个英雄是个例外。

幽王被杀那一年，郑武公与申侯的小女儿订婚，不过那时申侯的小女儿还小，直到郑武公十年，也就是前761年，郑武公才正式迎娶申侯的小女儿做老婆，史书中称她为武姜，因为他是武公的夫人，姓姜。四年之后，武姜生了第一个孩子。

武姜是一个很强壮的女人，据说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头野猪。怀胎十月，看不到要生的征兆，武姜也不在意。那一天，武姜沉沉睡去，正在做梦打狼，就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开始还以为是梦里，后来哭声越来越大，这才睁开眼，发现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还是个男孩。

寻常人生孩子，那可是大事，接生婆伺候着，喊着“深呼吸”、“使劲”等等，还要老公按着身子，千辛万苦，才生出个孩子来，因此格外的珍惜，格外的宝贝。偏偏这个武姜生个孩子一点感觉都没有，于

是问题来了。

按着申国的说法，梦醒的情况下生孩子叫“寤生”，不吉利。所以武姜一点也没有生完孩子之后应该有的兴奋，她很不高兴，索性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叫寤生。那时候武公在东周当正卿，算是在中央工作，地方上的事情就顾不过来了，儿子叫什么无所谓。

三年之后，武姜生了第二胎。大概是在宫里呆的时间长了，身体不如从前，总之，这一回孩子是接生婆接出来的，也深呼吸了也使劲了，有感觉了。小儿子的名字叫段。

武姜不喜欢大儿子，喜欢小儿子。基本上，小儿子是亲儿子，大儿子好像是隔壁老张的孩子。这么说吧，武姜对大儿子也就比后妈稍微好一点，动不动就骂，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后来武公死了，临死之前，武姜说：“老公啊，我看寤生不行，咱们让段接班吧？”

“不行，寤生又没犯错，凭什么废了他？”武公

一口否决，之后没多久，武公鞠躬尽瘁了。

那一年是武公二十一年（前744年），寤生十三岁，段十岁。

——忍

郑庄公，十三岁。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虚岁说法，十四岁。共叔段，十岁，因为武公把共城给他做食邑，因此叫共叔段。

“寤生，你看看，你们兄弟两个都是娘的孩子，你继承了你爹的爵位，地盘好几百里，可是你弟弟段就只有共城那么屁大个地方，放个屁全城人都能闻到。你忍心吗？啊？”郑庄公继位没几天，姜太后就来找他兴师问罪，武姜现在是太后了。

从小到大，武姜都以“丧门星”和“笨蛋”来称呼寤生，如今寤生作了国君，不好再那么称呼了，因此直呼其名。

“娘，您说的是。你说吧，把哪里给弟弟？”庄公恭恭敬敬，娘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就把制邑给你弟弟吧。”姜太后见庄公不敢违抗自己，于是狮子大开口起来。

原来，郑国国都在荥阳，除了荥阳，就是制邑最为险要。制邑是哪里？说起来鼎鼎大名，就是后来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地方。

“娘，不是儿舍不得制邑，爹死前曾经说过，制邑是国家的要冲，不能分封给任何人。除了制邑，别的地方都行。”庄公说的也是实话，武公死前说的话姜太后也听到了。

“那，那就京城吧。”姜太后这一次开的口也不比狮子小。在郑国，京城是一座可以与荥阳媲美的大城，城大墙厚，而且十分繁华。除了险要不及制邑，其余都比制邑要强。这么比方吧，如果荥阳是北京，京城就是上海。

庄公没有说话，其实跟制邑相比，他更舍不得京

城。

“怎么？不愿意？那就把你弟弟赶到姥姥家去算了，哼。”姜太后咄咄逼人。

“娘要给的，儿子怎么舍不得？况且是给自己的弟弟。”庄公说，虽然不愿意，他还是不想让母亲生气。

第二天，庄公召集群臣，宣布将京城封给弟弟叔段。

“主公不可，京城之大，丝毫不比荥阳小，怎么可以分封出去？”上卿祭足当即出来阻止，武公死前，特地将他任命为上卿，辅佐庄公。

上卿是什么？诸侯国的总理。

“太后让封的。”庄公说。

“可是，这样纵容下去，迟早要出事。”祭足说得明白，就差把“谋反”二字说出来。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中这

样记载。名人名言啊，出自十三岁的孩子，难道这不是神童？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干坏事干太多了必然自取灭亡，老兄您就等着看结果吧”。

从那之后，共叔段就不叫共叔段了，人称京城大叔段了。

庄公不知道母亲不喜欢自己？当然知道；庄公不知道京城不该给叔段？当然知道。但是，他更知道自己不能冲动，要忍。

十三岁的孩子，知道了忍。

六．亲娘靠不住

周朝的规矩，但凡被封了地，除非你在中央还有公职，否则就必须去自己的封地。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避免了许多嫌疑和尴尬。

最早，周武王分封诸侯，不是功臣就是兄弟，即便是这样，一旦受封，也都立即前往封国，这叫做就国。就算是钓鱼的姜太公，也是受封之日立马启程的。后来，武王鞠躬尽瘁之前，因为成王年幼，因此特地留下弟弟周公旦和召公奭辅佐成王，其中周公封在鲁国，召公封在燕国。之后周公召公成了世袭，一直到春秋，都是这样。

对于诸侯来说，这个规矩同样适用，但凡公子有了领地，除非你还担任大臣，否则必须回自己的领地，不管你多大岁数，就算尿炕也得回自己领地尿去。

因此，叔段得了京城，就不得不乖乖离开荥阳，前往京城居住。

太后舍不得，可是也没有办法。她也想跟着去，可是祖宗的规矩规定她必须住在后宫。

有得必有失，从来都是如此。

——太后的心情

叔段去京城那一天，太后一直送到宫门口。叔段哭了，他不想走，他只有十岁，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一定要离开娘。

太后也哭了，叔段一直就是她的心肝宝贝，从来没有离开过半步。如今要走了，自己却不能跟着去。

太后一遍一遍地嘱咐奶娘要照顾好叔段，宫里最老成的十个宫女都给了叔段，可是就是这样太后还不放心。她叫人准备了最好的被褥，最好的衣服，甚至最好的夜壶给叔段带走。太后最喜欢的厨师也派给了叔段。

“你们是叔段的师傅，不可怠慢，要好好教导他。”临行，太后特别对两个师傅做了要求。

庄公将自己的夜明珠送给了弟弟，不过他没有亲自来送他，他知道这个时候娘看见自己一定不高兴，不如躲着。

叔段走了。

太后很长一段时间不高兴，脾气特别大，经常处罚宫女。每个人都知道，她是想起叔段来就心情不好。

隔三岔五，太后就会派人去京城，给叔段送好吃的好玩的。每当派去的人回来，太后就要他说叔段的情况，听了一遍又一遍。派去的人一定说叔段过得很好，师傅奶娘们也都很尽力，不用担心。也就是这种时候，太后才会高兴一些。

时间长了，太后变得忧郁，喜怒无常，用现代话说：得了忧郁症。

得了忧郁症的太后看见庄公就讨厌，她常常想："要是段当国君就好了，就可以天天见到他了。现在可好，天天见这个丧门星。"

庄公也想讨太后高兴，可是不论他做什么，太后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女人往往这样，一旦她不喜欢你，你做什么她都不喜欢。

——庄公的算盘

虽然十三岁，庄公什么都明白。

父亲武公在周朝任上卿，斗争经验十分丰富。每次回家探亲，武公都会给大儿子讲朝廷的事情，告诉他中央的斗争比地方的斗争要激烈残酷得多，从理论到案例都给他讲。庄公那时候虽然小，却样样记在心中。

爹死了，庄公知道该自己运用爹的教导了。

母亲来为段要京城，庄公一口答应。为什么要答应？庄公是这样想的：

母亲是个女流之辈，说白了，没什么主意；而弟弟段只有十岁，乳臭未干。就算把京城给了他，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能成什么气候？但是，如果不给，问题就大了。不给的话，娘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动不动还要闹事，最可怕的是，娘也会狗急跳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自己下包耗子药，让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如今把京城给了段，娘没理由再闹事了，就算她再怎么不喜欢自己，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对自己

的亲儿子下毒手。

所以，庄公给得很痛快。

段走了，庄公开始做两手准备。我们常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管他红心黑心，两手准备就是好心。

第一手准备叫做感化，庄公经常去看望太后，也经常给弟弟送些好东西过去。他想，再怎么说，也是亲娘和亲弟弟，如果能把他们感化，大家和和美美，有什么不好？

第二手叫做有备无患，庄公在京城安插了自己的人，严密监视叔段。同时，庄公重用祭足和叔叔公子吕，前者管理国家，后者操练军队，动不动找周围的小国家操练一把，保持战斗力。

随着太后越来越讨厌他，庄公知道，第一手恐怕没戏了，今后工作的重点恐怕要放在第二手上了。

——叔段的行动

十岁，叔段什么也不懂。

叔段去了京城，他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每天和奶娘挤在一起睡。

刚开始，太后每次派人来都说很想他；再后来，除了说想他之外，还说哥哥庄公不是个东西，总惹她生气；再后来，基本上就都是在骂庄公对她不好。

叔段一开始还挺想哥哥，渐渐地不想他了，后来开始有些恨他了。

到十八岁的时候，叔段就已经非常恨庄公了，他相信哥哥确实对母亲不好，禽兽不如。而哥哥对自己则完全是糖衣炮弹，笑里藏刀，随时准备消灭自己。

叔段决定要有所动作了，他要救亲娘于水深火热之中。

京城的北面是北鄙，西面是西鄙，两座城市都不属于京城，叔段决心要把两座城市弄到自己的名下，再看看庄公的反应。

这叫做投石问路。

叔段将北鄙、西鄙两城的守城官叫来，一拍桌子：“你们两座城归我管了，今后赋税一律交过来，不用交去荥阳了。”

地球人都知道太后宠爱叔段，地球人也都知道太后要求的，庄公就不敢违抗。北鄙、西鄙两城的守城官摸摸自己的乌纱帽，再摸摸自己的脖子，荥阳太远而京城太近，除了服从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

整个郑国都知道北鄙和西鄙被叔段抢走了。

郑庄公当然知道，他特地去拜会了母亲，太后原本很高兴，看见大儿子的时候脸色阴沉下来，她知道大儿子要来说什么，她准备好了大吵大闹大骂。

然而，她小看了自己的大儿子。

郑庄公绝口没有提叔段的事情，简单问候了几句，走了。

叔段在等着，等庄公派人来责备自己，然后认错

并交还两城的赋税。可是，庄公似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久娘来信了，娘在信里说：“大胆干，娘是你的坚强后盾。”

两年过去，叔段相信京城的粮草已经充足了。

京城虽然是一座大城，但是这里并没有军队。自古以来，军队都在首都和边境，而通常的城市只有少量的地方武装维持秩序，类似城管大队。叔段当然知道，靠这几杆枪顶多能上山打游击，要夺取政权，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

叔段开始打猎了，打猎就需要人马，就需要操练人马。这样，叔段在自己的地盘上征兵了，之后开始演练阵容和打法。

地球人都知道叔段在整军备战，地球人都知道叔段想要干什么。

庄公自然也知道，不过，这一次他甚至连母亲那里也没去。

太后很高兴，她以为庄公不是软弱就是愚蠢，看

来自己没有看错他。

她不知道，她真的看错了自己的大儿子。

叔段也很高兴，他相信哥哥不是惧怕母亲就是惧怕自己。

“忍。”庄公告诉自己，那时候，忍字有十八种写法，可是庄公没有写下一个忍字，他把这个字放在了心上。

“忍”是什么？刀在心上

——公子吕看不过去了

庄公在忍，可是大夫们已经看不过去了。

“小祭，叔段欺人太甚了，摆明了是要谋反。你是顾命大臣，该去跟主公说说吧。”公子吕来找祭足，公子吕是庄公的叔叔。

“急什么？我不是不想说，我是在忍。” 祭足笑了，整个郑国，只有他知道庄公是在忍，因此他也忍。

“忍什么？”

“你是庄公的叔叔，你去问问他，他会告诉你。”祭足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真的是个人物，难怪郑武公这么看重他。

公子吕于是来找庄公，叔叔来了，庄公热情接待。

公子吕倚老卖老，说话也不客气，怎么说？《左传》上有记载。

“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话，是这样的：国家不能忍受二元化领导，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要是想把国家给老二，早说啊，我这就投奔老二去。如果不想给，我建议就办了他。你总是这样默默唧唧，群众都对你没信心了。

庄公笑了，说道：“老叔，急啥呀？我还没急呢。”

公子吕是个聪明人，现在他知道，庄公早已经成竹在胸，不仅庄公，就是祭足也成竹在胸。

——万事俱备 东风劲吹

赵本山说过：猫走什么步，取决于耗子。

庄公忍到什么时候，取决于叔段。

叔段决定动手了，所以，庄公也决定动手了。

叔段出兵占领了鄢和禀延，并且将两地的地方官驱逐出境。

整个郑国震惊了，就好比把上海封给了你，你顺手把浙江给划拉进去了，现在又出兵把江苏给占领了，还把中央政府派去的省长给赶走了。这不是造反吗？这不是分裂祖国吗？这不是藏独吗？

除了分裂祖国，叔段在京城还干了很多坏事，抢人良田，淫人妻女的事情没有少干。

郑庄公并没有急，他放风说要去周朝首都洛邑，他继承了武公的大周上卿的职位，想起来的时候还要去伟大首都转一转，过一把当中央领导的瘾。

太后笑了，她立马派人给叔段送信，约好庄公不

在的日期进攻荥阳，她在城内作内应。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是，太后太不了解自己的大儿子了。

送信的人一出城门就被捉住了，搜出书信，直接送到了庄公手中。

庄公看完了信，说了两个字：“可矣。”

一切尽在掌握中。

万事俱备，东风劲吹。

想象一下电影中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渡大江的雄姿吧，毛主席轻轻说一句：“下手吧。”于是历史改写。

“可矣。” 名人名言啊。

——解决问题

郑庄公二十二年，庄公三十五岁，叔段三十二岁。

叔段亲率大军二百乘战车，浩浩荡荡出了京城，

前往荥阳。今天是里应外合的日子，从今天以后，让老大就永远永远留在周朝的伟大首都吧。

叔段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日子其实不是太后定的，而是哥哥定的。

哥哥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弟弟来。哥哥准备了什么？馅饼？还是陷阱？

馅饼后面是陷阱。

叔段的大军刚出了京城东门，公子吕的大军就进了京城西门。

等到叔段知道老窝被端急忙回军的时候，公子吕的大军已经追到了跟前。两军对阵，各自两百辆战车。

“叔段谋反，我奉郑侯之命讨逆。对面的弟兄，你们属于非法武装，就地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公子吕大声喝道。

话音刚落，叔段的部队就发出一阵轻松的欢呼声，大家下车卸甲，拍屁股回家。

从大道理来说，人家公子吕是正义之师，代表合法政府；从小道理来说，叔段的手下都是京城人，谁没有老婆孩子初恋情人？老窝都没了，还不赶紧回家看看？

叔段傻眼了，这仗还怎么打？当下转头就跑，与手下十多个随从直奔鄢，那里还有一些军队。

叔段前脚到，公子吕后脚也到了。这下好，叔段穿城而过，憋了一路的尿，在路边尿到一半，急忙上车跑了。

共城，叔段赶到了共城。城不大，但是够坚固够别致。赶到共城，叔段终于把剩下的半泡尿解决了，又喝了水，在床上美美地躺了一阵。

这个时候，叔段长出了一口气，辛苦经营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早知如此，当初其实就来这共城有什么不好？城不大，但是吃得饱穿得好，不用被人赶得到处跑，撒泡尿也不用分成上下半场，多好？

叔段突然觉得奇怪，为什么公子吕没有全力来追

击自己？难道因为我是他侄子？好像不对，当初劝我哥哥杀我的不就是他？

正在想不明白，有人来报，公子吕大军将共城包围，却不攻城。

小小共城，根本经不起公子吕的一轮攻击，他为什么不进攻？叔段想不通。难道是要派人来劝我投降？

叔段准备好了投降，可是，两个时辰过去，公子吕既不攻城，也不派人招降。

到了这个时候，叔段明白了，他猛然明白了。

其实，叔段很聪明，甚至不亚于他的哥哥。可惜的是，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明白过来。

“娘啊，你害死我了。”叔段仰天长叹，从一个无知少年到成为谋反的叛贼，都是娘一点一点教唆纵容的。

叔段现在看得很清楚，哥哥不是不能杀自己，那

其实很简单，哥哥杀死自己就像拍死个苍蝇一样简单。但是，哥哥不愿意动手，他不愿意留下杀亲弟弟的恶名。

可是，哥哥也不会放自己走。

怎么办？叔段知道自己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上吊，一条是自刎。

叔段选择了上吊，不过在上吊之前，他叫来两个亲随。

“我只能自杀了，我死之后，你们带着滑去卫国投奔公子州吁吧，那是我的朋友。”叔段说，滑是他的儿子，人称公孙滑，只有十三岁。

“主公，公子吕怎么会放我们走？”

“放心吧，会放你们走的。”叔段说，哥哥既然不肯亲手杀自己的弟弟，更不会亲手杀自己的侄子了，滑这么小，放走他不会有什么后患，还体现自己的宽宏大量，何乐而不为？

叔段真的很聪明。

——郑庄公的愤怒

共城城门大开，因为叔段已经死了。

郑庄公来了，其实他早就来了。

庄公进了城，直接来到了叔段的府邸。叔段躺在床上，已经断气。

庄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弟弟了，说心里话他很喜欢这个弟弟，他也只有这么一个同母的弟弟。弟弟聪明、英俊，也很有礼貌，庄公经常会想起他。

如今，见到弟弟了，却是最后一面。

“兄弟，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庄公扑到了叔段的身上，放声大哭起来。

不是段想不开，是他真正想开了。

庄公的泪水不是装出来的，那一刻他真的有些后悔，兄弟情深啊。不管此前再怎么理智，此时见到兄

弟的尸体，庄公还是忍不住悲伤。

“段死前说什么？”庄公问叔段的近侍。

“他说娘害了他。”

庄公没有说话，他点点头，他知道叔段死得还算明白。

“娘啊，你害死了自己的小儿子，也害的自己的大儿子承担杀弟的罪名，你是什么娘？你比后娘还不如啊。”庄公愤怒了。

忍到了头，就是忍无可忍。

“忍”是什么？刀在心上。

七．黄泉相见

关于庄公和叔段这一段，史书上基本上是一个观点：郑庄公故意纵容弟弟，最后逼死弟弟。这样的说法并不公允，事实上庄公给了叔段足够的时间去克制和改正，二十二年还短吗？庄公真的要杀弟弟，还需

要二十二年的时间来找一个理由吗？不需要。

万恶之源在于庄公有一个变态的母亲，她竟然能够因为一个根本不是儿子的原因，而如此痛恨自己的儿子。庄公有选择吗？庄公没有选择。他一直在退让，直到无法退让。

不错，他一直在伪装自己，但是所有的伪装都是在自我保护。

庄公，为什么叫庄公？因为他是坐庄的，而叔段不过是个散户，散户能斗过庄吗？

忍，忍者，忍者神龟，只要沾上忍的，祖师爷就是郑庄公。

——黄泉之约

太后在后宫里很着急，因为约好了叔段里应外合。可是宫门都被关起来了，谁也开不了。卫士守在门外，任何人不得进出，管你太后还是公主。

太后隐约觉得有些不妙，她很慌乱。

终于，宫门开了，公子吕来了。

“嫂子，看看这些。”公子吕拿出来一堆绢。那时候写信用绢，够奢侈。

太后傻眼了，这些都是她写给叔段的信，上面都是在辱骂和诅咒庄公，鼓动叔段造反的内容。

到这个时候，太后知道自己看错了大儿子。

“段呢？”太后轻声问，声音颤抖着。

“死了。”公子吕冰冷地回答。

“怎么死的？”

“上吊自杀。”

“死前说什么？”

“说你害死了他。”

太后哭了，边哭边说：“段啊，是娘害死了你啊。”

到了这个时候，太后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寤生呢？”

“他说他没脸见你，因此，请你搬到颍去住。”

“是娘没脸见他。”太后此时想起来，自己真是太对不住大儿子了，“他还说什么？”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中这样记载，意思是：到看到黄泉了，咱们再相见吧。换句话说，就是到死也不见你。

悲痛、惭愧、自责，太后上路了。

——郑庄公的烦恼

叔段死了，太后被赶去颍城了。

芒刺在背的感觉没有了，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可是，郑庄公反而睡不着觉了。

习惯了斗争，没有斗争了反而不习惯。所以毛主席后来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没办法，斗争惯了的人，没有斗争简直活不下去。

可是，庄公后来发现，自己固然有失去斗争目标

的苦恼，但是更大的苦恼是：亲娘被自己赶走了，就算娘再怎么不对，那也是亲娘啊。

庄公后悔了，就像他当初后悔逼弟弟自杀一样。

所以他很苦恼，他常常借酒浇愁，喝多了就唱歌，唱什么已经无从考证，大致相当于：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庄公很想把太后接回荥阳，可是，自己发过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要知道，古人发誓是很讲究的，因为古人敬鬼神，发过誓绝不敢随意反悔，不像很多后人那样把发誓当成放个屁。

怎么办？

庄公没有一点办法，越是没有办法，就越是想方设法，也就越是苦恼。

于是，他找来了两个人帮忙想办法。谁？叔叔公子吕和祭足。

“那个老妖婆，想她干什么？要是我，把她送回

申国去了。”一提太后，公子吕就来气，想当初哥哥活着的时候，这个嫂子也没给过自己什么好脸。

“主公，家务事啊，我也没办法。”一向足智多谋的祭足也没了主意。

“唉。”庄公叹口气，祭足都没办法了，看来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可是，庄公没有注意到，祭足先说了“家务事”，他不是没有办法，他只是不愿意掺和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凡聪明的人，谁愿意管别人的家务事？说明白点，如果这次帮郑庄公把太后弄回来了，万一庄公又后悔呢？万一太后又找事呢？那最后不都是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整个郑国，没有人能比祭足更精明。

可是，不愿意管庄公的家务事，并不等于不会帮郑庄公，祭足有更好的办法。

——祭足的妙计

如果用后世的历史来形容，祭足就是齐桓公的管仲，就是刘备的诸葛亮。

所谓黄泉相见，简单至极，祭足分分钟搞定。但是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应该自己去做的。一来家务事不好管，二来就算管好了，功劳太大也招人嫌。

祭足回到家里，洗了个脚，洗脚的功夫有了好主意。

所以，常洗脚是有好处的，如今洗脚屋盛行，不是没有道理。

祭足在家里排行老二，因此也叫祭仲。祭足这个名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好好伺候脚”，再加上祭足特别喜欢洗脚，如果当今洗脚行业还没有找到祖师爷的话，不如就拜祭足做开山鼻祖算了。

“去，把考叔给我请来。”祭足令手下去。

考叔是谁？不是专门考试的叔叔。此人住在颍城，

因此就姓颖，名考，就叫考叔了。考叔是祭足的远房亲戚，在颖城做一个小官，家里穷得一屁潦倒。

有人问了，当个小官也穷？没办法，春秋那阵子，贪污、腐败、受贿这些词还没有进化出来，祖先们比较傻，还不会这些。别说考叔，就是比他再大的官，也都过得很艰难，后面讲到赵盾的时候大家就会有更深的了解。

“你娘好吗？”考叔来了，祭足问。为什么开口就问候她娘？因为考叔是个孝子，孝到什么程度？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左传》）你要是第一句话不问候他娘，他跟你急。

“我娘好。”

“想升官吗？”

“想。”考叔是个实在人，官做大了，能多分好几斗谷子。

“想发财吗？”

“想。”发财了，娘就能吃上肉了。

“那我教你怎么升官发财。”

——考叔的猫头鹰

转眼间事情过去了一年，这一年，庄公的心情很不好。

这一天，有人来报，说是从颍来了一个基层干部，名叫考叔的，不知从哪里弄了两头猫头鹰说要献给庄公。

“烦着呢，不见。”庄公说，说完，犹豫一下，突然觉得有些奇怪，又说：“让他来吧。”

为什么庄公觉得奇怪？普及一下周朝的知识。

那个时候的人们，初次见面，是要送礼物的。

天子送的礼物是祭祀用的酒，因为酒是粮食酿的，送你酒就是预祝你五谷丰登，衣食无忧。

诸侯送什么礼物呢？送圭玉。圭玉坚硬但是不会

刺伤人，有瑕疵都会反映出来，代表公开公平公正。

卿送的礼物是羔羊，因为羊合群但是不结党营私，代表和谐。

大夫的礼物是雁，雁飞起来有秩序，有长幼的礼数，代表知理。

士人用野鸡作为礼物，野鸡不能用贪欲引诱，不能关在笼子里，代表高傲和自由。

老百姓用鸭子作为礼物，鸭子朴实单纯，代表良民。

周朝，一个多么可爱的朝代啊。

考叔算什么？考叔应该算个士。他本来应该送野鸡，可是却送了猫头鹰，为什么？这就是庄公感到奇怪的地方了。

于是，庄公决定在官邸接见考叔。

现在说说春秋时期诸侯怎样接见客人。

虽说考叔是庄公的臣民，但是人家是来献猫头鹰的，那就是客人。

考叔进得殿来，躬身施礼。记住，庄公也要回礼。

宾主于是面对面坐下，怎么坐？实际上就是跪，准确说就是跪坐，两膝跪下，屁股坐在自己的腿上。两人中间是一个茶几，当然，那时候不叫茶几，那时候中原诸侯还很少喝茶。

就这么简单，没有后来那么多臭规矩。

春秋战国为什么那么多贤能之士能够一步登天？因为他们与君主交谈的时候大家是平起平坐的，基本没有压力，因此能够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到后来臭规矩多了，君主的架子越摆越足了，他坐在上面你跪在下面，还没说话就先吓回去了。

“大老远的，给我送两头鹰过来，辛苦啊。”庄公先表示感谢，其实他对猫头鹰没啥兴趣，何况还是死的。

“主公啊，这两头鸟叫做鸮鸟，俗称猫头鹰。猫

头鹰呢，白天眼神不好使，它晚上好使；看大的东西看不清楚，看小的东西看得仔细。最可恶的是什么？这东西从小吃娘嘴里的虫子长大，长大了就把它娘给吃了。所以，这是个恶鸟，我特地把它们给宰了，送给主公吃它们的肉。”考叔一边喝酒，一边说。

这里要先声明一下，猫头鹰其实是不吃母亲的，是我们的古老传说冤枉了它们，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特此平反昭雪。

庄公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考叔的每句话好像都是在说自己，好像自己就是猫头鹰一般。

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你心存惭愧，对批评你的人你会畏惧；如果你不知惭愧，那么对讽刺你的人你就会愤怒。

庄公是心存羞愧的，因此他对考叔陡生敬畏。

庄公决定回赠考叔，回赠什么？圭玉？当然不会，虽然诸侯的见面礼是圭玉，但是也要级别差不多的，否则满大街老百姓人人提只鸭子来见你，你不早就破

产了？

庄公回赠了一只羊，什么羊？蒸全羊。可以说，待遇是超级别的。

羊上来，考叔的口水就下来了，什么也不顾了，一把扯下来一个羊腿，也顾不得烫，往怀里就揣。

庄公不高兴了，想不到考叔这么没教养。

“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史记》）考叔说，意思是我有老娘，我要带回去给我娘吃。

庄公感动了，多孝顺的儿子啊，多好的干部啊。

“唉。”庄公叹了一口气。

“为何叹气？”考叔问，明知故问。

庄公也不隐瞒，将自己的烦恼说了一遍，“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史记》中这样记载，意思是：我很想老娘，可是又不敢不遵守自己的誓言，不知道怎么办啊。

“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考叔答道，就是说：

在地上挖个坑，挖到看见地下水，那不就是黄泉吗？那就能相见了。

庄公眼前一亮，这实在太有创意了，牛啊。

——黄泉相见

感人的一幕就要上演了，幕后总导演祭足，执行导演考叔。

祭足首先派出了相当于国家地质勘察队的特派小组，在颍境内寻找地下水源比较丰富的地点，结果选定在牛脾山下。

这充分说明，我国在地质勘探方面的技术在春秋初期就已经很发达了。

之后，考叔率领五百人工程队在山脚下挖坑，很快见到了地下水。那时候地下水资源还没有过度开发，比较省事。

这个时候，考叔请太后先到，顺着梯子下到坑里。

然后，再请庄公来到。

庄公很激动，站在坑边高声做赋：“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左传》）意思是：娘啊，在大坑里面，您还高兴吧？

太后在坑里听见，忍不住也是激动万分，应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左传》）意思是：儿子啊，在坑外面，你也开心吧？

黄泉相见，母子重逢。

那一刻，庄公和太后抱头痛哭，泪水如同黄泉一般喷薄而出。

庄公亲自扶着母亲从坑里爬了上来，然后坐一辆车回到荥阳。

考叔作为头号功臣，庄公将他封为大夫，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具体职位相当于总参谋长，与公子吕的儿子公孙阏同掌军权。

——第一美男公孙子都

公孙阏，又叫公孙子都。在公子吕告老退休之后，公孙子都接替了国防部长的职位。

算起来，子都是庄公的堂弟，高干子弟，通常的想法就是靠着裙带关系爬上去的。但是，这似乎不对。子都是有能力的，而且不止有能力。

子都高大英俊，武艺高强，而且擅长射箭，是郑国有名的勇士。

除了是勇士之外，子都还是有名的美男子。似乎从古到今，子都是排得上号的。为什么这样说？来看看证据。

《诗经》写道："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山上青松挺拔，水中荷花美丽。女孩子啊盼着见到子都，可是她等啊等啊等，却见到了一个轻狂的蠢猪。意思呢其实就是这样：等啊等啊等帅哥，没等到帅哥，来了一个恐龙，扫兴。

《孟子》写道："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

孟子的说法就是：子都的漂亮地球人都知道，谁要是不知道，那真是瞎了眼。

后来，子都成了美男子的代号，就像恐龙成了丑女的代号一样。

怎么样？偶像啊，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啊，实力派偶像，偶像实力派。

长得英俊，高干子弟，又是正厅级高官。

谁不想嫁给他？

可是，这么好一个孩子，有一个坏毛病，什么坏毛病？后面再说。

所以，在嫁给大帅哥之前，要小心谨慎。

——卫国战争

自从太后回来，郑庄公的心情好了很多。

现在，拨乱反正了，一切都好了。造反的弟弟自

绝于人民了，娘回来了，手下的大臣们都很尽力，国家一天天繁荣起来，自己的孩子们也一天天成长起来。

庄公非常高兴，没有什么烦心事。在郑国呆腻了，他会去周朝朝廷转一转，感受一下中央的气氛，领会一下中央的最新精神，过一把中央领导的瘾。

但是，和平总是不长久的，战争随时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

就在郑庄公讨伐叔段四年之后，有人上门来讨伐郑庄公了。谁？以卫国为首的五国集团，分别是卫国、陈国、宋国、蔡国和鲁国。

因为是卫国牵头的，因此叫做卫国战争。为什么平白无故卫国就杀上门来？说起来，跟叔段还有关系。

原来，当初叔段的儿子公孙滑投奔卫国公子州吁，庄公也算是故意放了他。谁知道不久前州吁杀了哥哥卫桓公，自己当了国君，因此起兵来为公孙滑讨个公道，名义上就是这样了。

那其他国家来凑什么热闹？还有理由，宋国的公

子冯前不久逃到郑国避难，宋殇公因此上门讨伐。而陈国与郑国历来互相看不上，蔡国是小国，跟着凑热闹，鲁国则是收了州吁的银子。

知道了五国前来讨伐的原因，郑庄公乐了：“我们的人逃到了卫国，卫国要来打我们；宋国的人逃到了我们这里，宋国也要来打我们，合着是不管怎样人家都要打我们，这他妈哪儿讲理去？”

五国来讨伐，郑庄公还能笑出来？没错，他还笑得很自然。

这五个国家，就算绑起来，也不是郑国的对手。何况这还是一群乌合之众，庄公当然不怕他们。

“主公，办了他们。”公孙子都第一个要打，早憋着找人打仗呢，送上门来的，自然不客气。

“兄弟，别急，不用。”庄公摆摆手。

“不用？主公有何妙计？”

“老祭，你告诉他。”庄公把问题给了祭足，他

要看看祭足是不是跟自己想得一样。

祭足也乐了，看来庄公跟自己想的就是一样的。

“忍。”祭足只说了一个字。

“老祭，你怕了？”子都有些不明白。

“怕什么？犯不着跟他们打，我跟你打个赌，我们只要坚守不战，五天之内如果他们不自己滚蛋，我这上卿就让给你。”祭足很有信心。

东门外，五国联军已经驻扎下来。

庄公让子都关了城门，又派了几个兄弟上城墙巡逻，然后大家在一起喝酒娱乐，看表演，唱卡拉 OK。

五天之后，庄公派子都去城墙上观察。

“哎呀妈呀。”子都傻眼了，他服了。

东门之外，五国联军撤军了，巡逻士兵说昨天走的。

卫国战争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

郑庄公和祭足为何算得这样准？这要先说说卫国

的事情了。

八．亲爹也靠不住

说起卫国，要从当初武王灭纣开始。周灭了商之后，把商朝首都朝歌那一带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地方就在当今的殷墟，也就是河南北部。同时派了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辅佐禄父，说是辅佐，实际上就是监视。

后来武王驾崩，成王继位，成王还小，因此国家就由周公旦管理。也不知道管叔蔡叔是不服周公，还是确实缺心眼，或者既不服也缺心眼，两人竟然跟禄父合谋谋反。周公也不客气，将他们给灭了。

于是，周公把这块地方封给了弟弟康叔封，国名就叫卫，卫康叔就是卫国的第一代君主，也是卫姓、石姓、宁姓和康姓的祖先。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当时很年轻，周公就给他写了一部《梓材》，又写了《康诰》和《酒诰》，详细告诉他怎么治理国家。

后来，康叔按照哥哥的指导治理国家，将国家治

理得有条有理，商朝遗民心悦诚服。那时候，卫国就是天下的模范，各国不断派出代表团前往“取经”。

为了表彰卫康叔治国有道，成王特地将他从地方大员提拔为中央领导，担任周朝司寇，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说起来，卫国的祖先很牛。但是，子孙们很不争气，干了很多蠢事。

——公子州吁“篡党夺权”

公子州吁是个什么货色？简单说，就是卫国的叔段。让他庆幸的是，卫国的国君不是郑庄公。

卫武公死后，传位给卫庄公。卫庄公的夫人生个儿子，取名叫完，就是世子。古人取名有时候很奇怪，取什么不好？叫完，那不是迟早要完？

庄公有个小妾，生个儿子叫州吁。多好的名字，听起来就是周瑜。

州吁很聪明，很帅，也很喜欢打仗，庄公很喜欢他，让他当大将。在卫国，州吁的地位跟叔段在郑国的地位相当，所谓物以类聚，两个人的私交竟然也很好。

州吁有个哥们，名叫石厚。石厚的老爸叫石蜡，是卫国的大夫。偏偏石蜡特别讨厌州吁，见儿子跟他混，就警告儿子："离州吁远点啊，这人不地道。"

"爹，你知道什么呀？州吁那迟早要当国君的，我就把宝押他身上了。"

父子二人谁也不能说服谁，一气之下，石蜡把儿子软禁起来，石厚翻墙出去，索性就住州吁家里了，也算是为了事业舍弃了亲情。

庄公活着的时候，石蜡就提醒不要重用州吁，否则他实力太强，不是好事。庄公当然不听，说家务事你就别管了。石蜡想想也是，这家务事管不好就是自找没趣，既然看不惯，索性退休回家算了。

后来庄公鞠躬尽瘁了，太子完继位，就是桓公。

桓公看州吁不顺眼，把他赶回自己领地去了。州吁可不是好惹的，关键是他的对手不是郑庄公。没有多久，州吁组织了一支由卫国犯罪分子组成的敢死队，找个机会杀入卫国首都，刺杀了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国国君。

杀害君主而自己当君主的，古代史书中叫做“弑”，中国现代的说法就叫做“篡党夺权”。现在，州吁篡党夺权了。

关于州吁杀桓公的过程，史书没有记载，估计是比较简单，类似一个展熊飞或者小李飞刀水准的武林高手扔了一把小刀之类的情节。

这里还要回头说说郑庄公，若是他不杀叔段，他基本上就是卫桓公的命了。

——石厚的妙计

毛主席说过：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州吁没有接受过毛主席的教导，可是他还是知道篡位容易，让大家服气不容易。要坐稳江山，千秋万世，那非要大家服气不可。

怎么办？打土豪分田地？州吁可没有这样的理论高度，他甚至连李自成“迎闯王不纳粮”的忽悠高度都没有。

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大家吃一顿好的，沟通一下感情。之后又考虑是不是给全国公务员涨一级工资什么的，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主意。正在发愁，石厚来了。

说起来，石厚真是个人才，州吁想到的，他早就想好了。

“主公，你说的我早就想过，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立威。原本呢，杀几个人是最好的办法。可是现在没什么借口，乱杀人也不好，那就成暴君了。怎么办？打仗，找个国家来打一仗。”你看，石厚想得够周到。

“打仗，我喜欢。” 州吁就喜欢打仗。

“打仗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显示主公您的实力，让大家知道您有多厉害；第二，转移视线，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矛盾中去，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更紧密地团结在主公的周围。”石厚的原话不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州吁眼前一亮，想不到这兄弟这么有才。

“快说，打谁？”

“这要好好研究了，太大的国家咱们惹不起，打不过反而扫了威风，太小了又没什么意思，反而被人说欺负人。最好是差不多大的，而且出师有名的。譬如郑国，郑庄公杀弟逐母，罪不可赦。这不公孙滑就在咱们这里吗，正好讨伐郑国。这样名正言顺出兵，大家不会说什么。”

石厚这样的人才，还真是不好找。

如今世界，也常常用挑起外战的办法转移执政危机。说起来，祖师爷就是石厚。

确定了方向，就该实施了。自己一个国家去打，

既打不过，也不好看，要再找几个盟国，组成类似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军的问题上，春秋诸侯都会这么做，今天美国动不动组成联军，那应该是跟石厚学的。

粗粗一算，两人圈定了几个国家。

鲁国、陈国、蔡国都好办，出点银子就行了，当下派人前往。宋国不大好办，为什么？宋国爵位高，架子大，轻易不肯出动。

“我有一哥们叫宁翊，特能忽悠，派他去准行。”又是石厚推荐了宁翊。宁翊也不推辞，开了介绍信，领了出差费，取了礼物，去宋国了。

宁翊为什么敢去？因为他有把握。他为什么有把握？因为他信息灵通，知道宋国最近发生的事情。

所以，信息很重要。

——宋国的故事：好人不能当

既然说到了宋国，索性就介绍一回宋国的来源。

宋国在现在河南商丘一带，都城睢阳。周武王灭纣

之后，将当时被纣王弄去当奴隶的哥哥微子启封在宋，公爵，微子启就是宋姓的祖先。由此可见，当个贤臣，敌人都敬重你。

微子启很贤明，这种贤明有遗传。后来传位到宣公的时候，宣公很贤明，鞠躬尽瘁之前没有把君位传给儿子，而是给了弟弟穆公。穆公也很贤明，鞠躬尽瘁之前也没有把宝座留给自己的儿子公子冯，而是给了宣公的儿子殇公。

贤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迟早会遇上不贤明的，那就麻烦了。殇公和公子冯就都是那种不贤明的，相互之间恨得咬牙切齿。穆公早就看出来这两个兔崽子不是什么好人，临死之前安排公子冯去守边疆，意思明摆着：不行就跑吧。殇公这边刚接班，公子冯那边就跑郑国去了，他知道殇公不会放过他。

春秋那时候在这一点上是很仁义的，任何国家，对于落难来投的，都是张开双臂欢迎，竭尽全力保护，

似乎不保护你就不够男人。基本上，你原来是贵族，到这里还给你个贵族当。像公子冯逃到了郑国，郑庄公给了他一座小城安身。

殇公很想去把公子冯捉回来，可是又怕打不过郑国。不仅怕打不过，还怕公子冯从郑国借兵打回来。

所以，宋国比卫国还想打郑国。

这事发生的时间不长，州吁还不知道，但是石厚知道。这时候推荐宁翊去，就是给他个立功发财的机会。由此可见，石厚作为一个朋友，还真是不错。

宁翊去了宋国，把大致意思一说，宋殇公高兴坏了，早就憋着要打郑国把公子冯捉回来呢。

——五国联军

卫、宋、陈、蔡、鲁五国联军进攻郑国，一路秋毫无犯，直接杀到了荥阳。为什么不占领其他的城池呢？因为州吁和石厚根本就是做做样子，从来没想过

真打。

大军围住郑国东门，都不进攻。联军就是这样，各怀鬼胎，都想躲在后面。虽然宋国是真想打，可是实力不行，也不敢单独上。

按着宋殇公的想法，派人进去跟郑庄公商量，把公子冯交出来就撤军。可是郁闷的是，郑国军队根本就不出来，这边派人去谈判那边也不让，谁过去都是一通箭给射回来。

一连五天，毫无进展，卫国首先要撤军了。

为什么要撤军？

“主公，差不多就回去吧。五天了，再不回去，日久就怕生变啊。”石厚对州吁说，州吁想想，是这么回事，别再被人端了老窝。

当初郑庄公就是算准了州吁刚刚篡位，不敢在外面呆太长时间。

卫国收兵，其余四国也只得跟着撤军。

卫国军队撤军，一路上抢了些郑国老百姓，又抓了几个没来得及跑的。回到卫国，号称大败郑国，打得郑庄公不敢出门。

可是，卫国人似乎还是不服州吁。怎么办？州吁继续烦恼。

这个时候，石厚又出主意了。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也是一个送命的主意。

做好人容易还是做坏人容易？答案是都不容易。

不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得彻底，否则一定不得好死。

州吁是一个坏人，可是他还总想着要让老百姓认为他是个好人，总想着名正言顺，那就错了。

所以，当坏人就要彻底地当坏人，不能当了坏人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坏人，干了坏事害怕别人说自己在干坏事。

当坏人要理直气壮地当，从心眼里就不认为自己是坏人。就像当小偷的，你要是认为自己是在偷别人的，那你一定被捉住，打个半死。

你要从心里认为那就是你的，不过暂时放在别人的包里，你拿回来是正当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偷出水平，偷出境界，从而积累财富，最终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绅士。

——石老爷子的坏主意

石厚的主意是什么？

“主公，要说别人没办法，那也就没办法了。我家老爷子一定有主意，不妨去叫他来。我去叫还不行，老爷子都不认我这个儿子了，就得主公派人去请才行。”石厚的主意就是这个。说起来，石厚是很敬佩老爷子的，知道老爷子比自己高，可是奇怪的是，明明知道老爷子是对的，在跟随州吁这件事上偏偏就不听老爷子的。

州吁一听，有理啊，石厚都这么聪明了，他爹那不是更厉害？也甭派人去请了，我上门请教吧。

礼贤下士，没有架子。你说说，这州吁有多少优点？

州吁带着石厚亲自上门去向石蜡请教，石蜡看见州吁上门，没办法，只得客客气气接待。紧接着，州吁请教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服气，于是《左传》有了如下对话。

“王觐为可。”

“何以得觐。”

“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

简单说吧，石蜡建议州吁朝觐周王，然后由周王亲自任命他为卫公，那就名正言顺了。可是州吁担心周王不给面子，石蜡就建议他先去拜会陈桓公，因为陈桓公跟周王关系好，可以替他说说好话，那就没问题了。

这是个好主意吗？这是一个听上去挺好，实际上很不好的主意。

首先，无数血的教训证明，暴力夺得的江山，首先要用暴力来维持，所以不用急着去见什么周王；其次，刚刚篡党夺权，江山还不稳固，不要到处乱跑，很危险；第三，陈国跟卫国确实是亲戚，谁啊？被州吁杀了的卫桓公的妈是陈桓公的妹妹，陈桓公是卫桓公的舅舅。这么个亲戚，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可是，这么明显的道理，州吁和石厚愣没有看出来，一方面是向善心切，另一方面，州吁也没想到，自己这么礼贤下士竟然没有感动石蜡。

其实，石厚是有些怀疑的，可是想想虎毒还不食子呢，爹总不会害自己儿子吧？

总之，君臣二人得了良计，高高兴兴走了。

——送货上门

三天之后，州吁和石厚收拾了些金银财宝，带了百十个人，前往陈国，拜会陈桓公。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石蜡已经派人去了陈国，给陈桓公送了一封鸡毛信。鸡毛信上说什么？

石蜡在鸡毛信里说，州吁以暴力手段篡党夺权，恶毒杀害您的外甥，霸占您的妹妹，罪该万死。如今我骗他们去陈国，请您将他当场抓获，就地正法，为您外甥报仇，为卫国人民除害，此致敬礼。

陈桓公看了信，拿不定主意，急忙召集大臣们开会。当时也是意见分歧，一派认为这是个机会，反正也不费劲，就是杀几个人而已；另一派认为这属于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何况别人是来拜会你，你杀人家在情理上说不过去。

最终，陈桓公一拍大腿：“就这么着了，上回忽悠我们打郑国，带头去的是他，带头跑的也是他，不地道，杀。”

就这么着，陈国准备好了刀斧手，单等州吁来到。

州吁一行人唱着卫国小调来到了陈国，陈桓公令人接着，一直带到了朝廷。两国君主热情寒暄，之后州吁开始献礼。

这一箱是金子，这一箱是银子，这一箱是珠宝，这一箱是鹿皮，等到礼物献完了，陈桓公问：“没有了？”州吁说：“没有了。”

“那抓起来吧。”陈桓公下令。

“哎哎哎。”州吁瞠目结舌，合着自己是来送钱找死的。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州吁还是嫩了点，不成熟。

——大义灭亲

抽个空子，说一说陈国的由来。

妫阏父是舜的后代，在周武王那里做负责陶器的官员。周武王灭商后，把大女儿嫁给了阏父的儿子妫

满，之后把女婿封在了太昊之墟陈（今河南淮阳），建立了陈国，侯爵。妫满谥号陈胡公，是陈姓、胡姓、田姓和袁姓的祖先。

大概是因为国家不大而且不是周朝宗室，陈国一向比较低调，行事谨慎。到了陈桓公，保持了政策水平比较高的传统。

虽然捉了州吁，陈桓公可不想在自己这里下手，更不想自己下手，还是怕别人说他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怎么办？陈桓公派人去卫国，让卫国自己来人把州吁弄回去。

卫国这边，陈国使臣来到，石蜡召集公卿们开会讨论。基本上，主要内容是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把州吁弄回来处死，万一弄回来，州吁的余党可能会乘机闹事；

第二，派谁去执行死刑？右宰丑主动请缨，就他了。

事情到这里，人们开始考虑一个棘手的问题：石

厚该怎么处置？石厚是州吁的狗头军师，首要帮凶，按理就该一同处斩，可是，他是石蜡的儿子。

“石厚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老实巴交，人也聪明。年轻人嘛，谁能不犯错误，改了就好。我看，就放过他吧。”一个大夫开口说话，要给石蜡面子，放过石厚。

有人开头，其余的人都来附和，大概也就说些石厚本来是三好学生，都是被州吁带坏了，只要好好教育，还能成为有用的人才这一类屁话。

“大家都别说了，石厚是个什么人我最清楚，州吁干的坏事都是他出的主意，他比州吁还该死。各位，你们要是不肯杀他，老夫自己去。”石蜡不干了，非要杀石厚。

这下大家不说话了，谁愿意去杀石厚？这时候杀了，说不准什么时候石蜡后悔了，不是得罪人？

最终，卫国派了两个人，右宰丑负责杀州吁，石蜡的家臣獳羊肩负责杀石厚。

在哪里杀呢？陈卫两国商量，干脆就在两国交界的地方动手吧。

“说吧，还有什么遗言？” 右宰丑问州吁。

“糊涂啊，被小人暗算了。从前只知道组织靠不住，没想到朋友也靠不住。”州吁仰天长叹。

“你呢？”獳羊肩问石厚。

“唉，不是朋友靠不住，是亲爹都靠不住了。”石厚摇头叹气，十分沮丧。

《左传》评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表彰石蜡为了正义，将自己的儿子杀死了。

大义灭亲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大义灭亲就是正确的吗？不一定，看看后面的故事就知道了。

九．卫国：够淫荡

《诗经?邶风?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什么意思？

河上新台照眼明，河水溜溜满又平。只道嫁个称心汉，缩脖虾蟆真恶心。

新台高高黄河边，黄河平平水接天。只道嫁个称心汉，癞皮疙瘩讨人嫌。

下网拿鱼落了空，拿个虾蟆在网中。只道嫁个称心汉，嫁个缩脖丑老公。

这首诗，讲的就是下面的故事。

——勾搭后妈

石蜡大义灭亲之后，卫国把在邢国避难的桓公的同母弟弟公子晋迎回来继位，就是卫宣公。

如果以为正统的就是好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卫宣公说起来比州吁只坏不好，说句公道话，石蜡的大义灭亲弄回这么个东西来，真是不值。

卫宣公没有州吁那么能干，也没有像石厚那么有才干的哥们帮着出谋划策，可是，他在淫荡和不要脸上比州吁厉害得多。他爹庄公有个小妾名叫夷姜的，年轻貌美，宣公早早就跟她勾搭上了。后来庄公鞠躬尽瘁了，宣公索性就把夷姜偷运出宫，金屋藏娇起来。再之后，夷姜生了个孩子，名叫急子，又叫伋。

当上国君之后，卫宣公就把夷姜立为后，急子就成了世子。看看十六岁了，公子急子生得眉清目秀，英俊异常，风度翩翩之外，还十分懂得道理，文武全才，人称天下第一公子。整个天下都知道，卫国的世子是个好孩子。

所以后世有人总结，说私生子往往优秀，不知道公子急子是不是第一个例子，反正孔子和耶稣都是私生子。

闲话少说，卫宣公有个这么好的世子，心说给他娶个媳妇吧，把这事情就交给了公子急子的老师右公子姬职。

右公子接了这个活，一合计，公子急子太优秀了，郎才女貌郎才女貌，要给他找个天下最漂亮的女孩子做媳妇才对得起他。一打听，说是齐国僖公的女儿漂亮得倾城倾国，算是天下最漂亮的了。

右公子于是带着礼物和单位介绍信就去了齐国，齐僖公听说是来给公子急子求婚，很高兴，二话没说，把大女儿许配出去了。原来，齐僖公有两个女儿，都那么漂亮。右公子临走之前，齐僖公还特地把大女儿叫出来见了一面，好让右公子放心。

右公子回去之后向宣公作了详细汇报，一个劲夸奖齐僖公的大女儿多么漂亮，跟世子多么般配，那是

绝对的金童玉女。

齐僖公的大女儿究竟漂亮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别用右公子的形容词了，就想想年轻时候的林青霞吧，原籍在同一个地方，就跟她差不多。

“很好，很好。”宣公很高兴。

右公子万万没有想到，宣公动了贼心。

——新台，强占儿媳

卫宣公在淇水边上修建行宫，取名新台。修新台干什么？宣公的说法是给朝中公卿们消暑度假，类似如今的干休所或者疗养院。但实际上，他另有打算。

新台修得很快，华丽而别致。设计是世界一流，装修材料也都是最好的。

“孩子，你长大了，该出去走动走动了，宋国国君过几天祝寿，你就代表我去一趟，也算是增进两国传统友谊。”宣公把急子打发去了宋国，右公子也一同前往。

把急子打发走了，宣公找来左公子泄，派他前往齐国迎亲。

“直接送到新台，我要先看看，把把关。”宣公叮嘱。

左公子去了齐国，呈上单位介绍信和聘礼，那边齐僖公热情接待，回赠了不少陪嫁珍宝，高高兴兴把个女儿送上车，前往卫国成亲。

齐国公主知道自己要嫁给天下第一公子急子，心情十分激动，恨不得一步飞到急子的身边。坐车、乘船，折腾了两天，终于来到卫国。下了船，就看见一座宫殿，十分的新颖别致，公主见了，更加的心情激动，想不到急子为自己修了这样一栋宫殿。

这是哪里？新台。

带着激动的心情，公主成亲了。

婚礼当晚，算不上隆重，似乎宾客也不多。公主虽然觉得奇怪，还是没有想太多。蒙着盖头，她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她幸福得什么也不想看了。

拜完天地，夫妻入洞房。

“噗。”新郎吹灭了洞房里的灯。

脱衣，上床。

两只大胖手抱住了公主，然后一身的肥肉压在了公主的身上。

“急子，你怎么这么胖？”公主有些失望，她的想象中急子应当是瘦削健壮的。

“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

“急子，你说话啊。”

“呼哧呼哧。”

公主更加失望了，急子原来是个急色鬼，二话不说，就是上床，上了床也不说二话。而且，急子在床上明显是个老手，手法熟练，花样翻新，不是说还没有成过亲吗？看来是个花花公子。

一夜无话。

天亮了，公主在一阵鼾声中睁开眼睛，转头去看自己的夫君。不看也就罢了，一看吓出来一身鸡皮疙瘩。

自己身边躺着个什么人？

肥头大耳，身材臃肿，一脸的麻子，张着嘴还在流口水。

这是急子？十七岁的急子？这简直就是霜打了的癞蛤蟆。

“啊。”公主一声尖叫。

癞蛤蟆醒了过来，看见公主尖叫，他嘿嘿笑了。

“你，你是急子？”

“嘿嘿，我是急子——他爹。”

“呃。”

公主昏过去了。

于是，就有了那一首《诗经》里的诗。

——幽怨与仇恨

在霸占了儿媳妇之后，不知是出于羞愧还是想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多享受娇嫩美女，宣公就住在新台，不肯回去了。

尽管齐国是大国，尽管公主是齐国的公主，但是此时身在卫宣公的淫爪里，她也无可奈何，只得认命。在痛哭恳求上吊跳楼都没有效果之后，她接受了命运。

天鹅肉就这样掉在了癞蛤蟆的嘴里，好一块羊肉就这样喂了狗。

即便是齐僖公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也只能接受现实。

生米煮成了熟饭，齐国的公主就这样成了宣公的夫人，因此今后她的名字就叫做宣姜。

勾搭了后妈，又强占了儿媳妇，这个卫宣公真是三代通吃。

卫宣公什么时候才回到了自己的都城？直到宣姜

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

回到都城，卫宣公第一件事就是为急子娶了一个老婆，算是补偿他。急子默默地接受了，他是个孝子，他愿意把最好的给自己的父亲，更何况，他不给也不行。

成亲之后，急子搬出了后宫。而卫宣公急匆匆地为他娶了老婆，最真实的用意就是让他搬出去，以免见到宣姜的时候尴尬，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怕儿子把本该属于他的老婆勾搭走。

宣姜心情郁闷，整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出门，倒也正中宣公下怀。

——偶遇，重燃希望

转眼，宣姜的肚子越来越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来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公子，取名公子寿。

儿子的出世让宣姜的心情好了许多，不管怎样，儿子是可爱的。渐渐地，宣姜愿意出门走走，在宫里四处转转，抱着儿子看看花草鱼虫。

世界很小，世界原本就很小，而不是到了今天才变得很小。所以，宣姜碰上急子就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那一天，阳光明媚，微风轻吹，空中，蜻蜓正在交尾。宣姜让宫女抱着孩子出来散步，看见一个公子走了过来。谁？急子。虽然搬了出去，急子还是常常会回来看看自己的娘。

当宣姜遇上急子，两个人都愣住了。

“这就是传说的急子么？”宣姜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字样，她猜对了。玉树临风、英气逼人是她对急子的评价，急子是她所见过的最帅的少年了。

“难道，难道就是她？”急子的头有些大了，他也猜对了。知道宣姜漂亮，不知道宣姜这么漂亮。尽管生完孩子不久，身材还没有完全恢复，宣姜依然是艳光四射。

四目相对，两个人的脸都红了。

就连几个宫女都看得目瞪口呆，这难道不就是传

说的金童玉女吗？

急子慌忙走开了，不敢回头看，因为他能够感受到宣姜灼热的双眼就紧紧地扑在自己的后背上。

从那次偶遇之后，两个人都陷入了痛苦。

原本已经决定认命的宣姜又在心头燃起了希望，急子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公子，才是她想要而且应该得到的男人。

“如果能够与急子在一起，就算浪迹天涯，远走戎狄，下田种地也心甘情愿啊。”宣姜的性格是敢想敢为的，也不管自己已经有了公子寿，当时下了决心，要找机会与急子私奔。

而急子也同样陷入困惑。

人非草木，面对美女，谁也不能泰然自若。

急子也是这样，他也是人。

尽管此前他选择了忍受，选择了认命。可是，他现在无法忘怀宣姜的美貌和她那双勾魂而且放射出光芒的眼睛。在他的心里，五味瓶已经被打翻，苦辣酸甜咸五味杂陈。

“她原本应当是我的女人。”急子想，可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不像宣姜那样果断。

不管怎样，他抑制不住想要再见到宣姜的冲动。

——急子终于下定决心

尽管想法上有差距，行动上却有了默契。

宣姜开始找借口去夷姜那里聊天，实际上是想在那里碰上急子。而急子也增加了去看望母亲的次数，同样也是希望碰上宣姜。而此时，宣公放松了警惕。他以为有了公子寿的宣姜就已经死心塌地跟自己了。

两个人确实碰上过，而且不止一次。每一次遇上，宣姜都会抛媚眼送秋波，而急子有时紧张，有时微笑。

因为有夷姜在，两个人也只能限于这样的沟通。

功夫不负有情人。

终于，这一天两个人在夷姜的屋里遇上，而夷姜恰好出去方便了。

两人世界，现在是两人世界。孤男寡女，会发生什么？

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啊。

“急子，为什么我每次使眼色，你都装作没有看见？”宣姜顾不得许多了，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我真没有看见。”急子不敢去看宣姜的眼，他怕自己把持不住。

“难道我不够美？”

“不，你很美。”

“难道你不知道我原本是你的女人？”

“我。”急子顿了一下，轻声说：“可是，可是，我父亲。”

“你父亲怎么了？我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带我走？”

急子一时没有说话，在心里，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冲动，但是，但是，“公子寿呢？公子寿怎么办？”

急子一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他的顾虑。

“带走。”

“可是，公子寿是我弟弟啊。”急子的意思是，那会乱伦的。

就在这个时候，夷姜回来了。

于是，对话中断了。

在那一次对话之后，急子的心情异常烦躁起来。

父亲、美女，在父亲和美女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在两者之间摇摆，如果第一天晚上梦见和宣姜私奔，第二天晚上又会梦到严词拒绝她。

急子始终下不了决心，一晃过去两个多月。两个月来，急子不敢去夷姜那里，他怕遇上宣姜，怕见到她那双勾魂儿又冒火的眼睛，他不敢面对。

有困惑，找老师。

急子壮着胆子，将自己的困惑和苦恼都告诉了老师右公子职。

“老师，我该怎么办？”

“我问你，你很看重世子的位置吗？”右公子职问。

“不，我兴趣不大。”

“好，那我告诉你，带她走。也不用去戎狄，你们逃去齐国就好。齐侯的原意就想要你做他的女婿，他不会责怪你。”右公子职的意见倒是旗帜鲜明，他一直因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总在暗地里骂宣公不是个东西。

“可是，可是，名分上岂不是很不好听？”

“还说什么名分？你难道不知道当初你娘就是你爷爷的人？你爹做得出来，你怎么就不能做？再说，那原本就是你的老婆。”

总之，右公子职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终，让急子动了心。

“好，老师，我听你的。”急子下了决心，好青年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力。

——晚了

在决定了与宣姜私奔之后，急子开始做准备，盘缠、衣物都准备妥当，又派人去探看前往齐国的道路。一切准备好了，又过了十多天。

急子来到宫内探望母亲，名是探望母亲，实际上是来找宣姜。

母子二人言谈之间，急子问起了宣姜最近的情况。

“一个多月没来过了。”

“怎么不来了？”急子吃了一惊，忙问。

“你不知道？她又怀上了。”

急子就觉得嗡的一声，头都大了。

就在那一刻，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晚了，一定都完了。如果说从前有一个公子寿已经够麻烦的话，如今又怀上一个，到时候就是两个弟弟，怎么办？而宣姜大着肚子，怎么带她走？等到她生了孩子，黄花菜早就凉了。

黄花菜确实凉了。

作为两个孩子的娘，宣姜死心了。

而急子不仅仅死心了，他是心死了。

转眼间，两个孩子长大了。大的是公子寿，小的是公子朔。

急子把郁闷都藏在心头，他爱宣姜，但是他知道一切都没有可能了。不过，他把对宣姜的爱转化到了

对宣姜的儿子的身上，他喜欢公子寿和公子朔，只要有机会，就会带着他们玩。

可是，宣姜永远也不会知道急子曾经的决定，她所知道的就是急子拒绝了她。她恨急子，她恨自己得不到急子。

世界上最可怕的恨就是因爱生恨，世界上最可怕的恨就是女人的恨。

——最后的试探

转眼间十六年过去，到了卫宣公十八年（前701年）。急子三十三岁，公子寿也十六岁了。而宣公淫荡过度，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么多年来，宣姜一直没有找到报复急子的机会，事实上，她知道自己一辈子也不会找到报复急子的机会，因为急子品行端正，行事谨慎，你找不到他任何的疏漏，而整个卫国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

让宣姜迟迟不能下手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始终在心底对急子怀有幻想，她甚至做梦也在想急子杀死了宣公，自己登基，然后宣布把属于自己的老婆抢回去。

宣姜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宣公鞠躬尽瘁了，急子当了国君，自己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宣姜决定作最后的尝试。

那一天，宣姜探听到急子又来探望夷姜了，似乎夷姜的身体也不太好。自从宣姜来了，宣公基本上就不去见夷姜了，夷姜的心情一向就不好。此时，宣姜决定向急子摊牌了。

急子果然在在夷姜那里，还恰好夷姜又去方便了。

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啊。

“急子，十多年了，你知道你对不起我吗？”宣姜又是开门见山。

“这。”急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似乎自己也没有沾过她什么便宜。

“好，过去的不说了。你爹眼看身体就不行了，我问你，你爹死后，你愿不愿意立我为夫人？如果你愿意，今天我就能让你爹死。”宣姜此时已经是无所顾忌了。

“不，不行，我不能对不起我爹。”急子拒绝了。

“你，你，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呜呜呜呜。”宣姜哭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宣姜痛哭着从夷姜那里回来了，刚一进门，宣公也回来了。

“美人，怎么回事？”宣公忙问。

“姜后生病了，我好心去看他，谁知她还打我，还骂我不要脸，说我本来是她的儿媳妇，却勾搭上了老公公，是乱伦，禽兽不如。还说等你死了，她就是

太后，那时候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我不想活了，求求你，你把我送回齐国吧。”宣姜灵机一动，哭哭啼啼地说。

“什么？”宣公大怒，也不问青红皂白，令人将夷姜叫来，就是一通臭骂。

夷姜平白无故被骂一通，满腹委屈。再想想这十多年活寡妇的日子，知道活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索性一咬牙一跺脚一拍屁股一瞪眼，当天晚上上吊自杀了。

事实证明，自杀是明智的。

——兄弟情深

自己不能得到的，就毁掉他。当一个女人得不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的时候，通常会这样想。

在夷姜死后，宣姜决定害死急子。

“急子怨恨我们母子，每天都在发誓要杀死寿和

朔，把我抢回去做老婆，你要给我们作主啊。”宣姜又对宣公说。

“这。”宣公有些犹豫，毕竟口说无凭啊。

宣姜见宣公犹豫，她急了，一把拉过公子朔，对宣公说：“好，你不管，反正迟早我也要做急子的老婆，朔，来，叫爷爷。”

宣姜的话正中宣公的软肋，宣公最怕的就是儿子再把宣姜抢回去，那笑话可就闹大了。

“你说怎么办？”宣公问。

“他不死，我们就死，你说怎么办？”宣姜反问。

这次轮到宣公一咬牙一跺脚一拍屁股一瞪眼了，他决定杀了自己的大儿子。可是，明杀不行，那样名声就太坏了。

“这样，你爹正要讨伐纪国，要我们这里出兵帮忙，我就派急子出使齐国，持着白旄前往，约定出兵日期。路上乘船，到莘野下船，到时候我们在那里埋

伏下人，让他们见持白旄的就杀，拿着白旄和人头回来领赏，你看如何？”这是卫宣公的主意，什么是白旄？古时代表国家出使，旗帜上端会系上牦牛尾，诸侯级别的用白色，就是白旄。

宣公和宣姜就这样定了杀人的计策，他们没有想到，隔墙有耳。谁？公子寿。

有的时候你很难想像，同样在后宫长大，有的人很残忍很贪婪，有的人很仁慈很友爱。

整个春秋历史上最糟糕最残忍最愚蠢的卫宣公，偏偏有两个最好的儿子。

上天很公平吗？上天很不公平吗？

按理说，公子寿将是杀死急子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急子一死，他就是世子。

可是，公子寿根本就没有想自己要当世子了，他想的只有一点：哥哥不能死，我要救他。

公子寿来找到了急子。

“哥哥，你快逃命吧。”公子寿将宣公和宣姜的阴谋一口气告诉了急子，他知道，只要急子逃出卫国，到任何一个国家，以他的贤名，他都是受欢迎的座上宾。即便有一天自己继承了国君的位置，也可以还给哥哥。

“逆父命求生，不可。”（《左传》）急子如此说，意思是不听老爹的命令而求生，那是不行的。

实际上呢，急子知道这一切都是宣姜的谋划，他知道宣姜恨自己，但是他还在内心深处爱着宣姜，今生得不到，只好来生了。如果自己的死能让宣姜高兴，那就是死了也值。

公子寿再三恳求哥哥逃走，可是急子坚持不走。

见劝不动哥哥，公子寿失望地走了。

公子寿并没有回宫，他去了左公子泄那里。左公

子是他的老师，也是急子的朋友。公子寿来找老师，想要向他求教。

“老师，你看怎么办？”公子寿把父亲和母亲怎样要害死急子，急子又不肯逃走这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唉，唉，唉。” 左公子泄连叹三声，摇了摇头。

在卫国，还没有人比左公子泄更有学问的，他的一笑一怒都是学问。

“老师，你怎么连叹三声？”

“公子阿，我这三声叹息是为了三件事。第一声叹息，是叹亲爹居然要杀亲儿子；第二声叹息，是急子明知送死也要去；第三声叹息，是叹你好心做坏事。我摇头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谁也救不了急子了。”

“老师，我怎么好心做坏事？”

“公子啊，你知道卫国第一剑客是谁么？”

“是谁？”

“就是急子。若是你不告诉他，路上纵然有人要杀他，十有八九也无法得逞。如今你告诉了他，他甘心送死，反而活不了了。你说，你是不是好心做坏事？”

原来如此？公子寿瞠目结舌。

公子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害了哥哥。他感到惭愧，感到后悔，他决定要为哥哥做点什么。

第二天早上就要出发，公子寿来为急子饯行了。

兄弟两个一夜痛饮，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

虽然急子是哥哥，但是论起酒量，公子寿远在他之上。兄弟俩人一杯一杯地喝着，也不知喝了多少，急子昏昏睡去。

等到黎明来临，急子从睡梦中醒来。

“弟弟呢？”急子问。

“公子寿走了。”手下人说。

“那我们出发吧。”急子下令。

于是，所有人整顿行囊，准备上路。

可是，急子发现少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白旄。

白旄去了哪里？什么人来过？

除了卫士，只有一个人来过，那就是公子寿。

“难道是弟弟偷走了？”急子急了，他急忙令人去找公子寿。时间不长，手下人回报：“公子寿带了从人，持着白旄，登船走了。”

“啊！”急子大吃一惊，他比谁都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

“快上船。”急子下令。

十．人鹤情未了

诗经?邶风?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又一段《诗经》，又一段故事，感人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只能春秋这样的时期才会有。

而这段故事，讲述的就是急子和公子寿的故事。

——兄弟同死

急子匆匆下船，一路上催促随从快撑船，以便在到达莘野之前赶上公子寿。

船很快，可是急子还是嫌慢。

将要到莘野的时候，终于看见了公子寿的船，急子松了一口气：“还好，追上了。”

“公子，不是追上了，是遇上了。”随从提醒，急子这才注意到，公子寿的船是从迎面而来的。

急子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急忙让随从迎上去，

将来船截住。

两艘船越来越近，两船之间相隔两丈上下，相对而行。急子手中持剑，纵身一跃，轻飘飘跳到了对面的船上。急子的随从都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能够跳过去，只得眼看着两条船之间越来越远。

公子寿的船上，没有公子寿，只有十多个凶神恶煞的壮汉，个个都在盯着急子，手上都拿着刀。

急子毫不畏惧，以他的身手，片刻之间就能将这些人全部刺倒。他扫视了一遍，见到角落里的白旄。

“你们杀了他？”急子问。

那伙人有些诧异，怎么这个人上来就这样问？他怎么知道？他难道要为这个人报仇？

那伙人点点头。

“他在哪里？”急子问，他有些不敢相信。

一个人提过来一个人头，谁？公子寿。

急子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你这是何必

呢？你死了，爹会伤心的。”

船上的人都提起了刀，他们紧张死了。杀了兄弟，大哥来了。从大哥刚才跳船的身手和眼前的从容来看，这分明就是一个超级武林高手，也许大家的命都要没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要杀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卫国第一剑客公子急子，借他们一个胆子也不敢接这个活。

急子抬起了头，他要出手了？

急子没有出手，他开口了。

“你们杀错人了，该杀的是我，不是他。”急子说，说得很真诚。

船上的人们有些害怕了。

“来，杀了我吧。”急子说，更加真诚。

每个人都怕得发抖，杀了这么多年的人，第一次有人要主动送死的，这肯定是个阴谋。

“求求你们，杀了我吧？否则你们是拿不到赏金的。”急子哀求起来。

谁敢来杀他？

河水流得不快，但是水足够深。如果不是在船上，那伙人早就逃跑了。如今无路可逃，只能发抖。

“杀了我吧。”急子很急，他大吼一声，向那伙人走去。

为首的一个慌了手脚，他以为急子要向自己攻击，情急之下，绝望地将手中的刀向急子砍来。

刀光，血光。

急子倒在刀下。

那伙人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这真是一个自己来送死的人。

他们是一伙在江湖上混的江洋大盗，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杀的人是谁，只是有人出了赏金让他们杀人。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杀的是卫国的两个公子。

他们决定带上急子的人头，多一个不多，可是万一急子说的是对的呢？

两个公子兄弟相爱，争相替死。

卫国人为了纪念他们，就有了上面的《诗经》里的诗。

感慨，感慨。

无限感慨。

人和人的境界，咋就差这么多呢？

日期：2008-9-20　10:07:24

——乱伦

两颗人头放在宣公的面前，他傻眼了。

最出色的两个儿子，被自己同时害死了，而自己还要给杀死自己儿子的人银子。杀死自己的老子要下地狱，害死自己的儿子同样要下地狱。

宣公昏过去了。

宣姜也昏过去了。

要害急子的是他们，可是真的看到急子人头的时候，他们都后悔了。更令他们后悔的是，公子寿竟然也死了。

与自己的两个儿子相比，宣公就是一坨狗屎。

受了惊吓的宣公不到半年就死了。

害人者害已，如果真的有阴间，不知道宣公怎样见他的两个儿子。

公子朔即位，就是卫惠公，时年十五岁。

即位仅仅四年（前697年），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和大夫宁跪，因为急子、公子寿抱不平，联合起来赶

走了卫惠公。卫惠公逃往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那时候，齐僖公已经鞠躬尽瘁了。

赶走了卫惠公，左右公子立急子的同母弟弟黔牟为君。

现在有个问题，宣姜怎么办？按常规，要么杀了，要么废为庶人，赶回老家。

可是，宣姜是齐襄公的妹妹，而齐国是得罪不起的。因此，经过临时治安委员会的紧急磋商，决定请宣姜搬出后宫，另行安置到一处豪宅，一级保卫，太后待遇不变。

这样就行了吗？卫国人认为行了，但是，齐襄公有意见。

原本齐襄公是有帮助外甥夺回君位的想法的，可是他有一个顾虑，因为他正向周朝王室求婚，而黔牟是周王的女婿。从这个角度说，暂时还是不要得罪了黔牟。但是，不得罪黔牟不等于没有想法。

黔牟有个同母弟弟，也就是急子的弟弟，名叫昭

伯，也叫公子舒。齐襄公想要保全妹妹宣姜，还不想让宣姜当寡妇，于是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主意来：让宣姜嫁给公子舒。

宣姜是愿意的，嫁给公子舒相当于嫁给半个急子，也不用当寡妇。可是公子舒不干，尽管夫人刚刚死了，尽管宣姜依然很风骚，可是那是他后妈，而且这个后妈还给老爹生了两个儿子，这不是乱伦吗？

乱伦就乱伦，为了国家利益，就是乱伦也干了。国家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益，不是吗？

在齐襄公和黔牟的双重压力下，公子舒把后妈娶回家了。事实证明宣姜真的很有女人的魅力，之后他们很恩爱，生了五个孩子，只是不知道这五个孩子该叫卫惠公哥哥还是叔叔。这五个孩子老大齐子夭折，老二公子申和老三公子毁后来都当了卫国的国君，两个女儿一个做了宋桓公的夫人，一个做了许穆公的夫人。

一个人先后嫁给父子三个，生了三个诸侯和两个

诸侯夫人，宣姜很厉害啊。

——卫懿公养鹤

卫国的荒诞剧并没有结束。

在卫惠公被赶走八年以后，齐襄公终于决定要把外甥弄回卫国去。齐国发兵了，卫国根本不是对手，直接被攻占。于是左右公子被杀，看在周王女婿的份上，黔牟被送去了周朝的伟大首都投奔老丈人，而大夫宁跪逃到了秦国。

卫惠公复辟了，十二年之后，他怨恨周朝收留了黔牟，于是攻打周朝，赶走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周王。又过了六年，卫惠公鞠躬尽瘁了，他的儿子卫懿公继位，这一年是前669年。

卫懿公继承了卫国的伟大传统——荒唐。

与他爷爷的极端好色不同，卫懿公一点也不好色，他只好一点：鹤。

卫懿公是个很变态的人，他不喜欢女人，他疯狂

地喜欢鹤，什么鹤都喜欢。他并不看重金钱，为了一只喜欢的鹤，他肯花重金购买。于是全周朝的人都知道，许多人来献鹤。

后宫里，宫女不多，鹤多，比宫女还多。而宫女们的主要工作不是伺候后妃们，而是伺候鹤们。

如果到现代来当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卫懿公会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不过他不幸是个国君。

卫懿公养了几百只鹤，只要不出门，就是跟鹤们在一起游戏；只要出门，就带着鹤们一同出去，鹤们排成两排，井然有序。于是，只要卫懿公出门，那就是天下奇观。这样说来，当个马戏团的团长也不错。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不算什么，卫懿公偏偏想象力丰富，他给鹤们加官进爵，鹤大夫、鹤将军、鹤夫人等等。《史记》记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卫懿公封的各种官爵那不是虚的，是有俸禄的，也不知怎么给，总之是有，大抵都是给了养鹤的人。鹤官员们出门，都要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譬如公车、譬如

保卫等级，譬如交通管制等等。鹤夫人有自己的宫室，卫懿公还会临幸它们，做出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这架势下去，卫懿公恨不得生个鹤宝宝就好了，死了好把宝座传给鹤宝宝。每一次鹤下蛋，卫懿公都盼望着能够孵出一个人头鹤身的“天使”来。

如果有鹤被临幸致死，卫懿公就会以夫人的级别隆重安葬。

卫懿公一门心思在养鹤上，百姓的死活就不闻不问，百姓吃不上饭，鹤却吃山珍海味。将军打了仗立了功没得升迁，鹤将军作为文职官员却动不动涨半级，上朝的时候一站，鹤比人还靠前。更可气的是，鹤有的时候还骑在人的头上拉屎。

怨声载道，除了鹤，只要是人，没有不恨卫懿公的。

其实，鹤们也不是都满意卫懿公，譬如那些公鹤们就很吃醋。

卫鹤公，卫国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卫懿公。

你说卫康叔挺好的人，怎么生了这么一帮衣冠禽兽的不肖子孙呢？

——凉拌鹤肉

报应总是会来的，报应迟早都要来的。

卫懿公九年（前661年），北方的狄人赤翟决定进攻卫国，他们穿越卫国北面的邢国。大军南下了，卫国全境震动。

养鹤的卫懿公也慌了，现在他知道，除了养鹤，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去做。

征兵、练兵，虽然晚了，但是还是要做。

可是，老百姓跑了，没有人来当兵。你平时不把老百姓当人，老百姓凭什么为你卖命？将军们一个个托病不肯出来，既然打仗也没有功劳，谁还愿意打仗？

卫懿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草民和将军这个时候都不爱国了？都不肯为国效力了？都不为了大家舍弃小家了？难道保卫国家不光荣吗？

“为什么？”卫懿公怒斥他的大臣们。

“君好鹤，鹤可令击翟。”《史记》里这样记载大臣们的回答，这个时候，大臣们也忍不住他们的愤怒了。

是啊，鹤将军什么也不用干，就是扭扭屁股摆摆羽毛，就比我们军衔还高，工资还高，让它们上战场啊！

到了这个时候，卫懿公傻眼了。

“各位爱卿，寡人知错了，怎么办？”卫懿公老实了，赶紧求教。

“怎么办？凉拌。”大夫石祁子应声说道，他是石蜡的孙子，他经常在反思爷爷当初大义灭亲是不是灭对了，因为大义灭亲的后果他都看到了。

“怎么凉办？”这个时候卫懿公是真急了，连讽刺也没有听出来。

“老百姓第一恨你，第二恨你的鹤们，要保全你，

就得把鹤们杀了，剁巴剁巴，煮熟了，做成凉拌菜给大家吃，以解大家心头之恨。” 石祁子的凉拌也就这个意思。

“那还等啥，杀鹤。”在老命和宠物之间，卫懿公毫不犹豫选择了老命。

历来的君王们都是这样，自己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不是命。

鹤何辜？

鹤将军、鹤大夫、鹤夫人，凡是鹤，都惨遭毒手。美丽的脖子都挨了一刀，美丽的羽毛都沾染了鲜血，都成了丹顶鹤。

屠杀，在鹤的历史上，这大概是最惨烈的一次大屠杀。

凉拌鹤肉出街了，卫国的老百姓们都抢着吃它们，似乎它们都是奸臣。其实，鹤们能干什么？

不管怎样，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有人愿意为国

效力了，凉拌鹤肉起到了效果。

替罪鹤，典型的替罪鹤。

日期：2008-9-20　16:27:47

——卫国沦陷

卫国的军队凑在一起只有不到两百乘战车，因为卫懿公登基之后的九年里，卫国就没有练过兵，也没有新添过战车，相反，原有的战车大量损坏。

有人问，那么多军费干什么用了？很简单，都用在鹤身上了，买鹤养鹤，羽毛保养，卵巢（专门给鹤夫人孵蛋的地方）保养，宫室专车等等，哪一样不花钱？

将军们也都不练兵了，干什么了？有门路的养鹤，没门路的养鸡，反正都没闲着。

这一百多辆战车，再加上几千号志愿兵，根本就不够鬼子打啊。

到了这个时候，卫懿公才想起来赶快派人出去诸侯国求救。

晚了，确实晚了。

九年来，卫国与诸侯国基本没有往来，职业外交官都退休了，没退休的又没有外交经验。卫懿公派了一批人出去，结果诸侯国的态度基本一致：早干什么去了？你们不是有鹤将军吗？

这下可好，凉拌鹤肉都没用。

只有两个国家答应“看看吧”，一个是齐国，算是亲戚。另一个是宋国，两个国家算是一衣带水的传统友谊。

可是，远水不解近渴，说来说去，还要靠自己。

卫懿公亲自带兵北上抗战了，大概是觉得鹤夫人们都死了，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卫懿公作战竟

然十分勇猛。可是鬼子实力实在太强了，人多而且个个强悍，乱刀一挥，卫懿公也成了凉拌菜，一魂直追鹤夫人去了。

歼灭了卫军，鬼子长驱直入，攻入卫国都城，之后残忍屠城，放火焚烧。卫国公族仓皇南逃，直到黄河，多亏了宋国派船接应，这才逃过南岸，来到漕邑，清点人数，只剩下七百二十人。

此后，从共邑和滕邑两地移民，凑够四千多人，这才勉强立公子硕的儿子申为国君，就是卫戴公。没几天，戴公鞠躬尽瘁，再立戴公的弟弟毁为文公。

卫国从此衰落，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元气。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认真地反思一下大义灭亲。

从大的道理来说，石蜡大义灭亲，杀死了篡党夺权的州吁，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来对照被“大义灭掉”的州吁和他随后的卫国君主们，就会发现，州吁是不应该被灭掉的。

州吁之后，卫国主要经历了卫宣公、卫惠公和卫

懿公。卫宣公除了知道淫荡和乱伦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而州吁是一个会打仗的有为青年。卫惠公呢？他竟然率军攻打周王并且将周王赶走而另立新王，这比篡党夺权更加大逆不道，与之相比，是州吁对周王室的尊重。卫惠公攻打周王的原因是因为周王收留了自己的哥哥黔牟，与州吁相比，卫惠公的气量显然不够，当初卫宣公逃到了小国邢国，州吁也并没有出兵去捉他回来。至于养鹤的卫懿公，就更加不能与州吁相提并论了。

而更有说服力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

州吁的爷爷卫武公是康叔以来卫国最出色的国君，正是在他的手中，卫国变得强大并且将爵位从侯升到了公，卫武公是怎样当上国君的？他就是杀掉自己的哥哥而篡党夺权的。

如果州吁没有被大义灭亲，很可能他就是第二个卫武公。

所以，不要一听到篡党夺权就以为是坏事。

这一点，后面还会有许多的例证。

十一．周王的麦子不见了

从郑国到卫国，天下已经有些乱了。诸侯们互相攻杀，目无王法，周王室的威望江河日下。

现在，来说说周王室的地位变化。

这，需要从周的祖先开始说起。

——周朝的建立

最早从黄帝说起就太久远了，从后稷说起也有些长。只说一点，周王室是黄帝的后裔，姓姬，与黄帝同姓。

到公刘那一代，跟戎狄混居。什么是戎狄？

上古时期，华夏族将周边的民族按照方位分为四个部分，北边的是狄，南边的是蛮，西边的是戎，东边的是夷。后来常说南蛮南蛮，就是这么来的。那么，

戎狄就是西北的民族了。

由于公刘人品好，乐于助人，种粮食的水准又高，基本上就是雷锋加袁隆平这样一个人，因此受到各族群众的拥戴，成为那一带的首领。到儿子庆节，周国正式成立，地点应该在今天的甘肃一带。

几百年后，到了古公亶父那一代，戎狄起兵来攻打，要抢财物，古公亶父给他们财物。之后戎狄又来，要抢地盘和人民。古公亶父又要给他们，老百姓不干了，想要打仗，古公亶父劝他们说："鬼子来打仗，无非就是要土地和人民。想想看，大家跟着我也是过，跟着他们也是过，有什么区别？如果大家为了我而战斗，为我死那么多人，我不忍心。"

多么伟大的情操啊，就是华盛顿也比不上。

古公亶父带着自己的家属走了，一直来到了陕西，百姓们也都追随他去了陕西。在那里，周围的部落们知道古公亶父十分贤明，也都过来归附。于是古公亶父修建城墙，建立官府，为民服务。

古公亶父的大儿子叫太伯，二儿子叫虞仲，小儿子叫季历。季历的儿子叫姬昌，大家都看好他。于是太伯和虞仲为了把王位让给季历，双双逃往南方，后来建立了吴国，成为吴国国君，这是后话。

后来季历继位，季历之后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发明了“周易”，据专家考证，这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预测学，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周易”研究会，夜以继日地想搞懂几成，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研究还将继续下去。没有“周易”，后世的帝王连坟地选在哪儿心里都没谱儿，也就没有今天看上去宏伟壮观的这陵哪陵，甚至连故宫都可能盖得乱七八糟。所以，周文王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周文王可没有他爷爷那么慈悲，先后多次讨伐戎狄，让鬼子闻风丧胆。

文王之后，武王灭了商朝，建立周朝。

需要提醒的是，文王有九十九个儿子，后来分封各地，成了许多姓氏的祖先。在汉族常见的姓氏中，

大约有一半是出自文王后代。

读到这里，大家最好保持恭敬的态度。

举个例子，当年国共两党打得不可开交，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本姓韩）形同水火，其实若是大家坐下来叙叙旧讲讲历史，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周文王的子孙，甚至周恩来和蒋介石还都是周公的后代，大家本是一家人。

所以，经常讲讲历史，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

日期：2008-9-21　10:57:26

——周朝的统治

周朝是很强大的，没有人可以对抗。

建国之初，诸侯国一个个都很老实，谁不老实就办谁。

那时候四面的民族也都很老实，东夷很快就被消灭了，成了姜太公的臣民，也就成了华夏族的一个部分。一部分逃走的，大致就渡海去了朝鲜。

所以，中朝一家亲啊，本来就是一家。

南蛮在楚国的打击下，很快也就服服帖帖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说起来的。

戎狄呢？

说起来，话就长一点。

按照《史记》的记载，戎狄们原本是夏朝的遗族，也就是说他们跟夏朝原本是一个民族。说来说去，那也就是炎黄子孙了。而戎狄是匈奴的祖先，匈奴又是之后的北方民族的祖先，这么说来，什么蒙古族、朝鲜族、女真族等等，实际上也都是炎黄子孙，没什么可争议的。

周朝初期，戎狄是要进贡的，叫做“荒服”。

后来到了周穆王的时候，有两个爱好：第一喜欢旅游，第二喜欢打仗。周穆王旅游的事迹不多说了，他曾经西部旅游到天山，亲切会见了西王母。打仗的事情说一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看戎狄不顺眼，非要打人家，谁劝也不行，于是就打了，戎狄一看大

军打来，一个个都跑了，穆王只抓了四头白狼四头白鹿回来，大概这八样东西是戎狄的吉祥物，相当于我们的奥运福娃。为什么咱有五个奥运吉祥物，来源应该就是戎狄这里。

抢了人家吉祥物，人家当然不干了。《史记》记载，从那以后，“荒服不至”，不进贡了。不仅不进贡了，还跟你打游击了。

到宣王的时候，又要打戎狄了，结果这一回连吉祥物也没抢回来，反而打了败仗。

从那以后，戎狄就彻底不怕周朝了。到了幽王时候，戎狄就攻破了伟大首都，幽王也被杀了。

于是，平王迁都洛邑。

说来说去，不该抢人家的吉祥物。

——周朝太子成了人质

周平王迁都，虽说一时太平无事了，但是也失去了诸侯的尊重。为什么？你堂堂一个周朝天子，竟然

被小鬼子逼得迁都，弟兄们的颜面往哪里放？你要不行你吱一声啊，哥几个帮你把小鬼子办了不就行了。

眼看大家都靠不住了，周平王这个时候只能依靠一个人了。谁？郑庄公。郑国紧挨着洛邑，有实力，而且是诸侯里面最近的亲戚，亲上加亲的亲戚，不仅是堂弟，还是表弟。

可是，有一个问题。郑庄公有日子不来了，在家里对付叔段呢。周平王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心说你是个中央领导人，不能总是拿着中央的工资干私活啊，你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

正在这个时候，虢公忌父从虢国来了，说起来，他是那个虢石父虢总理的儿子，当年虢总理给幽王出了烽火戏诸侯的主意，后来自己也幸福地被犬戎给剁了，也追认烈士了。不过，他的儿子就不再担任中央领导人了。

平王跟虢公聊得挺投缘，平王有了一个想法："老虢啊，你看老郑这么多年来担任总理职务，时间长了，

有些懈怠了，平常也不来中央办公了。我看，你就继承你爹的遗志，取代老郑，担任总理吧。”

“这这这这这不行，绝对不行。”本来好好地说话，听平王这么说，吓得虢公说话都不利索了。

“有什么关系？”

“大王啊，老郑人家那是实力派啊，我要是夺了他的权，那他不仅怨恨我，也会怨恨大王啊，我这诸侯还想不想干啊？”虢公说得实在，自己是个小国，惹不起。

当天晚上，虢公急忙溜了。他怕夜长梦多，万一平王非要自己取代郑庄公呢？还是跑了最放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看上去越是坚固的墙，就越是透风。

按理说，天子与臣子的对话应该是严格保密的。可是，郑庄公在第二天就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毫无疑问，有人以快马加急的方式向他汇报了工作。

郑庄公是什么人？别忘了他是春秋第一位猛男啊。

于是，郑庄公去中央了，他要干什么？辞职。

“大王，你看，我家里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总是脱不开身，再说，能力上也有问题。您就让我辞职吧，省得占着茅坑不拉屎。”郑庄公很诚恳地向平王提出辞职。

“兄弟，这怎么行？好久不见，正想您呢，咱们多聊聊。”平王挽留，自从虢公给吓跑之后，平王认真思考过，思考的结果是谁都能得罪，就是不能得罪郑庄公。他还庆幸呢，庆幸虢公没有听自己的。

“大王，听说您连人选都看好了，据说是虢公是吧？我也觉得他很合适啊，他爹不就当过总理吗？说实话，他的能力比我强多了。”郑庄公说得超真诚。

平王有些慌了，他看不出来郑庄公是说的真心话还是在讽刺自己。说实话，没人知道，甚至郑庄公本人也说不清，一方面他有些愤怒，另一方面他还真不

想干了。

“嗨，我说呢，怎么好好地就要辞职，原来是误会，误会啊。我的意思是老弟不在的时候，虢公临时来帮个忙什么的，算是借调，老弟一回来，那他就主动让位。再说了，能力上，他怎么能跟老弟相比？”

问题是这样的，你越是挽留，他就越是想走；他越是想走，你就越是真想挽留。

郑庄公咬死了一定不干了，说什么也没用。

平王一看不行啊，怎么办？

“兄弟，你看，四十多年了，郑国对中央的贡献那是巨大的，我叔还有兄弟你的贡献那是没人能比的。如今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误会，也不能怪你不信任我。这样吧，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让太子去郑国为人质，你看如何？”平王这人，整个就是遗传了他姥爷的二愣子脾气，一急了什么馊主意都敢想，什么后果都不管。

你说交换人质这样的事情，原本是诸侯国之间的事情，大家级别相当的。就算是诸侯国，关系亲近一点的，也都不玩这个。现在天子要跟诸侯交换人质，而且动不动就派太子做人质，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郑庄公是什么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第二反应是绝对不行。一来这样要挨骂，二来太子这样的人质那是人质吗？就算平王今后把自己给炒了，自己能把太子怎么样？第三，太子去了郑国，那还不得供着？供好了那算不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交待？

“大王啊，这千万使不得。知道的说是大王主动提出的，不知道的说是我要挟大王。大王要我留下来，那我就留下来好了，这用太子做人质的事情就免了吧。”郑庄公不傻，这烫手的山芋绝对不接。

其实到这里，平王是成功的，又表达自己的诚意了，郑庄公也让步了，如果见好就收，那就完美了。可是，平王那是个二愣子，当初迁都也就一拍脑袋。如今又拍了脑袋，你越推辞，他越来劲。

“不行，其实我让太子去做人质还有别的意思，郑国现在是模范国家，国家治理得好，我也让太子去现场学习一下，算是留个学吧。就这么定了，啊。”这一回平王真是下定了决心，不容郑庄公再说什么。说完，走了。

郑庄公现在是推无可推，暗中叫苦。本来是来讨公道的，谁知道讨回去个烫手山芋。

怎么办？

回到总理官邸，恰好祭足跟着来了，两人一商量，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自己的世子先弄过来，至少吧，算是交换人质。

就这么着，郑庄公世子姬忽来到周朝做人质，平王太子姬狐随后去了郑国当人质。

周郑交质，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周朝的权威下了一个台阶，他们已经自己给自己降格了。

消息传出去，天下诸侯对周朝更加不放在眼里。

——大王的麦子被抢了

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前720年）的时候，终于鞠躬尽瘁了。

总理郑庄公和人大委员长周公黑肩共同迎请太子狐登基，太子狐从郑国回来，那时候他也快五十了，身体还不太好，在平王灵前痛哭，结果这一哭就昏过去了，这一昏过去就没有醒过来。

于是，太子狐的儿子姬林继位，就是周桓王。

周桓王很年轻，就因为自己老爹被派去郑国做人质这件事情，他对郑庄公一向没有好感。他决定炒了他，炒他之前，桓王找来周公商量，周公劝他："忍忍吧，郑侯没犯什么错，对国家也还尽力。"

可是桓王不愿意忍了，他毕竟还年轻。

第二天早朝，桓王也没客气，上来就宣布："郑侯年岁已大，辈分又高，本王不忍心让他老人家天天来上班，回家养老去吧。"

“多谢大王，老臣早有这样想法。”郑庄公谢了恩，回到总理官邸，要紧的东西收拾一遍，当天就回郑国了。

其实呢，庄公也未必就愿意在这里当中央领导，退休回家也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你不要这样生硬地让人家走，那太没面子。譬如桓王给庄公搞个生日晚会，把侯爵晋级为公爵，然后送一堆礼物，这个时候好好跟人家说，装孙子就装孙子，何况本来也是孙子。那样的话，郑庄公走得也有面子，今后有什么事情还能照应你，多好？

周朝为什么后来不行呢？跟这些混账天子太有关系了。

郑庄公灰溜溜回了郑国，大伙儿一看就知道心情不好，一问，原来是被桓王这孙子给赶回来的，大伙儿就急了。

“他娘的，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主公，咱们立即出兵，攻打洛邑，废了那个孙

子。”大夫高渠弥第一个不干了，就要出兵。

“不行，攻打周王，那不是造反吗？”颖考叔不同意，是啊，地方打中央，那于理不通啊。

庄公基本没搭理他们，这样考智商的问题，只有祭足才有办法。

“攻打周王，那肯定不行；可是就这么忍了，那心情又不爽。我看，不如出兵到温，就说今年歉收，朝他借粮。如果不借，那就是不够意思；如果借，咱们再狮子大开口，让他们难受。”果然，祭足的主意就是好，温是周朝的自留地，不打洛邑而在温闹事，意思就是你让我不爽，我也让你不爽。

主意就这么定了，祭足亲自率军到了温，之后向温大夫开口借粮。

温城大夫也不是傻瓜，再加上事先有内参一类的东西过来，说是要提防郑国报复，因此温大夫既不借粮，也不开城门，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当没看见。

祭足一看，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不借？麦子就在地里，你不借，我们自己割。”祭足下令，来之前就给每个士兵发了镰刀，这时候正好用上。

正是麦熟季节，郑国军队就将温的麦子都给割了。怎么割法？只割麦穗，不割麦杆，否则运不了。温城大夫在城楼上干瞪眼看着，很生气，但是打不过。

割完麦子，郑军回去了。再看麦田里，麦子还那么高，就是没有头了，你这不气人吗？

又过了三个月，祭足照方拿药，把成周的早稻给割走了。

抢了麦子，抢了稻子，周桓王不知道？当然知道。

“我要讨伐郑国。”桓王大怒。

“大王，算了，不就是点麦子吗？就当喂狗了吧。一来，为点麦子就打仗，事情太小，让人家笑话；二来，割麦子的是郑国的边防军，说不定老郑根本就不知道；三呢，咱的军队常年不打仗，哪里是郑国的对手？”周公黑肩第一个出来反对。

桓王想想，也有道理，再问大家，没人赞成出兵。

这下没办法了，出兵的事情就算没说过，桓王让周公给各地下了一道诏书，基本内容就是：有贼，看好自己的麦子。

家门口的麦子被抢，却只能忍气吞声。

“唉。”天下诸侯都在为周王室叹气。

日期：2008-9-22　9:25:49

十二．冒充解放军

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往往是靠不住的，所谓的同志加兄弟往往是要忽悠你的，用得着你的时候是兄弟，用不着的时候就是隔壁二子他舅舅。

历史就有这点好处，让你在看完他之后能够对现实感到坦然，感到释然。

郑国与周朝的关系那是超越于一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他们是真的兄弟，他们曾经患难与共互相帮

助，没有周朝就没有郑国，没有郑国周朝也会不同。

可是，即便是这样，该忽悠的时候还是要忽悠，谁也不会客气。

——郑庄公有点惭愧

周朝的反应让郑庄公很意外，他原本担心中央军会来讨伐，或者给个免去爵位留职察看的处罚，至少给个通报批评什么的，他已经让祭足草拟了一份情况说明和一份检查，看到时候能用上哪个。

可是，周朝竟然没有动作，似乎丢麦子的不是他们，而是对门的老张。

“宽容啊。”郑庄公有些感慨了，中央就是中央，宽容大度啊，这些小错误就不追究了。

中央不追究，地方就要反省了。人就是这样，你来硬的，我跟你对着干；你来点怀柔的宽容的，他就不好意思了。

“老祭啊，看来咱们做错了。”郑庄公对祭足说，

这是他第一次批评祭足。

“主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咱们知道错了，就上门去道歉，道歉也是个沟通的好办法啊。”祭足总有办法，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好，就这么定了。”郑庄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正好自己也有些怀念在伟大首都的日子，于是决定亲自去洛邑朝拜，向周桓王示好。

还有，首都的葱油饼也令人向往。

就在庄公准备启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宋国的公子冯避难来了，浑身是血地来了。

原来，庄公把小城长葛给了公子冯暂住，谁知宋军攻占了那里，公子冯死里逃生回来。

郑庄公火了，当初州吁五国联军讨伐郑国，宋国就是最卖命的。如今又占领了我们的城池，那不是骑到老子头上拉屎了？没错，公子冯是你宋国的公民，可是人家在我这里也有暂住证啊，也有无罪证明啊，

凭什么你们就要过来捉人？你以为你是谁？国际警察啊？

“老祭，我要办了宋国，看有什么好主意。”庄公是真的大怒了。

祭足笑了，他一向是个讲效率的人，一向认为出一趟差应该多办几件事。

“主公啊，这下去伟大首都多了一件事情了。”祭足说。

“先办宋国，后去洛邑。”庄公心说老祭怎么把我的话茬开了。

“不然，打宋国没那么简单。首先，宋国爵位比咱们高，咱们是侯爵，人家是公爵；其次，宋国也不是好惹的，他们这些年年年打仗，经验丰富。依着我看，这事情必须要打着中央的旗号，号令各方诸侯前去讨伐，名正言顺而且人多势众，要办宋国就容易了。”祭足就是这样，想什么都很周到。

祭足为什么这么聪明呢？经常洗脚很重要。

——热脸贴上冷屁股

郑庄公和祭足去了洛邑朝见周桓王，两件事：第一件表达歉意，第二件希望周桓王下旨，让郑国率领联军讨伐宋国。

两人带够了礼物，兴高采烈去了伟大首都。

周桓王听说郑庄公来了，吃了一惊，心说这个不要脸的来干什么？没办法，既然来了，怎么说也得见见啊。于是，郑庄公朝见桓王。

爷孙二人相见，都是皮笑肉不笑。庄公把礼物献上，桓王一眼没看，令人收了。

寒暄已毕，桓王先说话了：“郑国今年收成如何？”

“托大王的福，今年天气好，收成也好。”

“嗯，那就好，温的麦子和成周的早稻我们能留下来自己吃了。”桓王冷笑道，他压根就没准备给郑庄公好脸色看。

郑庄公是个什么人？话到这里就知道这趟算是白来了，再说下去，那非翻脸不可。于是找个肚子疼之类的借口，退了出来。

回到国宾馆，祭足连忙来问："主公，怎么样？"

"白来了。"郑庄公把经过一说，说桓王毫无善意，别说下旨打宋国了，就是缓和关系都没有可能。

祭足一听，也没有办法。照理，到了晚上桓王就该赐宴，带着大家吃吃野味，看看胡人歌舞，唱唱卡拉 OK 之类。可是，桓王连这都没做。没办法，晚上祭足只好领着庄公找地方洗脚去了。

第二天，桓王派人送来十车谷子，说是给郑国用来备战备荒的，省得到时候再跑那么远过来割麦子。

郑庄公哭笑不得，桓王这孙子也太过分了。可是，这是人家的地盘，给你东西你还得接着，不带走还不行。可是堂堂一个诸侯，前任总理，算起来还是天子的叔爷，就赶着十车谷子回去，丢不丢人？

正在发愁，周公派人来了。原来，周公知道桓王

羞辱郑庄公，不仅不款待，而且给了十车谷子。为了补救，周公自己备了两车绸缎给郑庄公。

看见绸缎，祭足乐了。

“笑什么？这比谷子值钱？”庄公问，天下人都知道郑庄公来首都了，就算有两车绸缎，也掩盖不了那十车谷子的羞辱啊。

“主公，你洗个脚先，看我怎么处置。”祭足让人伺候庄公洗脚，自己出去了。

洗完脚，庄公出来看。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大吃一惊，为什么？谷子不见了，只剩下十车绸缎。

——冒充解放军

祭足总是有办法。要记住这一点，祭足总是有办法。

可是怎么变出十车绸缎了呢？那年头还没有变魔术的，祭足也变不出来，可是他有办法。

祭足把那两车周公送的绸缎打开了，都盖在十车

谷子上面，于是就成了十车绸缎，就这么简单。

“这有什么用？实际上还是十车谷子。”庄公不解。

“不然，咱们就这么赶着车回去，谁知道这是谷子？咱们一路上就说周王十分优待，送了十车绸缎，同时令我们组织联军讨伐宋国。”

你要是赶着十车谷子回去，说周王任命你为联军总司令，那傻瓜才会信。可是十车绸缎那就不同了，那多贵重啊。

庄公一听，真是好办法。

咱不是解放军，咱冒充解放军还不行吗？

第二天，郑国使团离开洛邑，一路上到处招摇撞骗：看见没有，周王给了十车绸缎，令我们组成诸侯联军，讨伐宋国。

全天下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那时候没有电报，更没有互联网，消息主要靠人来传，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都信了，没人想到这是假的。

就这样，郑庄公回到郑国，立即派遣各路特使前往各路诸侯，假传周桓王圣旨。有人说没有玉玺怎么办？那简单，找个萝卜自己刻一个就行了。

于是，齐、鲁两个大国响应，约好出兵。其实，鲁国和齐国跟宋国的关系都不错，原先也假模假样签了互不侵犯条约，无奈郑国在假传圣旨的同时承诺夺得城池归这两个国家，于是他们动心了。

国际事务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样的道理，春秋早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而假冒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策略，那是郑庄公和祭足的发明，后世代代相传，到如今美国人动不动搞个联合国军，其智慧也就如此。

后来，联军在以郑庄公为核心的领导团体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对宋战争的巨大胜利。这是后话，后面会有介绍。

日期：2008-9-22　15:06:29

——天子要出征

郑国冒充解放军讨伐宋国之后，天下就知道郑国是在假传圣旨了。齐国和鲁国得便宜卖乖，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周桓王气得够呛，大骂郑庄公是狗日的骗子。可惜那时候没有新闻发布会，否则开新闻发布会谴责郑国了。

转眼间又过了五年，这五年郑庄公再也没去洛邑。上次去了给了十车谷子，跟打发叫花子一样，谁还去啊？

偏偏你不去了，他还想你。

“五年不来拜年了，五年啊，孩子都生一堆了，郑国离这么近，竟然不来朝拜，这简直是目无中央嘛。”周桓王拽着官腔说，他很生气。

天子生气是什么后果？秦始皇后来说过：伏尸遍野，血流千里。说白了，就是战争。

周桓王决定讨伐郑国，连当年冒充解放军的账一起算。

听说要讨伐郑国，周公赶紧劝，桓王不听；顶替了郑庄公总理职位的虢公也劝，桓王也不干。

既然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要打，那就打吧，想想看，假冒天子以令诸侯都那么大威力，真天子来号令诸侯，那不是更有威力？冒充解放军都能打胜仗，真解放军打假解放军还会有问题？

还真有问题。

天子被人假冒过了，基本上就不值钱了。解放军被人冒充过了，战斗力就不行了。

所以，假冒伪劣的害处是很大的。

周桓王给各地诸侯下了动员令，结果呢？几个大国中，秦国正抗戎呢，没时间；晋国正内乱呢，没精力；齐国和鲁国正准备联姻办喜事呢，没兴趣。至于那些小国，有装傻的有充愣的，总之，能不来都不来。

费了半天劲，只有蔡国、陈国和卫国表示服从中央，起兵助战。

仗还没打，周桓王已经输了一阵。堂堂天子，号召力也就这样，还不如卫国郑国这样的诸侯国。

怎么办？周桓王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不打，那以后更没人听他的。所以，只能打，而且只能打赢，不能打输。打赢了，可以借机重树权威，打输了呢？周桓王不敢去想。

正因为如此，桓王决定御驾亲征。

赌博，这就是一场赌博。就像一个炒股被套的，他拿出更多的钱来博。而往往，他会输得更惨。

——中央军一败涂地

郑庄公三十七年（前707年），周朝军队会同卫国、蔡国和陈国军队，进攻郑国，直逼荥阳。周桓王亲自带队，周公和虢公也都随军。

郑国万万没有想到，周桓王竟然搞这么高的规格

来打自己，用句现代话说，那是五套班子都到齐了。

郑庄公紧急召开大会，讨论眼前的形势。

基本上是老套路，大臣们分为主降派和主战派。经过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

大家达成共识：打，而且要快打，以免带来国际舆论的压力。

祭足开始安排工作。

首先，了解联军战力部署。

根据谍报，联军分为三路进攻，左路是陈国军队，由周公指挥；右路是卫国和蔡国军队，由虢公统领；中路是周朝解放军，周桓王亲自率领。

三路军中，陈国战斗力最差，而且主帅周公根本就不想打，属于不思进取的那一类。右路卫国和蔡国军队中，蔡国军队很菜，可以忽略不计，卫国军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战斗欲望不强。中路是联军精锐，属于周朝正规军。

其次，确定我方打法。

郑军采用各个击破战略，右路军由大夫曼伯率领，以精锐部队冲击对方左路陈国军队，要求击溃对方。

在击溃对方左路军之后，左路由高渠弥率领，稳扎稳打，进攻对方右路的卫国和蔡国军队，重点进攻蔡国军队，待蔡国军队溃败之后，合击卫国军队。

在击溃对方两翼之后，左右两军向中央合击周朝军队，此时周军必然后撤，此时，郑国正面军队由郑庄公亲自指挥，追击周军。

祭足的想法很清晰，对陈国军队，击溃为主，赶走了事；对卫国军队，务求全歼；对周朝军队，警告为主。

祭足在这里就像一个炒股的高手，把怎样建仓、怎样拉升和怎样借利好出货都算得清清楚楚。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他们也知道，此战只能胜不能败，一旦失败，那么每个人的罪名都会很重，每个人都会死，而每个人的子孙后代

都只能当奴隶。

郑国军队出动了，他们在城外安下大营，与联军对垒。

第二天，联军列阵，等待郑军出来厮杀。按着那时的规矩，郑军也就该出来列阵，决一死战。

可是，规矩是人定的，也是被人利用的。

郑军根本就没有动静，大营营门紧关，拒不出战。

桓王有些郁闷，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说辞，要在阵前痛斥郑庄公。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郑庄公根本就不出来。

看看一个上午过去，联军又渴又饿，郑军还是不见动静。桓王正在考虑是撤退还是强攻郑军大营，还没考虑好，就听见郑军营中一通战鼓。紧接着，郑军大营右翼营门大开，郑军战车呼啸而出，不列阵不打话，猛虎下山一般直扑联军左军。

陈国军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没等郑军杀到，

纷纷逃命。

联军左路军直接溃败，桓王大吃一惊，急忙下令中军左翼防止郑军冲击。

还没等桓王定下神来，郑军大营左路杀出，这一路更猛，直冲卫军和蔡军阵地，卫军还能抵挡一阵，蔡军则是一溃到底。之后郑军合击卫军，卫军大败亏输，死伤无数。

两翼都完了，郑军左右合击，中军营门大开，大部队从正面杀来。

到了这个时候，桓王知道这个仗没得打了，撤吧。

有人说，自古以来都是“让列宁同志先走”或者“让领导先撤”，这话是错的。

桓王命令后队变前队，先撤，前队变后队在后面掩护，而他自己在最后面。

合击合击，郑国军队基本上是合而不击；追击追击，郑国军队也是追而不击。

人家给你面子，放你一条去路，你就识趣点快走吧。可是桓王有点不识趣，看人家不追上来，以为真是怕了他，于是慢腾腾地走，还一边破口大骂。

“老贼，有种的出来，我与你决一胜负。”桓王大声骂道。

如果说郑庄公、祭足还对桓王有所忌讳的话，郑国的将军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只对庄公负责，你桓王算什么？如今给你脸不要脸，那还客气什么？

大将祝聃拈弓搭箭，也不去想后果，瞄着周桓王就是一箭。

周桓王正在那里骂得起劲，冷不防看见一支箭飞过来，想躲，没躲开，那支箭就扎在了肩膀上。

“哎呀妈呀。”桓王现在不骂了，他发现对方来真的了。怎么办？跑吧。

桓王的战车甩开蹄子狂奔起来，很快追上了大部队。后面，郑军又是大鼓又是呐喊，就是不追，眼看着把周王的部队给放跑了。

——哑巴吃黄连

周桓王挨了一箭，还好，身上的甲比较厚，对方的箭也远了点，因此也就是破了点皮，没大碍。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打下去还是撤军？陈国军队溃散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蔡国军队也溃散了，也都找不到人影了；卫国军队被消灭了一半，还剩下一半。只有周朝的军队还在，那是人家没好意思打你。

打，是打不过了；撤，又太没面子。桓王这个时候后悔当初没听周公和虢公的，可是后悔有什么用？

正在这个时候，郑庄公派人来了。谁啊？祭足。

祭足来干什么？送粮食来了，除了粮食，还有牛羊。

“大王，这个事情是个误会。大王讨伐诸侯，那是应该的。我们主公原本说闭门反思一段时间，谁知道手下的几个大将不懂事，私自就出来打仗了，据说还伤了大王。我们主公已经把他们给撤了，又派我来给大王赔罪，顺便劳军。如果大王赏脸，请进城歇息。”

祭足多会说话，说出来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

原来，听说射伤了周桓王，郑庄公也有点害怕，大家一商量，说桓王肯定也想撤军，干脆给他个台阶，大家好办。于是，就派祭足来了。

台阶有了，下还是不下？不下就怪了。

就这样，周朝中央军撤军。

中央军回国，桓王很憋气。被诸侯打败，令他很没面子。于是，他决定要二次讨伐。

“各位，我准备再次征召天下诸侯，讨伐郑国。”桓王召集公卿们，再议出征。

“切。”一片哄然，大家都笑了。

桓王很没面子。

“大王，我看就算了。这次打输了，好在郑国还给个台阶下来，赔礼道歉，我们也算保住了颜面，事情也不算闹得太大。本来天下没多少人知道我们战败了，你这一征召天下，那就人人都知道了，那可就是

光屁股拉磨——转圈丢人了。”周公率先反对。

桓王没有说话，兵败之后，他也没那么足的底气了。

“周公说得对啊，上次征召诸侯就没几个响应的，若是这一次一个也不来，那不是更丢人？”虢公也这样说。

“唉，散会散会。”桓王叹一口气，认栽了。

从那以后，一直到鞠躬尽瘁，桓王再也没提过一个“郑”字。

日期：2008-9-23　9:10:49

十三．楚国和南联盟

为什么宗教的生命力远远强于王朝？因为宗教的神秘感。

神是万能的，但是神又是骗吃骗喝的骗子，因为他们从来不出手，从来不干活。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就永远不会失败。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多看少动，多说少动才是正经的，动不动就出手，就必然动摇根基。

回顾一下，西周从穆王到宣王，因为出手而削弱了权威。到了平王、桓王，则进一步丧失这种权威。

平王的糟糕之处在于他自降身份，与郑国交换人质，于是每个诸侯国都会想：凭什么郑国跟你平起平坐，我们就不行？

到了桓王征讨郑国失败，之后忍气吞声，诸侯国们就将周朝王室看成了纸老虎，他们也不过就是如此。于是，从内心里，没有人再尊重他们。

对于二流强国来说，周王室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根本不必将王室放在眼里。于是，后面就发生了诸侯讨伐王室的事情。

奇怪的是，强大的诸侯反而更尊崇王室，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为什么？不是他们真的畏惧王室或者在道德上更高尚，而是王室对他们来说还有用，他们可

以携天子以令诸侯，他们的实力可以保证他们玩得动王室这个木偶。

也正是由于对于大国还有利用价值，周王室还能够苟延残喘几百年。

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诸侯之间的战争更加肆无忌惮了，而一向有野心的诸侯开始蠢蠢欲动了。

野心膨胀，谁？向南看，楚国。

——楚国的来源

楚国在南方，建国在荆，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国都丹阳，也就是今天的枝江。

按着惯例，还是从祖先开始说起。

最上边，还是黄帝，略过不说。再后，因为在点火和燃料方面有专长，被封为“祝融”。祝融是什么？就是中华上古传说中的火神。

在古代，如果有人告诉你“祝融光临你家了”，你就该哭了，因为你家着火了。这个祝融，就是楚国

的祖先。

所以，懂得一技之长是很重要的。

祝融的儿子叫陆终，陆终娶了鬼方国君的女儿。鬼方是哪里？没人知道。就是因为没人知道，所以叫鬼方。也许是越南，也许是印度，也许是阿联酋，还可能是意大利。管他哪里，总之，不是中国的。

鬼方的公主很厉害，一胎怀了个六胞胎，这在今天也是世界纪录了。六胞胎那是什么概念？肚子大得几乎爆炸，顺产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剖腹产，《史记》记载叫做“坼剖而产焉”。也不知道谁动的刀，一刀下去，左边生了三个，还不行，再来一刀，右边又生了三个。

这证明，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掌握了剖腹产的技术。而这六个孩子，就是混血儿。

六个孩子都是儿子，而且个个健康。不仅个个健康，而且个个有出息。老六名叫季连，姓芈。到商朝末年，季连的后代叫鬻熊的，那是相当的厉害。

鬻是什么意思？是卖的意思。所以鬻熊翻译成今天的意思，就是“卖熊的人”。换到今天，那就是偷猎者。

鬻熊的后代就姓了熊，卖熊的人就姓了熊，那么姓马的祖先是不是卖马的？不能这样简单推理。

按理说，卖熊是体力活，卖熊的人没什么头脑。可是鬻熊不一般，他很有学问，周文王、周武王都曾经向他请教。《史记》中记载他“子事文王”，也就是文王的干儿子。到周成王的时候，分封一部分先贤的后代为诸侯，于是鬻熊的孙子的儿子熊绎被封在楚，子爵。熊绎那时候还留在伟大首都辅佐成王，把楚国给儿子管理。

楚国那时候属于荆蛮之地，还没有开化。

熊绎是许多姓氏的始祖，熊、苗、楚、上官、伍、屈、潘、班、查、庄、严、卓、莫、景、成等姓氏，都是熊绎的后代。

——楚独

什么叫天高皇帝远？

什么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周朝的子弟和大功臣们当初都被封在了中原，那时候黄河流域还是青山绿水，因此他们都很富足。但是有一样，他们没有发展的空间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处于王室的监控之下，缺少自主权。

而楚国不一样，身处荆蛮，周王懒得管也没法管。向南向西向东，大把土地可以侵占，大把人民可以征服。

带着中原先进的文化，熊绎的子孙在荆蛮之地如鱼得水。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不用去理会周朝的那些破规矩，不用去理会中原诸侯的勾心斗角，他们一门心思向外扩张。楚国很快占领了湖北全境，之后湖南全境，之后臣服了江苏、浙江、四川大部，实际上，楚国后来的地盘已经比周朝更大了。

事实上，楚国是当时中国最为好战的国家，如果连续七年不对外侵略，那就是他们的奇耻大辱。当他

们的邻居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像老虎一样，随时需要找人磨牙。

周朝王室基本上忘掉了还有这样一个诸侯国，中原诸侯则根本不屑于与落后野蛮的低级国家楚国打交道。

到了周夷王时期，周朝王室的号召力已经大大减小，楚国则到了熊渠作国君的时代。

“我夷蛮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熊渠那一天站在城楼上高呼，类似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什么意思？我们是蛮子国家，不接受周朝的封号。

分裂祖国。简单地说就是分裂祖国，简称“楚独”。

熊渠说到做到，他很气愤自己这么强大的势力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子爵，他决定自己不仅要当王，还要当王他爹；不仅要当王他爹，还要当三个王他爹。熊渠自封为楚王，将三个儿子也都封为王，大儿子熊康

封为句亶王、二儿子红为鄂王，小儿子执疵为越章王。

不过，熊渠还是有些心虚。到周厉王的时候，由于厉王十分暴虐，熊渠害怕了，他怕厉王会来讨伐自己，因此自觉取消了王号。

第一次楚独失败了。

让熊渠觉得很没趣的是，不管是宣布称王还是取消王号，都没人理他，似乎他根本就不存在。

日期：2008-9-23　14:34:52

——一 一国两制的构想

时间来到了熊通为楚国国君的年代，熊通很不爽，因为他不是王。世世代代过去，很多诸侯的爵位都升了，可是楚国还是子爵。

他在等待时机，他要当王。

那一天，有人从洛邑回来——事实上楚国在洛邑一直有间谍，或者叫做驻京办，当然，是地下的。对于中央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还是要随

时关注的。

“主公，周桓王讨伐郑国，结果被郑国打得满地找牙，狼狈而逃。如今桓王再也不提讨伐郑国了，白挨打了。” 驻京办主任这样汇报。

熊通笑了，原来周朝王室就这一点料了。

“老子要当王。”熊通说道，他要搞楚独。

“慢着。”令尹斗伯比说话了。令尹是什么？就是中原诸侯的上卿，楚国叫令尹，也就是现在的总理。

难道斗总理比熊主席爱祖国？比熊主席更有大局观？

“老斗，你反对？”熊主席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当时就瞪眼了。

“主公，我怎么会反对？楚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甲兵十万，天下无敌。主公您英明伟大，慷慨激昂，当个王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斗总理说，世界上最怕的就是“不过”这两个字，因为

这两个字后面必有学问。

熊通听了很高兴，谁都喜欢被拍马屁，他要听“不过”后面是什么。

“贸然称王有些不妥，那就是搞分裂了，分裂祖国，那是不得人心的，而且也会有些麻烦。我有更好的主意，主公有兴趣吗？”斗伯比很聪明，基本上，他可以算上楚国的祭足。

“说。”

“我的主意，就是一国两制。”

天哪，早在春秋，就有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当然，那时候不叫一国两制，但是事实上就是一国两制。

怎么个一国两制？

依然尊周朝为中央政府，但是，让周朝封楚国为王，统管整个南方，同时周朝可以邀请楚国帮助维持中原的秩序。

一国两制：名义上周朝还是老大，实际上大家都是王，各管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制度，互不干涉。对外，还是一个周朝。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实行一国两制，楚国的爵位就在所有中原诸侯之上了，今后什么晋国齐国郑国宋国等等，那是见面就自动矮半级，在楚国面前都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装孙子。

斗伯比没有想到，他当初的伟大构思在几千年以后还会被用到。

“哈哈，你太有才了。”熊通感叹。

——一国两制的推进

一国两制的设想很好，这是当然的。

但是，具体实施起来，需要技巧。

楚国是不可能自己跑去周朝申请封王的，几百年不朝贡了，去就要求和周王平起平坐，那不是自找没趣？况且，周朝那么多人，会说话的人一大把，一顿

圣贤理论就能把你说得哑口无言，心怀惭愧，说不准就地就自绝于人民了。

那么谁去说？这是个学问。

“大王，你看，除了北面是中原诸国之外，西面、南面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如今，北面的郑国正强大，我们不要轻易惹他们。东面有一个随国，一向与中原诸国往来，基本不跟我们玩。随国是周朝王族，又是侯爵，如果能为我们去找周朝商谈一国两制，就比较理想了。”斗总理想得周到，看来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老斗，你的主意好是好，可是，随国凭什么去为我们办事？”

“这个简单，我们先派人去要求和他们签署和平共处条约，若是他们不签，我们就有理由打他们，征服他们之后，就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了。”这是斗总理的第一方案，俗称先礼后兵。

原来，楚国虽说是蛮夷之国，但是公族那是中原

过去的，祖上还是教授，所以他们懂得中原的规矩，也懂得蛮夷的不规矩。但凡征服南面的蛮子国家，那就采用蛮横的方法，打你就是打你，才不跟你讲道理。如今要打中原国家，就要先找个借口。

革命的一手和反革命的一手，楚国是两手都准备，两手都很硬。

前706年，熊通亲自率领大军出发，直抵随国，来到了瑕这个地方。之后派大夫薳章去随国，要求签署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如果随国不肯签，那就毫不客气，打他。

楚国的国书很快到了随国，随国国君随侯一向瞧不起楚国蛮子，不过还是有些忌惮楚国的实力。如今看见楚国来使，心想这个蛮子国家不是来敲诈就是来勒索的，等到看到国书，是希望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当时就放了心。

“主公，不要高兴太早。”大夫季梁提醒，他一向研究国际形势，对楚国相当的了解，“楚国是个大

国，我们是个小国，楚国无缘无故来搞什么睦邻友好，一定有什么企图。”

随侯一听，没错啊，黄鼠狼给鸡拜年，什么时候安过好心？

随国君臣随后展开讨论，并且对楚国的国书进行了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国书没有文字陷阱。看不出楚国有什么不良企图。

那就签吧，签了有什么坏处还看不出来，可是不签的坏处那是明摆着的。

于是，随侯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国书，表示愿意跟楚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随楚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信写好了，随侯派大夫少师前往楚营回报。

在知道随侯派少师前来之后，斗伯比笑了。

“大王，随国虽说不大，也不算小，在汉东一带

是小国的领袖。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军力强大，必然害怕，然后团结起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让他们以为我们是纸老虎，他们就一定不会团结周围的小国，那时候再收拾他们，就是轻而易举了。因此，把精兵藏起来，弄些老弱病残给少师看看。”斗伯比研究随国政治多年，知道这个少师是个靠裙带关系爬上去的没用的东西。

“老斗啊，你这主意好是好，能瞒得过季梁吗？”熊通问。季梁是随国的贤臣，足智多谋，不好糊弄，熊通也知道这个人，总想着什么时候把他请到楚国来。

“不碍事啊，我们对少师好一点，这样他回去一说，随侯就会更信任他，那不是好事吗？”

熊通听了斗伯比的话，热情接待了少师，还请他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结果少师发现，楚军简直就是一帮杂碎，根本不可能有战斗力。

少师从楚营回来，很得意。

“主公，楚军都是些老弱病残，只要我们出击，

一定消灭他们。”少师果然这样建议，随侯一听，动了心。

这个时候，季梁说话了。应该承认，季梁是个人物，连楚国君臣都敬佩的人物。唯一可惜的是，他生在了一个太弱小的国家。

“主公，楚国的强大那可不是吹出来的。明摆着他们是在引诱我们出战，守好自己的城池才是我们该做的。”季梁说得很清楚，果然被熊通猜中了。

随侯听了季梁的话。

第二天，楚军撤退。

——成立南联盟

“老斗啊，这次算是白跑一趟啊。”熊通有些失望。

“意料之中啊，别急，咱们还有第二步呢。”斗伯比那也不是吃素的，下棋看三步，斗伯比至少看了三步。

斗伯比的第二步是什么？盟会。

盟会在一年后举行，为什么？因为斗伯比得到准确线报：少师当上随国总理了。

“仇有衅，不可失也。”（《左传》）斗伯比说，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这个傻冒当权了，机会来了。

楚国发出邀请，请周边各国来楚国的沈鹿参加同盟大会，主题无非就是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发展一起强大这一类，实际上傻瓜都知道，盟会必然要推盟主，那盟主必然是楚国。

当然，楚国的邀请函暂时还不会发到中原诸国。

邀请函发出之后，周边小国纷纷由君主亲自前来，哪些国家？巴国、庸国、濮国、邓国、耀国、绞国、罗国、郧国、贰国、珍国、申国、江国等十多个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楚国就是他们的天然统治者，楚国放个屁，他们也要说是香的，楚国要开会，他们怎么敢不来？

只有两个接到邀请的国家没有出席——黄国和随

国。

同盟大会在楚国国君熊通的热情招待下，在斗总理的主持下，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多个领域达成共识。由巴国和江国倡议，各国赞同，成立了南方蛮夷联盟，简称南联盟，共推楚国为盟主。

大会取得了空前的圆满成功，最后，熊通盟主宴请了前来参加大会的各国君主。

一切都很好，熊通很高兴。作为盟主发表讲话，看着小国国君们一个个讨好的表情和此起彼伏的马屁声音，他觉得很受用。

可是，他还是想当王。

他更想当王了。

南联盟的谴责信很快送到了黄国和随国，指责他们破坏本地区的安定团结，同时警告必须立即改正错误，加入到南蛮联盟的大家庭中。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黄国国君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作为一个嬴姓的子爵小国，黄国国君无论如何是不敢得罪楚国的。之所以没有来参加大会，是因为国君那几天心情不好，一时糊涂没有来。如今看到了谴责信，当时就吓清醒了。

黄国国君亲自来到楚国，当面解释了没有来的原因：时间弄错了，而且最近抗洪救灾比较忙。

总之，黄国国君不仅来了，认了错而且认打认罚，痛哭流涕，痛改前非。好在熊通原本也不是要收拾他，而且还要给随国做样子，因此很和蔼地原谅了他，说些“觉悟自有高低，革命不分先后”之类的屁话，让他在南联盟的同盟书上也签了名，然后回家去了。

随国国君没有来。

“去你妈的南联盟，还北约呢。”随国总理少师这样答复南联盟的特使，他根本瞧不起这帮南蛮子，一帮没文化的东西。

斗总理笑了，第三步将顺利展开。

——南联盟北伐

南联盟第一次军事行动开始了。

以楚国为首，南联盟组成了联军。说是联军，实际上主要还是楚国军队，其余的小国要么出几百号人，要么就是派个类似军事观察员性质的特使，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观看楚国怎样杀敌，好更加死心塌地地听从楚国的指挥。

南联盟军由熊通亲自带队，浩浩荡荡渡过汉江，直抵随国。

“主公，先派人去讲和吧。如果楚国答应，那是最好。如果他们不答应，那么他们一定会轻视我们，而正义在我们这边，士兵会愤怒，百姓更团结，此长彼消，还可以与楚国一战。”季梁对形势的判断是很正确的。

“什么？讲什么和？送上门来的肉，不吃白不吃。主公，立即出兵，慢了他们就跑了。”少师不耐烦了，他根本就瞧不起楚军。

于是，随侯亲自率军，出城抗击侵略者。

战争，一触即发。

在历史上，这不是一场著名的战争。但是，这次战争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将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

对于楚国来说，这既是一场战争，更是对中原诸侯实力的投石问路。如果楚国被击败了，那么这就是他们第一次对中原侵略宣告失败，对于他们的信心和野心都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南蛮各国就会重新审视楚国的力量，南联盟就将面临分崩离析。

因此，这一仗对于楚国来说十分重要，许胜不许败。

对于随国来说，敌人就在家门口，胜利则保住家园，失败则面临国家灭亡。

日期：2008-9-24　10:24:53

十四．一国两制的破产

前704年，楚国与中原国家的第一次战争开始了，对阵双方是以楚国为首的南联盟和中原国家随国。

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春秋时期的战法。按着区域不同，有不同的战法。这里先介绍中原诸侯的战法。

春秋以车战为主，通常出兵，只说车多少乘，不说人数。一来，战车的人员配置是固定的，二来，战车的多少直接代表着实力。

按《司马法》所说：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叫徒兵。这样的配置类似于后来的坦克和步兵的配置。所谓的甲士三人，就是战车上左面的“射”，用弓箭，作远程攻击；中间的“御”，御就是驾驶员；战车是一车四马，可以理解为四驱车。中间两匹为服，左右两边的称“骖”，或“騑”；右面的“车右”，执戈盾，作近战防御。

甲士三人中，“射”“御”都是经过贵族教育的，

周朝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而“车右”更是选孔武有力、忠诚果敢的勇士担任。“甲士三人”都是贵族精英和无敌勇士，可见车有多重要，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去舞两下的。简单地说，车就像后来的高尔夫运动，那是贵族运动。而战车后面的徒兵，就是一般战士了，也就是工农子弟甚至奴隶。

甲士三人的位置一般是固定的，但有特殊情况，那就是君主、主将坐在车上的时候。当此时，主将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位置不变。由于主将在该车上，所以车右更是勇士中的勇士，类似警卫团团长；而御者是偏在一侧驾马的，更得技术超群。

所以《左传》中介绍战争时，基本都要说明主将的御者和车右。

车战开始时，战车驶向对方，两方开始交战：先是远程，射者对攻；战车靠近后，车右用戈矛交战；然后战车擦身而过，驶向远方，再是弓箭对射。这个

过程为“合”。战车驶远之后，各自必须再兜过头来，准备第二次对攻。这个战车掉头的过程，就是“回”。然后两车再驶近而“合”。一个“回”，必有一个“合”。战争就这样不停的“回”“合”“回”“合”的继续下去。直到有一方败北，在“合”之后，不再“回”，直接驾车而逃。

因为逃跑的一方是“合”完逃跑的，所以不用减速，直接冲出战场，因而有一定的速度优势；而胜利的一方，在“合”完之后，必须要减速再来一个“回”，才能发现对方的逃跑，从而再加速追逐，这就存在一个距离劣势和一个速度劣势，一般很难追上。

因为这个原因，古代车战很难活捉对方的主将，除非他特别倒霉，譬如车坏了或者掉坑里了。

——南蛮完胜

随侯倾尽全国力量，一百五十乘战车出战。简单计算一下，大约一万人强。

两军对阵，随侯观察了楚军的阵地，有些放心了。

原来他还有心虚，壮着胆子来迎战，如今他是真的有些自信了。

楚军阵地，粗粗点算一下，战车一百乘左右。不过每乘战车配置的步兵人数多一些，大约一百人，总数也是一万人强。

在战车数量上，随国占优；在人数上，基本相当。

从阵型看，随军分为上下两军，两军之间有明显空当，而楚军并没有分得这样清晰。从队列看，随军似乎更训练有素，队列十分整齐，而楚军的队列有些松散。

再看兵器，随军是一色的长戈，楚军则乱七八糟，有长枪，有短刀。

“哼，楚军果然是些乌合之众。蛮夷之人，能成什么大事？”随侯对身边的将士说。

“主公，楚人崇尚左，因此楚王一定在左边，楚军精英一定在左边。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冲击楚军右路，一举击溃他们，楚军整个队伍必然被带动，之后我们

乘乱击败他们。”到了这个时候，季梁实际上还有办法避免随军的失败。

“不当王，非敌也。”少师不屑一顾，他觉得不跟楚王照面，赢了都不刺激。

少师被楚国忽悠了，随侯被少师忽悠了。

一通战鼓，随军率先进攻。战了没有几个回合，楚军崩溃，纷纷逃命。

“追。”随侯下令。

传说中的事情，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随侯没有去想一想，如果楚军真的如此不堪一击，江湖上关于他们的传说怎么能够流传？

南蛮一向是很狡猾的。

随国军队追出去大约十里路，他们来到了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带，树丛茂密的丘陵地带。战车已经不能快速奔驰，否则就会翻车。长戈在这里变得基本没有用处，因为总是会被树枝挂住。

楚国人一向是不喜欢车战的，为什么？因为在荆楚，山地多河流多而平原少，雨水多而晴天少，因此车难行。打仗时，很少有平地给双方列阵，主要战法就是乱战混战，而乱战混战使用短兵器更有利。因此，楚军单兵作战能力强，特别擅长在地形复杂的地点作战。

正是因为如此，楚军首次与中原诸侯作战，在车战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使用了诱敌深入的计策，将随军引到不利于车战的丘陵地带，之后伏兵四起，利用单兵作战的优势对付随军。

到了这个时候，少师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传说中南蛮子非常狡猾，现在看来，南蛮子不是狡猾，而是大大的狡猾。怎么办？就在稍稍犹豫的时候，楚军的伏兵已经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一个个少持短刀，高喊着不知什么口号，震天动地，随便扫了一眼，楚军的人马至少是随军的三倍。

少师见势不妙，当时下定了决心，什么决心？除

了逃命，还能有什么决心？可是，对于战车来说，逃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掉头掉头，赶快掉头。”少师急忙下令，御者急忙掉头。

就算在平地上，车开快了掉头也会翻车，何况是在丘陵地带。少师的战车掉头掉得太急，直接翻了车，还亏少师身手不错，长戟一撑，从车上跳了下来。惊魂未定，楚军就已经杀到了。

随军的战力本来就不如楚军，此时中了埋伏，战车基本没用，那还不慌了神？当下喊爹叫娘，乱成一团。被楚军上来，砍瓜切菜一般，杀得七零八落。

少师拎着大戟，想扔了戟逃跑，又觉得没面子；可是，拿着戟就跑不动。战场之上，最忌讳的就是犹豫，一个犹豫的工夫，楚军发现这里有随军的大将，于是一拥而上。这下，想逃跑也没机会了，少师的长戟没挥舞几下，就被楚军逼近身来，一顿乱刀，砍成了十八段。

还好，随侯本身就缀在最后，见势不妙，早早跳车逃命，后面季梁接应着，逃回城去。

第一次对抗，南蛮大胜。

日期：2008-9-24　15:59:03

——和平谈判

少总理阵亡，战车损失一半，随侯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除了投降，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季梁作为谈判代表，来到了楚军大营。

谈吧，其实有什么好谈的？兵临城下了，黄鼠狼和鸡能谈出什么来？

可是别忘了，第一，楚国君臣很敬重季梁；第二，楚国君臣根本就没有打算灭了随国，他们还要随国国君去周朝当一国两制的使者呢。

“不谈，这个时候，谈什么谈？早干什么去了？”熊通故作姿态。

季梁听了，起身，鞠躬，拍屁股，转身，准备就走。

斗伯比将他一把拉住了。

“老季，话还没说，怎么就走？”斗伯比问。

“不瞒您说，我们对楚国充满敬意，早前还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原本我们都不想跟贵国打仗，都是少师那个傻冒非要打，结果就打成这样了。如今我们诚心诚意来寻求和平，贵国又不肯了。那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接着打下去。好在我们已经派人去郑国、齐国和卫国求援了，三天之内必到，希望贵国给我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再决一死战。”季梁是什么人物？这一套说法一个月前就想好了，刚才故意慢慢吞吞假装要走，就是要把这番话说出来。

熊通有些傻了，他没想到季梁根本不吃他那一套。随国虽然败了，守城守三天是没有问题的，到时候援

兵一到，后面就不好说了。

很显然，现在熊通需要一个台阶。

“主公，你看，少师这样的蠢货死了，老季这样的贤能被重用了，这说明上天不要随国灭亡啊，天意不可违啊，我看咱们还是和平万岁吧。”斗伯比及时给了一个台阶，还顺便拍了季梁的马屁。

“好，既然斗总理这么说了，那就给季先生一个面子。说老实话，如果不是季先生来，那我们一定要灭了随国。”熊通得了个台阶，赶紧下来。

就这样，和平降临，两国签署了新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但是，和平是有条件的，和平历来都是有条件的。楚国的条件有两条：第一，季梁作为人质，前往楚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携带家属。说白了，就是看好了季梁这个人才，弄回楚国当公务员去了；第二，随国国君必须亲自前往洛邑，向周朝天子提交有关册封楚国为王的一揽子一国两制提案。

——一国两制的破产

带着一国两制的方案，以及南方多个小国的联署签名，随侯前往洛邑，朝见周桓王。

别看随国小，可是随侯那也是周文王的后代，算起辈分来，那还是桓王的爷爷辈。没办法，历代周王都是长子继位，所以辈分越弄越低，基本上随便来个诸侯都是爷爷以上辈的。

桓王召见，随侯献上地方土特产，问候了桓王，桓王也关心了随国的人民几句，之后，进入正题。

“大王，最近楚国在南面所向无敌，经常骚扰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小国商量，干脆请天子封他们为王，那他们就不闹事了。一国两制嘛，他们虽然也是王，可是对外还都是咱大周朝的。”随侯鼓足勇气，把话说了出来，他要面子，不肯说自己是吃了败仗，被逼前来的。

说完，随侯取出一国两制的草案，递给桓王。

桓王粗粗看了一遍，脸色变得铁青。也不说话，

直接将草案摔在地上。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怎么能够有两个王？一笔写不出两个姬字，你这不是吃里扒外吗？面对楚国这样分裂祖国的卑劣行为，你不思阻止，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自己的爵位吗？”桓王也不客气，当场将随侯骂得狗血喷头，无言以对。

退朝回来，随侯仰天长叹，如今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难受啊。

没办法，随侯买了些洛邑特产，无非也就是葱油饼窝窝头之类，灰溜溜回到随国。之后亲自去楚国说明情况，请求谅解。

葱油饼被扔了一地，熊通非常愤怒。

费了挺大的劲，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老随，这事我不怪你，不过你要表个态，是跟随楚国还是跟随周朝？”熊通厉声问。

“那，那还用说，周桓王那孙子不是个东西，我当然愿意效忠楚国了。”随侯应声说道。

“老斗，你说怎么办？”熊通问斗伯比。

斗伯比一点也不急，因为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大王，正要如此啊。”斗伯比慢吞吞地说。

“什么？你叫我大王？”熊通有些惊讶，一国两制都失败了，怎么叫我大王？谁封的？

“不错。我们提出一国两制，就是不要分裂祖国。如今，周王不答应一国两制，那就怪不得我们分裂祖国了，那是他逼的啊，分裂祖国的责任在他啊。所以，如今大王不必让他封了，大王就是王，自己封自己就行了。”说来说去，最后落在这里了。

所以，古人是很讲究名誉的。即便楚国这样的半蛮国家，分裂祖国也是要找个借口的。

前704年，熊通自立为王，也就是楚武王。

——弱小就要被灭

楚武王称王之后，开始更大规模的扩张，目的就是要对周朝全面对抗。

武王鞠躬尽瘁后，文王熊资接班。文王比他爹也不逊色，整天就是灭别人的国家为乐。在文王这里，楚国迁都郢，也就是如今的湖北江陵。

两代楚王，灭了无数国家，有名有姓的有申国、邓国、息国、权国等。

其中，邓国和息国的被灭最为发人深思。

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

千真万确。

弱小就要被灭。

也是千真万确。

弱小而拥有美好的东西，那更要被灭。

更是千真万确。

楚文王二年（前689年），楚国讨伐申国。

从地理上说，楚国在湖北，申国在陕西，两国就

不搭界。可是，楚国就是要打申国。不仅要打，而且楚文王亲自带队。

楚国军队经过邓国，邓国在今天的河南孟县。楚军借路，邓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来是怕楚国，二来两个国家还是亲戚，什么亲戚？楚武王的老婆是邓祁侯的姐姐，也就是说，邓祁侯是楚文王的舅舅，亲舅舅。

甥舅相会，连干三杯，然后说些“你妈好不好”“你姥姥很想你”之类的话。其实，说是甥舅，这还是这辈子第一次见面，感情肯定是没有的。在楚文王的概念里，邓国就是一个小屁国家，高兴了就来灭了它，不高兴了更要灭了他。而对于邓祁侯来说，这个外甥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葱油饼，今后就靠他混了。

酒过三巡，楚文王的话就多起来了，说话也不客气了，拍着舅舅的肩膀叫老弟了。

酒喝多了，尿就多。邓祁侯上厕所的时候，骓甥、

聃甥、养甥三个人就跟过来了，好像这也是邓祁侯的三个外甥，看来邓祁侯姐妹不少，因此外甥成群。这么说来，这三个跟楚文王还是表兄弟。

“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左传》上就这么记载，大致意思是：舅舅，这表哥不是什么好人。将来灭亡邓国的，肯定是他。趁现在这个时机宰了他，否则一定要后悔。

邓祁侯拒绝了。

十年之后，楚国出兵灭了邓国。

亲戚靠得住吗？

后面还会讲假途灭虢的故事，那也是亲戚，灭的就是亲戚。

大义灭亲，不义更要灭亲。

邓国死得冤吗？

还有更冤的。

日期：2008-9-25　10:56:16

十五．美女是祸水

天下唯有德者居之。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无德的话，拥有天下也会失去。

其实何止天下，任何美好的东西，你没有能力保护的话，美好的东西带给你的一定是噩梦。

美女尤其如此。

所以，美女是祸水。

娶漂亮老婆之前，最好看看自己的腰包，看看自己的身体，摸摸自己的脖子。如果腰包不够鼓，身体不够壮，脖子不够硬，那还是免了罢。

艳福不是人人能享的。

且看下面的故事。

——美女是祸水

蔡哀侯娶了陈侯的女儿，息国的息侯也娶了陈侯的女儿，于是，蔡、息成了拐弯亲，俗称挑担。由于陈国姓妫，蔡侯的老婆叫蔡妫，息侯的老婆叫息妫。

楚文王六年（前685年），息妫说要回陈国探亲，就路过蔡国。蔡侯一看，小姨子要路过，热情接待，设宴接风，顺便也给老丈人捎一口袋山药。

这下坏了，热情过头了。

从幽王开始到现在，第一号美女是褒姒，那是坏了幽王的命和西周的江山；第二号美女是宣姜，那是害得卫国十年动乱，元气大伤。现在，第三号美女出现了。谁？息妫。

蔡侯看见息妫的时候，直接惊呆了。老婆长得够漂亮了，可是跟着小姨子一比，那就是一堆狗屎了。息妫美到什么程度？说实话，现代人形容古人不容易，如果还是什么樱桃小口柳叶眉之类，太没劲。还是老办法，直接给你个现代同乡的美女去参考吧，谁呢？

赵雅芝，《上海滩》里演冯程程那位。

蔡侯本来就很色，看见小姨子国色天香，不用吃饭也饱了。当下狂咽口水，喝多了两杯，嘴里就有些挑逗了。只有一样，老婆在身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蔡小陈大，惹不起老丈人。过了一阵，蔡妫洗手去了，蔡侯见机会来了，急忙挪动屁股，凑到息妫身边，动手动脚起来。

息妫是什么人？春秋大剧的三号女主角啊。

“姐夫，看把你急得。其实当初姐姐嫁给你的时候，我也想陪嫁过来。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就不要急在一时，万一让姐姐发现，大家尴尬，还会引起国际争端。这样，你等我一个月后回来，我先通知你，你在西面找个小城，咱们在那里相会，好好亲热亲热。”息妫一边抵挡，一边说，似乎她也早就看上了姐夫。

“也好也好。”蔡侯想想还是这样稳妥，既然小姨子都答应了，还急什么？当下咽咽口水，把手从息妫怀里收回来，回到自己座位。

第二天，息妫匆匆上路了。

蔡侯在等待。

他在陈蔡边界的小城里准备好了偷情的地方，单等息妫的消息。可是，一个月很快过去，息妫没有消息过来。蔡侯等得心焦，于是派人去陈国打探，这才知道息妫早就回息国了。

“被骗了。”蔡侯这个时候知道自己是被放了鸽子了，想不到小姨子还有这样的智慧。

没办法，蔡侯除了偶尔躲着流流口水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老子要是有楚国那么大的话，就出兵去抢回来了。”蔡侯常常这样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蔡侯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

楚国攻打息国了，而息国来向姐夫国蔡国求救。

“如果我帮着息国击退了楚国，乘机不是就可以抢息妫回来？”蔡侯想得不错，算起来，这也算是楚

国在帮自己了。

蔡侯并不怕楚国，为什么？因为蔡国和齐国是亲戚，蔡侯以为有齐国撑腰，楚国还是很忌惮的。

于是，蔡国出兵了。

蔡军浩浩荡荡来到息国，四面一看，哪里有什么楚军？蔡侯心里高兴，这下好了，连楚军也不用打，直接抢小姨子就行了。

息国都城城门大开，息侯站在城楼上大喊：“老挑，楚军已经撤了，进城来喝几盅吧。”

蔡侯高兴，率领先头部队就进了城。刚进去三乘战车，城门突然关上了。再看，城里涌出无数的楚军。

中埋伏了，蔡侯就这样被活捉了。

前文说过，车战时代，主将被捉并不容易，这样瓮中捉鳖是一种方法。

原来，息妫当初骗过蔡侯，在陈国只呆了十多天，然后悄悄回到息国。回来之后，将自己在蔡国被调戏

的事情说了一遍。息侯大怒，可是又打不过蔡国，怎么办？息侯这个时候想了一个类似当初申侯请犬戎打镐京的馊主意来：请楚国假装来打息国，息国向蔡国求援，等蔡军一到，设好陷阱活捉蔡侯。

楚国当然愿意干，他们早就看蔡国不顺眼，再说息国还有不少礼物送。这样的便宜事，傻瓜才不干。

日期：2008-9-25　15:32:53

——美女真是祸水

蔡哀侯被带回了郢，按着楚文王的意思，把他杀了，洗干净了蒸熟，用来祭祀祖先。

“大王不可，蔡哀侯再怎么说也是一方诸侯，没有什么罪过就杀他，不吉祥。再说，若是杀了他，中原诸侯必然齐心协力来对付我们。因此，不如放了他，

让他回去宣扬大王的威严和仁慈。”季梁出来为蔡哀侯说话了，他现在是楚国大夫，不忍心看着中原诸侯被杀。

楚文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于是，蔡哀侯不杀了，不仅不杀，还要设宴款待，热烈欢送。

欢送晚宴上，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楚文王用蛮歌蛮舞招待蔡哀侯，一曲“辣妹子辣”让蔡哀侯倾倒。

“老蔡，怎么样？我这里的美女如何？”楚文王高兴，问道。

“好，真好，实在是好。”蔡哀侯一个劲地拍马屁，怕什么说得不好，南蛮子再反悔了，就麻烦了。

“哎，你说句实话，是你中原的美女漂亮，还是我这里的美女漂亮。”楚文王对这个挺有兴趣，虽然南面都是他的，但北面他去不了啊，挺想知道。

蔡哀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你不把我当亲戚，我也不把你当亲戚。

“大王啊，说起来呢，是你这里的美女漂亮。不过，中原有一个最漂亮的，那是美若天仙。恕我直言，大王这里的美女与她相比，就是一堆狗屎。”

“那个美女在哪里？”楚文王眼前一亮，哪个男人不爱美女？

“唉，算了，还是不要告诉大王，告诉了大王，大王也没办法弄到手。”

“快说。”楚文王急了。

“这。”

“快说，若是不说，杀了你。”楚文王真急了。

蔡哀侯就是要这个效果，他笑一笑，说了：“那就是我小姨子，息侯的夫人息妫。”

“真的？”

“我怎么敢骗大王？不瞒大王说，我上次见到息

妫之后，三天茶饭不思，一个月不碰女人，到现在做梦还梦见她。大王看，我一说到她的名字，就忍不住咽口水。”

“嗯。”楚文王点点头，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喝酒了。

十天之后，楚文王率领大军来到息国，名义上是听说齐国有意南侵，特来巡视。

大营扎在城外，楚文王说了：“上次来让息侯破费了，这次自己带了楚国特产前来，请息侯全家过来赴宴。”

息侯敢不来？来吧，不仅来，还带了老婆。

与随侯相比，息侯的一大不足是他缺少季梁这样的贤臣。如果有季梁这样的人物，上一次就会阻止他引狼入室，这一次一定会提醒他“找个宫女假扮息妫”。

息侯夫妇进了大营，叙过礼，还没落座，就看见楚王的眼睛直了，口水就要流下来了，盯着息妫对息

侯说话了：“别吃了，夫人留下，你可以回家收拾行囊了。”

“啊。”息侯没听明白。

他听没听明白其实都一样。

在楚王看到息妫的那一瞬间，他知道蔡哀侯的话并没有夸张，自己宫中的那帮美女们在息妫的面前真的就是一堆狗屎。在那一瞬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灭了息国，把息妫带回去。

就这样，息妫成了楚王的夫人，就是在楚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夫人，而息侯带着祖先的牌位搬出了城里，楚王给了他一块地和三十户农民的赋税，让他做了个小地主。

因为美女，一个男人亡国了。

教训，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你娶漂亮老婆了吗？

你还敢娶漂亮老婆吗？

——美女还是祸水

美女带来的灾难结束了？没有。

楚文王喜滋滋乐颠颠将息妫带回了楚国，宠爱无比。从那以后，后宫的其他女人们就倒霉了，因为楚文王就不正眼看她们一下。

但是，楚文王面临了当年周幽王类似的难题：文夫人基本不说话。

“夫人，你怎么总是不说话？”楚文王对别人凶恶，对文夫人那是百依百顺。

“哼，国家灭亡了，一女嫁二夫，不死就算不错了，还说什么话？”别说，文夫人还挺刚烈。

楚文王反思了。

反思的结果是，楚文王决定攻打蔡国，因为害得息国亡国的就是蔡哀侯。

多么伟大的反思啊。

强国一反思，弱国就遭殃。

楚国大军一到，蔡国迎风而破。为什么？因为蔡国的战车上次在息国都被楚国人缴获了。

于是，蔡哀侯没跟老婆团圆几天，就又登上了南下的马车。

这一次，楚王没有杀他，也没有放他，九年之后，也就是如今一个义务制教育的轮回之后，蔡哀侯在楚国寿终正寝。

因为美女，一个男人背井离乡，死在他乡了。

就此结束了？

没有，还有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的呢。

应该说，自从楚文王抢了文夫人之后，他跟蔡哀侯就是挑担了，是亲戚了。

所以呢，尽管把蔡哀侯抓来了，他心里还是挺感激这个老挑，平时没事两个人在一起喝酒猜拳，越来越像兄弟。到后来，那不是不肯放老挑回去，是舍不得了。

蔡哀侯一命呜呼之后，楚文王就感觉自己少了很多乐趣，心情郁闷，身体也就垮了下来。楚文王十三年（前678年），楚文王鞠躬尽瘁了。

虽说文夫人很少说话，但是孩子该生还是要生的。两个儿子，大的叫熊艰，小的叫熊恽。楚文王死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不大，熊艰继位为楚王。

在文夫人那里，喜欢小儿子，小儿子聪明大度果断，怎么看怎么比大儿子顺眼。

我们来算一算，楚文王抢回文夫人之后七年就鞠躬尽瘁了。往大里说，熊艰继位那年也就六岁，弟弟熊恽也就五岁。

五年以后，熊艰十一岁。

熊艰不知听了什么人的建议，决定杀掉弟弟熊恽。可是，文夫人和熊恽早有防备，熊恽跑了，跑去了随国。

怎么办？出兵随国去抓自己的弟弟？没道理，别说文夫人打死不会同意，就是大臣们也不会干。只好

干瞪眼。再者说，十一岁的小屁孩懂什么？

日期：2008-9-26　11:53:01

—— 一GUO两制的实现

文夫人很恼火，她原本就看老大不顺眼，如今老大还要杀老二，兄弟的情分都不讲了。“好啊，你不仁，休怪老娘不义。”文夫人现在是二选一的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以楚国的实力，打破随国杀死熊恽是很轻松的事情，而熊艰长大之后迟早会这么做。

也就是说，要么趁老大还小，现在杀了他；要么，等老大长大，杀了老二。

文夫人很快做出了选择，杀老大。

文夫人派人悄悄找到随侯，之后从随国找到杀手，悄悄潜入楚国，在文夫人的接应下，在一个昏暗的夜晚，“咔嚓”，十一岁的熊艰被扭断了脖子。

不要以为亲娘就不会杀自己的儿子。现在我们来回想郑庄公的忍，那是多么的英明啊。

《史记》上这样记载：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庄敖是谁？就是熊艰，因为当楚王当得不好，死后连个王的谥号都没得到，冤不冤？

十一岁，就这么死了，这个王真是白当了。

不管怎样，老大死了，老二就当了王。

楚成王，楚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

成王很聪明，他知道自己太小，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决定停止向北方的扩张，以防北方诸侯讨伐。他向周王室进贡，再次表达一 guo 两制的意思。

这一次，周朝王室很客气，为什么？大凡要 fen 裂祖国的，那是要毫不客气地制止的；但是已经 fen 裂出去的，主动回来表示要一 guo 两制的，祖国的怀抱是要敞开的。打个比方，楚国第一次申请一 guo 两

制，那是分裂行为，必须制止；第二次申请一 guo 两制，那是回归，自然要欢迎。

《史记》记载：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什么是胙？就是古代祭祀用的肉。说周王回送了几块肉，告诉楚王：南面就交给你了，不要来侵略中原诸侯。于是楚国专心向南面扩张，地盘越来越大。

现在，一 guo 两制不仅是事实，而且得到了中央的确认。

——美女是躲不过去的祸水

宫廷内乱解决了，一 guo 两制也实现了。

美女还是祸水吗？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美女，就是躲不过去的祸水。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楚文王的弟弟、楚成王的叔叔王子善，也就是子元。

自从楚文王鞠躬尽瘁之后，子元就当了令尹。

子元对文夫人的美色可以说是垂涎已久，梦里都想。如今哥哥死了，嫂子成了寡妇，难道不需要男人来安慰？子元动了贼心。可是，有贼心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贼心没贼胆。

那时候斗伯比还在，子元很怕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那一年，成王十五岁，斗伯比死了，子元觉得机会来了。

大致算一下，就算文夫人十五岁嫁给息侯，十六岁被楚王抢走，到那会儿最少也该三十三岁了。可是，风韵不仅仅是犹存哪，那简直就是风华正茂。

斗伯比死了，成王还小，可是子元还是没胆。怎么办？

子元有诗人的气质，他决定要感动文夫人，让文夫人主动投怀送抱。用句现代话说，那就是要泡文夫人。

子元在后宫旁边修建了自己的房子，然后住了进去，养了一帮歌男舞女。每天干什么？唱情歌。什么情歌？无非就是些“老鼠爱大米”、“阿妹阿妹我爱你”、“你寂寞，我伤心”等等，专门要勾搭隔壁的文夫人，盼着文夫人什么时候被感动了，忍不住了，发情了，然后自己从后宫翻墙过来跟自己偷情。

过了不久，文夫人真是忍不住了。不是被子元的执着所感动，而是被外面没日没夜的流氓歌曲吵得休息不好。文夫人派人出来找到子元，对他说：“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左传》）

翻译过来，就是：“总理啊，你哥哥在世的时候，总是练习武功，时常准备争锋天下。如今你可好，天下那么多敌人不去对付，反而在寡妇隔壁唱流氓歌，变态啊！？”

挨了骂，子元还挺高兴，他觉得这是文夫人在提醒他：我喜欢有抱负的男人。

于是，子元决定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讨好文夫人。什么事情？文王不是只打到随国吗？我要打到郑国。

楚成王六年（前667年），子元率领六百乘战车讨伐郑国。六百乘啊，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对于楚国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全部兵力了。

这样的兵力到了郑国，子元却没有打仗的胆量。在郑国呆了一天，听说齐军、鲁军和宋军正在赶来援助郑国，子元连夜率军逃走。“诸侯救郑，楚师夜遁。”

丢人哪。

原本想表现阳刚，如今阳刚没有，YANG 痿。

回到楚国，子元号称大胜郑国，但是人人都知道这一趟很丢人。

又过了些日子，子元眼看美人还不上钩，索性住进了后宫，但是他还是没胆去搞定文夫人，还等着文夫人来勾搭自己。

这样没胆的男人，文夫人能看上他？

一连三日，子元就住在宫里，却不敢去调戏文夫人，弄得自己像柳下惠似的，其实只是没胆。而成王还只有十七岁，不敢惹子元，只能假装没看见。

大夫斗廉看不过去了，他来到宫里，直接去找子元。

“总理啊，可不能这样啊，你能住这吗？你这不是乱来吗？赶快搬出去。”斗廉很生气，说话也不客气。

“你以为你是谁？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子元大怒，令人把斗廉给关起来了。

文夫人听说了，知道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其实她一直在等子元下手，自己好半推半就，谁知这个废物这么肉，看来就算搭上了，今后也靠不住。既然如此，不如办了他。

文夫人悄悄叫人找到斗伯比的儿子斗谷于菟，告诉他子元谋反，还准备奸淫 guo 母，让他速速起兵，

铲除奸人。

斗谷于菟于是纠集了整个斗氏家族，半夜时分率领家兵杀进后宫，子元正在梦里跟文夫人幽会，骤然醒来，只见一道亮光，身首分离。

默默唧唧一辈子，死得倒痛快。

第二天，成王宣布子元谋反被诛，灭门。

只闻了腥味没吃到肉，却送了全家的性命。

子元，冤哪。

日期：2008-9-26　14:31:35

——虎喂大的私生子

杀了子元，谁当总理？

成王说：“斗廉，你忠心耿耿，你来吧。”

斗廉说：“大王，我不行。国家要富强，人民要

富裕，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那就是斗谷于菟，让他当令尹吧。”

于是，斗谷于菟成了楚国总理，成王为了尊敬他，尊称他为子文。

子文，楚国名人，非常有名的名人。

中原人对蛮子一向瞧不起，但是子文得到了中原诸侯的一致尊敬。

这里又引出一个曾经提出的问题：难道私生子就应该很杰出吗？

前面说过的私生子是卫国贤公子急子，后面还会说到私生子孔子。

现在要说的是私生子子文。

当年，若敖娶了郧国国君的女儿做老婆，生了儿子斗伯比。后来若敖死了，斗伯比跟着娘回到郧国，那时候郧国国君是他舅舅。

斗伯比年轻英俊一表人才，又能说会道，很快跟

表妹对上眼了，一来二去就发生了一夜情。那时候可没有避孕套避孕药之类的东东，两个年轻人只顾爽了，结果把表妹的肚子给弄大了。

舅妈一看，怎么办呢？也不敢跟郧国国君说，偷偷地把女儿藏起来，等到生下来，是个儿子。儿子也不敢要啊，这当外婆的狠狠心，把外孙给扔山里了。

说来也巧，没多久，郧国国君去山里打猎，正好就遇上一只老虎，母老虎。怎么知道是母老虎呢？因为母老虎正在喂奶，喂谁？不是喂小老虎，是在喂一个孩子，一个人。

郧国国君吓得浑身哆嗦，还打什么猎啊，慌慌张张就回来了。

“你怎么浑身发抖啊？你打的猎呢？”老婆问。

“打什么猎？出怪事了。”郧国国君把自己遇上的事情给老婆讲了一遍。

老婆哭了。

“你哭什么？”郧国国君问。

“不瞒你说，老虎喂的那个孩子是咱们外孙哪，呜呜呜呜。”

“什么？！”

就这么着，郧国国君急忙率兵来到山中，赶跑了老虎，把孩子给抱回来了。给老婆一看，那可不是自己的外孙吗，外婆给穿的小棉袄还在身上呢。

这下谁还敢再扔这个孩子？老虎喂奶啊。这孩子的命那是绝对的贵命，连老虎都要喂他啊。

“赶紧赶紧，准备婚礼。”郧国国君忙不迭下令。

第二天，斗伯比娶老婆了，就是他表妹，还在月子里呢。

至于孩子，为了纪念他爹娘伟大的爱情，就叫斗谷于菟。为什么这么叫？楚国人把喂奶叫做谷，把老虎叫做于菟，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虎娘养的。

骂人的时候常说“狗娘养的”。

虎娘养的，那就是赞扬人了。

子文当了楚国总理，首先进行了一项大的“国有化改革”，也叫“土地革命”。

子文认为，当前的楚国虽然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但是民富国穷，臣强君弱，中央的力量不够。因此他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贵族将家里一半的土地拿出来给国家。子文以身作则，第一个拿出了自己一半的土地。子文作了榜样，谁敢不跟风？

在国有化改革之后，子文又进行了“公务员制度改革”，规定每天要准时上班，不得偷懒，那时候没有打卡钟，子文就每天第一个上朝，监督大臣们。

子文还进行了“官员选拔制度改革”，任用贤能，部分改变了从前“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当官儿提干”的状况，发现并任用了一大批能干肯干苦干的官员。

就这样，楚国在楚成王的英明领导下，在以子文

总理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努力工作下，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

但是，与此同时，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却一天比一天大，一个中原国家也在迅速崛起，并且准备发动一场针对楚国的侵略战争。

战争的乌云就在头上。

这个东北方向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齐国，一个以齐桓公为领袖的，以《管子》光辉思想为指引的国家。

齐桓公——春秋第一霸；管仲——春秋的第一个伟人，他们就要登场了。

礼炮伺候。

日期：2008-9-27　10:37:40

十六．美男也是祸水

伟人决不是轻易出来的，因此在齐桓公君臣上台之前，还是先把前面该收拾的收拾干净。何况，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没有讲完。

一号男主角郑庄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前文说到他冒充解放军，结果怎样？

废话少说，就从冒充解放军开始讲起。

——解放军抗戎

郑庄公接受了祭足的建议，决定冒充王命，讨伐宋国。当时广发英雄帖，结果效果半好半坏，齐国和鲁国响应，因为郑庄公许给他们瓜分宋国。而卫国、陈国、蔡国等国家要么眼看没什么好处，要么跟宋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纷纷拒绝郑国的请求。

不管怎样，现在郑国军队就是解放军了。

解放军整顿好了装备，战前控诉大会也开过了。可是，意外发生了。

原来，北面的戎来侵略郑国了。

于是，郑庄公决定在解放军讨伐宋国之前，先拿戎来磨刀。

郑国边境。

别人怕鬼子，郑庄公不怕。他怕什么？他怕鬼子一打就跑。

“鬼子是骑兵和步兵，我们是战车，就怕打起来他们四散逃命，抓也抓不住，过一阵子还来。”郑庄公发愁这个，战车这东西，平地可以，鬼子一钻进高粱地，那就只能眼看着他们跑掉。

“爹，鬼子的特性是乱，看见好处了，争着往前冲；看见不妙了，谁也不救谁，只管自己逃命。我们不妨来个诈败，把鬼子引进包围圈，后面的鬼子看见了，一定不会来救，各自逃命，那么进了包围圈的鬼子就可以消灭了。”公子突提了个建议。

公子突是谁？郑庄公的二儿子，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最像他。

儿子的主意真的很好，郑庄公就照办了。

第二天，按着公子突的计策，郑军诈败，戎军是没什么智商的，果然来追，结果进了包围圈。后面的一看前面的中埋伏了，果然是掉头就跑，才不管自己哥哥小舅子什么的是不是会被消灭掉。

一切都在公子突的预料之中，郑军大获全胜。

——讨伐宋国

在大胜戎军之后，郑国军队士气空前高涨。

半年之后，郑庄公二十九年（前715年），郑、齐、鲁三国军队在宋国老挑这个地方会合了。解放军讨伐宋国正式拉开大幕，解放军的讨伐理由是：宋国很多年不向周天子朝聘了。

其实，解放军的理由很牵强，因为那时候根本没人朝聘周天子，傻瓜才去。

郑国是庄公亲自带队，齐国派了国君的弟弟夷仲年，鲁国也派了国君的弟弟公子翬，三国军队如狼似

虎一般，三下五除二拿下了宋国的郜城和防城。

宋殇公怕了，如果解放军继续这样的势头的话，自己的国家可就保不住了。怎么办？投降？在投降的问题上宋殇公还是很清醒的，他知道郑庄公是什么样的人，那是一个有仇必报、下手狠毒的人，投降就等于送死。

关键时刻，有人出主意了，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能人，关键看你用不用。

“主公，我有一计，能让三国军队不战而退。”司马孔父嘉挺身而出。司马是什么？就是国防部长。

“快说。”

“郑庄公攻打我国，全国的精锐都带来了。如今主公在这里守城，我领两百乘战车悄悄出城，连结卫国和蔡国，偷袭郑国国都，郑国军队一定要撤军去救自家国都。郑军撤了，齐军和鲁军也只能撤军。我这一招，叫做围郑救宋。”孔父嘉的计策确实不错，后来孙膑的围魏救赵，不过是照搬孔父嘉的围郑救宋而

已。

“老孔，你真是太有才了。”宋殇公依计照办。

趁着黑夜，孔父嘉率领宋军主力悄悄开拔，一面派人快马前往卫国求援，卫国果然出兵，卫宣公出战车两百乘，派右宰丑领军。于是，两国军队合在一处，进逼荥阳。

荥阳守城的是郑国世子公子忽，见宋卫两国军队来到，一边坚守城池，一边派人快速求援。郑庄公接得急报，连忙下令撤军。

夷仲年和公子翚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来问：“老郑啊，这好好的，怎么就撤啊？”

“两位公子，这宋国犯了错误，咱们来惩罚他们，让他们记取教训也就好了，不要把他们逼上绝路，治病救人嘛。何况了，人家也是公爵，真要灭了他们，咱们也不忍心啊。”郑庄公说得好听，就是不肯说自己是被迫撤军。

夷仲年和公子翚一听，这老郑人挺不错啊，这么

厚道。

“这样吧，虽说咱们讨伐宋国也是奉了周王的命令，替天行道，但是两国这种见义勇为疾恶如仇的精神令人敬佩，现在拿下了两座城池，齐国拿走郜城，鲁国拿走防城，如何？”郑庄公开始分赃。

夷仲年和公子翚再一听，这老郑人很不错啊，这么慷慨，郑国出力最多，反而分文不取。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啊。

夷仲年深深地感动了，他决定把郜城让出来。当然，郜城没有挨着齐国也是个现实的问题。“老郑，郜城我不要，还是你拿走吧。”

“我不要。”郑庄公坚决不要。

在推让了几番之后，郑庄公说了：“那这样吧，你不要我也不要，也给鲁国算了。”

于是，两座城池都归了鲁国。

为什么公子翚没有谦让，难道他没有被郑庄公感

动？他感动了。但是，感动归感动，冲动归冲动，他不冲动。

日期：2008-9-27　16:19:37

——将计就计

在荥阳城外驻扎两天之后，宋卫联军探听得郑军回师，于是他们也回师。

其实，宋卫联军根本就没有打算攻城，从心里说，他们都怕郑军，只要郑军从宋国撤兵，他们的目的就算达到，就赶紧撤。

如果围郑救宋的故事就此结束的话，那么这条计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后来的那句“围魏救赵”的成语也许就该叫成“围郑救宋”了。

可是，在两个胆小鬼成功抢银行不成功之后，他们要在路上抢老太太的土鸡蛋，结果这下完蛋了。这

是个意外吗？

宋卫联军撤退，但是宋军不敢直接撤回宋国，怕路上碰上郑国军队。于是，宋国军队和卫国军队同时向卫国撤退。

在郑国和卫国之间，有一个小国名叫戴国，两国撤军就路过戴国。

原本，借人家的路过，应该先去打个招呼，以示友好。可是宋卫联军一方面瞧不起戴国，另一方面撤军如逃命，急匆匆也来不及打招呼，就进了人家国家了。这下，戴国有想法了。

如果说是路过，卫国军队确实是路过，那你宋国军队怎么还要路过呢？这样看来，根本就不是路过，那是你两个国家联合来打我了。

有这想法不赖戴国，一个小国，提高警惕那是没错的。

戴国于是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面坚壁清野，一面登城防守。

戴国反应过度，孔父嘉和右宰丑不高兴了。你说郑国强大，我们怕他们，你一个屁大的国家，上国军队路过，不送军粮送老母鸡也就罢了，还要摆个架势要跟我们干，那不是找死？两人一合计，干脆，灭了他。

按着两人的想法，小小戴国，根本不经一打，解个手的工夫就拿下了。可是他们想错了，戴国虽说是个小国，但是警惕性一向很高，城墙修得又高又厚，常年在墙头上储备石头、干柴、水和大铁锅，你来攻城，那就砸你烫你没商量。

连攻两天，宋卫联军竟然毫无进展，大丢面子。于是，两国又向蔡国求援，蔡国小啊，不敢得罪宋国和卫国，只得起兵前来。现在，成了三个国家打一个国家。

戴国也怕，无缘无故被三个国家攻打，没招谁惹谁啊。可是，事到临头，赶紧找国家求救才是上策，找谁？想来想去，就是向郑国求救最好。

戴国国君下了决心，就要派人出城。

想郑军，郑军就到。

城外，郑国军队来到。郑国军队怎么来了？

原来，郑庄公率军回国，就憋着一股气要在郑国境内消灭宋卫联军。谁知回到荥阳，才知道宋卫联军已经跑了，而且是跑向了卫国。正遗憾呢，有人来报宋卫联军在回家路上跟戴国干上了，而且拿戴国没办法。

“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他们以为戴国好欺负？”郑庄公当时就笑了，其实他也早就想灭了戴国，可是他知道戴国的防守非常厉害，因此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机会来了。

“起兵。”郑庄公只说了两个字，于是，马不解鞍，人不卸甲，郑国军队直扑戴国。为什么要这么快？因为时机不等人。

郑军来到戴国城下，只见宋卫蔡三国军队各自围

住一个城门，只留下东门。于是，郑军来到东门，打出标语：打击侵略者，救援好兄弟。

城上，戴国军队看见郑国军队来到，浩浩荡荡直奔东门。

“郑国军队救我们来了，我们有救了。”戴国军民奔走相告，戴国国君也很高兴，自己就是动了动念头，郑国就来救自己了，看来，这就是心有灵犀啊。待战争结束，一定请郑庄公多喝几杯。

城门大开，东门。

郑国军队鱼贯而入，戴国军民夹道欢迎。

郑军进城，关门，抓人。抓谁？戴国国君。

对于一只被狼围剿的羊来说，千万不要因为老虎是狼的敌人，就认为老虎会救自己。

狼来防狼，虎来防虎，切记，切记。

郑庄公在城头的笑声惊醒了三国联军。

“老孔，多谢啊。这么远来帮我打戴国，真是绝

妙好计，哈哈哈哈。”郑庄公笑得合不拢嘴，活了一辈子，这是最爽的一件事了。

孔父嘉傻眼了，费了吃奶的力气，等于是给郑庄公送礼了。

怎么办？现在的课题放在三国联军的面前，继续打？怕打不过。跑吧，又不甘心。

三个国家还没想好，郑庄公已经帮他们做了决策。

郑国军队先出北门，那是蔡国的防区。蔡军看见郑军出来，更不打话，转头就跑。郑军随后向西门攻击，那是卫国防区，卫国还能抵挡一番，谁知西门里又杀出一路郑军，两路夹击，卫军全军覆没，右宰丑当场战死。

郑军随后转向南门。

孔父嘉见势不妙，也顾不上别人了，掉转车头就跑。后面郑军紧追不舍，一定要捉他，孔父嘉还算能临机应变，也顾不上国防部长的面子，跳车钻高粱地而逃。

二百乘战车，孔父嘉只剩下二十个随从步行回到宋国。

日期：2008-9-28　9:04:37

——超男选秀

击败了宋国，吞并了戴国，还附带着歼灭了卫国和宋国的主力部队，郑庄公很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联合齐国和鲁国。

庄公决定克隆这个模式，再进行一次讨伐。讨伐谁？许国。这个小屁国家很讨厌，总是跟郑国作对，现在，是灭了它的机会了。

于是，黄金搭档再次形成，郑庄公和两大公子领军的三国联军很容易又携手了。唯一与伐宋不同的是，这一次不用假冒王命，对付这个小国家，就不用冒充解放军了。

打仗打得多了，手下大将也就多了，谁当先锋也就要费思量了，这也算是幸福的烦恼。偏偏庄公是个讲公道的人，凡事一碗水端平。怎么办？

有困难，找祭足。

正在家里洗脚的祭足被庄公找来了，劈头就问："我们猛将太多，谁当先锋颇费心思，不让谁当都不好，你有什么好办法？"

"选秀啊。"洗脚的祖师爷只说了三个字。

"好主意。"郑庄公大声叫好，他万万没想到，他成了选秀的祖师爷，几千年后，整个中国都在选秀。

选秀大会开始，郑国各路大将都来争夺先锋。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庄公制作了一面大旗，旗杆三丈三尺，大旗旗面长宽均为一丈二尺，上缀金铃二十四个，旗上绣着"奉天讨罪"四个大字。按说，一丈为三米，旗杆不是足足十米长？不然，春秋年代的丈比后来的要短。但是，

即使如此，那旗杆也够长。

旗杆插在一乘崭新的战车上，这乘战车是新订做的新款式，号称“鲁庄公八八型战车”，由军工大国鲁国的一家兵工厂制作，应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工艺，堪称“车霸”。据说，这种型号的战车整个周朝只有三乘，分别属于鲁国国君、楚国国君和郑国国君。而且，制作此乘战车的师傅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制作同样的战车。

绝版，绝对的绝版。

“各位爱卿，这乘车霸大家都看到了，这不是我的。那么，是谁的？谁能把车上的大旗拿下来，能够手持大旗步履如常，这车就归谁了，先锋的大印也归谁了。”

北风刮起，大旗次喇喇叮铃铃地响，若不是被箍在车上，那几乎就要被放风筝了。

第一个超男出场了，大将瑕叔盈。只见他跳上车去，将大旗取了下来，手持大旗，前进三步，后退三

步，气不长喘，脸不变色，仍然将大旗插回车上。

瑕叔盈面露笑容，这车该归自己了。这么好的车用起来好用，就算将来不打仗了，做个纪念版，也能卖出个好价钱。

得意得太早了，就算庄公给他，别人也不会答应的，要不怎么叫选秀呢？

“这有何难？看我的。”又一个超男出场了，谁？考叔，颖考叔。

总有人议论说考叔就靠着当初“黄泉相见”混上去了，是个没屁本事只会孝敬老娘的啃老族，考叔早就想给自己正名。

考叔跃上战车，一只手将大旗提在手中，跳下车来。

“哗。”一片掌声，就凭着两个动作，考叔已经在瑕叔盈之上了。

风儿还在吹，考叔开始自选动作。

考叔将大旗舞了起来，只见大旗在他手中上下翻飞，前后乱舞，舞了一阵，这才放下。再看考叔，脸色微红——那是活动开了；胸膛起伏——那是心情激动。

“好。”一片叫好声。

“好什么好？把车留下，我也会舞旗。”第三个超男出列了。

这个超男是天生的超男，谁？公孙子都，天下第一美男。

公孙子都要来争夺先锋，场上顿时没有人说话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得罪他，他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没有人喜欢他。

考叔知道，如果把大旗交给子都，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抢走战车和先锋大印。怎么办？考叔急中生智，将大旗挥两挥，裹成一条枪，之后将“车霸”的车辕一把抓了过来，起身就跑。车辕是什么？就是车与马之间控制马的一条棍子。为什么要抢车辕？因为

车辕象征着这乘车，换句话说，车辕上有车架号，上面刻上了车的型号和编号。

子都一看，大怒，去兵器架上顺手抄了一条长戟，就去追考叔。结果，两个人绕着考场跑了一圈，子都愣没有追上。

“别追了。”庄公下令，当即将“车霸”给了考叔，令他为先锋大将，先行率军会合鲁齐二国军队，进攻许国。

“哼。”子都气得眼都红了。

日期：2008-9-28　13:46:09

——暗箭伤人

三国军队在许国城外聚齐，开始攻城。

齐鲁两国仗着国家大，有些轻视郑国，因此攻城

并不卖力。相反，考叔第一次出任先锋，立功心切，因此郑军攻城最为卖命。

许国的防守很顽强，三国联军连攻三天，没攻下来。按着计划，第四天三国的主将都要到了。

“横下一条心，一定要破城。”考叔作了最后的动员，那时候还没有录像看，也没有音乐放，战前动员纯靠嘴皮子。

第四天一早，郑军开始攻城。考叔身先士卒，夹着大旗亲自登城。别说，主将这么卖命，手下也跟着卖命，考叔竟然率先登上了城头。

“同志们，冲啊。”考叔没这么喊，不过也基本上喊了类似的一句话。记住，电影上如果我们的英雄喊了这样一句的话，基本上他就该牺牲了，考叔没有看过电影，当然也就不懂得这样做的危险。

城下，美男子公孙子都拈弓搭箭，他的箭术不错，已经射死了不少守城的许军。他原本瞄准了一个许国军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考叔的那一声“同

志们冲啊”，他突然有了一个冲动。

“你抢了我的车，还要抢我的功劳，我让你抢。”想到这里的时候，子都手中的箭已经离弦。

考叔从城墙上倒栽了下来，连同手中的大旗。

考叔牺牲了。

暗箭伤人。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暗箭伤人就是这一次，而这个成语也来自这一次。

瑕叔盈愤怒了，他以为考叔是被敌人捅下来的，他一把抓起地上的大旗，以惊人的速度上了城墙，没有人能阻止他。

日期：2008-9-28　9:04:37

——超男选秀

击败了宋国，吞并了戴国，还附带着歼灭了卫国

和宋国的主力部队，郑庄公很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联合齐国和鲁国。

庄公决定克隆这个模式，再进行一次讨伐。讨伐谁？许国。这个小屁国家很讨厌，总是跟郑国作对，现在，是灭了它的机会了。

于是，黄金搭档再次形成，郑庄公和两大公子领军的三国联军很容易又携手了。唯一与伐宋不同的是，这一次不用假冒王命，对付这个小国家，就不用冒充解放军了。

打仗打得多了，手下大将也就多了，谁当先锋也就要费思量了，这也算是幸福的烦恼。偏偏庄公是个讲公道的人，凡事一碗水端平。怎么办？

有困难，找祭足。

正在家里洗脚的祭足被庄公找来了，劈头就问："我们猛将太多，谁当先锋颇费心思，不让谁当都不好，你有什么好办法？"

"选秀啊。"洗脚的祖师爷只说了三个字。

“好主意。”郑庄公大声叫好，他万万没想到，他成了选秀的祖师爷，几千年后，整个中国都在选秀。

选秀大会开始，郑国各路大将都来争夺先锋。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庄公制作了一面大旗，旗杆三丈三尺，大旗旗面长宽均为一丈二尺，上缀金铃二十四个，旗上绣着“奉天讨罪”四个大字。按说，一丈为三米，旗杆不是足足十米长？不然，春秋年代的丈比后来的要短。但是，即使如此，那旗杆也够长。

旗杆插在一乘崭新的战车上，这乘战车是新订做的新款式，号称“鲁庄公八八型战车”，由军工大国鲁国的一家兵工厂制作，应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工艺，堪称“车霸”。据说，这种型号的战车整个周朝只有三乘，分别属于鲁国国君、楚国国君和郑国国君。而且，制作此乘战车的师傅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制作同样的战车。

绝版，绝对的绝版。

“各位爱卿，这乘车霸大家都看到了，这不是我的。那么，是谁的？谁能把车上的大旗拿下来，能够手持大旗步履如常，这车就归谁了，先锋的大印也归谁了。”

北风刮起，大旗次喇喇叮铃铃地响，若不是被箍在车上，那几乎就要被放风筝了。

第一个超男出场了，大将瑕叔盈。只见他跳上车去，将大旗取了下来，手持大旗，前进三步，后退三步，气不长喘，脸不变色，仍然将大旗插回车上。

瑕叔盈面露笑容，这车该归自己了。这么好的车用起来好用，就算将来不打仗了，做个纪念版，也能卖出个好价钱。

得意得太早了，就算庄公给他，别人也不会答应的，要不怎么叫选秀呢？

“这有何难？看我的。”又一个超男出场了，谁？考叔，颖考叔。

总有人议论说考叔就靠着当初“黄泉相见”混上

去了，是个没屁本事只会孝敬老娘的啃老族，考叔早就想给自己正名。

考叔跃上战车，一只手将大旗提在手中，跳下车来。

“哗。”一片掌声，就凭着两个动作，考叔已经在瑕叔盈之上了。

风儿还在吹，考叔开始自选动作。

考叔将大旗舞了起来，只见大旗在他手中上下翻飞，前后乱舞，舞了一阵，这才放下。再看考叔，脸色微红——那是活动开了；胸膛起伏——那是心情激动。

“好。”一片叫好声。

“好什么好？把车留下，我也会舞旗。”第三个超男出列了。

这个超男是天生的超男，谁？公孙子都，天下第一美男。

公孙子都要来争夺先锋，场上顿时没有人说话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得罪他，他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没有人喜欢他。

考叔知道，如果把大旗交给子都，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抢走战车和先锋大印。怎么办？考叔急中生智，将大旗挥两挥，裹成一条枪，之后将“车霸”的车辕一把抓了过来，起身就跑。车辕是什么？就是车与马之间控制马的一条棍子。为什么要抢车辕？因为车辕象征着这乘车，换句话说，车辕上有车架号，上面刻上了车的型号和编号。

子都一看，大怒，去兵器架上顺手抄了一条长戟，就去追考叔。结果，两个人绕着考场跑了一圈，子都愣没有追上。

“别追了。”庄公下令，当即将“车霸”给了考叔，令他为先锋大将，先行率军会合鲁齐二国军队，进攻许国。

“哼。”子都气得眼都红了。

日期：2008-9-28　13:46:09

——暗箭伤人

三国军队在许国城外聚齐，开始攻城。

齐鲁两国仗着国家大，有些轻视郑国，因此攻城并不卖力。相反，考叔第一次出任先锋，立功心切，因此郑军攻城最为卖命。

许国的防守很顽强，三国联军连攻三天，没攻下来。按着计划，第四天三国的主将都要到了。

“横下一条心，一定要破城。”考叔作了最后的动员，那时候还没有录像看，也没有音乐放，战前动员纯靠嘴皮子。

第四天一早，郑军开始攻城。考叔身先士卒，夹着大旗亲自登城。别说，主将这么卖命，手下也跟着

卖命，考叔竟然率先登上了城头。

“同志们，冲啊。”考叔没这么喊，不过也基本上喊了类似的一句话。记住，电影上如果我们的英雄喊了这样一句的话，基本上他就该牺牲了，考叔没有看过电影，当然也就不懂得这样做的危险。

城下，美男子公孙子都拈弓搭箭，他的箭术不错，已经射死了不少守城的许军。他原本瞄准了一个许国军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考叔的那一声“同志们冲啊”，他突然有了一个冲动。

“你抢了我的车，还要抢我的功劳，我让你抢。”想到这里的时候，子都手中的箭已经离弦。

考叔从城墙上倒栽了下来，连同手中的大旗。

考叔牺牲了。

暗箭伤人。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暗箭伤人就是这一次，而这个成语也来自这一次。

瑕叔盈愤怒了，他以为考叔是被敌人捅下来的，他一把抓起地上的大旗，以惊人的速度上了城墙，没有人能阻止他。

郑军的大旗竖在了许国的城墙上，郑军士气大振，许国军队瞬间崩溃。

许国陷落，许国国君逃往卫国。

三国国君随后来到，见已经攻破城池，于是进城相会。

这一次，齐国还是不要许国的土地，鲁国也不好意思再要，于是许国就归了郑国。郑庄公将许国分成两半，小的一半还是许国，由许国君主的弟弟新臣为君主，大的一半给了庄公自己的弟弟公孙获。

——美男子之死

郑国灭了许国，但是，郑庄公一点也不开心，因为考叔死了。

考叔的尸体上有一支箭，从后背一直穿到前胸。毫无疑问，箭是从后面射过去的，其实这很好判断，因为箭是郑国的箭。

这支箭射得如此准确而且如此有力，这一定是一个将军射的，士兵没有这样的功力。甚至，即便是最善射的射手，从城下能够把城上的人射穿，其力道不是惊人，而是太惊人，没有刻骨的仇恨，是做不到的。

考叔有仇人吗？经过调查，考叔没有仇人。

庄公很愤怒，他非常器重考叔，甚至比对祭足还要器重，因为考叔更忠诚更耿直。所以，庄公发誓要捉住害死考叔的奸人，要杀了他为考叔报仇。

“老祭，这个人一定要查出来。”庄公把任务布置给了祭足。

祭足是什么人？洗脚的祖师爷。他聪明过人，而且善于分析。

祭足看了考叔的尸体，又带着考叔的几个亲随来到了考叔登城的所在。经过多次的实验，通过那支箭射中考叔的力度和角度，推断出射箭的人当时在什么位置。什么人当时可能在那个位置呢？

“是他。”祭足得出结论，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怀疑是他。

庄公大怒，其实他也猜到了是公孙子都。

“杀。”庄公毫不客气，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何况只是一个堂弟。

但是，祭足阻止了他。

“主公，不可。”祭足讲出了自己的道理。首先，这是死无对质的事情，如果子都打死不认，实际上他肯定打死也不认，那么杀他倒成全了他，有可能让他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冤死的大将；其次，子都是公族，还有战功，还是美男子，杀他会引起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的不满，甚至会说他是因为被嫉妒而被杀。

“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

庄公下令，每一百个士兵出一头猪，每二十五个士兵出一只狗和一只鸡，招巫师来念咒，诅咒那个放暗箭的人。

按着规矩，大夫死后要三个月才下葬。这三个月，庄公派人轮流守灵，第一棒是世子公子忽，之后依次是这次出征的各个将军。世子都守灵了，谁还敢有怨言？

子都是最后一棒，十五天。十五天里，天天听巫师在那里诅咒自己，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不过，子都属于心黑手辣脸皮厚的那种人，也不是太难受。何况，听说子都守灵，很多女人主动前来吊唁考叔，实际上是来看子都，顺便泡泡他。

不管怎么说，子都过得还挺爽。

三个月很快过去，下葬这一天到了，庄公率领群臣来到。看见子都泰然自若的样子，大为失望。

“老祭啊，你的办法不灵啊。”庄公悄悄对祭足

说。

“唉，知道他脸皮厚，不知道他脸皮这么厚。我这精神摧残法百试百灵，谁知在他的身上就不灵了。”祭足叹口气，承认失败。

按着“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的原理，祭足让士兵们出猪出狗，这样士兵们都在骂那个放暗箭的人，足足一万多人啊。这么多人骂，别人死十次了，子都竟然竟然毫发无损。

祭足又请了巫师，还当着子都的面诅咒他，他还是不死。

这样的人，祭足真是拿他没办法了。

葬礼很隆重，庄公亲自宣读悼词，无非是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垂不朽等等套话。末了宣布：颍考叔为国捐躯，因公死亡。为了纪念他，特决定将车霸的车辕随葬。

那么那乘战车呢？每个人都很关心。战车是不可能随葬的，那太可惜。每个人都想得到那乘战车，而

人们知道只有两个人最有资格。一个是公孙子都，因为他是考叔的副手；另一个是瑕叔盈，因为他是攻占许国的头号功臣。

“我宣布，那乘战车移交给瑕叔盈。”郑庄公庄严宣布。

瑕叔盈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太感动了。

“多谢主公，我一定要继承考叔的遗志……”还没等瑕叔盈说到“为建设强盛的郑国奋斗终身”的时候，有人已经跳了出来。

“主公，为什么战车不是我的？”公孙子都大喊起来。

庄公原本就在生气，看见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下说一声：“来人，把箭拿上来。”早有侍从递上一支箭来，正是子都射考叔的那一支。

庄公接过箭，狠狠地扔在公孙子都面前，喝道：“因为这支箭是你的。”

所有人都愣住了，子都也愣住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子都的身上，祭足有些担心，如果子都死活不承认呢？

子都低下了头，泪水流了出来。他害怕了？他后悔了？

“主公，从前有了最新型的战车，您第一个都会给我。可是这一次，这么绝版的战车却给了考叔。我公孙子都是天下第一美男，我怎么能没有天下第一豪华的战车呢？我恨他，恨他抢走了我的战车。我只是想要一乘最新款的车而已，呜呜呜呜。”子都哭得更厉害了。

突然，子都猛地抬头，拔剑，抬臂，横剑。

一道血光。

天下第一美男就这样香消玉殒。

天下美男千千万，为什么子都是第一美男？因为他不仅最美，而且最爱美。

“战场上的敌人不能令他畏惧，暗箭伤人不能让他惭愧，巫师的诅咒不能伤害他，可是，得不到最美的战车最终让他绝望。”祭足暗暗叹息，让子都自杀的原因不是他被揭露，而是庄公把战车给了瑕叔盈，这让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三个月后，公孙子都下葬，全郑国的美女都来了，甚至楚国、晋国、秦国以及高丽的美女都来了许多。郑庄公没有来，但是他派人来宣布那乘车霸为子都陪葬。

就因为美男爱美，害得郑国两员大将就这么毫无价值地死了。

所以，美男也是祸水。

日期：2008-9-29　14:03:29

十七．做人的难题

每个人都会死。

英雄也会死。

春秋的一号男主角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从出台到谢幕，郑庄公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他基本上算无遗策而且战无不胜，他很会用人，因此手下都是些能人。

可是，他也要死。

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他五十六岁。在预感到自己要鞠躬尽瘁之前，他找来祭足商量后事。

“老祭，看这样子我是不行了。我看我这十一个儿子中，谁继位最合适？”郑庄公问。

祭足一愣，公子忽不是世子吗？世子继位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现在庄公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意思？祭足何许人也，他立即就明白，庄公对公子忽不是太满意。

“当然是公子忽了。”祭足没有犹豫，他知道这

样的回答不能让庄公满意，但是，这个时候他必须力挺公子忽，因为公子忽的老妈邓曼是他帮着庄公娶回来的，从感情上来说，他更希望公子忽接班。“主公，公子忽能文能武，人也谨慎，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老祭，不瞒你说。忽是不错，我也喜欢他。可是，你知道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黑手狠。可是忽太善了。相反，突虽然不如他哥哥能干，但是处事果断，下手坚决，我看好他。”庄公说道，他看人是很准的，老二公子突能力虽然差点，但是性格更像自己。

“不可，主公难道忘了宋国和鲁国发生的事情？接班人一定要立长子才能服众。”祭足答道，其实他也知道公子突比公子忽更适合接班。

“这样的话，只能让突去姥姥家了，否则一定生乱。唉，只怕这样也避免不了鲁国和宋国的事啊。”庄公考虑再三，接受了祭足的建议，把公子忽托付给他了。

第二天，公子突被赶出郑国，前往宋国，因为他姥爷姓雍，是宋国的豪族。

有人问了，郑国不是和宋国是仇人吗？把自己的儿子送过去不是等于给人家送人质去了？不然，此一时彼一时。郑宋两国这个时候正是友好得不得了，同志加兄弟一般。为什么这么友好？那就先说说宋国九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

——做人要厚道

宋国有两个实权派人物，一个是司马孔父嘉，另一个是太宰华督。前者是国防部长，后者是总理。

两人当中，孔部长更受宋殇公的重用，理由很简单：宋殇公喜欢打仗。在位十年，对外战争十一次。其中单单跟郑国就打了三仗，其原因就是为了公子冯。

你说爱打仗也不一定是坏事，抢回些东西给大家做福利也好啊。问题是宋国打仗就没怎么赢过，几乎是每战必败，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男人上

战场，不是打死了就是被俘当了别国的奴隶；女人在家里，不是当了寡妇就是被恶霸霸占了。总打败仗，税负越来越厉害，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

全国人民都很愤怒，可以说是民怨沸腾，而大家最恨的人就是孔父嘉。

华督很郁闷，不是因为民不聊生，而是因为自己一个堂堂总理的地位竟然没有国防部长高。

有一天，他的郁闷简直到了极点，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他在路上碰上了一个女人，那叫一个美，华督一直目送美女到看不到，不由自主说出三个字来："美而艳。"可是，这么美的女人，吃不到嘴里，因为这个女人是孔父嘉的老婆。

地位没人家高，老婆没人家漂亮，华督这个郁闷啊。

这一年是宋殇公十年（前710年），十年一大庆啊。大庆干什么？有的国家放假，有的国家发钱，有的国家阅兵。

宋国就是阅兵。

孔父嘉担任阅兵总指挥，他从鲁国订购的新型战车已经运抵，将在阅兵仪式上亮相，近期他主要精力放在宋军的训练上，严格到不能再严，宋军的口号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灭郑国，何以家为？"

军队里的怨气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华督敏锐地看到了机会，为了地位，为了女人，干。他下定了决心，要干一票大的。

宋国的军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孔父嘉又要带领大家去打郑国了。

消息令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害怕，打郑国历来都是有去无回的，那就是给人家送战车送奴隶的。

没有人怀疑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尽管从来没有人听到孔父嘉或者宋殇公宣布这件事情。历来这样的消息都在事后被证明是准确的，特别是被孔父嘉否认的，那就更加可以确信了。在宋国，国君说的话往往是骗人的，而小道消息才是准确的。

“胡说，我们怎么会去打郑国？我们从来不侵略别人。”果然，这一次孔父嘉又辟谣了。

所有人都确信这一次所谓的阅兵是在为攻打郑国做准备，于是所有的士兵都开始准备后事了。该写遗书的写遗书，该讨债的赶紧讨债，没娶老婆的赶着一夜情，有老婆的抓紧时间制造儿女。

可是，人们没有想到，以往百发百中的小道消息，这一次却是真正的谣言，而造谣的，就是华督。没办法，当你骗人骗多了的时候，你说真话也不会有人信了。

离阅兵的日子越近，军队里的气氛也就越紧张，紧张到只要有人点一把火，这把火就一定能把整个宋

国烧掉。

点火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而这个人就是华督。

“弟兄们，我们不等坐以待毙啊。我们死了也就算了，老婆孩子凭什么跟着遭罪呢？”军营里，一个士兵高声说道。

“是啊，打什么郑国？我们去就是找死。”有人呼应。

“那怎么办？”大家围上来问。

“怎么办？打郑国都是孔部长的主意，华总理是不想打仗的，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华总理反映我们的想法？”一开始说话的人建议。

于是，满营士兵去了总理府。

华总理很和蔼地接待了士兵们，士兵们很激动，强烈要求华总理阻止这场愚蠢的战争。

“大家少安毋躁，孔部长打郑国，也是为了宋国的颜面啊。”华总理这样说，就等于承认了孔父嘉真的要去打郑国。

“他要颜面，就让我们老百姓去送命啊？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们就是性命攸关。华总理，你要为我们做主。”士兵们纷纷高呼。

“大家小声些，说这些话，要是被孔部长听见了，都要杀了你们。”华督装出一副很小心的样子。

“反正都要死，怕什么？”士兵们的怒气又被激发起来。

华督站了起来，一咬牙一跺脚一瞪眼，扫视一遍眼前的士兵们。

“唉，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挡啊。若是大家一定要为国除害，本总理也只能遵从众愿了。”华督作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来，引导着大家的情绪。

“为民除害，铲除奸人。”群情激奋，原本没有想过要杀孔父嘉，现在则是非杀了他不可。

人群离开了总理府，在华总理的带领下，一窝蜂杀到了国防部长官邸。也不搭话，闯进门去，见人就杀。孔父嘉急忙出来看，当场被砍成肉酱。

杀完了孔父嘉，大家再找华总理，哪里还有人？华总理去了哪里？华总理抢了孔父嘉的老婆，悄悄回总理府了。

孔父嘉几乎全家被杀，只跑了一个人，谁？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木金父当时还小，被家臣抱着逃离宋国，去了鲁国。此后，以名为姓，就姓了孔。传到第六代，就是孔子。

华总理带领军队杀了孔部长，宋殇公听到这个消息，大怒，这不是要造反吗？

“老孔，带兵剿灭叛匪。”宋殇公一拍桌子，就要出兵。拍完桌子才想起来，老孔已经被自己的队伍给砍了

“来人，跟我走，把华督给我砍了。”到了这个

时候，宋殇公还不想想孔父嘉是为什么被砍的，当下带着一众侍卫，亲自出马去孔父嘉家中，要杀华督。

宋殇公来到孔父嘉家中的时候，杀了孔父嘉的宋军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看见宋殇公来了，又是恨又是怕，想杀他又没人带头。正在那里犹豫，华督来了。

华督知道，杀了孔父嘉，殇公是不会放过自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连殇公也办了。于是，安置好了美人，就急忙又来到孔父嘉家中，动员大家去杀殇公。

狭路相逢，有的时候不是勇者胜，而是先下手为强。

眼下的士兵们，就像一锅开水，谁先端起这一锅开水来，谁就能泼向对方，取得胜利。

如果宋殇公这个时候能够这样高喊：“弟兄们，华督谋反，你们都是受蒙蔽的，既往不咎。杀死华督者，官升三级，赏千金。”这样的话，一大半的士兵都会来砍华督。

可是，殇公没有这样的智商，他只知道生气，只

知道怒目相视。

华督知道，谁先开口，谁就能活下去，因为后开口的根本就不会有开口的机会了。

“弟兄们，昏君奸臣害得我们妻离子散，死无葬身之地，奸臣已经杀掉，但是，昏君不除，大家会死得更惨。还等什么？杀了昏君。”华督大喊。

“杀，杀。”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带头，每个人都想杀人。

宋殇公慌了，这个时候他想起来要说华督是谋反，想起来要安抚士兵。可是，一切已经晚了，红了眼的士兵们什么也听不见。

侍卫们跑光了，他们早就看出势头不对。

宋殇公被砍成了肉酱，连他的马也被砍成了肉酱。

宋国临时治安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基本上，大家对于孔父嘉和宋殇公的死表示默认。

“我看，论资排辈也该排到公子冯了，把他请回来吧。”华督建议，实际上，早年他和公子冯的关系就很好。

一致通过。

于是，宋国派出特使前往郑国，向郑庄公投递国书，要求请回公子冯担任宋国国家元首。

“好啊好啊。”郑庄公非常高兴，公子冯在郑国呆了十一年了，怎么说大家都有感情了，他能回去做宋国国君，今后两国关系没得说了。

公子冯屁颠屁颠回宋国了，回国之前痛哭流涕向郑庄公表示感谢：“主公啊，十一年了，您不仅收留了我，还给我好吃好喝，给我一座小城。为了我，您不惜与宋国翻脸成仇，连年打仗。您不是我亲爹，但是比我亲爹还要亲啊，爹。还有公子忽、公子突等大哥们，他们对我比对自己亲兄弟还要亲。郑国的恩情，我没齿不忘，铭刻在心。爹啊，只要您愿意，随时欢迎您去宋国，我动员全国人民夹道欢迎。”

郑庄公笑了，他不是感动，他只是觉得好笑。

他知道，公子冯这个人，就是个白眼狼。

回到宋国，公子冯登基，就是宋庄公。从那以后，郑国和宋国成了盟友。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宋殇公辛辛苦苦十一年，为了除掉公子冯费尽心机，谁知最后的结果是自己被除掉了，公子冯回来了。你说，若是宋殇公当初放过公子冯一马，就不会连年征战，也就不会被华督杀掉。

所以，做人要厚道。机关算尽，往往都是把自己算进去了。

日期：2008-9-30　12:28:22

——做人不能太厚道

上面说到做人太不厚道不行，可是，太厚道了也不行。

所以，做人真的很难。

郑庄公临死之前说到要提防宋国和鲁国发生的事情，宋国的事情说过了，鲁国发生了什么事？

鲁国发生的事情，比宋国的事情还要早两年。

故事的主角依然是国防部长、总理和国君。

鲁国的国防部长是公子翬，又叫羽父。鲁国几次打仗都是他率军出征的，打了不少胜仗，抢了不少地盘、财宝和女人回来。因为功劳大了，事业心也就更强了。最近，他觉得自己怎么说也该弄个总理当当。

可是，就这么直愣愣去跟国君鲁隐公要呢，好像是跑官要官的样子，似乎不太好，怎么办？公子翬想起一个办法来。说到这个办法，还要先交待一段历史。

当初鲁隐公的爹是鲁惠公，惠公的夫人是孟子（不是我们平时称为孔孟的孟子），可是孟子早死，没有生子。于是声子成为夫人，就生了息摄，也就是隐公。

在宋国，宋武公生了个女儿仲子，生下来手上就

有四个大字：为鲁夫人。

《左传》所记载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打开《左传》第一卷，第一段这样写道：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鲁国）。

上天作媒，谁敢不遵从？于是，鲁宋两国成为亲家。

十五年后，宋武公把女儿送过来，嫁给了息摄。谁知道鲁惠公先过了一手，发现这个儿媳妇实在是太漂亮了。怎么办？鲁惠公就学习卫宣公好榜样，把儿媳妇“充公”到了自己的床上。

惠公十分喜爱这个小老婆，将她立为夫人，没多久生个孩子名叫姬允。鲁惠公喜欢这个孩子，把他立为世子。可是，公子允很小的时候，鲁惠公就鞠躬尽瘁了。

大臣们一合计，公子允太小了，还是让长子继位吧。于是，鲁隐公登基了，但是全鲁国都知道，鲁惠

公的宝位是应该传给公子允的。

转眼间，鲁隐公登基十一年了，公子允已经十七岁了。

根据经验，公子翚认为鲁隐公现在的心思应该在公子允身上了。尽管鲁隐公口口声声要把国君的宝座让给公子允，实际上谁舍得这个宝位？鲁隐公一定想要除掉公子允。

公子翚来找隐公了。

“主公，祖国人民选择了你，历史选择了你，你就是我们的英明君主。可是，公子允长大了，他时时刻刻想着夺取主公您的宝座，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主公，我愿意为您杀了公子允，作为奖赏，让我当太宰吧。”公子翚把话说得很清楚，他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隐公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错了。

“子翚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当初原本是公子允继位，因为他太小，暂时由我代理。如今他岁数大了，

我也要把位置还给他了。我已经在菟裘修了别墅，等公子允十八岁了，我就退位，去那里清闲度日。”隐公笑着说。

隐公显然没有说谎，公子翚也知道他在菟裘修别墅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如果隐公真要杀公子允，又岂能让他活到现在？

其实，隐公还有话没有说出来，他很看好公子翚的能力，原本是准备提拔他到总理位置上，后来想想，不如把这个人情留给公子允，让公子允提拔他，他会对公子允更忠心。

太厚道了，鲁隐公实在是太厚道了。

可是，厚道的人遇上不厚道的人，下场会很惨。

不厚道的人太多了，公子翚是一个，公子允也是一个。

从隐公那里回来，公子翚的感觉不太好。俗话说：疏不间亲。自己这趟挑拨离间不成功，隐公会怎么想自己？重要的是，将来公子允登基了，如果给他知道

这件事，自己的老命恐怕就不保了。

公子翚越想越不对劲，怎么办？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反过来蹿唆公子允杀了隐公，杀人灭口。

忽悠不了厚道的，就忽悠不厚道的。

“公子啊，绝密内幕，宫廷内参。隐公想要立自己的儿子做世子，准备找借口干掉您呢。”公子翚来对公子允说。

“什什什什么？”公子允吓得够呛，他早就担心自己会是这个下场，因为先例实在是太多了。

“你大哥要杀你啊。”

“我我我逃到宋国还来得及吗？”公子允的意思，立马就要跑姥姥家去避难。

“不可，鲁强宋弱，宋国不能保护你。”

“那那那怎么办？”

“他不仁，不能怪你不义。公子啊，我公子翚一向深明大义，匡扶正义，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做惯了。

这样，我来帮你，我们先下手干了他。”

“大哥，拜托你了。要是我能当上国君，你就是总理。”公子允此时只想活命，压根没想到公子翠在忽悠自己。

杀害隐公的可行性方案连夜赶制出来，公子翠知道自己拖不起，万一哪一天隐公突然宣布让位，自己就算完蛋了。

所以，要快。

三天之后，鲁隐公要去庙里祭祀钟巫。钟巫是什么人？

从前，隐公还没有做鲁国国君之前，鲁国曾经与郑国作战，隐公被俘，关在郑国大夫尹大夫家中。

“老尹，放了我吧，你看你在郑国混得也不怎么样，跟我去鲁国，我会报答你的。”隐公利诱尹大夫。

“问问我的神先，神说行，那就行。”尹大夫动了心。他的神就是钟巫，供在自己家的庙里。

尹大夫和隐公在庙里求了个签，大吉。于是，尹大夫带着全家跟隐公跑到了鲁国。隐公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从那以后，除了对尹大夫格外关照之外，还在郊外建了钟巫庙，每年都去祭祀一回。

隐公去祭祀钟巫，每次都住在妫大夫家中。公子翚的办法就是预先派人扮成杂役，找个杂货房藏起来，到晚上潜入隐公卧室下手。

公子翚实在太了解隐公了，一切都被他猜中了。隐公是个不喜欢兴师动众的人，很体恤手下，因此出门都是轻车简从，带几个随身侍从而已，下榻也就在妫大夫家的客房而已。

到了晚上，隐公就寝，侍卫也都休息，只剩下妫大夫的家丁在院外巡守，却没有想到刺客早已经埋伏在了院内。

午夜时分，刺客下手。

隐公就这样死了，实在连给我们发挥想象的空间都没有。

公子允顺利接班，就是鲁桓公。鲁桓公上任第一件事，任命公子翬为总理。

公子翬把脏水泼到了妫大夫的身上，以谋杀国君罪将他全家处斩。整个鲁国都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没人敢说。

冤哪，隐公死得冤，妫大夫一家死得更冤。

其实，隐公要保住自己的办法有很多。第一，听从公子翬的计策，杀了公子允；第二，杀了公子翬；第三，提拔公子翬。

可是，隐公一样都没有作。他太厚道，他只为别人想，没有为自己想。

人不能太厚道。

日期：2008-10-1　12:08:40

十八．兄弟、朋友、利益

灯枯油尽。

一代英豪终于走了。

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在中原一带横行无敌，人见人怕。如今，他终于鞠躬尽瘁了。

公子忽接任，就是郑昭公。

公子忽实际上是个有为青年，在诸侯中间名声极好，能力强、性格宽厚、人品一流。有证据吗？有。

齐僖公的两个女儿都是绝色美女，前文说了大女儿就是林青霞，那么小女儿呢？也找个同城美女形容一下，那就是范冰冰。作为大国国君，僖公在选择女婿的问题上并没有要求门当户对，他只有一个标准：人品好，有事业心。

他把大女儿嫁给了卫国的世子急子，那是一个好青年。不幸的是，大女儿没能到急子手上，就被急子他爹卫宣公给霸占了。生米成了熟饭，齐僖公也只能认倒霉。

二女儿呢？齐僖公看好郑国世子公子忽。于是，若干年前，齐僖公派人到郑国提亲。按理说，这么漂亮的女儿，再加上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如今还是人家来求亲，公子忽就该屁颠屁颠应承，趁早娶回来。可是，公子忽拒绝了，理由是“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左传》）。

啥意思？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对象，齐国太大，齐国公主不是我合适的人。《诗经》里说了：自由恋爱才是幸福。我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何必非要吃齐国的软饭？

后来，北戎侵犯齐国，郑庄公派公子忽和大将高渠弥前往齐国增援，一仗下来，全歼戎兵，公子忽的表现堪称完美。齐僖公对公子忽是越看越喜欢，恨不得把他抓起来直接送进洞房，于是，再次求婚。公子忽再次拒绝了，高渠弥劝他，他也不听，弄得齐僖公很没面子，非常生气。

回国之后，祭足也来劝公子忽：“公子啊，如今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了齐国这样的亲戚，还怕谁？如今的国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虽说你是老大，是世子，但是公子突、公子危、公子仪们都盯着国君的宝座呢，要是你有了齐国这样的后援，谁还敢轻举妄动？”

“不，我不吃软饭。”公子忽很倔。

后来，公子忽娶了陈国的公主，他觉得这样心安理得。

公子忽有骨气，但是，骨气有什么用呢？

软饭，该吃的时候还是要吃的。君不见，有多少人是靠着吃软饭飞黄腾达的？

——好朋友公子冯

郑昭公登基了，按照规矩，就要派使者前往各个睦邻友好国家通报，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

前往宋国的使者派了上卿祭足，也就是总理亲自

出访。一来宋国是友好国家，二来公子突在宋国，昭公就请祭足致意宋庄公，今后好好对待公子突，毕竟是自己的弟弟。

原本是好心好意，昭公没有想到却办成了坏事。就连祭足这样足智多谋的人，也没有想到他将会遇上一件怎样的荒唐事。

宋国，就是一个荒唐的国家。

公子突在宋国很不爽，虽然舅舅姥爷对自己还算不错，自己的银子也足够花。

“舅舅，替我想办法，帮我回郑国当国君吧。”公子突求舅舅帮忙。

公子突的舅舅在宋庄公那里很得宠，于是去宋庄公那里汇报。

“不好吧，忽哥那可是我的朋友啊，在郑国的时候对我非常关照，我怎么能忘恩负义呢？”宋庄公拒绝了。

于是，公子突的舅舅去找华督商量。

“好啊，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拒绝？”华督一听就高兴了，他去找宋庄公了。

“主公，听说你拒绝了公子突。”华总理开门见山。

“是啊，忽哥是我哥们儿啊，朋友加兄弟啊。”

“主公，有句话叫做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兄弟，听说过吗？”

“听说过，很好啊。”

“主公，现在呢，是我们欠郑国的人情，逢年过节还得给他们送礼物过去。可是，要是我们帮着公子突回郑国，那就是郑国欠我们的人情了，就该我们收礼了。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要拒绝？”

“对啊，华总理你说得很对啊，怪不得老百姓都说你是人民的好总理，那就答应他。”

“你不怕公子忽说你不够朋友？”

“嗨，朋友算个屁，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啊。别说朋友了，兄弟怎么样？不过，不能便宜了公子突这个狗日的，叫他来，先谈好条件。”

第二天，华督叫来公子突，与宋庄公三人进行协商。最终，为了能够当郑国国君，公子突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丁亥条约》，条约内容为：宋国在适当时机帮助公子突回国担任国君，作为回报，郑国向宋国进贡如下：城池三座，白璧百双，黄金万镒，每年三万钟谷子。

黑啊，宋庄公真是黑。

想当初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落难在郑国，郑国对他多好？后来他回国当了宋庄公，郑国也没有向他要什么回报。如今呢，不仅要出卖最好的朋友，破坏郑国的安定团结，而且要把郑国掏空。

什么叫恩将仇报？

算来算去，郑庄公一辈子没看错过人，唯一没有看出来的就是这个宋庄公。他知道公子冯是白眼狼，

但不知道他是这么个白眼狼，也算是打了一辈子鹰，被鹰啄了眼。早知如此，不如把他送给宋殇公开膛破肚算了。

祭足来了，华督和宋庄公都很高兴。

“华总理，老祭是老朋友啊，当初就是他送我回来当国君的，好好招待啊。”宋庄公给华督布置了作业。

怎么好好招待？关起来。门口放狗，保安持刀执勤。

祭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当年的丧家犬公子冯就是这样报恩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外交礼节都不管了。好在，华督来了，总理对总理，总算有人理了。

“老祭，不成敬意啊。”华总理说。

“似乎这不是待客之道啊。”祭总理说。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大家都忙，就直接说了吧。公子突在我们这里，我们国君说了，公子突比公子忽

适合担任郑国国君，因此请你帮忙，赶走公子忽，迎回公子突做国君。”华总理说得很直，反正也没有外人。

“不行，那不是谋反吗？我家主公是庄公立的，我怎么能赶走他。不行，你另请高明吧。”祭总理断然拒绝，心说他妈的公子冯良心被狗吃了，谁养他他咬谁啊。

“老祭，我们宋国有句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告诉你，你要是从了我们，你还当你的总理，你要是不从，告诉你，我们宋国已经准备了六百乘战车，全是最新款的鲁庄公三三型，明天就能出发讨伐郑国，出发之前，就把你砍了祭旗。攻破郑国之后，你全家男的砍头，女的充作军妓。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

祭足不说话了，他怕死了。谁不怕死？

“唉，”祭总理长叹一声，该来的终归还是要来的，公子忽要是早听自己的劝告，有齐国撑腰，宋国

怎么敢动他？“好吧，听你的。”

合约早已经准备好了，签字画押，最后发誓：“我祭足若是不立公子突为国君，天打五雷轰。”

作为附加条件，祭足要把女儿嫁给公子突的表弟雍纠，这样，大家就都成亲戚了，有了这层裙带关系，今后的合作更保险一些。

——要债 拖欠 催债

发过誓的人是不能抵赖的，在那个年代是这样的。骗人可以，骗鬼神不可以。

祭足从宋国回来，随行的队伍中混杂了公子突和雍纠。

两天之后，祭总理号称生病，发了病危通知，于是，全体大夫前往总理府探望。

但是，总理根本没有生病。

“各位，公子突无罪被流放宋国，宋国上下义愤填膺，将要出兵前来讨伐。而郑国目前还沉浸在悲痛

之中，肯定不是宋国的对手。怎么办？古人说得好：社稷为重，君为轻。当今只有一个办法，请主公让位给公子突，大家看怎么样？”大伙都齐了，祭足也是开门见山。

外面，兵器相碰撞的声音，士兵轻声说话的声音。

“我支持，公子突比他哥哥更适合管理郑国。”高渠弥第一个响应，因为昭公一向不喜欢他，他现在是国防部长。

总理和国防部长都表态了，大家还有什么话说？拥护，全体拥护。

“我这就带兵去把公子忽给砍了。” 高渠弥说着，就要起身。祭足连忙拦住他，说道：“算了，何必赶尽杀绝呢？赶他走也就行了。”

祭足当即派人给昭公送了快递，快递上有所有公卿的签名，内容大致是：国防部政变，您下课了，公子突上课了，快逃。

昭公逃了，逃往卫国。算起来，从继位到下课，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昭公宽厚，公子危和公子仪原本呆在郑国没跑。如今公子突回来了，赶紧逃命吧。于是一个去了蔡国，一个去了陈国。

公子突登基了，就是郑厉公。

郑厉公上任第二天，宋国特使就来了。

祝贺？是要债来了

这个时候，郑厉公后悔了，看看《丁亥条约》，看得自己头皮冒汗，这不是卖国条约吗？这不是要被后人骂吗？这死了敢去见自己老爹吗？郑国的土地，每一寸都是老爹费尽心机，东征西讨得来的，就这么送出去了？

“老祭啊，想想办法吧。”厉公把祭足请来，大家商量。

“啊，这条约你也敢签？”祭足一看，也吓出一身汗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份卖国条约等着

自己。早知有这个条约，就是死也不敢把公子突给弄回来了。

“别说那些了，想办法吧。”

两人商量了一天，达成以下共识：首先，城池一座也不给，宁失千金，不失寸土。答应把三城的贡赋都给宋国，但是要秋收之后再给。对宋国就说刚刚登基，若是立即割城，恐怕国内动乱。第二，白璧、黄金先给三分之一，以后再补；第三，每年给宋国的谷子，从明年开始算。

就这样，郑国把自己的方案给宋庄公送去，同时送去白璧三十双，黄金三千镒。

“马拉戈巴兹。”宋庄公大怒，直骂公子突忘恩负义。“在宋国像条狗一样，回了郑国就不认账了。”

第二天，宋庄公派来追账的人就到了，说是不按协议执行就不回去，坚决坐地泡。

面对坐地泡，怎么办？

“这样吧，我们请齐国国君和鲁国国君出面，为我们转圜斡旋吧。”祭足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尽量想办法。

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郑厉公当下派出特使，带着国礼分头前往齐国和鲁国。

特使来到齐国，说明来意，齐僖公拍桌子大怒：“公子忽有什么过错？啊？为什么废了他？等我抽出空来，率领天下诸侯讨伐郑国，还他一个公道。”

在齐僖公的心里，虽说公子忽两次拒绝求婚，但是始终还是喜欢公子忽，为他抱不平。

礼物留下，特使滚蛋。

郑国使者在齐国碰了一鼻子灰，在鲁国却是受到欢迎。

鲁桓公是个热心肠，也想多交些朋友，何况，鲁郑两国也是传统友邦，帮忙说几句话也不费什么事情。

鲁桓公约了宋庄公相会，两国元首就在扶钟这个

地方进行了最高层会晤。

“老宋，我看就算了吧，郑国确实有困难。”寒暄之后，鲁桓公开始劝解。

“不行，大家都是中原国家，不能说话不算话啊。再说，那几个城池又不是粮食，说句话就给过来了，有什么困难不困难的？”

“那是人家的祖业嘛，考虑一下感受。”

“感受，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

基本上，第一次斡旋失败。

郑国知道斡旋失败以后，派人给鲁桓公送来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商彝。彝是什么？青铜祭器。商彝呢？就是商朝传下来的文物，宋国祖庙里的镇庙之宝。那么，这超级文物宝贝怎么在郑国这里？公子冯回国继位之后，作为感谢送给郑国的。

郑国现在把这个拿来了，希望鲁桓公帮着还给宋国，抵了那三座城池。当然，拿这东西也是顺便提醒

宋庄公：别忘了你也欠我们的情。

鲁桓公还真是个热心人，再次约会宋庄公，老地方见。

“看，这是当年你给郑国的感恩礼物，他们一直珍藏着，如今还给你，希望能抵得上那三座城池。”鲁桓公让人取出商彝，还给宋庄公。

“我说是什么呢，这么个东西，我们祖庙里有的是，算什么宝贝？我还是要城池。”宋庄公打死了就是要城池，心说咱也不是玩文物的，要那干啥？

第二次斡旋再次失败。

两次斡旋失败之后，宋国的催债代表团来得更勤了，说话越来越不客气，要吃要喝要礼物，弄得郑厉公非常不爽。

于是，郑厉公又派人去恳请鲁桓公继续斡旋。

鲁桓公向宋庄公第三次发出热情邀请，希望就郑国债务问题进行新一轮斡旋。

宋庄公很烦，他对鲁国的使者说：“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很烦了，你知不知道你们主公已经很烦人了。郑国欠债不还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没事自己找地方凉快去吧，拜托不要来掺和了。”

两个字：拒绝。

——反目成仇

鲁桓公的邀请遭到粗暴拒绝，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他很愤怒，实际上他一直很讨厌宋庄公这个人，前两次会晤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给脸不要脸，打他。”鲁桓公决定。鲁国打宋国历来是有心得的，宋国的郜鼎都给鲁国抢回来了。

于是，鲁桓公与郑厉公在武父秘密会见，两国元首在对宋问题上十分一致，一拍即合。

“老宋贪得无厌，我早就想跟他翻脸了。鲁哥，我听你的，咱们办了他。”厉公是什么人物？他是郑庄公最欣赏的儿子，决不是一个受窝囊气的人。

鲁郑两国迅速组成联军，鲁桓公、郑厉公亲自领军，进发宋国。

听到鲁郑联军靠近国境的消息，宋庄公有些傻眼了，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家逼急了，可不要跟你拼命。

反目成仇了。

放着恩公不当，非要当仇人。

怎么办？硬着头皮也只能打了。可是宋庄公也知道宋国的队伍根本就不是郑国的对手，何况还有鲁国。他听说齐僖公对郑厉公很不满意，说不准齐国愿意跟自己联合起来抗击郑国呢？

宋庄公紧急派出华督前往齐国。齐国跟宋国历来也不是什么友好国家，齐僖公尤其讨厌宋庄公，所以对华督也是爱搭不理。

到了这个时候，华督也只好厚着脸皮说话了：“公子突这个白眼狼，我们也是被他给骗了，否则怎么会把公子忽赶走呢？如今这个王八蛋联合鲁国来攻打我们，希望贤侯不计前嫌，帮助我们击败他们，活捉公子突，帮助公子忽复位。”

“不好意思，我们正要打纪国呢，没工夫帮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吧。” 齐僖公根本不给面子，不过，他也确实是要打纪国了。

为什么齐僖公要打纪国？因为他最近回顾了一下历史，结果发现原来齐国和纪国是杀父父父父父父父仇人。为什么说这么多父字，因为齐僖公往上数七辈，齐哀公的时候被纪国国君在周王面前说坏话，结果当时在周朝兼任中央领导的齐哀公不幸被周王处死，还被剥光了洗干净烹了祭祖。

血海深仇啊，比血海深仇还要深。

其实再往前算算，纪国国君那也是姜太公的后代啊。

这一边，华督灰溜溜从齐国回来，向宋庄公作了汇报。

宋庄公这下没指望了，死心了。他大骂齐僖公不够意思之后，也只能面对现实：“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我们拼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靠自己是对的，如果靠齐国，麻烦就大了。

宋国是没有跟鲁宋联军对抗的底气的，死守城池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也正因为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了，守起城池来反而更专心更努力。

鲁宋联军直逼宋国首都，宋军龟缩不出。鲁宋联军连续攻打，毫无进展。

就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齐国把宋国救了。

齐国出兵攻打纪国了，小国纪国根本不敢对抗，纪国国君派人赔礼道歉外带痛骂自己祖宗是王八蛋，可是齐僖公就是不肯放过他们，非要把纪国国君抓回来照方捉药，给洗干净烹了不可。

纪侯比宋庄公还要害怕，一边拼命守城，一边派人快马来找鲁桓公求救。为什么找到鲁桓公？因为两家是亲戚，纪侯是鲁桓公的姐夫。

这里正在预备再次攻城呢，纪国使者到了。鲁桓公拿过纪侯的求救信，一看之下，吓了一个哆嗦，信上怎么写？“舅子啊，快救命吧，来晚了，姐夫就成回锅肉了。”

鲁桓公当即决定移师纪国，帮纪侯解围。

“难道不是派个特使就解决问题了？”郑厉公有些奇怪，为什么奇怪？因为鲁桓公不仅跟纪侯是亲戚，跟齐僖公也是亲戚。一个是他姐夫，一个是他老丈人。

原来，齐僖公那个漂亮得跟范冰冰似的小女儿没有嫁给郑昭公，退而求其次，被齐僖公嫁给了鲁桓公。

说来说去，齐僖公和纪侯还是转折亲。不过话说回来，那些诸侯国谁跟谁不沾点亲戚啊？

“别提了，就为了那档子陈年旧事，我替我姐夫给我老丈人求了多少次情，讲了多少次冤冤相报何时

了的道理，可是他老人家就是听不进去。没办法，老丈人再亲，那也不能眼看着姐姐当寡妇啊。这一次，齐鲁两国是非开战不可了。”鲁桓公看来是下了决心。

“鲁哥，壮哉。你帮我打宋国，我也不能对你的事情袖手旁观，走，我们一块打齐国去。”别说，郑厉公挺够义气。

本不想帮宋国，可实际上却帮了他。

鲁郑联军来到纪国，就在城外扎营。

鲁郑联军大营的对面，是齐国的大营。

扎好大营，鲁桓公请齐僖公阵前对话。

“你来干什么？” 齐僖公见面就问，拿出老丈人的威严来。

“老丈人，我看就算了。古人说得好，冤冤相报……”鲁桓公又是老一套，没等他把“何时了”说完，齐僖公已经忍不住大骂起来：“报你娘个屁，杀

父之仇都不得不报，何况我们是杀父父父父父父父仇人，怎么能放过？你有种的话，别叫我老丈人，咱们战场上见。”

鲁桓公被抢白一顿，脸上十分难看，当下也不客气：“好，既然如此，只好战场上见了。”

鲁桓公回营，一面派人进城安抚纪侯，一面和郑厉公商讨如何与齐兵交战。

两人商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出营一看，把两个人给吓傻了。

一个晚上，在齐国大营的旁边，平添了三座大营。

鲁桓公和郑厉公都是倒吸一口凉气，齐军一夜之间增加了三倍兵力，这仗还怎么打？

可是，等他们看清楚这新增的三座大营的旗号的时候，笑了。

三座大营，分别是卫国、燕国和宋国。卫国和燕国都是齐国邀请来助战的，卫国国内正乱，出兵不过

是应付，谁让卫惠公是齐僖公的外孙呢？燕国在北面，战斗力十分稀松，他们来凑热闹主要是想齐国帮他们抵御北边的狄人。而宋国是主动来帮齐国的，他们的算盘打得不错：在别人的地盘上帮着齐国打败郑国和鲁国，不就等于齐国帮自己打鲁国和郑国吗？还能落齐国个人情，多好？

大家的算盘都不错，齐僖公也很高兴。

可是，在鲁桓公和郑厉公的眼里，那三国军队就是三坨狗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卫国和宋国，那好像就是专门来给他们羞辱的一样。

原先打齐国还没有把握，如今反而十拿九稳了。

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大战开始了，南面阵地是郑国和鲁国军队，北面阵地依次是宋国、齐国、燕国和卫国军队。

鲁国军队率先发起冲锋，鲁桓公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燕国和卫国军队还没开战就已经想溜了，鲁桓公大吼道：“燕国和卫国的兔崽子们，姓姬的不打

姓姬的，识相的快滚。”

卫燕两国都是姬姓国，听鲁桓公这么一喊，好像找到了逃跑的理论根据，更不打话，转头就跑。

另一边，郑国已经与齐国和宋国交手了。没打几个回合，鲁军从侧面杀来，宋国军队最怕的就是鲁军和郑军，此时哪里还敢交手，掉头就跑。宋军一跑，把齐军的阵型冲得乱七八糟，弄得齐军也只能溃败。

所以说，看见宋军、卫军和燕军，郑厉公和鲁桓公更有信心了。

还好，郑厉公和鲁桓公网开一面，没有穷追，齐军虽然溃败，损失并不严重。没办法，齐僖公率领残兵败将回国去了。

鲁军和郑军解了纪国之围，也各自回国。

从那之后，郑国和鲁国结盟，宋国和齐国结盟，都是恨对方入骨。

十九．郑国四兄弟

杀机四伏，杀声四起。

在没有王法之后，诸侯杀人以及人杀诸侯就成了一种趋势，一段时间里，“杀了也白杀，不杀白不杀”蔚然成风。

当年周王室还有威权的时候，诸侯国中篡党夺权的事例并不多，因为中央政府会对这类造反事件进行镇压。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央是整个国家安定团结的基础。

但是，进入春秋，周王室成了摆设，失去了威力。于是，杀掉诸侯取而代之就变成了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从前还要中央的委任状，现在不用了，自己找块萝卜刻个章就能任命自己。

可是，问题来了，你杀别人容易，别人杀你也容易。萝卜满大街都是，你会刻章，人家也会刻，你刻个侯爵，人家还能刻公爵呢。

说实话，当个诸侯也不容易，掉脑袋比平头百姓

还简单。

这一章里，看看郑国四兄弟的命运吧。

——活活气死老丈人

伐纪战败之后，齐僖公十分郁闷，女婿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真是天理何在？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想，终于气出病来，很快就鞠躬尽瘁了。

齐僖公去世，儿子诸儿继位，就是齐襄公。

齐襄公有两大爱好，其中一个是喜欢打架。跟谁都打，还特记仇，说白了就是一个典型的街头混子。另一个爱好就是好色，跟谁都乱搞。

齐襄公有个亲叔叔叫夷仲年的，前文曾经提到过。夷仲年有个儿子叫公孙无知，也不知道怎么就取这么个名字。虽然名字不好，可是人招人喜欢，齐僖公就特别喜欢他，后来干脆破格提升他的待遇，把他的待遇水平定为“世子级”。

小的时候，公孙无知比较无知，跟堂哥诸儿打架。

你说兄弟两个，打架就打架呗，摸摸脑袋就过去了，可是诸儿记住了。等到诸儿当了襄公，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知的待遇水平降下来了。

无知很恼火，可是没办法。

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后面要用到。

下面，来说说老公和老爹谁重要的事情。

——祭女

郑鲁两国大胜齐宋卫燕之后，郑厉公总算可以不用整天看宋国使臣的坐地泡了。

古人说得好啊：苟无外患，必有内忧。

对外战争的胜利往往使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郑国就是这样。

厉公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祭足，但是那时候他需要祭足为他出谋划策，应付外敌。现在，宋国被打趴下了，祭足的用处不是那么明显了，厉公就感觉祭足功高震主，对自己很不尊重。

“这个老东西跟公子忽的关系好，说不定哪一天帮公子忽杀回来，我不是就惨了？”厉公有一天想到这个问题，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就要发生。

厉公不是昭公，他更狠也更果断。于是，他毫不迟疑，把大夫雍纠给叫来了。

雍纠是厉公的表弟，原本是宋国人，随厉公来到郑国之后，就成了郑国的大夫，是厉公的第一亲信。

“老弟，祭足这个老家伙对我很不敬，我想要除掉他，有什么办法？”厉公问雍纠，厉公自己是不敢杀祭足的，因为祭足的势力太大了。想想，三代郑公以来，祭足在洗脚的功夫出过多少主意，朝庭里有多少人是他的老部下。

“我看也是，你不杀他，迟早他要杀你。” 雍纠表示赞同，他对祭足的总理宝座有一定的想法。

两人于是商量办法，最后的办法是：雍纠在东郊修了一栋别墅，过几天邀请祭足去参观并且指导装修，

雍纠就在那里设宴招待，顺便在饭菜里下毒，毒死祭足。

“干掉了他，你就是总理。”厉公拍拍雍纠的肩膀。

兄弟两个高兴，就喝了几杯预祝胜利。

雍纠很高兴，一嘴酒气，哼着流氓小调就回家了。

“你还知道回家，怎么不死在外面？”老婆在家里大发脾气，老婆是谁？祭女，祭足的女儿。当初宋庄公与祭足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就是把女儿嫁给雍纠。在这个问题上，祭足没有赖账。

“这这这。”雍纠慌了，他很怕老婆。不过这不怪他，祭女的性格像她老爸，太强了。

“这什么这？还唱小调，泡妞去了？”祭女逼问。

“没，没有。”

“没有为什么那么咝要可　倭要俊?br>　　“嘿嘿，被你猜中了，我要升官了。”雍纠喝多了点，又

想讨老婆开心，一不留神，说出来了。

“升什么官？”

“这，这，”雍纠犹犹豫豫，遮遮掩掩，还转移话题：“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祭女很聪明，她在盘算：不算郑厉公，雍纠现在的地位在郑国排第三，要升官，只能是国防部长和总理。雍纠连战车都站不稳，国防部长肯定是没戏的，难道他要当总理？取代我爹？

祭女看出问题来了，她没有听说过自己的父亲要辞职，而且自己的父亲也不可能辞职。

“蓝你个头啊，说吧，升什么官？”

“这这。”

看见雍纠吞吞吐吐，祭女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她知道，再逼问也是逼不出来。如果真的逼问出来了，那也就是自己被杀人灭口的时候了。

“算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当上卿了。如果

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郑侯是要对付我爹了。唉，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真要对付我爹，我也没办法。鲁侯把他老丈人给打了，他夫人不也没话可说吗？再说了，我爹跟我也没什么感情，自从我娘生了我，我爹就只爱他的小妾，半年都不跟我们娘两个说一句话。唉。”祭女说了一大堆话，大意就是你要干什么我都支持。

雍纠高兴坏了，想不到祭女平时凶恶，关键时刻竟然深明大义。

“老婆，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把实情告诉你吧。”雍纠一高兴，乘着酒劲，把他和厉公的计策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

“早说啊，既然这样，我帮你去请我爹吧。”

“太好了，太好了。”雍纠真高兴，他一直就很怕祭足，担心自己去请祭足的时候一不小心露了馅，那不是自己找死。

当晚，兴高采烈的雍纠兽性大发，在床上疯狂发

泄。

“你就折腾吧，你们雍家能不能留下个种，就看你今天晚上的效率了。”祭女心里说。

——雍纠之死

第二天，祭女回了娘家，说是帮雍纠去请祭足参观别墅。

回到娘家，跟爹问了好，就把娘扯角落里嚼舌头去了。

“娘，我问你，爹和老公，哪一个亲？”祭女问。

“都亲。”娘说。

“哪一个更亲。”

娘想了想，说：“爹亲。”

“为什么？”

“你想啊，要是你爹死了，你就没爹了。要是你老公死了，还能再找啊。”娘的话言简意赅。

“好。”祭女说，原本她还有点犹豫，毕竟作寡

妇的滋味不好受，如今听娘分析得这么透彻，下定了决心。

后面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祭女把一切都告诉了祭足。

“马拉戈巴兹，他活腻了。”祭足咬牙切齿，以祭足的智商和老辣，对付雍纠这样的公子哥儿简直是太简单。

第二天，祭足去参观雍纠别墅，雍纠设宴招待，上来就敬酒。

“你喝了。”祭足把自己的酒杯递给雍纠。

“这，爹。” 本来就心虚，如今更害怕，雍纠不知道该说什么。

“喝不喝？”

“爹，这。”到这个时候，雍纠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没等他跪地求饶，祭足已经一拍桌子，大喝一声：“来人。”

总理府的侍卫们进来了，直接将雍纠踹倒在地，捏着鼻子把那碗酒灌了进去。

别说，郑厉公托人从楚国进口的毒药还真不错，一盏茶的功夫过去，雍纠七窍出血，成了死人。

郑厉公第一时间得到线报，说是雍纠谋杀不成反而被杀。

“唉，这个废物。”厉公叹了一口气，怎么办？跑吧，不跑连自己都没命了。

往哪里跑？宋国是不成了。算来算去，跑蔡国算了。

就这样，厉公跑蔡国去了，那一年是厉公四年（前697年）。

后来，厉公知道雍纠是被老婆出卖了，又是长叹一口气：“这个蠢货，这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老婆啊。”

——老大之死

郑厉公跑了，祭足决定把郑昭公弄回来。郑昭公在哪里？在卫国，整整四年了。

卫惠公高高兴兴把郑昭公给送回了郑国，为啥这么高兴？他以为能得不少酬谢。

可是，他错了。

根据宋国的经验，祭足知道，酬谢再多，卫国也不会满足，最后还是翻脸。与其如此，反正最后也是翻脸，不如一开始就什么也不给。

就这样，郑国什么也不给，干脆把中间那些环节都省略了，从一开始就把卫国当敌人了。卫惠公从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把他气得肺都要炸了，逢人就说郑昭公不是个东西。其实昭公也是没办法，他也不敢惹祭足。

当初把人家赶走，如今又把人家请回来，祭足也觉得不好意思。好在昭公是个实在人，多多少少也知道祭足当时的处境也是迫不得已，因此也没有什么怨

言，依然像从前那样尊敬他，对他言听计从。

祭足本来就有些心存惭愧，见昭公对自己一点怨恨也没有，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办呢？祭足想想，干脆找个人给昭公出出气吧。

于是，祭足来找昭公了。三言两语之后，话归正题，祭足老着个脸旧事重提，说起那一段来，把当初高渠弥怎么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推翻昭公，又怎么要亲自去杀昭公这些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遍，最后，祭足压低了声音说："主公，这个高渠弥不是个好人，找机会杀了他。"

"唉，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我也不喜欢高渠弥，可是那时候他也有他的难处。"昭公很宽厚，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杀高渠弥。

"那，那就撤他的职。"

"那也不好，我刚刚复位就撤了他，别人怎么想？算了，等等再说吧。"

祭足没话说了，不过他也放心了，昭公连高渠弥

都不记仇，对自己就更不会怨恨了。

再说郑厉公，跑到蔡国之后，跟蔡国国君混得不错，借了点兵，竟然一口气把郑国的大城栎城给拿下来了。有了根据地，郑厉公就有想法了。

厉公跟鲁桓公一向不错，于是去找鲁桓公，再通过鲁桓公去找宋庄公，承认错误并且表示今后一定把欠宋国的东西都补上，只求宋国帮他光复郑国。

宋庄公是什么人？认钱不认人。听郑厉公说把欠他的都补上，高兴了。

于是，敌人又成了朋友，厉公跟宋庄公又成了哥们，两人合兵一处，再加上鲁国，又拉上卫国，也算是四国联军，一起进攻郑国。

祭足是什么人？领导郑国抵抗四国联军，结果怎么样？用赵本山的话说：咋没咋地。

四国联军无法取胜，各自回国。

祭足派大将甫瑕驻守大陵，专门防范厉公。

厉公也只好躲在栎城，盼望着祭足早点死。

转眼昭公回到郑国三年（前695年），那一年齐襄公要娶周王的女儿，请了鲁桓公做订婚主持人。在气死老丈人之后，鲁桓公与大舅子齐襄公很快达成了谅解。

祭足听说这个消息，知道机会来了。齐国和郑厉公那是仇人，而且当年齐僖公特别欣赏郑昭公，因此，现在的齐襄公肯定愿意跟郑国修好。而借助齐襄公，又可以跟鲁桓公讲和，这一趟过去，等于拉拢了两个大国，对郑国岂不是一大外交胜利？

祭足把这个想法对郑昭公一说，郑昭公大喜，当即派祭足前往。

祭足准备了郑国特产，急急忙忙上路，来到齐国首都临淄。还别说，齐襄公对祭足十分友好，一来仰慕祭足的大名，二来对郑昭公印象极好，爹在世的时候常常对他说“你看人家公子忽”。两人见面，齐襄公对祭足的所有请求一口答应，还对郑昭公没有当上

自己的妹夫深表遗憾，表示“忽哥就是我的偶像”。

“我们始终坚持一个郑国的外交方针，坚持郑昭公是郑国合法君主的原则，而栎城是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齐襄公正说得起劲，突然有人来报：“主公，郑国政变，郑侯被害。”

得，谈了那么多，白谈了。

怎么回事？原来，祭足前脚走，后脚高渠弥就下手了。高渠弥和郑昭公一向就不对眼，而且一直在担心昭公会找机会收拾自己。如今看见祭足去了齐国，不出意料的话会取得丰硕的外交成果，那时候昭公的翅蚋　玻　约旱娜兆涌峙戮透　压　恕?br>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高渠弥下毒手了，他利用昭公去城郊打猎的机会，派人假扮强盗，将昭公杀死。之后，火速从蔡国接回了郑庄公的三儿子公子危，接任国君。

你不杀人，人就杀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初郑庄公的看法是对的。

听到这个消息，齐襄公一拍桌子：“谁杀忽哥，

我就杀谁。”当即就要起兵伐郑，旁边有齐国大臣提醒“主公就要举行婚礼了，等等吧”。齐襄公想想也是，只得作罢。

齐襄公能等，祭足不能等啊，老婆孩子一大堆，也不知道安危如何。当下告辞了齐襄公，急匆匆回国。

祭足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可是还是免不了被人算计。所有动心眼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偏偏栽在两个几乎没有心眼的人的手中，一个是宋庄公，另一个就是高渠弥，两个二百五给了他两次措手不及。

所以，有人说聪明人往往折在二百五的手中，这是千真万确的。

——老三之死

情况没有祭足想象得那么糟糕，他的家小很安全，没有人动他们。不仅没有人动他们，还有人给他们送粮食。

事实上，任何一个人当了郑国的君主，都不会动祭足，一来他的实力超强，二来外交能力超强。所以，

即便是昭公被祭足出卖了一次，再次回到郑国之后，还是要仰仗祭足。而即便果断如厉公，想要对付祭足的结果也是把自己给赶出郑国了。

所以，不论是高渠弥还是公子危，从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要对付祭足，而是要拉拢他。因此在公子危登基之后，第一时间给祭足家里送去了粮食。

得知祭足回国之后，高渠弥亲自上门邀请，前去拜见公子危。公子危谦虚得很，问寒问暖，学习请教，最后还承诺原有待遇不变，依然担任总理职位。

到了这个时候，祭足无可奈何，只得认命了。昭公已经死了，死人不能复活。公子危再怎么样，总比厉公回来好一些吧？

公子危是在那一年冬天登基的，转年到了第二年初秋。初秋季节，齐襄公没事找事，在卫国首止召开诸侯大会，中原诸侯国纷纷响应，各国诸侯都是亲自前往。

邀请函也发到了郑国。公子危一看，好啊，这说

明齐襄公看得上我啊，咱不能给脸不要脸啊，去。

公子危决定去，可是自己没什么底气，就把高渠弥和祭足都找来，要他两个陪他去。

“主公，不能去，很危险。”祭足提醒他。

“为什么？”公子危急忙问。

“第一，齐侯父子跟昭公关系都很铁，你是杀了昭公登基的；第二，齐侯这个人很记仇，据说当年主公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他打斗过，好像是为了斗鸡吧？总之，他一定记住了。”祭足看人看得准，信息也很准。

“嗨，那时候我们都没事干，可不就斗鸡，他出老千，我当然不干，就打起来了，结果我把他鼻血打出来了，他把我的鸡给掐死了。不过，我不觉得他会记这些仇啊，没事。况且，如果不去的话，那就彻底得罪他了，他们诸侯大会趁机出个决议，联合起来征讨我们，那才是祸从天降呢。”

总之，公子危下定决心要去。

祭足呢？下定决心不去。他借口肚子疼，没有随公子危去参加诸侯大会，公子危只带着高渠弥去了。

事情的发展与祭足的预料简直一模一样。

公子危和高渠弥来到了首止，第一时间去拜会了齐襄公。

原本，齐襄公也没有杀公子危的意思，只要公子危对当年因为斗鸡打架的事情赔礼道歉，也就算了，顶多罚他学两声公鸡叫。可是公子危偏偏就没有赔礼道歉，他还以为齐襄公大人大量呢。

齐襄公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

公子危和高渠弥回到住处，正在那里说齐襄公挺客气之类的话，那一边齐襄公派的兵已经到了，二话不说，抓起来再说。公子危也带了侍从，但是人数悬殊太大，谁敢抵抗？

后面的废话基本上就不用说了，齐襄公当然不会说因为当年斗鸡打架要杀你，而是说了一些类似篡党夺权叛国行逆之类的套话，然后一刀把公子危砍了。

而害死郑昭公的高渠弥没这么便宜，被五马分尸。

就这样，公子危在郑侯的宝座上只坐了半年多一点，就追随大哥去了。

——老四之死

老大老三都死了，老二现在是仇人，谁来干这个国君？

老四呗。答案正确。

祭足从陈国把公子仪给请了回来，公子仪的性格跟大哥相近，把国家都交给祭足管理。祭足依然派大将甫瑕驻守大陵，防范厉公。为什么不干脆出兵灭了厉公？因为这个时候郑国已经没有能够领军的大将，再加上宋国出人出钱帮助厉公整固栎城，要拿下栎城并不容易。

长话短说，一转眼，十四年过去。

第一号男配角祭足虽然够狠，那也狠不过命去，终于，祭总理去世了。

算一算，从郑庄公寤生上任，到公子仪上任十四年，祭足担任郑国首相，足足六十四年。这样长时间的总理，那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

再算，祭足从郑武公开始担任公务员，中间辅佐了爷孙三代六个君主，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个。

为什么祭足的政治生命能够这么长？他喜欢洗脚。

祭足去世了，郑国人民感到很悲痛，免不得写一些“人民的好总理，你在哪里”之类的悼念文章。但是，有一个人高兴坏了，幸灾乐祸的人始终是存在的，谁？郑厉公。

“哈哈，老祭，你还是死在我的前头了。”厉公听到这个好消息，连夜庆祝。

祭足死了，厉公再也没有对手，立即行动，第二

天夜里偷袭大陵成功，活捉守将甫瑕。甫瑕贪生，当面求饶，承诺帮助厉公除掉公子仪。于是，厉公以甫瑕的老婆孩子为人质，放甫瑕回郑国都城。甫瑕倒也说话算数，跟厉公里应外合，杀死了公子仪和他的两个儿子，迎厉公复辟。

这一年是郑厉公元年，也就是前680年。

厉公不是昭公，厉公可没有那么心慈手软。他知道，清除异己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子之事君有二心矣。”（《史记》）昭公先把甫瑕请来谈话，直接说“你是个叛徒，你这样的人怎么敢用？”

甫瑕没话说，基本上，厉公也没给他发言的机会，推出去就给砍了。甫瑕后悔死了，早知如此，何必帮他复辟呢？

其实，叛徒不叛徒并不重要，厉公之所以要杀甫瑕，其实并不因为他是个叛徒，甚至不是因为他整整对抗自己十七年。

杀了叛徒，按理说忠臣就该重用了吧？不然，忠臣更要杀。

第二个被找来谈话的是原繁，祭足死后，原繁就是资格最老的元老了，而且，作为公族，原繁还是厉公的伯父。想想看，原繁该有八十多岁了。

“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左传》）厉公对原繁说：“老伯啊，当初我被赶走了，你呢也不暗地里跟我通消息；我回来了呢，你又不来表个忠心，我很不高兴啊。”

没办法，八十多岁的原繁被逼上吊自杀了。

叛徒要杀，忠臣也要杀。年轻的要杀，老得快死的也不放过。这就是郑厉公。

之所以要杀甫瑕，是因为他握有兵权；之所以要杀原繁，是因为他是大臣中的首领。

现在，掌握兵权的甫瑕被杀了，在公族中最有号召力的原繁也自杀了，两大威胁解除，厉公终于可以安枕了。

有人问，祭足呢？与厉公有深仇大恨的祭足呢？虽然祭足死了，厉公会灭他的门吗？答案是否定的。

厉公没有动祭足家的一草一木，甚至他还特别关照祭足的子孙。祭足一家安然无事，舞照跳，马照跑，厉公说了："老祭嘛，各为其主嘛。"

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恩怨可以一笑泯之，但是利害关系要随时牢记，铲除异己绝对不能手软。而厉公显然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尽管他不一定是个好人。

不管怎样，老四也死了。

根据《史记》的记载，"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什么意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六年前，曾经有两条大蛇恶斗十七天，一条是农村户口，一条是城镇户口，最后，农村户口战胜了城镇户口。六年之后，厉公果然回来了。算一算，正好被赶走十七年。

所以，蛇这个东西不要轻易惹他，他们能预测历

史，就像癞蛤蟆能预测地震一样。

郑国一口气杀了三个国君，真够乱的。有怂担] 耪庋 蠊 换帷?br> 那么，来看看大国是怎么干的。

日期：2008-10-5 10:38:35

二十．周公主义

周朝开国，武王在分封诸侯的时候显然有所考虑，决不是随手就把那里封给谁。武王分封诸侯的方式就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把最危险的地方给能力最强的人，把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给最弱的人。

看上去这不公平，但是，从长远看，这很公平。

我们常说：风险越大，机会越大。

按着当时的天下形势，陕西属于周朝的根据地，而西戎那时候不成气候，因此周朝的伟大首都并没有迁去中原，而是留在西部；在南面，一帮蛮子国家都在深山老林里，不成气候，因此不去管他；主要的敌人在哪里？第一在东面，东部的夷人实力很强而且忠于商朝，周朝的势力那时候根本到不了东海；第二是在北面，北面的狄人来去如风，破坏性很强。

基于这样的形势，武王作了以下的人事安排：姜太公封在齐国，在今天的山东北部，主要对付东夷；周公旦封在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南部，主要对付淮夷和徐戎；召公奭封在燕国，在今天的北京一带，主要对付狄人。这样，周朝初期三个能力最强的人都分配了重任。

后来到了成王，又把晋国给了最有出息的弟弟唐叔虞，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同样用来对付狄人。

事实证明，把最艰难的任务给能力最强的人等于

是给了他们最好的奖赏。齐国、鲁国、晋国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不仅防范了敌人，而且征服了敌人，燕国也很好地屏蔽了狄人。齐国鲁国晋国先后成为大国，周朝东部变成了无国界，直通大海。而后起的晋国一统北方，与楚国一同成为超级大国，只是北边的草原实在无边无际，才给了匈奴人繁衍壮大的机会。

说到周朝的大国，从地位、国土、国力、文化等诸多方面来说，齐国和鲁国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这两个东方最大的国家，同时又是整个周朝最为和睦相处的两个国家，世为婚姻的两个国家，几乎没有战争，很长时间就像一家人一样，以至于到了如今，山东就简称为齐鲁。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来介绍这两个国家的历史。

那么，我们先说鲁国。换言之，从周公开始。

——孔圣人心中的圣人

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但是，孔子的心中有他的圣人。

孔子心中的圣人是谁？周公，确切地说，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姬旦。

孔子非常推崇周公，认为他是古代最伟大的圣人。孔子反复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周公，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中华民族的所有美德和智慧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周公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天文学家、音乐家、文学家。历朝历代，人们对于周公的尊崇从来没有改变过。

非常遗憾，现代人对周公所知甚少，知道的一点皮毛大致就是“周公解梦”或者“梦见周公”。

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先圣、至圣，将中国文明推向了最高峰。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念，道德礼仪，风俗习惯，都是由周公创立，一直传承至今。孔子一生所做

的事情，无非是倡导周公的政治理想和周礼文化，老子的《道德经》不过是周公整理编写的《周易》的读后感。总结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黄帝，实现了天下归一，带领中国人进入文明社会，是人文初祖。第二个便是周公，开创了中国文化，将中国文明推向了极高境界，是先圣至圣。不夸张地说，周公缔造了周朝的繁荣，也缔造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政治和道德文明，他的民本思想，直到今天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的理论基础。

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没有走出孔子和老子的思想范畴，而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则不过是周公思想的不同解读。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知道周公，那就是数典忘祖，那是耻辱和愚昧。

开始说周公之前，尤其提醒以下姓氏保持恭敬，因为这里将要说的是你们的祖先，伟大的祖先，令你们自豪一生的祖先，这些姓氏是：鲁、蒋、邢、茅、

祭、展、柳、臧，还有一部分姓周、汪、季、孟、施的。回忆一下，前面那个洗脚的祖师爷祭足就是周公的后代，厉害吧。

——周朝元勋

周文王姬昌一共一百个儿子，老大姬伯邑考，早年被纣王所害。老二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老三姬鲜，老四姬旦。在所有儿子中，姬发和姬旦是文王最看重的，也是最贤能的。而姬旦最孝顺最友爱，在所有人中鹤立鸡群。《史记》如此记载：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

文王去世之后，武王姬发继位。当时，姜太公被武王尊为“师尚父”，又是老师又是义父，实际上还是岳父。而“周公为辅”，翻译过来，周公就是总理了。弟弟当中，类似召公奭、毕公高、毛公遂、曹叔振铎、卫康叔等等都是很能干的，跟着四哥辅佐二哥。

那时候，姜太公老爷子岁数大了，出出主意掌握掌握方向，具体的工作都是周公带着弟兄们干。武王十一年，周军进军牧野，会战商纣军队，周公作《牧誓》，宣告上天，鼓舞士气。之后，人数处于劣势的周军一举击溃商军主力。

周军攻破商朝首都朝歌，商纣王跳楼自杀，武王亲自砍了纣王的头。之后，前往神庙宣告上天以及布告人民，那时候没有三军，但是仪仗队是有的。我们想象一下，在仪仗队的鼓乐声中，武王正步走向神庙，左边周公手持大钺，右边召公手持小钺，左右保护武王。什么是钺？就是斧头为弧形的大斧，主要用来做礼仪用。

前文说了，周公被封在了鲁国，国家在今天的曲阜一带。不过，周公没有去，留下来继续担任中央政府总理。

日期：2008-10-5　15:29:11

——平定叛乱

周朝灭商朝第二年，武王得了重病。当时天下远远没有平定，于是大家都很惊慌。这个时候，周公写了祷词来向祖先祈祷，请求神明允许自己代替哥哥去死。之后将祷词放在祖庙的金滕匮里，告诫看守的人不许泄漏。

但是，武王还是在不久后逝世了。从科学的角度说，祷告是没有用的。但是不要忘了那是一个敬鬼神的年代，向鬼神发出请求，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真心，谁也不敢去胡说八道。

武王去世的时候，儿子姬诵继位，就是成王。成王那时候只有十三岁，换了太平年代，没问题，就算还在肚子里也不怕。可是，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十三岁显然无法驾驭那样的世界。没错，郑庄公十三岁能忍，可是，成王那个年代，靠忍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周公毫不客气地，或者说义不容辞地继续留下来，继续当总理。而且，他不止当总理，他还当摄政王。什么是摄政王？就是坐在王的位置上来代替周成王管理天下。

周公当了摄政，很多人不满、嫉妒、不服。事实上直到今天，依然有所谓的学者一口咬定周公就是想篡位，甚至断言武王就是周公害死的。在这里，顺便向这些所谓的学者表示鄙视，骗稿费骗职称也该选择一种稍微有点良心的方式吧，靠挖祖坟过日子是要遭天谴的。

老三管叔鲜是最眼气的，大概他以为兄终弟及也该轮到自己而不是老四，但是他没有想一想自己的能力与周公有多大差距，为什么周公能做总理而自己做不了。不管怎样，管叔煽动了弟弟蔡叔度准备谋反，最愚蠢的是，他竟然和纣王的儿子武公禄父联手，这直接就等于把自己定位为叛乱了。

在叛乱之前，管叔鲜还是先采取了舆论攻势，在

民间广泛传播“周公要篡位”的谣言。谣言说一千遍也会成为真理，周朝的公卿大夫们也开始怀疑了。

周公是什么人？周公站在的高度是管叔们想象不到的。

对付几个小泥鳅，周公是有把握的，他采取了三招。

第一招，牢牢把握军队，常备不懈。

在这一点上，周公是有经验的，他参加了伐纣，属于文武双全的全能人才，而周朝的主要兵力在他的手中。

第二招，三巨头团结。

周公在流言传来的时候，把姜太公和召公请来恳谈，太公、周公和召公是当时的三巨头。关于召公，史料里并不翔实，他有可能是周公的弟弟，也有可能是周公的堂兄弟甚至堂叔，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王族并且与成王的关系很近。在这里，我们认为他就是周公的弟弟。

“四哥，怎么我们最近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呢？”俟　祷昂苤保　　部　蓟骋芍芄　寄辈还欤　　牵　　私馑母绲奈　耍　虼怂　芾凹螅　椭苯铀盗顺隼础?br>　　“二位，我之所以摄政，都是为了祖先的基业，为了大周朝。当今二哥早死，成王大侄子岁数又小，而天下远远没有太平，我只好这样做。等他长大，我自然会把王位还给他。”周公说，周公的话并不多，但是已经足够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周公说话是算数的。

有了太公和召公的理解和支持，周公还怕什么？

第三招，各个击破。

在太公和召公表态支持之后，周公开始战略部署。从各种迹象来看，管叔鲜邀请了淮夷和徐戎为盟友，如果他们合并一处，威胁将是很大的。于是周公让自己的大儿子展伯禽去了鲁国，当然，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兵力。这样，管叔鲜和武公禄父就处在周朝和鲁国的夹击之中，而同时，鲁国还能分隔管叔鲜和淮夷的

联络，如果需要的话，姜太公的齐国军队随时可以南下援助鲁国。

一切部署妥当，周公开始下手了。歌中唱道：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忍的时候忍，该下手的时候，决不犹豫。

以周成王的名义，周公率领周朝大军东征，同时，展伯禽在东线佯攻淮夷，牵制对方力量。

历史事实证明周公伟大的战略眼光，也证明管叔不过是一个没头脑的人物。周朝大军很快摧毁了管叔和武公禄父的军队，之后将两名首恶处死，而被煽动造反的两个弟弟蔡叔度和霍叔处都只受到革去爵位和降低爵位的处罚，周公对自己的弟弟可以说足够宽容。

在铲除管叔和武公禄父之后，周朝军队与鲁公伯禽合兵一处，在东线放开手脚进攻淮夷，最终征服淮夷和徐戎，扩大了疆土，使得鲁国的地盘从山东中部扩张到山东南部、安徽东部和江苏北部。

——忠心耿耿

成王刚继位的时候，年纪小，身体也不太好。周公翦了自己的指甲，投到黄河中去，向河神祈祷：“成王还小，还没有见识，如果有什么过错的话，就都算到我的头上吧。”

祈祷完之后，周公把祷文藏在自己的总理府中。

有人说，翦个指甲那算什么？错，古人认为，头发和指甲都是父母给的，不可以随便抛弃。后来曹操有了割发代首的故事，也是这个原因。将指甲抛进黄河，等于告诉河神：如果我犯了错，愿意跳进河里淹死。

成王继位七年，年纪到了十九岁。按当时的说法，男子十九岁为成人。周公眼看天下基本平定，成王又已经长成，于是将王位归还成王，自己回到大臣行列中。

成王正式登基之后，免不得有人暗中来说周公的

坏话，成王对周公起了疑心。周公见势不好，好在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咱躲起来还不行吗？躲去哪里？桃花源。

周公躲去了楚国，为什么去了楚国？因为这样可以不连累自己的儿子或者弟弟们，那时的楚国是个小国，想造反也造不了。

总理失踪了，成王命令手下搜查总理府，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周公要篡党夺权的证据。这一搜，真搜出东西来了，什么？当年在黄河的祷文。

有人说，这难道不是周公在逃走时候造的假吗？兄弟，那可是三千多年前，放了六七年的东西，那时候可没有什么“东南亚证件公司”来制作各种假证件假文件，造假是造不出来的。有人又说，那难道不是周公六七年前就准备好了这一天？兄弟，若是周公六七年前就想到了这样的细节，他要篡位那不是易如反掌，为什么还要让出来？

成王在一瞬间被感动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感

到惭愧，叔叔不避嫌疑为自己创下这样安定团结的基业，而自己竟然要怀疑叔叔，让叔叔不得不逃走，这难道不是罪过吗？

成王派人去楚国把周公给请回来了，叔侄相见，相顾而泣。周公知道，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苍天是有眼的。

周公很担心成王淫佚骄奢，于是写了《多士》和《毋逸》教导他治国的道理。此后，周公为周朝置备了完整的政治制度，周朝被管理得井井有序。

《原来这才是春秋——唯一不能缺席的王朝》 第46节

作者：贾志刚

日期：2008-10-6 10:46:13

——尊崇无限

周公去世之前，留下遗嘱：“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左右。”

周公去世之后，成王将他葬在祖坟所在的毕，安葬在文王的身边，享受王的待遇，成王以此表达自己不敢把周公当做自己的臣子。

周公去世当年的秋天，秋收来到之前，突然刮起狂风骤雨，地里的麦子全部被刮倒，树木被连根拔起。周朝全国震恐，周成王沐浴更衣，与召公和毕公前往祖庙打开金滕匮，这才发现了周公当年的祷文。成王大惊，急忙叫来管理祖庙的官员，问是怎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只是周公当时不让我们说。”管祖庙的官员这样说。

成王哭了，换了谁，谁能不哭？

“这一定是上天在警示我，以此表彰周公的大德。”成王于是决定郊祭周公，享受天子礼遇。

郊祭之后，云开雨霁，反向刮风，麦子都立了起来。那一年，天下大丰收。

这是神话吗？

崇高的品德是可以感天动地的，这不是神话。

为了表达对周公的崇敬和感激，周成王特批鲁国可以郊祭文王，鲁公可以享受天子级别的礼乐。

周公逝世后，周公的爵位由他的子孙世袭，因此周公实际上有两个爵位世袭，一个是在中央政府的周公，另一个是诸侯鲁公。

世世代代，周公的事迹和品德得到传颂。中国历史上每一任宰相，都会表示自己要向周公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孔子以毕生精力在宣扬周公的思想，在世时常说他梦见周公，与周公谈论天下大势，接受周公的指教，

可见他对周公的崇敬之情。在他老了的时候，梦少了，梦不到周公了，于是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感叹，他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他真的老了。

而孔子的门生们常感叹他们没有一个能梦见周公，没有孔老师那样的德行。只有达到孔老师那样的境界，才可能梦见周公。

曹操在《观沧海》中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写的是自己的理想，也是对周公的崇敬。

别的不多写了，写多了就腻了。上面，不过是周公的履历，下面，我们来看看周公的品德、能力和思想。

笔者才疏学浅，对周公的研究远远不够，以下难免抄袭引用，在此向被抄袭引用者表达敬意。

——以德治国的始祖

我们常说以德治国，却不知道以德治国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就是周公。

武王伐纣，征服了商朝。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呢？

武王首先问姜太公，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

老爷子的意思是不光杀掉纣王，连纣王的人民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用现代话来说，那就是要搞种族灭绝。

“老爷子，您先歇着吧。”武王显然不同意。

于是，武王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召公的主意，也就是把商朝的公务员都给杀了。

“老弟，你也先凉快凉快去吧。”武王还是不同意。

最后，武王问周公，周公说：“让商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不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只要是有仁德的人，我们就去亲近；老百姓有什么过失，我们就去承担。”

哇噻，周公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统一战线啊，那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啊。三千年以后，共产党用上了，而且用这个办法干倒了国民党，而那时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是周公的后代。

“有这样的气度，可以平定天下了。”武王很高兴，立即同意了。

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商朝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做成了忠臣纪念馆；让闳夭碚高王子比干的坟墓，表彰他的忠贞；命令南宫适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

这一切措施都表明武王要反商纣之道而行之，给受商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商人。

周公以前，人们认为，国王的权力是来自上天的授意，王权神授，天生就该是天子，再坏也不能反抗。

但是，周公提出了新的政治观念，“以德配天”。认为天命要求国王要有道德，有德才能承受天命，无德则是违背天命。商纣王残暴无德，因此已失去天命。

周朝因为有德承受天命。虽然这仍有王权神授的思想，但却加上了一个条件，就是做国王要有德行。只有怜民，爱民的国王才叫有德的国王，才能承受天命。老天爷是不会让人一个无德的人，代表他行使权力的。

这一解释了不得，神权思想开始瓦解，中国开始进入了无神论社会。

周公除了自己坚持德治之外，还将自己的理念传输给后人。

在还政成王之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

儿子伯禽去鲁国作国君，临走前，周公这样叮嘱：“你知道做君王的道理吗？凡是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必须尊重臣民，他们才会顺从君王的美德来规劝进谏；必须打开无所避讳的大门，谦让安静地依靠臣民。对于进谏的人，不要阻止他们，不要吓唬他们，要广泛听取采纳他们的意见，才能选择到合理的内容。”

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啊。

周公以德治国的理论，成为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

这样说来，周公是最早的儒家。

今天我们常说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而这都是来自周公的思想

日期：2008-10-7　10:04:37

——依法治国的始祖

周公治国，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使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第一次有了成文法，有法可依。

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公务员制度、礼仪制度、婚姻制度、礼乐制度等等，他曾经先后亲自写下《无逸》《康诰》《酒诰》《梓材》等制度性文件，指导成王以及诸侯的治国方略。

周公为周朝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婚姻制度、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狩猎制度等，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

譬如至今我们把婚礼称为“行周公之礼”，因为最早的婚礼礼仪那是周公给设计的。再譬如汶川地震七天之后定为全国哀悼日，那是因为周公当初确定“天子逝世后停丧七天”。

甚至周公还制定环境保护法，据《逸周书?大聚解第三十》记载，“周公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桑]，成男女之功。夫然，则有（生）[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

周公根据大禹时期就有的各种禁伐禁渔令，制定了周朝的环境保护法，而我们直到近年才开始重新启用休渔期的办法，与三千年前的老祖宗相比，真是应该惭愧。

正因为周公制定了太多的制度，因此后世有了许多附会，许多行业都把自己的祖师爷定为周公，什么算命的、看风水的、茶道的、办婚礼的等等，都把自己的根往周公身上靠。

荀子称周公的制度在于“以类分”。

这样说来，周公是最早的法家。

——中华哲学的缔造者

《周易》是中华哲学的精髓，那么《周易》是谁的杰作？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另一种说法，《周易》就是周公的作品。

不管怎么说，《周易》的集大成者就是周公，这一点毫无疑问。

老子的《道德经》不过是对周公整理编写的《周易》的读后感。道德经中的阴阳哲学，辩证思想，来源于周易，而非老子的创造。

《韩非子》里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率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如此辩证的思维，在三千年前的世界上，绝对是独步的。

从周公开始，由于中国人不是很迷信神，更不是一神教，因此中国文化具有包容精神。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为神打仗屠杀的事情，避免了西方两千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罪恶。原因就在于周公让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前就进入了人文社会。

我们研究中华哲学，研究国学，却不知道周公，不尊崇周公，那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

——礼仪之邦的礼仪创造者

中国人今天的文化和礼仪，是周公创立的。周公倡导“礼刑结合”的治国模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不仅以法制国，也要以德治国，而且特别重视以德治国。他认为如果人民都养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就会自律，就会减少犯罪。而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风尚，就要通过各种礼仪来教化人民。因此周公在晚年，制定了很多中国人的礼仪制度，这些风俗习惯保留至今。

我们婚丧嫁娶的很多风俗，都来自于周公的创制。是周公让中国早在三千年前，就成了礼仪之邦。而当时的西方社会仍是原始社会，野蛮社会。

我们如今倡导的和谐社会，也正是周公所倡导的。

——治理国家的强人

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没有人比得上周公。

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但是，该狠的时候决不手软，该出击的时候决不犹豫。

灭了商朝，周公把纣王的儿子武公禄父封在了殷墟，抚慰商朝遗民。但是派了哥哥管叔和弟弟蔡叔监视他，算是软硬两手同时具备。

后来武公禄父和管叔造反，周公毫不手软，坚决杀掉。而跟从管叔造反的蔡叔被宽大处理，等到蔡叔的儿子胡有所表现时候，又把他封在了蔡，算是对兄弟的友爱，能不杀的坚决不杀。杀了禄父，却把纣王的弟弟微子启封在了宋，给商朝留下香火，仁至义尽。

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采取先弱后强，先小后大，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叛扩张两不误，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后来毛泽东确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战略战术，也是来自周公。

仁德可以使用，但是不能无限度使用，主动权始终要攥在自己的手中。

对于殷商遗民，周公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而美国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学会。一方面，周公对殷商遗民怀柔，另一方面，则是坚决拆散他们。一部分西迁到镐京，一部分东迁到洛邑，一部分被派去了

鲁国（六姓），一部分被派去了晋国（十姓），一部分被派去卫国（七姓）、一部分被派去齐国。在分拆之后，殷商遗民已经无法构成合力，另一方面，他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安居乐业，谁还想再回到万恶的旧社会？

封建制度则是周公的另一项划时代的举措。

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鞠躬尽瘁

当儿子伯禽去鲁国当国君的时候，周公说了一段千古闻名的话，原话如此：“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勿以国骄人。”

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的叔叔，我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小心谨慎，生怕失去贤能之人。我洗头发的时候，常常因为贤士来到而不得不把头发握干去见他，洗一次头，往往要握干好几次；吃饭的时候，因为贤士来见，就把来不及咽下的饭菜吐出来去见他们，一顿饭往往要分成好几次吃。你到了鲁国，不过是个小诸侯，可不能骄傲啊！”

曹操所写“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从这里来的。

《说苑》记载，周公每隔一段时间会派出十二个

人出去，三个人为一个小分队，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寻访贤人，视察民间疾苦，之后回来向他报告。

当诸侯来到中央朝拜的时候，周公就会把他们那地方的得失好恶告诉他们，这让诸侯感到震惊和畏惧，而百姓听说了，都会感到高兴和看到希望。于是，天下诸侯都想方设法施行德政，百姓则安居乐业，《诗经》为此写道：“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周公主义

按照我们固有的评价体系，最早的基础的东西是主义，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是思想，而具体的做法是理论。譬如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中华文化中，能够站在最高端俯视后人的无疑就是周公，所以，我们把周公的治国思想、哲学理论和设立的各种制度合称为周公主义。

伟大的周公，伟大的周公主义。

周公之后，将他的主义全面发扬光大的是管仲，

因此我们把管仲的各种思想理论和制度称为管子思想；而在管仲之后，又有了老子、孔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可以达到学说的水准，也就是老子学说、孔子学说、荀子学说等，孙子、商鞅、韩非子、墨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可以称为理论。

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老子学说、孔子学说、荀子学说——诸子理论，中华文化的脉络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春秋战国，中华文化的框架已经牢牢地搭建起来，后人们不过是在这个框架里拆拆补补而已，不是吗？

没有周公，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周公说了许多，就此打住罢。

陕西咸阳歧山周原，有周公庙。山东曲阜，有周公庙。但是，周公的香火实在令人汗颜，即便去磕头烧香的，多半也是求签算命之徒。

《易经》里面讲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

绵延五千年不衰的民族，就是因为祖宗的德厚，能庇荫到如今。可惜的是，我们对祖宗实在是太怠慢了。

日本人喜欢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常常因此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其实回过头来想想，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连自己的祖先都不参拜，连我们的至圣周公都不知道，我们是一群数典忘祖之徒。

韩国人喜欢抢我们的文化，甚至想抢我们的祖宗，这也令我们愤慨。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了吗？我们善待自己的祖宗了吗？多少年了，我们的端午节成了粽子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孔夫子成了孔老二。好的东西，你不要，别人自然要来抢。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我们不仅不能梦见周公，我们甚至连周公是谁都不知道。

愤慨吧，对我们自己愤慨吧。

日期：2008-10-8　9:18:11

二十一．阿哥阿妹情义长

说完周公，再说说姜太公老爷子。

姜老爷子的故事比较多，譬如姜太公钓鱼等等，这里就省省了。毫无疑问，在周朝灭商朝的过程中，老爷子居功至伟。

有一段对话要特别说一说，周文王问姜太公怎样治理国家，姜太公说：“能称王的国家百姓富足，能称霸的国家军人富足，混日子的国家公务员富足，要完蛋的国家国君富足而百姓贫穷，所以，国富民穷是很危险的。”

听完之后，文王立即把国库里的财富拿出来分给了百姓。

多么伟大的姜太公啊，多么伟大的论断啊。三千年以后，温家宝总理终于提出来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

国富民穷，真的很危险。

——姜太公治理齐国

灭商之后，武王将姜太公封到齐国，齐国在营丘，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淄博。

姜太公赴任途中，一日天晚投宿，店家对他说：“我听说机会得来困难失去容易，看你睡得这么安稳，大概不是去上任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姜太公再不敢耽误，连夜赶路，第二天早上就到了营丘。幸亏到得早，恰好遇上莱夷进犯。莱夷哪里是姜太公对手，当时被击退。

之后，姜太公开始治理国家，他没有改变当地的风俗，简化了原有的礼节，发展工商业，鼓励养鱼贩盐。于是，齐国周边一带国家的百姓都跑到齐国来了。

太公只用了三年时间治理好了齐国，而南面的鲁公伯禽用了五年时间来改造当地的风俗和礼节。后来周公知道了齐鲁两国不同的治理方式，长叹："齐国的方法更得民心啊，看来今后鲁国是要被齐国欺负了。"

由于齐国强盛，召公特地对齐国下令：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逮，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什么意思？说句大白话，就是授权齐国可以代替周朝天子征伐任何国家，在"礼仪征伐出自天子"的周朝，这是唯一的一份特权。

于是，齐国开始名正言顺扩张，首先灭了莱夷，占据胶东半岛，直通大海。之后南征北讨，成为大国。而鲁国果然落后于齐国，在两国交往中处于劣势。不过，由于祖上的交情以及两国的地位相当，两国的关

系始终不错，世为婚姻。

姜太公的后代也不少，高、柴、齐、崔、章、吕、卢、许、纪、丁、浦、东郭等姓氏都是姜太公的后人，在此不妨自豪一把。

——大龄晚婚青年

祖宗交代得差不多了，回到现实中来。

鲁国最近一次与齐国联姻是鲁桓公娶了齐僖公的女儿做夫人，前文说过，那个女儿长得范冰冰一般，十分迷人。可是，这段婚姻在当时是有些奇怪的，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属于大龄未婚青年。怎么弄成了大龄未婚青年呢？说来话长。

先说鲁桓公，桓公登基的时候十九岁，登基三年之后向齐国求婚，应该是二十二岁，在那年代，那就是晚婚。

再说齐僖公的小女儿，长得像范冰冰，才华更是不得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因此人称文姜，意思是有文化的姜家的女儿。齐僖公原本想把文姜嫁给郑国的公子忽，可是被拒绝了，后来公子忽在隐公八年的时候成亲，也就是说，那时候文姜至少十三岁了。而桓公向齐国求婚，那又是六年之后，也就是说，求婚的时候，文姜少说十九岁了，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二十岁到二十四岁之间。女孩子这个年龄，在那个年代也是晚婚了。

正因为是晚婚，所以齐僖公急急忙忙答应，急急忙忙把女儿嫁出去了。

有人说了，这么个色艺双绝的美女，还是高干子女，怎么半天嫁不出去？说起来，是有原因的。

首先，由于太色艺双全，老爹一定要给她找个好的，配得上的。人要英俊，还要有能力，还要性格好，还要门当户对。找来找去，最满意郑国的公子忽，可是人家还不愿意。除了公子忽，齐僖公没有看得上眼

的，挑来挑去，砸手里了。

其次呢？其次是什么？

——兄妹情深

早些年的日本、台湾和近些年的韩国电视剧中，动不动弄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把个男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到了最后，却发现原来他们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太俗，实在太俗，他们实在缺乏想象力。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段天地惊鬼神泣的爱情故事，而男女主角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男主角名叫诸儿，是齐僖公的大儿子。诸儿聪明绝顶，长得十分英俊，更且博学多才。女主角就是文姜，齐僖公的小女儿。诸儿和文姜是同父异母，可是从小就在一块长大，耳鬓厮磨，十分亲近。

两个人在一起经常吟诗作对，打打闹闹，搂搂抱抱。怎么说呢，就是春秋版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后来，诸儿眼看着文姜一天天长大，出落得出水芙蓉一般，免不得起了歹心。

文姜一开始倒也十分端庄，虽然哥哥总是调戏自己，总是动不动弄些黄段子讲给自己听，自己倒也把持得住。

可是，公子忽拒绝娶她的消息传来之后，她的心灵受到打击，自尊心受到破坏。在这个时候，诸儿来安慰她，开导她，然后脱了她的衣服。

伤心的女人是最容易破罐子破摔的，而在女人伤心的时候来到女人身边的男人多半都是不怀好意的。

就这样，一段不伦之恋开始了？NO。如果这样，故事就太简单了。

所以，衣服脱到一半的时候，文姜推开了诸儿的手。

“哥哥，注意影响。”文姜说。

“啊，我只是觉得你太热了。”诸儿辩解。

那一次事件之后，兄妹俩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但是，他们终于还是忍不住，在两个月之后又开始对诗了。

诸儿还脱文姜的衣服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不用他脱，文姜自己脱。

“好热。”文姜说，然后开始脱衣服，直到自己的两个半球几乎滚落出来。

“嗯嗯。”诸儿这个时候只知道咽口水。

文姜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报复公子忽，她以为自暴自弃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她让很多人都以为自己跟哥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以为她是个荡妇，暗中骂她是“破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只是让哥哥多咽了些口水。

整个齐国都知道诸儿和文姜之间的事情了，满大

街的人没事干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终于，齐僖公听到了风声，他赶紧给诸儿娶了个宋国的老婆，外带两个小老婆。

诸儿跟自己的老婆活动去了，文姜顿时感到孤单。这个时候，她开始怀念诸儿，并且在内心里对诸儿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什么是爱情？这就是爱情。问题是，诸儿是他哥哥。

全天下都知道文姜的事迹了，其他的诸侯没有人愿意娶她，尽管她长得很美很艳，可是谁也不愿意给自己戴一顶绿帽子。而这，也就是文姜成为大龄未婚青年的其次的理由。

文姜一天天长大，可是，总是嫁不出去。

俗话说：少女怀春，少女思春。长大的文姜免不了要怀春思春，而怀春思春的少女是很可怕的，她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而诸儿呢？他很快对宋国的老婆失去了兴趣，在他心中，文姜是海龟，别的女人都是土鳖。他很怀念

文姜，但是他不敢随便去找她，他知道老爹的眼睛在盯着他。

——兄妹离别

鲁桓公难道不知道文姜的事迹吗？当然知道。那么，为什么他愿意娶文姜呢？

这要归功于公子翠的极力推荐，他从齐鲁两国的传统友谊说到鲁国文化中的助人为乐，从文姜的美丽动人说到她的雍容华贵，直到鲁桓公忍不住咽口水。

“齐国那么多美女，为什么诸儿冒着乱伦的骂名也要勾搭文姜呢？你想想吧，文姜那得多勾魂？”不得不承认，公子翠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好，助人为乐、替人解困是我们鲁国的传统。”鲁桓公最终下定决心帮齐僖公把尾货扫掉。

知道自己要嫁到鲁国，文姜很高兴，终于有人要

自己了，而且鲁国比郑国大，奶奶的公子忽，你牛什么？姑奶奶嫁个比你还牛的人。

可是，她又有一种失落感，从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诸儿呢？什么时候才能再听到诸儿讲的黄段子呢？

正在百感交集的时候，诸儿派人送了一束花，花里藏着诸儿写的一首诗：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

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桃花开了，很诱人啊。开的时候没有采，如今眼看着飘落为浮萍，可惜啊后悔啊。

多有才的诸儿啊。

文姜看了诗，一激动，也回了一首：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

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桃花开了，很美丽啊。就算这次没有采，难道就再没有春天了吗？等等吧，机会会有的，不要忘记我啊。

多有才的文姜啊。

这原本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两首诗，可惜，由于作者是兄妹而成了罪证。

迎亲的过程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根据周礼，这里是有学问的。也就是说，我们来看看周公制定的迎亲之礼究竟是怎样的。

按着规矩，如果是世子迎亲，就应该直接到对方都城；而国君迎亲，不能出自己的国境。

所以，鲁桓公首先来到了瓘邑，这是鲁国与齐国交界的地方，他在这里准备迎亲。之后，桓公派出总理公子翠前往临淄。

由于在订婚的时候已经给了价值不菲的聘礼，娶亲的时候只需要给象征性的礼物——两双鞋子和一块琮玉。公子翠首先来见齐僖公夫人，将礼物献上，说："我奉了我们国君的指示，前来献上菲薄的礼物，迎娶夫人贤惠的女儿。"夫人就说："我这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懂事，有幸能够侍奉贵国国君，怎能不深

感荣幸并表达谢意呢？”夫人接过了礼物，将其中一双鞋子给女儿穿上，帮女儿梳妆打扮好了，对她说：“去吧，从今以后，要孝顺公公婆婆，要家庭和睦，不要总想着回娘家。”

文姜之后就拜别母亲，然后到大厅告别父亲，到大门口告别一众亲戚，然后登上齐国的车，在公子翚和齐国下卿的护卫下，前往鲁国。之后在瓘邑进行迎亲仪式，转乘鲁桓公的车到曲阜，进行婚礼。婚礼结束之后，齐国下卿回国。

可是，这一次的迎亲被齐僖公坏了规矩。

鲁桓公三年（前709年），鲁桓公迎娶文姜。

按《左传》的说法，两个地位相当的诸侯国之间的婚姻，如果嫁姐妹，就派上卿去送；如果嫁女儿，就派下卿去送。如果小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大国国君或者世子，上卿去送；如果诸侯的女儿嫁给周王或者王太子，那么所有的卿士都要去送。而无论怎样，国君都是不送的。

按照这样的规矩，齐国应该是下卿去送。可是，齐僖公太舍不得这个女儿了，他决定亲自去送。当然，他没有送到曲阜，只是送到了瓘邑。

“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左传》如此评述。

由此可见，鲁国人是很讲究礼的，而齐国人比较随意。

——兄妹缠绵

回到曲阜，举行完婚礼，就是洞房之夜。洞房之夜文姜给了鲁桓公一个惊喜——文姜还是处女。那时候可没有人造处女膜，人家文姜真是处女。

“哎呀妈呀，赚大发了。”鲁桓公大喜过望，感慨好人有好报，学雷锋也能捡钱包啊。

自那以后，鲁桓公对文姜百般怜爱，言听计从。

转眼三年，文姜生了个孩子，可巧的是生日跟桓

公是同一天，于是取名就叫姬同，鲁桓公将他立为世子。

又一转眼，八年过去，齐僖公鞠躬尽瘁，诸儿登基，就是齐襄公。

齐襄公登基，成了齐国的最高领导人，没人能管他了，于是放开了淫荡。一转眼，又是四年，什么都玩腻了。

这个时候，齐襄公想起妹妹文姜来了。

“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齐襄公反复吟念文姜的那首诗，转眼十五个春天过去了，不知那朵桃花还能不能开。

齐国的国书送到了鲁国，齐襄公盛情邀请鲁桓公前往齐国进行国事访问。

“请携夫人一同前来。”邀请函里特意这样写道。

鲁桓公决定接受邀请，并带着夫人一同前往。

这个时候，大夫申需劝他：“女人出嫁之后，如

果父母在，可以回去看看父母，父母不在了，没必要回去看哥哥。我看，您还是自己去吧。”

“别担心，我有分寸，看看哥哥也没什么啊。”鲁桓公不听他的，心里说：“你知道个屁，文姜嫁给我的时候还是处女呢。”

可是，这一次鲁桓公错了，他只知道学雷锋能捡钱包，不知道也有踩地雷的时候。

十五年了，文姜越来越想念诸儿。

不错，鲁桓公是个好人。可是，鲁桓公就是个书呆子，做什么都规规矩矩，刻板得要命，不会讲黄色笑话，不会玩花样，不懂得浪漫。文姜感到生活没有情趣，在鲁国远没有在齐国那样滋润。

她盼望着能够早日见到诸儿，重温过去美好的时光。

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鲁桓公夫妇来到了齐国，齐襄公亲自出迎。当他看到文姜的时候，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十五年了，三十多岁了，两个孩子的娘了，她怎么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迷人呢？桃花盛开，这一次该摘就要摘了。”齐襄公在想。

欢迎是热烈的，接待是周到的，客套是虚伪的，打你老婆的算盘才是真正的。

鲁桓公没有提防，他相信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一个人。

晚宴结束了，鲁桓公喝得有点多，他决定回国宾馆去睡觉。

“老公，我十五年没回来了，想去宫里看看当年的闺房，缅怀一下爹娘，好吗？”文姜提出要求，冠冕堂皇的要求。

“去吧，早点回来。”鲁桓公爽快同意。

文姜去了齐国的后宫，闺房没有，洞房准备了一个。

洞房里，烛光昏暗，没有一个人。

“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文姜轻轻地进去，轻轻地关上门，轻轻地吟念。

“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昏暗的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齐襄公。

“诸儿哥哥。”文姜轻轻地叫。

“文儿妹妹。”诸儿哥哥满脸淫笑。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就像两个分别了十五年的情人。

“妹妹，你终于来了，我的春天来了。”

“哥哥，好想好想你，想你的黄段子，想你身上的味道。”

“我讲给你听。”

十五年的相思，十五年的压抑，干柴与烈火的相遇。

那一刻，伦理被抛弃，欲望被点燃。

上床，脱衣，床的吱呀声，诸儿的哼哧声和文姜的哎哟声。

“哥哥，还要嘛。”

……

“说有一个郑国的人，一天在路上遇上一个女的……”

……

那一晚，是销魂的一晚，只恨时间过得太快。

——鲁桓公之死

鲁桓公回到国宾馆，冷水洗了一把脸，于是有些清醒过来。

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等文姜回来。

左等不回，右等也不回。等着等着，睡着了。

睡到半夜，口渴得厉害　还锹灯鹄匆　　龋　捶⑾治慕　姑挥谢乩础Ｂ郴腹　庀掠械慵绷耍　训勒娴挠形侍饬耍?br>　　等吧，等到天亮，文姜还不见踪影，鲁桓公又沉沉睡去。

这一次，桓公做梦了，梦见文姜和齐襄公正在床上哼哧，他一个激灵醒过来，再看外面，日上三竿了。

这下鲁桓公真的急了，立即派人前往齐国后宫打探消息。

去打探消息的兄弟是鲁国驻齐国办事处的，在齐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此次前去打探消息，没多久回来了。

“报告主公，据我打探到的消息，齐侯的夫人已经在去年去世，宫里只有一个偏宫连氏，一向不得宠。昨晚齐侯一晚上不见人影，据说是和文姜夫人在一起。”

“啊。”到了这个时候，鲁桓公才知道传说中的事情是真的发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文姜回来了。

文姜的头发有些零乱，面容有些憔悴，眼圈也有些黑，进门的时候还打了一个呵欠。

“夫人，你怎么夜不归宿？”鲁桓公压着怒火问。

“嗨，熟人太多，喝了点酒。”

“那也应该回来啊，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

“我嫂子连妃啊，十多年不见了，叙叙旧。”

“胡说，你嫁给我的时候，连妃还没有进宫呢，叙什么旧？”鲁桓公大怒，他的脾气很好，但是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了。

文姜不说话了，她一直以为鲁桓公很好骗，谁知道也不好骗。

“说，是不是跟你哥哥在一起？”

“没，没有。”

“哼，当初你的名声臭了大街，我不计前嫌好心好意娶了你，对你一心一意，谁知你不思悔改，变本

加厉，你，你对得起我吗？跟自己的亲哥哥上床，你禽兽不如啊。咱们今天就走，回鲁国跟你算账。”鲁桓公发狠了，他太没有面子了。

“呜呜呜呜。”文姜哭了，一半后悔一半害怕。

齐襄公不是傻瓜，他派了人去侦查鲁桓公。结果侦查的人回来说：“鲁侯大怒，文姜夫人大哭，好像听鲁侯说什么禽兽不如之类，还说回去要收拾文姜夫人。”

齐襄公有点烦，第一次就被抓住了，今后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鲁桓公派人来了，说是国内有事，立马要走。

“马拉戈巴兹，才来一天就要走，老子还没过瘾呢。”齐襄公很恼火，暗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要想爽个够，就要下狠手。”

齐襄公派人来请鲁桓公，说是要走可以，但是这么就走了怪不好意思，总要让大舅哥尽一点东道主之谊，具体说吧，请鲁桓公去郊区的别墅吃野味，顺便

践行。

盛情难却啊，况且这是人家的地盘，闹僵了没什么好果子吃。

鲁桓公硬着头皮去了，齐襄公热情款待，就好像昨天晚上跟他上床的不是鲁桓公的老婆。

齐襄公使劲劝酒，讲些黄段子逗鲁桓公开心。鲁桓公呢，黄段子没什么兴趣，不过酒还是要喝，不是酒逢知己的酒，是把酒浇愁的酒。

很快，鲁桓公就喝趴下了。

“妹夫，妹夫。”齐襄公叫道。

“我不、不是你妹、妹夫，你、你才是是是你妹夫。”鲁桓公张开惺忪的眼，磕磕巴巴说出这辈子最后一句话。

齐襄公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好在喝过酒之后的脸原本就有些红。

“妹夫醉了，来人，扶他上车，送他回国。”

一个人应声而出，谁？齐国大将公子彭生，彭生是著名的大力士。

彭生将鲁桓公抱了起来，像抱个婴儿一样轻松。

穿过厅堂，走出大门，车已经准备好，就停在门口。

彭生将桓公抱上了车，这个时候，他开始用力了。

“咔嚓。”一根肋骨断裂的声音。

“咔嚓。”又是一根。

“咔嚓咔嚓咔嚓……”

“哇。”鲁桓公吐了，酒、肉，还有血。

《史记》如此描述：齐襄公飨鲁桓公，桓公醉，是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折其胁，桓公死于车。

桓公就这样死了。

所以，学雷锋是要分场合的，是要看对象的，雷锋不是人人都能学的。

二十二．甜瓜命案

敝笱在梁，其鱼魴鰥。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魴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诗经?齐风?敝笱》

载驱薄薄，簟茀朱鞹。鲁道有荡，齐子发夕。

四骊济济，垂辔沵沵。鲁道有荡，齐子岂弟。

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鲁道有荡，齐子游敖。

——《诗经?齐风?载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鞫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诗经?齐风?南山》

诗经里的三首诗，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诸儿和文姜，兄妹乱伦。将近三千多年前的诗了，读起来很费劲，理解起来有困难，所以，就不要求同学们背诵了。段落大意也免了，只是把中心思想给同学们说一说。

中心思想就是：通过描述文姜回齐国探亲，招摇过市，大大方方与哥哥诸儿通奸，最后害死老公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春秋时期统治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讽刺了鲁桓公学雷锋学成了冤死鬼。同时告诉大家，娶老婆之前，一定要小心谨慎，像掏耳朵一样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否则，戴绿帽事小，做冤死鬼就太不值了。

——替罪羊彭生

鲁桓公那可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其地位在大周朝仅次于周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齐襄公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了，他立马用最好的棺木装殓了鲁桓公，派快马去鲁国报丧，就说是喝酒喝死了，算是因公殉职吧。

大概现在喝酒喝死还算因公殉职的，就是从鲁桓公那儿来的。

鲁国乱套了，鲁国驻齐国办事处的密报随后也到了，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作了说明，最终的结论是：谋杀加情杀。

有人主张出兵讨伐齐国，但是多数人反对，因为鲁国打不过齐国。而且，这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出兵，那就什么都捂不住了。那怎么办？大夫施伯

出了个主意：“既然主公是被彭生害死的，我们就要求齐侯处死彭生。这样，齐侯有台阶下，我们也有台阶下。”

鲁国使者于是连夜赶到齐国，直接找到齐襄公，提出处死凶手彭生的外交照会。齐襄公无法拒绝这样的照会，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公子彭生，算起来，还是齐襄公的叔叔。

妹夫能杀，叔叔为什么不能杀？

第二天早朝，公卿们早早来到。

“彭生出列。”齐襄公下令。

彭生大摇大摆站了出来，他感觉自己要升官了，或者要发财了。

“彭生，你包藏祸心，害死鲁侯，害得我妹妹年轻守寡，严重损害了齐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鲁国的传统友谊，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来人，砍了。”齐襄公说得声情并茂，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主公，开玩笑吧？”彭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快点快点，鲁国使者还等着呢。”齐襄公没有理他，催武士们快一点。

到了这个时候，彭生才明白自己成了替罪羊了。

“诸儿，你杀人灭口，过河拆桥啊。不是你让我杀的吗？你兄妹乱伦，你不得好死。我变成厉鬼，也要回来杀了你。”彭生被刀斧手们拖了出去，他破口大骂。齐襄公捂着耳朵，看着彭生被拖了出去。

骂是没有用的，刀斧手的手脚很快，人头一转眼送了进来。

所以，替人杀人的时候，先要想一想自己会不会成为替罪羊。

——边境幽情

尸体和人头很快到了鲁国，尸体是鲁桓公的，而

人头是彭生的。但是，活人没有回来，文姜害怕，怕鲁国人会杀了她。当然，她愿意留在齐国，那里有她的情哥哥诸儿哥哥。

前693年，公子同继任，他只有十二岁，现在他是鲁庄公。

庄公上任　谝患　戮褪桥扇巳テ牍　牙夏锝踊乩础N慕　倩担　暇鼓且彩乔啄铩？銮遥　锔　司嘶故抢朐兑坏愕暮茫　裨蛟俑　约荷　龅艿艹隼矗　蔷筒缓檬帐傲恕?br>　　鲁国使者来到齐国，递交国书，说是要迎国母回家。鲁国驻齐国办事处把这件事情到处散布，整个齐国的老百姓都等着看笑话，那几首诗经里的诗人人会念，已经成为当时齐国的流行歌曲。

怎么办？齐襄公也无可奈何了，在最后的缠绵之后，将文姜妹妹送上了鲁国的车。

一路上，文姜思绪万千，每一个思绪都是诸儿哥哥。她实在不想回鲁国，她知道，只要回到鲁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诸儿哥哥了。

几次，她准备跳车而逃，但是，没有机会，鲁国使者像苍蝇一样盯着她。

当车马来到禚这个地方，再往前就是鲁国了。

“我不走了。”文姜下定了决心。

文姜让人给庄公送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儿啊，娘是个懒散惯了的人，不想管理谁，也不想被谁管，后宫你另外找人管吧。我呢，儿子在鲁国，亲戚都在齐国，我就住在边界了。要是你非要让我回去，那我就一头撞死。

庄公收到这封信，寻思一下，觉得这样也好，省得天天看见，勾起伤心往事来。

于是，庄公在紧邻禚的鲁国驻丘给文姜修了别墅，让文姜就住在那里。

这下好了，文姜高兴了，远处的诸儿哥哥也高兴了。

后来，诸儿哥哥动不动就到禚来狩猎，狩猎是假，

狩人是真。要么文姜妹妹去禚，要么诸儿哥哥溜到驻丘，总之两人隔段时间约会一次，那感觉比偷情还好，比天天呆在一起更有情趣。

正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亲妹妹。

——瓜的承诺

转眼间七年过去了，诸儿哥哥与文姜妹妹竟然两情不渝，情比金坚。沉浸在乱伦中的齐襄公没有料到，危险正悄悄地降临在他的头上。

当你一门心思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其他的人就会开始恨你。

第一个恨齐襄公的是他的堂弟公孙无知，前面说过，齐僖公在世的时候让公孙无知享受公子待遇，而齐襄公登基之后取消了他的待遇，所以，他恨齐襄公入骨。

第二个恨齐襄公的是连妃，齐襄公连着死了两个夫人，论资排辈也该将连妃扶正了，可是齐襄公就是不肯。级别上不提拔也就算了，肉体上给点补偿也行啊，可是齐襄公宁可和文姜乱伦，也不碰连妃一下。用连妃的话说：很久没尝过肉味了。

如果说前两个得罪的人不可怕的话，那么，随后得罪的这两个就不是善茬了。

楚国崛起，齐襄公有些担心楚国人会来找事，于是派两位大夫管至父和连称前往葵丘驻防。葵丘地处山区，穷乡僻壤，连个稍微看得过眼的女人都见不到。

临行之前，管至父和连称来辞别齐襄公。

“主公，葵丘那地方不是人呆的地方，但是为了祖国的安宁，为了大地的丰收，我们哥俩也就去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轮回来，请给个说法。”两人不敢不去，只想别呆那么长时间。

齐襄公正在啃瓜呢，什么瓜？西瓜？零分；苦瓜？零分；黄瓜？零分。

正确答案是甜瓜，那年头，还没有西瓜呢。

“我再吃瓜的时候就让人去替你们。”齐襄公顺口说。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杀人联盟

管至父和连称带了种子，在葵丘种了一片瓜地。每天没事的时候，就蹲在瓜地里盼着瓜早一点长出来。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年时间过去了，瓜长了出来，别说，味道不错。重要的是，管至父和连称的心情不错，终于可以回家见老婆孩子了。

可是，瓜熟很长时间了，还没有齐襄公的消息。

“他娘的，别是忙着跟文姜上床，忘了咱们吧？给他送两筐瓜去。” 管至父和连称一商量，派连称的

弟弟连老三送了一车瓜回齐国首都。

他们不知道，襄公确实挺忙，而且也确实是忙着上床，但是，不是跟文姜。跟谁？

“嗯，味道不错。”齐襄公咬了一口送去的甜瓜，挺高兴，顺手把剩下的递给身边坐着的人：“亲爱的，你也尝尝。”

连老三瞪大了眼，他狠狠地吃了一惊。为什么？因为襄公身边的不是堂姐连妃，也不是后宫的其他美女，也不是文姜，甚至不是个女的。是谁？孟阳。

孟阳是谁？

原来，襄公跟妹妹乱伦了这多么年，最近觉得挺没劲，不仅看文姜提不起劲来，看女人都提不起劲来。他发现自己现在对男人的兴趣比较大，于是他找了两个面容姣好的男孩子来试了试，哎，感觉不错，够刺激。

而孟阳就是他最近找的一个男宠，那真是面如桃花，腰如细柳，也别形容了，总之看上去基本上就像

个人妖，穿着衣服是个女的，脱了衣服就是个男的。

这不是同性恋吗？这不是同性恋是什么？

“嗯，真好吃，你再吃一口。”孟阳啃了一口，娇滴滴地说着话，又递了回来。

两人一递一口，吃完了一个甜瓜。这一边，连老三看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鸡。

“哎，行了，你可以走了，告诉老管和老连，干得不错，继续努力，争取明年更大的丰收。”襄公挥挥手，让连老三下去。

到这个时候，连老三才回过味来。他不敢走啊，要这么就回去了，老大非砍了他不可。

“主公，管大夫和连大夫说，主公去年这个时候说过，说是再吃瓜的时候就派人去替他们回来。”连老三不得不说。

“什么？我说过这样的话？对了，我说过，我可没说今年吃瓜的时候啊，兴许是明年，兴许是十年之

后吃瓜的时候啊。”齐襄公不认账了，不仅不认账，还说了一堆什么为国守边疆光荣又高尚之类的屁话。

总之，管至父和连称这一年的瓜是白种了。

管至父和连称气得七窍生烟，怎么办？哥俩商量瓷塘咳亻 孟癯 松比酥 饷皇裁春冒旆ǎN侍馐牵 比思虻亻 帐 眩 趺此担科臼窒抡庑┘ 樱 逼肿骞 皇俏侍猓 侍馐巧绷似肿骞 吹逼牒 睢?br> 两个人掰指头一算，发现一个指头就够了。原来，襄公一共是兄弟三人，老二公子纠，老三公子小白，自从襄公登基以后，老二老三都怕了，前些年都流亡国外了。

值得一提的是，襄公这么多年竟然没有儿子，基本可以判断性功能有问题，幸亏有问题，否则跟文姜弄出一个来，笑话可就大了。

算来算去，最合适的继承人只剩下一个：公孙无知。

整个齐国都知道，公孙无知是最恨齐襄公的。

于是，哥俩连夜做了可行性计划，简称“甜瓜计划”。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联络公孙无知，组成同盟，这项工作由管至父分工完成；

第二，在内宫找一个合适的内线，随时监视襄公的行踪。这个内线定为连妃，这个任务交给连妃的堂哥连称去执行，给连妃的好处是在公孙无知登基之后，连妃出任齐侯夫人，说白了，就是改嫁给公孙无知。

哥俩的效率很高，管至父在第二天就潜回临淄，找到了公孙无知。两人一谈，那叫做一拍即合。

“有一个条件，事成之后，连妃要做你夫人。”

“没问题，别说做我夫人，做我娘都行。”

公孙无知搞定了，下一个目标是连妃。

连称也潜回了临淄，通过亲戚与连妃接上了头。

“事成之后，让你做无知的夫人，如何？”

“反正现在跟活死人没什么区别，成交。”

连妃更爽快。

——冤魂索命

机会很快就来了。

冬天到了，齐襄公决定去姑棼狩猎。

消息第一时间被连妃通报给了无知，无知在第二时间通报了管至父和连称。

齐襄公不是一个喜欢大场面的人，这与他喜欢偷偷摸摸与文姜幽会有关系，他喜欢带着几个亲随出去，轻车简从，这样比较自由比较随便。在这一点上，齐国人倒很欣赏襄公，因为他不扰民。

去姑棼狩猎，齐襄公只不过带了七八个随从，其中一个勇士石之纷如，一个男宠孟阳。

襄公一行人到了姑棼的离宫，先吃喝了几天，然后去贝丘狩猎场打猎。

贝丘狩猎场场长姓费，简称费场长。费场长见襄公来了，不敢怠慢，领着大家去打猎。这个狩猎场是国君专用的狩猎场，没有野兽，只有些野鸡野兔野羊之类不伤人的动物。说是狩猎场，实际上相当于游乐场。

齐襄公带着几个兄弟，也是弯弓搭箭，谈笑风生，不多时，射住了几只野鸡野鹅，大家都夸襄公神射。正在兴高采烈，突然，前面发现一头野兽，什么野兽？野猪。

在贝丘出现了野猪，这绝对属于重大事故。

这一头野猪那不是一般的野猪，个头大，有牛那么大，步伐坚定，走路跟老虎没区别。

“兄弟们，射这头野猪。”襄公下令，有这么多人保护，也没觉得怎么危险。

“野猪？”小男宠孟阳叫了起来，尖着嗓子，“那不是野猪，那是公子彭生啊。”

“彭生？”这回轮到襄公尖叫，如果真是彭生，

那不是白天见鬼了？这分明是头猪，怎么会是彭生？

想得明白，或者想不明白，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头猪射死。

襄公拈弓搭箭，连射三箭，结果无一中的。那头猪怪叫一声，直立起来，向襄公走来。

襄公吓得半死，转身就跑，结果一脚踏空，掉下车来，一只鞋掉在地上，也顾不得了，没头就跑，跑了两步，被树根绊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哪里还敢抬头？

那头野猪并没有来咬襄公，只是叼走了他的那只鞋。

襄公被护送回贝丘的小别墅时，依然惊魂未定。等他镇定下来之后，他决定要找人出气，而最佳人选就是费场长。

“费场长，你这里怎么有野猪混进来了？是不是你私自养的。”襄公问。

“没，没有，这野猪我从前也没见过，大概是鲁国流浪过来的，鲁国侵略猪。”

“算了，野猪的事情以后再说，去把我的鞋给找回来。”襄公想先把鞋弄回来，否则传出去会很丢人。

费场长出去找了一圈，哪里有襄公的鞋？灰溜溜又回来了。

“报主公，没找到。”

“没找到？脱了衣服。”

“主公，我可不是孟阳啊。我，我有痔疮。”费场长吓了一跳，这辈子还没被强奸过呢，这下估计晚节不保了。

“你想得好，你以为主公临幸你啊？脱了衣服抽鞭子。”孟阳在一旁叫了起来，他很不满意，有些吃醋。

费场长脱了衣服，挨打没关系，只要不被强奸。

挨了二十皮鞭，费场长从屋子里被赶了出来。穿

过院子，出了别墅，正想再去找找那只鞋，猛然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两条大汉将他按倒在地，刀就架在脖子上。

“别别别别杀我，主公已经责罚过我了。”费场长吓了一跳，急忙讨饶。

“小声点，我们是来杀那个无道昏君的，说，他在里面干什么？”说话的是连老三，原来，管至父和连称已经率领一百个人的小分队来到了这里，将这座别墅团团包围。

“我，我，我。”说三个我的时候，费场长的脑海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是拼死保卫国家元首，跟叛乱分子作斗争，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帮助起义军杀死昏君？这么短的时间里，他竟然想明白了，“终于盼到你们了，我也想杀了他，你们看我的背上，就是刚才被他打的。”

连老三一看，果然如此，于是松开了费场长。

“你们等着，我进去帮你们侦查一下。”费场长

说，没等连老三回答，转头回到院子里。连老三还没想明白，费场长已经走了，只好在门口等，一边派人传话给管至父和连称。

费场长刚才想明白了吗？想明白了，也没有想靼住O朊靼椎氖怯Ω檬乃辣N拦　以　祝　幌朊靼椎氖亲约耗懿荒鼙N拦　以　祝　拖骞　饧负湃耍　趺纯赡苁枪苤粮负土　坡柿斓恼　婢　亩允帜兀?br>
连老三在门口守了一阵，不见费场长出来，正在犹豫该怎么办，管至父和连称过来了。

“怎么还不下手？”连称问，连老三急忙把刚才的事情简略说了一遍，连称一摆手：“别等了，就他们那几个人，还探听什么情报？杀。”

连称一脚踹开大门，带着弟兄们就冲了进去，迎面遇上石之纷如带着两个人给襄公守门。双方也不打话，上来就互砍，石之纷如虽说是勇士，可是这帮人都是群狼，一人一刀，把石之纷如给剁了。

剁了石之纷如，连称带着几个弟兄进了屋里，迎

面看见费场长。

“你怎么不出去了？”连老三问他。

“哼，叛贼，我堂堂一个国家干部，怎么能和你们同流合污？”费场长说得大义凛然。

“去你娘，老子还高级国家干部呢。”连老三也没客气，一刀下去，剁了费场长，费场长还想喊一句类似“齐襄公万岁”之类的口号，可惜没能喊出来。

齐襄公趴在床上，缩成一团，动也不敢动。

“砍了。”连称下令，连老三一刀过去，把个齐襄公的头砍了下来。被砍下来的头骨碌碌滚到地上，落在连称的脚下，连称一看，“嗯，不对，这个脑袋不对。”

连老三急忙过来看，可不，这个脑袋连胡子也没有，长得像个女人，想起来了，这是小男宠孟阳的脑袋。

看来，齐襄公是躲起来了。躲在哪里了？

世界上有没有鬼？

迅哥儿说：世界本没有鬼，说的人多了，便有了鬼。

古龙说：世界无鬼，心中有鬼。

所以，确实有鬼。

连称发现在窗帘下面有一只鞋，毫无疑问是齐襄公的鞋。于是他掀开窗帘，看见了那只鞋，也看见了襄公。他感到奇怪的是，他看到的那只鞋并没有穿在襄公的脚上，襄公的脚上只有一只鞋。

连襄公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不知道怎么被野猪叼走的鞋怎么就放在窗帘下面了。

怎么回事？难道是费场长找到了鞋却藏在窗帘下说没有找到，以便给襄公一个惊喜？可惜费场长已经死了，这注定成为一个悬案。

有人说这是彭生的冤魂在报仇，真有冤魂吗？

不管怎样，连称的刀是客观存在的，那把刀很锋

利，一刀下去，襄公就去见彭生了。

所以，杀人灭口之前，最好还是谨慎一点。

那一年是齐襄公十二年（前687年）。

二十三．天下第一交情——管鲍之交

从开始动笔那一天，就盼望着早一点写到这里。

管鲍之交是古人经常提到的一个典故。古人动不动就说自己跟谁是管鲍之交云云，其实，除了管鲍之交本身，再也没有过管鲍之交，中国没有，全世界都没有。不谦虚地说，管鲍之交那是蝎子巴巴——独一份。

前面的一些人物，对于郑庄公和祭足，那是佩服；对周公，那是崇敬；而对于管鲍，用崇拜合适一些。

——管鲍之交

人物介绍

管仲：字夷吾，本姓姬，颍上人（今属安徽省），齐国士人，周穆王后代。

鲍叔牙：本姓姒，鲍邑人（今山东丙城东），齐国士人，大禹后代。

什么是士？卫士？零分；士兵？零分；干部的干写反了？零分。

看来，需要普及一下知识。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称为“宗周”，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王的众子则封为诸侯，为王国的小宗。诸侯在其国为大宗，世子世袭，诸侯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为侯国的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为大宗，嫡长子世袭，卿大夫的众子则被封为士，为卿大夫的小宗。

士的地位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属于低级没落

的贵族。按制度他们享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习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身边，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骨干；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

简单说罢，士就是出身红五类，但是除了受义务教育的权力之外，什么也没有的那一群人。举个例子，譬如你爷爷是老红军，你哥哥现在混到了副部级，那就属于卿大夫阶层，可是你只混到了大学讲师或者科级以下公务员，你就算士了。

按照管仲的情况看，祖上是周穆王的儿子，从周朝来到齐国作大夫，然后经过若干代，管至父属于嫡系，继承了祖上的职位，而管仲这一支最终就成了士，祖上的遗产分不到手，只能靠自己混。

鲍叔牙情况相仿，祖上应该是周边姒姓小国的公子，来到齐国作了大夫。到了鲍叔牙这一代，也成了

士人。

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志向相同，兴趣相近，两家家庭背景相似，因此，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两人的特点是不相同的，管仲才华出众，鲍叔牙待人真诚。于是，这两个朋友之间发生了以下著名的故事。

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出资少，鲍叔牙出资多。赚钱之后结算，管仲分得多，鲍叔牙分得少。

“小鲍，你脑子进水了？你出钱多，怎么分得反而少？”有人问鲍叔牙。

“管仲家里穷，他比我更需要钱啊。”鲍叔牙说。

“哼，当心吧，别管仲把你卖了你还替他数钱。”

“他不会的。”

有人看不过去，去找管仲。

“管仲，你这人不厚道，怎么你出钱少，反而分得多？”

“哎，鲍叔牙家里比我家有钱啊，我比他更需要钱。”管仲也这么说。

“你不厚道，你这样谁还跟你合伙做生意？”

“鲍叔牙啊。”

也不知道是管仲做生意的天分不行，还是确实运气不好。总之，两人的生意在一开始赚钱之后，越做越差，到最后老本都几乎赔进去，于是不再做生意了。

“管仲这人就是个大忽悠，吹牛行，干起活来就不行了。”有人这样说。

“别这么说，管仲可不是个大忽悠，更不是蠢，俗话说：人走时运马走膘。生意没做好，确实是点太背了。”鲍叔牙为管仲辩解，丝毫没有埋怨他的意思。

可是，鲍叔牙自己单独做生意却很红火。什么生意？开店，什么店？饭店。

鲍叔牙的饭店以诚信著称，决不缺斤少两，也决不用潲水油或者病死的猪，店里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去他的店里吃饭，那是绝对放心。鲍叔牙的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菜式好，人人吃了都说好，不用猜也知道，店里有好厨师。没错，店里的大厨姓雍名巫字易牙，人们就称他为易牙。易牙的菜那是色香味俱全，而且总有新花样。

后来，后人尊鲍叔牙为饭店的祖师爷，易牙为厨师的祖师爷。

关于易牙的厨艺，孔子和孟子都有很高评价。据《列子》记载，孔子曾说过："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歌词大意是："把淄水(山东)渑水(河南)混放在一起，易牙也能分辨出来。"《论语谴告》中，孟子说："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意思就是：易牙是天下第一厨师。《荀子?大略篇》也记载："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意思是谈美食去找易牙，谈音乐去找师旷。

后世人将搓一顿称为"易牙祭"，时间久了，成了"打牙祭"。

——管跑跑

生意不好做，怎么办？管仲只好设法混进公务员队伍。没办法，总要挣钱活下去啊，何况还有老娘要养呢。

谁知道，公务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管仲三次担任公务员，结果三次被炒，很没有面子。

“这人的品行一定有问题，要么就是个混混。”有人这样议论管仲。

“绝对不是，不过是他的上司不懂得怎样用他而已。”鲍叔牙又为管仲辩解。

身为贵族，尽管是破落的，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就有保卫祖国的义务。管仲和鲍叔牙一样，义务兵役是躲不过去的。

每次打仗，鲍叔牙都冲在前面，奋不顾身。撤退

的时候，鲍叔牙都拖在后面，掩护大家。

可是，管仲不一样，进攻的时候，他总是落在最后，不是马不肯跑就是车陷到坑里了，总之永远排最后；可是打了败仗逃跑的时候，管仲总是在最前面，马也不偷懒了，车也不会掉进坑里了。

一共打过三次仗，管仲就逃跑了三次。

“胆小鬼，逃兵。”很多人这样嘲笑管仲。

“你们都错了，管仲不是胆小鬼，也不是逃兵，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家里还有老母亲等着他养，他死了，老母亲就没人养了。所以，他是个孝子。”每次鲍叔牙听到别人骂管仲的时候，都会这样为他辩解。

不管怎样，管仲得了个外号——管跑跑。

管仲和鲍叔牙在一起，经常意见不一致。每到这个时候，鲍叔牙就放弃自己的意见，听从管仲的。

这么说吧，凡是管仲做的事情，鲍叔牙都认为是对的；凡是管仲说的话，鲍叔牙都坚信不疑。说来说

去，说成了“两个凡是”。

“鲍叔牙说的是对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管仲这样评价鲍叔牙，肯定鲍叔牙的同时，也就是在肯定自己。

“管仲把我当知心朋友，我非常高兴。”鲍叔牙说。

说来说去，鲍叔牙是管仲的粉丝。

——分工合作

管仲是个有野心的人，做小生意赚钱不是他的目标，他不想永远拿着长矛上战场，他想坐在总理办公室里指挥战斗。

“管仲，你说，我今后能干什么？”一天，两人闲聊的时候，鲍叔牙问管仲。

“你呢，很正直很有原则，但是太正直太有原则，

不懂得变通，你最多也就做个亚卿到头了。”管仲说，亚卿相当于副总理。

“那，你呢？”

“上卿，我不当上卿，是齐国的损失。这么说吧，齐国要想治理好，兄弟你就够了。可是，要想雄霸天下，那要靠我。”管仲说话一点也不谦虚，但脸上却没有骄傲的神色。

“知道了。”鲍叔牙说，他牢牢记住了。

齐襄公的乱伦事迹传遍了天下，而且一点没有收敛的意思。在别人抱怨和嘲笑的时候，管仲看到了机会。

“兄弟，襄公这样子，估计蹦跶不了几年了。依我看，他这辈子也不会有儿子了，那么，到时候能够继位的就是他的弟弟公子纠或者公子小白了，这两个公子现在没人搭理，你我正好乘虚而入，你去辅佐一个，我去辅佐一个，今后总有一个当国君的，那时候我们可以互相举荐，岂不是万全之计？”管仲建议。

“好好。”凡是管仲说的，鲍叔牙都支持。

俩人一分，管仲挑了公子纠，公子纠是哥哥啊，脾气也好，希望远远大于公子小白。鲍叔牙不愿意了，他觉得自己去辅佐小白没什么前途。

“兄弟，你不能这样想，上天的意思谁也摸不透，说不准就该小白当国君，你要不去，万一小白当了国君，咱们这辈子可就没指望了，只能当这个破士了。你必须去，你去了，咱们双保险。”管仲劝鲍叔牙，并答应他有事一定帮他。

于是，鲍叔牙去给小白当老师，管仲又找了一个朋友召忽一同去给公子纠当老师。果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正愁没有人帮忙，现在有人愿意帮自己，既感激又高兴。

没过多久，管仲又来找鲍叔牙了。

“兄弟，情况有些危急了，襄公最近有些多疑，对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很不利。依着我，咱们带着他们出去躲一阵，到时候齐国出了事，再伺机而动。”管

仲看出形势不对了，其实他可以不提醒鲍叔牙，可是想想，万一小白被襄公杀了，那边公子纠又得个什么脑膜炎死了，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两个都要保护。

“好好。”凡是管仲的建议，鲍叔牙都无条件执行。

几天之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同一天逃离齐国。公子纠的老娘是鲁国人，今后能够借上鲁国的力量，因此跟管仲和召忽投奔了鲁国，鲁庄公果然十分欢迎，热情接待。

公子小白的老娘是卫国人，可是鲍叔牙决定不去卫国，而是去附近的莒国，而莒国是小国。为什么这样决定？“第一，我们是避难不是畏罪潜逃，襄公不会去捉我们，去莒国是安全的；第二，正因为莒国是小国，我们去了，他们更不敢怠慢我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莒国挨着齐国，万一机会来了，咱们能迅速赶到。”

管仲和鲍叔牙在避难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是因为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情况不同。事实证明，他们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生死时速

齐襄公果然被杀死了，但是，机会被无知夺走了，无知成了齐国国君。

“鲍老师，你说我们是不是错了，当初不跑出来的话，是不是就轮不到无知了？”公子小白有点后悔，他问鲍叔牙。

“当初不出来，命都没了。放心，他干不了几天。”鲍叔牙说，其实他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他觉得管仲说的不会有错，所以他不后悔。

算起辈分来，管至父是管仲的堂叔，在杀死齐襄公扶立无知之后，管至父担任了上卿，这个时候他想

起管仲来了，他知道管仲的才能，于是派人到鲁国邀请管仲回齐国，答应他可以出任上大夫。

“哼，回去告诉叔叔，看好自己的脑袋吧。”管仲一口回绝了。

事实证明，这一回管仲又对了。

从登基到被杀，无知只在国君的位置上坐了一个月多一点。

无知被杀的当天，两匹快马从临淄出发，分头奔向鲁国和莒国，管仲和鲍叔牙在临淄都布置了眼线，这样才能保证第一时间掌握动态。

信息真的很重要，早在春秋，管仲和鲍叔牙就都把信息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了。

管仲和鲍叔牙同时接到线报，这一次，机会是真的来了。

我们来看看管仲和鲍叔牙是怎样处理这个信息的。

管仲叫上公子纠，来到鲁国后宫拜见文姜。自从齐襄公被杀之后，文姜就搬回鲁国首都曲阜了。公子纠是他的弟弟，异母弟弟。

“姐姐，你要帮我，我要回去当齐君。”时间紧急，公子纠把事情原委简单介绍一下，直接提出要求。

“好，我帮你。”毕竟公子纠的老娘是鲁国人，文姜觉得亲切。

文姜带着公子纠去找鲁庄公，鲁庄公一听，没得说啊，公子纠那是舅舅兼表叔，亲上加亲啊，再说了，这个人情作了，今后齐国那还不是更铁了。

可是，有人反对，谁？施伯。

“主公，不可轻举妄动。齐国和鲁国表面上看世为婚姻，裙带紧连，但实际上是最大的敌人。如今齐国动乱，没有国君，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不如静观其变，若是齐国来求我们送回公子纠，那就欠我们一个天大的人情；若是公子小白回去当了国君，我们这里有一个公子纠，正好给他们添乱，让他们不得安

宁。”施伯被称为鲁国的智者，主意确实比较邪门。

可是，鲁庄公决心已下。

鲁庄公亲自率领三百乘战车，护送公子纠，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发。

鲁庄公为何这样大张旗鼓？一来，鲁国是大国，不能偷偷摸摸，齐国此时没有国君，鲁国的三百乘大军不会有敌手；二来，公子纠是老二，公子小白是老三，论资排辈也该轮到公子纠，这样声势浩大而去，等于告诉齐国人你们的国君回来了。

但是，管仲还不放心。

“主公，公子小白在莒国，他必定要争夺君位，而且他离临淄比我们要近，现在给我三十乘战车，我去拦截他。”管仲提出来。

鲁庄公觉得有理，先拨给管仲三十乘战车，即时出发。其余大军，随鲁庄公随后出发。

鲍叔牙接到线报之后，叫上公子小白，直接去找

莒国国君。

“我们要回去争夺宝座去了，希望借给我们一些人马。”鲍叔牙也是开门见山，他知道，管仲一定会帮助公子纠尽快回到临淄，自己只能更快。

“好，我把全国的军队召集来，护送公子回去。”莒国国君也很高兴，要是自己扶立了齐国国君，抱上了这棵大树，从此谁还敢欺负自己？

“不用，给我们一百乘战车足够了，我们要的是时间，不是声势。”鲍叔牙说，他很清醒，莒国全国的战车也不到两百乘，再怎么样也不会是鲁国的对手，自己唯一的优势就是时间。

莒国国君准备了一百乘战车给鲍叔牙，鲍叔牙不敢停留，带着公子小白上路了。

——管仲被骗

鲍叔牙和公子小白赶在了前面，一路急行，到了即墨。此时人困马乏，于是埋锅造饭，稍事歇息。

管仲算到了鲍叔牙会立即起身，同时也算到了莒国的军队没有鲁国军队的速度快，因为无论从战马、战车和战士的素质上，鲁国军队都远远胜于莒国军队。管仲曾经在暗地里进行过实验，通过实地测算，他判断自己可以在即墨追上鲍叔牙和小白。因此他没有向莒国进发，而是直线奔向即墨。

什么都被他算到了。

管仲率领鲁军来到即墨的时候，正遇上吕军埋锅造饭，鲍叔牙和小白坐在车上焦急地等待。

管仲叫战车停下，自己一乘车前去。那一边，小白和鲍叔牙看见管仲过来，都吃了一惊。

“公子，急急忙忙，这是干什么去啊？”来到近前，管仲高声问道。

“回去奔丧。”小白回答，也不知道奔谁的丧。

“奔丧？公子纠比你大，该他主丧啊，你等等吧，让他先去。”管仲说，他也不知道主谁的丧，反正就这么一说。

小白不知道怎样回话，去看鲍叔牙。

“管仲，我们如今各为其主，废话少说，你快走，再不走我就要动手了。”鲍叔牙也不客气，他也知道耍心眼耍不过管仲，不如来直接的。

管仲看了看形势，自己三十乘战车，对方差不多一百乘战车，打起来的话，自己肯定吃亏，到时候再第一个逃命就不好看了。

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虽说鲍叔牙是自己的粉丝，可是各为其主的时候，鲍叔牙也不会客气。管仲只得掉转车头向后走，走不多远，突然拿起弓，搭上箭，转身就向小白射来。

管仲的箭术是很高明的，那支箭不偏不倚，正中小白胸前，小白惨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管仲大笑，急速驱车

而去，身后，三十乘鲁国战车跟随而去。

“叫你争，去死吧。”管仲得意地自言自语，现在公子纠可以稳稳当当地向临淄进发，稳稳当当地当上齐国国君了。

可是，这一次，管仲没有算到。

这辈子，管仲或许只有这一次输给了鲍叔牙。

——鲍叔牙的计策

眼看着小白被管仲射中，鲍叔牙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这一次还是输给了管仲。他欲哭无泪，只能恨恨地看着管仲的人马越跑越远，直到消失。

“走远了吗？”是小白的声音。

“什么？”鲍叔牙吃了一惊，小白没有死。

“走远了吗？”小白的声音清晰而镇定，不像是受了伤。

“远了。”

小白坐了起来，手上拿着那支箭。

“好悬，幸亏带钩挡住了。”小白说，原来，那支箭被小白衣服上的带钩挡住，并没有射伤小白，小白当时急中生智，假装被射中，倒在车上，同时也避免再次被射。

“那一口鲜血怎么回事？”鲍叔牙问。

“我把舌头咬破了。”

鲍叔牙吃了一惊，想不到小白这么机警，这么果断，一瞬间的事情，被他想得那么明白。现在，他更有信心了。

“狗日的管跑跑，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小白咬着牙骂道。

说话间，饭做好了，一行人匆忙吃过，匆忙上路。

鲍叔牙和小白赶到临淄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晚了。一百乘战车就在城外安营扎寨，鲍叔牙和小白洗

了一把脸，急忙赶进城里。干什么？串联。

在齐国，小孩子都知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一个中心就是国君，两个基本点呢？一个是国家，一个是高家，并称国、高二氏。

国高两家都是公族，也就是说都是姜太公的后人，两家的祖先都被周王直接任命为齐国的上卿，世袭名誉上卿，那地位非同小可。国高两家势力之大、地位之尊崇在齐国仅次于国君，历届国君上任，都要争得两家的支持。无知之所以干不长，就是因为这两家不肯出来表态支持，其他的大夫才敢下手干掉他。

鲍叔牙当然知道国高两家的作用，因此一直设法与他们保持联络，在莒国期间，时不时派人送些土特产过来联络感情。在这一点上，鲍叔牙比管仲做得好。管仲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只是他觉得公子纠排位在前，又有鲁国作为后台，性格高傲的管仲就懒得来巴结国高两家了。

尽管一向的公关做得不错，鲍叔牙知道，在这种

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仅仅靠那一点人情关系是不够，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他们，要有超人的计谋来把握他们。

从前什么事情都依靠管仲出主意的鲍叔牙，这个时候要靠自己想办法了。

好在，鲍叔牙有主意，而这个主意是管仲从前曾经用过的。

“管仲啊，你这个朋友没有白交啊，我要先感谢你。”在行动之前，鲍叔牙由衷地在心中感谢管仲，因为他知道，这个从管仲那里学来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按着规矩，国家在高家的前面，排序不能错了，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鲍叔牙和小白来到了国家，拜会国懿仲。

“国老，小白来拜会您了。”公子小白很谦恭，开口叫国老。

“哎呦，快坐快坐。公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国

懿仲很客气。

“刚到，听说出事了，回来看看。这不，先来拜会国老。”小白说，绝口不提争夺宝座的事情。

“好，好。”国懿仲也不提，其实傻瓜都知道小白这时候来干什么。为什么不提？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支持谁，基本上，他更倾向于公子纠。

“莒国是小国，没什么好孝敬的，我带了些那里的特产牛蒡过来，国老笑纳。”小白提上来一个口袋，一口袋的牛蒡。牛蒡是干什么用的？那是一种莒国特产的植物，壮阳效果极好，堪称春秋时期的伟哥。

“哎哟，这么大老远，多谢了。”国懿仲很高兴，真得很高兴，从前小白就托人带过牛蒡过来，效果还真不错。

国懿仲收了牛蒡，但是还是不提国君继位的事情。又聊了几句，小白和鲍叔牙起身告辞。

“慢走慢走，有时间再来啊。”国懿仲一直送到大门口。

“多谢国老，一言为定啊。”小白大声说。

鲍叔牙和小白失败了？没有，很成功。

在这个政治敏感时期，每个政治人物的眼睛都是擦得雪亮的。

小白回来的消息早已经被高家知道，所以在小白去了国家之后，高家的眼线就布在国家的大门外了。看见小白出来，高家难巯呒泵　乩锤疵　?br>　　所以，当鲍叔牙和小白来到高家的时候，高傒已经知道小白与国家相谈甚欢，并且在离开国家的时候还说了“一言为定”之类的话。什么一言为定？

在这里需要插一段，高傒是高姓和卢姓的始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韩国的。韩国高姓和卢姓全是从中国迁移过去的，有人立即会问：那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和卢武铉呢？那当然是。八年前卢泰愚来山东寻根问祖，专门去了临淄敬仲镇拜谒了祖先高傒。

“高老，小白特来拜会。”小白见面，还是很谦虚。

“哎呦，这么快就回来了？”高傒假装才知道小白回来。

“不快不行啊，为了国家，为了祖宗的荣誉，我昼夜兼程回来，害怕晚了呢。”小白说，这一套说法是鲍叔牙早就教他的。

“为了国家？为了祖宗的荣誉？”高傒有点没听明白。

“是啊，无知真是无知，杀了他大快人心。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我就赶回来了。这不，不瞒高老说，我刚去了国家，国老支持我继任国君，又让我来拜会高老，希望高老支持。”这个时候，遮遮掩掩反而不好，小白直截了当说出来。

“这。”高傒有点犹豫，他的心里，也是更倾向公子纠。不过，他丝毫没有怀疑小白的话，所谓的“一言为定”，一定是说的国懿仲支持公子小白继位。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让高傒接着说话，如果他把支持公子纠的话说出来，再收回去就困难了。

所以，鲍叔牙插话了。

“高老，按说呢，这国君的位置应该是公子纠的。可是，如果从国家利益和祖宗的荣誉来说，还是公子小白合适。”鲍叔牙说。

“噢？为什么？”

“第一，公子小白比公子纠贤能，当年几个公子受业，每次考试，公子小白都是第一名。第二，公子纠逃亡鲁国，据说鲁庄公将会亲自送他回来。鲁国是大国，如果齐国国君由他们扶立，他们一定狮子大开口，非把齐国吃穷吃垮不可，想想当年宋庄公和郑国公子突的故事吧；第三，公子纠在鲁国，据说跟文姜有一腿，你说，襄公跟文姜的乱伦已经够让祖宗蒙羞了，再来个姐弟恋，祖宗非给气活过来不可。”鲍叔牙的嘴皮子真够厉害，有的没有的都说一通，尤其是最后这一条，那是临时灵机一动编出来的。

自古以来，作风问题就是整人的利器。

“真的？公子纠跟文姜也有一腿？”高傒惊问，

他也是公族啊，也是姜太公的后代啊，祖宗的脸也要护着啊。

“高老，说实话，我也没看见，也是听说。我不敢说有十成把握，但是两成总是有的。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万一呢？”鲍叔牙故意不说肯定的话，这个时候，假装诚实才是最狡猾的。

高傒不说话了，他知道鲍叔牙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说假话，就像现在，他明明可以信誓旦旦，可是他实在，他说真话，他只说两成把握。老实人说两成把握，那就至少有四成把握了。看来，公子纠确实不能立，况且，谁让他自己回来得晚呢，这难道不是天意？

想到这里，高傒一拍大腿：“公子，既然国老支持你，我高傒还有什么话说？”

高傒被搞定了。

现在，小白又来到了国家。

“国老，不瞒您说，我这次回来是要争夺国君的

宝座。”现在，小白有底气了。

“据说，高傒支持你？”国懿仲问道，明知故问，他的眼线也回来报告了，说是高傒送别小白的时候，满口“主公”。

“不错，高老支持我，不过说还要请国老支持，请国老领头。”小白说，把面子给国懿仲，免得国懿仲觉得自己是高傒的跟屁虫。

“你说说，为什么立你不立公子纠。”国懿仲不是吃素的，他要理由。

于是，鲍叔牙又把刚才的那段话说了一遍，说得国懿仲连连点头。

“好，我们国家和高家都支持你。你等着，我召集公卿前来开会。”

国懿仲也被搞定了。

齐国议会在国懿仲家中连夜召开，讨论新一任国君问题。

国懿仲和高傒同时推荐公子小白，别人一看，你们早商量好了，我们就按手印吧。于是，齐国议会一致通过决议，推举公子小白为齐君。

之后，公子小白从后面款款而入，举行了简短的出场仪式。

随后，国懿仲宣布公子小白就任新一任国家元首。

从那个晚上开始，齐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那个晚上开始，春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公子小白是谁？齐桓公。

那一年是前686年，也就是齐桓公元年。

二十四．山东德比大战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歌曲《走进新时代》

请允许我们在两千多年以后把这首歌曲献给齐桓公，因为齐桓公的事迹符合其中的每一个主要元素。东方红，当时齐国是中国最东方的国家；改革开放富起来，没错，齐国的改革开放大刀阔斧，老百姓很快富了起来，国家很快富了起来。

所以，齐国走进了新时代，整个中国都走进了新时代，他们开创了未来。

——第一次山东德比

在鲁庄公护送公子纠，迈着正步挺进临淄的路上，齐国使者仲孙湫来了，他带来一个坏消息：你们请回吧，齐国已经有国君了，谁？公子小白。

“小白不是被你射死了吗？”鲁庄公第一时间把管仲叫了过来。

“这，这。”管仲傻眼了，这辈子傻眼的时候还真不多。用句俗话：整天打雁的，被雁啄了眼。

按理说，人家都有国君了，你这帮闲忙的就该识趣一点回去了，可是鲁庄公觉得很没有面子。浩浩荡荡出来，灰溜溜回去，他不甘心。

“回去告诉小白，自动下课。论资排辈也是他哥哥公子纠，轮不到他。他要是不下课，鲁国大军决不客气。”鲁庄公口气挺硬。

管仲心想，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主公，小白刚刚继位，人心不稳，依着我，迅速进军，偷袭临淄，一定可以成功。”管仲的法子是正确的，鲁军深入敌国，速战速决才是正理。

“什么？我鲁国大军堂堂正正，是正义之师，偷袭什么？你偷袭小白，成功了吗？”鲁庄公没什么好脸给管仲，管仲十分郁闷，灰溜溜退下。

齐桓公是不会下课的，谁愿意下课？

“鲍老师，鲁国人不回去，怎么办？”齐桓公刚当上最高领导人，没经验，遇上这样的事情有些慌张。

“不回去？打回去。”鲍叔牙很果断，他一向很果断。

齐国起兵了，五百乘战车，比鲁国多两百乘。

这是鲍叔牙第一次指挥大军，当下也不客气，分派诸将。右路王子成父、宁越领战车一百乘，左路东郭牙、仲孙湫领战车一百乘，自己和齐桓公亲自指挥中路战车三百乘，令雍廪为先锋，大军出城，前往乾时（地名）等待鲁军到达。

齐军到达乾时，鲁军还在路上，鲍叔牙灵机一动，令左右两路继续前进十里埋伏，等待两边夹击鲁军。

第二天，鲁军来到，齐鲁两军摆好战阵，照例，要先说几句，然后动手。

“小白，你是老三，人家公子纠是老二，你凭什

么登基？赶快下课。”鲁庄公还是那一套，他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所以说出话来理直气壮，看齐桓公怎么说。

谁知齐桓公根本就不跟他说，鲍叔牙开口了：“鲁侯，我们齐国的家务事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再说了，舅舅们的事情，你就别掺和了，有这时间回去管好自己的地盘吧。”

鲁庄公大怒，令旗一挥，冲锋。

两国军队就这么干上了，从单兵作战能力上说，两国军队基本不相上下。但是，鲁军远来，本身就疲劳，再加上客场作战，地形不熟，心里发慌，因此很快就抵挡不住了。

怎么办？鲁庄公这个时候发现事情有些不妙了，鸣金收兵算了，体面一点撤退也行啊。正在犹豫，突然就听见左右两路杀声大起，齐国的两路伏兵杀到。这一下，鲁国军队算是彻底崩溃了。

跑吧，还等什么？

第一个跑的是谁？不用猜，是管跑跑，在逃跑这方面，他是专家。他早就看出来鲁军要败，而且早就看出来中了埋伏，为什么？因为没看见王子成父、东郭牙的大旗，齐国打仗，不可能没有这两个人。

所以，管跑跑一直和公子纠坠在最后面，竖起耳朵来听左右两面的声音，比所有人都早听见齐国伏兵的声音。

“快跑。”管跑跑喊了一声，他现在是戎右（也就是“车右”），在车上执戟保护公子纠的战士，而召忽是御者，也就是司机。

听到管跑跑的命令，召忽立即掉转车头就跑，他知道，在逃跑的方面，听管跑跑的没错。

在齐国伏兵合围之前，管跑跑和公子纠已经逃出了包围圈。

管仲和公子纠跑了，鲁庄公可是没有那么轻松。

“活捉鲁侯，赏银万两。”鲍叔牙令人高喊，齐军于是纷纷响应，整个战场响起“活捉鲁侯”的喊声。

鲁庄公在战场上也算是个好手，如果不当国君，也能当个大将，当下也不惊慌，率领鲁军突围。可是，鲁庄公的大旗到哪里，齐军便涌向哪里，鲁庄公冲杀半天，竟然冲不出去。

“主公，你换一乘车，我保你出去。”危急时刻，大将曹沫出个主意。

到了这个时候，鲁庄公也只好这样，当下下了自己的车，换上了大将梁子的车，而梁子上了庄公的车，冲杀而去，齐军果然跟了过去。另一边，曹沫和大将秦子保护鲁庄公，总算杀了出去，代价是秦子阵亡，曹沫受伤。而冒充鲁庄公的梁子最终没能跑掉，被齐军乱刀砍死。

庄公虽然逃回，但是齐军穷追不舍，越过汶水，顺势将鲁国的汶阳夺走。

第一次山东德比，鲁国大败亏输，三百乘战车只剩下不足百乘逃回鲁国，大将梁子和秦子阵亡。

——杀一个留一个

登基就取得山东德比的大胜，齐桓公十分高兴，这简直就是鲁庄公送的一份大礼。

“鲍老师，我们是不是该论功行赏了。”齐桓公问。

“别急啊，论功行赏有的是时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公子纠。只要公子纠一天不死，再加上管仲和召忽的辅佐和鲁国的支持，主公就不会有一天安生日子过。如果不趁着现在大胜鲁国搞定这件事情，再找这样的机会可就难了。主公也知道，这一次我与管仲的较量，获胜纯属侥幸，但是下一次就未必，他比我强太多了。”鲍叔牙说了一通话，心说小白同学还是太嫩。

“那，你说怎么办？”

“我看，主公在临淄坐镇，我亲率战车三百乘逼近鲁国，鲁军新败，一定害怕。这个时候，我们派使

臣去鲁国，要求他们杀死公子纠，否则玉石俱焚。鲁庄公必然不敢违抗，杀死公子纠，那时我们就可以永绝后患。”鲍叔牙的主意不错。

“好，听老师的。”齐桓公从善如流。

第二天，鲍叔牙亲点三百乘战车，浩浩荡荡向鲁国进发，一面派出公孙隰朋前往鲁国传递国书。隰朋是齐国最好的外交官，能言善辩，还精通五国外语。

“隰朋，这一次我们是要一死一活，公子纠要死的，如果活着送回来就麻烦了，那主公就要背上杀哥哥的罪名了；管仲要活的，他跟我的交情你是知道的，他的才能对于齐国来说太重要了。” 隰朋临行，鲍叔牙嘱咐。

“公子纠好说，鲁国如果给我们活的，我们在路上可以找人冒充强盗下手；可是，如果鲁国一定要杀管仲，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如果管仲死着回来，你也不用活着回来了。”

隰朋出发了，一路上，他都在想主意。

为什么鲍叔牙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齐桓公？他是有考虑的。第一，他担心知道的人太多会走漏风声；第二，他知道齐桓公恨透了管仲，要说服他不那么容易，如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他，可最后却没能把管仲的活人给弄回来，那岂不是大大损害他自己的光辉形象？

隰朋来到了曲阜，通报说是齐国特使拜见鲁庄公。果然鲁国很害怕，鲁庄公立即召见了他，说话也很客气。

隰朋也很恭敬，打仗是打仗，自己的位置还是要放正的，他恭恭敬敬把鲍叔牙写的公函呈给了鲁庄公，公函上这样写道：外臣鲍叔牙百拜鲁贤侯，当今天下，最贤的也就是您了，其次才是我家主公。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国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导人，而公子纠不识时务不是俊杰，篡党夺权的阴谋已经被击败。如今我国国君仁慈，不忍心亲自下手干掉自己

的哥哥，因此请求贵国代为主刀。而召忽和管仲两个逆贼罪大恶极，我家国君要亲自宰了他们，祭祀祖先。

要杀自己的哥哥，还说自己仁慈，这都什么逻辑啊？

鲁庄公看了，有些为难。他让人先把隰朋带去一个凉快地方稍息，又火速派人去请施伯。

“老施，上次没听你的话，我错了。如今麻烦来了，你看看，怎么办？”鲁庄公把鲍叔牙的信给施伯看了。

施伯看了信，思忖片刻，这才说话：“主公，乾时大败，我们元气大伤，如今鲍叔牙陈兵边境，就是要压我们就范。依我看，公子小白确实比公子纠要贤能，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齐国的落魄公子而让国家陷入危险，杀。”

这一次，鲁庄公毫不犹豫地听了施伯的话，立即派兵捉拿公子纠等三人，公子纠当场砍头，召忽和管仲都被捉拿，准备装上囚车，送往齐国。

可是，意外发生了。

“主公死了，我怎么可以偷生？”召忽一头撞死。

鲁庄公一看，这多死了一个，怎么办？

“隰朋，不好意思，召忽自杀了。”鲁庄公对隰朋说。

“嗨，便宜他了，不过这不怪您。他要自杀，谁能看得住？”隰朋倒很通情达理，因为他根本就不用管召忽的死活。

这个时候，有人看出问题来了。

施伯对隰朋的反应有意外，他敏锐地发觉齐国人根本不在乎召忽，那么，齐国人究竟在乎谁？

施伯悄悄地去看了管仲，他发现管仲看上去很轻松，完全不像那种就要被杀了去祭奠别人的人。这个时候，施伯笑了，齐国人的阴谋骗不了他。

“主公，我看管仲的样子，十分从容，好像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会死。实话实说，这个人的才能远在

我之上，恐怕整个大周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果他不死，被齐国用了，那齐国必然称霸天下，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依我看，我们去为他向齐侯求情，他如果活下来，必然感激我们，为我所用，那时候称霸天下的就是我们了，这是上策。”施伯对管仲早已敬佩，真是英雄识英雄。

“这，小白最恨的就是管仲了，如果我们把管仲留下来，齐国一定还要打我们。”鲁庄公犹豫，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他并不认为管仲有施伯所说的那么强，他始终记着管仲谎报射死了小白的事情，还记着乾时大战管仲第一个逃跑。

“如果主公觉得留下他不妥，索性杀了他，不留给齐国人，这是中策。”施伯看出来了，鲁庄公对管仲没什么好印象。

“好，杀。”鲁庄公选择了中策。

——管跑跑逃生有术

隰朋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在得知施伯去见鲁庄公之后，他就很紧张。果然，他发觉鲁庄公要杀管仲，于是急忙求见鲁庄公。

“管仲这个逆贼曾经箭射我国国君，险些致命。我国国君在我来鲁国之前一再叮嘱，一定要把管仲带回去，由他亲自杀掉，否则，他宁可不　　泳赖哪源　！?隰朋的话软中带硬，连公子纠的脑袋都不要了，潜台词就是要开战。

鲁庄公想了想，他原本就怀疑管仲是虚有其名，既然如此，不如不杀他。

于是，鲁庄公下令不要杀管仲，立即装上囚车，送往齐国。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他不想齐国大军总是在边境上呆着，那感觉很不爽。

隰朋决定自己留下来，干什么？陪鲁庄公聊天，为什么？防止施伯来劝鲁庄公追杀管仲。他牢记着鲍叔牙的话，如果管仲有什么不测，他也没有机会回齐

国了。

事实证明，隰朋的决定是正确的。

终于上路了，尽管坐在囚车里不是很舒服，管仲的心情还是好了许多。出发之前从看管他的士兵的议论中，他就已经察觉到，自己其实是很危险的。他知道施伯是个很智慧的人，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自己活着回到齐国，只要没有踏上齐国的领土，危险随时存在。

押送囚车的士兵们似乎没有什么积极性，别人急他们不急，管仲知道必须要让他们加快速度。

对于逃命专家管跑跑来说，只要是逃命，总会有办法。

“弟兄们，你们知道那个齐国姑娘的故事吗？”管仲开始说话，说到姑娘，男人们都会感兴趣。

段子开始了，管仲会很多段子，包括黄段子。

于是，路上开始出现笑声，大家赶路觉得不那么闷了，轻松起来，速度也就上来了。

可是，黄段子虽然好，终究有讲完的时候，再说，管仲的嘴皮子开始发涩，都是自己在说，嗓子也受不了。怎么办？逃命专家还有办法。

管仲的办法是：让大家的嘴皮子都动起来，让他们说。

用现在的话说，管仲是一个词作家，也是一个曲作家，如果放在现在，他在歌曲创作方面的地位大概是李宗盛级别的。

管仲现场编了一首歌，歌名《黄鹄》，歌词是这样的：黄鹄黄鹄，戢其翼，縶其足，不飞不鸣兮笼中伏。高天何跼兮，厚地何蹐！丁阳九兮逢百六。引颈长呼兮，继之以哭！

黄鹄黄鹄，天生汝翼兮能飞，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网罗兮谁与赎？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渐陆。嗟彼弋人兮，徒旁观而踯躅！

歌词比较古老，各位同学就不用背了，具体解释也免了，歌词大意是管仲把自己比作被关在牢笼里的

黄鹄，空有一身本事却不能发挥，不知破笼而出的时候是一飞冲天还是斗志全失。这首歌曲，当你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时候或者受到挫折的时候可以演唱，但是不适用于炒股没炒好的情况。

歌曲本身曲调慷慨悲凉，间或高亢，间或低沉，很容易上口。

没用多久，士兵们都学会了，唱起来感觉很动听，于是一路上唱，赶车赶得更带劲了。

一天的路，半天走完。

天黑时候，管仲已经进了齐国地界，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而此时，三乘鲁军战车在鲁国边界停了下来，他们是奉命前来追杀管仲的，可惜他们慢了一步。隰朋与鲁庄公的聊天成功地拖延了施伯劝说鲁庄公追杀管仲的时间，鲁庄公虽然最终接受了施伯的强烈建议，但是，一切都晚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鲁庄

公是没有能力阻止的。

——朋友

鲍叔牙早已经在青州等待，等得他有些心焦。终于，鲁国的囚车来了，两颗脑袋和一个活人。鲍叔牙根本不关心两颗脑袋是真是假，他只关心那一个活人是不是管仲。

“谢天谢地谢人啊。”看见管仲的时候，鲍叔牙感叹。

囚车以最快的速度被打开，锁镣以最快的速度被打开。

“老仲，受苦了。”鲍叔牙亲自把管仲扶了出来。

“叔牙，惭愧啊。”管仲说，说起来，还真是有些惭愧。

“惭愧什么？一切不都在你当初的计划之中么？

我们俩分头把守，谁赢不是都一样？”鲍叔牙说，以为管仲是因为输给了自己而惭愧。

“不是因为这个，当初我们俩分头把守，早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之所以惭愧，是因为召忽尽忠而死，而我苟且偷生，只怕召忽地下有知，会笑话我。”管仲不是为结果惭愧，是为过程惭愧。

“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老仲，你的才华，那是要为国家出力的，当然不能为一个人去死了。”鲍叔牙继续开导。

其实，这些道理管仲岂能不懂？他比鲍叔牙更懂得多，否则怎么总是当逃兵？问题是，道理虽然懂，到自己头上，还是需要别人说出来，这样就好像别人能理解自己了，有面子了，有台阶下了。

第二天，鲍叔牙下令大军撤离鲁国边境，回到临淄，先让管仲住在自己的郊外别墅，自己去见齐桓公。

“主公，坏消息和好消息，先听哪个？”鲍叔牙玩点悬念。

“坏的。”齐桓公挺紧张。

“坏的是你哥哥被人杀了。”鲍叔牙说。

“噢，这个消息是挺坏。”齐桓公松了一口气，这是什么坏消息？“那好消息呢？”

“我把管仲给你带回来了。”

“太好了，真是好消息，我要亲手宰了他。”齐桓公恨恨地说，这还真是个好消息。

“可是，你不能杀他。”

“为什么？我知道你们的交情很好，就为这个？”

“不是，是因为你能有今天，要感谢他。”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让我来辅佐你，是他的主意；让我们逃到国外避难，是他的主意；知道无知被杀后我们尽快赶回临淄，那是我跟他做生意时学的；说服国高两家的手法，那也是做生意的时候他教给我的。这

么说吧，没有管仲，我们就没有今天。”

“那，他射我一箭，就这么算了？”

“主公，这么说吧，管仲的才能，那是我远远不能相比的。如果主公就想把齐国治理好，大家安居乐业，咱不惹别人别人也不来惹咱，那现在这帮人马就行；可是，如果主公想要称霸天下，那非管仲不可。”

“是不是啊？”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管仲能比自己的师傅还强？“好吧，先赦他不死。”

鲍叔牙很高兴，能够免掉管仲的死罪，他就已经很高兴了。他知道，任何事情都要一步步来，太急了不行。

三天之后，齐桓公发布命令，论功行赏，有的发财，有的升官。

国、高两家功劳巨大，各自分得好田好地若干，其余功臣，也都有封赏。

“老师，上卿一职就是您的了。”齐桓公要让鲍

叔牙当总理。

“不要，说实话，给我口饭吃我就很感激了。至于说到当上卿，不是我不想当，是我才能不够，我的才能，也就是奉公守法，做个良民。”

“老师，您太谦虚。”

“不是我谦虚，是确实不行。夫治国安家者，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勋加于王室，泽布于诸侯，国有泰山之安，君享无疆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古。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鲍叔牙说了一通，什么意思？就是当总理的这个人要能够让上级高兴，让下级快乐，让邻居敬畏，让外国鬼子害怕。这么说吧，就像炒股票，没有这个人你顶多是个大户，有了这个人你就能坐庄了。

“那你说，谁行？”齐桓公来了兴趣，远大志向是每个人都有的。

“管仲。”

“好，既然老师三番五次说他行，叫他来，我跟

他谈谈，看看他究竟怎么样。”

“不行，俗话说：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礼。你要请他，他就是上卿，你不能像呼唤个丫环一样呼唤自己的上卿。你现在给他什么礼节，也就看出今后给他多大的信任和权力。你要从内心里把他当做父兄，当做老师，恭恭敬敬请他。这样吧，主公从今天开始斋戒，三天之后是个好日子，主公亲自去郊外迎接他。”鲍叔牙给齐桓公设计了这样一个规格，比给一般诸侯国国君的规格还要高。

“好，师傅，我就听你的。”齐桓公咬咬牙，认了。师傅这样不遗余力地推荐，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

那时候齐桓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决定。

二十五．管子思想

毫无疑问，管仲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而不是之一。

他彻底改变了齐国，也彻底改变了春秋的历史。整个春秋战国，管仲之后的政治家们无一不受到管仲的影响。

毫不偏颇地说，管仲是在发扬光大周公的思想，建设性地将周公的思想运用于诸侯国的管理上。而他对于人民、对于法治的重视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他的管理模式中，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和所谓的“工艺”；不仅在政治上创新，在农业、商业、军事、甚至山林防火、历法等等方面都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

如果有时间，可以找来《管子》一书详细研究他的思想，那时候就会发现，管子的思想即便拿到今天来依然不过时，他的许多理论在今天依然先进。

孔子对管仲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曾经这样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

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百姓了。”

孔子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指不用武力来会合诸侯），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如其仁！”

诸葛亮常常自比于管、乐，就是管仲和乐毅。

如果说周公是圣人中的圣人，管仲绝对可以说是总理中的总理。

伟大的管子，尽管他也是管跑跑。

——齐桓公服了

齐桓公亲自到了郊外，亲自下车请管仲上车。之后，两个人同车进城，一路说笑。

齐国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个跟齐桓公在一个车上的人是谁，一打听，原来是管跑跑。大家都很惊讶：管跑跑不是国君的仇人吗？

于是，整个齐国的老百姓都在感慨齐桓公的肚量。

来到朝中，齐桓公请管仲落座，之后开始了亲切的会谈。

“管老师，我有事请教。当年我爹僖公在的时候，四邻敬畏，当时人称小霸。后来襄公继位，政令无常，荒淫无度，国势衰微。如今我刚刚登基，人心未定，四邻不服，我要富民强国，该如何做起，请老师指点迷津。”齐桓公开篇就问。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仲开始了他的宏论，而这仅仅是开场白，这段开场白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

凡是拥有国土治理百姓的君主，务必要掌握好四时农事，确保粮库充盈。国家富裕，就会引来更多的百姓。合理地开发土地，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大家都达到温饱了，也就懂得遵守礼节了。丰衣足食，也就

会明白荣辱了。君主的行为合乎法度，亲朋就可以相安无事。国家的四维（礼义廉耻）发扬，君主的命令就可以很好地施行。

齐桓公一听，正点啊。鲍老师也会讲治国的思想，可是没人家这么系统这么简明啊，有一搭没一搭的，哪有管老师这么明白？我爱听。

“管老师，您说得太对了，具体点好吗？”齐桓公有兴趣。

于是，管仲甩开了腮帮子，开始兜售他的思想，什么思想？管子思想。伟大的管仲有一整套的治国思维和办法，而这些思维和办法绝对伟大到可以称为思想。

三天三夜，连续三天三夜。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齐桓公都在倾听管子阐述他的管子思想，他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他几乎要说：“管老师，听君一席话，从此不读书。”

对话是用文言文进行的，可能还有山东土话。如

果我们忠实地记录这些对话，难免晦涩枯燥。所以，我们以总结的方式来介绍这次对话的内容，而对话的内容归结为管子思想。

——管子思想放光芒

对于管子思想，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惊讶，可能会说：啊，怎么我们最先进的思想竟然是管子思想，将近三千年前的管子就比我们还要高明吗？

信不信不由你，有历史为证。

如果周公主义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指引了中华文明的方向，那么，管子思想就开拓了中华文明的道路。

在管仲时代，中国文化还没有大的分歧和分权，儒、法、道还没分家，因此我们可以说管仲文化是个综合文化。在管仲的思想中，既有仁义文化，也有法治文化。也就是说，管仲既重视道德和教育的力量，也重视刑法和法律的威力。另外，管仲还是一个开明、

民主的政治家，既尊重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也大力从平民百姓中选拔人才。

管子思想被收录在《管子》一书，《管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无所不包。当然，《管子》一书并非管仲一人之作，它是齐国学者在历时几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补充整理而成的。后来所谓的诸子百家，不过是《管子》思想的不同分支而已。

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思想像一棵大树之根，生长延伸出了后来的儒、道、墨、法、兵等各门各派的学说。在我们了解了管子思想之后，就会知道后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管子思想的白话版，就会为我们有这样伟大的先人而感到自豪。

伟大的管子，伟大的管子思想。

《管子》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语音美都不错，但中国历代的教育课本就是不选管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下面开始，我们来介绍管子思想，请同学们安静听讲，并在课后结合实际发表感想。

——四项基本原则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就是管子的四项基本原则，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基础，是必备的条件。

看看我们当今社会，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这个四项基本原则？

礼义廉耻，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础。

——以民为天

一次，齐桓公问管仲：“先生，做国君要尊重什么？”

“天。”管仲说。

齐桓公于是抬头望天。

管仲笑了。

“天，不是指上面的天，而是百姓。国君要以民为天，百姓爱戴国君，国家就安定；百姓帮助国君，国家就强大；百姓对国君不满，国家就危险；百姓厌弃国君，国家就灭亡。”以民为天，管仲的话真是了

不起，今天很多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也说自己以选民为天，其实就是借用了管仲的话。

那么，怎样体现以民为天呢？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强调的是，政策的制定首先要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要让老百姓安乐、安全、富足，政策实施之前，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有利于百姓的坚决去做，不利于百姓的坚决不做。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先富民，后强国，这是管仲治国思想的核心理念，这一点与姜太公不谋而合，国富民穷是危险的，也是无耻的。首先要藏富于民，然后才能有好的治理，国家也才能强大，才能长久发展。如果国家与民争利，长期处于国富民穷的状态，即使强大也不过一时。

为此，管仲采取了大量的具体措施来增加齐国人民的财产性收入，这在后面有叙，此处不多说。

以民为天，以人为本，富民政策。从周公的民本

思想到管仲的民本思想，可以说已经大大地进了一步，更加充实也更加具体了。管子对于民本思想还有很多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讲解。

需要说明的是，管子的敬民为天与后世的爱民如子是两个概念，与管子相比，后世是在大踏步倒退。或许，这就是《管子》进不了教科书的根本原因。

——以德治国

先说说什么是以德治国，德，不是品德，而是德政。如果德是品德的话，那么齐桓公这样好色好酒的人就没法治理国家了。什么是以德治国？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做什么。

德政是承接以民为天这个基本概念的，我们如今经常听说“为老百姓做多少件实事”，这属于德政的范畴，但是是很小范围内的德政，比之管仲的德政不在一个层次上。

对于德政，管仲具体划分为六个方面，称为“六

兴”，我们来看看。

第一兴，厚其生。开辟田野，建造住宅，研究种植，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二兴，输之以财。广开财源，整顿库存，修筑道路，便利贸易，这叫做给人们输送财物，让人们发财；

第三兴，遗之以利。疏浚积水，打通河道，修理水沟，建造桥梁，这叫做给百姓提供便利；

第四兴，宽其政。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简刑法，赦免轻罪，宽恕小过，这叫做宽松的政治；

第五兴，匡其急。敬养老人，收养孤儿，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问丧祸，这叫做救人之危急；

第六兴，振其穷。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饿的人以食物，救助穷人，赈济灾民，资助赤贫，这叫做救人之贫困。

有了德政，就要敦促人们遵守“七义”，内容在

此不展开，“七义”的目的就是建造和谐社会。

有了和谐社会，就要整顿“八经”，“八经”是什么？上和下都要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秩序，贫与富都守法律。

管仲的治国方略中，可以说始终贯穿的就是德政。所以，即使他自身也过得很奢侈，没有人指责他，因为他让大家都过得很好。

——以法治国

关于法，管仲的论述非常之多，内容也非常全，从法的重要性，到法律制度的建设、法律的执行等各个方面一应俱全。稍作摘选，就能发现管仲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法家，他的思想也正是后来法家们的理论基础。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翻译过来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

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严刑峻法，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当然会有个适用性的问题，但在当时，自有

其时代意义。

甚至对于一些法律疑难问题，管仲也有很好的解答。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商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人作矣。”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没有颁布法令，有人偶尔执行了，国君不应该奖赏他，否则守法的人们就会抱怨，而一些人就会猜测还要出什么法律而提前去做，那样国家就要大乱了。同样，法律还没有公布之前有人触犯了，也不能去惩罚他，否则人们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会没有安全感，也会引起社会的动乱。

著名的范跑跑被开除了，按照管跑跑的思想，开除他是不对的。

对于法治的精神，管仲的思想可以说入木三分。即便活在现在，做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后导师绰绰

有余。

就是自管子开始，齐国有了比较严格的刑法。

——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管子》一书中，至少有九章专门讲述哲学问题。分别是宙合第十一、枢言第十二、治心术上第三十六、治心术下第三十七、五行第四十一、势第四十二、内业第四十九、九受第五十五、版法解第六十六。除此之外，其他章节中也都论及。

“道”是管子重点讲解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由管子提出并进行解释，后来老子写《道德经》，就是继承了管子关于道的概念，延伸而成。

关于道，管仲多处提到，举几个例子。

“道，不远而难及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

“虚无无形谓之道，大道可安而不可说。”

“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

关于道的解释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也不再一一翻译。基本上，管仲的哲学思想属于辩证法和一部分的唯物主义，《道德经》重点发扬了管仲辩证法的部分，而《墨子》更注重管仲的唯物主义部分。

除了大谈道，管子还对许多哲学现象进行定义，譬如规律、规范、势等词汇的意思，就都是管子当初为我们定义的。

如果说管子是伟大的哲学家，那是对世界哲学界的一种奖励。

——军事思想

管仲是一个军事奇才，他打仗的原则被后人广泛

应用。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

管仲不是一个喜好打仗的人，首先做的是以德服人，其次则是通过谋略，再其次是外交，最后才是出兵。《孙子兵法》基本照搬了管仲的理念，这一点非常清晰。因此，管仲不是劝齐桓公征讨谁，相反，他常常劝齐桓公不要出兵。无论对大国对小国，管仲首先选择的是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是管仲的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管仲指挥下的齐军没有打过一场败仗，管仲对于赏罚、军费、建制、号令、武器、地图、敌情等等几乎每一个军事要素都有具体的要求。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概念首先来自于管仲这里。

篇幅所限，更多更细节的东西无法再说，在后面

会有少量的具体介绍。

可以说，《孙子兵法》脱胎于管仲的军事思想，是管仲军事思想的整理版。

——市场经济

先富民，后强国。本着这样的思路，管仲采取的策略是：重视农业，鼓励商业。

重视农业就要鼓励大家种地，因此管仲主张减免农业税。问题是，减免农业税之后，国家的财政怎么保障？

国家的财政就要从商业中来，管仲重点提到了盐和铁的交易，这两项的商业税成为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

除了盐铁之外，管仲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关几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商业税收几乎不征，市场运作极少干预，让市场决定商业的命运，让竞争

决定谁是强者。

不仅如此，管仲还利用市场经济控制和干预敌国的政府，如今的美国就常常采用这样的办法，如果美国政府看了管仲的案例之后，他们一定惊讶得合不上嘴。

外贸也是管仲看重的一个部分，齐国的通关费用便宜，手续简洁，很快成为整个周朝的经济贸易中心。

集市是市场经济的象征，管仲作了详细规定。“有市，无市则民乏矣。”必须要有集市，否则老百姓的用品就会缺乏。集市要征收营业税，要统计商家的数量，每年春分的时候确定税率，立夏的时候按月核收，秋天则进行统计。

当然，管仲讲得更详尽一些，这里很难全部记录。

第二次山东德比大战

三天三夜过去，齐桓公彻底被管子思想折服，他觉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只要按照管仲说的去做，“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可是，他有顾虑。

齐桓公的性格就是，有一说一，决不掩饰。所以，他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了。

“管老师，您说的都是对的，可是，我有三个缺点，不知道能不能把国家治理好。”齐桓公说。

“请讲，主公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那就是一大优点了。”尽管不是一个善于拍马屁的人，适当的时候，管仲还是会给一点勉励。

——齐桓公的三大缺点

“我喜欢打猎，打上瘾的时候，就在野地里一直

等到天黑，等到看不见野兽了才回来，什么国家大事都顾不上。”第一个缺点，爱打猎，玩物丧志类型。

“这虽然不好，还不算什么要紧的缺点。”是啊，打猎没关系，别打人就行。

“我喜欢喝酒，喝起来黑天昏地，喝多了就睡觉，也很耽误事情。”第二个缺点，酗酒，因酒误事类型。

“这虽然不好，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是啊，喝多了没关系，别撒酒疯就行。

“我还好色，喜欢泡妞，看见漂亮妞就走不动路。不瞒老师说，我哥哥襄公那是太过分，跟我姐姐文姜玩乱伦，我比他们好一点，不过也泡了几个表姐。”第三个缺点，泡妞，见色忘命类型。

“这虽然不好，也算不上什么。”当国君的，谁不喜欢泡妞？只要别泡自己的亲妹妹就行。

幸亏齐桓公没有生在现代，否则还会有两个缺点：网上聊天和打麻将。

齐桓公听说自己的三大缺点竟然都算不上什么，心说这老师不是在忽悠我吧？这三个缺点都不算什么，那什么缺点才是致命的？

“老师，那你说说，这些都不算大缺点，什么才是不能干的？”

“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管子?小匡》）什么意思？当君主的，只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不可以，优柔寡断则无人给你卖命，不奋勉就成不了事。

齐桓公想想，这两样自己似乎还真是不错。

——管子的要求

对管子有信心了，对自己也有信心了，齐桓公觉得这事情可以干了。

“管老师，你就当上卿吧。”齐桓公二话没说，

就要任命。

换了别人，这时候就该谢恩了。但是，管仲不是别人，他是管仲。在战场上他怕敌人，因为敌人是不讲理的。而在殿堂上他不怕国君，因为国君是讲理的。

“我干不了。”管仲这样说。

“为什么？”齐桓公很惊讶，什么革命道理都明白的管仲竟然说自己干不了。

“我不够高贵，地位低的人不能管理地位高的人。”管仲说。有道理，人间现状。

“别介，我马上发布命令让你的地位仅仅次于我，连国高两家也在你之下。”

“我有地位了，但是我不够有钱，有权没钱，我怕自己会贪污腐败，包藏私心，假公济私。”管仲说。有道理，人之常情。

“别介，我给你三处封邑，再把齐国国有资产一年的税收给你，够你随便花。”

“俗话说，疏不间亲。您是国君，有大把公族亲戚。我是外来工子女，咱们之间关系疏远，我怕有公族在你面前说我坏话，我怎么办？”管仲说。还是有道理，现实就是如此。

“这个容易，从今天开始，您就不仅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义父，就像当年武王叫我祖先尚父一样，您就是我的仲父。”

管仲的三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感受到齐桓公的诚意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有要求。管仲知道，丑话要说在前面。

看来，管仲不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管仲的内阁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还要用自己看好的人。”管仲进一步提要求。

“没问题啊，你是上卿，内阁你自己组织啊。”

“思维敏捷，言辞得当，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这方面，我不如隰朋，他做大司行（相当于外交部长）；熟悉农时，了解田地，懂得灌溉，谡夥矫妫也蝗缒　剑　　龃笏咎铮厂嗟庇谂┬挡砍ぃ　恍芯蛘蹋　髡接赂遥　　缱樱　庖坏闵希　踝映筛付酪晃薅　　龃笏韭恚厂嗟庇诠　啦砍ぃ　还　　捶ǎ　煜し　桑　庖坏闵希　鲂胛拮龅米詈茫　笏纠恚厂嗟庇谧罡叻彳涸撼ぃ┤撬　模皇祷笆邓担　写肀鼐溃　照　话iii　飧鋈耸嵌　　溃　筅晒伲厂嗟庇诩嗖觳砍ぃ┐撬　　簟U馕甯鋈耍　褪俏业哪诟蟪稍薄！惫苤僭缫丫　辛俗约豪硐氲哪诟笕搜。　墒牵　挥斜　逖馈?

“鲍老师呢？难道他不能进内阁？”齐桓公感到惊讶，依着他，就算是出于对哥们的报恩，管仲也该给鲍叔牙安排个位置。

“没有，老师是老师，朋友是朋友，内阁是内阁，

不要搅在一起。”管仲答道，并没有一点惭愧的意思，“主公，还有一句话要说在前面，虽然你是国君，但是管理国家是我的事情，主公不可以随意干预。”

齐桓公愣了一愣，还是点点头，同意了。

你会说，这不是成了内阁负责制？这么现代？吹吧。

这绝不是吹牛，这是历史事实，《管子》中有明文记载。而且，从任何史料中我们都看不到齐桓公干预内阁事务的记载，齐桓公也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大臣。

尽管齐桓公支持管仲的内阁组成，内心里他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鲍叔牙。没有鲍老师，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他决定抚慰老师一把。于是，在正式宣布管仲组阁的消息之前，齐桓公请老师来吃早茶。

“鲍老师，内阁名单就要公布了，上卿是管仲，大司行隰朋、大司马王子成父、大司田宁越、大司理宾须无、大谏官东郭牙，您看还有什么建议没有？”齐桓公小心翼翼地问，他怕鲍叔牙会发火。

“好啊，每个人都很适合啊，管仲真是好眼力。”鲍叔牙很高兴，没有丝毫生气的意思。

“老师啊，您救了管仲的命，又举荐他做了上卿，而他的内阁竟然没有您的位置，您难道不生气吗？”忍不住，齐桓公还是要问。

“主公，这正是我为什么要举荐管仲的原因了。如果他组织内阁就是给自己的朋友分肉，他怎么能够帮助主公管理好这个国家呢？我的能力我知道，内阁里的每个人都比我合适。主公能够登基，那是上天的意思，不是我的功劳；管仲能够辅佐主公，那也是上天的意思，也不是我的功劳，人是不可以与上天争夺功劳的。我有主公这样的学生，有管仲这样的朋友，上天已经给了我额外的赏赐，我还能要求什么呢？”鲍叔牙说得很坦然，很真诚。

“我有您这样的老师，管仲有您这样的朋友，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啊。”齐桓公感慨，他对老师的敬意更进了一步。

后来孔子对鲍叔牙十分崇敬，认为他才是真正的贤人。他说：鲍叔牙推荐了管仲，而我没听说管仲推荐了谁。

一个人的情操修养到了鲍叔牙的地步，那真是登峰造极了。

补充说明一下，今天贴的“第二次山东德比大战”是第二十六章。顺便也把那个单独的帖子跟在这里。

替易中天遗憾，管子是诸子百家亲爹

非常高兴，易中天老师率领一种“讲师团”开讲诸子百家，那是中华文明的精粹。可是，易老师已经

开讲了，开篇就是“实话孔子——夫子何人”。易老师讲得如何，姑且不论，只是这样的顺序就有问题。易老师说了，春秋是中国思想史的奥林匹克，这太正确了。问题是，讲奥林匹克似乎应该从顾拜旦开始，而不是以刘翔来开篇。

诸子百家应该以谁开始？毫无疑问，从管子开始。负责任地说，管子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亲爹，没有管子，就没有诸子。

事实上，关于诸子百家究竟是哪些诸子，历来说法不一。管子有时被列入其中，有时根本就沾不上边。即使被列入，也是在其他一类，似乎只是凑数的帮闲的可有可无的。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管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其后的诸子百家几乎无一不是从管子学说中分离而出。

管子的思想收罗在《管子》一书中，与其他的诸子一样，《管子》中的文章有管子自写，也有后人补充。《管子》共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通读《管子》，

就会发现管子是诸子他们亲爹这一铁的事实。

在我即将出版的《原来这才是春秋》中，对于这一事实做了简单的描述，现摘录部分作为佐证。

儒家：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就是管子的四项基本原则，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基础，是必备的条件。

礼、义、廉、耻，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础。

法家：

关于法，管仲的论述非常之多，内容也非常全，从法的重要性，到法律制度的建设、法律的执行等各个方面一应俱全。稍作摘选，就能发现管仲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法家，他的思想也正是后来法家们的理论基础。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翻译过来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

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严刑峻法，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当然会有个适用性的问题，但在当时，自有其时代意义。

甚至对于一些法律疑难问题，管仲也有很好的解答。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商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则

舐抑　疽病Ａ钗床迹　　＜爸　　蚴巧贤　镆病Ｉ贤　镌蛎袂嵘　　袂嵘　虮┤诵耍　艿称鸲　胰俗饕印！笔裁匆馑迹烤褪撬祷姑挥邪洳挤　睿　腥伺级葱辛耍　　挥Ω媒鄙退　　裨蚴胤ū娜嗣蔷突岜ｒ梗　　恍┤司突岵虏饣挂　鍪裁捶　啥　崆叭ㄗ觯茄　　揖鸵　舐伊恕Ｍ　　苫姑挥泄　贾　坝腥舜ミ噶耍　膊荒苋ㄱ头Ｋ　　裨蛉嗣蔷筒恢　雷约耗茏鍪裁矗　突崦挥邪踩　校　不嵋　鹕缁岬亩摇?br>　　著名的范跑跑被开除了，按照管跑跑的思想，开除他是不对的。

对于法治的精神，管仲的思想可以说入木三分。即便活在现在，做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后导师绰绰有余。

道家：

管子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管子》一书中，至少有九章专门讲述哲学问题。分别是宙合第十一、枢言第十二、冶心术上第三十六、冶心术下第三

十七、五行第四十一、势第四十二、内业第四十九、九受第五十五、版法解第六十六。除此之外，其他章节中也都论及。

“道”是管子重点讲解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由管子提出并进行解释，后来老子写《道德经》，就是继承了管子关于道的概念，延伸而成。

关于道，管仲多处提到，举几个例子。

“道，不远而难及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

“虚无无形谓之道，大道可安而不可说。”

“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

关于道的解释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也不再一一翻译。基本上，管仲的哲学思想属于辩证法和一部分的唯物主义，《道德经》重点发扬了管仲辩证

法的部分，而《墨子》更注重管仲的唯物主义部分。

除了大谈道，管子还对许多哲学现象进行定义，譬如规律、规范、势等词汇的意思，就都是管子当初为我们定义的。

如果说管子是伟大的哲学家，那是对世界哲学界的一种奖励。

兵家：

管仲是一个军事奇才，他打仗的原则被后人广泛应用。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

管仲不是一个喜好打仗的人，首先做的是以德服人，其次则是通过谋略，再其次是外交，最后才是出兵。《孙子兵法》基本照搬了管仲的理念，这一点非常清晰。因此，管仲不是劝齐桓公征讨谁，相反，他常

常劝齐桓公不要出兵。无论对大国对小国，管仲首先选择的是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是管仲的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管仲指挥下的齐军没有打过一场败仗，管仲对于赏罚、军费、建制、号令、武器、地图、敌情等等几乎每一个军事要素都有具体的要求。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概念首先来自于管仲这里。

篇幅所限，更多更细节的东西无法再说，在后面会有少量的具体介绍。

可以说，《孙子兵法》脱胎于管仲的军事思想，是管仲军事思想的整理版。

其余的就不用所说了吧？战国时期的所谓纵横家，其权术的使用，也都是脱胎于管仲，管仲的权术可以说使用得登峰造极。

事实上，管子的思想超越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如此轻视管子呢？理由很简

单：统治者害怕老百姓懂得管子学说。

《管子》中民本的东西太多，直接批评国君的东西太多，这是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管子》中讲到具体事物的东西太多，开启智慧的东西太多，这也是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管子》中讲权术的东西太多，治理国家的技巧的东西太多，这也是统治者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的；《管子》中法的东西太多，老百姓的福利太多，这更是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

与管子不同，儒家宣扬的是对国君的无原则遵从，宣扬的是如何成为谦谦君子，这一点统治者喜欢；道家讲的是如何无为清静，安于天命，这一点统治者们也不反对；而其他各家尽管未必是统治者们愿意见到的，但是他们对于统治者们的统治并不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他们也是可以被容忍的。

只有管子，是被“封杀”的。

所以，讲诸子百家而不讲管子，充其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谁来讲管子？

我们拭目以待。

附：一位网友对诸子百家的总结（不代表本人观点）

影响中国文化二千多年的儒家，用一个字评价是：唬！用两个字评价是：奴化！

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道家，用一个字评价是：骗！用两个字评价是：忽悠！

颇具影响的法家，用一个字评价是：毒！两个字评价是：愚民！

更具影响的兵家，用一个字评价是：诈！用两个字评价是：智谋！

纵横家，用一个字评价是：鬼！用两个字评价是：权变！

墨家，用一个字评价是：义！用两个字评价是：愚忠！

阴阳家，用一个字评价是：神！用两个字评价是：迷信！

——第二次山东德比大战

管仲被任命为上卿了，同时宣布的还有内阁成员。

并不是每个人都服气，除了鲍叔牙鼎力支持以外，高傒和国懿仲的反应是试试看，毕竟他们没有更好的人选。而一些人在暗地里说坏话，把管仲说成“管跑跑”、“经商破产者”和“谋杀国君未遂者”。

齐桓公知道有人说坏话之后，下令，任何人敢于说管仲的坏话，叛国罪论处。

除了说坏话的人，还有人公开大怒，谁？鲁庄公。

听说管仲担任齐国总理，鲁庄公禁不住拍案而起，自己被齐国当傻瓜给耍了，能不愤怒？

“他娘的，耍我？耍我就是耍鲁国人民。不行，我要报仇，鲁国人民要报仇，连乾时大战的仇一块

报。”鲁庄公说到做到，进行全国紧急动员，总共集中了五百乘战车，准备伐齐。

施伯劝他：“算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还是别打仗。”鲁庄公哪里听他的，铁了心要报仇。

鲁国准备入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桓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

“各位，鲁国要侵略我们，依我看，我们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战火引向对方，主动攻击鲁国，各位爱卿，你们什么看法？”齐桓公首先提出意见来，从心底里，他不喜欢鲁国，而且看不起鲁国。

“不可，我们刚刚组成内阁，改革也才开头，还是尽量避免战争。依我看，不如派使者去鲁国表示友好，把上次侵占他们的地盘还给他们。如果这样他们依然要侵略我们，那么正义的一方在我们这边，我们取胜的机会就大得多。”管仲第一个反对。

“你们怎么看？”齐桓公问其他人。

“我们认为总理说得对。”五个内阁部长同时支

持管仲，是啊，管仲才是他们的上司啊。

齐桓公一看，好嘛，都不听我的了。你们不听，有人听。

“鲁国欺人太甚，我已经决定了，打。你们不愿意去，这次鲍老师去。”齐桓公一股牛脾气上来，非要打。

管仲没有再说话，一来自己与鲁国有渊源，说多了会招惹嫌疑；二来如果自己坚持，而最后齐桓公还是出兵并且打了胜仗，自己的威望立即就要打折扣。

说到底，这个时候管仲的底气还是不足。

当天，齐桓公宣布派兵讨伐鲁国，领军大将鲍叔牙。

鲍叔牙为什么没有反对？因为他觉得鲁国很容易对付。

——曹刿论鸡

鲍叔牙率领五百乘战车，长驱直入鲁国，直抵长勺。

鲁庄公听说齐国主动出击，反而有些惊慌起来，他没想到齐国人反应这么迅速。原本不过想做个架势，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只要齐国派人来谈判，顺势就不出兵了。谁知到如今弄假成真，人家先干过来了，不打还不行了。

“怎么办？”鲁庄公问施伯。

“我推荐一个人，他能帮助主公战胜齐国人。”施伯总有办法。

“谁？”

“曹刿。”

“曹刿？公务员吗？”

“普通群众。”说白了，是个士。

“行吗？”

“我看行。”

“为什么？”

“我见过他斗鸡，他的鸡并不是好鸡，但是总能取胜，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好，让他来。”

施伯亲自来找曹刿。施伯的马车是庄公五系的，最新款，当施伯的马车进到曹刿的村子时，立即引起轰动和围观。想想看，当奔驰六系车驶进一个小村庄时，那会是什么场景？

每个人都在想：是不是找我？男人开始做梦升官，女人则梦想自己成为官太太。

没有人能猜到，斗鸡的曹刿才是这位大人要找的人。

“找我做什么？”曹刿问。

“齐国人来攻打我们了，请你出山帮助我们击败侵略者。”

“那我的鸡怎么办？”

“哼，等齐国人打败了我们，我们都当了奴隶，你的鸡也会被齐国人煮来吃掉的。”

“嗯，好吧，我跟你走。”

看见曹刿坐上了这么豪华的车，乡亲们忍不住地嫉妒。

“老曹，保卫国家那样的事情，是吃肉的人干的，你瞎掺和什么？”有人大声喊。

“吃肉的人懂得什么？鼠目寸光而已。”曹刿回答道。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自尊心得到满足。

“兄弟，别这么说，你也快吃上肉了。”施伯皱皱眉头，在车上低声对曹刿说。

“逗他们玩的，他们嫉妒我。”曹刿笑笑。

庄公五系马车绝尘而去，这个贫穷的小村庄从此将因为一个叫做曹刿的人而名垂千古。

现在，曹刿在吃肉，陪同他一起吃肉的还有国家

最高领导人鲁庄公。

“曹先生，我们怎么才能战胜齐国人？”鲁庄公问。

“这个，这个问题应该是我来问主公。”曹刿一时没想好怎样回答，索性来个反客为主：“主公认为鲁国凭什么可以抗衡齐国人？”

鲁庄公一听，觉得曹刿挺有学问。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什么问题你答不上来，不要惊慌，你反问他。

“我对周围的人很好，好吃好喝大家分享，你看，你现在吃的鸡腿，那就是我专门留下来的。”鲁庄公说，他对手下确实很好。

“嗯，小恩小惠，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靠这个不行。”

“对神灵祖先非常恭敬，从来不敢拖延时间克扣贡品。”鲁庄公说，他确实对鬼神很恭敬。

“嗯，小小信用而已，神鬼也未必会帮你。”

“那还有什么？”鲁庄公挠了半天头，这才说：“大小诉讼，虽说做不到明察秋毫，但是至少在判决上追求公开公平公正。”

“嗯，不错，全心全意做自己的工作，凭这个，可以一战。”曹刿连忙说，他知道，再说不行，庄公那就没辞儿了，那这个仗还怎么打？直接投降算了。如果不打仗了，自己来干什么？今后再也没肉吃了。

“曹先生，既然你说能打，具体怎么个打法呢？”鲁庄公心里没底，还要问。

“这个，打仗就像斗鸡，在亲眼看见对方的鸡是什么样之前，你无法制定策略。但是，斗鸡有一个原则，不能急着出鸡，要让对方的鸡先消耗掉锐气之后再出鸡。”曹刿满嘴都是斗鸡，嘴里啃着鸡大腿。

“那曹先生的意思是？”鲁庄公没弄懂曹刿想要干什么，是不是想去侦查一下？

“打仗的时候主公带上我，我们来个现身说法。”

曹刿的意思就是这样，现场发挥，发挥得好，回来继续吃肉；发挥不好，也就让齐国人给剁了，无所谓了。

“好。”鲁庄公同意，其实他对曹刿心里也没底，他只是相信施伯不会看错人。

——曹刿论战

鲁庄公十年（前684年），也就是齐桓公二年，那是一个春天。

齐鲁两军展开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战，也就是第二次山东德比大战。

战车，五百乘对五百乘。齐军主将鲍叔牙，鲁军由鲁庄公亲自指挥，曹刿的战车紧靠鲁庄公的战车，协同指挥。齐军不知道鲁国找了一个斗鸡的人来做指挥，否则一定笑掉大牙。

鲍叔牙根本看不起对手，他只记得自己曾经率领

齐军击溃鲁军，却忘了那是主场，而现在是客场。德比大战，主客场的因素太关键了。

“擂鼓。”齐军擂了第一通战鼓。

鲁庄公听见了齐军的战鼓声，按着打仗的惯例，当敌军擂鼓之后，我军也要擂鼓，然后双方“合”，也就是交战。

庄公正要下令擂鼓，曹刿摆摆手：“主公，慢着，不要擂鼓。”

庄公不知道曹刿要搞什么名堂，犹豫了一下，没有发出擂鼓的命令。

齐军骚动了一番，没有听见鲁军的战鼓，只得在原地不动，骚动声渐渐平静下来。

齐军的第二通战鼓又擂响了。

庄公看了曹刿一眼，曹刿又向他摆摆手：“主公，再等等。”

于是，鲁军又没有擂鼓。

齐军再次骚动，骚动的时间更长，在军官们的呵斥声中才平静下来。

齐军的第三通战鼓擂响了。

鲁庄公连看曹刿也没看，心说肯定又不用擂了。

“主公，擂鼓。”曹刿对鲁庄公喊道。

“擂鼓。”鲁庄公弄不懂曹刿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不过他还是按照曹刿的话来做了。

鲁军开始冲锋，士气高昂。

齐军也开始冲锋，但是明显能看出来很乱，因为有的士兵还在等第四通战鼓，有的已经开始冲了；有的士兵冲得快，有的冲得慢。

两军还没有交锋，胜负已经出来了。一旦交锋，乱七八糟的齐军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齐军溃败，争先逃命。

鲁庄公大手一挥，就要追击。曹刿连忙拦住他：“等等，我看看先。”

曹刿下了战车，装模作样看了看，说：“可以追了。”

于是，鲁军在后狂追齐军，一举将齐军赶回了齐国。

取得了山东德比战的胜利之后，鲁庄公向曹刿讨教，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曹刿论战。且看看曹刿怎样论战。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观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其实，这段话在中学课本里就有，而且要求背诵。不过还是把它的意思再说一遍：打仗这个东西，玩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第二鼓就差很多，第三鼓就泄气了。咱们一鼓作气的时候，他们正泄气呢，我们自然就赢了。大国有很多花花肠子，说不定后面有埋伏。因此我下车看看，发现他们的车轱辘印很乱，大旗也都倒了，证明他们不是诱敌是溃败，因此才追击他们。

“哎呀，曹先生，您真是太有才了。”鲁庄公大喜，任命曹刿为大夫。

从此，曹刿成了吃肉一族。

日期：2008-10-20　8:56:22

二十七．管仲的富民政策

鲍叔牙大败而归，事实证明管仲是对的。

但是，齐桓公很恼火。他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扩大的，因为包括了鲍叔牙。

“这算是我登基以来第一次正式出兵，结果大败，以后还怎么在诸侯面前自称大国？各位爱卿有什么看法？”齐桓公的意思每个人都知道，他还想打。

“我认为近期不宜出兵，我们应该专心发展经济，国力强大了，鲁国自然前来臣服。”管仲还是反对。

鲍叔牙很没有面子，谁不想要面子？

“主公，齐鲁两国都是千乘战车的大国，实力相当，谁是主场谁占优势。我看，仅仅靠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击败鲁国，不如联合宋国，两家联军，可以击败鲁国。”鲍叔牙出主意，他现在也一门心思要打鲁国。

任何人，一旦钻了牛角尖，那就很危险了。

“好主意，老师，这个事情你就全权处理了。”齐桓公把权力给了鲍叔牙。

管仲无语，他暗中下了决心，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他就撂挑子不干了。

——联军惨败

宋国很快有了回复，他们很愿意和齐国一同讨伐鲁国。至于原因，主要是两条，第一，宋国与齐国的关系一直不错；第二，宋国一向被鲁国欺负，如今正

好借着齐国的力量出一口恶气。

两国约好了出兵的日期，各自出三百乘战车，联合进攻鲁国。宋国派出国防部长南宫长万为主帅，齐国依然是鲍叔牙挂帅。

南宫长万是宋国著名的大力士，力量之大无人可及，基本上，就是春秋版的施瓦辛格。手下先锋名叫猛获，就听这名字也够猛。

鲍叔牙是在春天被曹刿击败的，夏天就又来了，串亲戚也没有这么勤的。

宋齐两军在鲁国郎城会合，宋军在东南扎营，齐军在西北扎营。

鲁庄公又是亲自领军，自从上一次战胜了齐军，现在他的信心更足了。鲁国大军五百乘战车浩浩荡荡来到郎城，背城扎下大营，鲁庄公进城坐镇，依然用曹刿为参谋。

鲁军大将公子偃对斗鸡的曹刿始终不服气，心说我们公族从小习武，熟读兵书，难道不如这个斗鸡的

乡巴佬？

战前会议开始了。

“各位，鲍叔牙憋了一口气要来报仇，而宋军主将南宫长万力大无穷，勇不可挡。如今两军成犄角之势在城外扎营，我们怎么应对？”鲁庄公立了个题。

曹刿没有说话，他要见机行事。

“主公，我恰才出去看了看，齐军戒备森严，队伍整齐，显然是上次被打怕了；宋军松松垮垮，南宫长万自以为勇猛无敌，在那里来回溜达，耀武扬威。主公给我三百乘战车，我们悄悄从雩门出去，偷袭宋军，必然一举将他们击溃。宋军被击溃，齐军必然也要不战而退。” 公子偃是有心人，早已经做足了功课。

“不行，你不是南宫长万的对手。”鲁庄公否决了这个建议。

鲁庄公没有想到的是，公子偃的功课做得太到家

了，以至于他敢于单独行动。

公子偃调动了自己麾下的一百乘战车，每乘战车领头的马身上披上一件虎皮，共是一百件虎皮，之后一百乘战车悄悄出了雩门，饿虎扑食一般直奔宋军大营。

宋军万万没有料到会有人来偷营劫寨，而宋营的战马见了鲁军马身上的虎皮，吓得四处乱窜。公子偃的鲁军横冲直撞，宋军大营乱成一团，宋军纷纷逃命。

早有人来向鲁庄公报告，说是公子偃偷袭宋军大营得手。鲁庄公大吃一惊，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身边曹刿急忙喊道："主公，机不可失，立即派大军接应公子偃，宋军必然溃败。"

鲁庄公当下亲自点了两百乘战车，掩杀宋营；剩下的两百乘战车，随时准备阻击齐军。

宋军本来就已经支撑不住了，此时再有两百乘鲁国战车杀到，那不溃败就见鬼了。

南宫长万仗着自己力大戟猛，并不害怕，独自在

后面掩护宋军。而鲁国军队一向瞧不起宋军，见宋军溃逃，不肯放过，一路穷追，一直追到宋国境内的乘丘。

南宫长万受不了了，原本自己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去讨伐鲁国，如今反而被人家打败了，打败了还不说，还追回自己家里来打，这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自己号称天下第一勇士，这脸往哪里放？

想到这里，南宫长万什么也顾不上了，他掉转车头，奋力向鲁军冲了过去。

要承认，南宫长万确实很厉害，单打独斗，鲁军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公子偃虽然勇猛，在南宫长万的面前就显得不好使了，要不是鲁国勇士遄孙生帮忙，早就挂了。即便是两人双战南宫长万，也是守多攻少，尽处下风。

鲁庄公就觉得奇怪了，心说真够邪门，南宫长万这厮怎么突然来劲了？难道主场优势真的这么神奇？

想到这里，鲁庄公顺手抄起金仆姑来。金仆姑是

什么？鲁国产的一种弓，在当时属于最尖端的武器，特点是射击精确度高，射程远，类似现代的狙击步枪。鲁庄公抄起弓来，搭上金翎箭，瞄准，放箭。

别说，先进武器就是先进，这一箭的飞行轨迹十分平稳美妙，稳稳地扎进了南宫长万的肩膀，南宫长万惨叫一声，拿不动长戟，被鲁军一拥而上，当场活捉。

施瓦辛格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有趣的是，宋国是一个很喜欢打仗的国家，很喜欢侵略。但是，他们几乎就没有打过胜仗，他们的军工产业似乎就是用来给别的国家提供战车的，很像后来某个时期的意大利。

更有趣的是，直到有一天，宋国终于雄起了一回的时候，他们却因此被六国联军灭亡了。看来，侵略不一定就是强大，而强大不一定就能够生存。这是后话。

宋军被鲁军一战打回了老家，战车损失一百余乘，

主将被活捉。

其实，在鲁庄公亲率大军增援公子偃的时候，齐军就得到了消息，但是，鲍叔牙不敢去支援宋军，一来宋军已经溃败，去支援他们也没有多大用处；二来鲁军并没有全军而出，如果自己贸然支援宋军，那么很可能被鲁军从后面掩杀。因此，齐军坚守营盘，不敢出动。

等到鲁军活捉南宫长万的消息传来之后，鲍叔牙叹了一口气，下令：“撤。”

齐军撤了，鲁庄公并没有追击他们，他不想把仇恨结得这么深。

——改革啦，开放啦

鲍叔牙灰溜溜地回到了齐国。

在路上，他在考虑一个问题：“在管子面前，我

是不是很没有面子？”

最终他考虑明白了：“与管子相比，我根本就不该考虑面子的问题。”

所以，回到齐国，鲍叔牙直接去找齐桓公了。

“老师，别担心，咱们接着干，这次给你六百乘战车。”齐桓公怕老师不好意思，自己先开口了。

“主公啊，你知不知道，咱们错了。既然明知道管仲比咱们高明，为什么不听他的呢？再这样，只怕他就离开齐国了。听他的吧，别打了。”鲍叔牙是个实在人，知道错了他就会承认。

其实，齐桓公也在反思，他也觉得还是听管仲的比较好。

内阁会议。

“各位爱卿，我错了。”齐桓公上来直接认错，大家都吃了一惊，还没有国君这样爽快地认过错。

管仲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齐桓公上来就说“咱

们接着跟鲁国干”。

“从今天开始，仲父全权处理国内国际事务，各位有什么事情，首先要报仲父。仲父认为他可以决定的，不用请示我。认为需要跟我商量的，随时来找我。散会，我要打猎去了。”齐桓公说完，转身走了。

就这么简单。

有的时候，历史就这么简单。

管仲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了。他制定了两个原则：一、稳定压倒一切；二、先富民，后强国。

我们来看看管仲是怎样治理国家的，看过之后，不要不相信，不要以为管仲是美国总统，管仲就是管仲，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理。有人说中国重孔子而轻管仲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也许真是这样，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日期：2008-10-20　20:48:55

——首先，构建和谐社会

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和谐呢？怎么样才能稳定呢？管仲认为，分业管理是要点。他把老百姓分成四个类别：士、农、工、商。这四类人之间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因此他们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也容易使人见异思迁，导致社会混乱。

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让士、农、工、商四民互不杂处，各归所属，父子相袭，安居乐业。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国都，农民居于郊野。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家和高家各管五个乡。

国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就是“三其国”。每级各设官长，各负其责，每年正月乡长向国君报告治理情况。对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这就是“五其鄙”。全国

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这一套管理方法简称“分居”和“定业”，“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业分居，好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定业”就是父业子承，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

这样的社会管理体系十分科学，成为其后各个朝代的范本。令人敬佩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并不是户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动，更没有像后来的秦国那样搞成连保和连坐，十分人性化，完全符合管仲以民为天的思想。

——其次，农业是根本

那个年代是农业社会，农业被管仲放在绝对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对于农业的论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构成等等绝对技术的东西都说得清清楚楚，

可见管仲是个怎样的通才。

管仲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土地的重要性，讲述农业的重要性。

管仲认为，历代统一天下的君主，其原因就是“国富而粟多”，而粮食来源于农业，因此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视粮食的。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开辟土地是管仲始终强调的，而开辟了土地国家依然贫困，就是政府太奢侈了。

管仲研究农业的水准绝对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齐国有多少种土壤，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季节应该进行怎样的农业活动，多大的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等等，都说得清清楚楚。

——第三，减免农业税

正因为农业的绝对重要性，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也被管仲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管仲认为，农业生产是要依靠天时的，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是打起仗来就会一下子需要很多粮食，这个时候农民就无法承受。因此，国家要有储备，还要少打仗。

管仲同时认为，国家的税收不能靠农业，因此，要减免农业税，政策上要向农业倾斜。天哪，这好像是温家宝总理的做法。

“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就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墐、井、田、畴”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

具体的征收办法是这样的：“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税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税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灾年不征税。这样的税收可以说相当的低了。

那么，为什么两年征收一次呢？管仲曾经对齐桓公说过，如果年成不好而征税，农民交不起，就只能借高利贷。那么，改成两年一交，农民就有机会把上一年的余粮来交税，不用借高利贷。

多好的总理啊，处处都为人民着想。

——第四，包产到户

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包产到户是当年刘少奇的发明。错了，这是管仲发明的。

我们来看看《管子?乘马第五》的原文：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枪室骨拊槠穑　缸有值埽　煌　涔ＡＮ　　痪耄　癫坏　涂唷９什痪　　褚玻旱乩　豢山撸　窳Σ豢砷椤２桓嬷　允保　　癫恢　徊坏乐　允拢　　癫晃　Ｓ胫　只酰　蛎裰　谜　樱笃浞郑　蛎窬×σ樱　枪什皇苟　缸有值懿煌　涔Ａ?br>　　翻译一下，就是：包产到户，老百姓就会自己抓紧农事，就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

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产到户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得过且过，磨磨蹭蹭。如今，包产到户了，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

真理啊，让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第五，兴修水利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认为国家有五害是必须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的，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

管子首先任命了一名大夫作为水官，专门负责国家的水利建设和防洪抗灾。水官的手下配备工作人员，常年在河流、堤坝、水渠巡视，随时报告水情。每年的秋天，对人口进行统计，看看可以征集到多少人兴修水利；到了冬天，就开始准备工具，水官统一协调。到了三月，春耕来到之前，开始动工兴修水利，这时

候，天气开始变暖，也没有雨水，白天也开始变长，农活也还没有开始，正是兴修水利的最好时机。

有人说冬天不是也没什么事吗？为什么不冬天动工？

除了天气冷，白天短之外，管仲认为，如果冬天动工，会散发地藏，那么夏天就会暴雨，秋天也会霖雨不止。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有根据，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看看那些夏天闹暴雨的地方是不是冬天大兴土木过。

堤坝的要求是底部一定要够宽，那样才坚固，在不毛之地修建水库，以缓和洪水和储水。堤坝上要种上荆棘灌木，穿插着种些柏、杨这样高大的树木，才保证堤坝的坚固。堤坝年年都要进行整固，平时也要专人看守。

水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五害中的其余四害“旱、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齐国的水利建设是春秋各国中最完善的。

——第六，发展副业

农业讲完了，再说说副业。

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强调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

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

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

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五是发展渔业。管仲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

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二十八．“资本主义”齐国

管仲的学识之广，见地之深，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想来，这与他士的出身密不可分，因此他能够知道民间疾苦，能够知道国家最需要做的是什么，能够实施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

如果以为管仲仅仅懂得农业，那就太错误了。让我们继续看看下面管仲的治国策略，你会惊叹，管仲简直不是几千年前的总理，就算现在来做总理，他也是全世界最称职的总理。

不夸张地说，管仲治理下的齐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

不信吗？接着看。

——第七，靠海吃海，靠山吃山

既然管仲不把农业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国家财政靠什么维持呢？盐，还有铁，也就是山海资源。俗话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从管仲这里来的。

齐国是沿海国家，盛产海盐，内地国家的盐主要是靠齐国供应。管仲曾经做过盐生意，他发现，天下所有的盐贩子都是齐国人，盐都从齐国贩到各地。可是，盐的价格始终上不去，因为齐国盐贩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属于典型的内部恶性竞争。

管仲进行了一个世界史上最大胆并且意义深远的改革，将盐场收为国有，盐的交易由齐国国家专营，大幅度提高价格。于是，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盐业的专营对于齐国人来说尽管增加了负担，但是与农业税和商业税的减免对比，显然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他们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盐钱。也就是说，从前齐国的财政收入靠齐国老百姓，现在

成了外国人来贡献齐国的财政收入了。

对于铁来说，也是一样收由国家专营。所谓的铁，并不是单单指铁，它包括所有矿山资源譬如金银铜等等。这一项，也为齐国财政带来很大贡献。

正是从管仲开始，其后的几千年直到现在，盐业都是国家专营，因此，管仲被奉为盐政和盐商的祖师爷。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伟大举措。

吃盐的时候，应该想到管仲。

——第八，控制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受到鼓励，农业受到保护，国家的基础很牢固了。可是，管仲比任何人都想得远，他竟然想到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还懂得运用货币政策。天哪，活在今天，管仲一定是绝不亚于巴菲特的股神。

“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

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换成今天的说法，那就是 CPI 指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货币政策决定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好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实现调控的真正目的。

对于黄金，管仲认为，国家如果太俭省，黄金的价值就会降低，那么对于国家的事业就会不利；如果太奢侈，那么黄金就会涨价，商品就会贬值，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了，才发现不足；或者等到产出了，才发现多余，这都是不懂得计量和调节的结果。

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限制商品价格，让商家薄利多销。

平衡法是管仲另一项具体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丰年的时候低价收购农民家中多余的粮食，灾年的时候加价卖给大家，当然，加价的幅度不能太大。这样，即控制了价格的过度波动，国

家还有得赚。

不知道周小川通读过《管子》没有。

——第九，加强军工生产

管仲对军工生产非常重视，他认为打仗需要八个方面的无敌，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就是战车的工艺无敌和战士的武器无敌，因此，军工生产非常重要。

管仲派人收购了天下各地的战车和武器样本进行研究，从各地请来最好的工匠和武器制造专家。鲁国一向是战车的最大生产国，因此，大量的鲁国工匠被高薪挖来。与此同时，大量收购最好的战车生产材料和武器用金属，研制新式武器。

所有生产的兵器参加春秋两季的军事演习，质量上乘的战车和武器才允许入库，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齐国的战车质量在很短时间内追上了鲁国，成为当时最好的战车，齐国的武器也是最坚硬最锋利的，齐国的弓箭也是射程最远的。

齐军战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与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车和武器密不可分。

——第十，神奇理财术

老百姓富了，国家也有钱了。有钱了怎么办？要理财了。

管仲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管仲是一个理财天才，如果股市给他做庄家，大家都要倾家荡产，因为钱都被他赚了。

管仲的理财方法多得惊人，《管子》一书的后一百页基本上都在说理财。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管仲当初做生意不挣钱实在是运气不佳。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买一本《管子》去研究，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了，只给大家讲一个管仲理财的故事，看看是不是匪夷所思。

有一天，管仲给齐桓公上完理财课，齐桓公听得是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别的理财办法吗？”齐桓公问。

“还有啊，多着呢，譬如有一种方法叫做御神用宝，想不想听？”

“想听想听。”齐桓公兴趣十足，听这名字就很带劲。

“北郭有个人，挖地的时候挖出来一条龟，这条龟就值一百亩地。”

“真的？”一条破龟就值一百亩地，齐桓公不信。

“那等着瞧吧。”管仲笑了。

第二天，管仲派出十乘车的使团前往那个人家，赐给他黄金一百两，用金制大盘把那个龟给“请”回来，一路敲锣打鼓，说那个龟是东海海神的儿子。回来之后，供奉在大台上，每天杀四头牛祭祀它，号称无价之宝。当然，牛肉最终都拿去卖掉，一点也不浪费。

四年之后，齐国出兵攻打孤竹，打听到丁家粮食

够大军吃五个月。于是，管仲去找丁家，说是把无价之宝抵押给他，换他的粮食。丁家受宠若惊，收了那条龟回家供着，而齐军出征孤竹的粮食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这就叫御神用宝，说白了，利用国家的威信忽悠老百姓。如今股市上炒权证，炒期指，其实都是御神用宝的变种。还有中国股市上从来不分红的那些公司，跟那个号称东海海神儿子的乌龟有什么区别？

——第十一，统计学的应用

“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什么是轨？统计。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那就根本无法治理国家。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据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

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

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

统计和预测的结果全部保密，以防止商人从中谋得利益。那么，谁可以从中谋取利益呢？政府。通过统计，政府掌握各种借贷的时机，从而赚取利润。也同样通过统计，国家也设立各种便民措施，譬如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什么，到了秋天老百姓需要什么，所有这些，政府都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老百姓被政府赚走了钱，无话可说；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便利，他们又会非常感激。

最早把统计学原理应用在政府管理中的，一定是管仲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是不是该供奉一座管仲的雕像？

我看行。

——第十二，规划和计划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管仲是一个规划的高手，因此总能在困难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春天只有二十五天可以耕种，因此，这二十五天一定要还给老百姓。否则，就会出问题。”管仲看问题历来是这么一针见血，他的原则是国家不能耽误农时。

可是，又有别的问题。

农民丰衣足食了，他们就会看轻爵位，就不愿意为国出力。怎么办？

管仲的办法是，耕种的时候政府贷款给他们，秋收的时候用粮食抵贷款。等粮食涨价的时候，让老百姓缴纳兵器，给他们相应价值的粮食。这样，兵器有了，而由于粮食的差价，国家又赚了，老百姓又亏了，而他们无话可说。这样，丰衣足食又有点仅够花销的意思了，大家对爵位又有了兴趣。

按照粮食的收成，国家每年应该有十分之三用于储蓄，三年下来就储备了一年的粮食。当遇上天灾没有收成的年份，国家就修建宫室楼台，政府办公大楼，雇用老百姓，给他们就业的机会。所以，修建宫室不是为了要好看，而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利用这样的形式来把国家的钱分给大家。二战之后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就这么干过。

那种不分春夏秋冬都在大兴土木的君主，有钱就盖豪华大楼的政府部门，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规划的意义。

在那个年代管仲就懂得了这些，不可思议，因为直到今天，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人都很少。

——第十三，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

别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有福利制度，也别以为只有

资本主义有福利制度。

两千多年前，齐国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当健全。

管仲的福利制度共分为九种，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孤，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作问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作振困，第九叫作接绝。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老”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兵役，官府三个月送一次肉；八十岁以上，两个儿子免兵役，每月有肉送；九十岁以上，天天有酒肉送。所有老人去世，国家负责丧葬费用。这叫老老，用句时髦的话——晕，我们现在七十岁以上也就享受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而已。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幼”官，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三个小孩的就可以免除征收的布帛，五个小孩的政府配备保姆，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孩子长大。再晕，这叫慈幼。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孤”官，凡是孤儿，有亲戚邻里收养的，收养几个就免几个兵役，“掌孤”官定期了解孤儿收养情况，必要时进行救助，这叫恤孤。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养疾”官，对于那些因为各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住进国家设立的“疾馆”生活，由国家负责养活，直到去世。这叫养疾，就是福利院制度。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媒”官，负责撮合鳏夫和寡妇，给他们田宅，三年之后还为其中的男人提供公职。这叫合独，多么人性化的管理啊，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有这项制度吗？

所谓问病，就是凡士民有病的，由官府来加以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岁以上的，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重病的，向上报告，国君亲自慰问。所谓通穷，就是若有贫穷夫妇没有住处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的，其所在乡里要及时上报。所谓振困，就是凶年的时候，

官府发放仓粮来救济百姓。所谓接绝，就是对烈士亲属给以抚恤。

齐国真是个福利社会啊，怪不得大家纷纷移民齐国。

——第十四，监察巡视制度

什么都做了，效果怎样？这需要监察巡视。管仲规定了八观，就是从八个方面去监察巡视这个国家的情况。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观察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这个国家的饥饱状况就知道了；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种植，计算它的六畜，贫富之国，就能区分出来；观察一个国家的宫室、车马、衣服，奢俭之国，就能区分出来；考察灾年的饥馑情况，计算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建设，计算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能区分出来；考察国家的风俗，了解人民怎么接受教化，治乱之国，就能区分出来；来到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了解百

官的情况，看朝廷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国家的强弱就能区分出来；根据君主的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兴灭之国，就能区分出来；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想法，考察他们的农业和财力，存亡之国就能够确定。

——第十五，干部选拔制度

在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方面，管仲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设立了“庭燎待士”，并配套以“赋禄以粟”制度，还提出了“官事无摄”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推行了“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

三选制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乡选，即各乡乡长，各属大夫将本乡、本属内符合任官条件的人才选出，上报国君。二是官选，即把各乡属选出的贤才俊士分配到有关的衙门实习做事，实习期满后，由衙门长官选择其中的优秀者，并写出鉴定书上报国君。三是君选，即国君亲自选拔。

官选出来的人，有衙门长官的鉴定书，又到原籍

查验了历史根基，都确信无疑了，国君便将此人召入宫中进行面试策问。一般是当场提出一些治国理政的疑难问题，让其说出解决办法，若国君满意其回答，便可任命为高一级的官吏，有的还可以做上卿的助手。这就是君选。三选制的特点是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政绩与策问相结合，再经过由上而碌耐　纯疾旃　蹋　涯切┘扔兄喂　撩窭砺郏　钟惺导使ぷ髂芰Φ奈娜撕臀涫棵茄“纬隼矗　我晕　伲　庋　褪固　　淖鹣蜕泄β废哂辛酥贫缺Ｕ稀?br>　　——第十六，年终总结和考核制度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否则谁还干活？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

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

年前年后这十天，是齐桓公全年最忙的时候，平时基本不用干活，因为管仲内阁把什么都搞定了。

考核的内容就不用多说了，管仲早就拟定好了。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在齐国当官，不容易啊。

——第十七，君主的管理

老百姓和百官都要管理，那么，国君可以胡作非

为吗？管仲说：NO。国君也要管理，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对于君主的管理，管仲有大量论述，《管子》中的“戒”、“君臣上”、“君臣下”、“禁藏”、“明法解”都是在说国君的管理，其核心大意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要以身作则，要求臣民的，自己要先做好；第二，法令一旦颁布，就不能轻易改动；第三，赏罚都要根据法令来进行，不能凭自己的好恶来进行。

除了原则上的限定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譬如国君只能在春秋两季出游，春天出去调查农事上有什么困难，这叫做“游”，秋天出去是要考察人民生活上有什么不足，这叫做“夕”。除此之外，出去吃喝老百姓，劳民伤财的叫作“亡”，在外面游乐得不想回来的叫作“荒”，这两种严格禁止。

国君的义务是选拔贤良，知人善任，严格禁止事必躬亲，同样严格禁止干涉官员职责内的事务。

正因为管仲对齐桓公有了原则的和具体的约束，

齐桓公基本上不扰民，也不干预官员的事务，真是想犯错误都没机会。

有没有一点君主立宪的味道？

——第十八，信访制度

那时候就有信访制度了？别以为这是社会主义特色，老老祖宗黄帝那时候就有明台作为信访办来处理群众投诉了。

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

“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

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

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这不就是言论自由吗？

负责信访办的是东郭牙，因为他很正直，而且敢于和齐桓公争论。

——第十九，军事制度

在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做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规定国都中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分别担任三军的主帅。这样就把居民行政、生产组织与军备、战斗组织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让士兵们在训练中

团结协作，让他们“守则同固，战则同强”，从而培养了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管仲对军备和军赋制度进行了改革。他规定：鄙野中，六里见方的区域命名为暴，要出兵车一乘，（一乘配四匹马，二十八个甲士，二十个盾牌手，三十个民夫）。并且还要承担黄金一镒的军费。（没有黄金的，可用丝绢和布代替）。

管仲还规定了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的办法。犯重罪的人，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的人，可以用皮盾与车戟赎罪。犯小罪的人，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就大大补充了军队的装备，解决了军备不足的问题。

——第二十，教育和尊师

尊师重教决不是从孔子开始的，因为管仲早就作了这方面的规定。

《管子?弟子职》通篇就在讲弟子应当怎样尊重老师，简单介绍一下。

早上，弟子给老师打洗脸漱口的水。打扫干净教

室，老师进来讲课。讲完课，老师第一个走，弟子们起立。

吃饭的时候，弟子们摆好饭菜，老师先吃，老师吃完，弟子们才能吃。

扫地应该从西南的角落开始扫，都扫到门口收拾垃圾。

到了晚上，弟子们替老师铺床，第一次要问老师头朝哪边。老师休息后，弟子们还要互相交流学业。

——第二十一，自我批评

如此伟大，即便如此伟大，正因为如此伟大，管仲很重视自我批评。

“怕的是自身不善，不要怕别人不了解自己。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但是人民不会有错误的评价。总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善于责备自己的，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认为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

才会去责备他。所以，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的节操，那是‘智’的表现；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那是‘仁’的表现。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把过失归于自己，把功劳归于人民。”

有这样的精神，管仲怎么会治理不好齐国呢？

篇幅所限，只能简单介绍管仲的治国方略了。

我要移民去齐国！！！！

看完这段，是不是你会有这样的冲动？

春秋那年头，齐国的绿卡比现在美国的绿卡值钱多了。

二十九．好心害死人

在管仲之前和同期，诸侯各国不是没有出色的总理，譬如郑国的祭足、楚国的子文等。但是，管仲与他们不同的是，管仲的目标更远大，方法更系统，步

骤更清晰。对于此前的各国诸侯来说，他们的目标顶多是治理好国家，强暴一点的再从邻国抢点财物，仅此而已。即便是楚国这　墓　遥　　堑哪勘暌簿褪乔赖愕嘏獭⑶赖愣　鳎　　歉　揪兔挥兴　酵饨坏母拍睿　永疵挥邢牍　　鎏煜碌牧煨洌　永疵挥泄　?br>管仲不一样，他治理国家的目标就是要称霸，因此，他在三个方面同时发展。第一，国内经济；第二，军事实力；第三，外交。

那么，管仲的外交策略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拉拢一批，打击一批。此外，还要设法亲近周王室，在法理上使自己凌驾于诸侯之上。

高明吗？两千多年后的美国就是用的这一套方法，除了胡萝卜加大棒，还经常以联合国的名义打击别国。

于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扩充军力，还有一面呢？管仲认为，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都要开始了。

——泡该泡的妞

秋收之后，大家都比较闲，管仲决定作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齐军出动两百乘战车，王子成父领军，打谁？齐国和鲁国之间有一个小国，名叫谭国。当年齐桓公逃亡的时候曾经去过谭国，结果受到很不友好的待遇。到齐桓公登基之后，谭国也不来祝贺。

谭国根本没有抵抗能力，三下五除二被解除了武装，国君逃往莒国。谭国从此不复存在，谭国人民加入了齐国的大家庭。

灭了谭国，算是显示了一把军威，顺便演练了一下军队。

《史记》中说：管子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管仲内阁把什么事情都办的妥妥帖帖，齐桓公就没什么事情干了。没什么事情干，干什么？于是，齐桓公把时间都用在老三样上了。哪三样？喝酒、泡妞和打猎。

看着齐桓公同志的腐朽生活，管仲很满意，但是

内阁里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国君，齐桓公还是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总理，你劝劝主公，别整天就知道泡妞。”有人提出。

“泡妞怎么了？泡妞不一定就是坏事啊，关键看你泡什么妞。”这就是管仲的哲学，他坚持认为齐桓公裤腰带以下是可以为国家做一点贡献的。

大家笑了，以为他开玩笑。

“主公，你看，你能不能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这一天，管子来找齐桓公。

“仲父，”桓公现在对管子恭敬得很，心说别说业余时间，业内时间也行啊，“您吩咐吧，你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您叫我往西，那我就是往西。”

“这样，咱们要成霸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王室。虽说王室现在只是个摆设，但是有这个摆设那就名正言顺。你也别闲着，泡什么妞都是个泡，何不泡一泡王室的妞？主公现在还没有夫人，正好可以向

王室求婚，做了周王的女婿，这条裙带联系上，今后可是大有用处。”说来说去，要跟王室联姻。

齐桓公觉得挺好，泡了这么多妞，还没泡过周王的女儿。

管仲派隰朋去洛邑求婚了，周王一看，非常高兴，他也想找个有实力的女婿，自己今后说话也管用些。

周王立即答应了求婚，第二年，就把女儿送到了齐国。按着惯例，周王嫁女儿，都是由鲁国国君主婚。当年齐襄公娶周王的女儿，就是鲁桓公主婚。如今齐桓公娶周王女儿，就是鲁庄公主婚。

问题是，鲁国跟齐国关系恶劣，怎么办？

其实，管仲早就想跟鲁国恢复友好关系，鲁庄公也早就想跟齐国恢复邦交，有这么个机会，大家都高兴。

婚礼当天，齐桓公和鲁庄公握手言欢。其实呢，大家本来就是亲戚，齐桓公不仅是鲁庄公的舅舅，还是鲁庄公老婆的叔叔，因为鲁庄公的未婚妻是齐襄公

的女儿，名叫哀姜。

就这样，管仲一举三得，不仅修复了与鲁国的关系，拉近了和周王的关系，还给桓公弄了个高级妞泡。

——好心害人命

在管仲的手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可是，换了某些人，好事就能办成坏事。

现在，让管仲专心去发展经济，我们来讲一段宋国的故事。

鲁庄公自从给齐桓公主婚以后，觉得其实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仇恨，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第二年的秋天（前684年），鲁国丰收，但是，宋国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严重歉收。鲁庄公一看，心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咱们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啊，虽说过去是敌人，人家如今受灾了，去慰问一下吧。

于是，鲁庄公派大夫藏文仲前往宋国慰问。

宋闵公（宋庄公之子）万万没有想到鲁国会来慰问，当时真是有些感动。

“听说宋国遭受水灾，我们鲁国感同身受，我家主公特向贵国表示慰问并将协助贵国抗洪救灾。”藏文仲表达了鲁庄公的慰问。

“贵国不计前嫌，慷慨相助，我真是感激万分。我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以至于上天要降祸送过来惩罚我。如今又劳烦贵国国君牵挂，我真是惭愧至极了。”宋闵公深有感触地说。

藏文仲一听，不觉对宋闵公刮目相看，心说作为国君，宋闵公有这样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精神，那宋国不是很快就要强大了吗？

真是这样吗？临走的时候藏文仲才知道，宋闵公的那些话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他的弟弟公子御说教给他的。

应宋国的请求，鲁国支援了宋国一部分粮食，同

时将上次战争中活捉的宋国俘虏释放回国，其中，包括南宫长万。

宋闵公很高兴南宫长万能够回来，他们是很铁的哥们，所以尽管南宫长万作为俘虏回来很没有面子，宋闵公还是让他官复原位，依然是国防部长。

“多谢主公。”南宫长万很高兴，哥们就是哥们。

“别谢了，从前我很敬重你，现在你是鲁国的囚犯，我瞧不起你，哈哈哈哈。” 宋闵公大笑起来，他是在开玩笑。看着南宫长万的窘态，他很 摹?br>可是，南宫长万很不开心，谁听了这样的话都不会开心。

宋闵公喜欢和南宫长万在一起，也喜欢拿他被鲁国活捉开玩笑。南宫长万忍着，他历来就以脾气暴躁容易冲动而著称，而如今宋闵公似乎就是在考验他的忍耐力。

转眼过了半年，这一天宋闵公又和南宫长万在宫

里一起吃喝，同在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女，他们喜欢一起泡妞。

喝着喝着，南宫长万喝上劲了，于是开始表演，表演什么？南宫长万一身的力气，他把手中的大戟抛上天，大戟在空中转几个圈掉下来，南宫长万稳稳地接住，然后再扔。

“好，好。”美女们齐声叫好。

宋闵公有点嫉妒了，男人最怕的就是女人为另一个男人叫好。

“别卖力气了，男人要靠脑。来来来，赌两盘。”宋闵公喜欢赌，赌的水平也高。

春秋时怎么个赌法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赌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连赌五盘，宋闵公连赢五盘，南宫长万被逼着喝了五大碗酒，喝得半醉。

正在这个时候，周王有使者到，报称庄王驾崩。

“周王驾崩，我们自然应该派人去吊丧。” 宋闵公说。

“让我去吧，没去过伟大首都呢，正好见识见识。”南宫长万在一旁主动请缨。

“你？就算宋国没人了，也不能让一个囚徒去啊，哈哈哈哈。” 宋闵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南宫长万忍了大半年，常常在梦里痛打宋闵公，如今酒喝到八成醉，哪里还能忍住？

“昏君，老子是囚徒怎么样？囚徒还能杀人呢。”南宫长万红了眼，豁出去了。

“你不想活了？”宋闵公也喝得糊里糊涂，当时也是大怒，摇摇晃晃站起来，就要去拿大戟。

南宫长万一看，你竟然真要动手，那可别怪老子手下不留情。下了决心之后，南宫长万一个箭步上去，左手揪住宋闵公，右手照着耳根就是一拳。那一拳下去是什么光景？想想吧，施瓦辛格给你一拳是什么光景？宋闵公七窍出血，脖子耷拉下来。

死了，宋闵公死了。

宋闵公死了，周围的人吓得赶紧逃命。

南宫长万依然怒气冲冲，提着长戟从宫里大踏步出来。出了宫门，正遇上大夫仇牧要来找宋闵公汇报思想，看见南宫长万出来，打个招呼：“南部长，主公在吗？”

“在，不过被我打死了。”

“胡说，怎么能这么说话？” 仇牧以为南宫长万在开玩笑，骂道。

“你也想死吧，那我成全你。”南宫长万上来，当头一拳。

死了，仇牧也死了。

总理华督听说南宫长万造反，急忙下令集结军队讨伐，自己匆匆忙忙登上战车来看情况。也是华督命中该绝，正好就碰上南宫长万。南宫长万一看是华督，知道来捉自己，当下也不客气，迎面就是一戟。老华

督怎能抵挡得住？直接被刺了个透心凉。

这个时候，南宫长万的酒渐渐醒了。想起刚才的情景，知道事情闹大了，国君被自己杀了，总理也被自己杀了，怎么办？现在不造反也不行了，好在自己是国防部长，还有几个人马。

当时南宫长万召集自己的嫡系部队，拥戴宋闵公的堂弟公子游为国君，将宋国公族全部赶走。宋国公族于是都跑到了萧，那里也是宋国的地盘。公子御说则逃到了亳，他的根据地在那里。

南宫长万很担心公子御说，因为他的名望实在是太高了，不杀他，公子游这国君只怕坐不稳当。于是，他让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猛获进攻亳，谁知被宋国公族和公子御说里应外合，将南宫牛杀死，宋军全部投降，猛获逃往卫国。此后，公子御说率领公族杀回国都，杀死公子游，公子御说被公推为国君，就是宋桓公。

那么，南宫长万呢？跑了。

南宫长万是个孝子，当公子御说杀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大势已去。关键时刻，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娘，他推了一辆车，把老娘放在车上，一路推下去，就推到了陈国。为什么去陈国？因为天下诸侯没有和宋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只有陈国。

宋桓公会放过南宫长万吗？

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宋桓公是不会放过南宫长万的。

宋国派人前往卫国，依据两国的引渡条约，要求引渡反贼猛获。卫国没犹豫，第二天就把活人给送来了。

与此同时，宋国派使节前往陈国。与去卫国的使节不同的是，去宋国的使节带了不少礼品。没有条约没关系，只要有银子就行。果然，陈国看在银子的份上把南宫长万也给送了回来。有人说，施瓦辛格这么简单就束手就擒了？

当然不是，陈国也知道南宫长万有万夫不挡之勇，

要是来硬的，弄不好重蹈宋国覆辙。于是陈国人想了个办法，派了几个酒量超群的妙龄少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老南灌醉之后，用最结实的绳子从上绑到下，再包上一层席子，又绑了一遍，比最结实的棕子还要结实，这才发运到宋国。

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已经把脚上的绳子给挣断了，力量之大令人震惊。好在宋桓公早就做好了准备，连绳子也不解，直接派了四个勇士把南宫长万连着席子给抬起来，早有大锅煮好了开水，把南宫长万就给扔进去了。

当天，宋国公族每个人发了一个人肉包子，那就是南宫长万。

当初鲁庄公好心好意慰问宋闵公，释放南宫长万，结果反而害了两个人的性命。

——管仲的方法

转眼三年，三年时间，管仲内阁全方位推行新政，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除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之外，管仲还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在权谋的运用上令人叹为观止，许多在别人看来十分困难的问题，在他的面前都能迎刃而解。

莱地的经济一向比较差，老百姓是出名的懒惰，号称“三不归”，怎么个三不归？赶集的人们在回家路上闲聊，不回家；男女在外面约会谈恋爱，不回家；亲戚朋友在外面侃大山，不回家。大家都不回家，自然没有人干活。

整个齐国的经济被莱拖着后腿。怎么办？齐桓公没有办法。

“把路边的树枝都给砍掉。”管仲的方法令人看不懂，这不破坏绿化吗？

树枝砍了一年，第二年，莱地丰收，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一倍，都说齐桓公的富民政策就是好。

齐桓公傻眼了，什么富民政策？他自己都不知道。

“仲父啊，你变戏法呢？怎么砍了树枝就让莱地富了？”齐桓公上门请教。

“我注意到了莱人三不归有一个共同的去处，就是路边的大树下面，在阴凉里谈情说爱，胡天胡地，聚众赌博。这不，我把树枝都给砍了，没有阴凉了，大太阳晒着，谁能呆下去？所以，大家都跑回家了。回到家里，当然就要干活，大家都干活，自然就富裕了。”

你说这管仲，他怎么想出来这样的招数呢？

一次，齐桓公打猎来到一个山谷，遇上一个老头，问：“大爷，这叫什么地方？”

“愚公谷。”老头说。

“说笑了。”齐桓公笑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听过，人家愚公那是山西人，山东怎么会有愚公谷？

“不说笑，因为我就是愚公，这里就叫愚公谷。”老头说，不像开玩笑。

“你愚公？那我还东海龙王呢。”

“你不信？那我告诉你。”老头娓娓道来。

原来，老头养了一头母牛，母牛生了一头小牛，他用小牛换了一匹小马。后来来了一个年轻人，说“牛不能生马”，就把他的马给牵走了。村里的人都说老头傻，所以把这个山谷就叫愚公谷了。

“这么说来，你真是傻。”齐桓公说。

回到朝廷，齐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一拍桌子，站起来说：“这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们把普法工作做好了，谁还敢明目张胆欺负老人？如果老头对政府有信心，他又怎么会不来告发那个年轻人？这不是老头傻，是我傻。”

管仲立马亲自去向老头道歉，然后派人调查取证，将那个抢马的年轻人绳之以法，将马还给了老头。

知错必改，从小事中看到自己的工作失误，管仲怎么能不进步呢？

商业的力量是无穷的，有的时候，战争没有做到的，商业可以做到。很多人以为是美国人发明了商战法，实际上，他们应该到中国来认祖师爷，跪倒在管仲的塑像面前，恭恭敬敬地说：MAY GUANZHONG BLESS US（管仲保佑我们）。

齐国的北面有一个小国叫做代国，齐桓公想要吞并他们，但是没有借口。于是，管仲给他出主意。

代国的山里有狐狸，管仲派人去代国高价收购狐狸皮。过了一段时间，代国全国都知道齐国在收购高价狐狸皮。到了这个时候，管仲派人去代国收购狐白，就是狐狸腋窝那一小撮白毛，说是要凑够一张皮的话，齐国出天价收购。

代国国君知道之后，高兴坏了，于是动员全国人民进山里捉狐狸，都不种地了。结果一年下来也没凑够一张皮，反而国家空虚，被令支侵略，抵挡不住。没办法，代国国君率领全国人民投靠了齐国，成了齐国的属国。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管仲历来讲究先给后得，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一类的招数难免有些阴损，后来的纵横家们就学到了管仲的这一点。

三十．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三年时间，齐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富，国强，军力大增。

“主公，可以下手了。”这一天，管仲来对齐桓公说。

“下手，下手干什么？”齐桓公有些奇怪，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关心国事了。

“称霸。”

“啊？称裕　懔耍　铱丛勖腔故呛煤霉　兆樱

孪胱懦瓢缘氖虑榱恕！逼牖腹　担　　诳　嫘Γ　忧八　惫苤俨患保　缃窆苤僖　率至耍　　室庹庋　担　垂苤偌逼鹄词鞘裁囱　印?br>　　管仲果然急了。

“主公啊，我之所以来辅佐主公，就是为了称霸啊。如果不称霸，我呆着还有什么意思？”管仲这一次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耍了。所以，再智慧的人，只要他急了，就容易上当。

“仲父啊，我看算了。你看现在大家不是过得挺好？我也给你十二个美女，你老人家也享受享受？”齐桓公见管仲急了，索性继续玩下去。

管仲没有说话，直接站了起来，连屁股都没有拍，转身就走。

齐桓公一看，管仲这是要撂挑子了，不敢再开玩笑，急忙喊道：“仲父，仲父，刚才开玩笑而已，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按着管仲的部署，第一步算是小试牛刀。怎么个

小试法：召开联合国大会。

“周王室这个招牌，不用白不用。这样，宋国不是发生战乱了吗？公子御说虽然登基，但那是暴力对抗的结果，在法理上不成立。如今，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诸侯大会，请周王室出面，正式册封公子御说为宋国国君。这样，王室得到尊重，会感谢我们；宋国政府得到承认，也会感激我们，而我们自然就成了天下诸侯的首领了，今后奉天子以令诸侯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管仲的计策就是这样，他总是把问题考虑得很周全，总是双赢三赢四赢甚至全赢。

“高，实在是高。”所有人都说好。

所有人都说好，那肯定就是好。

事情基本上在管仲的意料之中，周厘王很高兴还能有诸侯这样尊重中央政府，立即答应了妹夫的请求，派专员前往。

宋桓公也高兴啊，这样一来，自己名正言顺了，还有组织可以依靠了。

诸侯大会在齐国的北杏召开，管仲特地布置了会场，会场的主旋律是和平友好，整个会场没有军队，连带刀的都没有，显示齐桓公对各路诸侯平等相待的态度。

宋桓公第一个到，他很高兴，当面向齐桓公致谢。

之后，陆陆续续到了陈宣公、蔡哀侯和邾子克。

问题来了，鲁国、郑国、卫国等实力较强地位较高的诸侯都没有给面子，竟然一家也没有来。

齐桓公有些恼火，还有些没面子。

“仲父，你看，来的诸侯这么少，是不是改期算了？”

“主公，第一次盟会，能有这么多也算不错了，俗话说，三人为众，何况我们如今有五家诸侯呢？没问题，咱们这次先把架子搭起来就算是成功了。”管仲也觉得没面子，不过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就这样召开了，周王的特使当

场册封宋桓公为宋国国君。随后，与会各国进行了诚挚而热烈的会谈，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展开了全面的对话。

大会主席齐桓公建议成立诸侯盟会，以便今后在盟主的领导下，一致对外，共同发展，为整个大周朝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与会各国纷纷表示同意，并一致推举齐桓公为盟主。

至此，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盟主齐桓公在选举之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详细介绍了联合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最后，他任命宋国和陈国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我们有组织了，我们有依靠了。”与会各方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宣言是这样的：“某年月日，齐小白、宋御说、陈杵臼、蔡献舞、邾克，以天子命，会于北杏，共奖王室，济弱扶倾。有败约者，列国共征之。”基本意思就是大伙今后就上了一条船了，管

他是贼船还是官船，总之是一条船，今后打架一块上。谁要是背叛了组织，大家一起去砍他。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齐国北杏盟会，这是春秋历史上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比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地球联合国大会要早两千多年，虽然规模小了点儿。

——临阵脱逃

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是可以依靠的，但是也不是白依靠的。

大家宣誓之后，盟主齐桓公提出了一个组织工作的目标：“鲁国、郑国、卫国、曹国等国家，藐视王室，不敬兄弟国家，竟然无故不假不来赴会，不教训

他们不足以平民愤。各位盟友，希望大家携起手来，讨伐他们。怎么样？各位请表态。”

好处还没得到，先要出兵了。

其实，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开始只能画个饼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画饼变成真正的山东大饼。

与会各国纷纷表示愿意跟从齐国，讨伐无道国家。

管仲很高兴，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人要临阵脱逃了。

晚宴很丰富，吃饱喝足，各自回到宾馆休息。明

天的日程是齐桓公请来宾打猎。

宋桓公回到宾馆，他有些闷闷不乐。

“主公，王室的任命都有了，为何面带不郁？”随行的大夫戴叔皮问道。

“没面子啊。你看来的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跟我们能够相提并论的的鲁国、郑国这些国家都没来。我们的爵位比齐国还高一级，如今反而做他们的跟班，你说我心里能爽吗？”宋桓公说，换了谁，都会有点不舒服。

“嗨，不就还有两天吗，忍忍吧。”

“两天？这就要起兵打鲁国郑国了，你说，咱们

跟不跟着去？”

“我看，如果齐国真的把鲁国郑国都给征服了，他们就真是霸主了，他们称霸，对咱们没有好处啊。我看，干脆，咱们跑了算了。咱们跑了，盟会基本也就算完蛋了。”戴叔皮出了个逃跑的主意。

宋桓公一听，好啊，这个主意好啊。

第二天天还没亮，宋桓公悄悄起床，带着随从，跑了。

“马拉戈巴兹，这次开会就是为了他，他跑了？”齐桓公气得吐血，宋桓公这么一跑，第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成就基本上就泡汤了，自己这个盟主只能领导那么三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等于是老虎率领了三条狗，

那不是太丢人了？

管仲也很生气，眼看大会就要圆满了成功了，谁知这最后一个晚上出了问题。

“唉，知道有不要脸的，不知道有这么不要脸的。”管仲叹了一口气。

齐桓公一怒之下把王子成父给叫来了，那是国防部长啊。

“王部长，你率领一百乘战车给我追宋国那帮王八蛋，追到宋国也要追上，死的活的都要。”齐桓公下令，非要办了宋桓公不可。

你说这宋桓公也是，跑什么呀？不想出兵也不是

没有办法，到时候装病危不就行了？

王子成父也很生气，早就看宋桓公不像个好人，当下得了命令，就要追杀宋桓公。

这个时候，管仲摆了摆手。

“王部长，算了。”管仲叫住了王子成父，之后对齐桓公说：“主公，公子御说这次让咱们吃了苍蝇，这个账要算，但是现在不合适。不管怎么说，毕竟他是来参加盟会的，如果我们杀了他，今后谁还敢来？知道的说是他逃跑在先，不知道的还说是我们设的局呢。算了，这次放过他。”

“那，那仲父您说怎么办？”齐桓公还在气头上。

“要称霸，就要软的硬的两手抓。胡萝卜要有，大棒也要有。盟会就是一个胡萝卜，看来效果不行，那没办法，要上大棒了。大棒先砸向谁呢？鲁国。以地位和实力而言，鲁国算是仅次于齐国了，鲁国服了，就谁也不敢不服了。这次宋国逃跑，多半也是看着鲁国没来，所以才有这个胆量。”

“你的意思是要讨伐鲁国？”

“对，不过还要等几个月，这一次，我亲自领军。”

第三次山东德比已经箭在弦上。

——第三次山东德比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齐国再次伐鲁。

管仲亲率战车七百乘讨伐鲁国，齐桓公亲自坐镇，王子成父为先锋。这是什么规格？国家元首、总理和国防部长都上了。

鲁国一看这个架势，也只好全国动员，六百乘战车伺候。鲁庄公亲自压阵，施伯、曹刿充当参谋，猛将曹沫出任先锋。

双方先锋在鲁国的附庸遂相遇，王子成父与曹沫大战三场，结果曹沫三战皆败，狼狈逃回，把遂也给丢了。

第三次山东德比，鲁国战败。

战败了，怎么办？

鲁庄公请来施伯和曹刿商量对策。

“主公啊，管仲这个人我了解，他不是那种把人往死路上逼的人。想当初他们在鲁国避难的时候，主公对他也不错。再说了，鲁国和齐国是亲戚啊，四年前还给他们主婚呢。依我看，既然我们打不过，干脆跟他们和平谈判吧，谈判才是出路。”施伯的主意是谈判。

“老曹，你看呢？”

“从斗鸡的角度说，斗不过又跑不了，能谈判当然最好。”曹刿也支持。

那就谈吧。

鲁庄公派了施伯前往齐军大营，首先承认当初不参加盟会的错误，然后要求结束战争，与齐国结盟。管仲也并不想非要灭了鲁国，答复欢迎鲁国结盟，盟誓地点设在齐国的柯，盟誓代表为双方国君。

——侠客祖师爷出场

去敌人大营参加盟誓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弄不好被扣押了，被蒸来吃了都是有可能的。

鲁庄公有点怕，可是还是要硬着头皮上。

谁跟鲁庄公去？谁都怕。只有一个人不怕，谁？

“我跟主公去。”曹沫主动请缨，于是大家都笑

了。

“别人都能去，你不能去。”有人说。

“为什么？”

“因为你是齐国人手下败将。”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去雪耻。”

鲁庄公还是选择了曹沫，因为曹沫是手下最猛的战将，而且不要命。上一次乾时之战就多亏他保护，如果这次再有危险，只有他是最可靠的。

柯，齐军大营。

管仲把齐国大军布好阵势，十分威武雄壮，鲁庄公一到，齐国大军齐声高呼，声音震耳欲聋，鲁庄公脸色为之一变。

两国君主会面的地点在一处临时搭建的高台上，称为坛。坛正中央是一个香案，香案上排列着各种祭祀和盟誓用品，预备着给双方君主歃血为盟，工作人员已经就位。坛下四周都是执戟卫士，齐桓公率领齐国将领们在高台下等待鲁庄公。

鲁庄公来到，双方国君并不相见，而是各自沿着一条台阶上坛，坛上相见。按着规矩，双方君主各自只能带一个随从官员上坛，分别是管仲和曹沫。上坛之前，守坛卫士将双方携带的武器全数拦截。

一步一个台阶，鲁庄公上了坛，看着周围的齐军，不由得有些害怕。现在他知道为什么鲁军不是齐军的

对手了，如此整齐、如此威猛的齐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他们的对手。

双方国君在坛上相见，寒暄之后，共同参拜香案。紧接着，三通战鼓，战士呐喊，鲁庄公心惊胆战。

战鼓擂罢，下一个议程就该歃血为盟，向天发誓了。

可是，战鼓擂完的时候，齐国军队发现坏事了。

曹沫的剑被扣在了下面，但是他在裤裆里预备了一把匕首。谁也没有想到，鲁庄公的人竟然敢藏一把匕首。

两国国君站在香案的两旁，而管仲和曹沫在下一

个台阶，各自在自己国君的下面。

战鼓擂响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庄严肃穆，兴奋不已，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齐国大军的身上。这个时候，曹沫悄悄地从裤裆里掏出了匕首，之后一个跨步绕过鲁庄公，一跃上了一个台阶，再一个跨步来到齐桓公的身边，贴身上去，伸左手揪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的匕首就举在齐桓公的胸前。

刚才还很热闹很兴奋的场景，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有史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先例，所以没有人知道曹沫想干什么。

连鲁庄公也惊得目瞪口呆，曹沫要干什么？这个时候，他只能盼望曹沫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要是齐桓公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不是做肉酱就是做红烧肉了。

连见多识广的管仲也吓坏了，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这个时候，只有管仲离齐桓公最近，再当管跑跑肯定不合适，怎么办？有危险要上，没有危险创造危险也要上啊。

管仲一纵身也上去了，虽说总理是个文官，管仲那也是练过的，打曹沫肯定不是个，但是身手还算灵活。当下也来到齐桓公身边，一只手抓住齐桓公的另一支衣袖，另一只手对曹沫摆手。

“兄弟，千万不要乱来，有话好说。”管仲不知曹沫要干什么，先劝解再说。

“齐强鲁弱，齐国总是欺负我们，三番五次打我们，今天我要跟你们算总账。”曹沫大声说道，手中

的匕首在阳光下闪动着凶光。

齐桓公一动不敢动，脸色吓得煞白。

管仲一听，也吓了一跳，难道曹沫要杀了桓公？他回头看了看鲁庄公，发现鲁庄公也很紧张，放了一点心，看样子这不是鲁国君臣预先商量好的，既然这样，还有得商量。

“那你想要怎样？”管仲沉着地问。

“要怎样？把抢我们的地盘还给我们。上次抢了汶阳，这次抢了遂，都还给我们。”曹沫的算总账就是这么个算法。

管仲放心了，这点要求实在算不了什么。

“主公，答应他。”管仲对齐桓公说。

“老曹，松手吧，我答应你。”齐桓公急忙说道。

“多谢齐侯。”曹沫松了手，把匕首也放了回去，下了一个台阶，向齐桓公行礼之后，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疑问：现在该怎么办？齐桓公忍了这口气还是召集武士砍了曹沫？

气氛再度紧张。

“隰部长，开始。”管仲下令开始盟誓仪式，主

持仪式的就是隰朋。

于是，人们又松了一口气。

仪式进展相当顺利，两国君主歃血为盟，从此结为战略性合作伙伴，继续发展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和裙带关系。齐国帮助鲁国发展经济，而鲁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支持齐国的所有正义行动，为齐国的霸业添砖加瓦。

两国国君盟誓之后，曹沫又过来了，齐桓公一看大事不好，转身想跑，却看见曹沫躬身行礼，说道："两位主公，管仲是齐国总理，我愿意与他就齐国归还鲁国领土一事歃血为盟。"

管仲还没有说话，这次齐桓公爽快起来："算了，

也别仲父了，你上来，我跟你歃血为盟吧。”

于是，齐桓公又割了一个手指头，对天盟誓一定归还侵占的鲁国领土。

两国盟誓，曹沫成了绝对的主角和当日明星。如果当时就有《齐鲁晚报》的话，曹沫一定是第二天头版头条的人物，而他手持匕首的样子将成为最流行的造型。

事实上，在司马迁《史记》中，曹沫是“刺客列传”中的第一位。从事迹上说，曹沫的事迹算不上最感人最动人最轰轰烈烈，但是，他是开山鼻祖。而刺客正是侠客的前身，因此我们说，侠客的祖师爷就是曹沫。

全世界的大侠小侠蜘蛛侠们，向祖师爷行礼。

——信用的力量

仪式结束，齐桓公在当地宾馆设宴，宴请鲁国客人。开宴之前，宾主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有人想要闹事了。谁？王子成父。

王子成父很恼火，算上当年的乾时大战，他一共与曹沫交手四次，四次都把曹沫打得满地找牙。如今倒好，这个自己的手下败将就凭着这么个流氓无赖的方法，把鲁国的失地给要回去了，让自己的功劳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狗日的鲁国人，真不要脸，他曹沫能干出来，咱们为什么不能干？何况还是咱们的地盘，主公，我

也去把鲁侯给劫持了，让他再把地盘让出来，怎样？”王子成父来找齐桓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齐桓公也有些恼火，照着从前的性子，就这么干了，可是，现在他要考虑一下。

“我看，就算了吧，既然已经歃血为盟了，不好反悔吧？”齐桓公的意思是算了。

齐桓公说完，去看管仲，王子成父也看管仲，究竟怎么办，还要管仲说了算。

“主公，恭喜你。有了这样的想法，何愁霸业不成？要成霸业，最重要的是什么？信用。如果自己说了都不算，谁还听你的？谁还跟着你干？不错，这次曹沫确实是无赖手法，但是，如果我们连这样的盟誓

都遵守的话，我们的信用不是就到了最高的等级？天下谁还不信任我们？我们发出的号令，天下谁还敢违抗？”管仲当面表扬了齐桓公，齐桓公很高兴，王子成父也就无话可说。

国宴相当丰盛，鲁庄公一开始还很担心，是不是也会被一把匕首抵在脖子上，直到宴会结束，上车回国，这才放下心来。

“齐国真是要称霸了，还有比他们更大度的国家吗？”回到鲁国境内，鲁桓公对曹沫说。不过，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带曹沫出去过，这个二百五这次蒙着了，不等于每次都能蒙着。

盟会之后，齐桓公即下令各相关部门立即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地盘。

这下，鲁国彻底服了，铁了心跟着齐国干了。

消息传出去，天下诸侯一片哗然，见过守信用的，没见过这么守信用的。上一次缺席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卫国和曹国急忙派遣特使到齐国，就缺席一事进行了解释和道歉，同时表达了愿意加入联合国，在盟主齐桓公的领导下，随时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的决心。

“仲父，现在怎么办？”齐桓公挺高兴，问管仲。

“趁热打铁，讨伐宋国。”

“什么名义？”

“破坏联合国大会章程，破坏安定团结，简单两

个字：败盟。”

“好，干他娘。”

齐国要收拾宋国的消息传出去了，各国纷纷发表声明，支持齐国讨伐宋国，陈国和曹国还表示要派兵协同齐军行动。

三十一．成就霸业

挟天子以令诸侯，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三国演义上常说。但是，这样的智慧实际上是管仲的，三国的诸葛亮也好曹操也好，现代的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不

过都是照搬学习而已。

讨伐宋国，管仲决定还是先把周王室搬出来。齐国使臣前往周王室，通报宋国破坏联合国宪章的罪行，如今齐国准备为周王室讨伐宋国，希望王室派出一支象征性部队参与联合国军队行动。

“没问题，单蔑，你辛苦一趟。”周厘王连宋国究竟破坏了哪一条章程都没问，直接派了大夫单蔑，拨给战车五十乘，参与联合国军行动。

现在，有王室的授权和支持，有诸侯的协作，齐国讨伐宋国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合法。

齐国出兵了，管仲率领大军先行，会合单蔑和陈、曹两国军队，齐桓公随后出发。

联合国军队第一次行动开始了。

——浩浩乎白水

管仲不是******员，管仲不是优秀******员，管仲不是张思德雷锋那样的优秀******员。

所以，吃喝玩乐还是有的，贵族的腐朽生活是免不了的。

齐桓公是个好色的人，每次不管干什么，总要带着美女同行。管仲与齐桓公在一起的次数多了，渐渐感觉自己也需要一个美女陪在身边，以便能够与齐桓公身边的美女相配。怎么说呢，譬如管仲约了齐桓公吃饭，吃晚饭，齐桓公高兴说“搓一把麻将”，结果发现三缺一，岂不是很扫兴？或者齐桓公和管仲谈得入港，齐桓公的美女在旁边睡着了，那也很没劲。

所以，在老婆之外，管仲也发展了一个红颜知己，名叫婧，长得漂亮，又会说话，打牌织毛衣无所不通。有了婧之后，管仲跟齐桓公出去都会带着她，打麻将随时凑起一桌，不打麻将也可以陪着齐桓公的美女聊天解闷。

当然，那时候没有麻将，也没有毛衣，只是说这

么个意思。

讨伐宋国，管仲带着婧随军。

大军离开临淄三十里，路过一座山。突然从山脚下传来一阵歌声，苍凉啊，苍凉得不能再苍凉，让人听了都想进棺材里躺一会。管仲忍不住探头去看，结果看见一个放牛的人一边敲着牛角一边唱歌，这个人头发又脏又乱，脸上一块黑一块白，身穿一件破烂衣服，连肚脐眼都露在外面，脚上根本就没有鞋，简直就是个流浪汉。

“哎，这个人挺有意思，打扮成这样，唱得歌倒颇有学问，去，给他送点酒肉。”管仲觉得此人有些不同凡响，下令手下士兵给流浪汉送点吃的，大军并不停留。

酒肉送过去了，流浪汉饿得翻白眼，三下两下吃喝完了，问：“还有没有？”

“没有了。”那士兵等着收盘子呢。

“给我酒肉的是管总理吗？”

“是。”

“我要见他。”

“不行，他已经走远了。”士兵心说你一身比厕所还臭，怎么见总理？

“那你给我传一句话给他吧：浩浩乎白水。”

士兵收了盘子，上马加鞭，追上了管仲。

“总理，那人让我给您带一句话。”

“说。”

“浩浩乎白水。”

管仲一愣，这词儿听起来耳熟啊，在哪儿听过？一时想不起来。

“宝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管仲顺口问婧。

“我听说古诗《白水》这样写道：浩浩白水，倏倏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我估摸着，他是想出仕。” 婧说，她的意思是，这个人想当高级公务员。

管仲吃了一惊，有学问哪。一个流浪汉，就这么

有学问；一个美女，又这么有学问。

“传令，大军就地稍息，你去把那放牛的哥们儿给请来。”管仲下令。

放牛的流浪汉来了，长揖不拜。

什么是长揖不拜？就是鞠躬，不下跪。这是一个经常见到的词，一般在民间高人见到高官时候用。

“尊姓大名？何处人氏？”管仲问。

“老子坐不更姓，行不改名……”错了，张飞武松之流的武夫才这样说，此人不会这样说。

“我姓宁名戚。”这里考试一下，根据前面的章节，他应该是哪国人？郑国人？错；楚国人？错；卫国人？终于答对了。第八章的时候说了，宁姓是卫国公族。

“听口音，你是卫国的。”管仲听出来了。

宁戚，卫国公族，到他这辈已经是士，家道中落，也就是破落户，沦为一般农民，但是家中有祖传图书

若干，因此利用农闲时间自学成材。听说齐国在全球范围招纳贤士，因此卖了家里的牛前来齐国寻求发展，谁知来了之后，竟然没有门路见到齐桓公和管仲，不能获得面试机会。时间一长，流落街头，以替人放牛混口饭吃。

管仲一听，果然被婧说中了，是来求职的。既然如此，就地面试吧。

两个人一交谈，管仲发现，这真是一个人才啊，怎样的人才？在齐国还没有发现这么好的一个人才。

“兄弟，这样，齐侯三天之后也会路过这里，我给你一封推荐信，到时候你给他，必有重用。”管仲当时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了宁戚。

宁戚谢过了，拿了信，依旧回去放牛。

有人问，为什么管仲不当场录用宁戚，他没有这个权力吗？不然。管仲是一个行为做事很讲究的人，宁戚这样分量的人才，必须要最高领导人来任用，一来是对宁戚的尊重，二来也是把人情给齐桓公。

——齐桓公用人

三天之后，齐桓公来了。宁戚还是老一套，敲着牛角唱民歌。

唱了一首河南民歌，齐桓公没反应；再唱一首山东民歌，齐桓公还是没听见。宁戚急了，开始唱禁歌，什么禁歌？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齐国国君爱吹牛，爱吹牛啊爱吹牛，与其跟他去卖命，不如回家去养牛。

这一次，齐桓公听见了，当时就火了："来人，把那放牛的抓过来。"

宁戚被抓过来了。

"你刚才唱什么？"

大凡有才的人，都比较高傲。宁戚刚才还在讽刺齐桓公，如果被齐桓公这么一问就赶紧求饶说好话，那就太没面子了。怎么办？继续说下去。

“唱你吹牛。”

“我怎么吹牛？”

“你想做盟主，结果第一次结盟就被宋国给耍了，第二次结盟又被曹沫给劫持了，多没有面子？你自比尧舜，人家尧舜都是把天下蝉让给别人，你倒好，杀了自己亲哥哥当上国君。你说，你是不是吹牛？”宁戚的话说得够狠，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不想活了？”齐桓公大怒，喝令手下将宁戚抓起来，就要砍头。

“哈哈哈哈，杀了我，正说明你心虚。”宁戚大笑。

这个时候，隰朋看出一点问题来。

“主公，不要杀他。你看，听他口音，他是卫国人。一个卫国人，不远千里来到齐国，难道就是为了来放牛？难道就是为了骂您一顿然后被您砍掉？他脑子进水了？所以，他一定是个高人，主公应该和他好好谈谈。”隰朋的分析很有道理，宁戚都忍不住点头。

齐桓公一听，对啊，我没招他没惹他，他凭什么骂我？他一定是个人才，他一定想跟着我干。

所以，有人无缘无故骂你的时候，不要生气，那是因为他爱你。

“先生，冒犯了，咱们随便聊聊？跟我吧？”齐桓公态度友好起来。

宁戚没有说话，而是从裤腰带里取出一幅书信来，然后递给齐桓公。齐桓公一看，哎呀妈呀，幸亏没杀这个人，管仲都推荐他，并且写道“经世之才，可以重用”。

“既然有仲父的推荐信，为什么不早拿出来？”齐桓公问。

“如果主公本身不欣赏我，只是因为管总理的推荐而用我，那我迟早也会被炒，所以，我要先让主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由主公来决定。”宁戚回答，他觉得那样会很没有面子。

就这样，齐桓公留下了宁戚，让他随军同行。

到了晚上，大军驻扎，齐桓公命令手下赶快去找一身中大夫的衣服来。

“主公，是要任命宁戚为中大夫么？”隰朋问。

“是。”

“要不要先派人去卫国调查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案底？如果历史清白，那时再任命他也来得及啊。”

“不要，我看这个人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说不准真有案底。万一查到什么案底的话，那我一定不会用他。但是，就因为一些小小的过失就损失一个人才，那不是很不合算？所以，干脆不要去调查。”

齐桓公为什么能称霸？豁达。

当晚，齐桓公拜宁戚为中大夫。

这一段，成为千古美谈。

——联合国军在行动

宋国边界，联合国大军会齐。

周王室、齐国、陈国、曹国。其中，齐国战车四百乘，周王室五十乘，陈国和曹国各一百乘，合计六百五十乘战车。

第一次前敌会议，齐桓公亲自主持。

首先，王子成父拿出军事地图进行推演，提出进攻方案。随后，大家开始讨论。

“主公，雄霸天下，第一是以德服人，实在不行，再以武力征服。如今我们的联合国大军，击溃宋国不在话下。但是，在进攻之前，不应该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我愿意前往宋国首都睢阳，劝降宋公，如若不成，再动手也来得及。”宁戚提出建议。

“仲父，您看怎样？”齐桓公问管仲。

“我也这样想，正不知该派谁去，既然宁戚主动请缨，让他去。”管仲同意，也要借此看看宁戚的实际能力如何。

宋国的军工生产在全球是很出名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打败仗，却能很快恢复军队规模的原因。

所以，尽管上次与鲁国大战损失惨重，内战又损失了大量战车，宋国依然很快拥有了六百乘战车。

“怕不怕？”听说联合国军来了，宋桓公有些害怕。

“不怕，我们的战车不比他们少。”戴叔皮嘴硬，当初逃跑的主意是他出的，如今只能撑着。

君臣两个正在那里自己给自己打气，宁戚来了。

“一定是来劝降的，不鸟他。”叔皮建议。

宋桓公点点头，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决定还是召见宁戚，看看他怎么说。

宁戚到了，看看前面，宋桓公大咧咧坐着，面无表情，看看两边，除了戴叔皮在那里皮笑肉不笑，都

是执戟卫士。

“这些鸟国君，不能太把他们当人。”宁戚知道，与诸侯打交道，你越是怕他们，他们就越不鸟你，你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反而尊重你。连齐桓公都这样，宋桓公更不在话下。

所以，宁戚来到宋桓公面前，轻轻躬身行礼，然后去看宋桓公，只见宋桓公端坐不动，也不说话。

“唉，快死的人了，不说话倒也正常。”宁戚说话才不客气，把宋桓公说成死人。

“你这是怎么说话？”宋桓公说话了，好像要证明自己不是死人。

“联合国大军已经兵临城下，随时攻城，到时玉石俱焚，你却还在这里呆坐，不是等死？”

“哼，齐国无缘无故侵犯我国，正义在我这一边，我不怕。”

“正义个屁，你知道什么叫得道多助吗？当初我

家主公为了你召开联合国大会，谁知你半路逃跑，破坏盟誓，如今联合国军队得到王室支持，诸侯响应，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罪有应得，你有什么正义？”

“我不怕，宋国的战车不比联合国军少。”

“啊呸，要是打仗就比战车多少的话，那还打什么仗，大家数数战车就分输赢了。你知道吗，宋国军队历来被称为豆腐军，你们什么时候打过胜仗？几年前跟鲁国交手，连国防部长都被抓了，你知道不久前齐国和鲁国打仗的结果吗？你们连鲁国都打不过，怎么跟齐国打啊？”

宁戚说话一点也不客气，一边说还一边向宋桓公走过去，吐沫星子溅了宋桓公一脸。宋桓公本来就是虚张声势，如今被宁戚这么一说，越想越害怕起来，原先装出来的镇定早已经吓到了爪哇国。

“先，先生，您说得对，我错了，我该怎么办呢？”宋桓公老实了。

“这样问就对了。”宁戚一看宋桓公老实了，心中高兴，“我来就是要救宋国的。实话告诉你吧，我家主公虽然对你很生气，但是一来看在宋国爵位高，二来也是要以德服天下，如果你能献礼谢罪，重新加入联合国，那是完全可以考虑原谅你一回的。”

“这，这，实话实说吧，你说的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是担心齐侯的胃口是不是太大。”宋桓公担心的是齐桓公狮子大开口，国库承受不了。

“不用担心，表示一下意思就行了，齐国那么富，不需要你的东西，你想想，我们连抢鲁国的土地都还了，还稀罕你的那点东西？”

宋桓公这下放了心，连忙派人携带白璧十双，随着宁戚前往联合国军大营求和，表态拥护齐桓公为盟主。

“好吧，我没问题，不过，老宋要自己去周王室认错。”齐桓公放过了宋桓公，不过要他前往洛邑朝

见周王，以此显示联合国是高举王室大旗的。

就这样，宁戚靠骂人当上了齐国贵族，又靠骂人立下了第一功。

所以，骂人不是缺点，关键要会骂。

——盟主

鲁国服了，地位最高的鲁国服了；宋国服了，爵位最高的宋国服了。

“仲父，是不是又该开联合国大会了？”齐桓公信心满满，迫不及待了。

“别急，有上一次教训，这一次咱们谨慎一点。这样，咱们先开个预备会议，召集几个主要国家开个恳谈会，把他们搞定了，再开大会就有把握了。”这一次，管仲比较谨慎。

于是，管仲派人前往周王室、宋国、卫国和郑国，提出大家在卫国开一个恳谈会，增加了解促进友谊。

结果这个建议得到响应，到期，周王派遣单蔑前往，其余四国都是国君前往。恳谈会上，五方就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最终达成一项共识：必须要成立联合国，联合国必须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沿着周王指出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齐桓公七年（前679年），那又是一个春天。

第二次联合国大会正式召开，地址在宋国的幽，中原诸国齐国、鲁国、宋国、卫国、郑国、陈国、曹国、蔡国、许国等十多个国家参加了大会。会议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在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大会选举齐桓公为盟主，歃血为盟。

有人说与会各国中为什么没有楚国、秦国、燕国和晋国。是这样的，楚国被认为是南蛮国家，华夏公敌；秦国地处西北，爵位又低，中原诸国认为他们基本属于西戎，不带他们玩；燕国虽说是正宗周朝诸侯国，但是地理偏远，可以忽略；晋国虽说也是周朝嫡

系，但是一向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并且内乱连连，齐桓公也不愿意招惹他们。

七年，齐桓公登基七年，正式成为盟主。

历史上，称齐桓公为春秋第一霸。春秋五霸，从齐桓公开始。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2章

第32章：国家大妓院

盟主是什么概念？盟主不仅是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应该是各个国家争相学习模仿的国家，因此，这个国家一定也是全世界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也是落魄青年避难的所在。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照如今的美国。现在的

美国什么样，那时的齐国就怎么样。临淄，伟大的齐国首都，就是如今的纽约。在临淄，你能找到最新的潮流，能找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当时的齐国非常发达，一般的家庭都能够养两个老婆，所以后人所说的“齐人之福”，意思就是娶两个老婆。在当时，其他诸侯国家老百姓养一个老婆都费劲，齐国人两个老婆则是一种时尚。

齐国的时装，齐国的食品，齐国的车等等，当时都是周朝流行的标志。在那个时候，齐国就已经有了夜生活。

天下的公子哥儿们都向往着齐国的生活，各国的公子们常常相约临淄，来这里销金销银。各国的腐败官僚们，也常常以考察学习名义前往齐国，在这里腐败。

——公子开方的幸福生活

前文说过，齐僖公的大女儿宣姜原本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自己截留了。后来宣姜生了

公子寿和公子朔，公子朔就是卫惠公，卫惠公的儿子是卫懿公。这么算起来，卫懿公的奶奶是齐桓公的大姐，可是，当初齐桓公娶周王女儿的时候，卫惠公的大女儿做了媵，也就是陪嫁的小老婆，叫大卫姬。算起来，齐桓公和大卫姬差了两辈。

没办法，王室以及各国诸侯都是转折亲，算起来都是亲戚，辈分不能细算，否则全乱套了。

公子开方是卫国的公子，卫懿公的大儿子，大卫姬的侄子，正常情况下，他是卫侯的接班人。

公子开方最喜欢到齐国去消费，那时候也没有周末的概念，反正随时找个借口，譬如去看望姑姑之类，就去齐国潇洒了。他爹卫懿公只管养鹤，恨不得把宝座传给鹤，倒把亲儿子不管了，爱干啥干啥。

大卫姬长得漂亮，遗传宣姜，所以齐桓公很宠爱她。公子开方仗着姑姑这层关系，跟齐国的公子们打得火热，过着腐败而幸福的生活。

在齐国，腐败的内容主要是吃喝玩乐。齐国的山珍海味很著名，海鲜更是独一无二，吃着海鲜，喝着莱州产的好酒，吹着海风，真的很爽。在玩乐方面，赌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管仲设立了十三家国家大赌场，专门用来把外国贵族的钱掏空。

除了赌博，还有就是嫖娼了，事实上，齐国的妓院享誉天下，大量外国贵族来齐国的目的就是来逛妓院。

“繁荣，必须娼盛。”管仲没有这样说过，但是说过类似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齐国的妓院是他命令开设的。

说到妓院，大家会有兴趣，以下专门介绍。

顺便要说的是，根据史料记载，全世界最早的妓院在前680年左右由管仲建立，约五十年之后，雅典的妓院由政治改革家梭伦开设。我们又拿到了一项伟大的世界第一，这句话没有任何讽刺意味。因为最早开

设妓院的都是伟大的政治家，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巧合。

——楚国的启示

中国的妓女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无可考证。有人说从夏朝开始就有王公贵族养了一些女人供自己和来宾淫乐，那就是妓女。那是不对的，妓女的特征是什么？是卖身，是交易或者说是贸易，那种性奴不是妓女。

零零散散的妓女有吗？肯定是有的，但是始终不成规模不成气候，可以忽略。

在春秋初期，妓女已经开始出现，不过都是些地下活动的个体户。

管仲是做过生意的人，走南闯北，到过卫国、郑国、楚国、鲁国等地，那时候正是年轻，二十郎当岁上，经商路上难免有长夜难眠的时候，怎么办？想找个女人解决生理问题，一个字：难。

第一次，管仲到鲁国做生意。在鲁国，管仲基本上找不到任何娱乐项目，大街上多看女人两眼都会被人指责。“这样的国家，谁愿意来？”管仲感慨，再也不愿意去鲁国。

第二次，管仲在卫国做生意，卫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知道在外经商的难处，于是偷偷地给管仲找来一个女人，说是这一带比较著名的一个“游女”，也就是站街女。“兄弟，快点，被人抓住了就麻烦了。”之后，朋友在门外站岗，管仲在里面草草了事。

“唉，干这事都提心吊胆，没劲。”管仲感慨，不管怎样，卫国比鲁国还是好些。

第三次，管仲来到了楚国。楚国是个更开放的国家，没有中原国家那么多规矩。在这里，站街女比较多，而且处于半公开状态。楚国当地的生意伙伴直接给管仲找了两个，服务还好，价钱也不贵。

“还是楚国好。”管仲说。

“知道楚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了吧？因为做生意的人都愿意来啊。”那个楚国当地人说。

“就是就是。”管仲大受启发，不过他想得更远：要是这也能做成行业，国家不是也能增加税收？

——国家大妓院

当上齐国总理之后，管仲大兴工商。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在楚国的启示。

于是，管仲兴建了全世界最早的“国家大妓院”，地址紧挨着齐桓公的后宫。为什么说这是国家大妓院？首先，这是齐国国家行为；其次，地址设在首都的中心地带；第三，规模宏大。

按《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也就是说，足足七百名性工作者。这样的规模，即使放在今天，那也是超大规模的。

所谓“女市”，就是妓院。七家妓院放在一起，

成行成市，就是今天红灯区的雏形。

国家大妓院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收费，妓女们根据长相和技能分成三六九等，强调服务意识，决不坑蒙拐骗。那时候没有发票，否则一定会开发票的。

性工作者的来源主要是对外战争中俘虏的女奴隶，也有专门从国外收购来的女奴隶，还有本国的犯罪分子家属，甚至，还有主动要求从事这份工作的良家妇女。为了更有吸引力，管仲还派人前往吴越、西戎、北狄等地收购美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妓女都来到齐国的国家大妓院。有黑眼睛、有蓝眼睛、还有绿眼睛；有黑头发、有黄头发、还有红头发；有说正宗山东话的、有说河南话的、有说吴越话的，还有说谁也听不懂的话的。

按着管仲的说法，设立国家大妓院有四大好处。

第一，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的齐国社会，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大量男人娶不起老婆。有一次齐桓公微服私访，遇上一个老头，问老头有几个儿子，老头说有五个，都出去打工了。再问儿子都娶老婆没有，老头哭了，他说家里太穷，儿子都是光棍。齐桓公当时就很自责，说自己女人成群，百姓没有女人，他立即送了五个宫女给老头作儿媳妇。

管仲知道之后就批评齐桓公，说这么多人没老婆，你是不是每个人都送？从那之后，管仲下令，齐国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就必须结婚。早婚早育是那时的政策，因为那时人口稀少。

但是，这样的命令在执行起来有很多困难，实际上娶不起老婆的人还是大把。男人娶不起老婆，性饥渴问题就出来了，社会问题就出来了，****案频发，治安很不好。

国家大妓院的建立，为很多男人解决了性饥渴问题，社会治安大为改善。

与此同时，连年战争导致男人大量死亡，许多女人成为寡妇，而那时的女人是不能出去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现问题。国家大妓院建立后，使这些女人可以养活自己。这一部分人属于自由性工作者，可以随时辞职。

第二，增加财政收入。

由于国家大妓院属于国营企业，税收方面得到保证，大量的收入中，除了一部分用于运营费用和自由性工作者工资之外，其余都被收入国库。

“我们七万雄兵拼死拼活抢来的，可能还不如这里七百妓女和平得来的。”管仲对齐桓公说。事实上，巨额军费中，很大的比例来自国家大妓院的收入。

“果然是一以当百。”齐桓公深有感触。

第三，吸引各国商人、贵族和有志之士。

各国的商人、贵族们都知道齐国有一个国家大妓

院，没来过的想来，来过的更想来，许多人长期住在临淄，没事就来泡泡国家大妓院。

有人说，那些商人贵族难道没有自己的女人？话不能这样说，俗话说：家花不如野花香。何况国家大妓院内各地女人都有，随时换换口味，再加上性工作者们经过严格培训，服务态度好，花样多，放得开，远远比那些自己家里养的女人有味道。商人是会算成本的，稍微一算就知道，养几个女人远远没有来泡国家大妓院合算。

在齐国的商人多了，生意自然就多了，齐国的财富自然也就多了。而公子贵族们在这里销金销银，就等于把各自国家的税收贡献给了齐国。

至于那些有志之士们，谁不愿意去一个这样的国家呢？

第四，娱乐齐桓公。

人人都知道齐桓公好色，国家大妓院也是为他提供方便，动不动去换换口味。有人说了，国君怎么能与老百姓混在一起呢，这就是与民同乐了。

这样，我们也就好理解为什么国家大妓院要建在后宫的旁边了，这样做最大好处是齐桓公可以随时随地很随便地去到国家大妓院与民同乐。试想，如果国家大妓院设在市郊，每次齐桓公要去又是车队又是交通管制，大家一问是干什么去了，答案是嫖娼，那影响多不好。

除了齐桓公，其实管仲偶尔也会去，主要是视察工作，看看服务水平有没有下降，工作人员的素质有没有提高等等。

同样，国家大妓院也是政务接待的重要场合，国外重要来宾到了齐国，一般都会安排到国家大妓院放松。即使不主动安排，客人也会提出来，所以，后来就成了固定的安排。

——妓院之神：管仲

管仲设立国家大妓院的做法非常成功，后来被多个国家效仿，这是后话。

作为世界妓院的开山鼻祖，管仲在妓院行业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在中国的历史上，妓院供奉的神灵就是管仲，管仲被称为妓院的祖师爷和保护神。每一家正规的妓院，都会有管仲的雕像，就像每一个商号都会有财神关公一样。

旧时妓女们如果生意不好，就会跪在管仲的灵位前，一边敲着尿盆，一边祷告："大圣大贤的祖师爷，保佑我客人多多，出手大方。"

这么伟大的圣人，竟然成了妓院的神灵，好笑吗？

——妓院巧遇

现在继续来说公子开方的幸福生活。

开方是国家大妓院的常客，三天不去就不舒服。

那时候妓院可没有避孕套那一类保护措施，好在那时候也没有梅毒、艾滋病这一类从西方传来的厉害家伙，所以开方可以尽情地潇洒。

日子长了，难免就不碰上个熟人什么的。

那一天开方听说新来了西戎还往西的美女，据说长得又白又蓝眼珠又黄头发，名叫鬼妹。开方决定去尝个鲜，几天前他刚刚尝了个南越以南的蛮妹的鲜。

还好，开方是第一个到的，大把银子掏出来，说就要鬼妹了。老鸨一看是熟人，收了银子，正要开房，又来客人来，也要鬼妹。

开方心说“老子先来，该老子上”，正要说话，只见老鸨冲他使眼色。开方是个机灵人，定睛去看那个客人，不看也就罢了，仔细一看，认识这个人。谁？齐桓公。

齐桓公喜欢以微服私访的形式来嫖娼，他觉得这样才刺激，老鸨自然认得他，又不敢说破，生怕公子

开方要闹，赶紧使眼色。

公子开方没有跟齐桓公单独见过，不过偶尔去姑姑那里，倒从侧面见过齐桓公几次。此时看见老鸨使眼色，再看看这个客人的气势气质，猜也猜出来是齐桓公了。

“既然这位客官要，我让给他。”公子开方假装没有认出来齐桓公，在这里装大度。

“哎，那怎么行，先来后到嘛，不知道你要了，还是你来，我另找。”齐桓公怕别人怀疑他的身份，也装大度。

“那怎么行，您看，长者为先，您岁数比我大，您来。”

“那不行，客人先行啊，听您这口音，八成是卫国人，还是您来。”

两个人都客气起来，越是这样，就越是推让。

最后，还是老鸨有经验：“这样吧，两位客官都

说得有理，这先来的客官呢，上一次要了一个燕国妹，谁知那个燕国妹正好不方便，结果没要成，今天正好给补上。后来的这位客官也就不要客气了，今天鬼妹就归你了。两位看，这样如何？”

“好啊好啊，我正想那燕国妹呢。”公子开方急忙呼应。

就这样，鬼妹归了齐桓公。公子开方很高兴，心说今后找个机会去见齐桓公，齐桓公一定对自己另眼相看。

连公子开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国家大妓院的“让贤”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那一天，宫里来人了，是公子开方的姑姑大卫姬派来的。

“难道老齐请我去吃饭？一定是他打探到了那天让贤的人是我。”公子开方以为姑姑要介绍他认识齐桓公了。

可是，好事往往不会找上门，坏事才会找上门。

原来，齐国要出兵讨伐卫国了。为什么要讨伐卫国？

说起来，有一段历史。前文说过，当初卫惠公公子朔曾经赶走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后来王子颓被郑厉公率兵杀掉，周惠王复辟。如今周惠王不知怎么想起这一段历史来，因此请求齐国出兵，讨伐卫国。齐桓公一听，好久不出兵了，正好出去转一转，于是决定出兵讨伐卫国。

“速速回国，早作打算。”大卫姬派来的人转达完这两句话，走了。

回去吧。公子开方到这个时候也只好回去了。

——不当世子了

公子开方回到卫国，立即将齐桓公要来讨伐的情报报告给了父亲卫懿公。

“行行行，别烦我，这是国防部长的事，你找他去。”卫懿公全没当回事，正跟着老鹤练鹤形拳呢。

公子开方一看，这老爹是个什么国君啊，这非亡国不可啊。没办法，去找国防部长渠孔商量，渠孔干瞪眼：“公子啊，主公眼里只有鹤，没有人啊。我们现在是要人没人，要车没车，要钱没钱，你说我怎么办？”

公子开方彻底傻眼了，现在自己倒成了报国无门了。

怎么办？

齐军很快就来了，兵临城下。

“出击。”卫懿公下令，还练鹤形拳呢。

没办法，渠孔带着老弱残兵们，勉强凑了一百多乘还有轱辘的战车就出城了。一仗下来，也就渠孔逃回来了，其余连战士带战车都被齐国人俘虏了。

现在，卫懿公是真的有点慌了。把鹤安顿好之后，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说是紧急，实际上一个多时辰才把人召集起来，因为卫懿公好多年不上朝了，别说宫里的人一时找不到大夫们的家，大夫们也忘了上朝的方向了。

好不容易，人凑得七七八八。

“各位鹤们，啊，不是，各位爱卿，齐国人攻打我们，我们打不过他们，怎么办？大家想想办法。”卫懿公上来就直接进入主体，没办法，上朝的规矩全都忘了。也好，省事了。

大家最想说的话就是“让你的鹤们上啊”，可是国难当头，还是忍住了。商量了半天，大家一致认为，求和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派谁去？

“我去。”公子开方主动请缨了，于是大伙乱哄哄地都说好，因为谁也不愿意去。

齐桓公并不想灭掉卫国，作为盟主，轻易灭掉某个国家是不合适的。所以，他等着卫国主动投降。

果然，卫国派使者来投降了。

“嗯，怎么是你？”齐桓公见到公子开方的时候，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不是在国家大妓院遇上的那个人吗？

“啊，主公，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公子开方也假装吃了一惊。

老熟人碰上了老熟人，而且是一起嫖过娼的老熟人，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于是，两人谈起国家大妓院，谈起公子开方的姑姑大卫姬。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亲戚，何必呢？

“主公，恕我直言，当年攻打王室，那都是我爷爷那个老鬼干的，跟我们没关系啊。就算这样，我爹也说了，他愿意认错，愿意向王室道歉，希望盟主能够网开一面。”谈得高兴的时候，公子开方开始谈正

事。

“嗯，你说得有道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准予讲和。”齐桓公同意了。

公子开方很高兴，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凑上前去，轻声说：“主公，我小姑姑比我大姑姑还漂亮啊。”

“真的？”齐桓公眼中放出光芒来。

和平协议在当天达成，卫国公开承认错误，并且在一个月内派遣总理级别的官员前往周朝伟大首都谢罪上贡，卫国承认齐国为盟主，服从齐国的领导。

私下里，卫懿公将小妹妹送到了齐军大营，齐桓公一看，哎呀妈呀，真是国色天香，比她姐姐还漂亮三分，于是带回齐国，就是小卫姬。

除了小卫姬跟随齐桓公回去之外，还有一个人也非要跟齐桓公回去，谁？公子开方。

“姑父啊，我不当卫国世子了，我去齐国当个大

夫，跟着您干吧。”公子开方宁可放弃世子的宝座，要去齐国。

“这，这怎么行？别人拼死拼活抢世子宝座，你却不要了，为什么？”齐桓公有些惊讶。

“世子宝座算什么？姑父这样圣明的君主，一千年也遇不上一个，能够随侍在姑父身边，就是死也值了，何况只是放弃个世子宝座呢。其实何止是我，多少公子都已经投奔在姑父手下了，譬如陈国的公子完。”公子开方说得慷慨激昂，恨不得就死在齐桓公的面前。

齐桓公很感动，他当场任命公子开方为齐国大夫，带着他一同回了齐国。

公子开方很高兴，是真的很高兴。他早就看出来了，卫国是被老爹给折腾完了，迟早被灭，自己与其在这里守着个虚名等死，不如投靠齐桓公更实际些。再说，在齐国，有两个姑姑作后盾，自己还不吃香的

喝辣的；再说了，齐国还有国家大妓院呢。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3章

第33章：扫荡戎狄

其实，在公子开方来到齐国之前，已经有数位外国公子在齐国当公务员了。其中一位需要特别介绍的，就是陈国来的公子完。

说起公子完，稍有些复杂。

当年陈桓公鞠躬尽瘁的时候，传位世子免，谁知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的老妈是蔡国人，蔡国人就帮着佗把免给杀了，佗就当了陈厉公，厉公生了个儿子，就是公子完。厉公有个爱好，喜欢偷偷摸摸到蔡国去泡妞，结果世子免的三个弟弟公子跃、公子林和公子杵臼设了个局，找了一个漂亮妞把厉公骗到了蔡国一

个草屋里，兄弟三人就把叔叔给剁了。那一年，公子完六岁。

兄弟三人回到陈国，还好，不仅放过了公子完，还对他不错。三兄弟依次当了陈国国君，分别是利公、庄公和宣公，宣公的世子公子御寇跟公子完十分投契。后来，宣公和小老婆生了个小儿子叫公子款，决定让公子款继位，就把公子御寇给杀了。公子完怕连累自己，于是就跑到了齐国，投奔齐桓公。

公子完的名声一向很好，齐桓公见到他之后也很喜欢，于是要让他做卿，相当于副总理。公子完坚决拒绝，说自己是个落难之人，有口饭吃就很感激了。于是，齐桓公让他做了工正。什么是工正？组织部长吧。

国懿仲也很喜欢他，招他做了女婿。这样，公子完很快在齐国站稳脚跟并且混进了上流社会。

一次，齐桓公去公子完家中喝酒，喝得高兴，眼

看天黑，齐桓公要挑灯接着喝，公子完坚决拒绝。“做部下的，白天可以占用主公时间，晚上不可以。”公子完说。齐桓公很高兴，从此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由于齐桓公将公子完的采邑封在田，公子完就以田为姓，是后来田姓和一部分孙姓的祖先。

为什么要单独来说公子完？因为他的名字叫完，这意味着他将会结束什么。

——齐桓公的三宠

公子开方成了齐国的大夫，他知道齐桓公的三大爱好，于是苦练基本功。

白天，公子开方苦练射箭，目的是要陪齐桓公打猎；晚上，就住在国家大妓院，为的是调查清楚每个性工作者的长相、性格、服务特点，以便今后与齐桓公一起嫖娼的时候能够给齐桓公挑出称心如意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公子开方不仅箭术

高明，在国家大妓院也是门儿清，哪个姑娘叫什么，哪里来的，长得怎样，性格如何，在床上的特点怎样，甚至经期是每个月的哪几天，一一都记在心头，比老鸨还要清楚。

准备工作做好了，公子开方请求跟随齐桓公一同打猎。齐桓公本来就喜欢公子开方，自然同意。一打猎才发现，公子开方竟然是一把好手，不仅车前马后伺候得周到，箭法也是一流。打猎之后，难免一同喝酒，这时候，公子开方就开始介绍国家大妓院里新来了什么人，什么人在床上最有情趣等等。齐桓公来了兴趣，于是一同前去国家大妓院，按着公子开方的指点，果然每一次都很爽。

“人才啊。”齐桓公打心眼里认为公子开方是个人才。

人才不止公子开方一个。

齐桓公有一个小内侍，名叫貂。听这名字，还挺

名贵。小内侍是干什么的？就是在后宫跑腿的小孩。貂是专门服侍齐桓公的，小孩够机灵，齐桓公也挺喜欢他。

后来有一天，管小内侍的主管来找齐桓公汇报工作。

“主公，貂不能干下去了。”主管说。

“为什么？”

“这小子那话儿流脓了。”主管说。他是个太监，把遗精说成流脓，宫里都这样说。后宫里，除了最高领导能射精，其他人都只能流脓。

“那打发他吧。”齐桓公下令。那时小内侍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小阉了的，也就是太监，这就一辈子在宫里了；另一种是没有阉的，一旦流脓了，就必须出宫，否则怕他的脓到处流，那就麻烦了。就这样，貂被送出了宫，回到自己家里。

离开了最高领导，貂觉得很不适应，好像生活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意义。

“我可以没有爹没有娘，不能没有主公啊。”貂很痛苦，他很羡慕那些阉了的小内侍，可以永远在最高领导的身边。

“孩子，别痛苦了，过几天给你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他爹娘这样劝他。

貂对娶媳妇没有兴趣，长期呆在宫里，他有些性变态。如今他只想着要回到宫里去，要回到齐桓公身边。

“要这个鸟东西有什么鸟用？”那一天，貂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脱光了裤子，看着自己的那话儿懊恼，恰好手边就有一把菜刀，当时一激动一上火一咬牙，右手操起菜刀，左手握住自己的那话儿，就是一刀。

手起刀落，刀过肉落。

一年之后，貂重新在后宫上岗了，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流脓了。

齐桓公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了伟大领袖献身的人。

从那以后，貂就叫竖貂，因为他是个太监。

雍巫，字易牙，齐国特级厨师。

易牙原本是鲍叔牙店里的大厨，后来齐桓公登基，听说易牙的菜做得好，就向鲍叔牙要了过来。

易牙的手艺名不虚传，不仅菜做得好，还总是变换着花样来满足齐桓公的口腹之欲，齐桓公想吃什么，他就想方设法去弄什么。

这一天，易牙烤了一头乳猪，外焦里嫩，再抹上蜜糖，齐桓公咬了一口，大声叫好："哎呀，真好真好。乳猪就是比老母猪好吃，乳猪这么好吃，不知道婴儿是不是也这么香。"

齐桓公就随便说了这么一句，易牙记在心上。

第二天，易牙上了一盘粉蒸肉。

齐桓公尝了一口，又香又嫩。

“易牙，这是什么肉？比乳猪还嫩啊。”齐桓公问。

“婴儿肉。”易牙回答。

“啊。”齐桓公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他想不到易牙竟然弄了婴儿肉来，“哪里来的？”

“主公，昨天主公说想吃婴儿肉，我把自己三岁的儿子宰了，做成粉蒸肉请主公尝尝。”易牙从容地说，似乎他杀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头猪，而且是邻居家的猪。

齐桓公再也吃不下去了。

虽说是吃不下去，齐桓公认为易牙能够把儿子做成粉蒸肉给自己吃，那该有多么的爱自己啊。

公子开方、竖貂、易牙，齐桓公最宠爱的三个人，齐国人称之为三宠。为了侍奉齐桓公，一个舍弃父母和世子宝座，一个舍弃了自己的命根子，一个宰了自己的儿子，他们是多么的爱齐桓公啊。可是，有人不这么认为。谁？管仲。

——向南看？向北看？

称雄中原，齐国已经称雄中原。

但是，人的胃口是无限的。

“仲父，咱们什么时候讨伐楚国？”齐桓公的目标是楚国，只有征服了楚国，才能够真正说自己是天下的盟主，是真正的联合国老大。就像后来的美国，不能搞垮苏联，就算不上真正的老大。

“不行，楚国太强大，咱们还要发展才行。”管仲如此说。

五年之后，齐桓公问同样的问题：“仲父，我们

的国力增强了一倍，是否可以攻打楚国？”

“不行，楚国现在用子文为总理，国家安定团结，也不到处惹事，我们出师无名。”管仲如此说，他始终在关注着楚国，对于子文，他非常赞赏。

又过了五年，齐桓公又问这样的问题：“仲父，可以攻打楚国了吗？”

“还是不行，如今南面无事，反而是北面的戎狄强大起来，若是我们攻打楚国，戎狄趁机来攻打我们，那就失算了。依我看，先扫荡北面，再说南面。”管仲的战略视角很广，不仅仅盯着南面的楚国。

对于齐国来说，北面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敌人。

很快，管仲的话应验了。

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燕国前来告急，山戎入侵，抵达不住，恳请齐国出兵救援。

救不救？

“救。”齐桓公和管仲的意见完全一致，没这事

还想打山戎呢。

大家记得吗？当年齐僖公的时候，山戎曾经穿过燕国来打齐国，被齐郑联军击败。

——北伐

先来补习一下世界历史知识。

周朝初期，四周都是蛮夷，这些蛮夷的出处在哪里？当今有说法，说全世界的人都来自非洲。我们就不从非洲开始讲了。

戎狄基本上被认为是同一起源，按着《史记》上关于匈奴的介绍，他们是夏朝的同族，也就是大禹的后代，说起来，也是黄帝的子孙。不过后来地处偏僻，逐渐与中央政府感情淡化，到了夏朝末年，就已经脱离中央政府了。再经过商朝的五百年，就彻底成了外民族。

但是从根本上说，那还是炎黄子孙。

东面的夷不同，他们是商朝的同族，到了商朝末期也是纷纷闹独立。周朝接管天下之后，东夷更不服气，于是被灭。说起来，也是炎黄子孙。有些韩国人总说孔子是韩国人，有道理的，因为韩国人是被姜太公赶到朝鲜半岛的东夷后代，而孔子是商朝王族后代，三千年前，他们是一家的，再望上数，黄帝也是韩国人了。所以，中国人都是韩国人，只是先有中国，后有韩国，没办法，我们直到今天还叫中国，因为中国的习俗是儿子跟着老子姓。

而南蛮的情况略有不同，南蛮是有苗的部落，是被黄帝击败向南迁移的，此后一直南迁，到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当然，后来大家都是亲戚了，不打不成亲嘛，这是后话。

现在再来看一看春秋时期的中国东北部地理形势。

在齐国灭了莱夷之后，直至大海都是周朝的地盘。实现了“率土之滨，莫非王有”。

但是，在北面不同，那里的戎狄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为什么？因为东面是大海，莱夷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之后融入周朝，要么摇着小船逃往朝鲜半岛，当韩国人的祖先去了。总之，根据地被端了，没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了。而北面不同，因为那里是茫茫的草原，鬼子们打不过就跑，追都追不上，过几年再来。

齐国的北面紧挨着燕国，燕国的地盘在今天河北的东部，首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燕国南面是齐国，西面是北戎，北面是山戎，东面是渤海和黄海。

燕国的开国君主是召公奭，是邵、燕两姓和一部分盛、林、廖姓的祖先。召公和周公一样在中央担任领导，同样是世袭职位。召公的儿子在燕国任国君，

立国的时候四面都是敌人，属民中多半都是戎狄，辛苦经营之后，将东面和南面的戎狄兼并，成为中原国家的北面屏间。但是，由于地处偏远，长期与中原国家隔绝，与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之间拉开了距离，成为一个半戎狄国家。

只是到了近年，北面和西面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燕国才开始加强与内地的联络。

现在，北面的山戎来侵，燕国抵挡不住，急忙向齐国求救。

“还好成立了联合国。”燕庄公感慨。

在组织联合国军还是齐军单独行动的问题上，管仲和齐桓公的想法不一样。

“我看还是联合国军吧，这样也可以显示我们盟主的力量。”齐桓公说，好久没有当盟主的美妙感觉了。

“我看还是齐军单独行动吧，一来，各诸侯国有远有近，等他们来，黄花菜都凉了；第二，此去北面作战，地形崎岖，我们对戎狄的底细也不了解，可以说是一次冒险，若是胜了，一切都好，若是失利，岂不是让诸侯小看我们？所以，还是不带他们的好。”管仲的想法更加谨慎。

齐桓公没有说话，看那意思颇有些不愿意。

“主公，管总理说得有道理，若是联合国军出动，到时候指挥也是个问题，别再拖累我们。不过，我们不妨请鲁国出兵，一来鲁军颇有战斗力，二来两个国家也算是联合国军了。”隰朋出来出个折衷的主意，算是给了齐桓公和管仲两个人的台阶。

果然，两人都同意。

于是，管仲和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隰朋前往鲁国，请鲁国出兵，两国军队在燕国会齐。

出发之前，管仲命令准备一万个布袋。干什么用？

谁也不知道，不过大家知道，管仲不会无缘无故准备这些布袋，一定能用上。

齐国大军来得十分神速，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山戎。

山戎探知齐军来援，不敢交手，直接撤军。于是，齐军长驱直入，来到燕京。燕庄公亲自出城迎接，设宴欢迎。

根据燕庄公的介绍，此次前来侵犯的是山戎的令支国，地点在今天的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一带。这个山戎国家十分恶心，动不动前来抢劫，燕国已经多次吃过他们的亏。

“老燕，你放心，我们不来也就算便宜他们，既然来了，那就不会放过他们。”齐桓公说，他在路上已经和管仲商量好了，这一次要消灭山戎，永绝后患。

“那太好了，无限感谢啊。”燕庄公高兴坏了，他求之不得。

齐军休整三天，一边休整，一边等待鲁军前来会合。

三天时间，大家也没有闲着。

管仲制定的策略是这样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准备之战。在稳扎稳打的同时，最好能够找到与令支有仇的其他山戎国家的配合，由他们带路或者打头阵。将近三千年以后，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采取的“鬼子进村，汉奸带路”的策略，就是从管仲那里学来的。

一方面，管仲让燕庄公派出特务前往令支侦查。另一方面，燕庄公提出，在燕国的西北有一个山戎国家名叫无终，地点在今天河北张家口以及内蒙南部，无终国与令支国是世仇，与燕国关系和睦。

“管总理，按照您的构思，无终国倒是个天然盟友。”燕庄公提出。

“好，就是他们了。”管仲当即拍板，决定邀请无终出兵，三家合兵一处，讨伐令支。

于是，燕庄公准备了金银财宝，请无终国出兵，配合联合国军队扫荡令支。

无终会拒绝吗？换了谁谁也不会拒绝。

现在，黄金组合成立了。

——鲁国忽悠了齐国

第三天的时候，隰朋来了。

“鲁军到了吗？”齐桓公问。

“到不了了。”隰朋摇摇头。

原来，隰朋到了鲁国，将燕国求救的事情说了一遍，递上国书，请求鲁国出兵，与齐国组成联合国军队，讨伐山戎。

鲁庄公紧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此事。这个时候，施伯、曹刿、曹沫等人都已经鞠躬尽瘁了，鲁庄公心里没底。

“出什么兵啊？山戎来了，齐国挡着啊，干我们屁事？再者说，山戎可不是好惹的，山高水远的，别说打仗了，走到那儿都累个半死了。”公子庆父头一个反对，他是庄公的大弟弟，现任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都反对了，谁还愿意出这个头？

御前会议迅速达成一致：不出兵。

问题是，盟主来招，粗暴拒绝的话，那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了，得罪了齐国，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怎么办？

办法很简单：答应出兵，故意磨蹭。

于是，鲁庄公召见隰朋，答应出兵，并派庆父为主将。隰朋很高兴，心说鲁国真是兄弟，帮起忙来这么爽快。

可是，随后隰朋就发现事情不对了。第一天，庆父说要调集战车；第二天，说是老婆病了；第三天，干脆不见隰朋，手下人说是庆父也病了。隰朋就觉得不对劲，这磨磨蹭蹭，好像根本就不打算出兵，找来

齐国办事处的人去侦查，结果说是鲁国军队没有任何调动的迹象。

“马拉戈巴兹，忽悠我。”隰朋本是个斯文人，也忍不住要骂人了。

怎么办？前线还等着消息呢，自己不能就这么耗下去。没办法，隰朋骂骂咧咧，第二天快马北上，向齐桓公报告情况。

到了这个时候，隰朋是真的佩服管仲，当初幸亏没有组织联合国军，鲁国都不愿意出兵，其他国家估计也都会玩这个阳奉阴违的把戏，到时候一个国家也不响应，联合国非黄了不可。

“收拾了山戎，再收拾鲁国。”齐桓公也很生气。

——挺进内蒙古

根据《东周列国志》的介绍，无终国派遣了大将虎儿斑，率领骑兵两千前来助阵。

管仲登台号令，令虎儿斑率领无终军队为前部，兼向导和特务团的任务，正印前锋为国防部长王子成父亲自担任，管仲和齐桓公统帅大军为中军，燕庄公带领燕国军队为后应。此外，粮食转运使，也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交给鲍叔牙担任。

令支国不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守牧国家，自己有地盘，还有首都，虽说也放牧，却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因此，令支国与后来的匈奴并不一样，匈奴是游牧国家，敌人来了就跑，可是令支国有城池，跑还不好跑。

令支国国君名叫密卢，手下头号大将速买。

“齐军来了，怎么办？”两人商量，结果速买献了一个埋伏计。

速买率领令支骑兵在齐军来路上设了埋伏，要给齐军一个迎头痛击。具体过程不说了，速买的伏兵正好遇上了虎儿斑，于是山戎兄弟之间大战一场，虎儿斑人少，杀了一阵，人又少了一半。眼看就要全军覆

没，王子成父的齐军赶到，一通狂杀，速买的部队抵挡不住，好在是骑马，再加上地形比较熟，大部分逃走，小部分被歼。

齐国大军来到的时候，战场上正在收拾尸首，看过去，死的都是山戎人，一半无终，一半令支。还好，打了一仗，齐军没什么伤亡。

“虎儿斑，你就带路就行了，别再打了。”管仲挺人性，再派他们打前锋，怕一个也回不去了。

虎儿斑挺感激，一路带领齐军，向令支国首都进发。

这一天，来到了伏龙山，过了伏龙山，就是令支国都。伏龙山上，令支国大军驻守，狭窄的山口，都用大石头堵住，无法通行。靠近一些，山上就有石头滚下。

大军就地扎寨，这个时候，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令支军阻断了各处水源，方圆十里之内，无处取

水。

没有水，怎么办？打井。问题是，在哪里打井？

“找蚂蚁窝，有蚂蚁窝的地方就有水。”隰朋建议。

于是，找蚂蚁，找了半天，找不到。

“夏天热，蚂蚁在北坡；冬天冷，蚂蚁在南坡，如今是冬天，一定在南坡。”隰朋又说。

于是，在南坡找，果然找到。就在蚂蚁窝的地方挖坑，遇上隰朋，这窝蚂蚁倒了霉，可是真的就挖到了水。

有了水，齐军军心稳定。

“主公，我知道芝麻岭一带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令支国都，不妨派一支部队偷袭敌后。”虎儿斑献计。

于是，管仲分五千兵给宾须无，由虎儿斑带路，步行偷过芝麻岭，约好六日之后，直取令支国都。

第五天傍晚，管仲命令拿出携带的布袋，全部装满土，放上战车。

次日天亮，齐国大军全体待命。到中午，管仲见山头上令支军乱窜，知道一定是宾须无开始攻打令支首都，令支军队要回救了。

“出发。”管仲下令，齐军战车出动，来到山口，卸下布袋。一万个布袋，一顿饭的功夫，竟然将山口堆出一条路来。而山上的令支军早已经全军撤退，根本无心防范齐国大军。

大军过了伏龙山，直奔令支国都，恰好遇上令支军与宾须无的部队混战，齐国大军自然不会客气，一拥而上，令支军呼爹喊娘，被砍得七零八落，密卢和速买只带了几个亲兵逃走，投奔另一个山戎国孤竹国去了。

齐国大军占领令支国都，随后燕国军队也到。

齐桓公自然不会歇着，在令支国后宫好好潇洒了一回。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4章

第34章：鲁国爱情故事

休整三天，管仲决定讨伐孤竹国。

说起孤竹国，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家。“不食周粟”的故事里讲到两个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肯吃周朝粮食的兄弟，就是孤竹国的公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后来孔子说他们两人是“求仁得仁”，可是周朝王室早就想灭掉孤竹。

如今，机会来了，作为周武王的后代，管仲决定要完成祖宗的遗愿。

孤竹国在哪里？今天河北唐山和辽宁锦州一带。

——进军东北

从令支到孤竹，也就是从内蒙到东北，道路十分艰难。齐军遇山开路，逢水搭桥，艰难进发。经过数日跋涉，齐军直逼孤竹国都无棣。

孤竹国派出黄花元帅迎战，哪里是齐军对手，大败回城。

大敌当前，怎么办？投降还是逃跑？孤竹国展开讨论。最后的结论是：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逃跑。

谁投降？投降的任务交给了黄花元帅。

当天晚上，孤竹国国君达里呵带队，全城军民弃城而逃，全部逃进周围山中。

第二天一早，黄花元帅请密卢和速买吃早茶。

“怎么这里这么静？人都走了？”密卢还问呢。

“没错，你们把齐军引来了，我们不跑怎么办？”黄花元帅回答。

“那元帅怎么还不跑？”密卢问。

“我不能跑，我要投降。”

“你投降？那我们怎么办？逃跑？还是投降？”密卢没主意了。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为什么？”

“死人还要操心吗？”

密卢还没有回过神来，速买发现不对劲了，急忙拔刀，哪里来得及？刀还没有拔出来，人头已经落地。黄花元帅手下刀斧手一拥而上，将令支国的人一个不留，全部砍头。

齐军准备攻城，却发现城头上没有一个人。空城计？

正在疑惑，城门大开，就看见黄花元帅率领十多个兵丁徒步出来，手中拎着两颗人头，走近了看，一个是密卢，一个是速买。

“我们投降，特杀死令支国国君进献。”黄花元帅投降来了。

“城头怎么没有人？”管仲问。

“报告总理，自从被你们打败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小国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就建议国君达里呵赶快投降，谁知道他还不肯，率领全城百姓向北而逃。我是想投降的，就杀了这两个家伙，前来投降。”

管仲还是不太相信，命令虎儿斑率领无终部队随黄花元帅先进城探看。不多久，虎儿斑回来报告：城里空无一人。

——老马识途

攻占了孤竹首都，却是一座空城。毫无疑问，等齐军一走，孤竹国君又会回来，今后照样为患中原。

“达里呵逃去哪里？”管仲问黄花元帅。

“逃去大夏国，准备向大夏国借兵来对抗齐国。总理如果要追，我愿意带路。”

“好，现在就出发。”管仲急于歼灭孤竹国君，当下下令辎重留在孤竹国都，大军轻装追击，只留下燕国军队守城。

齐国大军吃了饭，黄花元帅带路，向北进发。

从河北到东北，再到内蒙，两天时间，齐军马不停蹄追击孤竹国君。

“过了前面这片戈壁就是大夏国境内了，穿过去就能追上达里呵。”黄花元帅颇有信心，依然在前面带路。

突然，风沙大作，迎面不见人。等到风沙过去，黄花元帅不见了。地上，有几具尸体，正是那几个监视黄花元帅的齐军。

到这个时候，管仲明白了，这是上当了。连战连胜，自己放松了警惕。

现在，路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路在哪里。

四面望去，哪里都是陌生，哪里又都似曾相识。看天空，黄沙漫漫，根本看不见太阳。

“探路。”管仲派出士兵，沿着八个方向找路。一个时辰过去，没有找到一条路，也没有找到一处水源。

茫茫沙海，四望无边。找不到路，大军就只能渴死在这里。

狡猾的孤竹人，想出了这样一条狠毒的计策来。

关键时刻，管仲没有慌乱。

“虎儿斑，把你最老的几匹马拉过来。”管仲下令，虎儿斑急忙将最老的几匹马拉过来。

“放开它们，让它们自己走。”管仲又下令，虎

儿斑不知道管仲要干什么，只得照办。

齐桓公也觉得很困惑，仲父这是要玩什么游戏？

“仲父，您不找路，放马干什么？”齐桓公问。

“主公，俗话说老马识途，这几匹马是老马，又是无终国的马，对这种地形最为熟悉。我们只需要跟着它们走，一定能找到出路。”“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

几匹老马慢慢悠悠地走，走一阵，果然找到一片草地，吃一阵草，继续走，大约两个时辰之后，前面竟然是一片绿洲，有水有草。大家定睛一看，正是来时的路。

一片欢呼。

出了一身冷汗的齐国君臣决定要给孤竹国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孤竹国一定以为我们还在沙漠里转悠，我们连

夜回军，出其不意，全歼孤竹军。”管仲建议，齐桓公大声赞成。既然齐桓公都赞成了，谁还敢嫌苦嫌累？

齐国军队连夜起程，第二天傍晚已经回到孤竹国都，派特务进城打探，这才知道齐军出发当天，孤竹军队便从山中杀回，燕国军队抵挡不住，逃往山中，孤竹国夺得齐军大量辎重，十分高兴，日夜饮酒庆祝。

“灭了他们。”管仲下令。

齐国大军如狼似虎一般扑向孤竹国都，孤竹国君臣做梦也没有想到齐军这么快就杀了回来，当下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管仲可不像从前那么心慈手软，凡是孤竹国军队、君臣，见一个杀一个。可怜孤竹国被杀得日月无光，全军覆没。

这是管仲担任总理以来，齐军杀人最多的一次。

——燕国从此强大

灭了令支，灭了孤竹，无终将军虎儿斑也见识了

齐军的力量。

也就是说，山戎从此之后不能再对中原造成任何威胁了。

燕庄公率领着燕军从山里回来了。

“老燕，这次我们算是斩草除根了。这样，令支和孤竹虽然被灭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几十年后又是祸患。这两个国家就都归燕国了，你要派人把守。”齐桓公辛辛苦苦打下了两个山戎国家，却把地盘给了燕国。

“这怎么行？这应该是齐国的土地啊，我不能无功受禄。”燕庄公没有想到天上掉馅饼，不敢要。

“不是我谦让，齐国与这两个国家并不接壤，无法管理，还是给燕国。”

两个国君谦让了一阵，最终，燕庄公才算接受。

燕庄公就把燕军分一部分驻扎孤竹，一部分驻扎

令支。从此之后，燕国疆土扩大五百里，人民增加数十万，一跃而成为北方大国，为成为战国七雄奠定了基础。

从孤竹回到燕京，燕庄公设宴三天，款待齐国将士。

齐桓公班师回国的那一天，燕国全国军民列队欢送，燕庄公一路相送，依依不舍。

“今后，我们就是齐国的兄弟，齐国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皱个眉头，不是好汉。”燕庄公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什么好听说什么。

“客气客气，其实，帮助燕国也是我们的义务，谁让我们是盟主呢？今后，我们共同来为周朝的复兴奋斗吧。”齐桓公的政策水平挺高，讲的都是大道理。

一路说话，大家都忘了走到了哪里，直到有人提醒：“主公，咱们已经到齐国了。”

大家这才发现，不仅仅是到齐国，而是进了齐国五十里了。

按着规矩，国君送国君，是不可以送过界的。送过界了，那就是送人的国君自降身份了。

燕庄公无所谓，现在就是给齐桓公叫干爹他也心甘情愿。

可是，齐桓公觉得不妥了。自从出征山戎，一路上他的表现都像圣人一样，如今出了这个小意外，那是要保持形象的。

“来人，把这里以北割让给燕国，从此这里就是齐燕的边界。”齐桓公下令。救人命，还要送人土地，太高尚了。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燕庄公一连声的“不行”，他怎么好意思要？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齐桓公的话自然不

会收回，无可奈何，燕庄公收了地，不敢再送了，只能目送着齐国大军走远。

那之后，燕国在这里筑城，城名就叫做燕留，以纪念齐桓公对燕国的恩德。

——以德报怨

北伐取得了全面胜利。

对于齐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战争的胜利，北伐的胜利至少具有下列这些方面的伟大意义：

首先，这是中原国家对戎狄国家的一次压倒性胜利，大长了中原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其次，这次战争检验了齐军的全天候全地理作战能力，增强了讨伐楚国的信心；

再其次，这次战争的胜利提升了齐国的威信，提

升了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号召力，也提升了诸侯国对联合国的信心。

齐桓公非常高兴，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他决定，把令支国和孤竹国后宫的美女们都送去国家大妓院，让广大淫民也分享一下胜利的成果。

好好休息了几天之后，齐桓公想起鲁国来了，想起鲁国，他就有气。他决定攻打鲁国，所以找来管仲商量。

“仲父，鲁国当初忽悠我们，现在我们得胜回来，是不是该收拾他们了。”

“这个，我看，算了吧。”没料到，管仲反对。

“为什么？”

“一来，大家从孤竹回来，都累了，该歇歇了；二来，快过年了；三来，鲁国也不那么容易打；四来，鲁国是最讲究羞耻的国家，你打他不如羞辱他，骂他

不如讽刺他，我看咱们不如把这次抢回来的宝物送些给他们去祭祀周公，他们一定会感到惭愧的。”管仲的主意不仅不打，还要给他们送东西。

“有道理。”齐桓公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小谷城

齐国大胜归来的消息传到鲁国，鲁国君臣都有些坐立不安，担心齐国会来兴师问罪。

这一天，鲁庄公正在那里发呆，隰朋来了。怎么办？硬着头皮，鲁庄公接见了隰朋。

“隰大夫，这个，恭喜啊，祝贺啊，这个，啊，欢迎啊。”鲁庄公不知道该说什么。

“托主公的福，齐军大胜而归。我家主公特地派隰朋前来进献山戎的宝物给贵国，祭祀周公。”隰朋说完，呈上清单，鲁庄公一看，哇噻，果然都是宝物。

“这，这，唉，不说了，舅舅对鲁国那是没得说，隰大夫，今晚上我请客。”鲁庄公感动了，感动得掉

下了眼泪。为什么这么感动？按照周朝的礼节，诸侯国讨伐外族得到的宝物是不能转赠其他诸侯国的，只能进献给周天子。如今齐国把讨伐山戎的宝物给了鲁国，在周礼上只能勉强说过去，因为周公享受天子祭祀标准。这充分说明，齐桓公对鲁国是十分尊重的。

感动之后，鲁庄公感到惭愧，打心眼里的惭愧。

鲁庄公请隰朋退下，先去国宾馆休息。之后令人把庆父给找来了，庄公要骂他。

“你看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你忽悠人家，如今人家回来了，不仅不责怪我们，还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宝物，你就不惭愧吗？啊。人跟人的境界咋就差这么多呢？今天晚上的国宴你就别参加了，回去反思吧。”鲁庄公把庆父痛骂一顿，把庆父吓得半死，灰溜溜走了。

晚宴上，大家喝得烂醉，隰朋一高兴，把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鲁庄公，鲁庄公这才知

道原来是管仲他老人家的主意，他太感激了。

第二天，鲁庄公派了鲁国最好的设计师和工匠前往齐鲁交界的小谷，干什么？管仲的采邑在那里，鲁庄公要给他修一座城，一座全中国最新潮最舒适的小城。

第二年，小谷城落成了。

——鲁庄公的爱情故事

庆父很沮丧，他知道，这一顿骂不仅仅是一顿骂这么简单，他的损失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庆父的沮丧是有道理的。

鲁庄公一共是兄弟四个，他是老大，老二是庆父，老三是叔牙，老四是季友。其中，季友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又贤能，庄公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

鲁庄公一直没有立世子，为什么？没有儿子？不是，另有缘由。

原来，鲁庄公十六岁的时候，就跟齐襄公刚出生的女儿定了婚，那都是文姜办的事。后来鲁庄公一天天长大，可是小媳妇还在长牙，一时半会发育不上来，就算发育上来，那也要满十五岁才能嫁过来。

那一天，鲁庄公去朗台游玩，就在那里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

鲁庄公在别墅的阳台上看见了一个姑娘，一个十分美貌的姑娘，美貌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王祖贤那样的，一看就很纯但是很有性格。

“就是她了。”鲁庄公来了感觉，派个近侍去把“王祖贤”给召来。

近侍去了，直接来到“王祖贤”面前。

“姑娘，我家主公请你去一趟。”近侍说话很牛。

“你家主公？你家主公是谁？”“王祖贤”竟然

不买账。

“是谁？鲁侯啊。走吧，别废话了，跟我走。”

“走？凭什么让我过去？本姑娘不去。”

“嘿。”近侍瞪了眼，这姑娘胆子也太大了，鲁侯叫她也敢不去。

“你去不去？”近侍吓唬“王祖贤”。

“不去。”“王祖贤”不怕。

近侍没脾气了，干这行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德性，除了吓唬人，没别的本事。他也不敢来硬的，鲁国是讲究礼仪的国家，你一个男的如果跟个女的打起来，路过的人都会来打你。你说“我不是男的，我不男不女”，那也不行。此外，近侍也看出鲁庄公喜欢这个姑娘，真把这姑娘惹恼了，主子面前说几句坏话，那是吃不了兜着走。

正在僵持，鲁庄公自己来了。

原来，鲁庄公在阳台上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姑娘挺有性格，有意思。

鲁庄公走近了一看，哇，这“王祖贤”比远看还要好看呢。

“姑娘，我来了。”鲁庄公亲自上前搭讪，那近侍急忙躲到了一边。

“你好。”“王祖贤”打个招呼，也不害怕。

“姑娘贵姓？”

“姓党。”

“芳名？”

“孟任。”

鲁庄公知道，这附近有个小财主姓党，这姑娘该是党的女儿，名叫孟任。

“我是鲁侯，想请姑娘到舍下小叙，赏个脸吧？”鲁庄公发出邀请。

“不去。”孟任一口回绝。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孤男寡女的，有什么好叙？无非就是要把我弄上你的床。”孟任的直率令鲁庄公惊讶，从来没遇上这样的一个。不过想想也是，自己无非就是想把她弄上床而已。

“就算是，被我临幸，有什么不好？”既然被说破了，鲁庄公也来直的。

“有什么好？始乱终弃而已，今后嫁人都嫁不出去。”

“那就嫁给我吧。”

“你说的啊，你要答应我做夫人，那我就去，否则，死在这里也不跟你去。”

“那好，让你做夫人。”

“不行，你发誓。”

“我发誓，若是不立你做夫人，出门被车撞死。”

“还不行，割臂为誓。”

“好。”鲁庄公拔出刀了，在胳膊上就是一下，鲜血流了出来。

“老公，咱们走。”

夕阳下，孟任挽着鲁庄公的手，走进了庄公的别墅。

多么浪漫的爱情故事啊，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礼教之邦的鲁国。

——偷小叔子

孟任终于还是没有当上夫人，不是庄公说话不算数，而是文姜坚决不同意。虽然没当上夫人，孟任还是享受了夫人的待遇，不仅基本垄断了鲁庄公的床，而且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文姜。

孟任生下一个儿子，叫做公子般。

与孟任真心相爱的鲁庄公是真的不想娶齐襄公的女儿，他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可是，最终在文姜以死相威胁的情况下，他还是迎娶了齐襄公的女儿。那一年，齐襄公的女儿二十岁，就成了哀姜。按着规矩，娶夫人是要两个从嫁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哀姜的堂妹，称为叔姜。

娶回哀姜来没几天，孟任就撒手人寰了。鲁庄公很伤心，他是真心爱着孟任的，因为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也正因为想念孟任，鲁庄公对哀姜没什么兴趣。哀姜虽然长得如花似玉，又是夫人，却长期得不到庄公的雨露滋润，相反倒是叔姜更受欢迎，频频被庄公光顾，不久就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开。

现在，鲁庄公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孟任所生的公子般，老二是风氏所生的公子申，老三就是公子开。按着规矩，接班人的首选是嫡长子，也就是说应该是哀姜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问题是，哀姜连生孩子的机

会都没有。没办法，世子的位置只好空着。

哀姜很悲哀，这也是为什么被谥号哀姜的缘故。眼看着受冷落，眼看着多情反被无情恼，哀姜要想办法了。哀姜也是个女人啊，是杏花总是要出墙的，不出这边的墙，就出那边的墙。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5章

第35章：鲁国四兄弟

公子庆父，二十八岁，身高一米八五，体重八十公斤，身材健壮，五官雄伟，善于讲黄段子。

这样的男人，是天生的理想情人。

哀姜，二十二岁，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五十五公斤，桃眼杏腮，性生活严重得不到满足，时间充裕。

这样的女人，是天生 touqing 的对象。

很快，哀姜用一个眼神把庆父勾搭过来，庆父则用一个黄段子把哀姜抱到了床上。

yiye 情开始了，随后是难舍难分。

鲁国历史上著名的 touqing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俗话叫做：偷小叔子。

一偷二偷，两人偷得海誓山盟起来。

“亲爱的，等那个老东西死了，你当国君吧。”哀姜开始打这个算盘。

“宝贝，那你就当夫人，我们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庆父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

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庆父又把叔牙给笼络过来了，答应叔牙一旦自己登基，就让他做理。两人原本就是同母兄弟，感情一向比较好。

内有哀姜，外有叔牙，庆父开始做起国君梦来。

——老大死了老四死了

庄公四兄弟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庄公为人善良，但是不够果断；庆父倒是很果断，不过很残忍；叔牙是个二愣子，缺心眼；而季友身上有所有人的优点，而且是个正直的人。

关于季友，是有一段故事的。

季友出生之前，老爹鲁桓公请了一个算命的来算，算命的一算，说道："这是个儿子，名字叫友，长大了是个总理的材料，可以光宗耀祖的。如果他死了，鲁国就不行了。"

别说，算命的那是真有两下子，生下来一看，是个儿子，不仅是个儿子，手上天然有一个"友"字，所以就叫季友了。算对性别那不是本事，连名字都算出来了，那绝对是真功夫。

由于哀姜一直没有孩子，而鲁庄公的身体一天比

一天差，接班人的问题也就一天比一天紧迫。鲁庄公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传位给公子般还是庆父，在鲁国，传位给弟弟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庆父因为那个忽悠计策挨了骂，对于他的“竞选”是个很大的利空。

转眼又是一年，这一年是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鲁庄公的病越来越重，基本上就要鞠躬尽瘁了。

躺在床上，鲁庄公让叔牙来。

“兄弟，我就快不行了，你觉得谁来接班好些？”鲁庄公问，他还在犹豫。

“二哥啊，兄终弟及，在情在理啊。”叔牙脱口而出，力挺庆父。

“好，你出去凉快一会吧。”

鲁庄公打发了叔牙，又让季友进去。

“兄弟，我快不行了，刚才叔牙说让庆父接班，

你觉得怎么样？”鲁庄公有上气没下气地问。

“不行，庆父刻薄残忍，做事不管后果，上次忽悠齐国的事情您忘了？再说，您跟大嫂当初怎么约定的？已经对不住大嫂了，不能再对不住她的孩子啊。听我的，就立公子般，我会全力辅佐他。”季友回答得很果断，他说的大嫂，就是孟任。

鲁庄公点点头，他觉得还是季友的话有道理。

如此重大的事项，鲁庄公原本应该早就处理好，却拖到临死才来决定，可以说是典型的优柔寡断。

季友不一样，他善断，而且一旦决定，下起手来决不手软。

叔牙在外面等着，一边做着总理的白日梦。这个时候，一个内侍走了过来。

“主公说了，请您移步到针季大夫家中等消息。”内侍传达最高指示，叔牙一听，有门，高高兴兴去了针季家里。

过了一阵，针季回来了。

“哎呦，公子久等了。”针季还挺热情。

“你从宫里来？”

“是啊，主公让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你看看。”针季拿出一个瓶子来。

“我看看。”叔牙不知道是什么，拿过来看，等到他看清楚了，脸色也就变了。

瓶子上写着：鸩，剧毒，请勿食用。

问题是，国君送给你的，那就是给你食用的。

“这。”叔牙傻眼了。

“主公说了，如果你自己喝，全家平安保险，待遇不变；如果你不自己喝，那你们全家都得喝，你看着办吧。”针季说，其实他在瞎编，他只是不想自己动手。

叔牙想了想，自己喝也是喝，别人给灌下去，那也得喝，还把老婆孩子搭进去。算来算去，自己喝比较合算。

没办法，叔牙把鸩给喝了，然后离开针季家回家。你说叔牙要是有点头脑，出门找个旮旯去呕吐一把，说不准就死不了。可是他哪里懂这些，懂这些他就是季友了。

回到自己家门口，叔牙咕咚倒在地上，算是死在自己家里了。

谁杀的叔牙？不是庄公，是季友。

季友知道，要对付庆父，就必须杀掉叔牙。

鲁庄公在叔牙死的当天晚上鞠躬尽瘁了。

——公子般死了

季友立公子般为鲁国国君，庆父少了叔牙，孤掌难鸣，只好强忍了。

可是，没有了叔牙，还有哀姜。为了哀姜，为了爱情，为了事业，庆父不会忍下去的。

其实，庆父对于现在这个局面是早有准备的。除了 A 计划，庆父还有 B 计划。

在庆父的家里住着一个人，此人叫圉人荦。圉人是什么？就是养马的人。为什么庆父要养着这样一个人？自有原因。

圉人荦在鲁国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他力大无穷，是鲁国的头号大力士，有很多女粉丝。

一年前，圉人荦遛马的时候路过梁大夫家，听到里面鼓乐齐鸣，好像在祭天。原来，鲁国一个冬天没下雨，鲁庄公特地派了公子般来这里祭天。圉人荦觉得好奇，看看吧，就上了墙头。望里探头一看，别的没注意，就看见一个美女也躲在角落里看祭天呢。

这个美女还真是个美女，就是梁大夫的女儿，公子般的情人。圉人犖不知道这些啊，看见是个美女，忍不住就想泡。怎么泡法？唱情歌。

圉人犖也不管人家正在祭天，也不想想是谁在里面，扯开嗓子就开唱，歌词是这样的："桃之夭夭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结兮，不能逾墙；愿同翼羽兮，化为鸳鸯。"什么意思呢？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桃树很茂盛，过了冬天会更芬芳；心事重重啊，因为不能翻墙与你相会；让我们长出翅膀，化作一对鸳鸯吧。

别说，这放马的还挺有才，应该是个文学青年或者流浪诗人之类。

圉人犖这几嗓子出去，基本上就是原生态唱法，说白了就是干吼，把梁家姑娘给吓坏了，也把公子般给惊动了。

"什么人？敢泡我的马子？"公子般大怒，派人将圉人犖给抓回来了，当时以扰乱国家祭天罪论处，当场打了两百鞭子，打得圉人犖浑身是血，伤痕累累，

要不是他壮得像施瓦辛格，早就死在鞭下了。

当天公子般回到宫里，把这事情跟鲁庄公说了，庄公挺紧张：“孩子，要打你就该打死他，否则，这人力大无穷，将来是个祸患。”

“他一个放马的，不怕他。”公子般当时不以为意。

公子般没有想到，庆父偷偷地把圉人荦弄到自己家里了。

B 计划开始了。

公子般登基两个月之后，姥爷死了。公子般跟姥爷的关系一向很好，他决定回到姥姥家去出席姥爷的葬礼。晚上，公子般就住在姥爷家里。

“兄弟，想报仇吗？”庆父叫来圉人荦。

“想，做梦都在想报仇。”圉人荦提起公子般就牙痒痒，不就唱了一首情歌吗？就挨了两百鞭子，都打成阳痿了，凭什么啊？

“那好，机会来了。公子般就住在他姥姥家，晚上你偷偷进去，神不知鬼不觉杀了他，之后我做主，把那个梁家的姑娘给你，怎么样？”

“多谢公子，万死不辞。”又报仇，又有美女得，谁不干？傻瓜才不干。

圉人荦是个傻瓜，可他以为自己不是傻瓜，所以他干。

天黑了，圉人荦来到了党家。庆父早就绘好了党家的地图，出发之前详细告诉圉人荦怎样走法。

圉人荦没费什么力气就跳进了党家大院，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公子般的卧房，然后一脚踢开门，闯

了进去。

公子般还没有睡觉，听见门开，抬头就看见圉人荦进来，吓了一跳。

“你要干什么？”公子般喝问一声。

“报仇。”圉人荦拔出刀来。

公子般见势不妙，好在剑在桌上，急忙抽剑。

前文说过，春秋时的公族是必须要习武的，国君也不例外。因此，公子般并不束手待毙，挥剑就砍。圉人荦是个亡命之徒，见公子般的剑砍过来，也不躲闪，竟然用左手去挡，剑砍断了手，又砍在头上，砍得头破血流。但是，圉人荦右手的刀已经贴身刺过来了，公子般来不及躲闪，那把刀从肋下插进去，直达心脏。

公子般就这样死了，仅仅当了两个月的国君。

院子里的卫士们听见格斗的声音，一拥而入，乱刀齐上，把个已经被砍得半死的圉人荦剁成了肉酱。

为了梁家的姑娘，两个男人就这样死了。

后来，不知道梁家的姑娘嫁给了谁。

不管怎样，B 计划成功了。

——公子开

公子般死了，季友闭着眼睛也能猜到是庆父干的。在季友的计划中，原本是要找机会赶走庆父或者干脆杀了他。现在看来，下手还是晚了。

怎么办？季友决定逃命，他在知道消息当天就逃去了陈国。

其实，整个鲁国都知道杀死公子般是庆父干的。

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按着哀姜的想法，直接就庆父当国君，自己当夫人了。

“不行，如果这样，恰好证明公子般就是我们杀的。忍一忍，先让小孩当吧。”这一次，庆父比较谨

慎。

两个小孩，一个公子申，一个公子开。庆父的想法，公子开岁数小，好忽悠，就立他。

于是，公子开成了鲁国国君，就是鲁闵公，当时八岁。

八岁的小屁孩，懂什么？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自己看见大姨妈和庆父叔叔就浑身发抖。而且，大姨妈和庆父叔叔喜欢抱在一起啃来啃去。

但是，他娘还在，他娘不傻。叔姜对哀姜和庆父之间的那档子事情十分清楚，她也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那就是个幌子，什么时候觉得碍手了，随时被干掉。怎么办？

那一天，哀姜出宫和庆父偷情去了，叔姜急忙叫人把闵公的老师慎不害给找来了。

“慎老师，救救我儿子啊。”叔姜关上门，就向慎不害求救。

慎不害早就猜到叔姜找他来干什么，当时四下看看，见没有外人，这才小声说：“你不说，我也在想这事呢。如今，能帮我们的只有季友了，得要想办法请他回来。”

“怎么请他回来？他还敢回来？”

“我有办法。”

老师就是老师，慎不害还真有办法。

慎不害的主意是什么？求助联合国。

闵公登基不到两个月，举行了第一次齐鲁高峰会谈，双方国君在齐国落姑进行了首次会面。庆父因为担心人身安全，没有陪同前往。

会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为什么说友好？因为这是舅姥爷和外孙之间的会面；为什么说热烈？因为闵公从一见面就开始哭，哭得齐桓公都有点伤心。其实，齐国在鲁国办事处的特务们早就向齐桓公作过汇报，所以桓公知道鲁闵公的境地有多么危险。

“孩子，别哭了，姥爷我知道你现在的难处，你说吧，你想怎么样？”齐桓公也没问闵公为什么哭，这么个小屁孩，问他也问不清楚。

“我，我不想当国君了，行不？”闵公哭着说。

“这不行。”

“我，我怕死。”闵公说得很可怜。

“这样，你把季友招回来，让他做总理，他会保护你。”齐桓公也想到了这一点，在鲁国，也只有季友是个人物了。

“他跑去陈国了，不敢回来了。”

“不怕，你让人去陈国找他，就说是我让他回来的，谁敢动他，我就动谁。”

——齐桓公的小算盘

季友从陈国回来了，因为有齐桓公的话放在那里，

庆父也不敢动他。

齐桓公派了仲孙湫去鲁国，要看看鲁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仲孙湫到了鲁国，分别会见了鲁闵公、季友和庆父。

会见鲁闵公时，老师慎不害作了陪同。基本上，鲁闵公没说什么话，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而慎不害对庆父不屑一顾，言谈之间似乎完全可以搞定庆父。会见庆父时，庆父拿了很多贵重物品给仲孙湫，非常巴结的样子。会见季友的时候，季友再三致谢，十分恭敬，但是有些话似乎欲言又止。

“兄弟，该出手就出手啊。”仲孙湫试探季友。

季友没有说话，伸出一只手来，然后放了下去。

“兄弟，多保重。”

仲孙湫回齐国了。

回去的当天，仲孙湫向齐桓公汇报工作。

“老仲，介绍一下鲁国之行的情况。”齐桓公很关心。

“基本上是这样的，闵公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他的师傅慎不害趾高气扬，不自量力，只怕也会死得稀里糊涂；庆父拼命巴结，还贿赂我，不用说，是有求于我们；我劝季友杀了庆父，他告诉我孤掌难鸣。主公，这么说吧，庆父不死，鲁国就安生不了。”仲孙湫说，他发明了一个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该出兵，杀了庆父？”

“不可以，我们没有借口。不如等他作乱，那时候名正言顺出兵。”

“那么，我们到时候兼并了鲁国怎么样？”齐桓公轻声问。

原来，齐桓公这样关心鲁国，果然是有目的的。

“不可以，鲁国虽然有庆父这样的人，但是也有季友这样的人，整个国家的秩序没有乱，我们无法兼并他们。”

齐桓公点点头，他知道齐国是不可能兼并鲁国了。他为什么没有请管仲来一同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他知道管仲绝对不会同意。那么，管仲不同意，仲孙湫也不同意，就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那也是无法实现的。

——公子开死了

一切都在仲孙湫的意料之中。

慎不害很得意，他觉得是自己救了闵公，所以这个国家都是自己拯救的。鲁闵公也忘记了自己的危险，他

喜欢黄昏没事的时候从小门溜出宫去，在大街上游玩。

而在暗处，庆父的眼睛始终盯着他们，就像夜晚的猫头鹰紧紧盯着地面上悠闲的老鼠和兔子。

哀姜几乎每天都会躺在庆父的怀里，催他早一点下手。

“亲爱的，快动手吧，难道你害怕他一个小屁孩子？你不下手，说不定季友就下手了。”哀姜等不及了，她实在太爱庆父了，希望早一点成为他的夫人。

“等等，我在想办法呢，要万无一失啊。”庆父在等待机会，借刀杀人的机会。

借刀杀闵公，是庆父的 C 计划。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譬如庆父这样的人。

闵公登基的第二年，一个傍晚。

庆父的朋友卜旖来了，怒气冲冲。

“公子，气死我了。”卜旖进门叫说。

“怎么回事？谁敢欺负你？”

“慎不害这个老王八，他仗着是主公的老师，抢了我的一块良田。我去找主公评理，主公还劝我让给他，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卜旖气得鼻子都歪了。

庆父心中暗喜，这不，机会来了！真是等什么就来什么。

“唉，我也是爱莫能助啊，他有主公撑腰，你那地就别要了。”庆父表面上劝，实际上在挑拨。

“主公是个小孩子，懂得什么？都是慎不害这个老王八作恶，公子，有什么办法对付他？”

“杀了他。”庆父笑道，见卜旖有些吃惊，接着说：“慎不害知道你恨他，他必然不会放过你，迟早寻个借口，就把你杀了。你不杀他，他就杀你，自己合计吧。”

卜旖正在气头上，听庆父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

“公子，你说得对，可是我要是杀了他，主公怎么能放过我？”

“这还不简单？你要是真想杀慎不害，我帮你杀，不过，你要帮我杀了主公。”

“什么？杀主公罪名不是更大？”

“不然，主公喜欢傍晚时候溜出来游玩，只带一两个随从，你找一个武林高手，神不知鬼不觉杀掉他，谁知道是你杀的？”庆父的主意不错。

“好，一言为定，我替你杀主公，你替我杀慎不害。”卜旖觉得这样挺好。

问题是，既然如此简单就能杀了闵公，为什么庆父不自己找人下手？庆父这个人十分狡猾残忍，杀人不仅要借刀，还要找替罪羊。上一次借助圉人荦杀了公子般之后，他还把圉人荦全家杀了，说是为公子般

报仇。这一次，同样的算盘，卜旖找人杀了闵公之后，他再杀掉卜旖全家，把自己撇干净。

卜旖难道就没有想过庆父为什么不自己下手这个问题吗？想过，不过他没想到庆父会那么狠，他的想法是：我帮你杀了那个小孩，等你当了国君，我岂不是头号功臣？我岂不是就该升官发财？

所以，替人杀人之前，一定要想好。

三天之后，C 计划开始。

闵公在天黑之后溜到了街上，他玩得高兴，越走越远，也就越逼近危险。

卜旖躲在暗处，看着闵公一步步走近。

“上。”卜旖下令，他找的杀手名叫秋亚，一个亡命之徒。

秋亚提着刀冲了出去，两个跨步来到了闵公的面前。闵公吓了一跳，没有等他开口说话，秋亚的刀已

经下来了，一个人头随之滚落在地。

闵公的两个侍卫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两把刀齐出，一前一后夹攻秋亚。用现在话说，那两个侍卫都是大内高手了，国家队的，而秋亚不过是个业余发烧友，怎么是两个大内高手的对手。只两个回合，秋亚被踢倒在地，生擒活拿。

卜旖一看，这不行啊，被捉了活口，自己会暴露啊。怎么办？幸亏卜旖身边带了七八个家丁，卜旖一挥手，大伙一拥而上，一通乱砍，砍谁？砍秋亚。眼看秋亚被砍成烂泥，一伙人唿哨一声，一齐跑了。那两个侍卫寡不敌众，眼看那一伙人杀人灭口而去。不过，两个侍卫认出来那一伙人是卜旖的家丁。

这一边卜旖杀了闵公，那一边庆父派人将慎不害一家灭门。这倒不是庆父说话算数，而是他恨慎不害入骨。

日期：2009-02-03　13:54:38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6章之一

第36章

季友第一时间知道了闵公被杀的消息，他早就警告过闵公不要上大街去玩，可是没有用。不用说，季友知道这一次又是庆父干的。

季友的第一反应跟上次公子般死的时候是一样的——逃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没有自己一个人逃命，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公子申的家里，当时公子申已经睡觉，季友不管那些，一脚把公子申踹醒。

“还有心思睡觉？快逃命吧。”季友一边说，一边把还在懵里懵懂的公子申拉出了家门，登上自己的车，一路快马加鞭，直奔邾国避难去了。

——庆父终于死了

C 计划执行得很好。

庆父已经准备好在第二天大会公卿，宣布自己继位，然后把杀害闵公的凶手卜旖全家灭门。至于季友，庆父决定暂时不动他，还要让他做总理，说起来，季友还是个人才嘛。

做了一晚上好梦，第二天庆父起床，洗漱好了，就要派人去召集公卿们来开会。

“公子，大事不好了。”有人来报。

原来，鲁国百姓都知道闵公被杀了，季友逃命了，也都知道就是卜旖和庆父合伙干的。一大早，曲阜城里全面罢市，有人高呼一声，成千上万人一起响应，响应什么？杀掉卜旖。

暴动的鲁国百姓手持锄头铁杈等等武器，杀奔卜旖家中，将卜旖全家老小全部杀掉。

“快跑吧，跑慢了，就来不及了。”手下人劝道。

庆父吓坏了，众怒难犯啊，要真是被暴民给围住

了，连求饶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庆父也逃了，逃去了莒国。

闽公死了，季友跑了，庆父跑了。

大家都不在了，哀姜心里也发毛了。怎么办？地球人都知道自己跟庆父是情人，暴民会不会闯进宫来将自己先奸后杀？

“我也跑。”哀姜也跑了，原本想跑去莒国跟庆父一起，想一想，庆父在鲁国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完蛋了，还跟他混没啥意思了。最后，哀姜决定跑到邾国，看看能不能勾搭一下季友。

“你以为你是谁？通吃啊？”季友没客气地拒绝了她，跟大哥上过床了，跟二哥也上过床了，现在又想上我的床？做梦吧。

不管怎样，庆父也逃走的消息让季友高兴。

你走了，我回去。

季友带着公子申回到了鲁国，闵公死了，现在最有资格继位的就是公子申。季友一面扶立公子申，一面派人前往齐国，寻求齐国的支持。

齐桓公派出高傒带一百乘战车到鲁国，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名义驻扎曲阜，维持秩序，安定人心。

公子申现在就是鲁僖公了，有维和部队撑腰，季友有了底气。但是他知道，真正要高枕无忧，只有杀了庆父。

庆父在莒国没有呆几天，就接到了莒国国君的逐客令。

“老莒，你怎么赶我走？”庆父有些恼火，他可是给了不少财宝的，怎么连个暂住证都拿不到？

“阿庆，这你不能怪我，你看，鲁国的外交照会都过来了，我怎么敢留你？”

“那，那把我的财宝还给我。”庆父急了。

“阿庆，你别给脸不要脸了。实话告诉你，鲁国的照会是请我把你杀了，我是看在那些财宝的分上放你一马。在我改变主意之前，你最好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庆父只好消失了，他带领随从们投奔齐国去了。

莒国国君笑了，他现在得了两份财宝：一份是庆父给的，一份是鲁国送来的。

“什么也不干，就两边得好处，这个生意合算。”莒国国君很得意，他觉得鲁国的钱很好挣。

庆父很郁闷，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混到这个分上。

可是，随后的事情让他更郁闷。来到齐国边境的时候，齐国拒绝他入境。

莒国要赶他，齐国还不让进，庆父没办法，就沿着莒国和齐国的边境走，来到了齐国和鲁国交界的汶水。渡过汶水，那里是公子鱼的采邑，庆父就投奔公子鱼了。

“子鱼啊，帮帮忙吧，去帮我向季友求个情，饶了我吧，我愿意从今之后就当个农民伯伯，老死在田间。”到了这个境地，庆父也够惨。

公子鱼觉得庆父挺可怜，答应去为他求情。

来到曲阜，公子鱼找到鲁僖公和季友，把庆父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又替他求情。

“叔，我看，就饶了他吧，好歹他也是我叔啊。”鲁僖公岁数小，心肠软。

“不行，你哥哥你弟弟都是他杀的，要不是我一脚把你踹起来，说不准你也被他杀了。这种人，不杀不行。”季友坚决不同意。

鲁僖公一看这个，心说：“那是你哥哥，你非要杀你哥哥，我也没办法。”

季友在打发公子鱼回去之前，把政策交待了一遍：庆父如果自杀，那么全家平安，舞照跳马照跑，大家还是亲戚；如果负隅顽抗，那就别怪大家不认亲戚了，舅子儿子全部戍边，老婆女儿卖去齐国国家大妓院。最后特别交待一句：你看着办吧。

公子鱼回去了，一路上就在想怎么跟庆父开这个口，这太残忍了。

想了一路没想明白，到了庆父房间门口，公子鱼也不敢进去，就在外面号啕大哭。

庆父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没戏了，他也猜到季友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无非跟当初叔牙一样。

“唉，算了，死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值。”

庆父上吊了。

一对情人，男的死了，女的怎么样？

哀姜在邾国听说庆父死了，她很伤心，她知道自

己也快了。

果然，齐国的特使来了。关于庆父和哀姜的事情，齐桓公都知道，既然庆父已经死了，齐桓公认为应该杀死哀姜，免得她回到鲁国继续勾搭别的男人，再次败坏齐国女人的形象。

“主公有令，”齐国特使也交代了政策，“自杀的话，运尸回鲁国，以夫人的身份下葬；不肯自杀的话，我帮你下手，尸体喂狗。”

哀姜哭了，她大喊一声：“庆父，等等我。”

然后，也上吊了。

又一段凄惨的爱情故事结束了。

为什么每一段爱情故事都这样凄惨？

——齐鲁不一样

拨乱反正了，安定团结了。

季友出任上卿，鲁国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这个时候，季友向鲁僖公提出一项建议。

“主公，你看，我们当初兄弟四个，为了国家的安定，不得不杀了二哥三哥，如今两家都落魄了，只有我一家又封地又加薪。说实话，我心里过意不去。你是我的侄子，二哥三哥的孩子也是我的侄子，我不忍心见他们混得这么惨。祖上教导我们亲亲上恩，我看，二哥三哥的后人也该加封，大家一起来掌管这个国家。”季友提出这样的建议。

僖公一个小孩，懂得什么？当场赞成。

于是，庆父的儿子公孙敖被封在成，就是后来的孟孙氏，公孙敖就是孟姓的始祖；叔牙的儿子公孙兹被封在郈，就是后来的叔孙氏；季友的采邑在费，又加封了汶阳，后来成为季孙氏，季友就是季姓的始祖。

三家组成了鲁国的“政治局常委会”，分别出任司徒（季孙）、司马（孟孙）、司空（叔孙），共同执掌鲁国国政，被称为“三桓”，因为三家都是鲁桓公的

后人。

历史上，季友的做法受到广泛批评，因为“三桓”后来成为三足鼎立，架空了国君，鲁国从此衰落。但是，人们忽略了鲁国的传统文化，从这方面说，季友所做的完全正确。

在这里，要回过头来说一说鲁国和齐国在文化上的差异。齐鲁齐鲁，其实，齐和鲁是有很大差别的。

前面说过，姜太公就任齐国国君，周公的儿子展伯禽就任鲁国国君，两人与周公谈论治国方略。姜太公的方略是“尊贤上功”，展伯禽的方略是“亲亲上恩”。

“鲁国的实力怕是不行了。”姜太公断言。

“鲁国虽然实力不行，但是，齐国恐怕迟早不是太公您的子孙所有。”周公说。

两人为什么这样说？

“尊贤上功”的意思就是让有能力的人管理国

家，让有功劳的人享受爵位。用现在话说，就是任人唯贤。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当然要强大。

“亲亲上恩”的意思是让亲人掌权，把好处给对自己有恩的人。用现在话说，就是任人唯亲。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怎么能不弱小下去？

后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齐国大量任用贤能人士，公族反而被冷落。我们看看齐桓公的手下，管仲和鲍叔牙都是外国移民后代，王子成父是周王室的后代，宁越、宁戚都是卫国移民，再加上公子开方、公子完等也是外国移民，而内阁里真正的公族只有隰朋、东郭牙和宾须无。

再看看鲁国，前前后后主要掌权人物都是公族，公族之外只有曹刿和曹沬稍受重用，也都不是核心决策层成员。

所以，两国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两国实力的差距，而且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齐国虽然强大，但是公族势力不够大，凝聚力也不够强，造成外姓越来越占据主动，最终，姜太公的子孙仅仅传到第二十四代，国家就被外姓篡夺了，这是后话。而鲁国尽管弱小，但是公族势力空前强大，外人根本难以进入高层，所以周公的后代一直传到第三十四代，鲁国才被楚国灭掉。这也是后话。

所以，在世袭社会，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之间是个巨大的矛盾，前者可以强大但是会引发动乱，后者稳定但是不能进步，因此，严重限制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唯有民主社会，才真正解决了这样的矛盾，因为国家不再是家族的，不再是某个集团的，而是全体人民的，因此任人唯贤也就不用担心被篡党夺权。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6章之二

第36章：庆父死了

——万事俱备

现在，南面的鲁国彻底成了齐国的后院，而北面的燕国早就是齐国的跟班了。再加上东面的大海像齐国的天体浴场一样，齐国可以说有种舒适的感觉。

那么西面呢？

西面出事了。

齐国的西面是邢国和卫国。邢国在卫国的北面，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一带，邢国的北面则是叫做赤翟的狄人。

赤翟穿越邢国，长驱南下，进犯卫国，卫国此时是养鹤的卫懿公，结果被赤翟攻破首都，卫国伤亡惨重。

这一段，前面已经有过交待。

齐桓公接到卫国的求救之后，组成了齐、宋、曹三国军队的联合国军，遗憾的是，他们到得太晚了，或者说，卫国实在太不堪一击了。

联合国军来到的时候，赤翟已经抢掠完毕，风光北上，顺道攻击邢国。于是邢国求救，等到联合国军来到邢国的时候，邢国都城也被破了，老百姓跟着邢国国君叔颜逃到了夷仪。

是追击赤翟还是先帮助邢国复国？

“不必追击，赤翟不是我们的大患，放过他们。”管仲建议，赤翟虽然实力超过卫国和邢国，但是并不能对齐国构成威胁。

这个时候的管仲，已经把眼光放在了南面。

齐桓公于是在邢国停留，因为邢国国都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齐桓公下令三国军队就地驻扎，然后从齐国调运材料和食品，派遣工匠人手，帮助邢国在夷仪建造新都城。

半年之后，邢国新都城建成，邢国全国上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编了许多民歌歌颂齐桓公。

邢国问题解决之后，齐桓公索性命令三国军队及工匠南下卫国，又从齐国运送材料，在楚丘为卫国建造新都城，半年之后完工。

现在，来盘点一下齐国最近几年的成绩。

救燕国，灭掉山戎的令支和孤竹；帮助鲁国平定内乱；帮助邢国和卫国建造都城，恢复国家。

齐国四周的国家都成了齐国的铁杆兄弟，而其他的中原国家也都纷纷前来归附。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机会。

什么机会？伐楚。

——出师有名

第二年，也就是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齐

国终于决定伐楚。

二十九年，管仲二十九年里一直在谋划着这一天。

说起来，齐国也是被逼的。

楚国自从楚成王登基之后，十五年没有侵略过中原国家。这十五年，楚国跟齐国一样在发展经济。

可是，当齐桓公名声大噪、威风八面的时候，楚成王坐不住了。

“喂，看看人家齐国，人家都当盟主了，诸侯们都听他的。可是咱们南蛮子的帽子还没摘掉，还是流氓@国家啊。不行啊，怎么说咱们也要跻身中原，咱们也要当盟主。”楚成王发话了。

“这个，这个，”总理子文有些尴尬，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他显然不如管仲那么优秀，但是如今楚成王提到了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大王，齐国人家励精图治三十年了，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咱们还是别惹他们。”

“不行，咱的实力也不比齐国差，凭什么不如他们风光？”

“那，那这样吧，郑国就是咱们的邻国，又是中原的中心地带，咱们如果拿下郑国，不是就等于拿下一个桥头堡了？”子文出了这么个主意。

按着子文的想法，郑国离楚国近离齐国远，而且跟齐国的关系一般，齐国未必会来救郑国，这样不是就能避开跟齐国正面冲突了？

打心眼里，子文有些惧怕齐国。

“也好。”成王想想，贸然去跟齐国拼命还真没有把握，不如先拿郑国开刀。

就这么着，楚国出兵车四百乘，由国防部长斗廉和弟弟斗章率领，讨伐郑国。一仗下来，活捉郑国大将聃伯。

郑国急忙派人前往齐国求救。

“怎么办？”齐桓公问管仲。

“怎么办？办了楚国。”管仲咬着牙说。

第一次南北战争就要打响了。

一场战争，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管仲知道，楚国不是山戎，楚国远远比山戎要难对付。要攻打楚国，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动联合国军队；第二，要攻其不备。

实际上，在郑国求救之前，曾经有江国和黄国来请求齐国伐楚。

江国和黄国都是淮上的小国，两个国家都是嬴姓国家。过去，两个国家都在楚国的胁迫下加入了南联盟，但是，楚国对他们实在太苛刻了，他们很想投入到联合国的怀抱中来。

“我们愿意加入联盟，听从盟主的指挥。我们希望盟主能够讨伐楚国，解散南联盟。”江国和黄国的

使者表达了这个意思。

齐桓公很高兴，有了江国和黄国这两个桥头堡，是不是可以讨伐楚国了？

“不行，我们没有讨伐楚国的借口，而且，这样大张旗鼓讨伐楚国，没有必胜的把握。”管仲反对，不仅反对打楚国，甚至反对接纳黄国和江国加入联合国。

“为什么？怕激怒楚国？”齐桓公有些不高兴，心说仲父你是不是太胆小怕事了？

“不是，我是为江国和黄国考虑。主公想想，这两个国家临近楚国，远离我们。如今脱离楚国，投靠主公，若是楚国攻打他们，怎么办？我们能救一次，能救两次，但是每次都能救吗？一次不救，他们就会亡国。所以，不让他们加入联合国才是在帮助他们。”管仲的话句句有理，都是替江国和黄国考虑。

可是，齐桓公不愿意，自己作为盟主，怎么能拒

绝别人加盟呢？谁当盟主，会不想自己的队伍壮大呢？

最终，齐桓公接纳了黄国和江国加入联合国。（管仲死后，楚国果然讨伐黄国和江国，齐国没有救援，两国因此灭亡。这是后话。）

——管仲妙计

郑国求救，管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倒让齐桓公有些惊奇。

“仲父，我们怎么救郑国？”齐桓公问。

“我们不救郑国。”管仲的话音刚落，齐桓公的眼珠子就瞪上来了，怎么老管又要掉链子？

“我们直接打楚国，”管仲接着说，不仅没有掉链子，反而更强横，“我们攻打楚国，楚国必然从郑国撤军，也就等于我们救了郑国。”

齐桓公一听，这个主意好。

“我们怎么打楚国？”齐桓公又问。

“我们不打楚国。”管仲又说不打楚国，把齐桓公弄得发愣，心说老管吃错药了？怎么东一句西一句的。

“我们打蔡国。”管仲又要打蔡国。

“仲父，一会打楚国，一会打蔡国，到底打谁？是不是我要再问，就该打鲁国了？”齐桓公真有点生气了，气得想笑出来。

“主公，当然是打楚国。不过，打蔡国就是打楚国。我们以打蔡国为名，召集诸侯出兵，打了蔡国，向南迈一步不就是楚国了？我们不说打楚国，就是要麻痹楚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齐桓公服了，拐这么多弯的主意，也就是管仲这样档次的人能想到啊。

可是，凭什么打蔡国？

打蔡国的理由不用管仲提醒，齐桓公自己也知道。

原来，蔡穆公的妹妹嫁给了齐桓公，算是齐桓公的三号夫人，就叫蔡姬。

蔡姬长得还不错，只有一点不好，就是直肠子没心眼。有一天齐桓公高兴，带着蔡姬在湖里划船，蔡姬故意把船摇来晃去，以为齐桓公喜欢。齐桓公受不了，他本就是个旱鸭子，他害怕啊。

“亲爱的，别摇了。”齐桓公小声说。

“那多不刺激，我偏摇，嘻嘻。”蔡姬说，还摇。

“不要摇了。”齐桓公有些不高兴。

“我就要摇，嘻嘻嘻嘻。”蔡姬觉得自己挺可爱。

“你他妈的别摇了。”齐桓公急了，大骂起来。

船靠了岸，齐桓公的脸色吓得煞白。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你回老家去吧，齐国不欢迎你。”

得，就为这个，齐桓公把蔡姬赶回蔡国了。

浪漫过头了，就容易闹离婚。

原本呢，齐桓公也是一时生气，赶走了蔡姬还挺后悔。虽说蔡姬缺心眼，但缺心眼有缺心眼的好处啊。后宫这么多女的，像蔡姬这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还真没有第二个。这么说吧，蔡姬就属于那种看着挺讨厌，但是看不见了还真有点想的类型。

如果蔡穆公能够好好沟通一下，替妹妹认个错，齐桓公也就派人去把蔡姬接回来了。

可是这蔡穆公跟他妹妹一样属于一根筋，一看妹妹哭哭啼啼给退货了，火就大了。

“妹妹，别哭，三条腿的猪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他不要你，咱们找更好的，绝不当活寡妇。”蔡穆公说到做到，还挺有办法，没过多久，把妹妹弄去楚国，给楚成王当小@老婆了。

多好的哥哥啊。

齐桓公本来还等着蔡姬回来呢，听说蔡姬被转嫁给楚成王了，十分恼火，早就憋着劲要去打蔡国了。

如今，这正好就是一个讨伐蔡国的借口。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7章之一

第37章：第一次南北战争

破坏盟主婚姻，拐卖良家妇女，公开勾结楚国。

基本上，以上就是蔡穆公的罪名了。

这个罪名是站得住脚的，当初齐桓公赶回蔡姬，并没有写下休书，《史记》上的说法是“归蔡女而不绝也”，也就是说，送回娘家，但是没有离婚。这就对了，既然没有离婚，那就还是齐桓公的老婆，你把人家齐桓公老婆给了楚成王做老婆，以上的三条罪名还不同时成立？

听说是打蔡国，中原各国都踊跃响应号召参加联

合国军，这样一盘小菜，谁不想去锦上添花？

——八国联军

各国均是国君亲自带兵，他们是盟主齐桓公，鲁僖公、宋桓公、陈宣公、曹昭公、卫文公、许穆公，就连郑文公也带兵加盟。联合国军队合共八国，简称八国联军。此外，燕国、邾国、徐国等国家也都申请加入，出于路程太远、实力太差等原因，管仲婉言谢绝了他们。

齐军作为主力，出战车三百乘，带甲战士两万人，由管仲担任主帅。其余七国均出战车一百乘，加上齐军，合计一千乘战车。其中，卫国的战车和战士都是齐国支援的，不过来凑个数。

齐国此时的总兵力为战车八百乘，带甲战士六万人。由于西面还要防着北戎，再加上打一个小小的蔡国如果出动太多兵力，必然引起楚国怀疑，打草惊蛇。因此，齐国只出三百乘战车，但是，战士都是精英部队。

第一次南北战争拉开了序幕，参战双方是齐国为首的北方联合国军队和楚国为核心的南方的南联盟。迄今为止，这将是春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

齐桓公三十年（前656年）春天，齐国军队誓师南征，同时约好各国在蔡国取齐。

竖貂请求出任先锋，管仲给了他这个面子。管仲难道不知道这个宦官不会打仗吗？当然知道，管仲之所以同意，一来蔡国不堪一击，只要是个活人当先锋，都能拿下；二来让竖貂当先锋，也显得齐军南征没什么大的志向，可以麻痹楚国人。

可是，管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错了。

管仲犯错的时候不多，算上当初没有射死公子小白，这应该是第二次。

——竖貂的算盘

这是竖貂第一次担任这样的独立指挥官，他耀武

扬威地率领战车一百乘出发了，直抵蔡国都城上蔡。

为什么竖貂请求担任前锋？第一，蔡国就是白菜，这一仗没什么风险；第二，嘿嘿，第二嘛，到了就知道了。

齐国军队抵达城下，扎好营盘，城上看见，急忙关上城门，全城动员防御。

竖貂并不急着攻城，而是派心腹手下进城，说是齐国来使。

竖貂派人去干什么？要贿赂。

“齐国大军随后就到，到时候攻破城门，玉石俱焚，识相的，出点血，我家先锋给你们求求情。”竖貂派去的人就这样对蔡穆公直接点出来。蔡穆公吓得个半死，一听有这个门路，急急忙忙从国库里收拾了一车金银宝贝给送去，表示愿意投降，同时把另一个妹妹嫁给齐桓公，算是给补一个。

竖貂一看，高兴坏了，这仗还没打，就又发财又立功了，这个差事真好。

收了一车金银财宝，竖貂派人向齐桓公汇报，说是蔡穆公看见齐军如此威武，直接就要投降，请指示。

齐桓公一想，管仲不是总说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吗，那就准他们投降吧。可是，他没想到，管仲这一回不同意了。

“不接受投降，蔡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管仲当场否决。

“为什么？”

“如果不打楚国，就准他们投降，大军就不用去了。如今要打楚国，如果蔡国投降了，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蔡国集结重兵了，那么一旦八国联军在蔡国集中，楚国人一定会发现我们要打他们。到时候他们提前防御，我们就难办了。”管仲的分析头头是道。

于是，桓公传令，不接受投降，一定要打下蔡国。

竖貂有点傻眼，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啊，人家的

金银财宝已经收了，可是上面不准蔡穆公投降，这可怎么办？吃进来的还能吐出去？那绝对不干。

竖貂又派了心腹进到城里，把齐桓公拒绝投降的事情通报了蔡穆公。

“这，这怎么可能？这不是老齐的风格啊。”蔡穆公有些惊讶，还有点怀疑，当然，还觉得竖貂该把那车金银财宝给送回来。

到了这个时候，竖貂的心腹只能说实话了。

“蔡侯啊，实话跟你说吧。不是我家貂爷拿钱不出力，也不是我家貂爷在齐侯面前没面子，这个事情有内情。”竖貂的心腹说，来之前，竖貂就这么交待的，说实在不行就说实话。

“什么内情？”

“你说你一个小小蔡国，齐侯派我家貂爷率领一百乘战车来就解决了，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又是齐侯和管总理亲自领军，又是联合国军。实话告诉你吧，你别跟别人说。齐侯此次攻打蔡国是幌子，真实的目

的是借这个幌子偷袭楚国。你说，要是准你投降了，联合国大军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集结？那不是等于告诉楚国我们要打他们吗？”为了那一车财宝，什么实话都说了。

蔡穆公目瞪口呆，仔细想想，自己这只小鸡确实够不上联合国军这把牛刀的。

“那，那我该怎么办？”蔡穆公没了主意，哪里还有心思去想把那车金银财宝要回来的事情。

“我要是你，今天晚上就跑了，傻瓜才在这里等死。”

当天晚上，蔡侯收拾了宫里的金银财宝，带上老婆孩子，连夜出逃，投奔楚国去了。

竖貂高兴了，这下放心了，他就担心蔡穆公被齐国抓住之后，会把自己索贿受贿的事情捅出来，所以才出主意让他跑。如今蔡穆公跑了，谁知道自己收了他的金银财宝？

——军机泄漏

蔡穆公逃跑，蔡国都城上蔡陷入混乱，公卿大夫们想要投降，又听说齐桓公不接受投降，怎么办？没办法，有的逃出城去，到乡下躲避，有的就住在城里，赌管仲不会乱杀人。守城军士听说最高领导跑了，其他领导躲了，谁还傻卖命？

“回家喽。”士兵们一哄而散，什么都不要了，各自跑回家陪老婆孩子去了。

城门大开，你不让投降，我们非要投降，生米煮成熟饭，看你们接不接受。

竖貂不敢进城，一来怕中埋伏，二来上面说了不接受投降，你进城了，等于事实上接受了投降，那是违抗最高指示啊。

三天之后，齐国大军来到，其余七国诸侯也都前来会师，八国联军就在上蔡城外扎营。

竖貂把情况作了汇报，齐桓公气得哭笑不得。

“隰朋，你辛苦一趟。蔡国的公卿你最熟，进城去把那没跑的找出来，让他们出来维护城里的秩序。告诉他们，我们大军秋毫无犯，不进城了。”管仲派隰朋去办这个事，隰朋去了。

齐桓公在齐军大营设宴，款待七路诸侯。

七个诸侯中，许穆公是抱病前来，宴席上又喝得多了一点，当晚竟然死在营中。算起来，也算是为了联合国事业因公殉职。

管仲下令八国联军哀悼三天，随后令许国军队护送灵柩回国。

现在，八国联军变成了七国联军。

七国联军在哀悼结束之后，挺进楚国。

七国联军浩浩荡荡，向楚国进发。眼看就要离开蔡国，进入楚国地界。

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

在楚国境内，一辆豪华马车停在路边，豪华马车的旁边，站着一个人。

那辆车十分扎眼，因为实在是太豪华了。

“老弟，你看那是什么人？”管仲问季友。季友此次随鲁僖公出征，他和管仲一见如故，因此两人在一辆车上边走边聊。

“管兄，我看事情有些不妙。你看那辆车，那是鲁国产的鲁庄公二十五型，专供各国公族使用，我记得楚国曾经派人来采购，专供楚国王室使用。你再看那个人，大夫打扮，拱手而立，但是不卑不亢，并无惧怕。依我看，这个人是楚王的特使，在这里专门等待我们。如果我猜得不错，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楚国识破了。”季友的一番分析，滴水不漏。管仲原本也这样想，听季友这样说，点点头，更加肯定。

大军前哨越过边界，进入楚国。

“齐军的弟兄们，远道而来辛苦了，麻烦各位给齐侯传个话，就说楚国使臣屈完在这里恭候多时，请求觐见。”路边的那人高声说道，果然是楚国使者。

管仲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看来，军机泄漏了。怎么泄漏的？管仲不知道，他万万没有想到泄漏军机的就是那个当前锋的宦官竖貂。

原来，蔡穆公带着一家老小到了楚国，直接投奔楚成王去了。

“哎哟，来探亲怎么不先通知一下，我们也好布置欢迎啊。”楚成王看见蔡穆公的时候，还开个玩笑呢。联合国军讨伐蔡国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楚国驻齐国的地下办事处随时监控着齐国军队的动向，一有动静，立即派人通报。

对于联合国军讨伐蔡国，楚成王的态度就是假装不知道。他也知道齐国现在很强大，再加上手中还有

个联合国，最好不要跟齐国直接对抗。所以，楚成王没有派兵去救蔡国的想法，甚至根本没有通报蔡国。

“大王啊，我可不是探亲，是齐国为首的八国联军讨伐我，我这才逃跑了来投奔大王。”蔡穆公不知道楚成王是在跟他开玩笑，还以为楚成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嗨，那你为什么不投降啊？”楚成王笑道。

“不瞒大王，我是准备投降，可是人家不准我投降。”蔡穆公倒说了大实话。

“不对啊，我知道管仲从来不拒绝别人投降的，为什么拒绝你？”楚成王有些奇怪了，他怀疑蔡穆公是不是在骗他。

“大王啊，我这来投奔你，也是来给你通风报信来的。他们不准我投降，是因为打我是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在蔡国集结，偷袭楚国。大王啊，看来，你还蒙在鼓里呢。”

楚成王愣了，他笑不出来了。他是个聪明人，不用再问“真的吗”这样的问题。

“子文？怎么办？”楚成王已经没有心思再开玩笑了，他赶忙问子文。

“大王，如今之计，紧急调集四百乘战车，准备迎敌，一面派人招斗廉兄弟火速归来，保卫国家。此外，派人去边境迎候齐国军队，代表大王与齐国进行和平谈判，谈得来则谈，谈不来也等于告诉齐国我们有准备了，让他们不敢轻易进攻。”子文比楚成王沉着，当下分派了任务，楚成王这才安心一些。

原来，楚国共有战车一千两百乘，比齐国还要多三百乘，但是，楚国地大，除了前往攻打郑国的四百乘战车之外，一时也就能征召到四百乘。

至于派去迎候齐国军队的使臣，子文派了大夫屈完。为什么派屈完？一来，屈完是公族，有资格代表成王说话，二来，屈完此前多年在齐国担任地下办事

处负责人，能言善辩，精通齐国话。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7章之二

——风马牛不相及

就在路边，联军总指挥管仲和楚国使者屈完进行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原话十分精彩，照录一遍，然后翻译。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候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隶。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给？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屈完问：“你们住在北方，我们住在南方，因此牛马发情追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没想到你们进入了我们的国土，为啥？”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授权我们先君太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我们特来征收贡物；还有，当年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我特来查问这件事。”屈完回答说：“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一问吧！”

“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出自这里。

周昭王的事情，交代一下。当初周昭王讨伐楚国，

结果大概是船翻了，死在江里。管仲把这笔帐就记在了楚国身上，说起来，昭王是穆王的父亲，管仲是穆王的子孙，管仲也是顺便替祖先讨个公道。不过人家屈完回答得也不差：那不赖我们，他自己掉下去的。

基本上，第一次会谈就是这样的，大家站着，连座谈也算不上。

这算什么？算是两个文明人吵了一架。

屈完的任务完成了，他的任务就是来告诉联合国：我们早就有准备了。

屈完走了，管仲下令大军继续前进，进入楚国国境，直抵陉山，在汉水北岸扎下大营。

与此同时，汉水南岸，楚成王亲率楚国大军，也扎下大营。除了楚国本国的四百乘战车，又从南联盟国家紧急征调两百乘战车，共是六百乘战车，扼守南岸。与此同时，斗廉兄弟正率领四百乘战车火速赶来增援，很快，南联盟就将在战车数量上处于优势。

南北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齐桓公和管仲，楚成王和子文，同一个时期最出色的两对搭档。

齐桓公是准备南渡的，他坚信齐国率领的联合国军所向无敌；南面，楚成王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八百乘战车的楚军不会有对手，对面的齐军虽然生猛，但是算上卫国的战车，齐军只有四百乘战车，其余六个诸侯国的战力不敢恭维，只有郑国军队和鲁国军队还算马马虎虎过得去。

就在两国君主准备开战的同时，两国总理却不这么想。

对于管仲来说，偷袭失败实际上就意味着战争结束，现在要做的是如何体面收场。对于从来没有交过手的齐军和楚军来说，谁胜谁负难以意料。楚国地大人多，地形复杂，即使联合国军取胜，也无法消灭楚军；相反，如果战败了，齐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就会立即崩溃。权衡利弊，管仲决定不冒这个险。

对于子文来说，齐国是个强大的对手，齐国也远比楚国富庶。如果开战，楚国就算胜了，但是从此结怨齐国，今后必然征战不断，楚国的国力将无法支撑；如果输了呢？联合国军长驱直入，楚国就有亡国的危险。权衡利弊，子文也决定不能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管仲和子文互相敬重，也互相敬畏，因此不愿意与对手交手。

就这样，联合国军和南联盟在汉水两岸僵持一个多月，从春天到了夏天。

“秋天之前一定要结束。”管仲和子文都这样想，因为秋天是农忙的季节，士兵们要回家收割。

——和平协议

“大王，我们还是跟齐国讲和吧。如果齐国不同意，其余各国一定不满，联合国军的士气就会受挫，那时我们再与他们决一死战不迟。”子文向楚成王建议。

“那好，尽快吧。”楚成王早就在这地方呆腻了。

子文再次派出屈完，不过这次给了充分授权：向周王室进贡的事情你就能答应齐国。但是，割让土地没门，寸土不让。

就这样，屈完坐上小船，去了对岸。

谈判非常顺利，宾主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这一次不再是马路边上的会谈了，齐桓公让易牙弄了一桌大餐款待屈完。

屈完转达了楚成王和子文总理对齐桓公和管仲总理的问候，随后提出楚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第一，楚国认错，愿意向周王室进贡茅草十车，以示楚国是周朝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第二，南联盟愿意与联合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永保和平大业，楚国愿意成为联合国观察员；第三，希望联合国军队后退三十里，表达诚意；第四，在楚国交验茅草贡品之后，联合国军队撤军；第五，楚国停止侵略郑国并归还郑国被俘人员，齐国也撤出蔡国，蔡国国君认错后回到

本国。

为什么进贡茅草？因为在楚国最早建国的时候，周王室祭祀祖先用来酿酒的茅草都是楚国提供的。

齐桓公看了管仲一眼，管仲点点头，齐桓公于是一拍桌子：“成，就这样了。”

屈完吃完了红烧狮子头，又大赞一番易牙的手艺，坐着小船过去对岸了。

“仲父啊，就这么爽快答应他们的条件，太便宜他们了吧？”齐桓公虽说同意了五项基本原则，心里还是不大愿意，大老远跑来，一支箭也没放就回去了，太没面子。

“主公，楚国和山戎不同。当初北伐，就是要灭了山戎，所以穷追到沙漠。而讨伐楚国，不是要灭了他们，而只是要他们臣服，承认是大周的属国，向王室进贡。如今他们也认错了，也要进贡了，也就等于承认我们联合国盟主的地位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了，难道非要打仗吗？人家知错就改了，我们再打人家，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管仲这么说，前因后果，说得清清楚楚。

齐桓公听着有理，但还是有些郁闷。虽然有些郁闷，还是下令联合国军拔寨都起，后撤三十里下寨。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8章

第38章：管管周王家务事

“什么？这么爽快就同意了？”楚成王有些诧异，他以为怎么着齐国也该提点类似把成王的妹妹嫁给齐桓公之类的要求呢。这下倒好，连讨价还价都免了。

“就这么爽快，而且，他们已经后撤三十里了。”屈完说，这两趟跟齐国打交道，他认为自己算是立了

大功了，因此非常得意。

楚成王有点后悔，早知道这么简单，根本就不派人去谈判了。

“子文，看这样子，齐国人是害怕我们，我们不跟他们签和平协议，立马渡江，与他们决战，你看如何？”条约还没签，楚成王就准备撕毁。

屈完一听，愣了，楚成王这样做，不是把自己扔旱地里了吗？自己今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大王，不妥吧？咱也是泱泱大国，不能说了不算吧？”屈完当场反对。

楚成王没理他，等子文的意见。

“大王，我认为屈大夫说得有理。第一，齐国以讲信用著称，也因此让诸侯信服。如今他们是七个国君在这里，我们去了一个大夫，人家七个国君没有欺骗我们一个大夫，我们却要欺骗人家。虽说我们是南

蛮子，这点信用还是应该讲的。第二，管仲是什么人？那是圣人哪，后撤三十里，不远不近，说不好就是个陷阱，等我们渡江的时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那我们不是自找没趣？我看，这个协议就这么签了，咱们也不损失什么，无非是十车草而已。”子文的分析很有道理，楚成王听了，似乎真是这样，就算楚军渡河，也未必就能战胜联合国军队。

既然想通了，楚成王索性表现得更大度一些。

“屈大夫，还是你去一趟，带着一车进贡的茅草给他们验，再带上七车金银财宝，给对面的七个国君一人一车，就说是大家辛苦来一趟，我不能做东，只好赠送车马费。”楚成王够大方，要让联合国军队看看自己的实力。

屈完又到了北岸，这一次不再是小船，而是大船，因为有八辆车要载过去。

上岸之后，屈完驱车向北，二十里处见到一座军

营，数一数，一百乘齐军战车，战士都是最精猛的。屈完明白，这些齐军一定就是防备楚军渡河的。看来，子文真是料事如神。

来到联合国军大营，屈完觐见齐桓公，呈上国书，交割了珠宝和进贡用的茅草。

齐桓公大喜，当场将茅草验明，发还屈完，让他们自己送去周朝王室。七车珠宝中，将六车珠宝分送六路诸侯，剩下一车，令人单独送往许国，齐国分文不取。

屈完看了，暗中佩服。

“大夫辛苦啊，稍后请品尝我们做的红烧肘子。趁现在空闲，来看看我们的军队。”齐桓公邀请屈完阅兵，要让他看看联合国的军威。

“荣幸荣幸。”屈完也想看看。

于是，齐桓公带着屈完来到中军点将台上。一旁，

管仲指挥七国军队演练阵型。一时，鼓声大震，号角齐鸣，七国军队喊声阵阵，进退有序，十分威武。屈完注意到，齐国军队始终在南方，他知道，这是要随时提防楚军。

“我有这样的军队，什么地方不能攻克？什么对手不能战胜？”齐桓公故意这样对屈完说。

“在下不敢苟同，”屈完是楚国著名的利嘴，当然不会吃亏，他很沉着，“主公代替周王室号令天下，若是以德服人，谁敢违抗？若是想靠武力的话，楚国虽然是偏僻小国，但是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就算贵国有百万雄师，有什么用武之地呢？”

齐桓公一听，这小子嘴挺硬。不过再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老屈，你真是个人才啊。”齐桓公夸奖屈完，也算给自己一个台阶。

“主公，承蒙您宽宏大量，原谅了楚国的过失，

让我们也有幸加入联合国，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签约了？”屈完给了齐桓公一个下不来台，现在赶紧拍拍马屁。

齐桓公果然又高兴了。

签约仪式也就是歃血为盟的仪式，联合国都是君主出席，楚国则是屈完代表楚成王。从内容来说，楚国处于下风，因为内容就是楚国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承认楚国是周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从形式来说，楚国又占了上风，因为人家都是国君，楚国则连总理都没有来。

好在，大家心照不宣。

第一次南北战争，浩浩荡荡，双方纠集了两千乘战车，十余万士兵，从春天对峙到夏天，最终未动一刀一枪，和平收场。

总体来看，齐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微弱优势得分。齐国的盟主地位得到承认，而楚国以联合国观察员的身份在形式上加入联合国。

从那之后，到管仲去世，楚国没有侵犯中原诸侯，中原各国获得了长达十三年的和平时期。

楚国如约向周王室进贡祭祀用茅草十车，并且称臣，周王室回赠祭祀用猪肉一块，再次任命楚国为南联盟盟主，主管南方。

——忽悠齐桓公

和平协议签署了，联合国军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大吃一顿，各自回家。

可是，回家的时候，发生了故事。

七国当中，齐、鲁、卫三个国家最远，自然是同行。按着最近的路线，就要穿过陈国。这个时候，陈国总理辕涛涂打起小算盘了。说起辕涛涂，那是陈国公族，也是袁姓的得姓始祖。

辕总理想，你三个国家一共五百乘战车，人数差不多四万人，从我陈国经过，那得多少粮草才够啊？

你们走一趟，我那一车珠宝就算花得差不多了，不行，我要想办法。

所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家多了，打小算盘的就多了。

怎么办？辕总理跟郑国总理申侯关系很好，于是来找他讨教。两人关系好，也不用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就把事情说了。

“好办，你去找齐候，就说中原一带都是联合国的地盘，三国军队不如绕道走沿海，顺便在那些小国那里宣示联合国的力量，也算劳而有功，来回都不浪费。”申侯立马就出了个主意，看来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辕总理一听，好主意啊，谢过了申侯，去忽悠齐桓公。

别说，申侯的主意真不错，辕总理把申侯的话对齐桓公一说，还即兴发挥一把，把齐军绕道的意义说得跟奥运圣火在全世界传递一样伟大，把齐桓公忽悠得二五二五的，好像恍然大悟一般。

“好啊，这个主意真好，你太有才了。”齐桓公很高兴，连管仲也觉得这个主意出得好。

辕总理高高兴兴走了，齐军大营之外，一个人看着他的背影远去，嘿嘿一笑，去找齐桓公了。这个人是谁？申侯。

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申侯找齐桓公干什么？举报。

“盟主，吃了吗？刚才辕涛涂找您了吧？”申侯说话，带着一脸媚笑。

“申总理，刚才辕总理是来过。”

“他是不是建议您走沿海？”

“对啊，你怎么知道？”齐桓公有些奇怪。

“盟主啊，您千万不能听他的，他是在忽悠您啊，听他的就麻烦了。昨天晚上他找我商量，说是怕齐军经过陈国要消耗他们的粮草，因此要诱骗您走沿海。您想想，这沿海道路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山峦不断，两个月也走不回去啊。我当时就说这个主意太缺德，告诫他不要这样干，谁知，唉。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这个辕涛涂竟然是这样的龌龊小人。”申侯把辕涛涂一通臭骂，分明是自己出的坏主意，都推到辕涛涂身上。

“我靠。”齐桓公这才如梦方醒，这才知道辕涛涂貌似忠诚，实际上没安好心。

齐桓公很恼火，管仲也很恼火。山戎灭了，楚国服了，想不到差一点被陈国的辕涛涂给忽悠了，被他卖了还要给他数钱。

辕涛涂被捕了，罪名是忽悠盟主。齐桓公下令，

砍了。

陈宣公一看，这高高兴兴跟着齐国来打仗，一路上都挺好，怎么这凯旋回家了，自己总理倒要被砍了，这太没面子了吧？当时也顾不得什么了，赶紧去求情。齐桓公气得够呛，还不给面子，最后还是管仲给了个台阶：死罪免过，活罪不饶，押回齐国当三个月义工再说，具体工作就是去国家大妓院扫大街。

没办法，别人高高兴兴回去了，辕涛涂去了齐国当义工了。

“狗日的申侯，我不会放过你的。”辕涛涂恨透了申侯，对天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而揭发坏人的申侯受到齐桓公的表扬，并且当场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城封给申侯。

这一趟下来，有两个人是发了财的，一个是竖貂，挣了蔡国的银子；另一个是申侯，弄了一块地。

看来，发财的捷径有两种：要么出卖国家，要么出卖朋友。

——干涉王室家务

联合国大军凯旋而归，各自回国。

齐桓公派隰朋前往洛邑，向周惠王报捷。

就在隰朋来之前，屈完刚走，周惠王的心情正好。

隰朋把联合国军南征的过程汇报了一遍，又把齐桓公和管仲好好吹捧了一遍，最后提出一个要求：想见见太子王子郑。

周惠王有些不高兴，心说你齐国仗着自己实力强，到这里来充大了？凭什么你就要见太子？想虽然这么想，不能这么说，这么多年以来，还就是人家齐国给

你面子。

周惠王把王子郑叫出来，顺道还叫了小儿子王子带。两个王子跟隰朋互致问候，算是认识了，之后的情节倒有些尴尬，周惠王父子三人似乎都不想说话。

隰朋是个什么人物？职业外交家。一看这情形，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回到齐国，隰朋向齐桓公和管仲报告了这一行的过程，之后说："主公，现在有个机会，能保齐国一直称霸下去。"

"什么机会？"齐桓公问。

"我打听到的消息，现在的太子是王子郑，可是周王更喜欢王子带，那天三个人见我，看上去都很尴尬，王子郑还有些惶恐的样子，看这样子太子的位置是悬了。"

"那这是什么机会？人家那是王室自己的家务事

啊。”齐桓公没弄明白。

“不然，如果我们能够帮助王子郑保住太子位置，他岂不是要对我们感恩戴德，今后他登基做了周王，不是要对我们言听计从？”隰朋看得够远。

说是这么说，可是怎么样帮王子郑，隰朋就没有主意了。这个时候，还要看管仲的。

“这样，我们在明年夏天召开联合国大会，就请王子郑出席，这样，就等于向天下宣告王子郑是太子，也等于我们表态力挺王子郑，周王也就没有办法改变主意了。”管仲果然有主意。

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年夏天？因为秋天大家都在收割，冬天还要过年。

第二年春天，齐桓公遍发英雄帖，在卫国的首止召开联合国大会。同时，派隰朋去洛邑，邀请王子郑代表周王前往主持。

齐桓公三十一年（前655年）夏天，齐、鲁、宋、郑、卫、陈、许、曹等八国诸侯到齐，王子郑也代表王室出席。

王子郑也不是傻瓜，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正好是公关的好机会，放下王子的架子，四处拜访到会诸侯，让大家都感觉这个人很不错。

按理说，大家天也聊过了，酒也喝过了，沙龙也开过了，该干的都干完了，就该歃血为盟，然后各自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可是，事情不是这样。

“王子啊，你看，你来这一趟也不容易，大家都喜欢你，再说，我家主公也答应了帮你保住太子的位置，也就别急着回去了，再住一段时间，等秋天凉快了再回去。”管仲出这么个主意，意思是给周惠王看看，看看王子郑跟联合国的关系有多硬。

王子郑当然愿意，诸侯们尽管不愿意，也不敢说。就这么着，八个诸侯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歃血为盟的

事情暂时不提，每天就是喝酒聊天胡吃海睡。

——周王妙计

管仲这么做，有两个人是很不满的。谁？

一个是郑文公，他的国家紧挨着楚国，他怕啊，万一楚国打过来怎么办？再说，他跟齐桓公的关系也就一般，一看你比楚王还牛了，楚王也没有动不动让大家找个地方蹲着啊。

虽然不满，他也不敢说。

另一个不满的是周惠王，当初隰朋来请王子郑，他就觉得这里有问题。为啥？从前联合国签约的时候，都是派个大夫去就行了，如今怎么指名道姓要王子郑？等到王子郑迟迟不回，周惠王就更明白了：你齐国这是做样子给我看，力挺王子郑啊。你当了盟主了，就要管我的家务事了？

周惠王很恼火，换了谁都会很恼火。周惠王一恼

火，憋出一条妙计来，他把总理宰孔叫来了。

“你看看齐国，自从南征回来，那真是不可一世了，如今这样，那是明摆着做样子给我看，粗暴干涉我们家的内政。你说他们要是真的立了多大功，那我也认了。可是他们南征根本就没动人家楚国一根汗毛啊，算什么本事？你看楚国的屈完过来，恭敬有礼，让人看出楚国的诚意来了，你再看看隰朋，挺着个肚子，牛逼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还指手画脚。我看啊，你辛苦一趟，去找郑侯，让他联络楚国，从此咱们重点扶植楚国，不尿他齐国这一壶了。”周惠王这个主意想得真绝，就好像雷锋帮你抓了小偷，然后你跟小偷合起来对付雷锋。

所以，好人难做。你真是帮他，他不感激；你稍稍不如他意，他就恨你。

宰孔一听，什么？他以为自己的耳朵有问题。等弄明白不是听错了的时候，宰孔当即回绝了：“大王，

这样缺德的事别让我干，我干不出来。”

周惠王一看，更不高兴了，心说“这个王八蛋八成收了齐国的好处了”。

没办法，周惠王自己派人去了首止，给郑文公带了一封鸡毛信。

“叔叔，齐侯自以为功高，不可一世，竟然要骑在我的头上拉屎，是可忍孰不可忍？如今我觉得楚国很好，希望叔叔能够摆脱齐国，与楚国建立联系，共同扶助王室，切切，保密。”郑文公念道，这是周惠王给他的信，因为惠王比他小一辈，因此称他为叔叔。

郑文公正不想在这里呆着呢，想找借口走又找不到，如今看到这封信，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看见没有，王室的密令，咱们走吧。”郑文公对随从前来的总理申侯和外交部长孔叔说。

孔叔一看，心说：“周王是个糊涂蛋，怎么你也

跟着糊涂啊。”

“主公，做人不能这样，人家齐国为了咱们攻打楚国，如今咱们却背弃齐国投靠楚国，太不道义了吧？”孔叔反对。

“嗨，这年头，还讲什么道义啊？况且，看这样子，齐国比楚国还难伺候，修好楚国，我看行。”申总理支持郑文公。

一个支持，一个反对，郑文公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齐侯重要还是周王重要？咱们听周王的难道不对？”

就这样，郑国君臣当天半夜偷偷跑了，留下一张纸条：不好意思，国内有事，先走一步。

得，又一个逃跑的。

郑文公跑了，齐桓公气得几乎跳起来。上一次就是这样，为了宋桓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结果宋

桓公跑了；这一次呢，刚刚救了郑国，郑文公又跑了。看来，你越是对谁好，谁就越是出卖你。

“马拉戈巴兹，来人，把郑国君臣给我追回来。”齐桓公很久没有这么骂过人了，就要派人去捉郑文公。

“主公，算了，捉回来也不好处置。咱们这里已经有七个国家，再加上王子郑，足够了。等签了新盟约之后，再找时间去讨伐郑国。”管仲阻止了齐桓公，他想得周详些。如果派人去捉，捉不回来会丢脸，捉回来了呢？你怎么处罚？大家都是诸侯，别人都看着呢，怎么处罚都不合适。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意见，原本还想再拖拖，现在担心再拖下去还有跑的，干脆就尽快结盟吧。

第二天，与会各国举行了结盟大会，共推齐桓公为盟主，大家歃血为盟。

王子郑代表王室见证了盟会，正式任命齐桓公为盟主。

盟会结束第二天，齐桓公率领六国国君送王子郑

出卫国国境，回洛邑去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39章

第39章：野心膨胀

郑文公君臣从首止回到郑国，跟逃难一样，到了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毫无疑问，现在得罪了齐国。既然得罪了齐国，那就必须投靠楚国。

“老申，你走一趟吧。”郑文公派申侯去楚国建立友好关系。为什么派申侯？

申侯原本就在楚国混过，伶牙利口，会讲黄段子还会看眼色，能吹会拍又会来事，很会讨好主子的那一类，把楚文王忽悠得十分舒爽，成了楚文王最宠爱的人，令大家都很嫉妒。

楚文王鞠躬尽瘁之前，专门把申侯叫来，帮他谋

条出路。

“老申啊，我快不行了，我知道你的人缘很糟糕，因为你很贪，不仅贪，而且贪得无厌。我死之后，你肯定混不下去。所以，你趁现在走吧，最好去个大国，能包容你这样的人。”别说，楚文王挺够义气，不仅给申侯出主意，还给了他不少银子。

就这样，申侯从楚国到了郑国。来到郑国，凭着申侯的那张嘴皮子，七扯八扯跟郑侯扯成了亲戚，然后发挥自己的特长，没用多久，又成了郑侯最喜欢的下属了。七混八混，竟然混到了总理的份上。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郑侯自然要派他去楚国，熟门熟路的，熟人也多。

这样的美差，申侯自然要去。当时申请了一车珍宝就上路了，走到半路上，让手下分了半车下来，运回自己家里去了。

到了楚国，楚成王一看，郑国自己来投诚了，当

然高兴，收了礼物，又回赠了一车，让申侯转达楚国欢迎郑国加入南联盟的口信。申侯又去会了老情人，这才赶回郑国。

到了郑国，又是先分了一半楚国的珠宝回自己家里，剩下的再给郑文公，郑文公一高兴，又赏给他不少银子。这一趟下来，申侯算是发了一笔大财。

基本上，申侯就该算是贪官的祖师爷了。

——忽悠和反忽悠

从楚国回来，申侯没想到的是，一个老朋友来探访了。谁？辕涛涂。

“哎哟，老辕，你怎么来了？稀客稀客。”申侯很热情，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告密事件。

“老申啊，我特地来感谢你啊。”辕涛涂认真地说。申侯一听，什么？来感谢我？说反话吧。再看辕涛涂的样子，不像在讽刺自己。何况，这是自己的地盘，不怕他来惹事。

“感谢我什么？”申侯依旧笑呵呵地说。

辕涛涂开始解释，原来，他被齐桓公带回齐国之后，就被安排去了国家大妓院当清洁工。没干几天，恰好遇上齐桓公也去那里潇洒，两人就聊起来了。聊得很开心，最后齐桓公说了：“老辕啊，按理说，你忽悠我是不对的，但是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这证明你是个忠于国家的人。就凭这个，我佩服你。从今天起，你也别扫大街了，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出去，这样吧，你就住在国家大妓院，每天愿意嫖谁就嫖谁，国家给你买单。嫖累了，你来找我，咱们让易牙弄几味好菜，喝点酒。”

就这样，原本做义工的辕涛涂成了公费嫖客，这三个月过得那叫一个充实，尝遍了天下美色。过了三个月还不想走，最后还是管仲劝他爱惜身体，这才把他劝回来。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了，你说我是不是要谢谢

你？这不，临离开齐国，齐侯还嘱咐我来上门向你道谢呢。”辕涛涂把自己说成了因祸得福，因此来感谢申侯的举报之恩。

“真的？国家大妓院公费嫖娼？”申侯把眼瞪圆了，早知如此，还不如举报自己呢。

总之，两个人现在还是朋友。不仅是朋友，而且是更好的朋友。

申侯邀请辕涛涂参观了齐桓公命令郑文公封给自己的虎牢城，这可是一座大城。能弄到这座城，除了举报有功之外，与申侯一路上不间断地向齐桓公拍马屁套近乎密不可分。

辕涛涂一边参观，一边称赞，很是羡慕。

“老申啊，这座城没得说，别说郑国，就是整个大周也找不到几座。不过呢，恕我直言，城池有点旧了，你看，那个地方应该加固，那边应该粉刷一下，还有那边，怎么弄个亭子装饰一下就协调了。”辕涛

涂提建议，申侯不停点头，觉得有道理。

住了两天，辕涛涂告辞回陈国，临走之前两人约好过三个月再见。

“再来的时候，希望看到你这里焕然一新啊，哈哈哈哈。”辕涛涂高高兴兴，驱车走了。

辕涛涂走之后，申侯开始按照辕涛涂的建议修整城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辕涛涂在骗他。

辕涛涂在齐国的义工生涯十分凄惨，打扫垃圾、洗床单、洗衣服、掏粪池什么都得干，看别人嫖自己干着急。那三个月，真是地狱般的煎熬，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辕涛涂发誓要报仇，可是他知道，陈国不是郑国的对手，大规模的报仇并不现实。他想过找刺客刺杀申侯，可是又觉得这样很不解气，说不定还让申侯弄个烈士当当。在冥思苦想之后，他想出了这个办法，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忽悠申侯，然后

出卖他，最后要他的命。

所以，忽悠别人的人，自己往往也会被忽悠；出卖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被出卖。

——申侯之死

转眼之间第二年夏天到了。

该来的终究是要来的。

齐桓公三十二年（前654年），齐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讨伐郑国了。

郑文侯一面死守，一面派申侯前往楚国求救。

申侯去了楚国，而另一个人偷偷去找郑文公了。谁？辕涛涂。

辕涛涂来干什么？举报。

“主公，你要当心申侯啊，你看他又是修城，又是跑楚国跑这么勤快，他对主公您有很多怨言，说虎牢是齐侯赏给他的，他的功劳那么大，您却一点赏赐也没有。您当心吧，我听说他想借着楚国的力量强占

郑国，恢复申国呢。”辕涛涂就这么说，也不管郑文公信不信，他知道，这样的话，郑文公就算不全信，也会信一部分。

郑文公嘴上不信，心里很是怀疑。

那一边，申侯到了楚国求救。

楚国君臣一商量，这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为什么？当初签了和平协议，这么快就干上了，不太好。再说，楚国军队跟联合国军对垒，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最后是子文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攻打许国。这样，联合国军队必然救许国，郑国之围也就解了。

楚国军队立马出发，攻打许国。联合国军队果然去救，于是楚国撤军，联合国军队也不再攻打郑国。

照理说，申侯算是立了一功，回到郑国，满指望弄点奖赏。谁知郑文公没给什么好脸，就说了句辛苦了就算完事。申侯大失所望，不免有些怨言。

又过一年，又是夏天，齐国军队又来了。

这一次，齐桓公没有调动联合国军。正因为没有调动联合国军队，郑文公害怕了。通常，联合国军队名义上人多势众，战斗力很一般，主要是用来吓人的，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反，如果是齐国自己出动，那战斗力没得说，而且目标就是消灭你。

所以，郑文公知道齐国来狠的了，而楚国很可能不会为了自己而与齐国公开对抗。怎么办？郑文公愁死了。

这个时候，一封鸡毛信寄到了孔叔的手里。信中写道：“蹿唆郑国背叛齐国的是申侯，帮助郑国与楚国往来的是申侯，窃取虎牢准备造反的还是申侯，而齐国最恨的还是申侯。这样的人为郑国带来了连年战争，为什么不杀了他向齐国谢罪呢？”

谁写的信？辕涛涂。

孔叔一向很讨厌申侯，当即把这封信送给了郑文公。郑文公一看，就是这么回事啊，这鸟人自己发财，

害大家受苦。于是当即召申侯来见，申侯以为又是派自己去楚国求救，又能发一笔小财了。

“申侯，你让我们投靠楚国，如今齐国又来了，楚国怎么不来救？没办法，借你的狗头一用。”郑文公说完，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申侯，直接拖下去砍了。

可怜申侯，算计了一辈子，临死连自己被谁算计都没弄明白。

人头送到了齐军大营，再加上郑文公诚恳地道歉和认错以及孔叔和管仲的交情，齐桓公原谅了郑国，而郑国又重新加入了联合国，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齐桓公托孤

到了冬天，出大事了。

周惠王驾崩了。

虽然驾崩了，王子郑担心王子带趁机搞破坏，于是严

密封锁消息，一面派弟弟王子虎前往齐国报丧，请求支持。

齐桓公一看，好事啊，当即发出联合国维和部队征集令，于是八个联合国成员国各自派遣一名大夫，多的派战车一百乘，少的也有五十乘，浩浩荡荡赶到洛邑。到了这个时候，王子郑才宣布老爹已经过去了，而王子带一看这架式，知道没戏了，老老实实蹲着去了。

就这样，王子郑成为周襄王。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在葵丘召开联合国大会，算是周襄王登基之后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周襄王派宰孔前往参加。

每次联合国大会，登坛祭拜，歃血为盟都是固定程序，这一次也一样。大家坐定之后，宰孔掏出两块腊肉来，这是周天子祭祀用的，称为胙。这两块腊肉是赐给齐桓公的，别小看这两块肉，这代表了极高的荣誉。

按照周礼，齐桓公就该跪下接受，可是宰孔说了：“伯舅劳苦功高，年岁也大了，不用下跪了。”

齐桓公一听，就准备不跪。可是管仲建议还是跪下：“天子虽说谦虚，作臣下的还是应该表达敬意。”

于是，齐桓公跪下接受了。

基本上，程序就是这样。

仪式结束之后，管仲想起一件事情来。

“主公，想起一件事情来。你看周王室，要不是咱们全力帮助，王子郑和王子带就是你死我活了。也别只看别人，齐国的世子位还是虚的，早点定下来吧，省得大家有想法。”管仲想的是这件事情，确实，自己和齐桓公都岁数大了，继承人的事情已经很紧迫。

“这事情我不是没想过，你看，王姬没有儿子，所以没有嫡长子。其他的几个夫人共有六个儿子，再有七个儿子是妾生的，就不说了。这六个儿子中，岁

数最大的是大卫姬生的无亏，最贤慧的是郑姬生的子昭。我私下里已经答应给无亏了，不过还没有最后定，仲父替我考虑考虑。”齐桓公提起这个事情来，有点头痛。

管仲早就已经想好了，按着常理，就该轮到无亏，可是无亏跟竖貂和易牙混在一起，今后他当了国君，这个国家还有好？

“没有嫡长，就谁贤立谁，公子昭最合适。”管仲看好公子昭。

“可是，万一无亏不服气，闹事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找一个靠得住的诸侯，把公子昭托付给他就行。”管仲早想好了。

“那找谁？”

“宋公。”

“为什么？”

年初的时候，宋桓公鞠躬尽瘁了。

世子兹父继位，就是宋襄公，而兹父的哥哥目夷做了总理。有人问，兹父难道不担心目夷篡党夺权？当然不担心，因为他根本就想把位子给哥哥坐。

原来，兹父是夫人生的，因此被立为世子，而目夷是他的庶兄。大概是宋桓公教育得当，兄弟两个之间的关系十分好，宋桓公也很爱他们。

兹父决定把宝座让给哥哥，于是就去找父亲提出请求，宋桓公就问为什么，兹父说："我娘是卫国人，我跟我舅舅关系很好，常常去串门，我要是当了国君，就不方便来回走动了。"

宋桓公拒绝了兹父的请求。

但是，兹父再三请求，宋桓公只好接受。

"孩子，你弟弟把世子让给你，你做吧。"宋桓公对目夷说。

“不行，按着规矩，就该是弟弟，这种坏规矩的事情，我不能做。”目夷拒绝了，不仅拒绝了，还跑到卫国去了。

兹父一看，你跑卫国了，我也跑卫国去吧，结果哥俩都跑卫国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妙，有的国家兄弟残杀争夺国君位置，有的国家兄弟互相谦让，人跟人的境界真是不能相比。

后来宋桓公病重，派人去招兹父回来，说：“你要不回来，爹就会忧虑而死。”就这样，兹父才回到宋国，宋桓公把他任命为世子。这之后，目夷才回来。

宋襄公就是这样一个人，管仲很喜欢他，觉得他靠得住。

齐桓公和管仲找到宋襄公，寒暄一阵，话进正题。

“小宋啊，我准备立子昭为世子，今后若是子昭

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忙的，还请你一力主持啊。”齐桓公说，把公子昭托付给了宋襄公。

“这这，我哪里有这样的能力？不过盟主看得起，我一定尽力就是。”宋襄公没有一口答应，但是从心里感激齐桓公看得起自己。

做什么事情都会上瘾，有的人洗脚上瘾，有的人打麻将上瘾。

齐桓公对召集联合国大会上瘾了，他很享受联合国大会上那种众星捧月，众人拍马屁的感觉。

夏天刚开完，秋天又要开了。

文山会海的祖师爷就是齐桓公了。

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了组织就这么麻烦，整天开会什么也干不了。大家都不想去，可是不去还不行。没办法只能去，去了都是应付。周襄王也挺烦，也没办法，派了宰孔去应景。

这一次的盟会比较无聊，人人都提不起劲来，弄得齐桓公也有些没趣。怎么办呢？齐桓公还想弄出个什么热点来。猛然，他有主意了，他要干什么？他宣布他要上泰山封禅。

从古到今，从黄帝到周成王，都在泰山封禅。因此，封禅历来是帝王的事情。封禅是怎么回事？封禅分为封和禅两个部分：封泰山，在泰山上筑坛祭天，歌颂上天的威力和恩德；禅梁父（泰山下面的小山），在梁父，扫清地面祭地，感谢大地的养育之恩。

如今，齐桓公要封禅，什么意思？

他有更大的野心了。

每个人都反对，但是，每个人都不敢说。

“管老，你怎么不劝劝？”宰孔悄悄问管仲。

“人老了，爱面子，我私下劝他吧。”管仲担心当着许多人劝反而会让齐桓公上驴脾气，到时候不好收拾。

人老了就是这样，犯糊涂，还倔。

吃完晚饭，管仲去找齐桓公，准备劝劝他，老了老了，别晚节不保。俗话说：晚节最容易不保。

“仲父，咱们什么时候封禅？”管仲没说话，齐桓公说了，他还挺兴奋，觉得自己这个主意挺好，就急着去做。

“主公，我来就是要说这个事情。”管仲早就想好了怎么说，对付齐桓公，他有的是办法，“从古到今，封禅泰山的据说有七十二家，不过我知道的只有十二家，他们是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和成王，不是帝就是王，都是受天之命举行封禅大典的。主公啊，我看，你就省省吧，别操这心了。”

齐桓公一听，有些意外，没想到管仲会反对。不过，他有自己的理由。

“仲父啊，你想想，咱们这些年来做了多少事业啊？北伐山戎，灭了令支和孤竹，最西到了大夏；南

讨楚国，最南到了召陵，楚国臣服。三次组织联合国维和部队，六次召开联合国大会，这叫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哪个国家敢对抗我们？我们这样的功业，难道不是和夏、商、周一样受命于天吗？”齐桓公振振有词，歌词大意就是：老子天下最强，封个禅怎么啦？

换了别人，被齐桓公这一通说，立马歇菜。可是，管仲是什么人？

“主公啊，你的功业那是没得说，刚才你说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咱们帮助周王室维持稳定，帮助鲁国平定内乱，帮助宋国确定国君，帮助卫国和邢国恢复国家，等等等等，你的威望比周天子还高啊。”管仲先给一堆高帽子戴上，看见齐桓公挺高兴，于是接着说：“可是，你知不知道，帝王们封禅那可不是随便跟抽风一样想起来的，那是有征兆的。封禅当年，一定是黄土高原长出了嘉禾（类似袁隆平培育的大粒

麦穗），江淮之间长出了三脊草，然后用嘉禾和三脊草进献上天。同时，西边进贡了比翼鸟，东边进贡了比目鱼。有了这些征兆，才敢封禅。可是你看看咱们，嘉禾不生，蒿草茂密，凤凰麒麟没看见，凶禽恶鸟到处跑。主公你说，咱们能封禅吗？”

要说管仲，那真是没得说，一番话下来，说得齐桓公目瞪口呆，心服口服。

“那，那算了，等等再说吧。”

人老了，跟小孩一样，管仲瞎编一通故事，就能把齐桓公给吓回去。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第40章

第40章：神秘晋国客人

虽然打消了封禅泰山的念头，齐桓公的野心却没有打消。他开始向管仲讨教当年周武王伐商纣的事情，管仲自然知道他要干什么。

管仲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他必须要阻止齐桓公，他在等待时机。

终于，齐桓公在做了一晚上齐王梦之后，第二天忍不住要向管仲摊牌了。

“仲父，在你们的辅佐下，齐国成就了霸业，我现在觉得当联合国盟主不够劲了，我想称王了，您看怎么样？”齐桓公问。

“这个，你要问鲍叔牙。”管仲把问题推给了鲍叔牙。

于是，齐桓公派人请来了师父。

“师父，我想称王了，您觉得怎样？”

“这个，你该问宾须无。”鲍叔牙看了看管仲，

把问题推给了宾须无。

齐桓公一看，好嘛，这两位挺能摆谱。

没办法，把宾须无给请来了。

“宾大夫，我想称王了，仲父和师父都说应该听你的看法，那你就说说，别再推给隰朋了啊。”齐桓公先把话说了，省得宾须无再推。

宾须无原本也想推，现在齐桓公都发话了，自己也没有倚老卖老的资格，没办法，只好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主公，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宾须无问。

“照实说，仲父和师父都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假话？”齐桓公就觉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古怪。

宾须无看看管仲，再看看鲍叔牙，这才开口：“主公啊，古代能够称王的，都是君主的德能比臣下高的。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是臣下的德能比主公高。”

话音未落，齐桓公腾地站了起来，倒退几步，眼光在眼前的三个人身上扫视。

管仲三人见齐桓公站起来了，谁还能坐？也都站了起来。

“唉，”齐桓公叹了一口气，说道：“想当年，周太公德能高，周王季德能高，周文王德能高，周武王德能高，周公旦德能高，凭他们，大周也不过仅仅能控制四海之内。如今我的儿子们都不如我，而我不如你们三位，看来，上天注定我是不能成就王业了。”

人，固有自知之明。

从此之后，齐桓公再也没有想过要称王了。

也就是春秋，当臣下的敢说国君不如臣下，到了后世，谁敢这么说？国君永远是英明正确的。

——人老珠黄

野心往往是人前进的动力。

封禅没戏了，称王没指望了。

齐桓公革命工作的劲头一下子就下来了，联合国大会也没兴趣开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没兴趣组建了。总之，革命热情没了。

当然，这跟岁数大了也有关系。

从那以后，齐桓公再也没有召开联合国大会，他开始更加注重享受起来，盖新楼，进口新车，让易牙采买最好的山珍海味做最好的菜，偶尔还跟公子开方去国家大妓院转转，不过，人老了，战斗力明显不行了。齐桓公的奢侈引发了许多不满，人们议论纷纷。

别说齐桓公，连管仲也开始享受生活。

“老管啊，不能这样啊，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去哪里了？你该劝劝主公才对，怎么你也跟着学呢？”鲍叔牙来劝管仲，这辈子，这是第一次对管仲的做法

不满意。

“老鲍，人嘛，辛苦一辈子，无非就是想享受而已。你说你不让主公享受，主公觉得辛苦一场也就这样，他会懈怠的。至于我，我是看见大家都在批评主公，我替他分一部分批评罢了。”管仲这样回答，鲍叔牙似懂非懂。

齐桓公没有野心了，但是，有野心的人还有大把。

两年之后，也就是齐桓公三十八年（前649年）。

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勾结北面的北戎，要里应外合，驱逐周襄王，自己登基。

北戎军队如期而至，攻打洛邑。周襄王一看不妙，立即派人四处求救。秦国、晋国就近发兵，驰援洛邑。北戎一看，心里又有点发虚。而城里王子带没有想到秦国和晋国来得这样快，也没有胆量接应北戎。

结果，北戎军自己撤了。

等管仲率领齐军来到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既然来了，也不能就这么回去，管仲派人前往北戎，谴责他们的侵略行径并且发出战争威胁。北戎很害怕，于是派出使者前来认错并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同时出卖了王子带，“都是王子带出的坏主意。”

管仲进城觐见周襄王，襄王要以周朝上卿的规格接待，管仲再三谦让，最后以下卿规格接待。管仲顺便把北戎的事情汇报了一遍，襄王当即同意接受和平建议，同时要处死王子带。

“大王，王子带虽然有错，但毕竟也是大王的弟弟，不妨将他赶到齐国悔过。”管仲建议。

于是，管仲将王子带带回了齐国。

这是管仲最后一次率军出国，也是齐桓公最后一次派兵出征。

人，总会老的。

——管仲走了

三年之后，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

管仲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军事家也没有能够逃过时间的追杀。

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亲自来到家中探望，看见病得瘦骨嶙峋的管仲，齐桓公潸然泪下。他握着管仲的手问："仲父，如果您不幸而不起的话，谁可以接任总理？"

"可惜啊，宁戚死得早，他原本是最合适的。"除了宁戚，宾须无和王子成父也都已经去世。

"那么？鲍叔牙怎么样？"

"鲍叔牙是个坦荡君子，正直诚实，但是太正直了，善恶太过分明，见到人的过失，一辈子都不会忘。水至清则无鱼啊，没有人愿意在他手下干活。"

"那么，隰朋呢？"

“隰朋可以吧，他这个人很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在家里也在考虑国家的事情。”对于隰朋，管仲勉强认可，没有办法，他以自己为标准，确实很难找到接班人，“不过，隰朋天生就是我的喉舌，我死了，喉舌还能存在很久吗？只怕他也快了。”

说来说去，隰朋不过是个过渡人选。

“那么？仲父认为易牙怎样？”齐桓公很喜欢易牙，想要破格提拔他。

所以，自古以来，在君主身边做事是很容易飞黄腾达的，就像今天给领导当秘书或者给领导开车一样，一个御用厨师竟然被当做总理人选提出来。

“主公，你不问，我也要说呢。易牙、竖貂和公子开方这三个人不是好人，离他们远一点。”管仲说。这三个人能够哄齐桓公开心，管仲没有动他们是因为自己可以控制他们。如今自己要死了，不能再让这三个人在齐桓公的身边了。

“可是，易牙很爱我啊，他把他儿子都蒸来给我吃了呀。”

“人之常情是最爱自己的儿子的，他连儿子都忍心杀掉，对别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可是，竖貂为了留在我身边，自己把自己给阉了啊。”

“人都是把自己的身体看得最重，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在乎，他会在乎别人吗？”

“公子开方呢？他放弃了世子的宝座来跟随我，父母死了都不回去奔丧，他难道不是真爱我吗？”

“连父母都可以抛弃，还有什么人不能抛弃？放弃了世子的宝座，只能说明他有更大的欲望。”

什么是哲学？这就是哲学。

哲学是不能无视人性的。

父亲死了，儿子还在台上含笑演出，我们现在说

这是敬业，看看管仲怎么说吧？

“既然这样，仲父怎么从来没有说过？”齐桓公有些失望，他觉得管仲的城府太深。

“我从前不说，是因为他们可以让主公开心。就像大坝一样，我在的时候可以阻止洪水泛滥，我要走了，洪水随时要泛滥了，所以我提醒主公离他们远一点。”

齐桓公半天没有说话，对于管仲对这三个人的评价，他并不赞成。

半天之后齐桓公终于想起来还有话没有问，急忙问：“那隰朋之后？隰朋之后谁能接班？”

管仲没有说话，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当晚，管仲与世长辞。

一个伟人，一个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的伟人就这样走了。

——天下的管仲

管仲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一生。

管仲，名夷吾，周穆王的后代，一生致力于齐国的繁荣强大，为祖国的安定团结贡献了毕生的力量。尊崇周王室，和睦诸侯是他的原则，他为春秋诸侯建立了一个楷模国家，开创了国家发展的新模式，使得齐国成为各个诸侯国纷纷学习效仿的对象。

诸子百家，管子应当是第一家。而随后的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等，都是脱胎于管仲的思想。可以说，管仲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人会说，既然管仲如此伟大、如此无所不能，为什么不帮助齐桓公称王，取代周朝而成为历史上的齐朝？这个问题问得好。

为什么？因为管仲的屁股实际上没有坐在齐国，

而是坐在周朝王室那一边。

管仲本人是王族，骨子里，他希望看见周朝王室重新建立权威，而不是被****。而辅佐齐桓公，帮助齐国强大起来的最终目的，是要尊崇王室。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可以解释管仲处理国际事务的种种立场了。

管仲对于姬姓国家非常关照，帮助燕国消灭山戎，把侵犯的地盘归还鲁国，帮助卫国和邢国重建家园等等。他希望这些周朝的同姓国家能够团结在王室周围，帮助王室重新建立权威。

为了防范齐国因为强大而对周朝王室构成威胁，管仲一方面让齐桓公和王室联姻，以裙带关系加强两方的关系；另一方面，管仲在遏制齐国的扩张，虽然齐国不断强大，但是地盘没有什么扩大。其实，齐国有充分的机会和理由吞并燕国、卫国和邢国，甚至有吞并鲁国的可能。但是，都被管仲或明或暗地阻止了。

如果齐国有取代周朝的野心，那么周王室的混乱

将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正是看到这一点，管仲以超乎想象的强势手段来维护王室的安定，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殚精竭虑帮助王子郑的缘故。

当他发现齐桓公野心膨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劝阻齐桓公。并且，为了防止齐桓公再有类似的想法，他开始纵容齐桓公腐化奢侈，甚至自己也开始跟着做。深谋远虑，到了这样的程度。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没有为公子纠而死，鲍叔牙给齐桓公的解释是“管仲只为国家而死”。其实，鲍叔牙并不知道，管仲也不可能为国家而死，他只会为周朝死。

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荀彧，荀彧实际上与管仲的思想境界是相同的。

所以，管仲不仅仅是齐国的管仲，他是天下的管仲。

——鲍叔牙也走了

管仲去世了，整个齐国都感到悲哀。从周王室到包括楚国在内的诸侯各国都纷纷派遣特使前来吊唁。齐桓公十分悲痛，他命令世袭名义上卿的高虎负责治丧委员会，高规格安葬管仲，管仲的封地全部由他儿子继承，世袭齐国大夫。

隰朋接任了总理职务。

易牙对管仲恨之入骨，他决定来挑拨鲍叔牙和管仲之间的关系。

“鲍叔啊，管仲能做上齐国的总理，都是您老人家的推荐。可是，他临死的时候推荐总理竟然没有你的分，我都为您老人家抱不平啊。”易牙找了个机会，来找鲍叔牙说是非。

鲍叔牙一听，笑了：“易牙，就是因为管仲凡事为国家考虑，我当初才推荐他。你现在来说他的坏话，真是不知好歹，像你们这一类货色，还亏管仲大人大量让你们混着。要是我的话，早把你们给炒了，滚吧。”

易牙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走了。他不得不佩服管仲，也不得不佩服鲍叔牙。

隰朋继任仅仅一个月，也追随管仲去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管仲的内阁班子，在几年内全部去世了。

谁还能当总理？齐桓公不知道。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管仲没有能够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或者说缺憾。

没办法，齐桓公只能请老师出马了。

“师父，还是您来吧。”齐桓公亲自上门请。

“主公，管仲说得对，我的性格好恶过于分明，

不适合。”鲍叔牙推辞。

可是，齐桓公再三邀请，鲍叔牙最后只得接受，但是有一个条件：炒掉易牙、竖貂和开方。

鲍叔牙果然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齐桓公答应了，于是，易牙三人被扫地出门。

很快，鲍叔牙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鲍叔牙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别人到晚了，他看着不顺眼；走早了，看着不顺眼；说话不注意，看着不顺眼。总之，大家很快开始烦他。

齐桓公也很不舒服，从前吃喝嫖赌都没问题，管仲从来不管，因为管仲的理论是：“人生就是来享受的，当了国君不享受，谁还当国君？”管仲不仅不管，有时候还陪齐桓公玩，有时候还出主意。可是，鲍叔牙看不惯，看不惯就说。

齐桓公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郁闷，没了易牙，饭菜不香了；没了竖貂，起居不畅了；没了开方，没人

说黄段子了。

“主公啊，你看你这样多难受，把易牙他们召回来吧，不就做个饭、锤个背、讲个黄段子吗，还能祸国殃民去了？”大老婆大卫姬建议，除了心疼齐桓公之外，她还有自己的目的。什么目的？

原来，齐桓公六个如夫人生了六个儿子，分别是：大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小卫姬的儿子公子元、郑姬的儿子公子昭、葛嬴的儿子公子潘、密姬的儿子公子商人和宋华子的儿子公子雍。六个公子中，只有公子雍出身卑微些，安分守己。

虽说公子昭被宣布为世子，但是五大公子各有各的拥趸，实力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这种现象被称为结党。

公子昭的人马被称为世子党，其余四大公子都属于公子党。

易牙和竖貂都是公子无亏的死党，奇怪的是，公

子开方竟然没有跟自己的姑姑大小卫姬合作，反而与公子潘混在一起，据说是在国家大妓院一起嫖娼结下的友谊。

为了自己的儿子，大卫姬当然极力怂恿齐桓公把那三个人弄回来。

齐桓公终于还是把易牙、竖貂和公子开方给弄回来了，但是没有官复原职，按现在的说法，叫做返聘。

鲍叔牙一看，不干了，去找齐桓公，齐桓公跟他解释：“这是返聘而已，没官没权，小泥鳅掀不起大浪。”

鲍叔牙还劝，劝也没用，齐桓公是下了决心非要把这三个兄弟给弄回来。

“那好，我辞职。”鲍叔牙要辞职。

“别介，师父要是辞职，那不是摆明了让我挨骂

吗？您还当着总理吧，平时没事，早点来晚点来都没关系。您岁数也大了，注意点休息。”

鲍叔牙辞职也没辞成。

从那之后，鲍叔牙干脆不上朝了，反正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没多久，齐桓公将易牙等三人全部官复原职，宠信程度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管仲去世的第二年，鲍叔牙也去世了，忧郁而终。

——神秘西方客

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管仲、鲍叔牙和隰朋都走了，齐桓公的心情十分糟糕。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虚弱了很多。齐桓公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了，唯一还能让他稍微有点心情的就是接见外国客人，从客人的恭维中回味过去的光辉岁月。

又有一批客人到了，齐桓公支撑着身体会见了他们。

这批客人来自晋国，约有二十多人，为首的是晋国公子重耳。

宾主寒暄一番，然后落座。

“公子来到齐国，是游玩还是出仕？”齐桓公问，关于公子重耳他是知道的，重耳一直在翟避难，因此，来齐国并不是国事访问。

“逃难而已。”重耳倒很实在，也不怕丢面子。

“那么，就在齐国出仕吧，屈任下卿怎样？”齐桓公发出邀请，他是认真的，他对外国客人一向都非常大方，而公子重耳的名声配得上这个位置。这里需要追加交待的是，自从管仲出任内阁总理以后，齐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二用于外交，其中就包括招待外国客人。

“落难之人，哪里还有什么奢求？如果能够在贵

国有立足之地，有几亩田地能够让弟兄们不挨饿，重耳就已经很满足了。”出乎意料，重耳委婉地谢绝了。听他的意思，就是来混吃混喝而已。

“咳咳，人各有志，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勉强了。”齐桓公觉得很累，没有与客人们说太多的话就匆匆回宫休息了。回宫之前，齐桓公吩咐手下好好款待晋国客人。

齐桓公的出手是很大方的，重耳得到了一个庄园，二十辆车，同时还得到了一个齐国公族的姑娘做老婆。当然，还有一大笔金银作为“安家费”。

晋国人就这样住了下来。

他们真是来逃难的？为什么在翟住得好好的，要到齐国来逃难？

“各位，从现在开始，听舅犯的统一安排。”搬进新居当天，大宴开始之前，重耳宣布。舅犯是谁？是叫舅的犯人吗？

于是，所有人都只好一边咽口水，一边听舅犯说

话。

“大家听好了，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重要，必须完成，而且必须保密。”舅犯说话了，六十多岁一个老头，怎么看怎么像《天下无贼》里的黎叔。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开始分配工作：“毛，你和公子镇守此地，负责后勤；臣，你负责和齐国的公卿打交道，齐侯的情况随时汇报；衰，齐国的各种制度你要搜集，并且做出具体分析；推，你带四个人四处游走，探听民间的消息；轸①、犨②，你两个想办法探看齐军的装备、战法……”

你听这些人的名字，听上去就不像什么好人。

晋国人的组织很严密，每三天一次小结，每九天一次总结，总结之后就是集体去国家大妓院考察。

这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看上去，有点像传销。

但是，绝对不是传销那么简单。

他们是晋国的间谍？还是翟人的卧底？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转眼过去一年，晋国人在齐国过得很爽，有吃有喝有车坐有别墅住，还有国家大妓院。与此同时，晋国人的工作很有成效，尤其是那个叫臣的人，他简直天生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没有多长时间就把齐国的公卿弄得门儿清，齐桓公的消息摸得清清楚楚。

“齐侯病了，病得不轻。”这一天，臣回来对舅犯汇报。

“继续监视。”舅犯说。

每天，臣都把齐桓公病情的最新进展打探回来，报告给舅犯。

半个月转眼过去，这一天，舅犯正和衰在研究齐国的商业管理办法，臣匆匆推门进来。

“大事，齐侯薨了。”薨是什么意思？就是死了。

“啊，怎么死的？”舅犯急忙问。

“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被杀死的，一种是饿死的，一种是上吊自杀的。”齐桓公的死因显然还有待确认，但是一点是肯定的：齐桓公死了，而且不是病死的。

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是死得很惨的。那么，齐桓公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惨？

舅犯摇摇头，显然有所感慨，他转头问衰：“衰，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行动了。”衰说。

舅犯点点头，表示同意。

晋国人有什么行动？

齐桓公究竟是怎样死的？

这些疑团，在下一部我们来解开。

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齐桓公结束了他伟大的一生。

下面，我们来简略评价一下齐桓公的人生。

齐桓公决不是春秋最强大的霸主，但是，他是第一个霸主。

有人说：第一个永远是最伟大的。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样。

齐桓公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美德是什么？真诚和宽宏大量。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品德吗？

齐桓公并不完美，决不完美。但是，正是他的不完美令我们倍感亲切和可近。

世界不需要完美，需要真诚和宽容。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部:称霸

。。。。。。。。完

敬请关注《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争霸

第四十一章 桐叶封唐

当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在东南方争霸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其他地方就已经停滞下来或者安宁下来。事实上，西北方向的杀戮早已经展开，其残酷的程度比东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西北方向，有两个绝对值得我们记住的国家——晋国和秦国。不是因为他们后来的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对外扩张为中国的开疆拓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这里特别提出表扬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晋献公，一个是秦穆公。

我们知道一个成语叫作“秦晋之好”，其来源就是秦晋两国世代互相婚嫁。到后来，泛指两家联姻。现在我们的婚礼上常说“永结秦晋之好”，就等于祝福新人白头偕老、永不变心。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秦晋之好”真得很好吗？应该说是真得很搞笑。真实的“秦晋之好”绝对是国家之间痴情女和负心汉的真实写照，负心汉总是辜负甚至伤害痴情女，痴情女则永远抱有幻想，一遍又一遍地原谅负心汉。

秦晋之好能够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感情是靠不住的，以德报怨也是靠不住的，什么靠得住？利益和实力。

这一切，与当今的世界如此的相似。

晋国，春秋第一强国。

让我们先从晋国开始。

——桐叶封唐

故事要从春秋之前四百年前开始说起了，那时周朝刚刚建立不久。

姜太公除了是周武王的老师之外，还是什么？还是尚父，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教父。还是什么？还是岳父。姜太公的女儿邑姜嫁给了武王，做了王后。

武王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邑姜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姬诵，就是成王，小儿子名叫姬虞，字子于。小儿子为什么叫姬虞？因为生下来的时候，小儿子的手上有一个虞字。因为是成王的弟弟，人称为叔虞。

成王和叔虞兄弟两个十分友爱，哥哥成王尤其喜欢弟弟的乖巧聪明。

一天，每一天都是一天，但是这一天是不寻常的一天。成王与弟弟游戏，大致是过家家那一种，成王捡了一块桐树叶，用刀切巴切巴，切得方方正正，算是一块圭玉，递给弟弟：“老弟，我就把这个封给你了。”

叔虞嘻嘻哈哈接过来，拱一拱手，说：“谢谢大哥。”

两兄弟正开着玩笑，旁边史官走过来了。

史官是干什么的？专门跟在天子身边记录天子言行的，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天子在干什么，力争把天子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记录下来。如今的狗仔队，祖师爷就是周朝的史官。

“大王，您准备把叔虞封在哪里？”史官问，完全不像开玩笑的样子。说实话，史官从来就不开玩笑。

“这，”成王愣了，这不是开个玩笑吗？“别那么认真，开玩笑而已嘛。”

“天子无戏言。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每一话都将被记录下来，作为历史文献。如今您说了要封叔虞，那就要封，要举行册封仪式。”史官才不管这些，《史记》上原话是这样的：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有没有搞错？”成王有些火了，他不是舍不得

封地，而是舍不得弟弟，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叔虞才十二岁啊，你就要让他去管理一个国家，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是天子还是我是天子啊？你敢不听我的？”

“史官史官，惟史不惟官。你是天子怎么样？你要再这么说，我把你这些话也记录下来。”史官向前一步，面无惧色。

周朝以前，历朝历代，史官都是独立的，即便天子也不能撤换或者惩罚他们。

成王没有办法了，他知道他惹不起史官。

“我，我，等四叔回来再说。”成王只好采取拖延战术，因为周公此时在外讨伐唐国去了。等周公回来，也许史官早就把这事给忘了。

周公回来了。

每次周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史官到总理府，详细汇报成王这一阶段的情况。有人说这不是周公在监视成王吗？这不是史官在打小报告吗？不然，这是

他们关心成王。

“大王，据说已经决定分封叔虞了？”周公来见成王的时候，没有说讨伐唐国的事情，反而一开口就说起叔虞的事情来。

“这。”成王没有想到，愣了一愣说：“四叔，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何况，叔虞还小。”

“天子无戏言。”周公的话和史官竟然一样。

“再说，也没有地方可以封给叔虞了。”成王说，也是实话，天下都封得差不多了，好一点的地盘都没有了。

“不，我新打下来的唐国就很合适。”

也许，唐国就是为叔虞准备的。

桐叶封唐，这就是桐叶封唐。

唐叔虞，一个伟大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看到这里，请杨、韩、贾、阎、侯、程、温、祁、晋、解、鄂、羊、何、栾、简、先等姓的全部和唐、

柳、孙等姓的部分人保持恭敬，因为唐叔虞就是我们的祖先。

——周公的苦心

唐在汾河之东，方百里。《史记》中这样记载。地盘不大，在今天山西南部的翼城、绛县、曲沃一带。

唐这块地方又叫夏墟，居民主要是夏人的后代，也就是狄。周公率军灭了唐国，但是，唐国还是一个狄国。

如何管理这样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这个难题就摆在了十二岁的唐叔虞面前。

好在，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并没有抛弃他。

事实上，周公非常看好叔虞。虽然叔虞年岁不大，但是沉着稳重，很有大气。也正是因为看好叔虞，才会把这样的地方给他。

“叔叔，我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叔虞只是懵懵懂懂知道国家需要治理，至于怎样治理，他满脑子雾

水。

“你姥爷怎样治理齐国，你就怎样治理晋国。”周公言简意赅，为叔虞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

然而，仅仅指出金光大道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的叔虞，更需要的是扶上马，送一程。可是，周公在这个问题上有心无力了。国家还在动乱之中，成王本身岁数也小，周公自己忙着征讨各路叛逆，根本无法分心去管叔虞。而其他那些有治国经验的人，要么分封了国家各自管理自己国家去了，要么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

“让叔虞去唐？一个刚刚征服的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不是让我的孩子送死去吗？”叔虞的娘不干了，他娘是谁？武王的夫人、姜太公的女儿邑姜，也就是当今的王太后。

邑姜是个很能干的人，在这一点上很像她的父亲。武王曾经说过他的手下有十大能人，最后一名就是自

己的老婆邑姜。武王率领军队在前线打仗，邑姜就在后方把家里的事情收拾得妥妥帖帖，决不让老公分心。

家和万事兴，就是从武王和邑姜这里开始的。

如今邑姜听说了要让叔虞去唐，能不急吗？

邑姜派人去把周公请来了。

“他四叔啊，叔虞这么小，怎么能让他去唐？”邑姜很不高兴地问。

周公那时候正在代理天子管理国家，对成王的意见可以不尊重，可是对嫂子，周公还是很恭敬。

“嫂子，天子无戏言啊。”周公又搬出这一套理论来。

“那，就算你说得对，为什么要封在唐这样的地方？这不是去送死吗？”

“嫂子，天下都已经分得差不多了，唐虽然乱一些，但怎么说也靠近伟大首都，有什么事情也能有个照应，其他的地方更远了。”

“就不能在附近找一个小地盘给叔虞？”

“嫂子，叔虞这孩子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要是给他几亩地做个小地主，难道不是太屈才了？他的后代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看长远一些，唐是个好地方。”

别说，周公的话是有道理的，唐虽说地方不大，但是那是黄土高原，四周不是高山就是大河，而且都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表里山河”。这样一块地盘，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邑姜现在算是知道了周公的苦心，她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生气，说话委婉了许多：“他四叔，你的话都有道理。可是，咱不能稍缓一缓，叔虞长大一点再去？”

“嫂子啊，您知道多少人盯着这块地吗？我讨伐唐之前就有人来找我要这块地，回来之后又有人来找，我就告诉他们说大王已经封给叔虞了，这才让他们没有想法了。叔虞要是不抓紧去，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想法了，夜长梦多啊。”周公这番话，算是说得十分

明白了，有些话原来没有准备说，现在也说出来了：“嫂子，实话跟您说吧。规矩都是人定的，实际上大侄子说过的话，也不都是句句都当真的，有用的咱就天子无戏言，没用的就当没听见。嫂子您忘了，当年讨伐商纣不是先占了个卜吗？结果是往不利。老爷子当时就说‘难道几个烂骨头破草就能决定天命？’还是决定打。这规矩和占卜一样，合咱的利益，咱就说这是天意不能违背，不合咱的利益，咱就当没那回事。叔虞这事情就是这样啊，正想把唐给他，所以就拿‘天子无戏言’做个借口而已。”

用心良苦啊，周公绝对是用心良苦。而他说的那些盯着唐的人，邑姜知道是谁，就是管叔鲜，蔡叔度，还有霍叔处那几个，他们都嫌自己的地盘太小，总嚷嚷着要换个大的。

邑姜听完了这样一番话，不住地点头，这一帮小叔子中，她最喜欢的就是周公了，平时的关系也最好。虽说最近总有人说周公想要篡夺成王的宝座，邑姜从

来也不相信，因为她相信周公的为人。如今周公这样说，就更能感到周公的无私和深谋远虑了。

可是，即便是这样，邑姜还是不能放心叔虞。怎么办？邑姜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知道周公不会同意，但是周公不能不同意。

什么想法？

——圣母和晋祠

“他四叔，你说得对，我现在也觉得叔虞该尽快上路。不过，我要跟他一块走。”邑姜想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主意。

“不行。”周公脱口而出，说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失礼了，赶紧缓和了语气，轻轻说道：“按着规矩，太后是不可以离京的。”

“规矩？他四叔，你刚才不是说过了，规矩是人

定的，合适就遵守，不合适就当不知道吗？哈哈。”邑姜算是现学现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这。”周公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嫂子实在太聪明了，让他无法反驳。“可是，这样的大事，还要大侄子同意才好。”

“这好说，现在就问他。”邑姜令人立即找成王来，三个人一同商量。

不多久，成王来了。叙了礼，成王坐下。

不用周公开口，邑姜将方才与周公的对话简单说了一遍，最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儿啊，你觉得娘这样做对不对？”邑姜问成王。

“娘，我也舍不得你，可是，我也知道叔虞更需要你。娘，你就放心跟弟弟去吧，这里有四叔在，不用担心我。”得，成王一口同意。

周公没办法了，不过他又从心里高兴，成王兄弟情深也令他感动，让他想起来哥哥武王与自己之间的

那种兄弟情。

叔虞被封在唐，侯爵。

去唐国上任的时候，太后邑姜同往，成王一直送出京城，而周公亲自送到唐都城翼城，一切安置妥当之后，才启程回到成周。

随同叔虞前往唐的，除了一部分周朝军队和配备的大夫之外，还带走了商朝的怀宗九姓。这样，唐国就成了一个民族大杂烩，周人、商人和夏人在这里汇聚。

根据周公的建议，邑姜母子在唐实行了姜太公治理齐国相同的策略。

首先，国民待遇原则。尽管是征服者，邑姜和叔虞并没有以征服者自许，并没有让周人高人一等。各个民族在这里地位完全平等，可以杂处，可以通婚，只要是居住在唐的人，均享受国民待遇。凡是煽动民族矛盾者，一律处死；

第二，因地制宜原则。夏人以游牧为生，商人以

工艺谋生，而周人主要从事农业。在唐，有山有水有草原有土地，因此从事各种产业的人都有。邑姜和叔虞并没有强制大家从事农业，而是根据实际环境，由百姓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习惯；

第三，开放原则。唐的四周是不同的国家，有华夏有戎狄，邑姜和叔虞的政策是打开大门，对全世界开放。唐实行贸易自由政策，与中原国家和狄人都进行贸易。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促进了唐的商业发展，还让狄人可以交换到生活用品，从而能够和平相处。后来扬名天下的晋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四，和平共处原则。邑姜和叔虞以开放和真诚的心态与四周国家交往，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叔虞开始，唐的公族就开始和狄人通婚，叔虞的后代也大量前往戎狄国家居住生活。

第五，发展农业原则。尽管鼓励大家因地制宜，但是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让邑姜和叔虞对农业更加重视，他们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进行优化育种，

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能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农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狄人前来归化，使得唐国人口大增，国力膨胀。

《史记》记载，通过优化育种，晋国后来培育出了高产麦，麦穗硕大，叔虞派人献给成王，成王又赠给了周公，周公作《嘉禾》以志庆贺。

由于唐叔虞将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民族和谐，在历史上得到极高评价。而后人为了纪念唐叔虞，在太原修建了“唐叔虞祠”，也就是现在的晋祠。到了北宋，宋朝政府又在晋祠内修建圣母祠，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母亲邑姜。

历代以来，晋祠都是香火最旺的祖祠。除了唐叔虞的后代之外，晋祠还是王姓、张姓的祖庙，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家庙，可以说晋祠是中国三大姓的朝拜圣地。

晋祠，如果说晋祠是除了黄帝陵和炎帝陵之外，在中国排位第三大的祖庙，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吧？

如果再算上从太原起家的中国第四大姓赵姓，那么，中国姓氏中排位最靠前的张王李赵杨五大姓就在太原会齐了。

山西，除了黑煤窑之外，有太多值得我们去追思的地方了。

但凡中国人，有空应该去趟山西太原，祭拜祖先，凭吊古人。

——晋国的由来

唐叔虞为唐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去世之后，儿子姬燮继位，因为唐国有晋水，改国名为晋。此后，传了六代，到了晋穆侯。

从叔虞到穆侯，实际上晋国国君的主要通婚对象是齐国，应该说齐晋才是世为婚姻。晋穆侯也娶了齐侯的女儿。姜夫人为晋穆公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为什么这样取名？因为生大儿子的时候正好讨伐仇敌条国，而生小儿子的时候恰好吞并了一个叫做千亩的小国家。

后来，仇当了晋文侯，死之后儿子昭侯继位。昭侯把叔叔成师封在了曲沃，称为曲沃桓叔，而曲沃城比晋国的都城翼城还要大。当时就有人断言：曲沃将是晋国的动乱之源。

果然，从昭侯七年（前739年）开始，到晋侯缗二十八年（前680年），前后59年时间，经过三代人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的不懈努力，先后杀死五任晋侯，终于由曲沃取代晋国，获得周王的正式任命。

祖国统一了，不过是由小宗统一了大宗，也就是说，地方把中央给吞并了。

曲沃武公三十七年（前680年），曲沃武公成为晋武公。这一年，恰好就是齐桓公开始称霸的那一年。

三年之后，曲沃武公鞠躬尽瘁，儿子诡诸继位，就是晋献公。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晋献公，但是，晋献公绝对是一个应当被记住的人。

晋献公是什么人？牛人，第一牛人。什么时候的

第一牛人？春秋？不对。晋献公堪称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第一牛人，决不带水分的。

你说我怎么不知道？下面就让你知道知道。

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话是有道理的。

经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换来了和平也只是短暂的和平，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反过来，没有内忧，必有外患。实际上，斗争是随时存在的，你讲不讲都是存在的。

与狼共舞，必有狼性。

与南面的楚国一样，北面的晋国几乎是沉浸在杀戮和征服的快感之中。历代的晋国国君都以勇武著称，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凶残的戎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血管中也流着戎狄的血液。

前面说过公子仇和公子成师的名字来自于战争，

实际上这是一个传统。晋献公诡诸的名字也来自于战争，当年武公征服了夷并且杀死了夷的国君诡诸，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把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诡诸。

献公继位的时候，正在四十岁上下。他就像一头警觉的狼，在刚刚登上头狼宝座之后，不得不环顾四周，提防着任何一个阴谋篡位的人。

危机比他想象的还要来得快，还要猛烈。

“孙子，爷爷当年扛着长戈打仗的时候，还没有你呢，你牛什么牛？”一个白胡子老头大声呵斥献公，献公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没有说话。

白胡子老头叫公子青羊，曲沃桓叔的儿子，曲沃庄伯的弟弟，曲沃武公的叔叔，自然就是献公的爷爷。

在晋国，公子青羊这样的爷爷辈的人物还有五六个，叔叔大爷辈的有十一二个，而兄弟堂兄弟有二三十个。这四五十号人就是公族，曲沃来的公族，用《左传》的话说，就是“桓庄之族”。他们要干什么？邀

功请赏。

曲沃武公拿下了整个晋国，有功之臣都有封赏。公族们出力不多，因此多数什么都没有捞到。武公在的时候，谁也不敢说三说四。武公没了，遗老遗少们来劲了。要钱的、要地的、要官的，一拨一拨来找献公。给不给？不给就跟你吵，坐地泡，什么难听的都说。

献公强压着火，他在忍，他不能不忍。说白了，他惹不起这些人。

钱是有的，但是他不能给他们，他知道他们的胃口是无底洞，给多少都不够；官位是没有的，即便有，也不能给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能力；土地是没有的，可以抢，但是需要时间。

说来说去，什么也不能给。

你不给，我们就烦你，烦死你。公族们想了一个很恶毒的办法，每天派五个人来找献公吵架，大家轮流，可是献公没****流。这个恶毒的主意是献公的堂

弟公子富子出的，他是这帮人的核心人物。

从继位开始，整整七年过去，献公的耳朵磨出了茧子，他烦死了，有的时候他真的想死。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就算自己不被烦死，也会被某个兄弟杀死的。

第四十二章超级卧底

兔子急了上树，狗急了跳墙，人要是急了，是六亲不认的。什么叔叔大爷，去你姥姥的。

献公请来了上大夫士蔿商量对策，把自己的苦恼说了一遍，说到动情的地方，忍不住咬着牙说：“我跟他们拚了。”

“别介，跟他们玩点有技术含量的不行吗？”士蔿说，就凭这句话，就知道他有想法。

“怎么个有技术含量？”

“这样，想办法把他们聚到一起，然后聚歼他们，

一了百了，如何？”

“这，这不太好吧？大家都是公族，血浓于水啊，怎么忍心下手？”献公看上去有些犹豫。

“哎，大义灭亲没听说过吗？为了大义，就顾不了亲情了。” 士蔿说道，心说：“你就别装了你，你要真那么心慈手软，你还找我来干什么？”

献公假装思索了一阵，然后一咬牙一跺脚，好像是下定了决心：“好，听你的。说吧，什么时候下手？两天后行不？”

士蔿笑了，心说这下原形毕露了。

“主公，这事情不能急，急了就没有技术含量了，我有一个卧底计划，你看行不行？” 士蔿当时将自己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

“你太有才了，事成之后，司空就是你的了。”献公很高兴，什么是司空？司空属于卿的系列，地位更高，同时主管工程建设，油水大大的。

原来，晋国官制与中原国家有所区别，大概是历代君主都很强势，晋国不设正卿或者上卿，上大夫就是官员系列中的最高等级了。

——挑拨离间

按照士蔿“有技术含量”的分析，群公子的实力加在一起绝不比献公要差，真的对抗起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即便献公获胜了，晋国基本上也就支离破碎了。

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离间群公子，让他们不团结，让他们没有主心骨。

士蔿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左传》

什么意思？就是说第一步是搞掉公子富子。

“大胆去干，组织上支持你。”献公表态。

士蔿用了半年时间去跟公子们打成一片，到后来大家都很信任他，富子则成了他的好朋友。

“公子，其实你的才干比他们高多了，主公早就想任命你作中大夫，只是你跟他们走得太近，主公有些难办。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呢？”一天，士蔿私下里对富子说。事实上，富子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献公之所以不愿意用他，是因为他对公族没什么好感。

“真的？”

“骗你不是人。” 士蔿发誓。

富子怎么也没有想到，看上去一副君子模样的士蔿竟然是个卧底。

从那之后，富子有意无意之间拉开了和公子们的距离，开会常常请假，就算参加也不发言。大伙就觉得奇怪了，富子变了，没有从前那么热心公益了。

没有多久，献公任命富子为中大夫。富子高兴了，公子们则郁闷了，大家奋斗了这么多年，弄到现在是你富子摘桃子了。

大家都不满，但是看在面子上，都没有说出来，

表面上大家还是一伙。

公子穷子是所有公子中最穷的一个，大概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生下来就叫公子穷子。因为穷，所以平时特老实，不爱出头，但是干活很卖力，很实在，公子们都说他是“劳动模范”。

尽管穷，那是相对的，作为公子，公子穷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庄园，马马虎虎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直到有一天献公派人来找他。

“谁穷？”献公派的人很傲慢。

“我，我穷。”公子穷连忙说，心里合计着是不是自己也要当大夫了。

“听着，给你三天时间搬家，能搬的都搬走，投奔谁随你自己，你这个封地充公了。”来人正眼也不看公子穷子一眼。

晴天霹雳啊，公子穷子浑身一哆嗦。

“为，为什么？”

“不为什么，公子富子看上了你这块地，主公赏给他了。”

得，是被富子抢走了。

公子穷子哭着去找叔叔大爷们评理去了，哭穷哭穷，就是这么来的。

公子们原本就已经对富子不满了，此时听说富子竟然抢了公子穷子的封地，一个个义愤填膺起来。

“狗日的富子，翻脸不认人了。”

“专拣软柿子捏啊。”

“叛徒，可耻的叛徒。”

公子们聚在一起，痛骂富子是叛徒。

“把他叫来，当众跟他评评理。”大伙越说越气愤，就要派人去叫富子。

叛徒没来，卧底先来了。

“哎，大伙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士蔿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他在心中暗笑。

“哎，士大夫来了，正好，给我们评评理。”众人看见士蔿来了，吵吵嚷嚷把事情说了一遍，大伙一边说，公子穷子还一边哭。

士蔿听完，愣了一愣，假装吃惊地说：“哎，怎么会呢？富子跟我说他是看中了公子青羊的封地啊。”

这句话一出，当时就乱了营了。公子青羊年纪最大，辈分最高，连公子青羊的主意都要打，这富子也太黑了吧。

“杀了这个没良心的。”有人建议，有人附和。

公子青羊原本一直没有说话，德高望重的人都是这样，轻易不发言的。可是，如今事情到了自己的头上，谁不发言谁就是傻子了。

“你说的可是真的。”公子青羊运了半天气，一字一顿地问，眼里冒着凶光。

“这，这个，我什么也没说啊。” 士蔿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来，公子青羊瞪他一眼，然后转过头去，

清了清嗓子，高声问道：“富子是个没有良心的叛徒，对待叛徒，我们该怎么办？”

“杀。”众口一词。

“敌人犹可饶恕，叛徒决不放过。”公子青羊恨恨地说，一拍桌子：“回去准备车甲，一个时辰后还在这里集合。”

公子们匆匆走了，他们要集合人马，讨伐富子。

乱哄哄之中，士蔿也溜了出来。

其实，卧底比叛徒可恨一百倍。

——富子出逃

富子正在家里小坐，士蔿来了，看上去一头的汗水，显然是有什么急事。

“公子，你还有时间闲坐？还不赶紧逃命？”没等富子说话，士蔿先说了。

“逃命？”富子吃了一惊。

“公子们要来杀你，你不知道？”

“为什么杀我？”

“说你出卖他们，抢他们的封地。”

“没，没有啊。”富子说，他是真没有。

“我也知道你没有，可是公子们不信啊。这世道，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我劝你赶快逃命把，否则公子们杀到，连辩解的机会都不会给你。”

“这，这，我打探打探。”富子半信半疑，急忙派家人出去打探。

不一会，家人们慌慌张张回来，说是公子们都在厉兵秣马，说要来灭了富子全家。

现在，富子不能不信了。他见过灭门是什么样子，当初武公率军打破翼城的时候，就灭过好几家的门，那是进门就杀，根本不跟你讲理。他也考虑是不是请献公保护，可是他是个聪明人，他想到了这可能本身就是献公的陷阱，去投奔献公，说不定死得更惨。

“唉。”富子叹了一口气，让家人草草收拾家当，

登车投奔周朝伟大首都洛邑去了。

后来，富子以名为姓，改名为富辰，作了周王的大臣，以远见和直谏闻名，富辰也是富姓的始祖。

公子们杀到富子家中，却扑了一个空。富子全家都已经逃走，只有一个人没有走，谁？士蔿。

士蔿为什么没有走？他留在这里不就等于告诉大家是他放走了富子吗？正是，士蔿就要这个效果。

“你放走了富子？”公子们咬牙切齿，他们太恨富子了，所以同样也恨放走富子的人。

“是，是我放的。”士蔿很镇定，一定也不害怕。

“你放走了他，不怕我们杀了你？”

“怕。”

“既然怕，为什么还要放走他？”

“可是，我更怕天下人说我不够朋友，不讲义气。” 士蔿说得大义凛然，倒把大家给说愣了，地球人都知道士蔿和富子是好朋友，为了就好朋友而甘心

去死，这是多么高的情操啊。

大家都有点惭愧，自己是兄弟相残，人家却能为朋友挺身而出，这境界真是差得太远。

结果是，公子们放过了士蔿，并且因此也放过了富子，原本准备追杀富子的人放弃了最初的打算。

士蔿真的是因为讲义气才放走了富子？

宁可相信叛徒，也不要相信卧底。

士蔿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要阻止公子们追杀富子。这倒不是他不想富子死，他是不想让公子们与富子碰面。这就像房地产中介，一定要阻止客户之间碰面，否则人家一交流，自己那点算盘就都暴露了。假如给富子和公子们碰上面了，保不准三说两说就说出疑心来了。万一露馅了，那死的就不是富子，那就是我士蔿了。

除了这个担心之外，士蔿还要借这件事提升自己“讲义气”的形象，为下一步作铺垫。

多么出色的卧底啊。

——一箭双雕

士蔿用离间计赶走了富子，献公非常高兴，不过他对士蔿说：“对不起，虽说你立了功，但是在大事完全成功之前，我不会奖赏你。”

士蔿并不失望，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对外，晋献公声称没收公子穷子的封邑纯属富子在搞鬼，富子被赶走是罪有应得，公子穷的封邑依然属于公子穷。

没有了富子，公子们虽然还没有到群龙无首的地步，但是少了主心骨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坐地泡，公子们想不出新的花样了。

可是，他们还是很团结，还是很倔强，还是很难对付。

作为卧底，士蔿是很出色的。他不动声色，他一

直在观察，他决不会打草惊蛇。一句话，他在等待新的时机。

由于在放走富子的事情上表现出色，公子们更加喜欢他了，更加佩服他了，也更加信任他了。在公子们当中，他的话越来越有分量。

没有多久，士蔿发现了时机。

公子们常常在私下抱怨没有得到公族应有的利益，他们最常举的例子是游大夫。游大夫原本是晋侯缗的大臣，后来做了曲沃武公的卧底，策应武公攻破翼城。因此，游大夫受到武公的厚待，得到了聚这个小城作为封邑。

“姓游的不过是个外姓，就给他这么好的封邑。我们还是公族，反而不如他们，真是没有天理了。”公子们常常这样抱怨，对游家，他们充满敌意。

“就是就是。”每次，士蔿都这样附和他们，而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转眼，两年过去，到了晋献公八年（前670年）。

游大夫死了，封邑就由两个儿子继承。

说实话，献公一向对于游大夫就很不满，早就想收回聚城，苦于没有什么借口。如今游大夫死了，献公又想起这个事情了，于是找来士蔿商量。

“主公，你不找我，我也要来找你呢。如今我有一条妙计，不仅一箭双雕，而且一劳永逸。” 士蔿早已经胸有成竹，将自己的计划向献公一说，献公当时就笑了。

公子们从士蔿那里得到绝密内幕：献公对游家很不满，但是苦于找不到灭他们的借口。

“这需要理由吗？杀游家的人需要理由吗？”公子们开始讨论，结论是：只要献公默许，杀游家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不过，大家还是征求了士蔿的意见。

“我猜，主公正希望你们去杀游家呢，那块地方给自己兄弟总比给外人好吧？说不定，谁先干掉游家，那块地就归谁。我猜的啊，我猜的。”士蔿装模作样，

吞吞吐吐。

士蔫越是这样，大家就越是认为他一定是被献公授意的，谁不知道士蔫的消息最灵通啊？

既然最高领导都已经暗示了，那大家就干吧。公子们跃跃欲试了。

“可是。”公子青羊毕竟老到些，他还有一个问题：“可是，聚那块地虽然不错，毕竟也不是太大，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分法？”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于是大家都看士蔫，因为他就代表了政策。

“这还不简单？杀了游家，不是还有韩家？还有栾家？还有杨家？一个一个来，还怕地不够分？”士蔫轻描淡写地说，为公子们描述美好蓝图。

公子们欢呼起来，似乎分田分地分美女就是眼前的事情了。

卧底，什么是卧底？什么是最优秀的卧底？不仅

打入敌人内部，还要把敌人忽悠得失去理智。

游家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化悲痛为力量，就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

公子们如群狼一般杀进了聚城，游家那点可怜的兵力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经过一顿砍瓜切菜式的屠杀，游家从此不复存在了。

游家有现成的酒肉，公子们开怀畅饮起来。爽啊，祖国统一以来还没有这么爽过。

一连三天，公子们喝得昏天黑地，二五二五。如果还有第四天的话，相信他们还会喝下去。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第四天了。

第三天下午，献公的大军围困了聚城，士蔿亲自领军，一声号令，大军进城，之后也是一顿砍瓜切菜，公子们在醉梦之中追随游家而去。

《左传》这样记载这段故事：晋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当时富子在洛邑听说群公子灭了游氏，长叹一声：“完了，这下都要死了。”几天之后，果然传来群公子被杀的消息。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先赶走了富子，要杀群公子绝不会这么顺利。

所有的公子都被杀了吗？也不尽然。还有些没有参加消灭游氏的公子，在听说群公子被杀之后仓惶而逃，逃到了虢国。此事在《史记》中有记载。

死的死，逃的逃，晋国公族接近绝迹了。

从爷爷辈到侄子辈，晋献公把自家本家通杀四代。

——豆腐渣工程

晋献公说话是算数的，现在，士蔿已经是晋国大司空，也就是国务委员兼工程建设部部长。

士蔿上任之后，立即拿到了一个大单——重建聚城。

两年的时间，聚城重建完毕，之后改名为绛，晋献公从翼城搬入绛，从此，绛就是晋国的首都。现在知道这个大单有多大了吧，也就可想而知士部长得了多少油水。想想看，要是把北京城承包给你，那是个什么概念？别说整个北京城，随便承包一个区的下水道，你都不知道发多少了。

第一次接这么大的单，又是首都这么重要的地方，士蔿不敢乱来，至少在工程质量上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工程质量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可，在绛建成之后，士蔿又拿到两个大单。

晋献公在蒲为大儿子重耳建城，在屈为二儿子夷吾建城，这两个工程都交给了士蔿。

这两个工程与首都建设相比，工程量和重要程度都差得多了，再加上已经有了丰富的工程经验，这一回，士蔿要玩花样了。

建城用量最大的就是石头，由于近几年的用量太大，石头的采集和运输费用都大幅上升，怎么办？难

得倒别人，难不倒士蔿。

士蔿的办法是：把城墙做成夹层的，两面是石头，中间填木头，看上去挺厚，实际上很不结实。什么叫豆腐渣工程？就是从士蔿这里来的。

所以，豆腐渣工程的祖师爷就是士蔿了。

士蔿这么干，结果被夷吾的手下发现了，夷吾很生气，跑老爹面前告了士蔿一状。献公于是派人去批评士蔿。

要是换了别人，不是立即逃命就是痛哭流涕去找献公汇报思想，表示痛改前非了。可是，士蔿是什么人？他是豆腐渣工程的祖师爷啊，没有两刷子，敢当祖师爷？

所以，士蔿一点也不害怕，他不仅不认错，还很严肃很认真地对来人说："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然会随之而来；没有战患而筑城，反而会在国内培养起敌人来；既然这样，又何必把城墙建筑得那么牢固呢？我接了这个修城的任务，不修吧，那是对

国君的不敬；修得太牢固了吧，又是对国君不忠。不忠不敬，怎么向国君交待呢？《诗经》说得好啊：以德治国，国家就会安宁；宗亲们团结努力，那就是最好的城墙。如果国君注重自己的德行，培养公子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什么城墙能比得上呢？信不信吧，三年之内，国内必有敌人出现。”

来人听得直点头，对啊，士蔿这么做好像全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啊。

来人屁颠屁颠回去向献公汇报了，这边士蔿还假模假样发个感慨：“孤裘尨茸, 一国三公, 吾谁适从?”意思就是：这么多老板，我究竟该听谁的？

不管怎样，士蔿的辩解被献公接受了。自古以来，豆腐渣工程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幌子。

关于这段历史，《左传》如此记载：晋侯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与屈, 不慎, 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蔿稽首而对曰：“臣闻之, 无丧而戚, 忧必仇焉……”

该杀的人杀了，该建的城也建了，一句话，国内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了。

国内安定了，就该解放全人类了。

献公决定攻打虢国，为什么要打虢国？虢国又是个什么国家？

当初周文王的弟弟名叫虢仲，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叔叔封在了虢国，也就是今天的陕县。因为是天子的叔叔，爵位为公爵。世世代代，虢国和周王室的关系都十分紧密。按理说，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可以轻易去攻打的，为什么献公要打虢国？

原来，当初从曲沃桓叔到曲沃武公，有多次吞并整个晋国的机会，可惜的是，都被虢国联合周王室给阻止了，甚至虢国还两次兴兵讨伐曲沃。应该说，两家的积怨很深。然而还有一个原因让献公更恼火，那就是出逃的公子们都跑到了虢国，动不动骚扰一下晋国，随时准备杀回来。

“别介。”士蔿表示反对，一打仗，军费开支就

要增加，相应地修城的开支就要减少，蒲城和屈城都没完工呢，要打仗怎么也要修完城，把工程款结了才行啊。算盘是这么个算盘，说出来当然又是另外一套说法：“主公，虢国爵位高实力强，再加上跟王室关系密切，我看咱们还是忍忍，等他们内乱起来了再下手也不迟。”

献公想想，似乎也是这么个理。问题是，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上又不找人打仗，干什么呀？

人无外患，必有内忧。事业顺利，家庭就容易破裂。对于献公来说，后宫的一场阴谋正在向他袭来。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

第四十三章 超级导演

现在，说一说晋献公的后宫。

按晋国习俗，老婆不是娶回来的，是抢回来的。没办法，那时候的北方民族都是这样，你抢我，我抢你，最后大家都抢成亲戚了。所谓入乡随俗，晋国一点也不客气。

抢老婆，讲究的是自己去抢。你本事大，就抢漂亮的回来，没本事，就抢路边没人要的。

所以，晋国历代国君都很强悍，就是因为从小就抢老婆。

在当年献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开始抢老婆了，那时候，他还叫诡诸。

——抢老婆

诡诸刚刚成人的时候去串了一个亲戚，什么亲戚？贾国。

贾国是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的国家，跟晋国那是同宗同源，历任国君跟晋国的关系都不错。平时，两国有些往来，串串亲戚什么的也是常事。

贾国国君热情招待了诡诸，可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不小心让诡诸看见了自己的女儿。贾国国君的女儿那绝对是黄土高坡一枝花，漂亮得就不敢让她出门，生怕被抢了。可是这次被诡诸发现了。

回到曲沃，诡诸就对老爹武公说要抢老婆了。武公一问，说是贾国国君的女儿。

“那好，干脆就灭了贾国吧。”武公早就瞄着这个兄弟国家呢。

于是，诡诸亲自领军灭了贾国，把贾家的女儿抢了回来。可惜的是，贾夫人没有生育。

怎么办？武公说了：“儿子，接着抢。”

诡诸一打听，说是北翟国主的两个侄女那是国色天香，是草原上的两朵花。北翟也就是北狄，属于狄。狄人也打？打的就是狄人。

诡诸又是亲自统军，一直打到北翟，算他狠，把北翟国主的两个侄女给一勺烩了。两个美女都姓狐，亲姐妹两个。说起来，这是两个洋妞，可是仔细一查，也就是混血外籍华人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北翟国主也是唐叔虞的后代，大致属于那种出国奋斗最终奋斗到了外国老大的那种，要不就是

抢老婆抢晕了把自己入赘过去了。不管怎样，这两个老婆实际上原本也是姓姬的，不过是混血美女。

周朝那时候已经有了近亲结婚不利于后代的科学观点，那时候的说法叫做“同姓不藩”，意思就是同姓的结婚，后代不会繁盛。中原的诸侯都很在意这一点，娶老婆都不会娶同姓的，譬如鲁卫郑邢这些国家绝对不会通婚。可是晋国受戎狄影响深，根本不管这些。

狐家姐妹的老爹名叫狐突，女儿被抢过来了，索性也就移民回祖国了，把两个儿子也带回国了，算是海龟，大的叫狐毛，小的叫狐偃。

狐突回祖国在当时是引起了轰动的，就像钱学森回祖国一样。当时的狐突十分著名，那是著名的贤能和知识渊博。

后来，狐姐生了个儿子名叫重耳，狐妹生了个儿

子名叫夷吾。重耳生得“重瞳骈胁”，重瞳就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骈胁就是俗称的板肋，就是肋骨之间没有肉，连成了一片。估计，这就是近亲结婚的后果。

除了抢亲，晋国跟齐国之间世为婚姻，那就不能抢了，只能聘。怎么说呢，跟野蛮人用野蛮的办法，跟文明人用文明的办法。

武公老的时候，从齐国娶了一个公族女子作小老婆，名叫齐姜。算起来，齐姜还是齐桓公的侄女。其实，武公并不是真的缺一个老婆，而是要做一个姿态，以此加强和齐国的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下面的故事。

日期：2008-11-24　14:43:48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

——抢后妈

齐姜来了，可是武公岁数太大，基本上齐姜就成了“黔之驴”里的驴——至则无所用。怎么办？诡诸一看，这么一齐国大美女，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怎么能设备闲置呢？于是，诡诸暗地里勾搭齐姜。齐姜一看献公那也是英俊挺拔，还有混血的味道，真好。于是，一来二去，事情就办妥了。

很快武公就发现了，心说闲置也是闲置，给儿子利用一下也没什么。所以，武公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这事要是放在郑国鲁国宋国这样的国家，那绝对不是这么个结局。

诡诸见老爹装不知道，胆子越来越大，连起码的避孕措施的都省了。结果三弄两弄，竟然把齐姜的肚子给弄大了。现在没得选择了，索性想个法子，把齐姜偷运出宫，藏在一户姓申的人家，没多久生个儿子下来，取名就叫申生。

到这个时候，武公还是假装不知道。

武公鞠躬尽瘁之后，诡诸登基，就是献公。献公对齐姜倒是一往情深，将她立为夫人，申生就是太子。后来，齐姜又为献公生了一个女儿。可惜的是，齐姜生下女儿没多久就死了，当时还把献公伤心得够呛，一双儿女就交给了贾夫人抚养。

根据“私生子优秀论”，申生就应该是非常出色的孩子，事实真是如此，申生几乎就没有缺点，集中了他爹和他娘的优点。申生出色到什么程度？出色到狐突爱他比自己的亲外孙还要多。

——抢儿媳

眼看着几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特别是申生已经十七岁了。晋献公心说该让他们抢老婆了，重耳和夷吾好说，随便抢几个回来就行。可是申生是太子啊，这么出色的儿子，怎么说也要抢最好的回来。

献公一打听，听说骊戎国主的两个女儿很漂亮，天仙一般。

“儿子，你带兵去抢老婆回来，要快，晚了就被别人抢了。”献公叮嘱申生，给他配备了人马。

晋献公五年（前673年），申生率领晋国军队讨伐骊戎（今西安附近），骊戎哪里是对手？被打得稀里哗啦。怎么办，投降吧。

“我们投降，我们投降。”骊戎国主宣布投降。

“投降什么？把你两个女儿交出来就行了。”申生开门见山，骊戎国主哭笑不得，早说啊，省得我们死这么多人了。

就这样，申生把骊戎国主的两个女儿给抢回来了。姐姐叫骊姬，妹妹叫小骊姬。那两姐妹也挺高兴，因为申生英俊得没法说，别说是抢自己来，就是申生不抢，这姐妹俩还想望怀里钻呢。

回到晋国，申生去向老爹汇报工作。汇报完毕，献公很满意。申生临走，献公顺口说：“听说两个骊姬仙女一般，叫上来给老爹瞧瞧。”

老爹要看，申生急忙令人把姐妹两个带上来。

这一瞧不打紧，献公口水当时就下来了。

“儿啊，算你辛苦一趟。这两个给爹了，你还年轻，机会有的是。”献公当时什么也不管了，把两个儿媳妇据为己有了。

还记得三代通吃的卫宣公吗？

晋献公比他厉害得多，他是三代通抢，而且通常一抢就是两个。

两个骊姬很失望，白马公子现在成了白头公公，那能不失望？

俗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骊姬姐妹虽说长得很像，性格上却极大不同。姐姐骊姬精明强悍，机警善变，天生的是男人的克星，献公对她宠爱得无以复加；而小骊姬性格柔弱，自己没有什么主意。

小骊姬伤心虽然伤心，她认命了。骊姬不是一个认命的女人，她要争夺，要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夺回来。

骊姬此后千方百计勾搭申生，可是申生是个大孝子，比急子还要孝顺的那种，根本不为所动。至于怎么个勾搭法，此处省略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八字。

勾搭不成，骊姬还不甘心。可是，献公的不懈努力最终让她认命了。什么不懈努力？床上的不懈努力。五年之后，骊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奚齐。

现在，献公有七个儿子了，其中，重耳和夷吾岁数比较大，也比较贤能，献公重点培养；申生那是太

子，更要培养，另外还有三个儿子很一般，忽略不计，如今又有了一个小儿子。

献公很高兴，但是，骊姬很绝望。

“申生，我要杀了你。”骊姬暗中发誓，得不到的，就毁灭他。

骊姬不仅要杀申生，还要让奚齐成为太子。

由爱生恨的力量是巨大的，急子就是榜样。那么，申生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急子？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

——骊姬的策划

骊姬不是一个寻常人，事实上，任何一个能够得到君主宠幸的女人都不是寻常人，脸蛋只是基本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头脑。

在发誓要报复申生之后，骊姬做通了妹妹的思想工作，让妹妹也帮着自己。随后，骊姬进行了形势研判。

首先，自己的力量在哪里？好像除了献公的宠爱之外，再也没有。其次，申生的力量。很显然，申生的力量很强大，朝中的主要大臣都支持他，甚至重耳和夷吾也支持他。而且，献公很爱申生也很信任申生。

形势明显不利。

怎么办？骊姬想到了一个人，谁？一个名叫优施的演员，国家级演员。所谓优，就是艺人，专门在宫

廷里为君主表演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施，所以就叫优施。用现代话说，就是娱乐明星。

优施很受献公的宠信，经常进宫来表演，因此跟骊姬姐妹两个也很熟。因为受献公宠信，外面的很多大臣也都愿意巴结他。

“搞定优施，让他帮我们。”姐妹两个商量好了，既然商量好了，就要开始行动了。

第一步，搞定优施。

对于女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漂亮女人来说，要搞定一个正常的男人实在是太容易了。何况，优施是娱乐圈的人，大家知道，娱乐圈是有潜规则的。更何况，骊姬姐妹还是优施的老板娘。

过程就不必赘述了，优施很轻易就被“潜规则”了。当然，他也很享受被“潜规则”，特别是同时被

两个美女“潜规则”。

对于娱乐圈的人来说。“潜规则”也就是献身而已，优施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这样的人在后宫就是稀缺资源，被潜规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被潜规则绝不仅仅是献身这么简单。

“施，床也上了，爽也爽过了，现在说正事吧。”云消雨散之后，骊姬说话了。

“正事？”优施一愣，正事不是刚刚办完了吗？

正在这个时候，小骊姬进来了，优施恍然大悟：哦，还有一件正事。

骊姬姐妹坐下，让优施也坐下，这个时候骊姬开始说正事了。

“我们姐妹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想

把申生给废了，让我的奚齐做太子。我们姐妹两个势单力薄，就想请你帮个小忙。”骊姬娓娓道来，说得轻松。

优施一听，吓得一个哆嗦。这是小事？这是国家大事啊。

“这，这，我一个艺人，怎么能做得了这样的事情？别别，你们另请高明吧。”优施忙不迭望外推，这样的事情想都不敢想啊。

说完，优施顾不得许多，起身就想走。

“你走吧，只要你走出这个门，我们就高喊捉淫贼。****夫人是什么罪名你是知道的，是怎么个死法你大概不知道，到时候就会知道了。”骊姬屁股都没挪一下，轻描淡写地说。

优施不敢动了，骊姬的话算不上吓唬他，骊姬甚至都不需要说他****，只需要在枕头边上对献公说她喜欢优施，优施的裤裆第二天就会被掏空。

所以，他老老实实地坐了回去。好在他是演戏的，并没有表现得太丢人。

“施啊，你想想，你一个唱戏的，唱一辈子戏又能怎样？如果你帮了我们，今后吃香的喝辣的，也混个大夫当当，子孙后代也跟着享福，有什么不好？”大棒打过了，骊姬扔给一块胡罗卜。

到了这个时候，优施还有什么选择吗？

“夫人，您说怎么做吧。”

日期：2008-11-25　11:01:39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

——优施的分析

床上，三个人开始商量。

整个商量的过程，在《国语》中有详细记载。

骊姬问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如何？”看得出来，骊姬是很聪明的，她知道，单单搞定申生是不够的，必须把重耳和夷吾打包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消灭所有的对手。

“早处之，使知其极。夫人知极，鲜有慢心，虽其慢，乃易残也。”优施回答，这里要翻译一下了，意思就是：早点把他们的地位固定下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到顶。人若知道自己的地位已经到顶，就不敢再有非分之想。即使有轻慢之心，也能很容易击败了。

要承认，优施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优施实际上并没有想到要除掉申生，只是要废掉他而已。

为了阅读方便起见，后面的原文就免了。

骊姬一听，这优施有想法啊，有想法就好。

“你说，先对付谁？”骊姬问。

“擒贼先擒王啊，先对付申生，顺便也就对付了重耳和夷吾了。”主次分明，艺术家总是能抓住重点。

“怎么对付申生？”

“申生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君子，小心谨慎，稳重细心，越规矩的事情绝对不做，害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想，就这么说吧，那就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所以人人喜欢他，主公也信任他。这样的人，你要去说他的坏话，那是没人会信的，你去跟主公说，那也没用。”作为顶尖的表演艺术家，优施对于人物心理的把握是有独到之处的，当下这么一分析，果然说得骊姬姐妹直点头。可是点完头，骊姬回过神来了：“哎，你说得对是对，可是照你这么说，他这么完美，这么无懈可击，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对付他？”

优施笑了，前面这段话，算是一个铺垫，在艺术上是不可或缺的。铺垫之后，再有转折，这才能吸引人。

“俗话说：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弱点，越完美，就越脆弱。”优施说话一套一套，见骊姬姐妹两个大眼瞪小眼，接着说：“申生太善良，不忍心伤害别人，这样的人就只能伤害自己；凡事为别人着想，那就不会为自己着想；有问题了总是反思自己的责任，那就会不屑于去辩解。你看，这不是机会就来了？”

骊姬姐妹两个对视一下，似乎还是没有搞明白，小骊姬问：“你说这些对是对，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搞明白。”

“这么说吧，如果主公废了申生，他决不会来辩解，也不会问为什么，他只会去问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如果主公要杀他，他决不会逃跑，也不会辩解，而是欣然接受。”

“可是，那是后面的事情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去说他的坏话。”骊姬也没有弄明白，她最关心的是现在该怎么做。

“不能说他的坏话。”

“那怎么办？我们不说他的坏话，主公凭什么废了他？”

“说他的好话。”

“说好话？既然说坏话不行，那就说好话。”

“不错，知道进谗言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说好话。你越是说申生的好话，就对他越不利。”

“那，说些什么好话？什么时候开始说？”尽管半懂不懂，骊姬还是觉得优施的话有道理，因此她决定按优施的话去做。

“不要急，说好话只是第二步。就凭我们这几个人，做不了这样的大事，我还有两个朋友，必须要他们一起帮忙。”

“谁？”

“二五。”

日期：2008-11-25　15:33:5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

——完美的组织结构

优施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东关五，一个叫梁五，合称二五。二五之所以和优施是好朋友，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比较密切。二五是献公的宠臣，也就是那种陪着献公吃喝玩乐讲黄段子的一类人，类似齐国的公子开方。平时，优施和二五总在献公这里遇上，而且他们的主要工作都是哄献公开心拍献公马屁，所以

有很多共同语言，就成了朋友。

二五都属于那种除了拍马屁就没有第二样本事的人，虽然眼前风光，心里还是有点发虚，不知道什么时候献公一蹬腿，自己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几个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凑在一起，主要是研究献公的喜怒哀乐，交换拍马屁的心得等等，偶尔也会探讨一下后宫里哪个女人的屁股大之类。

这一天，三个人来到了优施的家里。喝酒吃肉，然后把闲杂人等都赶走了，只剩下三个人。

“二五哥，今天请两位来，有要事商议。”吃饱了喝足了，优施话入正题。

“要事？”二五也是互相看一眼，你一个唱戏的，有什么要事？

优施先在心里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傻逼”，然后按照事先整理好的思路开始了。

优施先说一通“干革命要跟对人”“不怕杀错人，就怕站错队”之类的大道理，之后转入现实。

优施分析了后宫的形势，之后又分析了几个公子的优势和劣势，之后又分析了二五所处的地位。总之，说了半天得出结论：“我们要想长久混下去，就要投靠骊姬夫人，共同对付申生那几个人。”

二五讲黄段子还行，说到分析革命形势那就真是一窍不通，当下被优施忽悠得二五二五的，觉得特有道理。什么叫二五二五？就是稀里糊涂云里雾里，这典故就从东关五和梁五这里来的。

二五就这样决定跟着骊姬干了。

优施的能力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除了二五，再发展别人也不太现实了。

可是，二五已经够了。

基本上，组织结构就这样确定了。

骊姬姐妹在后宫，主要负责在床上忽悠献公；二五在外面，主要负责在床下忽悠献公；优施从中充当总策划兼联络员的角色，及时沟通信息，部署下一步的革命工作。

完美的组合，这简直就是完美的组合。

但是，第一步该怎样迈出去？

优施说了：生活其实就是演戏。既然是演戏，既然我就是演戏的，那么，我给大家安排一出大戏吧。

优施，春秋时期的张艺谋。或者说，优施是张艺谋们的祖师爷。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

第四十四章 超级阴谋

单从艺术的角度或者导演的角度来说，优施可以称得上伟大。

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国家大事看成了一出戏，每个人都是这出戏里的角色，而他就是导演，就是张艺谋。

与优施相比，张艺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优施活在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绝对是优

施的了；或者说，如果春秋就有春秋运动会的话，总导演是非优施莫属的。

优施将要导演的大戏名叫《杀生》，杀死申生的意思。我们不妨看看，在将近两千七百年之前优施导演的大戏，是不是比《满城尽带黄金甲》要精彩得多。

废话少说，关灯，拉幕，将手机调到震动或者关机。持赠票的观众请离场，因为不守规矩的往往就是这些人。

——第一幕：卫急子

地点：后宫大剧院（献公专门看剧的地方）

时间：白天

背景：三张桌案，献公坐在中间那张后面地板上，东关五在左边，梁五在右边，每人的桌子上有酒有干

果（开心果和腰果不要，否则太搞笑），献公身后站着四个宫女伺候。

演出场地上，优施面对献公躬身施礼，高声说道：“主公，下面是优施最新创作的现代历史剧《卫急子》，请主公欣赏。

献公点点头，扭头对二五说：“这是优施的新戏，寡人不忍心一个人欣赏，今天是处女秀，因此请两位大夫一同观赏。”

东关五笑笑（要求媚态十足），说道：“主公真是人民的好君主啊，与民同乐，亲自观赏好剧的同时还邀请我们参加，荣幸啊幸福啊。”

梁五也以同样的表情说：“有您这样的君主，真是晋国人民的福分啊。”

献公也笑了，挥挥手，示意优施可以开始了。

《卫急子》讲的是卫国公子急子的故事。优施真有才，自己兼了制片人、编剧、导演和男主角。

这是一出爱情戏，从当年卫宣公抢儿媳妇宣姜开始，一直演到卫宣公要害急子。到了这个地方，故事不一样了，急子并没有去送死，而是和宣姜里应外合，杀死了宣公。

急子继位，娶了宣姜。

整出大戏用时一个时辰，不赘述，摘录其中几句对白。

宣姜：“杀了老狗，天下就是我们的，我们比翼

双飞，恩爱无边。”

急子：“对，他不把我当儿子，我为什么要把他当爹？亲爱的，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哈哈哈哈。”

戏演得很好很逼真，并且破天荒地使用了猪血来渲染宣公被杀的惨状。

戏演完的时候，献公的脸色很难看，像猪腰子一样憋得通红。他没有像平时那样让优施坐下来大家一起喝酒，而是挥挥手让优施下去，然后半晌没有说话。

“主公，看您的面色，莫不是有什么心事？”东关五说话了，他是个擅长看脸色的人，自然能够看出来。不过，这一次不用看，他也知道献公会有心事。

“这，”献公当然有心事，不过他不愿意就这么说出来，于是他说：“既然你这么说，你猜猜看。”

东关五看看梁五，两人会心地点点头。

“依我看，主公莫不是想起了太子申生？”东关五小心翼翼地说。

“嗯。”献公不置可否，他确实是想起了申生，自己与申生和当年的卫宣公和急子是何其的相像。即便刚才的戏是编的，但是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自己和申生的身上？

献公没有说话，但是献公的表情已经告诉了二五他在想什么。东关五不好再说话，梁五扫视了左右一遍，轻轻地说：“主公，其实这事情并不难办。”

“噢。”献公看他一眼，没有说话。

“只要太子不在都城……”说到这里，梁五故意不说了，后面的话，其实都不用说。

献公没有说话，挥挥手，让二五都走了。

只要是对自己有威胁的人，献公毫不犹豫地都要灭掉。现在，毫无疑问申生和骊姬对自己是威胁，事实上骊姬前些年试图勾搭申生那些事情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怎么办？

办法有三个，要么杀了申生，要么杀了骊姬，要么杀了申生和骊姬。可是算一算，申生是自己的儿子，是齐姜的儿子，是最出色的儿子，虎毒还不食子啊，怎么舍得杀？骊姬呢？骊姬风骚的脸蛋，嗲兮兮声音和绰约的身姿都令自己陶醉，一天见不到都无法入睡，杀了她们姐妹两个就等于要了自己的老命。

怎么办？献公想得头晕，昏昏沉沉就在座位上睡着了。睡着睡着就听见有人悄悄说话，睁开眼一看，妈呀，是骊姬姐妹和申生，申生手中拿着一把尖刀。

“你，你们要杀我？”献公有些惊慌。

“爹，你抢走了我的老婆，没办法，我只能杀了你。”申生恶狠狠地说，说完，那把尖刀就刺了过来。

献公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出了一身的冷汗。

原来，是一场恶梦。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

——第二幕：摸底

地点：后宫某房间

时间：白天

背景：一间屋子，献公坐在地上喝闷酒，两个宫女伺候。

献公面带愁容，自言自语：“优施的戏提醒了我，可是，这个问题怎么办？找谁商量一下？士蔿也许有办法，可是他是太子党，不行。狐突？他肯定有办法，可是，他也是太子党，也不行。里克？好像他也是太子党，也不行。也许，只有二五是可以放心的人。”

想到这里，献公继续喝酒。

献公又自言自语：“也许，我该先摸摸骊姬夫人的底，虽然她从前勾搭申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也许她现在对申生已经不感冒了呢，那我岂不是庸人自扰了。”

“来人，请骊姬夫人来。”献公下令，一个宫女出去。

片刻，骊姬飘飘而至，在献公身边坐下。

“夫人，我不喜欢申生，想要废了他，立重耳为

太子，夫人觉得怎样？”献公说。

“啊，那、那怎么行？申生品行端正，深得人心，又孝敬君父，有什么理由废了他呢？不可以啊。”骊姬反对，而且是强烈反对。（注意，表情要真诚，真诚得有些夸张，好像出于内心一样。）

事实上，骊姬演得很好，完全没有做戏的痕迹。

献公沉思了，现在他相信自己的担忧决不是空穴来风。

骊姬偷偷地笑了。

——第三幕：二五出招

地点：后宫大剧院

时间：白天

背景：空空荡荡，只有献公、二五和两个宫女

献公说：“最近我吃不好睡不好，还常做恶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主公莫不是为了那天那出戏？”东关五小心翼翼地问。

献公看他一眼，满眼的欣赏，心说这小子真是善解人意，怪不得我这么喜欢他。

“既然知道了，咱们就关起门来不说外人话。你们知道，骊姬夫人原本是申生的，被我抢了来。原来也没觉得怎样，后来看了那出‘卫急子’，心里不踏实。我试探了骊姬夫人一次，结果她处处维护申生，显然是旧情不忘，这让我心下更加不宁了。你们替我出出主意，现在我该怎么办？”献公开门见山，也不

拐弯抹角。

二五听了，假装吃惊，然后假装思索了一阵。

“主公，依我看，这个事吧，太子和夫人都没有过错，要不，废了夫人？”梁五说，他在试探献公。

“不行，实不瞒两位说，我一天见不到骊姬夫人，心里就难受。睡觉要是不搂着她，那就睡不着，废了她那就是要我的老命啊。”献公立即否决。

“那，那就把太子派出去，不在京城了，见不到夫人，自然也就没有后患。”梁五继续出主意。

“你这主意不错，不过，平白无故把太子派出去，如何向公卿们交待？”其实，献公也想过这个办法，不过总觉得不妥。

这一次，轮到东关五说话了，他这么说：“夫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

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埸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与屈，乃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国语》）

什么意思？曲沃，是宗庙所在之地；蒲和南北二屈，是晋国的边疆要地，不能没有人主管。宗庙所在地没有人主管，民众就不会畏惧；边疆要地没有人主管，就会引发戎狄的侵略野心。戎狄产生野心，民众轻慢朝廷，这是国家的大患。如果让太子申生去主管曲沃的宗庙，让公子重耳和夷吾去主管蒲和南北二屈，就可以威服民众并使戎狄惧怕，而且也彰明了献公的功绩。

献公一听，哎，挺好，这个说法挺有说服力。

没等献公说话，梁五也插话了：“狄之广莫，于

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国语》）啥意思？戎狄有广阔土地，让它成为晋国的下邑，晋国开拓了疆土，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好啊，”献公禁不住叫起好来，现在才发现这二五不仅会拍马屁说黄段子，那简直就是治国的材料啊，“你们真是太有才了，太有才了。”

画面旁白：晋献公十二年（前666年），献公下令，鉴于曲沃的绝对重要性，派太子申生镇守；同时，在蒲地修建蒲城，派公子重耳驻守，防备秦国；在屈地建屈城，公子夷吾助手，防备北翟。

于是，这才有了士蔿的豆腐渣工程。

三公子被外派，晋献公与骊姬姐妹和奚齐在绛。

日期：2008-11-26　14:58:05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3

——晋献公扩军

晋献公十六年（前662年），献公进行了一个大动作。

当初武公拿下翼城，将晋国的宝物送去王室贿赂，周王看在贿赂的分上，任命武公为晋侯，但是同时对武公进行了限制，什么限制？“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左传》）

一军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周朝的军队编制。

根据《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翻译一下：军队建制，每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的统帅为卿；一军有五师（二千五百人），师的统帅为中大夫；每师有五旅（五百人），旅的统帅为下大夫；每旅有五卒（一百人），卒的卒长为上士；一卒有四两（二十五人），两的头目叫司马，军衔为中士；每两有五伍（五人），头目为伍长。

王室共有六军，也就是中央军或者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六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属于王室直属护卫部队。这个军由周王亲自指挥，比其他的军多一个师，所以这个军又称为六师，共是一万五千人。不过，到了东周时期，王室的人力财力都不足，早已经无法支撑六军，从三军、二军到最后连一军也凑不齐了。

诸侯军队的编制最多三军，依照爵位高低和国家大小确定，譬如齐国和鲁国都是三军编制，也就是说最多三万七千五百人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战争时期必须听从王室的调动，也就是地方武警部队的意思。

通常的小国，就只给一军的编制。

晋国只得到了一军的编制，也就是中央承认的正规军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对于晋国来说，这点编制实在太少。好在，现在王室也管不了那么宽，你不给编制，老子自己给编制。

晋献公决定，晋国军队扩充为二军。上军由献公亲自担任主帅，下军主帅则是申生。

两军成立，献公宣布：准备出征。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4

——敏锐的士蔿

表面上看，申生现在拿到了军权，至少是一部分军权，今后还可能拿到全部的军权。似乎献公这样做是为了巩固申生的实力和地位，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人发现了一个不祥的预兆。谁这么聪明？士蔿。

士蔿是个很敏锐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同时，他也是死硬的太子党。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就应该一门心思等着继承君位，怎么能有官位？现在国君分封给他土地，还给他安排了官职，这是把他当外人看待啊。不行，我要向主公进谏。”士蔿当时就看出了问题，他决定去纠正献公。

（以下对话见于《国语》，原文不再引述。）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而您却让他去统领下军，恐怕不合宜吧？”士蔿开门见山，直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下军，就是上军的副职。我统领上军，申生统领下军，不也是可以的吗？”别说，献公说得也有道理。

“下不可以作为上的副职。”

“为什么？”

“正副职的关系就像人的四肢一样，分成上下和左右，用来辅助心和目，所以才能经久使用而不劳倦，给身体带来好处。上肢的左右手交替举物，下肢的左右脚交替走步，轮流变换，用来服务于心和目，人所以才能做事，节制百物。如果下肢去引持上肢，或者上肢去引持下肢，就不能正常地轮流变换，破坏了与心和目的协调，那人就反而要被百物牵制，什么事能做得成？所以古代组建的军队，有左军有右军，缺了

可以及时补上，列成阵势后敌方不知道有缺口，所以很少失败。如果以下军作为上军的副职，一旦出现缺口就不能变动补充，失败了也不能补救。没有表示进退的旗鼓指挥，军队是不能移动的。旗鼓的变化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就会出现队形的空隙，有了空隙敌军就会乘虚而入，敌军突入后，形势就不吉利，想挽回失败已来不及了，谁还能击退敌军呢？敌军一旦得逞，是国家的忧患啊。所以变乱军制，只能侵凌小国，难以征服大国。请国君三思！”士蔿说了一通，说句良心话，说服力确实不强，似乎是在说不能叫上军下军，应该叫左军右军。

估计，士蔿是有所顾虑，有些话不敢直说。

献公早就听腻了，等他说完，摆摆手说：“申生是我的儿子，我已经为他编制了下军，用不着你操这个心。”

“可是，太子是国家的栋梁。栋梁已成，却让他带兵，不也危险吗？”士蔿还不甘心，换个角度继续说。

“减轻他的责任，虽然有危险，会有什么害处，嗯？”献公明显不高兴了，对话结束了。

得，士蔿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走了。

在晋献公那里碰了壁，士蔿很沮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

他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首先，献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原本不会傻到让申生做下军主帅这个程度。即便是献公一时糊涂犯了错误，那么自己的一番进言应该让他醒悟过来。可是如今献公不仅没有醒悟，反而对自己的忠言非常不耐烦。这说明了什么？

“太子不能继承君位了。”士蔿很快得出了这个

结论，他真是一个聪明人，他确实是一个聪明人。

现在士蔿有些紧张了，根据历史经验，站得越高摔得越重，太子被废就相当于从山峰上被推下来，安全着陆基本不可能，被废往往就意味着被杀。

连夜，士蔿偷偷来到了太子府，夜会申生。

“公子，快逃命吧。”士蔿一把拽住申生，就让他逃命。

“逃命？士大夫，说笑吧？”申生吃了一惊，随后笑一笑，他以为士蔿跟他开玩笑。

“公子啊，主公改变了你的职位却不考虑你的困难，减轻了你的责任却不担心你的危险，主公既已存异心，公子又怎能继承大位呢？你出征若能成功，将

会因为得民心而被害；若不成功，也会因此而获罪。无论成功与否，都没有办法躲避罪责。与其辛辛苦苦出力而得不到你父亲的满意，还不如逃离晋国的好。这样你父亲得遂其愿，你也避开了死亡的危险，而且将获得美名，做吴太伯，不也很好吗？”士蔿又是一通分析，说句良心话，这次的分析十分透彻，我听了都想逃命。

可是，申生摇了摇头。

“您为我考虑，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了。但是我听说：做儿子的，怕不顺从父亲的命令，不怕没有美名；做臣子的，怕不辛勤事奉国君，不怕得不到俸禄。如今我没有才能却得到跟随君父征伐的机会，还能要求什么呢？我又怎么能比得上吴太伯呢？”申生拒绝了，他有他的原则。

士蔿还想劝劝，可是想想，还是算了吧，为什么？

一来，他了解申生的性格，要他逆着父亲的命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劝也没用；二来，人这个东西，点到为止，自己要是说太多了，倒显得自己好像有什么小算盘一样。

士蔿悄悄地回家了，怎样去的太子府，就怎样回的家。从那天晚上之后，士蔿决定远离是非，除了上朝，其余时间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陪老婆孩子。就算上朝的时间，也是片言不发。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自己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先保护自己吧。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5

——灭三国

晋国两军准备讨伐哪里？

晋献公在地图上画了三个圈，然后说：“就他们吧。”

这三个可怜的圈分别是霍国（山西霍县西南）、耿国（山西河津县东南）、魏国（山西芮城县东北），说起来，都是晋国的同姓国家，都是周文王后代的国家。

自家兄弟还要打？献公说了：“看看四周，谁跟谁不是沾亲带故的？不打他们，打谁？”

两军出动了，申生的下军作为前哨先行，献公的上军随后出发。

献公是一个爱好打仗的人，亲自上战场是他的习

惯。他知道上战场可不是看戏，因此二五是用不上的。

献公决定用两个新人，一个是赵夙，一个是毕万。其中，赵夙为御戎，毕万为车右。这两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用他们？

这里，要说一说晋国的人才来源了。

晋国的人才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公族，譬如狐、栾、韩、胥、贾、郤等姓氏；另一个方面是外来移民，而外来移民中的人才又主要是来自周朝伟大首都的。

投奔晋国的京城人士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怀才不遇或者对王室不满而出走，另一种是逃避罪责而出逃。两种人都属于那种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人，或者有胆量的人。

为什么他们多半选择了晋国而不是秦国或者楚国或者齐国？首先，齐国太远，而秦国直到东周才开始建国，楚国属于南蛮，只有晋国地理上近、血缘上亲，价值观念上又很开放，因此大家都愿意去晋国。

而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晋国对外来移民的鼓励。因为晋国人口稀少，特别是周人的人口不足，因此历代晋国国君对于移民都是无任欢迎，对于伟大首都的移民则是青眼有加，多有重用。

而赵夙和毕万就都是京城移民或者京城移民的后代，其中，赵夙的祖先从周厉王年代移民晋国，毕万则是第一代移民。

那么，晋献公为什么让赵夙为御戎而让毕万为车右呢？这里有个历史原因，因为赵夙的祖先擅长驾驶，当年拉着周穆王上天山会西王母的造父就是他的祖先，而毕万从祖先毕公高开始就是著名的勇士，作车右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

魏、霍、耿三国都是小国，尽管各自也都有一军的编制，可是人力财力有限，三个国家加起来也凑不够一个军。

晋国大军一到，摧枯拉朽一般长驱直入，将三个国家一一灭掉。而申生的表现令人赞叹，不仅具有指挥才能，而且身先士卒，十分勇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决不扰民，因此所到之处，竟然大受欢迎。

大军凯旋，论功行赏，申生被任命为卿，依旧镇守曲沃。赵夙和毕万表现英勇，献公将耿封给了赵夙，将魏封给了毕万。

卿是什么？用句古代常说的话，那就叫做“位极人臣”，也就是说，做臣子，这就是最高点了。

到了这个时候，士蔿就看得更清楚了。清楚什么？申生是凭功劳当上卿的，如果再有功劳怎么办？还怎么提拔？什么叫功高震主？

功劳太大是会引起领导警惕的，即便你是领导的儿子。

日期：2008-11-27　16:40:24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6

第四十五章 我是一个蛊惑仔

戏的上半场演得很好，很出色。

几年的时间里，几个主要演员配合得非常好，当然这要归功于优施对每个人的准确角色定位。

优施还是献公最宠爱的艺人，他的表演节目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会让献公想起申生的内容；二五偶尔会在献公面前说起朝野的事情，当然他们知道说申生的坏话并不明智，偷鸡摸狗杀人越货这样的事情那绝对不是申生会做的。所以，他们通常会说申生的好话，譬如曲沃老百姓如何热爱申生，譬如朝中的公

卿们如何团结在申生的周围等等；而骊姬的表演特色与优施和二五又有区别，她绝不会主动提到申生，但是一旦听献公说起申生的时候，一定做出非常紧张的样子，竖起耳朵来听。

申生在晋国的名望越来越高了，再加上二五疯狂的忽悠，晋献公感到心事重重。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成熟了。

“夫人，下一出戏又轮到你了，看你的了。”优施说。

——第四幕：床戏

地点：后宫

时间：半夜

背景：床上，献公和骊姬光着膀子，盖着被子，

躺在一起。献公睡着，灯光摇曳。

窗外，月光惨淡，一阵乌云过来，月光消失。

（这出戏在《国语》上有详细记载：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出戏是优施导演的，时间选择了半夜，骊姬哭着对献公说话。）

半夜，青蛙在叫春。

哭泣的声音从一个房间里传出，镜头缓缓进入房间，床上，骊姬露出雪白的膀子，在那里哭着，哭声越来越惨，越来越大，眼泪和鼻涕都滴在了枕头上。

正在打鼾的献公被吵醒了，他大吃一惊，暗说：夫人为什么哭了？还哭得这么惨？难道她想起初恋情人来了？

“夫人，为什么哭？有什么伤心事？”献公侧躺着问，搂着骊姬的肩膀。

“你，你杀了我吧。”骊姬哭着说，两只手盖住自己的脸，酥胸半露。

献公腾地坐了起来，胸毛毕露。他摸摸骊姬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没发烧啊。

“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杀你？”献公摸不着头脑，奇怪地问。

“吾闻申生甚好仁而 ，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国语》）骊姬哭着说。啥意思？翻译

一下就是：我听说申生为人很仁义而且势力很大，对百姓又很宽厚慈爱，这些都是有所用心的举动。如今他说国君被我迷惑，一定会因此而乱国，我恐怕他会以国家利益作借口对你施行武力。你还健在，准备怎么应付他呢？何不杀了我，不要为了我一个女人而让百姓遭受动乱，呜呜呜呜。

尽管是半夜，尽管刚才还睡得正香，这个时候的献公已经彻底清醒了。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首先，骊姬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申生这个兔崽子确实有野心了；第二，看来骊姬跟申生没有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骊姬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对自己一片忠心；第三，骊姬这样好的女人，申生却不肯放过他，真是猪狗不如。

下面的对话都是来自《国语》，为了节省篇幅，原文省略，直接翻译。

“他难道会爱百姓而不爱他的父亲吗？”献公问。

“我也正害怕这个啊。我听别人说，施行仁义和效忠国家不一样。施行仁义的人，把爱自己的亲人称作仁；而效忠国家的人，把安定社稷称作仁。所以百姓的领袖没有私亲，而以百姓为亲。倘若他认为对多数人有利又能把百姓团结在自己周围，还怕弑君？为了多数人的缘故而不爱私亲，大家会更加拥戴他，他开始虽有弑君的恶声，可是最终能得到忠于国家的美名，用后来的善行掩盖掉前面的罪恶。民众总是追求利的。杀了国君而让民众得到厚利，民众有谁还会反对他呢？杀了父亲但没有施恶于他人，民众有谁还会背弃他呢？如果大家都得利而受宠，他的志向实现了使大家高兴，大家会更拥戴他，谁能不被他所迷惑？即使想爱国君，可这种迷惑解脱不了啊。现在且把国君比作纣王，如果纣王有个好儿子，先把纣王杀了，

这样就不会张扬纣的罪恶而招来周的诛伐。同样是死，就不必借周武王之手了，而且商的国祚不会中断，祖宗至今还得到祭祀，我们怎么会知道纣王其人是善是恶呢？你想不担心这类事的发生，能办得到吗？等到大祸临头时才忧虑，就再也来不及了！”骊姬说，别说，这一大段台词一口气说下来并不简单，骊姬足足用了三天时间才背下来。就是这样，还漏了几句，好在那几句并不重要。

献公害怕了，真的害怕了，他的表情就很害怕。

“怎么办才好呢？”献公问。

“你何不称老退位而把国政交给申生。申生掌握了国政，按自己心愿行事，得到了他追求的东西，就会放过你。你再考虑一下，自你的曾祖桓叔以来，谁能爱过亲人？正因为不爱私亲，所以才能把正宗的晋国给兼并了。”骊姬开始添油加醋，不过她说的倒都

是事实。

“不能把国政交出去。我凭着武功和威势，才得以驾驭诸侯。没死就丢失国政，不能算有武功；连儿子也制服不了，不能算有威势。我把国政交给他，诸侯必定会和我们断绝关系；能断绝关系，必定会加害于我们。丢失国政而且害了国家，这是不能容忍的。”献公不是傻瓜，主动退位就等于把自己的老命交到了别人手上，他自然明白这是不可行的，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个提案，并且坚定地说：“你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收拾他。”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精彩对白之一，优施的才能简直无与伦比，他撰写了骊姬的台词并且猜到了献公的台词。

骊姬正准备继续背台词，献公摆摆手：“等等，我撒泡尿回来。”

这句对白是优施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缺乏一点幽默感。

毫无疑问，这句话让骊姬浪费了表情。

献公撒尿回来的时候，骊姬已经憋坏了。

尿多了会憋，话多了也会憋的，骊姬憋了好长一段台词。

“皋落狄不分早晚侵扰我国的边境，使那里的边民没有一天可以到田野放牧牛羊。国君的仓库本来就不充实，又担心外族削减我国的疆土。你何不派申生去讨伐狄国，以便观察他是否能带兵，与民众的关系是否确实很和睦。如果他不能战胜狄国，那就自然构成罪名，可以加罪于他；如果胜了狄国，那就说明他

很会使用民众，他所要求的会更多，我们就更要想办法对付他。况且战胜狄国，诸侯将会吃惊害怕，我们的边境将不必戒备，国库充实，四邻畏服，疆界不会有争议，你得到这些利益，又可以知道如何去对付申生，好处太多了。你何不谋划一下！”这段台词的特点是赤裸裸，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说话。

“好，好，就这么办了。”献公听了很高兴。

“你太好了。” 骊姬笑着说，然后滚到献公身上，搂着献公的脖子。

被子被踢开了。

骊姬完美的****展示在镜头中，背部特写，腿部特写。

“亲爱的，这么晚了。”献公小声说。

“嗯，人家想要嘛。” 骊姬嗲声嗲气地说。

一阵风吹来，灯光摇曳。

床上，剧烈运动。

灯光的亮度取决于女演员的献身精神，同时也决定了这出戏属于二级还是三级。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7

——太子变成蛊惑仔

献公决定让申生率领下军出征东山，也就是皋落狄的地盘。

任务下达的时候，献公赠送给申生两件东西，一件衣服和一块金玦。什么是玦？就是环形带缺口的玉佩，什么是金玦？就是普通说的金镶玉。就这么个金玦往脖子上一戴，整个就是个北京奥运会金牌得主。还没出征，先弄块奥运金牌。不知道北京奥运会金牌设计的时候，灵感是不是来自晋献公。

除了给东西，献公还要有些临行嘱托之类，或者叫战前动员。

“孩子，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国家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基本上，说来说去，就是类似这些话，几千年来除了用词有些分别之外，核心内容没什么变化。末了，献公还幽了一默：“孩子，听说东山羊好吃，给我扛两只回来。”

别说，晋献公有点美国总统布什的味道。其实不是他真的幽默，而是他感到不自然，试图用这样的话来化解尴尬。

申生穿着父亲给的衣服，戴着那块奥运金牌就回到了太子府。一进门，就看见府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他。

“怎么回事？”申生觉得很不舒服，不过他平时对自己的手下都很和蔼，大家也不怕他。

看见申生一脸的不解，人们都笑了。

“怎么回事？笑什么？”申生问。

“笑你怎么变成蛊惑仔了，哈哈哈哈。”

“蛊惑仔？”申生皱皱眉头，有人早端来一面铜镜，申生从镜子里一看，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原来，献公给的衣服是左右不同色的，也就是现

在所说的阴阳装，那时候叫做偏装。这么大一太子，穿一件阴阳装，带一块金镶玉的奥运金牌，知道的说他是领了父命回来要出征的，不知道的可不以为他是个要去参加街头斗殴的蛊惑仔？

申生把阴阳装脱下来，递给府里的小书童，那个小书童名叫赞，赞拿着衣服，跟着进了房间。赞恭恭敬敬折好了衣服，放好了，看看屋里除了申生之外没有别人，轻轻地说："公子，我想问问，你这衣服是谁给的？"

换了别人家，一个仆人哪里敢问主人的事情？只有申生一向对人和蔼，因此赞才敢问。

"父亲给的，还有这块玉玦，要派我讨伐东山的皋落狄。"申生顺口回答。

"啊。"赞吃了一惊，脸色变得煞白。

“你怎么了？”申生问。

“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吗？”

“你说。”申生让赞说，他很喜欢赞，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很好学，太子府里的书没有他不看的。

赞又沉了一下气，整理了一下思路，之后才缓缓地说：“公子，我觉得你很危险了！国君赐给你奇异的东西，奇就要生怪，怪就要出现反常，反常预示着太子不能继立为君。派你出征，先以此观察你和民众的关系，用左右颜色各异的衣服象征不一致，用金玦暗示冷淡和离心，这就必定是讨厌你的心性而想加害于你的身体了。

讨厌你的心性，就必定在内部使你陷于危险；要加害于你的身体，就必定在外面使你陷于绝境。危险从内部产生，难以摆脱哩！”

申生听完，愣住了。他的第一反应是想说：“我

靠，你太有才了。”可是，身为太子，他不能说这么没身份的话。不过，即便没有说出来，申生还是很惊讶于赞的学识。

更令他惊讶的是赞的分析简直是滴水不漏，按照赞的说法，自己确实是很危险了。

怎么办？申生决定去找里克。

里克是谁？

日期：2008-11-28　11:08:2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8

——里克的担忧

里克，公族，不过是很疏远的公族了。晋国的卿，太子党主要人物。

里克在武公的年代就已经受到重用，论资历、论人脉，整个晋国没有比他更高的。对于晋国所发生的

一切，里克一直都看在眼里。他知道献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申生，但是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方便说什么。

可是，献公要派申生攻打东山的消息传来之后，里克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自己必须要有所表示了。

里克直接去见献公。

“我听说皋落狄人作战十分英勇，主公还是不要派申生去冒险吧！”里克提出反对意见。

“干什么不危险？让他去！”

“这不是过去的规矩啊，过去国君出征，让太子留守，以监护国家；或者国君出征，让太子同行，以抚慰军心。如今您留守本国，而让太子出征，没有过这样的安排。”

“这不是你所知道的。我听说，立太子的原则有三条：德行相同时根据年龄长幼来决定，年龄相同时

根据国君的喜爱程度来决定，喜爱谁还有疑惑时根据卜筮的结果来决定。你不必对我们父子关系费心，我要通过这次出征来观察太子的能力。”献公很不高兴。

里克没有说话，退了下来。献公的态度已经告诉了他，申生的太子位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一路想，一路回家，在家门口，遇上了申生。

申生干什么来了？求教来了。

“我爹赐给我偏衣和金玦，这是为什么？”

“你害怕了吗？国君让你穿偏衣，握金玦，说明对你不薄。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做儿子的，只怕不能尽孝，不怕不能继位。况且我听说：‘恭敬胜于请求。’你还是努力孝敬国君吧。”里克这个时候还能说什么？他只能捡好听的说了。

“嗯。”申生总算安心了一些，卿的话总该比书童的话要有道理一点吧？

可是实际上，书童有的时候比卿更高明。

——蛊惑仔出征

晋献公十七年（前660年)），太子申生出征了，穿着偏衣，戴着奥运金牌，打扮得像个蛊惑仔。知道的说他去出征，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去打鸟。

随同太子出征的还有狐突、先友、羊舌突、罕夷、梁余子和先丹木，大家看见申生的蛊惑仔打扮，都有些吃惊。

“你们看，我爹赐给我这些奇装异服，不知道什么意思。”申生怎么看自己怎么觉得别扭，忍不住还要问问几位。

“阴阳服呢，意味着在这次出征中你分得了一半君权，金玦呢是说明你可以决断大事，挺好啊，有什

么好担心的？”先友抢先说，这是个缺心眼的。

狐突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时令是事情的征兆，衣服是身份的标志，佩饰则是内心的表达。国君如果重视这件事，就应该在春夏时节发布命令，赐给衣服，其颜色应该纯正单一，佩戴的饰物也要合乎规定。如今倒好，在年底的时候发布命令，就是故意要使事情不顺利；赐给杂色的衣服，就是要表示疏远；赐给金玦，就是表明国君的意图根本就不是想要征讨东山。通过衣服来疏远你，通过时令来阻碍你。杂色表示冷漠，冬天意味着肃杀，金表示寒冷，玦表示决绝。公子啊，你怎么做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梁余子也是一脸的担忧，他补充说：“我听说领军出征之前应该在太庙接受任务，在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接受祭肉，并且还要有规定的衣服。如今规定的衣服没有得到，反而弄了一件蛊惑仔的衣服，真不是什么好兆头。我看，即便仗打胜了，恐怕也会找个什么

罪名。我看，不如逃命算了。”

申生听得浑身鸡皮疙瘩，问剩下的几位：“你们怎么看？”

“我看前面两位说得对，逃命比较稳妥。”罕夷说。

“我听说，这样的阴阳衣不是随便穿的，这样的衣服一定是要让方相氏（即巫师）诅咒后才能穿的。方相氏的诅咒一定会说：‘消灭光敌人才能返回。’但问题是，敌人难道能消灭完吗？再者说，即使消灭了敌人，公子你又能对内部的谗言怎么样呢？我也认为该逃命。”先丹木也认为申生该逃。

申生转头去看狐突，狐突是他两个哥哥的姥爷，他也一直把狐突当姥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希望姥爷给个建议。

“我看，上策是逃到齐国，你娘是齐国人，齐国一定好好待你。而且齐国现在称霸中原，以后你也可以借助齐国的力量回来。中策是投奔北翟，虽说有投敌的名声，但是也很安全，而且紧挨着晋国，晋国有什么变动，回来也方便。”狐突沉吟和片刻，给出这样的回答来，至于下策他没有说，因为下策就是不逃。

申生有些犹豫了，这仗还没打，主帅先逃命了，是不是太搞笑了一点？这样的话，老爹的老脸往哪里放？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羊舍突说话了：“我觉得不能逃，违背君命就是不孝，放弃职守就是不忠。虽然我们都能感受到国君对你的疏远，但是你也不能不孝不忠啊，我看，即便战死也不能逃命。”

申生点了点头，他决定听羊舌突的。

到了稷桑这个地方，狄人早已经出兵相迎。

申生打算进攻，狐突劝告他说：“不行。我听说，国君喜欢宠臣，大夫就危险；国君喜欢女色，太子就危险，国家将遭难。如果你顺从父亲的意愿让奚齐做太子可以远离死亡，顺从民心不打仗可以有利于国家，何不考虑一下呢？如果你不肯逃命，不如撤军回去，主动让出太子。”

“不能这样做。父亲派我讨伐东山，是想探测我的心思。所以才赐给我阴阳衣，又给了我金玦，临行前还说了些好话。说的话太甜，骨子里一定苦。谗言起于宫廷，说明父君对我已生疑心。就像木蠹啃吃树心，我怎能逃避它呢？不如拼死一战。不战而回，我的罪就更大了。我战死的话，还可以有一个孝敬的好名声。”申生一路上已经想明白了，事情既然来了，躲也躲不过，索性给父亲一个交待。

申生是准备战死的，而战场上想死的常常死不了。

这一仗十分惨烈，晋军在申生的率领下打得勇猛异常，狄军大半被歼，惨败而归，全民向北逃窜去了。

回到晋国，狐突就病了，从此闭门不出。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狐突并没有病，他只是明白现在要重新评估晋国的形势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9

第四十六章我是一只傻傻鸟

三年之后，晋献公二十年（前657年）冬天，按着规矩应该祭祀武公。

这一回，献公也病了。于是，他派奚齐代表他去主持祭祀。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献公并没有病，他只是要试探一下反响。

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明显了，按着惯例，祭祀先人这样的活动，国君不能出席，一定是太子出席。如今不让申生出席，而是派了奚齐，什么意思？傻瓜都看出来了。

申生的家臣猛足来找申生，对他说：“祭祀先君，不让长子出面，却由奚齐在祖庙主持，你怎么考虑自身地位的安固呢？”

“我听羊舌大夫说过：‘要以恭敬臣事国君，要以孝顺服侍父亲。’接受君命坚定不移叫做恭敬，按照父亲的意愿去行动叫做孝顺。违抗君命就是不敬，擅自行动就是不孝，我又能为自己考虑什么呢？况且离间父亲的爱却还享受他的赏赐，那就是不忠了；废了别人来成全自己，那就是不贞了。孝、敬、忠、贞，

是君父肯定的好品德。抛弃这些好品德而考虑自己的地位，就远离了孝，我只有静待命运的安排了。”申生回答得很从容，显然他已经经过深思熟虑了。

“不去找三大夫请教一下？”猛足问。

“算了。”申生决定听天由命了。

三大夫是谁？

三大夫就是晋国最有权势的三个大夫，他们是里克、丕郑和荀息。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申生还有希望。

——中间派

三大夫此时在干什么？作为国家的重臣，任何政治动向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何况这样的大事。就在猛足去找申生的同时，三大夫也在里克的家里碰头了。

里克坐在中间，荀息坐在左边而丕郑坐在右边。

“两位，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主公是准备废掉太子了，两位有什么看法？”里克也不用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问。

“我听说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端着国君的碗骂国君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国君效力，听国君的话，按照国君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凡是国君说的，凡是国君做的，都是正确的。所以，国君定了的事我们就要无条件服从，决不能三心二意。”荀息先表态了，当然他的原话不是这样，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荀息是要见死不救了。

“老丕，你呢？你怎么看？”里克问丕郑。

“我听说就算是臣事国君的人，也只能服从正确的决定，不应该屈从他的错误。国君的错误会影响民众，民众跟着一起犯错误而丢失德行，那就等于****民众。民众之所以要有国君，是用来确定上下之间礼义的，礼义是用来服务民众的，所以国君也应该是造福民众的。如果国君做的事情对民众是有害的，怎么能服从呢？而大家都知道申生将来会是一个好国君，如今主公要废掉他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当阻止他这样做。”丕郑斩钉截铁地说，别说，丕郑有点民主斗士的意思。

里克想了想，似乎两个人说得都有道理。这两个人的态度基本上也就是朝廷里大臣们的态度了，根据座位，里克将荀息定义为左派，将丕郑定义为右派。

我怎么办？里克想：“现在有左派了，有右派了，还少一个中间派，那我就当中间派算了。”

“我这人就是个大老粗，不懂得什么是义，但也不想屈从国君的错误，这样吧，我将保持沉默。”里克这样说。

中间派就是这样诞生的。

——骊姬急了

转眼过了冬天，春天到了，又是新的一年。

骊姬有些郁闷，一年复一年，虽说每年的戏都演得很好，可是申生还好好地活着，还是太子。如此这样下去，说不清那一天献公一口痰没上来就呜呼哀哉了，那时候自己的一切努力不是都泡汤了？

“不行，我要催催。” 骊姬有些急了。

“老头子，我听说申生谋害你的打算更成熟了。

如今他到处夸耀征伐狄人时善于用兵，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了。还有啊，据说他正在四处找武林高手，准备行刺呢。”又是晚上，骊姬躺在床上对献公说。

“什么？他胆儿肥了。”献公脱口而出。

“怎么不是？我听说，申生很讲信用，好争强，他已把夺位的意图流露给大家了，即使他想罢休，他那帮太子党也不会罢休的。老头子，你知道狐突为什么躲在家里不出来了吗？因为狐突劝他不要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不听劝告，狐突一气之下，就回家养老去了。” 骊姬还挺能编，把狐突也给扯进去了。

“我，我，我杀了这个混帐东西。夫人，帮我想想办法，看看找什么理由。”献公气哼哼地说。

人老了，都会糊涂的。

献公已经老了，骊姬现在骗他已经不需要优施导演的指导了。

骊姬很高兴，这是献公第一次明确要杀了申生。

可是，骊姬还有一点不放心，那就是太子党。所以，她决定找优施来商量一下。

“施，老头子已经答应我杀死申生改立奚齐了，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太子党。”骊姬对优施说，献公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差，优施也就越有机会跑到骊姬那里去。

“你说得也是，太子党必须先搞定。俗话说：擒贼擒王，依我看，搞定里克就解决问题。”优施说，对于后宫外面的事情，他比骊姬更了解。

“你有办法吗？”

“这样，你假借主公的名义，赐给里克整羊的宴席，由我送去并且陪他喝酒。我是个戏子，说话说过头也没关系，我在宴席上想办法让他识相一点。”优施倒有办法，看上去还有点成竹在胸的意思。

“好。”骊姬高兴极了，导演都亲自出马了，这戏能不成功吗？

趁着高兴劲，两人又潜规则了一回。

下面，看看导演怎么演出。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0

——第五幕 搞定太子党

地点：里克家中的客厅

时间：傍晚

背景：客厅里一张桌子，桌边坐着三个人——里克夫妇、优施，用手撕着羊肉吃。一旁，一个大盘子里放着一整只烤全羊。

“主公深知大夫为国事操劳，十分辛苦，因此派在下前来犒劳。”优施对里克说，态度恭敬地。

“多谢主公啊，多劳你了。”里克连忙说，一来是确实有些感动，二来也知道优施是献公的红人。

吃肉，喝酒，黄段子。

谈笑，碰杯，掷色子。

酒到半醉。

“夫人，在下敬您一杯。”优施要给里克夫人敬酒，里克夫人举杯相迎，喝了酒，对优施说：“我家老头子，是个直性子，在国君面前也不懂得表现自己。

在这方面你是内行啊，给我家老头子传授几招吧。”

里克夫人不过是开个玩笑，但是对于优施来说，这就是一个话头。

“哈哈，那我唱首歌，里大夫就知道了。”优施说着，笑嘻嘻地站了起来，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配乐：筝，萧。简称管弦乐队。

歌词：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国语》）

有人能听懂吗？没有，那么翻译成现代歌曲。

歌名：我是一只傻傻鸟

歌词大意：生活美好如鲜花，不懂享受是傻瓜；

傻呀傻呀傻呀傻，比不上小鸟和乌鸦。芳草地啊美如画，谁要不去是傻瓜；我是一只傻傻鸟，独在枯枝丫上趴。

这一首歌被优施唱出来，那是婉转动听，绕梁三日。里克听得痴迷，还问呢：“什么叫芳草地？什么叫枯枝丫？”

“母亲是国君的夫人，儿子将要做国君，这就叫芳草地；相反，母亲已经死了，儿子又被国君厌弃，这就叫枯枝丫。这枯枝丫还会折断呢。”优施笑嘻嘻地说，像认真，又像开玩笑。

“哈哈哈哈，这个比喻好。来，为了这首歌，干一杯。”里克喝多了一点，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还喝呢。

又喝了一阵，优施回去了。

“来，再再喝一杯，我没没醉。”优施走了，里克拉着老婆还要喝，他确实喝多了。

“啪。”一个大嘴巴打过来，打得里克一个趔趄。

“老老老婆，你凭什么打打打我。”里克倒不觉得脸痛，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我打你，我还泼你呢。”里克的夫人那可是出了名的泼妇，因为每次里克喝醉了，他都用冷水把他泼醒，日子久了，就简称泼妇了。

泼妇泼妇，就是从这里来的。

里克还在那里哼哼唧唧，老婆已经端过来一盆冷水，当头泼了过去。

这下，里克算是醒酒了。

醒酒了，该打老婆了吧？错了，醉了都不敢打，醒了更不敢打了。

“哈，喝多了点。”里克不好意思地笑了，表达歉意。

“喝多了，你当然喝多了，喝得一点政治敏感度都没有了。”老婆大声呵斥。

“怎么回事？”里克急忙问，里克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老婆，一般的大事都是老婆做主。

“优施唱的那首歌你听明白没有？”

“傻傻鸟？那不是黄段子吗？”

“啊呸，那是黄段子？我再给你唱一遍。”里克的老婆把那首“我是一只傻傻鸟”翻唱了一遍，那叫一个难听，直接把绕梁三日的原唱给击落了。

难听虽然难听，但是里克这一次听出了名堂。

“哎呀妈呀，老婆，多亏了你。”里克在没喝酒的时候还是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的，他立即派人去把优施给请回来了。

“阿优啊，你那首傻傻鸟倒是开玩笑呢，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大半夜的把优施给请回来，里克也不好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就问了。

“里大夫，既然你问起来，我也不敢隐瞒。实话实说，国君已经答应骊姬夫人杀掉太子改立奚齐，计划已经定了。”看到里克那副紧张模样，优施知道这个太子党的头目已经软了，因此也不绕圈子，明白说出来。

“那，那。如果要我顺从国君杀死申生，我不忍

心。如果站在申生那一边，我也不敢。我，我当中间派保持沉默怎么样？我能够不受牵连吧？”里克小心地问，好在旁边没有别人。

“没问题，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你不会受牵连。”优施拍着胸脯说，从内心里，他有点瞧不起里克。

日期：2008-12-1　9:57:2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1

——谁也不是傻傻鸟

里克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他反复地回想自己向优施求情的场景，越想越觉得没面子。可是，跟骊姬和献公作对那又很不明智，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里克去找右派了，看看右派有什么想法。

丕郑正在家里喂鸡，看见里克急匆匆来了，知道一定有什么大事，鸡也不喂了，将里克迎进了书房。

“老丕，昨天优施告诉我，国君的计划已定，将要废了申生，立奚齐为太子。”里克将昨晚上的事情详细述说了一遍，连“我是一只傻傻鸟”都唱了，不过被老婆打耳光和泼冷水的事情就省略了。

“你对优施说了些什么？”丕郑沉着地问。

“我，我说我是中间派，我保持沉默。”里克说，倒有点不好意思。

“嗨，真可惜啊！你该对他说不相信有这回事，谁也不得罪，还能让他们心存畏忌。这个时候，我们

应该多想些办法迫使他们改变计划啊，他们的计划被拖延下来，就可以找机会离间他们了。现在你说保持中立，等于是在鼓励他们，现在再要离间他们就不容易了。”丕郑感到沮丧，同时也对里克不满。

里克想想，丕郑的话说得对啊，那样回答比老婆让自己去求情不是好多了？本来想说“都怪老婆出的馊主意”，可是想想，又怕丕郑更瞧不起自己，忍住了。

“我说过的话已无可挽回，况且骊姬肆无忌惮，国君完全听他的，又怎么能挫败他们呢？老丕啊，你怎么应对啊？”

“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是吃国君俸禄的人，以国君的意见为我的意见，决定权不在我手里。”丕郑说，其实心里在说：你都不当傻傻鸟，我当傻傻鸟？

里克一看，右派看来也闪了。既然这样，大家一

起闪，心情好很多啊。

“唉，看来，我只有隐退了。”里克说。

第二天，里克声称扭伤了叉腰肌，闭门谢客，专心休养。而丕郑也声称身体欠佳，不再上朝。

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谁也不是傻傻鸟。

一切障碍扫除，大结局越来越近。

一个月之后，一切准备就绪。

骊姬派人前往曲沃，以献公的名义对申生提出要求：“我昨晚梦见你娘了，你必须尽快去祭祀她，然后把祭祀的酒肉亲自送来。”

申生挺高兴，爹梦见了自己的亲娘，是不是爹想起当年与娘的恩爱了？毫无疑问，这对自己是一大利好啊。

申生去祖庙祭祀了母亲，然后亲自携带祭祀母亲的酒和肉前往绛，将酒肉献给父亲。

谁知，献公恰好出外打猎，这也是骊姬的事先安排。

没办法，酒肉既然送来了，自然要收下，就放在了宫里。

六天之后，献公才打猎回来。

六天时间，干什么干不了？

骊姬干了什么？在酒里下了鸩毒，又把一种叫乌头的毒药放入肉中。

日期：2008-12-1　10:48:08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2

第六幕 下毒

地点：后宫

时间：白天

背景：献公和骊姬坐在茶几后面，还有许多宫女和内侍。

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骊姬对献公说："申生前些天说想起他母亲来了，祭祀了一番，把祭祀的酒肉给送来了。"

"噢，这孩子还有点孝心哪。"献公倒有点意外，

想起齐姜来，还真有点怀念，于是问：“申生没走吗？酒肉在哪里？”

“申生没走，我让他来见见你吧，顺便把酒肉献给你。”骊姬说完，吩咐人去把酒肉拿来，另外又让人去请申生。

不一会，酒肉到了，申生也到了。

“想不到，你这么有孝心啊。”献公当面表扬申生一把，申生倒有些奇怪了，这不是你让我去的吗？可是申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怕说出来让父亲难堪，因此只是说：“多谢父亲教导。”

说话间，内侍把酒肉献了上来。按着规矩，祭祀用的酒，此时应当是倒一半喝一半，倒在地上的酒象征着给了逝者，而剩下的一半就由生者喝下。而祭祀

的肉在烹调之后，就由生者吃掉。

献公将祭祀的酒到了一半在地上，然后举起碗，就要把剩下的喝掉。

“等等。”骊姬高声叫了起来，献公把端起的碗又放了下来，问：“怎么？”

“你看。”骊姬用手指着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向地上看去。（镜头转到刚才献公倒酒的地方）只见地上的酒开始冒泡，冒烟，地板隆起。

好厉害的鸩毒，威力不亚于王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比浓硫酸的毁容效果更好。）

献公吓出一身冷汗来：哎呀妈呀，幸亏没喝。

“你，去把剩下的酒喝了。”骊姬命令一个小内

侍去喝献公手中的酒。

小内侍听了，真是五雷轰顶一般，这不是摆明了要自己去死吗？怎么自己这么倒霉呢？本来今天该休息的，一个同事拉肚子，自己临时顶一天，怎么就这么巧呢？

所以，没事的话，别给别人顶班。

小内侍去又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

旁白：去，也是死；不去，更是死。为国君而死，死得其所；被处死，死得窝囊。何况，去喝了，不一定会死；不喝，一定会死。喝了死，有可能被追认因公殉职；不喝而被处死，全家都要跟着遭殃。

骊姬见他犹豫，说道：“快喝，你敢违抗君命？

如果喝死了，算你因公殉职。”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小内侍终于迈动了沉重的双腿。他拿起那碗酒，心里倒计时：三、二、一，然后闭着眼睛一口气喝了下去。

每个人心里都在正计时：一、二、三。

数到三的时候，小内侍笑了。

“没事了？”骊姬惊诧，这个时候给个脸部特写。

然而，数到四的时候，小内侍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口吐鲜血，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容，死了。

“啊。”所有人大惊失色。

只有骊姬露出一点不易察觉的笑容。

（后来小内侍果然被追认为因公殉职，到后来，喝酒喝死而被定性为因公殉职的传统就是来自晋国小内侍。特此说明。）

酒里有毒，那么肉里呢？

“来人，把阿黄叫来。”骊姬下令，阿黄是谁？是宫里的一条狗，骊姬刚来的时候曾经被这条狗惊吓过，所以她一直在找机会收拾这条狗。

阿黄被牵过来了，一块肉扔给它，它高兴极了，一口咬住了肉。阿黄还没有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就倒在了地上。

要知道，乌头的威力比鸩毒厉害得多。

“申生，你好狠毒，竟敢暗算亲爹。”献公大怒，大喊起来，“嚓”一声抽出刀来，他要亲自杀了申生。

可是，申生早已经不见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3

第四十七章 超级杀人术

谁也不是傻傻鸟。

从察觉到不是父亲让自己去祭祀母亲的时候，申生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了。他提高了警惕性，随时准备应对不测。

酒倒到地上的时候，申生就隐约闻到一点什么烧焦的味道，他发现地面隆起了。等到骊姬命令小内侍喝酒，申生就猜到了随后会发生什么。

俗话说：蜂刺入怀，解衣去赶。蛇钻进裤子里的时候，谁还会在意脱个光屁股？这个时候，申生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逃命。

当众人专心致志欣赏小内侍因公殉职的过程的时候，申生已经转身出了后宫。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不会阻拦他，因为他是太子。

出宫之后，马就在宫门外，申生一向喜欢骑马。他飞身上马，甚至不敢回太子府，快马加鞭，一个人逃往曲沃去了。

——杀人艺术

申生逃掉了，难道这一次骊姬疏忽了？百密一疏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杀人是一门学问，在杀人之前，应该研究一下将要杀的是哪一种人。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必须快杀的，否则错过机会就会打草惊蛇，就很难杀他；另一种是不能快杀的，因为人的本能让他反抗，反而麻烦，但是，如果你给他时间让他自己去想，他会越想越觉得自己该死，最后自己把自己给杀了。有的人，你不能给他时间思考；有的人，你要给他时间思考。而申生就是第二种

人。

骊姬一直在用眼睛的余光看着申生，她不担心他跑，她担心他不跑。如果申生不跑，献公就会捉住他，出于求生的本能，申生一定会为自己辩解，那时候献公就知道申生是冤枉的。而大臣们也会很快知道，他们会来搭救申生，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己的阴谋败露，而申生不会被处死。

所以，骊姬希望申生跑掉，他一旦跑掉，就等于他畏罪潜逃。而申生在逃命之后会冷静下来，然后他会选择替父亲遮丑，会选择承认自己放了毒药，那么自然，他会选择自杀。

当申生逃跑的时候，骊姬暗暗地笑。她知道，自己赢定了。

而这一切，都是优施事先教给骊姬的。

杀人，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艺术。

而优施恰恰是个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他把角色的心理研究得很透。

所以，他杀人很艺术。

——师父死了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那时候还没有和尚。

所以我们改成：跑得了徒弟，跑不了师父。

申生跑了，可是师父杜原款被捉拿了。

有什么样的师父，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徒弟，就有什么样的师父。

通常，春秋那时候国君杀人是比较仁慈的，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一般的做法是这样的，派人到要杀的人家里，对他说：“兄弟，国君要你死，你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被杀的人就说：“实在惭愧，还麻烦你跑一趟，

怎么好意思再让你帮忙呢？”

于是，被杀的人自己去找绳子也好、找刀也好，自己解决了。一般来说，没有找毒药的，因为一般人家不备那个。

派去杀杜原款的就这么办的，基本意思就是说太子谋杀亲爹，畏罪潜逃，当师父的罪责难逃，怎么个死法，你自己看着办吧。杜原款一听，就觉得这么大的罪，真是该死。他是个文人，动刀子的事情不会干，自己找了根绳子，比划比划，还挺合适。挂到房梁上，找来一个凳子，就准备投缳自尽。

“哎哎哎，老爷子，别急别急，不给你徒弟留个遗言什么的？”来人连忙问，态度还挺好。来之前，骊姬交待过。

“噢，就是，我怎么给忘了？多谢你了。”杜原款那就是一个书呆子，献公让他死，他就急着死，来人这么一提醒，他才想起来该给徒弟一个临终教诲什

么的。

杜原款把一个叫圉的小书童给叫来了：“孩子，我有临终遗言转告申生，你记住了，我死之后，一定转达到人。”

杜原款的临终遗言是这样的，第一句是“款也不才，寡智不敏。”

什么意思？难道是：大款没什么才华，寡妇的智力比较低下。

原文参看《国语》，这里直接上现代文了。全文如下：我没什么才干，智谋少，又迟钝，不是个好老师，到死也没教给你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没能洞察国君的心思，没有及时让你流亡海外政治避难。主要是我胆子太小，敢想不敢干。因此落到了今天这个被人陷害的田地，吃了小人的苍蝇。我老杜并不怕死，遗憾的只是跟小人分担了罪恶的责任。我听说君子不改变自己的感情，面对谗言决不申辩。遭到陷害，死而无悔，还有好名声留存于世。至死不改变对国君的忠爱之情，

是坚强的表现。坚持忠爱的感情让父君高兴，是孝顺的表现。抛弃生命却达到自己的志向，是仁德的表现。临死还想到卫护国君，是恭敬的表现。孩子，努力吧！死后一定会给人民留下爱心，让百姓所思念，不也是值得的吗？

杜老师真是一个伟人，如果生在印度，他一定是个圣人，他所说的，难道不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升级版——非暴力不抵抗吗？

杜老师说完自己的遗言，让圉背了一遍，基本上还能记住，几个不准确地词纠正了一下。杜老师还不放心，又让圉背了第二遍，还有两个字背错了。于是，又背了一遍，还有一个字发音不清楚。

原本，杜老师还要让圉背第四遍，来人不耐烦了，见过默唧的，没见过这么墨唧的，忍不住说："老杜，别磨蹭了，再磨蹭，去那边赶不上中午饭了。"

杜老师就这样走了，书呆子的祖师爷非他莫属了。

日期：2008-12-2　12:52:0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4

——徒弟等死

谁也不是傻傻鸟。

献公没有出兵讨伐申生，这一点优施和骊姬都预料到了。为什么？首先，国君出兵讨伐太子，这将是一个国际笑话；其次，晋国两军，上军在绛，下军在曲沃，真的对抗起来，谁胜谁负无法预料。

除了以上的两个原因，最重要的一点，献公也不是傻傻鸟，他也想到了这一切很可能都是骊姬设下的圈套。虽然他宠爱骊姬，喜欢奚齐，但是他不时会想起齐姜来。对于申生，从心里他恨不起来，他希望申生流亡国外，把太子的位置让给奚齐，他并不真的想杀死申生。

献公找各种借口来推诿拖延，甚至连派人去杀申生的尝试都懒得作。

骊姬很着急，但是在哭闹几次都没有效果之后，她知道，要杀申生，靠献公是不行的。靠谁？

有困难，找导演。

优施早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把这出戏的最后一幕设计好了。

这个时候，申生在干什么？

圉已经把杜老师的临终遗言转达到了申生这里，尽管在路上弄丢了几个字，但是基本大意是完整的。

“老师，我答应你。”申生说。

“公子，不是你犯的罪过，为什么不离开晋国呢？”圉问申生，他虽然熟记了杜老师的那段话，却并不认同那段话。

“不行。我走了虽能解脱罪责，但这件事的责任

一定会落在我爹身上，这是我在怨恨我爹了。暴露君主的罪恶，让诸侯国耻笑，我还能出走到哪儿去呢？内不见容于父母，外不见容于诸侯，这是双重的困厄啊。背弃国君解脱罪责，是为了逃避一死。我听说：‘仁爱的人不怨恨国君，睿智的人不内外交困，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假如罪名不能解脱，出走必然会使它更重。出走而加重罪名，这是不明智。逃避死亡并且怨恨国君，这是不仁德。有罪名而不敢去死，这是不勇敢。出走会加重罪名，我的罪名不能再增加了。死亡既然不可逃避，我将留在这里等待命运的发落。”申生也来了这么一段，不愧是杜老师的徒弟。

圉没有再说话，有些事情他永远不会懂。

这段时间，申生就在等待命运的判决。

第七幕 自杀

地点：曲沃

时间：白天

背景：申生办公室，申生坐在地上冥思苦想。

主题歌：你去死吧。

申生的近镜头，双目无光，不知所以。

这个时候，骊姬走了进来。

“你，夫人，你怎么来了？”申生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骊姬会来。

“哼，你爹派我来的。”骊姬厉声说道，她扫视四周，再看看申生那一脸的惊讶，放下心来，她原本还有些担心申生会杀了自己。

“我爹可好？”申生问，他知道骊姬在说谎，但是他不会揭穿她。

“好，好你个头啊，你爹快被你气死了。”

“啊，申生有罪。”

“有罪，你当然有罪，你对父亲都忍心谋害，还会爱国人吗？啊。”

“不，不会。”

“你忍心谋害父亲却还希望国人拥戴，谁能对你有好感呢？啊。”

“没，没人。”

“你说你想杀害父亲来为国人谋利，国人谁会相信这一套呢？”

“谁，谁也不会相信。”

“你坏事做绝，百姓恨你入骨，你这样的人怎能活着呢？”

“我，我该死。”

“你去死吧。”

“我，我去死。”

“那还磨蹭什么？快点去吧。”

“我这就去。”

（背景音乐“你去死吧”开始播放）

骊姬气哼哼地走了。申生犹豫了一下，从袖子里掏出一根绳子来，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嗯，好像挺满意。

这一切，好像是心理暗示，又像是骊姬给申生灌了迷魂汤，还像是 X 档案里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国语》中有详细记载，不过不是对话，而是骊姬的独白。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5

晋国的祖庙在曲沃，申生觉得自己如果在祖庙上吊，可能会更有意义。于是，申生来到祖庙，找了一个看上去还算不错的横梁，搭上绳子，系结实了，又挽了个圈，准备上吊。

正在这个时候，猛足来了。

“公子，你要干什么？”猛足吃了一惊，连忙上前阻止申生。

“我要死。”

“为什么？”

“我爹让我死。”

“谁告诉你的？”

“骊姬夫人。”

“她一定在骗你。”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死？”

“因为我知道我爹一定希望我死，只要我活着，我爹就不会快活。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不死，我活着很烦闷，我爹也不快乐。我死了，我爹快乐了，

我也不烦闷了。”

原来，申生早就下定了要死的决心。

猛足知道申生是个死心眼，劝他也没用，心说：“你倒好，一死百了，你爹快乐了，我们这帮跟你混的兄弟们不是就白瞎了？”虽然这么想，不能这么说。

“公子，你有什么临终遗言？”猛足问。

“对了，既然你来了，给狐突老爷子捎几句话吧。”

就这样，申生上吊之前给狐突留了遗言：我有罪，不听你的劝告，以至落到死的地步。我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虽然这样，我爹年纪大了，国家又多难，你不出来辅佐他，我爹怎么办？你假使肯出来帮助我爹，我申生就算是受到你的恩赐才死的，就是死而无悔。

申生上吊了。

申生自杀这一年，正好是齐桓公讨伐楚国这一年。

猛足为申生收了尸，然后去找狐突，把申生的临

终遗言转达了过去，老狐突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很感动，也很激动，但是，他不冲动。所以，他没有说“公子，我答应你。”

狐突对猛足说：“孩子，干革命要跟对人啊。”

原话不是如此，但是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我们来简略总结申生这个人。

申生，三好学生，优秀三学学生。就是因为太优秀了，被杜老师给害了。

从任何角度来说，申生都应该逃命。献公多次暗示他，意思就是让他跑，可是他不肯跑。表面上，他是忠实于父亲，实际上，他是让父亲陷入困境和痛苦。申生不想让父亲背负恶名，但是这样的结果恰恰让献公背负了杀死自己亲儿子的恶名。什么是迂腐？这就是迂腐。申生如果逃走，大家都高兴，大家都活得不错，大家的名声也都比现在这样好得多。

申生的死，直接导致了后来晋国的动乱。

干革命，一定不能跟申生这样的人。

从开始设计到最终实现，申生之死是一出多么完美的戏啊。张艺谋能拍出来吗？no;陈凯歌能拍出来吗？no；冯晓刚能拍出来吗？嗯，有一点可能。

亲痛仇快。

申生的死只能用亲痛仇快来形容，尽管这个成语在将近一千年之后才被发明出来。

骊姬、优施和二五都很高兴，以至于骊姬和优施又上演了一场床戏。

“现在，我们高枕无忧了。”哼哧完之后，骊姬很得意地说。

“夫人，不能高兴太早啊。太子虽然死了，可是二五说重耳和夷吾更难对付。我看，趁这机会，把这两个也给对付了，那才万无一失啊。”优施的优势在

于他可以沟通内外，因此信息比较对称，看事物就比较全面。

骊姬一听，对啊。跟优施一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献公面前把重耳和夷吾也说成申生同党，一并铲除。

恰好，重耳和夷吾这两天来朝拜献公，目前就在绛。

骊姬把自己拾掇干净了，立即去找献公。三言两语之间，就要献公把重耳和夷吾一并给办了。

献公不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三兄弟合谋谋害亲爹的，本来申生就是冤枉的，重耳和夷吾那就更冤了。尽管知道是怎么回事，献公耐不住骊姬没完没了的嚼舌头，没办法，点点头："既然这样，都给我抓起来杀了。"

骊姬高兴啊，立即派人招二五进宫，率领甲士去捉拿重耳和夷吾。

奇怪的是，这一次竟然走漏了风声。重耳和夷吾

在二五赶到之前双双逃走，回到了自己的领地蒲城和屈城。除了重耳和夷吾，献公把其他的儿子全部驱逐出境，只留下身边的两个小儿子，奚齐正式成了世子。

前面说过，晋献公堪称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第一牛人，现在来说说理由。

献公偷了父亲的老婆，至少从国外抢了三个老婆，又抢了儿子的老婆。三代通吃之外，老婆中还有两对姐妹。除此之外，他把自己的叔爷、叔伯、兄弟、子侄杀的杀、驱逐的驱逐，除了两个小儿子，等于是灭了自己家族。另外，他东征西讨，国家面积和人口迅速膨胀，晋国土地在他手中至少翻了一倍。

还有谁比他牛？牛吧，可是，牛人怕老婆。

现在，内部问题告一段落。

《国语》记载：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

从那以后，晋国就没有公族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大逆不道。整个春秋，唯一没有公族的国家就是晋国，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历史都会有说明。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6

——假途伐虢

对付完了亲人，该对付敌人了。

听起来很可笑，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谁是敌人？前面说过，虢国。

晋献公早就想讨伐虢国，第一次被士蔿劝住了。不过在两年前，晋献公已经讨伐过虢国一次了。那么，两年前那一次是怎样的呢？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那一天，献公把大夫们召集来，先来了一段“最近比较烦”，然

后开始猜谜游戏：“各位，我晚上睡觉总是睡不好，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心事，你们帮我说说，给我想想办法。”

大家一听，差点没笑出来。你说你的心事，你不知道，来问我们；你睡不着觉，该你老婆想辙，我们有什么办法？

不过，谁也不是傻傻鸟，既然老大问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有目的的。越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学问就越大，所以，轻易不要开口，开口一定要说无关痛痒的屁话，以免被抓住把柄。

“难道，是侍卫们晚上走路的声音太大？”一个大夫先发言，这个回答很稳妥，别的大夫们都用赞赏的眼光看他。

“不是。”献公否认。

“莫非，最近天气转凉，又有些潮湿，让主公辗转反侧？”又一个大夫说，这样回答也挺好。

“不是，是心事。”献公有些恼火，这两个傻帽的方向都错了。

“噢，一定是久不下雨，主公担心百姓的收成。”又一个大夫说，这个回答还兼有拍马屁的功效，大家都觉得好。

“不是。”

“那一定是操劳过度，夜不能寐。”又一个拍马屁的。

马屁一个接着一个，献公看上去有些不耐烦了。其实大家大概能猜出来，献公的心事无非就是废申生立奚齐。但是右派是绝对不会提出来的，中间派更不会说，大家都在看着左派，最后一定是左派来解题的。

左派人数不多，前面几个发言的也都没有提到这个方面。

现在，该荀息发言了。大家知道，他是个左派。

“我想，主公是不是总在想南面的那两个国家？”荀息发言，大家一听，切，这个回答估计也没沾边。

“荀大夫留下，其他人回家。”献公宣布会议结束，也就等于宣布荀息获得了最佳答案，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难道左派就是比右派聪明吗？不是。

荀息原本也不知道正确答案的，他已开始跟大家一样以为是太子的事情。可是他又隐隐感觉不太像，突然他想起来几天前东关五曾经跟他说过献公想要讨伐虢国的事情，他觉得可能这件事才是正确答案。

事实证明，荀息的判断是正确的。

荀息被献公请进了自己的书房，对面而坐，桌上放了两碗茶。

荀息有些吃惊，这样的礼遇似乎太高了一点，那年头茶叶在中原还是很稀有的东西，听说过但是没喝过，能在这里跟献公平起平坐并且共同喝茶，当然很

荣幸。

“老荀，这么多人，只有你跟我想到一块了，来来，喝茶。”献公很高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一来是他知道多数人会反对，二来也是担心走漏了风声。

荀息心说这不过是自己有内线，但是不敢说出来，没话可说，喝了口茶，说：“好茶好茶。”

“老荀，既然你想到了，那你一定有什么好办法。我现在想打虢国，又怕虞国帮他们；想打虞国，又怕虢国帮他们。你出个主意，怎么才能灭了他们？”献公也不多客套，直接把问题端了出来。

“主公，我还真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一个伟大的办法，至少是名垂青史的办法。

日期：2008-12-3　13:22:2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7

第四十八章 假途伐虢

晋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这个国家总是会出一些奇人，连绵不断地。而他们总是能搞出一些很春秋的东西来，留给后人精彩的故事。

为什么晋国人的思维如此活跃？我常常为此困惑，大致，这与晋国的文化有关。这个国家，汇集了夏人、商人和周人的文化，而且是肆无忌惮地交融在一起，这让他们敢想敢干，而且特别有办法。

现在，看看荀息的办法。

——荀息的妙计

“我的办法，先取虢国，再取虞国。”这就是荀息的办法。

“然则奈何？”（《春秋公羊传》）献公问了这么一句，意思是怎么实施啊？其实献公心里在想：“你这不扯呢吗？打虢国必须经过虞国，你飞过去啊？”

虞国在今山西平陆，虢国在今河南陕县。

“主公，你一定会想：你这不扯呢吗？打虢国必须经过虞国，你飞过去啊？”荀息说，这话一出，吓献公一跳，怎么这话跟自己想得一样？

“没错。”

“主公，若是虢虞两国之间铁了心联手对付我们，那真是没办法。可是，我们为什么非要逼着他们联手呢？我们主动去和其中一个国家联手不就行了？这两个国家，虢大虞小，而且虢国一向跟我们做对，联虢灭虞并不现实。但是，联合虞国讨伐虢国是可以的啊。”荀息这番话说得有道理，献公这才发觉自己原来是钻进了牛角尖，从来没想过各个击破。

“你说，怎么连结虞国？”

“如果无缘无故就去跟虞国套近乎，那就太显得别有用心了。我们不妨以讨伐虢国为借口，向虞国借道。当然，借道不是白借，主公你不是有一乘屈地产的宝马吗？给他们；还有垂棘的白璧，送他们十双。”办法越来越具体。

原来，屈地产好马，晋国占领屈地之后，从那里精选了四匹宝马给献公平日出行之用，打仗就用来装备战车。这四匹马，献公喜欢得像亲儿子一样。说句夸张点的话，宁可杀了自己儿子，也不杀这四匹马。至于垂棘的白璧，也是天下闻名的宝物。

献公摸摸脑袋，还真有点舍不得。

“主公，其实，马也好白璧也好，说是送给他们，实际上不就等于放在他们那里保存一段时间吗？到时候还是物归原主。”荀息看出来了，所以接着说。

“老荀，白璧算不了什么，送就送了。马呢，我有点舍不得，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也咬咬牙送掉了。

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虞公会不会干。”

“主公，你问得好。但凡不贪的人，不会上当；智力超过中等的人，不会上当。可是虞国国君不仅贪婪，而且智力在中等以下。上回有人考他脑筋急转弯，考一个不会，再考一个还不会，一本书考完了，一个也没答对。举个例子，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总共几个猴？他非说八个猴，你说他这智力。”别说，荀息了解得挺详细，说得还挺具体。

献公听得发愣，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应该是八个猴啊，不是八个猴是几个猴？有困惑，但是还不敢问，怕一问就显得自己跟虞公一个水平了。

其实他不知道，脑筋急转弯这些东西，都是荀息编的。不管怎样，现在献公只好同意虞公智力低下这个结论了。

“可是，虞国还有宫之奇呢？你这招数，怕是瞒不了他。”献公又提出新的忧虑，宫之奇是虞国上卿，

出了名的聪明。

“宫之奇这个人，聪明是聪明，但是性格不够倔强。从小跟虞公一块长大，两个人嘻嘻哈哈惯了，也抹不下脸来，虞公根本不会听他的。”该想的，荀息似乎都想到了。

献公还是有些舍不得那四匹马，想了想，又说：“这年头，好像也没有什么信义，万一虞国收了我们的礼物，却耍赖不借路，怎么办？”

荀息当时就笑了，献公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晋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献公本人也没少干过这样的事。问题是，人家虞国不一样，人家是周礼教育普及得比较好的国家，没这么无赖。事情虽然是这样，可是不能这么说。

“主公，这就是小国和大国打交道的规矩了，小国收了大国的礼物，那是一定要办事的。”荀息反应快，拿大国小国说事。

献公也笑了，因为晋国是大国，荀息这么说话，

等于说晋国是经常拿人家钱不给人家办事的，想想也是，所以献公笑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8

——第一次借路

谁提建议谁干活。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如果干活就有好处，那么人们就愿意提建议。如果干活的还不如说风凉话的，那就没有人愿意提建议了。所以，如今一开会人们就都成了沉默的羔羊，就是这个意思。而晋国之所以强大，在于干活就有好处。前面说过，士蔿提建议了，干活了，于是发财了。

荀息的建议，自然由荀息来执行。

荀息送礼物来到虞国，由于事先就故意泄漏了消

息，因此受到热烈欢迎，虞公第一时间亲切接见。

荀息献完马，又献了璧，把个虞公高兴得猴子上树一般。

接见的过程基本上还是那个段子，荀息首先代表献公问候了虞公和他老婆，随后，开始回顾两国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以及两个国家血浓于水一衣带水的兄弟感情。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宾主共进晚餐。

吃完晚餐，闲坐的时候，进入正题。

套近乎、互相拍马屁、大吃大喝之后，最后谈一点正事。自古以来，这就是外事活动的标准程序。

“想当年冀国侵犯虞国，为了虞国的安全，我们偷袭了冀国，使得冀国不得不撤军，这证明我们与虞国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如今，虢国亡我之心不死，在下阳加强了战备，随时准备进攻我国，同时也威胁着贵国的安全。因此，我们准备讨伐虢国，希望向贵国借道。”荀息这段话说出来，自己心里都在打鼓，

为什么？下阳在虢国和虞国的交界处，根本没有挨着晋国。

“哎，老荀，你说得对，我们借路，不仅借路，为了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们和你们一起出兵，并肩作战。”虞公眼皮子都没眨一下，智力水平确实在中等以下。

事情就这么定了，虞公甚至根本就没有跟宫之奇商量。事后，宫之奇表示反对，虞公笑道：“反对无效。”

现在，晋虞联军进攻虢国，第一站：下阳。

在开打之前，简单介绍虢国和虞国的由来。

周文王有个弟弟叫作虢仲，也就是周武王的叔叔，封在虢，公爵。还有一个弟弟叫虢叔，封在东虢，男爵，春秋之前被郑国所灭。不过，关于虢叔的说法有些存疑，似乎虢叔应当是虢仲的小儿子，被分封在东虢。后来虢国被灭，虢国公族改姓郭，就是郭姓的起

源。

周文王有两个伯父太伯和仲雍，为了给文王父亲让位，两人逃去了吴国，后来先后担任吴国国君。周武王时，将仲雍的后代封在虞，公爵。因为吴国也是仲雍之后，因此虞、吴一家。

说起来，两家都出于姬姓，与晋国都是亲戚。

晋国由里克为主帅，荀息为副帅，虞国宫之奇领军。两国军队先后抵达下阳，各自攻一个城门。宫之奇虽然没办法劝止虞公，但是如今自己领军，自然多长一个心眼，十分之一的部队假装攻城，其余的部队随时提防着晋国军队。而里克和荀息一面攻城，一面还要防着宫之奇的队伍。你说这样的联军是不是很搞笑？

还不错，晋军实力强劲，没几天工夫，愣是把下阳给拿下来了。拿下下阳，前面就是一片坦途，可以直接灭了虢国。可是这个时候，里克坚决要求撤军了。

为什么？

首先，宫之奇派人过来通报，说是自己拉肚子拉得天昏地暗，下不了床，因此再往南打就不奉陪了，你们自己去干吧。

其次，虢国派出大将舟之侨在前面等着呢，舟之侨是什么人物？就是虢国的宫之奇，那也不是善类。前有舟之侨，后有宫之奇，里克一看，我们打下去，万一你们两面夹击，我们不是被包饺子了？

再次，虢国与周王室那是真正的传统友谊，听说虢国被攻，王室已经派了特派专员前来调停，这个面子别人不给，晋国是一定要给的。所以，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荀息虽然还有打下去的意思，但是主帅要撤，也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教训了虢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我们撤军。”里克派人向宫之奇转达了这个意思，

似乎是自己放了虢国一马。

就这样，晋国撤军了。临走，把下阳城一把火烧了，人民牲畜和能搬走的全部搬回了晋国。那年头，地大人少，人民就是财富啊。

——最后的国宴

尽管没有灭掉虢国，但是荀息的计策证明实行得通的，而且打破了下阳，也算是出了一口气。因此，献公很高兴，嘉奖了荀息。

高兴虽然高兴，献公也看出来了，有宫之奇和舟之侨在，要对付虢国和虞国决不是那么容易。怎么办？等等看吧。

只等了三个月，好消息来了。什么好消息？舟之侨来投奔了。

原来，晋国拿下下阳之后主动撤军，虢公毫不在意，大概以为晋国也就这么回事。于是虢公起兵攻打桑地的戎，结果大胜，还抢了不少美女回来，还给舟之侨分了两个。

得了美女的舟之侨一点也不高兴，他反而很担忧：“丢了下阳要塞，一点也不害怕；战胜了戎，就得意洋洋。就凭这警惕性，这个国家完蛋不会超过五年。”

预料到国家要完蛋，两条路摆在舟之侨的面前：与国家共存亡，或者保全自己，早早逃命。

识时务者为俊杰，舟之侨选择了后者。既然选择了后者，逃跑的方向就很容易确定，那就是晋国。

舟之侨带领整个家族来到晋国，荀息高兴坏了。什么叫彼消此涨？这就是。荀息当即提出再次讨伐虢国，献公没有同意，因为国内的斗争正在白热化，顾不过来了。

基本上，前面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一次下手，献公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讨教了。

“里克，准备攻城器械，整顿兵甲。”

“荀息，活动活动舌头，准备去借路。”

“舟之侨，带路。”

献公用了半年时间做准备工作，到了次年的夏天，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荀息首先出动，带着十对白璧又来到了虞国。

程序跟上次完全一样，吃饱了喝足了，荀息又要借路。虞公刚要答应，宫之奇早盯着呢，急忙上来插话。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宫之奇上来就这么一段，他急了。这段话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要完蛋了，虞国也跑不了。晋国这样的国家，最好从一开始就拒绝跟他们玩。上次借路给他们就很过分了，怎么能再借呢？俗话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就是指虢国和虞国之间这种关系啊。

唇亡齿寒、唇齿相依这两个成语，就是宫之奇这次发明的。

虞公一看，有些不高兴，这太没礼貌了。

“你这怎么说话？人家晋国是大国，讲信用的，上次借道，有什么问题吗？何况了，大家都是姬姓国家，同宗啊，他们怎么能害我们？”虞公说话的嗓门还挺大，好像挺有道理。

“主公啊，虢国也姓姬啊，跟晋国比我们还近呢。再说，晋侯这些年灭的国家有几个不是姓姬的。别说远亲，自己家四代都被他灭了。”宫之奇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本来还想接着说“你以为你谁啊？你以为你长得漂亮啊”，忍住了没说。

虞公很不高兴了，当着客人的面子，宫之奇给自己下不来台，这怎么行？

“老宫，你是不是看我高兴了你就不舒服啊？你是不是觉得就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瓜啊？晋国人家是大国，主动跟我们友好，这是看得起我们，有什么

不好？你没事回家蹲着去吧，啊。” 虞公说话也不客气，直接赶人。

宫之奇没办法，只好出来，在外面碰上了大夫百里奚，又叫百里井伯。当初百里奚当上大夫，就是宫之奇推荐的，说起来，两人是好朋友。

“老宫，你怎么要走啊？”百里奚这是上厕所回来，看见宫之奇一脸的不高兴，忙问。

“被赶出来了。”宫之奇气哼哼地说，之后把事情说了一遍，“兄弟，你也去劝劝主公啊。”

百里奚摇了摇头，叹一口气：“老宫啊，我知道你说得有理，但是，你劝都被赶出来了，我是个什么材料啊？我要是去劝，立马就会被炒鱿鱼啊。算了，该死活不了，我还是扎扎实实把这顿国宴给吃完吧。”

见百里奚不肯，宫之奇想想也是，叹口气，回家去了。百里奚回到宴会厅，一顿海吃，撑得个半死。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顿国宴了，下一次国宴不知道还

有没有机会吃到。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29

——第二次借路

现在，宫之奇面临舟之侨同样的选择：与国家共存亡，或者保全自己，早早逃命。

宫之奇没有犹豫，他选择了后者。

连夜，宫之奇收拾好了家当，第二天一早就登程前往宋国。老娘问了：“孩子，怎么这么急？”

“娘啊，晋国打虢国，回程就会把咱祖国顺手灭了，那时候再走可就晚了。”

宫之奇就这么走了，据说去了宋国。

宫之奇，虞国公族，宫姓的祖先。

为什么舟之侨和宫之奇这样的良臣到了国家存亡

的危难关头，都选择了逃命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挽救不了这个国家，既然如此，那就只好挽救自己。

可耻吗？一点也不可耻。

十天之后，晋国出兵了，这次是晋献公亲自领军，目标明确：灭了虢国。

前面说过：鬼子进村，汉奸带路，这是黄金组合。晋国大军此次有了舟之侨作为向导，上下两军齐进，战斗过程就不讲了，基本上是一路小跑就占领了虢国全境。虢公率领全家逃命，一直逃到了洛邑，还好，原本虢公就是中央领导，在伟大首都有房有地，这下就不用再来回折腾了，可以全心全意为中央服务了。

那时候正好是周惠王，惠王看见虢公带着全家来了，还以为是旅游呢，一问，原来是国家没了。再问，是晋国干的。惠王很生气，当时就火了：“马拉戈巴兹，晋国太不像话了，虢国他们也敢灭，满共四个公爵国家，他们也敢灭？叔啊，你们先安心住着，我这

几天就替你谴责晋国，发动齐国等国家为你讨回公道。”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虢公高兴坏了，一家人安心住了下来。

这一等，可就没有尽头了。转眼间过了十天，没看见周王有任何的动作，虢公急了，这天就去问去了。

“大王，我那事儿怎样了？”虢公问。

“叔啊，你那事吧，木已成舟，没办法了。你就安心在中央工作吧，你祖先的牌位过几天晋国就给你送过来了。”周惠王这么说，见虢公很失望，安慰他说：“知足吧，你知道虞公怎么样了吗？也被灭了。比你还惨，你还能接着当中央领导人，虞公现在只能当小地主了。”

“啊，虞国也被灭了？”虢公大吃一惊，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狗日的虞公，想不到你也有这一天，哈哈哈哈。”

现在想起来，舟之侨逃命是对的。想想看，地方没搞好，虢公拍拍屁股，带着全家去中央了，舞照跳，马照跑，可是虢国的公卿们怎么办？自己不想办法，谁管你？

那么，虞国怎么被灭的？周王又为什么不肯帮虢公了？

——贿赂王室

晋国灭了虢国，回家的路上顺手灭掉了虞国。事情太简单，基本上相当于顺手踩死一个蚂蚱，不用浪费笔墨。

虞公可没有虢公的运气好，被晋军生擒活捉，献公将他带回绛，对他还算不错，祖宗的牌位给他自己保管，又给了一小块地，当了个小地主。

春秋时候这点好，灭了你的国家，不灭你全家，还让你当小地主。

不过呢，一口气灭了两个公国，晋献公还是有点害怕。不管怎么说，人家爵位比你高啊，你凭什么灭

人家？再说，虢公和王室的关系那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说人家也是中央领导人。如果周王发布命令，再说动齐桓公率领联合国军队来讨伐，那还真是一件麻烦事。

怎么办？灭人家之前献公没有想到这么多，现在两个国家都灭了，问题来了。

“老荀，你看看，这怎么处理？”献公把荀息给叫来了，荀息一听，也有点头大，什么都想到了，没想到这个。

荀息傻眼了，献公召开公卿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没人有办法。

怎么办？这个时候，献公想起老丈人来了。谁？狐突。

“狐突一定有办法。”献公派人去把狐突给请来了，他知道，这个老狐狸别看整天在家里装病，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去。

献公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又说些除了老爷子没人有办法的屁话，请老爷子出主意。

“荀息不是挺能干吗？让他想办法啊。”狐突特别讨厌荀息这个人，所以先说两句风凉话。

“他有办法，就不惊动您老人家了。”

别说，老狐狸还真有办法。

“主公，其实这个事情不难。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嘛：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你现在就派人去洛邑，把虞国祖庙里的宝贝都带去，再告诉周王，说今后虞国虽然归进了晋国，但是虞国的税收全归王室。至于虢公的祖先的牌位，咱们过几天也给送到首都去。现在王室穷得一塌糊涂，平白无故得了虞国的税收，还不高兴死？”老狐突可不是老糊涂啊，看问题很透彻。

献公一听，好主意，立马派人前往洛邑，该送的送，该承诺的承诺。周王一看，又省事又实惠，傻瓜

才不干。因此，周王决定不管虢公的事情了。

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这样，也就怪不得春秋大家都这样了。

有人问：献公真的把虞国的税收给了周王室吗？献公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我傻啊，辛辛苦苦打下来，凭什么给他们？

说来说去，最高领导人被忽悠了。

假途伐虢，就是这段故事。

庆功宴。

献公大宴群臣，发奖的发奖，表扬的表扬。

荀息功劳最大，奖励最多，喝得也最多。喝多了之后，荀息要炫耀一下了。

“来、来人，把那四、四、四匹宝马给牵上来。”荀息下令，立即有人出去，不多时，宝马牵了进来。

荀息端着酒就来找献公了：“主、主公，把马、马还给你，还是那四、四匹马吧？”

献公也高兴，笑道：“马则吾马，齿亦老矣。”

啥意思？马还是我的马，不过已经老了。

众人大笑，正在高兴，门前侍卫进来禀告：“主公，秦国有使者来到。”

“秦国。”晋献公愣了一愣，其实，每个人都愣了一愣。

晋国从来没有跟秦国打过交道，他们来干什么？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0

第四十九章 秦晋联姻

既然说到了秦国，还是按照惯例，先说说秦国的由来。

《封神演义》中商纣王有两个部下是父子，父子

姓嬴，父亲叫蜚廉，儿子叫恶来。父亲跑得快，儿子力量大，活到今天的话，就是刘翔和张湘祥了。不过他们的年头不好，没赶上北京奥运会，赶上周武王伐商了，结果恶来为国壮烈牺牲，蜚廉自杀身亡。

恶来的后代叫非子的，因为为周孝王养马养得好，被封在秦，作为一个附庸，非子就叫秦嬴。秦嬴传了三代，到了秦仲，秦仲被犬戎所杀。秦仲的五个儿子率领七千周兵击败了犬戎，于是大儿子庄公继位，并且占有了犬丘和大骆，地盘扩大。

庄公的儿子襄公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伯爵，秦正式成为诸侯。之后，又经过文公、宁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和穆公。历代秦国国君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蚕食周边小国。因此，到穆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已经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国家。

有人会问：为什么短短110年的时间里，秦国竟然经历了8任国君？原因很简单：秦国的习俗是兄终弟

及，武公和德公是兄弟，宣公、成公和穆公也是兄弟。

现在，秦穆公为秦国国君。

——土包子求婚

秦穆公任好，是秦姓和缪姓的祖先。

与他的历届前任一样，秦穆公登基之后继续扩张，登基第一年就吞并了茅津。

周边的小国一个个被消灭，穆公却有些烦躁起来。为什么烦躁？就像一个发了财的土老冒一样，单单有钱已经不能满足，要混进上流社会啊。

这么多年了，秦国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家，就像一个被扔进狼群里的孩子，中原国家几乎都忘记还有这么一个国家了。

“怎么办？咱们有地盘了，有人马了，有女人了，可是，咱们没文化啊，说来说去，还是一帮土包子。我想跟中原正统混一混，长长见识，扮扮斯文，兄弟，

你还去过中原，也算咱们秦国的文化人了，你有什么办法？”这一天，秦穆公把公子縶给请来了，公子縶是谁？秦穆公的异母弟弟，秦国的庶长，庶长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秦国长期与中原国家隔绝，也没个什么正规的官制，除了国君之外，最大的官就叫庶长，庶长什么都干，和平时期当总理，战争时期当将军，反正就是他了。至于什么上卿啊、太傅啊、司空啊这些职位，秦国人听都没听说过。

“我看，咱们不妨先从婚姻开始，不是离着晋国近吗，就向晋国求婚吧。”公子縶出了这么个主意，其他的他也想不到。

“好啊好啊，这活就派给你了。”秦穆公觉得这个主意好，当时就拍板了，“除了求婚，有那素质高的人才，捡大号的弄几个回来。”

就这么着，公子縶带着一车狼皮就去了晋国。

秦国国君来求婚了，晋国公卿们都觉得好笑，这

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也没等献公提问，公卿们你一言我一语就开始讨论开了，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支持。

“好吧，你回去告诉你们国君，我愿意让他做我的女婿，秋收之后来迎亲，我把大女儿嫁给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乎公子縶的意料，献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献公派人送公子縶去国宾馆休息，公卿们叽叽喳喳，对献公的决定表示不理解。

“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看见那一车狼皮了吗？那得多少头狼？这充分说明秦国国君很有诚意。既然这么有诚意，我女儿去了一定会很受宠。你们知道吗？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被男人宠。”献公高声说，其实，他还有一个理由没说出来，那就是自己的大女儿伯姬，也就是申生的同母姐姐，那时候已经二十四岁了，再不嫁出去，就砸手里了。这么大岁数，要嫁

给中原诸侯是不大可能的，也只有秦国这样没什么讲究的国家还能接受。

不管怎样，献公觉得挺好，至少把女儿嫁掉了。

——人才难觅

公子縶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把婚事搞定了，这个功劳可不小。

除了求婚，公子縶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挖几个人才回去。公子縶心想，晋侯的女儿都到手了，高薪诚聘几个人才应该也很简单吧。

公子縶没想到的是，人才还真不好找。

人才太少？不是；找不到人才？也不是。

公子縶在晋国住了三天，第一天还打听打听哪个大夫是人才，然后上门拜访，盛情邀请前往秦国，条件都开得很好，封邑面积至少是晋国的两倍，高额安

家费，十二个美女，此外，只要干得好，半年之后就可以担任庶长。

“庶长？庶长是什么东西？”晋国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就凭这个滑稽的名字，谁也不肯去。

没办法，第二天，公子縶把目标放在了士的身上，成功人士不愿意去，士总会愿意吧？谁知道，士也不愿意，说起秦国，大家都说那里遍地野狼，老百姓都吃人肉。尽管公子縶再三解释，谁听他的？

第三天，公子縶没办法了，就在大街上看见谁问谁去不去秦国。谁去？还是没人去。到晚上，公子縶甚至动员国宾馆烧开水的大爷去，也被断然拒绝了：“我老了，还想多活几年，秦国的狼太多了。”

公子縶感到自己很失败，很没有面子。

第四天，公子縶失望地上路回家了。出了绛城，一路向西。走不多远，看见前面有一个流浪汉。只见这个流浪汉长得高大魁梧，一脸的胡子，一身衣服破

破烂烂，遮不住浑身的肌肉。流浪汉的手里拿着一个破碗，抖抖索索等着施舍。

俗话说：乡下人心肠好。公子縶看见这个人可怜，心说干脆在晋国做个好人吧，也显示秦国人没有传说中那么差劲。

“喂，过来，给你一个饼。”停了车，公子縶对流浪汉喊。

流浪汉瞪了他一眼，一动不动。

公子縶一看，这人还挺有骨气。语气温和一点，说：“请过来，我这里有饼吃。”

流浪汉又瞪他一眼，还是不过来。

公子縶心说，我这已经够客气了，他还不肯过来？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再想想，猛然想起来，别看这流浪汉是个流浪汉，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士，为什么呢？因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类别中，后面三者都是有恒产恒业的，都是有正当职业的，如果放弃正当职业来流浪，那是属于犯法的。只有士是属于没有正当

职业，才有流浪的权利。你再看这个人的长相，尽管可怜兮兮，眼睛里却还有一股傲气。

“先生，我有饼，赏个脸吃一个吧。”公子縶更客气了，倒好像他在求流浪汉。

流浪汉这才走了过来，公子縶亲自取了一个饼，双手递给他，流浪汉双手接过去，行了个礼，走到一边，蹲下去吃饼。

公子縶一看，这人要了一块饼，竟然也是这么有礼貌。等流浪汉把饼吃完，公子縶看他像是没有吃饱，又送了一个给他。

两块饼下肚，流浪汉明显有一种满足感。他把碗放在一旁，走到公子摯的面前，又躬身施了个礼，朗声说道：“公子，我公孙枝虽然是流落街头，好歹也是个士，我不能无缘无故受别人的恩惠。你赐给我两块饼，我一定要有所报答，说吧，我怎样才能报答你？”

原来，这个流浪汉叫公孙枝，就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晋国公族，不过不是曲沃那边过来的公族。

看公孙枝的举止，再听他说话，公子縶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猛然，他有了一个想法。

“好，既然你这样说，那好，你跟我回秦国。告诉你，我是秦国庶长公子摯，你跟我回去，就算是我秦国人才引进计划中的第一人。”公子摯决定把公孙枝带回秦国，人才啊。

“啊，去秦国？”公孙枝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绝望。

“去了秦国，你就是大夫，吃香的喝辣的娶六个老婆，不比在这里当流浪汉强？”

“唉。”公孙枝叹了一口气，说出来一句令公子摯后来想起来就要笑的话：“谁让我吃了你那两块饼呢？”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1

——秦国的第一个外教：公孙枝

回到秦国，公子挚安排公孙枝住下，换了一身好衣服，洗个澡，然后带他去见秦穆公。

公子挚首先汇报了此行的情况，说是晋献公爽快答应亲事，迎亲时间都已经定好。然后说到人才引进，这个时候把公孙枝介绍给了穆公。

穆公非常高兴，一来跟晋国要成亲戚了，二来还请来了公孙枝这样的人才，看上去就是人才。

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了起来，主要是秦穆公和公子挚向公孙枝请教。公孙枝虽说是个破落贵族，但是义务教育没拉下，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当下甩开腮帮子，一边吃一边说，主要介绍中原的礼仪、

制度、人文等等，听得穆公目瞪口呆，大长见识。

“看见没有，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啊。公孙先生，从今以后，你就负责秦国的教化了，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就靠你了。”穆公太高兴了，就像地下党见到了组织上派来的人。

公子挚一看，这公孙枝还真有两把刷子，当时一激动，然后一冲动，对穆公说：“主公，干脆，我这庶长也别当了，公孙先生来就行了。”

“好啊。”穆公同意。

公孙枝很激动，也很感动，人家秦国人真是太厚道了，太好骗了，太什么了。可是，公孙枝不冲动，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材料，在秦国他算人才，在晋国他什么也不算。要管理秦国这样的国家，他知道自己不行。

“不行，在下实在没有这样的能力，做个大夫辅佐公子挚，我就很满足了。”公孙枝一再推辞，打死

也不当庶长。

没办法，穆公任命公孙枝为上大夫，主要职责就是编制制度，教化人民。

秋收之后，到了冬天，迎亲的日子到了。

按着规矩，秦国依旧派出公子挚前去晋国迎亲。晋献公也挺高兴，把个女儿送出了门，总算给嫁出去了。

公子挚一路上唱着秦腔，高高兴兴把伯姬给带回了雍城。雍城是哪里？当时的秦国都城，在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

秦穆公高兴啊，终于娶到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老婆了。高兴到什么程度？穆公决定把晋国来的陪嫁过来的东西都当庭打开，给大家开开眼界。

“哇。”第一件陪嫁打开的时候，大家都惊奇地叫了出来，什么东西？史书上没记载。随着一声声的“哇”“哇”，陪嫁品都被打开了，大家都说好。

东西看完了，看看人吧。于是，除了新夫人之外，其余晋国随从人员都到朝廷点名，顺便每人发给纪念品。

“张三。”“李四。”“王老五。”一边点名，大家一边看，就觉得晋国人看上去就有文化。

可是点着点着名，出问题了。

“百里奚。”

没人答应。

“百里奚，百里奚来了没有？”

还是没人答应。

百里奚没来，百里奚为什么没来？晋国的陪同官员说话了：“百里奚这个老头在半路上跑了。”

“跑了，为什么要跑？”穆公有点不高兴了。

“这个，他不是晋国人，可能跑回家了吧。”

“不是晋国人？”穆公又不高兴了，怎么弄个外

国人来冒充晋国人？

穆公正在不高兴，公孙枝说话了。

“主公，他说的这个百里奚我知道，他是虞国的贤臣，晋国灭了虞国，把他也捉到了晋国，这次把他当成陪嫁的奴仆，他当然要跑了。”公孙枝知道百里奚，连忙解释。

“贤臣？既然是贤臣，我们求贤若渴啊，把他弄来啊。”穆公听了，反而高兴了。说到这里，穆公去看公子挚，公子挚几乎哭出来：“唉，我怎么这么笨？有眼不识贤臣啊，那个老头我在路上见过好几次啊。”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苦苦寻求却寻不到的，也许就在你身边。只有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

——拯救老头百里奚

穆公很迫切，公子挚很懊恼，秦国人很倔强。

所以，穆公和公子挚决定一定要把百里奚找回来。

公子挚亲自率人沿途去找，首先确定了百里奚逃走的地点，之后向南搜寻，一路上打探，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百里奚的下落打听到了：他逃到了楚国的宛（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境内），被楚国人捉走，去放羊了。

公子挚回到雍城，把上述情报向穆公作了汇报。穆公紧急召见公孙枝，和公子挚一起，讨论如何把百里奚给弄回来。基本上，我们把这项行动命名为“拯救老头百里”。

三个人商量半天，也算是头脑风暴了一次，最后提出了三个行动计划。

A 计划：派小分队潜入楚国，以武力的方式抢夺百里奚。这个计划，类似于《拯救大兵雷恩》；

B 计划：派出使者，携带大量礼品，向楚国的宛大夫赎人。

C 计划：派公孙枝扮成流浪汉，进入楚国，设法被楚国人捉住，然后接近百里奚，带领百里奚潜逃到

秦国。这个计划，类似《越狱》；

三个行动计划提出来之后，三个人一一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A 计划是公子挚提出来的，但是穆公和公孙枝都认为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尤其是秦国与东面的国家一向缺乏交流，很容易在路上就被发现。而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一旦与楚国军队交手，很可能因此产生国际争端，而楚国的实力强大，惹不起；

B 计划是穆公提出来的，主要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可是公孙枝和公子挚认为不妥，特别是公子挚强烈反对：“主公，为了一个放羊的老奴，我们用礼物去赎，对方一定怀疑，到时候一调查，百里奚原来是个贤臣，那恐怕就直接被楚王请到楚国作大夫去了，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给人家作嫁衣？”

C 计划是公孙枝提出来的，他决定士为知己者死，宁可自己冒危险去拯救百里奚。可是，穆公和公子挚

都强烈反对，公孙枝是好不容易弄来的人才，万一这一去出点什么差错，那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三个行动计划，一个也没有通过。

怎么办？又一轮头脑风暴之后，公孙枝突然有了一个办法。

“这样，我们干脆就派边境的小吏到宛去，就说百里奚是我们这里逃走的奴隶，准备把他赎回来定罪。据我所知，在楚国，赎一个奴隶也就是五张羊皮。我们用五张羊皮去赎他，楚国人不会起怀疑，而且百里奚也老了，楚国人一定很高兴还能把他卖出去。”公孙枝的主意省钱省力，还切实可行。

“好主意，好主意。”穆公和公子挚齐声叫好，人才啊。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2

——又吃上了国宴

公子縶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亲自来到秦国边境，找到一个小吏。这个小吏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们就叫他秦八。

“秦八，我们有一个老奴跑到楚国去了，名叫百里奚。现在他被楚国人抓住，在宛这个地方放羊。我给你六张羊皮，你带着两个弟兄去把他给赎回来。记住，楚国的行情是一个奴隶五张羊皮，你自己去讲价，反正就六张羊皮，多的是你的，不够你自己想办法。”公子縶采取了激励的办法，但是不把真相告诉他，免得他紧张。

就这样，秦八领了六张羊皮，又领了差旅费和路上的干粮，带着两个兄弟出发了。

闲话少说，一路上无非就是《水浒传》上常说的：免不得吃癞碗，睡死人床。

没几天工夫，秦八三人来到了宛，一打听，真有个北边来的老头在这里放羊，他家主人名叫楚八。

秦八就找到了楚八，基本上，这是历史上秦国人跟楚国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秦八把自己的来意说了一遍，说是要赎人。

“五张羊皮，人归你了。”楚八是一口价，那年头，中国人还没有聪明到漫天要价。

“你看看，一个老不死的家伙，怎么还值五张羊皮？四张。”秦八开始砍价，也不敢多砍。

“哎，你怎么说话？这里就这个行情，爱买不买。”楚八有点生气，同时他也有底气，他认准了你一个秦国来的，你耽误不起时间。

秦八没办法了，掏了五张羊皮出来，成交。

秦八傻眼了。

如果你押送的犯人送到北京，而出来迎接犯人的是胡主席和温总理，你是不是会傻眼？

穆公、公子縶和公孙枝亲自前来迎接，百里奚当

时就笑了。他早就料到了，秦国人这么远把自己弄来，肯定不是让自己来养羊的。

公子縶额外赏赐了十张羊皮，秦八战战兢兢，和两个兄弟回去分了。

秦穆公稍微有一点失望，因为百里奚不像是个人才的样子，胡子拉碴，破衣烂衫，一身的羊骚。看上去像什么？就像成龙《醉拳》里袁和平扮演的那个打醉拳的老酒鬼。

不管怎样，穆公还是高高兴兴将百里奚迎接了回来。

“百里先生，不知高寿几何？”穆公先问岁数，看看符不符合招工条件。

“不老，才七十岁。”百里奚说，胡子上都是吐沫星子。

“哎呦，够老了。”穆公听了，更失望了。

“怎么老呢？如果让我打狼，是老了点；放羊还行啊，在楚国，谁也没有我放得好。”

“问题我们把你弄来，不是来放羊的啊。”穆公急了。

“那是干什么？”

“我们听说你是个贤人，请你来指导我们治理国家啊。”穆公要哭了。

百里奚笑了，他知道秦国人就这德行，爱冲动。所以，他刚才是故意装傻。看见秦穆公要哭，百里奚这才笑道：“当年姜太公遇上文王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不也一样帮助文王武王灭了商？我刚刚七十出头，牙口倍儿好，身体倍儿棒，帮着主公您出谋划策，管理国家，不是打狼也不是放羊，怎么会老呢？”

秦穆公一听，对啊，老头说得对啊。正是：别看穿得脏，出口成文章。

“你说得有理，那你接着说，我们秦国该怎么整？”

“怎么整？这么整。咱们秦国呢，现在只能说是个半野蛮国家，这个时候不能急着跟中原国家凑太近，一来实力不行，二来容易被骗。不过秦国有一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易守难攻，当年文王武王就是靠着这块地起家的。我们现在应该眼睛向外，一方面学习中原国家治理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把西戎小国一个个吞并了，等到实力壮大了，就可以东进，跟中原国家抗衡了。”百里奚在路上没闲着，把这些道理早已经想的清清楚楚。

穆公傻眼了，彻底傻眼了。自己从前虽然很努力很向上，但是一直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完全没有方向。如今听百里奚这么一说，那是赫然开朗。

“来人，安排国宴，给老爷子接风。”秦穆公一冲动，国宴伺候。

百里奚哭了，这次轮到他哭了。

“想不到，我百里奚又吃上国宴了。”想起在虞国吃的那顿国宴，想起在楚国吃的那些剩饭剩菜，百里奚百感交集。

什么叫百感交集？就是百里奚的各种感情交集在一块。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3

第五十章 干革命要跟对人

百里奚洗了个热水澡，自从被晋国人捉走之后，就没有洗过澡了。这一洗，洗下两斤多泥来。洗完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有专人帮着梳理好了头发和胡子，在镜子面前这一看，打醉拳的袁和平没有了，眼前就是一个张大千。

百里奚来到国宴大厅，秦穆公再一看，哇，脏老

头不见了，换了一个知性老头。有知性美女，当然就有知性老头。

秦穆公亲自牵着百里奚的手，来到主座座下，秦国的大夫们也各自坐下。

如果换了是在中原国家，国宴可就复杂了，各种礼仪之后，估计黄花菜就已经凉了。秦国没那么多臭规矩，秦穆公把筷子一举，说一声："开吃了。"于是国宴正式开始。

百里奚这一次没有狼吞虎咽，他知道，吃国宴的机会多着呢。

——百里的故事

酒过三巡，秦穆公说话了："老爷子，你看，你这么有本事的人来到秦国，就屈就个庶长吧。"

"什么，庶长？"百里奚没听明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官，会不会是负责养羊的？

“啊，对，除了我，就是庶长大了。现在是公子縶当着，你来当，让他靠边站。”秦穆公说话挺直爽，没办法，那时候秦国没文化，拐着弯说话还没学会。

“这不行，这不行。”百里奚现在知道，庶长就是总理。自己刚刚来，怎么就把人家公子縶给顶了？

“老爷子，别推托了，主公这么说，我也这么想。”公子縶插话进来，他也很直爽，这个庶长干得挺费劲，早就想让出去。

百里奚一看，人家很有诚意啊，自己不干还不太好。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主公，我有一个结拜大哥。他的能力比我高十倍，主公为什么不把他请来当庶长呢？”

“谁？在哪里？你怎么认识他的？现在就去请他来好不好？”秦穆公急了，公孙枝比公子縶高明十倍，百里奚比公孙枝高明十倍，这个人比百里奚还要高明十倍，那该有多高？

“主公，说起来，那话儿就长了，听我慢慢说来。”百里奚喝了一口酒，将碗放在桌上，这才甩开腮帮子，讲起那过去的事情。

姓白的朋友请注意，百里奚是白姓始祖之一，请在此分享你们先祖的坎坷经历。

——出外打工

百里奚，字井伯，虞国公族。祖上封在百里而得姓，到了百里奚这一辈，就什么也没有了，成了一个光棍士。

家里只有几亩薄田，没钱的亲戚你不愿意理人家，有钱的亲戚人家不愿意理你。熬到四十岁上，这才好不容易娶了一个老婆，杜家的姑娘，排行第九，就是杜九娘。杜九娘那年也有三十多岁，还是个二婚。没办法，龙配龙，凤配凤，老鼠的老婆会打洞，一对剩男剩女就凑活在一起了。

结婚不久，生下一个儿子，百里奚夫妇那是悲喜

交加。喜的是生了个儿子，从此百里家有后代了，悲的是家里家徒四壁，从前百里奚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现在老婆孩子睁眼也要吃饭啊。

“老公啊，咱不能一家人坐在家里喝西北风啊。我看，你去东面打工吧，好歹挣几个钱养活我们母子二人。”杜九娘劝百里奚。

“老婆啊，想不到养老婆孩子这么费事。我也想去东边碰碰运气，可是，我不放心你们娘两个啊。”百里奚早就动了这个念头，只是一直没好意思说。

“怕什么？怕我偷男人？你看我长得像个茄子一样，谁要我啊？你放心去吧，孩子我养着，有一口是一口，说什么把他养大，等你回来接我们去享福啊。”杜九娘说着，心酸的泪水都出来了。

两口子大哭一场，第二天，百里奚收拾了两个饼，向东而去。

那年头，还没有护照，也没有特区通行证，好像强盗也少有。总之，想走就走，想去哪就去哪。

去哪里？百里奚想好了，要去齐国。

一路上，风餐露宿，连死人床都没机会睡。饥一顿饱一顿，一路乞讨就到了齐国。

齐国那时候正是齐襄公时代，忙着同性恋呢，啥也顾不过来。百里奚在齐国混了一段日子，本来想搞个政治避难之类，混个大夫当当，谁知根本见不到齐襄公。想想也是，你看你一个乞丐样子，开口说自己怎么怎么有才，谁信你？

没办法，百里奚就在齐国沦为乞丐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个命。要是再晚几年来，说不定就是宁戚的命了。

这一天，讨着讨着饭，遇上一个人。这人见百里奚不是本地口音，挺好奇。

“老兄，你哪里的？怎么跑这里来了？”这人问，听口音，也不是齐国人。

百里奚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搭理自己，还不好好说说？于是一五一十，把自己的情况给介绍了一遍。

“老兄，你认识齐侯吗？”百里奚最后问。

“我靠。”那人听了，叹一口气。“我要认识他，还跟你扯什么？”

不管怎样，两人通了名姓，此人名叫蹇叔，果然不是齐国人，是宋国人。蹇叔跟百里奚一样也是个士，也想出来捞世界，于是当了“东漂一族”。

哥俩个越聊越投机，都觉得对方还真是怀才不遇，一冲动，两人竟然结拜为兄弟，蹇叔大百里奚一岁，当了大哥。百里奚高兴啊，有了大哥，从此吃饭不愁了，睡觉也不用睡大街了，为什么？因为蹇叔虽说也是个士，但是家里还有几亩薄田，生活上还过得去，因此，在齐国虽说苦点，还能租间小房，吃饭不愁。

就这样，百里奚跟着蹇叔又混了一个多月。

“兄弟，咱们得走了，这样等下去不是个头，而且，盘缠快用光了。这样，你跟我先回宋国，咱们再想办法。”一天，蹇叔提议。

哥俩个收拾收拾，其实也没啥好收拾的，但是还是要收拾收拾，准备上路。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4

——离开齐国

第二天，蹇叔带着百里奚进到临淄城里，准备买点齐国特产带回家给孩子吃。

来到临淄，只见齐国都城戒备森严，城楼上平添了许多兵马，四个大门也都增添了守门卫士。

“出事了。”蹇叔判断，来齐国一年多了，没有过这样的阵仗。

果然出事了，原来是管至父和连称杀了襄公，拥

立公子无知为齐国国君。

在大门之外，张贴着两张告示，一张是安民告示，意思是：齐襄公无道，搞破鞋搞同性恋，说话不算数等等，因此被正义的力量铲除。如今公子无知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担当大任，大家可以安心过日子，不必惊慌云云。

另一张是招贤广告，意思是：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离不开齐侯的英明领导，也离不开广大人才的贡献。目前，大把职位空缺，希望各国人才踊跃报名，共同加入为齐侯效力的队伍。

招贤广告下面，就有两个招聘人员进行现场招聘，应聘者络绎不绝。

“大哥，太好了，我们的机会终于等到了。”百里奚高兴啊，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说着，百里奚就往前挤，要去报名。蹇叔在后面一把抓住他，直接就给拉出来了。拉到一个偏僻一点的地方，蹇叔劈头

就说：“兄弟，脑子进水了吧？脑残了你？”

蹇叔的话说的百里奚云里雾里，自己做错什么了？

“大哥，你什么意思？”

“兄弟，你知道这个公子无知是个什么人吗？人见人恨啊。听说过嘛：干革命要跟对人。跟错了人那是很危险的。”关键时刻，蹇叔保持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非常清醒。

百里奚恍然大悟，这个道理他懂。

于是，哥俩个不为所动，该买什么买什么，买够了，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日期：2008-12-8　11:15:57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5

——当上牛郎

蹇叔的家在宋国的鸣鹿村，地方挺好，山清水秀。

回到家中，蹇叔的老婆孩子高兴得猴子看见香蕉一般。蹇叔又把百里奚介绍给他们，大家也都客客气气。

一转眼过去十多天，百里奚在蹇叔的家里过得比在自己家里还要好些，不过整天看着人家一家人团圆，难免心中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来，也不知道老婆孩子还活着没有，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样，也不知道老婆有没有跟人私奔。

这一天，百里奚听人说伟大首都的王子颓喜欢养牛，正在招聘养牛的牛郎。百里奚心想，不如先去当牛郎，一来有口饭吃，还能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二来也可以找机会看能不能混上去。想好了，百里奚来找蹇叔，要告辞上路。

“大哥，你看，我在这里住着虽然开心，可是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我准备前往洛邑，去当牛郎。”百

里奚先客气了几句，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当牛郎？”蹇叔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百里兄弟还有这样的想法，“兄弟，那可是体力活，你这体格行吗？”

“没问题，别看吃得不好，身体还行。”

“那可是技术活，你有技术吗？”

“不瞒大哥说，我从小就当牛郎的。”

“唉，人各有志啊，我也不好拦你。不过，当牛郎要有客户才行啊，你人生地不熟的，到了那里怎么揽活啊？”

说到这里，百里奚才恍然大悟，原来两个人说拧了。

“大哥，我说的牛郎，是养牛的，不是作鸭。”当下，百里奚把自己听说的王子颓招聘牛郎的事情了一遍，说罢，哥俩个哈哈大笑。

“兄弟，既然你要走，大哥也不能拦你。这样，你先去看看，一个月后我也过去，看看有没有咱们的机会。” 蹇叔表态支持。

第二天，蹇叔凑了些盘缠给百里奚，送他上路了。

那年头假新闻不多，所以，百里奚听说的事情是真的。

百里奚很容易就获得了当牛郎的机会，试用期一个月。一个月之后，百里奚获得王子颓的接见。

这位说了，一个养牛的，竟然王子颓就接见？那等于国家副主席热情接见养猪专业户，那可能吗？

那年头，养牛可不是一件小事。牛在那个年头可不是用来吃的，用来做什么？耕地。那时候一头牛，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奔驰。养个几十头牛，等于开了一间汽车制造厂。百里奚的牛养得个个膘肥体壮，那就等于是凯迪拉克制造商。对于这样的人才，王子颓当然要接见了。

可巧那一天蹇叔来了，于是百里奚带着蹇叔一同去见王子颓，就说那是自己的助手。

“百里先生，养牛养得好啊，你养的牛真、真”王子颓很高兴，开口就表扬百里奚，可是说到这里突然大脑短路，就想不起该怎么说，最后急了，说道：“真牛啊。”

后世说谁很厉害，就说牛，就是从这里来的。

夸奖完了，王子颓就请百里奚介绍养牛经验。

“其实没什么诀窍，养牛呢，那不仅要眼中有牛，重要的是心中有牛。怎么说呢，把牛当成自己的老婆，当成自己的孩子。吃草喝水一定要准时，吃饱了喝足了，然后使用他们的时候要适量，不能超负荷；有危险的地方自己先去探路，不能让他们去冒险；睡眠要充足，不能熬夜。总之，用心去爱他们。”百里奚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甚至给其中的最大的一头老母牛取名杜九娘，以寄托自己对老婆孩子的思念。

“哇噻，你说得太好了。”王子颓很高兴，太高兴了。王子颓其实一直盯着周王的宝座，一直想要招揽人才，可是不敢公开进行，只能变换花样进行。招聘牛郎同时也是王子颓发现人才的途径，现在他发现，这个百里奚是个人才，是个牛人，这样的人才，需要储备起来，“这样，你就留下来做我的家臣，暂时总管牛郎，等今后我那个什么了，让你当大夫，如何？”

百里奚高兴啊，终于熬出头了，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幸福生活不远了。

可是，没有这么简单。

“兄弟，我看，此处不可长留。”从王子府出来，蹇叔就对百里奚说。

“为什么？不是挺好？大哥，你干脆也留下来，咱们一块养牛。”

“你知道齐国的事情了吗？”

“齐国？什么事？”

“无知被杀了。”

“啊。”百里奚吃了一惊，想一想，当初幸亏听了蹇叔的劝告，否则说不定现在也被砍了。

“干革命要跟对人啊。”

“那，大哥的意思是？”

“我听说王子颓志大才疏，亲近小人，没心没肺。今天一看，真是这样。兄弟，听我的，不要才出虎口，又进狼窝。牛郎这个活，不是那么好干的。”

“那。”

“听大哥的，走人。”

“哎呦，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呢？”

百里奚哭了，可是，他还是决定走。

可以感动，可以激动，但是不要冲动。

现在的问题是，不当牛郎，干什么去？

日期：2008-12-8　16:29:49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6

——回乡，老婆没了

百里奚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自己的家。

蹇叔陪他一道回来，他认识宫之奇，希望能够让宫之奇帮一帮百里奚。蹇叔为什么认识宫之奇？因为十年前，宫之奇也曾经去齐国打工，恰好路过蹇叔的家，在蹇叔蹭过一顿饭，因此两人认识了。

百里奚灰头土脸回来，他觉得自己丢人，不敢白天回家，生怕被人看见。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这样的想法，他现在要让全村都知道自己回来了，为什么？

因为丢人了。

老婆孩子都不见了，家里的蜘蛛网已经构成了互联网，蜘蛛们在网上聊得很开心。

“九娘，九娘，老婆，老婆。”百里奚大声喊起来，他要找老婆找孩子，现在真的丢了人，也就顾不得自己丢人了。

整个村子都被惊动了，大家都出来看热闹，也看看百里奚外出打工混得怎么样。

既然大家都出来，杜九娘的下落很快就有了眉目。原来，在百里奚东漂两个月之后，杜九娘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带着孩子出外讨饭去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百里奚哭了，男儿有泪不轻流啊，可是养不活老婆孩子，让老婆孩子外出讨饭，对于男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啊。“九娘，我对不起你啊。”

大家都哭了，谁没有老婆孩子？

蹇叔找到了宫之奇，宫之奇那时已经是虞公的红人。可贵的是，宫之奇还记得在宋国吃的那顿饭，那时他还说：“有空去虞国，我做东。”

古人说话是算数的。

宫之奇热情接待了蹇叔和百里奚，并且答应帮百里奚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第二天，宫之奇带着百里奚和蹇叔去见虞公，推荐他们做虞国大夫。基本上，虞公接受了宫之奇的说法——海龟学者百里奚和外国著名学者蹇叔。

百里奚被任命为大夫，而蹇叔婉拒了任命，他说他想老婆孩子了。

从虞公那里回来，百里奚很高兴，这下终于当上高级公务员了，有房有车有粮食吃了，终于可以过上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了。

“兄弟，我看，你还是不要当这个大夫了，这个虞公看上去智力也就是中等以下，而且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看他悬。兄弟，干革命……”蹇叔觉得这个虞

公也长久不了，所以他不仅自己不准备在这里干，还要劝百里奚也别干，可是话没说完，就被百里奚打断了。

“大哥，别说了，道理我都懂，我也知道干革命要跟对人，我也知道这个虞公不怎么样。可是，大哥啊，我现在是久旱的鱼、饿晕的狼，但凡有个什么吃饭的法子，都不愿意错过啊。”百里奚说得有点激动，心说你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光有理想是不够的，首先要活下去啊。

“唉。”蹇叔叹了一口气，他知道百里奚说得有道理，人穷志短啊，现在百里奚无非就是想混口饭吃而已。

第二天，百里奚就任大夫，分了房分了地分了车，摇身一变奔小康了。说话有底气了，走路摇摇晃晃了，用句后来的话说：抖起来了。

蹇叔也为百里奚高兴，哥俩个大吃大喝了几天，蹇叔告辞，回宋国去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7

——忠臣百里奚

后来，百里奚就在虞国这么混着，一边派人去寻找杜九娘母子。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杜九娘母子杳无音信，渐渐地，百里奚断了这个念头，就当老婆孩子喂了狼。

眼看就快这么平平安安过一生，像个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死掉。可是，大概命中注定百里奚不能这样平凡地死去。于是，晋国灭了虞国。

国家被灭，百里奚的大夫职务肯定是没有了。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找门路拉关系，争取当上晋国的大夫；第二，灰溜溜离开虞国，带着那点积蓄

去投奔蹇叔。

百里奚选择了第三：跟着虞公去晋国，做虞公的忠臣。

虞公作了小地主，百里奚也跟了过去。别说，虞公挺感动，当年那么多吃国家粮的，就百里奚没有离开自己。

百里奚的忠心还感动了一个人，谁？舟之侨。

舟之侨是百里奚的老朋友，因为带领晋军灭了虢国有功，在原来虞国的那块地方封了好大一个邑。在得知百里奚还跟着虞公混之后，舟之侨派人把百里奚给叫来了。

“百里大哥，你看你这么死心眼干什么？老虞都破产了，别跟老虞了，我给你推荐推荐，也在晋国当个大夫怎么样？”舟之侨挺佩服百里奚，自己算是个叛徒，可是人家百里奚是个忠臣。

百里奚哭了，掩面而哭。

“百里大哥，别这么激动，我也就是帮帮忙，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舟之侨连忙说，他以为百里奚很激动。

百里奚擦拉擦眼泪，又擦了擦鼻涕，咽了两口口水，这才说话：“兄弟，我不是因为那的话而激动啊，我是后悔啊。你知道吗？当年我要跟着虞公混，我大哥蹇叔就告诫我跟他混不长，果然他就亡国了。如今想起大哥的话我就想哭，大哥常说：干革命要跟对人。因为如果跟错了，也不能去跟别人。我跟了虞公这么多年，现在让我去跟晋侯？不行，我都快死了，吃也吃不了多少，喝也喝不了多少，跟谁都一样，可就是不能跟灭了我国的晋侯。”

舟之侨一听，这不是传说中的高风亮节吗？

后来，舟之侨又劝了几次，可是百里奚倔脾气上来了，不仅不肯，最后还发誓：我要是当了晋国的大

夫，天打五雷轰。

这世上的事情还真怪，你越是要帮我，我就越是不领你的情；你越是不领我的情，我就越是想帮你。

所以，如果今后有人主动帮你，一定要拒绝他，那样他会更卖力地帮你。

舟之侨就是这么个人，百里奚越是不想让他帮，他就越是想帮。可是，用什么办法帮？舟之侨突然想起一个办法来。

日期：2008-12-9　10:01:0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8

第五十一章 重耳的团队

干革命要跟对人。

如果没有跟对，怎么办？

舟之侨的答案是：换人。

事实上，舟之侨是一个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干

革命嘛，不是干人，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死一个人呢？他曾经这样开导百里奚：你看，人家虞公也不容易，当个小地主，一大家子人，就那么几间房子，那么几亩地，你还非要往人家那里凑，不给人家增加负担吗？不让人家看着碍眼吗？

可是，百里奚是个死心眼。

对于死心眼，该怎么办？

舟之侨有办法。

“主公，虞国旧臣百里奚死忠虞公，十分可恶，建议把他打入奴籍，作为媵随伯姬嫁到秦国，以示惩罚。”舟之侨到晋献公面前提议。

“好啊好啊。”献公当场同意，这样的无关紧要的小事，国君通常都不会驳大夫的面子。

于是，百里奚成了伯姬陪嫁的老奴。

舟之侨是一片好心，他知道秦国目前正在求贤若

渴，当初公子縶还曾经动员自己去秦国当庶长。因此，只要百里奚去了秦国，一定会有机会的。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舟之侨怎么也没有算到，百里奚竟然在半路上逃跑了。为什么要逃跑？百里奚也以为秦国遍地是狼呢。

——人傻钱多速来

百里奚所说的那个比自己高明十倍的人，就是蹇叔。

秦穆公一听，蹇叔如此厉害，还不赶快请来？

第二天，公子縶打扮成东漂一族，率领一个小分队，登程东进，专程去请蹇叔。临走之前，百里奚给蹇叔写了一封信。

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子縶等人晓行夜宿，不则一日，来到宋国。一路问，一路走，又找到了鹿鸣村。一问，蹇叔依然健在，而且没有出门旅游。公子縶找

到蹇叔，也不用遮遮掩掩，三言两语说明来意，说是百里奚推荐，秦穆公要请蹇叔全家前往秦国，聘任蹇叔为秦国庶长。公子縶还怕蹇叔没听懂，又解释说庶长就是上卿。

蹇叔听罢，愣了一下，难道天上真地会掉馅饼？看公子縶，又是特真诚的样子。蹇叔有点犹豫，他是个很谨慎的人，他并不认识秦穆公，如果自己拖家带口去了，发现秦穆公不怎么样，那时候，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这，公子，承蒙好意，只是我已经老了，不愿意离开家乡了。”蹇叔决定推辞掉，他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这，老先生，百里先生可是强烈推荐啊，你要不去，太不给面子了。”公子縶有点急了，这个任务可是死任务。

“这，确实身体不允许了。百里奚现在怎么样？”

见蹇叔问起百里奚，公子縶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封

百里奚的信，于是把信拿出来，递给蹇叔。“对了，老先生，百里先生有信让我带给你。”

蹇叔接过信，那时候的信就写在绢上。蹇叔将绢展开，只见上面只写了八个大字，蹇叔看完，笑了。

“好，我跟你走，这就叫人收拾家当，明日出发。”蹇叔竟然同意去秦国了。

公子縶大喜过望，很显然，蹇叔能够改变主意，百里奚的那封信至关重要。那么，那封信上究竟写了什么？我们想知道，公子縶更想知道。

于是，公子縶将那封信拿了过来，展开一看，他也笑了。

百里奚的信上写着什么？

八个大字：此处人傻钱多，速来。

蹇叔来了。

现在的秦国，拥有了蹇叔、百里奚和公孙枝三名

海外人才。

与蹇叔交谈之后，秦穆公非常高兴，因为蹇叔的见识还在百里奚之上。可是，庶长只有一个，怎么办？

公子縶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

“主公，不妨任命百里先生为左庶长，蹇先生为右庶长，同掌大权，如何？”公子縶的主意就是弄两个总理，反正是哥俩好，不会争权夺利。

穆公一听，好啊，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穆公任命百里奚为左庶长，蹇叔为右庶长，同时任命公子縶为大庶长，与公孙枝一共四人构成核心决策层，共同主持秦国的国事。

因为百里奚是用五张黑公羊的羊皮换回来的，因此秦国人称他为五羖大夫，羖是什么？黑色公羊。

两块大饼请来一个公孙枝，五张羊皮换回一个百

里奚，秦国的强国之路竟然如此开始，发人深省，发人深省。

事实上，从公孙枝开始到秦始皇的李斯和吕不韦，秦国一直就是在用中原的人才征服中原。秦国文化落后，缺乏人才，但是他们敢于大胆引进人才，不拘泥于国籍和出身。相反，中原国家人才济济，但是却不知道怎样使用，结果自己的人才为人所用，反过来对付自己。

远见和气量，这是中原国家无法与秦国相比的地方。

而秦穆公就是秦国大胆引进人才的始祖，伟大的秦穆公。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39

——一家团圆

百里奚当上了庶长，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看

上去风光无限，心中却很是痛苦。为什么痛苦？孤独啊。老婆孩子都没有了，老婆固然还能再娶，可是孩子是生不出来了。

所以，老头每天很怕天黑，天一黑，就想老婆孩子，心情就不好。

那一天下午，百里奚百无聊赖，正在休息，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唱歌，怎么唱？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舂黄齑，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百里奚，五羊皮！父粱肉，子啼饥，夫文绣，妻澣衣。嗟乎！富贵忘我为？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

歌词大意就是：百里奚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吃香的喝辣的，老婆孩子吃糠咽菜。

百里奚一听，骂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明知道我老婆孩子都丢了，还这么刺激我。

“谁唱歌？给我带进来。”百里奚生气了，下令。

不一会，唱歌的人被带进来了。一看，是个老太太，是刚刚招进来的洗衣女工。洗衣女工会唱歌，而且会唱这样的歌，百里奚就觉得奇怪了。

“你叫什么？”百里奚问，他就觉得这个洗衣女工有些面熟。

“杜十娘的姐姐，杜八娘的妹妹。”洗衣女工说，原来她是杜九娘。

“老婆。”百里奚跳了起来，岁数大了，差点摔一交。

老夫妻两个抱在了一起，老泪纵横。

“老婆，咱孩子呢？”哭了一阵，百里奚问。

“打狼去了。”杜九娘说。

原来，杜九娘这些年来带着儿子孟明视四海为家，乞讨度日。后来到了秦国，到处打工，养活儿子，一

直把儿子拉扯大。虽然说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孟明视长大之后却身强体壮，长得一表人才，舞刀弄枪极有天分。平时就跟街上的一些无赖去荒野打猎，以此养活老娘。

前些日子，杜九娘听说秦国新来的庶长叫百里奚，心说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可是又没有办法相见，正好百里奚府上招聘洗衣女工，于是前来应聘，又唱那一首歌曲，这才一家团圆。

秦穆公听说了百里奚全家团圆的事情，非常高兴，拜孟明视为大夫，与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合称“三帅”，掌管秦国军队。

百里奚、蹇叔和公孙枝如何改造秦国？基本上，参考齐国管仲的路子。

首先，发展农业，让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富了，周边国家的百姓就纷纷来投奔，秦国一律欢迎，给房给地给安家费。那时候，地广人稀，人口就是力量。

于是，周边小国有主动要求归顺的，有秦国出兵占领的，秦国人口和土地同步增长。

与此同时，对全国人民进行教化，也就是用中原的礼仪来统一全国，提高人民的素质。

在扩张的同时，秦国保持必要的低调，以免引起周边大国特别是犬戎的注意。

秦国在悄悄地发展，也在悄悄地扩军。中原国家谁也没有想到，西边有一个将来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

两块大饼，五张黑羊皮，如今陕西人民在吃羊肉泡馍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先人们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崛起？

蹇叔，陕西蹇姓的祖先。

让秦国去悄悄地发展，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晋国的好戏。

日期：2008-12-10　11:06:37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0

——大内高手出动

灭虢，灭虞，晋献公非常得意。

申生死了，骊姬也很高兴。可是，想起公子重耳和夷吾还在蒲城和屈城，骊姬就感到心头不安。

“重耳和夷吾合谋下毒，如今，申生已经伏法了，重耳和夷吾却还逍遥法外。老头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可要端平啊。”骊姬强烈要求把重耳和夷吾也都杀死，这样才算公平。

杀申生，献公就舍不得，可是最后申生自杀了。如今要杀重耳和夷吾，献公内心其实还是舍不得，毕竟都是自己的儿子，而他们的罪状都是骊姬给安上的。可是，骊姬要死要活非要杀了他们，献公权衡利弊，最后咬咬牙：“好吧，我派两人去，命令他们自杀。”

派了两个什么人？两个太监。一个叫勃鞮，一个

叫景连。

两个太监，是不是太肉了一点？

什么叫大内高手？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勃鞮是第一个大内高手。说他是大内高手的祖师爷并不为过，尽管他一辈子也当不了爷爷。

勃鞮的武功有多高？要多高有多高，这么说吧，当时的天下第一高手就是他。与勃鞮相比，景连要略差一些。两人的分工情况是：勃鞮负责重耳，景连负责夷吾。为什么这样分工？因为天下人都知道，重耳手下高手如云。

临行之前，骊姬对他们两人说：“要是两个公子不肯自杀，就勒死他们。”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消息，永远比人走得要快。

在勃鞮和景连出发之前，消息就已经传到了蒲城

和屈城。

对于重耳和夷吾来说，申生的下场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下场，怎么办？重耳不是申生，夷吾也不是申生，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日期：2008-12-10　11:51:15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1

——重耳的团队

重耳，献公的大儿子，狐突的外孙。

关于重耳的年龄，历史上争议颇多。按《史记》说法，“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那么，在献公二十二年，重耳已经四十三岁。

我们姑且按照《史记》的说法，但是，《史记》的

说法造成了很多疑点。问题是，不按照《史记》的说法，又会有另外的疑点。

公子重耳，性格豪爽，为人慷慨，处事果断，讲义气。

从小，重耳就有很多哥们，就连舅舅们也都愿意跟着他混，吃香的喝辣的，有你的就有我的。

跟重耳关系最好的有五个人，哪五个人？

狐偃，字子犯，重耳的舅舅，狐突的二儿子，五十岁。

技术指标如下。

战力：七十；

谋略：九十九；

忠诚度：一百；

特点：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是重耳队伍中的军师爷。

赵衰，重耳拜为老师，四十六岁。

技术指标如下。

战力：五十；

谋略：九十；

忠诚度：九十九；

特点：稳重细致，正直谦恭，是重耳阵营中最受尊重的人。

狐射姑，重耳表弟，狐偃儿子，二十六岁。

技术指标如下。

战力：八十

谋略：八十

忠诚度：九十

特点：沉稳大气，胆识过人。

先轸，重耳小兄弟，二十八岁。

技术指标如下。

战力：九十

谋略：九十

忠诚度：九十

特点：英武神勇，天生的元帅。

魏犨，重耳小兄弟，三十岁。

技术指标如下。

战力：九十九

谋略：七十

忠诚度：九十

特点：勇猛无敌，性格暴躁。

这五个人，重耳到哪里都跟着，有什么事情都是跟他们商量，在这里，我们简称他们为“五常委”。除了“五常委”之外，重耳还有二十多个好兄弟，譬

如胥臣、栾枝、介之推等等，都是晋国著名的少年才俊，大家平时一块跑马打猎，吃吃喝喝，好不快活。自从重耳到了蒲，兄弟们就把蒲当成了安乐窝，没事就跑过去乐呵乐呵。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2

——狐偃的分析

献公派勃鞮来杀重耳的消息传来了，谁传过来的？栾枝。栾枝是谁？晋国公族，不过是很远的公族。

栾枝从绛快马赶到蒲城，他没有找重耳，而是直接去找狐偃。为什么找狐偃？因为狐偃在所有人中辈分最高，除了赵衰和狐射姑，其余的哥们都跟着重耳叫狐偃舅舅。但是，狐偃绝不仅仅是辈分高这一点优势，实际上他哥哥狐毛也在这里混。

狐偃的老谋深算让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要赌钱，除非狐偃不跟你玩，否则钱都是他的了。所以，狐偃是这些人中的主心骨，谁有疑问都去找他，就连重耳，也要听他的。

栾枝把自己打探到的消息说了一遍，狐偃点点头。

“开会。”狐偃立即召集会议，平时也都是他召集会议。

紧急会议一共七个人参加，分别是重耳、狐偃、赵衰、狐射姑、先轸、魏犨和栾枝。狐偃先让栾枝介绍了情况，然后让大家发言。

“怕他什么？他一个人来，我一巴掌拍死他。”魏犨第一个发言，他的脾气比较暴躁，身材高大，力大无穷。他是毕万的儿子，因为毕万被封在魏，因此他就姓魏了。

到这里，姓魏的读者请保持恭敬，魏犨就是你们的祖先。

“没错，宰了他。”狐射姑附和。

狐偃没有答他们的话，他转头问栾枝：“栾枝，你看呢？”

“老魏，你力量大，我们都整不过你。可是，你知道勃鞮是什么人吗？天下武功第一。你虽然有力气，但是我相信，你在勃鞮面前走不了五个回合。”栾枝说，他平时住在绛，比别人更了解勃鞮。

魏犨一听，很不服气，刚要说话，一旁的先轸说话了：“此人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依我看，不如设置陷阱，再布置二十名弓箭手，保准让他有来无回。”

狐偃看看先轸，点点头，但是还是没有说话。

“衰，你怎么看？”狐偃问赵衰，其实，不用问他也知道赵衰会怎么回答。

“不好，公开抗拒君父，那是不对的。我看，还是跑算了。”果然，赵衰的话都在狐偃的预料之中。

这么多人中，赵衰算是书卷气最重的。

到这里，同样请赵姓的读者保持恭敬，赵衰是前面说到的大夫赵夙儿子，也有说是弟弟，总之，是赵姓的祖先。

每个人都算发过言了，狐偃这个时候问重耳：“公子，你的想法呢？”

重耳笑了，这个时候他还能笑出来。每逢大事有静气，这就是重耳，他好像从来不知道惊慌。

“舅舅，我听你的，你说吧。”重耳笑着说。

狐偃也笑了，于是所有人都笑了。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最后还是要听重耳的。

狐偃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听，这个老狐狸看问题总是那么准确。

“一个字，跑；两个字，快跑；三个字，拼命跑。”狐偃说话了，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听得重耳在那里笑，

“为什么？第一，赵衰说得对，对抗君父，那是不可以的；第二，就算我们杀了勃鞮，晋侯大军一到，我们还是要跑；第三，逃跑也是晋侯的本意，公子，你不跑，那才是对不起你父亲。”

重耳不笑了，所有人都感到困惑，这不是献公派人来杀他儿子吗？为什么说他想要重耳跑？

“大家想想，上一次公子从绛逃回，是谁向我们泄漏了消息？无名人氏，是一块包着布的石头砸到了窗户里，布上写着‘速逃’；这一次呢？栾枝也是这样得知消息的。是谁在救公子？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晋侯自己。想想看，谁愿意杀自己的儿子？知子莫如父，别以为晋侯真的就相信自己的几个儿子合谋害自己，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晋侯一面迫于骊姬压力，不得不同意问罪三位公子，另一方面，又在暗中给自己的儿子通风报信。”狐偃一口气说完，然后扫视众人。

“那为什么申生死了？”栾枝问。

“晋侯三番两次暗示他逃走，他不走，即便这样，晋侯也没有出兵讨伐，申生之死，都怪他那个书呆子杜老师。”

狐偃把前前后后说了一番，大家都看重耳。

“舅舅说得对，要跑，要快跑。各位，今天收拾一下，备好车马，明天一早出发。”重耳的决断很快，不过，他还有一个问题：“各位，逃去哪里？”

“我看，去齐国。”赵衰率先建议，他的理由是：“齐国大国，今后可以借上他们的力量。”

“我觉得，去楚国比较好。”先轸发言，他的理由是：“楚国，南蛮国家，如果我们去投奔，他们会觉得很有面子，必定欢迎我们。”

两个人的提议各自得到一个拥趸，栾枝认为赵衰的主意比较好；魏犨则是先轸的铁杆粉丝，对先轸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先轸说什么，他都支持。狐射姑没有表态，父亲在，他尽量少说话。

两边争论了几句，谁也不能说服谁。重耳一看，似乎谁说的都有理，一时半会争不出个结果来，怎么办？

“算了，几位别争了，占卜决定吧。”重耳建议，也算是命令。

占卜是什么？就是一种求鬼神指点的方法，实质类似今天的抛硬币，具体后面会介绍，这里不说。

这个时候，狐偃说话了，老头心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玩抛硬币，缺心眼啊。”心里这么想，嘴上这么说：“无卜焉。夫齐、楚道远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远难通，望大难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虑，其狄乎！夫狄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不通可以窜恶，多怨可与共忧。今若休忧于狄，以观晋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

啥意思？歌词大意：别扯了，占什么卜？楚国和齐国是大国，又远，咱们落魄投奔，人家还看不起咱们。咱们啊，不如投奔北翟。北翟对晋国本来就很怨恨，人又傻，距离又近。咱们去了正好受欢迎，晋国有什么事情也能及时知道。

狐老头一番话出来，别人没得发言了。看见别人都不说话，狐偃问重耳：“公子，你认为呢？”

“好啊，听你的啊。我说的占卜，就是让舅舅决定的意思。”重耳又笑了，他就爱开玩笑，末了还加了一句：“舅舅，这可是去你的老家了，兄弟们的吃喝拉撒，你搞定啊。”

日期：2008-12-11　11:54:0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3

——杀手来了

杀人可以有计划，但是，逃命是没有计划的。为

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就会降临你的头上。

所以，逃命要快逃。

重耳以为自己已经够快了，但是，他还是慢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狐偃分配各人的工作：魏犨去准备车马，先轸上城巡守，加强戒备，狐射姑跟着赵衰清点库府，把需要带走的先挑出来。

狐偃自己带着栾枝去狐偃府上，一来吃饭，二来再问些情况。

众人都走了，重耳回到房里，躺在床上休息一阵。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重耳怎么也睡不着，干脆一骨碌起来，到院子里坐坐。

刚一出门，坏了，门口正站着一个人。谁？不认识。

但是重耳立即就知道是谁了，为什么？此人手提一口宝剑，脸上带着一股杀气，杀气之外还带着妖气，却没有一根胡须。

勃鞮，肯定是勃鞮。

“你找谁？”重耳问，他心里发慌，但是，脸上很镇定。

“公子重耳。”来人一说话，重耳就更加确定这是勃鞮。

“在里面睡觉。”重耳指指屋里，只要勃鞮进去，他就立马狂奔。

“哈哈，骗谁，你就是重耳。”勃鞮笑了，重耳不认识他，他认识重耳。他早就听说重耳遇事镇定，今天看见，发现果然如此。

重耳也笑了，这个时候，他还能笑出来。

“不是说明天吗？怎么提前了？想宴请你也来不及准备了。”重耳问，似乎眼前这个人不是来杀他的，而是来看望他的老朋友。

“既然公子都知道了，那就不要让我为难吧。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主公说，尽管说。”勃鞮才没心思跟重耳搭讪，直奔主题而去。

“不瞒你说，我已经派人去买毒药了，稍后就到，你进屋喝杯酒，我去撒泡尿就回来。”重耳说着，要走。

勃鞮见重耳要溜，急忙拦住。重耳想走，可是又不敢，生怕勃鞮急了出剑，那时就没办法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以便自己的舅舅和兄弟们赶到。

勃鞮自然看出重耳的意图，他也知道重耳手下能人很多，所以来的时候没有大张旗鼓，而是悄悄地进

城，又悄悄地跳墙进来。

“死都要死了，这泡尿就留着吧。也不用去买毒药了，我带了一瓶给你，保证吃下去就死。” 勃鞮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来。

“想得够周到啊，嘿嘿。”重耳又笑了，眼睛一面四处扫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人。勃鞮见重耳笑，又见他左观右瞧，心里不免有些打鼓，他也怕，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

眼看重耳东一句西一句跟自己泡，勃鞮明白，要让重耳自己动手杀自己基本上是没指望了。那么怎么办？勃鞮暗下决心，来硬的，直接打翻重耳，把药灌下去。

重耳看出来了，看出来勃鞮要下手了。他不是束手就擒的人，可是，身边没有带武器。想跑回屋里去拿剑，又怕正好被堵在屋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可是，跑，是跑不过勃鞮的。

“哈哈哈哈。”重耳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勃鞮莫名其妙。

“你笑什么?” 勃鞮问。

“你猜。”重耳说，其实，大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来拖延时间，二来如果附近有自家兄弟，也算是求救信号。

“猜?你在忽悠我。”勃鞮不是傻瓜，他要下手了。

“没有忽悠你，你回头看，我的兄弟们来了。”重耳说，他确实在忽悠勃鞮。

勃鞮回头一看，哪里有什么人，再回头，重耳已经迈出去了一步。可是，重耳再快，没有勃鞮快，第二步还没有迈出去，勃鞮已经挡在了前面，而手中的剑就抵在重耳的胸前。

“公子，你忽悠我。”勃鞮说，面带微笑，就像猫捉到了老鼠。

可是，永远要记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话。

“他没有忽悠你，我在你的后面。”勃鞮的身后传来一个内力十足的声音，仅从声音，勃鞮知道那一定是个武林高手。

“舅舅。”重耳叫了一声，狐偃来了。

日期：2008-12-11　15:04:2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4

第五十二章 流亡海外

现在，形势是二对二。

狐偃手持长剑，他的身边，是他的哥哥狐毛。狐毛是个老实人，话不多，也没有什么主意，因此虽然辈分和岁数都是第一，平时却都是躲在角落里混吃混喝的角色，反而没有弟弟狐偃那么受尊重。

不过，狐毛的剑术极高，远远高于狐偃，尽管狐

偃也算是一个高手。

狐家二兄弟联手，在江湖上颇有威名。

勃鞮只有一个人，一支剑，但是，他的剑始终不离重耳前胸，重耳就算成了他的人，他的人质。

因此，现在是二对二。

重耳在勃鞮手上，二狐兄弟不敢轻举妄动。勃鞮一手持剑，一手拿着毒药。他不敢一剑捅死重耳，因为他没有资格杀公子，他只能让公子“被自杀”，而捅死重耳显然不能说成是重耳自杀。同时他也不敢去攻击二狐兄弟，因为这样会放跑重耳。

所以，现在不仅是二对二，而且谁也不敢率先动手，大家一时僵在了那里。

趁大家还没有动手的机会，来看看狐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赶过来了。

——狐偃赶到

狐偃是什么人？是狐突的儿子。狐突是什么人？是当年北翟大名鼎鼎的老狐狸。当初两个女儿被抢，狐突就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北翟都是一帮傻蛋，没文化素质低，迟早被晋国灭掉。怎么办？狐突的问题实际上跟舟之侨和宫之奇是一个问题，大家都是聪明人，当然就有同样的选择。

于是，狐突索性就率领全家投奔女婿了。

晋国人也知道狐突的才能，再说还是献公的老丈人，因此也混得不错。后来呢，有了两个外孙重耳和夷吾。再后来，申生作了太子。

人生就是这样，总是遇上岔路口，总是要做出选择。为了在晋国世世代代过好日子，狐突决定去辅佐申生，那是个好孩子。

“爹，申生不行，太弱，我觉得重耳不错，大气，你老人家为什么不帮重耳？”狐偃那时候问老爹，他的性格像老爹，聪明也像老爹，当年在北翟，就是著

名的神童。

“孩子，狡兔三窟知道不？”狐突说，这个成语不是他发明的，但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我去帮申生，你跟你哥哥帮重耳，今后不论谁当国君，咱们不都还能过好日子吗？”

基本上，狐突的法子跟管仲和鲍叔牙的法子是一样的。

“那，夷吾呢？这小子够狠，保不定他能当国君。”狐偃问，夷吾也是他的外甥，也是狐突的外孙。

“别管他，那兔崽子是个白眼狼，靠不住。”狐突说。

就这样，父子分工，各守一边。

现在，话题扯回来。

开完会，狐偃回到自己家中，就总觉得不妥，总

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他把哥哥狐毛找来，把情况大致说了一说，说是先收拾一下家当，明天一早就逃命。狐毛听了，回去收拾东西了。

狐偃自己也开始收拾东西，可是收拾半天，不知道该收拾什么。正在烦闷，突然醒悟过来：对了，逃命没有尽快，只有最快啊。杀手可不是上班族，每天准时上下班，他们是随时会到的。

想到这里，狐偃抓起剑来，急忙去找哥哥。好在，老哥俩个住在一个院子，一声吆喝，狐毛挎着剑就过来了。兄弟两个不敢耽搁，急忙忙来找重耳。

来到公子府，看门的说公子可能还在休息，这段时间没有外人来过。狐偃稍微放心一点，照例，狐偃来是不用通报的，因此二狐直接进去，也不用人带路，快到重耳卧房的时候，就听见重耳哈哈大笑。

狐偃心中一个“咯噔”，他知道出事了，因为重耳爱笑，但是不爱大笑，而刚才的大笑，听得出来十分勉强。

等到狐偃看见勃鞮，真是惊出一身的冷汗来：幸亏来得及时，晚来一步，重耳就被自杀了。那样的话，几十年的辛苦耕耘就都泡了汤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5

——戏弄第一高手

“勃鞮，不是说好了明天来吗？你这么早来干什么？啊。”狐偃说话了，听那口气，在斥责勃鞮。

狐偃这样做法，第一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第二，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好制定下一步的策略。

“我，我，是骊姬夫人催我早出发的。”勃鞮果然被狐偃的气势镇住了，尽管武功高明，但是身为太

监，平时被使唤惯了，容易被吓唬住，不过勃鞮立即觉得有点没面子，提高了嗓音问：“你是什么人？敢如此说话？”

就这两句话，狐偃已经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了。狐突曾经对他说过，对付聪明人，要利诱；对付缺心眼的，要欺骗。勃鞮显然属于缺心眼那一类，狐偃决定激怒他。

“我是谁，我儿子知道。”狐偃说。

“你，你是狐偃？”勃鞮猜测，狐偃的大名他自然知道，出门的时候，二五还叮嘱他，一定要小心狐偃的诡计。到现在，他突然想起来了。可是这个时候说出来，就吃亏了。

狐偃一听，自己没看错，这小子确实缺心眼。

“你说对了。不过，你是谁，你儿子就不知道。”狐偃接着说。

“为什么？”勃鞮紧跟着问了一句，问完，自己发现上当了。为什么？他是个太监，怎么能有儿子？

重耳忍不住笑了出来，舅舅也太坏了。

勃鞮看见重耳笑他，禁不住恼火起来，憋红了脸。

“狐偃，我奉了国君的命令来让公子自杀，你若是阻拦，连你也杀了。”勃鞮一边说，一边将左手中的药瓶放回怀里，似乎要动手。

狐偃不怕他动手，就怕他不动手。不过看这样子，他还有些犹豫。既然如此，再激激他。

“你牛笔什么？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昆仑大侠？说杀谁就杀谁？”狐偃作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顺口编了一个昆仑大侠。

“昆仑大侠？昆仑大侠是谁？”果然，勃鞮对昆仑大侠产生了兴趣，按照狐偃的说法，昆仑大侠不是比自己还要厉害？

“谁？天下武功第一高手。不服啊？看见我身边这个人了吗？昆仑大侠的师弟，昆仑季子是也，天下

第二高手。”

“咦，那我呢？”勃鞮问，他产生了疑问。

“你？你要赢得了昆仑季子，就是天下第一，赢不了，就是天下第三。”

“那好，我们比划比划。”勃鞮蠢蠢欲动了，不过他看了看重耳，还有点犹豫。

“别看了，我给你保证，你要是赢了，公子就让你杀了；你要是输了，那就滚蛋。”狐偃趁热打铁，要让勃鞮出手。

“你发誓。”

“我发誓。”

古人发誓是很严肃的，所以，这一次勃鞮彻底放心了。

日期：2008-12-12　10:34:24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6

——恶斗第一高手

勃鞮的剑向狐毛刺来，剑势之凌厉，狐家兄弟见所未见。狐毛使出全力接了第一招，但是他知道，自己在勃鞮手下走不了十招。

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一招之后，勃鞮就知道狐毛的功力了，他算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但是，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这个时候，勃鞮也就知道自己上当了。他回头看重耳，重耳可不是傻瓜，已经迈开步子逃命了。

勃鞮正要去追，狐偃的剑已经过来，没办法，只好接招。

“狐偃，你说话不算数。”这个时候，勃鞮还要质问狐偃。

“我说话算数，可是腿在他身上，他要跑，我有

什么办法？”狐偃回答，他可以不回答，可是他想拖住勃鞮。

以二敌一，狐家兄弟还是攻少守多，更糟糕的是，勃鞮竟然能够一边与狐家兄弟斗，一边去追重耳。最糟糕的是，勃鞮竟然就追上了重耳。

别看重耳年轻，可是公子哥儿毕竟平时锻炼少，他跑不快。跑出不到十步，被勃鞮从后面一把抓住了衣服，重耳急了，使劲去挣，无奈勃鞮抓得结实，就是不松手。重耳正在慌张，狐毛追了上来，劈头一剑，勃鞮用剑去格，刚刚格开，狐偃的剑又到了，勃鞮急忙低头，剑就从头上擦过去。狐偃剑势一变，顺势下压，只听“噗”一声，恰好将重耳的衣服切开，勃鞮手中只剩下一块布，重耳撒丫子就跑。

就这样，重耳在前面跑，勃鞮在后面追，二狐左一剑右一剑，逼得勃鞮跑跑停停。重耳也是慌不择路，一路跑，竟然跑到了死路。前面是院墙，后面是勃鞮

追来，怎么办？

狗急了跳墙，人急了跟狗没什么两样。

墙有一人多高，重耳蹦了两蹦，手抓不到墙檐。眼看勃鞮上来了，重耳真急了，拼尽全力向上一蹿，竟然抓住了墙檐，再一用力，撑了上去。可惜的是，重耳没力气了，怎么也不上去。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也急了，谁？狐偃。眼看着重耳在墙上干挣，这要被勃鞮追上，一剑捅穿屁眼，那可是神仙也救不了了。

“你咬住他。”狐偃对狐毛说了一句，然后什么也不顾，直接向重耳奔去，脚下一用力，飞身上墙，手一撑，已经到了墙上，之后一把抓住重耳的领子，就拎了上去。不等重耳站稳，一把推到院墙外面。之后，自己也跳了下去。狐偃为什么要跳下去？因为他不知道外面是否还有勃鞮的人，他要保护重耳。

说时迟，那时快，勃鞮被狐毛挡了一下，但还是冲到了墙边，眼看狐偃把重耳拉上去，这回轮到勃鞮

急了，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杀公子了，一剑劈了过去。

这一剑几乎砍在重耳的屁股上，重耳的屁股躲了过去，那一剑就劈在墙上，生生劈下来两块砖。勃鞮也要纵身上墙，可是身后狐毛的剑又上来了。

勃鞮很恼火，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生生被狐偃和这个昆仑季子给搅了，看来，只能先杀了这个老家伙，再去追重耳了。

有了这样的想法，勃鞮下手可就是十二分的功力了。连环三剑出去，狐毛就乱了手脚，没办法，也只能硬着头皮扛着。十个回合，勃鞮判断得不错，狐毛也就只能抵挡十个回合，十个回合结束的时候，勃鞮一脚将狐毛踢翻在地，手腕一翻，就要结束狐毛的性命。

“我操你娘。”就在这个时候，勃鞮就听到一声爆喝，打雷一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随后就是风声。

勃鞮叫声不好，急忙低头，后脑一阵清风过去，还没来得及抬头，屁股上已经被踢了一脚，勃鞮一个滚翻出去，足有两三丈之外才停住，然后跳将起来，回头再看。

“唉。”勃鞮叹了一口气。

日期：2008-12-12　12:01:0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7

——耍笑第一高手

院子里多了三个人，不用猜，都是重耳的兄弟，他们是魏犨、先轸和狐射姑，魏犨手持一条大铁棍，另外两人都是使剑。刚才就是魏犨横扫了一大棍，大棍走空之后，一脚把勃鞮踹出几丈远。

勃鞮认识魏犨，因为整个晋国，使棍的就是魏犨一个人。那年头，有身份的人都用剑，只有魏犨觉得剑太轻，像玩具，因此用棍。魏犨的大棍在晋国一带

也是十分闻名的，单从力量来说，没有人是魏犨的对手。

看见魏犨在这里，勃鞮只能自认倒霉，一个魏犨就很难对付了，何况他还有两个兄弟。

“你们对付他，我去看看公子。”狐毛从地上爬起来，魏犨几个人来了，他放心了。说完，狐毛纵身也上了墙，追赶重耳去了。

现在，以三敌一。魏犨本来就不服气勃鞮，现在自己人数占优，更加底气十足。

“臭太监，我操你娘。”魏犨在动手之前，先骂起来。

勃鞮一看，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你骂，我也骂。

“臭小子，我操你娘。”勃鞮尖着嗓子回骂了一句。

“吹罢，你用什么操？”魏犨来了这么一句。

勃鞮没话说了，心说：怎么重耳的手下是这么一

帮人，骂人都是一流啊。

看见勃鞮张口结舌，狐射姑在旁边说：“老魏，跟他废什么话？一棍子打翻他，割了他那话儿。”

“他哪里有那话儿啊？早被人割了。哈哈哈哈。”先轸在一旁大笑起来，狐射姑和魏犨也都哈哈大笑。

这哥三个够毒，哪壶不开提哪壶。说来说去，都是狐偃给带出来的。

勃鞮的脸色气得铁青，也不说话，也顾不上对方人多势众，挥剑而上。一时间，四个人战在一起。

这一回勃鞮算是找了个苦差事，虽然自己武功高强，可是对面的三个也不善，魏犨的大棍带着呼呼的风声，勃鞮的剑根本不敢碰，而先轸和狐射姑都是一流的高手，比狐毛只强不弱。三大高手围攻，勃鞮被打得浑身流汗，险象环生。

可气的是，这三位一边打，还一边损人。

“嘿，老兄，你叫什么名字？” 狐射姑问勃鞮。

勃鞮瞪他一眼，没说话，他这时候哪里还有精力说话。

“他姓勃，叫勃鞮。”魏犨说，他以为狐射姑真不知道，心说开会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要说，还是先轸和狐射姑是好朋友。

“对了，这人姓勃，名鞮，字不起，哈哈哈哈。”先轸说，还有工夫笑。

“那不是勃不起？哈哈哈哈。” 狐射姑也发出坏笑。

重耳的这帮小弟中，黄段子一般都是狐射孤和先轸创造的，不过，一般都是先轸说出来，毕竟有父亲在，狐射姑还要扮扮深沉。

勃鞮被狐射姑和先轸取笑，气得直翻白眼。高手比武，最忌讳心浮气躁，勃鞮无意之中上了哥三个的当，一时气愤填胸，剑法散乱。三十多个回合过去，

只听得噹一声，勃鞮的剑还是被魏犨的棍给找到了，当时握不住剑，那把剑直接飞上天去。勃鞮一愣，被先轸一脚踢翻在地。紧接着，被踏上了三只脚。

“我数三二一，数到一，咱们一起剁了他。”狐射姑的主意多，能多坏有多坏。“三，二。”

数到二的时候，勃鞮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狐射姑没有数一，他故意在拖延时间。等到他准备数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数不了了。发生了什么？狐偃来了。

“刀下留人。”狐偃的声音，于是，三个人都不敢下手了。

“这个死太监太可恶，为什么不杀了他？”魏犨问，也只有他会问。

“此人虽然可恶，怎么说也是晋侯派来的，如果杀了他，那就真是对抗国君了。算了，让他走。”狐

偃的大局观那是没得说，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不能杀。

勃鞮战战兢兢爬起来，转身要走，狐偃又说：“勃鞮，你把从公子身上割下来的那块布带走，就说公子逃命，追赶不及，只割下衣袂回去复命。”

勃鞮一听，这个办法挺好，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回去也有个台阶可以下。别说，狐偃这人还不错，我得罪他，他还帮我想办法。

于是，勃鞮捡起那块布，急忙忙回绛城去了。

勃鞮前脚走，狐偃随后宣布：“立即动身，逃往北翟，魏犨、先轸等人保护公子，此地留下狐射姑和管家壶叔，收拾家当，随后赶来。”

车辆早已经准备好，公子重耳、赵衰、狐毛、栾枝等人已经在城外等候，狐偃带着魏犨和先轸前去回合，之后一同上路。

第二天，狐射姑与壶叔押着车仗，随后赶到。

《史记》记载：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献公使宦者勃鞮促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袂。重耳遂奔翟，翟，其母国也。

日期：2008-12-12　16:35:1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8

——景连杀夷吾

勃鞮狼狈逃回，硬着头皮去见献公。也没敢说大战一场，被人家打得满地爪牙。而是说重耳闻风逃走，差点追上，结果切了衣角回来。

“嗯，知道了。”献公没说啥，好像根本不关心这事。

献公不关心，可是骊姬关心啊。

骊姬把勃鞮叫到自己房间里，一顿臭骂。最后说

了：“你这没用的东西，暂时放过你，要是人家景连完成了任务回来，对不起，你自己把那毒药喝了吧。”

勃鞮很郁闷，他知道骊姬说话是算数的。怎么办？祈祷，祈祷景连杀不了夷吾。

祈祷有用吗？祈祷没用吗？

两天之后，有人来向献公报告：“报告主公，景连死了。”

“嗯，知道了。”献公还是没有说啥，好像根本不关心这事。

其实，不是不关心，而是献公早就预料到了所有的结果。

勃鞮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不用吃药了。可是，他也很纳闷，为什么景连会死呢？夷吾的手下根本就没有高手啊。

杀人，杀技并不重要；杀人，重要的是杀心。

景连的身手与勃鞮相比，是差了一个档次的。但

是，他依然是天下一流的高手。景连知道，重耳手下太多武林高手，自己去了基本上就是白给。所以，他打定了主意，要是自己被派去让重耳“被自杀”，立马卷铺盖就逃，有多远逃多远。可是，他发现自己的运气不错，因为他被派去杀夷吾，而夷吾的手下没有高手。

景连高高兴兴上路了，一路上，他在替自己庆幸的同时，还在为勃鞮幸灾乐祸。“狗日的勃鞮，能活着回来就算他运气好。”

幸灾乐祸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但往往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幸灾乐祸者最终往往是倒霉者。

来到屈城，景连大大咧咧就到了公子府，以他的身手，他认为自己可以横耀公子府。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公子府守门的一听是献公派来的特使，连通报也不用，直接带着景连就进去了。景连一看，挺顺利。

后面一直都这么顺利，夷吾正在跟师傅郤芮喝茶

呢，看见景连来，一问，说是父亲派来的，当时就看座。

“景大人，什么事？”夷吾挺客气，还一边让手下再上一个茶杯，倒满了茶：“哎，大老远的，辛苦了，喝杯茶，这是我专门派人从楚国买回来的，味道不错。”

景连一看，人家这么客气，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下手了。茶接过来，闻了闻，长个心眼，没喝。

“公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了。不好意思了，我来就是奉了公子君父的命令，请您自杀的。”话说得客气，好像请人吃饭一样。

“噢。”夷吾吃了一惊，似乎没有料到，然后叹了一口气：“唉，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只是想不到，来得这么快。”

郤芮在一旁，也是干瞪眼，半晌才说：“公子啊，你的性命都是君父给的，君父要你死，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你等着，我给你找绳子去，早死早投生，你

死了，我也跟着你死。”

说完，郤芮就要起身去找绳子。

景连一看，这师徒两个爽啊，不仅深明大义，而且绝不拖泥带水。真想不到，这一趟这功劳来得这么容易。

“别介，用绳子多没档次啊，我随身带了剧毒来，也是楚国进口的，据说是十多种蛇毒合成的。化在水里喝，保证喝下去就死，一点不难受。”景连拦住郤芮，从怀里掏出个小瓷瓶来，递给他。

在这里，景连是长了个心眼的，他也担心郤芮以找绳子为借口，出去搬救兵。

郤芮接过瓷瓶，很高兴，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够两个人用吗？”

“别说两个人，全家用都没问题。”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49

第五十三章 讨伐北翟

任何事情，太顺利都是有问题的；

任何人，太真诚都是有问题的；

当你越是以为大功就要告成的时候，你就越危险。

记住，世界上，没有人愿意自杀，更没有人愿意被自杀。

对于杀人的人来说，就如同被杀的人一样，任何时候放松警惕都是危险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死的都是该死的，谁让你自己不小心？

——连环计

郤芮手捧毒药，热泪盈眶。

“君父就是君父，想得就是周到，为公子准备了这么好的药，今世有缘，来世还要做父子啊。”郤芮

把药递给夷吾，说得还挺感动，要不是亲眼看见，景连也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再想想，杜原款和申生师徒不就是这样的人吗？看来，这师徒俩跟那师徒俩没什么区别。

再看夷吾，也是无话可说，满脸感动。

“公子，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对景特使说。”郤芮对夷吾说。

“对，你说吧，能做到的，我一定做到。”景连有点感动，还有点冲动。

夷吾犹豫了一下，说：“我听说：君子虽死，必正衣冠。你们看我，这一身便服，不正规啊。我想到里屋换一身正装，死得也有面子些，可以吗？”

“没问题，去吧。”景连连想都没想，同意了。

夷吾转身回了里屋，换衣服去了。外面，郤芮和景连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过了好一阵，不见夷吾出来，景连暗说不妙，看

来自己疏忽了，夷吾一定是跑了。想到这里，景连急了，跳了起来，一脚踹开里屋的门，冲了进去。

映入景连眼帘的是一具尸体，夷吾的尸体。

夷吾的尸体就倒在地上，七窍流血，面色乌黑，手中还握着那个小瓷瓶。原来，夷吾不仅没有跑，而且自觉自愿地自杀了。

“差点冤枉了好人啊。”景连心想，别说，那一瞬间，还真有点惭愧。

郤芮在景连后面进来，看见夷吾死在地上，大吃一惊。他探下身去摸了摸夷吾的鼻息，确认他确实是死了。然后又拿起那个小瓷瓶，口朝下倒倒，空空如也。

“公子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等等我啊，你怎么把药都吃完了，我吃什么啊？呜呜。”郤芮欲哭无泪的样子，絮絮叨叨对着夷吾的尸体说。

景连退了出来，心里挺高兴。现在，只需要坐着等郤芮出来，看看他用什么法子自杀。看完之后，好回去复命。

等了一阵，郤芮还在里面哭，景连又觉得不好意思催，渐渐地，就觉得有些口干。顺手拿起桌上的茶，一口喝了下去。

味道不错，楚国的茶味道不错。

可是，味道不错的茶也是要命的茶。

“啊。”景连就感觉肚子发痛，越来越痛，痛得他不得不蜷起了身子。

“难道？难道茶里有毒？”景连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口干舌燥。

就在这个时候，郤芮出来了，郤芮的身后，夷吾也出来了。

“你，你没有死？”景连想问，却说不出话来。

“哈哈，看来，楚国的毒药真是不错。”郤芮说话的声音。

“跟我们斗？哼。”夷吾说话的声音。

再之后，景连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因为他死了。

日期：2008-12-13　12:15:38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0

——公子夷吾

夷吾，小狐姬的儿子，重耳的异母弟弟，也是狐偃的外甥和狐突的外孙。

《史记》记载：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

这样看来，夷吾也不错。

但是，贤行与贤行是不一样的，贤人与贤人也是不一样的。三兄弟，三种贤行。

申生是个谦谦君子，他很规矩，待人和气忠厚，

对父亲唯唯诺诺。人们都很尊重他，但是未必喜欢他，更未必愿意和他交往。因此，申生的朋友不多。说来说去，一个书呆子。

重耳是我行我素的人，慷慨大方，不做作，从来不为小事计较，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因此，重耳的朋友多，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混。重耳这个人，江湖义气的东西多。

夷吾不一样，对他有用的人，他交往；对他没用的人，他根本不屑一顾；他的贤行基本上是作秀，内心里，他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心黑手狠。所以，他的朋友也不多，多数人讨厌他。用现在话说，就是一个伪君子。

面对父亲的威逼，书呆子被自杀了。

面对父亲派来的武林高手，重耳拒绝被自杀，但是，他选择逃命。生命诚可贵，但是他不愿意对抗父亲。

而伪君子不一样，他拒绝被自杀，他还要杀掉来杀他的人。对于那些威胁到他的人，不论是谁，他的态度是：要我死，你先死。

所以，在得知自己将要被自杀的时候，夷吾与师傅郤芮商量对策。

郤芮是什么人？晋国公族，不过也是比较远的公族，郤芮的父亲叔虎被献公封在郤邑，因此全家改姓郤，叔虎就是郤姓的得姓始祖。而郤芮后来被夷吾封在冀，因此史书上又称为冀芮，冀芮是冀姓的得姓始祖。

这个时候，郤芮还姓郤，不过为了叙述方便，免得中途改姓，从现在开始，郤芮就改称冀芮。

冀芮这人，聪明，但是有一样，就是跟夷吾一样，是一伪君子。可以说，师徒二人相得益彰。所以，师徒真是有缘分的。

“师傅，老不死的要派人来杀我，怎么整？”夷吾问，现在，他把父亲称为老不死的。

“谁整我们，就整死谁。”冀师傅说。

于是，师徒两个定计，假装情愿自杀，献茶毒死景连。如果景连不喝，就毒死一个长得像夷吾的手下，制造夷吾自杀假象，使景连放松警惕，喝茶中毒而死。

计策非常成功，景连就这样死了。

“整军备战，老不死的不会善罢甘休的。”夷吾下令。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1

——夷吾跑了

知子莫如父，其实献公基本上预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因此，他一点也不意外。尽管不意外，献公多多少少对夷吾还是有些恼火。毕竟，你逃命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派去的人杀了呢？这不是太不给我面子，逼着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吗？

一年之后，一来是骊姬成天絮絮叨叨，二来是献公也觉得该给夷吾一点颜色看看，省得这兔崽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于是下令：右行大夫贾华率军讨伐屈城。

为什么要派贾华？贾华又是个什么人物？

贾华，算起来也算是晋国公族，不过是非常远的那种公族。贾华是著名的七舆大夫之一，在七舆大夫中排名第二。那么，什么是七舆大夫？普及一下知识。

按照《周礼》，各级领导人出行的车队规模是有限制的。天子出行，随行车辆十二乘，十二个大夫随行；公爵级的诸侯，随行车辆九乘，九个大夫。也就是说，宋国国君这样的，出门九乘车随从。换成现在，就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这样的省领导，出门九辆车随行；侯爵伯爵这个级别的诸侯，出门七乘车随行，七个大夫。齐国郑国国君这样的，出门七乘车随从；换成现在，天津湖北四川这样的省领导，出门七辆车随行；子爵男爵这样的诸侯，出门五乘车随从，五个大夫。

换成今天，贵州宁夏这样的省领导，出门五辆车随行。

你说了，我家隔壁张大爷昨天出门，五十多辆车随行，算什么级别？人家是去火葬场，出去就不回来了，不能比。

晋国属于侯爵，因此，献公出门七乘车、七个大夫随从，这七个大夫，就叫做七舆大夫。遇上打仗，七舆大夫就是上军的七个将军，协同保护献公指挥作战。有说法认为七舆大夫是下军的人马，此说很难成立。一来，下军在曲沃；二来，贾华等人地位很高也很受献公重用，不是下军的人马可以做到的。

作为七舆大夫中的第二位，贾华出马，也就意味着献公是下定决心要拿下屈城的。

贾华，晋国名将。前面说过晋国公卿大夫分为左中右三派，贾华属于哪一派？右派。

贾华的部队很快来到了屈城，离城三十里扎营，然后贾华派人悄悄地进城了。干什么去了？通风报信。

贾华的人来到公子府，直接找到了夷吾和冀芮。

“公子，贾大夫大军明天攻城，你们肯定守不住，劝你今晚赶紧走，否则，玉石俱焚，贾大夫回去也不好交代。”贾华的人这样通报，好心好意。

“什么？贾华牛比什么？让他来。”夷吾一点也不领情，他以为自己的城池固若金汤。

“好吧，贾大夫说了，明天攻城，我们会留下西门，要跑请走西门。”贾华的人留下这样一句话，走了。

“贾华，一个傻比，还不知道谁逃跑呢，哈哈哈哈。”夷吾大笑，冀芮也大笑。

不过，冀芮在晚上开始收拾行装。

一切都在贾华的预料之中，夷吾的性格他是知道的，他决不会服软，除非你拿刀子放在他的脖子上。但是，他自己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一定收拾了行李。

贾华并不想杀他，因为他知道献公其实也不想杀

自己的儿子。于公于私，放人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天，贾华率军攻城。城上，是夷吾的部队，也就是屈城保安大队的水平。基本上，正规军和保安队之间的战斗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大将，贾华可以在半个时辰之内拿下屈城。可是，他决定换一种打法。

晋军弓箭手向城上射箭，城上保安大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一个个都缩了头。晋军迅速逼近城墙，但是并不架设云梯，而是用粗大树干撞击城墙。

没有人想到，看上去厚实的城墙被一下子撞出一个大窟窿来。窟窿里面，填埋着干枯腐烂的木头。随后的事情很简单，点火。

晋军全部后撤，然后大家看火。只见火焰腾腾而起，顺着城墙向两边扩散。城上，烟雾腾腾，根本不能站人。一个时辰过去，屈城一面墙被烧垮。

什么是豆腐渣工程？这就是豆腐渣工程。

“士蔿，你永远活在晋国人民心中。”贾华说，士蔿已经死了，可是，他留下的豆腐渣工程还是为晋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屈城全体官民出城投降。而夷吾和冀芮开西门逃跑，该逃跑的时候，他们决不会犹豫。

跑去哪里？这是个问题。

“师傅，咱们也跑去北翟，投奔重耳怎么样？”夷吾想到了姥姥家。

“不好。你们兄弟两个跑去同一个地方，好像商量好一样，那就证明你们确实串谋了，老不死的肯定还要讨伐。依我看，不如投奔梁国。梁国和秦国是同姓国家，跟秦国关系好，到时候我们还能借上秦国的力量。”冀芮毕竟是老师，想得远一些。

于是，师徒二人逃往梁国。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2

——攻打北翟

该报的仇报了，该赶走的人赶走了。

人就是这样，当你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离死已经不远了。献公二十三年，献公赶走了夷吾。到献公二十五年，献公就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屎尿多了，记性差了。

奚齐一天天长大，眼看十三岁了。献公让荀息作他的师傅，因为他知道荀息这个人靠得住。

骊姬每天都在盼望奚齐快一点长大，培植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接献公的班。可是，奚齐还是长得太

慢，当然，这不怪奚齐。实际上，奚齐是个好孩子，聪明、英俊，还很懂事，献公也很喜欢他。

问题是，时间不等人。献公的状况，那是随时心肌梗塞或者脑膜炎的。如果献公鞠躬尽瘁了，骊姬孤儿寡母的，重耳和夷吾在外面虎视眈眈，那可就危险了。尽管优施会表演，可是抗不住真刀真枪啊。怎么办？

“老公啊，你要为我们娘两个考虑考虑未来啊。到时候你一闭眼走了，我们靠谁去？重耳和夷吾那还不把我先奸后杀，把奚齐大卸八块？老公啊，你一定要把那两个白眼狼给办了啊。”两年多来，骊姬不定期地在献公面前来这一段。一开始，献公哼哼唧唧装听不见，可是现在这是个现实的问题，而且越来越现实了。

威胁来自哪里？献公盘算。夷吾实力不足，再加上梁国是个小国，不足为虑。再加上梁国和秦国关系密切，而秦国和晋国还是亲家。综合考虑，攻打梁国

似乎不大好。

重耳手下一班英雄豪杰，北翟的实力不差而且是重耳的姥姥家，将来为重耳出头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威胁来自重耳。

献公派人把里克请来了，他准备派里克攻打北翟，杀死重耳。可是，当里克来到的时候，献公又觉得说不出口，对自己的儿子赶尽杀绝，这似乎说不过去。所以，他临时改变了主意。

“老里，翟人最近总是侵犯我们的边境，我想要教训他们。这样，你率领下军讨伐北翟。”献公给了这么一个命令，讨伐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交代。

里克也不敢多问，领了命令回家了。

通常，晋国出兵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抢女人，一个是抢地盘。而抢地盘这样的事情，通常都是献公亲自领兵。这一次呢，献公说了个词是“教训”，怎么个教训法？打一巴掌也是教训，砍一刀也是教训。

还有，里克也没有听说北翟怎么骚扰晋国边境了。

那么，献公究竟想干什么？

每当这个时候，里克就会请丕郑过来。打仗，里克是晋国第一把刀。但是说到计谋，那还是人家丕郑心眼多。

里克把情况对丕郑说了一遍，丕郑思索片刻，眼前一亮，他明白了。

“老里啊，这趟任务还真有点不好完成。”丕郑说，先卖个关子。

“为什么？你怕我打不过北翟？”

“不是，北翟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不过我问你，打败了北翟怎么办？抢女人还是抢地盘？”

“我不知道啊。”里克心说，我要知道，找你来干什么？

“都不是，主公的意思，是要杀死公子重耳。”

“那他为什么不直说？”

“因为说不出来，赶尽杀绝自己的儿子，毕竟不

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那我应该直捣北翟，杀死重耳？”里克问，问是这么问，他绝对不会杀重耳。

“你傻啊？”丕郑说，他跟里克是哥们，习惯了这么说话，“重耳是谁？是朋友啊。依我看，主公也不是一定要杀死了重耳，只要我们击败翟人，让他们不敢帮重耳攻打晋国，主公就满意了。”

“那我该怎么办？”

“率军进攻采桑，击败翟人之后，就可以撤军了。”

采桑，北翟的地盘。

里克率领晋国下军攻击采桑，大夫梁由靡为御，虢射为车右。

采桑的翟人军队搞不懂为什么晋国军队要来打自己，反正既然来了，大家就打吧。三下五除二，北翟

就顶不住了。于是，北翟军队败退。

梁由靡驾着车就要追，里克连忙给叫住了：“哎哎，梁司机，刹车刹车。”

主帅下令，司机只好刹车。不过，梁司机觉得不理解。

“翟无耻，从之必大克。”（《左传》）梁由靡说，意思是敌人溃败了，只要追击，肯定大胜。

“拒之而已，无速众翟。”（《左传》）里克说，意思是教训教训他们就行了，别招来更多的翟人了。

梁司机还是不理解，连虢射也不理解，唠唠叨叨说些“这不是示弱吗？”之类的屁话。里克一人瞪了他们一眼，一共是两眼，于是这两个人不说话了。

“这两个蠢货，这是政治斗争，你们懂个屁。”里克心中暗骂。

就这样，里克率军击败北翟军队，然后收兵回国。

果然，献公什么话也没说。

看上去，左派势力占了上风，荀息和二五主持朝政，好不风光。但是，左派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没有实力。毛主席在两千多年之后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放在两千多年前，是正确的。

枪杆子在谁的手中？中间派。

中间派是谁？里克。里克的手中不仅有晋国下军，还有晋国上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上军的七舆大夫都是他的人，都唯他的马首是瞻。

当此之时，拉拢中间派，打击右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左派唯一的也是最紧要的任务。可是，荀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成

熟的政治家。

荀息的精力，都用在了安排葬礼上。

重视死人，而忽视活人，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一段时间以来，里克的心情就不大好。论资历、论实力、论能力、论成绩、论身高、论腰围，不管论什么，上大夫都应该是他的而不是荀息的。所以，他很不爽。

一个人不爽的话，就会有想法。

到献公鞠躬尽瘁之后，荀息也不说上门安慰一下沟兑一下，里克的心情就更不爽，感觉自己被彻底遗忘了。其实，如果这个时候荀息能够上门致意，给点好处给点尊重，假惺惺要把上大夫让出来等等，后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任何时候都一样，一旦改朝换代，第一件

事情就是拜山头，让有实力的人都觉得你跟他好，那就妥了。

里克原本就是右派，跟重耳的关系最好。如今想想，自己军权在手，动个小指头就能把奚齐荀息都给废了，再把重耳弄回来，岂不是很好？

想到这里，里克决定去荀息那里探探风声。

就这样，你不来，我去，里克去找荀息了。

问题是，人家找你和你找人家，完全是两种意义。

“老荀，辛苦啊，跑上跑下的，注意休息啊。”见面之后，照例还要客套几句。

“可不是咋地，主公托付了，光荣而艰巨啊。”荀息回答，以为里克是专程来慰劳自己。

两人又寒暄几句，进入正题。

“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国语》）”里克问，意思是听说三公子的人马、也就是右派，准

备杀掉奚齐，你准备怎么办？

荀息看了里克一眼，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准备“杀孺子”的就是眼前这个说别人要“杀孺子”的人。想了想，荀息说：“死吾君而杀其子，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国语》）”意思是：献公死了，又要杀他的儿子，连我一块杀吧，我不是会跟他们一块干的。

里克一听，放心了。如果当时荀息说“你知道是谁？我先灭了他们。”那样的话，里克还真有点发怵。如今荀息说话说得像个软蛋，最大的本事就是“不跟他们一块干”，连反抗都免了。你说，这样的人怕他什么？

如果李大哥来对你说“听说张大哥要****你”，你说“哎呀，他会不会戴保险套啊？”那样的话，第二天李大哥就会来****你，因为要强奸你的本来就是李大哥；如果你回答“我跟他同归于尽，阉了他。”那张大哥不会来****你，李大哥也不会来。

回想一下，当初优施通过“我是一只傻傻鸟”来

试探里克，结果里克示弱，导致骊姬可以肆无忌惮陷害申生。应该说，里克吸取了那一次的教训，借鉴了“我是一只傻傻鸟”的经验，以同样的办法来试探荀息。结果呢，他发现荀息就是一只傻傻鸟。

尽管荀息是一只傻傻鸟，但是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里克还是希望拉他一把。

“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废，焉用死？（《国语》）”里克劝荀息，这段话很有逻辑感：如果你死了，奚齐立为国君了，那就很值得啊；可是，如果你死了，奚齐还是被废了，你不是白死？何必要死呢？

“不然，我已经答应了主公了。吾言既往矣，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虽死，焉避之？（《国语》）”荀息坚持要死，他说他要说话算话，一定要死。

不管怎样，里克探清了左派的思路。

心里有底了，里克派人去请丕郑来，看看右派是

怎么想的。

“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里克问，还用问荀息的那段话。

可是，丕郑不是荀息，他是丕郑。丕郑不吃这一套，他笑了，然后问：“三公子之徒，就是老里您吧？”

里克服了，尽管他一向就很服丕郑，这次他还是要强调一下他服了。原本想探对方的底，结果一下子被对方看透了底牌。

所以，里克也笑了。

“我问你，荀息怎么说？”丕郑接着问，也不知他是料到了里克摸了荀息的底，还是看见里克去了荀息那里，总之，他的问题一出来，就显示出高水平来。

“他说要为奚齐死，奚齐死，他也死。”里克老老实实地说，他怀疑丕郑是明知故问。

“老里，那你就努力干吧。咱哥俩是什么人？咱们筹划的事，哪有过不成功的？这样，我来帮助你一

起行动。你呢，跟七舆大夫在国内作内应，我去翟国煽动他们出兵，再联络上秦国摇旗呐喊。那时候，咱们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谁给咱们好处多，咱们就让谁当国君；谁要是不给好处，去他妈的，靠边凉快去。那时候，晋国不就是咱们的天下？（《国语》原文略）”丕郑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给里克，很诱人啊。

里克一听，不对啊，弄来弄去，这不成了发国难财？你说左派觉悟高吧，右派也不能这样反动啊。

“不行。我听说，义是利的基础；贪利是产生怨恨的原因。废弃义就谈不上得到利，贪欲深了怨恨就会萌发。奚齐难道得罪了民众吗？没有。民众的怨恨是因为骊姬迷乱国君并且欺骗了国人。她诬陷群公子，夺去他们的利益，使国君迷乱，听信她的谗言而驱逐群公子，逼杀无辜的申生而被诸侯取笑，使百姓无不将憎恨藏于内心，这恐怕就像堵塞大河一样，溃决了

再也无法挽救。所以我打算杀掉奚齐而拥立逃亡在外的公子为君，是为了安定民心消除忧患，并且可以指望得到诸侯的援助。可以说，诸侯认为合乎义的就扶助他，百姓喜欢的就尊奉他，国家才能安定巩固。现在如果企图通过杀了继位的新君来发国难财，就是贪利而且违背了义。贪利则民众怨恨，背义则好处还会失去。为了一点好处招来民众的怨恨，会乱国而身危，还要害怕记载于史遗臭万年，这样做不好。（《国语》原文略）”长篇大论，有理有利有节，里克说得十分激扬，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高尚过。

掌声，虽然稀稀落落，但是很真诚。丕郑在笑，他一直在笑。

“老里啊，真想不到，你这么有才，这么深明大义啊。我刚才说的，不过是试探一下你。看来，你不为利诱所动。好，咱们联手行动。”丕郑也很激动，里克现在又成了右派。

两双大手握在一起。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6

——左派在行动

如果以为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就这样轻易结束的话，那就太天真了。

尽管都是左派，荀息瞧不起二五，认为他们都是奸佞之人；尽管瞧不起二五，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左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二五听说里克找了荀息，他们的政治敏感度是比荀息要高的，他们意识到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于是，二五联手来找荀息。

“荀总理，您为了晋国日夜操劳，夜以继日，不舍昼夜，辛苦啊，大家都说您是晋国的好总理啊。”梁五习惯性马匹先拍上一段，随后东关五也拍了一段：“是啊，荀总理。这段时间，要是没有您的正确领导，晋国早就乱套了，您真是德艺双馨啊。”

荀息一听，差点乐了，东关五竟然把拍优施的马屁用到自己身上了，什么叫德艺双馨啊？尽管不喜欢他们，荀息知道还得依靠他们，因此也很客气，寒暄几句，问：“两位大夫，找我有什么事？”

“听说里克来找您了，不知是什么事？”东关五问。

荀息也没隐瞒，把里克来说的那些话都说了一遍。二五一听，大事啊，可是荀息看上去好像一点也不在意。

“总理啊，我们觉得，里克不是个什么好人。要么拉拢他，要么杀了他。”梁五直接出主意，别说，这个主意很正点。

“不用吧，里克，中间派啊，好人。”荀息不同意，他挺信任里克。

二五一看情况，不再说话了，走了。为什么这样？一来，荀息很倔，很难说服他；二来，荀息和里克关

系不错，别再荀息去里克面前把哥俩个出卖了，岂不是很无聊？

荀息不行，怎么办？找大师去。

二五和优施是比教投缘的，最近两人少有见到优施，因为献公死了，优施花在潜规则上的时间和精力就比较多。按理说，这个时候去打搅人家，那就有点不解风情了。可是，事态紧急，二五也管不了那么多，直接派人进宫，把优施给请出来，大伙商量对策。

“哎呀妈呀，太好了，要不是你们请我出来，我还真没法脱身。再这么过几天，我非精尽人亡不可。”优施还挺感谢二五，这话倒不是虚的，他瘦得厉害，可见得在后宫那是没日没夜地伺候骊姬姐妹两个。

二五开了几句“能在花下死，作鬼也风流”之类的玩笑，进入正题。

两人把里克找荀息的事情说了一遍，又说荀息不作为，如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必须要尽快搞定里克，

否则就很危险。

说到里克，优施立即想起来“我是一只傻傻鸟”，那个老右派那天晚上的惶恐给他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从那以后优施就认定里克是一个软蛋。

“里克，很难对付吗？”优施问。

“很难。”二五说。

“交给我了，今天晚上就搞定他。”

“真的？”二五显然不信。

“明天听我的好消息吧。”

二五还是不信，可是，不信又能怎样呢？

日期：2008-12-17　10:51:2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7

——你算是个什么鸟？

作为一个艺术家，优施是无与伦比的。在《杀生》

大戏中，优施的导演才能和表演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可是，艺术家就是艺术家，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家。

优施显然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里克所依靠的树固然已经枯萎，可是，自己所依靠的大树也已经轰然倒塌。现在，里克再也不用怕谁。

正因为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优施以为凭借自己的表演艺术，凭借另一首鸟歌，就可以让里克乖乖就范。他错了，而犯错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晚上，优施来到了里克的家。里克原本已经忘记优施，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想起自己当初在优施面前很没有面子，他就有一种冲动。

两人坐下，里克的老婆让人摆了酒菜，两人就喝了起来。几个黄段子下来，优施就觉得机会来了。

“老里，最近我又写了一首歌，唱来给你听听。”

优施把里克叫成老里，里克心说：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戏子，也敢这样叫我？

里克很生气，不过他想听听优施的歌，忍住了。

“唱来听听。”里克说。

优施听不出里克话里的讽刺，清了清嗓子，开始唱歌。

歌名：我是一只小小鸟

唱法：流行风格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曾经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

那树却轰然地倒掉，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明天没有变的更好，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牢固的树梢，

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

晋国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牢固的树梢，

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

歌声高亢，清冽入肺。与从前那首《我是一只傻傻鸟》相比，又是另一种味道。

可是，这一次里克没有听得入迷。他也没有问优施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优施以为里克现在没有依靠，建议他投奔左派阵营，栖居在奚齐的树梢上。

优施唱完，看里克没什么反应，有点没趣，自己喝了一碗酒。

“阿优，我最近也创作了一首歌，处女作啊，唱给你听听。”里克也喝了酒，抹了抹嘴巴，也不等优施说话，自顾自唱起来。

歌名：你算是个什么鸟

唱法：原生态风格，也就是俗称的吼

一飞冲天是大鹏鸟哎，喽喽嗖，

布谷布谷是布谷鸟哎，喽喽嗖，，

晚上捉老鼠是夜猫子哎，喽喽嗖，

冬天没毛是寒号鸟哎，喽喽嗖，

整天只会床上混，

你算是个什么鸟？什么鸟？

住在树上的是麻雀啊，唧唧喳，

住在房梁的是乌鸦啊，唧唧喳，

住在山顶的是燕子啊，唧唧喳，

住在屋檐下面的是蝙蝠啊，唧唧喳，

大树倒了小树还是苗，

你这个鸟何处能落脚？能落脚？

什么鸟啊什么鸟？

什么鸟啊什么鸟？

管你是只什么鸟，

老子让你今天晚上成死鸟。

歌声难听，令人作呕。优施却呕不出来，因为他听得明明白白，里克要让他今晚成死鸟。

“老里，搞笑啊。”优施搭讪一句，准备找机会告辞回家。

“搞笑，搞你妈个头。当初你一首傻傻鸟让老子吃苍蝇，不爽了这么多年。现在你还敢来上门唱小小鸟，你以为你是什么鸟？以为主公死了，你上了主公的床，就是主公二号了？告诉你，晋侯这棵大树倒了，奚齐这个兔崽子这棵小树我要弄折他，你这个鸟人，老子不会让你见到明天的太阳。”里克趁着酒劲，一通狂骂，骂完了，对外面喝一声：“来人，把优施拉出去砍了。”

“扑通。”优施跪下了，哀求：“饶命啊，饶命啊。”

当晚，集导演、演员、歌唱家为一身的伟大的艺术家优施不幸遇难，享年四十五岁。被杀害之后，优施被埋在了里克家的后花园里。在优施被埋葬的地点，

后来长出一棵参天大树。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只鸟在这棵树上落脚。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8

第五十五章 杀君

优施做梦也没有想到，傻傻鸟里克竟然会唱“你算是个什么鸟”。同样，他没有想到里克会这样干净利索地杀人。优施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帮里克下定了决心。

里克一向不是一个很果决的人，就像这次，想要动手，却犹犹豫豫，先是向荀息摸底，然后又向丕郑咨询。也就是荀息弱一点，否则早就先下手为强了。

可是，一怒之下杀了优施，里克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这决心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

分清形势，下定决心，这是脑力活；杀人，体力活。里克擅长的就是体力活，决心下了，下面就简单了。

——杀奚齐

《左传》记载：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

在献公死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杀死优施的当天晚上，里克派了一名武林高手下手了。晋国是出武林高手的地方，这一点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例证。里克派出的武林高手叫什么没有记载，也不重要。

那是一次非常简单的行动，以至于我们无法为此次行动命名。我们来推演一下这样的谋杀场景。

深夜，高手大摇大摆来到丧次，什么是丧次？就是奚齐为献公守丧居住的茅屋。

“什么人？”大内侍卫问，睡眼惺忪。

“宫里的，太后怕公子晚上睡觉冷，让我送床被

子来。”高手怀里抱着一床被子。

“进去吧，别把公子吵醒了。”大内侍卫说。

高手推开门，借着微弱的灯光来到奚齐床前，十三岁的奚齐睡得正香。高手将被子盖在奚齐身上，又为他把脖子处的被角掖好。顺手，高手的两根指头在奚齐脖侧上方轻轻一按，那是什么位置？颈动脉窦和迷走神经的位置。高手就是高手，连给你哼一声的机会都不给。

高手从容出来，从容上车，从容离去。

第二天，奚齐迟迟没有起床，直到中午，婢女进去探望，才发现公子已经硬了，体温降到气温，又凉又硬。

那么，为什么大内侍卫对高手竟然没有一点警惕？理由很简单：高手是女的。不知道后来金庸笔下的恒山派都是女高手，是不是与这次谋杀有关系。

奚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自杀？被自杀？自然死？被自然死？

荀息第一时间得到报告，他知道，这是右派的谋杀。

左派会议，地点，后宫。出席人，荀息、骊姬、梁五、东关五。

“唉，主公啊，我辜负了您的信任，公子死了，我也死。”荀息仰天长叹，拔出剑来，他要自杀。

“总理啊，你不能啊。”二五一起上前，一人一个胳膊，把剑给夺了下来。

“你们让我死吧，奚齐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荀息还要死。

骊姬哭了半天了，十三岁的孩子，犯了什么错？就被右派给“自然死”了。十三岁啊，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啊。

“荀总理啊，一个奚齐倒下去，千万个奚齐站起

来。奚齐被他们害死了，可是，我们还有悼子啊。”擦干了眼泪，骊姬决定化悲痛为力量。悼子是谁？骊姬的妹妹小骊姬三年前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悼子，不知道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名字。

荀息一听，对啊，奚齐死了，悼子在啊。

“好，立悼子为国君。”荀息又来精神了。

三岁小屁孩，还在尿炕的年龄。这个年龄，自然不用守丧。好在晋国也不是那么守周礼的国家，荀息也不管那么多了，匆匆忙忙，草草埋葬了晋献公。一转眼，十一月份了。

日期：2008-12-18　10:03:11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59

——杀悼子

这一天，阳光明媚。

阳光明媚的日子，该杀人还是要杀人。

埋葬了献公，现在可以正式立悼子为晋国国君了。荀息精心布置了登基现场，对他来说，这是个大日子，需要隆重而且庄重。

所有公卿大夫全部到场，除了装病多年的狐突之外。

上大夫荀息宣布悼子为新任晋国国君，随后，奶妈把悼子抱出来，放在了国君的宝座上。

“哇。”悼子哭了，活这么大岁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特别是这么多男人，他一边哭一边喊：“娘，娘哎，娘哎。”

娘没有来，说起来，现在他娘算是谁还没有弄清。生他的是小骊姬，可是太后是骊姬。如果能活下去的话，他的娘可能要算是他大姨妈才对了，他亲娘反而会变成小姨妈。不过，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因为他的生命到今天就要结束。

“荀总理，根据周礼，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申

生死了，重耳还在，怎么轮得上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抱他走。”里克大声说道，手按宝剑。

里克身后，七舆大夫一个个都怒目圆睁，手握剑柄。其余的人见右派势力强横，也都纷纷随声附和。这个时候再看二五，两人吓得不敢吱声，缩在一边。

“胡说，主公遗命，谁敢违抗？”只有荀息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精神饱满，视死如归，不畏强权，胆大心细，勇往直前……

用了这么多形容词，可是，形容词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实力才是决定性的。

“屠岸大夫，还等什么？”里克一声喝令，从大夫群中走出一个人来，只见此人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善于长跑，谁？屠岸夷。屠岸夷是晋国著名的武林高手，原本是左派东关五的跟班，最近认清形势，果断投靠里克。在所有大夫之中，屠岸夷是地位最低的一个。此时听到里克号令，挺身而出。

屠岸夷直奔悼子而去，荀息拔剑阻拦，那里拦得住？被屠岸夷一把推开，一个箭步来到国君宝座前，将悼子一把抓起。下面的镜头儿童不宜，插播广告一分钟。

广告回来。

悼子死在地上，血流满地。

荀息傻了眼，他跪在地上，对天号哭："主公啊，我愧对您啊。我死之后，不敢见您啊。"说完，荀息横剑在脖子上。

镜头转向二五，二五低下了头。

血，飞溅出来。下面慢镜头，荀息缓缓倒下。再来一次，荀息缓缓倒下。

镜头转向后宫，骊姬跳井身亡，小骊姬披头散发，又哭又笑，她疯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段历史，《左传》评述："君子曰：诗所谓'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啥意思？君子说了，《诗经》里说“白璧之瑕，尚可磨掉；言语之失，不可追回。”荀息就是这样的人啊。

讲了什么道理呢？就是别乱答应别人，答应了做不到，那就追悔莫及了。

左派被消灭了，中间派不存在了。

毛主席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当只剩下右派的时候，右派本身就会分裂。当左派不再存在，右派也就不再存在。

现在，晋国公卿大夫分为了两党：重耳党和夷吾党。

重耳党的代表人物是里克、丕郑、七舆大夫，而

夷吾党的代表人物是吕省（又叫吕甥、吕怡甥）、虢射、郤称和梁由靡等四五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重耳党的实力远远强于夷吾党。

“小崽子死了，荀息也死了，大家认为，谁该继位？”里克说，依然手按剑柄。

二五缩着脖子躲在人群的最后，哪里还敢说话？就是夷吾党的人，此情此景，也知道不能说话。

“我看，非公子重耳莫属。”丕郑说，七舆大夫纷纷附和，其余的人要么跟着说好，要么不敢吭声。

谁也不是傻傻鸟。

“好，既然大家一致同意，那就拿绢过来，大家签名。”里克拍板，早有人取了绢过来，里克令人在上面写上“敬爱的公子重耳，国不能一日无主，全体公卿大夫一致建议请你回来主持大局，继承君位。”

之后，里克先签名，在场的每个人都签了名。基

本上，这就相当于后来的“表态”。大家都签了名，里克看了一遍，把绢收了起来。

“老里啊，我看，再请狐突签个名吧。”丕郑建议。

“不用了，我们都签名了，还不行啊？他都退休了，不用管他。”里克说，往常，遇上事都要问丕郑，偏偏今天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故意不听丕郑的，要挣点面子。

丕郑一看，这么多人，也不好说什么。

“好，屠岸，还是派你去，到翟国迎请公子重耳回来。不要耽搁，现在就去。”里克发号施令了，屠岸夷听了，接过签了名的绢，急忙出去，备车马前往北翟。

丕郑张了张嘴，似乎有话要说，犹豫一下，没有说出来。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0

——第一人选不要

重耳在北翟的日子过得很幸福，姥姥家的人对自己还真不错，真没把自己当外人。而一帮兄弟都从晋国来追随自己，大家吃吃喝喝嘻嘻哈哈，似乎跟在蒲没什么区别。

父亲死了，重耳还真是有些伤心，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作为大儿子，重耳得到的父爱比弟弟们都要多，因为物以稀为贵，人也是以稀为贵，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肯定是当成个宝贝来养的。后来多了，就不在乎了。

所以，重耳是真的伤心，尽管父亲后来把自己赶出来了。

晋国的形势也让重耳关心，不过也说不上是特别关心，因为一切都有狐偃在盯着，该干什么，狐宴会提出来的。

这一天正在睡午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公子，晋国大夫屠岸夷前来求见，说是要请公子回去继位。”

“什么？”重耳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继位的事情，而是因为屠岸夷这个人。在晋国的时候，重耳就知道屠岸夷，这个人不仅武功高强，而且是个左派爪牙，基本上跟勃蹝是一类货色，不同之处仅仅在屠岸夷不是个太监。所以一听到屠岸夷，重耳还真有点害怕。

心里怕，可是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好在兄弟们都在隔壁睡觉，重耳立即派人把魏犨给叫起来，一同接见屠岸夷，也算是个保护。至于其他的兄弟，也都爬起来，躲在屋子里看。

“请进来。”重耳下令，把屠岸夷给请了进来。

屠岸夷进来，叙过礼，先把那签名的绢递上来。然后重耳一边看，他一边把刚刚发生的宫廷政变说了

一遍，免不得把自己夸得花儿一样。

“你，不跟二五混了？”重耳问。

“嗨，我弃暗投明好多天了。”屠岸夷说，似乎很自豪。

现在，重耳放心一些了。

“那，你来的意思，就是请我回去当国君？”重耳问，明知故问。

“国乱民扰，得国在乱，治民在扰，子盍入乎？吾请为子鉥。（《国语》）”屠岸夷说，啥意思？国家动乱，民众受到惊扰，动乱时才有得到君位的机会，民众受到惊扰时反而容易治理，你何不回国来呢？让我们为你回国肃清道路吧。

重耳一听，屠岸夷说得有道理啊。可是看屠岸夷这个人，左看右看就是觉得不踏实。

“你等等，我问问我舅舅。”重耳说，随后转身进了里屋，狐偃赵衰几个早就在里面偷听着呢。

重耳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问：“舅舅，回去行不行？”

“不行。坚固的树木在于根基，开始不培植好根基，终究要枯萎凋落。君临国家的人，必须要知道喜怒哀乐的礼节，用来训导民众。服丧期间不哀痛却想求得君位，难以成功；乘国家动乱之机想回国执政，将有危险。因为国丧而得到君位，就会视国丧为乐事，以国丧为乐事必定会导致悲伤。因为动乱而得以回国，就会把动乱当作喜事，把动乱当作喜事必定会放松道德的修养。这些都显然与喜怒哀乐的礼节相违背，还怎么来训导民众呢？民众不听从我们的训导，还当什么国君？”重耳没有料到的是，狐偃竟然反对，这么好的机会，狐偃竟然不要。

“舅舅啊，如果不是国丧，谁有机会继承君位？如果不是动乱，谁会接纳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啊。”重耳有点急，觉得舅舅有些迂腐了。

“我听说，丧乱有大小之分。大丧大乱的锋芒，是不可以冒犯的。父母故世是大丧，兄弟间勾心斗角是大乱，如今你正处于这种境地，所以很难成功。”狐偃坚持他的理论。

重耳听不下去了，心说你怎么变杜原款了？从前你不这样啊。

“舅舅，不是我说你，你这话都是书呆子说的，我不爱听。”重耳说完，转身要出去，显然，他不听狐偃的。

见重耳要走，狐偃一把把他拉了回来。

“小子，大道理你不听，舅舅给你讲点小道理吧。”狐偃有点生气，心说我这小九九本来不想说，你非逼我说出来啊。没办法，狐偃只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我问你，这签名上，有没有你姥爷的名字？”

“没有。”重耳脱口而出，原本他倒没注意，狐

偃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上面没有狐突的名字了。

“咱们在外，老爷子在内，谁更清楚朝廷的情况？老爷子没有签名，说明他认为我们不该回去，这是第一。第二，屠岸夷是个什么东西？里克派他来请我们回去，这不明摆着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听说里克这人很贪，我们回去，顺他眼还行，不顺他意，他杀你跟杀奚齐有什么不同？回去，不是不可以，但是太冒险，不值。”狐偃这一番话，算是说出了真正的顾虑。原本不想说这么明白，用大道理忽悠大家了事，现在不得不说了出来。

这下，重耳信了，舅舅确实比自己高明一大截。

道理明白了，重耳的决策还是非常迅速的。

“承蒙你的好意，来看望我这个逃亡在外的人。父亲在世时，我不能尽洒扫的义务。父亲去世后，又不能回去操办丧事而加重了我的罪过，而且玷辱了大夫们，所以冒昧地辞谢你们的建议。安定国家的人，

要亲近民众，处理好邻国的关系，还要体察民众的情绪以顺应民心。如果是民众认为有利，邻国愿意拥立，大夫们都服从，我重耳才不敢违背。”重耳对着屠岸夷说了一堆大道理，中心思想就三个字：不回去。

屠岸夷听得发呆，大道理懂不懂无所谓，可是多少人盯着这个宝座，拼命往上凑，送到你的手上了，你不要？

带着无奈和困惑，屠岸夷回去了。

丕郑当初想说未说的，就是不应该派屠岸夷，而应该派七舆大夫中的一位。

事实证明，丕郑比里克高明太多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1

——第二人选要抢

重耳不肯回来，这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只有丕郑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这不奇怪。

里克有点傻眼，他怎么也想不通重耳为什么不回来。问题是，重耳不回来，怎么办？这国君的位置不能空着吧？

重耳党没主意的时候，夷吾党就看到了机会。

“老里，你看，重耳不回来，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啊，现成的夷吾就在梁，为什么不请夷吾回来？”吕省、郤称和梁由靡结伴来找里克，人多嘴杂力量大啊。

里克不愿意，可是人家夷吾党说得有理啊，想要反驳，还真没有太多话可说。那三个人见里克好像无话可说，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个天花乱坠。最后把里克也不知道是听腻了还是听糊涂了，终于点了头。

“试试看吧。”里克表态了，自己也不知道试试看是怎么弄法。

那哥三个见里克松了口，高兴得几乎晕过去，一通马屁过去，然后回去商量下一步行动纲领了。

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的，手中把握大把机会的人，就会不珍惜机会；相反，好不容易争取到机会的人，就会很认真地对待，就会想尽办法把机会变现。

现在，夷吾党的几个兄弟得到了机会，经过紧急商讨，决定由吕省和郤称亲自前往梁国迎请夷吾回国就位，梁由靡呆在绛，随时掌握事态发展。

分工一定，吕省和郤称立即出发前往梁国。

在得知里克派人去请重耳的消息之后，夷吾很失望，甚至有些绝望，冀芮开解他也没有用，几天时间，夷吾感觉很糟糕。

这一天，阳光明媚。

为什么总是阳光明媚？

尽管阳光明媚，夷吾的心情还是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吕省和郤称到了。说起来，郤称

还是冀芮的弟弟。看见他们，夷吾心中陡然又燃起了希望。

“公子，大利好，大利好啊。重耳不肯回国，现在，我们里推公子继位，里克也答应了，赶快收拾收拾，咱们上路吧。”吕省和郤称带着好消息就来了，当时把重耳为什么不肯回国，他们又怎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动了里克等等说了一遍，恨不能立即拉着夷吾就走。

夷吾一听，喜出望外，真恨不得上车就走。可是激动之余他镇静下来。“多谢几位大夫，不过，你们等等，我问问师傅先。”

夷吾让人安排水果点心给吕省及郤称，自己去找师傅冀芮商量。

“师傅，吕省和郤称来了，说要接我回去继位，老师你看怎么样？”夷吾问，把刚才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冀芮一听是这两个兄弟，先放心了，都是自己人啊。

“公子，这事没那么简单，我们要认真规划一下。国家动乱民众惊扰，大夫们没有主心骨，这个机会不能失掉，这是原则。不是动乱你哪有机会回国继位？不是民众有危难，何必要立君以安民？幸好你是国君的儿子，所以找到你了。不过话说回来，晋国公子不止你一个？凭什么就是你啊？就算你回去了，你又凭什么坐得稳当啊？重耳不肯回去，一定有他的考虑。”到底不愧是师傅，冀芮比冷静多了。

“那、那，那我们也不回去？”夷吾问，这他可不甘心。

“当然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要先做点铺垫。”冀芮笑了，他成竹在胸。

“什么铺垫？”

“我们要争取秦国和里克的支持，有他们内外支持，我们就可以放心回去了。”冀芮的落脚点在这里，思路清晰。

“可是，我们凭什么让他们支持我们？”

“贿赂，给他们好处。问天下英雄，谁不贪财？”冀芮的办法也很鲜明，就是给田给地。

“可是，重耳他们不会也用这个办法？”

“不会，重耳的师傅赵衰是个书呆子，他这人太正直，不会想到这样的办法。”

“可是，我舅舅也想不到？”

“能想到，但是狐偃心高气傲，要他去巴结别人给人行贿，他不会干。”别说，冀芮这人看人一绝，对赵衰和狐偃的分析令人信服。

“可是，师傅，咱们哪有田地去贿赂他们啊？”

“承诺，公子你当上晋侯，晋国的田地不就是你的吗？”

“可是，那是祖上留下来的，给别人我不甘心啊。”

“现在，那些田地都不是你的，你有什么好心疼的？等到是你的时候，给不给还不是你决定？”冀芮笑了，原来，他要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空头支票，现在承诺你，到时候一翻脸，谁还认识谁啊？

一连串的“可是”之后，现在夷吾终于理解了师傅的意图

“师傅，我真的好崇拜好崇拜你啊。”夷吾动情地说，他又一次服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2

第五十六章 连环计

师徒两个定好了调，冀芮又布置了具体操作方案，两人出来见吕省及郤称。

大家都是亲戚朋友，都是跟着或者准备跟着夷吾的人，所以也就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寒暄之后，大

家坐地，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基本上，冀芮的看法得到了一致赞同。

“既然这样，咱们也别表现得太急太没有品位，该装的还是要装，该演的还是要演。各位，我有一个迂回之计，如此这般，既能回国，还很有面子。”冀芮当下把自己的计策讲出来，大家都说好，于是按着计划，分头行事。

——第一计：故作清高

吕省和郤称从梁国回去，立即召开公卿大夫大会，当然第一个把里克给请去了。

大家到齐，吕省开始汇报前往梁国的经过，说是夷吾跟重耳一样，不愿意借着国家的灾难回来，对父亲的去世，夷吾伤心欲绝等等。

吕省一番话出来，大家都很吃惊，大家都觉得夷吾这个人比想像中要贤很多啊，这么孝顺，这么仗义，这么知情知礼，比重耳也不差啊。

总之，人们对夷吾的印象一下子好了很多。

“都不回来，那怎么办？”里克有点傻眼，原先还不情愿让夷吾回来，现在人家自己不回来了，倒弄得里克还挺怀念他。

一时间，大家都在想主意，出什么主意的都有，但是都不太靠谱。最后，还是吕省出了个主意，大家都觉得不错。什么主意？

“君死自立则不敢，久则恐诸侯之谋，径召君于外也，则民各有心，恐厚乱，盍请君于秦乎？（《国语》）”这就是吕省的主意，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国君已死，我们不敢擅自立一个新君。时间拖得太久又怕被诸侯算计，直接从国外迎来公子，又怕民众意见不一，加重国家的动乱，何不请求秦国帮助我们立国君呢？

大伙一听，这个主意好，秦穆公是献公的女婿，够资格。再说，秦穆公跟谁也不熟，不会偏袒谁。

里克也觉得这个主意还可行，反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谁去趟秦国？”里克问。

“我去。”梁由靡抢先发言。

“那就你了。”里克想都没想，把这活派给了梁由靡。

日期：2008-12-21　11:34:01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3

——第二计 借胎下蛋

梁由靡高高兴兴出了一趟公差，他知道干革命要跟对人，他很高兴的就是自己看来是跟对了人。

来到秦国，秦穆公亲切接见。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问候语之后，梁由靡开始说自己的来意。

“上天降灾祸于晋国，到处是流言蜚语，波及到

先君的几位公子。他们为此忧伤害怕，被迫流亡国外，无所依托。又加上先君的去世，使国丧和祸乱同时临头。托您的灵威，鬼神发了善心，让有罪的骊姬遭受了报应。现在晋国的大臣们不敢安宁地生活，都在等待您的命令。您如能仁慈地关注晋国的命运，不忘与先君的友好关系，请收留一位逃亡在外的公子并帮助他继承君位，以便让他主持晋国的祭祀，镇抚国家和民众。假使四方的邻国诸侯听到您这样做，谁能不害怕您的威势，同时又赞赏您的仁德？您对晋国始终如一的厚爱，使晋国受到您的重赐，晋国的群臣感受您的大恩大德，谁不愿成为供您驱使的臣子呢？”梁由靡这一套说法早就准备好了，非常的外交语言。

秦穆公听完，明白了，现在就是你们自己定不了国君，请我帮你们决定。想想，这事于公于私似乎都没什么坏处。你们的公子们现在是运动员，请我来当裁判，我把谁吹赢了谁都要感激我，我还能吹黑哨，

多好啊。

“那行，没问题，你先回去，我这边就开始操作。”秦穆公答应得挺爽快，招待了一顿饭，打发梁由靡先回去。

梁由靡临走之前，秦穆公问他：“哎，你们自己觉得谁好一些？”

“夷吾啊，又善良又贤明，大家都喜欢他啊。”梁由靡说，秦穆公不问他还想说呢，现在正好说出来。

秦穆公点点头，心里有了个基本的印象。

秦穆公挺重视这件事情，一来这是中原诸侯第一次求自己帮忙，有面子啊；二来也想以此来讨夫人的欢心，别说，秦穆公自从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做夫人之后，秦穆公对夫人那是言听计从，爱得死去活来。

梁由靡走后，秦穆公立即召见大夫孟明视和公孙枝，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晋国动乱，君主人选无法确定，因此请我来帮

他们确定，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准备派人去重耳和夷吾那里，观察哪一个适宜立为新君。你们看，派谁去比较合适？”

其实，之所以要找他们两个人来，是因为这两个人都在晋国生活过，所以希望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或者干脆一块去。公孙枝明白这个意思，刚要请缨，孟明视抢先开口了：“派公子縶去吧，公子縶聪敏知礼，待人恭敬善于洞察。聪敏能够熟谙谋略，知礼适合派作使者；恭敬不会有误君命，洞察就能判断立谁为君。我觉得，我们都不如他合适。”

秦穆公一听，对啊，孟明视说得有道理啊，从前出使国外都是公子縶，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这次派他去挺合适啊。

就这样，秦穆公决定派公子縶去做考察工作。

从秦穆公那里出来，公孙枝对孟明视说：“主公原本的意思是让我们去啊，你怎么推掉了？”

“公孙大夫，这种事情费力不讨好，万一我们去了，推荐的人当了晋君，今后晋君再跟秦国干起来，我们岂不是成了罪人？所以，这样的事情只能公子縶去干啊。”孟明视说道，原来他想得更深。

“就是就是。”公孙枝恍然大悟。

谁也不是傻傻鸟，真是这样。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4

——第三计 行贿受贿

公子縶安排的行程是先远后近，先去考察重耳。

来到北翟，公子縶找到重耳，自我介绍了一遍，然后也不说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我的国君派我来慰问你的逃亡之忧，以及丧亲之痛。我听说：得到国家常常在国丧的时候，失掉国家也常常在国丧的关头。时机不可放过，国丧的期限

不会太久，请公子好生考虑。”这话说得够直接了，公子縶几乎就等于对他说“回国吧”。

重耳首先表示感谢，但是他不敢立即回答，于是找个撒尿的借口，偷偷溜出来找狐偃，把公子縶的话转达了一遍。

“不可以。逃亡在外的人没人亲近，只有诚信仁德，才能得到人们的亲近，拥立这样的人做国君才不危险。父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就图利，哪个人会以为我们仁德？别的公子也有继承君位的权利，我们如果凭侥幸之心争先，哪个人会认为我们诚信？不仁不信，又怎么能有长久的利益呢？”狐偃说，又是一通大道理，这一次，重耳索性也不再深问了，他知道狐偃的话肯定有道理。

于是，重耳再来见公子縶，对他说：“承蒙你来吊慰逃亡之人，又负有帮助我回国的使命。但我重耳是流亡在外之人，父亲死了都不能得到哭丧的位置，又怎么敢有其他想法以玷辱你的义举呢？”

说完对着晋国的方向跪拜，然后站起来哭泣。

公子縶一看，重耳这人不错啊，因为只是考察，所以也没劝他。

公子縶就在重耳这里住了一个晚上，晚上，重耳除了派人来伺候之外，并没有来回访他。第二天，公子之上路，去考察夷吾了。

到了梁国，公子縶感觉轻松很多，因为梁国国君跟秦国同宗，这里的生活习惯、语言等等都与秦国一样。不过，更让他感到轻松的是夷吾的热烈接待。

夷吾早已经探听到是公子縶来，早早准备了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候着，礼品也准备好了。

公子縶来到的时候，夷吾已经在门外等候，家里的奴仆们则穿上盛装，挥舞花环，站在道路两边，口中不断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公子縶一看，忍不住笑了。

两人寒暄过了，夷吾请公子縶进门，落座，亲自倒酒，热情得一塌糊涂。

公子縶开门见山，把跟重耳说的话对夷吾也说了一遍。

公子縶听了，也觉得不能贸然回答，也找个撒尿的借口溜出来，找师傅冀芮给出主意。冀芮听了夷吾转达的公子縶的话，对夷吾说："机会，一定要抓住。逃亡在外的人无所谓洁身自好，洁身自好则办不成大事。别的公子也有继承君位的权利，我们去争一争，不也可以吗？去吧，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夷吾心里有底了。

夷吾再回来见公子縶，对公子縶跪拜磕头，意思就是谢谢您。

到了晚上，夷吾偷偷去找公子縶。为什么偷偷去？因为要行贿。自古以来，行贿都是私下的。

“白天有话不好说，晚上来拜会您。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的想法也就不敢瞒您。这么说吧，我承诺把汾阳一带的百万亩田地赐给里克，他已支持我做国君了。丕郑也已支持我做国君了，因为我承诺把负蔡一带的七十万亩田地赐给他。秦侯如能帮助我，那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我如果能回国坐上宝座，一定奉上黄河以西的五座城邑给秦侯。另外，您看，我带来了黄金八百两、白玉制作的装饰品六对，礼太轻，不敢用来报答公子，请赏给左右的随从吧。”夷吾来的时候扛了个大箱子，说完话，打开箱子，礼物都在里面。

公子縶一看，这不是行贿受贿吗？我一国家公务员，我至于吗？当时想退掉，可是看看黄金白玉，色彩真好，纯度高工艺好，怎么看怎么喜欢。

“那，我尽力吧。”公子縶说，收下了礼物。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夷吾向公子縶行贿大概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行贿受贿了。所以，行贿的祖师爷为公子夷吾，受贿的祖师爷则是公子縶。

——第四计 假装亲民

公子縶回到秦国，第一件事是把那个箱子给放回家里。之后，还向秦穆公复命。

公子縶把这趟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不过那一箱礼品的事情就略过去了。

“我支持公子重耳，重耳仁德。不贪图继承君位，爱自己的父亲。退下后不私自拜访，是不汲汲于私利。”秦穆公的判断很准确，基本上，他喜欢重耳更多一些。

公子縶撇了撇嘴，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下面，看看公子縶的表现就明白这俗话是多么的有道理了。

“主公啊，我不同意你的话。如果辅立晋君是为了成全晋国，那么立一个仁德的公子未尝不可。您如

果辅立晋君是为了在天下成就秦国的威名，就不如立一个不仁德的公子以扰乱晋国，并且可以驾驭它。所以，我觉得夷吾比较合适，何况，人家还送五座城池给我们呢。咱们名利双收，为什么不干？”拿了人家的礼物，公子縶可不就要帮着人家说话？

秦穆公哪里知道公子縶受贿了，还以为他是真心为了秦国考虑呢。想想，公子縶说得还真有道理。

不过，秦穆公还是比较谨慎，想了想，对公子縶说：“这样，基本就内定公子夷吾了。不过，我还要亲自了解一下夷吾的情况，你让他们派一个人过来，我要问些问题。”

第二天，公子縶派人去梁国向夷吾转达了情况，同时要求夷吾派人来秦国接受面试。谁来？肯定是冀芮。

果然是冀芮，冀芮一到，公子縶立马带他去见穆公，一路上介绍穆公的性格爱好和可能的面试题目等等。

基本上，面试题目都被公子縶猜中了，冀芮在路上早就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因此每个问题的回答都让穆公满意。

最后一个问题，穆公问：“如果你们回去，有谁是可以依靠的？”

“逃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必然就有仇人。夷吾小时候，不欺软怕硬，报复不过分，发怒不流露在脸色上，等到他长大后也没有改变。流亡之后，国人对他没有怨恨，只有怀念，民众都很愿意他回去。除了这些，夷吾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冀芮的回答很巧妙，夷吾在上层确实没什么人缘，瞎编容易漏馅，所以干脆强调“我们依靠人民”。

穆公听得直点头，这下放心了。此前，他还担心别自己辛辛苦苦弄回去一个，没过几天给****了，自己就太没面子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5

——夷吾登基

事情定了，事情就这么定了。

秦穆公派公孙枝率领三百乘战车前往梁国，在那里与夷吾会合，然后护送夷吾前往晋国继位。

晋国方面，里克得到了夷吾的空头贿赂，转而支持夷吾继位。丕郑也接到了空头贿赂，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扭转乾坤，因此默认了这个结果。

就这样，晋国方面准备好了各种仪式，专门等待新国君驾到。

公孙枝和夷吾抵达绛城，晋国公卿大夫接着，准备登基典礼。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来了一队人马。大家一听，麻烦了，是不是翟国派兵把重耳也给送回来了？怎么办？这非打起来不可啊。如果打起来怎么

办？站在哪一边？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还好，来的这队人马不是翟国军队，是齐国军队。怎么齐国军队来了？

原来，齐桓公早听说晋国在新立国君的问题上遇上了难题，身为盟主，即便晋国没有加入联合国，也应该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们啊。所以，齐桓公亲率大军出发，要来晋国帮助确立新君。可是走在路上，听说秦国已经帮助确定了夷吾。齐桓公一看，自己没有过来的必要了，但是还是派个人过去吧。于是，齐桓公自己带领大军回国，派隰朋率一百乘战车前来帮助协立新君。

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夷吾很高兴，这下等于联合国也承认自己的地位了。其他人也都放下心来。

刚刚迎接了隰朋进城，把齐国军队安置好。突然，城外又是一阵尘烟，又是一队人马杀到。谁？难道这次是重耳？大家又有些紧张，不过夷吾很放心，甚至很高兴，他倒盼着这是重耳来，正好这边可以出动晋

国军队、秦国军队和齐国军队，趁机就把重耳给杀了，永绝后患。

不过，这一次夷吾有点失望，因为来的不是重耳。不过他也挺高兴，因为来的是周王王室派来的大夫王子党，奉周王之命前来帮助晋国确立新君。

这下好了，有周王室、联合国盟主齐国和姐夫国家秦国三家支持，夷吾的位置算是稳若泰山了。即便重耳不服，有想法也没办法了。

登基仪式进行得十分隆重，因为有王室在，因此更加正规一些。

现在，夷吾正式改称晋惠公。

日期：2008-12-25　10:26:04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6

——背信弃义

登基典礼结束，周王室军队和齐国军队班师回国。可是，秦国军队没有走。继续保护晋惠公？不是，是等着要河西的五座城池呢。

坐在晋侯的宝座上，惠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除了兴奋之外，他还有点犯愁，为什么犯愁？为了那五座城池。给，舍不得；不给，可是又答应了人家。

怎么办？

晋惠公立即召开公卿大会，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冀芮介绍了事情的缘起，他当然不会说这是自己当初主动贿赂秦穆公的，而是说这是秦国开出的要挟条件，不得已而答应。如今实在不想给，看大家什么看法。

吕省第一个发言，过去他没什么资格发言，现在敢第一个发言了。

“那时候答应他们是被迫的，而且那时候河西五城根本就不是主公的，就算答应了，也是白扯。如今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凭什么给他们？不能给。”吕省旗帜鲜明，建议不给。

“说话要算数，我觉得还是给。”里克第二个发言。

“不行，给了五城，晋国损失太大，今后黄河以西就都成秦国的了。”冀芮第三个发言，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给。

“早知道这样？答应人家干什么？”里克有些生气，冀芮从前在自己面前跟个孙子一样，现在好像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里大夫，你这样为秦国说话，你是秦国大夫还是晋国大夫？你不是为了秦国，是为了你得到汾阳的那块地吧？”冀芮说话真是毫不留情面，一句话，把

里克受贿的事情给揭了出来。

在场的人们都看着里克，心中都在说“这狗日的，原来是受贿了。”

里克没话说了，他看看丕郑，丕郑低着头，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说话。要说，还是人家丕郑聪明。

惠公想了想，说：“这样行不行？咱们不全给，给一两座怎么样？”

“不好，”吕省又发言了，“给一两座跟不给没区别，反正都不守信用了，还不如一座不给。”

“可是，如果不给，怎么跟人家说呢？”惠公有点发愁，毕竟还有个面子问题。

“这样，咱们派人去秦国，也别说就不给了，就说刚刚上任就给，大夫们都不同意，缓一缓，过阵子再给。拖着他们，最后就拖黄了。”冀芮发话，算是最后定调。

回想一下当初郑国跟宋国之间，也是这样。看来，历史有的时候真是惊人地相似。再看看世界和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有些事情似乎就在眼前。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派谁去秦国？

冀芮自己不敢去，怕秦穆公一怒之下，把自己给宰了；吕省也不敢去，梁由靡也不敢去。总之，夷吾的死党们没人敢去。

“我去。”终于有人挺身而出了，谁？丕郑。

晋惠公并不喜欢丕郑，也并不愿意让他去。但是，既然别人都不愿意去，也只能让他去了。

就这样，丕郑意外地成为了晋惠公的首任特使。

丕郑为什么想去呢？他难道不知道这一趟很危险吗？

日期：2008-12-25　10:31:4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7

第五十七章先下手为强

丕郑是个聪明人，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夷吾回来，可是里克这个二百五这段时间自信心过度膨胀，什么事情不商量就自己做主，结果一步错步步错，现在成了这么个结果。眼看着惠公和他的亲信根本就不把里克这一伙人放在眼里，那些空头支票更是想也不要想了。

刚刚回来就这样，今后里克和自己还有好日子过？依着惠公的性格，说不定哪一天就赏给自己一包耗子药，让自己被自杀了。

所以，丕郑已经下定了决心，必须要把惠公干掉，否则，被干掉的就是自己。

而现在，丕郑已经敏锐地看到了机会。

——丕郑的计划

丕郑随同公孙枝来到了秦国，公孙枝也是没有办法，惠公说了要过一阵子再给河西五城，请他先回去。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也没办法请示组织，所以，只好领着人马灰溜溜离开晋国，回到秦国。

公孙枝带着丕郑就去向秦穆公汇报工作了，两人先是汇报了整个的登基过程，又说王室和齐桓公也有派人参加。秦穆公听了挺高兴，觉得自己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挺成功。

之后，实质性的东西上了台面。

“河西五城移交了吗？”秦穆公问，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消退。

“正要报告主公，晋侯说本来想立即交给河西五城，可是大臣们都不干，没办法，要缓一缓，过一段时间再给。”公孙枝说话了，看看丕郑，接着说：“不过，依我看，晋侯想赖账。”

“是吗？”秦穆公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他问丕

郑。

“是的，晋侯让我来，就是这个意思。”丕郑很严肃地说，他看着穆公，似乎在嘲笑他。

穆公受不了了，受骗的感觉非常糟糕。

“狗日的夷吾，言而无信，让老子吃苍蝇。好啊，既然如此，我先杀了你，然后讨伐晋国。”秦穆公愤怒了，他要先杀了晋国使者，出一口恶气。

丕郑笑了，他一点也不惊慌。

“主公，要杀我容易，我也料到会被杀。可是，主公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明知要死还要来呢？”丕郑问道。

“为什么？”

“因为我也跟主公一样讨厌夷吾这个狗日的，我自告奋勇前来，就是想跟主公商量，怎么干掉夷吾，扶立公子重耳。”反正没有外人，丕郑把自己的目的

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嗯？”穆公听了，倒有些出乎意料，他看看公孙枝，想听听他的意见。

“主公，丕大夫所说的都是实话，他一向就不赞成夷吾回去。”公孙枝在旁边作证，他对晋国的情况倒是很了解。

“好，你把你的想法说来听听。”秦穆公下令。

丕郑的主意是这样的。

惠公手下，最能干的就是冀芮、吕省和郤缺，没有他们，惠公就是个睁眼瞎。所以，请秦穆公给晋国发个请柬，就说想要在秦国搞个秦晋两国公卿联谊会这么一个活动，请上述几位过来，一来增进双方了解、加强感情，二来也是现场指导一下秦国的各方面建设。等这三个哥们过来了，把他们或者扣留或者干脆一刀一个。

之后，秦国起兵晋国，拥立公子重耳。而丕郑和里克在晋国内部接应，这样内外夹攻，一定能够****惠公。

“这个主意不错。”秦穆公表示赞同，公孙枝也认为具有可行性。

于是，秦穆公派大夫冷至和丕郑去晋国，一方面对晋惠公的“缓期交楼”表示理解，另一方面递交邀请函，请冀芮、吕省和郤缺前往秦国交流指导。

日期：2008-12-25　17:05:5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8

——计划不如变化快

想法挺好，主意看上去也挺不可行。可是，变化总比计划快，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丕郑高高兴兴和冷至回到了晋国，上朝之前，先

回了一趟家。在家里，听到了一个坏消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一个最坏的消息——里克被杀了。

“里克怎么死的？”丕郑惊讶得合不拢嘴，怎么说里克也是晋国的国防部长，怎么说也没有可能惠公刚上任几天就开杀戒吧？

丕郑的儿子丕豹把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丕郑走之后，里克很生气，也很郁闷，难免有些怨言。

“狗日的夷吾，要不是老子，哪里有你的今天？”里克越想越气不过，他知道，惠公给秦国的河西五城是空头支票，给自己的汾阳的田地必然也是空头支票。其实，里克不缺那点地，但是被骗的感觉很不爽。

里克是有军权的，并且在军队中有号召力。依着他的想法，反正已经杀了两个国君，再杀一个也不算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里克的决断力不够，这时候他想起丕郑来了，可是丕郑去了秦国。怎么办？里克天天派人去丕郑家里看丕郑回来没有，另一方面，频

频接触七舆大夫，准备起义。

里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冀芮的眼里，冀芮派了武林高手盯梢，把里克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里克想造反了。”冀芮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了结论，里克立即来找惠公汇报。

“主公，可靠线报，里克勾结七舆大夫和丕郑，准备造反。”冀芮报告，并且把自己这些天搜集到的情报介绍了一遍。

“这，没确凿证据啊，人家关系好，走动多，也正常啊。”惠公听了半天，觉得没那么复杂。

“主公啊，大意不得啊。你想想，里克本来就跟重耳关系好，现在又埋怨我们忽悠他，能不恨我们？就算他没有准备造反，一定也想造反。”反正冀芮是咬定了里克要造反。

惠公想想，师傅好像历来都没看走眼过，说不定里克真想造反呢？

“那，那怎么办？”惠公问。

“这，刚上任几天，就杀大臣，这，传出去，名声不太好吧？”惠公还有顾虑。

“名声算什么？命才要紧啊。到时候命都没了，还要名声干什么？”冀芮有点急了。

“好，师傅，听你的。”

杀人，往往不取决于实力，而取决于杀心。

里克被紧急召见，据说是惠公准备讨伐山戎。

“为什么讨伐山戎？”里克一路上在想，没有想明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只不过是在骗他。

来到朝廷，里克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朝廷里的几个大臣都是惠公的死党，执戟卫士明显比从平常多，而自己的人一个也没有。没办法，事到如今，也只能

硬着头皮进去了。

“老里，据说最近挺忙啊。”惠公没说讨伐山戎的事情，阴阳怪气先来这么一句。

里克一听，更加觉得不对劲。勉强笑笑，没有说话。

“串联得怎么样了？755320

.303003.0303.1000 ..0.00”惠公接着问。

“主公，串联什么？”里克装糊涂，心中说不妙。

惠公没有说话，只是笑。 周围，冀芮等人也都在笑，阴森森的笑。

里克下意识地向四周看看，四周，执戟卫士都盯着自己。

“完蛋了。”到这个时候，里克已经明白自己今天会是个什么下场了。

惠公已经没有兴趣再绕弯子了，也没有兴趣去跟里克争论他是不是想要谋反。惠公觉得，一切都明白说出来或许比较好，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谁是什么德性，大家都知道。于是，惠公说了一段历史上很有名的话：“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及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左传》）”

啥意思？没有老兄你，我就坐不到这个位置上，可是，你毕竟杀了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当你的国君，我不是很为难吗？

里克说：“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

啥意思？我不杀那两个，你怎么能上来？要找我的罪名，怎么会没有理由呢？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成语，就来自里克这里。

里克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争辩不过是自取其辱；反抗不仅没用，还会连累家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被自杀。

惠公没有准备毒药，也没有准备绳子，他知道，里克是个战将，他不需要这些，他有自己的方式。

果然，里克拔剑而出。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69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里克就是这样死的。

“别人呢，别人没事？”丕郑有些紧张，他问丕豹。

“没事，晋侯说了，不干别人事，还专门派人来安抚我们。”丕豹说。

“你觉得没事了吗？”

“我觉得有问题，他们似乎是要稳住我们，爹，

我看，咱们跑到秦国去吧。”

“这么跑了，我不甘心。这样，我先去问问共华，如果不是十万火急，我还想冒一次险，完成我们的计划。”丕郑真的不甘心，混了一辈子，混到要落荒而逃，流亡海外，他确实不甘心。

丕豹很担心，又劝了父亲几句，可是丕郑已经下了决心。

“这样，你准备好车马，先出城找地方躲起来，一边派人在朝廷周围探听消息，若是我有什么不测，你立即逃往秦国。”丕郑临走之前，出于保险，做了最坏的打算。

丕郑带着冷至，来到了共华的家中。共华是谁？七舆大夫的第一名，左行大夫。

两人见面，共华又把里克被害的事情说了一遍。

“共大夫，你看，如果我现在去朝廷，会不会有

危险？”丕郑征询共华的意见。

“不会吧。我们几个都没有事啊，这段时间你又在秦国，找什么理由害你呢？”共华认为没问题，他没有听见里克临死前的那句“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否则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丕郑点点头，他知道很危险，但是，他决心去冒这个险。

看见丕郑回来，惠公很高兴。看见丕郑回来，冀芮、吕省几个人也都很高兴。看见他们那么高兴，丕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好兆头。

丕郑首先汇报了这趟去秦国的经过，说是秦穆公热情招待，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接受了晋惠公的解释，答应缓期交城。对此，惠公表示满意。

随后，丕郑把冷至领来见了惠公。冷至转达了秦穆公的问候，之后递交了邀请函，希望冀芮、吕省和郤缺能够在近期前往秦国，展开友好交流和指导工作。

看了邀请函，冀芮笑了。

“冷大夫，你先去国宾馆休息，我们商量之后答复你。”惠公把冷至先打发走了，留下丕郑继续汇报工作。

丕郑知道，大势不妙了。

冀芮先说话了：“奇怪，咱们拖延交城，秦国人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而且还来客客气气请我们过去友好交流和指导工作。他们以为我们是傻子啊，这分明就是个陷阱，要骗我们过去，把我们都害了，然后他们再勾结重耳，攻打晋国。丕大夫，看来，你这一趟收获不小啊，说说吧，你们是怎么定的？谁出的主意？”

别说，冀芮都猜中了。其实，倒不是他特别聪明，即便丕郑没有这样的计策，冀芮也会这么说。

丕郑比里克聪明，他知道，人家就是要杀你，你说什么都是废话。与其争辩，不如什么也不说。

丕郑直接抽出剑来。

有人说，怎么那会里克抽剑，现在丕郑又抽剑，难道见国君的时候可以带剑?不错，那时候，见国君的时候可以带剑。

惠公和冀芮吓了一跳，丕郑不争辩就出剑，是不是要拼命?几个人急忙都去摸剑，剑还没摸到，那边丕郑的剑已经到了脖子，一道血光，丕郑倒在地上。

大家都惊呆了，愣了半天，谁也没见过自杀这么爽快的人。

这么说吧，丕郑那一下子，把哥几个都给雷倒了。

“老丕，痛快。”惠公忍不住赞叹起来。

惠公一赞叹，那哥几个还真有点吃醋。一吃醋，就要起坏心眼。

“主公，丕郑虽然死了，他儿子丕豹的才干不比他差，斩草除根啊，否则后患无穷。”这是吕省的坏主意。

可惜的是，吕省的坏主意早已经被丕郑料到。

丕豹跑了，跑去了秦国。

杀了里克，杀了丕郑。现在，轮到了七舆大夫。

其实，惠公在杀掉里克之后就想把七舆大夫一网打尽，可是冀芮劝住了他。冀芮良心发现?不是。

“主公，暂时留下七舆大夫，里克死了，他们没什么威胁了。但是，杀了他们，丕郑一定不会回来了。”冀芮的心思在这里，七舆大夫成了诱饵，引诱丕郑这条大鱼回来的饵。

大鱼被杀了，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共赐，共华的哥哥。共赐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丕郑被害的消息，他知道，下一步就该轮到自己的弟弟。于是，共赐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弟弟家中。

“兄弟，丕郑被害了，下一个一定是你，快逃吧。”

共赐气喘吁吁来到，让弟弟逃命。

“我不走，丕大夫入朝，是我告诉他不会有事的，等于是我害了他。害了他，而我逃命了，这样的事情我不做。你走吧，我在家里等死。”共华竟然不走。

不一会，惠公派人来召共华。共华来到朝廷，看见七舆大夫已经凑齐。

后面的事情不必再说，七舆大夫全部被害。

想当年，贾华曾经放惠公一条生路，如今反而被惠公所害。

有的人，该杀的时候不能手软。你不杀他，他总有一天会来杀你。

日期：2008-12-26　11:16:15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0

——泛舟之役

秦国瞎忙活半天，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跟晋国像仇人一样，从那以后再也不往来。惠公也很高兴秦国不来，给河西五城的事情基本上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世上的事情就这么怪，你两个不往来了，一定要找点什么事情让你们继续往来。

惠公三年（前648年），晋国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在晋惠公的英明领导下，晋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抗旱救灾工作，可是没有取得胜利，由此也证明晋惠公的领导并不英明。由于晋国连年的收成都不是太好，而惠公一帮人也完全没有备战备荒的意识。第二年春天，没吃的了，怎么办？

“借吧。”冀芮说。

“跟谁借？”惠公问，周边国家的关系都不太好，到这时候，跟谁借？

“秦国啊。”冀芮的脸皮真的够厚，连惠公都觉得脸上有点发红，忍不住说：“咱们忽悠了人家，人家会借给咱们吗？”

“怎么不会？按理说是不会，可是秦国就是一群土豹子，实心眼，忽悠一次，还能忽悠他们第二次。反正忽悠过一次了，现在不忽悠白不忽悠。再说了，如果他们不借，我们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给他们河西五城了？”冀芮整个就是个大忽悠，认准了秦国人比较实在。

“那行吧，那麻烦师傅走一趟吧。”惠公说，历来的习惯都是谁提建议派谁去，所以这个活直接就派给冀芮了。

冀芮一听，笑了。

“主公啊，你这是叫我送死去啊。你想想，秦侯最恨的人就是我了，我要去了，非我把剁了不可。这样吧，派虢射去，秦侯不认识他，最多给赶回来，不会要命。”冀芮算得挺清楚，这类冒险的事情推给了

虢射。

于是，晋惠公派虢射前往秦国借粮。虢射那是一万个不愿意去，硬着头皮，领了出差费和礼物，很不情愿地上路了。

虢射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送上了礼物，之后提交了“借粮申请书”。

秦穆公一看，狗日的晋惠公从前欠的债还没还，现在又来借粮？想要不给，又觉得不够人道主义；想要给，又有点不甘心。于是，把百里奚、公子縶、公孙枝和丕豹给叫来商量，丕豹这个时候也是秦国的大夫。

穆公把情况大致介绍了一遍，然后征求几位大夫的意见。

“我觉得应该借。以往的事情，是夷吾这狗日的不对，以至于晋国遭到这样的报应，老百姓们都恨他。但是，如果我们不借粮，晋国的老百姓反而会恨我们见死不救。如果借了呢，晋国老百姓会感激我们，今

后晋国国君若是与我们做对，连晋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公孙枝第一个发言，认为该借。

“我反对，夷吾这狗日的就是个白眼狼，对他怎么好，他都会咬你。借粮给他们，到时候反而增加怨恨。”公子縶不同意，他恨死了晋惠公。

“我认为该借。天灾人祸，哪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扶助友邻，发扬人道主义，这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无条件去做的。”百里奚认为该借，他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

“借，借他妈个头。主公，晋侯无道，我建议趁他们灾荒，发兵讨伐无道。”不用猜，这个发言的是丕豹，杀父之仇啊。

每个人发言完毕，穆公想了片刻，进行总结性发言。

“唉，要说晋侯这王八蛋呢，饿死他也不冤枉。可是，他是饿不着的，受苦的是晋国老百姓。百里大

夫说得对啊，人道主义啊。”穆公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决定借粮。

秦国发船，满载着粮食，顺黄河运往晋国，这次借粮行动史称“泛舟之役”。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1

——再次背信弃义

什么叫做天道循环？

当年，晋国大丰收。但是，秦国闹旱灾了。结果，秦国人民的抗旱救灾斗争也没有取得胜利，换句话说，秦国人的吃粮问题发生了困难。

按理说，就算秦国没有发生旱灾，晋国也应该还粮食了；或者说，如果秦国不是上一年支援了晋国，

人家的粮食也能熬过去。

秦穆公派公孙枝到晋国去借粮。

“好啊，按去年的数，给秦国运过去，也算是咱们的泛舟之役。”晋献公看了秦国的借粮申请，没犹豫。

冀芮没有说话，显然他有想法。他没说话，虢射说话了。

“主公啊，不能给啊。你想，咱们欠了他们五座城，还欠了粮食，只还粮食，那不是还欠着城吗？他们不是还要怨恨我们吗？与其如此，何必还给他们粮食呢？”虢射基本上全盘照搬了冀芮的思维方式，一番话出来，听得冀芮直笑。

旁边公孙枝听见虢射这么说话，气得几乎跳起来，当时强压住火，指着虢射的鼻子说：“虢大夫，你难道忘了去年在秦国的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了吗？你说这样的话，不怕天打雷劈？”

晋国大夫庆郑也看不下去，对晋惠公说：“主公，欠了人家地，又欠人家粮，说什么也该还粮啊。否则，天理难容啊。”

晋惠公没有理他，而是看看冀芮，冀芮笑笑，没有说话。不过，晋惠公已经知道答案了。

“公孙枝，你走吧，我们没有粮食给你们。”晋惠公这样决策。

公孙枝气得发晕，一路上大骂回国。

晋惠公和他的领导团队，一个字：绝。

日期：2008-12-26　16:01:11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2

第五十八章 秦晋成仇

马拉戈巴兹。

为什么要用这句骂人的话开始？

因为这是秦穆公的第一反应，向来斯文自诩的秦穆公终于忍不住了。何止秦穆公，所有秦国人民都忍不住要骂人了。何止秦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恐怕都要骂出来了。

“狗日的夷吾、狗日的冀芮、狗日的虢射、狗日的晋国人，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全国紧急动员，我要讨伐晋国。”秦穆公气得吐血，他知道世界上有无耻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无耻的。他有吃苍蝇的感觉，而且是绿豆苍蝇，而且苍蝇的脚上还有蛆。

他要出这口气，要出这口恶气。

秦国的大夫们跃跃欲试，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他们要跟晋国人拼了。

“不可莽撞。”百里奚说话了，大家都激动，但是百里奚明白，可以激动，但是千万不能冲动。

“你不愤怒？”公子縶问，他气得双手发抖。

“我愤怒，但是，我们正在闹饥荒，此时出兵，

军心不稳，后援不继，必然不是晋国的对手。我想，晋国正希望我们出兵呢，不能上他们的当。君子报仇，不要急在一时，这笔帐我们记下，到时候一起讨还。”百里奚说的有理有据，大家虽然气愤，还是觉得他说得不错。

秦穆公点点头，现在他冷静了很多，他觉得百里奚是对的。

“唉，晋国啊，我夫人那么贤惠，公孙枝这么正直，怎么夷吾这帮人就这么无耻呢？唉，人和人的境界咋就这么大差距呢？”秦穆公叹一口气，刚才骂了晋国人，如今说几句好话，好让夫人和公孙枝有面子些。

秦穆公真是一个好人。

——讨伐晋国

一年的时间，秦国东拆西借，节衣缩食，终于熬过去了。

老天爷开眼，第二年秦国丰收了。

过完冬，秦穆公请大家守岁，好吃好喝。夜半钟声敲响，春天到了。

“春天来了，我有一个心愿，一个埋藏了一年的心愿，各位猜一猜是什么？”秦穆公站起来，对公卿大夫们说。

沉默，没有人说话。不是没有人知道，是大家都在运气。

秦穆公感到奇怪，他扫视众人，等待有人说出答案。

这个时候，公子縶也站了起来。

“大家说，主公的心愿是什么？”公子縶高声问道。

“讨伐晋国，讨伐晋国。”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激昂高亢，直刺云霄，在雍城的夜空久久回荡。

所有人，憋了一年的气，在这一刻迸发出来。

“是男人，就要讨伐晋国。”秦穆公说道，他的

眼里，几乎迸出血来。

讨伐晋国。

谁说春秋无义战？

晋惠公六年（前645年）春天，秦军起战车四百乘，讨伐晋国。所有公卿大夫都要求上战场，就连老迈的百里奚和蹇叔也奋勇请战。

秦穆公亲自领军，以百里奚为中军参谋，大将白乙丙、西乞术为先锋，公孙枝和公子縶分领左右两军，祭拜了祖庙，然后浩浩荡荡，杀奔晋国。国内只留下蹇叔主内，孟明视巡边，辅佐太子罂守国。

秦军上下，可以说是恨晋国入骨，不用动员，一个个就十分卖命。而晋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君对不住秦国，在内心都存有愧疚。因此，秦军进入晋国，三战全胜，颇有些当年周武王伐商的意思。

秦军摧枯拉朽，长驱直入，以闪电战的态势直达

韩原（今陕西韩城）。

日期：2008-12-26　17:27:2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3

——晋军迎战

晋惠公万万没有想到，老好人秦穆公竟然来真的了。

紧急会议，晋国召开紧急会议。

“秦国鬼子侵略我国，深入我国境内，怎么办？”晋惠公问。

庆郑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要发言。丕郑死了，现在又有一个庆郑。晋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们似乎从来不缺乏能人，随时随地都有人才。

“吾深其怨，能浅其寇乎？非郑之所知也，君其讯射也。（《国语》）”庆郑这样说，啥意思？我们得罪

人家得罪得很深，怎么能让人家不深入我国境内呢？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问老虢吧。

庆郑的话是明显是气话，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说这些干什么？

虢射在一旁听了，不高兴了。

“哎，老庆，你这怎么说话？我当初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再说了，秦军来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还有什么选择，打呀，怕他们个头啊。”虢射倒挺硬，主张迎战。

这两个吵架，晋惠公没理他们，他问冀芮：“师傅，您看呢？”

“俗话说：蜂刺入怀，解衣去赶，既然来了，当然是打回去。”冀芮也主张打。

惠公一看，大家主张打，那就打。

“师傅，那好，您亲自领军吧。”惠公把任务拍

给了冀芮，原以为师傅能挺高兴，谁知道师傅当时就叫了起来：“主公，我老胳膊老腿的，哪会打仗啊？别，还是你亲自出马，我在这里守家吧。”

惠公有点不高兴了，看在师傅的面上，没说什么。没办法，师傅不肯去，只能自己去了。

可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元帅，元帅在哪里？大将，大将在哪里？

晋国最能打仗的就是里克，可是，里克被杀了；晋国最著名的战将就是贾华那一拨七舆大夫，可是七舆大夫也给杀完了。现在该用人了，才发现能用的人都给杀完了。

“芮也，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国语》）”晋献公后悔极了，这个时候他抱怨冀芮当年撺唆他杀里克和七舆大夫了。

冀芮没有说话，在心里，他突然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惠公的抱怨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开始？

晋国大军终于还是组成了。

晋惠公亲自领军，中军大将为大夫韩简。韩简的封邑就是韩原，眼下等于秦军侵略到了他的地盘，所以他是红了眼的。想想看，当年张学良有多么想打回东北，韩简就有多么想打回韩原。整个晋国公卿大夫中，或许只有韩简是真的有必胜决心的。

出军之前，晋惠公以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谁来出任御者，结果很不巧或者说很巧，最适合人选竟然是庆郑。

“切，这个衰人。”惠公叹一口气，他不喜欢庆郑，因为庆郑太直，说话不给面子。惠公决定不让他当司机，选择了郤步扬当司机。

司机确定了，又占卜决定戎右，最佳答案一出来。晋惠公又叹了口气：“切，怎么又是这个衰人？”

就这么巧，最佳人选还是庆郑。

“老子偏偏不用他。”晋惠公也是赌口气，偏偏要用家仆徒作戎右。

庆郑听说了，笑得喷饭。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4

——庆郑的忠告

晋国大军也是浩浩荡荡，离开绛城，前往韩原迎击秦军。

晋惠公这是第一次领军出征，心中忐忑不安，也不知道是祸是福。大军刚出城门，庆郑的车就跟上来了。

“主公，等等等等，有问题。”庆郑叫住晋惠公，好像有什么紧急事情。

“什么事？”晋惠公有点不耐烦。

“主公，你要换马。”

“为什么？”晋惠公更不高兴了，心说不让你给最高领导人当司机，你不高兴了？要出什么妖蛾子？

“你这马是郑国的马，不是晋国的马。历来打仗都要用本国的马，一来熟悉地形，二来适合本地的地势条件。现在你用郑国这种破马，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就会愤怒暴跳，呼吸急促，血管膨胀，表面强大，内心虚弱。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都来不及了。”庆郑说，虽然用词有些夸张，但是确实有理。

晋惠公的马确实不是晋国的马，而是郑国送来的郑国马，这种马非常著名，称为小驷。小驷的特点是身材矮小，步伐平稳，跑不快，但是坐在车上很舒服。这么说吧，典型的后宫马，平时走马看花，这样的马最合适。基本上，这种马跟驴比较接近。

这要是别人提出来的，晋惠公说不定也就听了。可是偏偏是庆郑说的，惠公偏偏就不听。

“老庆，看好自己的马就行了，这马你看不惯，我用惯了，舒服，你知道什么是舒服吗？”晋惠公话里带着讽刺，一点面子也不给庆郑。

费老大劲赶上来提合理化建议，谁知道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庆郑灰溜溜走了。

“狗日的，让你舒服，等打起仗来你就知道什么叫舒服了。”庆郑心里骂道。

——秦晋大战

韩原，龙门山下。

秦国大军，战车四百乘；晋国大军，战车六百乘。

按着兵家的常识，敌军远来，利于速战。晋国军队最好的战略是防守，等到敌军无粮撤退，再尾随追击。可是，惠公哪里懂这些？于是，两家摆好阵势开战。

晋军多，秦军少，晋军的战略依然应当是严守阵

脚，等待对方的士气下降，然后利用人数的优势发动进攻。而秦军人少士气高，利于混战速战。可是，晋惠公不懂，手下几个亲信也不懂。

两军对圆，秦军一个个都红了眼，想起去年一年吃糠咽菜，就恨得晋国牙根发痒。按着程序，原本应当双方国君在阵前斗斗嘴，然后开始动手。这次好，连骂战都省了，秦军直接就开始冲锋了。

晋军本来就士气低落，看见秦军冲锋，一个个都有些害怕。这个时候，强弓硬努守住阵脚的话，还有得打，偏偏晋惠公也下令冲锋。

这个仗没法打，真是没法打。两军稍一接触，晋军就开始溃败。于是，一场混战。龙门山下几十里的战场，到处都是秦晋两国的军队。

屠岸夷仗着自己力大无穷，倒撞过去，迎面遇上秦国大将白乙丙，两人交手，竟然棋逢对手。于是，从车上打到车下，最后扭打在一起。拼到筋疲力尽，

双双摔进一个大坑中，在那里倒气。

惠公亲自冲锋，还射了两箭，射完之后发现事情有点不妙，怎么办？逃命吧。

“快跑快跑。”惠公急了，前面驾车的司机郤步扬听到惠公要逃，急忙调战车头。车头刚转过来，迎面杀来秦国大将公孙枝，郤司机当时就慌了手脚，把那四匹郑国小驷直接给赶坑里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寸，这坑里竟然还有水，是一泥坑。两个多月没下雨，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个泥坑，被惠公赶上了。

郤司机一看，直接给郑国小驷上鞭子了。可是没用啊，郑国小驷就那么点力气，折腾几下，越陷越深，索性打死都不动了。郤司机没辙了，他知道，这要是晋国的马，一蹿就上去了。

公孙枝一看，差一点笑出来。当下也不客气，跳下车来，直接赶过来捉人。晋惠公也没办法，也只能下车，郤步扬和家仆徒两人下车，双战公孙枝，竟然还是招架不住。

四周，秦军看见晋惠公掉坑里了，纷纷杀过来。

正在危险关头，救星来了，谁？庆郑。

庆郑听说晋惠公被困，急忙来救，奋勇杀了进来。可是杀到近前，庆郑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看见郑国小驷在坑里，磨磨蹭蹭上不来。再看郤步扬和家仆徒哥俩，两个人不是公孙枝一个人的对手。

“狗日的晋侯，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这样？郤步扬和家仆徒这两个白菜，什么时候会打仗了？”庆郑暗想，看到这个场面，倒觉得很解气很过瘾，反而不想救晋惠公了。

“老庆，载我载我，载我。”晋惠公在坑里大声喊叫，看那样子很可怜。

“救，还是不救？”那一刻，庆郑的脑子里闪过许多个画面。

如果救他，自己的车就要给他，自己就完蛋；如果不救他，他肯定被秦国人活捉了。

如果救他，他今后会怎样对自己？这个时候，庆郑想起了里克，想起了贾华，也想起了惠公抱怨冀芮的场景。

“去他妈的，去死吧。”庆郑最终这样决定。

“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国语》)”庆郑大声拒绝了,啥意思？你忘恩负义，又废了吉卜，不用我做车右，为什么又想搭我的车？我庆郑的战车不值得委屈你来避难！

庆郑说完话，又杀出重围。身后，听到晋惠公凄惨的“救命啊”的声音。

日期：2008-12-29　11:10:38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5

——晋惠公被捉

秦穆公身先士卒，一路追杀。可是，他的运气不好。

晋军虽然溃败，但是，韩简和他的近卫部队并没有溃散，相反，他们在找着秦军厮杀。可巧，遇上了秦穆公。

秦穆公的车右是大将西乞术，算得上是秦国排名前三的勇士，可是，跟韩简相比，他还差一个档次。几十个回合，西乞术被韩简一戟捅下车来。

晋军一拥而上，要活捉秦穆公。秦穆公身边卫士拼命抵挡，眼看抵挡不住。

“老天啊，你真是瞎了眼啊，怎么我反而要成俘虏了？”秦穆公欲哭无泪。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附近山坡上喊声大起，只见一群野人手持大棍、铁杈等等杀奔而来。什么是

野人？不是今天所说的那种什么都不穿、人话也不会说的野人。那时候的野人，就是没有正当职业，没有正当土地，也没有人管的人，今天叫做自由职业者。

几百号野人杀来，大家都愣了，他们究竟是谁的朋友？谁的敌人？在这一刻，双方都希望这些人是自己的队伍，尽管放在平时，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朋友。

野人们的大棍究竟砸向了谁？晋军。

现在，秦军再加上野人，晋军在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但是，野人的战斗力是有限的，而且，秦穆公依然在晋军的包围之中。换句话说，野人的到来，仅仅是缓解了秦穆公的压力，危险依然存在。

韩简咬咬牙，挥舞长戟向秦穆公公杀去，没有人能抵挡他。

就在这个时候，秦穆公的救星来了。谁？庆郑。

“韩简，快去救主公，主公要被活捉了。”庆郑

大声喊道，韩简一听，赶紧率领手下去就晋惠公。

秦穆公终于松了一口气。

韩简跟着庆郑赶到的时候，只看见晋惠公已经被五花大绑，押上了秦国的车，郤步扬、家仆徒也都被活捉。

“老庆，你看，都是你，刚才不是你喊，我们就捉了秦侯了，到时候还能把主公换回来，这下可好，两头落空。”韩简埋怨庆郑。

庆郑没说话，心说：“这是老天开眼，活该啊。”

仗打到这里，已经没什么打头了。两边各自收兵，不同的是，秦军高唱得胜歌，晋军灰头土脸，垂头丧气。

自从晋国建国以来，这是输得最惨的一仗。

秦军收拾战场，西乞术虽然被刺落，好在受伤不重。白乙丙被找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被救回秦国，几个月后方才痊愈。而同样奄奄一息的屠岸夷被

当场砸死，算是成了烈士。

大胜之后，秦国军队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班师回朝。

那年头，秦国还很厚道，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灭了晋国。

那么，那些野人是怎么回事？什么来哩？为什么要帮秦穆公？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原来，年前秦穆公在岐山一带打猎。到晚上发现丢了几匹马，手下出去找，结果发现几百野人正在那里吃烧烤马肉。手下急忙回来汇报，建议立即派兵剿灭盗马的野人。

说起来，秦穆公真是心地仁慈，想了想，说：“算

了，人家一定也是饿得不行了，谁没有饿的时候？况且，就算杀了他们，马也救不活了。这样吧，我听说马肉是凉性的，光吃马肉不喝酒，那要伤身体的，派人给他们送些酒过去。”

就这样，野人们不仅有肉吃，而且有酒喝，这叫一感动。

“我们偷吃了最高领导人的马，不仅不收拾我们，还给我们送酒，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人道主义、大公无私、大义凛然、大方慷慨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野人们一边吃肉，一边喝酒，一边发誓要报恩。

这一次，听说秦军讨伐晋国，野人们一商量，扛着锄头就跟过来了，正好碰上秦穆公被围，算是报了一回恩。

“唉，看看人家野人，再看看晋侯。看来，有文化不等于就有良心啊。”秦穆公感慨，把晋惠公的四匹小马烧烤好了赏赐给野人们，当然，还有酒。

秦军撤军，晋国大夫们一看，跟着国君出来，现在国君被带到西面去了，兄弟们自己还有脸回国？算了，大家学习百里奚吧。

就这样，秦国大军在前，晋国大夫们一个个披头散发，手拄拐杖，背着帐篷，跟在后面。韩简、庆郑、虢射等等，全都跟着。

秦穆公听说晋国大夫们都跟上来了，挺感动，心说晋国大夫们还真行，很够意思，可是怎么就出了晋惠公这么个王八蛋呢？

“公孙枝，你去一趟吧，告诉他们别跟着了，就说我之所以把晋侯带到西面，不过是为了叙叙旧罢了，不会过分的。”秦穆公不忍心看着晋国那帮兄弟这么受罪，让公孙枝把他们劝回去。

公孙枝于是去看望那帮兄弟，把秦穆公的意思转达一遍，劝大家回去。大家一听，既然秦穆公发了话，大家何必还受这个罪呢？于是大家跪在地上对天发

誓：“上有苍天，下有大地，天地人都听到了秦侯的话，说话要算数啊。”

这样，大家回家了，等待秦国的消息。

日期：2008-12-29　16:10:27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6

——晋惠公的命运

晋国，国君被捉，现在是冀芮当权，暂时立太子圉为临时国君。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主公救回来，有条件要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救。”冀芮表面上这样说，内心里，恨不得惠公就死在秦国。

在这一点上，冀芮跟庆郑的想法倒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个晋国人就在祈祷秦国人宰了晋惠公。

秦国人会怎样处置晋惠公呢？

晋国人在思考的问题，也是秦国人在商量的事情。

“各位，我正义之师所向披靡，活捉了夷吾这个王八蛋。从我的角度说，直接把他下油锅了，不过，我们还是来商量一下怎样处置他。四个选择：第一，宰了他；第二，放逐到西边去放羊；第三，放他回国；第四，好好对待他，送他回去恢复他的君位。现在，开始抢答。”秦穆公召开庆功宴，庆功宴上，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抢答的是公子縶，所有人当中，最恨晋惠公的就是他，他始终在后悔自己当初接受了晋惠公的贿赂。所以，公子縶的答案可想而知：“我选择答案一，宰了他。让他去养羊太便宜他，放他回去更不行，他还会干坏事。”

第二个抢答的是公孙枝，作为晋国人，他毕竟还是不希望晋国国君太没面子，所以他选择了答案四。“主公，有道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晋国对不起我们，我们已经在韩原大胜他们，连他们的国君也捉来了。我觉得，这样就行了，已经给了他们教训了。我觉得，

该是我们表现大度的时候了，否则诸侯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不行，一定要宰了他，让重耳作晋国国君。”公子縶一定要出口恶气。

一时之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选什么答案的都有，不过多数人都选择答案一。

争论一番之后，最后还要最高领导来定调。

“我的看法，夷吾这狗日的简直就不是个人，杀了他都算便宜他。我打算，把他洗干净了，杀了祭祖。然后，扶立重耳为晋国国君，大家看怎么样？”秦穆公更狠，他选择的是答案五。

绝大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弃权。

“好。”秦穆公就要宣布最后答案，晋惠公眼看就要成粉蒸肉了。

就在这个时候，晋惠公的救星来了

日期：2008-12-29　16:12:2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7

第五十九章 土地改革

秦穆公这个人，属于从小就特向往中原文化的那么一文学青年。长大之后，就梦想着能娶一个根正苗红的中原老婆。可是，秦穆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出了一点偏差，他跟晋国结为了亲戚，却不知道晋国这个国家其实跟秦国一样属于二胰子中原文化，那也是一个杂交文化。

不管怎么样，秦穆公还是很自豪能够娶到穆姬这样的老婆，这意味着秦国的血统从此开始变得高贵起来。

基本上，老丈人是个糊涂虫，小舅子是个无赖。但是，在秦穆公的眼里，老婆永远是正确的。

而事实上，穆姬也确实是个很贤惠的人，她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还有母亲的学识。

从秦国和晋国交兵的那一天起，穆姬就在为双方加油。她就像住在陕西的山西球迷一样，当陕西队与山西队交手的时候，她的心情是复杂的。

到晋惠公被活捉之后，穆姬的心情就很不好，那毕竟是自己的兄弟，而晋国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我要救我的兄弟，否则，我也不活了。”穆姬这样决定，她断定了秦穆公会杀了晋惠公。

于是，穆姬令人在宫里堆上了一堆柴火，然后让人去告诉秦穆公：“你要是杀我兄弟，我就自焚。不仅我自焚，还要带着我的孩子自焚。”

穆姬的孩子是谁？一共是四个孩子，其中有太子罃。

——秦穆公怕老婆

“玩自焚？”秦穆公的第一反应是开玩笑，可是看看使者的样子，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

秦穆公有点傻眼，放过晋惠公吧，不甘心；宰了他吧，自己的老婆要自焚。为了一个不要脸的晋惠公，就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幸福，值吗？晋惠公不过是一颗老鼠屎，老婆那才是一锅鸡蛋汤啊，为了一粒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合算吗？

所有的道理，秦穆公在一瞬间都想明白了。其实，所有的道理都无所谓，最重要的，秦穆公爱自己的老婆，而且，还有点怕自己的老婆。因为，怕老婆往往是因为爱老婆。

可是，这么多人面前，总要给自己找个台阶啊。

“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其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史记》）”秦穆公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说什么？这样说：本来抓回来晋惠公，是为了出口气，可是如今闹到我要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值吗？再说了，我听说当年

唐叔虞刚刚封在晋国的时候，萁子说‘他的后代一定很强大’，萁子都这样说，我们能把晋国怎么样呢？

秦穆公的话说出来，大家没话说了。其实人人都知道秦穆公怕老婆，老婆都给结论了，秦穆公要做的无非就是寻找论据。刚才那番话，就是论据了。

基本上，不杀晋惠公已经是定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标准答案只有两个：放回去或者送回去。

别人不说话了，公孙枝就要说话了，因为他是唯一答对的人。

“主公，既然不杀晋侯，那就干脆好人做到底，友谊地久天长吧。放他也是放，送他回去也是放，不如送他回去。不过，这次不能这么轻松就饶了他。首先，把欠我们的地盘给我们，第二，让他把儿子送过来当人质。”公孙枝出了这么个主意。

“好主意。”所有人都说好，确实是好。人情也作了，实惠也有了，最高领导的老婆也可以满意了。

对这个方案，秦穆公很满意，他把晋惠公安置在灵台，等待处置。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8

——郤乞的担忧

晋惠公被带到了灵台，怕得要死，几次求见秦穆公，都被拒绝。这个时候晋惠公才知道后悔，天天发誓：如果老秦放了我，我一定把该给人家的给人家，决不赖账。

也许是发誓有用，没几天，就听说秦穆公准备把自己送回去，继续发展秦国和晋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兄弟们，我们就快回家了。哼，等我回去，先杀了庆郑。”晋惠公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恩可以不报，有仇必须要报。这不，想到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报仇。

几个一块被俘的兄弟都很高兴，至少可以回家了，不用去西面放羊了。可是高兴完之后，郤乞有点担心，担心什么？

“主公啊，我看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郤乞说，晋惠公瞪他一眼，有些不高兴了，心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晦气？

“为什么？”晋惠公压着火，问。

“你想啊，过去这么多年你得罪了多少人？别说庆郑不欢迎你回去，我看冀芮也未必欢迎你，更别说别人了。基本上，就算秦侯送你回去，我担心晋国的大夫们也未必肯接受你。”郤乞说话够直，虽然不好听，但句句是实话。

晋惠公本来不高兴，听了郤乞的话，禁不住倒吸

一口凉气。不高兴是不高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别说没什么人欢迎自己，就是自己的儿子太子圉，那看上去就是个白眼狼，说不准他就会跟冀芮这帮人合起来把老爹害了呢。

“那，那怎么办？”晋惠公顾不上生气了，连忙请教。

“我也不知道。”郤乞只有问题，没有答案，他转头问郤步扬和家仆徒：“你俩有什么想法？”

那两个也都摇头。现在，晋惠公急了。

“你们快想办法啊，谁想出办法来，我赏给良田十万。”晋惠公开始利诱。

“我们是真没有办法啊。”那三个人一起说，原本还想想想办法，现在听说有奖赏，谁也不想办法了。为什么？因为有里克和皮郑的先例了。

见大家都不想办法，晋惠公哭了。

“呜呜呜呜，想不到，我竟然有家难回啊。算了算了，也别让秦侯放我了，就让他杀了我吧，或者让我去西面放羊吧，呜呜呜呜。”晋惠公一边哭，一边说，倒真让人听着有点伤心。

这哥几个一听，心说你要真死在秦国了，我们不也回不了家？算了算了，大家都在一条破船上，没办法也要想办法了。

想了半天，还是郤乞想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样吧，我找个借口先回去，找吕省想办法。”郤乞的办法就是找人想办法。为什么找吕省？因为现在只有吕省是靠得住的了。

基本上，也就只有这么个办法了。

第二天，晋惠公向灵台看守所提出请求，说是郤乞的老婆预产期到了，这几天临盆，希望能够本着人道主义立场，放郤乞回晋国。

“等他老婆生产之后，一定自觉回来。”晋惠公强调。

看守所很快将晋惠公的请求报到了秦穆公那里，秦穆公当时就同意了。

“老婆生孩子，男人当然应该在身边。快回去，派辆车送他。”秦穆公下令，多好的人哪。他没有想到的是，郤乞的老婆早就死了。

日期：2008-12-30　11:42:5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79

——吕省的策略

郤乞悄悄地回到了晋国，他没有回家，直接来到了吕省的家。

“你怎么回来了？”吕省吃了一惊，郤乞回来了，惠公是不是也回来了？

“找个清静地方，我有重要事情要说。”郤乞加

了小心，不想让知道自己回来的人太多了，弄不好自己被人杀了也未可知。

吕省急忙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两个人这才开始说话。

郤乞把秦穆公准备放人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又把自己的顾虑说了一遍，最后说：“算来算去，主公觉得老吕您才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办法又多，因此派我回来请教你。”

吕省一听，挺高兴，没想到自己在惠公心目中的地位比冀芮还高了。士为知己者死啊，既然这样，可要好好想办法。

想了半天，吕省一拍大腿：“有了。”

别说，吕省真是个人才。

吕省派人去召集国人，都到朝廷前面的广场，听一听从秦国回来的郤乞介绍惠公的情况。全国人民都

想知道啊，于是从大夫到士农工商，呼啦啦去了几万人。大伙心想：看看狗日的过得怎么样，如果他要回来的话，直接把朝廷给烧了。

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郤乞站在一个高地，大声说话了：“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今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说到这里，下面开始起哄，这不都是废话吗？

“别说套话了，直接进正题吧，大家都忙着呢。”吕省急忙在一旁提醒，郤乞点点头。

“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郤乞高声说道，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惠公让我回来告诉大家，说是秦穆公决定把惠公送回来，可是惠公觉得自己给晋国丢人了，没脸回来了，希望大家另外找个合适的人，取代公子圉担任晋国国君。

大伙一听，哇噻，高风亮节啊。想不到，一向不

要脸的晋惠公现在这么有骨气，这么有傲气，这么知耻了。原本大伙准备开骂并且扔臭鸡蛋的，现在都不忍心了。

紧接着，郤乞有胡编乱造一些晋惠公在秦国如何威武不能屈、宁死不低头的事迹，说得大家禁不住对惠公另眼相待。

一通忽悠，全国人民被感动了。有史以来，全国人民都是很容易忽悠的，都是很容易感动的。

可是，仅仅有感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冲动。而仅仅是感人事迹，显然不足以让大家冲动。所以，忽悠之后，还需要实实在在的利好出台。

“主公深深地感到对不起自己的人民，他为此感到内疚和惭愧，决定在自己去西面放马之前为自己的人民做一点什么。因此，在我回来之前，主公特地授权我把土地分给大家，具体细则如下：……”郤乞大声宣布着，其实，这不是惠公的决定，而是吕省的主意。

广场沸腾了，整个晋国沸腾了。

土地啊，还有什么比土地更为重要的？

土改了，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土改运动。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周朝的土地制度。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0

——周朝土地制度

根据考证，周朝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但是，此说长期有争议。

之所以叫做井田制，是因为那是将农田按南北向和东西向划分成井字形，因此称为井田。井田又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直接属于天子或者诸侯，实际上相当部分公田是分给公卿大夫做采邑，而私田分给平民耕种。一般来说，公田是好田，私田则差一些。公田

由奴隶和农民共同耕种，农民需要首先集体耕种好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公田的收成中一部分上交国家，其余归采邑拥有者。而私田只需要上缴象征性的税，其余归自己。

不论公田还是私田，都是国家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国家不仅可以随时收回，也会采取轮换制度，以体现公平原则。说起来，这似乎很像我们的人民公社。公田就是人民公社的田，私田就是自留地。

而所谓的野人，就是没有公田也没有私田，而是自己在野外开荒的人。开荒在那时属于违法，但是多半不会去管。

到春秋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实际上土地开发和交易的需求增加，因此私有化和开荒合法化的要求日益高涨。

现在，我们来看看郤乞给大家的好处。《左传》记载：晋于是乎作辕田。

对于这句话的解释，自古以来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也说不清楚。但是一点，这肯定是给大家实惠了，而且是在土地上的实惠。

一种说法是将地块重新切割，以便于“辕”的使用，也就是说便于牛耕。但是，这样的说法很受质疑，理由很简单，这对于大家来说并非实质性利好。何况，晋国是否采取井田制至今也未有定论。

实际上，对于人们来说，真正的利好应当是私有化或者开荒合法化。但是，至今人们的公论是，土地私有化始于一百年之后的鲁国“初税亩”。

那么，究竟“作辕田”是个什么样的天大利好，能够让人们把对晋惠公的怨恨化为感恩呢？根据笔者的推测，辕田与井田应当是并列的两个概念，作辕田解作将开荒合法化更合理些。也就是说，新开荒地可以不用按照井田的划分方式，而是谁开发谁划分，土地使用权归于谁。

这样的好处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大利好，所以大家都感激。

趁着大家都激动的时候，吕省召集公卿大夫们开会了。

“我们国君因败亡在外而愧疚，他并不为自己忧愁，而是为群臣担忧，这不是伟大的品德吗？这么好的国君，我们难道不爱戴吗？可是，这么好的国君还被关在国外，我们难道就这么等待吗？”吕省的话很有煽动性，大家都还沉浸在激动之中。

“我们做些什么才可以让国君回来呢？”大家说，激动啊，没人想到这些都是吕省在忽悠大家。

“韩原会战失败，晋国的武器装备都完了。如果我们增收赋税，修治武器，用来辅佐太子，并作为国君的后援，让四方邻国听到后，知道我们失去国君又有了新的国君，群臣和睦，武器更多，友好的国家就会支持我们，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吕省接着忽悠。

“好，好。”大家响应。

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晋国就改革兵制，建置州兵来扩充军力。什么是州兵？历来也是说法不一。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这一定是扩充晋国军力，大致是除了原先的上下两军之外，地方武装正式纳入正规军建制，相当于武警部队配备了解放军的装备，随时准备上战场。

冀芮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出场？据说病了。当然，谁都知道是装病。

日期：2008-12-31　10:37:46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1

从九月初晋惠公被捉，到十月底晋国作辕田作州兵，将近两个月时间，吕省为惠公做好了铺垫，晋国老百姓很欢迎惠公回去，而且，晋国的军力大大恢复。

这个时候，吕省有底气了，他决定去秦国把惠公

给迎请回来。

“老郤，你老婆生完孩子了，也该回秦国销假了。”吕省跟郤乞开个玩笑，于是哥两个高高兴兴，前往秦国迎惠公回来。

到了秦国，郤乞主动去销假，说是老婆生了，还生的双胞胎，多谢秦侯关照。秦穆公知道了，还挺高兴，觉得郤乞说话算数。

吕省直接去找秦穆公，就迎请惠公回国一事进行磋商。还好，秦穆公讨厌的是冀芮和虢射，对吕省倒没有什么坏印象。

两人见过礼之后，秦穆公就问：“晋国现在的人心怎么样？晋国人民团结吗？”

秦穆公这人实在，他觉得晋国没有国君，一定处于动乱之中。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回答“真是很乱”，那就不及格。秦穆公有可能想：既然这么乱，干脆灭了你们算了；如果回答“一点不乱，大家团结在太子圉的周

围”，那也不过仅仅及格。秦穆公可能会说：既然你们没有惠公更好，干脆别放他回去了。

那么，怎样回答是最好的答案呢？

且来看看春秋的智慧。

“不团结。”吕省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秦穆公问，他觉得很好奇，弄不懂吕省究竟是太直爽还是太缺心眼。

“那些小人不考虑国君的罪过，只悼念在韩原之战中死去的父兄子弟，他们不怕征税修武来拥立子圉为新君，说：‘一定要报秦之仇，我们宁可事奉齐国和楚国，让齐国和楚国共同援助我们。’那些有见识的君子虽思念自己的国君，但也知道他的罪过，说：‘一定要事奉秦国，就是死也不能存二心。’所以彼此不和睦。等到大家统一认识后才来迎接国君，所以拖了很久。”吕省的话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放了惠公，晋国人民感激您；如果不放，晋国人民就联合楚国齐国来对付你。但是，表面上的话说得委婉动听，

还带着拍马屁。可以说，这一段话就是软硬兼施，胡萝卜的背后还带着大棒。

“你不来，我本来就要送回晋君。晋国的人怎样看待晋君的前途？”

“小人认为国君不能免难，君子则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

“小人只是怨恨秦国，不考虑自己国君的罪过，想跟从子圉一起报复秦国，所以这么认为。君子不是这样，他们说：我们国君当初能回国继承君位，是你的恩惠。你能接纳他，能俘虏他，也就能放了他。没有比这再宽厚的仁德了，没有比这再大的恩惠了。让他回国而不成全他，或者废黜而不起用他，使原来的仁德变为仇恨，你大概不会这样做吧？”

“是的。”

秦穆公于是改变对晋惠公的待遇，从软禁改为贵宾待遇，安排他搬进国宾馆，按照诸侯得礼遇对待，并且立即安排送晋惠公回国事宜。

从士蔿、荀息、丕郑，到冀芮、吕省、庆郑，晋国的人才真是层出不穷，不过，与后面将要出来的人物们相比，他们又逊色了许多。

——惠工回国

十一月，秦穆公派公孙枝带兵送晋惠公回国，路过河西五城，当场交割，算是今后想赖也赖不掉。拿到了河西五城，在地理上，秦国算是中原国家了。

惠公要回来了，冀芮很不高兴，但是还要装得很高兴，也不敢再装病了。好在，也不用担心什么。

可是，有一个人就麻烦了。这个人不仅得罪了晋惠公，而且他非常了解晋惠公是个什么人。这个人是谁？庆郑。

“兄弟，快逃命吧。”庆郑的朋友蛾皙劝他。

“我听说：‘军队溃败了，应该为之而死。主将被俘，也应为之而死。’这两样我没有做到，又加上误了别人救国君的机会，致使国君被俘，有这样三条大罪，还能逃到哪？我准备等待受刑，好让国君感到痛快；国君如果回不来，我将独自率兵讨伐秦国。不救回国君，便把命豁上。这就是我等待的原因。我若逃走而遂了私意，会使国君不高兴，这是背逆的行为。”出乎意料，庆郑竟然不肯逃走。

庆郑为什么不肯逃走？真的是认为自己应该死，还是在赌运气？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运气怎么样。

日期：2008-12-31　16:35:5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2

第六十章 庆郑之死

庆郑为什么不跑？他真的想死？没有人真的想死。如果要死，他早就可以死，而不用等到现在。

想想看，他的心里，晋惠公就是一个无耻之徒，对于这个无耻之徒，庆郑连救他都不肯，难道还心甘情愿被他杀死？显然说不通。

那么，我们只好说，庆郑是要赌一把，他要赌晋惠公不杀他。

按照庆郑的想法，如果自己在这里等死，而惠公又赦免了他，那么两个人都会得到一个好名声。既然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惠公为什么不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庆郑被吕省忽悠了，他以为惠公真的悔过自新了，真的宽宏大量了，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了。

跟惠公这样的人，永远不要跟他去赌运气。

——庆郑之死

晋惠公回到了晋国，来到绛城郊外的时候，他不走了。

“主公，怎么不走了？”

“马拉戈巴兹，不行，我要不杀了庆郑这个王八蛋，我就不进城。”晋惠公说，一路上，他什么也没有想，就想着回来之后要杀了庆郑。

大伙一听，合着惠公没有一点反省的意思，满脑子都是报复人啊。没办法，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顺着他了。

“主公啊，咱们还是进去吧，庆郑听说你回来，八成跑了。”有人劝惠公。

“不行，他肯定没跑。家仆徒，你先进城看看，庆郑没跑得话，把他给我叫来。”惠公死活不肯进城，

别说，他看人挺准，料定了庆郑不会跑。

公孙枝也没办法，只好在城外扎营，另一边，家仆徒进城去找庆郑，顺便告诉大家惠公回来了，快去城外迎接。

不一会，公卿大夫来了一大堆，一个个问寒问暖，好像挺怀念惠公。惠公心想：你们这帮兔崽子，你们就装吧。

大家正在那里虚情假意，家仆徒带着庆郑来了。大伙一看，都有点吃惊，吃惊庆郑为什么不跑。

“主公，你，吃了吗？”基本上，庆郑就这么问候了一下，大家都有点尴尬。

惠公的脸色很难看，他根本不理会庆郑的问候。

“你知道你有罪吗？啊，你还敢留在都城，你胆儿肥了？”惠公上来就这两句，杀气腾腾。

“我知道我有罪，三大罪状。第一，当初我劝主公报答秦国的恩德，可是没有说服主公；第二，劝主

公不要用郑国小驷，也没有能够让主公相信；第三，招呼韩简来救主公，却没有能够成功。三大罪状在身，所以我在这里等待就刑，以便让天下知道主公执法严明。”庆郑列出了自己的罪状，听得惠公哑口无言。这哪里是三大罪状，这分明是三大功劳啊。

换了别人，或许就该说“你说得对，我错了。”可是惠公是这样的人吗？

惠公没话说，不等于没有办法。转头一看，梁由靡在旁边呢，惠公说：“梁大夫，你替我说说，庆郑究竟有什么罪。”

惠公知道，梁由靡跟庆郑不对眼。果然，梁由靡早就憋着要发言呢。

“庆郑，你忽悠谁呢？啊。我说你有三大罪状，你看看对不对。第一，主公在坑里让你去救，你竟然拒绝；第二，我们哥几个正要捉住秦君，捉住之后就可以把主公给换回来了。好嘛，关键时刻你来一嗓子，表面看是让我们救主公去，实际上呢，放跑了秦君；

第三，主公被捉了，大家不死带伤，你看看你，毫发无损，好像旅游一趟。这三条罪状，够你死吗？” 梁由靡基本上也就是强词夺理，不过勉强也说得过去。

“嗯，你说说，你服吗？”惠公高兴了，对庆郑说。

“我直言劝谏，尽到了臣子的责任；主公要杀我，是主公的决定。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来吧。”庆郑嘴上不抱怨，心里挺后悔。

“砍了。”惠公才不管你抱不抱怨，就要下手。

看到惠公要杀庆郑，大家都有点心寒，蛾析第一个站出来为庆郑说好话：“人家庆郑主动认罪接受刑罚，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赦免他呢？叫他领军去报秦国的仇不是很好？”

惠公没说话，梁由靡抢先说了：“不行，我们用一个罪人去报仇，不是让人家笑话？再说了，我们与秦国已经讲和了，怎么能背信弃义呢？”

梁由靡说到这里，惠公插了一句：“是啊，诚信啊，我们要讲诚信啊。”

几乎所有人都想笑，诚信两个字从惠公的口里说出来，真的很有搞笑的效果。

忍住笑，家仆徒也为庆郑求情，他以为凭着这三个月来与惠公的荣辱与共，说不定可以给个面子：“主公，当臣子的甘愿受刑，当国君的不计较前嫌，这样的名声不是比杀了庆郑更好？不是双赢？”

“嘿，名声？名声是什么东西？双赢？不杀庆郑，我就输了，赢什么赢？啊。”惠公这个人，你跟他讲名声，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惠公训斥完了家仆徒，叫司马说：“喂，司马说，愣着干什么，砍了砍了，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

就这样，庆郑被杀害了。

庆郑临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愿赌服输，大概说的就是庆郑这样的人。可是，再怎么视死如归，还是赌输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3

——买一送一

杀了庆郑，惠公爽了，下令可以进城了。

可是，你爽了，有人不爽了。你想进城了，有人不想让你进城了。谁？公孙枝。

“哎，别介。咱们还是先在城外把事情办了吧，办完事我走了，你爱怎么进城怎么进城。”公孙枝说，什么事？人质的事。

按照原来的计划，公孙枝应该把惠公送回晋国都城，然后举行个什么仪式，最后把公子圉带回秦国做

人质。可是刚才看惠公杀庆郑，公孙枝就知道这孙子还是那副德行，根本没有任何悔改。如果让他进城去了，到时候晋国军队一集结，他肯定就不认账了。那时候别说把公子圉给带回去，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还不好说呢。

所以，公孙枝临时决定就在这里把事情办了，在晋国不作停留。

惠公一听，知道公孙枝起疑心了，心说我的算盘怎么被你看出来了？没办法，现在自己还在人家手里，不想装孙子也得装。好在，儿子一大把，送一个就送一个。

“喂，去个人把公子圉给我叫来。”惠公急着进城呢。

“不用叫了，外面候着呢。”有人回答，原来，公子圉早就来了，只因为这里人多，不好相见，因此在外面等着。

“进来进来，快点进来。”惠公下令。

不多时，公子圉进来了，同时进来的还有公子圉的妹妹妾。有人一定要问，怎么好好一个公主，取个名字叫妾？

原来，当初惠公在梁国的时候做了梁国的女婿，一胎生下一对双胞胎来。找算命的一算，说是男孩子今后当不了国君，女孩子只能给人当妾，惠公一听，既然算命的都这样说了，这两个贱种就取两个贱名吧，男孩子就取名圉，意思就是放马的，也算是个正当职业；女孩子就取名妾，就是小老婆，直接给定性了。

公子圉知道老爹回来了，只得去迎接，偏偏妾吵着闹着也要去，所以就这么一块来了。

“圉，既然你来了，也就别回去了，跟着你公孙叔叔去秦国当人质去吧。妾，你既然也来了，干脆跟你哥哥一块去吧，啊，伺候你姑姑去算了。”惠公一高兴，把女儿也送了，还对公孙枝说：“看见没有，我买一送一，放心了吧？”

摊上这么个爹，也够倒霉的。

你自己愿意多送，公孙枝自然照单全收。从此以后，公子圉在秦国做人质，妾在后宫当个侍女。

——师傅也害怕

庆郑杀了，儿子女儿也送走了，现在，惠公大大方方、高高兴兴回到了绛城，坐在朝廷的宝座上，心情还真是不错。

公卿大夫们都来了，这时候谁敢不来？冀芮也不装病了，或者说也要装着带病上朝了。

基本上，惠公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大致是说大家这段时间也辛苦了，过几天摆摆功劳，给大家发点什么过年的礼物之类。大家把这话都当放屁，反正是不指望有什么奖赏。

大会开完，大家回家，这边继续开小会。小会就是惠公那几个心腹，冀芮、吕省、梁由靡、虢射那几

个，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

常委会上，惠公重点表扬了吕省、虢射和梁由靡那几个，这么说吧，没表扬的就是冀芮一个人。冀芮看在眼里，知道事情有点不妙。

“师傅啊，这段时间您老人家辛苦了，不容易啊，辅佐公子圉就像辅佐我一样卖力。”惠公的话里带着话，摆明是说你想帮着公子圉取代我。

“啊，这个，啊，应该的，应该的。”冀芮有点发慌，他知道这个白眼狼什么都干得出来，别说自己只是个师傅，就是他亲爹，他也敢杀。

那几个也不是傻瓜，一看事情好像有点不妥，连忙把话头岔开。兔死狐悲啊，谁也不愿意看着冀芮被杀掉。

“啊，主公，有件事情我要汇报。”吕省说，一边说，一边想该汇报件什么事情。

“你说。”惠公对吕省很客气。

“啊，这个。”到这个时候，吕省想起来了。“主公蒙尘那段时间，公子重耳蠢蠢欲动啊，我看，要早点对付他。”

说到重耳，惠公倒真的认真起来。说起来，那是他哥哥，名声比他好，手下还有一帮能人，这可是最危险的潜在敌人。

“嗯，怎么对付他？”惠公问。

“我看，派人去杀了他。”冀芮答话了，这可是个表现机会，“我们可以派勃鞮去，他是武林第一高手，再纠集几个兄弟同去，神不知鬼不觉杀了重耳，咱们还可以不用背杀兄的恶名，主公你看怎么样？”

“好主意啊。”惠公高兴了，心说师傅总有好主意，看来轻易还是不要杀他。

当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冀芮。

冀芮回到家中，派人把勃鞮找来。

“你找几个高手，三天之内出发，前往北翟刺杀重耳。如果成功，金钱美女大大的。”冀芮给勃鞮分派任务，却忘了勃鞮要美女没什么用。

尽管要美女没用，勃鞮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自己找人去了。

勃鞮刚走，冀芮就叫来一个心腹手下。

“你赶紧出发，前往北翟找重耳，就说是狐突派你通风报信，说是勃鞮三天内要去行刺，赶紧逃命。”冀芮吩咐，手下收拾行囊，急忙忙走了。

为什么冀芮要给重耳通风报信？理由很简单。如果重耳被杀死了，惠公没有敌人了，他想杀谁就杀谁。可是，如果重耳不死，惠公就还需要这些人来帮他。

所以，放走重耳就等于保全自己。在这一点上，冀芮看得非常清楚。

日期：2009-1-4　10:51:1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4

——重耳的幸福生活

很久不说重耳了，重耳这段时间在干什么？

总的说来，重耳的生活是幸福的。

那一天重耳从蒲逃命到北翟，老婆孩子都没顾上，因为老婆孩子恰好那天回姥姥家了。随行的就是狐偃那几个人，第二天，狐射姑才押着行李过来。之后，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个兄弟，胥臣、介之推、颠吉等等都跟着来了。

还好，北翟国主翟君是重耳的表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热情招待，给房给地给车。

呆时间不长，翟君很喜欢跟这帮弟兄们一起吃喝

玩乐。这天喝多了，翟君说：“我听说咎如国君的两个女儿很性感，抓来给公子做老婆怎么样？”

“好啊好啊。”大家都很高兴，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北翟出军，为重耳抢老婆。

“老弟，抢老婆这样的事情，我借兵给你们，但是还是要你们自己去抢啊。”翟君说了，这是规矩。

“那当然。”狐偃本来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当时把指挥权给了先轸，他知道，说起打仗，没人比先轸厉害。

果然，先轸领着翟兵，三下五除二打败了咎如，别的也不要，就把两个女儿给抢回来了。

两个女儿，大的叫叔隗，小的叫季隗，果然都很漂亮。

“哪，师傅还没老婆呢，我怎么能独享呢？”重耳这人就是这点好，好东西不会独占，当时把姐姐给

了赵衰，自己娶了妹妹。

其他的兄弟，也都陆陆续续娶了翟国的老婆，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小康日子一过就是十二年，大家的意思好像就这么过下去了，感觉做个旅翟晋侨也挺好。

其实，如果晋惠公不派人来刺杀重耳，说不定重耳就真的在北翟老婆孩子热炕头，老死在这片荒蛮的土地上了。

可是，命运就是这样。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狐偃的深谋远虑

冀芮的人很容易就找到了狐偃，很简单就把勃鞮要来刺杀的情况说清楚了。

“三天之内就到，快逃命。”来人说完，匆匆走了。

狐偃听到这个消息，不敢大意，急忙去找重耳。

“公子，夷吾这个狗日的又派勃鞮来刺杀你了，据说有五六个顶尖高手，三天内就到，没办法，逃命吧。”狐偃直接就建议逃命，除了害怕勃鞮行刺之外，狐偃其实早就想走，他看出来了，小康生活让大家都没什么志向了。

“逃命？”重耳有些意外，这里的生活其实很舒适，兄弟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小日子挺滋润。可是突然就要逃命，想不通啊。

“不逃命怎么办？勃鞮的身手你是见过的，他又邀请了几个武林绝顶高手，而且，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要逃过他们的毒手可以说难上加难。”狐偃一半是真话，一半是吓唬，总之，就是要重耳逃命。

重耳想了半天，似乎也只有逃命这一条路了。

“唉，想过安生日子也过不成。”重耳叹了一口气，他是真不想走。

“公子啊，你别怪我说你，你看你，贪恋一时的舒服，远大志向都抛到一边了。就算勃鞮不来，咱们也该动一动了。”狐偃倚老卖老，批评重耳不思进取的小资思想。

“哎，舅舅，你这话我反对。你别说我了，上次我爹死的时候，你劝我别回去，可是你看人家夷吾，人家回去了，现在不也过得挺好？”重耳想起这件事来，总觉得当初如果不听舅舅的就好了。

狐偃其实早就知道重耳在这件事情上有些想不通，不仅他想不通，多数人都想不通，平常在暗地里也都埋怨狐偃当初太小心。现在既然重耳说出来了，正好说这件事情。

“公子，你不能跟夷吾比啊。”

“我怎么不能跟他比？”

“你想想，如果当初你回去，里克丕郑这些人一定邀功请赏，你给不给？给，他们势力就更大；不给，他们就会勾结夷吾害你。那么我问你，夷吾可以不用罪名就杀里克、丕郑和七舆大夫，你能做到吗？”

“我，我做不到。”

“你不杀他，他就可能杀你。夷吾可以不死，不等于你就可以不死。你要有他那么无耻，你回去也行。可是，在无耻方面，你能跟他比吗？”

“我，我不能。”

一段对话，狐偃把重耳说得哑口无言。想想看，晋国这么乱劲，似乎还真就是夷吾这样心黑手狠的人能够掌控。

日期：2009-1-4　17:24:01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5

“那，夷吾被秦国人捉走，不是咱们回去的机会？

舅舅为什么没有想办法？”重耳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不过，语气已经很缓和，他怀疑狐偃也有什么正确答案等着自己。

“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机会。首先，当时的形势还是太乱，而且，夷吾的实力很强，我们又缺乏内应；其次，秦侯确定了要送夷吾回去，就算我们回去了，我们的实力也无法与秦国军队对抗，最后还是要逃。既然如此，何必回去呢？”狐偃的分析还是那么透彻，重耳不得不服。

所以，现在重耳决定还是听舅舅的。

“舅舅，我们逃到哪里？”重耳问。

“齐国。”

“齐国？原先你不是说不能去齐国？”

“情况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当初你说齐国是大国，不能以逃难的身份去，如今有什么变化？我们不还是逃难？”

“当初那么说，是我骗大家的。现在这里没有外人，我跟你说真正的原因。当初之所以不去齐国，是因为管仲还在。以管仲的眼力，他必然能够发现我们这些人中藏龙卧虎，赵衰那是最佳上卿的材料，管仲一定会把他培养成接班人；先轸是天生的元帅，王子成父的帅印肯定会交给他；魏犨这样的勇士必然也不会放过，胥臣接隰朋的班那也是顺理成章，就连我这种没用的人，给个中大夫当当也在意料之中。公子啊，咱一帮人去了，最后都成了齐国的臣子了，别人挺好啊，你呢？”狐偃说到这里，反问重耳。

“噢。”重耳恍然大悟，原来舅舅的一番苦心，都是为了自己。其实以舅舅的才干，到哪个国家担任上卿不行呢？

“舅舅，你的意思是，现在管仲死了，我们可以放心去齐国了？”

“对。齐国是当今天下第一强国，管仲治国天下

第一，我们此去，不仅仅是避难，还是学习。有朝一日我们回到晋国，就能够像齐国一样富民强国，称霸天下。”

“舅舅，咱们什么时候动身？”重耳有些激动，这样的舅舅哪里去找第二个？自己怎么说也不能辜负了舅舅的一片苦心。

“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你先收拾，我去通知其他人。”

狐偃走了，重耳则去跟老婆告别。

——最后的浪漫

重耳的老婆叫季隗，属于赤翟。被抢来之后，死心塌地跟着重耳过日子，给重耳生了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她姐姐叔隗也给赵衰生了一个儿子叫赵盾。

“老婆，晋侯派了一个武林高手来刺杀我，这高手太高，没办法，我只能逃命了。这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我没回来，就当我死了，你随便改嫁，好不好？”重耳跟老婆商量。

老婆一听，笑了：“老公啊，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二十五年，都进棺材了，还改嫁谁啊？算了吧，你就放心走吧，我等你，等你回到我身边。”

感人哪，浪漫哪。感人的浪漫，浪漫得感人。

五十多岁了，重耳都五十多岁了，还这么浪漫？所以，到这里，真要怀疑《史记》中有关重耳的年龄是错误的。

忘掉年龄吧，把公子重耳想像成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走？”老婆问。

“明天，明天好吗？”重耳说，还真舍不得。

“好，你等着，我给你做碗你最爱吃的刀削面。”老婆说。

“老婆，你真好。”重耳好感动，一把抱住老婆。

（喂，摄像，给近镜头。）

两个嘴唇一点点接近，注意，还要略微有些颤抖，以显示两人都很激动。

两个嘴唇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碰上的时候，突然。

“框。”门被撞开的声音，两个嘴唇剧烈颤动，随后。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闲工夫在这里亲嘴？快逃命吧，勃鞮已经来了。”狐偃的高喝声。

一个嘴唇迅速离开，剩下另一个嘴唇在那里出气。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6

第六十一章 介子推割肉

狐偃从重耳那里出来，一路走，一路就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好像什么事情没有落实。

走出去不多远，迎面就遇上了赵衰。两人打过招呼，狐偃把事情说了一遍，赵衰也赞成逃去齐国，他惦着去看看齐国是怎样治理的。

没说几句，一个晋国装束的人匆匆走来。狐偃一看，难道勃鞮的人提前到了？想到这里，狐偃心里一“咯噔”，伸手握住剑柄。

来人看见狐偃，忍不住多看几眼，然后走上前来，一抱拳：“敢问，这位大爷就是狐偃吗？”

“你什么人？”狐偃反问，保持警觉。

“是就好了，老主人派我过来，说是勃鞮没有耽搁时间，在受命当天就出发了，说不准现在已经到了，因此请公子重耳立即逃命，一刻不要停留。我的话说完了，告辞了。”说完，那人转身就走，狐偃再要问，那人已经走出去很远，显然，这也是武林高手。

狐偃有些奇怪，为什么父亲派来送信的都是生面孔？可是，他没有时间去细究，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

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当然，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两个来报信的人，竟然会是冀芮派来的。

“不妙，我赶紧去找公子，立即出走。你通知其他人，不要停留，即刻上路，我们在东门外会合。”狐偃对赵衰说完，两人匆忙分手，各自行动。

杀人是有计划的，可是，逃命是没有计划的。

十二年过去了，狐偃又想起了当初的这句话。

——第二次逃命

狐偃把重耳扯了出来，不敢稍作停留，一路狂奔。

跑到东门，远远看见几个晋国人闪进城中，其中一个人看上去很像是哦++--`勃鞮。狐偃和重耳倒吸一口凉气，心中连说侥幸，幸亏当机立断逃出来，否则被这几个堵住，绝对九死一生。

待那几个人走远了，狐偃和重耳匆匆出了东门，

不敢停留，一路走下去，看看出去七八里路，这才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歇脚，等弟兄们赶上来。

等了约莫两个时辰，弟兄们陆陆续续赶到，一查点人数，栾枝没有来，这不怪栾枝，他正好去丈母娘家修房顶去了，不在城里；还有就是竖头须不见踪影，为什么叫竖头须？春秋时，男人被阉了就叫竖，竖头须就是个阉人。后来骂人骂“竖子”，就是这么来的。

竖头须没来，重耳当时就急了。

“头须呢？头须怎么没来？”重耳喊道。

按理说，少一太监不是什么大事，为什么重耳急了？很简单，竖头须是财神爷，重耳的财产都由竖头须掌管。你想想，太监没儿没女没老婆的，贪污钱也没用啊，所以用竖头须作财务总监，大家都放心。可是这次，这个大家都放心的人不见了。难道他卷款潜逃？不会吧，大家伙都认为不会。

可是，越是大家认为不会发生的，就越是会发生。

“主公啊，我看见头须背着包裹一个人溜了，我喊他两声他都没答应我。”壶叔报告，壶叔是重耳的老家人了，管着养马。

“这个狗日的死太监。”大伙一起骂起来，没有盘缠，大家路上吃什么？

有人建议回去取些盘缠来，或者找翟君要一些。狐偃连忙制止：“算了，本来我们跑了，这一回去，必然暴露行踪，不值得。我看，活人岂能被尿憋死？我们就这样东行吧，一路上想办法就是。”

就这样，一行二三十人向东而去。由于逃得匆忙，只有狐射姑和先轸赶了一辆车出来，就给重耳和狐毛乘坐，其余的人步行跟随。

还好，由于担心勃鞮追上来，大家都走得快，并且不大觉得累。

那么，勃鞮真的来了吗？

勃鞮真是接受命令当天出发的，这一点没错。不过，勃鞮这种在宫里混的人，到社会上就不灵了。连

走冤枉路带路上被晋国和翟国盘查，等到到了翟国都城，才发现已经晚了三秋。而狐偃发现的那个像勃鞮的人，其实并不是勃鞮。

没办法，勃鞮只好灰溜溜回去了。

日期：2009-1-5　13:39:4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7

——吝啬的东道主

出门在外，按施耐庵老师的话说，那就是：免不得吃癞碗，睡死人床。

可是对于这么一帮人来说，连死人床也没得睡了。想想看，二三十号人，不是两三号人，讨饭都不好讨，别说找免费房子睡。

那么，为什么没把这帮人饿死呢？有两个原因。

我们先看看地图，就能发现，从北翟到齐国，中间要经过山戎。北翟和山戎都属于半游牧半守牧国家，野地比较多，野兽比较多，重耳这帮人中多半都是练过的，钱没带，但是武器没少带，路上捉几个兔子杀几头野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再说，当初出来，只有一辆车，一辆车四匹马。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只好杀马了。杀了两匹马，还有两匹可以撑着。

总之就这么走，一路上尽管辛苦，没好吃没好住，还是寒冬腊月，正经的风餐露宿，还算人多好办事，没饿死的没冻死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卫国的楚丘，过了卫国，就是齐国。

卫国是什么样子？一片苍凉，难见人烟。为什么？这时候正好是卫国被山戎攻破之后，齐国帮他们重建都城不久，穷得一屁潦倒。

重耳一帮人狼狈兮兮来到了楚丘城外，心说总算

到了个有人的地方，说起来大家都是同姓，看在老祖宗的份上，怎么也该喂顿饱的，给个大通炕暖暖身子之类。

一帮人高高兴兴就要进城，这时候，问题来了。

重耳这一帮人一个个破衣烂衫，面带菜色，一看就不是些好人，再看更不是好人。更糟糕的是？兄弟们住在北翟十二年，穿着打扮都是北翟的，连口音都带着鬼子味道。再加上好些兄弟都是混血过的，看上去跟鬼子没啥两样。守门的兄弟一看，当时吓了一跳，心说奶奶的不是山戎鬼子又来了吧？

牛角号一吹，来了一个连的人马，基本上就算是城里的精英部队了。

“你们，什么的干活？”守城军士发问，弓箭手伺候。

兄弟几个一看，傻眼了。没干什么坏事啊，怎么这么对待我们？虽说那时候还没有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但是远方来人都是要欢迎的啊，全

世界都这个规矩啊，怎么卫国变了？

大家不理解，但是很快狐偃就想明白了，这不怪别人卫国人警惕性高，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臣，你跟他们说。”狐偃自己不敢说话，为什么？自己长得本来就三分不像中国人，说话还带着羊骚味，别一开口就招来一顿箭，那就不合算了。为什么让胥臣说话？胥臣这人语言能力强，会说好几国的周朝话，还带洛邑口音。

胥臣往前走了两步，清清嗓子，面带笑容，亲切地说：“兄弟们，别误会，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公子重耳不远万里，从晋国去齐国投奔齐侯，路过贵宝地，特地看望卫侯，叙叙同宗的情谊，发展两国业已存在的血浓于水的传统友谊。”

胥臣是天生的外交官，说出话来一套一套，听得卫国守城官兵一愣一愣，心说你们不就一帮乞丐吗？

还什么传统友谊，什么血浓于水，不就想来混顿饭吃吗？

“你们说自己是晋国公子，可是我们看你们都不像中原人啊，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鬼子，想混到我们这里搞破坏？”守城官兵的头目说话也没客气，他全家被鬼子杀害了，此时看见这帮假洋鬼子，心头就有气。

胥臣还没说话，身后魏犨火了，直接窜到了前面。

“你奶奶的，怎么说话？老子要是鬼子，还跟你们废话？早就把你们都宰了。”魏犨说完，看见旁边有一块大石头，重有一百多斤，魏犨一把抱起来，抛向空中，足有七八丈高，石头落下来，正好砸在重耳的面前，砸了一个大坑，把重耳吓得脸色发白。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狐偃的脸色沉了下来，心说你这王八蛋，缺心眼啊。

“老魏，你干什么？有毛病啊。这要偏一点把公子给砸死了，大家也就不用去齐国了，也不用进城了，

直接就这里集体自杀算了。”先轸没忍住，大声骂魏犨。所有人中，魏犨最服的就是先轸，被骂一通，自己也觉得错了。看见大家都瞪着他，连忙到重耳面前赔罪。

“公子，我，我真不是故意的。”

“行了，以后注意就行了。”重耳已经镇定下来，他是个大度的人，并没有责备魏犨。

守城官兵看在眼里，倒有些震惊。首先震惊的是魏犨的力量，这样的大力士真能一个人把大伙都办了；其次是公子重耳的肚量，差点被砸死竟然没有发火。

“你们在城外等等先，我们去给卫侯通报。”守城官兵的头目不知是被震慑了还是被感动了，竟然做出让步。至少一点，现在大家相信城外这帮人确实是晋国公子重耳的人。

这时候卫国是谁当国君？卫文公姬毁，多糟糕的名字啊。

卫文公正在宫里弹棉花，没办法，国家破败，总共没几个人，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做。也正因为许多事情亲力亲为，卫文公知道稼穑艰难，持家不易，因此十分节俭。

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城外晋国公子重耳求见。

“重耳？我知道。他们多少人？”文公问。

“大概二三十个吧。”

“精神状况好吗？”

“好像恶狼一般，看上去饿得够呛。”

“那算了，不见，让他们走。”卫文公决定。

上卿宁速在一旁劈柴，这个时候放下斧头。

“主公，为什么不见？重耳的名声不错啊，还是同宗，按着规矩，咱们该接待啊。”宁速反对。

“不是我不想见，也不是我不懂规矩，这二三十号人，还都是饿着肚子的，一旦来了，少则一两日，多则八九天，要吃掉我们多少粮食？老宁啊，我们自己过冬的粮食都不够啊。”反对无效。

说来说去，人穷志短。吃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谁还好客？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8

——野人或者天使

晋国人欲哭无泪啊。

什么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原本抱着满怀希望要吃顿饱的吃顿好的，现在好的饱的没有，闭门羹有一个。

楚丘城门关闭，弓箭手准备。

“马拉戈巴兹。”重耳恨恨地骂了一句，他是个斯文人，从来不骂人，就算逃到了北翟的时候也没有骂过人。可是，现在他忍不住了。他一向是个很大方很好客的人，谁去他那里，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没想到到这里吃个闭门羹，想不通啊。

有些事情，想得通和想不通没什么区别，因为路还要走下去。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吃吧。”赵衰说，他看出大家的愤怒了，生怕大家会冲动到要杀进楚丘的地步。

“咱们走。”狐偃说。

大家咽着口水，跟着重耳的马车，上路了。

没有人再说话，因为大家都饿得没有心情骂人了。

闷头走路，来到五鹿。

五鹿是什么地方？五鹿还是卫国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大名。大名府后来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

物，一个是《水浒传》中天下第一条好汉卢俊义，另一个就是当代华语歌坛当仁不让的头号女星邓丽君。可是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那地方荒凉得狼都不愿意去。

来到五鹿，走不动路。

大家饿得够呛，基本上的感觉就是在这么饿下去，胃溃疡就饿出来了。怎么办？

前面，一个野人正在地里干活，老野人。

从前，这帮公子哥儿谁正眼看过野人一眼？可是现在，终于看见一个人了，大家就像看见了窝窝头。

“佗，你去。”人们停下，狐偃派狐射姑去讨饭，饿得要命，话也没力气多说，三个字了事。为什么狐射姑又叫佗？因为狐射姑字季佗。

老爹下令，狐射姑就要去。重耳拦住了他：“兄

弟，你歇着，我去。”

重耳这点好，对兄弟们很爱惜，他看狐射姑都迈不动步了，而自己坐了一路车，走路还能走，所以要亲自出马去讨饭。

公子重耳向野人走去，狐偃和几个兄弟踉踉跄跄跟在后面。来到野人面前，野人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他们。

“大爷，有吃的没？”公子重耳要饭了，一来没经验，二来也是饿坏了，也就不顾什么面子了，不讲什么策略了，开口就要饭。

野人听了一愣，心说以为你是问路的，谁知你是要饭的，我以为只有我们野人才要饭，怎么你这样的公子哥儿也要饭？我还不够吃呢，给了你我吃什么？要饭没有，要命有一条。

总之，那一刻，野人想了很多。

野人没有说话，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捡起一块土疙瘩，递给了重耳。

重耳接过土块，也愣了一下，心说我跟你要饭，你给我个土疙瘩，什么意思？你这不耍我吗？你可以说你没有，我也不会强要。可是你又不说没有，又给我土疙瘩，让我想起疙瘩汤，这不诚心馋我吗？

“马拉戈巴兹。”感觉自己受到戏弄的重耳发怒了，他举起土疙瘩，向野人脸上砸去。

野人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在想：你砸死我吧，省得活受罪。

重耳的手被抓住了，从后面抓住了。

难道野人的儿子来了？

“公子啊，别发怒，这块土疙瘩是上天赐给你的啊。”抓住重耳手的不是野人的儿子，而是狐偃，狐偃接着说：“土是什么？土地啊。民众献土表示什么？拥戴啊。对此我们还别有什么可求的呢？上天要成事必定先有某种征兆，再过十二年，我们一定会获得这片土地。你们诸位记住，当岁星运行到寿星和鹑尾时，这片土地将归属我国。天象已经这样预示了，岁星再

次行经寿星时，我们一定能获得诸侯的拥戴，天道十二年一转，征兆就是由此开始的。获得这块土地，应当是在戊申这一天吧！因为戊属土，申是推广的意思。”

狐偃这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两百年，后知十二年。

“咕咚”一声，重耳跪下去了。大伙一看，难道公子饿晕了？

重耳没有饿晕，他是被狐偃给忽悠晕了。他双手捧着那块土疙瘩，给野人磕了一个头。也不知是饿晕了眼花还是真的相信狐偃的话，总之，在他的眼里，眼前这个野人就是天使，天使在人间啊。

磕完头站起来，重耳又向野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捧着那块土疙瘩，二话不说，转头就走，大步流星气宇轩昂，一直上了马车。

“走。”重耳下令，内力十分充沛。

“驾。”今天轮到介子推当司机，一鞭下去，两匹马儿开走。

什么是精神鸦片？狐偃那番话就是精神鸦片，说得重耳血脉偾张，精神百倍。

一帮兄弟们远远看着，大为纳闷。他们想不通啊，为什么重耳突然来了劲，没看见他吃什么啊？难道，难道这个野人是个神人？

呼啦啦，晋国的兄弟们都给野人跪下来，然后按着重耳的程序，磕头鞠躬走路。

别说，现在大家都感觉浑身使劲了，都感觉有奔头了。

狐偃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苦笑：这帮兔崽子，就要这样忽悠他们才行。

野人看得发呆，这还没过年呢，就算过年，也没有这么多人给磕头啊。

此段故事见诸正史，《国语》中记载最为详细：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

日期：2009-1-6　11:22:35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89

——介子推割肉

靠着精神力量，晋国人又走了一程。可是精神这东西是不能持续太久，饿得发昏的时候，大家再次走不动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前面，竟然有一片小树林。冬天啊，大地整个变得惨黄一片，可是这里竟然有绿色，还有一个小水塘。

“大家去采些野菜来，壶叔，你点火烧点热水。”狐偃给大家分配任务，重耳没有任务，负责看车。

小树林不大，一眼能够望穿的那种；小池塘也不大，一眼可以看见底的那种。

大家挖野菜砍树皮去了，重耳来到水塘边，看着水塘发呆。

“公子，看什么呢？”介子推问，他在水塘边上挖草根。

“看看有没有鱼啊，奶奶的，连个癞蛤蟆也没有。唉，现在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了。”重耳叹了一口气，又回头看看那两匹马。没办法，杀马是不行的，还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远呢。

介子推没有说话，走开了。

重耳继续观察着，偶尔用刀在地上挖一挖，看看有没有蚯蚓之类的虫子。地很硬，挖了两下，失望地停下了。

不多久，介子推又来了，手中捧着一个罐子，罐子里热气腾腾，壶叔烧的水开了。

“终于有热水喝了。”重耳说，挺高兴。

接过罐子，重耳大吃了一惊，罐子里不仅有热水，还有一块肉。肉不大，但确实是一块肉。

“推，哪里来的肉？”重耳惊喜，忙问介子推。

“公子先吃，看味道怎么样。”介子推没有回答。

一帮兄弟们采野菜回来，听说有肉，都凑过来，一边咽口水，一边看还有没有多。

重耳饿得发昏，看见肉都红了眼，当时也不再问了，一口把肉送进嘴里，尽管没油没盐没青菜，那一

块肉吃起来那个香啊，那比小时候吃娘奶还要印象深刻啊。

“真香啊，推，还有没有？给大伙煮汤吃啊。”重耳这时候想起大伙来，忙问介子推。

“没有了。”介子推说。

“没有了？这块哪里来的？”重耳感到奇怪，这是块鲜肉啊，不可能是树上长的吧，是猪是羊是狗，总要有个载体吧？

“我看公子想吃肉，从我屁股上割了一块下来。”介子推说。

重耳大吃一惊，这是真的？再去看介子推的屁股，果然血红一片。

“哇。”重耳吐了，连汤带肉吐了一地。

“哇哇哇哇。”兄弟们都吐了。

现在好了，都不饿了。

那个场景，谁还有食欲？

一行人继续向东走，重耳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介子推。虽然大家都呕了，但是介子推的精神让所有人感动。

这个故事就是“割股啖君”，正史没有记载，属民间传说。此后的寒食节与此有关，这里先记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必去深究，无论真假，权且当真。对于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何必非要去证明它们的真伪呢？

有人说，介子推是割肉不是割股，其实，割肉也好割股也好，都是一样。如今，股市里被套股民割肉割股，祖师爷算起来就是介子推了。

第六十二章 齐桓公惨死

齐国，传说中伟大的东方国家。

傍晚时分，重耳一行终于从卫国到了齐国。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齐国人在各处修建了馆驿，专门接待各国来宾之用。所谓各国来宾，不仅仅是前来国事访问的官员，也包括政治避难的各国公子。

所以，当重耳报上姓名的时候，他们所有人就获得了热情的招待，有肉吃有酒喝有房住还有热水澡。

所有人，都有一种从地狱来到天堂的感觉，同时也都有一种土包子进城的感觉。

第二天，有专车将重耳一行送到临淄。随后，齐桓公亲切接见，就有了第一部结尾处的那一段故事。

重耳和他的弟兄们谢绝了齐桓公提供的职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有朝一日回到晋国，而不是在齐国打

工。

而狐偃为每个人分配了任务，要全面学习齐国的治国方略，为今后治理晋国做准备。基本上，重耳的这套班子可以命名为“留齐派”。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期待，管仲的治国方略将会在某一天在晋国大放异彩。

现在，让重耳的兄弟们休息一阵，我们把齐桓公的故事作个交待。

——孝子和忠臣

晋国人到齐国的第二年，也就是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齐桓公病倒了，病得很重。

最高领导人病了，而且病得要死了。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有想法。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关键是，有想法的人不要太多。如果只有一个人，那就万事大吉，如果超过了两个，那就麻烦多多。

糟糕的是，这个时候齐国有五个人有想法。哪五个人？有第一部的同学可以翻到第三百二十四页，我们来温习一下功课。

原来，齐桓公六个如夫人生了六个儿子，分别是：大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小卫姬的儿子公子元、郑姬的儿子公子昭、葛嬴的儿子公子潘、密姬的儿子公子商人和宋华子的儿子公子雍。六个公子中，只有公子雍出身卑微些，安分守己。

虽说公子昭被宣布为太子，但是五大公子各有各的拥趸，实力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这种现象被称为结党。

公子昭的人马被称为太子党，其余四大公子都属于公子党。

易牙和竖貂都是公子无亏的死党，公子开方竟然没有跟大小卫姬合作，反而与公子潘混在一起，据说是在国家大妓院一起嫖娼结下的友谊。

说起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齐桓公身上。从一开始，他就很犹豫，尽管接受管仲的建议立了公子昭，却一直觉得老大无亏好像更合适。原本，自己到了暮年，就应该把儿子们都安排好，该赶走的赶走，该任命为大夫的任命为大夫，该杀的也不要客气。可是桓公没这样，他还在犹豫，甚至还曾经在喝多了的时候答应易牙和竖貂改立无亏。

齐国这叫一个乱，也难怪人人有想法。

听说老爹病重，公子们纷纷表示孝心，每天不来看个两三趟就觉得对不住自己。其实，他们不是来看爹的病怎么样，而是来看爹死了没有。

气氛很紧张，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杀气。

磨刀、喂马，这是兄弟五个的主要家庭作业。

现在不是枕戈待旦，而是枕戈待死，谁死？爹死。

谁最先知道爹的死讯，谁就能够最早召集公卿大

会，谁就能够第一时间占据朝廷，谁就可以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接班人。

第一个树起大旗的人，往往能够召集到更多的人。

所以，信息很重要。

到了这个时候，谁能够掌握第一手信息，谁就占据主动。

谁能掌握第一手信息呢？易牙和竖貂，这两个齐桓公眼中的大忠臣。

在齐桓公的身边，是易牙和竖貂。易牙是卫队指挥，竖貂是后宫的总管，也就是大内总管。这种时候，就连会讲黄段子的开方也无法接近齐桓公了。

“仲父，仲父。”齐桓公病得不轻，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喊管仲的名字。

易牙和竖貂知道，齐桓公就要不行了。

“兄弟，有什么想法？”易牙悄悄问竖貂。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那时候太监是不叫公公的，因为国君才是公，你太监怎么可以公上加公？

“正想问你呢，老头子看这样子没救了，咱们怎么办？”竖貂反问。

“我在想，像咱们两个，出身没出身，本事没本事，功劳没功劳，靠山没靠山，都是靠着伺候主公才混到今天的。这下老头子没了，如果公子昭登基，咱们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能有个放棺材的地方给咱们就算不错了。所以，一定要把无亏扶上来。”

“不错，我也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咱们就必须封锁消息。”

两人商量妥当，就在后门口挂上假冒的君旨，大意是：齐桓公生病，听见人说话就恶心，看见人走动就心慌，因此，任何人不得进宫。

挂上了告示，内侍和卫兵都是易牙和竖貂的人，

把守住大门，谁也不让进。公子们都急啊，都想探听老爷子死了没有，可是谁也进不去。只有无亏不急，反正他的信息都是最新的，他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等着爹死的好消息。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1

——齐桓公死了

易牙和竖貂以为齐桓公也就一两天的命了，可是三天之后，齐桓公虽然躺在床上不能动，却还没有过去。

“老头子还挺能活啊。”易牙有些惊讶，跟竖貂一商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宫内所有人都赶出去，只留下齐桓公一个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同时把宫墙砌高到三丈，连大门都堵上，免得公子们爬

墙进去打探消息。

病不死你，饿也饿死你。

公子们都不是傻瓜，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尽管不能进宫探听消息，但是每个人都在准备着，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

齐桓公一阵冷一阵热，清醒一阵糊涂一阵，他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总是做梦，梦见管仲和鲍叔牙在向他招手。

他突然清醒过来，口渴难耐。

“要水，要水。”齐桓公喊。

人都没有了，哪里有水？

“来人，来人。”

人都被赶走了，哪里有人？

齐桓公挣扎着要坐起来，可是他实在起不来。

“人呢？”齐桓公觉得奇怪，他用力扭转头，去

看看周围，周围什么也没有，易牙呢？竖貂呢？他们怎么也不在？

“牙，貂。”齐桓公用虚弱的声音喊着，声音小得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

终于，来了一个人。

确切地说，从柱子上溜下来一个人。

齐桓公一看，是小妾晏娥。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了？”齐桓公问。

“都被易牙和竖貂赶出去了。”晏娥把几天的事情说了一遍，她之所以没有被赶出去，是因为当时她怕被赶出去就是要杀掉，因此爬上房梁躲起来了。

“太子呢？”齐桓公问。

“都被挡在外面，进不来。”

“要造反了？娥，扶我起来，我出去。”齐桓公

挣扎着要起来，却根本动弹不得。

“主公啊，四周都被三丈高的墙堵住了，根本没有路出去啊，只有一个狗洞，呜呜呜呜。”晏娥哭了。

齐桓公的眼泪也下来了，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唉，仲父真是圣人啊，我不听他的话，才落得今天如此凄惨的下场。我死之后，哪里还有脸见仲父啊，呜呜呜呜。”

齐桓公把被子扯起来，遮在自己的脸上，似乎管仲正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哭声渐渐消散。

齐桓公的双臂开始松软，低垂下来。而被子，还牢牢地遮在齐桓公的脸上。

春秋第一霸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齐国的霸业也从此灰飞烟灭了。

齐桓公就这样死了？

是的，齐桓公就这样死了。

是病死，是自杀，还是被自杀？谁也说不清。

用再华丽的词藻来叙述这件事，其实说到底也就是一个“死”字。

日期：2009-1-7　16:21:36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2

——厨师的主意

第一手信息被易牙和竖貂得到，这是必然的。

“发丧，拥立公子无亏。”竖貂说。

“别介。”易牙瞪他一眼，心说这个死太监真没见识，“兄弟，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手信息就没多大价值了。”

“那你说怎么办？”竖貂问，他还真是心里没底，

平时当惯了奴才，真到自己拿主意的时候，还真是没主意。

“这事要先瞒着，我们悄悄出兵，把公子昭给办了，然后再公布主公的死讯。那时候太子已死，公子无亏是老大，继位不就是顺理成章了？”易牙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厨师在顺序上是很有心得的，他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就像炒菜，先放什么后放什么是很重要的，顺序一定不能搞错。

两个人商量好了，整顿军马，直扑太子府。

可是，来到太子府才发现晚了一步，公子昭已经逃走。

原来，尽管第一手信息被切断，公子昭的第二手信息还是很及时的。在易牙和竖貂召集兵力的时候，就有人来向公子昭报告了。公子昭也不是笨蛋，随便一合计，就知道这是要对付自己，怎么办？跑吧。公子昭带着几个心腹以最快的速度逃往宋国，因为他知道宋国一定会支持他。

第一步扑空，第二步怎么办？

易牙和竖貂都有点傻眼，易牙的感觉就好像锅已经烧红了，可是这个时候发现油瓶子是空的。没油了，可是火还在烧，下一步该怎么办？直接放肉上去烤还是放水作水煮肉？易牙真没有考虑好。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这不怪他们，毕竟一个厨师和一个太监没干过这样的国家大事，一时想不明白也在情理之中。

最后，还是厨师要果断一些，毕竟炒菜还是需要独立判断力的。

“咱们先去把朝廷占了，占地为王。”这就是厨师的主意。

这是个好主意吗？如果毛主席在的话，一定会说：“你这个主意很王明嘛。”

正确做法是怎样的？毛主席说：我们要建立广泛

的统一战线。

这个时候，无亏是老大，兄弟们虽然要跟他争，但是也都知道不可能人人都能当上国君的。所以，无亏完全可以拉拢一批，打击一批。以利诱的方式与一到两个兄弟结盟，打击另外的一到两个兄弟。这样，内有易牙和竖貂支持，外有兄弟结盟，同时再寻求国高两家的认同，无亏就可以轻轻松松坐上宝座了。

可是，厨师哪里能想到这么多？

易牙和竖貂把朝廷给占了，宣布齐桓公已经鞠躬尽瘁，公子无亏接任齐侯宝座。

卿大夫们这个时候才知道齐桓公已经死了，自然，大家都要去朝廷。

渐渐，人凑齐了。易牙和竖貂宣布，公子无亏继任。大家一听，不对啊，太子不是公子昭吗？一问，竖貂直接就说了："本来准备砍死他，给他跑了。"

卿大夫们一听，炸了营了。

“你们这不是篡党夺权吗？啊，不行。”管仲的儿子管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反对无效。”竖貂宣布。

“你一个臭太监敢这样说话？打他。”大夫们纷纷不同意，有的就要动手。

竖貂又傻眼了，往常齐桓公在的时候，还能狐假虎威。如今主子不在了，真感觉没底气。

这个时候，厨师还是很果断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在气势上输了，那就彻底输了。所以，宁可下毒手，不能不出手。

“甲士们，将这些反贼砍出去。”厨师果断下令，要下杀手。

宫廷卫队和大内内侍蜂拥而出，一顿乱砍，卿大夫们见势头不好，夺路而逃。

人杀散了，可是，也没人捧场了。

“不碍事，明天早上，一家一家抓人来捧场。”厨师咬咬牙，一不做二不休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3

——齐桓公变虫子了

第二天一大早，易牙和竖貂起来布置抓人事宜。还没开始，有人来报告了。

“不好了，朝廷外面平白起来两座军营，不知怎么回事。”

易牙和竖貂赶紧带着卫士出朝廷来看，一看，吓了一跳。两座军营一左一右，就在朝廷外面。一问，左边的是公子潘的人马，开方亲自带队；右边的是公子元和公子商人两家合兵一处，倒有点兄弟一家的味

道。

原来，这哥三个得不到第一手信息，第二手信息也没得到，可是，第三手信息还是能够得到的。听说老大把人都赶走了，自己把朝廷给占了，哥几个哪里还能坐住？

“师傅，咱们怎么办？”公子潘问开方。

“怎么办？做饭的和端尿盆占了朝廷，咱们也出兵，把朝廷门口占了再说。”开方出主意，他在私下一直把竖貂叫成端尿盆的。

就这样，公子潘和开方率领自己的队伍来到朝廷前面。刚到，公子元和公子商人两家联军也到了。一开始两家还想争夺地盘，弄得剑拔弩张，还是开方老到一些，给哥三个讲了渔翁得利的故事，于是两家各守一边，相安无事。

现在的格局是这样的：朝廷大殿由公子无亏占领，朝廷外面公子潘、公子元和公子商人占领，形成犄角

之势。

这下好了，也不用挨家挨户抓人了，抓来也没用，也进不去朝廷。

怎么办？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谁也不能同时战胜对方两家的联合兵力。

现在开始比耐心，看兄弟几个谁更有耐力。那时候正好十月份，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无亏的队伍在朝廷里面，还算比较保暖。外面的两路人马就比较惨一些，住着帐篷，晚上要烤火，好在三天一换岗，还能熬。至于大小便，那是谁也不客气，都拉在朝廷门口，基本上堆积如山。

“熬吧，看谁能熬过谁。”兄弟几个都下了决心，决不退缩。

可是，他们忘了，老爹还在床上躺着呢。虽然死了，可是毕竟还在床上。

直到有一天，有人从后宫的大门门缝下面发现了虫子。什么虫子？尸虫。

看看《史记》的记载：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两个多月啊，想起来都恶心。

尸虫爬出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公子们就当没听见。可是，有人受不了了。谁？国懿仲和高虎。两人决定要解决目前的难题，为齐桓公收尸。

第二天，国懿仲和高虎前往朝廷，门外的三个公子见是国高两家的人，不好意思阻拦，放他们进去。两人掩着鼻子，踮着脚尖，从粪堆里穿行，总算是进了朝廷。朝廷里面，公子无亏听说两人来了，也上殿相迎。这个时候了，谁也不愿意得罪这两家。

“公子，你爹都成虫子了，你们哥几个还在这里摆阵呢，算我们求求你们了，先给你爹下葬了再打吧。”国懿仲也没客气，上来就把来意说了。

“国叔啊，这不怪我，我也想给我爹收尸啊。可是你都看见了，那哥三个就在外面候着呢，我这回头给我爹收尸去了，他们打进来了，我怎么办？”无亏振振有词。

“这样吧，反正公子昭也跑了，现在你是老大，啊，只要你给主公收尸，我们就认你当齐国国君了，你看行吗？”高虎说了，想起齐桓公的惨状，直想哭。

“那行，你去跟外面几个说，他们同意，我立即收尸。”无亏一想，这倒是个机会。

于是，国懿仲和高虎又过了一遍臭屎堆，来到外面，把那哥三个请到一块。

“公子们，你们的亲爹死了两个多月了，再不收尸，就只能收虫子了。啊，你们忍心吗？你们还是人吗？”国懿仲发火了，义愤哪。

那哥三个一听，还真有点惭愧。

“国叔啊，这事不赖我们，后宫我们也进不去啊，这事都怪大哥。”公子元先说话了，公子潘和商人也

都附和。

“你们听我一言，先把别的事情放在一边，把主公尸体先收了，兄弟几个和和气气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也算对得起你们老爹了。”高虎说，也没提同意无亏当国君的事情。

兄弟几个听了，似乎也只好这样，于是纷纷同意。

就这样，外面的三兄弟先撤，里面公子无亏开了后宫大门，收殓齐桓公。

再看齐桓公的尸体，虽然是冬天，血肉狼藉，老鼠撕咬、尸虫遍体，臭不可闻。

“哇。”无亏第一个吐了，然后放声大哭。

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毕竟是生养自己的亲爹。

不多久，另外三兄弟也都来了，看见父亲这副模样，也都是先呕后哭。兄弟几个抱头痛哭，深感惭愧。

“我们不是人啊，我们不是人哪。”兄弟几个捶

胸顿足，良心发现。

当大家都良心发现的时候，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老大无亏带领兄弟们收殓了父亲的遗体，后面的工作基本上也就都是大哥带头了。所以，当大哥坐上了君主宝座的时候，大家也就无话可说。

除了这四兄弟之外，其余的兄弟们呢？早就跑了。

除了公子昭跑宋国之外，包括公子雍在内其余的兄弟们都跑去了楚国。楚成王一看，很高兴，你齐桓公虽然牛，可是你儿子们都来投靠我了。楚成王很够意思，直接把齐桓公的儿子们全部封为上大夫，从此成了楚王的臣子。

需要一提的时候，后来管子的后人也逃到了楚国，被封在阴邑，后来成了阴姓的祖先。

很有趣吗？当年攻打楚国的君臣，他们的后代都成了楚国人。世事变幻，真的是不可预料。

日期：2009-1-8　15:54:04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4

第六十三章 仁义无敌

世事变幻，不可预料。

公子昭逃到了宋国，宋襄公热情款待。还问呢：“老爷子好吗？”

王子昭当时就哭了，把父亲如何被关在后宫活活饿死到自己如何险些被杀，添油加醋说了一遍。

“没天理了，没天理了。”宋襄公立马表示同情，之后安慰公子昭：“兄弟，你也别急，节哀顺便吧。你这里安心住着，我们再打听打听消息，实在不行，我宋国出兵，送你回去继位。”

宋襄公，贤人哪。贤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商朝的传统美德都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够意思的宋襄公

两个月后，公子无亏继位的消息传来了。于是，宋襄公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就齐国目前的局势进行商讨。

“各位爱卿，当年，齐桓公和管仲在世的时候，曾经把公子昭托付给我，这别人不知道。如今，公子昭被赶出来，公子无亏篡夺大位。我决定，宋国出兵讨伐逆贼无亏。”宋襄公上来，先把决议给出了，然后让大家讨论。

决议都出了，别人还有什么好讲？所以，大家都没话可说，只有上卿目夷发言。目夷是谁？襄公的哥哥，当初襄公要让位给哥哥，目夷死活不干。如今襄公作了国君，目夷就作了上卿。目夷，字子鱼，所以又叫子鱼。记住子鱼这个名字，后面孔子会经常提起他。

“主公啊，我看，就算了吧。咱们宋国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也就是个中等国家。大国的事情，咱们管不起啊。”子鱼说了。

“哎，大哥，话不能这么说。你想，当初答应了人家的托付，如今不去实践，那是不诚信；人家大老远的来，不送人家回去，那是不仁；公子无亏篡夺大位，不把他赶下台而扶立公子昭，那是不义。不仁不义不讲信用，那怎么行？”宋襄公振振有词。

“话是这么说，可是做事要靠实力，我们宋国怎么能够打得过齐国呢？”

“仁者无敌，正义必胜。我们是仁义之师，难道干不过邪恶势力？切。”宋襄公还是振振有词。

子鱼没话说了，这些大道理大得你都没办法反驳。

宋襄公于是广发英雄帖，请周边的国家共同讨伐公子无亏。

郑国不愿意掺和，拒绝出兵；鲁国从心底里希望

齐国乱下去，因此也拒绝出兵。弄了半天，只有卫国和曹国响应。曹国是挨着宋国，惹不起，只好响应。卫国是因为感激齐桓公当年的帮助，这个时候愿意帮助齐国。

“唉，这年头，人心不古，深明大义、见义勇为的不多啊。”宋襄公感慨了一遍，点兵出征，亲自率领宋国大军北上，沿途捎带上曹国和卫国的军队，算是三国联军。

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二月。

日期：2009-1-8　17:45:09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5

——公子无亏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公子无亏当上了齐君。可是真的当上齐君之后，他傻眼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想看，当初公子无知当上了齐君，结果是国高两家都不买账，没干几天就被宰了。后来齐桓公上任，国高两家支持，再加上鲍叔牙和管仲能干，才把国家安定下来。

如今无亏呢？国高两家拒绝公开支持，而无亏手下两个心腹一个是炒菜的，一个是端洗脚水的，谁知道国家该怎么治理？有人说了，治大国如烹小鲜，易牙是个做菜的，不是正合适？他哪懂这个道理啊？

基本上，易牙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琢磨着怎么做好吃的给无亏，竖貂更刁，整天给无亏按摩，按了左肩按右肩，按得无亏都烦。

那么，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根据前面的案例，我们来帮他们分析一下。

首先，拉拢人心。国高两家要上门拜访，该给田给田，该给地给地，只要他们表态支持，事情就妥了一半。但是，仅仅国高两家还不够，还要建立自己的高层队伍，因此，要论功行赏，拉拢一批有实力有影

响力的大夫。

其次，清除异己。国内还有三个兄弟，兄弟是随时可以变成凶手的，所以，该杀还是要杀，决不能手软。怎么杀法？是聚歼还是各个击破，这需要分析具体情况。总的来说，各个击破会比较容易一些。

第三，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派出外交官员前往周王室以及各个诸侯国家，解释齐国当前发生的事情，表达友好态度，获得对方认可。

一旦做到这三条，无亏的地位就可以说固若金汤了。

可是，炒菜的端洗脚水的一样也没有作。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公子无亏连过年费也没给公务员们发，大家都很失望。

现在，宋国军队来了。

按照宋军的战斗力，齐国军队只需要一个冲锋就能全歼他们。可是，这个时候还有谁愿意打仗？

紧急会议，公子无亏召开第一次紧急会议。

很没面子的事情是，来的都是没用的，有用的一个也没有来。基本上，会还没开，就散会了，因为没用的看见有用的都没有来，一个个自觉地走了。

“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公子无亏说，他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服自己这个国君。

炒菜的和端洗脚水的你看我，我看你，看了半天，最后炒菜的说话了：“老貂，你不是跟先主公出征过吗？打楚国的时候还当过先锋，这样，你亲自率领人马去迎敌吧，我在这里保护主公。”

“别介，我什么德行，牙哥你还不知道？你说干我们这行的，有什么真本事？还是你出马吧。”竖貂哪里敢去？齐国的太监可比不了晋国的太监。

两人谁也不肯去，争了半天，无亏听着烦啊，一拍桌子：“别争了，抽签。”

抽签结果，易牙出征，竖貂保护无亏。

易牙这个不愿意，可是也没办法，咬着牙点兵出城了。竖貂高兴啊，以为自己抽到了上签。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6

——无亏死了

易牙领兵前脚出城门，后脚城里就开始行动了。什么行动？杀人行动。

别以为大家都在看热闹或者睡大觉，大家都磨刀呢。磨刀，不是为了抗击宋国鬼子，而是要杀了无亏。满城的人，除了无亏的老妈之外，没有人不恨他。

看见易牙率军出城，城里那三家公子的人马就杀向朝廷了，到了一看，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只看见

大街上到处是人，拿刀的拿棍的拿斧头的，高家的国家的管家的鲍家的东郭家的，总之，基本上是个人就要去砍无亏。

暴动啊，人民起义了。

后面省略一万八千字，用《左传》上的一句话概括：三月，齐人杀无亏。

易牙的部队还没有开到前线，就听说城里把无亏给杀了。这下也别打仗了，大家欢呼一声，各自回家了。

易牙一看，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辛苦经营这么多年，这么快就泡汤了；喜的是抽签抽到了下签，这才保住一条命，抽到上签的竖貂想来已经被剁成肉酱了。

没办法，人家都跑回家了，易牙不能回家啊，索性一口气跑到了楚国，投靠公子雍去了。

公子雍非常欢迎易牙，因为他喜欢易牙炒的菜。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掌握一门手艺是多么的重要啊。

宋襄公的队伍进入齐国不远，就听说齐国人已经杀了无亏。

“看见没有，这就是正义的力量。我们仁义之师可以感化人民，不用我们动手，敌人就已经土崩瓦解了。”宋襄公很得意，对子鱼说。

子鱼没话说了，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人家非要说这是仁义的胜利，有什么办法？

正在这时，齐国大夫高虎来了。高虎来干什么？迎接公子昭回国继位。

高虎首先表达了对宋襄公的感谢，随后表示，齐国政府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因此，就不麻烦宋国军队继续为公子昭送行了。

宋襄公是个实在人，见高虎亲自来迎接公子昭，

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既然人家齐国不愿意宋国军队深入，那自己就撤军吧。

就这样，宋襄公把公子昭交给了高虎，撤军回国了。

——宋襄公真的很够意思

又没有费多大力气，又完成了齐桓公和管仲的嘱托，又得到了好名声，宋襄公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处理得十分完美。

“你看，好在当初没听你的。”回国一个多月了，宋襄公还时不时要在子鱼面前自我表扬。

子鱼笑笑，每次他都无话可说。

这个时候，有人来报：“报告主公，公子昭来了。”

“公子昭？这么快就来国事访问了？怎么不先通报一下？”宋襄公觉得奇怪。

“恐怕不是国事访问，是逃回来的吧。”子鱼说。

公子昭是逃回来的。

原来，尽管国高两家支持公子昭，可是那兄弟三个不干，再把无亏的人马也收编了，整天嚷嚷着要废了公子昭。

公子昭虽然当上了国君，可是整天提心吊胆，随时准备逃命。熬了一个月，熬出神经衰弱来了，闭上眼睛就是被杀。最后实在熬不住了，拉上高虎，偷偷跑到宋国来了。

“宋哥，救人救到底啊。”公子昭红着眼睛就来了，看上去好像哭的，其实是熬夜熬的。

“兄弟，别急，大哥给你做主。”宋襄公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答应了。

子鱼没说话，他知道说也没用。

这一次，宋襄公甚至没有再邀请盟国，而是决定仅仅靠自己的军队来解决问题。

宋军浩浩荡荡，挺进齐国。

宋襄公自信满满，公子昭感激不尽。可是，有两个人在担心，谁？子鱼和高虎。

子鱼知道宋军的实力，宋军打仗历来不行，连鲁国郑国这样的军队都干不过，怎么和齐国军队抗衡呢？高虎原本不知道宋军的实力，可是大军一出，高虎就看出来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实在无法恭维。

“子鱼，我担心啊。”高虎找到子鱼，直截了当把自己的忧虑说了出来。

“老高，我也担心啊。”

两人一聊，意见高度一致，可是眼前大军已发，骑虎难下。这仗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可是只要打，宋军就一定不是对手。

怎么办？两个人挠破了头皮，最后是子鱼一拍脑袋：“有了。”

“有了？”

“只要打，宋军必败。所以，不能打。”子鱼说。

“不能打？撤军？”高虎一瞪眼，心说你这算什么主意？

“不撤军。”

“不撤军，怎么能不打？”

“老高，你想想，齐国的三个公子现在是亦敌亦友，逼急了，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不逼他们，他们就互相猜疑，互相提防，最后互相残杀。这样，这边宋军缓慢推进，另一边，你火速回去，挑拨离间，让他们内讧。一旦他们自相残杀，宋军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不用打，我们也能把公子昭送回去。”

“高啊。”高虎赞叹。

第二天，子鱼和高虎来找宋襄公。

“主公，我们仁义之师，所向无敌。可是，仁义

仁义，不能不教而诛。齐国三公子虽然作恶多端，我们还是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看，不如咱们慢慢进军，请高大夫先回临淄，对三公子晓以大义，让他们自觉自愿缴械投降，迎接公子昭回国。如果他们顽固到底，自绝于人民，那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子鱼提出建议，专讲大道理，因为他知道，宋襄公只认大道理，你跟他讲什么实力啊挑拨离间之类的，他决不会听。

果然，宋襄公听了，就觉得有道理。

“嗯，仁义之师，仁义为本，以暴制暴，那不是我们的本意。也好，高大夫，你辛苦一趟了。”宋襄公当时就同意了。

于是，宋军减慢前进速度，高虎先行前往临淄。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7

——兄弟大战

公子昭跑了，公子潘、公子商人和公子元高兴坏了。

现在，三选一。

兄弟三个都不傻，白天四处拉关系，晚上磨刀磨枪，准备火并。可是，谁也没有先动手，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要防着公子昭从宋国借兵打回来。

最新的线报是宋襄公出兵了，直扑临淄而来。面对共同的敌人，三兄弟又坐在了一起。协商的结果是：全力击退宋军，杀死公子昭，然后三兄弟再接着干。

事情是这么定了，可是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谁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要防着宋军，另一边还要防着兄弟。宋军那是明枪，兄弟可是暗箭。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

公子元在三兄弟当中实力最弱，因此也是最小心。按着他的算盘，最希望那两个兄弟先干一场，然后自己渔翁得利。

到了晚上，公子元不敢睡觉，亲自查了哨，这才放心一点。刚回房间要睡，有人来了，谁？高虎。

听说高虎来了，公子元大喜过望，急忙迎进来。他知道，若是自己能够得到高家的支持，那可就大有希望了。

“高大夫，请坐请坐请上坐。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指教。”公子元客气一番。

“公子啊，唉。”高虎叹了一口气，看看公子元，又叹了一口气：“唉。”

“高老，怎么叹气？”

“唉，看一眼少一眼啊。”

高虎这话一出来，公子元一个激灵，傻瓜也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啊。

“高老，怎么这么说？”

“公子啊，你也知道，我跟公子昭去了宋国。现在宋国大军杀过来了，你们怎么办？”高虎问。

公子元一听，松了一口气，不就宋军吗？三兄弟合兵一处，宋军算什么？

“团结一心，歼灭宋军。”公子元说，还挺自信。

“团结个屁。”高虎大声说，又瞪了公子元一眼，“公子啊，要说你们几个兄弟呢，你是最老实的，我看着你长大，不忍心你被别人出卖。实话告诉你吧，公子潘早就跟公子昭暗中达成协议了，等宋军一到，里应外合，把你和公子商人给灭了，到时候公子潘担任上卿。唉，本来我不想说的，想想你这么老实，逢年过节还去看望我，所以给你通风报信，赶紧跑吧。”

高虎话说完，公子元脸都白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狗日的公子潘，我说怎么看他不对劲，原来是出卖了我们。奶奶的，你不仁，别怪我不义。高老，

公子潘不是个东西，我愿意和公子昭合作，灭了他们两家。你看看，能不能替我跟公子昭说说？”

得，公子元要叛变。

“这，都跟人家公子潘说好了，不太好吧？”高虎还假装犹豫。

“别，公子潘那人靠不住，对他那种人，不用讲什么信用。”公子元急了。

高虎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一拍大腿：“好吧，你是个好孩子，就跟你合作了。记住了，等宋军到了，你就自己动手，宋军自然会来接应。”

“多谢高叔啊，多谢多谢啊。”公子元终于松了口气。

照方捉药，高虎去了公子商人那里，不过这次没说公子潘，说的是公子元。公子商人一听也急了，结果也主动叛变。

为什么这个两个这么容易骗？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怀疑，所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忍不住上当。

高虎没有去找公子潘，为什么？因为公子潘有公子开方辅佐，那是个老油条，不好骗。

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宋军挺进到临淄的当天晚上，临淄城里火光大起，兄弟三个的队伍一场混战。天亮的时候，公子元的公子府被烧成了焦土，队伍全部被歼，出了城门找不到北，慌不择路，一直逃到了卫国，回姥姥家去了。

公子潘和公子商人的实力强一些，虽然没有被歼灭，但是死伤大半，元气大伤，天亮的时候，谁也打不动了，干脆各自回家救火。

宋襄公令旗一挥，宋军进城，直接把公子昭送到了朝廷。

这下好了，齐国卿大夫们都来了。连公子商人和公子潘也来了，不来也不行啊。

“狗日的公子元，都是他煽风点火，破坏我们兄弟感情。主公啊，您回来就好了，齐国人民有救了。从今以后，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可以从胜利走向胜利。” 公子商人和公子潘轮流拍马屁。

拍马屁有用吗？有用。公子昭原本就是个心很软的人，这时候看两个兄弟一副可怜相，也就放过了他们。

公子昭，现在是齐孝公。为什么叫齐孝公？因为他很孝顺。当年八月，也就是死后十个月，齐桓公终于入土为安了。为了表达孝心，齐孝公把公子无亏的老娘大卫姬和公子元的老娘小卫姬都给殉葬了。

——

“仁者无敌啊。”宋襄公说，他一直在说，从齐国一直说到了宋国。

子鱼一直没有说话，他知道什么狗屁“仁者无敌”都是胡说八道，要不是他和高虎的反间计，还不

知道现在在哪里吃饭呢。

“你看看，我们是正义之师，不用动手，敌人就崩溃了。邪不压正，正义必胜，此之谓也。”宋襄公没完没了。

子鱼还是没有说话，宋襄公虽然想法荒谬，但是人还是个好人，譬如这一次，他就没有向齐国要任何报酬。仁义嘛，不是利益。

“仁义，可以战胜敌人，也可以团结人民。凭着仁义，我们可以治理好国家，可以帮助友邦，还可以称霸天下。”宋襄公说到这里，突然好像感悟到了什么。“对了，如今齐国不行了，可是，齐桓公的事业不能荒废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号令天下，做天下的盟主呢？”

子鱼一听，这回不能不说话了。

“主公，咱们凭什么称霸天下啊？”子鱼问。

“凭什么？凭仁义，仁义无敌啊，哈哈哈哈。”宋襄公大笑起来。

仁义，让我们来看看宋襄公怎样凭借仁义来称霸。

仁义，宋襄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把仁义提升到这样高度的人。

后人有人把宋襄公误以为是孔子的祖先，这错了，但是，宋襄公的仁义应当是孔子仁义的祖先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8

第六十四章 宋襄公争霸

仁义是个什么东西？

仁义是坏东西吗？仁义是好东西吗？仁义可以用来称霸吗？

宋襄公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齐桓公和管仲把公子昭托付给了自己，而不是别人。是因为宋国强大？不是；是因为宋国亲近？也不是。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有眼力？想来想去，结论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仁义，仁义无敌啊。

宋襄公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面对强大的齐国，我的军队兵不血刃就解决了问题呢？这说明了什么？想来想去，结论是：战争并不取决于实力，取决于仁义，仁义无敌啊。

宋襄公还在思考又一个问题，纵观天下，谁最仁义？想来想去，好像没有人比自己更仁义。他搞了一个仁义排行榜，发现如果自己排在第二位的话，还真找不到能排第一的。

既然我是天下最仁义的，为什么我不能称霸呢？我一定能。

——地区盟会

宋襄公把称霸的想法告诉了子鱼，他以为子鱼一

定会很兴奋，这下可以成为管仲第二和齐桓公第二了。可是出乎他的意料，子鱼非但没有兴奋，反而反对。

“主公啊，我看，还是省省吧。一来，咱们实力不行；二来，风水轮流转，老天爷厌弃商朝已经很久了，咱们再怎么折腾也没用。”子鱼的意思，其实第一条就够了，可是他知道第一条根本没有办法说服襄公，所以临时加了第二条。

“子鱼啊，仁义无敌啊。齐国咱们都能搞定，还有哪个国家搞不定的？”宋襄公对子鱼的回答有些失望，看来，自己必须把管仲和齐桓公的角色一肩挑了。“不行，我现在就要召开联合国大会，重新选举盟主。”

子鱼原本就准备不说话了，听宋襄公这么一说，不说也不行了，他急忙阻止宋襄公：“主公，就算你想当盟主，这样也太快了。当初齐桓公也不敢一开始就召开联合国大会啊，依我看，保险起见，先召开一个地区盟会，把周边的几个小国家招来开个会，热热

身也好啊。”

“好主意，就这样了。到时候杀鸡给猴看，先把东夷搞定。”宋襄公高兴了，子鱼的主意不错。

宋襄公掰指头算了算，周边国家中，西面是郑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鲁国，没一个好对付的。相对来说，东面的东夷算是一堆杂碎国家，先搞定这帮国家，也算是开门红了。

按着宋襄公的方案，首次地区联盟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和曾国四个国家，其中，只有曹国勉强算个中等诸侯，其余三个也就相当于大地主。顺便一提的是，这四个国家分别就是曹姓、朱姓、滕姓和曾姓的起源，其中，曹为伯爵，始祖为周武王弟弟振铎，出于姬姓；滕为侯爵，始祖为周武王弟弟绣；邾国为子爵，出于上古曹姓，后代分别姓朱和姓曹；曾国为子爵，大禹后裔，出于姒姓。

初次盟会，宋襄公把地点放在了邾国。

到期，宋襄公提前两天赶到。邾国国君简称邾子，

邾子知道惹不起宋国，没办法，准备了好吃好喝，陪着笑脸。宋襄公挺高兴，也很平易近人，跟邾子聊得也开心。

可是很快，宋襄公就不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会期到了，可是该来的一个也没有来。

“咦，胆儿肥了，不把公社社长当国家干部了？”宋襄公非常恼火，很没面子。

过了一天，滕国国君滕文公到了。

“你怎么来晚了？”宋襄公问。

“我，我老婆临产，晚了一天，嘿嘿。”滕文公小心解释，其实他老婆也没临产，就是他不愿意来。

“临产？还难产呢。找个房子，关起来再说。”宋襄公也没客气，找了一间小房间，直接把滕文公给拘留了。

邾子一看，吓个半死，也不敢给滕文公求情。

又过一天，曾国国君曾子来了。

“你怎么来晚了？”

“我，我。”曾子还没说完，宋襄公打断了他：“我什么我？故意迟到，你这不是败盟吗？啊，关起来。”

就这样，曾子也给关起来了。

总共约了四个诸侯，现在关起来两个。

曹共公磨蹭了几天，原本准备来，听说那哥两个都进去了，他还敢来？他不来了，把曾子给坑了。

又过了两天，曹共公还没有来，宋襄公这火就大了。原本打算曹共公来了，给他们几个开个会，然后各罚做几个俯卧撑，大家把宋襄公选成盟主，也就行了，也就算是圆满成功，无与伦比之类。可是，现在曹共公都不来了，宋襄公的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头老虎领着三条狗在逛悠，丢人哪。

怎么办？宋襄公想了了半夜，最后一拍大腿。

“杀人，不杀鸡，怎么能吓住猴？要是这次就这么草草收场了，今后还怎么混？”宋襄公这个时候也不去想什么仁义不仁义了，为了称霸，什么都能干。

问题是，杀谁？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99

——假仁假义

“老邾，我听说睢水有河神，东夷人很信这个，这样，你把曾子给宰了，洗干净烹熟了拿去祭神。”第二天开会，原来的五国盟会成了二国会谈，宋襄公连客套话也省了，上来就给邾子布置任务。

邾子一听，宋襄公竟然要用活人祭神，而且人家曾子虽然爵位低，好歹也是个诸侯啊。邾子当时就傻眼了，看见宋襄公正在气头上，也不敢劝。

为什么宋襄公要杀曾子而不杀滕文公呢？这里有个讲究，曾子是个子爵，爵位低而且满天下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亲戚。而滕文公是个侯爵，又是姬姓，万一杀了他，很容易惹恼王室和姬姓国家，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说白了四个字：欺软怕硬。

邾子不敢说话，可是子鱼不能不说。

“主公，为什么要杀曾子？”子鱼问，他知道襄公很没面子，可是没面子也不能乱杀人啊。

“他迟到。”

“迟到就杀？”

“不错，当年大禹在会稽山召开群神大会，防风氏迟到，大禹就杀了他。可见，迟到是很重的罪，该杀。”宋襄公把当年大禹杀防风氏的典故拿出来说，大禹的大帽子一出来，看上去就可怕。别说，在这里

用大禹的故事挺黑色幽默，当年别人迟到被大禹杀，如今大禹的后代因为迟到被别人杀。

“可是，那是大禹啊。当年天下，能够杀戮诸侯的只有周王和齐侯啊。”子鱼据理力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召公曾经授权姜太公讨伐诸侯。

“没错啊，当年是齐侯，可是现在齐国衰落，轮到我们了。”宋襄公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过总体上还是强词夺理。

“那么，同是迟到，为什么杀曾子不杀滕侯？”子鱼也急了，他知道这个问题不应该问，可是没办法了，也只能问。

“这，”宋襄公沉吟了片刻，这确实是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不过，随着他的眼前一亮，他找到了最佳答案：“因为曾子迟到两天，滕侯只迟到一天。杀曾子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威严，放过滕侯是证明我们的仁义，啊，仁义，仁义无敌啊。”

绕来绕去，回到了仁义这个主旋律。

子鱼彻底没电了，只要说到仁义，他知道自己就没什么话说了。

“去你妈的仁义，假仁假义还差不多。”子鱼心里骂了一句，可是不敢说出来。

就这样，因为迟到两天，曾子被杀了祭神。

据《左传》：宋人执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子鱼说的是什么意思？翻成现代话是这样的：古时候六种畜牲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敢于用人作牺牲呢？祭祀是为了人。百姓，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有什么神来享用？齐桓公恢

复了三个被灭亡的国家以使诸侯归附，义士还说他薄德，现在一次会盟而侵害两个国家的国君，又用来祭祀邪恶昏乱的鬼神，要拿这个来求取霸业，不也是很难吗？宋襄公能得以善终就算幸运了。

有人会说，这段话为什么上面的对话没有？天，这样的话子鱼敢当着宋襄公说？那不是马上就被“仁义”掉了？

日期：2009-1-13　10:51:56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0

——仁义真的无敌

仁义掉曾子之后，宋襄公还是觉得不解恨，他决定要讨伐曹国。说来说去，最可恨的其实还是曹国。

子鱼一看，这越来越不象话了，没事打人家干什么？于是，子鱼又来劝告了。

“当年文王听到崇国德行昏乱而去攻打，打了三十天，崇国不投降。退兵回国，修明教化，再去攻打，文王就驻扎在过去所筑的营垒里，崇国就投降了。《诗》说：‘在嫡妻面前作出示范，由此而作为兄弟们的表率，以此来治理一家一国。’现在主公的德行恐怕还有所欠缺，而以此攻打曹国，能把它怎么样？何不姑且退回去自己检查一下德行，等到没有欠缺了再采取行动。”子鱼说得很委婉，意思是文王也要自我批评的，老大您也考虑考虑吧。

“哎，我们可是仁义之师，打不下曹国？”宋襄公的大帽子立即就出来了。

“主公啊，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人家也不是动不动就出兵啊。”子鱼这次是决心要劝住宋襄公，面对大帽子，也迎难而上了。

“你说对了，当年咱们先君从盟会逃回来，齐桓公不也出兵打咱们了？你不说也就算了，你这么说了，

我还非打曹国不可。”宋襄公还逮住理了，又把子鱼给噎回去了。

子鱼叹口气，没办法，人家仁义无敌啊。

战车三百乘，宋国派大将公子荡讨伐曹国，罪名是什么？没有罪名。

曹共公急忙召集最高常委会讨论局势，与通常一样，又是分成了主降和主战两派，一番论战之后，大夫僖负羁说话了，别看名字念起来有点别扭，可是这人是真正的人才。

“主公，曾子迟到两天，就给做成红烧肉了，您要是投降了，大概就七喜丸子了。其实，怕他们干什么？宋国打了这多年仗，谁听说他们打过胜仗？咱们一面守城，一面派人去齐国和楚国求救，万无一失。”僖负羁话不多，句句都在点子上。

其实，听到七喜丸子的时候，曹共公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抵抗了。后面的话，则是让他放心了许多。

当下，曹共公立即派遣特使前往齐国和楚国求救，派僖负羁负责城防，抵抗宋国。

事情的进展都在僖负羁的意料之中，宋军人多车多，可是打仗的水平确实不敢恭维。公子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愣是没有攻进曹国都城半步。

宋襄公有点恼火，想要增兵，可是想想，打一个小小的曹国就要增兵，今后谁还服你？可是，不增兵吧，公子荡又拿不下来。

正在犹豫，齐国使者来了。来干什么？

春秋时期，有两个特点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第一，但凡逃亡海外的，也就是政治避难的，通常都会得到庇护和欢迎。到现在为止，除了前面那个杀了国君之后逃命的南宫长万之外，还真没听说过谁被遣返的。在这一点上，春秋人很仗义，很江湖。

第二，大凡被侵略的国家，只要求援，通常都能

得到援助。在这一点上，春秋人也很仗义，很江湖。

曹国前往齐国求援，齐孝公有些为难，换了往日，直接起兵来援了。可是他不好意思打宋国，毕竟宋襄公于他有恩。怎么办？派人前来讲情。

齐国使者就是来讲情的。

宋襄公有点犹豫，齐国的面子多少还是要给一些的，可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国。

“你先歇歇，我考虑下先。”宋襄公把齐国使者打发去国宾馆了。

齐国使者刚走，有人来报，说是楚国使者来了。来干什么？

楚国接到曹国求援之后，原本也想出兵，不过想想，宋国跟齐国关系好，轻易还是不要得罪。怎么办？出国也派使者来为曹国求情。

这下，宋襄公不犹豫了。

“好，看在贵国的面子上，放曹国一马。”宋襄公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为什么现在这么爽快？怕楚国？

怕楚国只是原因之二，原因之一呢？后面再说。

“子鱼啊，你看，我也学习文王，三十天打不下来，撤军。”宋襄公很得意地对子鱼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子鱼挺高兴，忍不住也拍了一下马屁。

就这样，宋军撤了。

“看你们牛比，这下傻比了吧？”曹共公高兴了，觉得宋国也不过就是如此。

“主公，千万不可如此大意。宋大曹小，咱们还是小心为上。既然他们已经撤了，咱们主动去修复关系，给他们个台阶，咱们才能过上安稳日子。”僖负羁赶紧提醒。

于是，宋军前脚回到睢阳，曹国的使者后脚也就到了。

“宋公，我们错了。您大人大量，主动撤军，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我们认错行吗？恢复业已存在传统友谊行不行？下次再开盟会，我们再也不敢缺席了，我们第一个到行不行？”曹国使者专拣好听的说，反正说好话不用上税。

宋襄公高兴坏了，这不是很有面子吗？

“子鱼，你看看，什么叫仁义无敌？啊。”宋襄公说，似乎这又是仁义的胜利。

“是是，仁义无敌，仁义无敌。”

从此，宋国和曹国又恢复了友好关系。

——鹿上之会

第二年，宋襄公决定召集诸侯盟会。不是地区盟会，而是天下诸侯盟会。

“主公，不行啊。小国争盟，祸也。”（《史记》）子鱼赶紧来劝，他认为小国想要争夺盟主，那是没病找病，就像疯狗要争夺百兽之王，那不是找死吗？

“哎，怎么这么说？全天下除了周王，爵位最高的就是咱们了，咱们怎么是小国？照你这么说，王室的地盘更小，也是小国？切。”别说，宋襄公说得还是有些道理。无奈，这年头爵位没有实力好使。

“好，算主公说得有理。可是，咱们哪有那样的号召力？”子鱼提出一个技术问题，试图让宋襄公知难而退。

“这个简单，现在天下基本上分成两个阵营，齐国一边和楚国一边。齐国这边的委托齐国帮着召集，楚国这边的委托楚国帮着召集。我知道你要问他们为

什么肯帮我们，告诉你吧，齐国欠我们人情，楚国也欠我们人情。欠什么人情？上次我们答应他们从曹国撤军，就是给他们面子，这次，他们该还给咱们面子了。”宋襄公什么都想好了，当初答应楚国的求情，把伏笔埋在这里了。

基本上，这算是最早版本的狐假虎威了，尽管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在此后才产生。

子鱼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宋襄公走火入魔了。

宋襄公十二年（前639年）春天，宋国鹿上（今山东省曹县东北部），宋襄公邀请了楚成王和齐孝公参加天下领导人峰会。

春暖花开，春意盎然，春风拂煦，春情萌动。总之，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宋襄公很得意，能够同时请动楚国和齐国君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齐孝公为什么肯来？因为他欠了宋襄公的大人情，不好意思不来。

楚成王为什么来？也是因为欠了人情？当然不是。他只是想来看看，看看中原大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在座次安排上，宋襄公耍了个小心眼。那时候还没有“排名不分先后”的说法，也没有圆桌给大家开圆桌会议，更没有按字母或者按笔画排名的说法。从齐桓公那时候开始，除了齐老大之外，其余的国家还是按照爵位排名的。

所以，作为东道主，宋襄公决定按爵位排名。

宋国，公爵；齐国，侯爵；楚国，子爵。

现在的排序是：宋老大，齐老二，楚老三。

宋襄公厚着个脸皮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齐孝公坐第二把交椅倒也无所谓，反正自己也没心情争什么盟主。楚成王坐在了第三把交椅上，心情可想而知。

“让老子当小三？”楚成王一股无名之火压在心头，没办法，就算楚国强大，可是如今在人家的地盘上，吃苍蝇也只能咽下去了。

宋襄公看齐孝公没意见，楚成王似乎也无所谓，心中暗暗高兴。

三国君主互致问候以后，就当前国际国内焦点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一致认为，三方应该发挥各自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第二天，按照惯例，三国领导人要登坛歃血为盟。

顺便，在这里介绍歃血为盟。

据《左传》记载，当时各国诸侯订立盟约，必须举行“歃血为盟”的仪式。其过程就是先将祭祀过天地神灵的牛的耳朵割下取血，并将牛耳放在珠盘上，由主盟者执盘，当时便称主盟者为“执牛耳”。这就是后来常用“执牛耳”比喻第一名的来由。

主盟者率先将牛血涂在口上，这叫歃血。与盟者接着相继歃血，表示彼此之间有天地神灵为鉴，要坚守盟约，要言而有信。倘若有违约者，必将造受神灵的惩罚，最终将像牛一样被杀死。

歃血为盟，宋襄公又抢了个头名。不仅执了牛耳，而且第一个歃血。那感觉，跟拿了奥运冠军没什么区别。

这一次，宋襄公给了楚成王一个面子，给他排在了第二位，齐孝公第三位。

歃血为盟之后，宋襄公的信心更足了。于是，正事提上了桌面。

“楚王、齐侯，如今我们三强结盟，可以说是天下诸侯的福音。现在呢，我想继承齐桓公的遗志，把天下诸侯团结在一起。你们看，秋季的时候咱们召集天下诸侯在盂（今河南省睢县）召开联合国大会怎么样？”宋襄公提议，那两位一听，知道老宋想当盟主

了。

“好啊，我支持。”楚成王第一个支持，态度之积极出人意料。

“齐老弟，你怎么看？”宋襄公问齐孝公。

齐孝公是个聪明人，他看出来宋襄公想当盟主了，他也知道楚成王这些天很不高兴。那么，为什么楚成王现在这么积极？这里有鬼。

“我没问题，宋哥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齐孝公满口答应，答应了再说。

基本上，现在楚成王和齐孝公都准备看热闹，看看宋襄公怎么整这个盟会。

“不过，这么大的事情，老哥我一个人弄不了，要麻烦两位，通知各自麾下的诸侯参加。”到了这个时候，宋襄公提出这个要求了。

齐孝公一听，你不是牛吗？你自己请啊。

“宋哥，你看，齐国这几年挺乱，没什么号召力了，我那边的国家，你发通知比我好使，您就自己来吧。”齐孝公推了，他估摸着，楚成王也要推掉。

可是，齐孝公错了。

“好，陈、郑、蔡、许、曹这五个国家包给我了。”出乎意料，楚成王爽快得惊人。

“太好了，一言为定。”宋襄公更高兴了，只要楚国肯出面，其余的国家自己也能搞定了。

于是，三国商量好了时间地点，分头准备去了。

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都不是好东西。

日期：2009-01-14　11:20:24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2

第六十五章 奸诈的楚国人

“仁义无敌啊。”宋襄公兴高采烈，天天念叨。一边派人前往盂开建国宾馆和祭坛，准备迎接天下诸

侯。

“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左传》）”子鱼很绝望，他断定国家就要灭亡了。

鲁国的藏文仲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说了一句名言：“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

什么意思？通常的解释是：顺从别人的意愿可以，让别人顺从你的意愿多半就不行了。不过，笔者认为这句话应该如此解释：当人的能力大于欲望，可行；当人的欲望大于能力，不可行。

换言之，要量力而行。

与之相反的一句话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可见，如果我们学了春秋，就不会闹大跃进那样的笑话了。

——宋襄公的两个错误

秋天，宋国的盂。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与天上有没有云并没有直接关系。

宋襄公提前十天来到，亲自检查各种接待工作，数十遍练习怎样执牛耳歃血为盟，怎样对诸侯讲话，怎样行使担任盟主之后的第一次权力。

“仁义无敌。”宋襄公念叨着，这将是他荣任盟主后就职宣言的第一句。

“这是一届盛况空前，无与伦比的盟会。”宋襄公又念，这是他准备给这次盟会的总结性发言的最后一句。据他的乐观估计，因为有齐国和楚国的参加和鼎力支持，与会盟国数量应该在二十以上。这个数量，无论是南联盟大会还是联合国大会都没有达到过。

可是，他没有想到，从一开始，他就在犯错误。更糟糕的是，他的错误是愚蠢的和后果严重的。

第一个错误，名不正言不顺。

齐桓公称霸，是尊王室以令诸侯。宋襄公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他很担心得罪楚国，所以没有邀请王室出席。

王室没有出席，楚国阵营因此藐视宋国，知道他们没有底气；齐国阵营因此不满宋国，认为他们讨好楚国。

盟会还没有开始，已经没有人喜欢宋襄公了。

第二个错误，可以感动别人，可以感动世界，但是不能感动自己。

宋襄公被楚成王的爽快所感动，更被自己的仁义所感动。于是，他建议召开一次衣裳之会，什么叫衣裳之会？就是大家只穿衣裳，不穿裤子？零分。

所谓衣裳之会，就是大家都不带兵车，坦诚相待，和平赴会。衣裳之会，又叫乘车之会，乘车是什么意思？乘车跟战车相对应，就好像旅行轿和装甲车的区别。

“主公，楚国人是南蛮，没什么信用可言，我看，咱们还是在附近埋伏下兵力。楚国人如果讲信用最好，如果他们出什么妖蛾子，咱们也能及时应对。”子鱼见宋襄公全无警惕，提醒他要防备万一。

“这怎么行？信用啊，仁义啊。咱们不能言而无信啊。”宋襄公否决。

任何时候，感动自己都是危险的。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3

——自投罗网

楚国的号召力被证明是强大的，盟会前两天，陈穆公、蔡庄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陆续抵达，入住国宾馆。

盟誓当天早上，楚成王来到。看上去，楚成王还是很讲信用，尽管随从人员多一点，但是兵车一乘也

没有带。

齐国没有来，齐孝公在盟誓的头一天派人前来，说是痔疮发作，无法前来，祝大会圆满成功。此外，宋国负责邀请的鲁国、卫国、燕国、晋国等国家的领导人全部缺席，而且是无故缺席。说白了，这些国家根本不尿你宋襄公这一壶。

宋襄公觉得很没有面子，可是，事已至此，厚着脸皮也要继续下去啊。

宋襄公只是觉得没面子，可是，子鱼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如果说齐孝公以及齐国体系的诸侯们在，那么齐楚形成抗衡，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现在的形势是宋国面对楚国体系六个国家，人家都不用动用兵车，也能把宋襄公给就地办了。

“主公，事情不太妙啊，我看还是溜了比较稳妥。”子鱼悄悄找到宋襄公，建议赶紧逃跑。

“哎，这怎么行？咱们是东道主啊。你放心好了，

楚王是个讲信用的人，啊，仁义无敌。”这个时候了，宋襄公还在讲这个。

子鱼一看，该死活不了啊。既然如此，自己留个心眼吧。

盟誓开始了。

祭祀，杀牛，牛耳朵端了上来。

牛耳朵是谁的？

陈国等五国领导人都面带讨好的笑容看着楚成王，楚成王则面带笑容看着宋襄公。

牛耳朵送到了宋襄公的面前，他要伸手去接。可是，突然他犹豫了，因为他看见诸侯们怪异的目光。

底气不足，底气还是不足。

“这，这，给楚王吧。”关键时刻，宋襄公畏缩了。

“哈哈，宋公客气了，您是公爵，我是子爵，这里面我是最后一个啊。”楚王笑着说，拒绝接过牛耳。

子鱼远远地看着，他知道，一切已经无法避免了。于是，他趁着大家不注意，悄悄地溜走了。

“这，楚王，这，您客气。”宋襄公语无伦次。

“哈哈哈哈。”楚成王大笑起来。

“这。”宋襄公手足无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诸侯们纷纷大笑起来。

“这，这。”宋襄公终于后悔了，他四处张望，要找子鱼，可是子鱼早已经成了漏网之鱼。

“跟我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楚成王笑够了，挥挥手，喝令：“拿下。”

楚国的卫士们蜂拥而上，他们不需要战车，手中的剑已经足够。

战车三百乘，楚国的战车在半个时辰之内已经占

领了盂。

这个时候宋襄公才恍然大悟，楚成王早已经布置了兵力。所谓衣裳之会，那只是逗自己玩的。

“你，你不讲信用。”宋襄公尽管被捉住了，还是鼓起勇气，指责楚成王。

“信用？信用是个屁。老子战车千乘，雄兵十万，这就是老子的信用。”楚成王看着宋襄公的可怜相，十分的解气。“老子堂堂楚王，什么时候当过老二？周天子见了我也不敢自称老大，你真行，竟然让老子当小三。”

宋襄公现在明白了，上次得罪了楚成王，人家是设好了局要来报复自己，自己还傻乎乎地以为他是个好人。

“哎，我以仁义待天下，天下不以仁义待我啊。”宋襄公慨叹，想来想去，自己当雷锋当惯了，可是好像一直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吹罢，人家曾子就迟到两天，你把人家杀了祭神；人家曹国没招你惹你，你派兵讨伐人家。你什么仁义？狗屁。按理说，也该把你烹了祭神，算我仁义，放你一马。各位，我们盟誓，让老宋看着。”楚成王骂了一通，然后还要羞辱他。

现在，宋襄公被关进早已准备好的笼子，看着外面楚成王和五国诸侯盟誓。所有的设施都是现成的，原本是宋襄公准备给自己当盟主用的，如今成了楚成王的。

那五国诸侯有幸灾乐祸的，也有觉得楚成王过分的，但是没人敢为他求情，大家恭恭敬敬，欢欢喜喜，推举楚成王为盟主，歃血为盟。之后，楚成王令人把牛耳朵扔进了宋襄公的笼子里，意思是：你不是爱执牛耳吗？给你执着去吧。

“各位国君，我楚国大军明天要进攻睢阳，灭了宋国，请大家现场观瞧。”最后，楚成王宣布。

宋襄公昏过去了。

日期：2009-01-15　11:37:3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4

——楚国人的诡计

攻城战役开始。

宋襄公站在楚成王的身边看楚军进攻睢阳，不过，楚成王在战车上，宋襄公在笼子里。宋襄公很羞愧，楚成王则很得意。不过，没有多久，宋襄公的心情平静下来，楚成王也不再那么得意。发生了什么？

不得不承认子鱼不简单。

在从盂逃回来之后，子鱼立即布置城防，他料到，楚成王一定会来攻城。

按着楚成王的设想，以三百乘战车发动闪电战，拿下惊慌失措中的宋国不成问题，他没有料到的是，宋国人竟然能够这样快地从恐慌中走出来，并且能够这样快地布置起防守来。

第一天的攻城以失败告终，第二天呢？

没有第二天了，楚成王决定撤军。撤军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兵力不足，闪电战失败，就只能撤军。

就这样，宋襄公被楚军带回了楚国。

回到楚国，楚成王召集群臣，讨论怎样处置宋襄公。

“杀了算了，杀了他，中原诸侯一定都害怕我们，我们就可以乘机称霸。”大夫成得臣建议，成得臣，子子玉，楚国头号大将。基本上，现在楚国打仗，除非楚王亲征，都是成得臣指挥。

“子文，你看呢？”楚成王问，打仗可以问成得臣，这种考智慧的事情，还要问子文。

“大王，大老远的把他弄过来，杀了多不合算？我看，我们用他跟宋国换点土地过来，不是废物利用？”子文回答。

两相对照，很明显，子文的主意更好。

于是，楚成王派遣使者前往宋国，要求宋国用土地来赎回自己的国君。

几天之后，楚国使者回来了。

“怎么样？宋国人准备给多大地盘？”楚成王问。

“报大王，一寸土地都不给。”

“不给？他们不想要自己的国君了？”楚成王吃了一惊。

“他们有新国君了，就是子鱼。”

“啊，子鱼？旧的还没死，新的就上来了？”

“没错，子鱼说了，说他现在是国君，被咱们抓的国君现在也就是宋国一农民，要杀随便，尸体咱们可以自己留着。”

楚成王傻眼了，原本想捞一票，现在看来不仅没

捞着，还倒贴了伙食费。

怎么办？楚成王把子文给叫来了。把事情说了一遍，子文也很意外，想了想说：“大王，我知道这个子鱼非常贤能，上次要不是他，咱们早就灭了宋国了。如今他当了国君，对咱们不是一件好事。依我看，不如把老宋给送回去，让他们兄弟相争，自相残杀。”

“好主意。”

正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第二天，楚成王再派使者前往宋国，这次不是商量，而是告知。告知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什么意见，我就这么做了。怎么做？冬天的某个时间，我们把宋襄公给你们送到你们的薄（今河南商丘县）去。爱要不要，反正到时候就送过去了。

然后，楚成王派人把宋襄公给请来了。为什么说请？因为这次很客气。

在笼子里住了一个多月，宋襄公这个难受，突然说楚成王来请，把宋襄公吓得差一点尿裤子。看来，自己离红烧肉不远了。

宋襄公真没猜错，楚成王备了国宴请他，头一道菜就是红烧肉，弄得宋襄公有点受宠若惊。

“大，大王，您这是？”宋襄公不知道楚成王想要干什么，惴惴不安地问。

“宋公啊，这些日子受苦了。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不好意思这段时间让你没吃好没睡好的。说实话，我们被你的仁义感动了，所以，决定释放你，把你送回家。”楚成王说得挺诚恳，好像真是那么回事。

“真，真的？”

“君子无戏言啊，我最讲诚信的。这样，安安稳稳在我这里再住几天，咱兄弟两个好好叙叙，然后我派人送你回去。”

就这样，宋襄公继续留在楚国，不过不住笼子了，住在国宾馆里，好吃好喝好玩，跟楚成王一起泡妞一

起讲黄段子，还打了两次猎。到临走，宋襄公还真有点舍不得楚成王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5

——宋襄公回来了

终于，冬天到了。

天上，鸟都不飞了。鸟不飞了，人还是要走的。

依依惜别之后，宋襄公被楚国军队一直送到了宋国的薄。为了表示诚意，楚军仅仅五十乘战车。

前面，宋国大军早已经准备好，四百乘战车伺候。

“宋公，你到家了，我们告辞了。”楚军领军大将向宋襄公道别之后，率领楚军撤了。

宋军一乘战车奔驰而来，到了宋襄公面前，战车

停下，只见子鱼跳了下来。

“主公，你总算回来了。”子鱼大声说道，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他不仅为宋襄公的回来而高兴，也为自己的计策的成功而高兴。他知道，如果用土地换宋襄公，不仅将失去土地，还会引狼入室，最后是人地两空。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先登基，让宋襄公在楚国人那里失去价值，说不定楚国人反而会把襄公放回来。

宋襄公看着子鱼，半天才说出话来。

“主公，我不是主公，你才是主公。主公啊，我被楚国人羞辱，不配再当宋国国君了，主公，你让我去卫国吧，我在卫国弄几亩地，当个小地主算了。”宋襄公说道，也不知是真这么想，还是装模作样。

“主公，怎么能这么说？楚国人不讲信用，怎么能怪主公呢？再说，你不是已经回来吗？这说明上天把宋国交给你，楚国人也不能把你怎样啊。”子鱼真

有点急了，他是真的对国君没什么兴趣。

“照你说，我能回来是天意？”宋襄公问。

“不错，是天意。”

“不，不是天意。”宋襄公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子鱼吓一跳，心说这兄弟不会在楚国变神经病了吧。再看宋襄公，正在那里运气，然后蹦出后面的半句话：“是仁义。仁义无敌啊。”

弄了半天，还没忘记仁义无敌。

子鱼傻眼了，照例，听见仁义二字他就会傻眼。早知道仁义这么管用，自己何必费这么大功夫呢？

“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左传》）子鱼心说，看来，这次的教训还不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宋襄公出击

不管怎样，宋襄公回到了宋国，继续当他的国君。而子鱼规规矩矩当自己的臣子，没有一点不服气的意

思。

冬去春来，春暖花开。还好，宋襄公打消了当盟主的荒唐念头。

“还好还好，这个春天还不错。”回想起去年春天在鹿上之会，子鱼还有些哭笑不得，好在，今年春天还过得安生。

可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你可以知道，但是不能念叨。你一念叨，事情就来了。

三月三十日，春天的最后一天。

“报主公，郑侯前往楚国朝拜楚王。”宋国驻郑国办事处的官员前来报告郑国的动态，类似的诸侯动态经常会有。

“什么？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去朝拜楚国？”宋襄公大声说，在所有诸侯当中，他最痛恨的不是楚成王，而是郑文侯。当初自己被关在笼子里，

郑文侯嘲弄自己是个猴子，还向自己吐口水。那时候，宋襄公就在暗中发誓，一旦出了笼子，一定要找郑文公算账。

子鱼就在旁边，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拉戈巴兹，让他去舔楚王的屁股，不行，我要出兵讨伐，灭了郑国。”果不其然，宋襄公终究没有能够熬过这个春天。

子鱼苦笑，该来的真是躲不掉。

《左传》记载：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

夏天，宋国军队讨伐郑国。

表面上看，宋军人多车多，似乎实力更强。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的是，宋国确实打不过郑国。

可是，俗话说：有山靠山，有水吃水。认个干妈，就要吃奶；认个干爹，就要撒娇。

郑国并不怕宋国，可是想想看，既然认了楚国作大哥，何不请大哥出来摆平？白叫你大哥了？

于是，郑国一面防守，一面向楚国求救。

楚国会救吗？

这样的事情，楚国都不用商量，直接就决定出兵了。没事还想打你呢，你自己找事，为什么不打你？楚成王让使者告诉郑国：“别急，先顶着，秋收之后，楚国大军讨伐宋国。”

为什么不当时就出兵？楚成王也知道宋国那点战斗力，郑国顶到秋收一点问题也没有。

事实证明楚成王是正确的，宋襄公亲自率领的宋军在郑国从夏天到秋天，用赵本山的话说：咋没咋地。

没把郑国怎么样也就罢了，还耽误了秋收。

耽误了秋收也就罢了，还把楚国鬼子给引过来了。

楚国人够狠，不救郑国，直接杀奔宋国。以楚国的实力，自然犯不着玩什么围宋救郑的把戏，为什么要这样呢？楚国人很坏，迟迟不出兵的目的就是想让宋国人和郑国人消耗一些兵力。如今，如果出兵郑国，就算打败了宋国，也没什么太大好处。相反，直接出兵宋国，就可以在宋国就地开抢，好处多多啊。

没办法，宋襄公紧急从郑国撤军。好在郑国没有追他们，郑国人坏着呢，他们还想让宋国人跟楚国人拼命呢。

总之，一人一个心眼，谁也不是善类。

说来说去，只有宋襄公是个缺心眼。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6

——泓之战

宋军一路撤退，撤到了宋国的泓（今河南省柘城县），然后等待楚军的到来。

“主公，楚军强大，我看，不如跟他们讲和。”大司马公孙固建议，大司马是什么？国防部长。

“什么？讲和？兄弟，这是我们的主场，怕什么？”宋襄公不肯，想起在楚国被关进笼子里那段日子，他就咬牙切齿。

“可是，我们只有四百乘战车，楚军六百乘；我们的战士长期不打仗，楚军都是能征善战的战士，凭什么与他们抗衡？”

“仁义，仁义无敌，知道不？”

公孙固也没话说了，仁义这个东西，就像鬼神一样，摸不着看不见，说它行它就行，不行也行。

既然劝说无效，公孙固之好准备后事——派人回

睢阳通知子鱼，一面准备守城，一面派军队在半路等待接应宋国的败军。

宋襄公十三年（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光棍节。

泓。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泓之战开始了。

泓水之东，宋军战车四百乘，宋襄公亲自指挥，列阵。

泓水之西，楚军战车六百乘，楚国国防部长成得臣指挥，准备渡河。

楚军显然没有把宋军在眼里，按常理，渡河作战，必须趁早过河，先于对方列阵，以防对方半渡攻击。可是，成得臣完全不在乎，似乎宋襄公还在楚国的笼子里。

宋军列阵结束的时候，楚军还在渡河。

公孙固猛然之间看到了取胜的机会，就像下围棋，

劣势之下看到了逆转的胜负手。

“主公，敌众我寡，趁他们还在渡河，人马未齐，现在发起攻击，一定可以战胜他们。”公孙固迫不及待地提出建议，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机会啊，敌人轻敌给了我们机会，这样的机会真是求之不得。

“不可。”宋襄公轻轻地说，甚至没有看公孙固一眼。

公孙固失望地摇摇头。

过了一阵，楚军全部过河，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型。

“主公，趁敌人混乱，出击吧。”公孙固再次提出建议，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未可。”宋襄公摆摆手，意思是等半天了，这一下就不能等了吗？见公孙固还要说，宋襄公不高兴

了：“兄弟，你这人这么不厚道呢？没看见人家还没布好阵吗？”

公孙固要哭了。

终于，楚军准备好了。

日期：2009-01-17　17:17:4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7

第六十六章 仁义的惨败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左传》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史记》

——仁义之战

楚国，天下第一强国。古人的话说：天下莫强于楚。

当时的天下，从北到南，没有一个国家是楚国的对手。

两军击鼓，同时冲锋。

不是狼入羊群，是狼群吃羊。宋军本来战斗力就不行，人还比楚国少，这个仗怎么打？不用发挥想象力，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宋军惨败，大将公子荡战死，宋襄公被重重包围，若不是公孙固率领亲兵拼死相救，宋襄公就又该去楚国的笼子里站着了。即便这样，公孙固保护宋襄公杀出重围的时候，宋襄公大腿上已经挨了一枪，血流如注，趴在车上。好在宋襄公的马不错，一路奔逃。半路上遇上子鱼率军接应，才把宋襄公救了回去。再看宋军，十死七八，襄公的亲军卫队无一逃生。还好，

公孙固没有阵亡。

宋襄公狼狈逃回睢阳之后，子鱼立即布置守城，准备迎战楚军。

好在，这次楚军根本没有准备攻城，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渡河回国了。

泓之战，宋军惨败。这是宋国军队上次被郑庄公全歼之后，又一次毁灭性的失败。

“狗日的宋公，白痴啊。”“怎么摊上这么个弱智国君啊？”“怎么上次楚王没把他给做成人肉包子啊？”

宋国上下，一片骂声。

一场惨败，多少人家失去了儿子、失去了老公、失去了兄弟、失去了父亲，大家能不骂宋襄公吗？

那么，宋襄公是怎么看的呢？他后悔吗？他羞愧

吗？

“仁义的人打仗，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二毛。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可是决不会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宋襄公说，仁义啊，仁义到底啊。

什么是二毛？二毛就是头发斑白的人。那三毛呢？头发全白的人。十毛呢？就是一块钱。

“主公啊，打仗是不能讲仁义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那是老天帮助我们。大仗就是杀人，怎么能不忍心呢？”子鱼讲了一通道理，归结起来，就是战场上不能心怀慈悲。

“不，宁可打败仗，我要仁义。”宋襄公说。

子鱼哭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8

——仁义的两面性

对于宋襄公，历史上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基本上，儒家一派是赞扬的，不仅赞扬，而且捧上了天，类似“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过，先在这里说明的是，儒家祖师爷孔子一直拒绝对此进行评价，显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或者说他也是不赞成宋襄公的。《左传》中有大量评语来评价所发生的事件，而对于宋襄公这件事，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评论，这很说明问题。

下面，先听听唱赞歌的。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是《春秋公羊传》的评语，什么意思？君子褒扬宋襄公不进攻

没有列好队的敌人，遇上战争还不忘记大礼。宋襄公是有仁德的君主啊，可惜没有辅佐的贤臣。即便是文王来作战，恐怕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把宋襄公比成周文王，还有比这更高的赞扬吗？

“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这是《史记》里的话，司马迁借“君子”之口来表扬宋襄公：君子们赞扬宋襄公，认为中国缺少礼义，而宋襄公很懂得礼让。

那个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是把宋襄公当作楷模，他这样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意思是这样的：要成为霸王，根本在于仁义，所以宋襄公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破坏了仁义而取胜，不如遵循仁义而战败。

“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这就是大儒董仲舒的高见，与后世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

资本主义的苗。”何其的神机暗合啊。

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外族欺辱，董大儒功不可没。

再来看看反面意见。

除了子鱼之外，孙子大概是第一个反对宋襄公的人，《孙子兵法》开卷就写道：“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话，基本上就是写给宋襄公看的。

之后的兵家，都与孙子一脉相承。

韩非也嘲弄宋襄公，称之“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然而几千年来说得最过瘾也最直接的还是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是蠢猪式的仁义。”

仁义，对敌人仁义，就是对自己的人不仁义。

不就是这样吗？

对敌人仁义，敌人嘲笑你，自己人怨恨你，这样的仁义有什么意义呢？

歌中唱道：毛主席的话我最爱听。

宋襄公的大腿上那一枪不仅仅扎到了皮，也扎到了肉，还扎到了骨头。那年头没有消炎药也没有消毒水，还没有华佗给他刮骨疗伤。就算有华佗，宋襄公也不是关云长。所以，宋襄公的腿一直好不了，发痛、发痒、化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睡觉也只能一个侧面。尽管如此，宋襄公从来不后悔自己的仁义之举。

转眼过了冬天，又到了春天。

春天来了，该发芽的发芽，该发情的发情，该发炎的当然也要发炎。换句话说，宋襄公的伤情更加恶化了。

“我要死了吗？”宋襄公经常会问自己，他觉得自己大概好不了了。

这一天，正当宋襄公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来报：“主公，晋国公子重耳求见。”

平时，求见的人很多，宋襄公基本上都不见。这次，他见不见？

“安排国宴。”宋襄公下令，不仅见，而且要高规格地见，为什么？

在回答宋襄公的问题之前，先回答另一个问题：重耳怎么跑到宋国来了？

日期：2009-01-20　10:40:55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09

——告密者的下场

重耳在齐国的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有老婆没孩子，有朋友没敌人，多好的日子？

重耳的老婆叫姜氏，漂亮说不上，但是很贤惠很

温柔，又体贴人，而且学识出众，重耳很喜欢她。

齐桓公刚死的那阵子，重耳还担心是不是好日子到头了，可是后来咋没咋地，马照跑舞照跳，国家大妓院的生意还是那么红火。重耳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有吃有喝有老婆伺候，还求什么?折腾什么?

所以，重耳决定就这么在齐国过下去了，当个小地主也没什么不好。

重耳是挺爽，可是兄弟们不爽啊。不说别的，就说先轸和魏犨，看着齐国四公子打仗，两个人那个羡慕，真恨不得提着大戟去杀几个人过过瘾。

可是，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呆在庄园里喝酒吹牛，顶多赌几把。

转眼间，在齐国七年了。七年时间过去，重耳竟然没有让姜氏生个孩子出来，也是没用。

七年的时间里，齐国从霸主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国

家。

“不行，我们不能再呆下去，再呆下去就废了。齐国现在自顾不暇，即便晋国有了内乱，他们也不能帮助我们。”狐偃把赵衰几个找来，要解决出路问题。

“可是，公子整天跟他老婆腻在一起，看那样子，就打算老死在这里了。”赵衰也早有考虑，可是有这个疑虑。

其余哥几个纷纷附和，都说早就该走。

“这样，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去商量。”狐偃怕大家商量的事情被重耳听见，有了提防。

于是，几个人悄悄溜了出去。去哪里？

若是两年前，就去国家大妓院开间房，一边洗脚，一边商量。可是如今不行了，齐桓公死后，齐国政府给的补贴越来越少，这几年基本上是在吃老本，银子都用的差不多了。

没办法，只能去地里。

哥几个找了一棵比较大比较偏僻的桑树，就在桑树下面开始讨论了。讨论什么?讨论怎样说服重耳离开齐国，以及如果不能说服，那么以什么办法把他强行带走。

商量半天，暂时没有结果。开饭时间到，哥几个装模作样，溜溜达达回去吃饭了。

晋国人的习惯是低着头走路，这个习惯很不好。固然这样增加了捡到钱的概率，但是撞到树上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这次倒没有撞到树上，不过比撞到树上更糟糕。按理说，桑树并不高，上面有个人是应该看见的，可是哥几个竟然没有看见。树上有人吗?不仅有人，还是一个美女，一个穿裙子的美女。

这个美女是谁?美女为什么会爬到树上?

莲蓉，美女的名字叫莲蓉，现在的月饼常常用她的名字来命名。莲蓉年方一十八岁，长得端庄大方，楚楚动人，像谁?像倪萍十八岁时的模样。莲蓉为什么在树上?

原来，莲蓉是重耳家里的养蚕女，爬到树上是要摘桑叶。刚爬上去，看见几个男人过来，暗中惊叫："哇噻，要走光。"急忙搂紧了裙子，不敢说话。谁知道这几个男人就在自己的裙子下面坐下，谈论起隐私来。

自古以来，谁不爱听别人的隐私?莲蓉竖起了耳朵，听得津津有味。

男人们走光了，莲蓉从树上溜了下来。一合计，这几个人想把男主人弄走，那女主人不就守活寡了?不行，我要告密，告密定有好处。

告密真的有好处吗?

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很危险的，什么人?知道秘密的人。看看好莱坞的电影，大凡被追杀的，十有八九是因为他知道什么秘密。

所以，有秘密最好守住，否则就向全世界公布，千万不要告密。下面，我们来看看告密者莲蓉的下场。

“主人，惊天阴谋，危在旦夕啊。”莲蓉找到姜氏，先搞几句危言耸听，以此提高自己告密的价值。

“什么?快说。”姜氏果然有点紧张。

莲蓉把自己的桑树上听到的那几个男人的隐私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添油加醋，绘声绘色，感动得自己都直掉眼泪。

“真的?”姜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半天才问。

“真的，我怎么敢造假新闻呢?”

“我不信。”姜氏不信。

“我，我发誓。”现在，告密的问题来了，人家不信，你就麻烦。如果人家再质疑你的动机，你就更说不清楚了。

好在，姜氏没有质疑莲蓉的动机，她想了想，说:“哪一棵桑树？你带我去看。”

莲蓉带着姜氏，悄悄地来到了那棵桑树下。

天色有点黑。

“就是这棵树。”莲蓉说，有点得意。

姜氏上下打量着那棵树，似乎还有怀疑，莲蓉刚要再说什么，姜氏突然说道：“你看，你身后是谁？”

莲蓉急忙转过身去，定睛一看，发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看来是姜氏看走眼了。可是，当她转过身去的时候，她的身后就确实有人了，谁？姜氏。

姜氏从怀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来。

莲蓉再转头回来的时候，一把剪刀直接刺透了她的喉咙。

“呃。”这是莲蓉能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了。

告密者死了。

日期：2009-01-20　16:03:0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0

——读诗的女人

姜氏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七年没有能够为重耳生下一男半女，她很惭愧。为此，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耽误重耳的前程，她决定要让重耳离开这里，去成就他的事业。

正因为如此，她杀了莲蓉，以防她泄露机密。

杀了人，晚上照例是不容易睡着的。

“公子，我要。”姜氏说。

“好。”重耳说，伸出胳膊搂住了姜氏。可是，他会错意了，因为姜氏的话没有说完。

“我要劝劝你。”姜氏接着说，她轻轻推开重耳的胳膊，“《诗》说得好：上帝临汝，无二尔心。上帝保佑你，你可不能犹豫。西方人说得好：怀与安，实咎大事。贪恋安逸，就什么也做不成。《郑诗》说得好……管子说得好……《周书》说得好……”

姜氏讲了一通，引经据典，触类旁通，听得重耳云里雾里，瞠目结舌。

“我这老婆好厉害啊。”重耳心中感慨，感慨归感慨，不知道老婆究竟要说什么。

说到最后，姜氏终于把最重要的事情说了出来：“老公啊，儿女情长要不得。你到齐国来干什么来了？你是要回到晋国啊。你走吧，晋国现在很乱，你的机会快到了。”

“什么？”重耳这个时候知道了，老婆是要赶自己走，“不走，打死我也不走。”

“老公，你，你忘本了，你难道忘了你来时的豪情壮志吗？”姜氏有些激动起来，没想到重耳这么没志气。

“什么豪情壮志？都是假的。人生在世，不过求一安乐，如今这样不是挺好？我哪里也不去。”

“好，你可以不走，那你的兄弟们呢？他们怎么办？”

“他们，他们自谋出路。”

所以，干革命要跟对人，干到这个时候，兄弟们要自谋出路了。

幸亏兄弟们没听见，否则，重耳麻烦就大了。

姜氏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第二天，狐偃几个吃完早饭，鬼鬼祟祟又去了那

个桑树下面。几个人原地坐好，还没来得及说话，树上下来一个人，把哥几个吓了一大跳。一看，谁啊？姜氏。

别说，姜氏不仅会背诗，还会上树。

“嫂，嫂子，树上干啥呢？早起锻炼身体啊？”狐射姑结结巴巴问，心虚啊。

“呸，你才上树上锻炼呢。”姜氏骂了一句，看狐射姑尴尬，笑了笑，问狐偃：“舅舅，你们来这么早，商量好了没有？”

“商量什么？”狐偃反问，心里咯噔一下。

“别瞒着我了，你们准备把我老公弄走，不是吗？”

“这，这怎么会？我们来乘凉而已。”狐偃也是老糊涂了，太阳还没出来呢，乘什么凉？况且，这天气，出门不穿棉袄都冷。

“别装了，昨天你们商量的事，都被莲蓉听见了，

你们说话的时候，她就在树上呢。”

哥几个一听，都傻眼了。原本还不太相信，可是想想，姜氏刚才就在树上，大家不也没看见？

没人说话了，大家都看狐偃。

狐偃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唉，什么也别商量了，大家自谋出路吧，走吧。”

狐偃说完，大家起身就走。姜氏急忙叫住：“都给我站住。”见那帮人站住了看自己，姜氏接着说：“要走可以，把公子也带走。”

“把公子带走？”魏犨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对，你们说得对，公子是该走了。”

“夫人，你不是忽悠我们吧？”狐偃问。

“你们跟我来。”姜氏没有回答他，而是带着大家来到不远处一个土坑，撩开上面的叶子，莲蓉的尸体就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大家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姜氏要自杀？

“为了防备莲蓉走漏消息，我把她杀了。各位，我有一个办法，一定能让公子上路。”姜氏说。

一个女人，一个动不动来两段诗的知性女人，竟然如此的狠毒如此的果断。

“我服了。”狐偃在心中暗说。

记住，读诗的女人是很危险的。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1

——重耳在哪里？

晚上，照例又是晚上。

“老公，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姜氏问，两个人在炕上坐着，小桌上摆满了酒菜。

“什么日子？”重耳问，他有些奇怪，为什么老婆今天晚上弄了这么多菜。说实话，他很喜欢齐国的菜，比晋国的菜好吃很多。

“你真的不知道？”

“嘿嘿，真不知道。”

“告诉你吧，是咱们成亲七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好日子，今晚上要多喝几杯庆祝。”姜氏说，真这么巧，真是七周年。

“啊，就是，要多喝几杯。”重耳挺高兴，还想讨老婆欢心。

“先喝三杯。”姜氏下令。

重耳连喝三杯。

“七年啊，一年一杯，再喝七杯。”姜氏又下令。

重耳再喝七杯。

“为了我娘身体健康，再喝三杯。”

重耳又喝三杯。

“为了早生贵子，三杯。”

……

“老婆，我，我没醉。”

……

“我，我，再喝、喝、喝三杯。”

……

“我要喝水，老婆，水。”重耳醒过来了，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他只觉得口干得要命，要喝水。

没人理他。

“水。”重耳清醒了一些，他想起来自己好像是喝醉了，他觉得自己的身子好像在晃动，有时激烈，有时轻微，他疑惑：“地震了？”

重耳伸手去摸老婆，老婆没有摸到，却摸到凉乎乎硬邦邦的东西，老婆呢？

重耳睁开了眼睛。

在重耳的眼前，没有炕、没有老婆、甚至没有房子，自己裹着一床被子，一个人躺在一处硬邦邦的狭窄的地方。

重耳腾地坐了起来，酒也在一瞬间醒了过来。

“我在哪里？”重耳大声喊了起来。

日期：2009-01-21　11:49:18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2

第六十七章 第三次流亡

阳光明媚。怎么老是阳光明媚？因为几千年前的空气还没有被污染。

晨风还有些凉，重耳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有站稳，没办法，昨晚上喝得太多了。

重耳的眼前，是自己的兄弟们，来齐国的时候是多少人，现在还是多少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车在路上，路的四周都是土地，土地里暂时什么都没有长出来，看不见人家。

“这，这是怎么回事？”重耳很吃惊，狩猎吗？

“公子，我们要离开齐国了，现在快到卫国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只有狐偃笑嘻嘻地说。

“什么？”重耳把那个“么”字拖得很长，他简直不敢相信，更加不愿意相信，可是看着眼前的情景，他也只能相信，他喊起来，“不行，我要回家，要走你们走，我不走”。

“回不去了，这是夫人和我们商量的主意，夫人灌醉你之后，我们昨晚上连夜出发。夫人在我们走之后已经把庄园烧了，把下人们都打发走了，她回娘家了，就是为了让你走。”狐偃说，很严肃的样子，后面的话是他编的。

重耳愣住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舅舅，你，你，都是你出的坏主意。”重耳大吼起来，他知道这样的坏主意只有舅舅才能想出来，可是这一次他真的错了，他不知道动不动念诗的女人也有很多坏主意。重耳气得浑身发抖，一转眼看见先轸手持大戟站在身边，一把抢了过来，直奔狐偃而去。

狐偃一看，好嘛，兔崽子要跟我玩命，跑吧。

狐偃转身就跑，重耳在后面就追。一来重耳的武功本来就不如狐偃，二来大醉刚醒，三来狐射姑等人上前拦阻，重耳自然追不上，只得恨恨地把大戟摔在地上。

“舅舅，要是这一次不能成功，我要吃你的肉。”重耳咬牙切齿地说。

“哈哈哈哈，”狐偃远远地大笑起来，在他的眼里，重耳永远是个小兔崽子，“这次要是不成功，我都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尸体恐怕喂野狗了，怕你也抢不到。要是成功了，你当了国君，山珍海味随便吃，

我这干巴老头又腥又臊，怕你也不爱吃，哈哈哈哈。”

所有人都笑了。

“走吧。”重耳下令，他这人这点好，认清形势之后，决不拖泥带水。

既然不能回头，那就向前走。

——又吃闭门羹

重耳的团队比上一次仓皇出逃的境况要好一些，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十多号人，只有两辆车。当初齐桓公给了二十辆车，但是七年过去了，马也老死了不少，近年来经济不景，坐吃山空，车坏了许多都没有费用修理。所以，在这次出走之前，好车已经不多，勉强拼装一下，算是搞出来两辆各方面状况都不错的。

银子也不太多，好在还有一点。最令大家可以安心的是，走的前一天，姜氏已经安排人疯狂烙饼，大

饼和大葱够大家在路上吃一阵子了。

当然，比较有利的是，这一次大家的衣着打扮都是中原的，不会再被人认成鬼子了。

按着大家事先商量好的行程，这一趟的目的地是宋国。尽管宋襄公新近战败，但是此人是个热心肠，又喜欢出风头，特雷锋的那种，所以，到时候应该肯帮忙。

要去宋国，就要经过卫国和曹国。

于是，大家又来到了卫国。

上一次在卫国吃了闭门羹，这一次呢？

楚丘，卫国都城。

七年过去了，重耳们又回来了。看上去，变化挺大，看来，卫文公是个不错的国君，带领人民稳步奔向小康呢。

晋国人并没有进城，他们还记得上一次的遭遇，于是派胥臣前去通报。

胥臣找到了卫国上卿宁速，说是晋国公子重耳路过，求见贵国国君。宁速让胥臣稍等，自己急忙去见卫文公。

“主公，晋国公子重耳求见。”

“什么？又来了？不见。”卫文公一口回绝，这一次倒不是因为怕那帮人吃穷了自己，七年过去了，卫国的 GDP 每年以百分之十三的速度上升，目前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了。

“为什么？”宁速觉得奇怪啊，他还记得七年前卫文公弹棉花的场景，如今早就不用自己弹棉花了，怎么还是不接待人家？

“烦着呢，狄人和邢国亡我之心不死，总想着侵

略我们，我们备战备荒还忙不过来呢，谁有闲工夫搭理他们？不见。”

“主公啊，眼光放长远点啊。目前晋国国君不得人心，重耳迟早要拥有晋国的。晋国是大国，况且跟咱们又是同宗，现在搞好关系，今后可以仰仗啊。”宁速劝说，他还挺有眼光。

“不见不见，说了不见，就是不见。”卫文公不耐烦起来，没有通融的余地。

没办法，宁速只好回绝了胥臣。

又是一个闭门羹。

“卫国，总有一天，我还会再来的。”重耳咬牙切齿，他发誓。

日期：2009-01-21　14:52:46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3

——重耳走光了

经过卫国，来到了曹国陶丘。

这一次，还是胥臣前往通报。

胥臣来到曹国朝廷，来见曹共公，把公子重耳路过此地，想要求见说了一遍。

“不见。”曹共公比卫文公回答得还坚决。

胥臣一看，不见，不见就算了，反正也没想怎么样，这个小屁国家，今后也指望不上。于是，胥臣出了朝廷，就要出城。没走几步，身后曹国官员追出来了。

“那个晋国人等等，我家主公说了，欢迎公子重耳。”

前后几分钟时间，曹共公改主意了。

重耳一行进城，被安置在了国宾馆。国宾馆离后宫很近，条件还不错，大炕烧得很暖和，还有烧得很

烫的洗澡水。

大家分配好了房间，重耳也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候，国宾馆的领班来了。

“公子，水烧好了，先洗个澡吧。”领班说。

重耳一听，挺感动，看人家曹国多热情，再看看卫国，唉，人跟人的境界咋就差那么远呢？不过，现在饿得半死，还是先填饱肚子紧迫一些。

“先吃饭吧，快饿死了。”重耳要求吃完饭再洗澡。

“别介，洗完澡，换了衣服，有国宴啊。”

重耳一听，也是啊，沐浴更衣吃国宴，应该啊。

拿好换洗衣服，正要跟领班去浴室洗澡，有人来了，谁？僖负羁，还有他老婆。

僖负羁来干什么？代表国君来看望大家？不是。僖负羁是听说重耳来了，特地带着老婆过来看看重耳这帮人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人才济济。

既然僖负羁登门拜访，重耳自然要见一见。

“公子一路辛苦啊。” 僖负羁自我介绍了，然后致以问候。

两人聊了几句，领班又过来催重耳洗澡，催了几遍，催得重耳都不好意思了。

“僖大夫，不好意思，曹侯等会有国宴，我先洗个澡。”重耳没办法，只好这样对僖负羁说。

“不碍，公子洗澡先，我去看看狐偃他们。”僖负羁起身走了，不过心里嘀咕：没听说有国宴哪，有国宴为什么不通知我？

重耳拿着衣服，跟着领班去了浴室。水已经烧好，搓澡女工也已经等候在那里。

脱了衣服，脱了裤子，重耳跳进洗澡桶里开始洗澡。

一开始感觉挺好，水温合适，水桶不深不浅，搓

澡女工的手法也不错。可是，洗着洗着，重耳就觉得搓澡女工的眼神有点不对了，她总是盯着自己的胸口看。

“噢，对了，自己的胸长得与众不同。”重耳突然想起来了，原来，前文说过，重耳生得“重瞳骈胁”，骈胁就是俗称的板肋，就是肋骨之间没有肉，连成了一片。平胸，重耳才是真正的平胸。现在常说某某女明星是平胸，跟重耳比起来，那算是大胸。

这么说吧，别人的肋骨俗称搓衣板，重耳的肋部算是块磨刀石。

自己长得怪，就不能怪别人看自己。

想通了之后，重耳坦然下来，开始憧憬国宴。

可是，很快，重耳又发现了蹊跷。

那个搓澡女工不仅总是盯着自己的胸部，还总是时不时看窗户，好像窗户也是平胸一样。重耳不由得也开始注意起窗户来。立即，他就发现了秘密。

大白天，外面亮里面暗。窗户外一个人头的影像清晰地印在窗纸上，再看床纸，两个圆洞的后面正好是那个人的一双眼睛。

“什么人？”重耳大喝一声，跳出水桶，把剑握在手中。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个刺客，晋惠公派来的刺客。

但是，这显然不是个刺客，因为那个人在知道自己被发现后，立即走开了，而且，一边走，还一边“嘻嘻”地笑着。

这不是行刺，这是偷窥。自古以来，偷看女生洗澡司空见惯，是什么人偷看男人洗澡？男人洗澡有什么好看？

尽管很快确认自己没有危险，重耳还是很气愤，五六十岁的人了，走了这么多地方，想不到晚节不保，在小小的曹国严重走光。是什么人这么变态？去看一个老男人的****。

重耳一把抓住了搓澡女工，按在了洗澡桶的边沿上。

“说，外面什么人？”重耳大声喝问，在国宾馆发生这样的事情，决不会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一定是预谋。

“我，我不知道。”

“不说，我杀了你。”重耳吓唬那个女工，把剑压在那个女工的脖子上。

洗澡女工害怕了，她确实不知道，但是，她确实知道一点。所以，她把她知道的那一点说了出来。

“我说，我说，你来之前，领班告诉我你洗澡的时候我不要挡住窗户的方向，好象说曹侯想看看你的胸。”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4

——僖负羁的老婆

整件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曹共公第一时间拒绝见重耳，但是有宠臣提醒他说重耳“重瞳骈胁”，这引起了曹共公的好奇心，于是改了主意，令人把重耳接到了国宾馆。

之后，曹共公让国宾馆立即安排重耳洗澡，一旦开始洗澡，立即通报自己，自己好偷偷去看重耳的胸。

尽管被重耳发觉了，曹共公还是很高兴，毕竟自己亲眼看了货真价实的平胸，算是开了眼界，没有白活。

至于所谓的国宴，那都是领班为了让重耳尽快洗澡编的瞎话。当天的晚饭，重耳一班人就在国宾馆食堂吃四菜一汤的标准伙食。

“我让你看，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看个够。”重

耳吃晚饭的时候还在恼火，他暗暗发誓。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晚饭有一道菜是烤羊排，每人只有一根羊肋。

第二天，重耳一行吃过早饭，准备上路。这时候，僖负羁又来了。来干什么？送行。

对于曹共公来说，看了重耳的平胸之后，基本上也就算利用完了。如果重耳一伙人还不走的话，他就准备赶人了。如今重耳主动上路，算他们醒目。自然，曹共公是不会派人来送行的。

那么，僖负羁为什么来？因为老婆让来的。

“老公啊，我看重耳的手下都不是俗人哪，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将相的材料。据老婆断言，将来重耳一定重回晋国，晋国一定强大。到那时候，就该跟大家秋后算账了，咱们曹国估计是第一个目标。俗话说：保不了国家，就保老婆孩子吧。你呀，去给他们送行吧。” 僖负羁的老婆这样说，多好的老婆，多有眼力的老婆。

“是是，我这就去。”僖负羁一向听老婆的，他知道老婆比自己高明。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外事活动都带上老婆。

就这样，僖负羁来给重耳送行，带了一大盘熟食给重耳路上吃，还带了五对玉璧。

重耳有些感动，说了些天涯处处有雷锋之类的话，把那一盘肉收下来给兄弟们路上吃，五对玉璧退给了僖负羁。

僖负羁回到家里，向老婆汇报工作。

“都收了吗？”老婆问。

“都收了。”

“胡说，把璧还给我。”

“给重耳了。”

“再不给，我搜身了。”

僖负羁老老实实把璧拿出来还给老婆。

“哼，跟我玩心眼？告诉你，老婆我从来没有看走眼过，重耳绝不会收你的璧。”老婆笑了，僖负羁也笑了。

——好客的宋襄公

带着走光之后的郁闷心情，重耳离开了曹国。

睢阳，宋国首都。

尽管宋国算不上一流大国，但是在楚齐秦晋之外，宋国就算大国了。

大国，通常有大国风范。

宋襄公拖着病体，亲自设国宴为重耳一行接风洗尘。子鱼、公孙固等人作陪。

国宴上，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此处略去套话废话二百五十字）

基本上，宋襄公给了重耳诸侯的待遇，并且热情

欢迎重耳留下来。

“当初齐桓公给什么条件，我们就给什么条件。”宋襄公说，尽管学齐桓公当霸主的愿望落空了，宋襄公还是处处以齐桓公为表率，以霸主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战场上作不了霸主，我们就在外交上作霸主。

其实，宋襄公的做法还是有道理的。

一处庄园，比在齐国的庄园只大不小；三个老婆，比在齐国的老婆只小不大；二十辆马车，跟在齐国的时候看齐。

打了败仗之后，宋国的女人多男人少，多给个老婆也算解决人口负担。宋襄公还想着给每个人都娶两个老婆呢。可是，马匹车辆损失严重，咬咬牙也只能给二十辆了。

这下好，又有了安乐窝。

子鱼的身体不好，喝了两杯酒，提前告退了。

公孙固的对面坐着的是狐偃和先轸，三人聊得非常投机。说起泓之战，狐偃和先轸都赞同公孙固的看法。大家又聊一些作战和治国的话题，越聊越高兴，越聊公孙固越对两人刮目相看，最后他坚信，如果重耳可以回到晋国，那么晋国一定能够与楚国抗衡。

当天，大家喝得高兴，大醉而归，重耳一行就住在国宾馆。

第二天一大早，公孙固去找狐偃了。干什么？送行。

为什么要送行？重耳一行不是有田有地有老婆了吗？难道宋襄公反悔了？

宋襄公并没有反悔，实际上，他之所以热情接待重耳，一来是体现大国风范，二来也是看好他们的前景，希望今后重耳回国之后，晋国能够关照宋国。

可是，公孙固想了一个晚上，到天亮的时候，他决定要赶走重耳。

“狐哥，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你不要介意。”公孙固跟狐偃一见如故，说话也不遮掩。

“老弟说。”

“你们不能留在宋国。”

“给个理由。”

“宋国小新败，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国。（《史记》）”公孙固的理由很简单，宋国实力不行，有心无力，将来帮不上忙，你们不如去个大国。

“哪个大国？”

“楚国。”

“兄弟，好兄弟。”狐偃紧紧握住公孙固的手，真是个好兄弟。

其实，不用公孙固提醒，狐偃也不会让重耳留在宋国，他知道必须要去楚国。而如今公孙固不仅说出来了，而且建议他们去宋国的敌国楚国，可见此人心

胸多么坦荡。

日期：2009-01-22　11:08:17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5

——血浓于水靠不住

一个车队，从宋国进入郑国。

重耳接受了狐偃的意见，对宋襄公的慷慨赠与，车收下，老婆和庄园婉拒了。宋襄公又赠送了盘缠和食物，派公孙固送他们出宋国。

“好人哪，真的好人哪。”离开宋国的时候，大家都对宋襄公心存感激。

春秋时候这点好，即便两国是敌国，边境是开放的。

荥阳，郑国首都。

还是老一套，重耳派胥臣前去通报。这一次，找到了上卿叔詹。于是，叔詹去见郑文公。郑文公，郑

厉公公子突的儿子，楚成王的妹夫，死心塌地投靠楚国，除了楚国，谁也不鸟。

“主公，晋国公子重耳求见。”

“重耳？不见。”郑文公拒绝。

“主公，最好还是见见吧。一来，大家都是姬姓国家，五百年前是一家；二来，俗话说：同姓不藩。重耳老妈也姓姬，可是重耳活到现在好好的，不一般啊；第三，重耳手下都是能人，狐偃、赵衰、狐射孤放在哪里都是作上卿的材料。这么说吧，趁现在他们落魄，拉拢拉拢他们，今后有好处啊。”叔詹劝说，真是好眼力。

“不见，就是不见。”郑文公就是不见，有楚国作后台了，还怕谁?

“那，既然这样，那就杀了他们，免得今后来报复我们。”

“切，怕他们？别逗了，还不知道他们死在哪里呢。”郑文公说完，自己先走了。

叔詹没办法了。

从卫国的宁速，到曹国的僖负羁，到宋国的公孙固，到郑国的叔詹。其实，到哪里都有人才，关键看你用不用而已。

卫国、曹国、郑国，三个同姓国家，两个闭门羹，一个偷窥。反而是异姓国家宋国热情招待，重耳哭笑不得。

看来，老爹狂灭同姓国家是有道理的，这年头血浓于水是靠不住的。

什么是靠得住的？什么都靠不住。

重耳一行离开郑国，前往此行的目的地楚国。

楚国人会欢迎他们吗？每个人心里都没有把握，都在打鼓。从情理上说，楚国人没有欢迎他们的理由。

首先，他们是晋国人，晋国是北方大国，楚国迟早要面对的敌人；其次，他们从齐国和宋国来，而这两个国家都是楚国的敌人。

“舅舅，楚王会欢迎我们吗？”快进入楚国的时候，重耳问狐偃。

“当然。”

“为什么？”重耳急切地想知道。

“因为他需要朋友。整个天下，他没有朋友，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因为害怕他而投靠他。”

“可是，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回到晋国，一定会是他的敌人。”重耳觉得狐偃说得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很容易就变成没有道理。

“对了，楚王还需要敌人。齐桓公死后，天下已经没有楚国的对手。就像武林高手，没有对手是很痛苦的，因此他也需要敌人。”

“可是，楚王很没有诚信，他会不会像对付宋公一样对付我们？”重耳觉得狐偃说得确实有道理，可是，他还是担心。

“不会，楚王是个英雄，英雄爱英雄。宋公这个人假仁假义，楚王偏要戏弄他而已。以楚国的力量，难道还要用那样的办法对付宋国吗？”

“舅舅，你这么说，我放心了。”重耳说，其实，他还是不放心。

重耳不知道，狐偃其实也不放心。说是那么说，心里还是在打鼓。

阳光明媚，为什么还是阳光明媚？

齐国和宋国都是阳光明媚，楚国为什么不可以阳

光明媚？

进入楚国，迎面一队楚国军队。

“前面来的可是晋国公子重耳？”为首的楚国军官大声问道。

“正是。”重耳亲自回话。

“奉大王之命，在此专候。”

要说人家楚国那真是没得说，重耳在各国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被掌握得一清二楚。重耳还没有到楚国，楚国就已经派人来接了。

好事？坏事？

没人知道，事到如今，龙潭虎穴也只能闯了。

日期：2009-01-22　11:56:31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6

第六十八章 晋国人在楚国

楚成王，十岁登基，到成王三十五年，已经四十五岁。在令尹子文的辅佐下，领导楚国从强大走向更强大。

灭弦、灭英，伐郑、许、随、黄、徐、宋，成王这些年里不仅在扩张，而且在与中原国家的战争中占尽上风，郑国第一个投诚，自愿称臣。连鲁国这样的国家都老老实实前来进贡，搞得一国两制又成了两个中国了。

不过，成王的成就感并不是很强，因为说来说去，楚国还是个南蛮子，天下诸侯对他们是害怕而不是心悦诚服。

所以，成王决定体现一些大国风范出来，也搞搞主旋律的东西。他也热情接待全世界的来宾，包括把齐桓公的七个儿子一口气都任命为上大夫；他还放下架子参加一些中原诸侯的活动，包括宋国第一次的宋

楚齐三国峰会。

可是，他还是很郁闷，他还是觉得自己并没有融入到主流社会中。与此同时，他还有一种寂寞的感觉，放眼天下，没有敌手的感觉是很不爽的。

正因为如此，当他知道公子重耳要来了，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重耳和他的团队具有很高的声望。

“或许，重耳就是我在等待的朋友，或者敌人。”成王想，正因为如此，他决定给重耳一个朋友的礼遇。

——朋友聚会

郢，楚国首都。

楚国举行建国以来最隆重的国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国宴按照周礼举行。对于南蛮楚国来说，这等于是纡尊降贵。即便是前段时间郑文公前来，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那么，这次是谁来？谁有这么大的面子？齐孝公？还是鲁僖公？

当人们知道这个场面是为晋国的落魄公子重耳准备的时候，人们感到惊讶和不理解。

好在，楚成王不用去管别人理不理解。

问题是，重耳感到有些恐惧。

“怎么办？太隆重了，我不敢去啊。”重耳真是有些害怕，他怕自己举止不当，反而招致祸患。

“公子，想想看，我们流亡这么长时间，小国都不鸟我们，何况大国？如今楚王这样看得起，那没有别的解释，一定是天意了。所以，别怕，不要辞让。”老师赵衰给重耳壮胆，赵衰通常很少发表意见，看重耳怕得太厉害，忍不住安慰。

“可是，可是，我，我，我怕我不知道怎么说话啊。”重耳还是怕，大道理好说，具体技术可就不好掌握了。

“公子，我不是说过了嘛，楚王缺朋友，还缺敌人，你呢，放开点，就把楚王当兄弟就行。哎，对了，想什么就说什么，就跟平时跟兄弟们在一起一样。简

单说吧，就是做回你自己。”狐偃老到，到现在，他知道自己当初的分析都是正确的。

“好，做回我自己。”重耳咬牙，赶鸭子上架也要上了。

需要注明的是，以此次国宴为标志，楚国等于宣布自己的文化重新归属于华夏文化。

“我们不再是南蛮。”楚成王以实际行动宣布楚国强势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从此以后，南蛮不再指楚国，而是指楚国以南。

楚成王国宴宴请公子重耳一行，楚国自令尹子文以下，基本上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全数参加。重耳这边，除了跟班的小吏之外，十几个心腹兄弟也都参加。

按着周礼该怎样宴请客人呢？史书没有记载。那么，重耳享受的是什么规格的待遇呢？《史记》的说法是“适诸侯礼待之”，《国语》则是“九献，庭实旅百”。

有人要问，怎么楚国会玩周礼呢？就像土包子突然搞了一顿法国大餐，可能吗？

原来，讨伐宋国之后，楚王率领楚军经过郑国回国，郑文公就给搞了个“九献，庭实旅百”。楚庄王觉得挺好，就让人学回来了，现在是现学现用，热炒热卖。

“九献”是什么意思？有史以来，关于“九献”的解释众多，众说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最高礼遇，因为按照《周礼》，九就是最大的数字。

所以，重耳受到的是诸侯的待遇，甚至可能比诸侯的待遇还要高，是王的待遇，与楚成王平起平坐。回想一下，按着《周礼》，王为九，诸侯为七，公子及卿大夫为五。也就是说，重耳的级别，原本应当是五献。另一个佐证是，郑文公当初以“九献”招待楚成王，那肯定是王的规格了。

受宠若惊，对于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来说，只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了，如果这个时候感激涕零，表达

忠心，那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重耳没有。他始终记得狐偃的那句话：做回你自己。

重耳坦然自若，举止得当，言辞之间既表示感谢和敬重，又不卑躬屈膝。

晋国人看得发呆，他们没有想到重耳发挥得这么出色。狐偃暗暗在笑，心说小兔崽子还真沉得住气。

楚国人也看得发呆，想不到这个晋国公子如此沉稳大气，面对楚王应对裕如，不卑不亢。子文暗暗赞叹，心说没见过这样的人，太牛了。成得臣一脸阴沉，他知道，对面的这帮晋国人才是楚国真正的对手。

酒酣饭饱，大家都放开了腮帮子，喝得高兴，聊得也高兴。楚成王的心情只能用无限好来形容，他太喜欢重耳了，太喜欢对面这帮晋国人了。多少年了，也没有过这种朋友在一起放开了聊天的感觉。

喝着喝着，楚成王突然想起一个好玩的问题来。

“公子，如果有一天你回到晋国，成了国君，你会怎样报答我？”楚成王笑着问，问题一出，全场默然。

这是一个无比刁钻的问题，就像女朋友问你她和你妈同时掉河里你先救谁一样。怎样回答？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盯着重耳，整个晚上他的表现堪称完美，而这个问题回答不好，整个晚上的表现都要泡汤。

晋国人都很紧张，而楚国人都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

重耳不慌不忙，站起来作个揖，坦然说道：“大王的厚爱，俺铭记在心。金银财宝、俊男美女、山珍海味、丝绸桑麻，所有这些好东西吧，大王这里都数不胜数了，晋国那点东西，都是大王不要的甩货，想来想去，实在没什么能报答大王的。”

得，说来说去，等于没说。

楚国人都不高兴了，这不是个吃白食的晋国大忽

悠吗？

楚成王也不满意，他一定要重耳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接着问：“不行，你一定要有报答我的。”

现在，这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国宴上，气氛已经非常紧张。

重耳笑了笑，侧脸去看狐偃，狐偃对他笑笑，点点头，意思是：想什么就说什么。

“大王，既然这样。如果托大王的福能够回到晋国，将来不幸有一天楚国和晋国在中原交兵，我会避王三舍。如果大王还不罢休，那么只好手持弓箭，和大王决一死战了。”重耳话音刚落，四座哗然。

什么叫“避王三舍”？春秋时一舍为三十里，这句话就是我会后退九十里避让你。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

楚国人愤怒了，大王这样对你，你竟然说今后要与楚国交战，吃了豹子胆了。

晋国人畏惧了，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先轸魏犨等人已经手按剑柄，随时准备保护重耳。

整个国宴大厅，只有三个人面色坦然。楚成王、重耳、狐偃。

“小兔崽子，真敢说。”狐偃暗中得意。

楚成王还没有说话，旁边一个人已经腾地站了起来。

“大王，我们掏心肝子对他们，重耳反而狗咬姜太公（那时还没有吕洞宾，只好姜太公代劳。）出言不逊，大王，杀了他们。”成得臣提剑而起，他早就想杀了晋国人，总算有借口了。

“哎，怎么说话？公子重耳言谈得体，恭敬有礼，诚实直率，充满自信，有什么错？这样的人我们要是杀了，天下人都会耻笑我们的。你坐下。”楚成王对成得臣有些恼火，太小心眼了。

成得臣讨个没趣，坐了下来。

“公子，来，干一杯，你要说话算数啊，哈哈哈哈。”楚成王大笑，他高兴。

全场大笑，不同的是，晋国人是开怀大笑，楚国人是皮笑肉不笑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7

——暗斗

楚成王喜欢晋国人，从那之后，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还去云梦打猎。

重耳一帮兄弟们都很高兴，渐渐的在楚王面前也放开了，于是什么黄段子荤笑话都出来了，从北翟的抢婚到齐国的国家大妓院，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一通神聊。

楚成王虽然贵为大王，天下无敌，可是重耳那帮

人说的事情他是没听说过的，把他听得云里雾里，羡慕非常。

“唉，虽然你们背井离乡，但是因此而游走天下，见多识广。要是我没有做大王的话，恨不得也跟着你们走了。”楚成王倒有些向往重耳们的生活，人就是这样，太安逸了就想出去闯闯，在外时间长了就想安定下来。

楚成王最关心的是齐国的国家大妓院，一开始想微服私访去一趟，考虑到比较危险，就决定干脆在楚国也搞一个。

总之，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快活。

可是，有一个人很不快活，谁？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国王族，不过是非常疏远的王族。成得臣作为楚国的头号战将，屡立大功，以至于令尹子文公开表示要让位给他。成得臣对自己是高标准，严要求，处处以令尹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

他觉得不仅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更要消灭潜在的敌人。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重耳一伙。

因此，成得臣派了手下随时监视晋国人，一来要找岔子，以便去说动楚王杀了他们；二来，实在不行，就自己找机会把他们干掉。

说起来，还是狐偃老奸巨滑，早就看出来成得臣不怀好意，因此，处处提防，十分小心。他很担心，万一哪一天楚成王一个脑子短路，听了成得臣的挑拨，弟兄们可就都要挂了。看来，必须要想办法了。

楚国虽好，非久恋之家。

这一天，又是大宴。

喝酒的时候，楚成王说起陈国来。原来，陈国早已经向楚国称臣，可是最近又偷偷跟宋国眉来眼去，据说在私下结盟。

原本，楚成王也就是这么一说，没别的意思。想

想看，陈国这样的小国，夹在大国中间，可不就是要左右讨好，在夹缝中生存吗？

可是，狐偃听了，事情就不一样了。他眼睛一转，计上心头。

“大王，陈国这样的做法太卑鄙，太小人，太什么。如果任由他们这样下去，其他国家都会跟他们学，今后谁还尊重大王您呢？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狐偃先点了一把火，看楚成王的反应。

楚成王点点头，觉得狐偃说得有道理。实际上，他很尊重狐偃，平时还跟着重耳叫舅舅呢。

“我听说陈国人非常害怕子玉将军，不如就派子玉将军率战车五百乘讨伐，一定马到成功。”这就是狐偃的建议，表面上吹捧成得臣，实际上要把他支开。

“子玉，你看如何？”楚成王看成得臣。

成得臣不是傻瓜，他知道狐偃没安什么好心。

“大王，眼看秋收了，还是算了吧。”成得臣心

说，小小陈国，膏药大点地方，什么时候收拾他们不行？我还是在这里看好你们再说。

楚成王没有说话，他在盘算。

这个时候，狐偃又说话了：“大王，子玉将军说得有理。要不这样，我们蒙大王厚恩，无以为报，愿意为大王解忧。我这里两个小兄弟愿意从大王这里借战车一百乘，前去讨伐陈国，不胜无归。”

说到这里，狐偃不等楚成王回答，招招手：“哎，先轸，魏犨，有没有信心？”

那两个腾地站了起来，大喝一声：“有。”

楚成王还是没有说话，他看看先轸和魏犨，再看看成得臣，意思好像是：“人家晋国人都愿意为我效劳，你怎么样？”

“大王，我明日就领军出发，只用战车一百乘。”成得臣大声说道，他很恼火狐偃的说法，怎么自己要领军五百乘，两个晋国人只用一百乘就够了？这不看不起人吗？

狐偃笑了，他知道成得臣一向就对先轸的指挥能力和魏犨的战力心存嫉妒，故意用这两个人来激怒他。

“跟我斗？你还嫩点。”狐偃心说。

——二臣出动

成得臣率军讨伐陈国去了，最终还是率领了两百乘战车。楚成王也不可能让晋国人来带兵，那太没面子。

支走了成得臣，狐偃知道，这不过是解一时之急，要彻底摆脱危险，就必须离开楚国。

“臣，你今晚悄悄离开，去秦国求见秦侯。楚国不能再呆，我们要去秦国。”狐偃给胥臣布置了任务，又吩咐了要点。

胥臣不敢耽搁，连夜启程了。

晋国人在楚国的日子还是很滋润，成得臣走之后，只能说更加的滋润。

狐偃每天都在打听成得臣在陈国前线的情况，同时等待着胥臣的消息。二臣现在成了狐偃的牵挂。

陈国前线捷报频传，对于狐偃来说都是坏消息。成得臣以二百乘战车打得陈国人狼狈不堪，接连拿下焦、夷两座城池，还在顿修了一座城，合计入账三座城池。

“不错不错，快过年了，回来吧。”楚成王对成得臣的战绩很满意，体谅他们在外打仗不容易，派特使招他们收兵。

“大王，子玉那是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能闻能捂）啊，等他回来，让他做令尹吧。我也老了，咳咳。”子文主动让贤。

这个臣要回来了，而且要做令尹了，权力更大了，麻烦也就更大了。可是，那个臣呢？我们自己的臣呢？

狐偃心焦啊，这要是胥臣没有消息的话，能不能熬过年都难说啊。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8

——重大利好

臣回来了，哪个臣？

两个臣都回来了。

成得臣回来的前一天，胥臣从秦国回来了。

“臣，怎么样？”大家都来问。

“好消息只有一个，坏消息一大堆，先听哪一个？”胥臣说，卖个关子，这都是跟狐偃学的。

狐偃没说话，胥臣都敢卖关子的时候，说明事情办妥了。

第一个坏消息是晋国国君死了，也就是说，晋惠公死了。为什么说是坏消息？因为那毕竟是晋国国君，

是重耳的弟弟。

不过，这显然不是真的坏消息。

惠公是病死的。

惠公病死之后，太子圉继位，就是晋怀公。

公子圉不是在秦国当人质吗？他怎么跑回去了？

原来，公子圉在秦国当人质，秦穆公还给他娶了个公族老婆，叫怀嬴。一年前，秦国出兵把梁国给灭了，那是公子圉的姥姥家。姥姥家没了，公子圉就感觉有些不妙了。于是，跟老婆商量。

“老婆啊，姥姥家没了，我什么依靠也没有了。现在我在这里，家里呢一帮弟弟，老爷子身体又不好，说不准哪一天老爷子一蹬腿，谁还会等我回去继位啊？我看，我必须趁着老爷子没死，从这里逃回去。怎么样？跟我走吧。”公子圉动了逃跑的念头，动员老婆一块跑。

老婆想了想，说：“你是晋国太子，在这里当人质确实不那么合适。秦侯让我嫁给你呢，是想拴住你的心。如今你要跑，我不拦你，但是也不跟你跑。”

老婆挺有原则，公子圉不管这些了，第二天就跑回了晋国。

晋惠公一看，大儿子回来了，那就接着当太子吧。

就这样，晋惠公死后，怀公继任。

第二个坏消息呢？

胥臣沉默了半天不敢说，最后忍不住了，对狐毛狐偃说了：“两个舅舅，节哀顺便啊。”

一句话，大家知道，狐突没了。

按理说，这一年重耳六十一岁，狐偃七十岁，狐突怎么也九十多岁了。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狐突九十岁上去世，那就算喜丧了，死得其所了，没什么好悲伤的。

可是，狐突的死法有问题。

怀公继位，发现没几个大臣尿自己这壶，他感到一种空前的危机。他知道，很多人在等待着重耳回来。怎么办？

怀公下令：凡是家里面有人跟重耳流亡的，限期内召回，否则，杀无赦。

命令下来，根本没人鸟他。

怀公很恼火，派人把狐突给找来了。

算一算辈分，怀公的爹是狐突的外孙，看见狐突，怀公该叫老姥爷。可是，如今关系到自己的宝座，什么姥爷不姥爷的。

“老爷子，把你两个儿子召回来，我就放了你。”怀公连客气话都没说一句，上来就威胁。

狐突心想：“你个臭王八蛋，没有我就没有你，你这么凶干什么？”

老爷子也不客气，直接给顶回去了：“当爹的要

教给儿子忠诚，如今他们跟着你伯父这么多年了，我不能叫他们回来。你滥用淫威，找人过错。来吧，杀我吧。”

怀公还真下了手，把亲爹的亲姥爷给杀了。当初献公也就杀到爷爷辈，如今怀公又提高了一辈。

听到这里，狐毛狐偃兄弟两个捶胸顿足，抱头痛哭，大家看了，忍不住都落下泪来。

“狗日的公子圉，我不杀他，誓不为人。”重耳发了毒誓，姥爷横死，他也伤心落泪。

后人为纪念狐突，在今山西武乡县马鞍山为他修庙，因此，马鞍山又名狐突山。

那么，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秦穆公决定请重耳去秦国，帮助重耳回晋国。

原来，公子圉的逃走让秦穆公十分恼火，大家一

商量，认为应该扶立重耳。如今晋惠公死了，又听说重耳在楚国，因此决定派公子枝前来迎请。恰好胥臣到了秦国，求见秦穆公，因此，秦穆公让他先回来报信，公孙枝随后就到。

大利好啊。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终于有希望了。

楚成王虽然对大家不错，但是晋楚不交界，要帮也是有心无力。秦国就不一样了，只要秦国肯帮忙，事情就成功了八成。

当天，重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楚成王。

“太好了，我为你们高兴啊。”楚成王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有重耳这个朋友，现在，他知道自己很快会有重耳这个敌手了。

楚成王下令：厚礼欢送。

——

臣回来了，成得臣。

成得臣获得了楚成王的单独接见，告诉他两个好消息。当然，楚成王不可能让他挑选先说哪一个。

“第一个好消息，即日起，你接任令尹。”楚成王宣布第一个好消息，成得臣谢恩。

“第二个好消息，秦国决定帮助重耳复国，过几天我们就可以欢送他们了。”楚成王宣布第二个好消息，从内心里，他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对于成得臣来说，如果说第一个是天大的好消息，那么第二个就是天大的坏消息。

“大王，不能放重耳走，将来他们一定是我们的劲敌。”成得臣有些急了，他知道放重耳走就是放虎归山。

“不，如果将来晋国击败我们，那只能说是我们自己不努力。重耳这样的人，谦恭但是不谄媚，机敏

但是不卖弄，大气但是不鲁莽，再加上狐偃、赵衰和狐射姑辅佐，真是一个完美的团队，老天都会帮助他们，我怎么能害他们？”说来说去，楚成王是英雄爱英雄。

“那，如果放他走，我请求把狐偃留下来，我情愿让出令尹给他，也不能让他辅佐重耳。”成得臣再提要求。

“不。”楚成王摇摇头，他知道，成得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的想法。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19

第六十九章 晋国人在秦国

十月，重耳一行来到了秦国。

秦穆公给了重耳热烈的欢迎，国宴招待。不过，给的礼节为“五献”。也就是说，以公子的礼节招待重耳。

秦国人应该说是很热情的，公孙枝经常来看望大家，秦穆公的夫人穆姬也时常派人来问候哥哥。与此同时，狐偃、赵衰等人和蹇叔、百里奚也都打得火热，相互之间十分敬重。

秦穆公和重耳数次亲切交谈，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但是，对于重耳今后的地位问题，秦穆公避而不谈。重耳根据狐偃的建议，也闭口不谈。

为什么两个人都不谈这个最实质的问题呢？

秦穆公在观察，因为有了晋惠公和晋怀公的前车之鉴，他要认真考察重耳，看看这个是不是也那么差劲。

重耳呢？因为晋惠公刚死，尽管那不是个好鸟，毕竟也是晋国国君，这个时候提回国夺位，就显得很不道义。所以，秦穆公不提，他也不提。

秦穆公怎样考察重耳呢？

——侄子的老婆要不要？

秦穆公打听了一下，在北翟，北翟国主给了重耳一个老婆；在齐国，齐桓公给了重耳一个老婆；在宋国，宋襄公准备给重耳三个老婆，结果重耳没要；在楚国，楚成王给了四个女人伺候重耳，不算老婆，重耳走的时候都留在了楚国。

“好，我给他五个老婆。”秦穆公决定要比所有人给的都多，那年头也时兴攀比。

秦穆公找了五个宗族女子，也就是公族女子，一块给重耳送过去了。也不说是嫁给他，总之是送给他，说法是：“怕公子无人伺候饮食起居，挑了宗女五人给你铺床叠被。”

重耳一看，哇赛，五个啊，别的没什么，只怕身体受不了。

这五个女子，享受妾的待遇。但是，绝对不是女仆。

本来重耳挺高兴，可是一看花名册，心头咯噔一下，为什么？怀嬴赫然其中。怀嬴就是晋怀公的老婆，因为没有跟怀公跑回晋国，现在成了望门寡。

秦穆公的意思是，反正跟晋怀公已经一刀两断了，就没必要给他留着老婆了，干脆，给重耳算了。

可是重耳算了算，怀嬴是自己侄子的老婆，如今给了自己，这不是****吗？这不是伯父捡了侄子的破鞋吗？

重耳心里不太愿意，嘴上不说，行动上体现出来了。

那天出门回来，吃饭之前洗手，怀嬴端着洗手盆给他洗手，洗法呢，就是怀嬴向下一边倒水，重耳一边洗。按着规矩，重耳洗完手，怀嬴递上毛巾，重耳擦手。

可是，重耳看见怀嬴就不高兴，也没等她递毛巾，甩甩手，把水甩干净，屁股上一擦，就要走。

按理说呢，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怀嬴不干了。

五个人来到重耳这里，其余四个都跟重耳有过肌肤之亲了，只有怀嬴连重耳的手多没碰过。怀嬴就知道重耳对自己有看法，原以为不用守活寡了，可是看来这跟守活寡没什么区别啊。怀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

“哗。”怀嬴把一盆水都倒在了地上，大声说道：“你晋国也不比秦国大，况且你还没有当上晋君，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你牛什么牛？”

重耳大吃一惊，没料到还有这一出，当时愣住了。想发火，可是这是人家的地盘，怎么办呢？

没等他想明白，怀嬴已经一扭头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哭：“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回娘家。”

重耳一看，这还了得，这不是让自己出丑？没办法，重耳迈开步子，追上怀嬴，也不敢说她，只能低声下气求情：“亲爱的，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别叫我亲爱的，叫我讨厌的，呜呜呜呜。”怀赢哭得伤心。

怀赢的哭声惊动了所有人，那四个姐妹也都出来劝解，闹了半天，才算了事。

过了两天，秦穆公请重耳吃饭。

“公子，听说怀赢得罪你了。”酒足饭饱，秦穆公若无其事地问。

“这，这是我的错。”重耳忙说，他不知道秦穆公此时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至少一样，自己那里发生的事情都瞒不过秦穆公。

“公子，实不相瞒，这几个给你的公族女子中，怀赢是最有才能的。要不是以前嫁给了公子圉，说实话，决不会这样把她送给公子，那一定是要做夫人才嫁出去的。没办法，现在也不敢说正式嫁给公子，也就是给公子做个妾算了。这次她羞辱了公子，是寡人的罪过。如何处置她，完全听凭公子的意见。”秦穆

公说得很诚恳，看得出来，他确实很喜欢怀嬴。

“这，这。”重耳没想好怎样回答，没等他想好，秦穆公又说了：“也别急，回去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0

——不要白不要

重耳的想法，是借着这件事情把怀嬴给休了。可是，他又怕得罪秦穆公。怎么办？重耳决定召开核心会议。

谁是核心？狐偃、赵衰和胥臣。

按理说，胥臣的地位没有这么高，但是一来胥臣最近功劳比较多，地位上升；二来，胥臣与秦国君臣打交道比较多，更熟悉他们的想法。

现在，重耳把自己想法说了一遍，然后等待三个人发表意见。

按着规矩，狐偃通常是作总结发言的，所以，这一次，胥臣先发言。

“同姓为兄弟，异姓为夫妻。当年，黄帝二十五子……”

职业外交官都有这样的职业病，胥臣一上来先来一通废话，从三皇到五帝，从兄弟到夫妻讲了一遍，半个时辰过去，还没到正题。

“臣，快点。”重耳催他，看这样子，再不催他，就该开讲周易了。

“这么说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现在你和子圉那就是陌生人，陌生人丢的东西，不捡白不捡。”胥臣如此总结，前面洋洋洒洒大讲春秋大义，最后的结尾这么庸俗。

大致外交官都是这样，说得都很好，最终落到实处的，就是想要沾你的便宜。

“老师，你怎么看？”重耳对胥臣的说法不太满意，问赵衰。

“礼书上说：求人帮忙，要先帮别人。想别人爱自己，就要先爱别人。两国之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裙带关系啊，换了别人，这样的事求之不得，你有什么可迟疑的呢？”赵衰别看动不动弄个礼啊经的出来说，关键时刻，头脑清醒，绝不会去说什么****这类屁话。

所以，赵衰这样的人是可以管理国家的，一方面懂得书上的道理，另一方面又绝不迂腐，懂得变通。

“舅舅，您看呢。”重耳这个时候基本上同意了前面两位的看法，可是还没有拿定主意。

“公子啊，你连那个小王八蛋的国家都要拿过来了，把他老婆拿过来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狐偃就

这么两句话，从小打狼长大的，没那么多废话。

重耳彻底想通了，他听出狐偃的话里还有没有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你不拿他老婆，可能连他的国家也拿不到。

“不行，我要把她退给秦侯。”重耳说，他怎么这么说？

“你疯了？”狐偃、赵衰和胥臣异口同声。

“我没有疯，我只是觉得这样太委屈她了，我要告诉秦侯，等我回到晋国，我要堂堂正正迎娶他回晋国作夫人。”

重耳就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一旦想通了，他比谁都走得远。

——狡猾的狐偃

秦穆公对第一个考察项目的结果非常满意，十分满意，而不是九分。

重耳如果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怀嬴，那他就是一

个晋惠公那样的无耻之徒；如果始终不肯接受怀嬴，那就是一个没有大脑的顽固之徒。如今这样，说明他知道感恩，还懂得变通。

好，好青年。尽管六十一岁了，但是活力还在，还算青年。

现在，第二个考察项目开始了。

秦穆公决定宴请重耳，不过这一次的宴请非同寻常。

七献，这一次秦穆公决定将重耳的规格升为诸侯。

宴请当天上午，出意外了，什么意外？狐偃病了，据说是发高烧。

关键时刻军师病倒了，重耳急坏了，立马前来看望。

“舅舅，您，不碍事吧？”重耳来到床前，坐下问候。

“嘘，小声，我装病的。”狐偃轻轻说，盖着个大被子。

“装病？为什么装病？”

“我不去参加国宴。”

“为什么？”重耳急了，你这不关键时刻掉链子吗？还指着你呢，你不去怎么行？尽管这是舅舅，重耳的脸还是忍不住耷拉下来了。

“随机应变，老谋深算，我比赵衰强；博学多识，通晓礼仪，没人比赵衰强。陪楚成王玩，我跟随你最合适。但是，今天的国宴十分重要，这样的场合，要靠赵衰，因此我找这么个理由闪了，让赵衰跟你去。”

老奸巨滑，算无遗策，大概就是指狐偃这样的人了。

——赛诗会

事实证明狐偃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秦穆公宴请重耳，使用周礼，七献。

当初楚成王虽然是周礼中的九献，那毕竟是照猫画虎，很多地方是对付过去。可是如今不一样，秦国在百里奚公孙枝等人的教化下，这些年来在礼仪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搞得像模像样。如今这个七献尽管比楚成王的九献少了两献，但是感觉上更隆重更正式。

这种场面如果换了狐偃来，基本上当场就撂了。可是换了赵衰，那就不一样。想当年赵衰的祖上在周朝混，什么不懂？赵衰本人年轻时也曾经到伟大首都留学，学习周礼。所以如今见了这样的阵仗，那是如鱼得水。

在赵衰的贴身指导下，狐偃应对得当，什么时候行什么礼，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感觉上，狐偃的举止比秦穆公还要正规得体。

“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华而不实，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济，耻也。耻门

不闭，不可以封。非此，用师则无所矣。二三子敬乎！”（《国语》）宴席结束的时候，秦穆公忍不住对大夫们大赞重耳，大意就是你们看看人家重耳，人家简直是楷模，我号召你们向他学习。

别觉得奇怪，华而不实这个成语竟然是秦穆公发明的。

第二天，秦穆公高兴，继续宴请重耳。狐偃接着装病，还是赵衰随行。

今天的宴请改节目了，什么节目？对诗。

酒过七巡，秦穆公率先开口了。

“公子，咱们文化人也别光喝酒讲黄段子，对个诗怎么样？”秦穆公问，这些年来，看来百里奚公孙枝这帮人没少熏陶他。

“好啊好啊。”重耳挺高兴，原本他也属于没太多文化，整天跟着舅舅打狼的那种，后来拜了赵衰为

师，才开始认真学习。再到后来娶了齐国的老婆，动不动来几段，有时候不背诗都不给上床，把重耳活活培养成了一文学青年。

别以为只有林黛玉薛宝钗们才对诗，跟古人相比，她们还差点。

秦穆公开始了，大家竖起耳朵来听。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秦穆公的声音，高亢激昂，类似秦腔那种，听得大家心惊胆战。

赵衰一听，好嘛，秦穆公上来这首叫做“采菽”，后来被孔子收在《诗经·小雅》。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简单介绍，这首诗描写的是诸侯朝见周王，周王给与很多赏赐，于是大家高兴，万众和谐。

“好，好。”马屁声四起。

重耳看看赵衰，赵衰轻声说：“下堂拜谢。”

重耳听了，起身，下堂，拜谢秦穆公。秦穆公见了，也急忙下堂辞谢。

“国君用天子接待诸侯的待遇来接待重耳，重耳怎敢有苟安的想法，又怎敢不下堂拜谢呢？”赵衰在一旁解释，好像解说员一般。

大家纷纷点头，懂的人赞赏，不懂的人长学问。

双方入座，该重耳了。

“《黍苗》。”赵衰轻声提示。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重耳朗声念道，声音里夹杂着东西南北的口音，毕竟，他是一个走过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的人，声音里饱含着沧桑，催人泪下。

震撼，无语。

《黍苗》，见于《诗经·小雅》，诗词大意是召伯经营谢城，慰劳百姓，百姓感激，周王也很满意。

“在——”静默之中，赵衰说话了，第一个字重重出口，声音拖得很长，就像赵忠祥解说动物世界一样，显得神秘而感慨，“久旱不雨的田地里，黍苗，渴望着及时雨。啊，重耳仰仗国君，就像黍苗渴望下雨。国君若能帮助重耳成为晋国百姓的君主，晋国一定会追随国君，四方的诸侯也会听从您的命令。”

基本上，赵忠祥的解说是遗传了祖上的优秀基因来的。

沉默，继续沉默。

掌声，沉默得越久，掌声就越热烈。人们的掌声，既是给重耳，也是给赵衰。

“一切都是上天赐给公子的，我怎么敢居功呢？”秦穆公谦虚了一回，然后继续对诗。

秦穆公的下一首诗是“小宛”，收于《诗经·小雅》，原文略，诗词大意是：世界实在乱，古人看不见，兄弟要小心，到处是坏蛋。

重耳回了一首“沔水”，同样收于《诗经·小雅》，原文略，诗词大意是：我的家乡在东方，那里有我爹和娘，不要听信坏人话，兄弟兄弟要帮忙。

秦穆公一听，行啊，对答如流啊，再来一首，又来了一首“六月”，同样出于《诗经·小雅》。此处省略原文，诗词大意是：正义大军要出发，讨伐敌人保国家。我军将士很生猛，帮助周王平天下。

秦穆公念完，赵衰捅捅重耳，轻声说：“公子，下堂拜谢。”

重耳急忙起来，下堂拜谢。秦穆公看见，又下堂辞谢。

古人的礼节真是很多啊。

“国君把辅助周天子、匡正诸侯的使命交给了重耳，恭敬不如从命，重耳欣然接受。”赵衰在旁边解说，潜台词就是：您说出兵了，说话要算数啊。

对诗会到此结束，酒会开始。

两个考察项目下来，秦穆公对重耳非常满意。

后来的一段时间，秦穆公动不动来个对诗会，重耳都是赵衰陪同。

这边是玩斯文的，那一边狐偃自然也没有闲着。

狐家在晋国的声望可以说仅次于晋侯，卿大夫们对老狐突是打心眼里敬佩，就连晋惠公这么个白眼狼当初在姥爷面前也老老实实，过年过节照常送腊肉，从来不敢提让老爷子把两个舅舅给弄回来的事情。可是晋怀公这个二百五就真敢杀了狐突，应该说，杀狐突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晋怀公干不长。而狐突之所以慷慨就义甚至有主动求死的意思，九十多岁了，他愿意用自己一条老命换取外孙重耳夺取君位。

杀了狐突，激起了卿大夫们的公愤，大家都在盼

望重耳回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狐偃在秦国派人悄悄回到晋国，进行地下串联。

小兄弟栾枝不用说了，早就摩拳擦掌，等待里应外合了。其余的韩简、郤步扬、舟之侨等人也是纷纷响应，连当年力挺晋惠公的梁繇靡等人也都暗中联络，要投靠重耳。算一算，真正还肯为晋怀公卖命的只有两个人：吕省和冀芮。

外有秦穆公全力支持，内有数不清的卧底。

“狗日的圉，爷爷看你能不能活到明年夏天。”狐偃咬牙切齿，万事俱备，就等开春。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1

——秦军出动了

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年）正月，秦穆公下令：

讨伐晋国，扶立公子重耳。

战车四百乘，秦穆公亲自领军。

黄河以西是秦国，黄河以东是晋国。

秦国大军渡河，一月份，上游水少，河道变窄，利于渡河。

重耳等人也跟随大军渡河，大家都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埋头苦干，谁？壶叔。

用现在话说，壶叔是重耳的后勤部长，吃喝拉撒都归他管，锅碗瓢盆席被鞋袜等等都是他负责。所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壶叔一路上什么都不舍得扔，看什么都有用。如今要回晋国了，壶叔把那些破衣烂衫歪锅斜盆都收拾在一块，要打包回国。

“哎哎，壶叔，我们都要回国了，吃喝受用不尽，还要这些干什么？扔掉扔掉。”重耳觉得壶叔很可笑，

一边说，一边亲自动手扔东西。

狐偃在旁边，本来挺高兴，看到这个场景，狐偃的心情有些沉重了，这不是喜新厌旧吗？这不是卸磨杀驴吗？这不是忘恩负义吗？革命尚未成功就这样，他回去当了国君，我们这些老东西还能看顺眼？

狐偃摸了摸胸脯，摸到两块璧，那是秦穆公给大家的新年礼物。顺势，狐偃就把两块璧掏出来了，然后走到重耳面前。

“公子，你看，跟随你这么多年，错误肯定不少，我自己算算，大概三个大错八个小错二十四个不满意。现在公子就要回去了，这些破衣烂衫都不要了，我也老了，跟这些也没什么区别。可是我不能老不要脸老年痴呆什么的，还要有点自知之明。这两块璧是秦侯给的，现在给你，算是告别礼物，白白了您哪。”狐偃说着，竟然真的动了感情，人老了，容易激动，一时间，弄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别着头把两块璧塞给了重耳。

大家伙一看，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了，吃苦受累冒风险，老狐向来都是谈笑自若，怎么如今事业要成功了，反而哭了？

重耳一愣，怎么舅舅说这些话？我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舅舅啊。当时重耳也挺激动，手里拿着那两块璧，哽咽着说："舅舅，我错了，我认错还不行吗？这些破衣烂衫都带回去，今后教育儿女。我发誓，我要是今后嫌弃您老人家，对不起兄弟们，就像这两块璧一样不得好死。"

说着，重耳把两块璧狠狠地投进了黄河。狐偃想拦，可惜没拦住，心里骂："兔崽子，那是我的，你当然不心疼了。"

不管怎样，破衣烂衫锅碗瓢盆算是留住了，大家听了重耳的誓言，心里更加有底了。

干革命要跟对人。

日期：2009-02-20　14:34:1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2

第七十章 晋文公出世

这个时候的晋怀公，只能用众叛亲离来形容。

秦军顺利渡河，河对面，已经有些消息灵通人士在迎接重耳的归来。

随后，秦军一路推进，所过的令狐、臼衰、桑泉，都是不战而降，主动送老母鸡送腊肉给秦军。

到这个时候，晋怀公才知道秦国人和重耳已经打过来了。怎么办？出兵迎战。

原本，晋国国内最能打仗的是韩简和栾枝，可是这哥俩都闭门不出。没办法，只能吕省和冀芮这老哥俩亲自率军出征了。

于是，吕省和冀芮率领晋军进驻庐柳（今山西省

临猗县境内），阻击秦军。

——重耳归来

战争就在眼前。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想打仗。或者说，所有人都不想打仗。

秦国人不想为一个晋国人去拼命，即便秦穆公想。而晋国人更不想打仗，谁愿意为了晋怀公这样的人去死呢？

两军从一月对峙到二月，秦军这边问题不大，晋军那边就开始有人逃跑。

“出击吧。”秦穆公召集战前会议，决定主动出击。

“主公，依我看，不用打仗，直接劝降就行了。”狐偃说话了，他不希望打仗，因为这一仗下去，如果秦军败了，大家就还要回去吃二茬苦；如果晋军败了，

那秦国今后还不在晋国头上拉屎？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打。

“行吗？”秦穆公问。

“先礼后兵啊，不行再打也来得及啊。”

就这样，公子縶和胥臣作为劝降使者，前往晋军大营。

吕省和冀芮正难受呢，打吧，士气这么低，手边又没有大将，基本上没有赢的道理；撤吧，又没法撤；这么熬着吧，还担心有人会不会把自己宰了去对面请功。这个时候听说秦国来人谈判了，立马准备好酒好茶，外带两张笑脸。

“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公子縶基本上过来就是说这些话，他算是恨透了晋惠公父子和眼前这两个人了，想客气都客气不起来。

吕省和冀芮大眼瞪小眼，你这是来谈判的？这不分明来威胁我们吗？

“两位大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当今天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上到下……”胥臣又把外交官那一套给拿出来了，一通忽悠，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只要放下武器，我家主公就是你家主公了，从此之后从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一硬一软，这两个算是黄金搭档。

换了往日，以吕省和冀芮的智商，别说你这黄金搭档，就是宝石搭档来也是白扯。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形势就令人发慌，就让人沉不住气。

“胥臣，你说话算数？”吕省问。

“不算数，我来干什么？”胥臣反问，这是技巧，这个时候，用反问最有力。

“那，那我们考虑考虑。”吕省说。

“考虑行，但是为了表现你们的诚意，你们必须后撤。”公子縶依然强硬。

“好。”冀芮说。

第二天，晋军后撤到郇。

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

第二步，狐偃亲自出马，代表重耳，公子縶代表秦穆公，前往晋军大营。吕省和冀芮代表晋怀公吗？否，现在他们代表自己。

三方在晋军大营歃血为盟，吕省和冀芮投降并效忠重耳，重耳不计前嫌，留任吕省和冀芮。

之后，晋军一片欢呼。

重耳亲自来到晋军大营，从此，他就是这支军队的主人。

“两位大夫深明大义，今后必有重用。”重耳安慰吕省和冀芮。

“感谢主公。”吕省和冀芮连忙谢恩。

秦军撤军。

重耳率领的晋国军队进入曲沃。

与此同时，吕省和冀芮从前的主公晋怀公仓皇出逃，逃到高粱。高粱不是高粱地，而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山西省临汾市境内。

——晋文公的担忧

既然晋怀公都跑了，重耳当然就更不客气，挥军进入绛，栾枝、韩简等人率领卿大夫们出城迎接。

在晋武公的庙里，公子重耳正式登基。

现在，公子重耳成为过去。

晋文公，一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浮出水面。

前文说过，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旦掌握权力，

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异己。

晋文公也不例外。

“舅舅，派人干掉那个小王八蛋。”晋文公的第一道君令发出，他要杀了晋怀公，报仇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铲除这个潜在的威胁。

“主公，你说晚了。”狐偃说。

“难道，他逃到了海外？”晋文公有些恼火。

“你说晚了，是因为我早已经作了。来人，人头拿上来。”狐偃笑了，他很得意，因为这件事情他早就安排了人。

晋怀公的人头被提了上来。

“喂狗。”晋文公下令，现在，他要考虑下一个问题了。

吕省和冀芮应该怎样处理？

按照他们过去的罪行，砍十次不算多；但是，已经答应了他们维持原有待遇，说好了不秋后算账，那么杀他们就是不讲信用了。

“我们要讲信用，要称霸，诚信是根本。”狐偃说。

其实，放过他们对于晋文公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他可以接受。但是，他担心他们不会放过自己。

怎么办？晋文公很困惑，连狐偃也很困惑。

“我担心他们谋反。”晋文公说。

“我担心他们不谋反，因为他们一天不谋反，我们就要担心一天。”狐偃说。

“如果他们派人谋害我呢？譬如勃鞮。”说到勃鞮，晋文公打个寒颤，他是真怕这个死太监，不知道此人现在在哪里躲着呢，若是他来刺杀自己，那真是

麻烦。现在不比从前，不能拍屁股跑国外，只能在这里等他。

狐偃瞪瞪眼，也没有了主张。

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想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这日子更提心吊胆。

领导不好当啊，最高领导就更难当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3

——告密者勃鞮

越是担心的事情，就越是要发生。

这一天，门卫来报，说是有人求见。

“什么人？”晋文公问。

“勃鞮。”门卫报告，晋文公一听，第一反应是赶紧跑，第二反应是现在不能跑。

“不，不见。”晋文公还是紧张，说话有些结巴，

他想了想，让人带了一段话给勃鞮：“当初骊姬让你杀我，给你两天时间，你一天就到了；后来到了北翟，惠公给你三天时间去杀我，你一天半就到了。虽然有君命，你也没理由这么恨我吧？当年割了我的衣袂，那件衣服我现在还保存着呢。你快走吧，趁我还不想杀你。”

按理说，你从前追杀过人家，如今人家发达了，放过了你，你就赶紧逃命吧。可是，勃鞮不肯走。

“看门的，你给我传话。”勃鞮又让看门的把话给传回来了，为什么看门的肯帮他传，因为看门的认识他，知道他是天下第一高手，得罪不起，那么，传的什么话？“我以为你已经懂得了怎样当最高领导人呢，看来我是瞎了眼，用不了多久，你又该流浪了。我当初卖命追杀你，是因为我对国君忠诚啊，这么一大忠臣，你竟然要赶我走。你当最高领导的，不该胸怀宽阔吗？管仲当年不也差点杀了齐桓公，人家桓公

说什么了吗？你真是小气鬼，喝凉水。告诉你，你要是不见我，你会后悔的。”

勃鞮的话，强硬、有道理，而且话中带话。

“请进来。”晋文公就是这样的人，聪明，果断。

勃鞮进来了，看见晋文公，深深鞠一躬。

“勃鞮，你找我干什么？”晋文公问。

“干什么？告密。”

晋文公为了吕省和冀芮的事情而痛苦，殊不知吕省和冀芮也正为了晋文公和狐偃而痛苦。

对于这老哥俩来说，他们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跟晋文公，毫无疑问他们结下了太多的梁子。即便晋文公发了誓放过他们，可是这年头，发誓还不如放个屁印象深刻。现在大权在人家手里，什么时候不高兴了，赏一包耗子药就够自己全家吃了。

逃避现实，不是办法。

“冀哥，还记得里克和丕郑的命运吗？”老哥俩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吕省问冀芮。

“怎么不记得？那还是我一手操办的呢。我想起庆郑来了，我们的命运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冀芮反问，他忧心忡忡。

“那么，我们可以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重耳的宽宏大量或者暴毙身亡上吗？”

“兄弟，想想吧，当年主公杀人，基本都是咱们哥俩的主意。就算重耳放过咱们，狐偃这老狐狸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怎么办？等死？”

“等死不是我们的风格。”

老哥俩商量来商量去，只有一个办法：先下手为强。

其实，现在晋国的形势就像当初晋惠公刚回来时

的形势，所不同的是，晋文公太仁慈而狐偃太注重信用，他们下不了手去杀吕省和冀芮。

你们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你们，这就是规律。

所以，晋惠公虽然坏，但不能全怪他。

吕省和冀芮决定把勃鞮找来，在他们看来，勃鞮也是晋文公的仇人，他一定也有同样的忧虑和想法。

“勃大侠，重耳回来，我们都没好日过，我们决定杀了他，请你来一起想办法。”明人不说暗话，找来勃鞮，吕省直接就把意思说了。

“太好了，我正想杀了他呢。可是，他身边有许多高手啊，怎么才能杀得了他？”果然，一拍即合，勃鞮的想法与吕省和冀芮一样。

三个人开始头脑风暴，最后是冀芮想出了办法：“这样，咱们找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一把火烧了重耳的房子，他一定出来救火，那时候勃大侠趁乱杀了他，怎么样？”

“好主意。”大家都说好，自然是个好主意。

商量妥当，勃鞮告辞出来。勃鞮很高兴，真的高兴，原本都已经准备潜逃到国外，现在不用了，因为自己有立功的机会了。

前文说过，发财的捷径有两条：出卖国家，或者出卖朋友。

当然，勃鞮可以说他是弃暗投明。

可是，即便是弃暗投明，也是出卖朋友。

——平叛

得到了勃鞮的告密，晋文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勃大侠，谢谢啊。刚才是我不好，不该鼠肚鸡肠。这样，你先退下，不要惊动他们，我找人来商量对策。”晋文公表达了谢意，打发走了勃鞮，这才令人立即请狐偃来。

狐偃来到，晋文公把勃鞮来告密的事情说了一遍。

“舅舅，好悬啊，幸亏有人告密。”晋文公说完，还有些心有余悸。

“这是好事，这样的事越早来越好，再加上勃鞮弃暗投明，咱们可以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了。”狐偃听了，不仅不吃惊，反而有些高兴。

“那怎么办？找个借口把吕省和冀芮招来，就地处决如何？”晋文公问。

“不好，咱们在外流落二十年，如今刚刚回来，很多人对我们充满怀疑。如果召他们来杀了，简单是简单，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倒成了滥杀无辜，徒然制造恐慌，而我们今后在历史上也就跟惠公的名声没什么两样了。”狐偃反对，而且很有道理。

“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先把栾枝和先轸叫来，你看我怎么布置任务。”

狐偃总是有办法的，而且总是最稳妥的办法。

二月的最后一天晚上，月黑风高。

吕省和冀芮各自率领家甲，带上勃鞮，偷偷地来到了晋文公宫外，堆柴的堆柴，泼油的泼油，点火的点火，直接烧房。

很快，火势四起，人哭鬼叫，晋文公宫里的男男女女都跑了出来。有救火的，有逃命的。

吕省和冀芮躲在暗处观瞧，要看晋文公出来没有。看了半天，没看见晋文公，两人急了，干脆不等了，直接带着人就冲了进去，来到晋文公的卧室，发现里面空空荡荡，晋文公跑了。

老哥俩急忙出来，原本还要再找，这时候，栾枝、先轸、魏犨等人已经率领人马来到，一边救火，一边

包围现场。

“有人纵火，兄弟们保护现场，天亮时清查。”先轸下令，这时有人报告：“报告，恰才有人看见吕省和冀芮在这里，八成是他们干的。”

“先救火，然后再去搜捕他们。”先轸又下令。

吕省和冀芮远远听见，只能自叹倒霉，晋文公没看见，反而自己被发现了。老哥俩商量，等到天明逃跑就来不及了，怎么办？现在就跑吧。于是，两人率领家甲，带着勃鞮，连夜开了城门，向西逃去。

二月底啊，又是没有月亮的晚上，饥寒交迫，靠着火把逃命。逃到第二天中午，一行人到了黄河边上，按着两人的打算，索性就去秦国政治避难算了。

可是，过河需要船啊，哪里有船？正在着急，河对岸有大船撑过来。船靠岸，上面下来几个人，为首的大家认识，谁？公孙枝。

“哎，两位大夫，这是准备到哪里去？”公孙枝也看见了吕省和冀芮，打个招呼。

“公孙大夫，实不相瞒，昨晚都城大火，估计晋侯十有八九遇难了。我们怕今后受狐偃这帮人的政治迫害，想去秦国政治避难呢。”吕省和冀芮急忙说。

春秋这点好，即便从前有过节，只要你来政治避难，通常都会接纳。

“那好，那上船吧，恰好我家主公就在对面不远处的王城，我带你们去。”公孙枝招呼大家上船，大家一看，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大家过了河，走了一程，来到了王城。公孙枝直接带着吕省、冀芮和勃鞮去见秦穆公。

吕省和冀芮见了秦穆公，还没来得及说话，秦穆公一拍桌子，轻轻说道：“拿下。”

得，自己送上门了。

“这，这，为什么？”老哥俩还问呢。

“为什么，看看这是谁？”秦穆公反问，晋文公走进来了。

不用再说了，吕省和冀芮知道这一回是栽了，明显是进了人家的圈套了。冀芮认了，不说话了。吕省猛然看见勃鞮没有被抓，心说要死一块死，不能便宜这小子，于是大喊：“勃鞮也是同谋，为什么不抓他？”

晋文公笑了，他对勃鞮说：“勃大侠，你告诉他们。”

“吕大夫，污点证人知道不？我就是污点证人啊，哈哈哈哈。”勃鞮大笑起来，吕省这么聪明的人，竟然被自己给耍了，能不高兴吗？

“原来，原来你是卧底？”吕省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行动失败了，原来是给出卖了。

“卧底？早就不叫卧底了，现在叫污点证人。”勃鞮很得意，还讨好地看了晋文公一眼。

晋文公也坐好了，现在开始审判吕省和冀芮。

基本上，有污点证人在，辩解这个环节就省略了，直接认罪宣判。

吕省和冀芮共犯有如下罪行：颠覆政府，分裂祖国，谋害最高领导人，纵火，破坏国家财产。其中任何一条，都够上死刑。

“我宣布，处死罪犯吕省和冀芮，拖出去砍了。”晋文公这次没客气，名正言顺杀人的时候，他不会犹豫。

刀斧手上来就要拖人，吕省唉声叹气，认了。可是，冀芮急了。

“主公，看在当年我给你通风报信的分上，放过我吧。”冀芮大声哀求。

“通风报信？”晋文公一愣。

“当初惠公派勃鞮去北翟杀你，就是我派人给主公通风报信的啊。”冀芮这个时候什么也不顾了，把这个秘密说了出来。

“什么？”三个人同时脱口而出。从北翟逃走之后，狐偃和晋文公才知道狐突根本没有派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到现在还猜不到谁是这个好心人，没想到是老冀。

吕省愣了一愣，然后破口大骂：“冀芮，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吃里扒外的叛徒，要不是你当年放走了他，咱们怎么会有这一天？啊呸。”一口浓痰吐在冀芮的脸上。

勃鞮嘿嘿一笑，摸着脑袋问冀芮：“哎，当初就是你派我去杀主公啊，然后你要给他送信？嘿嘿，奇了怪了。”

晋文公到有些犹豫了，他这人是有恩必报的人，不管怎样说，人家就算救过自己，还杀他吗？

正在犹豫，狐偃进来了。其实，狐偃一直躲在旁

边听呢，看见晋文公犹豫，知道他动了善念，这才赶紧出来。

“主公，犹豫什么？这样的人，该杀两遍。首先，吃着惠公的饭，帮惠公的敌人，奸佞之人，该杀；其次，别以为他是救你，他是救自己而已，他怕惠公杀他，留着你算是个顾忌。这样的人，你不杀他，他必杀你。”狐偃一通分析，晋文公直点头，冀芮也无话可说。

“推出去。”晋文公下令。

就这样，吕省和冀芮一起被杀。

按后世的规矩，如此大的罪行，一定是灭九族的。可是，春秋时期不是这样，吕省和冀芮被杀，采邑没收，但是，老婆孩子不受牵连，依然享受士的待遇。虽说由富人变成了穷人，但是性命无忧。为什么这里要加这一段，因为后面还要提到冀芮的儿子。

——大赦

一切都在狐偃的掌握之中。

在得知吕省和冀芮的计划之后，狐偃和晋文公悄悄跑到了秦国，找到了秦穆公，之后，秦穆公亲自领军进驻王城，等待吕省和冀芮来投。

在绛，栾枝和先轸统领军队，吕省和冀芮放火的晚上，两人领军来到，但是并不捉拿吕省和冀芮，而是故意放出风声，把他们赶出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吕省和冀芮党徒众多，一旦在绛开战，势必伤及无辜，后患无穷。

现在，晋文公名正言顺除掉了最大的威胁，同时，还可以明正言顺重修宫室。说实话，晋文公住在惠公父子住过的地方，早就觉得不舒服了。

杀了吕省和冀芮，晋文公就地迎娶怀嬴，算是实

践了当初的诺言。怀嬴，现在改名辰嬴。

就这样，晋文公提着两颗人头，抱着一个老婆，还带着秦穆公借给的三千军马，回到了绛。

晋文公这次回来，底气足了，气色好了，他立即召集卿大夫们开会。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各位爱卿，吕省和冀芮已经伏法了，但是，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很大。我准备来一次全城大搜杀，将他们的余孽一网打尽。”晋文公的意思，就是搞一次严打，或者肃反之类的活动，杀一批人，一劳永逸。

话音刚落，赵衰就站出来了：“主公不可。想当年惠公怀公就是因为滥杀无辜，才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国家衰弱。如今人心等待安抚，社会需要和谐，怎么反而采取恐怖行动呢？”

赵衰的话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支持，晋文公一看，既然老师这么说，而且大家都支持老师，那就听老师

的吧。

“那好，我宣布，晋国大赦。”从善如流，什么叫从善如流？

日期：2009-02-24　18:11:24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4

——大赦

一切都在狐偃的掌握之中。

在得知吕省和冀芮的计划之后，狐偃和晋文公悄悄跑到了秦国，找到了秦穆公，之后，秦穆公亲自领军进驻王城，等待吕省和冀芮来投。

在绛，栾枝和先轸统领军队，吕省和冀芮放火的晚上，两人领军来到，但是并不捉拿吕省和冀芮，而是故意放出风声，把他们赶出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吕省和冀芮党徒众多，一旦在绛开战，势必伤及无

辜，后患无穷。

现在，晋文公名正言顺除掉了最大的威胁，同时，还可以明正言顺重修宫室。说实话，晋文公住在惠公父子住过的地方，早就觉得不舒服了。

杀了吕省和冀芮，晋文公就地迎娶怀嬴，算是实践了当初的诺言。怀嬴，现在改名辰嬴。

就这样，晋文公提着两颗人头，抱着一个老婆，还带着秦穆公借给的三千军马，回到了绛。

晋文公这次回来，底气足了，气色好了，他立即召集卿大夫们开会。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各位爱卿，吕省和冀芮已经伏法了，但是，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很大。我准备来一次全城大搜杀，将他们的余孽一网打尽。”晋文公的意思，就是搞一次严打，或者肃反之类的活动，杀一批人，一劳永逸。

话音刚落，赵衰就站出来了：“主公不可。想当年惠公怀公就是因为滥杀无辜，才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国家衰弱。如今人心等待安抚，社会需要和谐，怎么反而采取恐怖行动呢？”

赵衰的话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支持，晋文公一看，既然老师这么说，而且大家都支持老师，那就听老师的吧。

“那好，我宣布，晋国大赦。”从善如流，什么叫从善如流？

第七十一章 清明节的来历

任何一个新政权，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是消灭潜在的敌人，还是转化潜在的敌人。高明的做法当然是后者，但是这需要智慧，政治智慧。

我们来看看春秋的智慧。

大赦令让晋国当时的形势缓解了一些，但是，吕省和冀芮毕竟执掌晋国朝政多年，他们的朋党不可谓不多，面对几乎是外来势力的晋文公，他们依然感到不安全。于是，危机还在酝酿之中，并且随时可能爆发。

晋文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的团队长期流亡国外，在晋国的根基并不牢固。这个时候，如何打消吕、冀余党的顾虑，大家同心同德建设晋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办？

御前会议召开了几次，效果平平，就是狐偃和赵衰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就在大家苦寻对策的时候，一个小人物的出现帮助晋文公解决了问题。

很多时候，大问题就是靠小人物来解决的。

——晋文公作秀

晋文公正在洗头，中式还是泰式？中式就是坐着，泰式呢就是躺着。

都不是，春秋式。什么是春秋式洗头？就是站着，弯腰低头，洗头妹从上面往下一边浇水一边洗。基本上，春秋时期的国君也就这个待遇。

正洗着头呢，门卫来报："报主公，外面有人求见。"

"什么人？"

"头须。"

"头须？"晋文公一听，差点站起来，想了想，忍住了，继续洗头。

头须是谁？就是当初晋文公从北翟逃走的时候，卷款潜逃的那个竖头须。就是这个竖头须，害得大家一路上吃糠咽菜，受尽煎熬。要不是此前已经大赦了，

晋文公杀他的心都有。就这么个人，还敢来找自己，难道还想讨退休金？

“不见。”晋文公答复。

门卫出去回复，没多久又回来了。

“主公，头须不肯走，还说主公一定在洗头。”门卫说。

“他怎么知道？”晋文公有点吃惊，头须什么时候学算卦了？

“他说洗头的时候心是向下的，想法就跟平时不一样。说他虽然当初没跟主公去齐国，但是在家里也没闲着，相信主公不会跟他一个普通人计较这些。”

晋文公擦干了头，站直了身子。

“嗯，有道理，请他进来。”不知道是头须的理论真的正确还是晋文公冷静下来了，总之，晋文公肯见竖头须了。

不多时，竖头须走了进来。看上去，跟从前没有太大变化，就是老了一点。

“你找我干什么？”晋文公问，看见竖头须，他还是有些恼火。

“主公，我来帮您。”

“帮我？帮我理财？”晋文公反问，语带讽刺。

“不是。我知道现在人心不稳，特别是吕省和冀芮的残余都很担心自己的处境，我有办法消除大家的疑虑。”

“什么办法？”晋文公问，现在他的语气不再像刚才那样带着轻视了。

“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我当年携款潜逃，您最恨的人就是我。如果您能让我给你驾车在城里走一走，大家的疑虑一定就会打消了。”竖头须这是什么办法？做秀啊。

晋文公一听，好主意啊，忍不住对竖头须另眼相看了两眼。

当下晋文公毫不迟疑，立即准备车马，让竖头须当司机，让勃鞮当戎右，就这么就出去了。满城逛一趟，嘘寒问暖，体察民情。

城里人一看，哇噻，这不是晋侯最恨的两个人吗？他们怎么给晋侯开车了？晋侯连他们都这么信任了，何况别人呢？

连着三天，晋文公作了三天秀。这下，地球人都知道了。

所有人都放心了，晋国的紧张气氛大大缓解。

没有霸主的器量，怎么能当霸主？

有人说，晋文公不过是运气好碰上了勃鞮和竖头须。其实不然，如果不是对晋文公的度量有信心，他们会去自投罗网？

——论功行赏

晋国终于安定下来，现在，晋文公需要处理两件当务之急。

第一件，论功行赏。

第二件，改革开放。

大会，论功行赏大会，类似年终总结大会。

“各位爱卿，各位兄弟，各位朋友，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晋文公讲了一通开场白，无非是告诉大家可以准备好领奖了。

大家都很高兴，有吃的有喝的，人人都有奖，当然高兴。

晋文公把奖赏分为三类，下面看看。

第一类：从亡者。这一类是功劳最大的，什么是从亡？就是跟随文公流亡海外的。这一类又分了档次，第一档，出谋划策、指引方向，狐偃和赵衰两人；第二档，出头露面、具体操办，先轸、胥臣、狐射姑、狐毛等人；第三档，出人出力、抵御盗匪，魏犨、颠

颉等人。三档之后，过后再说。其中，狐毛本来应该勉强列入第三档，考虑到辈分高岁数大，提一档到第二档。

第二类：送款者。送款什么意思？不是押运款项，而是暗中勾结，也就是卧底。这一类中，栾枝为首，还有郤溱、士会、舟之桥等人。

第三类：迎降者。迎降，就是晋文公来了，到城外欢迎文公就位的。这一类中，有韩简、郤步扬、梁繇靡、郤乞等人。

按着功劳大小，该封地的封地，该升官的升官，该发奖金的发奖金，即便是这三样都不沾的，也就是吕省冀芮的人马，也都有纪念品发放。

宣布完了获奖名单，晋文公从座位下面取出五双白璧，亲自拿到狐偃面前，递给他，笑道："舅舅，当初在黄河扔了你的一对璧，连本带利还给你。"

狐偃连忙起身，接了过来，一边致谢，心里一边

说：“小兔崽子，醒目，会作秀。”

晋文公六十二岁了，就算是兔崽子，也该是老兔崽子了，可是狐偃就喜欢叫他小兔崽子。

论功行赏大会开得圆满热烈，绝大多数人都很满意。

当晚，全体大醉。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5

第二天，晋文公起床，洗漱完毕，还没吃饭，门卫来报：“主公，有人求见。”

“谁啊，这么早。”晋文公有些不想见的意思。

“壶叔。”

“快情。”晋文公没办法了，老部下来了，不想

见也要见。

不多久，壶叔进来，看见晋文公，还没说话，眼泪先下来了。晋文公一看，老头子比我岁数还大呢，哭什么？

“壶叔，哭什么？有什么事情说啊，现在是咱们的天下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晋文公问，对于这帮跟他流亡的老部下，他是心存感激的。

“主、主公，我知道我壶叔没什么本事，也就是管管吃喝拉撒什么的，功劳没他们大，可是，没有功劳我有苦劳啊，没有苦劳我还有疲劳呢？怎么听说他们都论功行赏了，我什么都没有，主公，我，我想不通。”壶叔原来是来讨功来了，昨晚的庆功大会，他因为级别不够而没有获邀参加。

晋文公笑了，他请壶叔坐下，耐心讲解了论功行赏的政策，最后说：“你看，他们赏完了，这就该你了。说起功劳，你不大，说起苦劳，没人比您大。这样，你就留在这里跟我共进早餐，还有一些跟你一样

第二批奖赏的，下午一块进行了，你看怎样？”

壶叔笑了，原来主公还没忘了自己。

下午，晋文公进行了第二批的庆功大会。壶叔、头须、勃鞮等人都属于这一批，按照功劳大小、效力时间长短，分得大小不同的庄园和数量不等的奖金，壶叔名列第一，成了一个大地主。头须虽然曾经卷款潜逃，但是后来功劳也不小，被任命为大内财务总监；勃鞮身为天下第一高手，被任命为大内安全总监。

每个人都很感动，壶叔感慨干革命跟对了人，从前不过是一个小吏，老婆孩子靠着他那点微薄的薪水活命，如今成了大地主，再养十个老婆也能养活了，只可惜岁数大了。

勃鞮感慨自己及时转向，干革命没有一根筋，否则，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亡命天涯呢。

竖头须热泪盈眶，颤颤巍巍端着酒就来敬晋文公了。

“主公啊，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主公，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主公，不过现在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主公。”竖头须说，晋文公听着，好像他喝醉了。

“说吧。”晋文公说。

“主公在蒲的时候有一儿一女，主公逃去北翟之后，这一对儿女就不知去了哪里。我从北翟离开之后回到了蒲，找到了他们，这些年来收养在我那里。如今主公有了这么多新夫人，又有了别的公子，不知道主公还想不想要这一对儿女啊。”竖头须说，原来，晋文公当年在蒲娶过两个夫人，徐嬴没有生育，早死;逼姞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是公子欢，女儿是伯姬。晋文公仓皇逃往北翟之后，逼姞带着一双儿女避难，再也没有消息。后来竖头须回到蒲，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他们，从此竖头须养活他们，逼姞几年前已经去世,如今剩下两个儿女。

竖头须为什么一开始不敢说呢？因为那时候母以

子贵，子以母贵，这一对儿女连老娘都没有了，晋文公万一不愿意认他们呢？那不是倒害了他们？

“怎么不早说？别喝了，现在派你去把他们接过来。”晋文公听说，悲喜交加。悲的是两个孩子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喜的是他们还活着。

竖头须大喜过望，急忙出宫，带人前往蒲去接公子欢和伯姬了。

做个厚道人有的时候是有好报的，就像晋文公，如果他不能宽恕竖头须，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就永远不能再见了。

——合家团圆

公子欢和伯姬被接到了绛，父子相见，少不得喜极而泣。晋文公一看公子欢，长相像他妈，个性像自己，两个字：喜欢。

于是，晋文公宣布立公子欢为太子，女儿伯姬已

经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嫁人，怎么办？想想老师赵衰现在一个人过日子，索性把伯姬嫁给了赵衰。

得，老师兼老挑成了女婿，要放现在，要很炒一阵子呢。就这样，快三十岁的伯姬嫁给了六十多岁的赵衰，后来还生了好几个孩子。

听说重耳成了晋文公，北翟国主主动把季隗给送过来了。晋文公看见季隗，还开玩笑呢："说了等我二十五年，这才八年，你赚了十七年啊。"

那么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呢？北翟国主善解人意，要求把他们留在北翟。基于自己亲历的兄弟相争，晋文公知道把他们留在北翟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兄弟两个就留在了北翟。

齐孝公也派人把姜氏给送来了，姜氏一看见晋文公，打老远就开始念诗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文化人就是不一样，见面就上诗。

这首诗名叫"甫田"，见于《诗经·齐风》，描写一个女子思念远方的亲人。

晋文公哈哈大笑，一把把老婆抱在怀里：“老婆，多亏了你的诗啊，否则在秦国就出丑了。来来来，今晚上我做东，把我灌醉了再把我拉回齐国去吧，哈哈哈哈。”

晋文公就这样，爱开玩笑，跟谁都开。

现在，算是一家大团圆了，来算算晋文公的家庭状况。

老婆七个，分别是季隗、姜氏、辰嬴和另外四个秦国老婆。

老婆@多@了，地位就需要确定。

大概是晋文公的随和谦虚感动了老婆们，更有可能是老婆们本身都深明大义。总之，老婆们一点也不争风吃醋。原先的夫人是辰嬴，毕竟靠着人家秦国的力量复国的。可是辰嬴在听晋文公讲述了季隗和姜氏的先进事迹之后，深受感动。

“不行，我不当夫人了，我让贤。”辰嬴非要让贤。

于是，座次重新排定，老大姜氏，老二季隗，老三辰嬴，其余四个不变。

“多好的老婆们啊。”晋文公经常这样感慨。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晋文公的背后有这样的三个女人，想不成功，行吗？

基本上，晋文公的家庭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有了一个和谐的家庭，为晋文公此后专心致志管理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老婆不@在@多少，在@和@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晋文公的老婆们不仅感动了晋文公，也感动了晋文公的女儿伯姬。

“后妈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做不到？”伯姬自问，于是他找到老公赵衰，坚决要求把大姐兼大姨叔隗接来

“那不行，她来了，谁当老大啊？”赵衰反对，伯姬怎么说也是国君的女儿，难道当老二？

“她是大姐，我当老二。”深明大义啊，伯姬绝对是深明大义。

“那怎么行？”赵衰不同意。

结果呢，伯姬亲自去找父亲反映情况。晋文公一听，我这女儿真好啊，既然这样，听她的。于是，晋文公亲自派人去北翟把叔隗接了回来。

就这样，赵衰家里也重新排定座次，叔隗为老大，伯姬为老二。叔隗早年为赵衰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赵盾，敦厚正直，作为家里的嫡长子。

建议如今包@二@奶@包@三@奶的经常讲一讲辰嬴和伯姬的故事。

老婆孩子说完了，各位请注意，现在要介绍一个

重要的节日的来源，什么节日？清明节。

中国人而不知道清明节的来历，那是一种耻辱。

日期：2009-02-26　12:22:17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6

——介子推和清明节

两轮论功行赏之后，晋文公还是担心会不会漏了什么人，于是贴出告示，希望有功劳的人自己来陈述，以便做到有功必赏。

真的漏了什么人吗？还真的漏了。

介子推，又名介之推。还记得晋文公过五鹿的那一段吗？对了，介子推就是忍痛割肉的那一位。不是股市里割肉，是割自己的肉。

在晋文公的兄弟们当中，介子推初始地位大致在魏犨之下，排名十位上下。但是他没有明显的特长，

因此在流亡过程中始终没有表现机会。而他的性格又比较孤傲，不爱说话，自尊心强，不合群。

回到晋国之后，别的人都紧跟晋文公，竭力表现自己。可是，介子推回到家中，陪伴七十多岁的老娘。

两次庆功宴，晋文公都把介子推给漏了，大概是很长时间不见的缘故。按理说，介子推应该在第一次庆功宴上排名在从亡类的第三档。第一次庆功会，大家以为晋文公把介子推放在了第二次，因此没人提起。第二次庆功会，都是不起眼的人物，一来他们以为介子推排在了前三档，二来也没什么资格替介子推说话。

一来二去，就把个介子推给漏了。而一块从亡的兄弟们中，介子推又没有特要好的朋友，因此也没有人帮他去提醒晋文公。

介子推一直在等，可是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他是个自尊心超强的人，又不肯像壶叔一样自己去找。

介子推的邻居解张看到了告示，他替介子推不平，

因此他去找晋文公了。

“哎呀妈呀，我说怎么总觉得漏了人，原来漏了子推啊，真不该啊。”晋文公当时就拍自己脑袋，这年头，能把自己肉割来给你吃的有几个？

当时晋文公就派人去请介子推，要单独颁奖。因为是漏了，晋文公感到惭愧，所以准备提一级，按照胥臣先轸们的档次进行封赏。

“想起来了？回去告诉主公，介子推能活着回来就谢天谢地了，对封赏没兴趣。”介子推原本就觉得委屈，如今晋文公派人来了，更加觉得没劲，似乎自己的功劳是讨来的。

来使请不动介子推，只得回去了。回去一报告，晋文公知道介子推有意见了。

“算了，明天我亲自去吧。”晋文公决定亲自去，当面道歉。

可是，晋文公第二天去的时候，介子推已经离家出走了。不仅自己走了，连老娘都带走了。走之前留

言，说是永远离开，找个干净地方，自食其力。

晋文公急了，心说我是错了，可是你也不能不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啊。怎么办？晋文公就这么个人，觉得对不起你，就一定要报答你。

于是，晋文公亲自带领人马去追介子推，抓也要抓回来领赏。一直追到绵上的绵山，听人说介子推带着老娘上山了。晋文公亲自在山下喊话，请介子推下山。可是，介子推说什么也不肯。

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出了个主意，说是咱们烧山吧，咱们一烧，他们就得出来。这么馊的主意是谁出的？不知道，总之不会是狐偃。

晋文公没办法了，甭管什么主意，试试吧。一把火下去就把山给烧了，足足烧了三天三夜，也不知道是介子推打死不肯下来，还是大火太大想下来也下不来，总之，介子推就是没下来。

山烧完了，晋文公上山去看，结果看见介子推母

子二人抱着大树被烧死了。晋文公当时就落泪了，后悔不该听这个馊主意。

人死不能复活，晋文公把介子推母子葬在绵山之下，改绵山为介山。之后，每年的这个时候到此祭祀介子推。而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三月五日清明的前一天。

而绵山一带后来设县，就命名为介休，就是介子推丧生的地方。如今，这个地方就是山西省介休县。

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的说法。

晋文公为了怀念介子推，命令每年火烧绵山的三天全国禁火，这样，这几天就只能吃凉食了，后来就成了“寒食节”，由于晋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寒食节”很快成为全中国的一个节日。

清明原本是节气，寒食才是节日，但是由于寒食

节紧接着就是清明，因此到后来两者一块过。扫墓原本也是寒食节的内容，后来二节合一，清明节就成了专门扫墓祭祖的节日了。

古时清明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及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冥节，都与祭祀鬼神有关。

而清明节之所以要踏青以及进行各种户外活动，是因为在家里也不能做饭，索性出门游玩野餐。

寒食节从春秋开始，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扫墓成为社会重要风俗。

晋文公命令把介子推母子抱着的那棵树砍下来，制成一双木屐，每当他穿著这双鞋，就会想起那段患难与共的往事，不由得慨叹：“足下，悲乎。”

“足下”后来成为古人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介子推，忠心耿耿的性格人士，性格构成了悲剧，但是令人尊重缅怀。晋文公，知错能改而且坚决去改

的君主，充满了人性和义气，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那么多英雄追随他呢？怎么能不称霸呢？

每当清明，也许我们应该认真缅怀祖先们的悲壮故事吧。

可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清明节的来历呢？还有谁会在清明寒食吃凉食呢？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7

第七十二章 晋国争霸第一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黄河北岸。

“舅舅，老师，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不改革是不行的。你们看，咱们怎么样改？”晋文公把狐偃和赵衰请来，要进行改革。

“这事情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这不，老赵已经把

改革开放的一揽子方案拟好了。”狐偃率先说话了，然后看看赵衰。

“老师，那您说说。”晋文公挺高兴，原来大家想到一块了。

赵衰搬上一大摞竹简来，这就是他的改革方案。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就是四个字：全盘齐化。在齐国那段日子还真没有白过，我把齐国的典章制度全部搜集到了，参考管子的治国思想，依照晋国的国情略作修改就行了。”赵衰在齐国的工作做得扎实，如今都用上了。

“好。”

晋文公元年，晋国在晋文公的领导下，在以狐偃、赵衰为核心的领导团队的大力推动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革开放，管子思想在晋国发扬光大。

为什么晋国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全盘齐化”？

因为晋国当初的立国思想就是参照齐国的。

关于赵衰的改革方案，已经无史可查。不过，《国语》中有如下记载，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晋国改革的全盘齐化特征。

《国语·晋语四》：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丰收了，请客了

由于具备良好的社会基础，并且拥有大量的“海龟”，晋国改革开放当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会

稳定，农业丰收，商业繁荣。广大人民群众高兴地说：改革开放就是好。

秋收结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繁荣景象。晋文公高兴，于是举行国宴，招待辛苦一年的卿大夫们，庆祝改革开放成功。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晋文公的开场白是姜夫人替他起草的，上来就是一篇《诗经·大雅·灵台》，具体翻译免了，大概相当于如今的“改革开放春风吹，神州上下齐欢笑”这类东东。

晋文公讲话结束，国宴开始，无非就是些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大家放开了裤腰带狂吃狂喝，胥臣带头讲段子，讲得大家哈哈大笑。

正在高兴，突然有人来报。

“主公，周王特使简师父到。”来人通报，简师父，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周王的姓简的司机，其实不然，此人是周王大夫，名字就叫简师父。

“快请。”晋文公高兴啊，国宴的日子，中央最高领导的特使来到，这一定是好事啊，这说明中央最高领导人都对晋国的改革开放表示赞赏啊。

简师父进来，寒暄一遍，在晋文公对面坐下。按照规矩，中央来的特派员，与地方最高领导属于同样级别，因此晋文公特地为简师父安排了一张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桌子。

“特使远来，一路辛苦，来，我先敬三杯，给特使暖暖身子。”晋文公举杯，大夫们也都举杯。

简师父把酒杯举了起来，看看众人，原本应当说几句代表周王慰劳大家之类的话，可是，简师父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却把酒杯放了下来。就在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简师父带着哭腔说话了：“晋侯，我，我喝不下去啊。”

晋文公一愣，难道周王鞠躬尽瘁了？不像啊，简师父也没有穿丧服啊。

“周王发生了什么事？”晋文公问。

“周王被人赶走了，如今流落在外，特派我来请晋侯出兵护驾啊。”简师父几乎是哭着说，原来，周王下课了。

晋文公一时没有说话，他心中大是失望，原以为是好消息，谁知道是个坏消息。

可是，这真的是个坏消息吗？

狐偃笑了。

在说狐偃为什么笑之前，先简要说说周王是怎么下课的。

——周王的绿帽子

有一个小国叫滑（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姬姓国家，长期依附郑国。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投靠卫国了。郑文公不高兴了，于是兴师伐滑。

春秋那年头，端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大国手下有中国，中国手下有小国。大国之间其实很少正面冲突，一般都是拿对方的中等国家出气，弄得中等国家里外不是人；中等国家之间也很少打仗，拿对方的小国出气。

滑就是这么个小国，夹在别的国家当中受夹板气，谁不高兴都来打你。按理说，郑国要是有骨气的话，就该直接找卫国算账。可是一来卫国不好欺负，二来卫国有齐国撑腰，郑国不敢惹。所以，郑国就专找滑国出气。

郑国大军一到，滑国立即投降，宣誓成为郑国的保护国。郑国一撤军，卫国特使又来了，三言两语连威胁带吓唬，滑又赶紧宣布接受卫国的保护。

郑文公很生气，说你这不是耍我们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信誉啊？其实呢，郑国这么多年来，在齐国和楚国之间也是这么混的，跟滑国没什么本质区别。

郑文公仗着楚国撑腰，再次出兵讨伐滑国。

那时候卫国和周王室关系好，恳请王室出面，劝郑国撤军。于是，周襄王派特使游丝伯去郑国作和事佬，谁知道郑文公一向对王室不满，不仅不退兵，反而把游丝伯给扣留了。

“马拉戈巴兹。”周襄王火大了，本来你郑国投靠楚国就很过分了，如今还这样无礼，自绝于中央，是可忍孰不可忍？

怎么办？周襄王掰指头算了一下，自己的军队肯定不行，打不过郑国；齐国呢，正处于衰退期，指望不上；晋国呢，内乱刚结束，也指望不上；秦国呢，平时没什么往来，也指望不上。

亲戚朋友靠不上，那就靠邻居吧。

周襄王决定，请狄出兵讨伐郑国。这个狄自然不是北翟，也不知道是哪一块的狄，总之是狄。狄国很高兴啊，这下又有得赚了。

于是，狄国出兵，偷袭郑国的栎成功，郑国被迫

从滑撤军。

周襄王一看，狄还挺好使，正好大老婆死了，干脆从狄娶了个老婆回来，跟赵衰的老婆叫一个名字：叔隗。

叔隗长得如花似玉，又年轻，周襄王把她立为王后。大臣们纷纷反对，可是没用。

第一部中说到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因为勾结北狄攻打襄王，被襄王赶到了齐国。后来襄王出于人道主义，又让他回来了，而且不计前嫌，封为甘公，平时还常常一块吃喝。

甘公原本是个泡妞的高手，再加上在齐国国家大妓院泡了这些年，泡妞的本领已经炉火纯青。三下两下，把叔隗给泡了。

周襄王知道弟弟给自己戴了绿帽，一怒之下废了叔隗的王后，甘公听到风声，逃去了狄，然后从狄借兵攻打周襄王。

周襄王的队伍实在没用，谁来欺负都行。没办法，周襄王仓皇出逃，一直逃到了郑国边境。这一次，郑文公的表现不错，主动派人给周襄王盖房子，送吃送喝送美女，血浓于水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

那一边，甘公自立为周王，但是不肯住在洛邑，带着叔隗去旁边的温城度蜜月了。

周襄王这个恼火，国家被抢了，老婆也被抢了，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于是，派简师父去晋国请兵，派左鄢父去秦国请兵，一定要抢回国家，抢回老婆。

就这样，简师父来了。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8

——晋文公第一功

国宴次日，晋文公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出兵事宜。

“各位，第一个问题，该不该出兵。”晋文公上

来就问，因为事情大家都知道，不用重复。

别人还没有说话，狐偃开口了，这不是他的风格，他的风格是最后说话，可是这一次，他第一个说话了。

“这个问题过去了，直接说第二个问题吧。”狐偃说道，他的话让大家都吃惊，这么大的事情，不讨论就决定了？

“舅舅，为什么？”晋文公问，对他来说，改革开放不到一年，应该稳定压倒一切，外面的事情能不管就不管。

“因为这样的事可遇不可求，老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要让我们称霸了。想想看，当年齐桓公靠什么称霸？携王室以令诸侯啊。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这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决不能错过。”别看狐偃老头记性不太好了，但是头脑还是那么敏锐清醒。

实际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

第二个问题，何时出兵？

按惯例，秋冬不出兵，开春之后出兵。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很快，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二月，晋国军队开始调动，预备三月出征。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新情况。

黄河对岸，秦国军队在正在集结。秦国人要干什么？

一打听，晋文公知道了秦国军队集结的目的：勤王。什么是勤王？就是帮助周襄王复位。说来说去，跟晋国一个目标。

“胥臣，你去秦国，阻止他们；狐射姑，你向东走一趟，向沿途国家借路；栾枝，你来督促加快晋军集结。”狐偃给大家分配了工作，应对这一变化。

胥臣渡过黄河，来到了秦国。秦军大营就扎在河边，秦穆公亲自督阵，可见秦国也是非常重视这次行

动。

胥臣见过了秦穆公，首先代表晋文公问候了秦穆公及其夫人，然后回顾了秦晋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裙带关系，之后介绍了晋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划时代成就，最后，胥臣表示：“周王蒙尘，我们都有义务为周王出头。如今，晋国军队已经整装待发，而且安排了卧底，可以说是胜券在握。出发之前听说秦国大军也到了河边，我家主公派我前来表达敬意，同时派我告诉您，这样的小事我们来办就行了，杀鸡焉用牛刀，就不劳烦您了。到时候见了周王，我们一定代为转达您的美意。”

秦穆公一听，当时就明白了，这是晋国人怕秦国抢了他们的风头，特地来阻止自己。

“几位，你们怎么看？”秦穆公问百里奚等人。

“既然来了，干脆两国合军吧。”百里奚说，他

也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个机会，不愿意让给晋国人独享。

基本上，从公子縶到公孙枝，没人愿意回去。

胥臣一看，估计这一趟是白跑了，谁也不是傻傻鸟。

“好吧，我们撤。”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秦穆公要撤。

“为什么？”百里奚问。

“晋侯回国也就一年，给他个机会树立威望吧。”秦穆公说，一来，秦穆公是个实在人；二来，他感觉秦国的国力仍然不足以雄霸天下，这个风头不出也罢。

于是，秦国撤军。

三月十九日，晋国军队正式出发。上下两军改称左右两军，左军晋文公亲自率领，右军狐偃领军。左军直接到周郑边境迎接周襄王，右军进攻温，捉拿甘

公和叔隗。

晋国大军一路畅行无阻，右军包围温的当天，城中百姓起义，城门大开，晋军大将魏犨杀进城去，将甘公和叔隗活捉。

现在有个问题：怎样处置这两个人？

魏犨没主意，于是前去请示狐偃。

“主帅，捉住了甘公和叔隗，怎么处置？”魏犨问。

狐偃没说话，好像没听见。

“主帅，捉住了甘公和叔隗，怎么处置？”魏犨又问，心说老头子这耳朵看来不太好使了。

“啊，今天天气不错。”狐偃自言自语。

“老年痴呆？”魏犨差点没说出来，难道狐老头突然老年痴呆了？

魏犨还要问，旁边先轸早已经看出门道来了。

“老魏，别问了。”先轸一边小声说，一边就把魏犨给拉出去了。

魏犨云里雾里，弄不明白，看先轸的样子，他猜到这又是狐老头搞什么玄虚了。

“什么也别问，直接去。”先轸作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为什么？没有命令，我怎么敢杀？”

“你不杀，谁杀？给周王去杀？”

“哦。”魏犨恍然大悟，他虽然是个粗人，但绝不傻。

甘公和叔隗虽然该死，但是一个是周王弟弟，一个是前任王后，周王亲自动手很不合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交给周王，而是“死于乱军”。

“奶奶的狐老头，装聋作哑都是学问啊。”魏犨感慨，同时也佩服先轸的机敏。

——骗了一块地

周襄王在晋军护卫下回到伟大首都，之后狐偃来报，说是甘公和叔隗死于乱军之中。周襄王假惺惺感慨几句，说些兄弟手足情，一日夫妻百日恩之类的套话，下令将两人就地葬在温。

按着惯例，晋文公这么大功劳，一定要有赏赐。可是，周襄王有些为难，为什么？因为当初借狄兵打郑国的时候，就从国库里取了大量金银财宝酬谢。后来甘公借兵打周襄王，基本上就把国库给搬光了。如今要赏赐晋文公了，发现国库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紧急去搜罗了一些，也是有量无质，拿不出手。

可是，拿不出手也只能拿了，周襄王让人把那一堆赏赐品搬出来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晋文公看见那一堆赏赐品，几乎笑出来。

“大王，你看，伟大首都被狄人这么一折腾，国库都空了，这些金银财宝，大王自己留着用吧。我知

道大王也不容易，如果需要的话，晋国愿意提供援助。”晋文公不仅不要，反而要援助王室。

周襄王一听，感动得要哭。按理说，王室跟晋国都是武王后裔，比跟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要近。可是这么多年了，王室对晋国就没有过任何帮助和关怀。如今人家晋国如此无私地帮助王室，比雷锋还要雷锋啊。

惭愧，周襄王感到无比的惭愧。

“不，金银财宝你可以不要，但是，你可以提别的要求，只要能做到的，我一定做。”周襄王无比真诚地说，他真的被感动了。

晋文公假装想了想，然后说：“那，那我也不要什么实物了，我请求隧葬，希望大王批准。”

什么是隧葬？周朝，王驾崩之后，下葬时棺木先经过隧道，而诸侯下葬，棺材直接落下去。也就是说，王的墓多一个隧道。晋文公申请隧葬，意思就是要求获得王的下葬标准。

“不行，那不等于有了两个王吗？这我不能答应。”周襄王拒绝了。

晋文公会不高兴吗？他心里很高兴。

其实，晋文公很担心周襄王会答应他。隧葬这东西，无非就是把坑挖长一点而已，周王批不批准自己都能干，没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周襄王批准了，自己的名声反而不好了。

周襄王断然拒绝了晋文公之后，觉得很不好意思，一方面，自己的赏赐拿不出手，另一方面，人家的请求被断然拒绝。咱么办呢？还有什么可以给的呢？

“这样，我把南阳的阳樊、原、温、攒茅等八个地方给你，你看怎么样？”周襄王想来想去，好像只有土地能够拿得出手。

“这，这不太好吧？”晋文公在心里哈哈大笑，表面上还要假装为难。

“有什么不好？都是自家人。好了，就这么定了。”晋文公越是谦让，周襄王就越是觉得不好意思，都觉得要不把这几块地送出去，自己都不好意思继续当这个王。

冲动，周襄王太冲动。

王室的地盘本来就不大了，如今更小了。

晋文公从周襄王那里出来，狐偃已经在那里等着。

“怎样？”狐偃轻声问。

“舅舅，你真行。”晋文公笑着说。

一切，都是狐偃的阴谋诡计。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29

——巧计收城

收地，晋文公决定在第一时间收地，以防周襄王反悔。

几块地盘中，原最大，并且，原已经封给了原伯贯，从这个名字看，此人是伯爵。其余几块地盘，从理论上说是没有封出去的，因此都是大夫在管理。从道理上说，原是不应该给晋国的。但是周襄王对原伯贯在抵抗狄人的战斗中的表现很不满意，这才把他的地盘送给了晋国。

由于有了这样的历史原因，原伯贯拒绝把自己的地盘让出去，组织军队守城。

以晋国的军队，攻占原不在话下。不过，晋文公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周王赠给的地盘。怎么办？赵衰的主意：先把容易的拿下来，最后解决原。

问题就这样解决。

晋文公派出的收地代表团分别前往八大处，结果除了阳樊和原之外，其余六处顺利交接。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晋国军队包围了阳樊，并且拉开架势，准备攻城。

阳樊大夫仓葛原来还准备抵挡一下，现在晋军真的到了，仓葛立马就知道这是鸡蛋和石头的较量，没得玩。

趁着晋军还没有攻城，仓葛在城头上喊起来了：“晋军听着，我们阳樊人都是夏商周的贵族后裔，每个人跟周王都是亲戚老表。如今你们帮助周王安定王室，却要屠杀周王的亲戚，你们忍心吗？啊？周王的亲戚难道不是你们的亲戚吗？啊？”

晋文公本来就是摆摆架势，没打算真的进攻，听仓葛这么一说，还真有点感动。于是，晋文公下令，围城军队让路，阳樊人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意留下，可以自由离开。

大部分阳樊人选择了离开，他们去了王室的地盘轵村，继续作周王的臣民。

现在，只剩下原了。

晋文公决定给原人半年的时间来考虑，晋军回国，秋收之后再来收地。

冬天，晋文公如期率领军队前来收地了。

那么，这半年时间晋国就真的在等待？当然不是。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南阳大地，晋国的种种利民政策让归顺的七个地方的百姓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大家都说“当晋国人就是好”。原的百姓们看在眼里，对晋国的抵触心理一点一点弱化了，并且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晋国并不是对他们没办法，而是手下留情。

根据在原的卧底的第一手情报，原的老百姓其实很愿意投降，只要给他们台阶，他们就能高高兴兴作晋国人。

针对这一情报，狐偃设计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

晋文公率领晋国大军抵达原城，然后告诉城里人：

“我们围城三天，如果你们还不投降，我们就撤军。”

城里人不相信，心说你就吹罢，大老远来一趟，三天就走，骗谁啊？

三天时间，晋军也不攻城，就在城外进行军事演习。三天一到，城里还没有投降，晋文公下令：撤。

有人劝晋文公：根据卧底的情报，城里人再过一两天就投降了，再等等吧。

“诚信啊，如果得到了原却失去了诚信，今后谁还相信我们的话？不能失信于民，撤。”晋文公很坚决，于是，晋国大军收拾收拾，撤军了。

城里的百姓们看了三天军事演习，看得很明白，这样的军队要打原，那真是分分钟拿下。如今人家不打我们，而且还这么守信用，这样的国君哪里去找？这样的国家哪里去找？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啊。不行，我们要投降。

就这样，城里百姓追出来了，浩浩荡荡，一边追一边喊：“我们要投降，我们要投降。”

一直追出去三十里，这才追上晋军。

“信用的力量啊。”晋文公感慨。

后来，晋文公把原伯贯送到了冀，作了一个大地主。而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狐毛的儿子狐溱为温大夫。

从那以后，晋国的地盘直达南阳，并且陆续兼并了南阳和原先晋国之间的一些戎狄小国。

日期：2009-03-08　17:14:02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30

第七十三章 谁能坐怀不乱

历史有的时候很无聊，因为历史常常因为很无聊的事情而改变。

晋国在成功为王室拨乱反正之后，一跃而成为诸侯中最具霸相的国家。于是，晋国一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积极扩军，将两军的规模扩大为三军。

让晋国去整军备战，发奋图强。我们来看几个无聊国家在做什么无聊的事情，再看看这些无聊的事情是怎样影响历史的。

——齐国要打鲁国

鲁国跟吕国之间发生了一点小龌龊，事情小到史书都没有记载。这个时候的鲁国已经很弱了，没办法，别人都在改革开放，鲁国还在因循守旧。

尽管很弱，鲁国还是觉得要教训吕国一下，于是出兵讨伐吕国。谁知道鲁国的实力连吕国也拿不下来，丢人哪。

北边的卫国主动前来调解，于是双方借坡下驴，化干戈为玉帛了。三国首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聚会，并且一本正经地签署了一个联盟备忘录。

按理说呢，三个弱国签署个备忘录之类，本身就

是无聊当中找点乐子，人摸狗样也把自己当个国家。除了他们自己，别人也就当不知道了。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有个人不高兴了，谁？齐孝公。

齐孝公这个人虽说没什么能耐，但是很想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国家稍微安定一点了，就想重新称霸。只可惜齐国的实力已经不行，没人尿他这壶，他很恼火。

几年前，齐孝公召集盟会，结果没几个国家捧场，宋国的宋襄公因为被楚国人伤了屁股，也没参加他的会议。齐孝公很没面子，为了这，还出兵讨伐宋国，全然不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当上这个齐孝公的。

更没面子的是，讨伐宋国没有占到一点便宜。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把宋襄公给气得吐血，再加上屁股上的旧伤，没几天竟然呜呼哀哉了。

几年过去，齐孝公总寻思着要找个什么国家来修理修理，出出气，也让天下知道齐国依然很强大。

“马拉戈巴兹，三个屁大的国家开小会，竟然不通知我们，这不是藐视我们吗？打丫的。”齐孝公决定出兵打鲁国。

多么无聊，在一个很无聊的借口之下，要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晋文公三年的夏天，齐孝公点了人马，浩浩荡荡南下，要教训鲁国。

这个时候的鲁国早已经没有了当年对抗齐国的勇气和资本了，国家连年旱灾，这已经第三个年头了，属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听说齐国来犯，根本就不敢想派兵迎战。

鲁僖公紧急召见公子遂和藏文仲两人，商量对策。

“齐国人打来了，投降还是讲和？”鲁僖公问，其实是废话，因为投降和讲和没区别。总之，绝对不敢打。

“主公，打是打不过的。不如这样，一边，派展喜去劝说齐国人撤军。另一边，赶快去楚国求救。”藏文仲就这个主意，也是不敢打。

“展喜？他那嘴皮子行吗？”鲁僖公有点不放心。

“让他先跟他家老爷子请教啊，他家老爷子准有办法。”藏文仲说，展喜的老爷子就是他爹，名叫展禽，又叫展获，八十七岁高龄了。

说到展禽，后面专文介绍，此处请姓展和姓柳的读者起立，展禽是你们的祖先。

鲁僖公一听，好像这样还有点门。

于是，派展喜北上劝说齐国撤军。藏文仲乘坐鲁

国最新款的车火速前往楚国，请求援助。

日期：2009-03-08　17:15:20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31

——鲁国忽悠齐国

展喜领到了命令，回家去跟老爷子一汇报，老爷子果然有办法，点拨了几句，展喜信心百倍北上了。

展喜赶到边境的时候，齐国的军队还没到呢，索性展喜就直接进到齐国了。

齐孝公大军来到齐鲁边境，正赶上鲁国展喜来了。两国交兵，对于来使还是不能拒绝的。所以，齐孝公召见展喜。

展喜首先进献礼物，什么礼物？膏沐。膏沐是什么东西？洗澡用的东西，类似沐浴露这类消耗品，属于很不值钱的东西。

齐孝公一看，很得意，心说看看你们鲁国，穷得一屁潦倒了，送礼只能送这么个东西，还不够丢人的。

“你看，我们国君一向做得不好，没有侍奉好您的边防军，害得您亲自出来讨伐我们。我们知罪了，所以送点沐浴露给您表达歉意。”展喜送上沐浴露，说话很谦卑。

“嘿嘿，现在你们知道怕了？早干什么去了？我问你，鲁国是不是很害怕？”孝公觉得很有面子，好像已经打了胜仗的样子。

“老百姓就很害怕，不过卿大夫们都不怕。”

“为什么？你看你们穷得只剩下裤头了，你们那地里连草都长不出来，凭什么不害怕？”齐孝公蔑视了展喜一眼，认为他在吹牛。

“我告诉你凭什么。当年我们祖上周公和您的祖

上姜太公那是同事关系，当时当着成王的面签了世世代代友好的盟誓，那盟誓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呢。如今您亲自来讨伐我们，那是关怀我们啊，我们认错了改正了，您当然会原谅我们啊。您会吞并我们吗？不会的，那肯定不会，我们那两亩三分地草都不长，您哪里忍心呢？您是要当霸主的啊，大人大量啊。”展喜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出门的时候老爷子告诉他，齐孝公来打鲁国，无非想找回点霸主的感觉，你就捧他，给他那种感觉。

齐孝公听了，咧开嘴笑了。

“哈哈哈哈，你说得对，我们是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其实，齐国和鲁国世为婚姻啊，谁跟谁不是亲戚啊？好了，和平万岁。”齐孝公就那么点虚荣心，被展喜一通忽悠，决定收兵了。不仅决定收兵，还特地款待展喜，还问呢：“兄弟，你家老爷子还好吧？替我问候他老人家啊。”

展喜家老爷子怎么这么大面子？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怀抱美女的柳下惠

说到展禽，没几个人知道。说到柳下惠，知道的人就多一些。展禽，因为封邑在柳下，因此又叫柳下惠。其后代分别姓展和姓柳，展柳一家，祖上都是展禽，或者柳下惠。

柳下惠，鲁国公族，也就是说，是周公的后人，本姓姬。

柳下惠的学问和人品都没得说，可以说是享誉海内外。后来的孔子对他推崇备至，而孟子干脆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并称为四大圣人，而“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柳下惠因此在儒家中获得“和圣”称号，和谐之圣，放在现在那是最合适的了。

柳下惠在鲁国作过三次“士师”，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可是，三次被免。需要声明的是，被免的原

因决不是贪污腐化。事实上，柳下惠的清廉公正人所共知。

柳下惠的一生，是和谐的一生，是甘于平淡的一生，更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一生。这不是说着玩，来看看柳下惠的著名事迹。

柳下惠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出去自驾游，回来晚了城门已经关了，没办法，只能在车上对付一晚上。那时候正是冬天，天很冷，一个美眉也是回来晚了进不了城，在野地里冻得半死，来柳下惠车里请求避风。柳下惠看她冻得受不了，就让他坐在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她，用衣服盖上她。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柳下惠竟然没有趁机吃豆腐。第二天天亮，柳下惠把美眉送回家，自己才回家。这段故事，就是“坐怀不乱”这个成语的由来了。

另一个故事。

柳下惠七十五岁的时候，齐国攻打鲁国，要求鲁

国自己的国宝岑鼎献给齐国。鲁僖公弄了个山寨的给送去了，齐桓公那也是古玩专家了，一看就是山寨产品，可是鲁僖公一口咬定就是真的。齐桓公说：“这样，你拿去给柳下惠看，他要说是真的，我就要。”齐桓公信柳下惠，就算柳下惠骗他，他也认，因为他相信柳下惠决不会骗他。

鲁僖公就找柳下惠去了，要求他说那就是真的，柳下惠当时就说了：“你有你的国家，我把诚信当成我的国家，如今你要我破坏我的国家去保全你的国家，我做不到。”没办法，鲁僖公只好把真鼎拿去给了齐国。诚信，柳下惠把诚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柳下惠的故事，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

——鲁国忽悠楚国

这一边，展喜把齐国给忽悠回去了。

那一边，藏文仲把楚国给忽悠来了。

两边忽悠，原本是忽悠成一边就万事大吉，两边都忽悠成了，反而有些尴尬。可是没办法，鲁国人的忽悠能力太强。

藏文仲到了楚国，并没有直接去找楚成王，他先找了成得臣，为什么这样？

从对外政策来看，楚国大夫分为两派——鹰派和鸽派。鸽派以子文为首，主张对外和战结合，有打有拉。鹰派以成得臣为代表，主张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由于不久前成得臣率军消灭了一个小国家，子文把令尹的位置让给了他。所以，现在的楚国令尹，也就是总理，就是成得臣。

所以，藏文仲先找成得臣，成得臣一定全力支持

出兵援助鲁国。然后两人一起去说动楚成王，基本上就十拿九稳了。

一个国家，如果实力不行，就一定能忽悠。如果实力不行，忽悠也不行，那早就不存在了。

藏文仲的策略非常成功，成得臣一听要打齐国，恨不能立马就出发。为了说动楚成王，成得臣给藏文仲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把宋国也扯进来。因为楚成王最恨宋国，如果说出兵打宋国和齐国，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果然，楚成王一听，说是鲁国受到齐国欺负，想要跟楚国一块收拾不服楚国的宋国和齐国，楚成王当即就拍板了："好，干他娘。"

就这样，楚国人来了。

夏天，齐孝公被忽悠回去了。

冬天，鲁国人打过来了。齐国军队抵挡不住，大家很纳闷，怎么鲁国军队突然这么生猛起来了？一打听，妈呀，原来不是鲁国军队，是打着鲁国旗号的楚

国军队。用现在话说，那就是楚国志愿军。

原来，秋收一过，令尹成得臣（子玉）和司马斗宜申（子西）就迫不及待领军出征了。大军先到宋国，包围了宋国的缗。之后，分兵一半，派申叔带领，作为志愿军进入鲁国，听从鲁僖公的指挥，进攻齐国。

齐国军队打鲁国有心得，可是真的见到狠的，那也是抬屁股就跑。

三下五除二，楚军就把谷城拿下。齐军龟缩防守，不敢反扑。于是，楚国人把当年逃到楚国的齐桓公的儿子公子雍给弄来，算是把谷给了他，再找来易牙辅佐他，另外派申叔率领楚军帮助公子雍防守。

齐孝公气得牙痒痒，在家里破口大骂鲁国不是个东西，全国都是流氓。

“马拉戈巴兹，还跟我说什么世代友好，友好个头，你们竟然找楚国人来打我们，真不要脸。”齐孝公真的很恼火，被忽悠了不说，如今挨了打还要忍着。

——楚国攻打宋国

宋国的防守还是很有心得，而楚军分兵之后，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快到过年的时候，成得臣宣布撤军。

“宋国佬，不要高兴太早，明年咱们再见。”临走，成得臣用鞭子指着缗城发誓。

第二年，也就是晋文公四年。

冬天，楚成王亲自领军，率领楚国、郑国、蔡国、许国和陈国军队，进犯宋国，包围了首都睢阳。日夜攻打，发誓要拿下。

宋国军民很害怕，从前跟中原国家打仗不用这么害怕，就算被攻占了，也不会怎么样，占领军决不会乱杀乱抢。可是如今攻城的是楚国，野蛮人啊，一旦被他们攻进来，说不定就跟当年卫国一个命运了。

正因为害怕，宋国军民保家卫国的决心就更大，战斗力骤然提高十倍以上，竟然坚守城池，让五国联

军束手无策。

可是，总这么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总有守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必须要求援了。

“各位，国家危在旦夕，怎么办？”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继位。继位才四年，遇上这种倒霉事，真不知道找谁去讲理。

“主公，如今天下，能够抗衡的楚国的只有晋国了。所幸的是，当初晋侯到宋国的时候，先主公热情接待，还送了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也算是结交了这个朋友。如今，也只能去求晋国出兵相救了。”大司马公孙固建议，他跟狐偃等人的私交也很不错。

就这样，公孙固前往晋国求救。

那么，公孙固怎样从包围圈里出去的呢？

春秋时期，所谓的围城，决不是后来的把整座城池围得水泄不通。那时的围城也很人道，基本上，只

要不是军队出来，老百姓出城，一般就睁只眼闭只眼了。所以，公孙固很顺利地从包围圈中出来，北上晋国了。

到现在，由三个国家的无聊盟会引发的后果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日期：2009-03-11　14:37:23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二部连载：133

——晋国要救宋国

晋文公登基四年，晋国人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发展。晋国人对于称霸的目标展开了有步骤地行动，一切都是那么条理分明。

那么，晋国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引用一段《左传》来简要说明这个过程。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原文：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翻译：晋文公一回国，就教化百姓，过了两年，就想对外用兵。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道义，还没有安居乐业。"晋文公去帮助周襄王复位，回国后致力于便利百姓，百姓就安居乐业了。又打算对外用兵，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还不能十分明白信用的作用。"晋文公攻打原来让百姓看到信用，百姓做买卖不求暴利，明码实价，杜绝假冒伪劣。晋文公说："行了吗？"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秩序，没有产生他们的恭敬。"由此举行盛大阅兵来让百姓看到礼

仪，任命执秩的官职来制定法规。等到百姓知法守法之后，然后才使用他们。

总结一下，三个步骤：富民——诚信——法治。

回想管子治理齐国的原则：仓廪实而知礼节。

所以我们说，晋国的道路就是齐国的道路。晋国的发展强大就是管子思想的延伸发展。

公孙固来到了晋国，他没有去找晋文公，而是去找先轸，再拉着先轸去找狐偃。为什么这样？一来，先珍和狐偃都是公孙固的好朋友；二来，公孙固知道，狐偃是晋国的头号谋臣，他的话在晋文公那里有分量。而先轸是个战略战术家，他最清楚怎样对付楚国人。

先轸听到了公孙固的来意，二话没说，带着公孙固去见狐偃。狐偃看见公孙固，没等公孙固说话，直接拉着他去找晋文公。

狐偃为什么连问都不问？因为公孙固不来他还想

着要出兵呢，如今看见公孙固，他很高兴，他知道出师有名了。

晋文公听说公孙固来了，急忙亲自出迎。晋文公这人就是这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那种。看见公孙固，想起在宋国的那段日子来了。

寒暄叙礼那一套固定程序之后，公孙固说明来意："楚国大军包围我国，睢阳危在旦夕，恳求贵国出兵解救。"

"你们怎么看？"晋文公问狐偃和先轸。

"我看这是个机会，一来报答当初宋襄公的恩情，二来解救宋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成就霸业。"先轸率先发言。

"宋国对我们有恩，不救宋国说不过去；可是，楚国对我们也有恩，对抗楚国，似乎也不太好。舅舅，你有什么好办法？"晋文公心里想救宋国，但是有些顾虑。

狐偃没有说话，他好像没听见。

“嗯，老年痴呆？”晋文公有点吃惊，舅舅难道老年痴呆了？没享几年福就老年痴呆了，太不幸了。

“舅舅，你怎么看？”晋文公再问。

“我在想。”狐偃说话了。

“想什么？”

“报恩固然应该，报仇好像更要紧。”

公孙固一听，急了，这边火上墙了，你还想着去找别人报仇，你老狐不够意思啊。

“舅舅，报仇的事情放一放，先救命吧。”公孙固一急，也叫舅舅了。

“哈哈，不耽误啊。轸，你跟他们说说，咱们怎么报仇。”狐偃让先轸说，因为从先轸的表情里，他知道先轸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计策。

先轸也不客气，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晋文公大声叫好，公孙固脸色轻松下来。

狐偃有什么计策？

——晋军出征

晋国大起三军，不是海陆空，而是上中下。

四年扩军，晋国从两军扩充到了三军。

大军出征，首先要确定领军人物。

最高领导层机密会议。

会议主持：晋文公。与会人员：狐偃，赵衰。

会议主题：确定三军主帅人选。

“老师，你担任中军主帅，怎样？”晋文公把中军主帅的位置留给了老师，为什么不给狐偃？太老了。

“不可，我不适合。郤縠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这个人，人品正，学识广，不贪功，他最合适。”赵衰谦让，为什么说这是谦让？因为按照晋国最新的法律，担任三军主帅和帅佐的六个人就是今后晋国的六卿。让出中军主帅，就等于让出了卿的位置。

晋文公知道老师这个人从来不会假谦虚，他这样

说一定有道理。所以，晋文公按照老师的提议，决定任命郤縠为中军帅，郤溱为中军佐。

“舅舅，上军帅您就屈就吧？”第一个位置给了老师，第二个位置怎么说也该给舅舅了。

“不行，你大舅在，我怎么能在他前面？”狐偃不干，因为哥哥狐毛还没分配呢。

“那好，大舅舅为上军帅，舅舅您为上军佐。”晋文公这样分配，好像有点照顾亲戚的意思。不过狐偃都让了，别人也没话可说。

“那老师，下军帅你凑活下吧？”晋文公心说怎么也要给老师弄个卿啊。

“不好，栾枝比我慎重，先轸比我有谋略，胥臣比我见识广，在他们后面，我大概能排在第四位。”赵衰依然不接受，谦让吗？也说不上，因为赵衰的话都是实话，这三个人确实比他适合。

那么，怎样评价赵衰最合适呢？无私。

我们说，如果在诚实、谦虚和无私这三项品德中挑一个最难做到的，那就是无私了。

赵衰，一个无私的人，还有比这更高的评价吗？

于是，晋文公按照老师的建议，任命栾枝为下军帅，先轸为下军佐。

三军指挥官确定，晋军准备开打。

打谁？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三部连载：1

第八十一章 楚成王之死

两个超级大国：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

超级大国之间，总是打打和和；超级大国之间，总是起起落落；超级大国之间，总是避免直接的冲突。

斗争是超级大国之间永远的主题，即便有和平，那也是短暂的，那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斗争。

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晋国和楚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晋国更先进。在废除公族和实行六卿制之后，晋国的整体国力处于稳步上升之中，而楚国不然，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统治模式，直到吴起来改变他们。

晋国六卿制的特点是国家基本交给中军帅为首的六卿来进行管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现代内阁制的雏形。而楚国依然是王来管理国家，如果勉强来进行对照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总统制国家，不过这个总统是终身的和世袭的 。

晋国的模式使得国家的管理更有条理也更轻松一些，而且人才辈出；楚国的模式显得比较乱而且比较死板，人才出头的机会不多。

但是，每种事物都有利弊。

晋国的内部斗争远远比楚国要激烈要残酷得多，

六卿之间以及想要成为六卿的人以及家族之间的斗争令人目不暇接，太残酷、太恐怖、太什么，除非你看到，否则你想象不到。几千年来中国官场的勾心斗角、明杀暗伐，大致都起源于晋国。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生存，那需要多少勇气、智慧和忍耐力呢？不要以为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看到了晋国的内斗，我们都只能哀叹自己的智慧太微不足道。

而楚国呢？国家太大是这个国家的优势，也是劣势。管理不到位，人才不足导致这个国家四处扩张也四处挨打。在与晋国的国际斗争中，楚国输得很惨，惨到几乎灭亡。

斗争的最后结果是怎样的呢？晋国分裂了，但是分裂之后的三晋依然强大；楚国衰落了，直到最终的灭亡，他们再也没有恢复过超级大国的身份。

除了斗争的残酷和智慧之外，我们还得到怎样的启发呢？

一个小国，贤明的君主就可以统治；一个大国，

譬如晋国和楚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一个内阁来管理；而一个更大的国家，需要法治，这也是为什么最终秦国可以统一天下的原因。

——内幕消息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的是，越是伟大的领导人，晚年就越是容易犯错误。伟大的齐桓公就是如此，不仅自己惨死，而且子孙后代互相攻杀。现在，同样的事情轮到了伟大的楚成王。

楚成王原本应该是春秋的第二任霸主，遗憾的是，他遇上了晋文公和他的团队。如果没有城濮之战的大败，他绝对是名正言顺的春秋第二霸。

即便没有成为霸主，楚成王依然是伟大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楚国不仅在强国的路上继续前行，而且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这为楚国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楚成王具有的霸气和大气，其实并不输与齐桓公和晋文公。

如此一个伟大的楚成王，他的晚年犯了一个怎样

的错误呢？

楚成王的错误跟齐桓公一样，就出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了。

“齐桓公不够聪明，迟迟不立太子，结果最后引起内乱了吧？最后被自己儿子给饿死了吧？哈哈。”楚成王常常这样说。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楚成王认真汲取教训，早早确定大儿子商臣为太子。为此，当初斗勃还反对过，说是大王您岁数还不大，老婆还有一大堆。现在立了太子，到时候想换可就麻烦了。再说，商臣这人，心黑手狠，不适合当国君。

“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斗勃这样形容商臣的外部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长得像蜜蜂，声音像豺狼，这样的人很残忍。

楚成王没搭理斗勃，心说这又不是星光大道，还拿长相和嗓子说话？齐桓公不也一堆老婆，立太子立

得晚，怎么样？

就这样，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当时暗暗发誓，就算海枯石烂，也不会废了商臣立别的儿子。

可是，海枯石烂比不上海誓山盟，大儿子大了，老妈一定就老成老妈子了，肯定不受老爸的待见了。歌中唱道：老婆总是小的好。谁不喜欢小老婆啊？楚成王也喜欢啊。小老婆的枕头风吹着，楚成王终于开始后悔了。

从宫中传出的最新内幕消息是，楚成王已经答应了王子职的娘，要废了商臣，立王子职为太子。

日期：2009-04-09　09:55:41

《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三部连载：2

什么事情如果让女人知道了，基本上第二天天亮以前就所有人都会知道。王子职的老娘第一时间告诉

了自己身边的侍女，侍女们第二时间告诉了宫里的其他宫女。想想宫里有多少女人，就知道这个消息泄露得有多快了。

商臣很快就得到了消息，怎么办？他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师傅潘崇给请来了。

“师傅，大事不好了，我爹要废了我，立王子职。”商臣有些惊慌失措，赶紧把情况汇报了一遍。

“王子啊，别急，啊，别急。凡是内幕消息，分成两种。一种是保密工作没做好泄露出来的，另一种是有人故意造谣散布出来的。如果真有这事儿咱们以为没这事，还傻不唧唧等着继位，那就傻冒了；如果没有这事咱们偏偏相信有这事，冒冒失失采取行动了，那就更傻冒了。所以，当前最要紧的，是弄清楚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师傅出马，分析得头头是道。

“可是，会不会没等我们弄明白呢，脑袋就搬家了？”商臣还是不放心。

“孩子，说了别急啊。你想想，就算老百姓杀头猪，也要找个过年或者娶媳妇这样的借口啊。大王要杀自己的太子，难道说杀就杀？”

“师傅说的是。”商臣这才安下心来，可是，怎样才能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事呢？商臣还是没有办法。“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

潘崇没有说话，他在想。这个办法既要靠谱，又不能被别人看出来自己是在刻意验证。想了一阵，潘崇一拍大腿，有了。

“王子，大王现在最宠爱的如夫人是江芊，什么想法一定都会告诉她。你可以设宴请她，从她嘴里套出实情来。”别说，师傅就是师傅，办法多。

“师傅，你这主意太好了，就问她，她一定知道。”商臣高兴起来。

“别，不能问。你要问她，她一定会告诉大王，到时候反而弄巧成拙了。”

“不问？不问请她吃饭干什么？”商臣觉得师傅前后矛盾。

“孩子，很多事情不用问，也能知道答案啊。”

——验证内幕消息

江芊，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来自江国的美女，年轻貌美，深得成王的欢心。

商臣下了些功夫，打探到江国最著名的一味菜叫做回头鱼。这是一种鱼，逆水向上游的鱼，肉味十分鲜美。商臣知道，江芊一定喜欢。

商臣找了一个成王睡觉的时间来到宫里，求见江芊。

“夫人，我那里最近来了一个江国的厨师，好手艺，特别是回头鱼做得十分鲜美。这样鲜美的美味我不敢一个人享用，特地来请夫人前去品尝。”商臣发出邀请。

江芊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这是个敏感时期，干革

命不能站错队。可是，万事有不一定，这个时候得罪商臣也绝对不明智。她咽了一口口水，回想起家乡的回头鱼，忍不住又咽了一口口水。

“这个，不大方便吧。”江芊的意思是说，偷偷溜出宫去不太好。

“没什么啊，父王过两天要去狩猎，那时候我安排好宴席，亲自来接您。”商臣知道江芊没什么借口再推辞了。

果然，江芊点了点头。

楚成王去云梦狩猎去了，江芊则来到了太子府赴宴。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偷情其实还是挺容易，只不过这一次是偷吃而已。

大宴？当然不是，只是小宴。这样的事情只能偷偷摸摸，要是给大王知道，那谁能说得清？

江国师傅的回头鱼做得果然鲜美，江芊十分高兴，

吃得津津有味。

“好吃，好吃，鲜嫩，鲜嫩。我从小就喜欢，可惜嫁到楚国之后就少有吃到。”江芊夸赞。

“嘿嘿，我说夫人的皮肤怎么这样鲜嫩，原来是因为吃这样鲜嫩的鱼长大的。”商臣语带调戏，一双色眼在江芊的脸上扫来扫去。

江芊有些恼火，她一向不喜欢商臣。想想看，一个两眼突出，说话声音跟狼一样的男人，谁会喜欢。可是，江芊忍住了。

“夫人，你看，多么圆的月亮啊。大王打猎去了，夫人何不在我这里打个野食？”商臣厚着脸皮说，两眼就盯在江芊微露的胸口。如果说刚才那句是调戏，这句就是赤裸裸的勾搭了。

江芊终于忍不住了，她腾地站了起来。

“啊呸，不要脸，臭流氓。怪不得你爹想废了你

立王子职，你真是活该背时。”江芊涨红了脸，指着商臣的鼻子大骂起来，嘴里没咽下去的回头鱼喷了商臣一脸。

商臣一点也不生气，更不恼火，他依然面带笑容，得意的笑容。

“送我走。”江芊说着，转身就走。

“哎哎，要不，再给你打包两条鱼回去？”商臣笑着说。

“留着自己吃吧，吃一条少一条了。”

——杀父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内幕消息是准确的。事实上，内幕消息基本上历来都是准确的。

商臣不担心江芊去父亲那里告状，因为江芊根本就不敢说自己偷偷摸摸出宫，否则她比商臣还要死得早。

“师傅，现在我们怎么办？”商臣问潘崇。

“孩子，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杜原款和申生的故事吗？”

“记得，那两个晋国傻帽。”

“你想学习申生吗？”

“我的师傅可不是杜原款。”

“那我问你，你能够心甘情愿主动让出太子位，今后接受王子职的领导吗？”

“不能。”商臣的回答十分坚决。

“你能甘心逃亡国外，做一个外国的大夫吗？”

“不能。”回答同样果断。

“那么，你能干掉大王吗？”

“能。谁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谁好过。”商臣毫不犹豫。

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还记得斗勃的结论吗？以后遇上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

一个月以后，到了十月。

商臣以东宫，也就是太子府的部队包围了王宫。王宫的部队为什么没有抵抗？因为王宫的部队也在商臣的指挥之下。

楚成王被软禁在了自己的宫里，确切地说是被关押了。

楚成王傻眼了，现在这个时候，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开始几天还好，还有人伺候，有吃有喝。之后，没人伺候了，每天只有稀饭。再之后，连稀饭也没有了。

“我靠，我怎么跟齐桓公一样了？”楚成王是做

梦也没有想到，齐桓公的命运竟然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想见商臣，可是商臣不见。

“弟兄们啊，我知道商臣要害死我。死就死吧，我提个最后的请求，能不能给我煮个熊掌，让我饱着肚子去死啊？”楚成王提出最后请求，其实他依然心存侥幸。如果儿子能够答应这个要求，说不定就能放过自己一条老命。

熊掌没有，绳子有一条。

就这样，楚成王上吊自杀。

“斗勃啊，我没脸见你啊。”临上吊，成王哀叹。

一代雄主，落到如此一个下场。

那一年，是楚成王四十六年（前626年），楚成王享年五十七岁。

这一切的总导演自然是潘崇，说到潘崇，介绍一下潘姓的起源。

潘姓起源其实有些说不清，一种说法是出于姬姓，毕公高的儿子封在潘，后代姓潘；另一种说法是出于芈姓，楚国公族潘崇为潘姓之祖。两种说法都有存疑，不过潘崇是潘姓最早的名人，也被潘姓广泛接受为始祖，当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是潘崇后代。

商臣，现在是楚穆王。

尽管心黑手狠，但是知恩图报。

穆王把自己的太子府整体移交给师傅潘崇，除了自己的孩子和孩子他妈，其余男女老少包括自己的小老婆们一律留给了师傅，而自己净身进王宫，接管父亲的一切。潘崇被任命为太师，主持国政。

王子职被穆王亲手勒死，王子职老妈为成王殉葬。至于成王的小老婆们，全数被穆王接手。

江芊，成王的宠妾，现在成了穆王的宠妾。

不过，江芊还是不喜欢穆王，她很忧郁，以至于两年之后就香消玉陨了。穆王十分怀念江芊，于是发兵灭了江国，这是后话。

当楚国的伟大领导人被儿子干掉之后，晋国人在干什么？

日期：2009-05-21　21:49:25

——找死小分队

晋国第一代领导团队现在只剩下三个人，谁？赵衰、栾枝和胥臣。而栾枝和胥臣都处于半退休状态，一个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一个有些老年痴呆的状况了。没办法，栾枝这样的猛将通常都会帕金森，而胥臣这样的高级学者一般会老年痴呆，其原因很简单，什么东西用得过度了，最后都会出问题。

只有赵衰的腰板还行，在先轸死后，重新回到一线撑持着晋国的霸业。

论辈分，赵衰还是晋文公的师傅，那就是晋襄公的师爷。虽然赵衰为人低调，后辈们对他是敬畏有加。

楚成王鞠躬尽瘁的第二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前来

报仇。气势汹汹，志在必得。

如果先轸还在，什么也不用说，一定是出兵迎战。话说回来，如果先轸还在，秦国也不敢来了。如今先轸不在了，晋襄公还真有点心里没底。

“怎么办？”襄公问大家。

“打回去。”赵衰回答，于是大家都不说话了。一向最斯文的赵衰都认为要打，还有什么理由不打呢？

晋襄公亲自领军，中军元帅为先轸的儿子先且居，赵衰还当他的中军佐。照赵衰的话说：打仗，我不行。

两国军队在晋国彭衙相遇，一场大战在即。

先且居对这场战斗没有把握，他可不像老爹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他是第一次作为统帅指挥军队打仗。非常不利的是，秦军一个个都是红了眼的，他们是来报仇的，而晋军并没有这样不胜无归的士气。

实际上，晋军高层都有些心里打鼓。可是，事已至此，不打也不行了，硬着头皮也要打了。

两军对圆，没什么话可说。

孟明视咬牙切齿，总是算找到了报仇的机会。正要下令擂鼓冲锋，就看见对面晋国军中杀出七八乘战车，后面跟随着五六百人，直奔秦军大阵而来。

“哎，晋国人没有擂鼓呢，怎么就有人冲过来了？难道是来投降的？”孟明视有点糊涂了，打这么多年仗，这样的事情头一回见到。

孟明视愣住了，整个秦军大营都愣住了。别说秦军大营，对面晋军阵地也是鸦雀无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一队晋军冲到了秦军跟前。直到这个时候，孟明视才明白这些晋国人不是来投降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减速。

晋军小队大喊着撞进了秦军阵地，一阵狂砍。回

过神来的秦军连忙围拢过来，要全歼来犯之敌。可是他们发现，要消灭这些晋国人并不容易，因为这一队晋国人也是红了眼的，而且比秦国人的眼睛还要红。

晋军小队在秦军阵地左冲右突，把个秦军大阵搅得一塌糊涂。等到秦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晋军小队消灭干净的时候，整个大阵已经成了一盘散沙。

晋军战鼓擂响了，随着铺天盖地的喊杀声，晋军主力掩杀而来。这个时候，秦军还有什么办法抵挡吗？

“狗日的晋国人，从来不按规矩打仗。”孟明视一边逃命，一边破口大骂。

血流成河，秦国人再次惨败而归。

这一次，孟明视又错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晋国人的战术。

——狼潭

晋国小队的领军人物叫做狼潭，黄继光、王成式

的英雄人物。或者说，狼潭，黄继光和王成们的祖师爷。

那么，狼潭怎么想到了这么一个牺牲自己的主意的呢？说起来，还要从崤之战开始。

崤之战，晋军捉获了一个名叫褒蛮子的秦国勇士，这哥们力大无穷，虽然五花大绑，还在嗷嗷乱叫，随时可能挣断绳子。

“莱驹，砍了他。”晋襄公命令自己的车右莱驹去把褒蛮子给杀了，以免意外。

莱驹一听，挺高兴，这将来说起来自己也算是力斩秦国勇士褒蛮子了。莱驹当下拔出刀来，去杀褒蛮子。褒蛮子急眼了，大喝一声，浑身用力，卡巴一声，竟然将绳子挣断。

莱驹吓了一跳，手一哆嗦，刀掉在地上。褒蛮子看到了机会，一个跨步过去，就要抢地上的刀。莱驹已经傻眼了，哪里还敢去抢刀？

说时迟那时快，旁边一个晋国士兵闪电一般冲了

过去，抢在褒蛮子之前抓住了那口刀，之后一边起身一边迎着褒蛮子的胸口挥刀。

刀光闪过，一道血光。褒蛮子闷哼一声，仰面摔倒在地。

肃静，欢呼。

“哼。”晋襄公看着呆若木鸡的莱驹，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来。

莱驹被取消了车右资格，并且从此被驱逐出晋国军队。而那个危急关头杀了褒蛮子的士兵被晋襄公提拔为车右，这个士兵，就是狼潭。

狼潭的事迹迅速传遍了整个晋国，加官进爵，发房子发地发老婆，就差全国巡回演讲了。亲戚朋友都来祝贺，街坊四邻都来拍马屁。狼潭高兴啊，一时间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可是，正在狼潭以为自己一步登天，跑步进入上

流社会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元帅先轸免掉了狼潭的晋襄公车右的职务。先轸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国君的车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级别应该是大夫以上，如果不是国家头号勇士，就是重要谋臣，随时能够为国君出谋划策的那种。晋文公的车右就是魏犨，后来是舟之桥。狼潭无论从地位、能力和威望上都不足以作为晋襄公的车右，所以，先轸免去他的职务是正常的。免去狼潭之后，先轸让狐毛的儿子狐鞠居做了晋襄公的车右。

可是狼潭不这么看，他觉得晋襄公都让自己当车右了，你先轸凭什么给我撤了？这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狼潭很郁闷，很愤怒。他曾经想过去找先轸讨说法，可是想来想去，又不敢去。

“不行，我一定要找机会表现自己，不能让先元帅小看我。”狼潭暗暗发誓。

到晋军与白狄的萁之战，狼潭曾经请求担任先锋，被先轸一口拒绝。尽管没有说原因，狼潭从先轸的眼神里也能看出对自己的轻视。

狼潭很恼火，因为自己再一次被轻视。

那一战，先轸战死了。

狼潭很伤心，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在先轸面前证明自己，让先轸承认自己决不仅仅是个只能杀俘虏的人。

很长时间里，狼潭过得很不开心。

直到随晋军迎战秦军，狼潭暗自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以死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的决定。

于是，就有了令秦晋两军都目瞪口呆的那一幕。

“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为勇。”在狼潭英勇牺牲之后，狼潭的朋友把他的生前遗言告诉了大家，这两句遗言的意思是：如果不义而死，那不算勇敢。为国捐躯，那才是真的勇士。

《左传》上“君子”高度评价了狼潭的英雄主义

精神：怒不做乱而从师，可谓君子矣。啥意思？就是说生气上火了但是不做乱，而是上前线找敌人泄火，这就是君子。

基本上，《左传》的评语就类似毛主席“向黄继光同志学习”或者“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之类。

狼潭，一个小人物，却是一个典型的春秋英雄。他生得或许不够光荣，但死得绝对伟大。到了阴间，先轸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的。

先轸，即便是死了，秦国人依然败在了他的手下。

第八十二章 权力斗争开始

战败之后的秦国人更加愤怒了，现在是恨上加恨。

第二年，秦穆公亲自领军，讨伐晋国，要报两次战败的深仇大恨。

秦军渡过黄河，秦穆公下令：“把船烧掉。”

《左传》记载：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破釜沉舟的祖师爷，秦穆公才是。

秦穆公的意思很清楚：奶奶的，这次要是还打不过晋国人，都他娘别回去了。秦穆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项羽用同样的办法把自己的后代的军队打得个落花流水。

绝了后路的秦军比上一次更加生猛，一鼓作气拿下王官（今山西闻喜县西）。

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国人，晋国人怎么办？

“算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了，秦军是秦侯亲自领军，怎么说那也是我们的恩人，还是主公的姑父。算了，让他们一次吧，否则，年年来，烦也烦死了。”赵衰的意见是忍了，赵衰都这意思，谁还反对？

于是，晋军坚守不出。

晋国人忍了，秦国人就反思了。秦穆公知道这算是赵衰给的个面子，算是给自己个台阶。这个台阶下不下？傻瓜才不下。

秦穆公是个明白人，自己这次来讨伐，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如今对方缩了，自己这口气也就算是出了。要是还不依不饶，人家晋国军队也不是吃素的。

于是，秦军又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崤谷关，收拾了当年在这里阵亡将士的尸骨，下葬树碑，然后回国。

——由余

回国之后，有客人来了，哪里来的？西戎。

西戎还在秦国以西，是西面最大的国家。说是国家，不过也就是一群游牧民族。西戎派来的使者名叫由余，公孙枝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原本是晋国人，大致也是破落公族，后来流落到了西戎，成了西戎国主信任的大臣。此番派他前来秦国，其目的就是要探看一下秦国的虚实，看看能不能把秦国给兼并了。当然，表面上，说是来取经的。

秦穆公其实也早就盯着西戎那块地呢，只是近年来一直跟东面的国家打打和和的，一时没顾过来。如今由余来了，正好也展示一下国家的实力。

“老由，欢迎啊，我亲自带你转一转吧。”秦穆公出了晋国那口气之后，挺高兴，于是亲自带着由余在秦国逛了一趟，让由余看看秦国的城池有多么雄伟，宫室有多么豪华。

逛了一趟下来，秦穆公问了：“老由啊，怎样？我秦国够现代化吗？你们有吗？”

由余眼皮子都没抬，直接两句话把秦穆公给咽回去了：“你们弄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谁干的？要是鬼干的，那就劳累鬼神了；要是人干的，你的老百姓可就够辛苦的了。”（《史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劳民矣。）

秦穆公一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妈呀，这话说的，人才呀。”

秦穆公天生一大爱好，什么爱好？爱人才啊。

“你说我这里老百姓够辛苦，你们那里怎样？”秦穆公问。

“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那我问你，我们华夏有法度、知礼乐，治理得还不好，而你们那里是蛮夷之地，没文化没教育的，怎么能比我们还治理得好？”

“没错，你们是有礼乐有法度的，可是古代的圣人以礼乐法度来约束自己，也不过让天下小治而已。而现在的君主从礼乐变成了自己淫乱的工具，法律只用来约束老百姓，而不约束自己，你说这种国家怎么能治理好？我们虽然是没文化的，但是大家都说话算数，实实在在过日子，不搞那些虚的。”

秦穆公不说话了，想想看，真是这么回事。

秦穆公有些闷闷不乐，由余是个人才，可是是别人的人才，而自己呢，百里奚和和蹇叔都老得走不动路了，公孙枝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急需人才啊。

怎么才能把由余弄过来？

正犯愁，看见内史廖了，什么是内史？类似于现在的秘书，负责起草各种策书。秦穆公把他叫过来，把自己的烦心事告诉他，看他有没有办法。

“主公，这事情简单啊。咱们不仅要把由余留下来，还要把西戎给灭了。”秦穆公没想到的是，内史廖好像有两刷子。

“说得简单，听说西戎国主很亲民，也不折腾自己的百姓，那是个好人，咱们怎么有机会？”

“我听说，好人之所以为好人，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干坏事。就说咱们吧，从前哪有这么多宫室啊，不都是后来跟东边那些国家学的吗？依我看，咱们弄些个柔情似水的美女，再弄个乐队，给西戎国主送过去，你看他还有没有心情跟他的百姓在一起，看他今后折不折腾自己的人民。到那时候，等到他众叛亲离，咱们大军出动，他的地盘和人民还跑得了？”内史廖

说完，秦穆公忍不住看了他两眼，心说这小子平时不说话不说话的，鬼心眼还不少，原来也是个人才啊。

不管怎样，秦穆公觉得内史廖的办法挺好，当即收拾了十六个美女，都是那种骚得要命的货色，又配备了一整套管弦乐队，派人送去给西戎国主了。同时报告西戎国主，就说秦穆公喜欢由余，希望他多留一段时间，以便加深了解。

就这样，由余留在了秦国，而西戎国主果然被十六个秦国美眉弄得神魂颠倒，每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在床上度过。

一年过去，西戎国主的身体彻底被搞垮了，人民也基本上不认识他了。这个时候，秦穆公让由余回去了。

“兄弟，如果回去不如意的话，来这里，我老了，位置给你留着呢。”临行前，公孙枝送别由余，用晋国话说。由余听着，感觉很亲切。不过，他什么也没

有说，西戎国主待他如兄弟，他是不会背叛他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由余的意料。

在由余的眼前，竟然有了一座城堡，要知道，西戎是游牧民族，不需要城堡。而城堡里住着西戎国主，西戎国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可是，他的身边还是那些秦国美女。

西戎百姓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只有怨恨。

由余没有犹豫，他直接回到了秦国。

一年之后，秦国由孟明视率领大军西征，摧枯拉朽扫荡西戎，西戎国主已经被秦国美女折磨得奄奄一息，眼看着国家灭亡。

从那以后，秦国外有孟明视，内有由余，继续秦国的强国事业。

让秦国自己去玩，暂且不说他们。

——宁嬴

晋国的情况有些复杂，国家大了，情况通常都会复杂一些。

第一代领导团队的逐渐谢幕，必然带来一个现实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平静的外表之下，有两种势力在进行暗中的较劲。

第一种势力：留齐派第二代。

留齐派是晋国称霸的主要力量，也是晋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后人非常渴望承袭父辈的地位和权势。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狐射姑和先且居。其余还有赵衰的儿子赵盾、胥臣的儿子胥甲以及尽管不是留齐

派但是与留齐派关系密切的栾枝的儿子栾盾等人。其中，狐射姑原本就是留齐派，只是被父亲狐偃压制而始终无法成为一线领导人，不过现在他已经是太师，尽管没有实权，但是地位极高。先且居则借助父亲的英勇战死，直接成为中军帅，成为仅次于赵衰的国家领导人，甚至在名义上，他还在赵衰之上。

第二种势力：本土势力。

这一派势力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他们靠着军功和年纪一点点熬上来，现在已经接近了权力的核心。譬如阳处父、荀林父、萁郑父、郤缺等人，他们的资历使得他们已经可以觊觎中军帅或者中军佐。

不同的背景，使得两种势力各自团结在一起。

晋襄公六年（前622年）冬季，太傅阳处父前往卫国聘问。作为晋襄公的师傅，阳处父知道自己很快就会位极人臣，没有人比自己更能影响晋襄公。因此，他把这一次的卫国之行看成自己的一次巡视，为自己

今后执掌晋国朝政打下外交基础。

在卫国，阳处父受到热情接待，卫国君臣一通马屁，把个阳处父拍得屁颠屁颠，高高兴兴走了。阳处父这一高兴，决定不直接回绛，要在各地转一转。于是出了卫国，向东南方向走，兜个圈子回绛。

来到宁这个地方（今河南省修武县），阳处父遇上了一个人。此人叫做宁嬴，宁嬴的父亲和阳处父以前是朋友。

“那个，小宁，你跟我吧。”阳处父春风得意，决定提携老朋友的儿子。

宁嬴一看，高兴得找不到东西南北了。回家跟老婆一说，老婆也高兴啊。

“老公，去吧，跟着阳处父，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老婆我也跟着享福啊，嘻嘻。”老婆全力支持，还约好今后升官发财了不许娶小老婆。

就这样，宁嬴跟着阳处父走了。

宁赢的老婆在家里做着发财梦，基本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都通知到了，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不服气的。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第三天，宁赢回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接我们全家去伟大首都？”老婆兴奋得猴子上树一般，从小到大，还没去过大城市呢。

“去什么伟大首都啊，好好活着吧，我不走了。”宁赢说。

“不走？阳处父把你赶回来了？”老婆吃了一惊，还有些失望。

“不是，我不想跟他了，没劲。”

“吹罢，是人家不要你了吧？”

“还真不是。”宁赢看了老婆一眼，然后说了一句名言：“干革命要跟对人，知道不？”

老婆一愣，她就知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这类话，干革命这样的事情她哪里能知道？

“不知道。”老婆老老实实地说。

“阳处父这个人，学问是没得说，可是太过刚强，刚强到刚愎自用，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这样的性格就很容易得罪人。他这人说得多，做得少，华而不实，这样的性格，很容易被人瞧不起。我担心跟着他得不到好处，反而会被他连累。”宁赢说。

“哼，你是怕自己没本事跟着他吧？狗肉上不了大席，我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呜呜呜呜。”老婆哭了，她恨老公没本事。

日期：2009-05-26　17:57:24

——先克

阳处父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外面逛游的时候，首都发生大事了。什么大事？栾枝鞠躬尽瘁了；没有几天，胥臣也结束了老年痴呆的痛苦生活；与此同时，赵衰也终于为老一辈领导团队画上了句号。更为震撼的是，中军帅先且居突发脑膜炎病故。

不到十天时间内，晋国政坛四个重量级人物去世。设身处地想想看，四个国家领导人在短时间内接连去世，这个国家会处在一个怎样的微妙处境下？我们来解析下。

对于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初期也好，第一代领导团队通常都是强势的，这个团队的特点就是个人能力与团队精神的结合体。于是，这个团队对于国家的控制力是超强的。而一旦这个团队纷纷故去之后，权力的真空就会出来，而第二代尚且缺乏有足够能力和威望的人来填补这个真空，于是，权力斗争就展开了。

狐偃、先轸的的强势以及赵衰的威望让晋国的权

力场平静了很多年，但是，当他们先后去世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让这个国家的权力厂继续平静下去。

权力斗争，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的权力斗争就要揭开帷幕了。晋国的权力斗争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或者那个装龙口水的坛子，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挽回。从那之后的几千年里，中国的权力斗争就再也没有停歇过。晋国的权力斗争就像是一部权力斗争的教科书，指导着历朝历代统治阶层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互相残杀。

很多人喜欢看《春秋》，有的人看到的是大义，有的人看到的是谋略，有的人看到的是权力斗争。所以，有的人越看越傻，有的人越看越聪明，有的人越看越卑鄙。譬如，关于看到的是大义，所以他死得很惨；诸葛亮看到的是谋略，所以他很聪明；至于某些热衷于权力斗争的人，他们所看的就是权力斗争了。

阳处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对于老人来说，

冬天永远都是一个槛，阳处父决不应该在冬天出去，况且，他明知道这四个人的身体已经很不好。

事实证明，他这个错误犯得非常大。

下面，我们将在讲述春秋故事的同时，为大家总结权力斗争的金科玉律。

假设我们现在是奥运会一百一十米栏的比赛，那么，在权力的起跑线上站着五个人，尽管呼声不同，实力有差距，但是现在实实在在地站着五个人，他们谁都有可能被绊倒，也都有可能率先撞线。哪五个人？

第一道，阳处父，太傅，与晋襄公关系最近。

第二道，狐射姑，太师，资历最老的留齐派第二代。

第三道，士縠，司空，资历最老的本土元老。

第四道，赵盾，赵衰的儿子。

第五道，先克，先且居的儿子。

中军帅佐的位置同时空出来，晋襄公决定立即补上人选。

一开始的方案是论资排辈的方案，晋襄公让士縠做中军帅，梁益耳为中军佐；箕郑父做上军帅，先都做上军佐。这四个人都属于本土势力，按年龄和资历应该是他们晋升。其中，士縠是士蔿的儿子，而先都与先轸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只是远房亲戚。

这个方案还没有宣布的时候，留齐派第二代就已经探听到了消息。怎么办？如果这项任命下来，也就意味着留齐派第二代彻底失败。

狐射姑有些急，他认为中军帅无论如何应该是自己的，可是他不好去说；赵盾也有些急，不过父亲刚去世，自己也不好去说。不过，有一个人比他们更急，谁？先且居的儿子先克。

论资历，先克属于留齐派的第三代，如果论资排辈，赵盾胥甲等人还有得排，自己可就要等到猴年马

月去了。怎么办？自己能够迅速上位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晋襄公改变提拔高级干部的规则，由论资排辈改为父业子承。

先克去找晋襄公去了，晋襄公一看先克来了，还说了些“节哀顺便”之类的话，却不知道先克早已经节哀顺便了，现在是来忽悠来了。

“主公，我想问问，我父亲的职位谁来接呢？”先克也算开门见山。

“这个，打算士縠吧。哎，你父亲临走之前有没有说过谁接班比较好？”晋襄公说，他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我父亲说过，说是狐家和赵家功劳最大，没有他们就没有主公的今天。我父亲说了，狐赵两家的人没当中军帅，他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希望主公能够考虑把他的位置留给狐家或者赵家的人。”先克一通忽悠，忽悠得晋襄公连连点头。

“你说得对啊，做人不能忘本啊，要懂得报恩

啊。”晋襄公说。

第二天，新任中军人选宣布：狐射姑任中军帅，赵盾任中军佐。箕郑父为上军帅、荀林父为上军佐、先蔑为下军帅、先都为下军佐。

第一回合，留齐派第二代获得完胜，而阳处父一无所获。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一条：权力交接时期，不要轻易离开权力中心。

副一条：冬天尽量不要外出，因为老一辈领导人往往在冬天驾崩。

——狐射姑

“终于熬到这一天了。”狐射姑长出了一口气，

这么多年了，压抑啊。

论能力、论资历，狐射姑甚至早就应该是中军帅了，可是，父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被父亲压制着；父亲去世之后，似乎大家又根本想不起他来。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狐偃太过强势，太过高傲，真正的朋友不多。因此当狐偃不在了的时候，愿意帮助狐射姑的人并不多。

换言之，父亲给狐射姑留下来的政治资源太少了。

狐射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大权在握，他决定要做些什么。做什么？

通常一个国家的做法是这样的：前辈作加法，后辈就做减法。前辈做减法，后辈就作加法。

狐射姑的方针是：不折腾。

而不折腾的具体体现就是：首先，治国方式不变，沿袭留齐派的既定方针；其次，裁军，将五军裁为三军，也就是说，把新上军和新下军裁掉，采用精兵政策。

开春的时候，狐射姑决定在夷这个地方进行阅兵式，检阅三军，树立威信。

一个历史规律千万记住，新官上任的第一次点名一定要万分小心，因为新官通常会在这个时候找人过错来树立威望。狐射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要看看谁是这个倒霉蛋。

臾骈，下军司马，似乎这个不中不洋的名字注定他就是个倒霉蛋。阅兵当天，也不知道是老婆叫他起床叫晚了还是头天晚上拉肚子了，总之，别人都到了，他没到。狐射姑正发愁找不到人发威呢，这下高兴了。

“阅兵迟到该怎样处罚？你自己说。”狐射姑喝问。

“该打一百鞭子，可是，我拉肚子啊，人有三急啊。”

“三急？只要肠子没拉出来，就不能迟到。来人，拉下去打一百鞭。”狐射姑下令。

这一百鞭可不是个小数，把个臾骈打得皮开肉绽，这还是行刑的士兵手下留情。臾骈被抬回家中，在床上整整趴了一个月才起来。一个月时间里，他用了十天咒骂狐射姑，用了十天自认倒霉，又用了十天反思。到能够下床的那一天，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事情不怪狐射姑，怪我自己缺心眼。如果再这么缺心眼，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回想起来，《水浒传》中高俅迫害王进，其实绝不仅仅是因为报复。

强势，狐射姑很强势，这一点像他的父亲狐偃。可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那就是，他的政治环境比他的父亲差了太多。

狐偃是晋文公的亲舅舅，是留齐派的首脑。只要他发话，晋文公全力支持，大臣们心悦诚服，不服也得服。可是，狐射姑跟晋襄公之间勉强算是个表叔，谈不上亲情，更没有交情。换言之，狐射姑没有晋襄

公这个坚强后盾。而由于长期不能在政治一线活动，他的人脉、他的威望都无法与父亲当年相提并论。

狐射姑的地位并不稳固，而在地位并不稳固的情况下，他裁掉了新上军和新下军，鞭责了臾骈。他的朋友没有增加，他的敌人成倍增长。

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一旦不成熟的政治家执掌大权，危险就会如影随形。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二条：权力应当用来发展朋友，而不是制造敌人。

日期：2009-05-30　23:22:32

——阳处父

阳处父回来了，可惜黄花菜都已经凉了。

“我真傻，我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去呢？”阳处父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原本他是盯住了中军帅的宝座的，如今被狐射姑捷足先登了，他很失望。不仅失望，

他还很恼火。

阳处父最痛恨的人一个是狐偃，另一个就是胥臣。恨父及子，他对狐射姑也没有任何好感。为什么阳处父会痛恨狐偃和胥臣呢？

原来，阳处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而且自以为很能干。当初晋文公回国之后，阳处父曾经找过狐偃，求狐偃推荐自己。可是狐偃根本没有把阳处父放在眼里，并且认为他知会夸夸其谈，这也难怪，谁能跟狐偃相比呢？在狐偃那里被拒绝之后，阳处父转而寻求赵衰的帮助，赵衰是个老好人，看阳处父还有学问，于是向晋文公推荐，晋文公就让他做了太傅，太子的师傅。

在任命阳处父作太傅之前，晋文公特地征求了胥臣的意见，因为胥臣是个有学问的人。

“臣啊，我准备让阳处父做太子的师傅，他能胜任吗？”晋文公问。

胥臣不喜欢阳处父，他觉得这个人更像是一个小

人。不过胥臣知道阳处父是赵衰的推荐，自己也不好意思明说，于是胥臣拐了个弯，说了一通鸡胸不能弯腰、驼背不能挺胸之类的话，最后的结论是：“太子好不好，取决于太子本人。”（《国语》）

基本上，胥臣的意思就是阳处父这个人不能用。不过最终，晋文公还是用了阳处父。

就因为这个，阳处父恨狐偃和胥臣恨得牙痒痒。与此同时，阳处父对一个人心存感激，谁？赵衰。

“不行，我要把狐射姑给弄下来。”阳处父打定了主意，去找晋襄公去了。

“哎呦，老师，您回来了？”看见阳老师，晋襄公毕恭毕敬。

“主公，我在路上听说您任用狐射姑为中军帅了，因此我赶紧回来了。”

“老师，狐射姑不行吗？”

“不是不行，是根本不行。”阳处父连拐弯都省了，直奔主题了，“狐射姑的能力不行啊，人际关系也不行啊。他当中军帅，谁服啊？我觉得吧，任命中军帅，那一定要用贤能的人，不能用那些徒有虚名的人。”

“那，老师，谁比较贤能？”晋襄公这人耳朵软，听师傅这么一忽悠，觉得挺对。

“赵盾啊，别看年轻，赵盾的能力比狐射姑高了不知道多少倍了。主公，换人吧。”

“这，这是不是不太好？刚任命了，又换人家。再说，狐射姑那是老臣啊。”晋襄公还有些犹豫。

“你不好意思说，我有办法。”对付徒弟，师傅当然有办法。

第八十三章 狐赵之争

夷地阅兵仅仅一个月之后，晋襄公宣布在董地进

行第二次阅兵。

“怎么回事？怎么又要阅兵？”狐射姑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并没有想太多。

阅兵当天，狐射姑早早来到阅兵现场，直奔帅坛而去，准备登坛发令。然而来到坛前才发现有人比自己来的还早，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自己的中军帅的宝座竟然有人坐了。谁？赵盾。

狐射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赵盾这个小屁孩子竟然如此不敬，胆肥了？想当中军帅想疯了？狐射姑一脸怒气，就要登坛喝斥赵盾。

正在这个时候，一旁阳处父闪了出来。

“太师，请在坛下听令。”阳处父淡淡地说。

“坛下？我是主帅。”狐射姑一向讨厌阳处父，看他半阴不阳地说话，也没什么好脸给他。

“不好意思，主公有令，中军帅佐调换，赵盾任

中军帅，你现在是中军佐。”

“什么？”狐射姑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次阅兵就是为了这个。不用猜他也知道，这些都是阳处父在搞鬼。

狐射姑的第一反应是拔剑，他要宰了阳处父。然而，剑拔到一半，他又把剑插了回去。他知道，可以激动，但是不能冲动。

——赵盾

夺了狐射姑的权力，而且是以羞辱的方式夺走了狐射姑的权力，阳处父算是出了一口积郁多年的恶气。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还要继续羞辱狐射姑。

赵盾年轻，但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冲劲和干劲，这一点，确实是狐射姑不能相比的。执掌国政之后，赵盾立即着手进行改革。改革主要在以下几点：第一，制定规章制度，修订法律条令；第二，清理诉讼积案，督察追捕逃犯；第三，运用契约账簿作为凭据；第四，

恢复日益混乱的等级，重建已经废弃的官职，启用屈居下位的贤能。

改革方案出来之后，阳处父跟赵衰商量，把推行的任务交给了狐射姑。

狐射姑郁闷啊，被夺权了就已经很痛苦了，如今还要给赵盾和阳处父使唤。

“我忍。”狐射姑咬牙切齿，他决定继续忍。

难道狐射姑没有反击的力量？没有，因为对手太强大。我们来看看对手的力量。

阳处父是晋襄公的师傅，这一层关系就够厉害。同时，阳处父还是本土势力的首领，他背后有一个集团的支持。

赵盾呢？从个人来说，赵盾本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但是，父亲赵衰给他留下了用之不尽的政治资源。赵衰在世的时候，数次主动让贤，大力推荐新人，而

且行事低调，待人和蔼，可以说，满朝文武无论是留齐派后代还是本土势力，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而对他感恩戴德者不计其数。

大致回忆一下，城濮之战前，赵衰曾经把中军帅和中军佐让给郤縠和郤溱，把下军帅和下军佐让给了栾枝和先轸，之后又举荐先轸为中军帅，再次把下军佐让给了胥臣。后来，又多次让贤或者荐贤。

打个比方，如果说狐射姑和赵盾在朝廷上打起来，一半的人会去帮赵盾，另一半的人会为赵盾加油。

所以，给别人恩惠，就等于给自己的后代恩惠；你提携别人的同时，你要想到，有一天别人也会提携你的后代。

在这一点上，狐偃远远没有赵衰那么聪明。

即便是狐射姑，他对赵衰也同样抱有敬意，延及到赵盾的身上，狐射姑认为一切都是阳处父在捣鬼，赵盾并没有多少值得指责的地方。甚至狐射姑也很欣

赏赵盾，认为他的改革方案非常好。也正是基于这一层理由，狐射姑在执行起赵盾的改革方案来还算尽心尽力。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三条：给人恩惠，就是在为自己的后人积累政治资本。

副一条：对人苛刻，就是在为自己的后人树立敌人。

——第一次谋杀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狐射姑与阳处父和赵盾之间的斗争会很快升级。

八月，晋襄公薨了。这意味着什么？学生死了，师傅的地位就会松动。这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机会

来了。

阳处父有些傻眼，他不是那种很镇定的人。

“怎，怎么办？”阳处父跟赵盾商量。

“这个事情要请狐射姑来商量了，毕竟他是老臣，见多识广。”赵盾建议，在心里，他是很尊重狐射姑的，毕竟狐射姑从前与自己的父亲并肩战斗过许多年。

阳处父没意见，于是，赵盾派人把狐射姑给请来了。

“太师，你看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赵盾请教。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国际上，楚国一直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来报仇；国内呢，主公去世，太子夷皋太小。如果太子继位，国家很可能会动乱。依我看，我们不如从文公的儿子中挑一个来做国君。”别说，

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狐射姑这个时候很镇定。

“对对对对。”阳处父点头。

赵盾很聪明，他的看法其实与狐射姑一样，只是担心自己提出来，万一被狐射姑反对，那就麻烦了。如今狐射姑也这样看，证明是可行的。

“我看，就公子雍吧。”赵盾先发制人，他跟公子雍关系不错，如果把公子雍弄回来，自己的地位更巩固，“公子雍岁数最大，喜欢做善事，能力又强。现在他在秦国做到了亚卿，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上去的。他要是回来，我们等于又多了秦国这个强援，多好？”

狐射姑一听，心说这小子反应够快。

“我看不如公子乐好一些，他的母亲辰嬴曾经是怀公和文公的夫人，百姓一定欢迎他。”狐射姑看好公子乐。

“不行，公子乐的母亲嫁了两次，太淫荡。公子乐本人也不行，大国国君的儿子，竟然跑去陈国混日子，有什么出息？”赵盾强烈反对，基本上是强词夺

理。想想看，辰嬴改嫁那是辰嬴的问题吗？公子乐被送去陈国的时候不过七八岁，他能决定什么？

两人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

“别争了，少数服从多数。明天就派人去秦国，迎请公子雍回来，散会。”阳处父当然支持赵盾。

第二天，阳处父和赵盾派先蔑和士会前往秦国，迎请公子雍回来。

狐射姑非常恼火，他知道，如果公子雍回来，阳处父肯定要借题发挥，去公子雍面前搬弄是非，到时候自己的日子更难过，说不定连这个太师和中军佐的位置都保不住。

怎么办？先下手为强。

狐射姑管不了那么多了，悄悄派人前往陈国把公子乐接回来，到时候先占上宝座，那叫生米煮成熟饭，你赵盾和阳处父也只能干瞪眼。

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保密工作没做好。也不知

道是家里出了阳处父和赵盾的卧底，还是路上露了行踪。总之，狐射姑派人去接公子乐的消息很快被赵盾和阳处父知道了。

“怎么办？”阳处父又傻眼了，秦国虽然近，但是那是大国，不可能偷偷摸摸把公子雍给弄回来，那一定是要轰轰烈烈给送回来的，明年能送过来就不错了。

赵盾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几天之后，狐射姑派去接公子乐的人哭着就回来了。

“怎么回事？”狐射姑急忙问。

“我们顺利接到了公子乐，悄悄赶路。谁知道到了郫这个地方，出来一伙强盗，把公子乐给剁了。”

“啊？！”狐射姑倒吸一口凉气，不用问也知道这是阳处父和赵盾干的。“马拉戈巴兹，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忍无可忍，狐射姑真的忍无可忍了。

狐射姑找来一个人，谁？狐鞫居，狐毛的儿子，狐射姑的堂弟。因为狐毛封在续，狐鞫居又叫续简伯，是续姓的始祖。百家姓排名最后一个的，就是续姓。

基本上，狐射姑唯一的同党，就是这个自家兄弟了。

“兄弟，阳处父这个狗日的专门和我们做对，以我们狐家的功劳，兄弟你怎么不得作个帅佐什么的？我是在忍无可忍了，兄弟，你辛苦一趟，把他给办了。”狐射姑下定决心要杀了阳处父，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找狐鞫居来帮忙。

“好说。”狐鞫居二话没说，他也知道，只要阳处父在，自己就没有出头之日。

日期：2009-06-01　20:59:31

——第二次谋杀

《左传》：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

贾季是谁？就是狐射姑，因为封邑在贾，又叫贾季，还叫贾佗。

续鞫居室怎样杀死阳处父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续鞫居不会傻到明目张胆去杀人的地步，他也会扮强盗。而且，阳处父基本上是一个文人，不需要太高的高手就可以干掉他。

就这样，阳处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宁嬴，一个聪明人。

作为政治家，阳处父是很不合格的，甚至在做人上他都不合格，他几乎是逼着狐射姑杀死自己的。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四条：除非你能置对手于死地，否则，不要把对手逼上绝路。

现在，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阳处父没有了，剩下的是赵盾和狐射姑的对抗了。

赵盾现在的心情是复杂的，阳处父的死令他悲喜交加。不管怎么说，阳处父对他是不错的，没有阳处父，自己就没有这一天，所以阳处父的死令他伤心；另一方面，阳处父总是摆出一副恩人的样子，而且越来越轻慢，赵盾已经感到与他相处会越来越难受，因此，阳处父的死令他松了一口气。可是，赵盾没有多少时间去想阳处父的事情，他现在必须要要考虑的是怎样应对狐射姑。

“赵哥，绝密线报，阳处父是被续鞫居派人杀死的，续鞫居又是狐射姑授意的。”先克前来汇报，先克原本与赵盾的关系就很好，现在更好。而赵盾也很感激当初先克的仗义执言，他也很愿意把先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兄弟，不会吧，没证据的话可不能乱说啊。”赵盾回答，其实，地球人都知道阳处父是被狐家兄弟杀的。

先克没有再说话，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话说到

这里已经够了，再说就是多余了。

狐家兄弟悄悄地厉兵秣马，随时准备迎击阳处父残余势力的攻击。可是很快，他们发现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赵盾反而更加客气了。

“看来，赵盾并没有怀疑我们，至少，他跟阳处父之间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铁。” 续鞫居对狐射姑说。

“嗯，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狐射姑说，他总觉得有些奇怪。

不管怎样，狐家兄弟放松了警惕。

事实证明，狐家兄弟还是低估了赵家小兄弟的智慧。

——第三次谋杀

十月，赵盾主持安葬了晋襄公。

十一月的一天，狐射姑出门在外，去一个朋友家中做客。正吃着，家里来人了。

“报、报告，出大事了。”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大事？”

“狐鞠居被杀了。”

“怎么被杀的？”

“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强盗给杀了。”

“强盗？”

狐射姑不是笨蛋，他知道一定是赵盾干的。公子乐、阳处父和狐鞠居都是被强盗杀的，不过地球人都知道真正的强盗是谁。

所以，自古以来，所谓强盗杀人，八成以上都是

伪强盗。

狐射姑腾地站了起来，起身就走。

“快，回家。”狐射姑下令。

“来的路上，我看见路上似乎有强盗。”家人说。

“啊？那。快，一路向北。”狐射姑向司机发出命令，他逃了，除了逃，他没有第二个选择。狐射姑知道自己的实力，自己根本就不是赵盾的对手。如今赵盾既然下手了，自己只能逃命，否则，自己也会在路上被强盗杀死。

就这样，狐射姑逃到了北翟，回到了爷爷出生战斗过的地方。

“可恶的强盗，杀害了阳处父，又杀害了狐鞠居，由此可见，国家的治安需要整顿了。”朝廷上，赵盾这样对大家说。现在，晋襄公死了，新国君还没有登基，赵盾就是这个国家的老大。

“就是，强盗太猖獗了。”大家都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强盗是谁。

对于狐射姑的逃跑，似乎不太好解释，毕竟狐射姑是太师和中军佐，他的逃跑还是引发了震动。

“狐太师为什么跑了？”梁益耳问，他故意问，因为他对赵盾不满。

“狐太师跑了？跑哪里去了？”赵盾装不知道。

“跑北翟去了。”这一次是先克回答，他早就看清了形势，“我怀疑，狐太师可能与这几起案件的强盗有关联，很可能是畏罪潜逃。”

罪名已经安好了，大家都在猜，猜赵盾会怎样做，是赶尽杀绝还是斩草除根？

可是，所有人都低估了赵盾的政治智慧。

“不，绝对不可能，狐太师是我尊敬的人，他绝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我想，他也许是想去北翟

生活了，当年在北翟的时候，他就说过以后想去那里养老。唉，落叶归根啊。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拦着他了。臾骈，你辛苦一趟，把狐太师的家小和财产给狐太师送过去。”

什么叫大度？什么叫宽宏？什么叫政治智慧？赵盾展现给了大家。表面上，赵盾一番好意，让你全家团圆；实际上，把你全家送走，封邑自然没收，让你想回来都没机会了。

好人也作了，斩草除根的目的也达到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真的还有。

臾骈奉命送狐射姑的家小去北翟，他带着家丁去了狐射姑家中，该收拾的收拾了，该打包的打包了，全家老小浩浩荡荡向北而去。

“将军，当初狐射姑这老狗羞辱过你，为什么不在路上杀了他全家，报仇雪恨呢？” 臾骈的手下有人提出这个建议。

“我缺心眼啊？”臾骈瞪了手下一眼，问他：“你

想过没有？这么多人不派，为什么赵盾偏偏派我来送？他不知道我跟狐射姑有仇？”

后面的话臾骈没有再说，傻瓜才会说出来。

事情明摆着，赵盾之所以派臾骈，就是想让他杀了狐射姑全家，之后呢？之后赵盾就会杀了臾骈，罪名自然是公报私仇。最后的结果就是，赵盾成功把狐射姑斩草除根，同时还不承担恶名，而臾骈成为替罪羊。

“想起来，还多亏了狐射姑当初那一顿鞭子，让我想明白许多道理。”臾骈暗自庆幸。

就这样，臾骈将狐射姑全家和财产送到了边境，交给翟国，然后才回来。

臾骈的高尚情操受到广泛赞扬，连赵盾也惊诧于臾骈的智慧。

“嗯，人才，可以用。”赵盾不由得欣赏起臾骈

来。

与阳处父相比，臾骈要高明得多。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五条：如果能置对手于死地，坚决不能手软。

副一条：不仅不能手软，而且要斩草除根。

日期：2009-06-03　14:41:15

——秦穆公死了

阳处父死了，狐射姑跑了，晋国政治三巨头就只剩下了赵盾一个人。

赵盾非常高兴，他几乎是没费吹灰之力就扫除了两个最有力的对手。换一个角度说，阳处父和狐射姑的性格缺陷葬送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到了这个时候，赵盾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秦国人还没有把公子雍送过来。

为什么这一次秦国人这么磨蹭？他们舍不得公子雍吗？不是秦国人磨蹭，也不是他们舍不得公子雍，而是秦国出了大事。

秦穆公鞠躬尽瘁了。

说起来，秦穆公还走在晋襄公的前面。临死，秦穆公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子车氏三兄弟为我殉葬。

子车氏三兄弟名叫奄息、仲行、鍼虎，是秦国有名的贤良，大概是秦穆公爱才心切，再加上那是秦国有用活人殉葬的传统，因此把子车氏三兄弟给殉葬了。

秦国人民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悲伤，于是有了一首《黄鸟》来寄托大家的悲愤，《黄鸟》后来收在《诗经?秦风》里，全诗如下：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

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左传》为此声讨秦穆公：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我们常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秦穆公，一辈子英明伟大，临死的时候做了一件被人唾弃的事情。所以说，世界上最难保的就是晚节。

就因为秦穆公死了，秦国人一门心思办秦穆公的后事，愣是没有顾过来把公子雍给送回来。秦国人不知道，由于他们的磨蹭，事情已经有了变化。

——计划没有变化快

赵盾后悔了。

从前，狐射姑和阳处父在，赵盾希望把公子雍接回来，以此壮大自己的力量。可是现在，狐射姑和阳处父都不在了，自己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改变。

公子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背后还有秦国的支持，对于赵盾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如果把太子夷皋扶上去，一个小屁孩岂不是很容易对付？

赵盾决定，放弃公子雍，扶太子夷皋继位。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从前请公子雍回来也是自己，如今要放弃公子雍也是自己，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赵盾有办法，他有的是办法。

很快转年来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秦国来通报，说是三月份送公子雍回来继位。而在晋国的朝廷，也多

了两个人。

晋襄公夫人穆嬴在春天来到之后开始天天上朝，当然不是坐在国君的宝座上，而是坐在地上。穆嬴抱着儿子，每天大臣们上朝议事的时候他们就也就来了，大臣们不走，他们也就不走。那么，他们去干什么？

坐地泡。

穆嬴每天都会坐在地上哭诉吵闹，基本内容就是：放着太子不立，你们去从外面找人，太不仗义了吧？太残忍了吧？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所有人祖宗八辈。

朝廷上闹完了，穆嬴又抱着孩子去赵盾家哭闹，基本内容是：我老公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了，你却放弃不管，你还算是个人吗？

基本上，天天是这出，也不知道是谁给出的主意。

慢慢的，大臣们给烦得受不了，而且听多了之后，

渐渐觉得穆嬴的话有些道理，母子两个看上去又很可怜。

“算了，就让太子继位算了。”有人建议，之后，这样看法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三月份的某一天，赵盾知道秦国人已经派人送公子雍回来了，他知道，最佳机会来了。

“各位，我思虑再三，觉得还是扶立太子算了，否则对不起先主公啊。”这一天，赵盾把卿大夫们召集来，商量着要变主意。

赵盾的话一出，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多数人支持。其中一部分早就看出了赵盾的意图，另一部分则是同情太子母子。

“就是就是，孤儿寡母的，怪可怜的。”有人附和。

“是啊，我们有太子了，何必再从外面请呢？”

有人支持。

基本上，扶立太子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赵盾到好像是顺应民意。

所有人中，荀林父是个最实在的人，虽然他也支持扶立太子，可是毕竟人家秦国已经把公子雍给送出来了，总该给人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元帅，秦国可是已经把公子雍送出来了，今天就到令狐（晋国地名，今山西临猗县西）了，咱们出尔反尔，怎么跟人家解释呢？”荀林父问。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大家也都觉得既然忽悠了人家秦国，应该想个稳妥的办法，给人家秦国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解释。实在不行，就算赔点银子也行啊。

赵盾笑了笑，给了大家一个被集体雷倒的答案。

日期：2009-06-05　09:40:41

第八十四章 赵盾，够狠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左传?文公七年》

赵盾给大家的答案是：如果我们接受秦国人送来的公子雍，秦国人就是朋友；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就是入侵者。如今我们已经决定不接受公子雍了，还不做防备，秦国人就会乘机攻击我们。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们赶出去。

赵盾的话说得很明白了，一个字：打。

荀林父瞠目结舌，目瞪口呆，这赵盾跟当年的晋

惠公有得一比啊。

“真不要脸。”每个人心中都这样想，可是，谁敢说出来？

终于，还是有一个人忍不住说了出来。

“这样太不厚道了吧？今后我们还怎么让天下的诸侯信任我们？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秦国人？”说话的是下军帅先蔑，当初他和士会被派往秦国请公子雍，在秦国受到热情接待，对秦康公和公子雍的印象都非常好。

赵盾没有回答，士会也跟着说话了。

“主帅，我也觉得不妥，不如让我们去跟秦国人说明白，如果他们不肯回去，再打也不迟啊。”士会也觉得赵盾不地道，不过说话委婉一些。

赵盾一拍桌子，喝道：“胡说，我看你们两个一定是受了秦国人的好处，这个时候为他们说话。”

这句话一出来，先蔑和士会都没话说了，里通外国的帽子扣上来，谁说得清啊？

“元帅说得对，对秦国人没什么信义可讲。”先克发言了，这么多人里，也就先克支持赵盾。

赵盾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当即命令三军集结，当晚出发，要在天亮的时候抵达令狐，消灭秦国人。

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啊？

——第四次谋杀

秦穆公鞠躬尽瘁之后，太子公子罃继位，就是秦康公。秦穆公共有四十多个儿子，他最喜欢的始终还是公子罃，公子罃是穆姬的儿子，也就是晋文公的外甥，也是公子雍的表哥。因为长期受母亲的影响，秦康公对晋国可以说非常向往，对晋国人的印象也很好。

当初晋文公在秦国的时候，公子罂就喜欢去找舅舅谈天说地，他很喜欢这个舅舅，甚至有些崇拜他。当秦穆公出兵送晋文公回晋国的时候，公子罂依依不舍，一直把晋文公送到渭阳。临别之际，公子罂作诗相赠，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诗经??秦风》中看到这首诗，名字叫“渭阳”，来看看这首诗。

《诗经??秦风——渭阳》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后人以渭阳来比喻甥舅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

日期：2009-06-08　09:24:31

晋文公鞠躬尽瘁之后，公子雍来到秦国，秦康公很喜欢这个表弟，处处关照，而公子雍也很贤能，一直做到了亚卿。可以说，就算不回晋国，公子雍在秦

国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当晋国人来请公子雍回去的时候，秦康公很为自己的表弟高兴，以为秦晋之好将可以再次实现。也是为了稳妥起见，秦康公并没有急着送公子雍回去，而是在为父亲下葬之后，郑重其事地派军队送他回去。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了。

然而，秦康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机会稍纵即逝。

“当年送晋文公回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兵力不够，才引发了郤芮和吕省的叛乱，这一次，要多派军队保护。”秦康公特地派出三百乘战车，老将白乙丙亲自领军，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可是，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低估了晋国人无耻的程度。

日期：2009-06-08　09:38:43

秦国军队保护着公子雍来到晋国，所到之处，毫

无阻碍。三月三十日，秦军抵达令狐。按着行程，第二天就可以到达绛了。

当晚，疲惫不堪的秦军扎营休息。他们想不到的是，危险已经来临。

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军营的时候，晋国人的军队也已经杀到了。

这又是一场 tusha ，毫无防备的秦军被杀得七零八落，十不存一，白乙丙战死，公子雍被赵盾亲军所杀。

这一仗，赵盾动员了晋国全部的力量，三军同时出动，狐射姑出走留下的下军佐的位置给了小兄弟先克。赵盾的目的，就是要全歼秦国军队。

黑啊，赵盾真的很黑。

冤哪，还有比秦国士兵更冤的人吗？

后来到了战国，白乙丙的的后代秦将白起坑杀四

十万投降的赵军，据说就是对赵盾的报应。

先蔑和士会也被迫参加了这次战斗，看着无辜被杀的秦军，两人既愤怒又惭愧，先蔑的战车一路向西，司机困惑了：“元帅，追杀敌人也已经过了，咱们该回去了。”

“回去什么？昨晚我得罪了赵盾，回去不是等死？”先蔑一方面是出于义愤，另一方面也是看清了赵盾的 xinheishouheng，当时咬咬牙，要投奔秦国。

当天收队，晋军发现下军元帅不见了。再一调查，叛国投敌了。

“好啊，跑了算便宜他。”赵盾放话出来。

士会听见了，心说我跟先蔑一块去秦国的，他跑了，我留在这里不是等死？算了，我也跑吧。

当天，士会也跑去秦国了。

日期：2009-06-09　08:37:16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六条：不择手段，把潜在的主要对手消灭在摇篮中。

在所有人中，荀林父和先蔑的关系最好。当初，赵盾派先蔑去秦国的时候，荀林父就悄悄劝过先蔑：“兄弟，本国有太子了，又去外国请，这事情基本上就是扯淡，肯定成不了。你要是去了，到时候一定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背黑锅的一定是你。听老哥一席话吧，就说自己上厕所扭了叉 腰 肌，把这活推掉吧。”

“怎么会？没你想得那么危险吧？”先蔑不以为然。

荀林父这人特实在，见先蔑执迷不悟，一急之下，念了一首诗出来，什么诗？《诗经??大雅??板》中的第三章，看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同事，给你提点建议。别笑话我，我可是认真的。

最终，先蔑还是没听荀林父的。

如今，先蔑逃去了秦国，荀林父立即去找赵盾。

“元帅，先蔑和士会虽然跑了，毕竟有情可原。我想，元帅大人大量，不如也效仿当初对狐射姑的政策，把他们家属给送过去算了。”荀林父去帮先蔑求情。

赵盾心里也知道自己理亏，索性做个好人：“好啊，那你给他们送过去吧。”

就这样，荀林父亲自领兵，把先蔑和士会的一家老小都给送到秦国去了。

噩耗传到秦国，秦康公当场昏了过去。

“姥姥的，晋国人太不要脸了。从今之后，我与晋国不共戴天。”秦康公醒过来之后对天发誓，一定

要向姥姥家报仇。

从那之后，秦国人开始联络楚国，共同对付晋国。一直到秦国统一全国，秦与晋国以及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一直战争不断，其根源就在于秦国被伤得太惨，彻底对晋国绝望了。

——郤缺

现在再来看看晋国的政治格局。

赵盾立太子夷皋为晋国国君，就是晋灵公，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屁孩，自然被赵盾掌握在股掌之中。

先蔑和士会逃走，对于本土派政治势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赵盾的小兄弟先克借机成为中军佐，又是对赵盾的一个极大的支持。

基本上，赵盾现在的策略就是：团结提拔留齐派第二代，削弱本土势力。

这个时候，一个人敏锐地看到了机会，谁？郤缺。

尽管在胥臣的举荐下郤缺被晋文公任用，尽管因为战功一度被任命为下军佐，郤缺在政坛的人脉还是不足，所以很快他就被调整下去了，成了一个普通的大夫。

作为郤芮的儿子，父辈的政治资源是负面的，郤缺要想爬上去，只能靠自己了。而这个时候，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机会。

于是，郤缺主动找到了赵盾。

“元帅啊，国内安定了，可是还要加强国际上的威望啊。想想看，当初卫国跟咱们作对，咱们抢了他们的土地。如今呢，大家都友好邻邦了，同志加兄弟了，如果把土地还给他们，不是显示我们大国风范？国际上不是从此要歌颂您的德行？”郤缺出了这么个主意，要提升赵盾的国际声望。

赵盾一听，好主意啊，反正土地是国家的，声望是我的，舍弃点土地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赵盾派解扬去了卫国，把当初侵占卫国的

土地还给了他们。

看上去，一切都挺好，可是，一年之后，出问题了。

——五人帮

年轻人，一旦得意就容易忘形

先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军佐，在内阁中仅仅排在赵盾的后面，创造了晋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卿的纪录。

赵盾很欣赏先克，自己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掌握大权，这个小兄弟鞍前马后功劳最大。因此，赵盾处处护着这个小兄弟。

先克得意忘形了，他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平时，除了赵盾，他谁也不尿，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得意忘形是很危险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晋灵公元年年末的时候，有五个人在一起喝闷酒。哪五个人？士縠、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这五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先克的受害者。前面四个人因为先克而失去了升官的机会，蒯得则被先克夺走了封邑。

哥五个喝了一阵闷酒，然后说起国际国内形势来，说到最后，话题落到了先克的身上。

“这个小狗日的，狗仗人势，夺走了我的土地，我今后吃什么啊？呜呜呜呜。”蒯得哭了。

“兄弟，别说你被欺负了，我们这些国家元勋，还不是被这兔崽子轻视，唉。”梁益耳说起来，也是一肚子气。

“先都兄弟，怎么说先克也是你的本家，找机会管管他。”箕郑父说。

“管他？我哪里管得了他？我要是管得了他，直接把他赶出晋国了。这个小王八蛋是六亲不认的，说起这些来，我就想起我哥哥先蔑来了，要不是先克和

赵盾干那没屁眼的事情，我哥哥怎么会流亡到秦国去？”说起先克，先都火就大。

说了一通，大家看士縠。这些人中，士縠年龄最大，资历最老，是他们的主心骨。

“说起来，如果不是先克捣鬼，现在的中军帅本来就是我的了，哪里轮得到赵盾指手画脚。各位啊，赵盾这人心黑手狠，不择手段，我看啊，我们迟早被他害了。与其等死，不如我们先下手。”士縠说出话来，咬牙切齿。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想得太久了。

士縠的主意一出来，全体赞成。

方向是有了，具体怎样实施呢？

“这样，咱们先把先克这小兔崽子给办了，赵盾就失去了羽翼。然后，咱们再找机会干掉赵盾，怎样？”士縠开始布置工作，杀先克的任务就派给了先都和梁益耳。

“哼，等老子当了中军元帅，咱哥五个都是卿，还有一个卿，咱想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想给就空着，哈哈哈哈。”士縠高兴，难免喝多了点。

“哈哈哈哈，干杯。”哥五个都喝多了。

——第五次谋杀

晋灵公三年（前618年）一月二日，赵盾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先克被强盗给杀了。

又是强盗。

赵盾当时就火了：“马拉戈巴兹，跟老子玩强盗？老子就是最大的强盗。”

赵盾真的很恼火，这不是摆明了要挑衅自己吗？这不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给我彻查，不捉到凶手，就不过这个年了。”赵盾下了死命令。

古人办案其实也很有效率，案件很快水落石出。先克被害是在自家祖庙附近，当天先克去之前先都先去了一趟，有人发现梁益耳案发时也在附近。

“抓了。”一月十八日，赵盾下令把这哥俩个给抓了，严刑拷打之下，两人都招了。

“砍了。”赵盾下令，把这哥俩个都给杀了。

赵盾很聪明，他并没有动另外三个人，尽管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伙。想想看，士縠是司空，箕郑父和先都都是卿，如果一口气杀掉两个卿和一个司空，很可能会招致动乱。

先都被杀，士縠、箕郑父和蒯得吓得够呛，他们实在没有想到赵盾的反应这么强烈这么迅速。现在两个兄弟被砍了，自己是该动手还是该忍一忍？结果过了一阵，似乎没什么动静了。

“咱们怎么办？不行就动手，拼个鱼死网破。”箕郑父沉不住气，问士縠。

“忍忍吧，过了这一阵再想办法。”士縠说，他怀有侥幸心理。

政治斗争，沉不住气是不对的，可是，侥幸心理也是不对的。究竟哪一项更不对，只能看结果了。

到三月二十八日，士縠接到了赵盾的通知，说是准备讨伐北狄，请他过去商量一下。士縠一听，好啊，大事还找我商量，说明很信任我啊。

就这样，士縠高高兴兴去了元帅府。到了府里一看，立马发现不妙，为什么？因为箕郑父和蒯得两兄弟也在。

“三位，既然都到齐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们的计划，先都和梁益耳都招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吧，从谁开始？”赵盾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三个人当时就傻眼了，士縠还在那儿装：“元帅，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弄明白啊。”

赵盾瞪他一眼，说道：“没弄明白就别说，弄明

白了的先说。”

蒯得抖抖索索，看看士縠，再看看箕郑父，他决定招了，他认为自己职位最低，作用最小，而且是后加入的，如果再有立功表现，赵盾还是有可能放过自己的。

“元帅，这，这不干我的事情，都是士縠大夫主谋的。”蒯得第一个招了。

赵盾笑了，他对士縠说：“你看，他都招了，你怎么说？”

“他胡说的，这事情，就是先都和梁益耳他们两个人干的，不干我们的事情。不信，你问箕郑父。” 士縠有些慌，但是还没有乱。

“这么说，该你了。”赵盾对箕郑父说。

箕郑父这么半天没有说话，是因为他已经看明白了。他知道，既然已经落到了赵盾的手里，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现在只后悔没有及早下手，至于死，他并不怕。

“赵盾，说这些干什么？不就是个死吗？来吧。”箕郑父眼皮子都没有抬。

“爽快，既然这么说，那也就别废话了。来人，拉下去，杀了。”赵盾脸色一黑，要杀人了。

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三人推了出去。蒯得还喊呢：“哎，不是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都招了，怎么还杀我？”

“招了的更要杀，多砍他两刀。”赵盾说。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七条：侥幸心理要不得。

副一条：宁可冒险一搏，不能心存侥幸。

——攘外与安内

四年时间，赵盾肃清了所有的主要政敌，这不能

不说是一个奇迹。唯一的损失是先克被杀了，不过赵盾发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比先克更稳重也更会见机行事，这个人就是郤缺。赵盾决定，重点培养郤缺。

在一连死掉三个卿之后，赵盾重新进行了权力布局。中军帅依然是自己，中军佐由上军佐荀林父递补；上军帅就给了郤缺，上军佐臾骈，从送狐射姑老小这件事上，赵盾看出这人是个人才，值得拉拢。这样，上军都是赵盾的人马。下军帅给了栾枝的儿子栾盾，下军佐为胥臣的儿子胥甲。基本上，这两个人的任用是为了拉拢“留齐派”势力。

专注于内部权力斗争的人，对外部的威胁就会表现得很软弱。后来蒋介石作为“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这个原理，从这一点上来说，赵盾就是蒋介石的祖师爷了。

赵盾的对外政策就是：忍。

我们来看看赵盾怎么忍法。

晋灵公元年，北狄侵略了鲁国的北部，而鲁国现

在是晋国最死硬的跟班。于是，鲁国前来告急。

“打北狄。”多数人支持讨伐北狄。

“慢着，我们还是先礼后兵吧。”对内强硬无比的赵盾要先礼后兵了，怎么个先礼后兵？

赵盾派出使者前往北狄，却不去找北狄的执政官丰舒，找狐射姑去了，请狐射姑代为转达对北狄的谴责。

发个谴责还要找熟人转达，搞笑了点，只因为赵盾不想得罪北狄。

所谓的谴责，无非就是“希望双方保持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最多再强硬一点，就是“由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闲着也是闲着，狐射姑还真给转达了，丰舒一听就乐了，这明摆着就是自欺欺人啊。丰舒还觉得挺奇

怪，说：“老狐啊，这赵盾没什么胆量啊，怎么把你给弄出来了？他爹我熟啊，跟他爹比，他怎么样？”

狐射姑回答：“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左传》）啥意思？赵衰就像冬天的太阳，让别人感到温暖；赵盾就像夏天的日头，让大家感到恐怖。

狐射姑的形容，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北狄入侵鲁国，目的就是抢点东西回去，根本没有要占着不走的意思。所以，没多久就撤军了。不管怎样，赵盾的“谴责”也就糊弄过去了。

可是，还有糊弄不过去的。

晋灵公二年的时候，秦国人起兵来报仇了，赵盾连打也没敢打，眼看着秦国人拿下了武城（今陕西华县），扬长而去。

晋灵公二年冬天，楚国人攻打郑国，郑国急忙向

晋国求救。这下赵盾跟当年楚国一样，搞了一套“我们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竟然不肯出兵，郑国哪里是楚国的对手？最后只好投降。

等到赵盾杀了萁郑父等人之后，这才假模假样组织了晋、宋、卫、许四国联军去救郑国，自然是晚了三秋，抵达郑国的时候，楚国人早就回家去了。于是，四国联军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

随后的几年，赵盾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充当缩头乌龟。郑国、陈国、蔡国和宋国先后投靠了楚国，而另一边，秦国积极联络楚国和鲁国，要夹击晋国。

可以说，晋国的威望已经到了一个历史低点。

国内政治斗争的英雄，到了国际上就是一头狗熊，这是规律吗？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八条：对内强横，对外忍让。

副一条：权力斗争的主要敌人是内部的，而不是

外部的。

日期：2009-06-12　00:07:30

——士会

晋军来到河曲，就地扎营。

前敌会议。

赵盾不会打仗，荀林父不愿意发言，郤缺刻意保持低调，栾盾和胥甲大眼瞪小眼，于是，三军帅佐只有臾骈一个人还算是有想法的人。

“根据兵法，秦军远来作战，利于速战。我们不妨坚守不出，他们一定坚持不了多久。等他们撤退，我们再从后追击，必能大胜。”臾骈发言，主意够正的。

大家一听，好主意啊，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多好？

“就这样了，三军坚守营垒，擅自出战者，斩。”

赵盾下令。

秦康公等着晋国军队来决战，根据士会提供的内部情报，当今晋国没什么会打仗的人，晋军战斗力严重衰退，只要两军正面交锋，秦军胜面至少六成以上。

可是，晋国军队似乎根本就不想打仗，整天躲在营里不出来。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想不想打仗？”秦康公问士会。

“主公，晋国三军帅佐中，真正会打仗的就是臾骈一个人，一定是他出的主意，要在这里拖着我们，等我们没有粮草撤退的时候，他们来追击我们。”士会猜得很准，说起打仗，现在的晋军没有一个人比他高明的。

“那，那怎么办？”

“晋军中还有一个人，名叫赵穿，这人是赵盾的

从弟，晋襄公的女婿，狗屁不懂但是心高气傲，自以为很勇猛而且很瞧不起臾骈。如果我们派一点老弱病残去挑战，赵穿一定会不顾号令，杀出来应战的。”士会分析，都被他说对了，有这样一个叛徒在秦国，赵盾怎么能过得踏实？

“好。”

秦军来挑战了，因为知道赵穿在上军，他们特地单挑晋国上军。

“坚守营垒，不许出战。”上军帅郤缺和上军佐臾骈守住营门，禁止任何人出战。

“我们穿着盔甲，带着粮食，不就是来跟敌人打仗的吗？啊，你们怎么要做缩头乌龟？”赵穿果然按捺不住，要出营迎战。

“不是不跟他们打，是我们在等待机会。”臾骈耐心解释，他知道自己得罪不起这个人，否则，早就军法处置了。

“啊呸，胆小鬼。”赵穿骂起来。

没办法，臾骈假装没听见，管他骂什么，就是不让出去。

秦军闹哄了半天，看见晋军始终不肯出战，没办法，撤了。

秦军撤了，郤缺和臾骈也就没有必要再守着营门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赵穿来劲了。

赵穿率领本部人马开了营门，追击秦军去了。

郤缺和臾骈傻眼了，怎么办？还是郤缺反应快：赶紧报告赵盾。

赵盾一听就急了，也不管自己颁布的军令了，也不管制定的既定方针了，也不知道是因为赵穿是自己的从弟还是因为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总之，赵盾一点也没犹豫：“号令三军，立即出击，一定要保住赵穿。”

晋军全军出动了，追出去不远，就看见秦军正围着赵穿的人马，眼看就要活捉赵穿。

晋军的来到救了赵穿，而救了赵穿之后，赵盾想到的就是赶紧回去。

晋军收队了。

按理说，两军对决是秦国希望见到的，如今晋军来了，秦军应该咬住不放，毕其功于一役。可是，秦国并没有不依不饶，他们也收兵了。为什么？

因为士会发现了问题，他发现晋军的战斗力似乎有了成倍的提升，战斗中的纪律性也更好了。依照这样的战斗力，再加上人数优势，秦军是很难击败晋军的。

“主公，不要打了，晋国人的战力出乎我的意料。”士会建议，秦康公也看出不对劲了，因此也收兵回营。

“晋军吃兴奋剂了？”士会百思不得其解，他哪里知道，这是赵盾牺牲了自己司机的成果。

日期：2009-06-12　00:13:55

第八十五章 忽悠

晋灵公六年，秦国人又来了。这一次，秦康公亲自领军，五百乘战车杀奔晋国。

秦康公的意思，这几年尽管小打小闹也干了晋国几回，可是不过瘾不解气。这一回，要搞一次大的，一扫心头的郁闷。

秦国大军浩浩荡荡过了黄河，直逼晋国腹地。

赵盾的意思，是要继续装聋作哑，等秦国人自己回去就算了。可是这一次不是那么回事，秦国人一战拿下了羁马（今山西永济县），锋芒直逼绛。这下，装聋作哑是混不过去了。就像当初国民政府，丢了东北可以假装没事，可是如今上海陷落，那就真是被逼上悬崖了。

“马拉戈巴兹，欺人太甚。老虎不发威，以为老子是加菲猫。”赵盾没办法了，再不打，只怕国人就要起义了。

晋国人大起三军，三军帅佐不变，不过，有两个人要重点提出。

赵穿，赵盾的从弟，一直嚷嚷着要当卿。为什么他敢跑官要官？因为他有后台，他是晋襄公的女婿。此次出征，他非要跟着去，赵盾没办法，派他跟从上军。

韩厥，韩简的孙子，不过不是嫡孙。韩厥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在一个偶然的机遇被赵衰碰上了。赵衰将韩厥收养在自己家里，当小儿子来养，“你们都不如他。”赵衰常常这样对自己的儿子们说。赵盾也很喜欢韩厥，他觉得韩厥的性格很像自己的父亲，感觉上，好像韩厥是自己父亲的儿子，自己倒像是抱

来的。这一次，赵盾向晋灵公推荐了韩厥，因此录用为大夫，赵盾任命他为中军司马。

——韩厥

晋国三军一出，秦国人真有点傻眼。要真干，秦国人还真有点心里没底。

“老师，怎么办？”秦康公问士会，士会太有学问了，因此到了秦国之后，秦康公索性拜他为师父，此次出征，专门请他随军出谋划策。

“撤吧。现在我们在晋国腹地，弄不好腹背受敌，不如撤到河曲，再与晋国人决战。”士会建议。

于是，秦军主动后撤，一直到河曲，等待晋国军队前来决战。

看见秦军主动后撤，赵盾放下一点心来。

“追。”赵盾下令，晋国三军浩浩荡荡，杀奔河

曲。

搞政治斗争，赵盾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说到打仗，赵盾还真不是那块材料。看看晋国大军，人数虽多，但是训练明显不足，就连队列都走得歪歪扭扭。这个时候，赵盾突然想起狐射姑来。

“老狐要在，打仗一定比我内行啊。唉。”赵盾叹了一口气，他想起狐射姑阅军时的样子，三军整整齐齐，十分威武。阅军之后，狐射姑曾经对赵盾传授秘诀：要想号令统一，三军卖命，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人来立威，这叫杀鸡儆猴。

想到这里，赵盾向上军的方向看了看，他看见臾骈，想起那一次狐射姑就是拿臾骈来立威的。

赵盾再扫视四周，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倒霉蛋。结果他很失望，没有人倒霉到该被杀的地步。最后，他收回目光，眼睛自然地落在司机的身上。

“没办法，算你倒霉吧。”赵盾暗想。

韩厥是个聪明人，某种程度上，他比赵盾要聪明。想想看，在别人家里混，而且混得还很讨大家欢心，容易吗？没有超人的智慧行吗？他必须八面玲珑，但是又要不卑不亢，这就要求他考虑问题很全面，很前瞻，很会为别人着想。

韩厥知道赵盾现在需要什么，而且，他是司马，他完全可以为赵盾完成这个任务。他也在找，可是也找不到合适的倒霉蛋。

就在韩厥眉头紧锁的时候，一阵马蹄声和惊叫声传过来。韩厥急忙去看，只见一乘战车从后面疾驶上来，冲乱了队形。

“狗日的，正在找你呢。”韩厥很愤怒，之后暗自高兴，终于有倒霉蛋自己出来了。

“什么人？敢于在行伍之中横冲直撞，拿下。”中军司马韩厥下令，不多久，那辆肇事车被捉了过来，只有司机，没有乘客。

看清司机的时候，韩厥吃了一惊，为什么吃惊？因为是熟人。熟人就要吃惊吗？因为不是一般的熟人，是赵家府上的熟人。明白说，就是赵盾的司机。第一次行使权力就碰上这样的难题，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为何横冲直撞？”韩厥喝问，管他娘，问清楚再说。

“奉赵元帅之命，去问向导官到了哪里。”司机说，似乎满不在乎。事实上他有充分的理由满不在乎，一来是奉了元帅的命令，二来韩厥也不是外人。

韩厥远远地望了望赵盾的方向，他迅速地做了判断，然后迅速地做出了决策。

“按军法，冲乱行伍，当斩。来人，斩首示众。”韩厥下令。

司机愣了。

旁边所有的人都愣了：“刚爬上来，就把老大的司机给办了，这小子还想混？”

人们不知道，韩厥才知道，不仅还要混，还要混得更好。

赵盾司机的人头被号令出来，三军震撼。

大声喧哗的没有了，乱蹦乱窜的没有了，说怪话的没有了。

晋军，在一瞬间成了一支庄严之旅。

赵盾笑了，现在他彻底相信，老爹的眼光没错，韩厥这小子，行。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八条：对自己的亲信，有条件要提拔，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提拔。

副一条：提拔自己的亲信，也要讲究策略。

——士会

晋军来到河曲，就地扎营。

前敌会议。

赵盾不会打仗，荀林父不愿意发言，郤缺刻意保持低调，栾盾和胥甲大眼瞪小眼，于是，三军帅佐只有臾骈一个人还算是有想法的人。

“根据兵法，秦军远来作战，利于速战。我们不妨坚守不出，他们一定坚持不了多久。等他们撤退，我们再从后追击，必能大胜。”臾骈发言，主意够正的。

大家一听，好主意啊，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多好？

“就这样了，三军坚守营垒，擅自出战者，斩。”赵盾下令。

秦康公等着晋国军队来决战，根据士会提供的内部情报，当今晋国没什么会打仗的人，晋军战斗力严重衰退，只要两军正面交锋，秦军胜面至少六成以上。

可是，晋国军队似乎根本就不想打仗，整天躲在营里不出来。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想不想打仗？”秦康公问士会。

“主公，晋国三军帅佐中，真正会打仗的就是臾骈一个人，一定是他出的主意，要在这里拖着我们，等我们没有粮草撤退的时候，他们来追击我们。”士会猜得很准，说起打仗，现在的晋军没有一个人比他高明的。

“那，那怎么办？”

“晋军中还有一个人，名叫赵穿，这人是赵盾的从弟，晋襄公的女婿，狗屁不懂但是心高气傲，自以为很勇猛而且很瞧不起臾骈。如果我们派一点老弱病残去挑战，赵穿一定会不顾号令，杀出来应战的。”士会分析，都被他说对了，有这样一个叛徒在秦国，赵盾怎么能过得踏实？

“好。”

秦军来挑战了，因为知道赵穿在上军，他们特地单挑晋国上军。

“坚守营垒，不许出战。”上军帅郤缺和上军佐臾骈守住营门，禁止任何人出战。

“我们穿着盔甲，带着粮食，不就是来跟敌人打仗的吗？啊，你们怎么要做缩头乌龟？”赵穿果然按捺不住，要出营迎战。

“不是不跟他们打，是我们在等待机会。”臾骈耐心解释，他知道自己得罪不起这个人，否则，早就军法处置了。

“啊呸，胆小鬼。”赵穿骂起来。

没办法，臾骈假装没听见，管他骂什么，就是不让出去。

秦军闹哄了半天，看见晋军始终不肯出战，没办法，撤了。

秦军撤了，郤缺和臾骈也就没有必要再守着营门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赵穿来劲了。

赵穿率领本部人马开了营门，追击秦军去了。

郤缺和臾骈傻眼了，怎么办？还是郤缺反应快：赶紧报告赵盾。

赵盾一听就急了，也不管自己颁布的军令了，也不管制定的既定方针了，也不知道是因为赵穿是自己的从弟还是因为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总之，赵盾一点也没犹豫："号令三军，立即出击，一定要保住赵穿。"

晋军全军出动了，追出去不远，就看见秦军正围着赵穿的人马，眼看就要活捉赵穿。

晋军的来到救了赵穿，而救了赵穿之后，赵盾想到的就是赶紧回去。

晋军收队了。

按理说，两军对决是秦国希望见到的，如今晋军来了，秦军应该咬住不放，毕其功于一役。可是，秦国并没有不依不饶，他们也收兵了。为什么？

因为士会发现了问题，他发现晋军的战斗力似乎有了成倍的提升，战斗中的纪律性也更好了。依照这样的战斗力，再加上人数优势，秦军是很难击败晋军的。

“主公，不要打了，晋国人的战力出乎我的意料。”士会建议，秦康公也看出不对劲了，因此也收兵回营。

“晋军吃兴奋剂了？”士会百思不得其解，他哪里知道，这是赵盾牺牲了自己司机的成果。

——胥甲

到了晚上，晋军再次举行前敌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

“我们依然坚守是上策，不过，赵穿我们管不了。”臾骈发言。

“这样，赵穿不要在上军了，到中军来，我亲自看着他。”赵盾发言，韩厥就在旁边，他生怕韩厥发言要军法处置赵穿，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要抢先把这话说了。

韩厥根本没有准备发言，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正在这时，秦军使者来到。

“赵元帅，我家主公派我前来，说今天打得不尽兴，约你们明日上午决战。”使者是来下战书的。

“对不起，我们要休息两天。”赵盾回答。

“那，那，随便吧，啊。”使者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秦国使者走了。

“哼，我们才不跟他们打呢，拖死他们。”赵盾得意地说。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只有一个人没有笑，那就是臾骈。

“不，元帅，我们必须跟他们决战，而且要尽快决战。”臾骈说，说得大家都愣住了，拖垮秦国人是他的主意，速战速决怎么也是他的主意？“我注意到秦国使者了，他眼神不定，声音失常，显然他们已经害怕我们。约我们明日作战是为了稳住我们，他们一定在今晚逃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建议，今晚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打得好，甚至可以全歼他们。”

臾骈的一番话，让大家恍然大悟。

会打仗的和不会打仗的真的不一样。

“好主意，通知三军，准备出击。”赵盾下令。

历史证明，任何时候，一定都会有蠢货。

历史同样证明，蠢货一般都会成对出现。

两个蠢货挡在了晋军大营的门口，一个叫赵穿，另一个叫胥甲。

“受伤的战士还等待救治，你们就要抛下他们不管，还是人吗？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你们就要偷袭别人，还是人吗？”赵穿和胥甲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线，要不就是宋襄公灵魂附体。总之，他们带着一帮人堵着大门，不许晋军偷袭秦军。

事情很快惊动了赵盾，赵盾想了想。

“唉，算了，等明天看看再说吧。”赵盾竟然妥

协了，不知道他是害怕还是怀疑，总之，他决定取消原定计划。

“唉。”臾骈叹了一口气，他有点想念狐射姑了。

第二天，探马回报，秦军昨晚连夜逃跑了。

赵盾的脸色很难看，非常难看。他有些后悔，但更多的是恼火。按着昨晚两个蠢货的表现，如果问韩厥怎么处理，那肯定是杀无赦斩立决的。

所以，赵盾并没有问韩厥。

在晋军撤军的路上，赵盾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必须尽快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来。

回到绛，总结大会是要开的，或者叫总结小会。

大会上，赵盾重点表扬了两个人，一个是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上军佐臾骈，另一个是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韩厥。

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

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

这段话见于《说苑》，意思就是赵盾当众表扬韩厥：我把韩厥推荐给国君，担心他做得不好，我要受连累。可是这次他表现出色，不畏强权、不看面子，依法杀了我的司机，真是好了，证明我的推荐是正确的。

多么赤裸裸的高帽子？通常，高帽子戴上去，也就等于告诉你：后面不要说话了。

果然，表扬完韩厥之后，高潮才真正来到。

“这次我们没有全歼秦国人，责任人就是赵穿和胥甲。他们的职业精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应该以个人行为破坏组织行动，因此，必须处罚。胥甲身为下军佐，带头违犯军令，姑念其父亲胥臣于国家有大功劳，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即时赶出晋国，前往卫国安置，永世不许回国，其爵位由其子胥克接任。赵穿，年轻气盛，误听别人蹿唆，跟从闹事，本应处罚，念在是襄公女婿，不予处罚，回家反省三天。”

如此处罚，大致赵盾可以算得上是徇私枉法的祖师爷了。

经过与秦国的交战，赵盾反省了。反省什么？

六卿会议召开，除了胥克替补被赶走的老爹之外，其余五人不变。

“各位，大家知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秦国和北狄原本都是土包子，不足为虑，可是如今他们有了士会和狐射姑，那就是流氓有文化了，很可怕的。各位，怎么办？”赵盾提出问题，这就是他反省的结果。

荀林父第一个发言，他属于脑子不太好使的那种人。

“我觉得应该把狐太师给请回来，他在国际上声望高，又懂得打仗，再加上他父亲还是国家的功臣，应该请他回来。”荀林父建议。

赵盾瞪他一眼，没说话，心里说：“你缺心眼啊？他回来，我怎么办？”

郤缺没等赵盾说话，腾地站了起来。

“老荀，你说话没道理。狐射姑那是畏罪潜逃啊，怎么能让他回来？我看，士会这个人性格温顺，能屈能伸、又没有野心，还足智多谋，把他弄回来还差不多。”郤缺说话没客气，他知道，越是反应激烈，赵盾就会越高兴。

果然，赵盾用赏识的目光看了郤缺两眼，心说：“人才啊。”

荀林父不说话了，就算缺心眼，现在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于是，会议一致通过把士会弄回来的决议。

可是，怎么弄，是个问题，照赵盾自己的话说：秦康公那么欣赏他，怎么才能让他回来？

头脑风暴吧。

别说，头脑风暴还真有成果。

“据我所知，士会其实很想回来，毕竟秦国穷乡僻壤，呆着没劲。我认识一个人，叫魏寿余，是魏犨的侄子，现在魏这块地就归他。魏寿余跟士会是朋友，我想了一个办法，通过魏寿余，把士会给弄回来。”

出主意的是谁？臾骈。

——忽悠秦国人

晋灵公七年。

秦国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谁？魏寿余。

在那个时期，一个晋国人来到秦国，立即会被认为是间谍。魏寿余也不例外，当即被秦国军民捉拿。

“我是来投诚的，我要见秦侯。”魏寿余没有反

抗，只是说明来意。

于是，魏寿余被送到雍城。

“又来一个投诚的？”秦康公很高兴，这说明秦国有感召力啊，晋国人这是在用脚投票啊。再说了，晋国人才多，敢来投诚的个顶个都是人才啊。

于是，秦康公亲自接见，为了给客人以安全感和亲近感，特地叫上士会，共同接见。

“哇，呜呜呜呜。”见到秦康公，魏寿余先哭了一通，然后自我介绍：“我叫魏寿余，河对岸晋国的魏地就是我们家，士会知道。因为赵盾这小子太不是东西，我决定带领全族把魏地归属秦国。可是走漏了消息，被赵盾把我全家都给抓了，我这是好不容易越狱出来，前来投奔主公。现在，我们整个家族等着我的消息呢，希望主公派兵去收取魏地。唉，我可怜的老婆孩子啊，呜呜呜呜。”

魏寿余这一边哭，士会那一边还证明呢：“没错，

老魏是我朋友，人很实在。”

秦康公挺感动，人家为了归属我国，老婆孩子都搭进去了。

“老师，咱们该不该出兵啊？”秦康公问，他有些顾虑。

士会其实也有些犹豫，因为秦在黄河以西，魏地在黄河以东，就算拿下来，今后也守不住。就在他犹豫的时候，魏寿余轻轻地踩了踩士会的脚。

士会多聪明啊？不夸张说，那一辈人，士会是最聪明的。

“啊，我看，应该出兵，否则，今后谁还投奔我们呢？”士会支持出兵，至于为什么要支持，他没时间去想，他只是知道这一定有道理。

秦国大军出动，来到了黄河西岸。对面，魏地的人们已经在等候。不过，不是花环和标语，而是战车

和长戟。

“怎么回事？”秦康公问，他有些怀疑是不是被魏寿余给忽悠了。

“啊，这么回事，我的族人不知道我已经到了秦国，所以，看见秦军来，他们自然要防备。主公，你看能不能派一个职位够高的而且又能用晋国话跟魏地人交流的那么一个人跟我先过去，跟他们解释清楚，然后大军再过河？”魏寿余解释，合情合理。

“噢，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麻烦老师跟魏寿余去一趟吧，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秦康公觉得魏寿余说得有道理，决定派士会过去。

“主公啊，不是我不敢过去，这晋国人没什么信用的，又很凶残，万一我过去被他们给杀了，也就算了，可是我老婆孩子都在秦国，人生地不熟的，又没个亲戚朋友，我要回不来了，他们怎么活下去呢？”士会婉拒，他说得都是大实话。

当全世界流行说谎言的时候，大实话才是最有效

的谎言。换言之，忽悠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说大实话。

“老师，你放心去。如果晋国人不讲信用，把你杀害了或者扣留了，我向河神保证，一定把你的老婆孩子送回晋国去。”秦康公承诺，实在人啊。

士会这才百般不情愿地跟着魏寿余出来，坐船前往对岸。

上船之前，大夫绕朝赠送了士会一条马鞭。

“一路走好啊，别以为秦国人都是傻帽，没人能看出你们的阴谋来。我没有揭穿你们，是因为主公不会相信我的话而已。士大夫，人是要讲点境界的，希望你回去之后不要祸害秦国。”绕朝直截了当地说，他早就看出来了。

“多谢多谢，士会牢记了。”士会谢过了绕朝，登船过河而去。

日期：2009-06-15　23:20:15

第八十六章 接着忽悠

秦国人又一次被晋国人忽悠了，已经记不起这是第多少次被忽悠了。

回到东岸的士会立即被接去了绛，晋国人留下上下两军的兵力在黄河边上等待秦军渡河。

“唉，又被忽悠了。”秦康公叹了一口气，他很恼火，但是紧接着他想起士会的那句话，什么话？人如果不起贪念，谁也忽悠不了他。

于是，秦康公开始反省，为什么秦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忽悠？因为秦国人总是被晋国人利诱，总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老师，我不怪你，怪，就怪我自己，我再也不贪小便宜了。”秦康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

所以，秦康公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很快派人把士会的家眷送回了秦国。可是，士会的大儿子坚决要求留在秦国，于是留了下来，改姓刘。因此，陕西刘姓多半是士会的后代。

为什么士会的大儿子要留在秦国？毫无疑问，这是士会的布置。

——国际大忽悠赵盾

士会归来，最大的威胁解除了。

赵盾非常高兴，恰好臾骈去世，于是将士会直接递补为上军佐，算是重用。

现在，赵盾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策略：对内，铁腕；对外，忽悠。

下面，来看一看赵盾是怎样忽悠全世界人民的。

晋灵公八年，从邾国逃过来一个人，此人叫做公

子捷淄。捷淄是邾文公的二儿子，他哥哥叫做公子蹙且。邾文公是历史上以爱民著称的国君，所以国家尽管不大，治理得还不错。

五月份的时候，邾文公一命呜呼了，大概死前忘了立遗嘱，两个儿子开始争夺继承权，结果是邾国军民拥立了老大蹙且。捷淄一看，跑吧。于是，跑到了晋国，通过一个门路找到了赵盾，哭诉自己的悲凉遭遇，请求伟大的晋国帮助他夺取君位。

“好啊。”赵盾很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树立国际威望的良机，于是召集六卿会议，要出兵为捷淄讨个公道。提议一出，自然是举手通过，一致叫好。

赵盾的执行力没得说，六月份就在宋国新城召集联合国大会，鲁、宋、陈、卫、郑、许、曹都是国君参加，晋国就是赵盾出席，摆明了晋国就是老大。照例，先是再次结盟，各国尊晋国为老大。之后，赵盾提出了要为捷淄出头，同样是一致举手通过，谁敢得罪晋国啊？就算敢得罪晋国，也不敢得罪赵盾啊。

七月，八国联军八百乘战车出发讨伐邾国。一个小小邾国，出一百乘战车都嫌多，赵盾愣弄了八百乘去，摆明了要摆摆谱，过一过号令天下军队的瘾。

联合国大军就这样浩浩荡荡向邾国进发，来到邾国边境的时候，邾国的使者也到了。赵盾高兴啊，兵威所到，对方不战而降了，太过瘾了。

可是，事情并非赵盾所想的那么简单。

“赵元帅，您和联合国这么关心我们这个小国家，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也很安慰。但是，我国军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而且是个正确的选择。矍且是哥哥，捷淄是弟弟，当然应该是立哥哥，这一点晋国也是这样的吧？而且，捷淄是自己跑到晋国去的，他哥哥并没有逼他，只要他回去，一切待遇不变，还是亲兄弟。如果您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万分感激。如果一定要灭了我国，没办法，我们也只能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国家，即使所有人都战死也在所不惜。”使者先拍了马屁，然后讲了一通很有道理的道理，最后还表达了

宁死不屈的意思。

赵盾一听，人家说得有道理啊，打人家不对啊。再想想，就算真的打，自己的军事才能说不定真打不下来，过两天大军没粮草了，那时候再走，多没面子？

“唉，你说得有道理。兄弟们哪，咱们撤吧，人家说得有理啊。”赵盾变主意了。

其实没人愿意打仗，一听说撤，谁不愿意？

八国联军就这么撤了，赵盾把个可怜的捷淄扔给了邾国自己去处理。是死是活，后来谁也不知道。

晋灵公九年六月，赵盾派郤缺攻打蔡国，因为蔡国没有参加新城盟会，也没有参加八国联军。当时有人建议说小小蔡国，派个下军去就搞定了，赵盾不同意：“小屁国家，更要用大军吓唬他们。”

郤缺率领上下两军就来到了蔡国，蔡国一看，没

得罪谁阿，也没跟楚国眉来眼去啊，怎么老大发怒了？一问，是因为没参加盟会和八国联军。蔡国人连忙解释，说是国君蔡庄公身患绝症，已经卧床一年，所以才没有去，敬请谅解等等。

“谅解？好嘛，我要谅解你们，回晋国之后就有人不谅解我了。”郤缺也没给面子，直接率军杀进去了。

没办法，投降吧。蔡国人抬着蔡庄公就出来投降了。郤缺一看，蔡国人真没说谎，老蔡已经瘦成排骨了，病得不浅。

就这样，郤缺接受了蔡国人的投降，与蔡国订立盟约，凯旋而归了。

这不是没忽悠吗？

因为蔡国是软柿子，而且不识做而已。

该忽悠的，自然会忽悠的。

到了八月份，齐国人攻打鲁国，鲁国是晋国最死硬的跟班，始终认为巴结上这个老大就可以安享世界和平了。如今齐国人来打，鲁国人自然要向晋国求援。

赵盾一听，什么？打齐国？心里没底啊。

这一次，赵盾的执行力就出了问题，一直磨蹭到十一月份，才在扈地召开联合国紧急会议，这一次，赵盾把晋灵公给忽悠去了，鲁国和陈国没有参加，蔡庄公则豁出老命去了一趟。大会再次重申晋国的领导地位，之后商讨出兵讨伐齐国事情。

商量的过程中，齐国人来了，找谁来了？找晋灵公；找晋灵公干什么？贿赂。

晋灵公长这么大，不知道贿赂是怎么回事啊，于是问赵盾："元帅啊，你看齐国人送来这么多金银财宝来，要我们不要管鲁国的事情，你看怎么办？"

赵盾笑了："狗日的齐国人，醒目。"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赵盾宣布不打齐国了，大家回家做爱做的事情去吧。

就这样，联合国大会结束了。蔡庄公哼哧哼哧回去，没到家呢，给颠死在路上了。

赵盾给鲁国写了一封信，基本意思就是：“晋国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希望鲁国和齐国坐下来，以互惠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商讨。我们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同时我们已经向齐国发出外交照会，希望他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退回到军事行动之前的位置，否则，晋国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齐国承担。”

得，见死不救。

“唉，这是个什么狗日的老大啊，就是个流氓啊。年年进贡，关键时刻不管我们了，玩外交辞令了。”鲁文公看见赵盾的来函，眼泪“唰”就下来了。

这年头，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自己了。

没办法，鲁文公派人去向齐国求和，齐懿公知道晋国不会来救鲁国了，一开始还不肯。后来鲁国送上大量的贿赂，齐懿公算了算，鲁国的贿赂减去自己给晋国送去的贿赂，基本上还能多出一半来，这趟赚得不少。就这样，转年五月，齐国答应了鲁国的求和，大赚一笔。在谈判期间，齐国军队还顺便去了一趟曹国，抢了不少东西回来，齐国人知道，既然晋国不管鲁国，自然也不会管曹国的。

晋灵公十年的时候，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宋昭公。

“老荀，走一趟，讨伐宋国。”小弟国家发生动乱，老大是应该出面摆平的。赵盾没办法，派荀林父走一趟。此外，还征集了卫国、陈国和郑国的军队，组成四国联军

晋灵公十一年一月，四国联军来到了宋国，提出要求：第一，严惩杀君凶手；第二，由联合国确定继承人。

基本上，宋国人根本就没有尿他们这一壶。宋国人早就已经扶立宋文公，至于杀人凶手，找不到。

四国联军在宋国呆了一个星期的样子，没人理他们，觉得很无聊。没办法，荀林父在快马请示之后，和另外四国远征军将领一起，宣布联合国任命宋文公为宋国国君，然后灰溜溜各自回家了。

晋灵公十一年六月，齐懿公心情不好，决定再次进攻鲁国，发泄一下郁闷。这一次，鲁国干脆就没有去晋国求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大是靠不住的。鲁国直接送了金银财宝给齐国，请求和平谈判，结果他们获得了和平。

听说齐国进攻鲁国的时候，赵盾心里挺紧张，万一鲁国再来求援呢？赵盾准备好了跟上次一模一样的一封信，准备继续忽悠鲁国。

原本，鲁国不来麻烦你了，你是不是该心情轻松了呢？如果这么想，就错了。

在得知鲁国直接跟齐国求和之后，赵盾的心情非常郁闷，用个形容词：空落落的。赵盾就觉得很没面子，好像自己这个老大当得很没有威信，很让人瞧不起的样子。

“不行，我一定要打齐国，要让兄弟们看看，别把土地爷不当神仙。”赵盾下定了决心，准备讨伐齐国。

要说赵盾的执行力，那是真的没得说，七月份就把联合国军召集到了扈地，就是一个议题：打齐国。

大家一听，什么？打齐国？地里的麦子不收了？秋收季节去打齐国这么一个大国，打完齐国，地里的麦子都被老鼠收掉了，太搞笑了吧？

大家不愿意打，可巧齐国人又来了。这次，齐国人耍了个小花招，不仅贿赂晋国，联合国各国都有礼到。

本来就不愿意打，还有礼物收，大家一商量，去

你奶奶的，你上次收了贿赂跑了，把我们撂旱地里了。这次啊，我们都跑，看你怎么办？

一个晚上过去，联合国军都跑了。

赵盾早起一看，既然大家都走了，咱也算了吧，反正咱也是半认真半忽悠的。

到现在，其实大家都看清楚了，晋国根本靠不住。别的国家还好点，郑国可受不了了，毕竟自己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如今晋国靠不住，等楚国来打我，我岂不是死得很难看？与其等死，不如干脆主动叛变算了。

结果就是，郑国主动投靠了楚国。

俗话说：一个人，忽悠一次容易，忽悠一辈子不容易。

晋灵公十三年秋天，赵盾终于遇上了一件没有办法继续忽悠的事情——楚国人入侵陈国和宋国，两国紧急求援。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躲避、退让、推托，其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众叛亲离，威信扫地，从此失去盟主宝座。

这一次，硬着头皮也要上了。

“召集联合国军，围郑救宋。”赵盾发出号令。

那么，在晋国人忙于内部政治斗争的这段时期，楚国人在干什么？陈国不是归顺了楚国，楚国为什么还要打陈国呢？

日期：2009-06-16　08:13:52

——楚国人在行动

楚国人没有闲着，楚国人当然不会闲着。

东西南北，北方不好玩，还有三个方向可以玩啊。

楚穆王先灭了江国（今河南正阳县），江国后代因

此姓江，就是江姓的由来。之后，楚穆王又灭了六国（今安徽省六安市）和蓼国（今河南省固始县）。很奇怪六国的后代可能没有姓六，为什么呢？

楚穆王八年，也就是晋国赵盾杀萁郑父等人的那一年，趁着晋国内部政治斗争白热化，楚国伐郑，郑国人被迫归顺。之后，楚穆王派公子朱讨伐陈国，结果公子朱竟然战败，被陈国人活捉。楚穆王原本准备亲征，还好陈国看清了国际形势，主动被公子朱给送回来了，并且请求归顺楚国，楚穆王答应了他们。

楚穆王九年，楚穆王决定搞一次小型南联盟会议，再次享受一下号令中原诸侯的美好感觉。于是，楚穆王召集陈共公和郑穆公在楚国的息会面，然后率领三国军队进入蔡国的厥貉（今河南项城），会同蔡国军队，准备进攻宋国。

宋国人也不傻，早早就发现了楚国人的意图，大夫华御事就对宋昭公说了：“楚国人肯定要来打我们

了，现在晋国人有靠不住。我看，也别等他们打了，主动请求友好吧。”

宋昭公正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就派华御事前往，表示归顺，同时邀请楚王前来宋国的孟诸狩猎。

楚穆王挺高兴，看来自己的人格魅力就已经感动了宋国人。于是，高高兴兴的楚穆王率领着楚军精锐就来了孟诸，与宋昭公亲切会见，然后确定第二天打猎。

这么多国君在这里，打猎就要有个讲究了。楚穆王高兴啊，说咱们干脆就当军事演习算了。于是，楚穆王从中路进发，宋昭公在右路圆阵，郑穆公在左路圆阵，圆阵的意思就是把动物都向中间赶，赶过来给楚穆王打。陈共公连圆阵的资格也没有，只能在后队，负责收拾被射中的动物。既然当成了军事演习，楚穆王又任命了复遂为左司马，申无畏为右司马，两人都是楚国大夫，负责执行军法。

第二天一大早，各路人马取齐，正要出发，出事故了。

原来，申无畏在检查装备的时候发现，宋昭公没有带取火的工具，而这是昨晚上楚穆王一再强调要带的。

怎么办？其实这样的联谊活动，虽说是形式上弄得跟打仗一样，归结起来也就是联谊而已，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可是申无畏这人死心眼，直接让人把宋昭公的一个仆人给抓下来，一顿鞭打，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游行一圈，算是处罚了宋昭公。

宋昭公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恨得牙痒痒，暗中发誓："狗仗人势的东西，要是有一天落到老子手中，让你死得难看。"

——又是一只鸟

楚穆王在登基十二年之后鞠躬尽瘁了，儿子熊侣继位，就是楚庄王。

楚庄王继位的的第二年，也就是楚庄王元年，楚国发生了叛乱。简要介绍一下叛乱经过。

两个叛乱分子叫做公子燮和斗克（子仪），公子燮还是庄王的叔叔，早就想当令尹，可是就是当不上，所以很气愤；斗克呢，当年跟秦国人打仗被活捉了，后来秦国想跟楚国建立外交关系，共同对付晋国，所以把斗克给放回来了，算是和平特使。两国建立邦交之后，斗克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功劳，可是自己不受重用，所以也很气愤。

这哥俩很羡慕赵盾，所以决定在庄王继位时间不长、太师潘崇率军出征的时候发动叛乱。派几个强盗杀了令尹子孔，然后哥俩个想当什么当什么。

可是这俩的政治智慧是没办法跟赵盾比的，叛乱

是叛乱了，可是楚国强盗好像不如晋国强盗那么好使，子孔没杀成，那边潘崇率领军队又杀回来了。没办法，挟持着庄王逃命吧，结果逃到半路上被人给杀了。

所以说，不是人人都能当赵盾的。

楚庄王登基转眼三年，三年来，除了被挟持着出了一次郢都之外，其余时间就都在宫里混了。《史记》记载：庄王继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

三年来，楚庄王整天淫乐，不分昼夜，太史公说他从来不发号令，其实错了，他发了一条号令，这条号令就是：谁敢来进谏，杀。

《说苑》上的记载更带劲，楚庄王的号令是：“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什么意思？大致意思就是：身体是老子的，国家是老子的，社稷也是老子的，老子爱怎么祸祸就怎么祸祸，谁也别来放屁，否则老子就杀。

大家一听，觉得楚庄王说得对，这个国家是你的，身体也是你的，你自己都不在乎，我们吃多了去管你？所以，三年来，楚国人民该干什么干什么，你楚庄王在后宫折腾你的女人们去吧。

到楚庄王三年，楚国大旱，眼看着粮食长不出来，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根本就不管，只管在后宫日理万姬。再这样下去，国家可就真危险了。

这个时候，楚国的令尹是子文的儿子斗般，按理说，身为总理，斗般怎么也该想办法去进进忠言了。可是，一来斗般这人比较弱，二来这么多年了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都是太师潘崇，他都装聋作哑，别人怎么说？

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一个听起来似乎不大可能挺身而出的人。

嬖人伍参，所谓嬖人，就是宠臣的意思，听上去似乎很不好听。其实，嬖人并不等于太监，也不等于

出身低贱，嬖人主要就是陪着君主吃喝玩乐，讲讲段子，搞搞模仿秀等等，说白了，就是逗君主开心的那么一类人。当初齐国的易牙、晋国的优施就都是嬖人。

如今很多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陪领导开心，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嬖人。

通常的嬖人都没有什么正义感，只管把马屁拍好，把君主弄爽就行了。可是，伍参那不是一般的嬖人，他是一个看上去很低级趣味，实际上很高尚的人。

伍参，伍姓始祖，是不是楚国公族已经无从考证，请姓伍的读者认真阅读后面的部分。

白天，那一天恰好楚庄王在白天行乐。《史记》记载：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想象一下，坐便抱着一个河南美女，右边搂着一个杭州美女，前后左右还有三五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而自己坐在钟鼓之间，楚庄王的形象整个就是天下第一淫民。

这时候，伍参来了。

“你来了，正好，说个黄段子给大家乐乐。”看见伍参，楚庄王挺高兴。

“大王，今天我给大王说个谜语好不好？”伍参说。

“好。”

“说是山上有一个鸟，三年了，既不飞也不叫，这是个什么鸟？”

“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参退矣，吾知之矣。”楚庄王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伍参说的这个鸟不是别人，就是说的他楚庄王自己。

一鸣惊人和一飞冲天这两个成语，就是被楚庄王这个天下第一淫民一次性发明出来的。

伍参退下了，因为楚庄王已经承诺自己要一鸣惊人了。

可是，事情的进展出乎伍参的意料，几个月过去，

楚国灾情越来越重，粮食危机已经发生，西面的蛮人纷纷乘机来攻打楚国，而楚庄王呢？淫乐得比从前更加变本加厉了。

“唉，什么一飞冲天？什么一鸣惊人？大王真是个鸟，是个鸟人。”伍参暗地里骂，却不敢再去出谜语了。

还有人挺身而出吗？

日期：2009-06-17　22:52:12

——鸟终于起飞了

苏从，楚国大夫。

顺便说说苏姓由来，苏姓出于颛顼，与楚国同源。最早周武王封苏姓先祖在苏国，地点在今天的陕西省。后来苏国被狄人所灭，其后裔就姓苏，迁移各国。最早的苏姓见于晋献公时的史苏，苏从是第二个。因此，

苏从几乎可以被认为是苏姓始祖。

国家危急，苏从急了。备好了遗嘱，他来到了王宫。

“老苏，来干什么？喝一杯？”楚庄王正在微醉，左边搂着越南妹，右边抱着高丽妞，越玩越国际化了。

“我来进谏。”苏从直截了当。

“没看我正乐着呢吗？”楚庄王有点不高兴了。

“我要进谏。”苏从还是这句话。

“你不知道我的号令吗？”楚庄王彻底不高兴了。

“国家都要灭亡了，我死算得了什么？”大义凛然。

楚庄王推开两个美女，腾地站了起来，左手抓住苏从，右手抽出一把刀来。

“啊。”尖叫声在整个后宫回荡，美女们睁大了

恐惧的眼睛。

楚庄王手起刀落，一刀两刀三刀。

“咣当，噼啪，嘭。”响声再次回荡。

发生了什么？用《说苑》的说法：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刀，刎钟鼓之悬。

楚庄王把挂着乐器的绳子都给砍了，什么乐器？编钟。

还好，楚庄王砍的是乐器，不是美女。

“上朝。”楚庄王下令。

三年了，除了登基仪式之外，楚庄王就没有上过朝。

百官被紧急通知上朝，大家一通忙乱，几年没见最高

领导了，连穿什么衣服去都快忘了。没办法，一通忙乱，上午通知，两个时辰之后人才凑得个七七八八。

“开始吧，你先说，你负责什么的？你负责的事情是个什么情况？”楚庄王开始点名，考核业绩。

三年时间啊，最高领导玩蒸发，大家基本上也算把自己蒸发掉了，如今上来就考核工作，可以想象，大多数公务员是两眼一抹黑，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胡编乱造，能说个所以然的只是凤毛麟角。

一直到天黑，大夫们坐也坐累了，楚庄王精神头一点也不减。

“日夜鏖战，三年不死，大王的身体是真好啊。”下面，大夫们都在暗中赞叹。

楚庄王的身体当然好。

从那天开始，半个月内，天天上朝听汇报。

之后，庄王动刀了，这一次，真的动刀了。

一问三不知的，留职察看，戴罪立功。庄王自己

说得好：“我也一问三不知啊，这不能怪他们。”

胡编乱造的，砍头。庄王说了：“诚信啊，没有能力没关系，没有努力也没关系，你骗人就有问题了。我泡了三年妞，我也没说我在执政为民啊。”

但凡能对自己的工作了然于胸的，提拔重用。

《史记》：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

苏从受到重用，伍参则更加亲近。

鸟，终于起飞了。

而对于后宫的美女们来说，鸟飞了，好日子过去了。

——鸟越飞越高

危机已经来到，粮食危机，外带外族入侵。

外族主要是庸国人和麇国人，分布在今天的湖北省枝江县和石首县一带。他们见楚国闹旱灾，趁机前

来进攻，一直打到了阜山，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房县。

紧急会议。

“蛮人入侵，声势浩大，建议迁都。”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大家怎么看？”庄王问。

“不可，我们能迁到哪里。蛮人也就能打到哪里。与其逃走，不如讨伐他们。他们是乌合之众，不耐久战。”司马蔿贾站出来反对。

“堂堂楚国，华夏大国，岂能被蛮子逼得迁都？”楚庄王发言了，这是楚国人第一次以华夏大国自称，事实上，楚国确实已经是一个华夏国家了，从前他们自称蛮子，现在，这个称号送给了别人，“潘汪(字为尤+王)领军，攻打庸人，庸人战败，麇人自然溃逃。蔿贾，你派人分头去秦国和巴国，请他们出兵帮助。”

分派已定，各自行动。

大王很镇定，所以大家安心了。

潘汪是潘崇的儿子，生下来是个瘸子，因此就叫潘汪。好在那时候是用战车打仗，瘸一点无所谓。

潘汪领军西进，来到庐（今湖北省南漳县）的时候，粮食没了。没办法，闹饥荒呢。于是，潘汪下令，所到之处打开官仓，军民同吃，算是解决军粮的同时还赈济百姓。

从庐向西，一路上都是这样，所以沿途百姓都激动地说："楚王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殊不知，害得他们没粮食吃的也是楚王。

楚军到达今天的湖北均县，扎下大营。潘汪派庐戢犁率领部分兵力攻打庸军，结果大败而归，手下军官子扬窗被俘，三天之后逃回。

"潘将军，蛮子人数众多，而且很野蛮。我们要打败他们，恐怕不仅要全军出动，还要请大王出动东宫部队。"子扬窗汇报，基本上算作了三天卧底。

“跟蛮子打仗，不能犯蛮，要动脑。这样，还是你们哥俩个再去挑战，许败不许胜，去吧。”潘汪下令，不愧是潘崇的儿子，就是有脑子。

这边诱敌，那一边，潘汪派快马回首都，请求增兵。

庐戢犁和子扬窗七战七败，也别说故意被打败，不故意也打不过。

庸人瞧不起楚国人，太不经打了。所以，庸人甚至没有全军追杀，只派了几个部落的兄弟，其余的喝酒庆祝去了。他们不知道，追杀楚军的兄弟是回不来了，因为楚庄王连夜率军从郢出发，已经抵达前线，楚军精锐布好了包围圈，等待打歼灭战。

这真的是一场歼灭战，蛮子军全军覆没。

此战标志着楚军战略战术水平已经有了飞速提高，在这个层面上已经足以与晋国人抗衡。

歼灭了追击的蛮子军之后，楚国大军马不停蹄，闪电袭击庸国军队，庸军溃败。此时，前来增援的巴

国军队和秦国军队抵达，三国联军扫荡庸国，各路蛮子纷纷投降。

庸国被楚庄王从地图上抹去了，后人说到庸国时就说：好好日子不过，自己找死，简直是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这个成语，可能就出于这里。

庸国被灭之后，麇人主动求和。

至此，西线无战事。

楚庄王六年（前608年），也就是晋灵公十三年，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机，楚庄王决定要重新向北，与晋国争夺霸权。

高层会议。

与会人员是：楚庄王、令尹斗越椒（即伯棼）、司马蔿贾、大夫潘汪、屈荡、苏从。其中，斗越椒是子文的侄子，蔿贾是蔿吕臣的儿子。

“各位，自从城濮之战后，晋国人在中原争夺中

就占据上风。如今，晋国第一代领导人都没了，第二代领导人不足为惧。我想，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北上争霸了。”楚庄王开了头，然后看看大家。

“大王，我早就憋着要出城濮之战的那口恶气呢，什么时候攻打晋国？”斗越椒第一个响应，城濮之战他参加了，虽然自己在中军没有与晋军交战，但是看着左右两军的兄弟们被残杀，现在想起来还满肚子火。

“司马，你看呢？”楚庄王问蔿贾。

“我看，还是谨慎一些，不如先找个小国试探一下。”蔿贾说，他和他父亲一样谨慎。

“哪个小国比较合适？”

“陈国。陈国前段时间国君去世，嫌我们派去吊丧的官员在礼节上不够，因此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晋国，就打他们。”

“好主意，屈荡，你走一趟。率领西广部队攻击

陈国的同时，可以佯攻宋国。注意，能不能攻下来不重要，我们要的是看晋国的反应。”楚庄王布置了任务。

“大王，让我去吧。”斗越椒主动请战。

“不必，杀鸡焉用牛刀。”楚庄王拒绝了。

就这样，楚国将军屈荡率军讨伐陈国，骚扰宋国。陈宋两国哪里敢对抗楚国，急忙派人前往晋国求援。

面对陈国和宋国的求援信，赵盾知道，如果给他们也发两封类似“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类似的公文，晋国今后就再也没有资格跟楚国平起平坐了，而国内的各种势力就会联合一起对付自己，国人也会****自己。

所以，出兵是唯一的选择。

“楚国人攻击我们的盟国陈国和宋国，我们一定要出兵了，可是，具体采用什么策略，各位说一说看法。”六卿会议，赵盾首先表明出兵的决心。

这个时候，愿意说话的人不多。荀林父知道赵盾不喜欢自己、士会知道赵盾不信任自己、栾盾和胥克知道赵盾不亲近自己，这个时候，说话的就只剩下郤缺一个人。

“楚军强大，我看最好不要正面冲突。这样，他们攻打陈宋，我们就攻打郑国。他们来救郑国，不就等于解了陈宋之围吗？”郤缺给了一个传统套路。

“就这样，号令三军，讨伐郑国。”赵盾下令，他喜欢这个主意。

——倒霉的解扬

那一边，赵盾磨磨蹭蹭，准备出兵。这一边，楚国已经得到了楚国驻晋国地下办事处的线报，说是晋国将尽起三军，由赵盾亲自领军，攻打郑国，解救陈

国和宋国。

“又是这个套路，太没创意了。大王，让我率领大军，与晋国人决一死战。”斗越椒再次请战。

“令尹，这次我们不过是试探他们的虚实，不劳你了。蔿司马，你走一趟，率领东广部队到郑国阻挡晋国人，随后屈荡会从陈国前来会合你。记住，不要轻易交战。”楚庄王布置任务，条理清晰。

“大王，赵盾根本不会打仗，我看不如一战击败晋国人。”斗越椒还要争取。

“还是小心一些好，赵盾虽然不会打仗，晋国人会打仗的还有很多啊。”

斗越椒不便再争，不过在心里，他觉得庄王有些胆怯。

庄王真的胆怯吗？

这一边，蔿贾率领楚军东广部队火速北上郑国，

准备迎击晋国人。那一边，赵盾率领着晋国、卫国、宋国、曹国和陈国联军南下。这样，晋楚两军在郑国的北林（今河南郑州市东南）相遇。

两军对垒，却根本就没有人想打仗。北方，赵盾率领晋国三军以及联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可是，他无意作战。尽管击败楚国人可以巩固他的地位，但是万一被击败了呢？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蔿贾更不愿意出战，自己的兵力远远少于对方，再加上有庄王的严令，自然不会轻易开战。与此同时，屈荡正率领西广部队从陈国赶来，以备万一开战。

尽管秋高气爽是个杀人的好季节，可是气氛意外的祥和。唉，浪费了好天气。

赵盾有些着急，毕竟这样熬下去不是个办法。蔿贾也很着急，这样熬下去也很危险。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而历史常常因为可笑的事情而改变，这一次就是这样。

解（音谢）扬，晋国大夫。

顺便说说解姓的来历。

唐叔虞的儿子姬良被封在解这个地方，今天的山西解良就是源于他的名字，他的后代就姓解。

按着规矩，每天要安排人做哨探，接近敌营探看情况。这一天就轮到了解扬，于是驾着战车，离了大营，去远远哨看楚军的情况。那时候，哨探这样的事情是很安全的，双方都会派出哨探，有时候双方遇上，还会打个招呼，互相问候一下，然后各自看完各自回家。

所以，解扬轻轻松松哼着小调就去了。眼看情况看的差不多，跟往常也没有什么变化，正要掉转车头回去，意外发生了。

一条野狗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嗖一声从解扬的车前蹿了过去。紧接着，又窜过去一条。解扬吃了一惊，他吃惊也就算了，糟糕的是，战马受惊了。

四匹马，有受惊的有没受惊的，但是受惊的开始

狂奔，没受惊的也就跟着受惊了。受惊的马疯了一般向前跑，御者吓傻了，拽缰绳抽鞭子都不管用，车上的解扬吓得脸色发白，死死抱住马车，一动不敢动。等到马跑累了，停下来的时候，车已经进了楚军大营。

就这样，解扬成了楚军俘虏。

蔿贾挺高兴，一仗没打，就抓了一个晋军大夫。

那边赵盾窝火极了，平白无故被对方抓了一个人，这不是冤死了？赵盾很发愁，人被捉了，是救还是不救？就这么回去，怎么交待？

正在发愁的时候，救星来了。

两个坏消息从不同的方向传来。

第一个坏消息，楚国大夫屈荡已经率领攻打陈国的楚军前来增援蔿贾，很快就会达到。

第二个坏消息是晋国驻秦国地下办事处传来的，说是秦国正在谋划乘虚偷袭晋国。

赵盾笑了，为什么听到坏消息反而高兴？

如果想跟楚军对决，这当然是两个坏消息；可是，如果想撤军，这还是坏消息吗？

“看见没有，我们的策略已经成功，楚国人解除了对陈国的包围和对宋国的威胁。这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秦国人亡我之心不思，蠢蠢欲动，正准备趁机偷袭我国。因此我决定，立即回师，准备迎击秦国人。”赵盾宣布撤军，理由充分，而且很有面子。

就这样，赵盾撤了。

既然晋国人走了，蔿贾也没有理由留下去，于是带着解扬，南下回国了。

——昂贵的羊肉

第一次试探，成功。

楚庄王决定，再作第二次试探。怎么试探？

“蔿司马，还是你走一趟，让郑国出兵讨伐宋国，

我要看看晋国人怎么反应。”楚庄王下令，这一次楚国不出兵，郑国出兵，看你晋国怎么办。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最搞笑的一场战争。

郑国接到了楚国的命令，打不打？当然要打。对于郑国来说，打宋国历来是一种娱乐。

郑国派出公子归生，率领四百乘战车讨伐宋国。

宋国得知郑国前来讨伐，十分气愤，宋文公当时就火了：“奶奶的楚国人欺负我们也就算了，你屁大的郑国也敢自己来？就不怕回不去？”

“就是，楚国人也没能把我们怎么样，郑国人来了，怕他们个球。”右师华元也很气愤，现在他是宋国执政。

于是，宋国人决定主动出击，让郑国人有来无回。

可是，宋国人忘了，他们守城有一套，但是正面

作战，他们的战绩凄惨得很。

宋国军队由右师华元和司寇乐吕统领，五百乘战车浩浩荡荡挺进到宋国的大棘（境和嫩省睢县南），恰好遇上郑国军队，于是下寨扎营，准备决战。

说到乐吕，顺便说一说乐姓由来。宋戴公的儿子名叫公子衎，字乐父，他的孙子夷父须就以先祖字中的“乐”为姓，称为乐氏。乐吕，就是乐姓正宗传人。

战前，华元决定做一个战前动员，他召集了全军，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进行激励。他首先回顾了宋国历年来与郑国之间的深仇大恨，之后，每人发了一块羊肉。

吃到羊肉，大家都很高兴。不管打仗是不是能打赢，至少羊肉是很真实地吃到了嘴里。吃到羊肉的固然高兴，没吃到的呢？有没吃到的吗？还真有，有一个人没分到。华元本应该第一个分给他，可是他忘了。

一块羊肉很重要吗？

宋郑两军对垒，士气上，宋军还要高一些，毕竟

吃了羊肉。再加上宋军几年来几乎年年打仗，比郑军的实战能力强一些。即便算上郑军的心理优势，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然而，一个意外发生了。

宋军主帅华元下令：“擂鼓。”

宋军开始擂鼓，鼓声之中，只见元帅的战车开始冲锋了。大家有点发愣，元帅难道学先轸了？学战术就行了，怎么连自杀也学？

“哎哎哎，怎么回事？快停下来。”华元急了，大喊起来。

华元的司机名叫羊斟，他头也没回，只是在嘴里轻声骂道：“马拉戈巴兹，分羊肉的时候你做主，现在，老子做主。”

原来，唯一没有分到羊肉的就是羊斟。他很生气，

觉得很没有面子。

华元的战车一直就冲进了郑军大阵，公子归生当时就笑了，去年解扬自投罗网的事迹就让他笑了一个晚上，如今华元竟然也自投罗网来了，真是笑掉大牙。

华元就这么栽了，仗还没开始打，主帅就给活捉了。

所以，司机是很重要的。

只要有一块羊肉，也是该给司机的。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时代领导的司机都很吃香。

主帅眼睁睁被活捉了，宋军立马乱了营。对面的郑军自然不会客气，一通战鼓，全军冲锋。宋军哪里还敢迎敌，要掉转车头是来不及了，于是纷纷跳下战车，扔掉兵器，没命一般奔逃而去。

有人奋起抵抗吗？真有。乐吕是一个，不过很快

被杀掉了。

狂狡是另一个，他是个勇士，并不惧怕郑国人，他跟一个郑国士兵交手，结果郑国士兵被他打到了一个土井里。

“兄弟，怕了吧？”狂狡很得意地问。

“不怕，我要能上去，接着打。”

“那你上来吧。”

“井这么高，我上不去。”

“来，我拉你上来。”狂狡把自己的大戟放到井里拉郑国士兵。

“别来这套了，你说是拉我，实际上想杀我。”

“你不信我？这样，换一头吧。”狂狡把大戟换了一个头，自己握住戟尖，把柄放了下去。

就这样，狂狡把郑国士兵给拉了上来。

“怎么样？再打？”狂狡笑着问。

“不许动，东一动，刺死你。”郑国士兵手持大戟喝道。

狂狡傻眼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趁机夺走自己的戟，并且戟尖就正对着自己的胸口。

宋国勇士就这么被活捉了。

宋国人太可爱了。

这一仗，宋国损失惨重。五百乘战车出征，只逃回去二十几乘，除了损坏的，还有四百六十多乘被郑军缴获，不过好在宋军跑得快，阵亡一百多人，被俘两百五十人，其余都平安到家。

华元被活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羊斟反而跑回家了。

总理被捉了，宋文公没办法，派人去郑国探讨赎人事宜，结果达成协议：一百乘战车和四百匹马换一个华元。

怎么一个华元值这么多钱？因为华家在宋国的势力太大了。

不过，华元还是为宋国省下来了五十乘战车和两百匹战马，因为送到一半的时候，华元自己逃回来了。

从郑国逃回来之后，华元一路回到了首都，叫开城门，一进门，正碰上羊斟。

“喂，那天是不是马惊了？”华元问，他是真不知道。

“跟马没关系，跟羊有关系。”

“跟羊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不给我分羊肉？为什么别人都有，只有我没有？为什么？伤自尊了。”羊斟还在气愤呢。

说完，他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现在，华元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一块羊肉。

羊肉啊，大概这是世界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一块羊肉了。

日期：2009-06-18　23:16:22

——鸟终于起飞了

苏从，楚国大夫。

顺便说说苏姓由来，苏姓出于颛顼，与楚国同源。最早周武王封苏姓先祖在苏国，地点在今天的陕西省。后来苏国被狄人所灭，其后裔就姓苏，迁移各国。最早的苏姓见于晋献公时的史苏，苏从是第二个。因此，苏从几乎可以被认为是苏姓始祖。

国家危急，苏从急了。备好了遗嘱，他来到了王宫。

“老苏，来干什么？喝一杯？”楚庄王正在微醉，左边搂着越南妹，右边抱着高丽妞，越玩越国际化了。

“我来进谏。”苏从直截了当。

“没看我正乐着呢吗？”楚庄王有点不高兴了。

“我要进谏。”苏从还是这句话。

“你不知道我的号令吗？”楚庄王彻底不高兴了。

“国家都要灭亡了，我死算得了什么？”大义凛然。

楚庄王推开两个美女，腾地站了起来，左手抓住苏从，右手抽出一把刀来。

“啊。”尖叫声在整个后宫回荡，美女们睁大了恐惧的眼睛。

楚庄王手起刀落，一刀两刀三刀。

“咣当，噼啪，嘭。”响声再次回荡。

发生了什么？用《说苑》的说法：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刀，刎钟鼓之悬。

楚庄王把挂着乐器的绳子都给砍了，什么乐器？编钟。

还好，楚庄王砍的是乐器，不是美女。

“上朝。”楚庄王下令。

三年了，除了登基仪式之外，楚庄王就没有上过朝。

百官被紧急通知上朝，大家一通忙乱，几年没见最高领导了，连穿什么衣服去都快忘了。没办法，一通忙乱，上午通知，两个时辰之后人才凑得个七七八八。

“开始吧，你先说，你负责什么的？你负责的事情是个什么情况？”楚庄王开始点名，考核业绩。

三年时间啊，最高领导玩蒸发，大家基本上也算

把自己蒸发掉了，如今上来就考核工作，可以想象，大多数公务员是两眼一抹黑，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胡编乱造，能说个所以然的只是凤毛麟角。

一直到天黑，大夫们坐也坐累了，楚庄王精神头一点也不减。

“日夜鏖战，三年不死，大王的身体是真好啊。”下面，大夫们都在暗中赞叹。

楚庄王的身体当然好。

从那天开始，半个月内，天天上朝听汇报。

之后，庄王动刀了，这一次，真的动刀了。

一问三不知的，留职察看，戴罪立功。庄王自己说得好：“我也一问三不知啊，这不能怪他们。”

胡编乱造的，砍头。庄王说了：“诚信啊，没有能力没关系，没有努力也没关系，你骗人就有问题了。我泡了三年妞，我也没说我在执政为民啊。”

但凡能对自己的工作了然于胸的，提拔重用。

《史记》：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

苏从受到重用，伍参则更加亲近。

鸟，终于起飞了。

而对于后宫的美女们来说，鸟飞了，好日子过去了。

——鸟越飞越高

危机已经来到，粮食危机，外带外族入侵。

外族主要是庸国人和麇国人，分布在今天的湖北省枝江县和石首县一带。他们见楚国闹旱灾，趁机前来进攻，一直打到了阜山，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房县。

紧急会议。

“蛮人入侵，声势浩大，建议迁都。”有人提出

这样的建议。

“大家怎么看？”庄王问。

“不可，我们能迁到哪里。蛮人也就能打到哪里。与其逃走，不如讨伐他们。他们是乌合之众，不耐久战。”司马蔿贾站出来反对。

“堂堂楚国，华夏大国，岂能被蛮子逼得迁都？”楚庄王发言了，这是楚国人第一次以华夏大国自称，事实上，楚国确实已经是一个华夏国家了，从前他们自称蛮子，现在，这个称号送给了别人，“潘汪(字为尤+王)领军，攻打庸人，庸人战败，麇人自然溃逃。蔿贾，你派人分头去秦国和巴国，请他们出兵帮助。”

分派已定，各自行动。

大王很镇定，所以大家安心了。

潘汪是潘崇的儿子，生下来是个瘸子，因此就叫潘汪。好在那时候是用战车打仗，瘸一点无所谓。

潘汪领军西进，来到庐（今湖北省南漳县）的时候，粮食没了。没办法，闹饥荒呢。于是，潘汪下令，所到之处打开官仓，军民同吃，算是解决军粮的同时还赈济百姓。

从庐向西，一路上都是这样，所以沿途百姓都激动地说："楚王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殊不知，害得他们没粮食吃的也是楚王。

楚军到达今天的湖北均县，扎下大营。潘汪派庐戢犁率领部分兵力攻打庸军，结果大败而归，手下军官子扬窗被俘，三天之后逃回。

"潘将军，蛮子人数众多，而且很野蛮。我们要打败他们，恐怕不仅要全军出动，还要请大王出动东宫部队。"子扬窗汇报，基本上算作了三天卧底。

"跟蛮子打仗，不能犯蛮，要动脑。这样，还是你们哥俩个再去挑战，许败不许胜，去吧。"潘汪下令，不愧是潘崇的儿子，就是有脑子。

这边诱敌，那一边，潘汪派快马回首都，请求增

兵。

庐戢犁和子扬窗七战七败，也别说故意被打败，不故意也打不过。

庸人瞧不起楚国人，太不经打了。所以，庸人甚至没有全军追杀，只派了几个部落的兄弟，其余的喝酒庆祝去了。他们不知道，追杀楚军的兄弟是回不来了，因为楚庄王连夜率军从郢出发，已经抵达前线，楚军精锐布好了包围圈，等待打歼灭战。

这真的是一场歼灭战，蛮子军全军覆没。

此战标志着楚军战略战术水平已经有了飞速提高，在这个层面上已经足以与晋国人抗衡。

歼灭了追击的蛮子军之后，楚国大军马不停蹄，闪电袭击庸国军队，庸军溃败。此时，前来增援的巴国军队和秦国军队抵达，三国联军扫荡庸国，各路蛮子纷纷投降。

庸国被楚庄王从地图上抹去了，后人说到庸国时就说：好好日子不过，自己找死，简直是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这个成语，可能就出于这里。

庸国被灭之后，麇人主动求和。

至此，西线无战事。

楚庄王六年（前608年），也就是晋灵公十三年，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机，楚庄王决定要重新向北，与晋国争夺霸权。

高层会议。

与会人员是：楚庄王、令尹斗越椒（即伯棼）、司马蔿贾、大夫潘汪、屈荡、苏从。其中，斗越椒是子文的侄子，蔿贾是蔿吕臣的儿子。

“各位，自从城濮之战后，晋国人在中原争夺中就占据上风。如今，晋国第一代领导人都没了，第二代领导人不足为惧。我想，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北上争霸了。”楚庄王开了头，然后看看大家。

“大王，我早就憋着要出城濮之战的那口恶气呢，什么时候攻打晋国？”斗越椒第一个响应，城濮之战他参加了，虽然自己在中军没有与晋军交战，但是看着左右两军的兄弟们被残杀，现在想起来还满肚子火。

“司马，你看呢？”楚庄王问蔿贾。

“我看，还是谨慎一些，不如先找个小国试探一下。”蔿贾说，他和他父亲一样谨慎。

“哪个小国比较合适？”

“陈国。陈国前段时间国君去世，嫌我们派去吊丧的官员在礼节上不够，因此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晋国，就打他们。”

“好主意，屈荡，你走一趟。率领西广部队攻击陈国的同时，可以佯攻宋国。注意，能不能攻下来不重要，我们要的是看晋国的反应。”楚庄王布置了任务。

“大王，让我去吧。”斗越椒主动请战。

“不必，杀鸡焉用牛刀。”楚庄王拒绝了。

就这样，楚国将军屈荡率军讨伐陈国，骚扰宋国。陈宋两国哪里敢对抗楚国，急忙派人前往晋国求援。

——赵穿的妙计

楚庄王哈哈大笑，郑国和宋国之间的这场战争实在是太搞笑了。说实话，楚庄王都有些喜欢起华元来了。

“苏大夫，过去这段时间，晋国人有什么动态？”庄王问苏从。

“大王，说起来，晋国人也够搞笑，他们做了一件跟宋国人可以一比的蠢事。”苏从说，说着笑起来了。

“说来听听。”

原来，赵盾撤军回到晋国，觉得很没有面子。而传说中的秦国要来入侵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让晋国三军都怀疑这是不是赵盾当初散布的假新闻。

怎么办？就算是假的，也要弄成真的。

六卿扩大会议召开了，扩大进来的基本上都是赵盾的亲信。

“秦国人总是跟我们做对，弄得我们不能专心对付楚国人，各位，怎么办？”赵盾提出会议议题。

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士会心里想：“这怪谁？怪你自己太缺德了。”

“士会，你在秦国呆过，你说说有什么办法？”赵盾点将了。

“这个，我觉得，秦国是个大国，要对抗楚国，就要修好秦国。”既然点到自己头上，士会也只好发

言。

“可是，秦国人恨我们入骨，怎么肯跟我们友好呢？”赵盾觉得这很难，那样的深仇大恨，秦国人怎么会善罢甘休？

士会不说话了，他也觉得不可能。

这个时候，“扩大”进来的赵穿发言了。

“这有什么难的？崇国是秦国的保护国，咱们攻打崇国，秦国一定会去救援，那时候咱们卖他们个面子，提出来跟他们恢复睦邻友好关系，那不就行了？”这是赵穿的主意。

“好主意，就派你攻打崇国了。”赵盾高兴啊，他认为这个主意真的很高明。

第二天，赵穿率领晋军讨伐崇国。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秦国人竟然根本不来救援。赵穿一怒之下开始攻城，可是这兄弟确实不是这块材料，攻了半天攻不

下来，只好灰溜溜回来了。

这下，想跟秦国人修好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进一步得罪了秦国人。

“哈哈哈哈。”楚庄王听了，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赵盾的算盘

转年到了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秦国人出兵共打晋国的焦（今河南省陕县境内），以报复晋国人入侵崇。赵盾这次真的火了，立马出兵迎战秦国人。而秦国人在晋军来到之前已经撤军，于是赵盾灵机一动，大军东进，讨伐郑国，要为宋国讨个说法。

郑国听说晋国要来讨伐，立马派人前往楚国求救。

楚国救不救？当然要救。

“要当霸主，当然就要保护自己的盟友。”楚庄王态度鲜明，那么，派谁去救？派的人不同，策略是不一样的。派蔿贾，基本上就是不准备真打；派屈荡，

那就是不准备大打；派斗越椒，那就是要真打实干。

斗越椒懒得发言，前几次请战斗被拒绝了，这一次估计也没戏。

“老斗，这次你去。”大家越以为不会发生的，偏偏就发生了。

为什么派斗越椒去？楚庄王真的认为斗越椒有把握战胜了晋国人了吗？当然不是，楚庄王对斗越椒没有把握，但是，他对赵盾有把握。

斗越椒率领楚军出发了，他憋着劲要跟赵盾决一死战。

可是，赵盾没有给他机会。

晋军刚刚进入郑国境内，线报就来了：“报元帅，斗越椒率领楚军来救郑国，已经出发了。”

赵盾心里咯噔一下，楚国来救郑国他是想到了的，可是他没有想到会是斗越椒。原本赵盾也不过是来做

做样子，但如今斗越椒来了，那可就不是做样子那么简单了。

“这个，斗越椒呢，斗越椒家族在楚国太张扬了，我们就让他张扬下去吧，他会死得很惨的，啊，我们撤。”赵盾找了这么一个理由给自己下台，之后，晋军在半路上就撤了。

斗越椒也在进入郑国境内的时候得到了晋军撤退的消息。

“马拉戈巴兹，赵盾，你是个孬种，废物，不要脸的。”斗越椒气得暴跳如雷，没办法，只得气哼哼地回国了。

楚庄王笑了，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赵盾为什么总是避战？”伍举问庄王。

“因为对他来说，斗争比战争更重要。”楚庄王说，他理解赵盾的做法，因为楚国也有斗争。

文革时曾经有一句标语：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

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楚庄王看得很准，说得也很准。

赵盾真得很怕楚国人吗？未必。他怕什么？他怕身后有人。

根据最新的线报，晋灵公最近似乎在拉拢胥克，利用胥家对赵盾的不满来培植自己的势力。

赵盾收兵回国，他知道，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斗争问题。

赵盾找来了士会，他有事情要告诉他。

“老士啊，主公是越来越不象话了，他整天淫乐，不理朝政，最近还在宫墙里面向外面用弹弓打行人，以此取乐。更过分的是，就因为宫里的厨师炖熊掌没炖烂，竟然被他杀了，太过分了，我想跟你一同去劝

谏他。”赵盾把晋灵公的罪行说了一遍，要拉着士会同去。

“是啊，太过分了。不过，我看我们不要一起去。如果我们一起去，而他并不肯悔改的话，那就没人敢再去了。不如我先去，如果不奏效，你再去，你看怎么样？”士会聪明绝顶，给人当枪使的事情绝对不会做的，何况已经上过赵盾一次当了。他明白，如果两人一块去，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自己跟赵盾是一伙的。所以，他巧妙地拒绝了，他知道，卷入政治斗争是非常危险的。

见士会没有上套，赵盾也只好假意赞同。

士会做人和生存的原则是：不加入任何帮派。

第九十七章 晋灵公的垂死挣扎

晋灵公六岁登基，转眼间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十四年来，晋灵公只是一个摆设而已，内政外政，都是赵盾一手遮天。青春期一过，晋灵公有想法了，理

想远不远大不知道，但是肯定还是有一点的。可是，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掌握在赵盾的手中，自己不过是个木偶。甚至，自己连一个固定的师傅也没有。

想想看，谁没有师傅？从齐桓公到晋襄公，师傅的作用都是很大的。可是，晋灵公的师傅是谁？

不仅没有师傅，自己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叔叔们都在国外，兄弟们也都被赵盾赶到了国外，姥姥家秦国跟晋国又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说起来，国内唯一的算得上亲戚的是自己的姐姐，可是姐夫偏偏是赵穿。

亲戚稀缺，但是“强盗”很多。晋灵公知道，赵盾的手下有很多“强盗”，这些“强盗”是随时可以杀人的。

晋灵公足够聪明，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忍。于是，他选择了楚庄王同样的方式：沉溺淫乐，不问朝政。但是，晋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节节失利还是让他忍不住了，暗地里，他按捺不住地抱怨赵盾。他太嫩了，他显然没有想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不走样地传

到赵盾的耳朵里去。

——逼宫开始了

士会独自来见晋灵公了，通报之后走了进去。

晋灵公看见他，却假装没看见。士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很恭敬地行礼。一遍，两遍，三遍。三遍之后，晋灵公终于看见他了。

“啊，士大夫，你来了。不好意思，刚才没看见。”晋灵公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要看看士会的态度，以此判断他是不是跟赵盾一伙，当他看到士会很恭敬的时候，他放心了，“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我改，我一定改。”

晋灵公确实很聪明，他知道士会要说什么。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士会还是说话了，一串名言出来，这几句话大家应该很熟了，那就是士会说的。

士会说了一大堆话，中心意思也就是这些。其实，

士会知道这些话不用自己说，可是，他不能不说。说了，算是完成任务；不说，则可能成为赵盾手中的把柄。

说完，士会走了，他直接找到赵盾汇报了情况，算是交了差。

赵盾笑了，士会的小算盘在他的眼里，晋灵公的小算盘也在他的眼里。

“跟我斗，你们还嫩点。”送走了士会，赵盾自言自语。

晋灵公真的改了吗？《左传》的说法是：犹不改。

怎样个犹不改？《左传》没说。

从那之后，赵盾三天一小谏，五天一大谏。有时候自己去谏，有时候拉上人一同去谏。

没多久，全晋国人民都知道了：赵盾忠心耿耿，而晋灵公死不悔改。

晋灵公很恐慌，他真的很恐慌，赵盾明显是在造

势，明显是要让全世界都认为自己是个昏君。哪天赵盾不高兴了，找几个强盗来“为民除害”，自己就会像老鼠一样死得灰头土脸，连哭丧的人都没有。

怎么办？

晋灵公找来了大夫屠岸贾，屠岸夷的儿子。整个晋国，晋灵公也就只有屠岸贾算是个朋友。

“忍，主公，还要忍。”屠岸贾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忍到什么时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

“那也要忍，主公，现在满朝上下都是赵盾的人，忍一忍，说不定还能过去。要是沉不住气，恐怕更危险。”

“不行，我不能忍了，我要先下手。”

“主公，不可。”

“不，我决心已下。”晋灵公无法再忍了，他要拼死一搏了。

——“强盗”自杀了

晋灵公有什么办法对付赵盾？以其人之道还复其人之身。

“锄麑，今晚上你扮成强盗潜入赵盾家中，把他杀了，我让你作大夫。如果你死了，就让你儿子做大夫。如果你不能杀死赵盾而逃了，不好意思，我杀你全家。”晋灵公找来大内高手锄麑，要暗杀赵盾。

算起来，这也是跟赵盾学的，也算是被赵盾逼的。除了这个办法，还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锄麑领命去了，他确实是一个高手。

可是，晋灵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锄麑根本上就是赵盾的人，他是赵盾的卧底。

锄麑很矛盾。

算起来，他算是赵盾的人，是赵盾帮他找到了这份工作，同时他也承担通风报信的任务。可是，晋灵公对自己也确实不错，一直在拉拢自己。而且，晋灵公是国君，从道义上说，自己应该更忠诚于晋灵公。

杀赵盾并不容易，即便自己要杀，也未必杀得了他，何况自己本来就是赵盾的人。可是，如果不杀赵盾，自己又违背了国君的命令，而且自己的家人要造连累。

怎么办？

锄麑用了整个晚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天快亮了，锄麑一拍大腿：“奶奶的，没办法，总要顾一头，我杀。”

就这样，锄麑来到了赵盾家。

锄麑对赵盾家还是很熟悉的，他跳墙进去，拐弯

抹角来到赵盾的卧房。天微微有些亮，赵盾已经起床了，他穿上朝服，坐在书房里在最后打个盹，准备上朝。

“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锄麑竟然不由自主地这样想，这么早就准备上朝了，可见得是多么的敬业，多么的为国操劳啊。这个时候，锄麑犹豫了，这么好的大臣，要是就被自己杀了，岂不是遗臭万年？

可是，不杀赵盾，就违背了君命，自己全家就要死。

怎么办？锄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从爷爷想到了儿子。没等他想得太明白，他看见赵盾站了起来，挥挥手，两个卫士过来。锄麑知道，赵盾准备出发了。

锄麑从赵盾家里跳了出来，杀赵盾已经没有可能了。杀不了赵盾，自己就要死。自己跑了，全家就要死。

“唉，活着这么累，死了算了。”赵家院子前有一棵大槐树，锄麑助跑、加速，然后以每秒十二米的速度撞了上去。

头破血流，槐树剧烈地晃动，相撞的地方留下一个深深的印子。

当天，大内卫士锄麑撞死在赵盾家门口的消息四处流传，说法就是：无道昏君派锄麑暗杀赵盾，锄麑被赵盾的高尚情操感动，自杀而亡。

——最后的决斗

偷鸡不成蚀把米。

晋灵公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也绝对不会相信锄麑会是自杀，他宁愿相信锄麑是被赵盾手下所杀，然后布置了这样一个现场。

“客场作战不行，主场行不？”晋灵公决定，这一次不玩派人去强盗暗杀的游戏，这一次把赵盾请来，就在这里动手，不信杀不了赵盾。

“主公，这不成了孤注一掷了？万一杀不了赵盾，连退路都没有了。”屠岸贾反对。

“嘿嘿，你以为，现在我还有退路？”晋灵公说。

屠岸贾想想，似乎真是这样。

晋灵公来请客了，说是要请赵盾吃饭，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

“大哥，不能去，这是个陷阱。”赵穿阻止，实际上，他是负责朝廷安全的，大内高手们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

“嘿嘿，赵穿，你知道大哥在北翟的时候干什么吗？打狼。再狡猾的狼，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我去，我一定要去。”赵盾要去，而且他对自己的安全很有信心。

“既然要去，不如我们趁机杀了这个昏君。”赵穿比较狠，他有这个实力，而且，他比较没有头脑。

“胡说，那我不是弑君了吗？名声啊，名声很重

要啊。”赵盾瞪了赵穿一眼，接着说：“除非我流亡海外了，否则，决不许你弑君。”

赵穿气哼哼地，没有说话。

“混帐，听明白没有？”赵盾有些生气了，这个赵穿真是个蠢货。

“我，我听明白了。”赵穿懵懵懂懂地回答，显然他还没有听明白。

“重复一遍。”

“除非，除非你流亡海外了，否则，不许弑君。”赵穿说，有些似懂非懂。

“哼，把我逼急了，我就流亡海外。”

说完，赵盾出门了。

赵穿眼前一亮，他终于明白了。

宴无好宴，杀气弥漫。

“元帅，辛苦了，干一杯。”灵公敬了赵盾一杯，

赵盾毫不畏惧，干了。

“再来一杯。”灵公再敬，赵盾又干了。

“再来一杯。”灵公还敬，赵盾又干了一杯。

灵公的杯子又端了起来，他在考虑是该继续灌赵盾，还是摔杯为号，大内高手杀出直接宰了赵盾。他觉得事情似乎有些蹊跷，因为赵盾爽快得令人吃惊。

就在灵公犹豫的时候，赵盾的车右，也就是贴身保镖提弥明上来了。

“大人，君主敬臣下酒，超过三杯就算非礼了，咱们走吧。”提弥明说完，搀起赵盾就走。

在国君面前，赵盾的一个保镖就敢如此轻慢。

灵公有些发呆，他没有想到赵盾竟然敢这样说走就走。酒杯握在手中，灵公竟然忘了摔下去。

眼看赵盾走到了门口，灵公没有摔杯，埋伏的大内高手们自然不会出来。要说，有的时候，狗比人善

解人意。灵公养了一条獒，一条凶狠的大狗。这条大狗蹿了出来，灵公一看，急忙招呼大狗，指了指了赵盾，那条狗蹿了上去。

赵盾一看，笑了，估计灵公能找到的忠臣也就只有狗了。

“舍人用犬，虽猛何为？”（《左传》）赵盾笑话灵公。

提弥明提刀斗狗，狗当然不是高手的对手，三下两下，狗就被杀了。直到这个时候，灵公才想起摔杯子来，杯子一摔，窜出十多个大内高手来。

赵盾脸色一变，知道这下麻烦了，晋灵公不仅有狗，而且有人。怎么办？跑吧。

赵盾在前面跑，提弥明在后面抵挡大内高手。一个人当然打不过一群人，也是三下两下，提弥明就跟随狗而去了。

赵盾能跑过大内高手吗？当然跑不过。

刚刚跑出内宫，大内高手们就追上来了。

当先一个大内高手上来，一把搭住了赵盾的肩膀，赵盾心一凉：“完了，这回死定了。”

“大人，你快跑，我是您的卧底。”高手在赵盾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然后一把推开赵盾，手持长戈，转过身来，竟然开始与其他大内高手厮杀起来。

赵盾大喜过望，原来这是自己的卧底。仔细一看，想起来了，原来，这个高手名叫灵辄，是个光棍士，当年穷得一屁潦倒，多亏赵盾救济他，后来要让赵穿把他介绍到了大内作了武士，成了赵盾的卧底。

赵盾撒腿就跑，后面，灵辄一个人对抗一群人。

车已经停在路边，赵盾上了车，司机一挥鞭子，马车跑起来，赵盾算是脱离危险地带。那么，灵辄呢？

“兄弟们，多多保重，再见了。”灵辄很从容地走了，因为这一帮大内高手中，还有两三个赵盾的卧

底，其余的都是见风使舵的，早已经看出了苗头，所以，谁也不会卖命去杀灵辄。为什么他们杀了提弥明呢？刚才是在内宫里面，在灵公面前还是要挣挣表现的，如今在外面，灵公也看不见，那当然就要在赵盾面前做做人情了。

“国君要杀赵盾元帅了，国君要杀赵盾元帅了。”司机一边赶车一边狂呼乱叫，整个首都很快就知道灵公要暗杀赵盾的事情了。

赵盾回到家里，赵穿很快也到了。

“大哥，没事吧？全城都知道那个昏君要杀你了，杀了他吧？”赵穿建议，现在舆论在他们这边。

“我要流亡海外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赵盾回答。

就这样，赵盾上车，一直向西奔去，一路上让司机散布自己要出国流亡的消息。另一边，赵穿准备人马，要进宫去杀灵公。

斗争就要进入大结局。

赵盾的计划可以说完美无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可是，百密一疏。

当赵盾一路向西来到晋国边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不可能出国的，因为出了晋国就是秦国。没错，别人都可以去政治避难什么的，可是赵盾借个胆子也不敢去。只要他敢踏进秦国的领土，秦国人非剁了他不可，说什么好听的都没用。

就这样，赵盾停留在了晋国的西部边境之内。

不要以为这是个小到可以被忽略的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小。

——董狐直笔

赵穿估摸着时辰，在确信赵盾已经出了晋国之后，开始行动了。

赵穿带着家族的人马杀到桃园，因为灵公正在那里休息。大内卫队本来就是赵穿的部下，更不要说还有很多赵家的卧底。因此，赵穿杀灵公远比灵公杀赵盾要简单直接得多，不需要一百字就可以说完。《左传》记载只有八个字：赵穿攻灵公于桃园。

一个“攻”字用得十分传神，明目张胆而且实力悬殊。

这原本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斗争。

杀了小舅子，赵穿派人去请赵盾回来。于是，赵盾回来了。

灵公死了，难道就没有人出来抱打不平？谁敢？

赵盾在朝廷召集卿大夫大会，讨论善后事宜。

人刚到齐，还没人发言呢，来了一个人，谁？太

史董狐。董狐来干什么？

董狐手中拿着一片竹简，来到众人面前，高声念道：“赵盾弑其君。”意思就是：赵盾杀害了晋灵公。

赵盾笑了，他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已经作了预备，所以他很镇定地说：“老董，搞错了吧？我可不在场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你是中军元帅，国君被杀了，你能说你没有责任？”董狐反问。

“不好意思了，我当时不在国内，我流亡去了。”

“流亡？你根本没有出晋国，怎么能说是流亡？还有，杀人凶手你惩治了吗？没有吧。作为中军元帅，没有保护自己的国君；国君被杀，又不惩治凶手，说你杀害了国君，冤枉你吗？”董狐质问，义正词严地。

赵盾无话可说，他还能说什么？除非他杀掉赵穿。可是，他绝对不会杀掉赵穿的。那么，杀掉董狐？他

不敢，因为他还很在乎名声。

所以，赵盾很尴尬，然后自嘲道：“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左传》），啥意思？上帝啊，《诗经》说：“因为我眷恋祖国，反而给自己带来灾祸。”这话大概就是说我吧。

赵盾说完，大家都笑了。

谁也不是傻傻鸟。

春秋有很多不畏强权的史官，董狐排名第一。

不管怎样，一片竹简要不了赵盾的命。于是，会议照常进行。

会议很快有了结果，实际上不用讨论大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最适合继承君位的就是一个人：在王室担任大夫的晋文公的小儿子公子黑臀。没办法，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侄子都被赵盾给杀了，只能他来了。

公子黑臀，因为生下来屁股都是青的，因此叫做

黑臀。春秋时期黑臀这个名字很流行，但是没有人叫白臀，倒有些奇怪。

决议作出，赵盾派遣赵穿前去伟大首都迎接公子黑臀回来。按理说，迎接国君，应该是派卿前往，为什么派赵穿？因为赵穿是自己人，如果看公子黑臀还行，接回来继位；如果看上去不行，就在路上布置几个强盗，嘿嘿。

公子黑臀当然不是傻瓜，所以他把自己扮成傻瓜。就这样，他安全回到了祖国。

现在，公子黑臀是晋成公。

——赤裸裸以权谋私

晋国的斗争以赵盾完胜而告终结。

但是，赵盾还有更深远的打算。他在想："不错，我混得不错，权倾朝野。可是，我死之后，我的后代

们呢？他们不是要一代代衰弱下去？不行，我要想个办法。”

赵盾很快想出了办法，他知道，晋成公是不敢拒绝他的办法的。

“主公，你看，从献公的时候，晋国就废除了公族。可是，这导致我们晋国的凝聚力不足，我看，恢复公族吧。”赵盾来找晋成公商量。

晋成公一听，非常高兴，从晋灵公的遭遇他就看出来了，没有公族，就没有力量，就会被大臣欺负，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公族，一致对外，才能保证公室的权威。如今赵盾提出这样的建议，看来他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喜欢专权啊，是个一心为国的好同志啊。

“元帅啊，你的建议太好了，那就恢复公族。”晋成公慨然允诺，真心的慨然允诺。

“多谢主公啊。不过，我觉得呢，要让大家都有积极性，而且，大家也确实很辛苦，所以，我建议，就以六卿为公族，享受公族待遇怎样。主公，您不会

不同意吧？”赵盾笑着问。

晋成公愣住了，六卿做公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要知道，公族的待遇与卿大夫的待遇是不同的，公族的嫡长子是具有领地继承权的。也就是说，如果六卿作了公族，那么，领地就可以永久性拥有，而且，嫡长子将无条件成为公族大夫，嫡子担任余子大夫，庶子则担任公行大夫。六卿做公族，从制度上让他们至少子孙两代全家上下吃喝不愁。

“主公，有问题？”赵盾追问。

“啊，没，没问题。”晋成公敢说有问题吗？

就这样，晋国的六卿作了公族。

自己做了公族，赵盾还不满足。过两天，又来找晋成公了。

“主公啊，你说我弟弟赵括啊，他娘是主公的姐姐，他就是主公的亲外甥。当初要不是他娘主动让贤，

我娘也不能是第一夫人，我也根本就不可能从狄回来，现在还是个狄呢。你说说，这么伟大的无私的娘的儿子，不让他做公族合适吗？”赵盾说了一通，总之一个要求：让赵括也当公族。

“那，那行吧。”晋成公还能说什么？

就这样，赵括也成了公族。为了掩人耳目，赵盾做个姿态，把自己这支公族的公族大夫让给了赵括，也就是说，赵括现在是赵家的族长了。而赵盾本人做了余子大夫。可是问题是，赵盾本人是卿，实际上还是享受公族大夫待遇。

所以弄来弄去，赵盾把自己家弄了两个公族，一支是赵括，一支是自己。

要说赵盾，对自己兄弟还真是非常关照。不仅赵括成了公族，另外两个兄弟赵同和赵婴齐也都作了大夫。

不仅如此，赵盾还为自己的儿子赵朔娶了成公的女儿庄姬。

家族势力极大壮大，再加上与国君的裙带关系，赵盾现在算是放心了。

第九十八章 问鼎

晋国，赵盾一统江湖。楚国呢？

楚国的斗争也已经到渐入佳境，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楚国也有权力斗争？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楚庄王的计谋

楚国有赵盾吗？有。

楚国的赵盾就是斗越椒。

楚国有晋灵公吗？没有，楚国有楚庄王。

如果以为楚庄王三年淫乐仅仅是因为肾上腺太过发达，那就太天真了。那么，三年淫乐的背后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背景材料。

楚庄王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他的七辈祖宗叫做若敖，若敖薨了之后，传位给霄敖，于是一直传下来，就到了庄王。若敖还有一个儿子，至于叫什么，已经不可考证。不过这个儿子大致是封在了斗这个地方，于是子孙就姓了斗，这个家族就称为若敖氏也就是若敖家族。

若敖家族人才辈出，世世代代掌管楚国的大权，特别是兵权。前面说到的斗伯比、子文斗谷于菟、子玉成得臣、斗勃和现在的令尹斗越椒就都是这个家族的。

庄王刚登基的时候遭遇公子燮和斗克叛乱，当时斗克就曾经对他说："你牛什么？我们若敖家族动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你。"

对那句话，楚庄王印象深刻。他知道，自从成得

臣开始，若敖家族对于王室已经不满加不服，表面上两家还能维持，但是撕破脸皮将是迟早的事情。不幸的是，现在王室的力量确实远远不如若敖家族。

而且，斗越椒这个人是个有野心的人。

斗越椒有什么样的野心呢？他的野心非常著名，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斗越椒的父亲是子文的弟弟子良。

当初，斗越椒出生的时候，子文就劝子良说："兄弟，这孩子摔死算了，有野心啊，今后会连累整个家族的。"原话在《左传》中是这样的：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啥意思？一定要杀了他。这小子长得粗壮得象熊虎，发出的哭声跟狼嗥一样。不杀，我们整个家族都要完蛋。俗话说了"狼子野心"。这小子就是一头狼，不能养啊。

狼子野心这个成语，来自这里。

子良一听不高兴了，当时就翻了脸：“哥哥，不是你的孩子，你当然不心疼了。长得壮说明身体好，声音不好听，那是嗓子有痰。要摔死他，除非先摔死我。”

就这样，为了斗越椒，子文和子良哥俩个闹翻了。

到子文死的时候，召集了全家人来说遗嘱：“大家听好了，如果有一天斗越椒当了令尹，你们就逃命去吧，不要等着受连累。”

斗越椒长大之后，对子文一家恨之入骨。子文死后，子文的儿子斗般作了令尹，斗越椒想尽办法在穆王面前说他坏话，最终把斗般害死，他当上了令尹。

对于这段历史，楚庄王是知道的。

在综合考虑之后，楚庄王决定，表面上荒淫无度，

迷惑斗越椒，暗地里洞察形势，制定对付斗越椒和整个若敖家族的策略。

登基三年之后，庄王终于开始动手，他拉拢潘家、屈家等家族，培植自己的势力，削弱斗越椒的军队中的影响力。等到斗越椒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已经错过了铲除庄王的最佳时机。

——楚庄王问鼎

楚庄王时刻在关注着北面的事态发展，赵盾的一举一动都有楚国地下办事处工作人员及时汇报给庄王。

“赵盾，厉害。”楚庄王情不自禁发出感慨，之后他想起自己的国家：“还好，斗越椒不是赵盾；还好，老子也不是晋灵公。”

楚庄王八年（前606年），也就是晋灵公被杀的第二年，庄王决定进行一次综合行动——亲自率军讨伐陆浑戎。为什么是综合行动？因为这一次行动可以达到几个目的。

首先，陆浑戎在今天河南嵩县和伊川境内，与楚国并不接壤，但是长期以来骚扰周王室的地盘。楚国如果扫除陆浑戎，就等于替中原华族出头，也就等于宣示自己是中原老大，而不是晋国。其次，此次出兵将经过王室地盘，到时候可以耀武扬威。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庄王借此机会牢牢掌握军权。其实，前几次出兵之所以不用斗越椒，就是要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

楚军浩浩荡荡北上了，楚庄王特地派人先去周王室借路，说是帮助你去讨伐陆浑戎。王室敢不借路？路当然要借，周王还挺高兴，毕竟人家楚国给了面子。

楚军经过洛水之滨，离洛邑不远的地方，楚庄王

下令：“扎寨，阅兵。”

于是，楚国大军就在周王室的地盘上阅兵了，摆明了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实力。

楚军演习，周朝老百姓们都来看热闹，周定王一看，怎么办？派个人去慰问一下吧，顺便也算监视他们。于是，洛邑城里一面秘密准备守城，防备楚国人突然袭击，一面派人前往演习地点慰问楚王。派谁？王孙满。王孙满是谁？就是当初断言秦军偷袭郑国不会成功的那个小孩。

小孩厉害啊。

问题是，长大了怎么样？

王孙满前去慰问楚王了，楚庄王很高兴，他早就听说过王孙满，两人相见，可以说是相谈甚欢。王孙满首先代表周王对楚庄王和楚国人民热情问候，表示希望楚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为中华华族做出表率。

楚庄王听了，笑了，看来周王室终于接受楚国也是华族大家庭一员的现实了。

“哈哈，终于找到组织了。”楚庄王不是这样说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蛮夷了，大家原本还是一家人。随后，楚庄王请王孙满转达自己对周王的敬意，同时表示，楚国人民愿意为整个华族的安全服务，并且希望今后能够加强双边联系，共同发展等等。

“兄弟，有件事情我想问问。”客气完了之后，庄王话题一转。

“请问。”

“我听说当年大禹铸九鼎，代表天下九州，现在都在洛邑城中呢。其中荆州鼎好像就是代表楚国那一片的，请问鼎有多大，重量多少？”楚庄王竟然问鼎的大小，要知道，九鼎是天下的象征，问鼎就代表了野心。

王孙满吃了一惊，不过他随后镇定下来，义正词

严地回答了楚庄王的问题，怎样回答的？且看《左传》的记载。

《左传》：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啥意思？简单来说，王孙满一点没客气，这样回答：老兄啊，鼎什么样不重要。有德，鼎再轻也重；无德，鼎再重也轻。我们当初算过命的，周朝该有三十个王，时间七百年。现在都还没到呢，您就算有想法也没用，省省吧，鼎的轻重，不是您该问的。

楚庄王想了想，再看看王孙满，然后说：“兄弟，今晚我作东，尝尝楚国的美食。”

庄王不想问鼎了，想跟王孙满交朋友。

问鼎这个词，就来自这里，意思是想要当老大。

——九鼎和九州

到这里，顺便说说九鼎和九州的来历。

《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白话说，三条腿的做菜的器皿。实际上，鼎有三条腿的，有四条腿的。

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有了铜鼎。传说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商朝灭亡夏朝，九鼎迁于商都朝歌；

周朝灭亡商朝，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周朝搬家，鼎也就搬到了洛邑。

那么，九州是哪九州？因为就是盈数，最一开始，九州可能只是泛指天下，并没有明确指向。后来，《禹贡》中明确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记载：“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如今中国各省市的简称，主要就是来自九州的名称和春秋的国家了。譬如，河北简称冀，又称燕赵；河南简称豫，山东简称鲁，又叫齐鲁；山西简称晋，

陕西简称秦，湖北简称荆，又简称楚。

楚国大军讨伐陆浑戎实在是杀鸡用牛刀了，楚军大军一到，三下五除二打得陆浑戎满地找牙。

楚国带着战利品和俘虏回国了，路过洛邑的时候，分了一些给周王室，说是感谢借路。于是，周定王高兴，又派王孙满去表示感谢。

王孙满带着周王的礼物去感谢楚庄王，楚庄王看见王孙满又来了，也很高兴，留下王孙满喝酒，到晚上才放他回去。

“楚王怎么样？他还有没有问鼎的野心？”周定王问，他关心的是这个。想想看，自己的人马连陆浑戎都打不过，可是人家楚军一去就给包圆了，那实力相差太远了。

“我看没有。”王孙满说，他是个聪明人，去这一趟不是光吃饭喝酒了，他观颜察色，已经洞悉了一切：“楚王请我吃饭，吃饭的过程中，竟然有三个来

自楚国的使者进来报告，可见得他的心思在楚国国内。我听说，此次讨伐陆浑戎，楚王与将领们同吃同住，亲密无间，深得军心。依我看，讨伐陆浑戎不过是个幌子，楚王要借机控制军队，抗衡若敖家族才是真的目的。”

王孙满的分析十分有道理，周定王点点头，总算放了心。

楚庄王回到楚国，现在掌控了军队，底气更足。于是内务多半交给蔿贾，外部事务亲自作主，倒把令尹斗越椒给晾起来了。

直到这个时候，斗越椒才想起来楚庄王荒淫三年原来暗藏着韬光养晦的目的。“早知道如此，那时候就废了他了。”斗越椒很郁闷很后悔，可是后悔是没意义的。

没办法，现在轮到斗越椒装孙子了。

俗话说：问天下英雄，谁不装孙子？

问题是，主动装孙子和被动装孙子，其境界是远远不同的，其结果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趁着楚国君臣勾心斗角，还有撕破面皮的这段时间，来看看郑国发生的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事情虽然无聊，但是后果还是很严重，因为出人命了。

——吃肉门事件

就在楚国攻打陆浑戎之后不久，郑穆公鞠躬尽瘁了，于是儿子郑灵公继位。

转眼过了年，一个楚国人不知道从哪里捉了一只大鳖，送来给郑灵公。为什么不送去给楚王呢？因为楚王见得多了，送给楚王给不出好价钱来。

郑灵公很高兴，打赏了楚国人，命令厨师把大鳖洗

干净了，炖来吃掉。要说郑灵公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么大的鳖，那是大补啊，他不舍得一个人吃，于是派人去通知卿大夫们都来，大家分着吃。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郑灵公吩咐“别告诉他们来干什么”。

多好的君主啊。

公子宋和公子归生结伴前来，两人还猜呢：“叫我们去干什么？晋国人打来了？”

快进宫的时候，公子宋的右手食指自己跳起来了，公子宋高兴了。

“子家，快看我的手，我的手每次一跳，就是有好吃的了。这次啊，肯定是请我们来吃饭。”公子宋对公子归生说，子家是公子归生的字。

两人进了宫，一看，果然连盘子都准备好了，一只大鳖摆在一个大盘子里，厨师正在那儿切肉呢。

公子宋和公子归生笑了，而且笑得很得意。郑灵

公觉得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笑，子家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郑灵公也笑了，不过他有个主意，好玩的主意。

等到人到齐了，郑灵公命令分肉，每个人都有，唯独公子宋没有。其实呢，郑灵公给他留了一块，只是要逗他玩。

所有人都笑了，因为公子宋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大家，现在大家一看，所有人都有吃，唯独你没有，当然要笑他。

公子宋受不了了，这太没面子了。

“主公，为什么大家都有，我没有？”公子宋大声喝问，从小到大，没这么没面子过。

“我不知道啊，你的指头那么灵，问你的指头啊，哈哈哈哈。”郑灵公大笑起来，看着公子宋涨得茄子一般的脸，他觉得很有趣。

哄堂大笑，有的人把嘴里的肉都笑了出来。

公子宋气得浑身发抖，他腾地站了起来，快步来到煮鳖的鼎前，把右手食指伸了进去，蘸了一点汤，放到嘴里尝了尝，然后迈开大步，扬长而去。

现在，大家都有点发愣了，公子宋竟然敢在国君面前这样放肆，是大家没有料到的。

郑灵公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当时一拍桌子："好啊，公子宋目无寡人，反了他了，给我捉回来砍了。"

原本是一件于民同乐的好事，如今反而要出人命。大家连忙劝解，做和事老，说是大好的日子，杀自家人不吉利等等。

"娘的，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不就拿他找个乐吗？我还给他留了一块大肉呢。"

就这样，郑灵公总算消了火，大家也都早早回去

了。

这个事件，简称“吃肉门事件”。

郑灵公这边就算没事了，可是公子宋那边还没完。

“主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公子归生跟公子宋是好朋友，所以特地来看公子宋，顺便把之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什么？为了一块肉，他就要杀我？”公子宋听完，前面的火还没消，后面的火又上来了。

“这不劝住了吗？其实，主公还给你留了一块肉，跟你开玩笑的。”归生连忙劝解。

“留了一块肉？留着他自己吃的吧？明知道我这人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非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这不是故意羞辱我吗？好歹说，咱们也是他叔叔啊。”公子宋不听劝解，他这人对面子看得很重，当时是越想越想不开，最后一拍桌子：“娘的，他要杀我，老子先杀了他。子家，咱们联手把他干掉怎么样？”

公子归生一听，傻眼了，心说犯得着吗，不就一块王八肉吗？

“我看，算了吧。你想想，就算家里养一头畜牲，养时间长了，都不好意思杀啊，何况是国君呢？”公子归生劝，劝人的水平确实不高，怎么把国君跟畜牲相比呢？《左传》原文是这样的：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

不劝也还好些，公子归生这一劝，公子宋更上劲了：“你说得对啊，老畜牲还舍不得杀呢，他怎么把千年的老王八给煮吃了？他下得了手，我为什么下不了手？”

所以，如果不会劝人，千万不要去劝，否则只能火上浇油。

公子归生一看劝不了，赶紧告辞要走。

“我问你，跟不跟我干？”公子宋问公子归生。

“我，我不敢。”公子归生拒绝，不过他一向有些怕公子宋，也不敢大声说不干。原来，公子宋是嫡生，公子归生是庶生，哥俩的地位有差距，实力也不一样。

“好，算你有种，你等着瞧。”公子宋发出威胁。日期：2009-06-23 08:03:03

第九十九章庄王动手了

公子宋的威胁很快见效了。

说起来，公子宋跟郑灵公的关系远比公子归生跟郑灵公的关系要近。“吃肉门事件”之后，郑灵公基本上就忘了这件事情了，公子宋主动去承认了错误，两人于是重归于好。

“主公啊，你要当心子家这个人。”公子宋说。

“怎么？他不是挺老实吗？”郑灵文问，他对公

子归生的印象一直不错。

“老实？装的，你知道那天他从这里走之后，到我那里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

“唉，你自己问他吧，我要揭发出来，不够兄弟意气了，请主公体谅。”

公子宋卖了个关子，走了。

——冤死了

郑灵公左思右想，想不通公子归生会对公子宋说了什么。可是越想不通，就越想知道。

“来人，把公子归生给我叫来。”郑灵公下令，他一定要知道公子归生到底对公子宋讲了些什么。

公子归生急急忙忙来了，路上还想“是不是又要吃鳖了”之类，到了才发现，就自己一个人。想想看，自己在所有公子中地位基本最低，人缘也就一般，郑

灵公急急忙忙把自己叫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他猜对了。

“子家，据说，吃鳖的那天，你离开这里，去了公子宋的家里，是吗？”郑灵公问。

公子归生的头开始大了，他不知道郑灵公究竟问这个干什么。

“是，我、我去开导他。”

“怎么开导的？”

公子归生在那一刻有些发呆，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心里完全没有谱。

支支吾吾，有一句没一句的，公子归生回忆那天晚上的对话。当然，他是绝对不敢说公子宋要杀郑灵公的那些话的。

郑灵公原本心里就有点想不通，看公子归生这个样子，就觉得这小子心里一定有鬼。

郑灵公再三盘问，公子归生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句话。

“算了算了，别说了，你走吧。”郑灵公听得有气，又不好发作，干脆让公子归生走了。

公子归生现在想不通啊，越想不通还就越想，就更想不通。最后，他决定去找公子宋请教。

“主公今天找我去了，问我那天找你干什么，我猜想，主公是怀疑我们要造反了。”公子归生把事情经过大概说了一遍。

“别介，不是怀疑我们造反，是怀疑你造反。”公子宋挺直率，把自己怎么说公子归生的坏话也说了一遍，最后说：“看见没有，我不是吓唬你吧？要不，你跟我联手杀了主公；要不，我再去主公面前说你的坏话，让主公杀了你。现在两条道路你自己选择，不是你死，就是他死。”

公子归生目瞪口呆啊，就像路上被抢盗抢了，去警察局报案，却发现警察局就是个土匪窝。怎么办？

公子归生盘算了一下。

如果不答应公子宋，再被他说几次坏话，自己基本上离被砍也就不远了；能不能去郑灵公那里揭发公子宋呢？俗话说：疏不间亲，到时候弄不好被公子宋倒打一耙，给自己扣个挑拨离间的大帽子，那是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啊。

“不是我死，就是主公死，那合着是我跟主公有仇了，你反而成局外人了？”公子归生算来算去，就觉得自己够冤的。

“别说废话，赶快决定。”公子宋不耐烦了。

“唉。”公子归生叹了一口气，谁会选择自己死呢？

到夏天的时候，公子宋和公子归生找了个机会，真的把郑灵公给杀了。于是，郑国人立郑灵公的弟弟公子坚为国君，就是郑襄公。

当初好心好意请大家吃鳖，结果弄到自己被杀，郑襄公基本上算是死得最冤的人之一了。两个教训，第一，有好吃的不要随便请人来吃，难保会有吃多的吃少的，最后还得罪人；第二，别在众人面前开别人的玩笑，被人记恨比欠人家钱更可怕。

——逼反斗越椒

晋灵公被杀、郑灵公被杀，两个灵公的死让楚庄王坐不住了，他有理由怀疑，如果自己再不采取果断行动，自己就会成为楚灵公。

楚庄王开始调动军队，准备铲除斗越椒。

斗越椒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政治斗争这个方面，他虽然不如赵盾那么果断，但是警惕性是有的，几年来楚庄王处处提防自己、限制自己，这些都看在眼里。而

现在他感到形势已经很严峻，宫内的卧底也透露出一些不利的信息来。

当斗越椒确信楚庄王就要动手的时候，他决定逃跑。于是，斗越椒在一个星月满天的夜晚离开了首都，奔往自己的封邑，只留下一张病假条，让手下第二天交到庄王的手中。

“跑了。”楚庄王倒并没有吃惊，这在他的意料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楚庄王知道，杀斗越椒未必很难，但是，要找一个适合的罪名并不容易。这一点很像当初狐偃杀冀芮吕省，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忍不住跳出来。

可是跑了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这不是一个够分量的罪名，甚至算不上罪名。

“蔿贾，斗越椒身体不好，回家休养了。现在我任命你为令尹，麻烦你走一趟，去斗越椒那里替我慰问他，顺便也看看他的身体怎么样了。”楚庄王直接

任命了蔿贾为令尹，还要让蔿贾去通知斗越椒，实际上就是要羞辱他，因为蔿贾一向以来都是斗越椒的下级。

蔿贾一百个不愿意去，他早就看出形势来了。可是他不能不去，去有死的可能，不去则是必死无疑。

写了遗嘱，蔿贾上路了。

斗越椒回到了自己的地盘，心里踏实了许多，他甚至相信，以自己家族的兵力，尽管比楚王的兵力要少，战斗力却绝对不比楚王的兵力差。

几天之后，蔿贾来了。

“你来干什么？”斗越椒问，他始终瞧不起蔿贾。

“奉大王的命令来看望你，顺便告诉你，大王让你安心养病，我担任令尹。” 蔿贾说。

“你？哈哈哈哈。”斗越椒笑了。

在斗越椒看来，蔿贾就是楚庄王的宣战使者。而且，蔿贾夺取了自己的职位，就是自己的敌人。

“来人，砍了。”斗越椒根本没有犹豫。

蔿贾就这样被杀了。

难道楚庄王想不到斗越椒会杀蔿贾？他当然想到了。那么，难道楚庄王就是让蔿贾去送死？不错，楚庄王就是要让蔿贾去送死。

原来，当年斗越椒害死斗般，蔿贾就是帮凶。所以，楚庄王心里也瞧不起他，这次正好让他死在斗越椒的手中，也算是罪有应得。

——秋收起义

秋天的时候，斗越椒造反了。

说起来，那也算春秋时期的秋收起义。

斗家是楚国第一世家，以家族实力而言，斗家不仅是楚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所以，斗越椒有这

个底气跟楚庄王决一死战。而且在斗越椒的脑子里，斗家为楚国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如今完全是被逼造反。

斗越椒杀害令尹，公然造反，消息传到郢都，整个朝廷就炸了窝。

楚庄王急忙召开卿大夫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虽然所有的人都谴责斗越椒的公然背叛，但是，说起讨伐斗越椒，却并没有多少人响应，为什么？一来，斗家实力强大，胜负难料；二来，斗越椒造反确实有被逼的意思，尽管斗家一向以来有些跋扈。

“这样吧，再怎么说，斗家也是楚国的世家，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吧。”楚庄王看出来了，现在讨伐斗越椒不是最佳时机。

第二天，楚王特使前往斗越椒的领地，传达楚王的建议：既往不咎，请斗越椒回来继续担任令尹。

特使被痛打一顿，赶了回来。

“看来，斗越椒是担心我秋后算账，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楚庄王没有生气，反而自我反省。

第二天，有一个特使前往斗越椒的领地，这一次带去了楚庄王的全新提议：请斗越椒回来担任令尹，同时，庄王派自己的一个叔爷、一个叔叔和一个兄弟去斗越椒的地盘，充当人质。

特使又被打了一顿，赶了回来。

“狗日的斗越椒太过分了。”这一回，没等庄王说话，卿大夫们愤怒了。是啊，大王都这样仁至义尽了，你斗越椒还不肯妥协。如果说从前你还占点理的话，如今你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

“唉，算了算了。要不，我就流亡到晋国去，或者去吴国把。我走之后，大家去请斗越椒回来。”庄王不动声色，提出自己的新建议。

“大王，这怎么行？怎么国君避让反臣的？”大臣们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那，怎么办？”

“讨伐斗越椒，讨伐斗越椒。”群情激奋。

庄王笑了，他知道，时机已经到了。

楚国大军向斗越椒的封地进军，渡过漳水。

与此同时，斗越椒的军队也开始出发。于是，两军在皋浒（今湖北省襄阳县西）相遇了。相比较，楚王的部队人数占据优势，而斗家的族兵是楚国的锐卒，战斗力超强。

不过从士气上看，楚军明显更高一些。

两军列阵，楚庄王远远地看着斗越椒，只见斗越椒在战车上耀武扬威，十分威风。说实话，楚庄往心里还真是有些打鼓。

“我们人多，利于混战。”楚庄王心想，想到这里，挽好了袖子，抄起鼓槌来，就准备擂鼓重逢。

对面的斗越椒远远看过来，发现楚军的士气出乎意料的高，心里也有些打鼓。他猛然看见楚庄王，暗自打定主意：我只要一箭射死楚王，他们不就崩溃了？

主意是个好主意，斗越椒打定主意之后，毫不迟疑，抽出一支箭来，力贯双臂，远远瞄着楚庄王，“嗖”一箭射出。

斗越椒是楚国著名的神射手，他射的箭既远又准。只见那支箭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直线，穿过庄王的车辕，又穿过鼓架，正射在了铜钲上，“仓啷”一声巨响，所有人都能听到。

射程够远，力量够大，可惜，偏了一点。

楚庄王吃了一惊，两手一哆嗦，鼓槌差一点掉地上。

等到楚庄王抬头去看的时候，又吃了一惊，因为又来了一支箭，力道比刚才的还要大。楚庄王要躲，

来不及了。只见那支箭又穿过了车辕，“噗”一声，射穿了车盖。

射程更远，力量更大。可惜，又偏了一点。

整个楚军都发出惊叫声，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开始后退。

楚庄王一看，要麻烦，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

“兄、兄弟们，不要怕，当年文王讨伐息国的时候，缴获了三支神箭，后来被斗越椒偷走了两支，就是这两支。射完这两支，他没戏了。”现编现演啊，也亏了庄王急中生智。

楚军不像刚才那样慌乱了，可是，还是心怀畏惧。

总的来说，形势还是不太好，因为斗越椒的第三支箭随时会射过来。

关键时刻，有人说话了，谁？潘党，潘汪的儿子，楚国第一射手。

“大王，另外的一支神箭在我这里，看我的。”潘党十分聪明，知道这个时候庄王最需要的是什么。

只见潘党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箭来，张弓搭箭，看准了斗越椒，一箭出去。

斗越椒干什么呢？热身呢。刚才两箭出去都没射中，斗越椒发现自己的状态不是太好，命中率太差，于是放下弓，活动活动膀子，使劲眨眨眼，准备再射。

俗话说：机会总在一线之间。抓住了，机会属于你；抓不住，机会就收拾你。

斗越椒活动开了的时候，抬头看庄王是不是躲了起来。可是，等他抬头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必要去关心庄王了，因为一支箭已经贴近了自己的脸。斗越椒只来得及惊叫，而他终于没有惊叫出来，因为箭就从他张着的嘴射了进去。

射城更远，力量更大，而且，准确度更高。

鼓声，楚庄王亲自擂响的战鼓声。

战斗才刚刚开始，但是已经结束。

“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左传》记载。

——宽厚的楚庄王

斗家的命运应了子文的预言，整个家族在战斗中被歼灭。

其实，斗家的命运是注定的，并非由于斗越椒而如此。因为斗家的地位注定了他们将是楚王铲除的对象，只是不幸地被斗越椒遇上了。而这一点将会无数次地被证明，在春秋，在整个中国历史。

斗越椒的儿子斗贲皇跑了，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晋国。在晋国，斗贲皇受到欢迎，谁不欢迎来自敌方的

叛徒呢？

斗贲皇成为晋国的大夫，因为封邑在苗，改名为苗贲皇。到这里，苗姓的读者请起立，因为苗贲皇就是苗姓的始祖。

斗越椒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后代们成了晋国人。

斗家，楚国最大的家族就这样灭亡了；斗姓，楚国第一大姓，如今已经几乎见不到。

那么，斗家在楚国消失了吗？没有。

子文的一个孙子叫做斗克黄的，担任箴尹一职，大致相当于后来的谏臣，现在的体改委主任。斗越椒秋收起义的时候，他正在齐国出访。回国途中在宋国听说了秋收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的消息，手下人就说："别回去了，逃命吧，就去齐国吧。"

"不行，任务没完成就跑了，不厚道。回去吧，认命吧。"

就这样，斗克黄回到了楚国，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之后，让人把自己给绑起来，送到法院去了，那时候叫司败，算是自首。

“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啊，况且，子文对楚国的功劳那么大，怎么能让他断子绝孙？斗克黄不能杀，官复原职。”楚庄王亲自过问，不仅让斗克黄官复原职，还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斗生。

“大王宽宏大量啊。”楚国的百姓们都在说。

其实，楚庄王还有一件宽宏大量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呢。

讨伐斗越椒回来，楚庄王高兴，于是摆了一个庆功宴，就在宫里，大小将军有一百多号。

那天下午，楚庄王拿出珍藏八年的好酒，与大家开怀畅饮。说来也是，除掉了斗越椒这个眼中刺，楚庄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酒一直喝到晚上，大家都喝得不少，吆三喝四的，也不管什么体统不体统的。庄王喝得高兴，一高兴之下，把自己最宠爱的美人许姬叫来助兴，也让大家看看美人有多美。

看见美人，大家来劲了，本来就喝多了，现在黄段子就上来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性趣盎然起来。有大胆的，就偷偷地盯着美人看。

说来也巧，就在大家喝得二五二五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阴风，把所有的灯都给吹灭了，恰好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宫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说时迟那时快，许姬就发觉有人扯她的袖子，随后，一股酒气扑面而来，热腾腾的一张脸凑了上来。许姬知道，有人要趁黑吃自己的豆腐。

美人急中生智，一边躲闪，一边伸出手去推那人的脸，谁知没有推到脸，推到了那人的头盔，许姬顺势抓住头盔上的缨，一把拔了下来。那人显然吃了一惊，闪开了。

“大王，刚才有人要吃我豆腐，我把他头盔上的缨拔下来了，等下点灯之后，一定要把这人抓住。”许姬低声对庄王说。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吵吵嚷嚷，内侍们拿着火种来了。

“各位，今天是朋友大会，没大没小，大家都把头盔上的缨拔下来，不醉不休，哈哈哈哈。”楚庄王高声下令。

一片笑声中，所有人都把头盔上的缨拔了下来。等到重新点灯，所有人的头盔上都没有缨了。

那一天喝得很晚，大家都是扶着回去的。

“大王，你为什么放过那个人？”许姬陪庄王上床之后，不解地问。

“我请大家来喝酒，我让大家喝多了，结果人家

喝多了失礼了，我却要杀人家，不是太不厚道？再说，不就拉了拉袖子，又不损失什么。”

楚庄王，大度啊。

第一百章 人民的好总理

灭了若敖家族，楚庄王除去心头大患。

消灭了敌人，不等于就强大了自己。

有史以来，但凡内部斗争，一定是两败俱伤。

过去的若干年里，楚庄王一门心思就是跟斗越椒斗了，什么民间疾苦，什么国民经济，那些统统都不关心，也没精力去关心。如今消灭了斗越椒，这才想起来国家要管理了。

等到真要管理国家的时候，庄王发现：哇噻，国家已经成了个烂摊子了。

庄王决定重用贤能，谁比较贤能呢？庄王早就看好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虞邱，是沈地的地方官，因此

又叫沈尹虞邱。虞邱这人把沈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多人都举荐他。

于是，虞邱连升三级，成了楚国的新任令尹。

虞邱不是楚国公族，以这样的出身能够成为令尹，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虞邱让贤

虞邱人品好，学识广，还很敬业，庄王非常喜欢他。但是，一年时间过去，楚国的起色并不大。

“国家大了，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庄王心想，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虞邱的能力。

这一天，庄王和虞邱探讨治国方略，谈得高兴了，一直到深夜才回到后宫。

“大王，怎么才回来？”回来晚了，美人不高兴了。哪个美人？许姬？早换人了，这个美人叫樊姬，正得宠呢。

“跟虞邱讨论国家大事，说得高兴了，回来晚

点。”对于美人，庄王还是很呵护的。美人生气，庄王不会生气。

“虞邱行吗？”

“怎么不行？楚国还有比他贤能的？”庄王有些不高兴了，就算你长得漂亮，不等于你什么都懂啊。

“我觉得他不行。”樊姬瞥了庄王一眼，笑嘻嘻地说：“大王啊，我觉得吧，贤不贤呢不能只看他有没有学识或者长得漂不漂亮。就说我吧，我认为自己挺贤的，并不是说我自认为自己有多美，而是我不仅自己伺候大王，我还尽心尽力给大王介绍新的，数数看，我在外面给大王物色进来的，有两个比我还美呢，还有几个也不亚于我啊。你再看看虞邱，这令尹干了一年多了，有没有给大王您推荐过一个两个贤人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失败。”

庄王笑了，樊姬这人，说到长相，在宫里也就是

一流半，连一流也算不上。可是会来事，常常托人在外面打听谁家的女孩子长得漂亮，然后就来向庄王报告。一来二去，跟庄王混个脸熟，再加上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又且推荐了几个不错的让庄王满意，庄王竟然是越来越喜欢她，现在成了后宫里最受宠爱的美人了。

“这么说，要是你是男人，就该让你当令尹了？”庄王笑道，随后将樊姬抱了起来，扔到床上。

灯影摇曳，呻吟声起，一夜无眠。

第二天，庄王见到虞邱的时候，顺便就把昨晚上樊姬的话学了一遍，“女人懂得什么，哈哈哈哈。”

学完，庄王大笑起来。笑声中，虞邱站了起来，躬身施礼。庄王一愣，原本大家都坐着，如今虞邱站起来施礼，那就是有很严肃的话要说了，难道，他要辞职不干了？

“大王，夫人说得对，我，我辞职行吗。”

别说，还真不干了。

楚庄王急了，心说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不就是个女人说你两句吗？

“令尹啊，你看你，这有什么好当真的？”庄王劝道。

“大王啊，我不是生气，我是真得这么想的。夫人没说之前，我还犹豫；现在夫人都这么说，我觉得我不能犹豫了。我的能力我知道，管个小地方没问题，可是，管理楚国这么大个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虞邱说得很真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见楚庄王有些发楞，接着说：“能力不够就不要占着高位，我的能力就不够。占着茅坑不拉屎，那就是贪婪；有贤人而不推荐，那就是诈骗；知道了贤能而不让位，那就是不廉洁。这三点都做不到，那就是不忠。如果我还不辞职，我就是不忠，我这样不忠的人，大王还挽留干什么？”

高风亮节，典型的高风亮节。

庄王听了半天，心说“对啊”，于是问：“你要是走了，谁来接替？”

“大王，我就是发现了贤人，这才坚决辞职的。在期思（今河南固始县）有一个人名叫孙叔敖的，家里很穷，但是人很有骨气，又有学问，又不贪，这个人来当楚国令尹，那绝对是大王的福气。”原来，虞邱是已经选好了继承人。

“孙叔敖？能比你还强？”庄王有些不相信。

“这样，我给你讲个孙叔敖的故事，你就知道这个人了。”

——孙叔敖斩蛇

孙叔敖小的时候，一次出去游玩，在路上遇上了一条蛇。

“死了死了。”看见蛇，孙叔敖怕得要死，怕蛇？孙叔敖并不怕蛇，他只是怕这种蛇。这是一种什么蛇？两头蛇。

根据当地的传说，看见两头蛇的人，一定会很快死掉。

想到自己就快死了，孙叔敖哭了。哭了一阵，他突然想起什么来了，拔出刀来，一刀把两头蛇砍成了两段。之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坑，把蛇埋了起来。

回到家里，孙叔敖愁眉不展。老娘看见了，觉得奇怪，仔细看，好像还哭过。老娘心里合计：“这孩子向来老实，从来不惹事的，这是怎么了？跟人打架了？还是跟初恋女友分手了？”

“孩子，怎么哭了？”老娘问。

孙叔敖忍不住又哭了，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看见两头蛇的事情告诉了老娘。

“蛇在哪里呢？”老娘听了，也很紧张。

“我怕这条蛇再被别人看见，所以我杀了它，埋起来了。”孙叔敖说，自己都要死了，还要为别人着想。

“孩子，你真是个善良的人啊。你知道么，这叫积阴德，上天是不会让积阴德的人死去的，别怕，你死不了。”老娘放心了，她坚信，天佑好人。

这段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几千年来用来教育儿童。

庄王被虞邱的故事吸引了，他立即喜欢上了孙叔敖。

当天，楚王的特使出发了。

三天之后，孙叔敖来到。庄王看见孙叔敖，只见小伙子眉清目秀，眉宇间一股傲气夹杂着正气，庄王大喜。一交谈，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又正直又有才的人，

庄王放心了。

第二天，楚庄王宣布任命孙叔敖为令尹，虞邱光荣退休，尊称为“国老”，赏赐采邑三百户。

孙叔敖，子文之后楚国的又一位名相出世了。

孙叔敖怎样治理国家我们随后说，先把后面的一件事情说完。

孙叔敖做令尹之后不久，虞邱的一个家人犯了法，孙叔敖将此人捉去，一审理，死罪，当时就给砍了。虞邱知道之后，跑到庄王那里去了。庄王一看，这是来告状来了，安慰一下吧。

“大王，恭喜啊。我说过孙叔敖治理国家公正无私吧，真是这样啊，我也放心了。”虞邱高兴地说，原来他不是来告状的。

“国老，这也是你的功劳啊，我好感动好感动啊。”庄王说，虞邱的话真的让他感动。

后世有人说孙叔敖是蔿贾的儿子，此说不大可靠。

按《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试想，蔿家是楚国大族，蔿贾又是司马，儿子怎么可能是“处士”？。”《荀子. 非相》记载:“楚之孙叔敖, 期思之鄙人。”什么是鄙人？郊区农民。就算蔿贾已经死了，儿子也不会这么快就成了郊区农民吧？

何况，所有正史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叔敖是蔿贾的儿子。

不过，孙叔敖应当是蔿贾的族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蔿艾猎。所以，孙叔敖是楚国公族，也是孙姓的祖先之一。孙姓的读者不妨在此致敬，不论孙叔敖是不是你的祖先，他也是整个孙姓的骄傲。

——老头的忠告

孙叔敖当了楚国令尹，一时也是志得意满，未免

有些得意忘形了。

而看见孙叔敖一步登天，大姑小姨、左邻右舍、小学同学、路上打过招呼的、一块放过牛的等等等等，凡是八杆子之内沾上点边的，一个个都来祝贺。一时间，宾客盈门，三教九流都有。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调子：拍马屁。

转眼一个多月，基本上拍马屁的已经轮了一遍，孙叔敖也快不知道姓什么了。

这一天，来了一个老头。老头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戴着一顶白帽子。粗布衣服说明他很穷，白帽子说明他是来哭丧的。

“大爷，您这什么意思？”孙叔敖压着火问，还好他的修养还不错，“你看，别人都是来祝贺的，你怎么来吊唁呢？走错门了吧？”

“孙子，拍马屁的太多了，如果你今天不听我的话，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来给你吊唁的。”老头也不客气，你叫我大爷，我就叫你孙子。

孙叔敖心里咯噔一下，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老头肯定有两刷子。

“大爷，您坐。”孙叔敖连忙请老头坐下，倒上水送过去。

老头挺高兴。

“孩子，我听说，显贵了就到处炫耀，大家就会离开他；当官了就独揽大权，君王就会讨厌他；工资待遇高还不满足，灭顶之灾就会来到。想想看，斗越椒是怎么死的？”老头直来直去，可以说是直指要害。

孙叔敖一愣，老头说得对啊。多亏了这个老头提醒，否则，自己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呢。想到这里，禁不住冒出一头冷汗来。

“大爷，谢谢您的指教，太及时了。那个什么，再给我一点教诲吧。”

老头一看，这小子挺机灵，一点就通。

“好吧，那就告诉你。地位高，更要低调谦恭；权力大，更要小心谨慎；工资待遇好，更不能贪污受贿。有这三点，你能把国家治理好，自己也能得到善终，子孙后代也不会受穷。”老头针对前面三点，给出了答案。

孙叔敖激动啊，初次当官，而且是这么大的官，自己真有些忐忑不安，有了老头这三条，自己的心里有底了。

“大爷，那什么，我、我太崇拜您了，我，我就是你的粉丝啊。那什么，我把您的话当成格言挂起来。那，那什么，我感谢你祖宗八辈。”孙叔敖激动坏了，金玉良言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金玉良言的。

从那以后，孙叔敖把老头的三条忠告刻好了挂在自己的家里了。一生一世，孙叔敖就这么要求自己的。

哪三条？请牢记。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

敢取。

——人民的好总理

孙叔敖治理楚国的成就实际上超过了子文，得到的历史评价也在子文之上。《史记?循吏列传》第一位就是孙叔敖，太师公给的评价极高。具体请读者自行翻阅《史记》。

孙叔敖的的治国理念就是“执政为民，富民强国”，也就是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执政策略是“施教导民”（《史记》），也就是采取引导和示范的方法和推行新政，而不是强制性；具体的做法很多，但是，最著名的应该是孙叔敖兴修水利。在水利建设上，孙叔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孙叔敖在期思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渠系工程之一。。

“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

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这样，楚国南部的沮漳水流域，北部的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

安徽寿县境内的芍陂，也是孙叔敖所创建。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唐代改名为安丰塘，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效益。

孙叔敖指挥兴建的水利工程自然不止这些，这不过是其中典型的几个。

可以说，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除了注重农业，兴修水利，孙叔敖对于工程建设也极有造诣。

据《左传》，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派人筹度工程，上报司徒。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建城，保质保量提前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的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多才多艺。

《史记》记载，楚庄王有一次不知道哪根筋动，大概是玩了一次微服私访之类的东东，到市场上买了点东西，结果他发现一个问题：钱太轻了，拿着不舒服。老大下令：钱太轻，换重的。于是，旧版楚国人民币换了新版的。

商人们就觉得奇怪啊，旧版用得好好的，怎么换新版了？神经病犯了？要不就是有什么阴谋，准备私有资产国有化了？大家害怕，于是干脆不做生意了。

市场萧条了，金融危机眼看就要爆发。

这个时候，孙叔敖看到了危机。经过调查，发现一切都是新版楚国人民币引发的问题。于是，孙叔敖

紧急命令停止使用新版楚国人民币，恢复旧版楚国人民币。命令下达，孙叔敖才向楚庄王作了报告。庄王听了，也赞同孙叔敖的做法。三天之后，市场恢复人气，一场一触即发的金融危机终于被化解于无形。

另据《史记》记载，楚国的车底盘低，尽管坐起来稳当，但是马不好用力，因此车的速度提不上去，不仅容易塞车，而一旦打仗，士兵们的驾驶技术就出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楚庄王命令提高车的底盘。可是，命令下了好几次，没有任何效果，老百姓根本不买账。是啊，车好好的，你要提高底盘，改装车不要钱的？

孙叔敖又提建议了：“大王，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那就让都城里各个小区把大门的门槛加高，这样，底盘低的车就必须空车才能过去，车上的人就要频繁下车了。为了不频繁下车，他们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都城人提高了底座，全国都仿效的。”

楚庄王于是采纳了孙叔敖的意见，果然，过了半年，老百姓都自动把车子造高了。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这就是司马迁对孙叔敖治国方法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孙叔敖的治理国家方面与管仲很相似，他们都很务实，也都很有办法。

在楚国历史上，孙叔敖治理国家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富足的一段了。

——模仿秀的祖师爷

尽管在治理国家方面很像管仲，在另一个方面，孙叔敖和管仲截然不同，那就是：管仲富，孙叔敖穷。

孙叔敖是很穷的，只娶得起一个老婆，生得起一个孩子，而且老婆孩子整年没什么新衣服穿，自己也没有好马，他的车要么是最差的马，要么干脆就是牛

车。贪污的机会很多，受贿的机会也很多，甚至请赏的或者自己奖赏自己的机会也很多，可是，孙叔敖时刻牢记老头的三条教诲，安于贫穷。

到临死，孙叔敖穷得买不起好棺材。

鞠躬尽瘁之前，孙叔敖把儿子交到身边，交待后事："儿啊，我就要死了，没留下什么财产给你们母子，你呢，也没有什么才能，你一定会受穷。受穷也不要找门路当官，你不是那块料。况且，你也没什么门路可找。实在穷得受不了了，你就去找优孟，他会帮你。"

优孟是谁？就是一个姓孟的演员。优孟跟孙叔敖关系不错，孙叔敖的儿子认识他。

孙叔敖没几天就鞠躬尽瘁了，老婆孩子基本上用光了家里的积蓄，总算把他老人家给埋了。从那之后，老婆孩子就靠着砍柴度日。几年之后，孙叔敖的老婆也一病不起，去找孙叔敖了。

孙叔敖的儿子现在走投无路了，怎么办？想起老爹的临终遗言，于是去找优孟了。

“啊，你怎么混成个叫花子了？”优孟看见孙叔敖的儿子，大吃一惊，要不是仔细看，根本认不出来了。

“我，我爹临终前说了，要是穷得活不下去了，就来找您。”

“那，好吧。”优孟略微沉吟了一下，答应了，然后给了孙叔敖的儿子一点钱，让他回去等消息。

孙叔敖的儿子谢过了，回到家里，一边等消息，一边继续卖柴为生。

优孟用了一年时间做准备，准备什么？

一年之后，楚庄王正在宫里喝酒呢，突然有一个人从容走了进来。抄起一个酒杯，向楚庄王敬酒。庄王大吃一惊，心说这大内侍卫们怎么回事，怎么随随

便便把人放进来了？正要发火，一看眼前这个人，庄王吓了一大跳，当时就明白怎么没人阻拦了，怎么回事？他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孙叔敖了，神态、衣着、动作都跟孙叔敖一模一样。

“啊，老孙，你复活了？”庄王惊诧地问。

“我，不是老孙，大王认错人了。”来人否认。

不否认还好，这一否认，庄王更加惊讶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仅神态像孙叔敖，就连说话的口音和声调都一模一样。

“你，你就是孙叔敖。”

“我真不是，我顶多也就是一山寨版的。你想想，孙叔敖死了这么多年了，骨头都烂了，就算诈尸也诈不出来了，我真不是。”来人继续否认。

楚庄王想想，这人说得有道理啊。可是有道理归有道理，这人跟孙叔敖真是没有什么两样。楚庄王把内宫里认识孙叔敖的人都叫来看，结果人人都说这就是孙叔敖。

“这样，甭管你是不是孙叔敖，你来当令尹吧。”庄王也不管那些了，管他山寨不山寨的，山寨的未必就不如原版的。

“这个，我得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我做不了主。”山寨孙叔敖还是个怕老婆的。

“那行，给你三天时间，不见不散啊。”庄王跟他约好了时间。

三天之后，山寨孙叔敖来了。

“怎样？老婆批准了吗？”楚庄王急切地问。

“老婆不批准啊。”山寨孙叔敖回答。

“为什么？”

“为什么？老婆说了，当楚国的令尹很没劲，正版孙叔敖为了国家作了多大的贡献？又廉洁奉公，不贪污腐败。结果呢？他死了之后，儿子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如今靠卖柴为生，跟叫花子没什么区别。正版

孙叔敖都这个下场，我山寨版的不是更惨？如果大王一定要让我当令尹，那我就自杀。”山寨孙叔敖眼睛都不眨，说了这么一番话。

无立锥之地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

楚庄王多么聪明的人啊，立即明白了，山寨孙叔敖是来为正版孙叔敖抱不平的。

“多谢你提醒啊，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楚庄王这点好，知错就改而且绝不拖泥带水，他立即派人找来孙叔敖的儿子，在孙叔敖下葬的地方封了他四百户。

从此，孙叔敖的儿子成了小地主，过上了小康生活。

而山寨孙叔敖，就是优孟。

如果说模仿秀的祖师爷是优孟，有人反对吗？

在这里，让我们深情地补一句：孙叔敖，人民的

好总理，我们热爱你。

解释一下。

孙叔敖用了一章来讲，总的篇幅其实并不少。之所以集中在一章，是为了故事集中，读者的印象深刻。如果按照时间顺序以流水账的方式来写，故事分散而且显得突兀，反而有损他的伟大形象。后面孙叔敖还会出现，但是不是主要人物。

日期：2009-06-27　15:21:51

第一〇一章 你是神经病

楚庄王十三年（前601年），楚国讨伐舒国和蓼国（都在今安徽境内），一举灭了他们，再次扩张土地。

楚国的内部问题解决了，晋国呢？

同年，晋国发生了大事，头等大事，什么头等大事？赵盾死了。

这一次，晋国的大夫们都学了个乖，赵盾病重期间，个个都在首都蹲着。就算地震来了，就算禽流感来了，也坚决不走。

赵盾的死，毫无疑问预示着晋国的权力结构要发生变化。那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顺利交班

按照晋国原有的六卿排位，赵盾之后是荀林父，荀林父之后是郤缺，那么，赵盾一死，应该是荀林父递补中军帅。

可是，赵盾会让荀林父接自己的位置吗？绝对不会。

临死之前，赵盾在床上召集六卿开会，指定了郤缺接任中军帅。有人反对吗？就算有人反对，也没有

人敢说。

等到别人都走之后，赵盾留下了郤缺，他还有话要说。

“缺，你知道为什么选择了你而没有选择荀林父吗？”赵盾问。

“啊，请指教。”郤缺其实都知道，他装不知道。

“荀林父这个人头脑太死了，不行。”赵盾轻声说，他看看郤缺，接着说：“不过，他这人还算老实，不用提防他。有一个人必须要除掉的，那就是胥克，我看这人一直对我们怀恨在心，一定要除掉他。”

郤缺点点头，说了声：“是。”

“还有，我儿子赵朔就托付给你了，替我照看好他。”赵盾又说，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情。

“元帅，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郤缺说，他知道，而且完全知道赵盾想要他做什么。

赵盾点点头，从郤缺的眼光里，他知道自己可以

闭眼了。

赵盾走了。

但是，晋国的权力斗争并没有走。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一定要把权力接力棒传给自己信得过的人

晋国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郤缺唯一的竞争者荀林父选择接受组织安排，他原本就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对权力斗争也不感兴趣。

现在的六卿排名是：郤缺、荀林父、士会、栾盾、胥克和先縠。先縠是先轸的什么人？《史记》的说法是先轸的儿子，应当是先轸的小儿子，先克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因此，先家的族长就由他叔叔来递补了。

赵家被挤出了六卿，或者说，还需要重新排队。

但是，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是不会让赵朔等太久的。从另一个角度说，郤赵两家互为支援，尽快把赵朔扶持进六卿也是郤缺自己的利益所在。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拔掉萝卜才有坑。

拔掉哪个萝卜？

赵盾临终前已经嘱咐过了：拔掉胥克这个萝卜。

郤缺早就盘算过了，荀林父资历老而且太老实，难以找到他的过错；士会是抢回来的人，名声太好，也不能乱动；栾盾虽然关系比较远，但是栾家家族实力庞大，不好招惹；先縠算是递补先克的，是盟友，更不能动。算来算去，也就是胥克这边最合适。

按着赵盾的套路，搞掉胥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制造一项罪名，杀掉他或者赶走他；另一种则是老办法——找个强盗干掉他。

可是，郤缺不能这么干，他有心理障碍。为什么？

因为郤缺能有今天，能从一个野人重新成为贵族，一切都要感谢当年胥臣的推荐。没有胥臣，他现在什么也不是。

他能够杀掉胥臣的孙子吗？而且是昧着良心。

郤缺很发愁，怎么办？

——你是神经病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段很古怪的事情。

晋国和白狄联合起来攻打秦国，规模不大，也就是边境战争。

秦国人派了间谍来刺探情报，结果被晋国军民给捉住了。秦国间谍被吊死在城墙上，然后尸体扔在东门外示众。

怪事在六天之后发生了，被吊死的秦国间谍竟然醒过来了。秦国间谍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

土，又摸了摸脖子，扬长而去。

“拜托，拜托让条路，我要回国了。”秦国间谍大摇大摆走了，围观的群众看得目瞪口呆，谁敢阻拦？

《左传》：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算起来，这是晋成公六年的事情，也就是公元前601年，秦国间谍复活比耶稣复活要整整早了六百年。

郤缺听说了，急忙赶往现场。

现场人山人海，复活的秦国间谍不见了，只看见两个看守尸体的士兵在那里手舞足蹈，狂呼乱叫。

“怎么回事？”郤缺问。

“看见死人活了，这两个吓成蛊疾了。”有人报告，什么是蛊疾？按古人的说法，蛊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毒虫，很多毒虫在一个器皿里互相吞食，最后剩下那个不死的，就叫蛊。蛊可以用来毒害人，放到人的身体里，人就会神志不清，胡说八道，手舞足蹈等等。

说起来，有点生物战或者巫术的意思了。

说来说去，蛊疾基本上就是神经病，又叫精神错乱，俗话就是疯了。

看到两个神经病发作的士兵，郤缺眼前一亮。

六卿扩大会议，基本上相当于政治局会议。除了六卿，扩大进来的主要就是赵家的人，赵朔、赵括、赵婴齐、赵同、赵穿，还有韩厥。这里面，赵家的人就不用说了，韩厥是赵家死党，先縠和赵家关系密切，栾盾跟赵家关系也不错，士会是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荀林父也是个随大流的人。

“各位，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胥克的问题。”郤缺开门见山。

“我的问题？我什么问题？”胥克感到奇怪，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奇怪。

“你得了神经病，要回家休养了。”郤缺很严肃地说。

“神经病？开玩笑吧。”

“开什么玩笑？大家都知道你得神经病了。”

“我得神经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得了神经病的，自己都不知道。”

“我得神经病了吗？”胥克问大家。

士会闭上眼睛，荀林父则低下头，栾盾假装没听见，而其余的人都很严肃地点点头，然后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胥克。

胥克有点慌了，任何人遇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慌的。

“我，我没得神经病，我没得神经病。”胥克辩白着。

“你就是神经病。”赵穿站了起来，指着胥克的鼻子说。

“我，我不是神经病。”

“你就是神经病，来人，把神经病送回家去，免

去下军帅职务。”郤缺下令。

卫士们上来，不由分说，把胥克架了起来，就往外拖。

“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胥克大声喊起来，可是，没有人理他。

胥克被拖了出去，塞进了车里，然后被强行送回家了。

“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凄厉的喊声远远地传来，远远地消失了。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士会的脸色铁青。

“继续开会，我提议，先縠为下军帅，赵朔递补为下军佐，各位有什么意见？”郤缺继续主持会议。

谁会有意见？谁敢有意见？

赵朔，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卿的位置。

胥克被强行送回了家，经过一路上的嘶吼，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真的有神经病了。

“儿子，我没有神经病啊，我真的没有神经病啊。”胥克一把抓住儿子胥童的手，一个劲地说。

“爹，你当然没有神经病，谁说你有神经病？”胥童急忙安慰父亲，等父亲情绪稳定一点之后，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胥克断断续续把事情说了一遍，突如其来的“神经病”和失去卿位对他打击太大，他有些神神道道了。

胥童虽然岁数不大，却比自己的父亲很沉着。

“爹，事情明摆着的，这是郤缺和赵家勾结，用这个借口把你踢出来，好给赵朔腾位置。狗日的郤缺，不是我老爷爷，他现在连狗都不如。如今不报答我们家，反而这样陷害我们，老天有眼的话，一定让他得

到报应。”胥童看得清楚，他恨透了郤缺。

由于受到的刺激太大，胥克从那之后那就真有些神经病了。

没过几年，胥克在郁闷中死去。

“孩子，你爷爷被赵盾赶走，客死国外；你爹又被郤缺害死，你，你要为你爷爷和你爹报仇啊。”临死之前，胥克这样叮嘱胥童。

“爹，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报。”胥童在父亲面前发了誓。

仇恨，已经深深地植入在胥童的脑海中。

——你是神经病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段很古怪的事情。

晋国和白狄联合起来攻打秦国，规模不大，也就是边境战争。

秦国人派了间谍来刺探情报，结果被晋国军民给捉住了。秦国间谍被吊死在城墙上，然后尸体扔在东门外示众。

怪事在六天之后发生了，被吊死的秦国间谍竟然醒过来了。秦国间谍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又摸了摸脖子，扬长而去。

“拜托，拜托让条路，我要回国了。”秦国间谍大摇大摆走了，围观的群众看得目瞪口呆，谁敢阻拦？

《左传》：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算起来，这是晋成公六年的事情，也就是公元前601年，秦国间谍复活比耶稣复活要整整早了六百年。

郤缺听说了，急忙赶往现场。

现场人山人海，复活的秦国间谍不见了，只看见两个看守尸体的士兵在那里手舞足蹈，狂呼乱叫。

“怎么回事？”郤缺问。

“看见死人活了，这两个吓成蛊疾了。”有人报告，什么是蛊疾？按古人的说法，蛊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毒虫，很多毒虫在一个器皿里互相吞食，最后剩下那个不死的，就叫蛊。蛊可以用来毒害人，放到人的身体里，人就会神志不清，胡说八道，手舞足蹈等等。说起来，有点生物战或者巫术的意思了。

说来说去，蛊疾基本上就是神经病，又叫精神错乱，俗话就是疯了。

看到两个神经病发作的士兵，郤缺眼前一亮。

六卿扩大会议，基本上相当于政治局会议。除了六卿，扩大进来的主要就是赵家的人，赵朔、赵括、赵婴齐、赵同、赵穿，还有韩厥。这里面，赵家的人就不用说了，韩厥是赵家死党，先縠和赵家关系密切，栾盾跟赵家关系也不错，士会是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荀林父也是个随大流的人。

“各位，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胥克的问题。”郤

缺开门见山。

“我的问题？我什么问题？”胥克感到奇怪，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奇怪。

“你得了神经病，要回家休养了。”郤缺很严肃地说。

“神经病？开玩笑吧。”

“开什么玩笑？大家都知道你得神经病了。”

“我得神经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得了神经病的，自己都不知道。”

“我得神经病了吗？”胥克问大家。

士会闭上眼睛，荀林父则低下头，栾盾假装没听见，而其余的人都很严肃地点点头，然后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胥克。

胥克有点慌了，任何人遇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慌的。

“我，我没得神经病，我没得神经病。”胥克辩白着。

“你就是神经病。”赵穿站了起来，指着胥克的鼻子说。

“我，我不是神经病。”

“你就是神经病，来人，把神经病送回家去，免去下军帅职务。”郤缺下令。

卫士们上来，不由分说，把胥克架了起来，就往外拖。

“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胥克大声喊起来，可是，没有人理他。

胥克被拖了出去，塞进了车里，然后被强行送回家了。

“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凄厉的喊声远远地传来，远远地消失了。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士会的脸色铁青。

“继续开会，我提议，先縠为下军帅，赵朔递补为下军佐，各位有什么意见？”郤缺继续主持会议。

谁会有意见？谁敢有意见？

赵朔，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卿的位置。

胥克被强行送回了家，经过一路上的嘶吼，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真的有神经病了。

“儿子，我没有神经病啊，我真的没有神经病啊。”胥克一把抓住儿子胥童的手，一个劲地说。

“爹，你当然没有神经病，谁说你有神经病？”胥童急忙安慰父亲，等父亲情绪稳定一点之后，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胥克断断续续把事情说了一遍，突如其来的“神经病”和失去卿位对他打击太大，他有些神神道道了。

胥童虽然岁数不大，却比自己的父亲很沉着。

“爹，事情明摆着的，这是郤缺和赵家勾结，用这个借口把你踢出来，好给赵朔腾位置。狗日的郤缺，不是我老爷爷，他现在连狗都不如。如今不报答我们家，反而这样陷害我们，老天有眼的话，一定让他得到报应。”胥童看得清楚，他恨透了郤缺。

由于受到的刺激太大，胥克从那之后那就真有些神经病了。

没过几年，胥克在郁闷中死去。

“孩子，你爷爷被赵盾赶走，客死国外；你爹又被郤缺害死，你，你要为你爷爷和你爹报仇啊。”临死之前，胥克这样叮嘱胥童。

“爹，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报。”胥童在父亲面前发了誓。

仇恨，已经深深地植入在胥童的脑海中。

——夏姬

晋国和楚国在这些年间的直接冲突非常少，几乎没有。但是，两个国家也没有闲着，他们喜欢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夹在大国之间是痛苦的，而这种痛苦体会最深的无过于郑国和陈国。基本上，过一段时间楚国就会去讨伐他们，然后他们与楚国签署友好条约；随后晋国就会来讨伐他们，于是再跟晋国签署友好条约；然后楚国人再来……

这两个国家就像两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张大叔来跟张大叔上床，李大叔来跟李大叔同房。没有尊严，没有主权。

不过，即便是同样的被不停轮奸，郑国和陈国的感受是不同的。

郑国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也不算是个太小的国家，早年也曾经风光过，总是这样两面讨好又两面讨不到好让他们觉得很没有面子。而陈国不太一样，国家太

小，就没什么面子问题。所以，陈国军民基本上习惯了不停被****的生活，甚至，他们还挺享受这样的日子。

当****不能抗拒的时候，不妨试图去享受这个过程。这，就是陈国军民的现状了。

自暴自弃，这是陈国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写照。荒淫无度，则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想想也是，既然不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既然随时可能被灭掉，那就存在一天乐活一天吧。

淫乱，绝对的淫乱。

于是，一段故事发生了。

这段故事的主人公，最先就是从这两个被不断轮奸的国家来的。

当年，郑穆公还做太子的时候，那时候还叫公子兰。公子兰有一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没有记载，暂时

就叫小卉吧。这个小卉长得天仙一般，不仅漂亮，而且天生对男人有一种吸引力。古时就叫骚，现在叫做性感。公子兰很爱这个女儿，把她看成掌上明珠，直到有一天，公子兰决定立即把她嫁出去。

为了什么，公子兰决定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出去呢？因为自己的宝贝儿子死了。

公子兰的大儿子名叫公孙蛮，年方十六岁，是个帅哥，公子兰也很喜欢他。突然有一天，公孙蛮死了。怎么死的？死在了哪里？

公孙蛮死在了小卉的床上，赤身****，身子下面还有白糊糊的一滩液体。

这样的死法，只能是两个原因。第一种，脱阳而死，也就是周星驰常说的“精尽人亡”；第二种，突发性心脏病，因为高潮太高，心脏承受不了。

不管哪一种死法，都是风流死法。

谁是那个女的？

小卉。

这不是****吗？这不是****是什么？

公子兰当时就懵了，冷静下来之后，要想怎样料理后事了。

首先，家丑不能外扬，事情不能泄露出去。也就是说，既不能让外面知道公孙蛮是怎么死的，也不能用家法处置小卉。

之后，要尽快把女儿嫁出去，否则，公孙蛮的命运随时可能落在他们兄弟们的头上。更重要的是，这个女儿不仅可能带来家庭的灾难，甚至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公子兰知道，自己女儿的国色天香如果传扬出去，很快楚国人就会来求亲，晋国人也会来求亲，到时候怎么办？女儿只有一个，可是惹不起的邻居有两个，那时候不是国家就要遭殃？

所以，公子兰决定在女儿的坏名声和好名声都没有传扬出去之前，把她嫁掉，算是一了百了。

嫁给谁？公子兰不敢把女儿嫁给晋国人，怕楚国人不高兴；也不敢嫁给楚国人，怕晋国人不高兴。正在这个时候，陈国的公子夏为儿子公孙御叔来求亲，公子兰一看，合适，就嫁给他吧。

就这样，大美女小卉就嫁给了小国大夫公孙御叔了。由于公孙御叔用父亲的名字作姓，因此就姓夏，名叫夏御叔，而小卉就改名叫作夏姬了。

那一年，夏姬十五岁。

——淫乱四人帮

夏御叔把夏姬迎娶回家之后，一看这老婆漂亮得无与伦比，骚得闻所未闻，夏御叔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何德何能，娶了这么个仙女一样的老婆，我，我

赚大了。”夏御叔高兴，逢人就说。

夏御叔真的赚了吗？某个角度说，是赚了。

娶回夏姬不到九个月，夏姬生了个儿子，肥头大耳，十分壮实。这个儿子是不是赚的，谁也不知道。

夏御叔是陈国著名的花花公子，他还有三个好兄弟，一个是公子平国，一个是孔宁，又叫公孙宁，另一个是仪行父。这兄弟四个原本也都是堂兄弟，混在一起吃喝嫖赌，人称“四大公子”。

自从娶回了夏姬，夏御叔基本上每天有时间就呆在屋子里，再也不出去鬼混了。为什么？夏御叔说了：“跟老婆在一起，比鬼混还刺激。”

那哥三个当然不信，谁不知道家花不如野花香的道理啊？三个还打赌呢：这小子也就是新鲜几天，过几天还要出来跟咱们混。

可是，这一次哥三个错了。

夏御叔竟然一连三个月不参加组织活动了，哥三个知道，这次，夏御叔是真的赚了。

“奶奶的，不理他了，咱们哥几个自己玩。”哥三个都这么说，但是，暗地里都在想去看看夏御叔到底娶了个什么妖精老婆。

公子平国还没来得及行动，国家出大事了，什么事？爹死了。他爹就是陈共公，爹死了之后，就轮到他当国君，也就是陈灵公。灵公当了国君，老爹给他留下的后宫里美女成群，消化也要消化一段时间，所以这里一忙，就忘了夏御叔老婆那个茬了。

孔宁和仪行父偶尔也去后宫凑凑热闹，灵公还挺够意思，直接说了：“兄弟，除了那个那个和那个，其余的，是我的也是你们的。”

哥三个就这样在宫里混，一转眼十多年过去。终于有一天，哥几个想起夏御叔来了。

“哎，很久不见老夏了，还活着吗？”陈灵公问，

自己不上朝，所以大臣们也不上朝，如果不是在后宫遇上，还真是难见面。

“我们明天去看看他，要是还活着，一块来乐活乐活。”孔宁和仪行父商量。

“好啊好啊，咱们是四人帮嘛。”陈灵公同意，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三个乐乐不如四人乐乐。

夏家是一户大家，在城内有房，在城外有庄园。这年头，有钱的人肯定不住在城里，而是住在城外庄园里。夏御叔所住的地方，叫做株林。

孔宁和仪行父来到了夏御叔的庄园，一通报，知道老夏还活着。不过一见面，还是把两人吓了一跳。

夏御叔瘦得不成样子了，那时候还不兴抽大麻，否则一定是抽大麻抽的。用皮包骨头形容他比较合适，瘦得眼珠子都快出来了。

“老夏，你怎么瘦得像个鬼了？”孔宁问，他几

乎认不出夏御叔了。

“瘦吗？我觉得我挺精神啊。”别看瘦，夏御叔还觉得挺好。

兄弟几个寒暄了，话归正题。

“兄弟，我们三人在宫里可爽了，老大挺想你，让你也去宫里，咱哥四个一块爽啊。”仪行父向夏御叔发出邀请。

“不去，我老婆就够了。”

“哎，家花不如野花香啊，那宫里成群结队的随你挑，你不想？”

“不想。”

孔宁和仪行父大眼瞪小眼，愣了半天，孔宁才说：“兄弟，别骗我们了，你是阳痿了吧？”

“阳痿？嘿嘿，阳痿不阳痿，你嫂子知道。”

“嫂子？对了，嫂子这么厉害，让我们也看看吧？”

“好啊，孩子，把你娘叫出来，见见我的两个好兄弟。”夏御叔让自己的儿子夏征舒去叫老婆，那一年，夏征舒已经十二岁了。

孔宁和仪行父的口水流了出来，什么叫惊为天人？什么叫惊艳？什么叫大脑一片空白？

夏姬款款而来，看见孔宁和仪行父，淡淡一笑。就是这淡淡一笑，那哥俩个已经是魂飞天外了。只见夏姬天生一副媚像，一双媚眼根本不用抛，媚气直接望外冒。哥俩个当时几乎把持不住，软了半截，心说这些年来也算是阅人无数，可是如今见了夏姬，就觉得这前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老公。”夏姬叫一声，娇滴滴嗲兮兮，无限娇美，动人心弦。

现在，孔宁和仪行父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夏不再跟他们混了。

夏姬究竟有多美多骚多性感？没人知道。后人只知道，但凡见过她的男人，都愿意心甘情愿死在她的石榴裙下。

在这里，要引用一段《东周列国志》的描述了：那夏姬生得蛾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丧魄，颠之倒之。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与人交接，曲尽其欢，就中采阳补阴，却老还少，名为“素女采战之术”。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大致翻译一下。

说这个夏姬绝顶的风骚，比古代所有风骚的女人加起来还要风骚。男人要是见了她，立马倾倒晕菜。说她十五岁的时候曾经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身材魁伟的大帅哥，自称是神仙的人，神仙哥哥和美女不由分说上了床，神仙哥哥教给她“吸精导气”之法。这个办法能够采阳补阴，就像女妖怪一样，把男人的阳

气采过去，补女人的身体，有滋颜美容之奇效，返老还童之神通。整个这一套方法，叫做“素女采战之术”。

所谓的“吸精导气之法”和“素女采战之术”究竟是古老的科学还是纯属迷信呢？这无从查证。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夏姬确实能够童颜常驻，青春不老。这一点，有史为证。

如果说男人是夏姬的养颜药，夏御叔就很不幸地成了药渣。

第一〇二章 躲猫猫事件

孔宁和仪行父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去找陈灵公汇报工作。

“真有你们说的那么骚？”陈灵公听完汇报，竟然不敢相信。

“老大啊，我们哥俩个还骗你？看见我们的眼睛没有，自从见到她之后，一个晚上没睡着，闭上眼睛就是她。”孔宁说，他的眼睛都熬红了。

“那，让老夏献出来啊。咱们兄弟四个，有福同享啊，是不？你们看，我这么多老婆，不都给你们用了？”陈灵公尽管有些半信半疑，还是想看看这个夏姬到底怎么样。

“我们都跟他说过了，他不干啊。”原来，哥俩个昨天就已经提了这个合理化建议，可是夏御叔死活不肯。

“独吞？不够意思。”陈灵公不满，别的事情可以忍受，这样的事情不能忍受。“那我们就来硬的，命令他把老婆献出来。”

“老大，不要这样，国君抢大臣的老婆，这会在

国际上成为笑话的。不如这样，我们哥俩个再去几趟，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说服他。”仪行父说，他是为了国家着想？才不是，他是担心如果陈灵公真的把夏姬给抢来了，难保他不会独吞，到时候不是把自己给馋死了？

陈灵公没有想到仪行父的鬼点子，点头同意了。

——躲猫猫

从那之后，孔宁和仪行父有事没事就去夏家转悠。

夏御叔也挺喜欢这个两个来，因为大家在一起无非就是吃饭喝酒讲黄段子，每次这哥俩个把最新流行的黄段子讲了，夏御叔都会转达给夏姬，都能把夏姬逗得前仰后合。

时间久了，夏御叔也不把哥俩个当外人，常常让老婆出来一起喝酒讲黄段子。混熟了之后，那哥俩个的手脚就不老实了，眼睛也总是在夏姬的身上转。

说起来，当初的四人帮中，孔宁和仪行父都是陈国著名的美男子，在外面泡妞那是一泡一个准，陈灵

公则是长相最糟糕的，但是人家那时候是太子，多少人巴结啊？夏御叔比陈灵公强，但是比孔宁和仪行父差了很多，如今瘦得皮包骨头，从形象上说，比孔宁和仪行父的差距更大了。

夏姬是个风流女人，打从看见孔宁和仪行父，心里就有要勾搭的意思，如今机会来了，自然也不会放过。

具体过程在此省略十二万字。总之，三来二去，夏姬和孔宁勾搭上；二来三去，夏姬又和仪行父勾搭上了。

夏御叔逐渐看出一点苗头来，但是没有证据，也不好给孔宁和仪行父下逐客令。

这一天，孔宁和仪行父早早又来了。

照例，夏御叔热情款待，而那哥俩个也不是空手而来，都带着野味。

哥三个一边吃野味喝酒，一边交流泡妞心得以及讲黄段子，也算其乐融融了。讲到高兴的地方，孔宁突然提了一个建议。

“老夏，我们跟老大最近常玩一个游戏，十分有趣，想不想听听？”孔宁引出话题来。

“说说。”

“是这样的，陈国的美女呢，我们基本上都给弄到宫里去了，宫里的美女呢，这么多年我们也都玩腻了。怎么办？玩女人玩腻了，人生不是太没有意义了？生活不是太没有刺激了？后来老仪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玩女人玩腻了，让女人玩岂不是挺好？我们的办法是，我们在宫里玩躲猫猫，我们三个人躲起来，然后让一个极丑的宫女来找我们，谁要是被她找到，就必须与她交欢，另外两个人则在一旁观战。怎样，这样的游戏怎样？”孔宁说得眉飞色舞，不过倒不是撒谎，他们确实玩过这个游戏。

“哈哈哈哈，好主意。”夏御叔想像陈灵公跟一个大胖猪似的宫女在那里哼哧，而孔宁和仪行父在一旁鼓掌的场景，就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这万一中了彩下了种在这丑女人身上，那不是要生个奇丑无比的儿女来？”

“老夏，怪不得人人都说你精明细心，真是考虑得周到。不过，我们只管自己快活，以后怎样，何必去管呢？老夏你大概还不知道，老大就是这么生出来的，当年他爹就是玩这个游戏，结果把宫里最丑的宫女弄大了肚子，才生了老大。你想想，如果不是这样，老大怎么长得歪瓜咧枣一样？”

“哈哈哈哈。”夏御叔听得拍掌大笑，心说这两个小子竟然拿老大开涮，也算是胆子不小。

主意显然是个好主意，夏御叔当场表示同意。于是，夏御叔找来一个家里最丑的女仆人名叫夜兰花的，把游戏规则说了一遍。

夜兰花一听，高兴得几乎叫出来。算起来，自己也三十好几了，从来还没有尝过男人的味道，如今机会来了，不仅能尝到男人的味道，而且是好男人的味道，这三个男人，一个是自己的主人，另两个则是陈国著名的美男子。

“天哪，玩完这个游戏，把我杀了都心甘啊。”野兰花心想。

“除了主人的卧房，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去找，我们三个人躲在一个地方之后，就不许动了，谁要是动，那就输了，就交给你任意奸淫。”夏御叔交待完毕，让夜兰花在屋里数一百下，然后出去找人。

夏御叔找了一处地窖藏了起来，心中笑话那两个兄弟，心说在我家里玩躲猫猫，你们还能躲得过我？想像着那两个兄弟被夜兰花****的痛苦表情，不禁暗自笑了出来。

“奶奶的，说不定十个月之后，夜兰花生下个一

男半女的，给他们送过去，哈哈哈哈。”夏御叔越想越高兴，忍不住笑出声来。

夏御叔躲着，按着他的计算，园子本来不大，夜兰花熟门熟路，应该很快就找到孔宁或者仪行父，可是左等右等，听不到上面有喊人的动静，弄不清楚是那哥俩个躲得太好还是夜兰花太蠢太傻。

眼看半个时辰过去，夏御叔在地窖里闷得够呛，寻思一下，决定出来看看。

小心翼翼出了地窖，刚一露头，就听见一声喊：“哈哈，抓住了抓住了。”

是夜兰花的声音，夏御叔抬头看，夜兰花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倒霉，怎么抓住我了？再忍忍就好了。”夏御叔一路的后悔，没办法，爬了上来。

“嘻嘻嘻嘻。”夜兰花傻乎乎地又笑又跳。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夏御叔问，有些好奇，也有些不高兴。

“我也不知道啊，我把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只剩下这里了，我就来了。嘻嘻。”

“都找遍了？马厩去了？”

“别说马厩，猪圈都看过了。嘻嘻。”

“嗯，他们躲去哪里了？不会是跑到院子外面去了吧？那可玩赖了。”

“不会啦，我都问过了，没人看见他们出院子啊。嘻嘻。”

“那他们会躲在哪里？”夏御叔倒真有些困惑起

来。

“嘿嘿，除非他们躲在主人房里，否则，我一定早就找到他们了。嘻嘻。”

“主人房？”夏御叔一愣，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命令夜兰花：“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来。”

“主人，我等你啊，嘻嘻。”夜兰花说得淫声荡语，还用色迷迷的眼睛看着夏御叔。

夏御叔吐了一口口水，匆忙走开了。

事情永远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夏御叔匆匆回到主人房里，于是他看到了从前经常看到的一幕：三个人在那里****大战，孔宁和仪行父双战夏姬。

从前四人帮的时候，这样的游戏夏御叔也时常玩的。

夏御叔终于知道，自己上当了。当自己在地窖里

闷得半死的时候，这三个正在这里欢天喜地、欲仙欲死。

“孔宁、仪行父，你们太过分了，太不够朋友了。”夏御叔气得浑身发抖，大骂起来。

“老夏，别吵了，等我们这里完了，再去看你和夜兰花交欢。”孔宁正在兴头上，根本不理会夏御叔的愤怒。

“啊呸，你们给我滚，再也不要来了。”夏御叔更加气愤。

那三个人终于停了下来，急忙各自穿衣服。

等三人穿好了衣服，夏御叔责备夏姬：“老婆，你怎么能这样呢？”

“老公啊，他们说都是你安排的啊，关我什么事？”夏姬不高兴了。

“不说这些了，你们两个走吧。”夏御叔下了逐

客令。

孔宁和仪行父对视一眼，仪行父说话了：“老夏，你真是不够意思，不就玩玩你的老婆吗？又不少了什么。你这身子骨，放着老婆不也是浪费吗？实话告诉你，你老婆说了，我兄弟两个比你厉害得多。别以为我们占了你什么便宜，我们是在帮你。如今你倒好啊，狗咬姜太公，不识好心人。你的表现，我们回去会汇报给老大的。”

仪行父一番话，一来揭夏御叔的短，二来也是威胁他。

夏御叔一下子就软了，他的身子早已经被淘空了，根本无法满足夏姬的需求，这令他感到很惭愧；而如果这哥俩个真的去陈灵公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自己的好日子估计也就不多了。所以，夏御叔软了。

“两位好兄弟，以后不能这样玩了。好了，咱们出去吧。”夏御叔的声音小了很多，他认了。

你软了，他们就会更硬。

“不行，我们躲猫猫还没完呢，你被夜兰花捉住了，叫过来，我们要在这里看你怎么被她****的。”孔宁不依不饶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夏御叔被夜兰花捉住了，故意唬一唬。

“那，那不能算，你们都玩赖，躲到这里来了。”夏御叔当然不肯，从一开始他就是因为断定自己不会被捉住才玩这个游戏的。

“那我们不管，反正你被捉住了。”

三个人争吵起来，谁也不肯让步。

争了一阵，孔宁突然又想起一个办法来。

“老夏，你要不跟夜兰花交欢也行，那就要让我们哥俩再跟你老婆爽一回，你还要在旁边看着，递毛巾擦汗。”孔宁的主意真的很缺德。

“不行。”夏御叔态度坚决。

三个人再次争吵起来，争吵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最后，夏御叔实在忍不住了。

“你们都给我滚。”夏御叔翻了脸，他豁出去了，伸手去抓孔宁，要把他推出去。

夏御叔本来就不如孔宁那么壮，再加上掏空了身子，怎么是孔宁的对手？孔宁也很生气，他用力一把推开了夏御叔。夏御叔一个踉跄，倒退了好几步，正好来到仪行父的身旁，仪行父顺势一脚踢来，把夏御叔几乎踢飞，夏御叔站不稳脚步，向前摔去，正好一头撞在了门框上。

鲜血迸流，夏御叔的头被撞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命丧当场。

夏御叔死了，孔宁和仪行父先是惊恐，然后是高兴。为什么惊恐？因为这是在人家的地盘，杀人怕要偿命；为什么又高兴了？因为他们发现夏姬并不伤心，甚至有些高兴。所以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有危险，反而今后更方便了。

问题是，人死了，一定要有说法的。

“躲猫猫不慎撞死。”这是三人商量出来的解释，反正夏征舒还小，这个家里，夏姬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这样，夏御叔死了，死于“躲猫猫”。

最伤心的人是谁？夜兰花。

据说，后来夜兰花在夏御叔的墓碑上一头撞死。不知道这算不算凄美的爱情故事，不知道夏御叔在地下会更怀念谁。

——君臣同乐

夏御叔一死，大家都方便了很多。孔宁和仪行父常常借口访孤问独前来关怀一下老夏的家属，当然是床上关怀。有的时候同来，也有的时候分头来。

自然，不需要多说，陈灵公终于在孔宁和仪行父

的陪同下，来到了株林，国家领导人亲自关怀起大臣家属的生活了，当然，主要是性生活。

（此处略去三万字）

在孔宁和仪行父的全力引荐下，陈灵公和夏姬终于来到了一张床上。

且看《东周列国志》的描写：灵公更不攀话，拥夏姬入帷，解衣共寝。肌肤柔腻，著体欲融，欢会之时，宛如处女。灵公怪而问之。夏姬对曰：“妾有内视之法，虽产子之后，不过三日，充实如故。”灵公叹曰：“寡人虽遇天上神仙，亦只如此矣！”论起灵公淫具，本不及孔、仪二大夫，况带有暗疾，没讨好处。因他是一国之君，妇人家未免带三分势利，不敢嗔嫌，枕席上虚意奉承，灵公遂以为不世之奇遇矣。

什么意思？说夏姬有一种保养方法叫做“内视之法”，使用了这个方法，能让自己的身体永远像处女一样。

加上前面的“吸精导气之法”和“素女采战之术”，与“内视之法”合称“夏姬养颜保养术”，后来不幸失传。

从那之后，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有事没事就往夏姬家里跑。后来，整个陈国都知道了这回事。于是，陈国人民编了一民首歌来唱，这首民歌后来被收到《诗经》中，且看。

《诗经?陈风?株林》

胡为乎株林？

从夏南！

匪适株林，

从夏南！

驾我乘马，

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

什么意思呢？大致讲解一下。

陈灵公哥几个去株林干什么？找夏南。所谓乘马，指陈灵公的车；所谓乘驹，指孔宁和仪行父的车。夏南是谁？夏姬的儿子夏征舒字子南，又叫夏南。大家不好意思直接说几个人是去找夏姬，就说成找夏南了。说三个人驾着车到株林去腐败，常常迫不及待，一大早就赶到株林吃早饭。

自从搭上了夏姬，陈灵公对自己的后宫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平常，动不动就往株林跑，通常玩得精疲力尽之后才回宫。当然，陈灵公闲着的时候，夏姬不闲着，那两个兄弟会陪她玩。

夏姬的厉害在于，陈灵公哥三个在她身上竟然没有审美疲劳。一连四年，乐此不疲。四年时间里，陈灵公把株林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夏姬当成了自己的老

婆，把夏姬的儿子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至于国家的事情，陈灵公根本没有兴趣。

这样说来，这个国家岂不是根本没人管，烂到了极点？

陈国烂到什么程度，《国语》里有讲，这一段叫做“单子知陈必亡”，也被《古文观止》收录。原文可参看《国语》或者《古文观止》，此处直接用白话解说。

说是那一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去宋国聘问，之后借道陈国，去楚国访问。单襄公在宋国受到热情接待，以为到了陈国也能受到热情接待，谁知道到了陈国才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腐烂到底了。

按着《周礼》的规矩，同等国家的宾客到达，管边防的关尹将这个消息报告国君，国君派出特使持着符节前往迎接，边防军为宾客引路，卿出郊外慰劳，管城门的门尹要打扫城门，太祝主持祭祀，外交部礼宾司安排宾馆，管外交的司徒调集徒役，管交通的司空视察道路，管安保的司寇纠察奸盗，虞人送进木材，

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火烛，水师监督洗涤，管饮食的膳宰送上熟食，管仓库的廪人献上谷物，司马陈上草料，工师检查车辆，百官各自将供应宾客的物品送来。要是大国的宾客到达，就按照等次加一等，更加恭敬。至于天子的使臣到达，就均由各部门主管官员主持接待事宜，上卿加以监督。

单襄公是天子的使臣啊，来了就应该吃香的喝辣的。一路上还想呢，弄点什么陈国特产回去孝敬周王，再弄点什么回去讨好老婆。

单襄公途经陈国的时候，已经是立冬前后，只见道路长满野草，几乎不能通行；边防哨所根本没人，连屎都已经风干了，可见很久很久没有人了；建设部官员也没有人视察道路。湖泊不修堤岸，河上不架桥梁，田里乱七八糟堆积着割下来的谷物，农事竟然还没有结束；开垦过的田地里，庄稼象茅草一样稀疏。道路两旁没有排列成行的树木，而周朝的规矩叫做

“列树以表道”，就是在道路两旁种上树以表示这是道路，由此可见，最晚在周朝，我国就已经有了道路两旁种树的规定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穿行过荒郊野外，来到了陈国的首都，找到了陈国外交部。外交部里基本没人，有人也在泡妞。按照常规，外交部应该送上活的牲畜作礼品，“不好意思，活的牲畜都被吃掉了，实在要能跑的，我们这里只有老鼠。”外交部仅有的一个正在泡妞的官员说。

“那，安排一下住的地方啊。”单襄公一看，礼品就免了吧，赶紧找住的地方啊。

“不好意思，国宾馆长年失修，除了老鼠，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国宾馆怎么办呢？只好自己找民营客栈解决问题了。好在，单襄公的银子没少带。可是，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银子固然痛苦，有银子花不出去则更加郁闷。单襄公找来找去，竟然找不到客栈。

找不到客栈也难不倒单襄公，单襄公决定找个农家乐解决吃住问题。

“大爷，我家大人不在家，不能让你进来。”农民家里，只有小孩在家，死活不让进去。

“你家大人呢？”

“去株林给夏家盖高尚住宅去了。”小孩回答。

去了几家，都是同样的答案。看来，夏家的高尚住宅很高尚，全国人民都动员了。

单襄公这个窝火，自己好歹算个中央高级干部，到了这里竟然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住没住。

“马拉戈巴兹，我找你们领导去。”单囊公直接找到陈灵公的宫里去了。

单襄公来到后宫，有人通报进去，不一会，出来两个宫女。

“陈侯不在，去株林了。”一个宫女说。

单襄公有点傻眼，怎么来个宫女来对付自己？这也太没有规矩了。

“你们这里没有男人了？”单襄公的意思是，应该男人来接待自己才对。

“嘻嘻，男人都出去泡野妞了，正缺男人呢。大哥，您哪里来的？要不，进来跟我们乐呵乐呵？”一个宫女淫笑着发出邀请，原来，陈灵公整天不在后宫，后宫的女人们都在想办法打点野食。

单襄公当时一个激灵，心说不是来到了盘丝洞吧？一开始还有点心动，可是随后听见宫里叽叽喳喳，似乎有很多女人要过来，这下单襄公害怕了，这要是进去，怕不折腾死是出不来的。

单襄公扭头就跑，跳上车，让司机快走。身后，还听见宫女喊“大哥，大哥，跑什么啊？”

就这样，单襄公不敢停留，连夜赶路，离开了陈国。

回到洛邑之后，单襄公向周王汇报工作，说到陈国，断定这个国家一定要灭亡了。

第一〇三章 美女人人爱

转眼又过了两年，陈灵公哥三个明显衰老了许多，可是，夏姬的容颜一点也没有变，而床上的功夫更加厉害。

再这么下去，陈灵公哥三个也要成药渣了。可是，他们愿意，他们心甘情愿。

陈灵公不仅为夏家修建了陈国最豪华的高尚住宅，而且爱屋及乌，对夏姬的儿子夏征舒也很好，一步步提拔，到现在夏征舒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是陈国的卿，主管军队。

想想看，就算夏姬十六岁生夏征舒，如今也已经三十四岁。别的女人到这个年纪，也就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而已，可是夏姬还在风华正茂。

——美女的礼物

那一天，陈灵公从株林回来，不知道哪根筋动，竟然上朝了。陈灵公一个月也不一定上一次朝，所以，每次上朝，基本上没人来。

这天上朝，只有孔宁和仪行父来了，因为只有这哥俩知道陈灵公的行程安排。

既然没有外人，哥三个自然而然说起黄段子来了。说着说着黄段子，自然而然就说到夏姬身上了。

“你们猜猜，咱们三人当中，夏姬究竟最爱谁？”陈灵公抛出这么个问题来。

“还用说，最爱我。”仪行父很有自信。

“吹罢，凭什么说最爱你？”孔宁不服气。

“对啊，我还说最爱我呢，你说最爱你，你有什么证据啊？”陈灵公也不服气。

仪行父笑了，他没说什么，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贴身看见一个肚兜。

“看见没有，夏姬赠送我一个肚兜，说只给我一个人，你们有吗？”仪行父说得十分得意。

陈灵公还没有说话，只见孔宁也开始脱衣服，三下两下之后，只剩下一条内裤，花里胡哨。

“你那算什么？看见我这内裤没有？这是夏姬送给我的。”孔宁更加得意，他这礼物更珍贵些。

仪行父傻眼了。

陈灵公也开始脱衣服，只剩下一身睡衣。

“哪，这是夏姬送给我的，不瞒两位，这件睡衣，夏姬用了许多年，如今上面都是夏姬的体香，闻起来

那个醉人啊，啊！”陈灵公把自己都给说陶醉了。

哥三个就在朝廷上攀比起夏姬赠送的礼物来了，都说自己的好。

哥三个说得正欢的时候，有人来了。

来人名叫泄冶，是陈国的大夫，也不知道哪根筋动，想起来今天上朝，还真就撞上了。

“嗯，运气不错，运气不错。”泄冶心里还挺高兴。

可是，进到朝堂，泄冶傻眼了。只见眼前三个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在哪里嘻嘻哈哈，定睛一看，一个是国君，另两个是卿。泄冶忍不住了，他是有正义感的人。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流氓啊？我们难道是流氓国家吗？太不要脸了。公卿公开淫乱，老百姓纷纷效仿，这个国家不是要完蛋了？”泄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大骂起来。

孔宁和仪行父看见了，赶紧穿上衣服，溜了出去。尽管职位上他们更高，可是太没面子了。

陈灵公也穿好衣服，想要发怒，可是找不到发怒的理由，没办法，陈灵公认错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

陈灵公一认错，泄冶也不好再发火了，于是讲了一通色字头上一把刀之类的道理，走了。

泄冶一走，那哥俩回来了。

“老大，认错了？以后不去了？”孔宁问。

“你们还去不去？”陈灵公反问。

“我们去，老大放心，以前你干的活，我们会帮你完成的。”仪行父说。

“嘿嘿，我还是自己去完成吧。”陈灵公怎么舍得夏姬呢？

三人哈哈大笑。

“老大，这个泄冶很讨厌，据说他到处说我们的坏话，还给我们编歌，我看，这人要不得，咔嚓，怎样？”孔宁提个建议，要杀了泄冶。

“这事别问我，你们想怎样就怎样，我只管女人不管男人。”陈灵公基本同意。

两天之后，孔宁派人假扮强盗，把泄冶给暗杀了。

——一场春梦

这一天，陈灵公哥三个忍不住又来到株林。这一次，哥三个搞了个连床大会，三英战夏姬。

折腾够了，哥三个搂着夏姬，一边吃喝，一边讲黄段子起来。

“夏姬，你说实话，征舒高大魁梧，一点也不像

夏御叔，他究竟是谁的孩子？”孔宁坏坏地问。

“嗯，孔大夫，你真坏。”夏姬嗲嗲地说。

“我觉得，征舒像行父。”陈灵公说。

“像我？我觉得像老大。”仪行父说。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

“嗯，你们男人真坏。我要是给征舒生个弟弟出来，你们可要认账啊。”夏姬说，说来也奇怪了，跟这三个混了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生个孩子下来，可见得古人的避孕措施还是做得不错的。

“我一定认，你们也要认啊，一个孩子三个爹，多好啊，哈哈哈哈。”陈灵公大笑，其余人也跟着笑。

俗话说，隔墙有耳。

夏征舒的父亲到底是谁？谁也不知道，他娘或许也不知道。夏征舒小的时候，就看见娘整天跟不同的男人混。懂事点之后，看见别的男人来，夏征舒就会

躲得远远地。再大一些之后，做了官，在城里有了官邸，基本上他就很少回来，眼不见为净了。

这一天，夏征舒恰好有事回来。到家之后，要先去给母亲请安，于是来到母亲的屋外。谁知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几个男人在说话。

原本，夏征舒转头就要走，可是这时候听到里面说自己的名字，于是停下来偷听，结果就把刚才的一段对话都听到耳朵里了。

十八岁啊，正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时候。夏征舒当时怒火中烧，压抑了许多年的屈辱和愤怒就要爆发出来。

“妈的，老子宰了你们。”夏征舒在瞬间下了决心，一转身，回自己的卧房去，跨上短刀，提着弓箭，就要来杀人。

一个人能杀三个人？没问题，那三个都已经快成药渣了。

屋里，四个人全然没有想到危险就在眼前，还在那里开着淫荡玩笑。

“嗯，我去撒个尿。”陈灵公说，说完，光着屁股就起来了，推门出去，就要在墙下撒尿。

尿还没有出来，就看见那一边夏征舒气势汹汹，满脸杀气大步走来。看见陈灵公，夏征舒拔出刀来。

陈灵公不是傻瓜，看这气势，就知道大事不妙。大事不妙怎么办？跑啊。

陈灵公怪叫一声，光着屁股，撒腿就跑。夏征舒一看，大喊一声“哪里走”，抬腿就追。别说，逃命的人往往跑得快，别看陈灵公快成药渣了，也别看他光着屁股，生死关头，跑得贼快，夏征舒竟然追不上他。

可是，人跑得再快，也没有箭飞得快。陈灵公一路狂奔，逃到了马厩。身后，夏征舒懒得追了，拈弓搭箭，瞄准陈灵公的白屁股，一箭出去，略高了一些，正中陈灵公后心。

“啊。”一声惨叫，陈灵公就这样死了，也算是死得其所。

杀了陈灵公，夏征舒提着刀，回头再来杀孔宁和仪行父。那哥俩当然不会傻到等你来杀，早就跑了。不仅跑了，而且跑得很远，一直跑到了楚国，因为他们知道，兵权在夏征舒的手里，既然他杀了陈灵公，一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干脆跑远一点。

夏征舒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命为陈侯，做了陈国的国君。

而陈灵公的太子公子午出逃，跑到晋国避难去了。

——晋国出兵流产

公子午逃到了晋国，请求晋国出兵，讨伐夏征舒。

“公子，这事情你要等一等，为什么要等一等呢？我告诉你。去年，联合国在扈地召开大会，结果大家都去了，就你爹没去，只顾跟夏姬鬼混。那次，我本

来率军讨伐陈国的，恰好我国晋成公薨了，这才放过了你爹。所以，你爹死有余辜，没什么值得我们为他报仇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现在正跟北狄建立友好关系，精力都在这边，顾不过来别的。所以，你要等等，北边的事情安顿了，自然会帮你夺回君位的。”郤缺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的事情要管，但是不是现在管。

没办法，公子午住下来了，等。

基本上，郤缺也并不是忽悠他。第二年上半年，晋国就忙着跟北面的狄国们沟通。最后，除了赤狄，所有的狄国都愿意顺从晋国。就这样，赤狄之外的狄都成了晋国的保护国，这为此后晋国吞并北狄打下了基础。

因此，郤缺在晋国向北扩张的进程中是有很大贡献的。

另一边，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哥俩个一通

忽悠，把陈灵公几个跟夏姬淫乱的事情都略过去了，只说夏征舒怎么狼子野心，残忍杀害国君等等。

“大王啊，夏征舒就是陈国的斗越椒啊，请大王出兵灭了他。”哭哭啼啼，孔宁和仪行父请求楚庄王出兵。

“嗯，你们先歇着，我这里正要攻打郑国和宋国呢，打完他们，再商量你们的事情。”楚庄王也没有当时决定出兵。

没办法，孔宁和仪行父也住下来了，等。

基本上，楚庄王也没有忽悠他们，确实在第二年攻打郑国和宋国了。郑国当即投降，签署了友好条约，宋国怎么也不投降，楚国夺了几座城回来算是交待。

到了秋天，有一个国家准备出兵了，哪个国家？晋国。

郤缺搞定了北方，决定出兵陈国，把公子午送回

去。公子午高兴啊，这下轮到自己当国君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出兵前三天，郤缺死了。于是，出兵泡汤。

郤缺死了，谁来出任中军帅。

当时的排位是：郤缺、荀林父、士会、先縠、赵朔和栾书。因为栾盾已经死了，儿子栾书接任。那么，按照这样的排序，应该是荀林父接任中军帅。

可是，郤缺的临终安排是先縠接任中军帅，又是一个超拔，荀林父又没戏。这样的安排，保证了郤赵先的三家联盟轮流执掌晋国政权。

想法挺好，可是郤缺不是赵盾，晋成公的儿子晋景公比他爹又要强硬的多。所以，事情已经很难按照郤缺的设想去进行了。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以为这个国家是谁的？”晋景公拍桌子了，反正郤缺已经死了，也不用怕他。

晋景公没管那么多，当即任命荀林父为中军帅。不过随后还是给了郤缺的面子，当然也是顾虑到三家的势力，因此，先縠跳一级为中军佐，士会原地不动，依然是上军帅，郤缺的儿子郤克直接担任上军佐，面子给足。赵朔任下军帅，栾书为下军佐，都是原地不动。

这样，晋国权力重新布局。

——美女的处置

同样是秋天，楚庄王准备出兵了。

楚国大军在秋收之后集结，浩浩荡荡，向陈国进发。

夏征舒干什么呢？自从占领了后宫，也跟陈灵公一样了，整天忙着淫乱去了。没办法，在这样的国家长大的，也不会别的。

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陈国，楚庄王向陈国人民发出号令：“无惊，吾诛征舒而已。《史记》”意思就是：别害怕，楚军只是要讨伐夏征舒而已。

陈国人民怕也好不怕也好，反正人人都知道楚军来了谁也抵挡不住。夏征舒还在宫里淫乐呢，楚国大军到了都不知道，那还跑得了？

夏征舒被五马分尸，可怜啊。

现在，需要处置两件事情。

第一件，夏姬怎么处置。全世界都知道，陈国有今天，就是因为国君跟夏姬乱搞造成的。按着规矩，作为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毫无疑问要咔嚓掉。

第二件，陈国怎么办？按着当时的规矩，楚国的出兵是为了讨伐弑君的夏征舒。那么，在逆贼被杀之后，应该扶立新的国君。

可是，楚庄王不准备按照惯例进行。

第一件事开始了。

庄王在陈国的朝廷上开庭了，夏姬被押了上来。

鸦雀无声，因为夏姬的美貌震惊了所有人。

“哎呀妈呀，我要是陈灵公，我也愿意为她死啊。”有人这么想。

“啊，她有三十六了？十八岁吧？”有人这么想。

夏姬面带微笑，毫无畏惧，因为她知道，只要是男人，只要是真的男人，没有人可以抗拒她的魅力。

“嗯，嗯，这个。”楚庄王有点傻眼，咽了咽口水，迅速地转动着头脑。原本，他的讲话提纲大概是“淫妇误国，推出砍头”，可是，现在他的脑子一片混乱，不过，最后他还是厚着脸皮说了他想说的话：“夏姬，老公死了，儿子也死了，一个多么可怜的女

人，啊，这个，我看，就送回去到我后宫当个妃子吧。”

楚庄王这话说出来，好像夏姬的儿子是被强盗杀死的一样，而自己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

楚庄王想要这个女人，大家都只好咽口水了，谁敢反对？可是，有人反对，谁？申公屈巫，又叫巫臣。巫臣此人十分聪明，而且见多识广，颇受楚王的重用。

“大王，这样不太好啊。您想啊，您亲自率领大军讨伐陈国，是为了伸张正义，讨伐罪人啊。如今您要是收纳了夏姬，那说明您的动机不纯，知道的说您是怜香惜玉什么的，不知道的还不要说您是贪恋美色？那您跟陈灵公还有什么区别？那您不是成了一个淫乱的国君了？再说了，夏姬是个破鞋啊，多少人穿过？大王，身份哪，您不能捡别人的衣服穿吧？”巫臣一张嘴说出话来毫不客气，本来楚庄王就有些不好意思，如今被他一说，还怎么坚持呢？

“那，那就算了吧？”楚庄王万分不舍，可是又

不得不舍。尽管不得不舍，可还是不舍。

舍不舍？就在庄王还有些犹豫的时候，有人发言了。

“大王，这个女人给大王作妃子确实不合适，我看，不如给我做夫人吧。”说话的是子反，又叫公子侧，是庄王的弟弟。

楚庄王一看，尽管有些犹豫，还是点点头，给自己的老弟做老婆，好歹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

子反高兴啊，正要谢恩，巫臣又说话了。

“不行啊，这个女人不能要。你想想，多少人死在她的裙子下面？最早的公子蛮、之后夏御叔，再之后陈灵公，她还连累夏征舒被杀，孔宁仪行父光着屁股逃到楚国，公子午逃到晋国，还连累陈国灭亡。这样的女人纯粹是天下第一扫帚星啊，谁娶了她谁倒霉，谁全家死光光。啊，这样的女人你也敢娶？”巫臣这段话出来，比刚才那一段还要狠。

子反倒吸一口凉气，美人固然重要，自己这条命

也很重要啊。为了爱情而牺牲性命？考虑了一下，子反很庸俗地说：“算了，我退出。”

巫臣松了一口气，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口气松得太长了一点，以至于还有不要命的抢先说话了。

“大王，这个臭女人给我吧，我老婆刚刚死了，让他给我当老婆吧。”这话说得很粗，因为说话的就是一个粗人，这个人是连尹襄老，就是连这个地方的尹，名叫襄老。

巫臣没等楚庄王发话，先说上了。

“老襄啊，你不怕死？你不怕名声不好？”巫臣问他。

“该死鸟朝天，怕什么？什么名声？我才不要名声呢。”襄老是什么都不在乎。

巫臣没话说了，万事不可怕，就怕不在乎。

“好吧，夏姬赏给你做老婆了。”楚庄王咬咬牙，把夏姬赏给了连尹襄老。

襄老抱着夏姬走了，巫臣在后面看得牙痒痒。

费了那么多心思和口舌，巫臣其实就是想自己把夏姬给娶回家的。好不容易说的庄王和子反知难而退了，却冒出这么个缺心眼的来抢了。

还是那句话，太聪明的人，往往栽在缺心眼的人手上。

不过，巫臣是一个对爱情执着的人，他不会就这样罢手的。

第二件事开始了。

“大家看看，陈国现在这个样子纯粹就是无政府状态，官不像官民不像民，他们需要管啊。我看，既然这样，干脆也就不要恢复陈国了，就作我们一个县吧，就叫陈县，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楚庄王决定

吞并陈国，其实这是早就预谋好的。

在女人的问题上，大家难免有点想法，在国家的问题上，谁去想啊？

没有反对的声音，于是，楚庄王宣布陈国并入楚国。

“大王英明。”大夫们高声祝贺。

会议开完，解散。

人刚走完，又有人来了，谁？楚庄王派去齐国出使的申叔时。

申叔时汇报了去齐国出使的事情，又问了问讨伐陈国的事情，之后没多说话，拍屁股走人。

“哎，老申，我们吞并了陈国，别的人都纷纷祝贺，你一句话不说就走了，什么意思？”楚庄王叫住申叔时，他有些不高兴了。

“可以辩解一下吧？”

“说吧。”

“大王讨伐陈国，是因为夏征舒有罪。如今杀了夏征舒，那是大王伸张正义啊。我听说啊，如果一个人牵着牛践踏了你的田地，而你因此抢了他的牛，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践踏你的田地固然不对，你抢走他的牛也太过分了。如今为了陈国杀了夏征舒，却把陈国给灭了，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原来，申叔时反对吞并陈国。

楚庄王想了一阵，想明白了。要想占个小便宜，那就吞并了陈国；可是，要想称霸，就不能这么做，就要给全世界诸侯做个样子。

“好，我听你的。”楚庄王决定了。

楚庄王命令孔宁和仪行父担任陈国的卿，负责把公子午从晋国请回来。尽管晋国觉得在楚国讨伐陈国这件事情上很没有面子，对于公子午回去担任陈国国君还是很乐意接受的，毕竟公子午是在晋国避难的。

就这样，公子午在晋国避难，却被楚国人接回了陈国继位，就是陈成公。

不过，楚庄王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从陈国每乡抽一个人，集中到现在的汉阳地区，称之为夏。

日期：2009-07-05　08:07:21

第一〇四章 楚庄王的陷阱

讨伐陈国，对于楚庄王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进一步试探晋国的反应。对于晋国的权力斗争，楚庄王一清二楚，他知道，现在是到了跟晋国人硬碰硬的时候了。

第二年，也就是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庄

王下令讨伐郑国，因为郑国又跟晋国混在了一起。

楚国全军出动，这一次，楚庄王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郑国。或者说，根本就不是郑国。

——比耐心

楚军在一月开始进攻郑国，郑国则立即向晋国求援。

战争开始了吗？不，战争并没有开始。什么开始了？比耐心开始了。

楚军一路秋毫无犯，直接包围了荥阳。但是，楚国人并不攻城。

“大王，为什么不攻城？”伍参私下里问。

伍参是谁？

嬖人伍参，就是那个给楚庄王讲鸟谜语的人。这么多年以来，楚庄王一直很信任他，出门都带着他，尽管级别不高，但是地位不低，庄王去哪里都带着他。

“因为我们要等晋国人来。”庄王轻轻地说。

伍参是个聪明人，他没有再问，他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庄王都在研究城濮大战的战例。毫无疑问，庄王要用晋国人的方法来对付晋国人。

“郑国人，千万别投降啊。”楚庄王自言自语。

围城打援，这是楚庄王的发明。

绛，中军元帅府。

荀林父虽然最终成为了中军帅，但是他明白，自己在晋国政坛上还是势单力孤。如今郑国来求援，情理上说是应该立即出兵的。但是出兵容易，打起来就很难说胜负了。如果战败呢？连赵盾和郤缺都不去碰楚国人，凭什么自己要当这个冤大头？

但是，如果拒绝出兵呢？拒绝出兵又会给政敌留下口实。

想来想去，荀林父想到一个办法。

“回去告诉你们国君，请他无论如何顶住，我们

很快就来。”荀林父打发了郑国特使，然后开始拖延时间。

在心里，荀林父希望郑国赶紧投降。

好奇怪的一场战争。

郑国人显然没有能够捉摸透两个大国的想法，他们还傻乎乎地等晋国人来支援呢。

眼看都城被包围了十七天了，晋国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郑国人有点急了。

“我看，投降吧。”郑襄公的哥哥，上卿子良建议。按照子良的理论，就是“晋楚无信，我安得有信？”（《左传》）意思就是：晋国和楚国都没什么信用可言，我们讲什么信用？谁来我们就投降谁好了。

郑襄公有点犹豫，他不大甘心，谁来谁****的日子令他厌烦了，他很期望当一回烈女。最后他想起一个办法来，什么办法？占卜。占卜的结果是投降不吉

利。

“那就战斗到底吧。”郑襄公决定了，于是命令每条街巷都准备一辆战车以示决战到底，然后到祖庙中号哭，以示要以死来捍卫祖先的荣誉。于是，整个郑国都城哭声一片，连守城的将士们也都号哭起来。

楚军一看，怎么郑国人全都哭起来了？是国君死了？还是要出来跟我们拼命？

“全军后撤三十里下寨。”楚庄王下令，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该撤军。

按着规矩，对方的国君死了，就应该停止进攻，这才符合战争的道德。所以，如果郑襄公死了，楚军应该后撤。而如果郑国人出来拼命，也就意味着要一战定胜负，那么晋国人就不会来了。所以，如果对方是要拼命，楚军也应该避免。

楚军后撤了，这下轮到郑国人困惑了。

怎么我们哭了一顿，楚国人就后撤了？郑国人分析了半天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认为是祖

先显灵，吓退了楚国人。

“立即修补城墙，抵抗楚国人。”郑襄公陡然间有了信心，准备坚持到底。

可是，郑襄公不知道，楚国人正希望他坚持下去。

等郑国人修好了城墙，楚国人再次包围郑国都城。

楚国不攻，郑国不降，晋国不救。

绝妙的国家，绝妙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关键词就叫做：耐心。

郑国的使者和晋国、楚国两国的间谍走马灯一样穿梭在郑国和晋国之间，郑国使者每次在晋国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坚持就是胜利，顶住，我们很快就出兵去救你们。

然而，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不来晋国的救兵。

而晋国和楚国的间谍在探听不同的消息，晋国间谍探听的是郑国投降没有，楚国间谍则探听晋国出兵没有。后来两国间谍走的次数多了，在路上遇上的次

数也就多了，最后成了熟人，进一步成了朋友。

“喂，你们出兵没有？”

“没有，郑国人投降没有？”

“没有呢。”

楚国和晋国的间谍在郑国边境上遇上，索性互相打探消息，然后折返回去，大家都省事了。

这叫什么战争？

——又见肉袒

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每个人都一样。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从春天走到了夏天。

荥阳城外，臭气熏天，楚军的粪便已经漫山遍野了；荥阳城里，也是臭气熏天，郑国人民的粪便堆积了大街小巷。

楚军的给养已经发生了困难，粮食已经不多了；而郑国军民更惨一些，粮食和用水都发生了危机。

三个月啊，人都要疯掉了。

终于有一天，人的耐心到了极限。

“马拉戈巴兹，晋国人真能忍啊，老子服了还不行吗？传令，明日攻城。”楚庄王忍不住了，决定不等了，立即攻城，征服郑国之后回国。

城里，同一天，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马拉戈巴兹，晋国人看来是不会来了，老子投降还不行吗？”郑襄公决定投降。

其实，在同一天，晋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马拉戈巴兹，楚国人真能扛啊，郑国人真能扛啊，老子出兵还不行吗？”荀林父宣布出兵了，再不出兵，晋景公不干了，郤先赵三家就要借机扳倒他了。

从耐心的角度说，晋国、楚国和郑国打了个平手。

第二天，楚军准备攻城。正要擂鼓进攻，荥阳大门打开了，城头上摆出两个大字：投降。

好了，不用打了。

楚成王率领楚军进城了，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怀疑对方诈降，他已经有些麻木了。

楚成王从皇门进入荥阳，一条大道直通郑国朝廷。只见大道上一个人裸露上身，一身肥嫩的白肉在阳光下十分刺眼，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郑襄公。郑襄公半裸，手牵一只羊，缓缓走来。

还记得许僖公的肉袒吗？郑襄公给学来了。

楚庄王一看，当时就笑了：肉袒？听说过，没见过，今天见到了。

来到近前，郑襄公跪在楚庄王的面前，开始说话了：“大王，我知道错了。我没有按照老天爷的意思事奉大王，让大王您生气了。如今大王攻打我国，都

是我们的罪过啊。即便大王把我带到南海之滨种地，把郑国的土地分给诸侯，把我的老婆给您的部下做小老婆，我也毫无怨言。但是，如果大王能够看在历代祖先的面子上，能够顾念两国的友好历史，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我们不至于灭亡，我保证今后忠心不二，就像楚国的县一样事奉大王，对大王的恩惠永世不忘。这是我的心愿，但是不敢对此有所指望，请大王定夺。”

郑襄公的声音有些低沉，话有些卑微，但是并不卑鄙，不卑不亢说不上了，但是表情还是很自然，显示这个人实际上还是很有骨气、很有主见的人。

楚庄王有些喜欢上他了，他觉得郑襄公是一个好君主，而且他挺到今天才投降，确实够配合的了。

“大王，不要听他的，别放过他们。”身边的人劝楚庄王。

“不，郑国国君谦恭有礼，必然能够得到百姓的

信任，这样的国君，我们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呢？”出乎人们的意料，楚庄王放过了郑国。

郑襄公有些愕然，他想不到楚庄王这样轻易地就放过了自己。

“传令，大军后撤三十里扎营，不得骚扰郑国军民。”楚庄王下令撤军，然后对郑襄公说：“贤侯请起，这事情不怪你，我在楚军大营等郑国使者过来结盟。”

楚庄王走了，郑襄公眼含热泪，他感动啊。

“名不虚传啊，楚王比晋国人够意思多了。”郑襄公的泪水忍不住还是掉了下来。

于是，楚国与郑国结盟，楚国派潘汪进城递交盟书，而郑国派郑襄公的哥哥子良前往楚国做人质。

由于楚军仅仅是包围了荥阳，而对其他地方秋毫无犯，因此郑国的春耕损失不大。

尽管郑国归顺了，楚庄王并不是太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比耐心比输了。

“文化底蕴哪，还是晋国比较厚啊，他们的耐心怎么就那么好呢？”楚庄王感慨。

出兵三个多月，如果就这么就回去了，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庄王有点郁闷，怎么办呢？孙叔敖给出了个主意：“大王，咱们不妨再向北走走，到黄河边上，饮饮马，盖个庙什么的，也算向对面的晋国人示个威，那不是也很有面子？”

楚庄王想想，到这时候了，也只有这样了。

于是，楚军休整三天之后，班师向北。

还没动身呢，派往晋国的间谍回来报告了：“大王，晋国军队出动了。”

楚庄王吃了一惊，算算日子，笑了：“马拉戈巴兹，晋国人的耐心也不比老子强啊。”

“再探再报。”楚庄王下令，一面按照既定计划向北。

等楚军来到（延+耳）这个地方的时候，探马回报：“晋军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郑国境内。”

“啊，这么快？”楚庄王大吃一惊，他想不到晋国人竟然这样神速，难道他们已经下定了与楚军决战的决心？

到这个时候，庄王有些犹豫了。

我们来看看晋国人，他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窝囊的荀林父

如果早知道郑国已经投降了楚国，荀林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兵的。

三军出动，三军帅佐分别是：中军荀林父和先縠，上军士会和郤克，下军赵朔和栾书。三军大夫分别是：中军赵括和赵婴齐，上军巩朔和韩穿，下军荀首和赵同。行军司马依然是韩厥。

晋国大军由荀林父统领，一路南下，来到黄河边，对面就是郑国。就在这个时候，对面划过来一条小船，晋国的间谍回来报告了。

“报告主帅，楚军已经攻破荥阳，楚郑两国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楚国派潘汪与郑国结盟，郑国派子良去楚国做人质了。”间谍把最近的情报汇报给了荀林父。

荀林父急忙召集三军高级将领，通报了情况，然后说：“本来我们是来救郑国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咱们再去，就成了攻打郑国了，还去干啥？再说，咱们原来是来跟楚国打的，如果楚国走了，咱们再去，不是很没面子？”

荀林父的意思，回家去吧。

士会第一个表示拥护，因为他知道以目前的状况，根本没有可能与楚军对抗。

“各位，楚国很强大，楚王很英明，楚军将士也很勇猛。他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背叛他们，如今郑国顺从了，他们就宽恕郑国，这是很有大国风范的。我听说楚国在楚庄王的英明领导下，在以孙叔敖为首的大臣们的全力治理下，如今已经国强民富、文明发达了，不再是从前那个不知礼节的蛮子国家了。所以，对这样的国家，能不和他们开战就不开战吧。”士会说的道理尽管有些大，却是事实。

对于荀林父，不服气的人很多，但是对于士会，所有人都很尊重。所以，士会附和之后，大家都没有说话。基本上，就算达成了撤军的共识。

荀林父正要宣布撤军，有人说话了，荀林父最担心的那个人说话了。

“不行，晋国之所以能称霸天下，就是因为我们能打，谁也打不过我们。如果眼看郑国被征服却不去救援他们，敌人就在对岸，却不去击败他们，这是男人吗？我们作为统帅的，如果这样畏敌如虎，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要走，你们走，我不走。”先縠大着嗓门说话，他一向就瞧不起荀林父，见他要撤军，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个。”荀林父确实有些弱了，这要是换了当年先轸做元帅，直接把先縠推出去了。就算是后来赵盾和郤缺做元帅，也决不会允许有人这样放肆。可是，荀林父竟然无可奈何。

“再议吧，先驻扎下来。”这就是荀林父的决策。

大家哄堂而散，士会暗自叹了一口气。

当天下午，出大事了。

中军佐先縠竟然率领自己那部分兵力渡河了，等到荀林父知道的时候，已经渡了大半过去。荀林父急忙去阻止，谁听他的？

太没面子，太没面子了。

违抗军令，擅自行动，是什么罪？死罪。

可是，荀林父根本没有这种魄力，他甚至连杀一个普通军官以阻止渡河的胆量都没有。

眼看着先縠的部队渡过了黄河，荀林父垂头丧气，其他人都在看热闹。这一回，连士会都没有说话。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荀林父，那就是下军大夫荀首。整个晋军，跟荀林父最铁的就是荀首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荀首是荀林父的亲弟弟。

“主帅，先縠违抗军令，擅自行动，他这样必然被楚国人击败，就算他侥幸逃回来，也是死罪。让他去，我们按计划撤军吧。”荀首站出来为荀林父不平。

荀林父没有说话，他没有做出这样决定的胆略。

司马韩厥走了过来，尽管他与先郤赵三家也是同党，不过他要厚道得多，看热闹归看热闹，他还在想办法。

“主帅，先縠的队伍要是被击败了，您难道没有责任？军队不听号令，您难道没有责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看不如三军渡河算了，就算战败，也是大家来分担责任啊。与其您一个人承担责任，不如六卿一块分担，不是更好？”韩厥的建议就是大家跟着先縠渡河。

韩厥，这个铁面无私的司马这个时候也不说先縠违抗军令了。

与权力斗争相比，军令算个屁。

回想起来，当初韩厥处斩赵盾的司机，那不过就是一场秀。

“那，那，大家渡河吧。”荀林父无可奈何地下令。

这个主帅，真的很窝囊。

就这样，晋国三军渡河了。

——

就在晋国人为打还是不打而争吵的时候，楚国人其实也分成了战与不战的两派。

楚军现在的人员布置是，庄王亲自领军，令尹孙叔敖为军师。中军由虞邱为主帅，左军由子重也就是公子婴齐为主帅，右军由子反也就是公子侧为主帅。

提醒一下，从前，楚国三军都是斗家的人在统领，而现在，都是王室的人在统领。由此可知，楚庄王为什么要杀斗越椒。

楚庄王原本的目标就是要与晋国人决战，可是，事到临头，他又很犹豫。这一点，就像当初晋文公与楚国交战之前的心理一样。

“大王，郑国已经降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撤吧。”孙叔敖建议。

“那，那就撤吧。”看上去，楚庄王有些犹豫。

“大王，不能撤啊。晋国人来了，咱们就撤，那不是示弱吗？”巫臣反对。

“那，那不撤？”楚庄王看上去好像拿不定主意。

在场的分成了两派，孙叔敖和虞邱主张撤军，子重子反等将军反对撤军。基本上还是那个路子，文官主和，武将主战。问题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庄王看在眼里，心里有数。可是，他不愿意就这么快表态。

“参，你看呢？到底是撤，还是不撤呢？”楚庄王猛然间看见身边的伍参，于是问他。

见楚庄王问自己，伍参忍住了没有笑出来，心说你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伍参比所有人都了解庄王，他知道庄王想要自己说什么。

“大王，我看，不能撤。晋国新任主帅是荀林父，

这个人很肉，而先郤赵三家势力强大，根本不尿他这一壶，其中先縠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晋军指挥不灵，军令混乱。这样的军队，怕他们干什么？何况，大王您是一国之主，对方不过是个中军元帅，我们怎么能躲避他们呢？”伍参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大家都觉得奇怪，怎么这么个嬖人这么有才呢？

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来伍参是个人才，二来，关于晋国的情报，楚庄王知道的他基本上也知道，所以倒比将军们看得更清楚。

别人没话可说了，孙叔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自己一个堂堂令尹竟然不如一个小小嬖人的话令人信服，没面子啊。嬖人是什么？不就是个专业拍马屁的吗？

“伍参，这是国家大事，你懂得什么？要是万一不能战胜晋国，恐怕你的肉都不够大家吃的。”基本上，孙叔敖是在威胁伍参，潜台词就是：如果打输了，把你扒皮剔骨给大家做肉末茄子。

“嘿嘿，要是我们打败了，只怕我已经被晋国人砍了，我的肉也轮不到你吃了；可是，如果胜了呢？是不是说明你缺少谋略？”伍参竟然不接受威胁。

大家都有些吃惊，伍参竟然这样跟孙叔敖说话，是不是过分了点？

“向北进军。”楚庄王下令。

聪明一点的人都已经看出奥妙来了。

第一〇五章 大战前戏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眼，每个国家也有每个国家的想法。

晋国人是主帅不想打，可是有人想打；想打的也未必就是真的想打，他们真正想的是要跟主帅过不去。楚国人是有人想打有人不想打，楚庄王想不想打没人

知道，基本上是表面上不想打，实际上却在向北进发。

那么，郑国人呢？

苦大仇深的郑国人认为机会来了，什么机会？报复的机会。就像一个弱女子总是被老张和老李****，现在弱女子终于看到了老张和老李火并的机会了。“狗日的们，让你们打，让你们两败俱伤。”基本上，这就是郑国人现在的想法。

——两头忽悠

基于以上的想法，郑襄公分别派了公子偃和皇戍去楚军和晋军，去干什么？煽风点火，或者叫忽悠。

公子偃来到了楚军大营，求见楚庄王。

“大王啊，求求您一定要打败晋国啊，否则你们一走，晋国人又要包围我们了。你们围了三个月，要是再让晋国人围三个月，我们恐怕就变干尸了。”公子偃忽悠楚庄王，顺便拍了一顿马屁。

楚庄王笑了，他知道郑国人的算盘。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抛弃郑国的。”楚庄王表态。

公子偃也笑了，他高高兴兴回去汇报了。

就在公子偃去楚军大营的同时，皇戌也到了晋军大营。

晋军中军帐里乱糟糟一团，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

“荀元帅，郑国投降楚国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我们在内心里还是心向晋国的。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你们可不要轻易放走楚国鬼子啊。”皇戌先套了一把近乎，顺便把郑国投降的责任推掉。

“那，据你所知，楚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荀林父问他。

“这么说吧，战胜了我们，楚国人很骄傲，得意忘形了；出兵三个多月，楚国士兵都想回家了，所以呢，士气很低落。这样的军队，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军队啊，只要晋国军队进攻，他们不溃败的话，我把自己的这个皇字倒过来写。等到楚军一溃败，我们郑国军队从后截击，哈哈，看他们往哪里跑？”皇戍继续忽悠。

荀林父点点头，尽管不想打仗，他还是觉得皇戍的话有些道理。

先縠兴奋起来，似乎楚国人已经束手就擒。

“是到了一举击败楚国人，拯救郑国兄弟的时候了，干掉楚国人。”先縠握着拳头说，恨不能立即就出发。

栾书瞪了他一眼，心说这个蠢货，郑国人显然是来忽悠我们来了，连这都看不出来，打什么仗？

“事情怕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自从楚王任用

孙叔敖以来，楚国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在楚国战胜庸国之后，楚王就经常告诫自己国家还很贫穷，战争随时会降临。他们还用祖先的事迹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随时提高警惕。所以，说他们骄傲是没有道理的。狐偃曾经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无名则理屈气衰。我们比楚国人更有理由出兵吗？我听说楚王很勤勉，他把自己的卫队分成东西两广，每天全天防备，以防意外，他们怎么会懈怠呢？郑国人来说这些，就是希望挑起战争，他们好投靠胜者。”栾书算是看得很清楚了，尽管他也不愿意得罪先郤赵三家联盟，此时此刻，还是忍不住要说句明白话。

先縠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栾书竟然敢跟自己做对。他正要喝斥栾书，赵括先说话了。

“老栾，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国家养我们干什么？不就是为国征战吗？强敌在前，怎么能够后退呢？我们支持先縠，就算为国牺牲，我

们也在所不辞。”

“说大话谁不会说？但是凡事要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吧？”荀首反驳赵括。

“哎，荀二，你是男人吗？你怎么畏敌如虎呢？”赵同说话也不客气，他们说话都是指名道姓，明显盛气凌人。

“不过我觉得，栾书说得也有道理。”赵朔说话了，赵朔的性格不大像他父亲，倒更像赵衰，他不像其他赵家人那么嚣张，说话要客观得多。

晋国的将军们一通争吵，不了了之。

皇戍摇摇头，告辞回去了。

“俗话说，不怕杀错人，就怕站错队。两位，赶紧分析下，这晋楚两国到底会不会打，如果打，谁胜谁败。事关国家存亡啊，要是分析得不准，站错了队，到时候再玩肉袒可就不灵了。”郑襄公对公子偃和皇

戍说，忽悠完了，现在又面临站队的问题。

公子偃和皇戍对视一眼，公子偃说：“那我先说吧，楚国人肯定是要打的。理由很简单，令尹孙叔敖说不打，嬖人伍参说打，楚王就听了嬖人伍参的话，明摆着嬖人伍参是在替楚王说话的。”

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同意。

“晋国人有想打的，有不想打的，主帅说话都不算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打算他们好彩，如果打，一触即溃。”皇戍说，对于晋国的政治斗争，他听说过，但是看到之后才发现比自己想像的还要厉害。

“这么说，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楚国一边了？”郑襄公问。

“不是坚定，是无比坚定。”公子偃说，皇戍点头支持。

“那好，你去楚军大营，请求出兵与楚军协同作

战。”郑襄公做出了决定。

是郑国人太势利了吗？不是，是晋国人太让郑国人失望。

自古以来，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小国纷纷背叛自己，那就应当反思自己是不是权力斗争太过分了。

——庄王继续作秀

晋楚两军在荥阳以北形成对峙，晋军驻扎在敖、（高+耳旁）两山之间（今荥阳北），三军各自扎营，荀林父也没有办法。是进是退，没有定论。

楚军在南面扎营，三军相连，号令统一。

公子偃前来，找到楚庄王，主动要求协同楚军作战，并且将皇戍在晋军中的所见所闻一一作了汇报。当然，公子偃不傻，他当然不说皇戍是去忽悠晋国人

进攻楚国人，而说成是皇戍去劝晋国人撤军。

“不必了，你们被围三个月，很多事情等着要做呢，我怎么忍心再让劳烦你们？”楚庄王婉拒了，把公子偃感动得几乎流出泪来。

公子偃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郑襄公也感动得差点落泪了。

“人家这么诚心对待我们，我们还忽悠人家，不应该啊。”郑襄公感慨。

送走了公子偃，楚庄王心里更有底了。可是，他也知道，晋军不是吃素的，要做到万无一失，还需要更多的准备。

“召开前敌会议。”楚庄王召集三军将领，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布置。

一众将领到齐，楚庄王并没有告诉他们郑国请求协同作战的事情。

“各位，如今楚晋两军剑拔弩张，大战就在眼前。不过，昨晚我梦见了成得臣，他告诉我说晋军十分勇猛，劝我不要跟晋国人作对，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战胜晋国人。我想，干脆我们趁着他们还没有发起进攻，今晚上撤退回去，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庄王上来这么一段，给大家都听愣了。

“大王，三军将士憋足了劲要和晋国人大战一场，怎么能逃？”子反第一个反对，不等别人说话，先吼了起来？

“哎，我也知道你们不服气。想想当年成得臣，那也是百战百胜的名将，可是遇上晋国人，不也被打得满地找牙？如今，先轸魏犨等人虽然不在了，可是他们的后人还在啊。我看，还是撤军吧。”庄王还是坚持撤军。

“大王，我们愿与晋国人血战到底。”大夫熊负羁挺身出来，反对撤退。

“令尹，你看呢？”庄王故意问孙叔敖。

“我觉得，撤军为上。”孙叔敖回答。

孙叔敖话音刚落，只见三军将领呼啦啦站起来十多个人。

“大王，我们请求与晋国人决一死战，报仇雪耻。”大家群情激奋起来，对于先轸魏犨，大家是认同的，可是对他们的后人，大家不屑一顾。

“这个。”楚庄王犹豫起来，似乎拿不定主意。

伍参在一旁看得想笑，他知道该自己主动出场了，这一次不能再让庄王点自己的名字了。

“大王，我想说两句。”伍参提出请求。

楚庄王也差点笑出来，他用赞赏的眼神看看伍参，心说这小子太醒目了，做个嬖人太可惜了，回去要提拔他了。

“你说。”

“大王，依我看，大家斗志昂扬，就这么撤了，

真是太对不起大家。我看，不如咱们先派人去到晋国那边去提出一个和平建议，他们要是答应了，咱们也不吃亏。他们要是不答应，那时候正义的一方在我们这边，咱们再跟他们决战，到时候就拜托各位将军了。”伍参的主意算是个折衷。

“那好，蔡鸠居，你去一趟晋国人那里，请求和平解决。”庄王决定了，将军们还在愤愤不平。

日期：2009-07-13　13:59:00

——第一次和平谈判

晋军大营。

几天来，三军将领们备战的时间不多，主要的事情是在争论该打还是该和，争论到现在没有结论。

这一天继续争论，正在争得面红耳赤，楚国特使蔡鸠居到了。

“哎，听听楚国人怎么说先。”晋国人暂时不争了，大家都想看看楚国人想干什么，是下战书？还是求和？

我们来听听蔡鸠居怎么说。

“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蔡鸠居的话显然是楚庄王教给他的，软中带硬，不卑不亢。什么意思呢？大意如此：我们大王从小遭遇忧患，不太善于辞令。从前我们的先王成王和穆王来往途经这里，都是为了教训和安定郑国而已，我们大王这次来也是这个意思，怎么敢得罪晋国呢？各位，请回去吧。

从软的角度说，楚国人是主动来表示善意的；从硬的角度说，楚国人是要晋国人回去，也就是说，晋国人没有任何收获。

荀林父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就这么回去吧，太

没面子；拒绝吧，那就等于宣战，又不是自己的本意。

“当年周王曾经对我们先君晋文公说过，让我们和郑国一同辅佐王室，如今郑国背抗王命，不跟晋国亲近，我们国君命令我们前来质问郑国，怎么敢劳驾你呢？谨此拜谢楚王的命令。”士会说话了，既客气，也没有示弱。

说来说去，楚国和晋国都没有错，错的就是郑国。

就好像张大哥和李大哥轮流****一个弱女子，结果张大哥和李大哥都是好人，错误都是被****的弱女子。

弱小就要挨打，而且还要背黑锅。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场合郑国人也在，就该郑国人转圈赔礼道歉了。“我们有罪，我们有罪，都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好，才害得你们来教训我们，我们是坏人，我们是坏人。”郑国人大概要这样说了。

基本上，士会的意思跟楚国人的意思一样：我们

是来教训郑国人的，不想跟楚国人作对。至于撤不撤军，没说。

荀林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从外交的角度说，楚国和晋国的话都是废话，但是，至少表达了双方的善意，这为进一步的接触打下了基础。

蔡鸠居没有说更多的话，他没有得到授权，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告辞之后出来了。

刚才先縠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他没想好该说什么，并不等于他赞同士会的话，实际上他非常不同意士会的话。看见楚国使者走了，他把赵括拉到了一边。

“兄弟，士会的话简直就是软蛋，丧权辱国。你追上楚国使者，表达我们的严正立场。” 先縠指示赵括去做这件事情，赵括急忙追出去了。

蔡鸠居还没有上车，后面赵括追了上来。

“嘿，楚国来的，等等。”赵括大步追上来，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蔡鸠居转过身来，看看是什么人这么粗鲁。

“你谁啊？什么事？”蔡鸠居问，说话也不客气。

“我赵括，告诉你，刚才士会的话不恰当，我代表晋国三军来警告你们，我们晋国军队来，就是要把你们赶出郑国去，听见了没？告诉你们国君，识相的赶紧自己走。”赵括把自己提升为晋军的发言人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最后通牒了。

蔡鸠居一听，你是个什么鸟啊？你就代表晋国三军了。本来想直接顶回去的，想想来的时候庄王叮嘱过不要多说话，忍住了，转头上车，回楚军大营了。

——第二次和平谈判

楚军大营。

蔡鸠居把出使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汇报，一个字

也没有漏，甚至连晋国人的语气和表情都尽量模仿回来了。

“狗日的晋国人，给脸不要脸，跟他们打。”大家听完之后，都对赵括的话义愤填膺。

“大家不要急，赵括是个什么东西？他怎么能代表晋军？我看，士会的话才是他们的官方答复。”出人意料的是，庄王并不生气。

“可是，士会的话都是废话啊，倒是撤还是不撤，他没表态啊。”子重说话了，他对士会的答复也不满意。

“不能这么说，我们平白无故让人家撤军，人家怎么有面子呢？这样吧，蔡鸠居，还是你去一趟，跟他们商量商量，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条件才肯撤军，啊，别跟他们争吵啊。”楚庄王又派蔡鸠居去了，大家一看，大王这简直是仁至义尽啊。

“我们大王对他们的臣子都这样谦虚，都这么客气，如果他们再提什么无理要求，我们就不答应。”

将领们议论纷纷，他们已经很愤怒了。

蔡鸠居又来到了晋军大营。

“各位，我们大王说了，你们撤军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蔡鸠居开门见山，连外交语言都省了。

“嗯。”荀林父首先吃了一惊，他惊讶于楚庄王的通情达理，这样的国君平生还第一次见到，打仗还要给对方留台阶的。在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些感动。

“士会，楚王这样仁义，士会，你说说吧。”荀林父又把皮球踢给了士会，这么多人当中，从人品和能力的角度来说，他也只能信得过士会了。

“我看，不如让郑国国君派使者过来，我们再和郑国结盟，也让郑国派一个公子到晋国为人质，这样我们就很有面子了，就可以撤军了。”士会的提议很现实，也很可行。

现在，士会把球踢还给了楚国人。

蔡鸠居没有说话，不过他心中还是很佩服士会。

可是，总有蠢货以为把球握在手里会更爽一些。

“不行，这是楚国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凭什么他们给咱们划出道来？他们先撤军，然后再谈。”先縠非常强硬，这一次他要当即表达意见了，他不想再像一个小偷一样派人去追楚国使者。

“我觉得可以了，人家楚国是国君啊，主动来和我们和谈，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荀首表态支持士会。

“不行，就这样回去了，楚国人会瞧不起我们的。”郤克支持先縠。

晋军将领们开始争吵起来，荀林父几次大声制止，没人理他。

眼看争吵了半个时辰了，依然没有结果。如果不是有人来紧急报告楚军动态，这场争吵不知道到什么

时候才能结束了。

楚军什么动态？楚军来挑战了。

不是在和谈吗？怎么楚军又来挑战？楚庄王出尔反尔了？

——第一次交锋

蔡鸠居前脚去了晋军大营，楚军将领们就开始议论纷纷，大家一致认为，这一趟蔡鸠居过去，晋国人一定会提出跟郑国结盟以及郑国派公子去晋国做人质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楚庄王无法拒绝的。到时候，两国军队各自撤退，晋国人今后一定会笑话楚国人。

“奶奶的，就这么回去了，晋国人一定瞧不起我们。不行，就算不打，也要让晋国人见识见识我们的

手段。”乐伯是楚军中的勇士，对晋国军队一向就不服气，本来憋着劲要跟晋国人见个高低，如今看见和平在望，失望得不得了。

“干脆，咱们哥几个去晋军挑战吧。”许伯提出建议。

“太好了，咱们去吧，杀进敌营，砍翻晋国人，再割几只耳朵回来给大家看看。”摄叔响应。

这哥三个是一乘战车的组合，许伯是御者，摄叔是车右，乐伯是射。三个人装备好了，杀出楚军大营，直奔晋军大营挑战去了。

三个二百五。

三个人的勇气还算不错，一直冲到了晋军中军营前，然后张牙舞爪那么闹了一阵，算是示威。乐伯还脱了裤子，把屁股给晋国人看。

晋国人愤怒了，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

三军的主要将领都在开会，先縠手下的鲍癸不管那些，带着自己的手下，开了营门，杀了出去。

“你们，从左边上；你们，跟我从右边追击。”鲍癸布置了分进合击的战术打法，于是，左边三乘车，右边三乘车，晋国人杀了过来。

乐伯三人原本凭借着一时的勇气来示威，如今真的面对人数绝对优势的晋国人，那还不跑？

楚国三人组合在前面狂奔，晋国人紧追不舍。

“看我左边射人。”乐伯的箭术一向不错，一箭射去，射在一个晋军的肩膀上，左边的晋军立即降低了速度。

“看我右边射马。”乐伯一箭向右边射去，正中一匹马，连带着整辆战车摔倒，右边的晋军也小心翼翼起来。

乐伯十分得意，一箭接着一箭，晋军小心应对，

但是依然紧追不舍。

射到最后，乐伯一摸箭囊，哎呀妈呀，有点傻眼了，因为只剩下一枝箭了。乐伯摸了摸自己的耳朵，今天弄不好自己的耳朵就要归晋国人了。

正在危急，乐伯看到了救星。

日期：2009-07-14　15:28:57

一头麋鹿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蹿了出来，战争来了，还要到处乱逛，很危险的。

乐伯看到了麋鹿，瞬间想到了脱身的办法，只见他对准麋鹿就是一箭，这一箭射得够准，直接把麋鹿射翻在地。

“快停车，摄叔，你去把麋鹿献给晋国人。”乐伯下令，于是许伯赶紧把马拉住，摄叔跳了下去，一把将麋鹿提起来，扛在肩上，向追来的晋国人走去。

鲍癸一看，这楚国人怎么跑着跑着扛过来一头麋鹿？什么意思？当时也拉住了马。

摄叔把麋鹿放在鲍癸的车前，然后说：“晋国的兄弟，我们刚才是去问候你们的。如今还不到时令，应当奉献的禽兽还没有出现，暂且献上这头麋鹿，作为您随从的佳肴吧。”

鲍癸略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多谢你们的馈赠了，那我们就不远送了，一路走好啊。”

楚国人登车，绝尘而去。

“看看人家楚国人，哪，射箭射得准，还懂得外交，还这么有礼貌，真不愧是大国啊。” 鲍癸望着楚国人的背影，由衷地说。

春秋人打仗，有的时候真的很天真。刚才还在你死我活，现在又成了串亲戚了。

——晋国人的应对

乐伯跑了，可是蔡鸠居有麻烦了。

“你是来忽悠我们吧？你这边来和谈，怎么还派人来挑战？”晋国的将领们都有些愤怒，赵括大声质问起来。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猜测他们是偷偷跑出来挑战的，不是大王派来的。”蔡鸠居连忙解释，在人家的地盘上，只能小心翼翼。

“不行，你们楚国人不讲信用，你的话我们不信了。”赵同说。

蔡鸠居没话说，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说什么也没用。

“我说吧，跟楚国人有什么可谈的？照我说，宰了楚国使者，直接跟楚国人决一死战吧。” 先縠趁机就要杀人。

蔡鸠居瞪了先縠一眼，心说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当个使者还要被杀？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心眼的来挑战，也不管自己的死活。想是这么想，还不能表现出

害怕来，还要作出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架势。

还好，有人救他。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让他走吧。”士会说话了，他实在忍不住要说话了。

先縠不依不饶，一定要杀了蔡鸠居。眼看又要争吵起来，荀林父终于决定果断一回。

“使者，你先回去，把我们的条件转达楚王，若是楚王同意，我们再商量具体的撤军方式。”荀林父把蔡鸠居打发走了，他怕再闹下去，先縠等人就要动手了。

蔡鸠居走了，可是晋军的争吵并没有结束。

“主帅，楚国人来挑战，分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坚决要求去楚军大营挑战。”说话的名叫魏锜，是魏犨的二儿子。

“算了，别惹事了。”荀林父拒绝了魏锜的请求，魏锜哼哼唧唧，很不满意，荀林父不去理他，问大家：

“各位，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办？”

先縠赵括等人斜着眼，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

“我看，不如我们也派特使过去，探一探楚王究竟什么意思，也摸一摸楚军的虚实。”赵朔提个建议，大家都不好反对。

“好主意，谁去走一趟？”荀林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至少算是个主意。

没人答应，主战派不愿意去，主和派也不愿意去。

“谁愿意去走一趟？”荀林父再问。

还是没有人回答。

荀林父一看，似乎只好派下去了，没想好派谁呢，终于有人答茬了。

“我去，让我去吧。”又是魏锜。

荀林父是很不想让他去的，他知道这是个二百五。

可是，除了他，没有别的人愿意去，如果再不让他去，即得罪人，自己也没有面子。

“好，你去吧。记住，言语要温和有理，把我们的条件说清楚，即使对方挑衅，也不要回击，记住了吗？”荀林父嘱咐。

“知道了。”

魏锜摇头晃脑地走了，似乎他很得意。

——如此使者

魏锜确实很得意，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按着赵盾制定的规矩，六卿为公族。但是，赵盾本人把自己的几个兄弟都弄成了公族，大家看着就有些眼气。

魏犨家族原本与赵家地位相当，如今却差了许多，魏家的人很不服气，魏锜就是其中最不服气的一个，常常说：“你赵家阿猫阿狗都成了公族，凭什么啊？”

到赵盾死了之后，魏锜就开始蠢蠢欲动，不久前申请担任公族大夫，混进公族队伍，结果呢，因为各项条件不符合，被拒绝了。

就为了这个，魏锜心怀不满，这次出征，下定了决心要把晋国军队搅和失败。如今得了这么个差事，心里当然高兴。

“狗日的们，想平平安安回家？没门，就算楚国人真不想打，老子也要撺嗦得他们打过来。”魏锜心中暗想，就这么去了楚军大营。

魏锜走了，荀林父正要宣布散会，又有人发言了。

“主帅，楚国人派了一个使者，然后又派了一个人去挑战。咱们现在有使者了，还要有人去挑战啊，派我去吧。”又是一个请求挑战的。

荀林父心想，怎么刚才都不发言，现在都发言了。

抬头去看那个挑战的人，禁不住心中叹了一口气，借用《水浒传》上的话，那叫做：只叫得苦。

此人名叫赵旃，跟他爹一样难缠，他爹是谁？赵穿。

赵旃人称赵大胆，谁都不敢惹他，因为他有公室和赵家双重背景。

“我看，还是算了吧，等魏锜回来再说吧。”见是赵旃，荀林父说话也客气一些。

“不行，难道我比魏锜差？他能去楚营出使，我就不能去挑战？既然不让挑战，我也要去出使。”赵旃不挑战了，要出使了。

“那，那好吧。”荀林父吞吞吐吐，竟然同意了。

肉啊，荀林父真肉。

赵旃摇摇晃晃出去了，似乎他很过瘾。

赵旃确实很过瘾，他终于找到机会了。

赵旃的老妈是晋襄公的女儿，也就是说，赵旃是

公室的亲戚。同时，他还是赵家的人。有了这两座靠山，赵旃的政治资本算是雄厚。同他父亲赵穿一样，赵旃很自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很牛的人物。

赵穿一辈子没能干上卿，赵旃就很替自己的父亲不平，他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是个卿。郤缺鞠躬尽瘁的时候，他就强烈要求当卿，谁知道被荀林父给了郤克。赵旃很愤怒，他发誓要报复荀林父。

现在，机会来了。

“狗日的老荀，让你牛，这次一定要让你打败仗，回去被砍头。”赵旃恨恨地说，他有自己的打算。

荀林父很肉，但是，他不傻。他知道，如果没有老天爷来拯救的话，这一次一定要栽。

荀林父不傻，但是，他很肉。尽管他知道在劫难

逃，他却没有办法改变。

他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等待命运的到来。

还有呢？

准备逃命。

“婴齐，你率领你的部下去安排渡船。”荀林父暗中派了赵婴齐去黄河岸边安排渡船，准备战败之后渡河。

赵婴齐虽然也是赵家的人，但是跟两个哥哥赵同赵括关系一直不好，反而跟荀林父亲近一些，因此这个任务就安排给了他。

不仅荀林父知道晋军必败，士会和郤克也都看出来了。

“巩朔、韩穿，你们俩人在敖山山口布置七道埋

伏，一旦形势不利，掩护主力撤退。”士会做了周密安排，以防万一。

郤克跟先縠一向关系不错，他主动去提醒先縠。

“老先，派赵旃和魏锜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家伙去当使者，一定会激怒楚国人的，到时候楚国人可能就会一怒之下来袭击我们，要做好防范啊。”郤克对先縠说。

“怕什么？不怕。”先縠断然拒绝。

战神先轸怎么有这么个衰神儿子？

——第三次和平谈判

魏锜牛烘烘地来到了楚军大营，听说晋国特使来了，楚庄王亲自接见。

“大王，我代表我军主帅向你们表明严正立场，立即无条件从郑国撤军，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魏锜上来就是威胁，连眼皮子也不抬。

楚庄王愣了一下，没见过晋国使者，以为一个个都应该是经纶满腹，彬彬有礼的，谁知道这个美好印象一下子就完蛋了。

“你谁啊？”楚庄王问。

“我？魏锜。”魏锜依然很牛的样子。

楚国的将军们见魏锜一点礼数也不讲，都非常恼火，恨不能拔剑宰了魏锜。想当年城濮之战的时候，两国使者是多么的优雅和有礼貌？再想想当年传说中的晋文公一行在楚国的时候是多么的有理有利有节？楚国人心中对晋国人的那么一种崇拜立即烟消云散了。

按着规矩，魏锜应当以对本国君主的礼节拜见楚庄王，要自称“外臣”，还要说自己“斗胆前来”等等。

“你？能代表你们主帅？”楚庄王接着问，他没有听说过魏锜这个人，这人在晋军中的地位并不高，所以庄王有些怀疑。

“不错，我家主帅说了，你们的条件很无理，我们不答应。”魏锜接着说，他是铁了心要激怒楚国人。

“你们不是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提议，提出撤军条件了吗？”楚庄王压着火，再问。

“嘿，我们后悔了，后悔了行不？”魏锜说话满不在乎。

“嚓。”拔剑的声音，谁？大将潘党。

“小兔崽子，不知死活，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老子宰了你。”潘党实在忍不住了，要杀魏锜。

魏锜吓了一跳，这才注意到周围的人都在怒目而视。

“大，大王，两国交兵，不斩来、来使啊。”魏

锜真有点害怕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楚庄王的脸上，只要楚庄王一挥手，大家就会上去把魏锜砍成肉酱。

楚庄王笑了，装的？不是装的，是真的笑了。他觉得魏锜这个兔崽子简直就是自己在晋国的卧底。有这兔崽子这种表现，自己的战前动员都可以免掉了。

“魏锜，你走吧，代我向你们主帅致意。”庄王淡淡地说。

魏锜拣了一条命，这回老老实实谢过了楚庄王，在众人的怒目中溜了出去。身后，听见楚军将领们问楚庄王“大王怎么放过了这个小子？”

出了楚营，魏锜得意地笑了。之后，哼着流氓小调，一路轻快地回晋军大营。走出去不到一里路，就听见身后有人高喊：“魏锜休走，留下命来。”

魏锜回头一看，吓得一个哆嗦，只见潘党带领一哨人马追了过来。原来，潘党私下里来追杀魏锜了。

“哎呀妈呀，快，快跑。”魏锜命令御者快马加鞭，赶紧逃命。

魏锜的战车在前面没命地跑，潘党带着四五乘战车在后面拼命地追。魏锜不敢放箭，因为他知道，潘党是神射手，要是对射的话，死的一定是自己。而潘党之所以不肯放箭，是因为他一定要活捉魏锜，羞辱他之后再杀他。

看看越追越近，就在魏锜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猛地看到了救星，一群救星。

前面，出现了六头麋鹿，魏锜开弓一箭，射倒其中一头。魏锜也来不及跟车右说话了，直接从车上跳了下去，一把拎起麋鹿，再回头，潘党的战车已经到了眼前。

“将军，作战辛苦，吃不好喝不好的，我给您献上一头麋鹿，给您和您的部下改善生活。” 魏锜壮着

胆子，把麋鹿献给了潘党。

潘党一愣，想了想，乐伯献鹿，人家晋国人就放了他；如今魏锜也玩献鹿，如果不放他，岂不是显得楚国人没有风度？

“嗯，多谢多谢，一路走好，不远送了。”潘党收了麋鹿，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倒好像这一路上不是追杀，而是送行。

魏锜高高兴兴回去了，他决定再射几头麋鹿备着。

——流浪歌手

魏锜回到晋营，添油加醋将自己在楚营的表现说得天花乱坠，说是自己的义正词严镇住了楚国人。至于被潘党追杀那一段，则说成自己的神箭吓退了对方，为了表现晋国的风度，将麋鹿赏赐给了楚国人。

先縠表扬了魏锜。

赵旃听说之后，很不服气。他决定，自己要来点更绝的。

天色渐渐黑下来，赵旃带着筝、席子和麻布，驱车前往楚军大营。就在楚军中军大营外面，把席子一铺，盔甲随手一扔，然后一屁股坐下去，开始弹筝唱歌。如果不是在打仗，赵旃整个就是一流浪歌手了。

这一下，整个楚军中军被惊动，大家纷纷探看，就看见一个晋国人在楚军大营的大门口目中无人，弹筝唱歌。

“欺人太甚。”潘党火大了，拈弓搭箭，就要开射。

“慢着，让他唱罢。”楚庄王制止了他。

消息传开，楚国三军都非常愤怒。上午来了个口出狂言的魏锜，现在又来这么一个流浪歌手堵在中军大营前唱歌，这不是欺上门来了吗？

许多人要冲出去杀了晋国人，只是楚庄王派了亲兵卫队守住营门，才阻止了大家。

在纷扰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分外的冷静，这个人就是巫臣。整个晚上他做了一件事：把魏锜射中麋鹿的那支箭悄悄地弄了回来。

巫臣打的是什么算盘？

战争为了什么？土地？金银财宝？或者女人？

巫臣只是想为战争增添一点浪漫的色彩。

——

决战前夜。

至少对于楚庄王来说，这是决战前夜。

楚庄王的卫队分为东西两广，每广三十乘战车。卫队的任务一是保护楚庄王，充当卫戍部队的角色；二是巡视中军，充当宪兵的角色。通常，右广负责早

上到中午这段时间，左广负责中午到天黑这段时间。

“屈荡，明天早上早起，我要用左广。”楚庄王对负责左广的屈荡下命令，屈荡没有多问为什么，安排士兵早些休息，准备第二天早起。

楚庄王并没有安排右广换班，也就是说，右广同样也还要在明天早上值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左右两广明天早上将同时出动。

左右两广同时出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下午不用值班了。

绝密会议，参加人员为：孙叔敖、虞邱、子重、子反和伍参。

绝密会议的内容不得而知，因为是绝密会议。

绝密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月朗星稀。

楚军大营外，赵旃还在孤独地歌唱。

多么写意的夜晚啊。

赵旃被一阵鼓声惊醒，揉揉眼睛，睁开眼，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在哪里？”赵旃发现自己在野地里，有些吃惊，猛然想起来自己昨晚是在楚军大营的前面唱歌，也不知道唱到哪里，就睡着了。

顺着鼓声看过去，只见楚军大营开了营门，几十乘战车杀了出来。

“哎呀妈呀，快跑吧。”赵旃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筝也不要了，盔甲也来不及穿了，跳上战车，催促御者赶紧逃命。

御者也是刚醒过来，发现情况不妙，扬鞭打马就跑。

赵旃在前面逃命，后面，三十乘楚国战车紧追不舍。

赵旃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享受了国际最高规格：

楚庄王亲自领兵来捉拿他。庄王在左广的指挥车上，彭名驾车，屈荡为车右，率领着左广的三十乘战车追杀赵旃。

想想看，楚庄王的禁卫部队，车是最好的车，马是最好的马，战士是最好的战士。赵旃人困马乏，怎么能逃得了？

很快，楚军左广卫队就追近了赵旃，并且从侧面追了上来。赵旃的车右被楚庄王一箭射倒，屈荡的大戟随后刺了过来。赵旃见势不妙，跳下车来，好在身上没有盔甲，逃跑倒是快了很多。赵旃顺势一个前滚翻起来，一个加速跑，跑进了旁边的树林。

屈荡也跳下车来，追到树林中。

两个人边跑边斗，赵旃的衣服被屈荡的剑刺烂了。

眼看赵旃就要玩完，突然前面一阵尘头，晋国人来了。

原来，荀林父见赵旃一夜不回，担心这家伙出了什么事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派了三乘战车前来接他，恰好遇上屈荡追杀赵旃。

屈荡见对方人多，不敢再追，急忙回来，会合左广卫队。

此时的楚军大营已经集合完毕，孙叔敖站在指挥车上。

“兄弟们，大王亲自去追晋国人了。如今，晋国人已经包围了大王，现在我命令，全体出击，直袭晋国大营。”孙叔敖发起了攻击令。

楚国军队一声欢呼，他们早就憋足了火气和力气要跟晋国人拼命了，如今大王被围，又是立功的好机会。

如狼似虎，楚军出击。

第一〇七章 邲之战

士气高昂，杀气腾腾，红了眼的楚军杀奔晋军大营。

赵旃刚刚回营，还没有来得及喘息，楚军已经杀到，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撞破晋军大营的营门，杀了进来。

荀林父叹了一口气，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仗还有办法打吗？逃吧。

荀林父站在高处，使劲地擂鼓，让身边卫士高呼："快跑，先渡河者有赏。"

晋军本来还想抵挡一番，如今主帅的命令下来了：逃得快的有赏。既然如此，谁还抵抗？

晋国中军崩溃了。

作为中军主帅，荀林父怎么命令大家逃命？说起来，原因很简单。荀林父所能号令的是他的部下，让

自己的部下逃命，其意图是让先縠的部属在这里被宰。

那么，先縠的部属奋起抵抗了吗？谁抵抗谁傻瓜，别看先縠叫打仗叫得最凶，敌人来了，他是第一个逃命的，连号召大家逃命都顾不上了。

先跑跑，先縠就是先跑跑。

——晋军崩溃

黄河岸边，赵婴齐按着荀林父的布署安排了船只。等看到溃败的晋军跑来的时候，赵婴齐对自己的部属下令："快，我们先过河。"

得，赵婴齐的队伍跑了，剩下不多的船在岸边，给剩下的大部队的兄弟们去争夺了。

中军的兄弟们分成了荀林父和先縠两派人马，为了渡船争夺起来。正在争吵不休，下军的兄弟们也来了。下军其实并没有受到攻击，不过赵朔和栾书还是决定走为上计。

现在好了，三股力量在争夺不多的渡船，晋国人也不认晋国人了。先上船的急着要走，后来的则抓住船帮不让走，于是船上的兄弟们一通乱砍。《左传》记载：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船上的指头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

中军崩溃，下军奔逃，上军呢？

那帮兄弟根本不是来打仗的，他们是来阶级斗争的。而士会不是，他是来打仗的。

当中军崩溃的同时，楚军的左军来攻击晋军的上军。

“主帅，我们要抗击敌人吗？”郤克的儿子郤锜问士会，上军是做了严密准备的，完全可以一战。

“不，楚军士气正盛，而且已经击溃了我们的中军，如果我们与他们交战，最终就是他们的全部兵力来包围我们，我们就会全军覆没。”士会冷静地分析

了形势，决定撤退。

士会命令郤克率军撤退，他自己则在最后压阵。利用地形，士会命令后队布置埋伏，设置障碍，轮番后撤。

楚军左军完全没有办法发动有效攻击，眼睁睁看着晋军上军全军而撤。

晋国三军，唯一没有损失的就是上军。

晋军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军，完全是被楚军狼入羊群一般屠杀。

赵旃逃回晋军大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战车也回来了。原来，赵旃跳车之后，楚国人只顾抓他，倒把他的战车放走了。于是，赵旃跳上自己的车，继续逃命。

晋军哭爹喊娘，一片狼藉。赵旃正在没命奔逃，猛地看见一辆车几乎跑不动了，定睛一看，还是亲戚，谁啊？自己的叔父和哥哥，两人在一辆车上，但是他们的马不行了。

“叔父，哥哥，你们上我的车。”别说，赵旃别看浑一点，还挺讲义气，挺讲亲情。

叔父和哥哥也没客气，下了自己的车，跳上赵旃的车，这才发现，赵旃没地方了。

“兄弟，我们用了你的车，你怎么办？”哥哥问他。

“嗨，我还没办法？别管了，赶快逃命吧。”赵旃在马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把车赶走了。

现在，赵旃成了步行，好在身上穿得不厚，跑得还算快。

跑了一程，眼看跑不动了，而后面尘土大起，楚国人追过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赵旃发现前面有一乘战车也在逃命，定睛去看，发现是逢大夫和他的两个儿子。

“老逢，逢大夫。”赵旃在后面喊。

其实，逢大夫早就看见了赵旃，可是他假装没看

见。如今听到赵旃在后面喊，逢大夫假装没听见，还低声对两个儿子说：“谁也不许回头。”

两个儿子比较缺心眼，老爹说了不许回头，他们偏偏要回头，然后还告诉自己的老爹：“爹，是赵旃啊。”

“唉。”逢大夫谈了一口气，如果两个儿子不回头，那还可以说是没听见赵旃的喊声，如今两个儿子回头了，再说没看见赵旃就说不过去了。如果赵旃没有被楚国人杀死而回到了晋国，一定会怨恨逢大夫见死不救。到时候，不被赵旃整死就怪了。

逢大夫停下了车，气哼哼地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下车去，给赵旃让位。明天早上我到这里来给你们收尸。”

就这样，赵旃搭上了逢大夫的车，顺利逃命，而逢大夫的两个儿子真的就在这里被楚军射死了。

所以，逃跑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

——楚庄王遇险

是不是所有人都只顾逃命呢？当然不是。

荀罃是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却在中军效力。他早就看出来晋军要败，自己的部属提早作了防备，因此在楚军杀来的时候，荀罃的手下都已经穿盔戴甲，准备迎敌了。大军溃散，荀罃并没有逃。

楚庄王似乎有些兴奋过头，带着左广卫队在晋军营中左冲右突，奋勇当先。一片混乱之中，庄王的卫队被冲散了，庄王身边仅仅两三乘战车紧随。荀罃远远看见，从装束到战车到气质，他看出来了，那个领军冲杀的人一定就是楚庄王。

“弟兄们，给我包围那辆车，活捉楚王。”荀罃

的判断很准确，决策也很快很坚决。他知道，尽管晋军溃败，但是只要捉住楚王，就能反败为胜。

荀罃十多乘战车呼啸而上，将楚庄王包围在了中间。

楚庄王正杀得带劲，猛然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大的局面自然是楚军追杀晋军，然而在局部却是晋国人包围了楚庄王。

晋国人的战术素养确实很高，他们似乎总能在逆境中发现机会，总能创造性地应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方针。想一想，当初秦穆公就差一点被晋国人活捉。

屈荡抡开大戟，要带着庄王突围，但是荀罃的手下都是晋国的精兵，也不好惹。因此，尽管屈荡勇猛，竟然冲不出去。

庄王眼看形势危急，不禁仰天长叹：“老天啊，怎么能让我落到晋国人的手中啊？”

就在庄王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乘楚国战车奋勇杀来，车上大将的勇猛见所未见，竟然一路杀到了庄王的车前。庄王一看，正是大夫熊负羁。庄王当时有些奇怪，这熊负羁在楚军将军中算不上出色，平时打仗也算不上勇猛，这回怎么这么玩命？吃药了？

“大王，跟我来。”熊负羁高喊，喊这话有些缺心眼，因为这让晋军确信这确实就是楚王。

熊负羁在前，楚庄王在中，后面是另外两乘战车断后。熊负羁又是一路冲杀，杀出包围圈，回头看，庄王没出来。于是又杀进去，又杀出来。一连三次，还是没有把庄王给救出来，而熊负羁身上已经多处受伤。

熊负羁现在发现了，靠这种办法，一辈子也救不出庄王。而此时如果再去找援兵，已经是来不及了。怎么办？熊负羁用很短的时间思考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晋国人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捉住楚庄王？答案简单：擒贼先擒王。

想明白了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熊负羁眼前一亮。他再次杀了进去，不过这一次不是直奔楚庄王，而是直奔荀罂。荀罂正在那里指挥活捉楚庄王，没料到熊负羁从侧面杀到，当时猝不及防，被熊负羁一戟刺中大腿，翻身落车。

晋军一看主将折了，无心恋战，纷纷奔逃而去。

荀罂本来是来捉楚庄王的，谁知自己成了俘虏。

“熊将军，我问你，你今天为何如此勇猛？我对你也并没有特别的好，你怎么能为我出生入死呢？”楚庄王没有道谢，先问这个问题，他太困惑了。

“大王，还记得那次庆功宴吗？”

“哪一次？”

“灭了斗越椒之后的那一次，中间熄了灯，有一个人乘醉牵了美人的袖子，美人拔了他头盔上的缨，大王随后命令每个人都把头盔上的缨拔下来。”

“想起来了，难道？”

“大王，我就是牵美人袖子的人，请大王治罪。”

“哈哈哈哈，宽容必有善报啊。熊将军，你救我一命，谢你还来不及呢。你浑身是伤，不要再战了。回国之后，我单独请你。”

楚庄王高兴极了。

《说苑》这样评论这件事情：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所以，积点阴德是值得的。宽恕别人，实际上也就是在造福自己。

——战斗友谊

基本上，中军死得很惨。

那么，下军呢？

下军的情况要好一些。

下军的大部分顺利逃到了黄河岸边，只有少数掉

队的被楚军追到。不过，楚军的右军不像中军那样痛恨晋国人，因此下手还算客气。

有三乘晋国战车不幸掉坑里了，偏偏这几个哥们死心眼，舍不得战车，非要把车弄出来。结果耽误时间了，被楚国人追上了。

一队楚军发现了三乘晋国战车和九个晋国士兵，因为推车太专心，晋国人竟然没有发觉楚军已经包围了自己。

楚国人很好奇，于是都下了车，在坑边围观。

“见过爱财的，没见过晋国人这么爱财的。命都要没了，还舍不得车。”楚国士兵在坑边议论。

“车要是没了，还要命干什么？哎，别只管说风凉话，给出出主意啊。”晋国士兵也不害怕。

“嗨，兄弟，你们这样不行啊，车前面那根横木卡住了，把那根木头卸掉不就行了？”楚国士兵看出了问题，提个建议。

晋国士兵一听，还真是，于是三下五除二，把几辆车的横木给卸了。

车顺利推了出来，楚国士兵还上去帮忙推了。

晋国士兵上了车，打马上路，谁知道马竟然在原地转圈。转了好几圈，把晋国士兵给转迷糊了。怎么回事呢？晋国士兵怎么也想不通。

其实呢，就是因为卸了横木，车的平衡不对了。

结果还是楚国士兵看出了问题，于是又提建议："把大旗和车轭去掉试试。"

晋国士兵按着楚国士兵的建议去掉了大旗和车轭，果然马就跑起来了。

"楚国的兄弟们，还是你们经常逃跑，有经验了，哈哈哈哈。"晋国士兵一边逃命，还一边拿楚国士兵开涮。

“哈哈哈哈，小心点啊，别再掉坑里了。”楚国士兵们也大笑起来，他们觉得晋国人很有意思。

这仗打得，像游戏一样了。

——为了儿子的反击

荀首已经逃到了黄河岸边，甚至战车都已经上了船，这个时候，有人来报告说荀罃被楚国人给捉了。

“我的儿啊，你被楚国人捉了，我回去怎么跟你娘交待啊？不行，小魏，我要去救我儿子。”荀首毫不犹豫地下了船，把战车也卸下来，掉转车头，带着自己的部属回去救儿子，因为荀首人缘不错，下军竟然有一半的人马跟他杀了回去。

小魏是谁？魏锜，魏锜现在给荀首驾车呢。

就这样，晋国下军浩浩荡荡杀回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要救荀首的儿子。

回到战场，楚军已经收军了，荀首捉了几个掉队的楚军，知道儿子已经被送回楚军大营。

“追。”荀首下令，现在成了晋军追楚军了。

荀首难道要杀到楚军大营？他没那么傻，他的想法就是能捉住个楚军高级将领，今后好把自己的儿子换回来。

所以，荀首每次射箭的时候，一看是利箭，就放回到魏锜的箭袋里。

“哎，老荀，你倒是要救儿子啊，还是舍不得你的箭啊？”魏锜很纳闷，心说老荀可真是吝啬鬼，救儿子都舍不得用好箭。

“不是舍不得，我是要捉活的回去好换我儿子，太锋利的箭，怕一箭射死了。”荀首解释。

荀首的箭术不错，射伤了几个楚国将领，可是捉

住之后发现档次不够。

“老荀，前面那个行了，那是连尹襄老，这个够级别了。”魏锜到楚营出使过，认识连尹襄老。

“好了，就是他了。”荀首拈弓搭箭，瞄准了连尹襄老。

连尹襄老也不是吃素的，他也看到了荀首，他也拿起了弓箭，瞄准了荀首。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人也端起了弓箭。

弓弦声响，连尹襄老的箭擦着荀首的耳朵飞了过去。荀首并没有在意，他只关心自己的箭，令他高兴的是，他看见自己的稳稳地扎进了连尹襄老的肩膀。

连尹襄老从车上栽了下去，魏锜急忙驱车过去，荀首不等车停稳，跳了下去，他要活捉连尹襄老。

可是，荀首失望了，因为连尹襄老已经死了。在连尹襄老的肩膀上，是荀首的那支箭，而在他的脖子

上，还有一支箭，那支箭从左到右贯穿过去。就是这支箭，要了连尹襄老的命。

“他死了。”荀首说。

“怎么会？分明射在肩膀上啊。”魏锜感到奇怪，他也从车上跳下去，可是，当他看到连尹襄老脖子上那支箭的时候，他大惊失色。

魏锜为什么大惊失色？

因为，那支箭是他的。

是谁一箭射死了连尹襄老？

这个时候，荀首已经没有心思去想这个了。

“把尸体带回去。”荀首命令手下把连尹襄老的尸体装上车，实在不行，尸体也算是个筹码。

这个时候，一队楚军杀来，要抢回连尹襄老的尸体。荀首看见其中的一乘战车十分华丽，车上的战将

看上去又非常年轻。直觉告诉荀首，这个人够分量。

荀首重新上了战车，这一次，他不再射人，他射马。一箭过去，那员小将的马就被射倒了，在小将还发呆时候，荀首已经率领晋军杀了过去。

这一次，红了眼的是晋国人，楚国人抵挡不住，逃的逃，死的死，小将被荀首生擒活捉。

这员小将是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

“撤。”荀首下令，公子谷臣外加连尹襄老的尸体，本钱绰绰有余了。

日期：2009-07-29　14:22:57

——战略家楚庄王

楚庄王下令收兵。

“大王，晋国人现在都在渡河，无心作战，如果我们乘胜追击，一定能把他们全部赶进水中。”子重

建议。

“不必了，冤冤相报何时休？又何必赶尽杀绝呢？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也并没有穷追不舍。”楚庄王坚持。

于是，楚军收兵。

整个晚上，晋国军队都在渡河，直到早上，总算逃回了北岸。

楚军清点人数，死伤极少，但是襄老战死，公子谷臣被活捉。而清点尸体之后，晋军被杀上千人，被俘上千人。

楚军完胜，因为楚军晚上驻扎在邲（今河南荥阳北部），因此这一战历史上称为邲之战。

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邲之战，楚国完胜晋国。

那么，究竟是谁射死了连尹襄老？

现在，先来看看楚庄王的战略战术。

第一步，诱敌。

围困郑国，引诱晋国来援。晋军远道而来，必然疲惫，楚军正好以逸待劳。这一招，正是城濮之战中先轸用过的招数。

第二步，示弱。

这是楚庄王用了一辈子的计谋，对付斗越椒就用了这个办法。示弱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让敌人骄傲并失去警惕，另一方面，自己的队伍会因此而愤怒而求战欲望强烈。此长彼消，战斗力的对比立即发生巨大变化。

楚庄王两次派使臣去求和，是忽悠晋国人；两次忍让晋国使臣，是激怒楚国人。所有这些，都是基于这样的战术考虑。

第三步，袭击。

最后的攻击选择了袭击，时机恰到好处。

其实，以当事双方的战力和心态，即便是正面交锋，楚国人依然占六成以上的胜算。但是，有了楚庄王的战略战术，楚国人不仅能够战胜晋国人，而且能够完胜。

可以说，这一战是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其中最经典的部分又是心理战。

如果我们说楚庄王是心理战的祖师爷，应该没有争议。

如果说狐偃和先轸导演了晋楚之间的首次大战，那么，第二次大战就完全是楚庄王的设计了。

第一〇八章 美女害死人

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左传》

晋军用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渡河，楚庄王则在第二

天中午来到了黄河岸边。河边一片狼藉，晋军来不及带走的辎重到处都是。庄王用很凝重的表情看着对岸，摇了摇头。

“大王，咱们把晋国士兵的尸体埋起来，在上面做个京观，让子孙后代都记得我们大胜晋国人的武功，怎样？”潘党提出一个建议，什么是京观？就是纪念碑。

楚庄王把眼神收回来，看了潘党一眼，摇摇头，然后说了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话，就是上面的这段话，这段话本应该成为当今联合国的座右铭的。

这段话什么意思？翻译一下：有些道理不是你能够明白的。从字面上看，武就是止戈。从前周武王消灭商朝之后，曾作《周颂》说：‘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箭也收藏起来。我将追求美德，并把这一愿望体现在夏乐中，以求永久保有天下。’（此处省略若干字）所谓武功，就是要清除残暴，消灭战争，保有天下，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谐诸国，积聚财富，只

有做到这些，才能使子孙后代不忘记祖先的显赫功业。如今我使两国士兵的尸骨暴露荒野，这是残暴不仁；夸耀武力使诸侯畏惧，这也是没有停止战争。既没有消除残暴，又没有停止战争，怎么能保有天下？再说晋国虽然战败，但仍然存在，我又怎么能巩固功业？我所作的违背老百姓意愿的事情还有很多，百姓怎么能够安定？缺少德行而勉强和诸侯争霸，怎么能够和谐各国？乘人之危为自己谋利，以别国的动乱来求得自己国家的安定，还要以此为荣，怎么能增加财富？武功有上述其中七种德行，而我一种也不具备，又拿什么向子孙展示？我们只在这里修建一座庙，向祖先报告我们的这次胜利就行了。古代圣明的国君出兵攻打不听王命的国家，杀死首恶，那才建造京观以警戒罪恶。现在，晋国人并没有什么罪恶，他们的士兵也都是为国尽忠，我们又怎么能用他们的尸体作京观呢？

楚庄王的话表达了一个意思：战争是为了和平。最伟大的武功就是消灭战争，让老百姓生活富足。

辩证吧？

止戈为武，这是成语吗？似乎不是，这是哲语，而这句哲语来源于楚庄王。

楚庄王只在黄河边上修建了一座临时的祖庙，祭祀了祖先之后，撤军回国了。

——楚庄王的忧虑

在回国的路上，楚军路过申叔时的家，楚庄王就住在了申叔时家中。

大王来住，申叔时当然十分小心，用最好的房间、最好的仆人、最好的饭菜来招待，端菜上饭都是自己亲自动手。

可是，楚庄王似乎并不高兴，从早上到中午都在发呆发愁，连饭也不吃。

申叔时有点害怕了，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大王。到

了中午，申叔时战战兢兢来送中午饭，发现楚庄王的早饭还没吃。

“大王，我们战胜了晋国人，应该高兴才是啊。可是大王您好像情绪不高啊，是不是我招待不周，导致您食欲不佳？”申叔时小心翼翼地问。

“啊，这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有些担忧而已。”楚庄王笑笑说，申叔时是他很看重也很尊重的，所以他才会住在这里。

“担忧什么？”

“我听说，国君有才能，又有有才能的人帮助他，就可以成就王业，譬如周武王；国君才能一般，但是有有才能的人帮助他，就可以成就霸业，譬如齐桓公和晋文公；国君才能就很差了，而且臣下的才能还不如国君，这个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如今，我的才能就比较差了，可是还没有发现有比我更有才能的臣下，我很担心国家的前途啊。而且，世界上总是有圣人，每个国家也都有贤人，而我却不能发现他们任用他们，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啊，我吃不下饭啊。”楚庄王这番话，说得申叔时目瞪口呆。见过谦虚的，没见过这么谦虚的；见过清醒的，没见过这么清醒的。

庄王这段话见于《说苑》，原文如下：“吾闻之，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

对于楚庄王的话，多说几句。

其实在春秋，具有反思精神的国君非常多，似乎是个国君都会反思一下。这么说吧，周文化中是具有反思精神的。但是，能够在战胜劲敌之后还要反思的，有两个人，晋文公和楚庄王，而楚庄王的反思显然更彻底，也更深刻。

不要以为庄王仅仅是在作秀或者过度谦虚，庄王的话应该发自肺腑。首先，庄王的能力确实在他的臣

子之上，楚晋大战，可以说是庄王一手策划操纵的，而楚国将帅们要么没有必胜之心，要么缺乏计谋。与当年晋文公的团队相比，楚庄王确实有发出这样感慨的理由。

至于亡国之论，并非危言耸听。楚庄王在，可以控制大局，但是，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没有人能够掌控这个国家。

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老申，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楚庄王把问题抛给了申叔时。

“大王其实已经说过了，止戈为武啊。战争必然带来战乱，带来欲望和仇恨，如果大王能够避免战争，国家就会安定，人民就会安心，野心家就不会产生。”

“老申，你所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楚庄王高兴起来，他知道，能够理解自己的，也许就只有申叔时了。

当然，说句公道话，楚庄王是很贤能的国君了。

——又一次暗箭伤人

究竟是谁射死了襄老？

答案是：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谁？巫臣。

当初楚国灭了陈国，捉到了夏姬，去捉夏姬的就是巫臣。

巫臣显然没有想到三十六岁的夏姬竟然还是那么妖冶动人，似乎岁月完全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印记。巫臣命令士兵守门，自己则将夏姬抱上了床。

云消雨散之后，巫臣的感受是：陈灵公死得值。

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夏姬娶回家，一生一世

永不分离，与她一起慢慢变老。

夏姬同样也爱上了巫臣，这个楚国人英俊潇洒，懂得爱惜女人，还会讲黄段子。夏姬强烈地感受到，与巫臣相比，自己所认识的男人们简直就是一砣狗屎。

“等着我，我要娶你。”巫臣动情地说。

“我等你，海枯石烂，我也要等你来娶我。”夏姬也动了真感情。

于是，就有了后面巫臣极力阻止庄王和子反娶夏姬的故事。眼看就要成功了，谁知道连尹襄老横刀夺爱，看着夏姬极不情愿地被襄老带走，巫臣心如刀割，暗自发誓：狗日的襄老，让你不得好死。

战争给了巫臣机会。

巫臣是一个很博学的人，他知道公孙子都的故事，他认为公孙子都不够聪明，因为他纯属意气用事，没有考虑后果。

巫臣要聪明得多，他看出来楚庄王是决心要与晋国人决战，所以他看到了机会。不过，他没有傻到要用自己的箭的地步，所以他偷偷地在魏锜献给潘党的麋鹿身上拔下了魏锜的箭。

战斗非常混乱，巫臣根本就没有心思追杀晋国人，他的追杀目标是襄老。可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直到他几乎绝望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

荀首带着晋军杀回来了，而襄老因为贪婪地搜集晋国人的财物而没有及早撤回，于是成了荀首的猎物。

巫臣确实是个博学的人，看到荀首的军旗，再联想到荀罃被捉，他猜到了荀首是要活捉襄老。可是，巫臣想要襄老死。

在荀首出箭的时候，巫臣在侧面也已经悄悄地射出了魏锜的箭，而这支箭与荀首的箭同时到达目的地。

“让你跟我抢老婆？哼。”巫臣悄悄地走了。

——巫臣的妙计

襄老死了，但是，襄老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掉井里了？还是被野狗吃了？

襄老的儿子叫黑要，爹生死未明，对他来说只能说是喜忧参半。为什么说是喜忧参半？因为他早就对后娘垂涎三尺，爹死了固然伤心，但是后娘很轻易就可以到手了。

果然，耐不住床头寂寞的夏姬上了黑要的床。

幸福了几天之后，有客人来了。

“巫叔，您来了？”黑要对客人挺尊敬，这个客人就是巫臣。巫臣跟襄老的关系一向不错，黑要叫他叔叔。

“孩子，我打听到你爹的消息了。”巫臣说，其实不用打听，他早就知道。

“啊，我爹他？”

“孩子，你可要坚强啊。答应我不要上吊，也不要抹脖子，我就告诉你。”巫臣搞得挺正式的样子，好像很关怀黑要。

“我，我不会上吊。”黑要明显松了一口气，傻瓜才猜不到巫臣要说什么，他现在可以确信后娘今后就是自己的了。

“你爹他，他，他为国捐躯了，呜呜呜呜。”巫臣说完，还假装哽咽了一下。

“呜呜呜呜，爹啊。”黑要哭了，不想哭也要假装哭，还要挤出几滴眼泪来。

巫臣假装擦眼泪，在指缝里观察黑要，他看出来了，黑要根本不伤心。所以他知道，黑要把后娘给上了。

在来之前，巫臣是制定了两套计划的。A 计划，如果黑要对夏姬没有企图，巫臣就以帮黑要把襄老的尸体弄回来为条件，娶了夏姬；B 计划，如果黑要对

夏姬有企图，就要用 B 计划了。

所以，以下为 B 计划。

“孩子，你知道你爹的尸首在哪里吗？”

“我，我不知道，呜呜呜呜。”

“你想把你爹的尸首弄回来吗？”

“当然想啊，呜呜呜呜。”

“那好，叫你娘出来，我有话跟她说。”

黑要尽管有些不情愿，可是事关自己父亲的尸首，不得不听巫臣的。

黑要让人叫来了夏姬，夏姬看见巫臣，两眼顿时放出光芒来；巫臣看见夏姬，瞳孔立马放大若干倍。

“夫人啊，节哀顺便啊。襄老的尸体据说是被晋国的荀首给带回晋国了，说要和公子谷臣一块用来交换他儿子荀罃。前两天郑国的皇戌给我来信，说是他和荀首的关系很好，愿意帮你把襄老的尸首给要回来，

不过有个条件，要你自己回郑国去接。你要是能去接，现在就告诉我，我好给皇戌回个话。”巫臣一边说，一边使眼色。

夏姬多么聪明的人啊？

“呜呜呜呜，我的老公，你死得好惨哪。人死了，尸体还不得安生，别说是去郑国，就是去晋国，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去把你的尸体给接回来啊，呜呜呜呜。”夏姬痛哭起来，别说，演得挺好。

“那行，黑要，你赶紧向大王提出请求，放你娘回郑国接你父亲的尸首。要快啊，慢了你爹就成虫子了。”巫臣趁热打铁，也是，当时是夏天，慢了就只能接骨头了。

黑要点着头，还要满口感谢，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叔叔，就是害死自己亲爹的凶手，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后娘给骗走。

什么叫被人卖了还要给人数钱？就是黑要这样

的。

楚庄王很快接到了黑要的申请，说是要让夏姬回郑国去接父亲的尸首。

说心里话，庄王还在想着夏姬呢，不过他很矛盾，因为所有跟夏姬有一腿的人都死得很惨，除了两个老公和陈灵公之外，孔宁和仪行父也在不久前双双暴毙身亡。

换了是别人，爱去哪去哪，大笔一挥就批了。可是这是夏姬，庄王还真犹豫。正在犹豫，看见了巫臣，他决定向巫臣请教一下。

巫臣算准了黑要的申请很快会到，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朝廷晃荡，好随时探听消息。如今被庄王问到这件事情，心中暗喜。

“嗯，这事我看行。据我所知，荀首是荀林父的弟弟，荀罃是他最喜欢的儿子。如果他把谷臣和襄老的尸体弄到晋国去了，当然是要换荀罃的。而皇戌和

荀首关系好，他做中间人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我们能够让夏姬去郑国接回襄老的尸体，就等于告诉他们我们愿意换人，到时候就可以用荀罃把谷臣给换回来了。”巫臣当然大力支持，还把谷臣给捎上，利用楚庄王急于把儿子换回来的心情，促使他立即放夏姬走。

“嗯，我看也行。”楚庄王同意了。

于是，夏姬回了郑国。临行前夏姬假惺惺地对天发誓：“要是得不到襄老的尸首，我就不回来了。”其实，她压根就没打算回来。

而巫臣立即通过皇戌偷偷向郑襄公请求娶夏姬。郑襄公当然愿意，当即同意。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巫臣现在不敢把夏姬娶回来，打死他也不敢，那样的话，就算庄王不杀他，子反和黑要也要杀了他。

怎么办？等待机会。

——和平使者

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国击败晋国。两年之后，也就是楚庄王十九年，楚庄王决定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现在，楚庄王是和平主义者。

“冯，你去趟晋国，转达我对晋国国君的问候，同时表达我们希望和他们和平相处，建立友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楚庄王主动派出儿子公子冯前往晋国，表达善意。

“那，要向郑国借路。”公子冯提出要求，按着国际惯例，经过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向这个国家借路，以示尊重。怎么借路法？基本上，也就是开个单位介绍信之类。

“不用了，郑国是我们的盟友，直接去吧。”楚庄王觉得没必要。

于是，公子冯走了。

“申舟，你去趟齐国，转达我对齐国国君的问候，同时表达我们希望和他们和平相处，建立友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楚庄王派出大夫申舟前往齐国，表达善意。

在楚庄王看来，如果楚国晋国和齐国三个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就来临了。

申舟是谁？就是申无畏。

“那，要向宋国借路。”申无畏请求，去齐国要经过宋国。

“不用了，我们又不攻打他们，借什么路？公子冯去晋国，也没有向郑国借路啊。”楚庄王觉得没必要，事实上，他准备在与齐国建立友好关系之后，也

派使者去宋国联络感情。

“大王啊，郑国是个开明的国家，宋国是个比较傻的国家，两个国家不一样啊。不向郑国借路，没问题。可是不向宋国借路，恐怕会被杀啊。”申无畏解释，其实还有一点他没有说，当初楚穆王和宋昭公在孟诸打猎，宋昭公忘了带火种，申无畏鞭打了宋昭公的仆人，尽管宋昭公已经不在了，但是宋国人一定还记得这个仇恨的。

“尽管放心，没事的。”楚庄王坚持。

“大王啊，这样的话，我必死无疑啊。”申无畏几乎是在哀求。

“他们要敢杀你，我就讨伐他们。”楚庄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申无畏不敢再说什么了。

临行之前，申无畏把后事吩咐好了，一脸愁容地上路了。

日期：2009-08-03　13:07:24

第一〇九章 希望工程

公子冯一路顺利，郑国人也没有为难他，他来到了绛。

晋国人对于公子冯的到来很诧异，不过他们还是很欢迎他，热情接待之外，晋景公也委托他向庄王致意。

那么，战败之后，晋国发生了什么？问责了吗？荀林父还在主持工作吗？

——老实人被逼急了

晋军大败，荀林父率领着三军回到了绛。作为败军之帅，荀林父很自觉地上书请求晋景公处死自己。

古人很自觉，战败了请死，失败了请辞。那么，晋景公同意了吗？

晋景公不是傻瓜，他仔细地权衡了利弊。

按照问责制，不管晋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主帅都是第一责任人，更何况这一次荀林父的表现如此糟糕，被处死一点也不冤枉。但是，晋景公现在考虑的不是问责制，而是权力斗争的形势。

如果杀掉荀林父，等于为先郤赵三家联盟除去了眼中钉，对于晋景公来说，则是失去了盟友。杀掉荀林父，似乎也就同样要杀掉先縠，那么就等于一次性杀掉了排位最靠前的两个卿，不仅失去盟友荀林父，而且要得罪先郤赵三家联盟，更糟糕的是，士会很可能拒绝递补为中军帅，那么中军帅的位置就要被郤克夺得。算起来，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晋景公并不愿意答应荀林父的请求。问题是，需要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晋景公于是找来荀林父的朋友、士会的弟弟士渥浊，这个名字很难听，但是就是这么起的。

“该不该杀荀林父？”晋景公问，找来士渥浊询

问，自然就是不想杀荀林父。

“当然不能杀啊，荀林父虽然战败了，可是人家公而忘私，忠贞不渝，怎么能杀他呢？当年文公战胜了楚国人，还很担心成得臣，后来成得臣被杀了，文公才高兴啊。成得臣被杀，等于晋国又打了一次胜仗啊。杀了荀林父，等于我们又打了一次败仗啊。”士渥浊极力反对。

“嗯，我知道了。先縠呢？该不该杀？”

“该杀，但是，不能杀。因为不杀荀林父，杀先縠就怕有人闹事。”

“那怎么办？难道打个败仗，没人负责？”

“主公，何必担心没有机会呢？”

晋景公笑了，会意地笑了。

荀林父被特赦，每个人都被特赦。

荀林父很愧疚，其实每个人都很愧疚。

荀林父开始反思，他很后怕，他发现自己的软弱实际上正在将自己推向灭亡。

“看来，赵盾是对的，心慈手软当不了政治家。”荀林父反思的成果出来了。

第二年秋天，北方的赤狄来侵犯晋国。

这一次，荀林父汲取教训，率领了半支中军和整支上军与赤狄作战，没有先縠那一帮人捣乱，晋军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结果在清这个地方击败赤狄人。

回到绛，荀林父召开六卿会议，请晋景公亲临。

政治局常委会开始了。

荀林父首先报告了与赤狄交战的情况，随后说：“为什么赤狄会无缘无故来侵犯我们？大家知道吗？”

大眼瞪小眼，没人说话。

“因为我们有内奸，是内奸勾结他们前来的。”荀林父继续说，很严肃。

大眼瞪小眼，内奸是谁？

“这个内奸就在我们这里。”荀林父扫视一遍。

大眼瞪小眼，谁都怕别人看自己。

“是谁？”晋景公严厉地问，其实，他知道是谁，因为他知道应该是谁。

“主公，我们捉到了俘虏，招供了内奸。来人，把俘虏带上来。”荀林父下令。

不多时，赤狄俘虏被带了上来。

“说，是谁招你们来的。”荀林父喝问。

“是，是，是一个叫先縠的，说是要里应外合。”俘虏惊恐地说。

所有人的眼光都盯在先縠的身上。

“你，你血口喷人。”先縠慌了，他知道不是自

己，但是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危险。

“啪。”晋景公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先穀，你好大的狗胆，与楚国人作战时破坏军令的罪责还没有追究你，如今又里通外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来人，砍了。”

先穀还想争辩，荀林父哪里给他机会，示意刀斧手立即动手。

“我冤枉啊，狗日的荀林父公报私仇啊。”凄厉的喊声。

先穀就这么死了。

晋景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灭族。

于是，继狐家淡出晋国政治舞台之后，先家被斩草除根了。

权力斗争就是这样，谁的刀快，谁就能占据主动。

没有人想到荀林父还有这一招，于是，每个人都

老实了。

老实人被逼急了，也是会下狠手的。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六条：欲让你灭亡，先让你猖狂。

日期：2009-08-03　13:13:05

小试牛刀，大见成效。

荀林父现在发现，其实只要心够狠，灭掉权力斗争的对手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不过，灭掉了先家，决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相反，可能更加危险。

按照当时的规矩，灭掉某一家时，每一家都要出

兵，这是一种“站队”的方式，也是“用刀投票”的方式。今后如果证明这是一桩冤案，大家都有份，大家都能免责。

灭先家的时候，各大家族都有出兵，唯有一家例外，谁家？赵家。

先郤赵三家联盟中，郤克很聪明地跟先家划清了界限，可是赵家没有，甚至赵同赵括公开为先穀鸣不平。

“赵家不除，永留后患。”荀林父每天都这么想，可是，什么办法可以除掉赵家呢？

赵家的实力远在先家之上，动他们可没有动先家那么简单。

怎么办？

让荀林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机会很快自己送上门来了。

赵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站着茅坑不拉屎

赵家，赵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赵家的事情有点复杂，还有点麻烦。

赵衰一共有四个儿子，他们是赵盾、赵同、赵括和赵婴（赵婴齐），其中，赵盾是叔隗的儿子，而另外三个都是君姬的儿子，君姬是晋文公的女儿。从血统来说，赵盾的三个弟弟都是晋文公的外孙，血统上更高贵更正宗。只不过，由于君姬的主动谦让，叔隗作了夫人，赵盾成了嫡长子。而也正是因为这样，赵同和赵括始终对大哥不服气，认为家族的继承权应该是他们的而不是赵盾的，赵盾这个时候本应该在北面喝羊奶、吃羊肉，浑身羊骚气味的。

赵盾本身也明白这一点，他对君姬是心怀感激的，对几个弟弟也很关照，想法设法补偿他们。因此，赵盾设法让赵家成为公族，并且让赵括担任公族大夫。赵盾的假公济私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出于自感对几个兄弟的亏欠，他对兄弟们的关照又是很真诚的。

然而，赵同赵括始终是心怀不满的。怨恨，外加上优越的家族和身世背景，赵同赵括的心理有些扭曲，他们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惹事生非。在赵盾鞠躬尽瘁之后，这兄弟两个更加变本加厉，整个晋国，没有人喜欢他们。甚至，在荀林父灭了潞国，派赵同去向周王室献俘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轻浮不敬，以至于周大夫刘康公断言赵同十年之内必有血光之灾。

赵盾死后，赵朔继承了家族的领导权，他的个性有些像他的祖父赵衰，他从内心里很讨厌这两个叔叔，就像这两个叔叔讨厌他一样。而小叔叔赵婴与赵朔年龄相仿，性格相投，他们是好朋友。这样，赵家内部

实际上分成了两派：赵朔赵婴为低调派，赵同赵括为高调派。

为了巩固赵家的地位，赵盾为赵朔迎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夫人，也就是晋文公的小女儿。这样，晋文公的大女儿是赵盾的后妈，而小女儿是赵盾的儿媳妇，这叫一个乱。赵同赵括叫赵朔大侄子，却要叫他老婆为小姨。姐妹嫁给了爷孙，要放在今天，那是头等的八卦新闻。

因为老妈孕中受寒，赵朔先天不足，后天难补，身体一向不好，性格也比较偏弱，于是就出了两个茅坑和拉屎的问题。第一，在卿的位置上站着茅坑不拉屎；第二，在老公的位置上也是站着茅坑不拉屎。

一一来说。

先说第一个茅坑。作为下军主帅，赵朔性格偏软，缺乏主见，基本上可以说完全没有威望。而且他的身体很差，经常请假，人称老病号。

再说第二个茅坑。赵朔娶了成公的姐姐赵庄姬，按着规矩，同时还有一个公族女子为媵，也就是说，一次去了两个老婆。可是，几年过去，两个老婆没有一个生孩子的，怎么回事？谁的问题？赵朔又娶了两个小老婆，结果还是生不出来。到晋景公三年的时候，赵庄姬三十三岁了。就算十八岁嫁给赵朔，造人的时间也已经长达十四年。十四年造不出个人，很明显，赵朔没有生育能力。

站着茅坑不拉屎，别人肯定会有意见的。

于是，麻烦来了。

对于赵朔担任下军主帅，很多人不服，但是出于对赵家的忌惮，也没外人敢说三说四。可是外人不敢说，不等于自家人不敢说。

赵同赵括一向就对赵盾父子不满，如今看着赵朔站着茅坑不拉屎，非常气愤："狗日的赵朔，自己不行，让位啊。"

按照顺序，如果赵朔辞职或者被免职，卿的位置

就该轮到中军大夫赵同。

邲之战回来之后，哥俩个就几次找赵朔，一开始是劝说，然后是利诱，最后是威胁，干什么？要赵朔主动让贤，把卿的位置让给赵同。

虽然身子不好，赵朔还没有到脑子不好的地步。他知道两个叔叔没怀什么好心，所以任你怎么忽悠，就是不同意。

赵同赵括急了，也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直接找荀林父去了。

“元帅，我们来反映一个问题。”赵同赵括来到了元帅府。

“啊，两位有什么事情？”荀林父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鬼，还有点紧张。

“元帅，我们大侄子赵朔身体一向不好，可是为了国家拖着身子带病坚持工作。我们当叔叔的看着心

疼了，劝他退休算了，在家里过清闲日子多好？可是他很倔，说是只要国家需要他，他绝不退缩。你看，多好的干部啊。对于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不应该爱惜他吗？我们来找元帅，就是希望元帅劝说他退下来。实在不行，就勒令他退休，让他好好养身体。”赵同的话说得很漂亮，好像是出于一番好意。

荀林父一听，差点笑出来，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不就是想取而代之吗？

“好，太好了。正愁没办法对付你们呢，最好你们自己内部干起来。”荀林父心中暗喜，他当然不会这么说，他说：“这个，不太好吧？赵衰赵盾都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怎么能随便就把赵朔撤了？再说了，赵朔的职务还是郤缺安排的，我如果随便动他，不就等于否定前任吗？不行。”

看见荀林父一口拒绝，赵同赵括急了。

“元帅，赵朔就是个废人啊，你知道他一天拉多

少次屎吗？十五次啊。这样的人担任下军元帅，那不是国家的耻辱吗？我要是他，不等别人说话，早就自己找地方凉快去了。元帅，你一定要撤了他。”赵同一急，把黄鼠狼的真实嘴脸给露出来了。

“那也不行。”

“不行？老荀，你要考虑后果啊。”赵括也急了，他说话更硬。

“这个，两位，都不是外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知道你们想当卿，可是，坑少萝卜多，大家都要排队啊。赵同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按照惯例，每个家族只能有一个卿，虽然你现在排在第一候选人的位置，可是你要当卿，除非是赵朔不幸鞠躬尽瘁。”荀林父表面上是交待政策，实际上等于说：不整死赵朔，你这辈子就没戏。

赵同赵括一路骂骂咧咧，走了。他们尽管很失望，却也看到了希望：整死赵朔。

从那之后，赵同赵括请了巫师做法，每天诅咒赵朔早死。

也不知道是巫师的诅咒起了作用，还是赵朔本来就该这样，赵朔的身体一天不一天，恐怕熬不到过年了。

可是，让赵同赵括有些困惑的是，赵朔和赵庄姬似乎并不伤心，他们反而比从前看上还要心情愉快。

“怎么回事？”赵同赵括决定暗中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赵朔和赵庄姬正在造人，并且把握很大。

赵朔不是没有造人的能力吗？他怎么造人？

提交日期:2009-08-11 10:30　　——斩草除根

除了赵婴因祸得福免于一死之外，赵家人全部被杀，无一幸免。

赵庄姬因为是国君的姑姑而不受牵连，并且灭门发生的时候她已经躲到了宫里。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赵家人，严格来说也要处死。

赵庄姬在宫里待产，屠岸贾每天派人探看，他坚信一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赵庄姬没有想到的是，从前要提防赵同赵括，现在赵同赵括死了，屠岸贾比赵同赵括更狠。

终于有一天，庄姬生了，孩子一出世，小鸡鸡水灵灵地竖着，庄姬一看，悲喜交加，喜的是赵家有了接班人，悲的是弄不好立即就会被杀。

“赶快抱出去。”庄姬的贴身老宫女轻声说。

孩子被抱走了，按着赵朔当初的说法，这个孩子就叫赵武。

屠岸贾来晚了一步，孩子不见了。

“孩子呢？”屠岸贾问。

“生下来就死了，扔河里了。”老宫女说。

“哼，骗我？搜。”屠岸贾自然不会上当，卫士们搜了一遍，没有孩子的踪影。

“全城大搜查，但凡有新生儿子的，都要一一验明。”屠岸贾下令。

全城大搜查，一连三天，没有进展。

“明天开始，搜查附近的山区，一定要找出来。”屠岸贾料定无论是谁带着一个初生小孩子，一定逃不远。

除了搜索之外，屠岸贾贴出了布告，若有报告线索者，最高赏白银一千两，隐瞒不报者，灭族。

事实证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第二天一大早，事情突然有了决定性的进展。

“我知道赵朔的儿子在哪里，不过，我要一千两银子。”一个人找到了屠岸贾，他要报案。

“你怎么知道？银子没问题。”屠岸贾喜出望外。

原来，这个人叫做程婴，从前是赵盾的门客。听说赵朔被杀，庄姬在宫里待产，于是伙同另一个门客叫做公孙杵臼的，两个人从宫里把孩子偷运出去，准备抚养成人。

“唉，想来想去，跟自己过意不去，何必呢？讲什么义气啊？银子才是硬道理啊，所以，我就来报案来了。”弄来弄去，程婴是来告密的。

“那好，带路，我们先去抓人。”

于是，程婴带路，屠岸贾带着人，出了城，在一座山里捉到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刚出生三天的婴儿赵武。赵武的身上，还裹着宫里的小被子。

“卑鄙小人，出卖主人和朋友的无耻之徒，程婴，你真不要脸。”公孙杵臼大骂程婴，看上去，他比程婴有骨气得多。

“嘿嘿，朋友不就是用来出卖的吗？兄弟，人生苦短，何必呢？”程婴厚着脸皮说。

“就算赵家有罪，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有什么罪呢？叔叔大爷，求求你们，杀了我，放过孩子吧。”公孙杵臼哀求。

看上去，是不是很感人？是不是很感动？

可以感动，可以激动，但是，不能冲动。屠岸贾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罗嗦什么？都给我砍了。”

刀光闪动，两颗人头落地，一个大人，一个孩子。

“走。”屠岸贾挥挥手，带着手下回去了。

程婴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面前，是一千两银子，屠岸贾说话是算数的。再说，反正银子也是公家的。

程婴发财了，出卖朋友历来是发财的捷径。

从那之后，程婴消失了，他为什么消失，以及消失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知道，一个叫程婴的人为了银子出卖了朋友。

赵家的故事告一段落，接下来，继续说楚国的故事。

提交日期:2009-08-14 09:19　　第一一一章 尔虞我诈

“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左传》）

——鞭长莫及

“救，还是不救？”在接到宋国特使的求救之后，晋景公紧急召集六卿扩大会议，讨论救宋事宜。

“倒是救，还是不救？”荀林父反过来问，他没主意，或者说，从心底里，他不愿意救。

“那究竟是救，还是不救？”所有人都在问，说实话，战败的阴影还在每个人的心中，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再去跟楚国人交手。

晋景公犹豫不决，从情理上说是绝对应该救的，因为宋国是最铁杆的盟友，在盟约上也说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如今宋国有难，盟主不出手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看眼前的状况，真是没有人愿意去救。

终于，有人提出看法了，这个人叫做伯宗。关于此人的身世，史书上只说是孙伯起的儿子，孙伯起又是谁的儿子？不知道。有说法他是宋国公族在晋国的后代，又有说法他就是晋国公族。不过综合分析，他似乎应该是晋国公族。理由有两点，第一，晋景公对他非常亲近；第二，就是因为上面《左传》的那段话了。

那段话什么意思？

伯宗那段话很哲学，我们来学习下：“古人说过，马鞭虽然很长，但是打不到马的肚子。现在上天正在

眷顾楚国，不能与他们争夺。我们晋国虽然也很强大，但是能够违背天意吗？。俗话说：是屈是伸要心中有数。江河湖泊也要容纳一些污浊之物，山林草莽也要隐藏一些蛇蝎毒虫。作为国君忍受羞辱，那也是合乎天道的。所以啊，忍忍吧，等待时机吧。”

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成语的原意不是说鞭子不够长，而是说长也有长的不足，不等于长了就哪里都能打到。

藏污纳垢这个成语也是出于这里。

弯来绕去，这段话的结论就是：不救。

“可是，见死不救，说出去不好听啊。”晋景公还是有些犹豫。

“咱们派人去宋国，就说咱们很快出兵去救他们，让他们再坚持一段时间。只要他们能坚持，楚国人就会自己撤军了。”郤克出了个主意，这也是最近这些年来晋国人的惯用手法。

这不是忽悠人家宋国人吗？

——忽悠宋国人

派去忽悠宋国人的是解扬。

解扬不是被楚国人抓走了吗？

说起来，解扬够倒霉。上一次因为马受惊把自己送到楚军大营，稀里糊涂当了俘虏。后来多亏楚庄王开恩，把他给放回了晋国。如今，这倒霉的差事又派到了他头上。这差事不仅危险，而且今后要挨骂，因为你是去忽悠人家嘛。

“小解，我们考虑到你在楚国呆过，了解楚国人的习惯，还会说楚国话，因此，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你莫属了，祝你马到成功，平安归来。”荀林父给解扬布置任务，用的是不容商量的口吻。

没办法，解扬自认倒霉，回家交待了后事，上路了。

要说一个人倒霉，那叫做喝口凉水都塞牙。想想

看，人家宋国的使者都能在楚军的包围圈里出入自由，解扬进去一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解扬正走在“背”字上，就注定了他完不成任务。

到了睢阳外围，楚军的包围并不算太严密，解扬瞅个空子，要混到睢阳城下，谁知道恰好过来一队楚军。

“什么人？”带队的军官喝问。

“啊，走错路了，走错路了。”解扬急忙说，换了别人，这样说也就行了，可是偏偏解扬不行。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熟？哎，你不是解扬吗？”带队军官竟然认出解扬来了。

解扬定睛去看那人，套用《水浒传》的说法，那叫做：只叫得苦。原来，解扬在楚国的时候，就是这个人负责看管他，两人后来混得关系还不错。

这下没什么好说了。

“你就是解扬？嘿嘿，说吧，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楚庄王亲自审问。

“奉了我国国君的命令，来告诉宋国人，晋国军队已经出发，很快就到，让他们坚持下去。”解扬实话实说了，不过，晋国实际上不会出兵的事情没有说。

“你觉得，晋国能打败我们吗？”楚庄王接着问。

“当然能。”

“那上次为什么败给了我们？”

“上次不是楚国击败了我们，是我们的内讧使得自己击败了自己。如今我们在我国国君的英明领导下，三军在荀林父的指挥下团结一心，所以，我们能够击败楚国。”

几句对话之后，楚庄王挺喜欢解扬，觉得这个人挺直爽而且挺硬气。

“兄弟，投靠我吧，怎么样？让你作上大夫，怎样？”

“不感兴趣。”

“当官没兴趣？发财有兴趣吧？”楚庄王命令手下拿来许多金银财宝，放在解扬的面前。

解扬没有说话。

“怎么样？只要你到城边上对宋国人喊，就说晋国不来救他们，这些金银财宝就都是你的。”楚庄王以为解扬动了心，于是开出了条件。

“不行。”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杀了你，然后号令在军前，让宋国人看看晋国特使已经被我们杀了。”

“这。”

“干不干？”

解扬在那一刻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知道，如果按照楚庄王的话去做，那就是背叛了祖国，可是却是在说实话；能够背叛祖国吗？不能。可是，如果不答应楚庄王的条件，自己就会被杀，就完不成忽悠

宋国人民的任务。要完成忽悠宋国人民的任务，只有一个办法：忽悠楚庄王。

“好吧。”解扬答应了。

为了完成一个忽悠，而不得不先进行一次忽悠，这就是忽悠的最高境界吗？

解扬登上了楚军的楼车，然后一直推进到了城边。

城头上，宋军准备好了弓弩，他们以为楚军要攻城。

“宋国的兄弟们，别射我，我是晋国特使解扬。”解扬大声喊起来，城头上的宋国人都有些吃惊，怎么晋国特使上了楚国的楼车？

“我被楚军给抓住了，我特地来告诉大家，晋国军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顶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世界和平一定能够实现。”解扬继续喊。

宋国人高兴了，兴奋地欢呼起来。他们不知道，

他们被忽悠了。

同时被忽悠的还有楚庄王，他一点也不兴奋，他要杀人。

“你忽悠我，你不讲信用，我要杀了你。”楚庄王对解扬说。

“我对你讲信用，就必然对我的国君不讲信用。我虽然死了，却完成了我的任务，死得也值啊。可是大王你呢？你竟然贿赂我，太不高尚了吧？这是大国君主的风范吗？来吧，砍了我吧。”解扬玩起了视死如归，继续忽悠。

楚庄王想了想，解扬虽然忽悠了自己，可是人家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是为了自己啊。这样的忽悠难道不是高尚的忽悠吗？如果不是自己试图贿赂人家，人家又怎么能够忽悠自己？所以，说来说去，是自己错了。

楚庄王这人就这个特点，喜欢反思，喜欢找自己

的不足。

“算了，我敬你是一条好汉，你走吧，我放你了。”楚庄王放走了解扬，还赠送了礼物。

这就是解扬的故事了，忽悠了敌人，也忽悠了朋友，完成了任务，还能活着回去，还有礼品。

这样的忽悠，有理有利有节，还有盈余。

忽悠，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学问。

提交日期:2009-08-15 17:11　　宋国人又来了精神，被忽悠之后的精神力量不可低估。而楚军因为担心晋军到来，也加紧了围城。

从二月到五月，转眼又是三个月过去。这三个月，楚军把睢阳围得水泄不通。

宋国军民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不到晋国大哥的援军。城中早就没有了粮食，能吃的都吃完了，甚至有吃人的事情发生了。即便这样，宋国人还是在死扛，他们要跟楚国人比耐心。

楚庄王决定撤军了，像上一次围困郑国一样，楚庄王认栽了。

“大王，信用啊！我爹为了完成对大王的信用，宁可被杀也要出使齐国。大王既然答应了为我爹报仇，怎么能不讲信用呢？”申犀听说要撤军，直接来找楚庄王论理了。

楚庄王无言以对，他是一个很看重信用的人，否则也不会被解扬感动而放了他。问题是，大军已经在这里呆了足足八个月，再呆下去，怕是大家都要疯了。就在两天前，两个士兵因为睡觉打呼噜的小事大闹军营，大打出手，最终一死一伤，受伤的士兵被处死之前甚至露出了解脱的笑容。

“老申，怎么办哪？”楚庄王愁死了，向申叔时问计。

“大王，其实这事情也简单。现在看来，晋国人显然忽悠了宋国人，他们根本不会救宋国人。宋国人之所以还不投降，就是赌我们熬过不过他们。如果我

们现在开始造房，把逃走的农民招回来耕地，以此显示我们准备常驻下去，宋国人恐怕立即会投降了。”申叔时还真有主意，这个主意还真正点。

“老申，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楚庄王大喜。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弄不懂大王的算盘啊。”申叔时说，他说的是实话，楚晋大战就完全是楚庄王一个人在操控，谁知道这一次他是不是也故意不拿下宋国呢？

第二天，楚庄王命令士兵就地打地基修房，挖坑灌水养鱼，同时出了告示，要这一带逃走的农民回来种地，政策优惠。

这一招灵不灵？

只能说：立竿见影。

——华元的妙计

“华老，怎么办啊？看来楚国人要跟我们耗到底了。”宋文公问华元，到现在，宫里也没粮食了，大家都在啃树皮，连做爱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这么多女人就烦。

“我也想呢。”华元这个时候很后悔，心想当初要是忍一忍就好了，何至于如此？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投降行吗？肉袒怎么样？”宋文公问，已经做好了裸奔的思想准备。

“围了八个月了，这时候再投降行吗？别楚王不高兴，把您直接扔锅里了。”

“那，那，那怎么办？”宋文公傻眼了。

想了半天，华元想出来一个很奇怪的招数。

“主公，我跟楚国的子反挺熟，这样，我半夜出去找他，求他跟楚王说个情，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华元说，这就是他的主意。

“行吗？”宋文公觉得这个主意很怪，华元跟子反也就是一个熟人而已，连朋友都算不上，两国之间的战争，靠熟人关系就解决了？

“不行也得行了。”华元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深夜，小半个月亮，星星点点。这是小偷最喜欢的夜晚，因为这样的夜晚能看见路，但是看不清人。

城头上悄悄放下一根绳子，一个人顺着绳子溜了下来。谁？宋国第二号人物华元。

溜下城头，华元迈过了护城河，为什么是迈过？因为护城河早就被楚军给填上了。还好，没有人发现。

华元小心翼翼地前进，心想要是被楚军捉住，可就糗大了，说不定明天早上就只剩下身子，人头拿去城边展览了。

还好，一直到了楚营，都没有人发现他。八个月了，楚国人早就没有警惕性了，白天挖坑盖房，累得

打雷都吵不醒。

华元溜进了楚营，子反的帐篷在哪里？正在发愁，出来一个撒尿的士兵，懵里懵懂的。

“嘿，兄弟，子反将军的帐篷在哪里？”华元急了，索性跟这个士兵打探一下。

“那边，亮着灯的那个。”士兵指给他看，指完之后，还问了一句：“怎么你是宋国口音啊？”

华元没理他，走开了。

士兵撒了泡尿，回去继续睡觉，他做梦也想不到，刚才问路的竟然是宋国右师华元，否则抓住华元，那就升官发财了。

所以，该你发财的时候，半夜起床撒尿都是机会。不该你发财的时候，撒尿就能得到的机会都抓不住。

华元顺着灯光，来到子反的帐篷，拉开条缝一看，里面只有子反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五月份天正热，子反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嘴里还打着均匀的呼噜，

卫兵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华元掀开了帐篷的门帘，踮着脚来到了子反的床前。

“子反，子反。”华元小声叫。

子反没有任何反应，天气热，好不容易凉快点，刚睡着，正熟呢。

“子反，子反。”华元拍一拍子反的肚子。

子反身子动了一下，接着睡。

华元倒有点犯难了，这不是进了洞房却抱不动新娘吗？想要大声喊或者给子反两记耳光，又怕声音太大，被人发现。

“哎，这个主意好。”华元自言自语，他觉得抓脚板心抠痒痒很灵。

子反的脚很臭，没法不臭，整个楚营到处都是大便，每天不踩上才是意外。华元顾不上那么多，伸出最后一根指头，用指甲去子反的脚心轻轻地划来划去。

子反哼了两声，屁股动一动，接着睡。

华元急了，他觉得很没有面子，连一个人都弄不醒，自己是不是太无能了？

想到这里，华元“嚓”一声拔出了刀，再弄不醒，就用刀砍了。

“啪啪。”华元用刀的侧面在子反的肚子上拍了两下。

大概是当兵的出身，子反对刀的感觉明显不一样，腾地坐了起来。一睁眼，看见一个人就站在自己的床边，手中拎着明晃晃的刀。

“啊。”子反本能地低声惊叫了一声，任何人在半夜醒来却看见一个人拎着刀在自己的床前都会害怕的。何况，自己还是裸体，想抓个武器都抓不到。

“嘘，子反，别怕，我是华元啊。”华元说，心说总算把你给弄醒了。

“华元？啊，对了，华元。你，你来干什么？吃

了吗？”子反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总之他还是认出了华元。

“吃？吃什么啊？还有什么可吃的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睡得这么沉？还有心思打呼噜？”华元一紧张，把来的时候准备好的话给忘了，先说几句壮壮胆再说。

“啊，这个，不好意思啊。你，你，有何贵干啊。”子反更加害怕。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左传》）华元终于想起来自己要说的话了，大意是：我们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只好交换孩子当饭吃，吃剩下的骨头当柴烧。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签订城下之盟，宁可与国家同存亡。不过，如果贵军能够后撤三十里，什么都好商量，什么都听你们的。

易子而食、唯命是听（惟命是从）这两个成语，就是华元发明的，都没饭吃了还能发明两个成语，不

简单吧？

子反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清醒了，他简单判断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华元是代表宋国来投降的，不过是想有点面子的投降。所以，华元有求于自己；从小的方面说，自己是裸体，人家拿着刀，自己是很不利的。不管怎么说，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

“老华，有骨气，我好敬佩你。能不能告诉我，城里到底还有多少粮食？”子反问。

“实话相告，粮食早就没有了，能吃的都吃掉了，也就是坚持明天一天了。”华元说，他说的是实话。

“你这人太实在了，告诉你吧，楚军日子也不好过，挖坑种地那是忽悠你们，我们也只有两天的粮食了。”子反被华元的诚实感动了，主动说了实话。

“子反，我就知道你是个实在人，够义气。怎么样，后撤三十里？”华元也挺感动。

“好，我答应你。不过，我答应你没用，我带你去找大王。”子反说，穿好了衣服，带着华元去找楚

庄王了。

楚庄王的帐篷离得不远，卫兵们看见子反来，说是大王还在睡觉。

“赶快通报，紧急情况。”子反也不管么多，让卫兵把楚庄王给弄起来了。

楚庄王起来之后，洗了一把脸，子反带着华元就进去了。

楚庄王隐隐约约认得华元，等子反把事情的过程汇报一遍之后，知道这人确实就是华元了。

“你怎么把咱们的军事秘密告诉他了？”楚庄王质问子反。

“大王，人家宋国是个小国，都不欺骗咱们；咱们是个大国，难道还欺骗小国？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诚信吗？要有大国风范吗？”子反当时就给顶回去了。

楚庄王一反思，子反说得对啊。

“嗯，有道理。”楚庄王自我批评了一下。

“人家这么诚信，这么有诚意，所以，我就先答应他们了。”子反趁热打铁。

“好啊，明天后撤三十里。”楚庄王下令。

华元仍然爬城墙回去，不过这次子反亲自送他到城下。

第二天，楚军后撤三十里。

华元再赴楚营，不过这一次不是翻墙，而是走城门。

楚庄王热情接待了华元，双方在经过亲切交谈之后，决定签署友好条约，那时候叫盟约。盟约由子反和华元签署，上面只有八个大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就是：你不要骗我，我也不要骗你。

尔虞我诈，这个著名的成语就来自这里。

宋国将申无畏的尸体从城外的乱葬岗中挖了出

来，用上卿级别的棺材装殓好了，送到了楚军大营，并向申犀做出赔偿和表达歉意。

第二天，楚军撤军，华元作为人质前往楚国。

八个月的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

“我讨厌战争。”楚庄王说，他很大度地放过了宋国之后，决定再也不要战争。

提交日期:2009-08-17 12:29　　第一一二章 霸主楚庄王

从宋国撤军是楚庄王二十年，直到楚庄王二十三年鞠躬尽瘁，楚庄王再也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

从齐桓公到晋文公到楚庄王，三代霸主中，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有一个爱好——开会。两位霸主动不动就要开个联合国大会，他们很享受那种高高在上被吹捧被歌颂的感觉。

可是，楚庄王不喜欢开会，在他的手上，联合国

大会一次也没有开过。从理论上说，他甚至都不能算是霸主。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是最为强大的霸主。为什么这样说？

——霸主楚庄王

我们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以德服人。

论楚国的实力，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但是，在与晋国的争夺中，中原诸侯更愿意接受晋国的领导，为什么？因为晋国比楚国正统。

相比于自己的先辈，楚庄王更加善于反思。前辈们是以怨恨来面对这样的现状，以武力来强迫中原诸侯拥戴自己。楚庄王不是，他的办法是表现出比晋国更宽容、更诚信、更守礼、更容易亲近，从而让中原诸侯从内心感觉到楚国更可靠，更值得信赖。从而从根本上让中原诸侯改变楚国是南蛮的成见，心悦诚服地投靠到楚国的阵营。

恢复陈国，宽恕郑国，宽恕宋国，这是三次典型事件。三个国家很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完全是基于楚庄王的宽容。在那样的情况下楚国都能宽容他们，足以证明楚国并不是一个以吞并别国为乐的恶国。

同时，三个国家也都对照着来看晋国，结论很容易得出：晋国很不够意思，很靠不住。

即便对晋国，楚庄王也同样表达善意，战场上没有赶尽杀绝，然后还主动派遣特使修好。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晋国的大夫们对楚庄王都非常尊敬。相信，在解扬第二次回到晋国之后，楚庄王在晋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形象了。

第二，广交朋友。

楚国人在从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于中原诸侯普遍抱有敌意和蔑视，因此他们没有朋友。楚成王的时候曾经有意改变这一状况，不过他未能实现。

而楚庄王把自己的地位摆得很低，他主动开始与中原诸侯交朋友，他的特使去了晋国、秦国、齐国，试图平等地与这些国家交往。

很显然，晋国人服了。

即便是与小国，楚庄王的态度也是“国无大小，平等交往”。

《说苑》中记载一则故事，说是在战胜晋国之后，楚庄王在国内修了一个四丈高的高台，请诸侯们前来。这事情换了齐桓公和晋文公，那就是一次联合国大会了。

哪些国家去了呢？没有记载。不过郑、蔡、陈、许甚至宋、鲁这样的国家应该去了不少，楚庄王很客气，请大家海吃海喝，天南海北外带黄段子。吃喝得差不多了，就有人提议说要请求签署盟约，请楚国出任盟主。

“我薄德之人也。”楚庄王谢绝了，他说自己配不上。

诸侯们一看，以为这个老大假谦虚，于是一起来敬酒，楚庄王一饮而尽：“高高的楼台作证，我们在这里畅谈国际大事，今后我要是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我、指责我。”

“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这，就是楚庄王的称霸宣言了。

第三，善于反思。

楚庄王的反思精神令人惊讶，甚至可以说叹为观止。

前面的例子不用再举，还是引用《说苑》里的一则故事。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什么意思呢？楚国风调雨顺，没有各种天灾，于

是楚庄王在向山川的神灵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天啊，你难道忘记我了吗？"这就是能够向上天寻求过失，这种人一定不会拒绝忠言谏劝，居安能够思危，所以最终能够建立霸主的功业。

而再看看后人，一旦有了天灾，所作的就是掩盖真相、推脱责任，然后号称战胜灾难，论功行赏，却完全不去反思天灾中有多少人祸的因素。与楚庄王的境界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

第四，慧眼独具。

楚庄王的智慧是值得单独拿出来说的。

从消灭斗越椒到战胜晋国以及最后的称霸，楚庄王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远在当时所有人之上，他比所有人都看得更远，看得更深。

同样在《说苑》中有一则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楚庄王超人的智慧。

楚庄王喜欢打猎，有人就来劝他：“国际形势空前复杂，现在大王的精力应该集中在怎么对付晋国啊，怎么能耽于打猎呢？”

楚庄王告诉他说：“多谢你来提意见，不过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打猎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啊，我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人才。能够用棒子打死老虎的，我知道他很勇敢；能够徒手与犀牛搏斗的，我知道他是个大力士；打完猎之后能够与大家分享猎物的人，我知道他是个仁义的人。”楚庄王就是依靠这样的办法，得到了三个贤士。所以，只要有了好的志向，就没有不好的行为，就是说的这事。

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

春秋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越伟大的人越有缺点。所以，有缺点并不可怕，也不可耻。可怕的是没有缺点，可耻的是不承认自己有缺点。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有缺点的人，齐桓公有三大缺点，晋文公小富即安、满足于农妇山泉有点田，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大度。

真正的霸主，最需要的就是大度。

楚庄王，一个超级淫民，这不可怕。但是，他具备与齐桓公和晋文公同样的品质：大度。

除了大度，楚庄王甚至还有其他伟大的品格：专注。

除了专注，楚庄王还非常聪明，不管有没有争议，笔者认为，他是春秋最聪明最有才的君主。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如齐桓公和晋文公，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一个管仲这样的天才和狐偃赵衰那样的天才团队的辅佐。

淫乐三年不理国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庄王的过人之处。身体强壮，这不用说。他很专注，三年如一日；他很坦白，老子就是干这个了；他很明智，三年时间亡不了国家。

从齐桓公到晋文公再到楚庄王，一个可以做朋友，一个可以做哥们，一个可以做朋友加哥们。真正的霸主，决不盛气凌人。

楚庄王，春秋第三霸。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春秋史上的三座丰碑。尽管有春秋五霸的说法，但是真正的霸主只有上述三位，他们同等伟大。

提交日期:2009-08-17 18:54　　庄王确实不应该是害申无畏，一来楚国打宋国还需要借口吗？二来呢，攻打宋国显然是无准备之战，这不是庄王的性格。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19 10:02　　当时城濮大战内容在《原来》的第二部，因故没有连载。现在晋楚三场大战集中放在了《说春秋》第三册。如果朋友们希望补充连载晋楚大战这一段，可以在这段时间连载。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19 12:53　　以下内容上接第52页，讲述晋楚城濮大战。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19 12:55　　晋文公五年正月（前632年），晋楚争霸拉开了序幕。

晋国三军齐发，一路东进。晋文公亲自统军，荀林父担任御者，魏犨出任车右。大司马赵衰，掌管三军的赏罚。三军帅佐统领各自的队伍，中军和下军都是四十多岁的帅佐，再看上军，两个六十多岁白发老头领军。

第一个目标，曹国。

为什么打曹国？两个原因。

对外公开说的原因是：当年晋文公路过曹国，遭遇曹共公性骚扰，严重走光。

真实的原因：曹国去年刚刚投靠了楚国，讨伐曹国，楚国不得不来救。

这就是狐偃和先轸的妙计吗？是，但是，仅仅是个开头。下棋看三步，狐偃是个超级高手，他不仅仅看了三步，他看了十三步，已经把结果看到了。

——借道卫国

在晋国攻打曹国之前，抓紧时间介绍曹国的历史。

尽管曹姓起源略为复杂，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曹姓主要起源于曹国。

周灭商之后，周武王封十三弟姬振铎在曹邑，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定陶、曹县一带，伯爵。由于地盘不大并且经营不好，曹国始终是一个小国，夹在卫宋之间，春秋时期主要投靠宋国。公元前485年，曹伯阳被宋国俘虏，曹国被宋国所灭，这是后话。

看看地图，晋国与曹国并不接壤，要讨伐曹国，必须借道郑国或者卫国。向谁借道？来看看具体情况。

郑国，楚国的保护国，楚成王是郑文公的大舅子。

卫国，卫文公三年前鞠躬尽瘁了，儿子卫成公继

位，卫成公一年前把妹妹嫁给了楚成王，现在是楚成王的大舅子。

两个国家，两条裙带。

狐偃选择了向卫国借道，因为向郑国借道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的，那么只能直接攻打郑国。而郑国紧邻楚国，楚国势必出兵救援，于是，晋国从一开始就要与楚国决战。

不好玩，游戏结束得太快，没劲。所以，狐偃决定向卫国借道。

卫成公刚刚送走楚国特使。楚国特使前来，是要求卫国出兵，从北面进攻宋国，配合楚国大军围攻宋国首都睢阳。

卫成公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要求，他答应尽快出兵。

这个时候，晋国特使到了。

“请问，贵国有何见教？”卫成公接见了晋国特使，还算客气。不过，他瞧着晋国特使特别别扭，不知道什么原因。

“借道，我国要攻打曹国，借个道使使。”晋国特使说话的声音阴恻恻，还有些尖利。卫成公恍然大悟：哦，这是个死太监，怪不得看着别扭，没胡子。

晋国特使是谁啊？勃鞮。

卫成公很恼火，你晋国派个死太监过来做特使，明摆着瞧不起人啊。再说了，什么叫借个道使使？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借你妈个头啊。

“不借，朝别人借去。”卫成公一时火起，当场拒绝。

“哎，别后悔？”勃鞮一听，什么？屁大的国家，跟你借道你不借？当时歪着脖子就问了。

“嗯，你威胁我？来人，赶出去。”卫成公火更大了，这死太监竟然还威胁自己，要不是看在晋国是个大国的分上，直接砍了。

好在卫成公没让人砍勃鞮，否则，勃鞮动起手来，先死的恐怕就是卫成公了。

勃鞮被赶了出去，一路上骂骂咧咧，离开卫国，路上还担心呢：没完成任务，回去会不会被扣年终奖？

勃鞮不知道的是，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派他去，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真想借路，那就应该派职业外交官胥臣去了。派勃鞮去，一来是故意要羞辱卫成公；二来呢，勃鞮就一太监，懂什么？

果然，勃鞮受到表扬。

——拿下五鹿

“卫国，当年的国君粗暴拒绝了我国主公的问候，现在的国君不仅粗暴拒绝了我们借道的合理请求，还

羞辱我们的特使。是可忍，孰不可忍？羞辱特使，就是羞辱晋国国君；羞辱国君，就是羞辱晋国人民。兄弟们，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办？”出征动员大会上，中军主帅郤縠正在煽情。

“打狗日的。”三军怒吼。

狐偃笑了，先轸也笑了。

如果直接打卫国，理由不充分，毕竟当年拒绝他们的卫文公已经不在了。如今这样，理由充分了，士气也鼓起来了。

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杀奔卫国，一路上秋毫无犯，直取五鹿。

提起五鹿，当年随晋文公流亡齐国的兄弟们就牙痒痒，那是一辈子最饿的时候，如今说起来，还觉得肚子里空空如也。

“主公，先轸愿为先锋，拿下五鹿。”先轸请战，

实际上等于替当年的兄弟们请战。三军六名帅佐，狐家兄弟和先轸是当年流亡的兄弟，而那老哥俩自然不是做先锋的合适人选。

于是，晋文公派先轸为先锋，魏犨为副将，以两百乘战车，先行出发攻打五鹿。

五鹿，也算是卫国的边防重镇。

卫国大将公子休驻守五鹿，因为卫国投靠了楚国，因此加强了五鹿的防守，以对抗齐国。没想到的是，齐国军队没来，晋国军队来了。

怎么办？迎战。卫国从来没有跟晋国交过手，因此也谈不上谁怕谁，既然来了，那就打打看。

这是先轸第一次带晋军打仗，怎么打？先轸早有成算。对于五鹿的地形，他记得清清楚楚。不仅五鹿，凡是他到过的地方，他都绘有地形图，哪里适合车战，哪里适合步战，哪里可以埋伏等等，都在他的地形图中。

而公子休显然没有想到，他将要面对的是春秋第

一名将。

城西三十里，晋卫两军摆好阵势。

战车，一百乘对一百乘。双方大将，晋国是先轸，卫国是公子休。

两军对圆，也没什么话说，干吧。

卫军一通战鼓，按理，晋军也要一通战鼓，双方交战。可是，晋军没有擂鼓。

卫军再一通战鼓，晋军还是没有动静。

“嘿，学曹刿啊？”公子休乐了，他掰指头算了算，自己已经两鼓了，再来一鼓那就三鼓，对方来个一鼓作气，自己的队伍不就栽了？

“你以为就你聪明？”公子休决定，卫军也不擂鼓了，嘿，你等我的三鼓，等死你。

就这样，两国军队谁也不擂鼓，也不对话，对视了一个时辰，好像比耐心一样。

最后，卫国人在比耐心的比赛中取得了胜利，因为晋国人先说话了。

“公子休，投降吧。”先轸大声喊道。

“哈哈哈哈，先轸，你投降吧。”公子休也喊。

“你回头看看。”先轸又喊。

“你也回头看看。”公子休顺口喊道，喊完之后，忍不住还是要回头看看。

回头一看，公子休傻眼了。

五鹿城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换成了晋军的大旗。现在公子休知道自己被耍了，城池都被人家偷袭了，自己还傻乎乎在这里比耐心呢。

卫军一阵骚动，大家都慌了手脚。就在这个时候，对面晋军终于擂响了第一通战鼓。公子休总算明白了，晋国人根本就不必等自己的第三通战鼓。

卫军崩溃，晋军掩杀过来。公子休掉转车头，夺路而逃。刚刚逃过一个山坡，前面闪出一路晋军，为

首的大将正是魏犨。原来，在这边比耐心的时候，魏犨率领剩下的一百乘战车，换上卫军的旗帜，大大方方进了五鹿，然后杀散守军，城头上换上晋军大旗。一切妥当，这才率军出来夹击卫军。

公子休遇上了魏犨，这位可不跟你比耐心，大戟直接刺过来，公子休急忙横戟去挡，哪里挡得住，被魏犨连人带戟挑在空中，当场丧命。

一月九日，晋军南征第一战，零伤亡拿下卫国五鹿。

记得十二年前晋文公路过五鹿时的故事吗？那时候狐偃断言十二年后可以得到这里，并且预测了具体时间为戊申这一天。

一月九日，恰好就是戊申。

神哪，狐偃就是诸葛亮的祖师爷啊。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19 21:11　　拿下

五鹿，晋文公记下先轸和魏犨的首功，之后亲自前往当初野人赠土的地方，看看那个野人还在不在。很遗憾，野人不见了，据另外的野人说，那个野人在那次赠土事件之后就疯了，后来不知所终。

“神人哪，神人通常就是以疯子的面目出现的。”狐偃说。

所以，整天神神叨叨的不一定就是神经病，他还可能是神人。

没有见到那个野人，晋文公有些失望。之后，大家又去了介子推割肉的地方。晋文公追思介子推，忍不住泪流满面。每个人都被感动了，被介子推，也被晋文公。

——先轸升任元帅

卫军五鹿守军全军覆没，消息传来，卫国首都楚丘震动。

现在卫成公知道了，跟晋国对抗，基本上相当于鸡蛋碰石头。如果说现在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话，那么第一是求和，第二是投降。当然，还有一条偷偷摸摸走的路，就是派人去楚国紧急求援。

卫成公派大夫宁俞前往五鹿，向晋国求和。

“我们请求和平谈判，晋卫两国，一衣带水，血浓于水，世世代代要友好下去。”宁俞拣好听的说，一边说一边偷看晋文公。

“宁大夫，别说这些了，早干什么去了？没得谈。”晋文公对宁俞还挺客气，不过态度很坚决。

“这，我们投降行不行？”宁俞摊了底牌，平起平坐谈判没资格的话，投降也行，这是卫成公来的时候交代好的。

“不行，不接受投降。”晋文公够狠，投降都不接受。

宁俞哭着回去了。

不谈判，而且不接受投降，晋文公想干什么？攻破楚丘，灭了卫国吗？否。

晋国军队停在了五鹿，并没有进攻楚丘。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等。

按照计划，第一步顺利攻占五鹿之后，军事行动暂停，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展开。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楚国军力强大，所向披靡，导致以鲁国为首的中小国家纷纷投靠楚国。目前，除了被攻打的宋国之外，还没有投靠楚国的就只有秦国和齐国。其中，秦国是晋国的亲戚兼战略合作伙伴，齐国则在不久前刚刚被楚国军队侵略。

联合齐、秦，共同对付楚国，这就是晋国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战略部署。

晋国特使从五鹿出发，前往齐国和秦国，谋求合

作对抗楚国，要求对方派出军队，协同晋军作战。

很快，齐国和秦国作出正面回复：支持晋国，尽快派兵。其中，齐国还提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齐国国君齐昭公将亲自来五鹿歃血为盟。

齐国国君不是齐孝公吗？原来，自从被鲁国忽悠之后，齐孝公气愤不过，把自己给活活气死了。原本是儿子继位，谁知儿子太小，被齐孝公的弟弟公子潘杀死，公子潘就当了齐昭公，公子开方位居上卿。就在等待齐昭公来到的时候，晋军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中军元帅郤縠在军中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中军元帅死了，谁来继任？

最高机密会议。

“舅舅，老师，你们认为谁比较合适？”晋文公问。

“先轸。”狐偃和赵衰对视一眼，一起说道。

“那就是他了。”晋文公一拍桌子，其实，他也

认为应该是先轸。

下军佐先轸，现在是中军元帅，地位仅次于晋文公。胥臣替补为下军佐。

狐偃和赵衰，觉悟咋就那么高呢？

——晋齐结盟

二月，齐昭公和公子开方来到卫国的敛盂（今河南省濮阳县），晋文公已经等候多时。两国国君共同追忆了齐桓公的丰功伟业，重温了两国之间从周武王和姜太公开始的长达数百年的裙带关系，两国君主表示：南蛮楚国侵犯中原，必须要痛打。

两国元首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备忘录，歃血为盟。

最后，晋文公表示，晋国政府支持齐国收回谷城的合理要求。而齐昭公表示，打击楚国侵略者是天下

人共同的责任，为此，齐国将派兵前来协助晋国。

两国元首会谈期间，卫国元首卫成公数次派人前来勾兑，申请加入盟会，重回中原正统怀抱。

“没得谈。”晋文公多次断然拒绝。

卫国大夫宁俞转而求助于公子开方，希望这位卫裔齐国人能够看在血浓于水的分上，为卫国人在晋国人面前求情。

“不可以，我是齐国人，不是卫国人。”公子开方断然拒绝。

卫成公绝望了，楚国的援兵还看不到影，而晋国人只要愿意，一个早晨就能拿下楚丘。怎么办？跑吧。

卫成公把楚丘交给了弟弟叔武和大夫元亘，自己跑到小城襄牛躲起来了。

晋军随时可以抓捕卫成公，也随时可以攻破楚丘，甚至灭掉卫国。可是，晋文公为什么不动手？因为，

晋国人的目的不在这里。

如果捉住了卫成公或者拿下了楚丘，也就等于晋军控制了卫国，那么，楚军就没有来救卫国的理由了，也就意味着，宋国的包围依然没有解除。

相反，放着卫成公和楚丘不动，卫国就依然是晋国手中的砝码，依然有利用价值。等到解除了宋国的危机，那时灭掉卫国也不过是顺手之劳。

就这样，晋国人在卫国等待着楚军北上。而元帅先轸已经布好了陷阱，单等猎物出现。

交日期:2009-08-20 17:27　　——楚成王的选择

楚国会救卫国吗？

楚成王在接到卫国求援之后，有些犹豫。尽管没有和晋军交过手，但是他知道晋文公的团队是什么样的成色。要打，是没有把握取胜的，可是，要是见死不救，今后还怎样号令诸侯？

“各位，晋军攻击卫国，显然是为解宋国之围，我们救还是不救？”楚军大营，成王聚集了各国君主和大将们，商讨此事。

“主公，晋国人忘恩负义，帮助宋国来跟我们捣乱，我们一定要救卫国，给晋国人一点颜色看看。”成得臣第一个发言，他的意见是救。

“不然，我们打宋国，他们打卫国，各不相干，如果我们去救卫国，那就等于是我们直接挑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道理上说，正义并不在我们这一边啊。依我看，不如遣使往晋国，展开斡旋。”大夫蔿吕臣建议。

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各有拥趸，也各有道理。

成王左思右想，与晋国交手他不愿意，可是，就这样放过宋国，他又不甘心。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一个办法：“这样，子玉留一半兵力继续攻打睢阳，我亲自率一半人马北上，解卫国之围。”

就这样，成得臣以一半楚军外加陈、蔡两国军队，

原地不动，继续攻城，另一半楚国军队连带郑、许两国军队，随楚成王去救卫国。

这一边，成得臣加紧攻城，力争拿下睢阳，之后前去增援楚成王。宋国知道晋国军队已经出动，也士气高昂，防守更加卖命。所以，睢阳这里战事与从前差别不大。

那一边，楚成王率军北上。

原本，成王就有些心里打鼓，虽然决定救卫，但心里始终还是犹豫。大军走得极慢，而且是越走越慢，进入卫国之后，早早扎营，并不向楚丘进军。与此同时，派出间谍前往楚丘及晋军前线打探消息。两天之后，间谍们回来了，带来的消息如下。

第一，晋军士气高昂，训练水平极高。目前，先轸为元帅。

楚成王一听，心凉了半截。如果晋军是别的人领军，他还有点底，如今是先轸为元帅，说明晋国人不

仅善于用人，而且空前团结，因为如果论资历，根本轮不到先轸，如今狐偃、赵衰们让贤，晋军是绝对占据“人和”的。而对于先轸他是知道的，早在晋文公在楚国的时候，楚国将军们就说过先轸比他们都强，甚至有人建议把先轸留在楚国。如今先轸执掌晋国军队，从技术上来说，自己这边已经处在下风了。

第二则消息也是坏消息，那就是齐国军队在国归父、崔夭率领下已经抵达卫国，与晋军协同作战；而秦国军队在小子憖率领下，也正在向卫国开来。

如今天下大国不过是楚晋齐秦，这下楚国要独自面对另三个大国的合击，楚成王的心算是彻底凉了。怎么办？成王有些发愁。

“大王，我看，咱们还是趁早撤军吧。”蔿吕臣见成王的脸色不对，知道他在犹豫，于是上来劝说。

“你说说为什么。”成王说。冲这语气，就知道想要蔿吕臣找个撤军的借口。

“大王，你想，晋国军队零伤亡拿下五鹿，之后

不许卫国投降，可是又不拿下楚丘。是晋国人拿不下楚丘吗？当然不是，那么他们想干什么呢？他们就是在诱使我们过来。别人不知道，大王还不知道先轸的能力吗？还不知道魏犨的勇猛吗？我们就算全军过来，也不一定能取胜。如今咱们一半的兵力来，面对三个大国，大王啊，风险太大啊。”

“嗯，有道理。”

“大王，要撤就赶紧撤。我担心晋国人正准备正面攻过来，而齐国人和秦国人从两肋包抄，那时再撤，可就晚了三秋了。”

“撤。”

就这样，楚军迅速撤军。

《史记》记载：楚救卫，不卒。

楚军撤去了哪里？申。大致是担心被成得臣嘲笑，成王的部队并没有回到睢阳前线。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0 17:30　　楚军没有进入晋军的包围圈就撤退了，这多少让晋国人有些失望。不过，这更增强了晋国战胜楚国的信心。尽管楚国人因此而逃脱，却也暴露出楚国人从内心对晋国的畏惧。

“主公，我们怕楚军。可是，楚军也怕我们。两军交战，勇者胜。虽然晋楚还没有交手，已经算我们胜了一仗。”狐偃对晋文公说。他知道晋文公对楚军的战力非常忌惮，如今正好给他打打气。

“下一步怎么办？”晋文公问。

“按既定方针办。”

按照既定方针，既然楚国不救卫，晋军下一步要拿下曹国，进一步刺激楚国人的神经。穿过卫国，晋军挺进曹国，卫国则交给齐国军队驻守。

对待曹国和对待卫国，方法是不一样的。对卫国，纯粹是要诱使楚军北上。对曹国，则是坚决拿下，加

大对楚国人的刺激力度。

“让他偷窥，这次我要让他看个够。”晋文公想起往事，恨恨地说。

“主公，小小陶丘，何劳大军，给我三百人，我拿下陶丘等主公驾临。”说话的是谁？天下武林第一高手勃鞮是也。

“好。”晋文公同意了。

于是，勃鞮率领三十乘战车先行，要一举拿下陶丘。

那么，武林第一高手能行吗？

——第一高手栽了

勃鞮是一个急性子，总是急于立功的那种。从前这样，现在还这样。

三百人小分队早早出发了，说实话，狐偃和先轸对这个大内高手都不是太放心，单打独斗没说的，可是带兵打仗是另一回事啊，不过既然晋文公答应了他，也不好说什么。好在只有三百人，即使出了差错，也不会太严重。

赶到陶丘，恰好是中午。

“兄弟们，进城吃中午饭啊。”勃鞮说，他根本不担心自己拿不下曹国。他已经计划好了，速战速决，自己人少，正好出其不意。

可是到了城门外，勃鞮发现，连速战速决都免了。

原来，陶丘城城门大开，不仅没人看守城门，城头上甚至没有守城官兵。

“哈哈哈哈，曹国人一定是听说晋军来了，弃城逃命了，兄弟们，进城。”勃鞮高兴坏了，他觉得自己最近的运气好得惊人，上次出使卫国也是，自己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立了一功。现在呢，一座空城等着自己。

三百晋军溜溜达达就进了陶丘，哥几个还在讨论是不是先去抢点什么呢。进城一看，果然城里空无一人，大家心情都很放松。

突然，只听得咣当一声，身后的城门关上了，三百晋军都被关在了城里。

“不妙。”勃鞮叫一声，这个时候他知道不妙了，晚了。

大路两旁，城墙之上，突然冒出数千名曹军，更不打话，一个个手持弓箭，只听得一声喊——喊什么？喊勃鞮这辈子最不愿意听到的那个字。

“射。”随着这一声喊，万箭齐发夸张了点，但是两三千箭没有问题。随后，又是一轮。

三百晋军，没有一个人逃生，包括武功天下第一的勃鞮。

武功再高，也躲不过乱箭。自古以来，天下第一高手往往都死得不明不白。

“士可杀不可辱，狗日的曹国人，为什么要污辱我？”勃鞮用最后一口气说了这句话。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0 17:56　　晋文公大军抵达陶丘已经是第二天，眼前的一幕令他大吃一惊。

陶丘城头，三百名晋军尸体悬挂着，其中一具尸体被剥得精光，不用看脸，就知道那是勃鞮。

别说晋文公吃惊，所有晋军士兵都大吃一惊。

“马拉戈巴兹，给我拿下曹国。”晋文公大怒，就要下令攻城。

“主公，且慢。曹国人这样做法，对我们的军心是个打击。贸然攻城，只怕伤亡很大。先扎下大营，找更好的办法。”元帅先轸急忙阻止。元帅发了话，晋文公只得忍一忍。

晋军扎了大营，晋文公亲自和先轸来看城，只见

城上的曹军一个个十分得意，对着晋军尸体指指点点，似乎很有信心。

看完城，众人回到大营，战前会议召开。

“刚才我们看了城，这座城城高墙厚，比一般城池难攻，当初宋军围攻一个月拿不下来。我看，不要急着攻城。我军主要敌人是楚军，不可在这里折了锐气。”元帅先轸率先发言。

“先元帅说得有理，可是，曹国人将勃鞮等人悬尸城上，还故意扒了他的裤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尽快拿下陶丘，对我军士气影响极大。”晋文公发言，他的意思，要尽快攻城。

于是，帅佐们开始讨论，有支持先轸的，有认为应该立即攻城的。

狐偃没有发言，他始终没有说话。

“舅舅，你怎么看？”先轸问。越是有疑难的时候，狐偃就越是有办法。

“我的上军要移出大营，单独屯扎。”狐偃冒出这么一句来，见大家都不解其意，接着说：“曹国人不仁，我们自然不义。他们悬挂我军士兵的尸体，我们就挖他们的祖坟。我们把上军直接屯扎到他们的祖坟，扬言发掘祖坟，焚骨取暖。这样，曹国人必然害怕，不得不交还尸体，那时，我们再想办法破城。”

狐偃的主意非常阴损，可是没办法，曹国人的主意也很阴损啊。

主意一出，大家都说好。

打仗打仗，打成了挖人家祖坟。

——尸体换尸骨计划

狐偃的主意确实好使，这边晋军上军屯扎到了曹国祖坟，士兵们开始挥舞铁锹掘墓的时候，城里就乱了营。

古人对于祖先和鬼神都是很敬畏的，不像如今挖祖坟已经成了时尚。那时候祖坟被挖，惊动了祖上的神灵，那是后辈子孙的极大罪孽。所以，曹共公慌了神。羞辱晋军士兵的尸体他可以不在乎，可是老祖宗的遗骨被弄出来当柴火烧，那可受不了。

“狗日的晋国人，咱们还是兄弟啊，挖我的祖坟，不就等于挖你们自己的祖坟吗？”曹共公破口大骂，也不想想晋国人为什么要挖你的祖坟。

骂归骂，曹共公还是赶紧派人去晋军大营，提出“以尸体换尸骨”的交换方案，也就是曹国把晋军尸体还给晋军，晋军撤出曹国祖坟。

“原本呢，我们非把你们祖坟给挖了，骨头喂狗，头盖骨盛尿。看在祖上还是兄弟的分上，放过你们。不过，三百具晋军尸体被你们晾了这么多天，必须用上好的棺木给装殓了，三天之内送出来。否则，我们还要挖坟。”先轸答应了“以尸体换尸骨”，但是，提出了必须用棺材把尸体运出来的条件。

到了这个时候，曹国也只好答应了。

问题是，三百具尸体要用三百副棺材，一时半会哪里去弄这么多棺材？当初射杀晋军的时候嫌杀得太少，如今才发觉杀得太多了。

“能不能两个人一副棺材？”曹共公派人去讨价还价。

“去你妈的，你们曹国人才两个人一副棺材呢。要是你们棺材不够，我们就从你们祖坟里挖出来给你们用。”先轸强硬回答。

没办法了，就是拆门板也要拆了。曹共公发出，“大干三天，制造三百副棺材”的号召，整个陶丘连续奋战三个昼夜，终于在第三天下午将三百副棺材做好了。

棺材做好了，将三百名晋军尸首一一装好。每个棺材用一辆车拉着，开了城门，浩浩荡荡拉了出去。

如果外面的敌人不是晋国人，而是鲁国人或者宋国人，那么，曹国人这样的行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鲁国人和宋国人决不会在两军进行交换的时候动手。

可惜的是，曹国人面对的是晋国人。

曹国人的车队刚刚出城不远，就被晋军拦住了。

“卸车，验尸。”晋国人提出要验尸，没办法，曹国人只能把棺材抬下来，再把棺材打开给晋国人检查。

前面的车停下来验尸，可是城里的车队依然在向外走。很快，车队拥堵起来，城门挤满了拉棺材的车。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起，紧接着，晋军从四面八方杀来。

“关城门，关城门。”守城的曹军急忙要关城门，可是，城门里都是棺材，哪里关得上？。

晋军越过棺材，杀进城中。

战斗很快结束，守城曹军大部投降，其余被歼。

自曹共公以下，曹国卿大夫全部被活捉。

三月八日，晋军攻陷陶丘。

——三八纵火案

现在，开始报仇。

曹国国库被搬空，全数运往晋国。后宫美女劳军，之后运往晋国国家大妓院。

曹国官员秩序册交到了晋文公手中，一一过目，看看哪些人该杀。看了一遍，发现全部该杀，理由很简单：曹国贤人僖负羁竟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一问，原来是僖负羁性格太直，不被曹共公喜欢，因此已经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

晋文公把曹共公叫来，痛骂一顿。《左传》记载：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也，且曰：“献

状。”什么意思？

就是斥责曹共公手下有三百个高级公务员，却解雇了僖负羁。乘轩者也就是使用公车者，意思是你曹国狗屁大个国家，竟然有三百辆公车，而其中却没有僖负羁一辆。献状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是喜欢看我的排骨吗？这次让你看个够。

小小曹国三百辆公车啊，可见自古以来，公车数量直接反映政府腐败程度。

好人被开除，那么当官的一定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公车坐，坐公车的一定不是好人。

这是晋文公的结论，基于这个结论，晋文公下令：凡是坐公车的，杀，抄家。

三百换三百，公车换棺材。

你杀我三百人，我杀你三百家。

仇要报，恩更要报。这是晋文公的做人原则。

“僖负羁全族受晋军保护，任何人胆敢动僖负羁

家一草一木，斩首示众。”晋文公下令，他还记得当初僖负羁送熟食，千里送鸿毛，礼轻情义重啊。

报仇，没人反对；报恩，有人不满了。

魏犨和颠颉是跟随晋文公流亡的，两个人都自我感觉不错，觉得自己功劳不小。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哥俩都落在第三档次，两人心中就有些不服。如今看晋文公对僖负羁这么好，不仅下令保护，而且还准备重赏，两人不禁愤愤不平。

“魏哥，你说咱们出生入死跟着主公，大好青春都耽误了，也不过混个三等功臣。这僖负羁无非就送了两盘吃的，主公就这样优待他，太便宜他了。”颠颉来找魏犨喝酒，喝得半醉，开始发泄心中不满。

“他奶奶的，你说得对啊。你说咱们兄弟，真刀真枪那么干，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最后不受待见，僖负羁这种人动动嘴皮子，送几盘羊杂碎，就好像成了大功臣，我想不通。”魏犨听了颠颉的话，也有点不

忿。

哥俩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拱火，最后一拍大腿：“我们也不动他家什么，我们要烧了他家。”

俗话说：一个人缺心眼不可怕，可怕的是两个缺心眼的碰在一块。

哥俩商量好了，也不去想后果，趁着酒劲，各带了贴身随从，直奔僖负羁家而去。

当时已经是半夜，巡街晋军见是魏犨和颠颉，也不敢盘问。两人带着人来到僖负羁家，一人前门一人后门，开始放火。当晚有微风，风助火力，眼看着火势大起。魏犨烧得高兴，忘了危险，结果被一棵横梁掉下来，躲闪不及，砸在胸口。也就是魏犨，换了别人，直接砸死，魏犨只是胸部受伤，倒给砸清醒了，急忙离开火场。

僖负羁家里人在睡梦中被火烧醒，哭爹喊娘，四处奔逃。

附近的晋军看见火起，急忙来救。

僖负羁被困在房内，逃不出来。晋军急忙找工具砸门砸窗，纷纷喊：“有没有锤子？”“有没有铲铲？”

等到找到锤子和铲铲的时候，已经晚了三秋。

僖负羁被烟熏死了，而家里也被烧成一片灰烬。

事后统计，一共二十五人被烧死，七十六人受伤。

赵衰当晚展开紧急调查，很快确认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继续调查，发现是那两个二百五干的。

由于这一起纵火案发生在三月八日晚上，因此称为三八纵火案。

——杀一留一

第二天一早，最高机密会议。

现在这个会议增加了中军元帅先轸。

赵衰首先把昨晚发生的事情的经过作了一个简短介绍，并且确认昨晚大火是魏犨和颠颉放的。

“这项罪名，怎样处置？”听完了汇报，晋文公问赵衰。

“杀。”

晋文公一时没有说话，这两个兄弟跟随自己流亡十九年，要杀他们，真有些下不了手。

“主公，魏犨为天下第一勇士，楚国人历来怕他，是否可以让他戴罪立功？”于公于私，先轸为魏犨求情。

“老师，你看呢？”晋文公问赵衰，赵衰是行军司马，赏罚都出于他，所以，晋文公要跟他商量。

“先轸说得也有道理，还没有跟楚国人开战，先斩两员大将，确乎有损军心。不如我去看看魏犨，据说他昨晚受了伤，如果伤势严重，留着也没有什么用，那就杀他。如果伤势没问题，那就留下他，杀颠颉。”赵衰建议。

“就这么办。”晋文公同意。

赵衰是个有原则的人，但是，也是个灵活的人。

有原则很可贵，但是有原则而且灵活的人，就更加可贵了。

赵衰回去洗了一把脸，撒了一泡尿，又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去看魏犨。

来到魏犨军帐，守门士兵通报了，魏犨亲自出帐迎接。

“司马前来，不知有何见教？”魏犨给赵衰看了座，假装不知道赵衰来干什么。想想看，法院院长到你家了，还能有什么事儿？

“昨晚的大火，据说是你放的，你有什么话说？”赵衰单刀直入。

“司马，不瞒您说，我也是刚才醒来才知道。昨晚跟颠颉喝酒喝得烂醉，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司马，究竟，烧了谁家？”魏犨现在装糊涂了，这时候，除了装疯卖傻，没别的法子。

赵衰没好意思揭穿他，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魏犨的酒量谁不知道？

“听说你受伤了，伤势怎样？主公让我来问候你。”赵衰问。其实，这才是他最关心的。

“嗨，司马，你还不知道我？那点伤，搔痒一样。你坐好了，看我给你比划两下子。”魏犨心说，是死是活就靠这两下子了。

《左传》记载：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什么意思？就是魏犨摸爬滚打来了一套魏家拳，打得虎虎生风，威风八面。

赵衰一看，看来老魏还行。

赵衰走了，魏犨咕咚倒在床上，干喘气起不来，胸口阵阵剧痛。

“娘的，多亏了先轸来通风报信，够意思，现在

把老赵给忽悠了。”魏犨自言自语。原来，最高机密会议一结束，先轸就派人来给魏犨通风报信，告诉他就是痛死也要打一套魏家拳给赵衰看。性命攸关，魏犨让手下把自己的胸用白布缠好，然后忍着剧痛，若无其事在赵衰面前表演。

只有一样，魏犨以为自己忽悠了赵衰，其实，赵衰根本没有被忽悠，他之所以磨蹭了一阵才来，就是给先轸通风报信的时间。

又坚持了原则，又不给别人留下把柄，赵衰也算是个老油条了。

中军大帐，元帅先轸主持宣判大会。

“查，颠颉违抗军令，伙同魏犨烧毁僖负羁家，该当何罪？”先元帅大声喝问。

“报元帅，死罪。”司马赵衰答道。

“推出，斩首示众。”先轸发令，颠颉还要辩解，

刀斧手根本不给机会，直接推出辕门，咔嚓一声，脑袋落地，就挂在辕门示众。

大将违令，照杀不误，这叫做“做法”，也就是杀一个人来明正法令。后来打仗，经常有主帅出师之前故意找人“做法”，就是来于此处。

“魏犨，饮酒大醉，在不知情情况下协同犯法，该当何罪？”先轸问，算是直接给开脱了。

记大过？错。

内部警告？错。

通报批评？错。

双规？错。

“报元帅，革职。”赵衰答道。那年头，还没内部警告、记大过之类的说法。

“魏犨，革去一切军中职务，戴罪立功之后另行考虑。此外，为严肃法令，禁闭十五天。”先轸下令。禁闭十五天实际上是给他养伤时间。

魏犨被带走关禁闭去了，晋文公戎右的位置由舟之侨出任。

此外，僖负羁已死，晋文公下令僖负羁全家移民晋国，僖负羁儿子任命为晋国大夫。杀了颠颉，晋文公让颠颉的儿子做了大夫，也算对颠颉有个交代。

提交日期:2009-08-21 13:50　　这边拿下了曹国，那一边宋国已经十分危急，宋国特使门尹般前来告急，说是楚军攻势凶猛，睢阳危在旦夕，请晋军火速增援。

宋国危急，救还是不救？怎么救？

“如果不救宋国，听任宋国被攻破，那我们此前的一切都是白做；如果救，我又担心秦国和齐国不肯和我们一同对抗楚国。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晋文公有些发愁，他甚至考虑是不是跟楚国人讲和。

赵衰没有说话，打仗的事情，他并不是太内行。

“主公，据我所知，宋国人的防守十分牢固，虽然看似危急，再顶一个月没有问题。至于秦国和齐国

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了。这样，让宋国人直接去找秦国和齐国，请他们劝说楚国退军。与此同时，我们把曹国和卫国的土地分给宋国一部分，激怒楚国人。那么，楚国人一定会拒绝秦国和齐国的调解，得罪他们。那时候，我们三国就可以紧密联合了。”元帅先轸把整套方案说了出来。

“舅舅，你看呢？”晋文公又问狐偃。

“哈哈，先元帅已经比我高明了，听元帅的吧。”狐偃笑道。对于先轸，他一直看好，如今先轸的表现之好还在他的预料之上。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1 13:57 ——成得臣

一切，都在晋国人的掌握之中。

宋国人向秦国和齐国送去了礼物，请他们调解与楚国人之间的关系，而他们的调解遭到了楚成王的断然拒绝。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1 14:01　　大家都是大国，开个口也不容易，既然不给面子，干他。

于是，秦齐两国主动向晋国表示，大家一起干楚国佬。

战争的乌云正一步步逼近。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1 14:03　　很快，楚成王得知晋齐秦成为紧密型合作关系之后，他发觉自己上当了。进而，楚成王感到自从晋军出动之后，似乎每一步都被晋国人掌握主动，楚军在战略上完全被动，被晋国人牵着鼻子走。

“这仗已经没法打了。”楚成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结论得到蔿吕臣的支持之后，楚成王果断作出决定：全线撤军。

楚王派人分赴谷地和睢阳，命令戍守谷地的申叔时撤军，自然，公子雍和易牙也跟随撤回。命令成得臣撤军，命令见于《左传》：“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晋国。艰难险阻，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以年，而除其害。天子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者志，晋之谓矣。”

什么意思？大意是说晋文公德才兼备，还有上天的帮助，别跟他对抗。

注意，“艰难险阻”和“知难而退”这两个成语的出处就在这里。

申叔时得到命令，当天撤军，他早就想走了。

成得臣呢？

“撤军？无条件撤军？这不等于把曹卫白白送给了晋国人？这不成了楚国历史上最丢人的一次出征？”成得臣这火就大了，他骂了出来。可是，他不敢骂成王，他只好骂成王身边的人，基本上，他骂的就是蔿吕臣了。“这一定是奸佞之人嫉妒我，不愿意看到我立功，狗日的小人，我一定要灭了晋军，给他

看看什么叫马王爷三只眼。”

于是，成得臣拒不撤军，他派伯棼向楚成王请战。

伯棼，姓斗名椒字子越，因此又叫斗椒或者斗越椒，他是斗伯比的孙子，子文的侄子。为什么这里要介绍他，因为后面有他的故事，狼子野心这个成语来自他。

伯棼是这样代表成得臣请战的：“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谗佞之口。”（《左传》）意思是打败晋国人是次要的，关键要给谗佞小人看看。

楚成王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左传》的话叫做：王怒。

楚成王实在是不愿意跟晋国直接对抗，可是，成得臣拥兵自重，不肯撤军，成王也不愿意搞得太僵。

“好，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你就打。”楚成王一咬牙一跺脚，批准了成得臣的请战。

按理说，面对第一强劲的对手，应该全军出动，可是，成王不肯把自己的部队全部给成得臣。给了多少？《左传》记载：惟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西广，就是楚军的右军；东宫，是太子的部队；若敖之六卒，则是成得臣的族兵。

基本上可以这样判断，西广部队和若敖部队一直跟随成得臣攻打睢阳，现在成王把东宫的部队给了成得臣。也就是说，现在成得臣用来对抗晋国的部队，实际上只占楚军的一半强。

成得臣用若敖六卒的一百八十乘战车为中军，子西斗宜申率领西广部队为左军，子上斗勃率领东宫、陈国和蔡国军队为右军。

现在，箭在弦上，不打也不行了。

——将计就计

楚国人的前敌会议在睢阳城外召开，参加者为子玉成得臣、子西斗宜申、子上斗勃和伯棼斗越椒。

“各位，大王显然不相信我们能够战胜晋国人，你们有什么想法？”成得臣征询意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敌人。

“令尹，恕我直言，其实，这一仗不一定非要打。”斗勃说话了。成得臣瞪了他一眼，有些不高兴地问：“事到如今了，请战也请了，增兵也增了，怎么能说不打了？”

斗勃笑了笑，他知道成得臣是个战争狂人，有仗不打那不是他的性格。可是，斗勃知道，晋国人可不是宋国人，也不是齐国人，晋国人很难对付。

“其实，令尹之所以要与晋国人交战，是因为不愿意无条件撤军而已。如果我们向晋国人提出条件，让他们恢复卫国和曹国，我们解围宋国，双方同时撤

军。这样不就又挽回了面子又得到了实惠？不用打仗，您也立了一件大功啊。”斗勃接着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成得臣一听，这主意不错啊。

“好主意，可是，万一晋国人不干呢？”成得臣有疑虑。

“如果他们不干，那宋国人、卫国人和曹国人都会怨恨他们，他们自己的士兵也会不满，那时再打，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了。”

“子上，你太有才了，先轸也不过如此。”成得臣大喜。你晋国人玩心眼，我楚国人也会。

于是，成得臣派大夫宛春前往晋军大营，提出“以曹卫换宋国”的和平方案，同时向楚成王汇报。

宛春来到晋营，见人打招呼，因为跟晋国那帮人在楚国的时候混得很熟。

“哎哟，老狐，身体倍儿棒啊。”

“哎哟，胥臣，胖了，长胖了。”

“哎哟，老魏，别拍我，我怕你。”

一路“哎哟”，宛春来到了中军帐，元帅先轸正在办公。在楚国的时候，宛春就叫先轸为“小先”，如今先轸当了元帅，不怒自威，宛春也不敢嘻嘻哈哈了。

“先元帅，我家元帅有个建议派我来与贵国协商。”宛春看了座，把斗勃的和平方案说了一遍。

斗勃的方案说出来，晋军帅佐们发出“切”的声音，虽然没说话，眼神里分明流露出的意思是：“楚国人什么时候也学会忽悠人了？”

狐偃笑了，直接拍拍宛春的肩膀：“春哥，你这不行啊，你们用一个国家换我们两个国家，不公道啊。”

“这，这个，曹国和卫国加起来也没有宋国大啊，

哈哈哈哈，和平万岁啊。”宛春打个哈哈，算是回答。

大伙儿还要说话，元帅先轸摆摆手。

“想当年，我们欠楚国的人情，这次，吃亏点就吃亏点吧。这样，宛春大夫是我们的朋友，留在这里叙叙旧，让我们也尽尽东道主的意思，过几天再走。楚国的方案我们全盘接受，宛春大夫先派副使回去通报子玉将军。啊，就这样了，来人，带宛春大夫去迎宾馆休息用餐。”先轸一通号令，答应了楚国人的全部条件，而且不给大家商量的余地。

宛春高高兴兴走了，他知道自己实际上是被扣留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

宛春出去之后，大家就开始议论了，都说吃亏了，先轸不该这么草率答应他们。

“先元帅，是不是草率了一点？”晋文公问，他也有疑惑。

“舅舅，你说呢？”先轸问狐偃。

“哈哈，还是你说。”狐偃不肯说。

“既然这样，我就说了。”先轸沉吟一下，慢慢说起：“楚国人的和平方案等于是救了三个国家，如果我们拒绝，就等于害了三个国家，道义上我们已经输了，三个国家的人民都会怨恨我们。如今，我们答应了他们，但是，并不等于就被他们忽悠了。要跟我们玩忽悠，他们还嫩点。按照和平协议，我们恢复卫国和曹国国君的位置，但是，我们可以命令曹卫两国国君发出绝交信给楚国，这样，恢复了三个国家，但是都成了我们的，楚国人一定恼火。我们再扣留宛春，楚国人就更受不了，他们就一定要来攻击我们。那时候，我们利用他们的急火攻心，必然能够击败他们。”

先轸说完，看看狐偃，“舅舅，我说得对吗？”

“哈哈，看来，我可以退休了。”狐偃笑道。

成得臣得到了宛春副使的回报，说是晋国人全盘接受了和平协议，恢复卫国和曹国国君的地位。不过，

宛春被晋国人留下叙旧了。

成得臣高兴啊，这个功劳算是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比楚成王无条件撤军那不是合算了上百倍？他立即派斗勃前往申，向楚成王汇报这一巨大成就。

“真的？”楚成王当场表示质疑。

三天之后，斗勃回来了，随身带着两份国书。

“大王让我给你的。”斗勃把那两份国书给了成得臣，斗勃自己也没有看过。

成得臣接过那两份国书，拆开来看，看完之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令尹，国书上说什么？”斗勃觉得有点不对劲，忙问。

成得臣没有说话，把那两份国书递给了斗勃。斗勃一看，也是脸色大变。

原来，那两份国书来自卫国和曹国，两国国君在国书里表示：跟着楚国混，越混越没劲。从此之后，

一刀两断。

得，辛辛苦苦保全了这两个国家，可是成了晋国人的跟班了。

“奶奶的，晋国人，老子忽悠不过你们，咱们真刀真枪战场上见。”成得臣被彻底激怒了。

第二天，围攻睢阳的楚军拔寨而起，北上曹国挑战晋国。

——退避三舍

三月二十九日，楚军抵达曹国，晋楚两军在历史上首次对垒。

第二次南北战争，如果算上当年齐桓公伐楚，这是第二次南北战争；如果以战争的实际发生为标准，这就是第一次南北战争。

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军，晋军怎样？

晋军撤了。

晋国人害怕了？晋国人又出诡计了？

都不是，晋国人出成语了。

前敌军事会议。

“各位，晋楚大战在所难免，有何建议？”元帅先轸发话。

别人没有说话，这一次狐偃抢着说话了。

“先别说怎样战斗，退九十里再说。”狐偃的话一出来，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为什么要撤退？“各位，当初主公在楚国的时候，曾经答应楚王，两国若开战，晋军退避三舍。国君的话，要讲信用。”

大家不以为然，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还管那些干啥？

“对面又不是楚王，何必要退呢？况且，楚军远

程来袭，已经很疲惫，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击败他们。”中军佐郤溱说道。基本上，他代表了大家的意见。

“打仗，关键在于理的曲直，有理的一方士气高昂，无理的一方士气低落。当年受了楚国的恩惠，我们应该退避三舍报答他们。如果他们也退，我们并没有损失；如果他们追上来，那就是他们无理了。何况，楚军一向精悍，如今算不上疲惫，再拖他们九十里，我们更有把握。”狐偃坚持。

先轸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看看大家，再看看晋文公。看到晋文公的眼神的时候，先轸下了决心，他一拍桌子，下令：“撤，后撤九十里。”

“退避三舍”，这个成语来自这里。

成得臣似乎永远搞不懂晋国人想干什么，他觉得那是一帮火星人。

三月三十日，成得臣派斗勃去下战书，不多久斗

勃回来了，告诉他：“令尹，晋国人不见了。”

“什么？”成得臣听了一愣，晋国人逃跑了？

到晚上，哨探来报，说是晋国人一口气退了九十里，一直从曹国退到了卫国的城濮（今河南省范县西南）。

“他们为什么要退？”成得臣问。

“说是当初在楚国的时候，晋侯答应了大王要退避三舍。”

成得臣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自己从来没有把晋文公当初的话当回事。

“嗯，他们怕了，为逃跑找个借口而已。我说过，晋国人只会忽悠。”成得臣打死也不会相信，晋国人这个时候竟然会守信用。

“我看，既然他们退了，咱们也不要追了。大家撤军，也不伤和气。”斗勃的意思，楚军到此为止了。

“追。”成得臣没有理会斗勃，他现在的信心更

足了。

成得臣不知道，晋国人忽悠你的目的就是要打你。

——布阵

四月一日，楚军追到了城濮，背靠丘陵下寨。

晋军先一天赶到，并没有丝毫懈怠，一切按照大战前的准备进行。

中军帐里，晋文公还有些不放心，于是大家开导他。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和楚王摔跤，结果他把我压在身下，还咬我的头，是不是个坏兆头啊？”晋文公说。他真是越到临近了，越觉得心里没底。

“好兆头啊。”狐偃立即就说话了，他知道越是

到了关键时刻，就越是必须把任何可能引发悲观情绪的事情扼杀在摇篮阶段，所以他根本不给别人发言的机会，“主公仰面朝天，证明得到了天的照顾。而楚王面朝下，正是跪地认罪啊。就凭这个，我们一定能战胜楚国人。”

正说着，斗勃来了，来干什么？下战书。

古人下战书是很客气的一件事情，似乎这是文化人的事情。来看看斗勃是怎样转达成得臣的话，感受一下。

“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左传》）翻译过来是这样的：请求与晋君您的战士游戏，请您站在车上观赏，得臣我也陪着您看。

多客气啊，好像不是打仗而是奥运会体操比赛。

楚国人很客气，晋国人同样客气，晋文公派与斗勃同等级别的下军帅栾枝前往楚军大营回复战书，栾枝代表晋文公的话也很客气，再感受一下。

“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左传》）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楚王的恩惠我不敢忘怀，所以一直不敢挑战贵军。我们退避三舍，就是希望能够避免作战。既然你们不肯放过我们，我只好麻烦你通知你们的兄弟，准备好战车，为你们的国君而战吧。明天早上，不见不散。

真是客气。

古人打仗，有的时候是很优雅的。

四月二日凌晨。

晋、楚两军分别布阵。

晋军总兵力七百乘战车，其中包括齐军和秦军的战车。

楚军尽管不是全部兵力，但是加上陈、蔡两国军队，战车数量同样在七百乘上下。

楚军中军由成得臣指挥，兵力为若敖的一百八十乘战车，这是楚军最精锐的部队，尽管战车数量不多，但是战斗力惊人。

楚国左军为原右军，子西斗宜申统领；楚军右军为东宫军，外加陈国和蔡国军队，由子上斗勃统领。阵势列好，楚国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似乎没有往日必胜的信心，对于对面的敌人，他们捉摸不透。

事实上，先轸的指挥才能远远高于成得臣。

中军，先轸坐镇。前部，三层弓箭手，其后，执戟战士。后部，公族精锐，一百乘战车。

左路，下军佐胥臣虚张下军帅栾枝军旗，率一半下军对阵楚军右军。

右路，狐毛狐偃各率一半兵力，高坡上列阵，迎战楚军左军。栾枝率一半下军，埋伏于高坡之下三里之外的一片树林后面。

秦国齐国军队在晋军之后，听候调遣。

布阵完毕。

“今日必无晋矣。”大战开始之前，成得臣说了一句很无厘头的话，意思是今天一定要消灭晋国军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大概是成得臣的信条，可惜的是，他这次面对的不是宋襄公。

提交日期:2009-08-22 08:33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先轸知道，胜利已经在望。但是他或许不知道，这将不是一场寻常的战斗，这将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影响整个中国军事历史乃至世界军事历史的完美战例。

“开始吧。”先轸下令。

——精兵出击

晋国人的战鼓率先响起，晋国左军发起冲锋。

下军一半的兵力就敢冲锋？

对于成得臣把陈蔡两国军队放在右军，先轸几乎要笑出来。如果是他，宁可让这两国军队上山头去当拉拉队，这也是先轸不用齐秦两国军队的原因，尽管齐秦两国军队比陈蔡两国军队的战斗力要强很多。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先轸对陈蔡两军的定义，这样的军队，一个冲锋就能击溃。

胥臣额外为陈蔡军队准备了一份礼物，以保证两军还没有交手就让陈蔡军队崩溃。

记得当年鲁国公子偃大破宋国南宫长万的那场战斗吗？胥臣博学多才，他决定照方抓药。晋军前排战车上，每匹马都披上虎皮。

披着虎皮的马是忽悠不了人的，但是可以忽悠马。

晋军的“马虎”冲锋，对面陈蔡军队的战马就开

始哆嗦了。国家弱小，连马的胆子也小。陈蔡军队的马要逃命，马车上的人更想逃命。原本还不敢逃，怕秋后算账，现在有借口了：不是我要跑，是马要跑。

只见陈蔡两国军队瞬间乱了营，大家都是拨转车头逃命，谁还有心思打仗？

“陈、蔡奔，楚右师溃。”《左传》如此记载，一个“奔”字，无比传神。什么是奔？就是没命一般逃跑，根本不回头。

陈蔡崩溃，连累楚军东宫部队。东宫部队除了被陈蔡战车撞翻和压死的之外，其余战士誓死不退，被晋国左军一通横扫，十死七八，斗勃拼死杀出，率领残军逃命。

第一战，叫做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率先突破敌人的薄弱点。

后来《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叫做“乱军引胜”，其原理就来自这里。

——歼灭战

楚军左军战鼓响起，楚军冲锋。

晋军二狐的上军旗号混乱，呼兄唤弟，看上去，狐家兄弟根本不是统军的材料。楚军开始冲锋之后，晋军后队变前队，立即逃命，比楚军右军的崩溃还要快。

斗宜申有点不敢相信，晋军这也太离谱了吧？狐偃难道就是个南郭先生，平时吹牛一套一套，真要上阵就原形毕露了？莫不是晋国人有什么诡计？

斗宜申急忙传令停止前进，楚军将士一片哗然，晋国人逃跑了，为什么不追？

斗宜申在观察，他要确认敌人是诱敌还是真的逃跑。很快，他得出了结论：晋国人逃跑了。结论怎样得出呢？二狐的队伍逃下了山坡，已经看不见他们。但是很快，更远处灰尘大起，显示晋国人没命在逃，已经逃了很远。

“全速追击。”斗宜申下令。

“楚军驰之。”《左传》如此记载，真要佩服古人用词的精到了，一个“驰”字，把楚国人以轻快的步伐全速追击晋国人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楚国人没有能够“驰”太久，很快他们就“驰”不动了。

楚军以加速度冲下山坡之后，从他们的右翼杀出一支军队来，这支军队的彪悍程度即便在楚军中都是顶级的。只见大旗飘飘，上面写着一个“郤”字，原来，这是中军佐郤溱率公族部队拦腰杀来。当先一员大将，正是魏犨。

魏犨的勇猛楚国人是知道的，看见他，楚军士兵不战而怯，无人敢挡。此战之后，楚国人把不知死活的行为称为“找魏犨”，后简化为“找犨”，这就是当今“找抽”这个词的来源，此是后话。

当时楚军被冲成两段，紧接着，左后方杀出一路大军，正是晋军上军，楚军后段正当其冲。楚军前部正要回头助战，谁知前方又杀出一路晋军，帅旗上大

写一个“栾”字，原来，是下军主帅栾枝率领一半下军杀到。

现在，楚军左军实际上遭到晋军上中下三军的夹击。楚军被冲成两段包围，晋军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这一仗打得是昏天黑地，日月无光，楚军有史以来都是拿别人开宰，什么时候当过被聚歼的对象？当时杀得楚军哭爹喊娘，呼兄唤弟，不死带伤。斗宜申在亲随卫队保护下，拼了老命撞开重重包围，车也不要了，翻山越岭而逃。计点手下逃出的人马，只剩下两成上下。

《左传》：楚左师溃。

现在来看看先轸的部署。

二狐的上军故意乱打旗号，迷惑楚军。待楚军进攻，晋军上军后撤，下坡之后向左，在一片山丘后埋伏。栾枝率领下军一半人马在正后方的树林后埋伏，预先砍伐树枝，待上军撤下山坡并埋伏好之后，用马

拖着树枝来回跑动，激起灰尘，造成晋国上军已经逃跑到这个位置的假象，引诱楚军追击。栾枝的这一招，后世广泛应用，《三国演义》中张飞在当阳桥就曾经用来欺骗曹操。

楚军果然上当，全速追击，这个时候，中军公族杀出，上军下军前后夹击，消灭楚军。

第二战，叫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的战术思想，就来自先轸这里。

春秋以前，两军交锋以击溃对方为目的；春秋以后，常常以歼灭对手为目标。这样的改变，就是出自先轸。

楚军左右两军惨败，中军怎么样？

晋军中军一直没有进攻，成得臣也没有轻举妄动。很快，楚军右路被击溃的消息传来，成得臣担心晋军左路会来夹攻，更加不敢进攻。

到得到左军也溃败的消息之后，成得臣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

“完了。”成得臣只有这样的念头。

“后队变前队，弓箭手押后，撤。”这个时候，好在儿子成大心还算冷静，而宗族部队强悍而忠诚。

于是，楚国中军缓缓后撤。

这个时候，晋文公就在车头看着成得臣逃走。

“主公，现在我们三面夹击，一定让他们片甲不回。”先轸在下令追击之前，要问一问晋文公。

“算了，放他们走吧，算是我们回报楚王。”晋文公轻轻地说。他是个知恩必报的人。

城濮之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交战双方投入了总共超过十万人的兵力，创下了春秋以来的战争人数记录。其结果以晋国的全面获胜而告终结，此前无敌于天下的楚国损失了几乎一半的精锐部队，

元气大伤。以此为标志，春秋进入晋楚争霸的时代。而晋文公也因此登上春秋第二位霸主的宝座，先轸则凭此一战成为一代名将。

城濮之战，晋国君臣联合策划上演了一出精妙绝伦的战争大戏，这出大戏，对于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战争，从策划到实施，从谋略、外交到具体的战斗部署，就是一部战争教科书。此后著名的《孙子兵法》，极大地受到这场战争的启发和影响。

晋文公、狐偃、先轸、赵衰、栾枝、胥臣、魏犨等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应该永远被我们记住。而楚成王的远见、成得臣的强横以及楚军的精悍，也同样令人难忘。

这样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争，却是源于三个弱国国君的一次无聊的会见。

城濮大战，晋国大获全胜。尽管楚军是轻装追到

城濮，粮食辎重还是有一些。晋军进驻楚军大营，在里面会餐三天，才把楚军的粮食吃完。然后，能带的辎重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掉。《史记》记载：火数日不息。

战胜楚国，也就意味着天下无敌，可是，晋文公还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主公，我们已经战胜了楚国，为什么还要担忧？”众人问。

“唉，战胜了强敌还能够怡然自得的，那是圣人才能做到的啊。虽然楚军败了，但是成得臣还在，只要他在，我们就过不安生啊。”晋文公说。他了解成得臣，那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争狂人。

众人默然，每个人都知道，成得臣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郑文公的妙计

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

“趁热打铁，趁着大胜的机会，先不要回国，直接朝拜王室，确定霸主地位。”狐偃建议，众人都赞成。于是，三军拔寨都起，向洛邑进军。齐秦两国军队各自回国。

胥臣作为使者先行，走到半路，遇上了王室派来的王子虎。原来，听说晋军大胜，周襄王高兴，派王子虎前来祝贺。胥臣把晋文公的意思说了，王子虎也高兴，高兴归高兴，心里有些疙瘩，犹豫了半天，决定实话实说。

“老胥啊，有句话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晋侯要来，真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一点，王室现在穷得叮当响，要招待各国诸侯吧，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非砸锅卖铁不可。要不招待吧，那说不过去。我看，干脆贵国就在郑国衡雍的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境内）修建行

宫，到时候贵国做东，天子亲自过来接见大家，一来显示贵国的实力，二来王室不用破费，你看怎么样？”王子虎说来说去，就是不想当东道主。

“好啊，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定了。”胥臣高兴，这样等于晋国是主办国，周王亲自前来证明晋国面子大，其余诸侯来都等于给晋文公当绿叶了。

两人商量好，胥臣直接回来了，把事情一汇报，大家都夸胥臣行事果断。

于是，晋文公派出各路特使前往各诸侯国，邀请他们参加周王亲自出席的盟会。除了太远的国家和楚国之外，只有一个国家没有邀请，那就是真正的东道主郑国。

为什么不邀请郑国？晋文公的意思，在盟会之后，直接灭了郑国。

郑文公这段时间过得很不舒坦，楚老大被打翻了，马仔当然就很恐慌。在庆幸自己的队伍没有参加城濮

之战之余，他必须要考虑今后的前途了。

干革命要跟对人。

从前跟楚国也不能说没有跟对人，不跟也不行。可是如今现实问题就在眼前，当年得罪了晋文公的曹国和卫国都处于半亡国状态，晋文公还没有表态是不是让他们存在下去，自己是第三个得罪了晋文公的人，而且又是楚国的头号马仔。怎么办？

对于郑文公来说，干不干革命不重要，跟对人才重要。什么样的人是对的？谁强就跟谁。没办法，北面是晋国，南面是楚国，谁也得罪不起。

晋国人在郑国的地盘上开建楼盘，把郑国当透明，郑文公意识到了危险，巨大的危险。郑文公厚着个脸皮，派人送鸡送肉给晋军，晋军照单全收，但是一个谢谢也没有，好像就是郑国欠他们的。

热脸贴上冷屁股，郑文公知道仅靠送肉是不够的。于是，郑文公亲自出马，来到伟大首都洛邑朝见周襄王。好些年没来过了，好在有当年给周襄王送肉的面

子，死皮赖脸套上近乎，送上礼物，说些“血浓于水、兄弟情深”一类的套话，算是说动周襄王，答应为他调解。

周襄王派王子虎陪同郑国大夫子人九前往衡雍求和，看在周王的面子上，晋文公总算答应了郑国的请求，并派栾枝出使郑国确认。

即便得到了栾枝的确认，郑文公还是心里没底，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招。什么好招？

五月九日，周襄王驾临衡雍，随从队伍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二天结盟的“相礼”，也就是主持仪式的官员。而这个官员，就是郑文公。

“我现在是天子的随从人员以及明天活动的主持人，你杀我吗？”郑文公就这个主意。别说，这主意挺好，搞得晋文公哭笑不得。

当天，晋文公和郑文公在衡雍结盟，郑文公算是彻底放心了。

也别笑话人家郑文公，在强国夹缝中混，人家容

易吗？

——授权典礼

晋文公五年（前632年）五月十日，这是一个晋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阳光明媚。

怎么又是阳光明媚？不行吗？最高领导人光临，阳光不可以明媚一下吗？

来看看节目安排。

第一个节目：献礼；

第二个节目：阅兵；

第三个节目：宴请；

第四个节目：授权；

第五个节目：再见。

节目主持人：郑文公。

与会嘉宾：周襄王、晋文公、齐昭公、鲁僖公、宋成公、陈穆公、蔡庄公以及多个小国国君。受邀而没有前来参加的国君只有秦穆公和许僖公，想来而来不了的是曹共公和卫成公，曹共公此时正在五鹿的晋国牢房中观摩“晋文公菜板图”，原来，晋文公说了“让你看个够”之后，令人画了一幅“肋骨图”给曹共公去看，这幅图就是“晋文公菜板图”；卫成公想来但是不敢来，偷偷派了自己的弟弟叔武过来，看看组织上是不是肯收留。

大家看着郑文公忙前忙后，都觉得好笑，这厮几年前还在给楚成王玩“九献”，现在又给周襄王当司仪，确实有点跳梁小丑的意思。没办法，只要能不跳楼，跳梁无所谓了。其实看看鲁僖公、陈穆公那一帮，谁又比谁强多少？

不跳梁，就跳楼。或者反过来更恰当，不跳楼，就跳梁。

第一个节目是献礼，晋文公向周襄王献礼。

这是一份大礼，令诸侯瞠目结舌的大礼。

首先献上的是晋军在曹国国库中淘到的宝贝，然后是晋军在楚军大营中搜获的楚国特产。

随着一阵鼓声，一百乘崭新四匹马驱动的战车驶过主席台，这些战车都是晋军从楚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都是当今天下最先进的战车。战车的后面，是一千名勇武的战士。不好意思，这些战士都是楚军俘虏，从此之后，他们将是周王室的底层士兵。

现场一片哗然，看见楚军战车和士兵，各国诸侯忍不住还有些心惊，没办法，从前被打怕了。

周襄王高兴得合不上嘴，这么多先进战车和好马，就算自己不用，趸出去也是不少钱呢。

第二个节目，阅兵。（此处省略一千五百二十五字）

第三个节目，宴请。（此处省略一千五百二十五字）

第四个节目，授权仪式。

根据《左传》，授权仪式如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①弓矢千，秬鬯②一卣③，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④。

这段话别看字数不多，翻译起来可就多了，所以免了。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周襄王从国库的箱底弄了一堆礼物给晋文公，然后说："叔叔啊，从今以后。您就代表我安抚诸侯，讨伐叛逆了。"

为什么叫叔叔？这是规矩。周王跟诸侯的称呼，同姓的叫叔父，异姓的叫伯舅。

之后，颁发了"策书"，也就是证书，什么证书？授权证书。

证书发了，开始盟誓，与会诸侯共推晋文公为盟主。

因为结盟的地点在践土，此次结盟被称为践土之盟。

现在，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个名正言顺、实至名归的霸主。

春秋第二霸，晋文公。

从齐桓公和管仲到晋文公和狐偃，称霸天下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信”字，这不是不约而同，这是真理。而这个信字，内涵其实就是法治。取信于民，国家富强；取信于天下，诸侯信服。

春秋的霸主，绝不仅仅是军事强大这么简单。

那么，晋文公的“信”与宋襄公的“仁”有什么区别呢？

“信”是灵活的有具体指向的，譬如晋军对楚军

退避三舍，但是对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承诺，决不会这样做。说到就做到，做不到就不说，这就是晋文公的原则。“仁”是一种自我约束，对任何人适用，宋襄公对楚军不肯半渡而击，对任何国家也都如此。“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仁”是一种概念化的东西，所以，“仁”的变种很多，诸如“妇人之仁”、“假仁假义”等等，而“信”只有一种。时至今日，信用是可以评级的，而仁义则没有办法界定。

用如今的体育项目来比喻，“信”就是对抗项目，比分决定一切；“仁”就是打分项目，评委决定一切。腐败生于“仁”，而止于“信”。

司马迁写道：晋文公，古之所谓明君也。

孔子评说：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哈哈，孔夫子比较不喜欢晋文公。

至于评点《东周列国志》的蔡元放，对晋文公可以说崇拜得五体投地：五霸之中，当推第一。人品、学问、见识，优于齐桓甚远。

提交日期:2009-08-23 09:51　　晋国大军浩浩荡荡回到绛，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晋国人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竟然战胜了楚国，竟然成了霸主。

论功行赏，这一次晋文公的论功行赏大会开得非常及时。

——赏罚分明

古人行赏，从最高等级开始，而不是现在先从安慰奖开始。在开始之前，人们一致认为头功得主非中军元帅先轸莫属。可是，人们都想错了。

“头功得主，狐偃。”晋文公宣布。一片哗然，谁都没有想到，连先轸也有些意外。

大家忍不住去看狐偃，只见狐老头神色坦然，面带微笑。

“暗箱操作。”大家都这么想，亲舅舅嘛。虽然这样想，大家还是感到不满，晋文公从前不是这样啊，当了国君了，就开始搞腐败了？再说狐偃，老头一向有自知之明啊，这回怎么这么不要脸？还笑呢，老不要脸，难道人老了就可以不要脸？

“城濮大战，先轸之谋。”终于有人忍不住，喊了出来，为先轸鸣不平。

晋文公不慌不忙，开始解释。这一段见于《史记》，晋文公这样说：“城濮之战，狐偃告诉我不要失信，先轸告诉我取胜不择手段。用先轸的谋略，我们取胜了一场大战。但是，先轸的话只是一时之用，狐偃的话受用万世。一时之利和万世之功，谁更大？”

沉默，寂静无声。

随之，一个人开始鼓掌。谁？先轸。之后，掌声雷动。

晋文公的解释令所有人心悦诚服。

这是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吗？你认为是就

是，你认为不是就不是，这取决于你所站的高度。

作为头功，狐偃得到贾为封邑。后来，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以封地为姓，改称贾季或贾佗，是贾姓的另一起源。

功劳榜上排名第二的先轸被封在原，因此先轸后又称为原轸，先轸也是原姓的始祖之一。

赏完了，开始罚。

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祁瞒，他是中军的掌旗官，负责中军大旗。古时作战，没有无线电，全军的作战方向都靠战鼓和军旗来指挥，因此掌旗官的地位很高，责任也很重。城濮大战开始之前，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竟然把前军左军的大旗给放了风筝，险些动摇了军心。

按今天的话来说，这属于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事后问责。

“身为掌旗官，中军大旗被吹走，该当何罪？”

晋文公发问。

“当斩。”司马赵衰回答。

“斩。”晋文公下令。

祁瞒被推出去，斩首。

什么是问责？这才是问责。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人令人吃惊。谁？舟之侨。舟之侨犯了什么事？说起来，都是爱情惹的祸。

原来，践土之盟前，元帅先轸派遣舟之侨先行回国，在黄河渡口准备船只，等候大军凯旋。按理，干这样的事情舟之侨有经验，根本不在话下。

到了黄河渡口，舟之侨收到了一封家书。

家书，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

家书是老婆写来的，青梅竹马的老婆，两人感情一向情比金坚。信上的内容大致是：老公，我得了重病，想你在我的身边。

舟之侨爱老婆啊，算算那边盟会的日程，先回家

看看老婆完全来得及。于是，舟之侨把事情交代给了副手，自己回家看老婆去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那边盟会提前了。等晋国大军凯旋回国到了黄河渡口，船只还没准备好，一问，舟之侨回家看老婆还没回来。晋国大军又临时搜找船只，这才渡过黄河。过了河，舟之侨也回来了。没说的，擅离职守，捉拿。

“舟之侨接受君命，而擅离职守，延误大军渡河，该当何罪？”晋文公又问。

“当斩。”司马赵衰回答。

“斩。”

可怜舟之侨，为了爱情，送了性命。想舟之侨多聪明的人啊，竟然这样死法，冤不冤？

城濮一战，晋文公斩了颠颉、祁瞒和舟之侨三个大夫，同时通报诸侯。于是，天下人都说：“看人家老晋，赏罚分明啊。该赏的不客气，该杀的更不客气。”

后来，晋文公又恢复了卫国和曹国，依然让卫成公和曹共公当国君。其气度再次受到广泛好评，这是后话。

——成得臣之死

城濮大战，彻底改变了天下的格局，势力范围重新划分。原先，除了齐秦晋宋，天下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如今，楚国算是树倒猢狲散，扈从国纷纷投靠晋国，只剩下许国一个国家还在充大头。

这一天，晋文公君臣几个一起喝早茶，回顾当年流浪的日子。喝着喝着，大家开始算天下还有哪些国家没有投顺，一算，除了楚国和八竿子打不着的燕国越国之类，就只有秦国和许国没有参加上一次的盟誓了。

“嗯，主公，我看，要抓紧时间收拾这些不服的国家。”狐偃捋着胡子说。

“对了，主公，谁不服我跟先哥就去打谁，我老魏专治各种不服。”魏犨说。从城濮回来，他的处分被撤销了，因此还有资格跟晋文公一起喝茶。

“政策，”晋文公瞪了魏犨一眼，笑着说，“要注意政策。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盟主了，凡事要讲政策。上次盟会的时候，咱们还不是盟主，人家不去说得过去，怎么能无缘无故去打人家？”

别说，晋文公的政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各种不服还是要治的。

头脑风暴之后，赵衰的建议被采纳。什么建议？晋国在本国的温召开春秋霸主的第二届联大第一次全会，各诸侯国参加，同时邀请周王前去与大家亲切见面。如果哪个诸侯敢不参加，联合国军队将无情打击。

那么，不担心楚国出兵吗？不用担心，因为成得臣已经死了。

成得臣怎么死的？让晋国人继续喝茶，我们来看看楚国。

成得臣率领的中军在城濮之战中全身而退，撤退途中又收拢了一些残余部队，还好斗勃斗宜申都还活着。

“奶奶的，先轸狗日的不讲规矩。”成得臣败得很恼火，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自己的队伍是怎么就稀里糊涂输掉的，反正就觉得先轸玩阴的了。这时候，挺怀念宋襄公。

骂归骂，骂完了，还要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

打了败仗，属于罪人，成得臣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自己，因为楚国从来没这么败过。

“我，我没脸活着回去了，我自绝于祖国算了。”成得臣就要抹脖子，说实话，作作秀而已，真没想死。

众人连忙拦住，斗勃说了：“令尹啊，其实打败

仗不怪您，不是我们太愚蠢，而是晋国人太狡猾。我看，还是先请示大王，大王让您死，您再自杀也来得及啊。”

真想自杀的，谁也拦不住。成得臣本身就做做样子，斗勃这一说，他顺势下台阶，自己和几个兄弟不敢回去，就留在连谷这个地方，派儿子成大心带着残部去申地请示楚成王了。意思是看儿子能不能帮自己求个情什么的。

成大心到了申，直接去见楚成王，楚成王正火大呢。

“什么？你爹还有脸回来？整个西广被你爹给送干净了，他不怕被申、息两地的父老给剁了吗？告诉他们，去死吧。”楚成王一顿臭骂，把成大心给骂出来了。

原来，楚军西广部队的士兵来自申、息两地，这次几乎全军覆没，两地百姓怨声载道，有人还准备示威游行。

成大心灰溜溜到了连谷，把最高指示一传达，实际上就三个字：“去死吧。”

成得臣的心凉了，他不想死，他可以逃走，尽管他知道晋国大概不会欢迎他，但是秦国一定欢迎他。可是，他是一条好汉，他宁愿去死。

成得臣选择了战士的死法：横剑自刎。

斗宜申选择了比较斯文的方式：上吊。不过他运气不好，用了一根不够结实的绳子，结果绳子断了，他只吊得个半死，在地上倒了半天气，准备第二次上吊。

三个人中，斗勃年纪最小，职位最低，所以他要负责给那两个收尸，然后才能轮到自己。他还没有想好自己用什么方法，自刎和上吊都被人用了，他觉得自己试一试一头撞死更好一些。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利好和利空不是绝对的。就在斗宜申痛苦地准备二次上吊的时候，一匹快马已经赶到。

“传大王口谕，所有人一律免死。”来人是楚成王的特使，原来楚成王后悔了，他决定赦免所有人。

斗宜申激动地扔掉了手中的绳子，捡起那一段断了的绳子，他决定用那段幸运绳做裤腰带；斗勃笑了，他这时候才领悟到，官小有官小的好处。

成大心痛哭起来，他觉得自己真傻，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快马加鞭赶回来呢？就算在路上多拉一泡屎，爹也死不了啊。

“我真傻，真的，我分明憋了一泡屎啊，呜呜呜呜。”成大心这叫一个后悔。

不管怎样，成得臣死了。

“莫余毒也已。”得知成得臣的死讯之后，晋文公高兴地说。“莫余毒也”，尽管少有人用，但是扎扎实实是一个成语，意思是再也没人能伤害我。这个成语的出处就在这里，见于《左传》。

接替楚国令尹职务的是蔿吕臣，晋文公对他的评价是：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左传》）意思是尽忠职

守，不喜欢用兵。

成得臣已死，晋文公知道，现在只有一个世界警察了，那就是他自己。

——讨伐许国

晋文公五年冬天，第二届联大第一次全会在晋国的温召开。践土盟会缺席的秦穆公这次出席，践土盟会担任司仪的郑文公无故缺席，而许国依然没有与会。

大会在晋文公的主持下，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诸侯国君纷纷表示，世界和平需要一个盟主，而这个盟主就是晋国。

大会期间，周襄王亲自前来看望大家，并与大家亲切交谈。

最后，大会强调了要在晋文公的领导下，团结在

王室周围，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大会作出决议：许国投靠楚国，背叛正义，打它狗日的。

晋文公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联合国军讨伐许国。

许国急忙向楚国求救，楚国的回答是：我们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纷争，希望交战各方坐下来进行谈判。同时，对于晋国等国家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进行谴责，强调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晋国承担。

“唉。”许僖公几乎要哭出来，你说你不救就不救吧，说这一堆屁话干什么？

老大都衰了，跟班还有底气吗？现在的许僖公只有两个字可以定义：后悔。

“我们投降。”许僖公直接开了城门，挂了降旗。

“不许，你们不是牛吗？来啊，看看联合国的铁

拳比楚国的怎么样。”晋文公代表联合国拒绝了许僖公投降的请求。

感觉上，晋国人经常拒绝别人投降，这一点，不像齐桓公。

许僖公慌了，连投降都不准，那就是要灭了你啊。怎么办？这时候，只有最后一招了，什么招？肉袒。就是把自己光着个膀子捆起来，插上藤条，去跪求对方饶恕。

说起来，这算是许僖公的老行当了。二十八年前，当时许国跟着齐国混，结果被楚成王包围，那时候就是靠着肉袒过关的。想不到，二十八年后，还要重操旧业。

许僖公把自己剥成光猪，拾掇好了，迈开大步，向联合国军走去。联合国军将士一看，人家打仗都穿盔戴甲，许国的兄弟怎么光着就出来了。走近了一看，好嘛，玩肉袒的。

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如今人家光着屁股来

给你磕头认错，还能怎样？

晋文公服了，心想，跟人家相比，自己当年那点走光算得了什么？于是，联合国接受了许国的投降。

在许国，联大第二次会议举行，再次盟誓。

从齐桓公到晋文公，都喜欢开联大会议，时不时提醒大家：我才是你们的老大。

晋文公和秦穆公进行了私下会谈，双方决定两国结成超强版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内容就是：晋国打谁，秦国帮忙；秦国打谁，晋国帮忙。

看起来，秦晋之好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可是，再好的朋友，做合伙生意也是很危险的。

——花匠烛之武

晋文公六年，天下基本还算太平。这一年，晋国

组建了三个步兵军来抵御狄人的进攻。到这个时候，晋国已经意识到靠车战与狄人的骑兵作战太吃亏，还不如用步兵的强弓硬弩来得有效。

这一年里，鲁国遭受自然灾害，而郑国又投靠了楚国。

晋文公七年秋收之后，晋国终于决定要收拾郑国了。根据和秦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协定，秦国应当同时出兵。秦穆公没含糊，亲自领军出征。

晋国军队率先抵达，驻扎在函陵。第二天，秦国军队抵达，驻扎在汜水南面。两国军队呈夹击之势，准备对郑国都城荥阳的合围。

郑文公慌了，急忙派人前往楚国求救。两天之后，特使回来。

“楚王怎么说？”郑文公忙问。

“楚王说了，楚国一贯坚持以和平方式……”特使还没说完，郑文公摆摆手示意他别说了。

“什么时候了，还忽悠呢。”郑文公不屑地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现在楚国竟然都当缩头乌龟了。“各位，大家说怎么办哪？”

打，那是肯定打不过的；逃，那也是不能逃的。

“投降吧。”有人建议，可是立即被否决，不是不能投降，而是晋国人根本就不接受你的投降。

“肉袒吧。”又有人建议，可是立即也被否决了。郑文公倒不是担心丢脸，比这更丢脸的事情也不是没干过，可是他知道自己跟许僖公不一样，自己从前还得罪过晋文公，况且这次没那么多诸侯在，晋文公也不用装大度了，到时候郑文公自己剥光了去了，弄不好直接就给扔锅里，连剥衣服都省了。

郑文公很发愁，所有人都很发愁。

“主公，既然投降不行，想别的办法吧。我看，也不一定一门心思想着晋国，要是能先把秦国给忽悠回去，晋国就好对付了。”说话的是大夫佚之狐。郑文公一听，这也是个办法，也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至少把秦国忽悠走了，自己实在不行逃命还能逃出去。

“那，你有什么办法忽悠他们？”郑文公问。

“我没办法，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叫烛之武的，他肯定行。”

“他干什么的？”

“国家大花园种花的。”

“你怎么知道他行？”

“实不相瞒，我家邻居的老婆长得漂亮，我垂涎已久，可是没有办法。后来烛之武帮我去忽悠了一通，结果那人把老婆亲自给我送来了。就因为这个，我知道他能忽悠。”

“那赶紧叫他来。”

烛之武来了，干瘦一老头，说话还有点结巴。大家一看就乐了，就这么个老东西，能把别人老婆给说跑了？

近视眼不等于枪法不好，结巴也不等于口才不好。忽悠靠嘴，更靠脑子。

郑文公把情况简要介绍了一遍，然后说：“老兄啊，国家和人民就指着你了。”

“别、别介。”烛之武听完了，翻了翻白眼，摆摆手说：“主公，我年、年轻的时候尚且没、没什么用处，现在老、老了，什、什么也干不成、成了。”

“我知道了，从前我没有重用你，那是我的过错，我道歉行不？这次只要你能把秦国人忽悠走，我让你当卿，还给你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怎样？”郑文公马上反省，立即许愿。

“主、主公，我老、老、老了。”烛之武又说自己老了，大家一听，这还是要推辞啊，可是大家错了，在连说了三个老之后，烛之武接着说：“那东西不、不中用了，老婆就不、不要了，给三个老、老、老妈子伺候我，就行、行了。”

哄堂大笑。

郑文公对烛之武有信心了，一个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人，他一定也知道秦国人需要什么。

提交日期:2009-08-23 09:54　　作者：天真可爱小冰冰　回复日期：2009-08-23　08:23:52

总是戏谑的笔调有点审美疲劳了。。

而且贾大哥在某些章节写得可以具体点吧。。

尤其是赵氏孤儿这章。。

稍微改改文风。

还有，个人认为赵朔还是自然死亡的，家也没有被抄，不然赵武长大后没有根基，怎末能很快恢复赵家的兴盛？如果一个家族被全灭，更毁灭性的打击是他的大部分门客和附属势力会散失，并且很长时间不敢再支持它。。

史记我觉得还是依据的战国时期的传记记载，不是很可靠。。

—

多谢多谢。

审美疲劳是个永恒的课题，我已经在每一部的写法上有所区别，当然，还须努力。

关于赵氏孤儿，在后面会有一个解释。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3 13:17 作者:2009钟钟 回复日期：2009-08-23 11:32:20

老贾我来给你顶起，我是冷秋语换了个马甲，哈哈

—

哈，意料之外，期待之中。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3 13:30 烛之

武是一个忽悠大师，一辈子忽悠了不知道多少人，可是，忽悠诸侯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干，有把握吗？他不怕忽悠不成，被秦国人砍了吗？

“忽悠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忽悠自己。如果被秦国人砍了，那我不就是忽悠了自己吗？那不是死得很值吗？”烛之武这样勉励自己。

——结巴老头忽悠秦国人

当天晚上，烛之武出了城，一步一颠，直奔秦军大营而去。

秦穆公正和百里奚、公孙枝等人研讨攻城策略，突然守营军士来报，说是捉了一个郑国奸细，该奸细口口声声说有大事要找秦侯。

奸细被押了上来，秦穆公一看，什么奸细，就一个干瘦老头。不用说了，就是烛之武。

“你干什么的？到我军大营来干什么？”秦穆公喝问。

“我是郑、郑、郑侯，”干瘦老头说。秦穆公一听，什么，你是郑侯？你是郑侯他爹还差不多，刚要发话，谁知老头刚才的话没说完，接着说：“派、派来的使臣，我叫烛、烛之武。”

这个大喘气，一下子把秦穆公等人都给逗乐了。

“你连话都说不利索，还当使者？”秦穆公笑着问。

“我说话不利、利索，可是我心眼利、利索。不像君侯您，说话利、利索，可是缺心眼。”烛之武结结巴巴，竟然开骂秦穆公。看来，当年宁戚的套路大家都学到了。

秦穆公一愣，勃然大怒，这个结巴老头竟然敢羞辱自己。

“你活、活腻了，我杀、杀了你。”秦穆公一急，把自己也给急结巴了。旁边人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百里奚在一旁看着，他知道这个老头一定不是个寻常人，一个结巴老头，孤身一人，半夜来骂秦穆公，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烛之武，你说我家主公缺心眼，有什么证据？”百里奚问。

烛之武结结巴巴，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忽悠，为阅读方便，不再用结巴语言：“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一定会被灭掉。可是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所以郑国一定被晋国吞并，秦国不过是个抬轿的角色。晋国更加强大了，对秦国是好事吗？晋国下一步一定会吞并秦国。别以为你们对晋国有恩，这年头流行白眼狼。你们还记得晋惠公父子吗？晋国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楚王当初对晋国人多好，落得个被晋国人骑在脖子上拉屎。秦侯啊，你是被人家卖了还给人家做广告啊，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

一番话，说得秦国君臣目瞪口呆。

“我靠，这话虽然结巴，可是理不结巴呀，我们

还真是缺心眼啊。”秦穆公和百里奚几个倒吸一口凉气，庆幸在这样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遇上了这样一个明白人。

烛之武一看，自己这番话挺管用，于是又加了几句话：“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乏害。”（《左传》）意思是：如果放弃攻打郑国，那么我们可以作为在东路招待你们的主人，今后贵国使者来往，我们也能提供食宿什么的，对你们不是也没有坏处吗？

东道主这个词，这个如今被用烂了的词，就来自这里。

紧急磋商，秦国君臣紧急磋商之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撤军，去他妈的战略合作伙伴。秦穆公还不过瘾，他觉得不仅不能攻打郑国，而且要保卫郑国。于是，秦穆公命令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大将率两千士卒，协同郑国守城，就算是秦国志愿军。

“老、老师，跟我回秦国、国吧。”秦穆公盛情

邀请烛之武，称他为老师，别的没学到，先把结巴学到了。

“等、等到祖国安定了，我还没、没有死的话，我一定去。”烛之武婉拒了秦穆公的邀请。

——结巴老头忽悠晋国

晋军大营。

秦军私自撤军的消息传来，晋文公君臣先是惊讶，后是愤怒。

“狗日的秦侯，被一个结巴老头给忽悠了，缺心眼啊。主公，秦军撤军，士兵一定急于回家，我们从后追杀，一定大胜。”狐偃气得差点吐血，一辈子忽悠人，这回被这缺心眼的给忽悠了。

元帅先轸以下，包括赵衰在内，一致要求追杀秦

国人。

晋文公沉吟片刻，缓缓说道：“算了，如果没有秦侯，哪里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也就是缺心眼罢了，没有恶劣到该被追杀的地步。”

有恩必报，晋文公是个厚道人。

现在，盟军跑了，是继续打，还是也撤军，商量了一阵，没有结果。晋文公的意思，撤军算了，可是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撤军太没面子，何况不用秦军，晋军也能拿下郑国。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结巴老头能忽悠走秦国人，同样也能忽悠走晋国人。

又是夜里，又是没有月光，又是一个结巴老头，又是被晋军守营军士捉到了主帅大营。一句话，又是烛之武来了。

“你是什么人？”晋文公喝问。

“我是郑、郑、郑侯……”烛之武又搞了一次大喘气，这次把晋国人也给乐得够呛。这是烛之武的固定套路，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套路，通常都能把正常人忽悠得晕头转向。

气氛轻松了，说话也就好说多了。

“你是怎么把秦国人忽悠走的？”狐偃问，他很感兴趣。

“我跟他们说，郑国准备接、接受晋国的条、条件了，他们在这里是多余、余的。所以，他们就走、走了。”烛之武说。

“什么条件？我们有什么条件？”狐偃挺奇怪，他自己都不知道晋国有什么条件。

“我听、听说公子兰在晋侯身、身边，晋侯攻打郑国就是想让公子兰回来继、继位。我家主公愿意听、听从贵国的命令，立公子兰为太、太子，今后世世代代跟着晋国干、干。”话虽结巴，理不结巴。

公子兰是谁？郑文公的儿子，当初被郑文公从郑

国赶到了晋国，晋文公很喜欢他，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此次攻打郑国，确实有让公子兰取代郑文公的意思。而公子兰拒绝随同晋军来攻打郑国，他说不管怎样都不应当攻打自己的祖国，因此他留在了晋国边界。而也正因为这样，晋文公更喜欢他了。

大家都看晋文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台阶，如果要撤军，没有比这更好的台阶。

“好，就这么办、办了。”晋文公表态了。

第二天，郑国派出石甲父、侯宣多两个大夫随同晋军前往晋国，迎请公子兰回国。

烛之武，一个结巴老头，忽悠了秦国，又忽悠了晋国。

千万不要轻视结巴老头。

—— 一代霸主鞠躬尽瘁

战争，使人精力旺盛；和平，使人意志消沉。

天下太平，讨无可讨。

晋文公九年春天，楚成王派斗章前来晋国，请求建立友好关系。晋文公非常高兴，派阳处父前往楚国问候楚成王，并签署晋楚友好和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楚国承认了现有的势力版图，承认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办好之后，晋文公突然发现自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自己闲下来了。不仅晋文公，狐偃也觉得很无聊了，魏犨也觉得有劲没地方使了。

人间没事干，活着干什么？

狐毛狐偃兄弟二人率先离开了人间，狐偃享年六十六岁，魏犨大醉之后坠车归天，只有五十一岁。

到了冬天，晋文公知道自己看不到明年的春花了。

晋文公九年冬（前628年），春秋第二霸晋文公溘然长逝，在位九年，享年四十五岁，英年早逝。公子

欢继位，就是晋襄公。

晋文公，生的伟大，死的冷静。为什么这样说？

在晋文公知道自己将要鞠躬尽瘁之后，将自己在身边的四个儿子做了妥善安排。大儿子公子欢是太子，准备继位。其余三个儿子，公子雍送去秦国，在秦国当大夫；公子乐送去陈国，担任陈国大夫；小儿子黑臀送去伟大首都，担任王室的大夫。

从此之后，这成为晋国不成文的规矩。除了太子，所有公子都送去国外。历史证明，这有效地防止了骨肉相残，也为异姓人才提供了上升的通道。

但是，这也必然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

这里有一个学术问题需要提出来单独讨论，那就是关于晋文公（重耳）、狐突、狐偃和狐射姑的关系和年龄问题，这是一个千古以来的疑难问题。直到今天，依然争论纷纷。鉴于篇幅，资料出处在此不一一注明。

重耳出奔时的年龄有两种说法，《史记》为四十二岁，《左传》为十七岁。那么，去世的年龄就成了七十岁或者四十五岁。而重耳的年龄又影响到狐突狐偃父子的年龄，这就产生了问题。

如果按《左传》，那么狐突狐偃父子的是比较合理的，而按《史记》，狐偃特别是狐突的年龄就太高寿了，而且七十多岁还能出任申生的“御戎”，那真是牛得一塌糊涂了。不仅狐突狐偃父子的年龄难以解释，事实上，整个重耳团队的年龄都是难题。

可是，如果按照《左传》，同样有问题，首先，晋文公死得太年轻了，与《左传》的某些记载冲突；其次，晋文公的年龄也跟他父亲献公的年龄差距太大，无法解释出逃前的事情。

综合而论，本书中重耳的年龄以《左传》为准。

狐射姑是不是狐偃的儿子又有疑问，狐射姑、贾季、贾佗是不是一个人也有诸多不解之处。基本上，狐射姑、贾季、贾佗应该就是一个人。那么，狐射姑

究竟是不是狐偃的儿子呢？根据推理，应该是。

按照记载，狐射姑的名声几乎不亚于狐偃，也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为什么在晋文公的时代始终无法出头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狐偃是他父亲，有这个超级强势父亲在，没有他发挥的空间。狐偃做到了卿，狐射姑不可能与父亲平起平坐，因此他受到礼法的压制。直到狐偃去世，他才成为卿，才开始进入最高管理层。

晋文公的一生还要去评判吗？他是一个俗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一个朋友，一个大哥，这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了。

如果还需要，那么再送一句话：干革命就要跟晋文公这样的人。

晋文公的团队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团队，这不能不说是晋文公的人格魅力。十九年的流亡，如此多的时代精英坚定不移地跟随他，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狐偃的深谋远虑、随机应变，赵衰的公正无私、明白变通，先轸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胥臣的博学多才、机敏善变，这四个人，对于整个春秋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晋文化在整个春秋战国都是强势文化，晋地的人才几乎左右着整个春秋战国史的方向。而这一切，都是晋文公及其团队打下的基础。

《国语》中有很多关于晋文公的小故事，挑选其中的两个来说说。

晋文公治国非常勤奋，也很亲民。他的宫室修建得非常简陋，并且下令不得大建楼堂馆所，农忙季节不得征用民工等等。同时，他还很好学，并且拜胥臣为师。

一天，胥臣向他推荐一个人，此人名叫郤缺。郤缺是谁？郤芮的儿子。郤芮，晋文公的仇人。胥臣推荐郤缺的理由是这样的：胥臣到冀考察工作，恰好看见郤缺在地里干农活，郤缺的老婆给他送饭，结果是

“敬，相待如宾”，虽然家道没落了，两口子还是很讲究礼仪和互相敬爱。

“相敬如宾”这个成语来自这里。

“这说明郤缺的品德很高尚啊。”胥臣说。

于是，晋文公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

还有一次，晋文公对大夫郭偃说：“原先我以为治理国家很容易，可是现在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郭偃回答说：“当你以为容易的时候，困难很快就会来；当你觉得困难的时候，事情就正在变得简单。”原话是这样的：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

多么富于哲理的对话。

——秦国人在行动

晋文公去世的前后脚，郑文公也鞠躬尽瘁了，公子兰继位，就是郑穆公。

两个文公没有了，有人就有想法了。谁？

杞子、逢孙、杨孙从晋文公七年冬天开始留在荥阳守城，转眼过了两年。别人的老婆都生两个了，自己这两年连老婆的屁股都没摸过。几个兄弟很郁闷，想要回国，可是没有最高领导的指示，谁也不敢走。

郑穆公登基之后，那是死硬的亲晋派，早就看这帮秦国乡巴佬不顺眼，可是又不好明目张胆赶他们走。于是，郑穆公搞了一些小动作来腻歪他们，譬如菜里放死老鼠、军营旁边搞个粪坑之类，总之，就是要让秦国人自己滚蛋。

哥三个这叫一个郁闷，也不知是谁突然灵光一现，想了一个好主意，对大家一说，大家都说好。于是，驻郑国的秦国人民志愿军打了一个报告给秦穆公。

秦穆公这两年基本上已经把秦国人民志愿军给忘

了，这一天收到秦国人民志愿军的加急密报，这才想起来还有两千多个兄弟在郑国呢。

打开密报一看，上面写着：郑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秦国心。如今我三人掌管郑国都城北门，若趁着郑文公晋文公刚死，两国人心不稳，我国出兵偷袭，我等为卧底，内外结合，可灭郑国。妥否，请指示。

这就是那三兄弟的主意了，灭郑国事小，关键借这个机会捞一把，然后名正言顺回老家看老婆孩子。

秦穆公一看，好主意啊。这一回，也不召集大会了，因为这是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直接找来大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战车三百，点将出发。同时，派人回复那三兄弟，约好了日期。

百里奚和蹇叔听说了，都来劝秦穆公："主公，千里偷袭，兵家大忌啊，何况还要经过晋国的地盘，何况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何况……"

两个老头一大堆何况，听得秦穆公心烦。他知道，

人老了，就胆小怕事；人老了，就没上进心了；人老了，就容易老年痴呆了。总之，他就觉得跟眼前这两个八十多岁老头没什么共同语言了。

其实，秦穆公忘了，自己也五十多岁了，也老了。人老了，就很倔。

“不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一个向中原国家宣示实力的机会，一定要干。”秦穆公是下定了决心，内心里，他想当霸主了。

两个老头说了半天，秦穆公忍不住了，说声送客，直接给赶出来了。

大军出发，秦国人民像欢送英雄一样欢送他们。当然，没有人傻到告诉大家自己去偷袭别人，公开的说法是秦军前往王室参加联合国军事演习。

无论是出征的战士，还是送行的群众，都是兴高采烈，好像这是去领奖。只有两个老头哭哭啼啼，泪流满面。哪两个老头？就是那两个。

秦穆公的心情原本非常好，可是看见两个眼泪鼻涕横流的老头，美好心情一下子受到了破坏。

“哎，二位，省省吧，哭什么啊？要哭回家去哭，别在这里惑乱军心。”秦穆公说话也没客气。

“主公啊，只怕我们能看见他们去，看不见他们回来啊。”蹇叔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你这什么话？你是说你活不了几天了？嘿，老爷子，你算长寿了，要是像常人一样，你现在坟墓上的树都有一抱粗了。”秦穆公更来气了，说话也够阴损。

正说着，白乙丙过来了。蹇叔将他拉到一边，对他说：“儿啊，你知道你会死在哪里吗？”

白乙丙一听，爹怎么这个时候说这种丧气话，换了别人，早一拳打翻了。

“我不知道。”白乙丙说，心说最好死在美女怀里。

“晋国人一定在崤谷伏击你们，崤谷有两个山头，南面的是夏朝天子皋的坟墓，北面的是周文王当年避雨的地方，你一定会死在这两座山头之间的，到时候我去那里找你的尸骨。”蹇叔说，当年从送过来秦国的时候路过那里，印象深刻。白乙丙不愿意听了，心说老爷子八成老年痴呆了，要不就是幻想狂了，支吾几句，走了。

另一边，百里奚比蹇叔稍微乐观一点，他在想万一孩子能活着回来呢？

“主公，我有个小小请求。”百里奚说。

“说吧。”

“如果孟明能活着回来，请主公赦免他。”

“赦免？立大功回来，奖励还来不及呢。”

“不，主公，你要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秦穆公有些不耐烦了，顺口说道。

提交日期:2009-08-24 08:56　　秦军吼着秦腔向东开进，基本上，每个人都相信这是一趟腐败之旅——好吃好喝还有女人可以玩。

对于秦国人来说，其实他们此时的动机与戎狄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准备去捞一票就走的。而他们的主帅百里孟明视是一个打狼出身的人，什么阵法、纪律在他看来都是没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兄弟们卖命。至于谋略，什么叫谋略？

所以，这就是一支打狼的队伍，一路叫着向猎物行进。

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狼。可是，世界上不仅仅有狼，还有猎人，还有猎杀猎人的猎人。

从秦国到郑国，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要穿过晋国南部的狭长地带，还要经过伟大首都洛邑，还要经过几个类似滑国的小国家，之后才能到达郑国。

让秦国人走着，看看世界上的其他人怎么反应。

——晋国人要行动

绛，晋国朝廷。

驻秦国地下办事处最新的线报是秦军三百乘战车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向东进发，出发时，蹇叔和百里奚都在痛哭。据内部人士透露，秦军是准备偷袭郑国。

秦国人的保密工作很差。

而崤谷一带守军也以快马加急来报，说是秦军吼着秦腔通过晋国，一路向东去了。

“秦国人要干什么？”晋襄公问。襄公是过过苦日子的人，人很宽厚，性格与他父亲有些相像。

“如今天下没有战事，秦军东行而不事先向我们借道，必有阴谋。三百乘战车，一定不是一件小事。依我看，他们一定去郑国。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准

备偷袭郑国。”先轸是什么人？他认为驻秦办的情报是准确的。

“先元帅，为什么秦国人不是去换防呢？”栾枝问。

“第一，换防不可能出战车三百乘；第二，不可能派孟明视去戍守郑国；第三，如果换防，士兵一定很沮丧，不可能一路唱着歌过去。”先轸分析，十分透彻。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秦国人要干什么了。

“那，我们怎么办？”晋襄公问。他刚刚登基，甚至也可以说还没登基，因为父亲还没有下葬。

“消灭他们。”先轸说得斩钉截铁。

大哗。

从情理上说，秦晋两国是亲戚，而且晋国欠秦国很大的人情，而且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凭什么要消灭对方？

从另一个角度说，秦军在上次的联合行动中出卖晋军，这一次又趁着晋文公去世偷偷摸摸单独行动，似乎又有打的理由。

“元帅，秦侯对先主公有恩啊，还没有报答他们就要打他们，不好吧？”栾枝有不同意见。

“不然，秦晋两国都是大国，而且紧邻，两国之间今后必有一战。再说，秦国要去偷袭我们的同姓国家，那就是要伤害我们的兄弟，我们怎能袖手旁观？这次放过他们，今后几代人都要遭受他们的祸患。若能一战歼灭他们，我们的子孙都能过得舒坦一点。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一定要打。”先轸决心已下。

尽管所谓的同姓兄弟的说法大家听起来就是放屁，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的说法还是引起了共鸣。

“好吧，那就打。那么，要不要派人赶紧给郑国送信？”晋襄公没什么主意，既然大家说打，那就打。

“不用，千里奔袭，我看他们根本到不了郑国。”先轸断定。

——王孙满看出问题

秦军吼着秦腔，穿过了晋国，这一天来到了伟大首都。

“传令，所有人脱盔下车步行。”经过洛邑北门的时候，孟明视下令。这一点规矩他是懂得的，在出发之前他爹还特别交代过。

除了御者，秦军士兵纷纷跳下车来，摘下头盔，可是只走了两步，又纷纷跳上车去。

洛邑城头，首都人民纷纷参观秦军的军容，看着乱七八糟的秦军车队，纷纷感叹：“这哪里是军队，简直就是一群打狼的。”

这确实是一群打狼的。

周襄王的孙子王孙满那时候还小，看完秦军，回

去对周襄王说：“爷爷，秦军一定要被打败的。”

“为什么？”

“秦军轻佻无礼，所以不仅没有谋略，而且不够细心，这样的军队，能不失败吗？”王孙满说。

伟大首都的小孩子都看出问题来了，可见问题真是不小。

——卖牛的忽悠秦国人

秦军吼着秦腔，来到了滑国（今河南偃师）。刚刚扎下大营，一件令他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郑国使节来了。

郑国使节名叫弦高，送了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肥牛来劳军。

“三位将军，我国国君听说你们过来，十分高兴，

特地派我赶了十二头牛来犒劳大家。另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贵国军队的食宿，还有保安人员，保证让你们住得安心，玩得开心，走得放心，绝对没有安全问题，哈哈哈哈。”弦高说，听起来很热情，但是话里带着话，分明是告诉秦国人：来吧，我们已经有准备了。

孟明视傻眼了，大家都傻眼了。毫无疑问，行踪已经被郑国人发现了，偷袭不成，肯定没戏了。

尴尬，十分的尴尬，为了掩饰尴尬，孟明视开了句玩笑：“嘿嘿，老弦，你们这么客气，赶了这么多头牛过来，知道的说你是郑国使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牛贩子呢。”

“我就是个牛贩子啊，哈哈哈哈。”弦高大笑。

“你是牛贩子？哈哈哈哈。”孟明视也笑了，他觉得郑国人很有意思。

其实，孟明视不知道的是，弦高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不是使节，他就是一个牛贩子。孟明视甚至没

有注意到弦高根本就没有代表使节身份的旄，这印证了王孙满的话，秦国人很粗心。

弦高，郑国商人，确切地说就是个牛贩子。可别小瞧牛贩子，春秋时期的牛贩子那牛得很，相当于现在的汽车经销商。

那一天，弦高赶了二十多头牛从郑国去洛邑卖，这一趟下来，能大赚一笔，一年就不用再干别的了。

到了滑，就听人说秦军来了，不知道干什么来。

别看是个商人，弦高可是个爱国商人。他一分析，发现秦国人没安好心，一定是来偷袭郑国的。前面一个小孩看出了问题，现在一个卖牛的又看出了问题，可见得秦军的行动确实很不专业。

敌人来偷袭伟大祖国了，怎么办？弦高灵机一动，计上心头。

这边，派人立即赶回郑国，向郑穆公报告。另一

边，自己冒充郑国使节，赶着牛，假装代表郑国犒劳他们，让他们最好知难而退。

十二头牛啊，等于一个车队，可是，为了国家利益，弦高没有犹豫，他毅然决然地献了出去。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说，弦高就是爱国商人的祖师爷。

弦高成功地忽悠了孟明视，于是秦军原地不动，派人前往郑国探看情况。而郑国的情况令他们绝望，因为郑穆公在接到报告之后，派人去看戍守秦军的动静，结果发现他们正在“束载、厉兵、秣马”，就是在收拾家伙准备打仗呢，“厉兵秣马”这个成语出于此。郑穆公大怒，立即将驻郑国秦军赶走了，那三个兄弟不敢回国，杞子逃往齐国、逢孙和杨孙逃往宋国，其余的兄弟作鸟兽散，各自逃往秦国去了。

孟明视哥三个一看，卧底没了，郑国是不用去了，可是也不能白出来一趟啊，贼还不走空呢，堂堂秦国大将，空手回去多没面子？

于是，哥三个也没客气，顺手把滑给灭了。国君杀死，国库清空，奸淫掳掠一通，回师秦国了。

你说人家滑招谁惹谁了？这就是命。

——崤之战

秦国军队又是一路吼着秦腔，沿旧路向秦国进发。

这一天，秦军来到了崤谷，过了崤谷，就是秦国了。大家高兴啊，这一趟算是没有白出来，好歹把滑国的东西都给抢来了。

“哎，兄弟，咱们出来的时候，两个老爷子要死要活的，这不，咱们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孟明视高兴啊，打这么多年狼，就这次收获最丰富。

“老孟，你爹还好啊，哭哭就是了。我爹那叫一个烦啊，非说咱们非死不可，还给指定了一个地方，

说非死在那里。”白乙丙接过话头，得意地说。

“你爹说什么地方？路过的时候，咱们在那里喝两盅，看看死的地方风水怎么样啊，哈哈哈哈。”孟明视大笑，他觉得蹇家老爷子很搞笑。

“说是在崤谷，哎，向导官，咱们这是到哪里了？”白乙丙说着，问向导。

“报，这里是崤谷。”

“南边那个山头是什么山？”

“那是夏朝天子皋的坟墓。”

“北面的山头呢？”

“那是周文王当年避雨的地方。”

“哈哈，老孟，说着了，我家老爷子说的地方就是这里啊，咱们仔细看看，哈哈哈哈。”白乙丙大笑，孟明视也大笑，西乞术也跟着大笑。

笑声经久不息，因为回音缭绕。为什么回音缭绕？因为这是个山谷。

笑过之后，哥三个开始看这个预言中的死地。

崤谷，一座山谷。南北向各有一座山，东西向各有一个谷口，这里就像是一个葫芦的肚子。

“嘿嘿，还别说，这要是有人把住两头，咱们还真就死定了。”西乞术说，他看出一点门道来了。

“这么说，咱爹也不是乱说啊，哈哈。”白乙丙还没回过味来。

孟明视的脸色有些不好起来，虽然是打狼出身，也是要讲究地形地貌的，赶狼也不是乱赶的。现在这个地形，确实看上去很不舒服，狼都不愿意往这里跑。如果自己是晋国人，一定在这里设伏。

“传令，加快行军速度，快速通过这里。”孟明视已经笑不出来了，声音有些发紧。

可是，已经晚了。

一声炮响。

随后是滚石的声音，只听见巨石檑木从山上滚下的轰隆声，秦军前军后军一片惊叫。两头的谷口已经被乱石堵住。

随后，两侧山上闪出无数的晋国士兵，都是拈弓搭箭。

孟明视心中咯噔一下，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你，你喊一喊，问、问问山上是什么人？”孟明视令他身边一个嗓门大的军士喊一喊，万一山上是搞错了伏击对象呢。

秦国人能喊，而那个士兵又是最能喊的，当时扯开了嗓子，对山上大喊：“你们是什么人？”

刚把“人”字喊出来，山上一支箭就过来了，准准地扎在这名军士的脖子上，军士咕咚倒在地上。

秦军炸了营，一个个跳下车来，四处乱窜。孟明视大声喝止，这时候大家都慌了，谁听他的？

山上，晋国军旗招展。没有人向山下喊话，因为没有必要，晋国人是要消灭秦国人，跟一帮要死的说话，有什么意义呢？

“嗖嗖嗖。”山上开始第一拨箭雨，两个方向同时开射，秦军惨叫声一片。

箭，一拨连着一拨，中间还夹杂着从山顶推下来的巨石。秦军士兵非死即伤，即便有人侥幸爬上山顶，也被山顶上的晋军杀死。

孟明视、白乙丙和西乞术吓得半死，躲在石头后面不敢动。看着自己的兄弟们死伤枕藉，三个人抱头痛哭。

等到惨叫声越来越稀少的时候，晋军停止了射箭，开始下山进行地毯式搜索。

秦军无一幸免，所有士兵均被杀死，高级军官则被俘虏。

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都被活捉。

秦晋之好，这就是秦晋之好。

因为行军的需要，不适合穿白色丧服，晋军此次出征全部改用黑色丧服。到晋文公下葬的日子，就使用了黑色丧服。从那之后，晋国通用黑色丧服。

——秦国战俘逃生

秦国三帅很悲惨，因为晋国人已经决定用他们去祭祀祖先了。这样说来，还不如就死在崤山好些。

难道就等死吗？可是，除了等死，还有什么办法？

有史以来，人们就在讨论究竟是生儿子好还是女儿好。到现在认为生女儿好的人渐渐多起来。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生女儿好？因为女儿天生是顾娘家的。

当初晋惠公被秦国捉住，结果是穆姬以死相威胁，这才留了晋惠公一条小命。

这一回，秦国三帅被捉回来之后，有人有想法了。谁？辰嬴。

辰嬴是谁？就是当初的怀嬴，也就是先嫁给怀公再嫁给文公的那一位秦穆公的侄女。

当初晋襄公还是公子欢的时候，由于生母已经去世，晋文公特地指定辰嬴为他的“养母”，虽然辰嬴的岁数比晋襄公还要小。

辰嬴听说晋军伏击了秦军，感到十分伤心。到后来知道三帅被捉回来而且要杀了祭祖，她就急了，这些都是娘家人啊。不行，娘家人一定要救。

怎么救呢？来硬的？来硬的就不是辰嬴了，人家是一知性美女，玩的是智慧。

当下，辰嬴稍稍打扮了一下，去找襄公了。

晋襄公是个实在人，平时对辰嬴也很尊重，看见辰嬴来，连忙让座看茶。

“夫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晋襄公话说得

很客气。

“听说，你们捉了秦国的三帅。”

“是。”

“怎么处置他们？”

“杀了他们祭祖，不过，还没最后敲定。”

“你要放他们回去。”辰嬴见晋襄公说话客气，就直接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为什么？”晋襄公问。其实他并不看重这三个人，放回去未尝不可。

“因为我听说这三个人挑拨秦国和晋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次偷袭郑国都是他们的主意。秦侯对他们恨之入骨，恨不得剥皮剔骨。我看，放他们回去，让秦侯处置他们吧。再怎么说，秦侯是我的伯父，也是你姑父啊。”辰嬴的道理说得挺浅显，还拉出了裙带关系。

“没问题，放。”晋襄公也没多想，下令放人。

先轸也惦着秦国三帅呢，心里不踏实，总觉着不早点把他们宰了，他们就有逃走的可能。而秦国能够带兵的也就是这三个人，杀了他们，至少二十年不用担心秦国人。于是，先轸来找晋襄公，看看是不是早点处置他们。

“元帅，请坐。”晋襄公很敬重先轸，这不仅是叔叔辈的，曾跟着老爹走南闯北，那还是天下名将啊。

“主公，我来问问，那三个秦国俘虏是不是早点处置？”

“已经处置了。”

“处置了？怎么处置的？”

“辰嬴夫人来找我，说是放他们回去让秦侯杀他们，想想也是，我把他们给放了。”

“啊！”先轸听完，腾就站起来了，指着晋襄公的鼻子吼了起来，“小子，我们三军将士费了这么大

力气捉来的，一个女人几句话你就给放了？这不是打击我们的士气吗？晋国离完蛋不远了，啊呸。”

先轸一口口水吐过去，吐了晋襄公一脸。

晋襄公满脸通红，用袖子擦擦脸，弱弱地说：“元帅说得对，元帅说得对，放的时间不长，快去追吧。”

先轸头也不回，大踏步走了。

回到元帅府，先轸立即命令大将阳处父快车去追。

“要死的，不要活的。”先轸下令。

秦国三帅，现在是秦国三囚。

“老白，你爹真厉害啊，什么都料到了。”孟明视对白乙丙说，虽然自己就要死了，还是要表达对蹇叔的敬意。

“一般般啦，也不算都料到了，咱们不也没有死在崤山吗？”到这个时候了，白乙丙还要谦虚一下。

正说着，晋襄公的赦令到了，哥三个当场释放，

外面有辰赢给备好的车。

“哎，老孟，要不要去向晋侯致谢？”白乙丙问。

“脑子有病啊？赶紧跑吧，指不定晋国人什么时候就反悔呢。”孟明视比白乙丙明白多了，赶紧上了车，催驾车的立即出发。

哥三个坐着车一路狂奔，向西直奔黄河而去。什么叫漏网之鱼？什么叫惊弓之鸟？

那四匹马跑了两个时辰，终于来到黄河岸边，哥三个刚一下车，四匹马就倒下了两匹，那是累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巧，在岸边就泊着一条小船，船上坐着一个艄公。哥三个来到船边，定睛一看，都笑了。原来，那个艄公是百里奚家里的老家人了。

“哎呦，老主人说万一你们没死，一定会逃到这里，让我来等你们。没想到还真等到你们了，快上船。”艄公急忙招呼。

“等等，我先撒泡尿，憋了一路了。”西乞术说。

“尿个屁，赶紧上船，去对岸尿吧。”孟明视瞪了他一眼，心说大家都憋着呢，是命要紧还是尿要紧啊？

哥三个上了船，艄公用力撑开船，船到河中央，只见河边赶来十多乘战车，阳处父的追兵到了。

阳处父跳下战车，目测一下，射箭正好够不到小船，怎么办？阳处父急中生智。

“三位将军，先元帅听说你们回国，特地派我送来好马三匹，回来带走吧。”阳处父大声喊道，一边假模假样解自己车上的马。

“留着自己用吧，三年之后，我们一定回来拜谢。”孟明视喊道。

阳处父不甘心，还要接着忽悠，却看见西乞术在船上站了起来，脱了裤子，对着这边撒起尿来。阳处父叹了一口气，连西乞术都开始尿自己的时候，说明秦国人已经不是那么好忽悠了。

“老孟，还是你爹厉害啊，什么都料到了。”这

一回，轮到白乙丙对百里奚表达敬佩了。

“嗨，都是蒙的。”孟明视笑了，替老爷子谦虚一回。

夕阳下，黄河上，又传来了秦腔的吼声。

提交日期:2009-08-24 12:08　　秦国三帅回到雍城的时候，秦穆公亲自率领群臣到郊外迎接，倒好像是迎接获胜而归的英雄。

蹇叔和百里奚看到儿子们捡了一条命回来，又是百感交集，痛哭失声。

“主公，这三人全军覆没回来，为什么不杀他们？”有人问秦穆公。

“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当初是我不听蹇叔的劝告，让他们去的，都是我的过错啊。他们有什么过错呢？不能以一眚（音省）而掩大德。”秦穆公说，他是一个勇于认错的人。

“不以一眚而掩大德”，成语，发明者秦穆公，意思是：不因为一件过错而抹煞从前的功劳。

孟明视、白乙丙和西乞术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一笔安慰金，同时，官复原职，继续统领秦军。

秦穆公，一个厚道人。

春秋的君主，普遍有一种反省的精神。

这一点，是后世的君主们所不具备的。

秦军全军覆没，三帅不能说没有责任，至少他们的警惕性就成问题，对于地形也缺乏判断。这样的过错，砍了他们并不冤枉。可是，秦穆公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这是秦穆公能够率领秦国走向强大的根本。

而晋襄公的宽厚决不在秦穆公之下，知错就改本身就很难得，更难得的是他能够不计较手下的过激之

举。在被先轸吐口水之后，晋襄公并没有记恨先轸。

“先元帅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我。”晋襄公表示。

通常，领导人越大度，手下就越是反思。

——先轸之死

跑了秦国三帅，先轸很郁闷了几天，等到他冷静下来，他觉得很不安。自古以来，敢把吐沫吐到国君脸上的，似乎自己是第一个人，自己为什么这么冲动呢？自己凭什么这么牛呢？先轸认真地思考了一遍，最终他想明白了。

先轸这一拨留齐派的兄弟跟晋文公在骨子里根本就是兄弟，而不是正经八百的君臣。流亡十九年，大家都一个锅里吃饭，说话都吆三喝四，没大没小。基本上，晋文公也没把自己当根什么葱，兄弟伙们在一起嘻嘻哈哈，什么玩笑都开。

因此，先轸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晋襄公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自己的一个侄子而已，该骂就骂，该说就说，反正都是为他好。

在冷静反思之后，先轸明白了，国君终究是国君，臣子终究是臣子，不能整得太近，不能没有规矩，否则，后果不可想象。

“晋侯可以原谅我，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先轸心想，他在想象自己问赵衰：“司马，当众羞辱国君，该当何罪？”赵衰会怎样回答？

聪明人应当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等问题变大了让别人来解决。

先轸知道，自己应当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的机会很快到了。

在北面有一个狄叫做白狄，大致因为他们长得比

较白。白狄的信息很不灵通，否则他们就应该知道晋国现在有多强。

那一年的雨水不够，秋天，草原上的草大片枯死，羊被饿死了不少，狼也饿死了许多，人自然也吃不饱。没办法，白狄的兄弟们决定到中原去抢些吃的。于是，他们进攻晋国，一直打到了萁（山西省蒲县）。

先轸率领晋军迎击狄人，晋襄公亲自压阵。

这并不是一场著名的战争，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战斗。与先轸相比，狄人的战术素养几乎等于零。

对付狄人，击败他们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消灭他们，因为他们骑马，比车和人跑得都快。当年郑国公子突的办法就是采取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办法，这个办法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

先轸照方抓药，略施小计，给狄人布置了一个口袋阵。

交战的时候，双方布好阵势。晋军用弓箭压住阵

脚，等待冲锋的号令。

突然，晋军大阵冲出一乘战车，直奔狄人阵地而去。

“什么人？”所有人在惊问。

仔细一看，大家又吃一惊，因为战车上的人竟然没有甲胄护身。换句话说，没穿军装没戴钢盔，穿着便服就上去了。

仔细再一看，大家目瞪口呆了。因为，那人就是元帅先轸。

晋军大阵鸦雀无声，擂鼓的掌旗的都瞠目结舌，手足无措，直等到先轸已经撞进对方大阵，晋军中军副帅郤溱才回过神来，大喊：“快击鼓，快击鼓。”

晋军开始冲锋，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元帅先轸死于白狄的乱箭之下。

这场大战，晋军元帅先轸战死，白狄首领白狄子被郤缺斩杀，白狄大败。战后双方交换尸体，《左传》

记载：白狄归其首，面如生。白狄把先轸的人头送来的时候，脸色还像活着一样。

一代名将，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晋襄公感念先轸的功劳，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帅。

——战神先轸

之所以用战神这个词来形容先轸，是因为他配得上。

可以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记载的靠谋略打仗的人就是先轸，他改变了中国战争的传统思维方式，而第一个案例就是城濮之战。《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兵书，但是请注意，不夸张地说，《孙子兵法》最主要的就是在总结先轸的战争艺术。

且看《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如果不能理解的话，看看城濮大战的前前后后，就能准确理解。

“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乱军引胜。”这就是具体战斗中晋军实施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各个击破”的总结。

再看看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几乎都是城濮大战的理论成果，而九变篇、九地篇令人想起崤之战。

如果我们说孙子是“兵圣”的话，先轸就是他最重要的老师。而城濮之战，是整个春秋最漂亮的战例，先轸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都堪称千年楷模。

几千年之后的中国，毛泽东领导的军队统一了中国。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要就是两条：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各个击破。就这两条，打遍中国无敌手，甚至在朝鲜战场对抗实力超强的美国人，同样取得胜利。

可是，人们长期以来忽略的事实是，这两条金科玉律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先轸创造性地运用了。城濮一战，晋军歼灭半数楚军精锐，一举遏制楚国的北上扩张。以当时的形势，如果没有晋军的胜利，楚国甚至有可能统一全国，从而让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楚朝。所以，城濮之战作为一次“扳头”战役，改写了历史。

同样，崤之战和萁之战，晋军全歼秦国远征军、重创狄军，成功震慑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威胁。可以说，只要先轸在，没有任何国家敢于对抗晋国。

三国时期关云长喜欢夜读《春秋》，估计他没有读对地方，如果他能够多读几遍城濮大战，决不会有走麦城的悲剧发生了。当然，或许，走麦城也是关羽为自己设计的死法。

战神先轸，这个评价，应该是公允的和不夸张的。

而战神的死法令人感慨和赞叹，真的英雄啊。

——找死小分队

先轸战死的消息很快传遍五湖四海，有人遗憾感慨，有人弹冠相庆。

“娘的，报仇的机会来了。”在楚国人看来，这是报城濮之战大仇的机会，更是重新争夺霸权的机会；

“娘的，报仇的机会来了。”而在秦国人看来，报崤之战大仇的机会来了；

“娘的，混水摸鱼的机会来了。”即便是小国们，也都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先轸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没有想的是，由于他的死，短暂的世界和平不复存在了。

看来，世界是需要世界警察的。

我们先来看看秦国人是怎样报仇的。

晋襄公三年（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白乙丙和西乞术哥三个率领秦军来报仇了。当初逃命的时候孟

明视声称三年之后来报仇，如今知道先轸死了，哥三个忍不住了，不到一年半的时候，来报仇了。

如果先轸还在，什么也不用说，一定是出兵迎战。话说回来，如果先轸还在，孟明视们也不敢来了。如今先轸不在了，晋襄公还真有点心里没底。

“怎么办？”襄公问大家。

“打回去。”赵衰回答，于是大家都不说话了。赵衰认为要打，谁敢说不打？

晋国第一代领导团队现在只剩下三个人，谁？赵衰、栾枝和胥臣。而栾枝和胥臣都处于半退休状态，一个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一个有些老年痴呆的状况了。没办法，栾枝这样的猛将通常都会帕金森，而胥臣这样的高级学者一般会老年痴呆，其原因很简单，什么东西用得过度了，最后都会出问题。

只有赵衰的腰板还行，在先轸死后，重新回到一线撑持着晋国的霸业。

论辈分，赵衰还是晋文公的师傅，那就是晋襄公

的师爷。虽然赵衰为人低调，后辈们对他是敬畏有加。

于是，晋襄公亲自领军，中军元帅为先且居，赵衰为中军佐。

两国军队在晋国彭衙相遇，一场大战就要打响。

先且居对这场战斗没有把握，他可不像老爹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他是第一次作为统帅指挥军队打仗。非常不利的是，秦军一个个都是红了眼的，他们是来报仇的，而晋军并没有这样不胜无归的士气。

实际上，晋军高层都有些心里打鼓。可是，事已至此，不打也不行了，硬着头皮也要打了。

两军对圆，没什么话可说。

孟明视咬牙切齿，总算找到了报仇的机会。正要下令擂鼓冲锋，突然，看见对面晋国军中杀出七八乘战车，后面跟随着一百多人，直奔秦军大阵而来。

“哎，晋国人没有擂鼓呢，怎么就有人冲过来了？

难道是来投降的？”孟明视有点糊涂了，打这么多年仗，这样的事情头一回见到。

孟明视愣住了，整个秦军大营都愣住了。别说秦军大营，对面晋军阵地也是鸦雀无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一队晋军冲到了秦军跟前。直到这个时候，孟明视才明白这些晋国人不是来投降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减速。

晋军小队大喊着撞进了秦军阵地，一阵狂砍。回过神来的秦军连忙围拢过来，要全歼来犯之敌。可是他们发现，要消灭这些晋国人并不容易，因为这一队晋国人也是红了眼的，而且比秦国人的眼睛还要红。

晋军小队在秦军阵地左冲右突，把个秦军大阵搅得一塌糊涂。等到秦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晋军小队消灭干净的时候，整个大阵已经成了一盘散沙。

晋军战鼓擂响了，随着铺天盖地的喊杀声，晋军主力掩杀而来。这个时候，秦军还有什么办法抵挡吗？

“狗日的晋国人，从来不按规矩打仗。”孟明视

一边逃命，一边破口大骂。

血流成河，秦国人再次惨败而归。

这一次，孟明视又错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晋国人的战术。

——狼潭

晋国小队的领军人物叫做狼潭，黄继光、王成式的英雄人物。或者说，狼潭，黄继光和王成们的祖师爷。

那么，狼潭怎么想到了这么一个牺牲自己的主意的呢？说起来，还要从崤之战开始。

崤之战，晋军捉获了一个名叫褒蛮子的秦国勇士，这哥们力大无穷，虽然五花大绑，还在嗷嗷乱叫，随时可能挣断绳子。

“莱驹，砍了他。”晋襄公命令自己的车右莱驹去把褒蛮子给杀了，以免意外。

莱驹一听，挺高兴，这将来说起来自己也算是力斩秦国勇士褒蛮子了。莱驹当下拔出刀来，去杀褒蛮子。褒蛮子急眼了，大喝一声，浑身用力，卡巴一声，竟然将绳子挣断。

莱驹吓了一跳，手一哆嗦，刀掉在地上。褒蛮子看到了机会，一个跨步过去，就要抢地上的刀。莱驹已经傻眼了，哪里还敢去抢刀？

说时迟那时快，旁边一个晋国士兵闪电一般冲了过去，抢在褒蛮子之前抓住了那口刀，之后一边起身一边迎着褒蛮子的胸口挥刀。

刀光闪过，一道血光。褒蛮子闷哼一声，仰面摔倒在地。

肃静，欢呼。

“哼。”晋襄公看着呆若木鸡的莱驹，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来。

莱驹被取消了车右资格，并且从此被驱逐出晋国军队。而那个危急关头杀了褒蛮子的士兵被晋襄公提

拔为车右，这个士兵，就是狼潭。

狼潭的事迹迅速传遍了整个晋国，加官进爵，发房子发地发老婆，就差全国巡回演讲了。亲戚朋友都来祝贺，街坊四邻都来拍马屁。狼潭高兴啊，一时间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可是，正在狼潭以为自己一步登天，跑步进入上流社会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元帅先轸免掉了狼潭的晋襄公车右的职务。先轸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国君的车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级别应该是大夫以上，如果不是国家头号勇士，就是重要谋臣，随时能够为国君出谋划策的那种。晋文公的车右就是魏犨，后来是舟之侨，后来是士会。狼潭无论从地位、能力和威望上都不足以作为晋襄公的车右，所以，先轸免去他的职务是正常的。免去狼潭之后，先轸让狐毛的儿子狐鞠居做了晋襄公的车右。

可是狼潭不这么看，他觉得晋襄公都让自己当车

右了，你先轸凭什么给我撤了？这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狼潭很郁闷，很愤怒。他曾经想过去找先轸讨说法，可是想来想去，又不敢去。

“不行，我一定要找机会表现自己，不能让先元帅小看我。”狼潭暗暗发誓。

到晋军与白狄的萁之战，狼潭曾经请求担任先锋，被先轸一口拒绝。尽管没有说原因，狼潭从先轸的眼神里也能看出对自己的轻视。

狼潭很恼火，因为自己再一次被轻视。

那一战，先轸战死了。

狼潭很伤心，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在先轸面前证明自己，让先轸承认自己决不仅仅是个只能杀俘虏的人。

很长时间里，狼潭过得很不开心。

直到随晋军迎战秦军，狼潭暗自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以死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的决定。

于是，就有了令秦晋两军都目瞪口呆的那一幕。

“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为勇。”在狼潭英勇牺牲之后，狼潭的朋友把他的生前遗言告诉了大家，这两句遗言的意思是：如果不义而死，那不算勇敢。为国捐躯，那才是真的勇士。

《左传》上“君子”高度评价了狼潭的英雄主义精神：怒不做乱而从师，可谓君子矣。啥意思？就是说生气上火了但是不做乱，而是上前线找敌人泄火，这就是君子。

基本上，《左传》的评语就类似毛主席“向黄继光同志学习”或者“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之类。

狼潭，一个小人物，却是一个典型的春秋英雄。他生得或许不够光荣，但死得绝对伟大。到了阴间，先轸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的。

先轸，即便是死了，秦国人依然败在了他的手下。

战败之后的秦国人更加愤怒了，现在是恨上加恨。

第二年，秦穆公亲自领军，讨伐晋国，要报两次战败的深仇大恨。

秦军渡过黄河，秦穆公下令：“把船烧掉。”

《左传》记载：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破釜沉舟的祖师爷，秦穆公才是。

秦穆公的意思很清楚：奶奶的，这次要是还打不过晋国人，都他娘别回去了。秦穆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项羽用同样的办法把自己的后代的军队打得个落花流水。

绝了后路的秦军比上一次更加生猛，一鼓作气拿下王官（今山西闻喜县西）。

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国人，晋国人怎么办？

“算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了，秦军是秦侯亲自领军，怎么说那也是我们的恩人，还是主公的姑

父。算了，让他们一次吧，否则，年年来，烦也烦死了。”赵衰的意见是忍了，赵衰都这意思，谁还反对？

于是，晋军坚守不出。

晋国人忍了，秦国人就反思了。秦穆公知道这算是赵衰给的个面子，算是给自己个台阶。这个台阶下不下？傻瓜才不下。

秦穆公是个明白人，自己这次来讨伐，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如今对方缩了，自己这口气也就算是出了。要是还不依不饶，人家晋国军队也不是吃素的。

于是，秦军又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崤谷关，收拾了当年在这里阵亡将士的尸骨，下葬树碑，然后回国。

此后，秦穆公从西戎挖来人才由余，以孟明视为大将，专心向西扩张，终于吞并了整个西戎。

暂时，秦国退出了中原的舞台。

提交日期:2009-08-25 11:40　　——解放军来了

楚国人在南面的胡萝卜加大棒已经成功地从晋国人手中夺走了霸主地位，晋国人很郁闷。于是，晋国人不甘寂寞，要搞点什么动静。

晋国的北面有一个狄国叫潞国，因为爵位只有子爵，又叫潞子国，国君叫潞子婴儿。潞子国的执政名叫丰舒，前文说过狐射姑就是投靠他了。丰舒很强势，人称潞子国的赵盾。强势到什么地步？

来看看丰舒的战绩。

潞子婴儿的夫人对丰舒的专横很不满，发了几句牢骚，于是，丰舒逼迫潞子婴儿把夫人给杀了。

借着打猎的机会，丰舒用箭射瞎了潞子婴儿的一只眼睛。

狠吧？

你狠，就有人来收拾你。

潞子婴儿的夫人是谁？是晋景公的姐姐。

“各位，潞国的丰舒吃了狗胆了，竟然害死了我姐姐，我们是不是要讨伐他？”晋景公召开六卿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的反应都是不要打，各种理由都有，总之都不想打。为什么都不想打？荀林父是很担心再出现与楚国人打仗那样的事情，到时候如果战败，恐怕就没有上一次那么好运气了。而其他人也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了胜仗是荀林父的功劳，打了败仗大家都没好果子吃。所以，这一次大家竟然很一致。

晋景公很不高兴，在南面已经很没有面子了，如果不在北面把损失捞回来，怎么说得过去？

“一定要打。”就在晋景公要发火的当口，伯宗说话了，现在他是晋景公最信任的人，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说话，“丰舒有五宗罪，不祭祀祖先，侵犯黎国，杀了主公的姐姐，弄瞎了潞子婴儿的眼睛，此外，还酗酒。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诸侯的拥护，如果再不做一点替天行道的事情，还有什么脸混下去？”

大家还要说话，晋景公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讨伐丰舒。老荀，准备出兵。”

荀林父一看，知道这次是怎么也躲不过去了。既然这样，也只好撕开面子了。

“主公，攻打丰舒没问题。不过，鉴于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不要三军出动，我只率领中军去就行了。”荀林父提出要求，中军是自己和士会指挥，绝不会出现不守纪律的事情。

就这样，荀林父率领中军讨伐丰舒。事实证明，没有内讧的晋国军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三下五除二消灭了丰舒的部队。丰舒逃到了卫国，结果被卫国五花大绑送到了晋国，晋景公也没客气，一刀砍了。

潞子婴儿很感激，他以为晋国军队是解放军。

“感谢妹夫啊，总算盼到你们了。”潞子婴儿握着荀林父的双手，感激涕零。

“谁你妹夫啊？我们国君就这么个姐姐，千挑万选嫁给你，结果呢？你连老婆都保护不了，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你还有什么资格拥有这个国家啊？去死吧你。”荀林父没鼻子没脸骂了他一顿，当场宣布潞子国并入晋国，潞子婴儿自谋出路。

潞子婴儿傻眼了，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军，谁知道解放军比地主恶霸还要狠，直接把自己给整下岗了。

“我，我，我不活了。”潞子婴儿绝望了，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场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军押解着大批俘虏回到晋国，当然，既然潞国已经属于晋国，严格说就不存在回到晋国的问题，只能说是回到晋国首都。

走到一半，晋景公的特使已经到了，说是秦国人入侵，请荀林父直接派兵迎战。

“秦国大将杜回力大无穷，无人能敌，如今秦兵已经到了晋国的辅氏（今陕西大荔）。”特使介绍了情

况。

荀林父皱了皱眉头，他有些犯愁，因为当前的晋军中还没有能够与杜回抗衡的勇士。

“主帅，让我去会会他。”有人主动请战，谁？大将魏颗。魏颗是谁？魏犨的大儿子。为什么魏颗要去？因为杜回曾经放言：跟老子相比，魏犨算个屁。

既然有人愿意去，荀林父当然高兴。

“那行，你带着你的人马去吧。”荀林父同意了魏颗的请战。

“哥，你行吗？我跟你一块去吧。”谁啊，魏锜，魏颗的弟弟，尽管上次与楚国作战时犯了错误，但是那属于缺心眼，不是站错了队，再加上作战勇猛，所以荀林父这次把他给带来了。

荀林父一看，你也愿意去，去吧。

——积阴德的故事

魏家兄弟两个前来迎战杜回。

“哥，杜回是秦国头号大力士，据说一个人徒手打死四头野猪，我看，到时候你也别跟他斗，我一箭射死他算了。”魏锜建议，他是晋国的神射手。

“那怎么行？”魏颗瞪了魏锜一眼，心说你缺心眼啊，“到时候大家都在混战，你怎么射他啊？说不定我都被他砍死了，你还没找到人呢。”

“那，那怎么办？”

“咱们堂堂大国，怎么能玩阴的？如果不得不玩，那就要万无一失。这样，我约他单挑，他一定同意。到时候你先埋伏好，找准机会，一箭射死他。”说来说去，魏颗更阴。

“好主意。”魏锜心说以为你多光明正大，谁知道你更阴。

第二天，魏锜整顿好了弓箭，早早去青草坡埋伏。

按照计划，魏颗会把杜回引过来单挑。

魏颗率领着晋军列阵，对面是杜回率领的秦军。

“擂鼓。”杜回下令，他已经忍不住要厮杀了。

秦军一通战鼓之后，晋军没有动静。

秦军两通战鼓之后，晋军还是没有动静。

秦聚三通战鼓之后，晋军还是没有动静。

“嗯，晋国人的鼓坏了？”杜回有些想不通，他没听说过一鼓作气的故事，所以能想到的就是晋国人的鼓坏了。

“来人，过去问问晋国的兄弟，我们有多余的鼓，要借的话吱个声。”杜回派人去晋军那边了，这人够实在，换句话说，够缺心眼。

杜回的手下基本上也都是缺心眼的，随即过去了一个兄弟。

过了一阵，传话的兄弟回来了。

“主将，他们不缺鼓。”

“不缺鼓？那怎么不擂？”

“对面的大将自称魏颗，说是魏犨的儿子，说你屡次侮辱他的父亲，说他父亲是个屁，他要跟你单挑。”

“单挑？他敢跟我单挑？在哪里单挑？”

“说是离这里十里有一个青草坡，很适合单挑，问你敢不敢去？”

“这有什么不敢？你过去告诉他，让他带路，我跟他去。”

“将军，晋国人没什么诚信的，当心中埋伏啊。”

“怕什么？有埋伏也不怕。”

青草坡。

魏颗的战车在前，杜回的战车在后。车停下，两个司机把车赶去一边，聊天去了。

魏颗手持大戟，杜回用一把开山大斧。两人也不

说话，抡家伙就干上了。

要说魏颗，也算是个勇士了，在兄弟们当中，武艺算是最高，但是跟父亲魏犨比起来，差距还是不小。如今跟杜回交手，只两三个回合之后就知道自己不行，杜回的力量比自己的父亲也不差。

转眼之间，两人斗了二十多个回合，魏颗一身臭汗，只有遮挡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好在脚底下还算灵活，否则早就挂了。

“狗日的魏锜，怎么还不出来？忽悠我？我们晋国人是爱忽悠，可是也不能忽悠自己亲哥哥啊。”魏颗急啊，盼着魏锜出来，可是魏锜就是不出来。

眼看着就快抵挡不住，魏颗心里这个后悔啊，早知如此，就不出这个主意了。

正在后悔，杜回一斧兜头砍来，魏颗拼了老命用大戟挡了出去，就听见嗡一声，被震得耳膜荡漾，头昏眼花，向后倒退几步，几乎站立不住。杜回举起大斧，追了过来。

魏颗眼冒金花，隐隐约约之中，就看见一个老头把草打成结，去绊杜回的脚，杜回一个踉跄几乎摔倒。

“哎，是真的吗？”魏颗以为是自己眼花，揉揉眼再看，还是看见一个老头用草在绊杜回，而杜回又被绊了一个踉跄，差一点扑倒在自己的面前。

魏颗也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大戟就刺了出去，正刺在杜回的肩膀上，杜回一声惨叫，摔倒在地，手中的大斧也掉在了地上。

难道这是在做梦？魏颗使劲摇了摇脑袋，再去看眼前，又看不见老头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气喘吁吁跑了过来，谁？魏锜。

“你怎么才来？”魏颗看见他，很气愤地问。

“嗨，我早就埋伏好了。可是后来来了一个老头，跟我聊天，没聊两句，我就睡着了。这不，刚才才醒过来，这不是活见鬼吗？”

老头？又是老头？难道真的活见鬼了？

兄弟两个带着共同的困惑，把杜回给押了回去。那边秦军看见主将被捉，不用号召，立马转头就跑，晋军在后追赶，把秦军杀得个七零八落。

魏颗大获全胜，回到大营，先把杜回给砍了。

“兄弟，那个老头是谁？看清楚没有？”魏家兄弟虽然打了胜仗，可是白天见鬼，心里发虚。

“是咱爹吗？不像啊。”魏锜说。

“咱爹咱还不认识？”魏颗说。

“那是谁爹呢？”两人探讨到半夜，也没弄明白是谁爹。

魏颗沉沉睡去，做了一个梦。

“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头来了，就是那个老头。

“你是谁？”

“你记得婉娘吗？”

“婉娘？记得。”

“我是婉娘的爹，为了报答你，我结草去绊杜回。”

“啊，那你是人还是鬼？”

“你说呢？哈哈哈哈。”老头大笑起来。

魏颗一个激灵，从梦中醒了过来。

现在，魏颗知道老头为什么要帮自己了。

原来，婉娘是魏犨的小妾，魏犨非常喜欢她。每次出去打仗，魏犨都会叮嘱魏颗：“小子，老子要是被打死了，你一定要找个好人家，把婉娘嫁出去。”

到后来，魏犨临死之前，变主意了，用最后一口气对魏颗说：“你，你谁啊？你告诉我儿子，我死了，让婉娘给我陪葬啊。”

到魏犨鞠躬尽瘁之后，魏颗找了个好人家，把婉娘给嫁出去了。有人就说：“你爹不是要她陪葬吗？”

“陪什么葬，没看见我爹说那话的时候都犯糊涂了吗？连我都不认识了，他那话能听吗？”魏颗说。

就因为积了这么一个阴德，魏颗得到了报答。

别以为这是杜撰，这件事情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

因为战功，魏颗被封在令狐（山西临猗县境内），其后代中有以令狐为姓。令狐和令两个姓的得姓祖先都是魏颗，再往上，是毕公高，再望上，是周文王。所以，令狐本姓姬，周王族。

有人望文生义，以为令狐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大错特错。

到现在，但凡姓令狐的，籍贯一栏都填山西临猗，因为姓令狐的人少。

提交日期:2009-08-26 12:03　　第一一三章 残奥会开幕式

灭掉潞国让晋国人民有些扬眉吐气的味道，南边

的损失北边补，自尊心得到补偿。荀林父也因此成为民族英雄，晋景公一高兴，赏给了他一千户从潞国抓回来的狄人。

荀林父很兴奋，带了一辈子兵，也就这次打仗算是心情愉快。如今功劳有了，国君又信任，权力稳固了，再也不用担心谁敢捣乱了。

也许是太高兴的缘故，俗话说：好景不长。荀林父半年不到就卒了，安稳日子没过上几天。

按着顺序，中军帅应该轮到士会，荀林父在鞠躬尽瘁之前也建议士会接任。

“老师啊，你就当中军帅吧。”晋景公一向尊重士会，要任命他接任中军帅。

“主公，你看，我能力也不够，身体还不好，老婆脾气还大，我不适合啊。”士会连忙推托，狐家先家赵家的下场他都看到了。士会很害怕，他实在不愿意成为权力的中心。

“老师，你不行？谁行？”

“谁都比我行啊。”士会急了。

“老师，别谦虚了，谁也没你行。”晋景公非要他当。

“那，那我就先干着，随时让贤啊。”士会知道推不掉，只好暂时接过来。

别以为他假谦虚，他是真的。

——聪明的士会

士会上任，第一件事是什么？讨伐赤狄。为什么讨伐赤狄？

“爹，为什么讨伐赤狄？”士会的儿子叫士燮，他知道父亲不是喜欢打仗的人，而且是个低调的人，为什么一上任就高调讨伐赤狄？

“孩子，世界上你死我活的事情有两种，一种是战争，另一种就是权力斗争。现在的晋国就是这样，如果不发动对外的战争，那么就必然让国内的权力斗

争激化。孩子啊，你知道多少人盯着我的位置吗？我也不想打仗，可是不打不行啊。”士会说，虽然是小算盘，说的都是实话。

晋国军队北伐，一口气灭了赤狄的甲氏、留吁和铎辰三个部落，又把晋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大块。

“老师，你还说你不行，你是行得很啊。我准备给你一块封邑，你自己挑吧。”晋景公很高兴，要重赏士会。

“这，把范给我吧。”士会想了想，自己挑了一块地。

“范？”晋景公有点意外，因为有很多靠近绛城的好地可以挑，士会却偏偏挑选了偏远的范，范在哪里？在今天的河南范县，紧靠山东，也就是说是晋国最东面的边疆地带。

为什么士会会选择范？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地方没人会跟他争。

因为封在了范，士会也被称为范武子，后代就姓

范。姓范的读者请注意，士会就是你们的得姓始祖。士姓原姓杜，因此与杜姓为同宗；更早的祖先为刘累，因此与刘姓又是同宗。而士会此前的封邑在随，因此也叫随会，有后代姓随，从而士、随、范为同宗。越南范姓也是士会的后代，顺便一提。

按着近年的惯例，讨伐狄人之后，晋国会派人前往王室献俘，也就是把俘虏来的狄人献给王室作奴隶。上一次灭了潞国之后，派去的是赵同，结果这哥们在洛邑大出洋相，狂妄得不可一世，影响很坏。这一次，晋景公干脆派士会去，免得再出洋相。

士会的表现自然比赵同要强得多，他很谦恭也很和气，不仅周王喜欢他，中央的各级领导也都喜欢他。周王一高兴，亲自赠送了上卿的官服给他，算是周王室亲自任命他为晋国的卿。这可了不得，要知道，齐国的国高两家就是因为这个成了世袭的齐国上卿。

从伟大首都回去，晋景公对士会的表现非常满意，

举行仪式再次任命他为中军帅，并且兼任太傅。

士会也没闲着，把在中央学到的礼仪在晋国大力推广。

“爹，王室那套东西又麻烦又没用，推广他干什么？”士燮不理解，再次问士会。

“孩子，人不能闲着，闲着就要生事，这是找点事给大家干，否则就又要权力斗争了。”士会悄悄地说，在士会的脑子里，始终有权力斗争这根弦。他不想斗争，他害怕斗争，所以他要想尽办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士会，是一个好人；士会，是一个聪明人；士会，是一个聪明的好人。他讨厌权力斗争，可是却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核心；他不愿意伤害别人，也不希望被别人伤害，因此他只能竭力地保护自己。

转眼之间，士会上任一年了。一年的时间里，晋国平定了北方，而且掀起了学习周礼的高潮，国家重

新出现繁荣景象。

这里有一段古要讲讲。

自从赵盾执掌国政以来，晋国的治安就开始出现问题。到了荀林父担任中军帅之后，晋国恰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于是到了盗匪横行的地步。荀林父束手无策，毫无办法。这个时候，有人推荐一个叫做郤雍的人，说是这哥们有特异功能，在人群里看一眼就知道谁是强盗谁是小偷。荀林父很高兴，就派郤雍负责抓捕强盗。当时大夫羊舌职就说了："这样玩法，郤雍活不了几天。"果然，没几天时间，郤雍就被人给砍了。

所以，自古以来，靠特异功能吃饭的，通常都没有好下场。

士会执政之后，采取了大量的惠民政策。老百姓有吃有喝，谁还去当强盗？

眼看国家缓过气来了，晋景公又有想法了。

“老师啊，好多年没召开过盟会了，诸侯都快把我们给忘了，搞个盟会怎么样？”晋景公建议，他想过过盟主的瘾了。

“这个，也好。”士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知道反对也没有用。而且，搞搞这些盟会之类的东东，也可以转移国内权力斗争的视线。

士会很快给大家分派了活，按照规矩，邀请各国国君的事情应该是派卿一级的官员前往的。由于晋国是盟主，派上大夫级别的也可以。不过，士会还是把卿们都给派出去了，借口是现在学习周礼，要以身作则。实际上，士会的目的是把他们都弄出去，省得在家里斗来斗去。

两个大国鲁国和齐国分派给了中军佐郤克，在级别上来说是很合适的。

卿们高高兴兴出使去了，他们也很想去诸侯国炫耀炫耀，展示一下上国国家领导人的风范。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6 12:13　　作者:lyeo　回复日期：2009-08-26　09:13:58

感觉还是第一部好看。。。

—

每册的内容不同，侧重也不同，线索选择也不同，所以着眼点也不同，大致这是春秋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第一册主要是诸侯国出场，世界由治到乱的过程，所以有些花哨。第三册则是主写两个超级大国战争和权力斗争的故事，比较残酷，对政治斗争感兴趣的朋友或许会感触比较多。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6 22:00　　六卿世系表在书上有列，但是没有详细到生卒年月的程度，否则太大了。

士会的会就读 hui 吧，这个没有认真研究过，无关宏旨，留给文字专家们去发挥吧，哈哈。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7 09:31　　作者:长河之舟　回复日期：2009-08-26　23:54:30

　　贾老师，实话实说，结草报恩的事情，真的有吗？我很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可是实在是不见得啊。就算是左传记载的，鬼神之说也不是那么可信吧，司马迁写史，刘邦糊弄人的神龙入腹，斩白蛇，其实不都是贴金扯淡的吗？

　　有些事情自然不能相信，选有趣的几件留下，无趣的就丢掉。史书中这类玄虚的事情很多，多数没有采用。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7 10:29　　蜀国灭于秦，还有一个金牛的故事。吴越在第五部中介绍。苏北当属吴国，后属越国，最后属于楚国。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7 13:23　　——

残奥会开幕式

晋景公八年（前592年），那是一个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郤克带着助手栾京庐来到了鲁国首都曲阜。

在鲁国，一切都好，鲁宣公热情接待，接受了邀请。

从鲁国出来，郤克前往齐国。恰好鲁国也派季孙行父前往齐国聘问，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了临淄。到国宾馆住下，恰好又遇上了卫国的上卿孙林父和曹国的公子首，也都是来齐国聘问的。异国相逢，分外亲热，四人没用多长时间就混成了好朋友，约好了找时间同去逛逛国家大妓院。

第二天，四人前去拜会齐顷公。郤克要显示大国风范，把自己排在了最后，于是，鲁国的季孙行父第一，卫国的孙林父第二，曹国的公子首第三，郤克最后一个。

齐顷公接见完了前面三个，然后传令请郤克进殿。

看见郤克进来，齐顷公笑了。

郤克行礼完毕，说明来意，邀请齐顷公参加夏天举行的盟会。

“嗯，没问题，盟会当然要参加，哈哈哈哈。”齐顷公说完，大笑起来。

郤克有些摸不着头脑，就算是表达友好或者平易近人，微笑也就可以了，怎么哈哈大笑？难道齐国人都这样？

“请主公亲自出席。”郤克补充了一句。

“尽量尽量，哈哈哈哈。”齐顷公盯着郤克，说完又是大笑。

“请确认，我回去好回复。”郤克坚持要求齐顷公当时就确定，实际上，郤克的心里认为齐顷公必须亲自去。

“不急不急，容我看看时间是否合适。这样，明天中午请你们几位贵使在宫里吃饭，那时候回复你吧，哈哈哈哈。”齐顷公说完还是笑，又加了一句，“寡人看见你们高兴啊。”

既然话说到这里，郤克不好再说什么。

当晚，四人去了国家大妓院消费，交口称赞，不提。

第二天临近中午，四个人从睡梦中被叫醒，齐顷公派车来接他们了。四人急忙起床，匆匆洗漱一遍，换好了衣服，登车前往。郤克的车在最前面，紧接着的是季孙行父。郤克回头去看季孙行父，差一点笑出来，因为季孙行父是个秃子，帽子戴不稳，而接他们的车是敞篷车，车跑起来有风，季孙行父的帽子根本就戴不住，所以，季孙行父把帽子给摘下来了。可巧的是，给季孙行父赶车的御者也是个秃子，在春天的阳光照射下，两个秃子油光瓦亮，分外吸引眼球。

从国宾馆到后宫，一路上，引来许多齐国人围观，指指点点。

来到后宫门口，郤克下了车，早已经有人等在门口。四个太监分别在前面带路，领着四个人进去。刚

往里走，郤克就看出蹊跷来了，因为给自己带路的太监是个瘸子。

“嗯。”郤克皱了皱眉头，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瘸子。为什么派个瘸子来带路？难道是因为瘸子更理解瘸子？看来，齐顷公还挺体贴。

正想着，来到一个台阶，瘸子走路本来就歪屁股，走台阶的时候屁股更是歪得夸张。前面的瘸子费力地走着，后面的瘸子又跟了上来。两个瘸子走台阶，有些类似企鹅走路，不过屁股只扭向一边而已。

“嘻嘻，嘻嘻。”郤克听到女人的笑声，顺着笑声过去，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布帘子，帘子后面正有人向这里偷看。

“笑什么？”郤克有些恼火，他怀疑是在笑话他自己。

紧接着，另外三对人依次过来，郤克就听到布帘子后面的笑声越来越大，最后已经是捧腹而笑了。

郤克忍不住回头去看，不看也就罢了，一看之下，

郤克也险些笑出来。

原来，季孙行父是个秃子，带路的太监也是秃子；孙林父是个独眼龙，带路的太监也是独眼龙；公子首是个驼背，带路的太监也是个驼背。

“这哪里是请我们吃饭啊，这简直是残奥会入场式啊。”郤克愤怒了，毫无疑问，自己和另外的三个兄弟成了取笑的对象，而司机和带路太监的安排绝对是刻意的。

郤克一把揪住了一个宫女，咬着牙问：“说，布帘子后面是什么人？”

宫女吓了一大跳，哆哆嗦嗦说：“是，是萧夫人，太，太后。”

现在，郤克明白了，为什么明白了？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最初齐顷公对自己大笑，就是因为他一连看到了四个残疾人。而现在这一切，毫无疑问是齐顷公布好的局，专门要给他老娘寻开心。

“马拉戈巴兹，耍我们？耍我就是耍晋国人民，

晋国人民绝不答应。”郤克的怒火腾地起来了，原本是来耀武扬威的，谁知道临时扮了小丑。

午宴很无聊，因为大家的心情都不在吃饭上。齐顷公嘻嘻哈哈，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创意很妙，而四位使节几乎不说话，他们都在强压怒火。

回到国宾馆，兄弟四个不约而同收拾行囊准备回家，谁也不愿意再呆下去，原本还说好了再一同去趟国家大妓院的，这时候也没有心情了。

“侮辱老子，老子要打他们。”郤克发誓要讨伐齐国。

“贵国带头，我们一定响应。”那兄弟三个纷纷响应。

“小栾，我先走了，你留在这里再去找那狗日的，如果他不答应亲自出席盟会，你就不要回国了。”临走，郤克把栾京庐留下来，给他布置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提交日期:2009-08-28 12:14　　哈，这个话题比较有

意思。个人看法，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结论。治大国和治小国完全是两回事，周秦汉使用不同的方式，结局是不同的。回到晋楚齐，晋国是政治国家，玩的是阴谋诡计，自己把自己玩崩了；楚国是军事国家，穷兵黩武，自己把自己玩残了；齐国是文化国家，侵略性不强，经济文化发达，类似于后来的宋朝。所以从春秋到战国，齐国一直不强不弱，但是出了很多文化。最后六国被灭，齐国是死得最窝囊的。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28 12:18 ——一级压一级

郤克气哼哼地回到了晋国，一路上就想着怎样讨伐齐国，活捉齐顷公的老娘，把她也打成瘸子，看她以后怎么笑。

“主帅，我请求讨伐齐国。”郤克找到了士会，添油加醋说了很多齐顷公的坏话，然后要求出兵。

“这个，出兵打仗可是大事，要请示主公才行。”士会推托，晋国驻齐国办事处的线报前两天就到了，

所以士会早就知道郤克被戏弄的事情了。可是，因为一个人受辱就出兵是不合适的。

郤克知道士会是在推，他也知道要这个老油条出兵那绝对是与虎谋皮。没办法，郤克告辞出来，去找晋景公汇报。

“主公，我请求讨伐齐国。”郤克又是添油加醋，煽风点火。

“算了，不要为了一点私怨动用国家军队吧？”晋景公没客气，直接给点出来了。

“那，那我出动我家族的兵力可以吗？”郤克还不甘心。

“算了，你家族的兵力怎么能打得过齐国？算了，等盟会的时候让齐侯给你赔个礼也就算了。”晋景公依然拒绝。

郤克没办法了，现在他在等待夏天的到来，到时候在自己的地盘上，一定要让齐顷公好看。

夏天，说到就到。

盟会在晋国的断道召开，各国国君纷纷来到。

按着栾京庐的回报，齐顷公是会亲自来的。

齐顷公真的会来吗？

齐国在晋国也有自己的办事处，齐国办事处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一切迹象表明，这次盟会将对齐顷公不利。于是，加急线报送到了齐国。

齐顷公决定不去了，他决定派出上卿高固，率领晏弱、蔡朝和东郭偃三个大夫前往。

“我不敢去了，去了说不定就回不来了。”齐顷公对他们说。

“你不敢去就派我们去？不是让我们去送死？”高固心想，一百个不愿意，没办法，也只能上路。

齐国使团一行四人战战兢兢出发了，出发之前，

每人都写了遗书。一路上，四个人都是愁眉不展，唉声叹气。

这一天来到了卫国的敛盂（今河南濮阳），再往前走就是晋国了。

“老晏，我是实在不敢走了，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好自为之吧，我先回去了。”高固打死也不肯走了，把任务压给了晏弱。

晏弱傻眼了，他也想逃，可是又不敢逃。没办法，高固跑了，晏弱带着蔡朝和东郭偃硬着头皮，进了晋国境内。

来到了晋国的野王，晏弱也决定开溜。

“老蔡啊，我也要撤了，任务就交给你了。”晏弱也溜了。

现在，剩下蔡朝和东郭偃。

又走了一程，蔡朝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冤枉，你高固和晏弱能推，我为什么不能推？

“东郭啊，这个，不行，我也要闪了，两个人都死不如只死一个，后面的任务交给你了。”得，蔡朝也要跑。

东郭偃欲哭无泪，现在他知道什么叫做一级压一级，小鱼吃虾米了。

“我要是死了，一定要追认我为烈士啊。”东郭偃哭着说，他实在没有别人能指使了，总不能让司机代表齐国去参加盟会吧。

四人使团，现在只剩下东郭偃了。

东郭偃硬着头皮继续走，走到温的时候，郤克的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你是齐国使臣？”

“是。”

“捉了。”

这下好，不用去参加盟会了，直接在路上就被抓了。

晏弱和东郭偃跑掉了吗？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跑掉。

《左传》记载：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东郭偃于温。

这里要说说晏弱，晏弱是齐国公族，因为封邑在晏而姓晏，他不是晏姓的得姓始祖，但是是当今多数晏姓人的祖先。

那么，晏弱被晋国人杀了吗？没有。

晏弱等人被捉之后，他的朋友苗贲皇知道了。记得苗贲皇是谁吗？斗越椒的儿子啊，从楚国逃到了晋国之后，很受晋景公的赏识。

“主公，不能这样啊。我们这些年来已经没什么信用，没什么威望了。如今人家的使者来了，咱们不好好招待，还把人家抓了，今后谁还敢来啊？晏弱是什么人？那是著名的贤人啊，咱们把人家抓了，那咱们不成了恶人了吗？”苗贲皇很够义气，去找晋景公

说情。

其实，晋景公本来就不大同意郤克抓人，如今苗贲皇这么一说，更觉得抓人没道理了。

“那，那放了他们？可是，放了他们不就等于我们承认自己做错了？”晋景公有些为难，怕面子下不来。

“简单，让看守的人故意松懈，放他们逃跑不就行了？”苗贲皇提了个合理化建议。

晋景公接受了苗贲皇的建议，没有多久，晏弱等三人纷纷逃回了齐国，这是后话。

——急流勇退

郤克很不爽，非常不爽，非常非常不爽。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平时三句话不到，就开始说齐顷公的坏话。

士会决定退休了，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把原

因告诉了儿子士燮。

“儿啊，你听我说，如果一个人阻止别人的怒火发出来，他就很危险了。郤克现在对齐国是一肚子怒火要发，如果不发在齐国身上，那就一定要发在晋国身上。可是他没有权力讨伐齐国，就没办法报复齐国。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把位置让给他，恐怕他的怒火就会转移到我身上。所以，我要退休，把位置让给他。”士会说。

什么叫知道进退？知道进很容易，知道退很不容易，而士会是知道退的。

到后来三国时期的贾诩被认为是计谋最深，最聪明的人，而他的为官之道就是在克隆士会。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八条：当你成为强势人物或集团的障碍的时候，要懂得主动让开。

副一条：主动让路和被踢开绝对不是同样的效果。

秋天，士会提出了辞职。

“主公，我老了，离老年痴呆也不远了，经常拿起筷子忘了碗，没脱裤子就撒尿，让我退休吧。”士会说得很真诚。

“这个？你要是退了，觉得谁接任比较合适？”晋景公知道劝不住了，问问接班人的问题。

“郤克啊，也该排到他了。”

于是，郤克接任中军帅。

“老爷子，你怎么不接着干下去呢？”郤克很高兴，也很感动，从前他经常在暗地里骂士会占着茅坑不拉屎，如今士会主动把茅坑给他腾出来了，倒把他感动得够呛。

现在，看看晋国的六卿是怎样排名的。

中军帅：郤克；上军帅：荀庚，上军佐：士燮；

下军帅：栾书，下军佐：荀首。

中军佐暂时空缺，荀庚是荀林父的儿子，士燮是士会的儿子，都属于破格提拔。荀首是因为在与楚国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破格提拔。其中，只有栾书一个人原地不动。

让栾书恼火的是，按照资历，自己现在应该是中军佐了，而郤克让荀庚和士燮爬到了自己前面。郤克之所以让中军佐空缺，公开的说法是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真实的想法是要遏制栾书。

我们看到，只要是父亲做到了中军帅，儿子就自然成为卿。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卿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袭了。

提交日期:2009-08-31 08:58　　第一一四章 晋齐之战

俗话说：扶上马，送一程。

士会尽管退休了，他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他真的很关心国家大事吗？不是的，他是关心儿子的表现，他要送一程的是儿子，而不是郤克。

士燮每次上朝或者参加六卿会议之后，都要回家向父亲汇报，然后听取父亲的指点。

那一天士燮回家晚了，士会问他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今天来了一个秦国人，老有学问了，一直跟大夫们在论辩，大夫们都辨不过他，只有我三次说得他答不上来。”士燮很得意地回答，感觉自己给父亲挣脸了。

“什么？”士会的脸色变了，话音刚落，就抡起了手中的拐杖，向士燮打来。

士燮弄不懂为什么挨打，也不敢躲，生生地挨了几拐杖，好在士会也没有太用力。打完之后还不过瘾，士会一把把士燮的头上的簪子给拔了下来，狠狠地折

成两段，摔在地上。

“我，我做错了什么，惹您老人家生这么大气？”士燮小心翼翼地问，尽管现在也算是国家领导人了，在父亲面前还是低声下气。

“你以为就你能？你最牛？大家不说话，是因为大家谦虚。你一个刚出道的小屁孩子，在朝廷上当众给人下不来台，人家不恨死你了？我要是死了，估计你也活不了几天了。”士会气哼哼地说着，自己一辈子小心，儿子这么不懂事。

士燮明白了。

士会经常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报仇机会来了

大权在握，现在只差借口。

两年之后，借口终于找到了。

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春天，齐国入侵鲁国。

卫国在鲁国的请求下攻击齐国，却被齐国击败。于是，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林父前来晋国求援。

巧合的是，曹国的公子首也来了。

于是，残奥会再次召开。

“马拉戈巴兹，早就想打齐国了，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郤克有些气愤，还有些兴奋。

“打，打狗日的，我们都跟着晋国干。”那三个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郤克去找晋景公了，现在他是中军帅，说话的分量已经大不一样了。

“主公，齐国人入侵鲁国，又击败了卫国，现在两国使臣前来求救，为了保护盟国，我决定出兵讨伐齐国。”有理有据，郤克说话底气十足。

“好吧，给你七百乘战车。”晋景公同意了，通常，中军帅的决定是不便反对的。

“主公，说笑吧？七百乘只是当年先君文公城濮

大战的兵力，那时候有狐偃先轸栾枝魏犨等等那么多贤能，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的才能跟他们没法比，简直给他们提鞋都不够资格。无论如何，八百乘。”郤克要求增加兵力。

“那好，八百乘。”晋景公同意了。

当年夏天六月，八百乘战车，晋军出发了，鲁国军队和曹国军队也从各自的国家出发，他们将与卫国军队会合，一同进攻齐国。其中，能够战斗的也就是晋国军队，其余三国军队重在参与。

出征的时候，上军帅荀庚请了病假，下军佐荀首也请了病假。

没办法，六卿变三卿了，倒也省事了。三军司马依然是韩厥，赵盾死后，他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作为赵盾最信任的人，韩厥让所有赵盾的继任者心有忌惮，郤缺、荀林父和士会都在刻意压制他。

韩厥是个聪明人，甚至不亚于士会。他知道，他

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同时他也知道，升不上去未必就不是好事。作为一个缺乏根基的人，他特别明白“宁可杀错人，不能站错队”这句话的含义。所以，他竭力地各方面都不得罪。他知道自己在荀林父和士会的手中都不会有机会，所以他小心谨慎地隐忍着，根本不做任何幻想。

而现在，尽管郤克并没有提拔他，他还是感觉到机会来了。

晋国大军经过卫国，韩厥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担任司马的时候，赵盾的司机被自己斩掉的往事。他突然想起，这是郤克首次领军出征，他会不会也需要一个倒霉蛋？韩厥认为郤克需要。

想到这里，他开始仔细观察起来。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很快，一个倒霉蛋被找到了。

——韩厥杀人

一个军官违反了军令，这个人叫什么以及违反了哪一项，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清楚。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倒霉蛋。

抓住了这样一个倒霉蛋，韩厥几乎要笑出来，因为这个倒霉蛋和上一次的那个倒霉蛋简直就是一个人，上次的是赵盾的御者，这次这个是郤克的亲戚。

“砍了。”韩厥没有丝毫犹豫，他的概念里，这是郤克故意放出来的倒霉蛋。

可是，韩厥错了，郤克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样的办法，这完全是一件偶然事件。

“什么？要杀？”当郤克知道自己的亲戚要被韩厥砍掉之后，他吃了一惊，随后他决定亲自去救自己的亲戚。“快，赶快去救人。”

然而，郤克还是晚了半步，他赶到的时候，刀斧手的刀恰好落下去，火辣辣的人头正好落下来。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元帅，有何指示？”看见郤克过来，看见郤克吃惊和失望的眼神，韩厥知道，这次弄砸了。

在那一瞬间，郤克思绪万千。他想到撤了韩厥的职，可是没有理由；他想过痛骂韩厥一顿，可是也没有理由；他想过转身就走，可是又觉得很傻。猛然，他想起当年韩厥杀赵盾司机的故事，他恍然大悟：狗日的老韩，他在帮我啊。

“司马，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不要因为这个人是我的亲戚，就对他网开一面，杀得好。来人，号令三军。”郤克下令，于是那个倒霉蛋的脑袋就上了竹竿。

“多谢主帅。”韩厥一身的冷汗，总算镇定下来。

从韩厥那里出来，御者问郤克：“元帅不是去救那人吗？怎么反而支持韩厥杀他？”

“嗨，杀都杀了，我就帮他分担一点批评吧。”

郤克回答，似乎那人死得很冤似的，似乎自己很高尚。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8-31 13:10　　不然，孔子那一套是落伍的，连鲁国人都不用，齐国人更不会用。为什么汉朝要用呢？嘿嘿，因为后来所谓的儒学，不过是套了孔子的羊头而已。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1 15:28　　你的认真态度让人敬佩，但是骂人之前还是要查清楚看清楚的。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1 15:32　　楚国首都在丹阳，后迁至郢。《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至于朕，我不是这么说的吗？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1 15:39　　——齐国君臣

齐国和晋国，可以说是亲上加亲的国家，如今要开战了。究其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残奥会开幕式。

两军在齐国的靡笄（音机）（今济南千佛山）相遇了，齐顷公亲自率军与晋国率领的四国联军作战。在齐顷公看来，晋国军队自从上次败给了楚军，已经是一支腐败的军队，根本不必怕他们。

双方下完战书之后，齐顷公决定要给晋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同时也让齐军提升一下士气。

记得高固吗？就是那个出使晋国却半路逃回的人。不要小看了高固，他是齐国著名的勇士。

“高固，你走一趟晋军大营。”齐顷公给高固下命令。

高固这一次没有怕死，登车而去。

晋国军队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有人敢来踹营，结果被高固直接闯了进去，恰好遇上一乘晋国战车，高固从地上捡了一块大石头，一石头砸死了车上的战士，然后跳上车，用大戟顶着御者的脖子，俘虏了一乘战车回去，半路上还连根拔起了一棵桑树，一并带回了齐营。

于是，高固单车闯晋营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齐军大营。高固得意地到处说：“欲勇者贾余余勇。”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绕口，意思是：有想要勇气的人吗？我还有多余的可以卖给他。

余勇可贾，这句成语就来自这里，见于《左传》。

第二天一大早，两国军队开始布阵，准备决战。

因为战场在鞍（今济南市西），因此这一战叫做鞍之战。

齐顷公的御者是邴夏，车右是逢丑父。

列阵完毕，齐顷公高喊：“余姑剪灭此而朝食。”（《左传》）

啥意思？姓余的姑姑？错。意思是：我们还是灭了敌人再回来吃早饭吧。

灭此朝食，这个成语来自这里。

喊了这个口号之后，齐顷公命令邴夏开始冲锋。

于是，齐顷公一车当先，冲向晋军大阵，齐国军队紧随着冲了出去。

冲出去之后齐顷公才发现，自己的战马连甲都没有披上。可是这时候也没办法停下来披甲了，没办法，硬着头皮继续冲。

一国国君就这样稀里糊涂打起了前锋，齐顷公真是个很有趣的很性情的人。

晋国人的箭如雨点般射了过来，齐军战车被射倒许多。齐军也同样向晋军射箭，晋军大阵中也有许多人中箭倒下。奇怪的是，齐顷公毫发无损。

晋军大阵，郤克的御者是解张，车右是郑丘缓。

当齐国人突然开始冲锋之后，郤克下令擂鼓迎敌，他本人也开始擂鼓。

齐国人的箭射了过来，解张被箭射伤了右边的胳膊，随后，郤克的胳膊也被箭射伤。

“我受伤了。”郤克大声喊，他非常紧张。

“不要怕，我一开始就伤了，我把箭折断就接着驾车，右边的车轮都被我的血染红了，我看，你还是坚持一下吧。”解张大声喊。

“是啊，只要有危险，我就下去推车，坚持啊。”车右郑丘缓也说。

郤克没有说话，不过他的鼓声越来越慢，他有些坚持不住。

“主帅，我们军队就是随着我们的鼓声和旗子冲锋的啊。只要没有死，就要坚持啊。”解张吼了起来，他用左手挽着缰绳，转过身来，用受伤的右胳膊从郤克的手中接过一个鼓槌，一边赶车一边击鼓。

解张一只手是无法控制住战马的，何况他还转过了身子。战马奔跑起来，丝毫不受控制。于是，晋军主帅的大旗冲在了晋军的最前面，晋军都看到主帅一身是血，胳膊上带着箭还在击鼓冲锋。

“冲啊。”晋军士气大振，开始冲锋。

两军相交，到底还是晋国军队要强一些，齐国军队抵挡不住，大败亏输。

韩厥始终在盯着齐顷公的战车，齐军溃败，韩厥决心要捉住齐顷公，那样的话，自己就没有理由坐不到卿的位置了。

韩厥担心追丢了齐顷公，于是自己去驾车，让御者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齐顷公一路狂奔，却发现一乘晋国战车紧追不放。

“快射后边车上的御者，那人看上去是个君子。”邴夏对齐顷公喊道。

“知道是君子还射他？不射。”齐顷公这人其实很可爱，他拒绝射韩厥，操起箭来射车左，其实那才是御者。

别说，齐顷公的箭术非常高明，一箭出去，直接把韩厥的司机给射下去了。看看还在追，于是再射一

箭，把车右给射死在车上了。

现在，战车上只剩下韩厥一个活人，还怎么追？追上了有什么用？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高喊：“司马，司马，等等我。”

韩厥一看，是晋国大夫綦（音奇）毋张。綦毋张的御者和车右都战死了，战车也翻坑里了，正好来跟韩厥搭伙。綦毋张，綦毋姓的始祖，尽管这个姓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二合一，韩厥又有了信心。

“喂，前面的箭术很好，你躲在我身后，把车右扶正了，迷惑他们。”韩厥出了个招数，免得綦毋张再被射死。

就在这边折腾尸体的时候，前面齐顷公和逢丑父趁机换了位置。为什么换位置？因为齐顷公的箭射完了。

跑到华泉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齐顷公的马被树枝挂住了，马车不得不停了下来，逢丑父跳下车来去推车，结果根本推不动。原来，昨天晚上逢丑父被蛇咬了胳膊，好在蛇的毒性不太强，没有要命，但是胳膊完全使不上劲。

韩厥的战车赶了上来。

紧接着，要上演的是一出春秋时期臣子俘获国君的正规程序。

韩厥跳下战车，綦毋张则依然留在车上，张弓搭箭保护韩厥。韩厥走到齐顷公的战车前，躬身施礼，从怀里掏出一个酒杯和一块玉，这都是给国君的礼物。然后韩厥说："蔽国国君派我们来为鲁国和卫国求情，并且告诉我们不要进入齐国的国境。不幸的是我们恰好遇上了，我也不敢逃避，否则就是给两国国君丢人了。虽然我没什么才能，我还是很愿意代替您的御者，为您驾车。"

说得多么客气啊，多么给人面子啊，什么是为您

驾车？就是请您跟我回晋军大营的意思。

韩厥为什么能从怀里掏出酒杯和玉呢？很显然，他是早就准备好了要活捉齐顷公的，多么有心的人啊。

齐顷公有点傻眼，尽管自己这边多一个人，但是御者武功不行，逢丑父用不上力，而对方是两员大将，还有弓箭伺候着。要被活捉，那是不甘心的；要逃跑，估计也跑不掉，而且丢不起那个人。

怎么办？那一刻，齐顷公也是百感交集。

“逢丑父，给我打点水来喝。说你呢，还愣着干什么？”逢丑父说着，一脚把齐顷公给踢下车去了。

齐顷公愣了一下，立即回过神来，刚才自己跟逢丑父换了位置，现在逢丑父是让自己趁机逃跑啊。齐顷公没有犹豫，转头就走。

韩厥上当了，他以为打水去的是逢丑父，因此没有去追他。

“好，我跟你们走。”稍等了一阵，逢丑父说，

然后自己跳下车来，上了韩厥的车。

“哎，小心。”韩厥恭恭敬敬把逢丑父扶上车，高高兴兴驾着车回去了。

提交日期:2009-09-02 11:39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之！”著书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

哈，此一说也。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这里应该理解为鬻熊的儿子跟着问王干了，而且比鬻熊先走！

哈，感觉这个解释有些牵强。似乎应该改成这样：鬻熊子曰熊丽，事文王，蚤卒。

欢迎讨论啊，真心多谢。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2 12:11

“元帅，别打了，我把齐侯给请来了。”回到晋国大营，韩厥高声喊道。

郤克早已经回来，他要包扎伤口。战场上总指挥的任务，暂时就交给了栾书。尽管士燮的职位在栾书之上，但是栾书更有战斗经验。

伤口刚包扎好，就听见外面韩厥说俘虏了齐顷公，郤克腾地站了起来。

“奶奶的，看你怎么说？”郤克自言自语，不过

他也掏出来一个酒杯和一块玉，没办法，这是规矩，即便你很恨对方的国君，礼貌还是要有的。即便你要羞辱对方的国君，也只能用不带脏字的话去骂他。

什么叫春秋笔法？说白了就是骂人不带脏字。

这边刚准备好，逢丑父就进来了，随后是韩厥和綦毋张。

“元帅，我们把齐侯请来了。”韩厥说。

“齐侯？在哪里？”韩厥不认识齐顷公，郤克认识啊，他甚至还认识逢丑父。

“这不是吗？”韩厥反问。

“这哪是齐侯啊，这是逢丑父啊，嗨。”郤克失望极了，把酒杯和玉又揣回怀里了。

“啊！？”韩厥和綦毋张目瞪口呆，费半天劲，弄回来一山寨版的。

逢丑父看着愤怒的郤克和垂头丧气的韩厥和綦毋张，得意地笑了：“老郤，这不怪他俩啊，是我跟我

家主公换了位置，骗了他们两个人。”

韩厥和綦毋张恍然大悟，原来去打水的那伙计才是齐顷公。

“姥姥的，骗我们？骗我们就是骗晋国人民，来人，拉出去砍了。”郤克恼羞成怒，就要杀人。

“哎，慢着。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有一个，这么高尚的人，你们要杀掉他吗？”逢丑父急忙说，大义凛然的样子。

郤克一听，有道理啊。

“嗯，杀这样的人是不吉利的。这样的人是模范啊，怎么能杀呢？算了算了。司马，你们也辛苦了，陪老逢去后面帐篷喝酒去吧。”郤克不仅放过了逢丑父，还酒肉招待，恰好逢丑父还没吃早餐呢，没有灭掉敌人再吃早餐，成了被敌人灭掉再吃早餐了。

春秋的祖先们啊，真的很纯真。

再说齐顷公，逃跑之后正好碰上齐国的战车经过，于是又上了车。

“不行，老逢替我被捉了，郤克一定会杀了他，我要去救他回来。”齐顷公倒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也不管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去，直接回头杀向晋军，跟随他的齐军没办法，也只好跟着杀回去，总共也就十多乘战车。

晋国人就觉得奇怪，齐国人都败了，怎么又杀回来一个小分队呢？

“哎，伙计，怎么回来了？”晋国士兵们问。

“逢丑父代替齐侯被捉了，齐侯要回来救他。”齐国士兵实心眼，直接招供了领头的是齐顷公。换了别的朝代，晋国士兵就该一拥而上，活捉齐顷公去请赏了。

可是，别忘了这是春秋。

“够义气啊，兄弟们，让开让开让开。”晋国士兵们顿时对齐顷公敬佩得不得了，纷纷让路。

齐顷公在敌人阵中三进三出，毫发无损，不过最终也没有找到逢丑父。

齐顷公这样的国君，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战败了，怎么办？除了求和，没有别的办法，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派往晋军求和的是国佐，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宾媚人。

“我们可以把灭掉的纪国的宝物给晋国，把侵占鲁国和卫国的土地还给他们，只要你们撤军。”国佐给出了求和的条件。

“不行，你们要让萧太后到晋国做人质，还要把齐国的道路都改成东西向的，以便今后我们的战车随时通行。”郤克当即表示不同意，提出了两条苛刻的条件。

“老郤啊，不要欺人太甚了。晋国和齐国是同等

级的国家，你们多数国君的老娘都是齐国人，晋国国君跟齐国国君就是表兄弟，我们的太后就是你们的太后，你这样的要求就等于让你们的太后去做人质一样，你这不是胡扯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我们已经表达了足够的诚意，如果你们还不满足，那么，把战场打扫干净，在城前给我们留一块列阵的地方（《左传》：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我们再决一死战。”国佐的回答很硬，很有骨气，如果你们提出无理要求，只好跟你们拼了。

背城借一，这个成语来自这里。

郤克愣住了，他没想到齐国人这么硬。

“元帅，算了，和平万岁吧。既然齐国人已经答应了给你们宝物和归还我们的土地，也差不多了，困兽犹斗啊，别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啊。”卫国的孙林父和鲁国的季孙行父都来讲情，他们的算盘很清楚啊，如今要是得罪齐国人得罪得太重了，今后还保不定怎么报复自己呢。

“好吧。”郤克答应了。

战争结束了，郤克的一口闷气终于出来了。

——谦虚和假谦虚

晋国大军凯旋而归，晋国首都人民夹道欢迎。

在这些欢迎的人中，一个老头住着拐杖，焦急地等待着。直到最后一乘战车进城，老头的表情才松弛下来。老头挥了挥拐杖，战车上的将军急忙跳了下来，快步走过来。

“你不知道我在盼望你回来吗？怎么不早点回来？”老头说，似乎很不满意。

“军队凯旋回来，国内的人肯定是夹道欢迎。如果先回来，肯定特别引人注目，得到的欢呼也是最多的，那岂不是要抢主帅的风头？考虑到这个，所以我不敢先回来。”将军说。

“儿啊，你如此懂得谦虚有礼，我们家可以免于

灾患了。”老头说。

老头是谁？士会；将军是谁？士燮。

士家父子真的很有趣啊。

回国之后的第二天，晋景公接见三位卿。

“这次大胜，都是你的功劳啊。”晋景公首先表扬郤克。

“这完全是主公的教导和三军的努力啊，我有什么功劳呢？”郤克谦虚地说。

“这次大胜，你功劳最大啊。”晋景公表扬士燮。

“这完全是郤克主帅指挥得当，荀庚平时练兵有法的结果啊，我有什么功劳？”士燮同样谦虚。

“这次大胜，你功劳最大啊。”晋景公表扬栾书。

“这完全是中军和上军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呢？”栾书也很谦虚。

看来，在权力斗争中，每个人都学精了。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九条：把功劳推给自己的上级。

副一条：不要和下级争功，

提交日期:2009-09-02 17:17　　哈，加一个说明。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确实很吸引初中以上小朋友的，因此，在《说春秋》中对一些儿童不宜的地方做了适当处理。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2 22:07　　关于鬻熊，我没有跟大家争论的意思，因为各种说法都有道理，自己觉得怎样合理就怎样认为就好.不过，按照《史记》记载，首先没有说到鬻熊90岁；其次，文王在位60年，再加上武王的11年，成王即位的时候文王的年龄90岁应该是很正常的，如果假设鬻熊小文王20

岁，那么，成王封鬻熊的曾孙为诸侯是很正常的。

再则，如果“子事文王”是儿子追随文王的话，鬻熊跟文王没关系了，那么还提鬻熊干什么？岂不是很可笑？

那时的很多记载相互矛盾，很多没必要去考证了，择其较合理者使用就行了。一般情况下，我宁愿采用《左传》和《史记》的说法。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2 22:18　　作者:天真可爱小冰冰　回复日期：2009-09-02　21:08:40

最近去了安阳，和殷墟博物馆的人研究生聊了聊。

他给我看了些图片，新发现的青铜器里有这样一尊：铭文记载武王在灭商后把纣王尸体放在鼎里煮了分给诸侯吃，谁不吃就杀。

其实咱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后来人掩饰的。。真相只能从自缝里推衍。。不知道贾叔叔是否参考了竹书纪年？

—

哈哈，你却是很可爱，而且很天真，所以你说的很正确。笔杆子在谁手中，谁就可以写历史。《说春秋》第四部中有这样的内容：宋国为什么总是打败仗？因为他们太实在太保守，而宋国就是商文化的继承者，所以说商礼应该比周礼更保守，而不论是鲁国还是郑国这种纯正的周文化国家，都比宋国更狡诈更不守规矩。商打不过周，就如宋国打不过郑国和鲁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文化。至于纣王是不是真的那么坏，哈哈，你我都没见过。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2 22:22 告知：

9月5日，《说春秋》第二、第三册的新书发布会将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2 23:11　　哈哈，觉得我们倒是忘年交，很多观点一样啊。

对于历史，我觉得很多东西要批判，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要弘扬或者保留。赵氏孤儿为例，很大比例上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样的传说我们一定要保留下来，而不是拘泥于历史记载。

历史，是拿来用的。所以，不应该寻章摘句。

岳飞说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历史一样，不会运用，还不如不学。

足球上，跟朱广沪很熟，他算很讲究细节的，可惜没学过春秋，哈哈。祥福差些。临场指挥上，两人都不怎么样。朱广沪的致命弱点是斤斤计较，太细。沈祥福的致命那个问题是不懂得反思，所以总是抱怨手下。

北京国安其实不错，就是没有霸气。

哈哈，有时间慢慢聊。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3 12:53　　虽然被迫改了书名，但是这里的连载是连续的。此外，《说春秋》第二册、第三册本月5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首发仪式，已经有《原来这才是春秋》第一册的朋友可以从《说春秋》第二册买起；已经有了《原来》前两侧的，可以从《说春秋》第三册买起。

《说春秋〉一共7册。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03 13:18　　第一一五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战胜了齐国，晋景公非常高兴。通过这次战争，晋国在整个北方的形象大大改善，齐国臣服了，鲁国和卫国亲近了，重振霸业看来是大有希望了。

“楚国现在怎样了？”晋景公自然想起楚国来了。

想什么，就来什么。

想着想着，楚国来人了。

谁来了？巫臣。巫臣为什么来了？因为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下面，我们来看看巫臣的爱情故事吧。

——楚国爱情故事

夏姬回郑国已经六年时间了，巫臣在六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找机会，找万无一失的办法把夏姬娶回家。可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办法。

直到楚庄王鞠躬尽瘁，巫臣竟然没有能够把夏姬娶到手，六年的大好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小道消息传来，说是子反准备向夏姬求婚了。庄王在的时候，他不敢；庄王不在了，他要行动了。

“时不我待啊，再不动手，就成了给子反作嫁衣了。”巫臣很急，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作决断了。

机会在恰当的时间到来。

楚共王决定邀请齐国一同进攻鲁国，于是派巫臣

为特使前往齐国。

“国家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巫臣下定了决心，他要做一件不能再回头的事情。

巫臣带着使团上路了，还带着大量的财物。

“带这么多财宝去哪里？”有人问。

“去齐国啊，去大国，聘礼当然要多得多。”巫臣说，事实上，不仅带了大量的财物，还带着儿子。

出边境的时候，遇上了申叔时和他儿子申叔跪，打过招呼之后，申叔跪悄悄地对自己的父亲说：“你看巫臣，带了这么多东西走，还有一种约会前的喜悦，我看，他是不准备回来了。”

“不会吧。”申叔时说，因为他已经老了，他已经感受不到巫臣的那种喜悦，而申叔跪正年轻，正跟隔壁的女儿约会呢，所以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到了郑国，巫臣找到皇戌，通过皇戌把夏姬从后宫里接了出来。

“小夏。”

“臣臣。”

千里有缘来相会，不是情人不聚头。

那一刻，春风遇上了雨露，干柴点燃了烈火。那一刻，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姻缘总要际会。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我等了你六年了，你怎么才来？”夏姬悠悠地说，泪花闪动。

“我，我不是来了吗？你看你，六年不见，一点也不显老，真是去年二十，今年十八啊。来，亲一个。”

“该死的，嘴这么甜。”

打情骂俏，算一算，年龄都不小了，还像年轻人一样打情骂俏。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力量。

“咱们回家吧。”

“家？我带来了。”

“带来了？”

“是的，我们不能再回楚国了，子反一直在打你的主意呢。”

“那，我们去哪里？”

“晋国，只有晋国是安全的。”

“那你不是叛国？”

“为了你，为了爱情，叛国就叛国。”

就这样，巫臣让助手去了齐国，而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和家产到了晋国。

“好感人的爱情故事啊。”晋景公也为之感动。

于是，晋景公任命巫臣为邢大夫，把邢地给他做了采邑。

后来，巫臣带着夏姬投奔晋国的消息传回了楚国，子反气得暴跳如雷。

“大王，我们给晋国人送重礼过去，让他们把巫臣送回来，至少，也要让他们不用巫臣。哼，不能便宜了这个卖国贼。”子反恨巫臣恨得牙痒痒。

“算了，巫臣虽然这一次不地道，但是从前的功劳还不小。再说了，如果晋国认为他有用，我们送什么去也没用。”楚共王一口拒绝了，心里说：“别装得很爱国似的，无非就是抢女人抢输了。”

巫臣和夏姬的爱情故事到这里就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不过还有一点后话要在这里交待。

以楚庄王讨伐陈国那一年为夏姬三十六岁，那么，整整九年过去，夏姬已经四十五岁。为了一个四十五岁的老女人，巫臣抛家舍业，不惜背叛祖国，这份爱情令人敬佩。而夏姬在这个时候依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可见得保养得有多么好。

到了晋国之后，夏姬竟然还为巫臣生了孩子，至少生了一个。巫臣和夏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叔向，而

叔向是杨姓的祖先，后世杨姓多美女，是不是继承了夏姬的基因？

而夏姬作为高龄产妇，看来养生驻颜之道确实非同小可。

爱情故事讲完了，但是，巫臣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郤克的实事

战胜了齐国，郤克志得意满，他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比得上先轸了，他决定要做几件实事。

下面，看看郤克作了哪几件实事。

第一件实事，帮助荀首把儿子荀罃换回来。

算起来，荀罃在楚国已经度过了整整九个春秋。九年里，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中间人，始终没有能够把荀罃换回来。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也在荀首家里住了九年，日久生情，跟荀首混得好像父子一般了。至

于襄老的尸首，已经完全成了一堆骨头。

巫臣来到了晋国，说到自己的爱情故事，才又让大家想起来这一桩九年没有完成的交换。

“找皇戌啊，他能给做中介。”巫臣提议。

于是，郤克派人去找郑国的皇戌，皇戌果然愿意帮忙，亲自去找楚共王，楚共王当即同意。

齐晋大战第二年的夏天，晋国和楚国各自放人，交易完成。

公子谷臣离开晋国的时候，与荀首挥泪告别。

“荀叔，有时间去楚国啊，我作东。”公子谷臣哽咽着说，九年啊，感情已经不浅了，荀首对他也不错。

荀首一直把公子谷臣送到晋国边界，说：“公子啊，一路小心，有时间回来看看。”

楚国这边，也很感人。

楚共王亲自设国宴为荀罂送行。

“让你在楚国呆了九年，你怨恨我吗？”楚共王问，共王的性格有些像成王，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两国打仗，我因为无能而成了俘虏。大王没有杀我，让我回去接受处罚，这是对我的恩惠，我为什么要怨恨呢？”荀罂回答，在楚国尽管不是太开心，但是日子过得也还不错，顶多是软禁。

“那你感激我吗？”楚共王又问，他好像总是很关心对方对自己的感受。

“两国交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现在两国之间达成谅解，交换战俘。两国友好，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感谢大王呢？”荀罂觉得楚共王的问题有些可笑，也没客气。

“嗯，那你回去之后，要怎样报答我呢？”楚共王就像是一个拙劣的小报记者，遇上一个很拽的明星，拼命提这种无哩头的问题。

“我既不怨恨你，也不感激你。我们之间没有恩

怨，也没有情仇，凭什么要报答你？”荀罂的回答很噎人，一点不给面子。

“不，就算是这样，也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小报记者楚共王契而不舍，一定要得到一个雷人的答复，好回去发头条。

荀罂一看，自己够楞的，遇上更楞的了。看这架势，今天不回答这问题，别说国宴吃不上，能不能回家都说不定了。没办法，想了半天，这才回答。

“托大王的洪福，让我活着回家。就算回去之后被国君杀掉，我也算死而不朽了。如果国君不杀我，我父亲在祖庙里杀我，我也算死而不朽了。如果谁也不杀我，还让我继承家族世袭的官位，并且率领军队守卫边疆。那时候如果遇上大王，我也会竭力作战，即便战死也不后悔。这，就是我对大王的报答了。”

荀罂这段话简单说就是：放我回去，接着跟你干。

硬气，太硬气。

楚共王大概要的就是这个答案了，所以他很高兴。

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左传》）楚共王感慨，意思是说晋国是不能与之抗衡的。于是，举行了很隆重的仪式为荀罃送行。

春秋就是这样，即便是交换俘虏，都这么动人，都这么让人感慨。

第二件实事，扩张。

尽管赤狄的多数部落已经被晋国灭掉，最强的墙咎如依然在。郤克决定，消灭赤狄残余。

于是，郤克联合卫国，向北讨伐墙咎如，一举灭掉了墙咎如，晋国疆土继续扩大，赤狄则基本被消灭。

第三件实事，扩编。

国家在扩张，人口在增长，当官的越来越多。

郤克明显地感受到，想当官的人太多，可是官位太少了。六个卿对于小国来说有点多，对于中等国家

来说差不多，对于晋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就实在是有点少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卿的位置，大把人整天在盼着现在的卿早点死，好给他们腾位置。怎么办？郤克决定给大家谋点福利。

在郤克的主导下，晋国由三军扩充为六军，新增加的三军分别是：新中军，新上军，新下军。韩厥、巩朔、韩穿、赵旃等人都如愿成为了帅佐。

那么，新三军的帅佐算不算卿？郤克说了：“奶奶的，不算卿的话，我整这事干什么？”

现在，晋国拥有六军，十二个卿。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了一倍。

因人设事啊。

如今的一百多个县长助理之类的事情，祖师爷就是郤克了。

前面说过，天子六师。晋国的军队编制与周王室

平级了，对于尊周王以令天下的晋国来说，无疑是扇了自己一记重重的耳光。

郤克不管那些，大家高兴就好，反正又不是花自己的钱。

其实，晋军的兵力也只够四个军，好在反正也不用六个军一起出动。

提交日期:2009-09-08 08:43　　——齐顷公的忽悠

刚扩完军，齐顷公来国事访问了。

两国君主在国宾馆宴会厅见面，政治局常委会作陪。正要举行互赠礼品的仪式，郤克一瘸一瘸地蹿了上去，对齐顷公小声说：“您此次来访，是为了对上次您老娘嘲笑我的事情道歉吧？那我们主公可担当不起啊。”

郤克的话，一半是嘲弄齐顷公，一半是告诉他别再提那事情了，那显得自己太没有风度了。

齐顷公看他一眼，没说话，心说：“再说什么，你也是个瘸子啊。老子道了歉，你的腿就能直过来？”

宴会上，两国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回顾了两国几百年来的裙带关系，表示，这条裙带要越结越结实，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说这些套话废话的时候，齐顷公的眼睛总是去盯着一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最后，那个人被盯得不好意思了，主动站了起来。

“您还认得我吗？”

“嗯，衣服不一样了。”

“当初我之所以冒死追赶您，就是为了今天两国君主相见言欢啊。”那人说着，举杯相敬。

那人是谁？新中军主帅韩厥。

“啊，我有一个请求，不知该说不该说？”酒过

三巡，齐顷公很小心地问晋景公。

“啊，请说。”

“这个，以晋国的实力，当今天下恐怕也就是楚国可以匹敌。而晋君的德行，那绝对在楚王之上。说句心里话，从前跟晋国作对，那真是瞎了眼。现在我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着贵国混了。我想啊，王室衰落了，楚国都称王了，晋国为什么不能称王？所以，我请求您称王，您要是当了晋王，我们跟着您混也面上有光啊。”齐顷公说了一通，归结为一句话：请晋景公称王。

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说实话，还真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

“这个，这个，不太好吧？”想了半天，晋景公没想明白，期期艾艾地说。

“有什么不好？你要不好意思，我来牵头，鲁国卫国陈国等国家响应，谁敢放个屁？”齐顷公说话倒快，晋景公话音刚落，他的话就出来了。

“这个，大家怎么看？”晋景公问大家。

郤缺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个提议有一定的可行性。

士燮和栾书也没有说话，他们在捉摸晋景公的心思。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话了。谁？

“主公，两个字，不可；三个字，万万不可。”说话的是韩厥，大是大非面前，他异常清醒。“如果我们称王，那我们跟楚国还有什么区别？我们跟王室是同宗，如果我们称王，比楚国还要恶劣。我们如今之所以能够号令诸侯，就因为我们尊王。如果我们自己称王，谁还会拥护我们？”

晋景公恍然大悟，他点了点头。

看见晋景公点头同意，韩厥底气更足，转而对齐顷公说：“齐侯，我家主公德行不够，我觉得您的德行不错，不如您称王，您看怎样？”

“这这，这怎么敢？啊，喝酒喝酒。”齐顷公听

出韩厥话中的讽刺，连忙转移话题。

到现在，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了，齐顷公这个建议绝对是不怀好意。

“忽悠晋国人？你还嫩点。”晋国人都这么想。

——权力重新分布

也许是老天爷认为郤克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也许是他旧伤复发。总之，在做完三件实事之后，郤克卒了，也就是死了。那一年是晋景公十四年（前586年）。

中军帅该谁了？

在郤克鞠躬尽瘁的前后脚，荀首也卒了。

按照排序，现在的中军帅就应该是是荀庚，荀庚拒绝了，他说自己能力不够。荀庚之后是士燮，士燮也拒绝了，他说自己经验不足。

刨除对于权力中心的恐惧因素之外，荀庚确实能

力不够，士燮也真是经验不足。所以，晋景公也没勉强他们。

于是，能力和经验都没得说，而且人缘非常好的栾书当仁不让，成为了中军帅。

被压制了这么多年原地不动，突然一天一步到位。

权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我们来看看晋国现在的权力分布。

郤克和荀首鞠躬尽瘁之后，还有几个岁数较大的卿要么主动要求退休，要么确实已经老年痴呆或者半身不遂，连政治局常委会都没办法参加。这样，真正还能工作在第一线的卿连一半都凑不到了。怎么办？

“反正当初也是为了凑人数，如今人数不够，干脆裁掉两军算了。”栾书提出建议，大家一窝蜂叫好，于是新三军被裁并为一个军，就叫新军

现在，十二卿变成了八卿，来看看是哪些人。

中军帅佐是栾书和荀庚，上军帅佐是士燮和郤锜，下军帅佐是韩厥和荀罃，新军帅佐是赵旃和郤至。

需要提示的是，由于早已经另成一族，赵旃并没有受赵同赵括的牵连，而且升官了。但是，他已经收敛多了。此外，荀家独占两位，郤家独占两位。荀家的两位是堂兄弟，郤家的两位也是堂兄弟，郤至是郤步扬的孙子，郤步扬是郤芮的侄子。

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中，还有权力斗争吗？当然有。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只要权力带来的好处足够大，权力斗争就足够残酷。

那么，权力带来的好处有多大呢？足够大。

从理论上说，周朝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社会。全民所有制的核心不是说每个人对财富都有份，而是财富名义上不能归入到任何一个个人手中。所以，全民所有制在本质上是全民没有制。

周朝的全民所有制就是周天子代表全体人民对全国的土地拥有所有权，然后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以及国民们，大家可以耕种、享受部分税收，但是，土地始终还是天子的，理论上是随时可以收回的。

到了这个年代，周天子实际上已经不能收回诸侯的土地了。于是，全民所有制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什么集体？诸侯。换句话说，诸侯代表各国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了。

诸侯手下的卿大夫们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与一般的士兵没有本质区别，有的只是数量上的区别，他们都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即便是六卿或者八卿，一旦你不是卿了或者你的后代不是卿大夫了，你的土地随时会被收回，你的后代随时变成穷光蛋。

那么怎么办？就只能拼命保持自己的卿的地位和权力，在保障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保障儿孙们能够顺利进入权力场，继续保有家族的土地。

说白了，权力之争就是土地之争，土地之争就是

利益之争。

想想看，如果那时候土地私有，那么，你的土地就不因为权力的失去而失去，追求权力的动力就会小很多，权力斗争就会缓和很多。

所以，私有制国家的权力斗争相对不是那么残酷，那是有道理的。

提交日期:2009-09-09 12:51　　第一一六章 赵氏孤儿

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晋景公生了个病，头疼脑热之类。于是占了个卜，占卜的结果呢？说是有冤鬼作祟。

“太仆，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招了鬼了呢？”晋景公一听自己这病是鬼闹的，当时就怕了，赶紧派人把韩厥给找来了。所有人中，他最赏识的就是韩厥。

“这个，一定是有鬼，一定是有鬼。我想想看，是个什么冤鬼。”韩厥说完，闭上眼睛，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

世上本无鬼，鬼在人心中。确实有鬼，但是，这个鬼不在晋景公的身上，而在韩厥的心里。装神弄鬼，有的时候需要装神弄鬼。身为太仆，韩厥平常在宫中行走，与占卜师相当的投契。

韩厥慢慢睁开了眼睛，眼神还有些迷离，似乎刚刚与冤鬼会谈过。

“主公，世上冤鬼可不少。但是，冤有头债有主，能找到主公这里来的，只怕不是寻常的冤鬼了。”韩厥故弄玄虚，盯着晋景公的眼睛说。

“这，这，是很厉害的冤鬼？”晋景公本来就发虚，被韩厥这么一说，更加害怕。

“嗯，我估计是卿一级的吧。”韩厥开始引导。

“啊，鬼也分公卿什么的？”

“那不是，这冤鬼活着的时候应该是卿一级的，冤死之后，也只能找主公您来投诉了。”继续引导。

“那，那，那就是冤死在我手上的卿？”

“主公，咱们算算。您登基之后，也就是先家和赵家被灭了。先家不说了，先穀那是罪有应得，杀一百次也不算多。可是，人家赵家真是挺冤啊。从赵衰到赵盾，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效劳的。就算赵同赵括跋扈一点，可是人家也没谋反啊。再说了，就算赵同赵括该死，人家赵朔是个老实人，凭什么把人家也给灭了呢？”终于，正题被展开了。

“这，这么说，是赵朔的冤魂？”

“我不敢肯定，不过，应该八九不离十。”

“那，那怎么办？立即平反昭雪？”

“至少吧。估计仅仅平反昭雪还不够，赵朔肯定还要缠着你。”韩厥很肯定地说，似乎他跟赵朔还有联系。

“那，那，他要有儿子，我立即让他儿子接他的班，原来的封地也都还给他。问题是，他儿子被屠岸给杀了呀。”

韩厥笑了。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按照他的设想在推进。韩厥向前探了探身子，低声说：“主公，实不相瞒，当年屠岸杀的那个是假的，赵朔的儿子赵武还活着。”

“啊！”晋景公惊喜交加，吃惊的是赵武还活着，欣喜的是这下可以给赵朔这个冤鬼一个交待了。

“主公，怎样？”韩厥低声问。

“把赵武找来，我立即给赵家平反昭雪，返还封地，赐予爵位。”晋景公回答，他现在真得很高兴，所以又加了一句：“说起来，赵武还是我表弟呢，可惜我姑姑死得早，否则看到今天，她一定很高兴。”

“好，我去把赵武找来。不过，当初灭赵家是各家都出兵了，如今要给赵家平反，还不能急，只能如此这般。”韩厥把自己精心设计的计划说了一遍，晋

景公频频点头，大喜过望。

“好，就这么办。”

别说，心病除去，晋景公当时就觉得神清气爽了许多。

赵武真的没有死吗？

如果赵武没有死，当初被屠岸贾杀死的那个婴儿是谁？

——赵氏孤儿

回到晋景公四年。

韩厥从赵朔那里回来，他在想一个问题：怎样完成赵朔的重托，为赵家保住这个根。

作为太仆，韩厥有办法到宫里去把庄姬生下的孩子弄出来。当然，如果生出来不是赵武而是赵文，那就什么都免了，屠岸贾也不会追究了。问题是，弄出来之后怎么办？如果留在自己家中，那不要说屠岸贾

不干，就是其他的卿大夫们也不会干，不等请示晋景公，大家就会来攻打韩家，那时不仅保不住赵武，恐怕韩家也要被灭了。

想来想去，韩厥想不到好办法。直到赵家已经被灭，他这办法还没有想出来。

怎么办？眼看赵庄姬就要生了，还没有办法。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就在韩厥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两个人，两个什么人？两个老相识。

韩厥是赵衰养大的，后来尽管自立门户，还是常常回到赵家拜会赵盾，所以认识赵盾的门客们。来的两个人都是赵盾的门客，一个是程婴，另一个是公孙杵臼。单看这两个名字，就知道是破落公族，因为程姓也是唐叔虞的后代。

什么是门客？就是私人保镖或者私人顾问之类。

赵盾对他们不错，赵朔对他们也不错。所以尽管

后来离开了赵家，两人对赵家还是感恩戴德。

听说赵家被灭，赵朔的老婆在宫中待产，而屠岸贾随时要杀掉生下来的孩子。两人一商量，决定要想办法保住赵家的骨血。

于是，他们来找韩厥，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肯帮赵家的话，这个人一定是韩厥。

“这样，孩子我想办法从宫里带出来，然后交给你们，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有了程婴和公孙杵臼，韩厥有了办法。

从那之后，韩厥整天在宫里转悠。

庄姬生下赵武之后，宫女第一时间把赵武交给了韩厥，韩厥随即带出宫去，交给了程婴和公孙杵臼。

程婴的家在山里，于是两人把赵武带去了程婴的家。

可是，风声越来越紧，屠岸贾的搜索也越来越紧。

程婴和公孙杵臼知道，这样躲是躲不住的，即便不被搜到，也会被人举报，所以，必须另想办法。

“我问你，死和养育孤儿，哪一个更难一些？”公孙杵臼问程婴。

“死要容易得多啊。”

“那好，把容易的事情留给我，你来抚养孩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去找一个婴儿来冒充赵武，然后你去告发我，屠岸贾必然把我和婴儿杀掉，之后他就不会再追捕了。我死了，赵武就交给你抚养成人了。”

按着公孙杵臼的主意，两人从附近偷了一个男婴（男婴的父母岂不是冤枉死了？），然后程婴去告密，屠岸贾来杀掉公孙杵臼和假赵武，而程婴在埋葬了公孙杵臼和假赵武之后，带着赵武躲进了深山。

而这一切，瞒过了任何人，就连韩厥也不知道。

直到不久前，程婴偷偷来找韩厥，告诉他赵武还活着，而且已经十四岁了。

“好，你把赵武带来。”韩厥说，不过，他有些将信将疑，谁知道这个赵武是真是假？说不定是程婴拿个山寨版的来冒充的。

程婴第二天带着赵武来到了韩厥家中，韩厥第一眼看见赵武，就知道这个赵武是如假包换的正版赵武。

“哇噻，小伙子帅呆了，跟你爹一个模子套出来的啊。”韩厥几乎是惊叫出来，赵武虽然岁数还小，但是那股帅劲已经显露无遗。当年，他爹就号称晋国第一美男子。

赵武笑笑，没有说话。旁边的程婴接了一句话。

“嘿嘿，韩元帅，我觉得他更像他叔祖赵婴啊。”程婴说了句大实话。

“啊，对，不过，也像他爹。”韩厥笑了，看了程婴一眼，心说你知道个屁，他爹就是赵婴。

不管怎样，韩厥确定了这个赵武是真赵武，他决定要帮他。而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屠岸贾已经死了。

恰好晋景公生病，韩厥就串通了占卜师，说是冤鬼作祟，韩厥好趁机把赵家的事情给翻出来。

——平反昭雪

晋景公紧急召开八卿会议，地点在后宫。

从时间和地点来看，这是最高级别的秘密会议。

八卿到齐。

“各位爱卿，我叫一个人出来给大家看看，看大家认不认识。”晋景公并没有告诉大家会议的主题，直接搞一个蒙太奇的东西出来。

（灯光调暗，一个少年从暗处款款走来，站住，灯光逐渐变亮，面部特写。）

一个英俊少年就这样站在了众人的面前，有多么英俊？英俊得没法说。

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不是因为这个孩子英俊，而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像一个人。

“难道？”所有人都在想，所有人都立即想明白了。

赵武，这就是传说中的赵武。看来，赵家并没有被灭绝。

韩厥站了起来，环视大家之后，他说话了：“各位，当年，赵家被冤枉灭门，赵朔冤魂不散，纠缠到主公身上，导致主公患病。所幸天佑好人，赵朔的儿子赵武侥幸存活。因此，主公决定为赵家平反昭雪。各位有什么意见？”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当初，灭赵家是大家的共同心愿，也是大家联手出兵的。如今要为赵家平反昭雪，那就等于是说当初大家都犯了罪。如果这个会议不是在这里开，而是在中军元帅府开，所有人都会投票反对为赵家平反。可是，现在是在宫里，每个人的性命都在晋景公和韩厥

的手中，没有人会傻到要站起来反对的地步。

沉默到最后，所有人的眼光都盯在了栾书的脸上，毕竟他是中军主帅。

“唉。”栾书叹了一口气，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了：“其实，我早就想给赵家平反昭雪了。当初我们大家都是被屠岸贾蒙蔽裹挟的，就连主公也被他蒙蔽了。如今主公拨乱反正，还历史以真相，我双手赞成啊。”

姜还是老的辣，栾书的一番话，首先把自己撇清，然后表示当初晋景公也有责任，最后表态拥护最高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栾书的发言算是开拓了一条道路，大家就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于是，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了屠岸贾的身上。弄到最后，倒好像大家都是受害者，只有屠岸贾是个坏人。

顺理成章，最后达成以下一致：

第一， 赵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第二，　赵家的封邑还给赵家；

第三，　待赵武成人之后，继承赵朔的卿位；

第四，　屠岸家族驱逐出境。

赵家，死灰复燃了。

赵家就这样复兴了，赵武和程婴住进了原来赵家的老宅，拿回了赵家的田地。

程婴现在既是赵武的义父，也是他的管家。韩厥一面派人来赵家帮忙，一面四处打点，为赵武今后的出山打下人脉基础。

后来到赵武二十岁成人之后，程婴到各家卿大夫府上拜会一遍，感谢他们对赵家的关照。作完这些，程婴对赵武说：“当初为了赵家，我和公孙杵臼分工合作。如今，你也长大了，不需要我了，我也该去见公孙杵臼了。”

赵武一听，这什么意思？这是要去死啊？

“义父啊，你不能这样啊。给我时间让报答您老人家吧，您怎么忍心弃我而去呢？”赵武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不，我不能对不起公孙杵臼。”程婴决心已下。

当日，程婴自杀身亡。

赵武伤心欲绝，按照父亲去世的规矩，为程婴服丧三年。程婴的灵位进了赵家祖祠，赵家世世代代把他作为祖先祭祀。

这是后话。

以上关于赵家的故事后来被编成戏剧，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

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一桩历史悬案。

按《左传》和《史记•晋世家》，赵家是在晋景公十七年被灭，随即平反，赵武躲在宫中而幸免于难。

而按《史记•赵世家》，赵家灭门在晋景公三年，平反在晋景公十七年，中间十四年是程婴将他养大。

也就是说，赵氏孤儿的故事记载于《史记•赵世家》，而这段故事与《左传》和《史记•晋世家》相矛盾。进一步说，赵氏孤儿这一段，司马迁本身的记载就自相矛盾。

于是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究竟哪一个记载是真实的？第二，以司马迁的认真态度，应该是明知自己在这段历史上的自相矛盾的，他为什么要故意做这样自相矛盾的记载？

很显然，司马迁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取材于赵国史料或者赵家后代的传说，程婴此人必然是存在的。但是，《左传》的历史可信度是最高的，如果赵氏孤儿这段历史成立，《左传》上就有多处要重写。

司马迁当然明白《左传》的权威性，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记载赵氏孤儿的故事呢？答案只能有一

个：司马迁不忍心让这样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所有赵姓后人都应该感谢程婴，感谢韩厥，也感谢司马迁。

如果我们不把赵氏孤儿这样的凄美故事讲述给大家，那岂不是辜负了太史公的一番美意？

提交日期:2009-09-12 10:18　　——夹缝中的生存者

晋国国内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

楚庄王在庄王二十年（前594年）从宋国撤军之后，一直到庄王二十三年（前591年）薨为止，三年之间没有动用武力，实践了他“止戈为武”的和平理想。庄王的儿子熊审继位为楚共王，于是，世界和平结束了。

从楚共王二年晋国讨伐齐国，到楚共王八年晋国

赵家平反昭雪，七年时间里，楚国和晋国在中原展开拉锯战。这种拉锯战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晋楚之间尽量避免直接冲突；第二，代理人战争。

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

短短七年时间里，楚国入侵中原国家四次，召开盟会一次；晋国入侵中原国家七次，召开盟会三次。其中，晋国出兵喜欢以联合国的名义，率领扈从国家共同讨伐，而楚国喜欢单独行动。两国军队之间都在避免直接对抗。晋国曾经有一次入侵到楚国境内，但是在抓获战俘申骊之后迅速撤军。

在晋国和楚国的对抗中，需要重点说到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郑国。

郑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晋国。

郑国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不是晋国人来，就是楚国人来，以至于郑国人民已经见怪不怪。这七年时间，晋国讨伐一次，楚国讨伐两次。

其实，郑国是一个善战的国家，只是他们的敌人太强大了。想想看，两个超级大国轮流来找你练，你能应付得了吗？

鲁成公三年，晋国率领联合国军队讨伐郑国，因为郑国是楚国的盟友。郑国毫不示弱，用伏兵之计击败了联合国军，随后把俘虏献给楚王。大概是认为自己的功劳够大，郑国决定进攻许国，为什么要进攻许国？因为许国仗着自己也是楚国的保护国，竟然不尿郑国。郑国很恼火，决定教训许国。

郑国军队进攻许国，许国急忙向楚国求救，楚国左右为难，给发了个“我们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呼吁，基本上跟放屁没什么区别。许国一看，楚国这个大哥靠不住了，玩外交辞令了，那就向晋国求救吧。晋国正想来呢，栾书亲自领军，一举夺走了郑国的范、祭两地，弄得郑国又紧张了，赶紧向楚国求救。楚国于是发兵，晋国主动撤退了。

楚老大既然来了，干脆就主持个公道吧。于是把

郑国国君和许国国君找到一起来辩论，辩论半天，楚军主将子反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都别说了，你们去楚国，到大王面前辩论去。”子反最后这么决定。

鲁成公五年，郑国和许国国君前往楚国进行大辩论，结果，许国国君口才了得，说得郑国国君郑悼公张口结舌。最后楚共王宣布：“此次辩论大赛许国获胜，郑国国君立即回国，归还所侵占的许国土地，郑国的皇戌和子国留下来做人质，庭审结束。”

郑悼公郁闷得要死，回国之后立即派公子偃去了晋国，宣布退出南联盟，加入联合国。为此，晋国特地召开了一次联合国大会，隆重欢迎郑国回到联合国大家庭。

鲁成公六年，楚国人讨伐郑国，这一次，晋国人及时出兵相救，楚国人主动撤军了。

鲁成公七年，子重率领楚军再次讨伐郑国，这一次，郑国也没客气，利用楚军的轻敌击败了楚国，活捉了郧公钟仪，然后，把钟仪送到了晋国。

尽管在夹缝中艰难求生，有的时候不得不委曲求全，郑国人能够先后击败晋国人和楚国人，也是颇为令人敬佩的。

在大国之间生存，既要足够灵活，还要在适当的时候强硬。既不要鸡蛋碰石头，也要避免被认为是随时准备被捏的软柿子。

容易吗？谁都不容易啊。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2 12:21 哈，子产不会在这里横空出世，在第六部。子产是管仲式的人物，放在这里做配角太可惜。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3 08:29 作者:晓雾踏莎行 回复日期：2009-09-12 13:28:56

第六册啊！好期待，作者可不可以预告下全部的出书计划，一共几本？分别以什么时代断代？

每一部各有侧重，第三部侧重战争和权力斗争；第四部侧重外交和国际生存；第五部主要将吴越的兴亡。第六部讲春秋圣贤、思想，包括子产、晏子、老子等以及大量知识介绍，当然还有这些国家的背景故事；第七部将孔子，真实有趣而且绝不完美的孔子，以及论语，以及当时鲁国发生的故事。

各部时间有重叠，不会写成流水账。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3 19:25 写历史的人会不会搞糊涂了，所以写了两段几乎一模一样的历史？

历史就是经常重复的啊，刘邦、朱元璋身上发生

的事情.不是上个世纪又发生了吗？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4 10:02 回答一下二楼朋友的问题。关于更名出版，实在出于无奈，这里不多做解释，但是依然表达歉意。《说春秋》与《原来这才是春秋》内容上基本没有变动，章节名有变化，内容并没有变动，调整非常有限，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购买了《原来》的朋友，可以不必购买同册《说春秋》。如果有希望收全《说春秋》的，也可以在全套出齐后再购买前两册。

多谢多谢。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4 10:14 作者: zqm8314 回复日期：2009-09-13 18:34:40

很期待子产出现啊。俺们考司法考试，总是要背到郑国子产的"铸刑书“，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子产、邓析都在第六部，法家啊，都令人肃然起敬。子产还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弱国外交的典范。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4 13:10 赵家与晋国公室有血缘关系，韩家本身就是唐叔虞后代，反而是魏家为姬姓，与晋公室没有姻亲关系。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4 16:45 第一一七章 命中注定的事

无休无止的拉锯战和疯狂的军备竞赛令晋国和楚国都感到吃力，停止敌对状态实际上是双方都渴望的事情。问题是，谁先开口？

面子，自古以来就有面子问题。

晋景公十八年（前582年）秋天，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结果发现在仓库里关着一个人。从衣着打扮上看，这个人是南方人。

“这人是谁？”晋景公问守仓库的官员。

“郑国人献来的楚国的俘虏郧公钟仪。”

听说是楚国俘虏，而且是个官阶很高的俘虏，晋景公来兴趣了，下令召见钟仪，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你祖上做什么的？”

“乐官。”

“那你懂得音乐吗？”

“当然懂。”

“来一曲听听。”

钟仪弹奏了一首楚国的乐曲。

“你们大王怎么样？”

“我不清楚啊。”

“别介，总知道一些吧？”

“我真不知道。我是地方官，怎么知道中央领导的事呢？”

“哎，总听说过什么吧？”

又是一个小报记者紧追不舍挖猛料的架势。

“那，那我就说说吧。我听说啊，楚王在做太子的时候，每天早上请教令尹子重，晚上请教司马子反。其他的，我就真不知道了。”

“嗯，不错。”小报记者认为自己的头条到手了。

——伸出橄榄枝

晋景公把自己采访钟仪的过程告诉了士燮。

“看来我们从前妖魔化楚国人了，你看人家钟仪，懂音乐，知礼仪，那素质一点也不比我们的大夫差啊。”晋景公先说了自己的感受，从前以为楚国人是南蛮子，野蛮残暴不懂礼仪，如今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啊。

“是啊，钟仪真是个君子啊，还记得祖上的职业，弹奏家乡的乐曲，说明他不忘本啊。对国君的赞扬出于内心，而且不夸张不吹牛，说明他很诚实可靠啊。

我看啊，军备竞赛是两败俱伤，干脆，就把钟仪放回去，让他充当和平使者算了。”士燮知道晋景公的想法，趁机提出了和平建议。

“是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就这么办了。”

第二天，晋景公设宴招待钟仪，然后送他上路回楚国，请他向楚共王转达诚挚的问候，并表达希望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愿望。

派一个俘虏担任和平特使，既显示了大国的气度，又不承担任何层面的风险，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安排。

钟仪回到了楚国，直接去朝见楚共王。

“啊，老钟，你逃回来了？”看见钟仪，楚共王吃了一惊。

“不是逃回来的，是他们放我回来的。”

“放你回来？说笑吧？”

“是真的。”钟仪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并且把晋景公的问候带到了。

楚共王很高兴，其实他也腻了常年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的。

“人家这么有风度，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啊。”

到了冬天，楚共王派出公子辰前往晋国，对晋国释放钟仪表示感谢，同时提出请求，希望双方重修旧好，订立盟约。

第二年春天，晋国正式派出大夫籴（音迪）筏前往楚国，对楚王派公子辰访问晋国表示感谢，同时商讨签署盟约的具体事宜。

至此，晋楚两国之间的和平谈判结束了第一个回合。

回顾一下过程，首先是晋国以非正式方式伸出橄榄枝，随后楚国以正式方式提出和平建议，再随后晋国进行了官方响应。

由于最早是从钟仪演奏音乐开始的，我们称之为

“音乐外交”。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美建交的过程，会发现走的是同样的路线，不过那是“乒乓外交”。

——命中注定的事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作恶，后人遭殃。

为和平而奋斗的斗士们往往享受不到和平的成果。

晋景公就是这样一个和平斗士。

在和平曙光来临的同时，在晋景公的身上，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神奇的事情，至今无法解释。

就在派出和平特使前往楚国的第二天晚上，晋景公作了一个恶梦，他梦见赵衰披头散发来找他算账，要报灭门之仇。晋景公当时就被吓醒，第二天急忙找

来了著名的桑邑巫师来解梦。

“你先别说作了什么梦，看我说得对不对。”巫师那可是名不虚传的，将晋景公的梦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听得晋景公发愣。

“哎呀妈呀，你太神了，一点也不差啊，你说说，这梦是什么意思？”

“恕我直言啊，您哪，吃不到今年的麦子了。”巫师直言相告，意思就是活不到秋天了。

晋景公半信半疑，不过，从那之后生了病，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晋国的医生都弄不懂晋景公的病情，一打听，说是秦国秦桓公的御用医生医缓医术高明，常常起死回生。于是，晋景公派人去秦国，请求派医缓来给看看病。秦桓公挺仗义，立马派医缓过来了。

在医缓来到的前一天晚上，晋景公又做梦了。他

梦见自己的病变成了两个小孩子，小孩甲说：“医缓很牛啊，我们恐怕要完蛋了。”小孩乙说：“不怕，我们躲在膏的下面，肓的上面，他就拿我们没办法。”

第二天医缓到了，照例是望闻问切四大程序，之后进行诊断：“主公，怕是要准备后事了。你这病在膏的下面，肓的上面，用灸太猛，用药太弱，用针又够不到，确实没治了。”

病入膏肓，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

“真是个名医啊。”晋景公赏赐了医缓，送他回去了。

说起来，晋景公也是个很神的人，他总是能梦到将要发生的事情。

到了五月份，晋景公的身体已经很差，难以管理国事，于是，让太子州蒲提前接任国君，就是晋厉公。

六月六日这一天，晋国的第一批麦子下来了，第

一时间送到了宫里。

“哈哈哈哈，请那个巫师来，我请他吃今年的新麦。”晋景公的心情不错，看来巫师的预言要落空了。

不多久，巫师来了，晋景公请他坐下，等着新麦做的馒头送上来。巫师也有些发怵，虽然自己很神，但是人家晋景公也很神啊，万一真的吃上了新麦，砸了自己的牌子事小，一发火把自己给砍了可就糗大了。

这个时候，一个小太监凑上来了。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姑且就叫他景宦吧。

“主公，我昨天晚上也作了个梦，能不能让巫师给我也解解？”景宦说，晋景公平时对他们很温和，所以他才敢提这个要求。

“问吧。”晋景公同意。

“我昨天晚上梦见背着主公上天了，是什么意思？”景宦问，他怀疑是要飞黄腾达了。

“这个，”巫师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过一会

就知道了。”

馒头上来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

晋景公看着馒头发笑，心说等我吃了第一口，看你阿巫怎么说话？看看馒头不那么烫了，正准备拿馒头吃，就觉得肚子发胀，突然想大便。

“你们等等，我去方便一下回来。”晋景公在两个太监的伺候下，去了厕所。

大概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看着自己大便，晋灵公让两个太监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解决问题。

两个太监在门口候着，一直候了半个时辰，心说就算拉肚子也该出来了，进去看看吧。两人进去一看，哎呀妈呀，景公早已经薨了，也不知道是先薨了掉进粪坑里了，还是先掉进粪坑里再薨的，总之，景公就在粪坑里漂着呢。

就这样，晋景公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吃到当年的麦

子。

现在，晋景公薨在了粪坑里，派谁去把他背出来呢？

从一个角度说，到粪坑背人这样的脏活是没有人愿意干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背国君又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去做的。谁去呢？

“他。”所有人都推荐景宦，理由很简单：他梦见自己背景公了。

倒霉的景宦把晋景公从粪坑里背了出来，然后又为景公殉葬。

桑邑巫师说：命中注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不能抗争的。

如果晋景公不是非要吃着一口新麦，恐怕也不会死得这么没面子。

交日期:2009-09-16 10:17 ————《绝秦书》

晋景公鞠躬尽瘁了，可是，和平事业没有鞠躬尽

瘁。

晋厉公继任之后，继续推动晋楚和解。

晋厉公继任的第二年，在宋国的华元的撮合下，晋楚两国决定在宋国举行卿级会晤，晋国派出士燮，楚国派出公子罢和许偃，东道主宋国则是华元主持。

这次卿级对话进行得十分成功，双方达成了原则性一致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这样写道：今后晋楚两国不再以武力相争，要团结协作，共渡时艰，互相援助。如果有人侵犯楚国，晋国出兵援助，反之亦然。两国之间使者往来，不需要签证。有什么意见分歧，求同存异，有背叛的国家，两国共同讨伐。谁要是不遵守誓言，神灵就灭了他，他的军队毁灭，国家灭亡。

这就是联合公报，人们都在怀疑，这有可行性吗？

秋天的时候，晋国派出郤至前往楚国，向楚共王表达问候，并且监督联合公报的执行情况。

楚共王非常高兴，命令用最高礼节招待晋国使者。

于是，王宫张灯结彩，鼓乐齐鸣。

郤至来到的时候，就发现到处都是音乐，连地下室也在奏乐。郤至吓得不敢进去了。

“老郤，进去啊，大王等着呢。”子重是当天的司仪，见郤至不敢进去，亲自来请他。

“令尹啊，这可是全套音乐啊。我来了就这样，如果哪一天上天降福，让我们两国国君相见，那用什么礼仪呢？”

“嗨，要是上天降福让两国国君相见，那一定是在战场上了，还用音乐？哈哈，进去吧。”子重也不知道是缺心眼还是开玩笑，就算开玩笑，也确实不恰当。

“您刚才说的话可不是这个时候该说的啊，不过您是主人，我还是听从您的命令吧。”郤至没办法，还是跟着子重进去了。

其实，这也不全怪楚国人，一来他们对周礼这一套不是太清楚，二来，他们也确实是很高兴，觉得越隆重越好。

到了冬天，楚国的公子罢到了晋国，也是问候晋厉公以及监督联合公报的执行情况。

晋厉公也非常高兴，也设宴款待公子罢。

等到公子罢走了，晋厉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现在，我们可以打秦国人了。"

怎么晋楚和平跟秦国人有关系？为什么晋厉公要打秦国？

其实，晋国在和楚国开始和谈之后，决定同时修复和秦国的关系，让世界真的实现和平。

秦晋两国很快达成共识，决定两国国君在晋国的令狐签署和平协议。可是到了签约的日期，秦桓公打死也不肯来，因为祖祖辈辈被晋国人忽悠，他怕。没

办法，秦国派了史颗到令狐来跟晋厉公签约，这边晋国派了郤犨过去和秦桓公签约。

“这样结盟有什么用？”士燮当时就笑了，他觉得很搞笑。“信任是结盟的基础，连信任都没有，这样的盟约有用吗？结盟就是为了表达信用，如今一开始就在结盟地点的问题上不守信用，结什么盟？”

果然，秦国在双方结盟之后就暗中找到楚国和白狄，要从南、北、西三面联合进攻晋国。结果，狄人发动了进攻，却被晋国击败了；楚国人比较绝，干脆把秦国人的计划告诉了晋国人。

就为了这个，晋厉公决定讨伐秦国。

应该说，晋厉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晋国组织了联合国军队，这次的联合国军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按照晋楚盟约，楚国也有责任参加联合国军队，于是，中原诸侯纷纷派兵，楚国也象征性派出军事观察团。可以说，除了四周的蛮夷之

外，这是全世界联合讨伐秦国。

在出兵之前，晋国派魏锜给秦国送去一份断绝外交关系的《绝秦书》。《绝秦书》堪称世界外交史上最绝的一篇文章，什么叫颠倒黑白？什么叫强词夺理？我们不妨来学习一下。(原文省略，请参看《左传•成公十三年》。)

《绝秦书》

从晋献公和秦穆公开始，我们就是友好邻邦，戮力同心，结为盟友，后来又有了裙带关系。献公鞠躬尽瘁之后，秦穆公不忘两国的情谊，帮助我们的惠公继位。但是，秦国很快背信弃义，发动了韩之战。之后你们良心发现，有所悔改，又帮助我们的文公回来，这些，我们承认都是秦穆公的功劳。我们文公称霸天下之后，让天下诸侯都去朝拜秦国，这算是报答了秦国的恩德了吧？后来郑国人侵犯贵国，是我们帮着你们打郑国，可是，你们背着我们和郑国人签了和约，天下诸侯都很气愤，要消灭你们，要不是我们文公极

力劝解，你们根本就回不了秦国了，这一次我们又对你们有恩吧？文公去世之后，你们穆公非但不来吊唁，还侵犯我们的崤，断绝和我们的外交关系，灭亡我们的友邦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妄图颠覆我国政权。后来，秦穆公又勾结楚国对付我们，幸亏楚成王被害，让你们的阴谋破灭。秦穆公和晋襄公去世之后，秦康公和晋灵公继位。康公是我们的外甥，可是他也亡我之心不死，频繁骚扰我们的边境。没办法，我们才发动了令狐之战。之后康公还不思悔改，侵占我们的河曲、掠夺我们的王官，摧毁我们的羁马，因此我们又有了河曲之战。可以说，晋秦两国之间的长期敌对状态，完全是秦康公拒绝和平的缘故。

后来秦康公去世了，秦桓公您继位了，我们景公翘首以盼说："这下好了，和平有望了。"令人失望的是，您也是一丘之貉。利用我们被赤狄侵犯的时候来侵略我们，抢我们的庄稼，杀害我们的边民，我们忍无可忍奋起反击，这才有了辅氏之战。前不久的令

狐之盟，您又在忽悠我们，表面上跟我们和平友好，暗地里勾结白狄和楚国人来攻打我们。白狄跟我们是亲戚，跟你们是仇人，你们要我们跟你们去打白狄，我们为了友谊而牺牲亲情，答应了你们。可是随后你们又联合白狄打我们。你们两面三刀的行为，连白狄都讨厌你们，向我们告密。楚国人也很讨厌你的反复无常，他们也把实情都告诉了我们。天下诸侯知道你们的无耻行径之后，义愤填膺，一定要讨伐你们。如今，我们国君在诸侯们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前来讨个说法。如果贵国君为天下诸侯着想，怜悯我们，肯和我们诚心签署新的合约，我们还可以试一试把诸侯们劝回去。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们来伸张正义了。

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借题发挥，添油加醋，威胁恫吓，基本上，《告秦国书》就是这样的了，当然，不能说秦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占理，但是他们有理的

地方也被晋国人说成了没有道理，晋国人实在是太有才了。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有理没理并不重要，有恩没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看看今天的世界，不是也常常能够看到各种版本的《告秦国书》吗？

其实，晋厉公根本没有给秦国人机会，联合国大军随后渡过黄河，攻击秦国。在麻隧，联合国军大败秦国军队，活捉秦国大夫成差和女父。联合国军队又渡过泾水，一直推进到侯丽才撤军。

“我发誓，今后再也不跟晋国人打交道了。”秦桓公哭着说，在他的记忆中，秦国每一次跟晋国发生关系，最终都会吃大亏。

可是秦桓公忘了，如果当初秦国不跟晋国打交道，就不会有他了。

《绝秦书》作为千古绝唱流传下来，其中为我们贡献了“戮力同心”、“痛心疾首”、“惟利是视

（图）”、“引颈以望”等成语和“蝥贼”“逾越”、“倾覆”等词汇。文章好得连被骂的秦国人也爱不释手，仔细留存，认真学习，在日后骂楚国人的《诅楚文》里基本模拟了此文的体例、语法和口气。

喜好古文的同学，建议全篇背诵《绝秦书》。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6 10:26　　敬告各位朋友，《说春秋》第二、第三册以及一二三册的签名本已经在网站有售。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5?_encoding=UTF8&s=books&qid=1252923242&asin=B0020B5B1G&sr=1-5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4?_encoding=UTF8&s=books&qid=1252923242&asin=B002

0B5B20&sr=1-4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5?_encoding=UTF8&s=books&qid=1252923877&asin=B0020B5B2K&sr=1-15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4?_encoding=UTF8&s=books&qid=1252923877&asin=B0020B5B1Q&sr=1-14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3?_encoding=UTF8&s=books&qid=1252923877&asin=B0020B5B2A&sr=1-13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6 15:48 应该是出于他曾经安定齐桓公之后的齐国的原因，但是多数人并不承认他是霸主。把他划进春秋五霸，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吧。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18 08:50 第一一八章 短命的和平

现在，再来看看晋国的权力布局。

表面上看，荀家是当今势力最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郤家才是最为张扬的家族。

作为郤步扬的孙子，郤至的政治资本是不够的，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八卿行列，一方面是堂兄弟郤锜鼎力相助，另一方面是他确实很有学问，晋厉公也很赏识他。

郤锜和郤至有一个共同的堂叔，叫做郤犨，又叫苦成叔，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苦。郤犨现在担任中军大夫，很快就能熬到卿的位置。虽然参加不了政治局常委会，但是能参加政治局会议。

汲取了赵家因为内讧而被灭的教训，郤家十分团结。

“三郤”，这是晋国人新发明的名词。

三郤的性格不大一样，但是有一点一样，那就是都很贪。

——三郤

郤犨在当上中军大夫之后，晋厉公给他派了个活，出使鲁国监督两国盟约执行的情况。

通常，大国到小国出差都是美差，就跟中央官员到地方出差一样。一般来说，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还有好多礼品赠送。

鲁国负责接待郤犨的是执政声伯，接待郤犨的规格很高，相当于接待晋国卿的规格，郤犨很满意，但是满意不等于满足。

“感谢你的热情款待，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想麻

烦你。”郤犨提出新要求。

“你说，能办到的我尽量办到。”声伯知道郤犨很贪，可是这个人还不能得罪。

“从前，我家里很穷，你看我三十大几的人了，一直娶不起老婆。现在有钱了，想娶个老婆，还特想娶个鲁国老婆。你没听说过那个段子吗？找情人要找卫国的，娶老婆要娶鲁国的。怎么样，替我物色一个，这次我就带回去了。”

“这，您的条件太高啊，一时还真不好找。”声伯挺为难。

“嗨，高什么。听说你有个妹妹，要不，咱们做个亲戚？”郤犨早就听说声伯的异父妹妹挺漂亮。

“这个，晚了点，我已经把她嫁给施孝叔了。”声伯倒没有骗他，半年前，刚把妹妹嫁出去。

“这，这，嗨。”郤犨很懊恼，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

现在，声伯看明白了，郤犨是早就瞄着自己的妹妹来的。如果不能得到自己的妹妹，说不准会干出什么来，到时候自己辛辛苦苦这通接待就算是泡汤了。怎么办呢？

“那，其实吧，我对这个施孝叔是很不满意的，要是您不嫌弃的话，我把妹妹给要回来？”声伯试探着说，他估摸着，以郤犨这样有身份的人，还会要二手货？

“好啊好啊，我不嫌弃。”得，郤犨还真要二手货。

就这么着，声伯把妹妹从施孝叔那里抢回来，给了郤犨。郤犨这个高兴，去了一趟鲁国，自己没花聘礼，得了个漂亮老婆，还得了彩礼，赚大发了。

这就是郤犨，类似的故事还很多，晋国人民常常拿出来编成段子。

提交日期:2009-09-20 09:06　　跟郤犨比起来，郤至没有那么粗俗，不过只要说到利益，那也是绝不会退让半步的。

混上了卿，郤至得到了温这个地方作为采邑。温原本是周王室的地盘，当年周襄王一激动送给了晋文公，此后狐毛和阳处父先后被封在这里，现在，成了郤至的地盘。

在温这个地方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的一块地始终没有移交给晋国，而是周王室自己留下来了。当初狐毛和阳处父都没在乎，可是如今到了郤至这里，不一样了。

“什么？该我的，一个子儿也不能少。”郤至眼里可不揉沙子，当时布置了手下，去抢这块地。

说起来，王室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王室城管队竟然干不过郤至家的保安队，那块地被郤至抢了。

那时的周王是周简王，简王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派刘康公和单襄公去晋国，请求晋厉公给个公道。

周王特使来了，晋厉公还是很客气的，听说是这个事情，连忙把郤至给找来，同时叫了伯宗来评理。

“我那不是为了自己啊，我是为了晋国的领土完整啊。”郤至先发言，把自己说得挺高尚。

刘康公随后发言，他首先陈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表示，根据全民所有制的原则，所有的土地实际上都是王室的。撇过这一点不说，王室把整个温都给了晋国，自己弄块自留地难道不行吗？

这件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都是这样。

“伯宗，你给他们评个理吧。”厉公听得稀里糊涂，干脆让伯宗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啊，再怎么说，王室也是王室，就算衰落了，还是应该尊重的。反正地也不大，还给王室吧。”伯宗也没有多考虑，算是说句公道话。

说起来，伯宗就属于没有政治头脑的那种，那时没有考虑，得罪王室无所谓，得罪郤家可就麻烦多了。

就这样，厉公命令郤至把地还给了王室。郤至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已经把伯宗恨得牙痒痒。

与郤犨和郤至相比，郤锜更张狂一些。

其实可以想象，郤锜的爷爷和父亲都曾经是晋国中军元帅，这在晋国还是头一份。所以，郤锜一直生活得超级优越，所有纨绔子弟身上该有的缺点他身上都有，狂妄自大、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胸无点墨、巧取豪夺、欺男霸女、买官卖官等等这些词，在他身上都适合。

郤锜听说大夫夷阳五的一块田很好，一点没客气，直接就给抢过来了，夷阳五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郤犨听说大夫长鱼矫有块地不错，也去抢了过来，长鱼矫反抗了一回，结果被郤锜带着家兵给抓起来了，全家老小捆在一辆车上游街示众。后来长鱼矫苦苦哀求，这才算完事。

从前有“二赵”，现在有“三郤”，晋国人对“三

郤”的怨恨甚至超过了“二赵”。

郤家的名声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他们不仅在国内为非作歹，而且在国际上横行霸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一段时间晋国的外交基本被三郤把持，出使各国的机会多半是他们的。所到之处，都是索贿受贿，稍有不从，就危言恫吓。

“真是猫生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啊。”晋国人民都这么说。

《说苑》上有这么一段，说是赵武二十岁那一年行冠礼。冠礼是什么呢？就是男的二十岁、女的十五岁那年，所行的成人礼。成人礼上，男的被授予帽子，女的被授予簪笄。所以，后来男子成年简称冠，或叫弱冠，女子成年被称为及笄。

赵武行完冠礼，照例去各大家族拜会。

来到栾书家里，栾书对他说：“好啊好啊。从前我做你父亲的副手，你父亲也很帅，但是能力一般，

希望你能超过他啊。”

来到荀庚家，荀庚说：“好啊好啊，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你将来大展宏图了。”

来到士燮家，士燮说：“现在你可要警惕啦，贤明的人受到宠爱而更加小心，蠢人得宠而则会骄傲。要多听别人的劝告，不要总想听好的。”

来到郤锜家，郤锜说：“好啊好啊！年轻人，你比起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差得远啊。”

来到韩厥家，韩厥说：“成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小心谨慎。要在一开始就要亲近善人远离不善。这就好像草木的生长一样，各以其类聚在一起。人戴上冠冕，就如同宫室有了墙屋，只是去除污秽、保持清洁罢了，其他还有什么可增益的呢？”

来到荀罃家，荀罃说：“你好好努力吧！作为赵衰、赵盾的后代，如果老大了还在做大夫，这不是耻辱吗！你老爷爷的才能，你爷爷的勤勉，难道可以忘记吗！好好努力吧，向你的祖辈学习，你一定能够做

得很好的。”

来到郤犨家，郤犨说：“年少而当官的人很多，我怎么安排你呢。”

郤犨是公族大夫，相当于组织部长之类，借着这个机会暗示赵武要送点贿赂才行。

来到郤至家，郤至说：“你看看自己的能力比不上谁，可以请求担任他的助手。”

最后，赵武来到张老家，张老挺客气，请赵武坐了一阵，赵武就把前面几个人的话说了一遍，张老说:“栾书、士燮、韩厥那都是好话，按他们的话去做就好了。至于三郤，估计他们都不得好死，把他们的话都当放屁就行了。”

傲慢、贪婪、无礼，一段小故事，把三郤的嘴脸讲述得清清楚楚。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0 09:11 跟郤

犨比起来，郤至没有那么粗俗，不过只要说到利益，那也是绝不会退让半步的。

混上了卿，郤至得到了温这个地方作为采邑。温原本是周王室的地盘，当年周襄王一激动送给了晋文公，此后狐毛和阳处父先后被封在这里，现在，成了郤至的地盘。

在温这个地方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的一块地始终没有移交给晋国，而是周王室自己留下来了。当初狐毛和阳处父都没在乎，可是如今到了郤至这里，不一样了。

“什么？该我的，一个子儿也不能少。”郤至眼里可不揉沙子，当时布置了手下，去抢这块地。

说起来，王室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王室城管队竟然干不过郤至家的保安队，那块地被郤至抢了。

那时的周王是周简王，简王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派刘康公和单襄公去晋国，请求晋厉公给个公道。

周王特使来了，晋厉公还是很客气的，听说是这

个事情，连忙把郤至给找来，同时叫了伯宗来评理。

“我那不是为了自己啊，我是为了晋国的领土完整啊。”郤至先发言，把自己说得挺高尚。

刘康公随后发言，他首先陈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表示，根据全民所有制的原则，所有的土地实际上都是王室的。撇过这一点不说，王室把整个温都给了晋国，自己弄块自留地难道不行吗？

这件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都是这样。

“伯宗，你给他们评个理吧。”厉公听得稀里糊涂，干脆让伯宗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啊，再怎么说，王室也是王室，就算衰落了，还是应该尊重的。反正地也不大，还给王室吧。”伯宗也没有多考虑，算是说句公道话。

说起来，伯宗就属于没有政治头脑的那种，那时没有考虑，得罪王室无所谓，得罪郤家可就麻烦多了。

就这样，厉公命令郤至把地还给了王室。郤至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已经把伯宗恨得牙痒痒。

与郤犨和郤至相比，郤锜更张狂一些。

其实可以想象，郤锜的爷爷和父亲都曾经是晋国中军元帅，这在晋国还是头一份。所以，郤锜一直生活得超级优越，所有纨绔子弟身上该有的缺点他身上都有，狂妄自大、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胸无点墨、巧取豪夺、欺男霸女、买官卖官等等这些词，在他身上都适合。

郤锜听说大夫夷阳五的一块田很好，一点没客气，直接就给抢过来了，夷阳五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郤犨听说大夫长鱼矫有块地不错，也去抢了过来，长鱼矫反抗了一回，结果被郤锜带着家兵给抓起来了，全家老小捆在一辆车上游街示众。后来长鱼矫苦苦哀求，这才算完事。

从前有“二赵”，现在有“三郤”，晋国人对“三

郤”的怨恨甚至超过了“二赵”。

郤家的名声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他们不仅在国内为非作歹，而且在国际上横行霸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一段时间晋国的外交基本被三郤把持，出使各国的机会多半是他们的。所到之处，都是索贿受贿，稍有不从，就危言恫吓。

“真是猫生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啊。”晋国人民都这么说。

《说苑》上有这么一段，说是赵武二十岁那一年行冠礼。冠礼是什么呢？就是男的二十岁、女的十五岁那年，所行的成人礼。成人礼上，男的被授予帽子，女的被授予簪笄。所以，后来男子成年简称冠，或叫弱冠，女子成年被称为及笄。

赵武行完冠礼，照例去各大家族拜会。

来到栾书家里，栾书对他说：“好啊好啊。从前我做你父亲的副手，你父亲也很帅，但是能力一般，

希望你能超过他啊。”

来到荀庚家，荀庚说：“好啊好啊，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你将来大展宏图了。”

来到士燮家，士燮说：“现在你可要警惕啦，贤明的人受到宠爱而更加小心，蠢人得宠而则会骄傲。要多听别人的劝告，不要总想听好的。”

来到郤锜家，郤锜说：“好啊好啊！年轻人，你比起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差得远啊。”

来到韩厥家，韩厥说：“成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小心谨慎。要在一开始就要亲近善人远离不善。这就好像草木的生长一样，各以其类聚在一起。人戴上冠冕，就如同宫室有了墙屋，只是去除污秽、保持清洁罢了，其他还有什么可增益的呢？”

来到荀罃家，荀罃说：“你好好努力吧！作为赵衰、赵盾的后代，如果老大了还在做大夫，这不是耻辱吗！你老爷爷的才能，你爷爷的勤勉，难道可以忘记吗！好好努力吧，向你的祖辈学习，你一定能够做

得很好的。”

来到郤犨家，郤犨说：“年少而当官的人很多，我怎么安排你呢。”

郤犨是公族大夫，相当于组织部长之类，借着这个机会暗示赵武要送点贿赂才行。

来到郤至家，郤至说：“你看看自己的能力比不上谁，可以请求担任他的助手。”

最后，赵武来到张老家，张老挺客气，请赵武坐了一阵，赵武就把前面几个人的话说了一遍，张老说:“栾书、士燮、韩厥那都是好话，按他们的话去做就好了。至于三郤，估计他们都不得好死，把他们的话都当放屁就行了。”

傲慢、贪婪、无礼，一段小故事，把三郤的嘴脸讲述得清清楚楚。

提交日期:2009-09-21 17:14　　——和平时代结束

了

晋厉公二年（前579年），晋楚两国发表和平共处联合声明，世界实现了和平。但是，世界和平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到晋厉公四年，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这一次，首先破坏和平的楚国人。

楚共王很强烈地感到世界和平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实惠，反倒是晋国占了便宜。如今，各国似乎跟晋国都更亲近一些，楚国则被边缘化了。

“如果世界和平就是这样，老子宁可不要和平。”楚共王非常恼火，他决定要搞点事情出来。

于是，楚国出兵攻打了郑国和卫国，因为这两个国家跟晋国走得很近。不过，楚国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晋国什么反应呢？没反应。

为什么晋国没有反应？因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

三郤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其他的人要么敢怒不敢言，要么冷眼旁观，等着看热闹。

栾书看在眼里，有心要有所动作，可是又怕孤掌难鸣，不敢轻举妄动；士燮跟他父亲士会一样，是个生怕是非找上门来的人，除了上朝和开会，其余时间都躲在家里种菜，两耳不闻窗外事；其余的荀庚、荀罃和韩厥都是冷眼旁观的人，等着看热闹。而赵旃自顾不暇，哪里还敢说三说四。

终于，三郤作了一件全晋国人民都愤怒的事情。

伯宗是个以说老实话著称的人，全晋国人民都知道这个人很正直。可是就这么个人，得罪了三郤，三郤于是穷追不舍，想尽办法要害他。最终，他们罗织了大量罪名，真的就把伯宗给害死了。好在伯宗的老婆有先见之明，提前作了提防，因此伯宗的儿子伯州犁能够逃去楚国。

害死伯宗之后，三郤紧接着又害死了晋国著名的好人栾弗忌。

“郤家一定要灭亡了，一定要灭亡了，他们杀害好人，不会有好报的。”韩厥断言，不过，他还是躲在一旁冷眼观瞧，他绝不出头。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二十条：最好没有正义感，即便有正义感，也千万不要出头。

副一条：相信坏人一定会被收拾，但不要认为自己能收拾坏人。

晋厉公五年（前576年），楚共王派公子城前往郑国，答应把汝阴的地给郑国，条件是郑国跟楚国混。

郑成公合计了一下，好像跟晋国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关键时刻晋国总是当缩头乌龟，去年楚国人来侵犯时，郑国去向晋国求救，晋国就是用“一贯坚持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那一通屁话给忽悠过去了。

“好，成交。”郑成公很容易得出结论：跟楚国混，实惠。

就这样，郑国又成了楚国的跟班。

这一次，晋国还是干瞪眼。

大概楚共王的内心就觉得不把晋国人激怒就很没意思，所以看到晋国人没反应，他决定再搞点名堂。什么名堂？让郑国人讨伐宋国。地球人都知道，宋国是晋国最死硬的跟班。

听说打宋国，郑国人很兴奋。不用动员，子罕就率领郑国军队出发了，郑军的战车清一色都是上次从宋军手中缴获的，基本上，这么多年以来，郑军的战车总保持一半以上来自宋军。

宋国急忙派出大将将（金+且）和乐惧迎战，战斗结果大爆冷门，宋国军队竟然破天荒地获得了胜利。捷报传来，宋国上下一片欢腾。

击败了郑军的将（金+且）和乐惧掌着得胜鼓回到了夫渠（今河南商丘境内），大家高兴啊，终于击败了郑国人，“恐郑症”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兄弟们，今晚开怀畅饮，庆祝胜利。”将（金+且）和乐惧高兴坏了，当晚大宴官兵。

宋国人真的以为击败了郑国人，但是，郑国人没有这么认为。

郑国人是被击败了，但是实际上应该说是被击退了，因为他们既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击溃。对于郑国人来说，只能说是上半场略处下风，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下半场。

宋国人当晚喝得很好，很高兴，以至于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都没有醒过来。可是，这个时候郑国人已经来了。

于是，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将（金+且）和乐惧都被活捉。

“恐郑症”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重了。

——战争一触即发

宋军再次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晋国，晋厉公立即召开八卿会议，讨论世界局势的最新进展。

“我们必须要教训郑国了，奶奶的，他们简直就像婊子，谁给钱就跟谁上床。”晋厉公非常愤怒，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不要，我觉得仅仅是郑国背叛我们，不应该出兵，该等到诸侯都背叛我们。”士燮反对，他的理论跟他的做人理论是一致的，那就是能忍则忍。

士燮能忍，别人都不能忍了。

“不行，我不能在我的手里丢掉晋国的霸主地位，一定要出兵。”栾书急了，自从当上中军帅之后，还

没有什么政绩，他现在要表现一下自己。

既然国君和中军帅都表态了，别人还有什么话说？

于是，晋军四军齐出。

看看四军的人员配置。

中军帅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帅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帅韩厥，下军佐荀罃；新军帅郤犨，新军佐郤至。

看看变化的部分，原中军佐荀庚去世，儿子荀偃接班，栾书直接给安排了上军佐；原下军帅赵旃去世，郤犨破格担任新军帅。

“此次出兵，就是要跟楚国人见个高低。”在出师动员大会上，栾书直接把目标说了出来，其实不说大家也能看出来，小小郑国根本用不了四军。

相应的，栾书作了具体安排：晋厉公亲自前往督阵，八卿中，除荀罃留守之外，郤犨前往卫国和齐国

请求两国出兵援助，其余六卿，全部随同出征。此外，栾书的儿子栾黶（音演）被派往鲁国请求出兵。

一切安排妥当，晋厉公五年四月十二日，晋军出发了。

晋军出发的消息很快到了郑国，郑成公立即派大夫姚句耳前往楚国求救。

“来吧，谁怕谁？”楚共王没有犹豫，下令出兵。或许，这就是他期盼的那一天。

楚军同样是全军出动，楚共王亲自压阵，中军由司马子反率领，左军由令尹子重率领，右军由将军子辛率领。

楚国三军浩浩荡荡北上。

大军路过申地，经过申叔时的家，这时候申叔时已经离休在家。子反一向尊敬申叔时，知道他是楚国最有学问的人，因此专门上门请教。

“申老师，你看我们这次出兵的结果会怎样？”子反问。

申叔时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大堆道理，简要来说，实际上就是几句话：“我们不讲信用，破坏世界和平，失道寡助。将军啊，你就尽力吧，反正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子反听得发愣，十分郁闷地走了。

其实，不仅申叔时认为楚军要败，姚句耳也同样不看好楚军。因为与晋军相比，楚军行动迅速，但是军容不整，遇上强敌，很容易自乱阵脚。

毫无疑问，双方都动员了全部主力，大战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

提交日期:2009-09-23 20:39　　——非主流

在双方军队遭遇之前，来看看背景材料。

与前两次战争不同的是，这一次双方都拿出了家

底，双方国君第一次双双上阵，应了当年子反“如果国君见面一定在战场”的预言。因此也可以说，这一次才是晋楚两国真正的较量。

与前两次战争不同的是，双方对于战争都缺乏准备，都是冲动之下做出的出兵决定。双方既没有先轸这样战神级的帅才，也没有楚庄王这样掌控全局的国君。也就是说，尽管是最高等级的较量，却一定不是最高水准的战争。

在各自的阵容中，同样也都分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但是由于两国国君是主战派，因此主和派的呼声被忽略。

楚军阵营，主和派的代表是子反，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与子重矛盾极深，担心被子重借题发挥。

晋军阵营，八卿中栾书和三郤都是主战派，韩厥、荀偃和荀罃随大流，主和派只有士燮一个人。

如果我们把双方的主战派称为主流派，那么子反

和士燮就是非主流。

任何时候，非主流都是不受欢迎的，即便真理往往掌握在非主流手中。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这时候，楚国出兵的消息传来了。

“元帅，我看，咱们还是撤军吧。我们假装逃避楚军，这样晋国的忧患就可以舒缓。再说当霸主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是等后面有能力的人来做吧。咱们就安安生生过日子，大家相安无事就好了。”非主流士燮劝栾书撤军。

栾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了两个字：“不可。”

在内心里，栾书有些瞧不起士燮了。

五月二十八日，晋楚两军在郑国鄢陵（今河南鄢陵县）遭遇。

“我看，我们还是撤吧。”前敌会议上，士燮又提出建议。

栾书瞪了他一眼，没理他。栾书没理他，不等于没人理他。

“老士，太弱了吧？当年韩之战，惠公被秦国人活捉；萁之战，先轸阵亡；邲之战，晋军被楚庄王击败。这三场大战，都是晋国的耻辱。如果我们再躲避楚国人，又是增加我们的耻辱。”八卿里排名第八的郤至大声呵斥排名第二的士燮，语气十分严厉。

没有人同情士燮。

士燮不说话了，等到会议结束。士燮找了一块没人的地方，自言自语：“当初跟外国打仗，那是因为齐、楚、狄、秦都是强国，不跟他们打，就要受欺负。如今齐、秦、狄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只剩下一个楚国跟我们抗衡而已。自古以来，只有圣人能够既没有外患也没有内忧，我们都不是圣人，没有外患必然有内忧。为什么不留下楚国这个外患呢？”

士燮的话有道理吗？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不仅有道理，而且是非常有道理。如果有外患，内部就会团结；如果没有外患，内部权力斗争就会升级。

管子曾经说过：非有内忧，必有外患。

士燮的原话是：外宁必有内忧。

士燮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士燮的出发点是想遏制国内权力斗争，却一不留神让自己卷进了权力斗争。就因为他的几次建议，晋厉公、栾书、三郤都开始不喜欢他。从这个角度说，士燮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与韩厥相比，他差得很多。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二十一条：尽量避免成为非主流，如果不幸成为非主流，尽量不要发言。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5 13:57　　晋国主要在山西、河南和陕西，楚国主要在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和安徽，郑国夹在两国中间，因此战争多发生在河南。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6 08:48　　第一一九章 鄢陵大战

五月二十九日。

楚国和晋国进行最后的战斗准备。

楚军的盟军郑国军队抵达，而晋军盟军齐军、宋军、卫军和鲁军都还没有抵达。为什么郑军到了而晋军的盟军都没有到？因为路程太远？因为大家都学精了。谁愿意跟楚国打仗？谁也不愿意。可是又不能得罪晋国。所以，大家都在玩蘑菇战术，每天都在前进，但是就是到不了。

“狗日的们，你们就磨蹭吧，就忽悠我们吧。”栾书当然看出来诸侯们的小把戏，可是他也没办法，晋国忽悠别人惯了，被别人忽悠也不算冤。

晋军中有人是经历过邲之战的，有的人想起来害怕，有的人想起来窝火，有的人想起来惭愧。怎么还有惭愧的？还真有，譬如魏锜。

邲之战中魏锜是犯了错误的，害死了不少兄弟。这么多年以来，他都受着良心的折磨。所以，他很惭愧。另一方面，尽管还没有混到卿的位置，魏锜通过韩厥的奋斗史，还是看到了希望。基于以上的两个原因，他暗自发誓要在这一次战斗中立功，挣到升官的本钱。

当天晚上魏锜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射中了月亮，可是自己却掉坑里了，于是赶紧找人来圆梦。

“姬姓为太阳，异姓为月亮。你这梦，一定是可以射中楚王。掉进了泥坑，说明你难免一死。”圆梦的兄弟这样分析。

晋国人在做梦，楚国人呢？

——中国第一神箭

楚国人在进行战前大比武。

楚国有两个著名的神箭手，一个是潘党，一个是养由基。一向以来，两个人就互不服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帮弟兄们起个哄，哥俩个找地方比试箭法去了。

来到一片空地，两个神射手准备好了弓箭。

“百步以外安放靶子，看谁能射中，怎样？”潘党先划了个道出来。

“好。”养由基没意见。

于是，有人去百步之外放了靶子。

潘党先射，连环三箭过去，都射在靶子上。形象点说，都在六环以上。

潘党笑了，现在要看养由基的了。

“靶子目标太大了，看见没有，百步之外正好有柳树，哪个兄弟过去，在树叶上做上记号，我要射树叶。”养由基自己给自己提高了标准，大家一听，都有些不敢相信。

射柳树叶的难度比射靶子难了许多，一来目标小，基本上就是十环的标准；二来，微风轻吹，树叶随风摆动，还要考虑提前量。

有人去找了三片树叶，做好了标记。

养由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的人也都屏住了呼吸。

搭箭，拉弓，射箭。

第一支箭，准准地射在做了标记的柳叶上。

“哇。”惊叫声。

第二支箭，又是准准地射在做了标记的柳叶上。

“啊。”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三支箭，还是准准地射在做了标记的柳叶上。

“哗。”一片欢呼声。

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

第一个项目，养由基胜出。

第二个项目，力量。

还是一百步以外，潘党让人把七层甲捆在一起，吊在树上，一箭出去，射穿七层甲，那支箭就楔在甲里，只留下一个屁股在外面。

潘党又笑了。

养由基也搭上了箭，拉弓，放箭。箭离弦的时候，潘党的脸色就变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支箭离弦的声音就已经告诉了潘党，养由基的力量也比自己大。

那支箭稳稳地扎进了七层甲，然后穿过甲，落到了地上。

“佩服佩服，养将军神力，竟然穿过了七层甲。”

潘党服了，他一点也不嫉妒，他是服了。

“潘将军看错了，是你的箭穿过了七层甲。”养由基说。

“怎么会？”潘党有点不高兴了，这不是假谦虚吗？这不是在讽刺我吗？

有人把那七层甲拿了过来，潘党接过了甲，这时候，他的脸色又变了。

原来，甲上的箭不是潘党的，而是养由基的。那么潘党的箭呢？被养由基的箭生生顶了出去。

养由基的箭法，又准又狠。

养由基和潘党比试箭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楚军大营，楚共王也听说了，于是也来看看热闹。

“大王，你看，我们在百步之外能射穿七层甲，有我们这样的神射手，还怕晋国人吗？”养由基和潘党正在兴奋头上，拿着那七层甲去给楚共王看，以为

能够受到好评。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楚共王并没有高兴，他发火了。

“你们真不要脸，知不知道骄兵必败？知不知道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知不知道山外有山？以为就你们会射箭？你们卖弄箭法吧，明天一定就死在这上面。”楚共王说了一通很有哲理的话，最后一生气，把两个人的箭都给没收了。

真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这一通骂，骂得养由基和潘党两个灰头土脸，就连看热闹的也觉得很没趣，一哄而散了。

共王说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在这里并不适合，如果因为容易被敌人射死就不干射箭的话，学射箭干什么？换句话说，射箭的被敌人射死，那就是死得其所，是最正确的死法，有什么好指责的？

在这一点上，楚共王和士燮一样，他们都很高明，

都很懂得道理，可是，道理用错了地方。而道理用错了地方的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顺便再说说养由基。

养由基是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第一号神射手，第二号才是李广。

关于养由基还有一个故事，在楚国的荆山有一只老猿，身手十分敏捷，楚国人打猎的时候用箭射它，老猿根本不当回事，闪转腾挪，用手接箭，用尾巴拨箭等等，那简直是把人不当人看，而是当猴耍。

人被老猿羞辱得受不了了，于是请养由基出马。老养来到荆山，找到了老猿，然后搭弓上箭。再看老猿，老猿哭了。被射了这么多年了，它也是行家了，一看养由基的动作，它知道自己这回算是栽了。

果然，养由基一箭出去，快如闪电，力大无穷，老猿直接就被干下来了。

提交日期:2009-09-26 08:59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二十一条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一条：权力交接时期，不要轻易离开权力中心。

副一条：权力就像狗不理包子，热蒸热卖。你来晚了，肯定凉了。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二条：权力应当用来发展朋友，而不是制造敌人。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三条：给人恩惠，就是在为自己的后人积累政治资本。

副一条：对人苛刻，就是在为自己的后人树立敌人。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四条：除非你能置对手于死地，否则，不要把对手逼上绝路。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五条：如果能置对手于死地，坚决不能手软。

副一条：不仅不能手软，而且要斩草除根。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六条：不择手段，把潜在的主要对手消灭在摇篮中。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七条：侥幸心理要不得。

副一条：宁可冒险一搏，不能心存侥幸。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八条：对自己的亲信，有条件要提拔，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提拔。

副一条：提拔自己的亲信，也要讲究策略。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九条：对内要强横，对外要忍让。

副一条：权力斗争的主要敌人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条：如果要独善己身，一定要随时小心，不要稀里糊涂被人拉上贼船。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一条：权力斗争中，利用舆论造势是很重要的。

副一条：权力斗争的最高境界是不仅消灭对手，还要让人们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二条：为了一时恩怨而报

复别人，即便很成功，那也算不上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三条：对付强敌，要适时示弱，争取同情票。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四条：一定要把权力接力棒传给自己信得过的人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五条：权力词典中，没有报恩二字。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六条：欲让你灭亡，先让你猖狂。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七条：内部斗争是自我毁灭的捷径。

副一条：要击败强大的权力斗争对手，首先要从他的内部开始。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八条：当你成为强势人物或集团的障碍的时候，要懂得主动让开。

副一条：主动让路和被踢开绝对不是同样的效果。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十九条：把功劳推给自己的上级。

副一条：不要和下级争功，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二十条：最好没有正义感，即便有正义感，也千万不要出头。

副一条：相信坏人一定会被收拾，但不要认为自己能收拾坏人。

权力斗争金科玉律第二十一条：尽量避免成为非主流，如果不幸成为非主流，尽量不要发言。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6 22:37 哈哈，我能力有限，希望大家都来总结。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7 17:28 作者: xo_9222108 回复日期：2009-09-27 11:49:57

贾老师：前三部都买了，读起来比较过瘾，既了解历史，又不枯燥。建议把参考书籍名称列出来。

春秋的参考书目并不多，内容集中一点的也就是春秋三传、史记和国语，其余吕氏春秋、说苑、韩非子、御览、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等比较杂，而且可信度要打折扣。如果纯读史，也就是左传为主，参考史记和国语、吴越春秋，如果要了解那时的思想，那就多了，诗经、管子、论语、孔子家书、说苑、晏子

春秋、道德经等等都可以看，还有一些杂书。至于周礼、礼记等，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实在没必要看了。

就目前的《说春秋》的三本书来说，建议参看《左传》、<史记>和《管子》，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虽然观点陈腐、条理较乱，而且写法很流水，但是是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史料的。

有人说《说春秋》是戏说历史，对照《左传》和《史记》就知道是不是了；也有人说《说春秋》是翻译《东周列国志》，对照《东周列国志》看看，就知道二者的差别有多大了。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8 10:29

——斗法

叛徒，是很可怕的。

高级叛徒，更加可怕。

充满仇恨的高级叛徒，那就是无比可怕了。

两军阵营各配置了一个叛徒，一个高级叛徒，一个充满仇恨的高级叛徒。

苗贲皇，斗越椒的儿子，现在官为晋国上大夫，与楚国有杀父灭族之仇。

伯州犁，伯宗之子，现在担任楚国太宰，与晋国有杀父灭族之仇。

这一次，两个叛徒都来到了前线，并且，都在各自国君的身边出谋划策。

五月二十九日晚，楚军大营召开前敌会议。

“各位，现在两军对峙，我们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楚共王提出问题，在场的有不到十名高级将领。

“我看，再等一等，比比耐心再说。”子反的意见是这样的，内心里，他有些不想打。

“等什么等？我等不及了。”子重反对，基本上，只要是子反支持的，他都反对。

共王各看了他们一眼，他知道这是两个缺心眼的人，问他们没什么用。

“太宰，你的看法呢？”共王问伯州犁，他觉得伯州犁真是个人才。

“大王，现在郑国军队已经到了，而晋国的盟军还在路上，我们应该趁他们还没有到来之前进行决战。”伯州犁建议速战，他的理由很充分。

共王想了想，晋国的四路盟军尽管战斗力一般，但是人数确实很多，人多胆壮啊。所以，伯州犁的看法是正确的。

“好，我决定明天决战。太宰，你对晋国军队非常熟悉，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布置？”共王又问。

“大王，晋军作战，纪律性强，协同作战能力比我们高。如果两军阵地战，晋军实力在楚军之上。不过论单打独斗、混战，楚军强于晋军。所以，我建议我们明晨早起，迫近晋军大营列阵，这样，他们列阵缺乏空间，阵型不整，协同作战力将会大打折扣。”

伯州犁的分析一五一十，说服力极强。

“噢，原来这样。”子重子反频频点头，打了一辈子仗，今天总算开了点窍。

五月三十日凌晨，楚军起个大早，那天还没有月亮，兄弟们黑灯瞎火吃了早饭，天微微亮出发，到了晋军大营前列阵。

楚国人列好阵了，晋国人刚开始吃早餐。

晋军大营，前敌扩大会议。

对面楚军阵地，楚共王站在巢车上观察晋军，身边就是伯州犁。什么是巢车？就是类似鸟巢的车，特点是高而且有屏蔽，作用就是用来观察敌军的。

在这里，楚共王和伯州犁进行了一段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对话，伯州犁就像是一个专业的解说员来讲解对面大营中的每一个行动，而楚共王依然像记者一样提问题，不过这次不是小报，是大报，因为问题也很

专业。

“晋军营中车马往来，在做什么？”楚共王问。

“召集军官。”

“都到了中军大帐，干什么？”

“开前敌会议。”

……

伴随着伯州犁的精彩解说，我们还是把镜头转移到晋军大营，看看晋国人的作战程序。

楚国人已经逼到了眼前，对于晋国人来说，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出战还是稳守。

“楚国人军心浮躁，我们只需要固守三天，他们就会撤退，到时候我们的盟军也到了，我们正好包围他们，必然获得完胜。”主帅栾书首先定了调，说句公平话，栾书的战略万无一失，确实是个好办法。

按理说，主帅定了调，而且是个好调，别人通常

就不说话了。可是，三郤并不买账。

“不好，我们应该立即出击。楚国人有六大缺陷，第一，两大主将子重和子反严重不和；第二，楚王的亲兵还是庄王时候的人马，都是老弱；第三，郑国军队的阵型很不齐整；第四，楚军几乎就没有阵型；第五，月末作战，他们却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的出动；第六，楚军非常喧嚣，各自为战，而大家都在向后面看，显然是找逃跑的路线。他们有这六大缺陷，我们难道不能战胜他们吗？”郤至说话了，一点不给栾书面子。

虽然大家都有点讨厌三郤，但是郤至这番话说得是有道理的，大家忍不住点头。

“说得有理，栾元帅，跟楚国人决战吧。”晋厉公决定听从郤至的建议。

栾书很不愿意这个时候跟楚国人决战，他觉得没有把握。可是晋厉公都发话了，就这么顶回去是不合适的。不过，栾书有理由。

“主公，就算郤至说得有理，可是楚军太逼近我

们的大营，我们根本没有列阵的余地了。”栾书说，这倒是个现实的问题。

大家都没话说了。

“这一定是伯州犁出的主意。”荀偃忍不住说了出来，他和伯州犁是朋友，知道伯州犁的才能。

大家都傻眼的时候，有一个人想到了办法。谁？士匄（音丐）。

士匄是下军大夫，级别不高，因此站得靠后，这个时候走上前来。

“元帅，我有办法。我们就在大营里把灶平了，帐篷拆掉，不是就腾出地方来了？然后拆掉营门，就可以冲锋了。老天爷就是让晋国来抗衡楚国的，我们怕他们个俅。”士匄的主意一出，现场一片哗然，太聪明了。

晋厉公点点头，表示同意。郤至笑了，他很开心。栾书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瞪了士匄一眼，心说“要说这小子缺心眼呢，他的主意还挺正；要说这小子聪

明呢，可是他怎么一点眼力也没有？”

大家没有注意到，在他们赞叹不已的时候，一个人愤怒了，这个人脸涨得通红，顺手抄起一把大戟来。

“兔崽子，大人们说国家大事，你懂个屁，我叫你胡说八道。”这人说着，举起大戟来就要刺士匄。

谁这么嚣张？士燮，士匄他爹。

士燮知道，当两派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最好不要发言，只要发言，一定会得罪人的。

还好，大家把士燮的长戟夺了下来，士匄远远地躲到了一边。

苗贲皇若有所思，自言自语：“老到，老到。自我保护意识超强啊。”

“就按士匄的方法，准备战斗。”晋厉公下了最后的命令。

提交日期:2009-09-29 13:23　　现在，再把镜头拉到

楚军大营的巢车上，依然是楚共王和伯州犁两人在对话。

楚共王：“张幕矣。”——他们张开了帐幕。

伯州犁：“虔卜于先君也。”——这是在他们先君灵位前祈祷和占卜。

楚共王：“彻幕矣。”——他们又把帐幕拆了。

伯州犁：“将发命也。”——这是准备发布命令。

楚共王：“甚嚣，且尘上矣。”——那里非常喧闹，而且尘土飞扬。

（甚嚣尘上，这个成语来自于这里。）

伯州犁：“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这是填井平灶，看来，他们将在那里列阵了。

楚共王：“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都上车了，但是车上的战士又都下车了。

伯州犁：“听誓也。”——听取军令。

楚共王：“战乎？”——他们准备打吗？

伯州犁：“未可知也。”——现在还说不准。

楚共王：“乘而左右皆下矣。”——又上车了，又下车了。

伯州犁：“战祷也。”——这是在作战斗前的祈祷。

除了这些看得到的，伯州犁还把晋厉公亲军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有了伯州犁，楚共王对于晋军的一举一动都很清楚了。

晋国叛徒在楚军大放异彩，楚国叛徒在晋国就没有表现吗？答案是否定的。

苗贲皇也没有闲着，他也在晋厉公的身边介绍楚军的情况。在详细介绍了楚共王亲军的情况之后，苗贲皇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主公，楚军一向是把精兵强将集中在中军的。

我们不妨以精兵攻击他们的左右两军，然后三面合围他们的中军。这样，他们一定会大败。”苗贲皇的建议非常好，当初先轸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怎么看？”晋厉公问。

“嗯，好主意。”栾书表示赞同。

主意是个好主意，而且主帅都赞同了，按理说应该没有人反对。可是，郤至又说话了。

“我看不好，我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对方中军，派少量部队拖住对方左右两军。为什么这样？首先，子重与子反有仇，所以他一定不愿意增援中军。而子辛缺乏作战经验，更不敢轻举妄动；第二，楚军中军号称精锐，实际上是些老弱病残，再加上郑国军队也在中军，指挥混乱，反而降低战斗力。”

别说，郤至的分析也有道理。

总的来说，栾书的打法稳重，郤至的打法激进，二者都有可取之处。如果是晋文公，一定按栾书的策略。可是，晋厉公年轻气盛，他觉得郤至的办法更好。

“好，就按郤至的建议。”晋灵公定了调。

郤至得意地笑了，他没有注意到，栾书狠狠地瞪了他两眼。

晋军最后的作战安排是这样的：以上军对抗楚国的左军，因为子重的战力比较强；以郤犨率领新军的一半牵制楚军的右军，其余中军、下军再加上郤至率领新军的一半来攻击楚军的中军。

不得不承认，晋军的战术意识依然在楚军之上。

战斗就要打响，让我们来看晋楚之间的第三次战争。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9 13:26 第一二〇章 永不结束的战争

晋军摆好了阵势，随后拆除了营门和栅栏，晋楚两军正式对垒了。

伯州犁对晋军的阵势感到很吃惊，他知道形势有些不妙了。

“大王，晋军要集中优势兵力来攻击中军了，赶快通知左右两军向中军靠拢。”伯州犁提出紧急建议。

可是，晚了，因为晋国人已经开始冲锋了。

既然如此，只能死战了。

——斗箭

先看看晋军新军与楚军右军的对抗。

郤犨根本没有准备跟楚军硬拼，而楚军也没有想要跟晋军死磕。因此，两军以接触战的方式进行战斗，基本上是第一排的士兵打打停停，后排士兵呐喊助威。

晋国人的策略成功。

再看看晋军上军与楚军左军的战斗。

毕竟是双方主力部队，战斗远比右军要激烈得多。

不过，晋军保持了阵型，楚军也并不凌乱。基本上，两军势均力敌。

总的来说，这边的战斗很有序，双方伤亡都不大。那么，有序到什么程度呢？

栾针是栾书的二儿子，因为作战勇猛，此次出任晋厉公的车右。自然，晋厉公不会冲锋在前，因此还比较悠闲。突然，栾针想起一件事来

“主公，从前我出访楚国，子重问我晋军的勇武体现在哪里，我说是好以众整（军容整肃）和好以暇（从容不迫）。如今两国交兵，使节不能来往，不能说是军容整肃；说话不算数，不能算是从容不迫。我请求派人去给子重敬酒。”栾针说。

厉公一听，这主意挺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当即让人倒了一杯酒，派了一名算是战地使者的给子重送过去。

“哎，拜托拜托，酒来了啊，让个道让个道。”使者就像赶菜市场一样，一路喊一路走，大老远从中

军来到了上军。

晋军和楚军看见有人端酒上来，纷纷让路，然后在一边看热闹。

使者顺利来到了子重的面前，这时候大家都不打仗了，看看发生什么。

“我们国君缺乏人手，所以栾针这样的废材也要给国君当车右了。没办法，不能亲自前来，只能派我来为将军敬酒。”使者说完，把酒敬了上去。

子重接过了酒，恍然大悟：“栾针当初在楚国说过晋军好整以暇，一定是为了这句话给我送酒的，他记性真好。麻烦你回去替我致谢，有机会我再请他喝酒。”

子重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酒都敬了，还打什么？

之后晋楚两军基本上就跟演京戏一样了。

栾针的这杯酒，到底是真的卖弄风度，还是要瓦

解敌人斗志呢？

晋国人，有的时候真的说不清。

总之，楚军的左右两军很休闲。

可是，中军就惨大了。

晋军排山倒海一般压了过来，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就算楚军中军都是精锐，可是人家晋军也都是精锐啊。

如果说左右两军打得是友谊赛，中军绝对是淘汰赛了。

楚共王见到形势不妙，坚持不退，拼命擂鼓。要说起来，春秋时期的国君不仅常常亲自上阵，而且常常冲锋在前，而楚国国君尤其神勇。

在楚共王的带领下，楚军中军士气大振，竟然抵挡住了晋军的攻击，尽管非常吃力。

魏锜是一员猛将，也是冲锋在前，他猛地看见楚

庄王亲自擂鼓，突然想起自己的梦来，于是抽出一支箭，瞄准了楚共王。

楚共王正在擂鼓，一抬头，发现一支箭正向自己飞来，想要躲，已经来不及了，之后就觉得眼前一黑，右眼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魏锜的箭准准地射进了楚共王的眼睛，好在距离过长力量不大，否则当场就会要命。

楚共王大叫一声，一把把箭从眼睛里拔了出来，箭头带着自己的眼珠。见到大王受伤，卫士们急忙上来搀扶。楚共王忍着痛，大叫："养由基，养由基。"

养由基就在旁边，急忙过来。

"给你两支箭，替我杀了射我的人。"共王急了。

把箭给了养由基，共王掉转车头，到后面包扎伤口。

战前，养由基的箭都被共王没收了，因此这段时间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如今拿到了两支箭，急忙忙

要找射伤共王的人。

“谁射的？是谁？”养由基问身边的士兵，可是兵荒马乱的，谁注意了？没人知道。

养由基正在着急，那一边目标自动出现了。

“我射中了，我射中了楚王，哈哈哈哈。”魏锜手舞足蹈，大声喊叫，他生怕大家不知道。他很高兴，他好像已经看见卿的宝座在向自己招手。

可是他显然忘了，楚国还有一个叫养由基的。

慢镜头开始了。

养由基的箭搭上了弓，拉开弓，松手，箭慢慢地飘了出去，笔直地向前飞，箭尾的羽毛在颤动。终于，箭飞到了目的地，“噗”一声，一个脖子被刺穿。

喊叫声戛然而止，脖子弯了下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脸。啊，原来是魏锜。

魏锜趴在了自己的箭囊上，一动不动。

他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当上卿，尽管他离卿已经无

限的近。不过，能死在养由基的箭下，那绝对是个勇士的光荣。就像养由基，他最终也死在敌人的箭下，那是天下第一神射手最伟大的归宿。

养由基追上了楚共王，把剩下的一支箭还给了共王。

共王用一只眼看看他，因为他只剩下了一只眼。

“你的箭还给你。”共王收下了自己的箭，然后把养由基的箭囊递给了他。

从那以后，养由基得了一个“养一箭”的绰号。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9 13:30 哈哈，明天发完第三册，算是给国庆献礼。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29 23:28 伯州犁是伯嚭的爷爷，所以，吴越争霸只能在第五部了，哈哈。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30 10:20 大概

是楚庄王灵魂附体吧。哈哈，笔误，多谢指教。出版时应当更正过来了。

作者:贾志刚 提交日期:2009-09-30 10:22 ——放生

共王受伤，楚军终于抵挡不住了。

楚军中军崩了，但是并没有溃，而是一边抵抗一边后撤，这就是楚军，决不逃命的楚军。

晋军精锐已经突入楚军的阵地，一个身穿红色盔甲的晋军将军十分扎眼，这个人非常勇猛，突在最前。

楚共王一步步后撤，而红甲将军率领着一队晋军精锐已经冲倒了眼前。共王的亲兵们紧张起来，他们知道晋国人喜欢擒贼先擒王的打法，共王已经非常危险。

然而，令楚国人吃惊的是，当红甲将军冲近的时候，他一定会跳下车，脱下头盔。这样反复三次，共王终于看出名堂来了，于是他取下自己的弓，派工尹襄给红甲将军送过去：“这个红甲将军看见我就下车，

一定是个君子，把这个送给他，看看他是不是受伤了。”

工尹襄把弓拿去送给了红甲将军，并且转达了共王的问候，红甲将军怎么说？这么说：“托大王的威灵，外臣能够随国君作战。对大王的问候我不敢当。我并没有受伤，多谢大王的关心。军务在身，请使者转达我的敬意。”说完，红甲将军对着使者肃拜三次。

太有风度了，实在是太有风度了，风度好得简直令人嫉妒。

谁啊？郤至。

“哼。”远远地，有人冷笑了一声。

楚军还在拼命抵抗，郑国军队则早早崩溃掉了。

韩厥还是那么勇猛，他知道什么地方该出头，什么地方该掩盖锋芒。韩厥率领的兵力恰好对着郑军，于是一通冲锋，把郑军打得丢盔弃甲，郑成公没命一

般狂逃。

大概是觉得跑得太快没面子，或者到时候不好交代，郑成公命令御者放慢逃命的速度。

“将军，郑侯慢下来了，一定是他跑不动了，围上去活捉他吧。”韩厥的车右提出建议。

“算了，记得当年非要捉齐侯，结果弄得大家灰头土脸。算了，别捉人家国君了，得罪一个国家的人可不是好事。”韩厥多聪明的人，他才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

于是，韩厥的部队停止追击了。

随后，郤至的也追了上来，并且超过了韩厥的部队。

“前面是郑侯，抓住他吧。”郤至的车右也这样建议。

“算了，捉住国君是不吉利的。”郤至也拒绝了，于是，郤至的部队也停止了追击。

“哼。”远处，一个人冷笑了一声。

要不是养由基和潘党的神箭让晋军心存忌惮，楚军的大败基本上就无法避免。还好，尽管损失不小，楚军并没有崩溃。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晋楚两军都收兵回营了。

计点损失，楚军这边左右两军损失很小，中军伤亡被俘约计两千多人，其中，共王的弟弟公子筏被晋军活捉，而郑军全部溃散。

晋军方面，伤亡千余人，基本没有人被俘，大将魏锜战死。

总体来说，是晋军小胜的局面。

——子反死了

强国之间的战争，实力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哪一边取胜的决心更大。

“大王，是打？还是撤？”子反请示共王。

“打。”楚共王没有犹豫，尽管受了伤，他也不肯逃跑。

于是，子反下令，三军整顿车甲，准备明天再战。

楚国人要继续打下去的消息传到了晋军这里，晋国人真是有点害怕了，楚王都瞎了一只眼还要打，那就是只要不死就要跟你拼到底啊。面对这样的对手，谁不怕？

晋国人没有打还是撤的选择，他们没有理由不打下去。可是，他们还是盼望楚国人自己撤退，免得两败俱伤。

“这样，我们也作出要歼灭他们的姿态，他们一定害怕。”苗贲皇提出建议，他知道楚国人这时候在想什么。

你横，我比你还横。

苗贲皇传达晋厉公的命令：“全体修缮兵器战车，晚上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攻击楚军，活捉楚共王。”

发布命令之后，苗贲皇悄悄地命令晋军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果然，有几个俘虏趁机逃跑了。

逃跑的俘虏回到楚军大营，立即被带去见楚共王，因为共王想知道对方的动作。

“大王，晋国人明早就要来攻击我们，还说不捉住您就不收兵。”逃回来的俘虏汇报。

楚共王心里打鼓了，要是晋国人铁了心跟楚国干到底，还真的麻烦。不说别的，就说自己这眼睛，虽说不致命，但再这么熬下去，发炎化脓要命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快请子反。”共王要跟子反商量一下。

为什么请子反不请子重？因为共王喜欢子反，不喜欢子重。所以子反作为司马反而指挥中军，子重作为令尹只能率领上军。

没过多久，派去请子反的人回报：“报告大王，子反将军喝得大醉，正睡着呢。”

共王皱了皱眉头，他并没有太生气。因为要战斗的话需要有人出谋划策，要逃跑的话并不需要，只要一个字：快。

“看来老天是要楚国失败啊。通知三军立即收拾行囊，轻装撤退，快。”共王没有犹豫，子反来不来都会这样决断。

《左传》：乃宵遁。

楚军连夜后撤，想想看，当晚也就是一个小月牙，黑灯瞎火，走得辛苦。

子反到天亮才醒过来。

“啊，该战斗了。”子反从床上滚了下来，站起身，就要冲出帐篷。

“将军，咱们已经撤到瑕了。”谷阳说，谷阳是

子反的仆人，一个宦官，一直跟着子反，是子反最信任的人。

“撤了？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我睡了一晚上？你昨晚给我喝的是酒？”子反大吃一惊，一连串的问题问出来。

原来，昨晚子反下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之后回到帐篷，谷阳献上了一壶水。子反喝了一口，说：“这是酒啊。”

“不是酒，是水，不过喝起来有点像酒。”谷阳挺会说话，不过他也是好心，想让子反喝一点谁个好觉。

“不是酒？”子反犹豫了一下，他知道那是酒，可是又宁愿相信谷阳说的不是酒，最终，他咕噜咕噜一口气把一壶酒喝了个精光。

好酒，真是好酒。喝完之后，子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大王来找过我吗？”子反问。

“撤军之前来找过，没叫醒你。”谷阳不敢撒谎。

“唉。”子反叹了一口气，阵前醉酒，那可是死罪。子反抽出刀来，自言自语：“我是中军主将，这一仗就是败在了中军。就算不醉，我也该死了。”

子反举起刀来，就要自杀。

正在这个时候，楚共王派人来了。

“大王有令，本次出征，是大王亲自坐阵，失利的责任大王承担，与子反将军无关。”原来，楚共王是生怕子反想不开，派人来特赦他。

“不，如果大王让我死，那是我的光荣。我的部队最先败退的，责任当然是我的。”子反不是一个不敢承担责任的人。

共王的使者走了，子反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共王对自己这样宽容，实在令自己惭愧。即便共王不追究自己，自己就不该自觉一点吗？

就在子反进行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子重派人来

了。来干什么？

“子重将军让我给你带话，当初成得臣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吧？何去何从，自己看着办吧。”得，子重的话等于让子反自杀。

“唉。”子反又叹了一口气，他决定自杀，因为他感到惭愧。

刀起，刀落，血溅当场。

共王的亲叔叔就这样自杀了，楚国人以刚烈著称，就是指子反这样的人。

子反倒下的时候，共王的第二个特使又来了，因为共王担心子反想不开，再次来赦免子反。

可惜，晚了。

——战争总结

来总结一下鄢陵之战。

首先，这是一次晋楚双方都尽了全力的战争。

晋国出动了晋厉公、七个卿和四军；楚国出动了楚共王、子重子反和三军。双方作战地鄢陵在荥阳以南，说明晋军是跨过荥阳，主动寻找楚军作战，而楚军也是同样的想法。

其次，这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战略战术素养，没有出现狐偃、先轸和楚庄王这样出色的战略战术家。因此，这场战争注定不会成为经典战例。

第三，双方阵容中的叛徒都很出彩，基本上，他们都能看到双方的优劣长短，应该说，不论是苗贲皇还是伯州犁，都是精英，而把这样的精英给了对方，绝对是各自国家的损失。

第四，双方都有各自表现出色的人物。晋国这边，郤至风头出足，不仅晋军的整个战术部署和打法都是他的意图，他本人还弄了一身红甲，像个明星一样前冲后突。不仅像明星，郤至还卖弄了风度，连楚共王都赞扬他。而楚国这边的头号明星无疑是养由基，往常人们称他养叔，这一战下来，得了个绰号“养一

箭”，端的是楚国人爱晋国人怕，扬名立万，成为中国历史第一神箭。要是放在现在，奥运会射箭金牌别人就根本不要想了，连靶子都给你射穿。

第五，双方的内部矛盾在战争期间被压制。楚国方面，子重和子反是仇人，但是楚共王在，子重子反没有发生正面冲突。晋国方面，尽管栾书、士燮和三郤之间意见并不统一，但是晋厉公在，内部矛盾也没有爆发。设想一下，如果楚军没有共王而晋军没有厉公，这次战争会乱到什么程度？

但是，战争期间没有爆发的内部矛盾在战争结束后立即爆发，子重借题发挥，逼死了子反。那么，晋国这边呢？

第六，晋楚两军实际上实力相当，正面作战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打小输赢，谁也没有把握战胜对手。

我们还是先把这次战争的结尾交代一下。

晋军在第二天早上发现楚军已经撤了，于是皆大

欢喜。因为楚军撤得匆忙，辎重粮食等等都来不及带走，晋军就在楚军大营足足吃了三天。

楚军撤走之后的第二天，齐军、卫军、宋军、鲁军都到了，晋厉公一看，好嘛，仗打完了，你们也来了。

不过，鲁军最终没有能够与晋军会合，因为鲁国权臣宣伯暗中派人对郤犨说鲁成公是故意磨蹭，等到晋楚两军决战之后再看风使舵的。其实呢，明摆着个个诸侯都这样的，不过郤犨收了宣伯的贿赂，因此拒绝鲁军前来会合。

“这帮狗日的来锦上添花来了，不能便宜他们。”晋厉公下令晋国军队凯旋回国，留下随后赶来的下军佐荀罃统帅诸侯军队攻打郑国。

联军的实力实在太差，也许他们也觉得很无聊，也许他们觉得晋国人派个下军佐来领导自己太没面子，要知道齐国和卫国都是国君带队，宋国是华元领军，结果要在你晋国老六的领导下打仗，心情怎么会

爽？

总之，联军的军事行动很不成功，打郑国打不动，于是屁股一歪，打到陈国去了。打了一通陈国没什么成果，屁股再歪一歪，转蔡国去了。在蔡国转了一圈，屁股再歪一歪，又来到了郑国颍上。

郑国的子罕看透了联军这点把戏，他们并不想打仗，可是又不敢就这么回去，因此四处转悠。

“转，转你们个头啊。”子罕也没客气，率领郑军精锐半夜袭击了联军，结果打得联军抱头鼠窜。得，这回也不用不好意思了，联军直接跑回国了。

鲁成公原本还有些忐忑不安，听说联军被郑国打得丢盔弃甲，不禁暗自庆幸。

——士燮父子

对外战争获胜了，内部的斗争就会更加激烈。

“主公，您这么年轻，而我们都没有什么才能，

我们为什么获得这么大的胜利呢？主公一定要戒骄戒躁啊。《周书》说了：天命不会一成不变。也就是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享受天命。”晋军回国的时候，士燮对晋厉公这样说。

晋厉公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栾书也瞥了他一眼。

三郤瞥了他三眼。

就连士匄也瞥了父亲一眼。

士燮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了。

从晋文公称霸开始到现在，晋国的强势人物按照顺序分别是：狐偃、先轸、赵盾、郤缺、荀林父、士会、郤克、栾书。

同样按照这个顺序，狐家首先从晋国逃亡，在晋国政坛消失；随后，先家惨遭灭门；再随后，赵家惨遭灭门。按照这个顺序，下一个难道就是郤家？

如果这是一个诅咒，上面的七家是不是都无法逃避？

晋国的卿，没有一个死在楚国人的车前，却纷纷倒在晋国人的刀下。什么是权力斗争？这就是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远比战争要残酷得多。

权力斗争，就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战争。

第三部完。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第四部将于近日继续连载，敬请继续垂注。